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〇〇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〇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二〇〇册目次

史部・地理類

〔萬曆〕四川總志三十四卷
（卷一至卷四配鈔本）

（二）

〔明〕虞懷忠　郭棐等纂修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萬曆四川總志三十四卷》提要

文五

記類

此卷皆

昭代鉅公紀事之文也予覽張李祠記則忠孝之心油然生焉讀正學諸作則聖賢之志勃然奮焉誦三功四忠之碑則儼然思仰止焉觀西岷劍閣之作則銳然圖保障焉於蓬灘都堰可追功矣於戰馬鐵牛可標烈矣於錦屏草堂可觀風矣於胡公陳婦可樹節矣噫繹斯編也詎謂無關世教哉此外名家頗多巨作限於聞見未盡搜羅尚望博雅補其未備噫黃絹幼婦代多妙詞銀管名流能無佳賞乎

忠孝祠記　國朝張衍

漢晉之臣卓然以忠孝見于世者蜀有廣陵太守張綱在順帝時以危言直道摘梁冀之姦漢中太守李密孝心純篤終養祖母不就晉武之召即夫兩賢之心忠君愛親精誠剴切貫于金石通于神明是豈矯情干譽而為之者百世之下聞其風思其人猶足以興起良有以關于綱常世道耳嘉定古犍為郡今眉州彭山縣壯里兩賢之墓俱在焉昔人因是而祠之題曰忠孝燬于兵有年矣洪武六年冬按察司僉事天台戴文信按行是邑得宋時斷碑其事蹟可考因語邑大夫士以兩賢節行炳耀今古若等盍修復故事維風勸俗即與鄉老同構堂及門廡列垣并備祭器樹竹木爰樂為助凡三月而成于堂宇翬煥軒户明[illegible]

山煙雲之態度森羅輝映出自天象而規模勝槩甚殊志
昔僉憲以刻文示後爲請余嘗慨漢末政紀失馭順桓之
際梁氏擅權當時莫敢言議其非張廣陵綱獨奮然劾大
將軍無君之罪以彰天憲盖其心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
身可謂盡于所事矣既而爲冀所陷出守廣陵開示明信
單車降張嬰等盜南郡以平及卒嬰等服喪歸葬築墳此
又功德政理卓然過人遠甚抑使世之嘿嘿取容苟祿以
逢其君者知所媿矣嗚呼賢哉若李漢中密當晉武平天
下之初威行海內方銳意求賢以洗馬召在他人必俛首
奉命無敢抗君獨從容表陳其情雖迫以嚴命終不可奪
是其篤于親親供于子職不計外之輕重使世之俛俛利
祿苟進以遺其親者知所鑒矣嗚呼賢哉然兩賢之事詳

諸史余特以忠孝非殊故爲臣子者義之至仁之盡以之
事親事君易地則皆然且古者鄉先生歿而祭于其社聖
朝以忠臣烈士咸致祀典憲僉才識明粹熟諳憲體能以
明教爲先務是舉也將以弘忠孝之化立懦敦薄爲勸非
特一鄉一邑而余喜其有志于綱常世道冀其他日登周
以裨國家之政其施設遠大盖可徵於斯故爲之書洪武
九年三月中古奉政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
河東張衍書

學孔齋記　方孝孺

陰陽之氣運乎兩間物之有形色者莫不資之以自成而
是氣也未嘗爲之加損三辰之明也五嶽之崇也四海之
廣也百川之流也皆得乎是氣之大者也豫樟楩楠得之
以爲材麟鳳龜龍得之以爲祥虎豹犀象得之以爲威黍
稷稻粱麻枲麰麥得之以利萬世力者得之以負重致遠
靈者得之以司晨紀候而肖翹之類蝡動之倫非得乎是
則不能有生其化可謂盛矣而運行不息者曷嘗有古今
之間哉孔子之道亦然知者不得之則不能成其知勇者
不得之則不能成其勇賜之辯求之藝偃與商之文學苟
非有得焉則不能成其名而凡遊乎聖人之門者皆有聞
乎其一二而聖人之道固自若也豈惟當世爲然千載之
後得其全者爲大賢得其正者爲君子得其偏者猶不失
爲善人明乎春秋者得其斷明乎易衍者得其中明乎詩
書者得其正明乎禮樂者得其文無得焉者過焉而爲莊
周畔焉而爲申韓悖焉而爲小人具視聽而備人之形者

孰能舍斯道而自立哉故庶人舍是則長幼乖大夫士舍
是則職業隳爲將相舍是則無益於國而禍及之爲南面
之君而不師斯道則無以施德澤于衆庶者顯號於無窮
由周漢而來得孔子之道以爲君者視其治功可考矣帝
者得之爲文景爲明章爲太宗爲仁宗王者得之則或卓
然爲宗英或知爲善之可樂是皆有絕人之資高世之識
故能知所務而卒有成雖所得未能盡乎大全然皆聖人
之徒也以臣觀乎蜀王殿下其聖人之徒而得其大全者
乎殿下資禀甚高而務學甚篤聞道甚早而力行不怠明
足以照萬里而不厎于大察才足以綜萬事而行之以無
爲德度之懿煦乎陽和之溫也問學之博浩乎寶藏之富
也學古之士有一于此皆思自附於聖賢而乃處之以謙

虛守之以畏慎檢身進道恒若不及而於恤民濟衆賑
恤患之事孜孜爲之使遇孔子之聖而師尊焉所得豈可
量哉間論群聖之道因以學孔名殿側之齋命臣記其說
夫孔子之學當世之學者皆知之求其善學孔子之道者
雖古之君子或病焉非孔子果不易學也竊取其偏而不
求其全以名求之而不知吾身之可以爲聖賢者衆矣孔
子所以與陰陽同其化者固足以陶鑄百王而範圍三代
其言見乎經者人之所能識也其事本諸心者非學道而
有得者不能也殿下既有得於斯道矣而臣何言焉雖然
得之固美也而守之難守之固難而不變其守推以及物
尤盡難先乎孔子而得斯道之大全者莫如堯舜文王學
乎孔子而得其全者莫如顏子堯舜之欽明恭己文王之

不顯亦臨無斁亦保顏子之克己復禮服膺不惰大聖大
賢之守斯道也豈有他術哉亦曰敬而已敬者所以成夫
仁而已矣仁爲衆善之原群德之長而天地之心也得此
以爲人則人道盡得此以爲君則君道備孔子之聖豈能
加毫末於斯乎故爲人而不學孔顏之學則不足以爲人
爲君而不以堯舜文王爲準則爲失君之職自孔子以來
千有餘歲矣知孔子者多不獲居乎大位而富貴尊顯者
往往不知師聖人之大全是以生民於孔子之澤未之數
一作類被也夫以殿下備顏子所有之德而居孔子所無
之位敬以守之仁以行之至於愈久而不變固所優爲者
雖至仁以治國俾人人謂居大位學孔子而得其大全者
自殿下始以一洗往古之陋豈非天下後世之幸也哉

孝思堂記

方孝孺

人子之道養其親固難而莫難於顯其親顯其親固難而
尤莫難乎安其親安其親難矣而惟壽其親者爲尤難也
自庶人以上滑甘膬美之品織麗溫潔之服孰不知奉乎
父母然而顏色之或少違志意之有未誠愛敬之心一有
不至則不足爲善養幸而事養無所忝然不能脩德以顯
其身使父母之聲譽不彰徹于當世生無以異於衆庶沒
無以豐其祭祀則親與己皆未能無所憾或致身於貴富
俾親得享其光榮矣苟才不克勝乎位善無以及乎人貽
誘取侮而恒懼乎危辱之臻則亦未得爲孝也其或富貴
而親安之矣勢位可以耀當時而名節不足傳後世則親
之令名不能垂乎悠久君子猶病焉故孝子事親之心無

窮而其道亦無窮養而能顯顯而能安安而能壽其親於
永存庶幾君子之所願而可以盡孝思之心乎成都王侯
稷道少喪父其母夫人賢而知教納之於庠序俾就學既
而遂登朝爲御史由御史爲河南按察司僉事而母夫人
固無恙稷道迎就官所朝夕率婦子侍側怡愉順適僚友
稱孝焉因扁其正堂曰孝思以著其忠夫人恒難乎養而
稷道有祿以具肥甘供裘葛莫難乎顯親而稷道入朝則
豸冠立柱下執憲度以肅百僚出涖大藩則綉衣持斧按
行所部糾枉而旌直吏二千石以下奔走拜伏惟恐或後窮
鄉下邑數千里之民莫不想望其風采而思其家世之過
人不謂之能顯親可乎然則稷道之所宜思者在乎安其
親之心壽其親之名而已固一之所尚者公廉而持之以無

欲民之所思者不擾而行之以寬惠邪墨者無所貸而柔
愿者無所寃則可以悅乎親矣一念之所出一行之所施
不惟欲徇乎已而必欲合乎天不惟欲同乎人而必欲當
乎理使稱仁人孝子者必歸焉則已之名可傳親之名亦
因以不朽矣能如是豈非孝思之大者乎履道家乎蜀蜀
之士若司馬相如揚雄雖能顯其親於無窮而德不足李
令伯以孝稱于後世而君子不能無憾可以當仁人孝子
而無愧者惟諸葛武侯張敬夫爲然斯二賢者皆百世之
上也人不以百世之士自期則其所思者不遠矣履道好
古而文篤行而溫他日致其身爲名臣以不忘其親使天
下後世因孝思之堂誦履道之德其尚有考於吾言也

正學齋記　王紳

漢中府教授天台方公希直備神明之資負正大之學慨
然有志於聖賢者也蜀王殿下素加禮敬間嘗聘置左右
以咨諏正道公見必以仁義道德之言陳於前王方大肆
力於緝熙之學日以誠意正心躬脩體驗爲務與公論辯
若律呂之諧肯綮之中無不脗合王愈加欽容納之與臣
下言必曰方公今之賢者也遂賜名其讀書之齋曰正學
期其底聖賢也公退以告于紳紳聞三代之隆大道昭著
風俗淳厚人倫明于上教化行於下故人之學焉者多出
於正周衰列國紛爭人尚詭異各自知能自立門戶而異
端之術競起矣若楊墨之爲我兼愛老聃莊列之虛無張
儀蘇秦之縱橫韓非申不害之刑名管仲晏嬰之事功有
不能枚舉者逮至漢唐世愈下而道愈漓著書動以百計
其爲說必曰我著書所以明斯道也而道卒不加明我之
言所以開人心也而人心終不加古非徒無益於人其所
以壅塞正途聾盲耳目者爲甚大天下之士莫不隨波逐
流而相上下其於聖賢之道遂若岐逕之異趨矣比之三
代之學其邪正爲何如哉尚幸間有豪傑之士出於其間
足以回人心破邪說挽頹波而振餘風然亦不能多見若
漢之董仲舒其言明白坦易爲得聖賢之心唐之韓愈卓
乎特立於百世之下皆間世之奇才也至宋周茂叔以洒
落之懷得理與於默契心融之妙及其門者若二程子之
主敬行恕窮神知化而道益宏遠矣其後新安朱子出又
能推明周程之旨而集群賢之大成於是世之先後雖不
同要皆羽翼斯道而所學純乎其正者也故自三代之下

論者莫先於宋有元之時若許衡氏若吳澂氏若許謙氏
輩彬彬和附于下者盖莫非朱子之傳嗚呼上下千數百
年求其人僅僅如此而邪說之惑人迭有過之則夫凌高
駕虛勵志鼓勇而趹足於異途者可勝道哉此志士仁人
所以扼腕而深悲也今公才足以振俗德足以服人生逢
聖明之世而又遭遇賢王之眷顧則所以追諸子而遡三
代者公其可無意乎紳識志卑淺於公之學無能爲役幸
嘗辱知於公最久故敢竊公之餘論以繹膺念之萬一苟
以爲然則繼今以往益圖執鞭以爲御焉

開元寺脩法堂記　解縉

金仙之教始自西土開權實頓漸之門弘半滿偏圓之旨
指真實際啓度群迷則佛之爲佛雖由法生而法非佛不

引也自雙林示寂流於震旦蔓延緜續燈焰有輝亦惟以
秉法焉故出家之士思欲紹隆祖道振揚宗風超詣上乘
非法莫可是以百丈大智禪師創造叢林必首建法堂以
爲會淨徒暢眞詮之所誠以大衆旅聚必依法爲宗又以
表僧之爲室必能繼佛傳法然後可並立而爲三也夔州
域西有梵刹曰開元寺乃了休禪師有無聞者肇創造于
唐燬于兵皇明啓運大闡玄教於是上人有廣海者職綱
緇流攜席茲寺憫厥頹圮力爲己責乃卽郡耆彥共圖興
復躬持囊鉢干歷檀信以啓勝緣於是輸貨靡不樂相計
得施若干緡遂嚞其入卽大雄殿後建蓋法堂若干楹壯
嚴高廣入天具瞻於是師席有位聚徒有所進趨戒臘不
失觀望堂成之年上人以應

召來京師徵余記之余謂自大法下衰出家之徒惟假形
服以竊僧號啞羊鳥鼠比比皆然噫克知佛以法傳而僧
由法以立乎今開元爲寺卓攜形勝燈燈相續式恢前脩
而法堂之建實祖百丈師創立叢林之意然維攜席揮麈
者能以闡法爲心入室受教者能以傳法爲事而後可以
建法幢鳴法鼓以法器相授受則佛日益光宗風愈振不
爾堂自堂爾法云乎哉遂書以歸之俾刻以爲記

神木山記　胡廣

皇帝統御天下愛養黎元恩惠優渥首飭有司毋擅用一
夫取一材於是生養休息日庶日富比年歲登民和海宇
熙洽迺者永樂四年秋詢謀於群臣曰古者建都必營宮
殿朕肇壯京涘弘舊規以永詒謀顧興作事重惟恐煩民
[illegible]可後群臣僉曰
陛下眞恤民力視之如傷而民皆樂于趨事
皇帝曰爾往試哉乃用命入山以伐材焉用民力拾取其
一給以糧食歸其傭直而民忻然鼓舞不知其勞故事不
[illegible]終而集工部尚書臣宋禮取材于蜀得大木于馬湖府
屬以尋尺計者若干踰尋丈者數株計庸萬夫力乃可以
運將謀刊除道路以出之一夕木忽自行達于坦途有巨
石巉然當其衝夜聞吼聲如雷石劃自開木由中出無所
齟齬度越險岩膚寸不損所經之處一草不掩百工執事
願視譁讙踴躍交慶事聞廷臣稽首稱賀謂　聖德所致
皇上辭以弗逮推德于山川草木預有喜色鮮澤榮華蔚
然穠麗及祭之日先降微雨洒滌游坋俎豆既陳蘋蘩旣

鬱玄雲倏消天雨澄湛明星煌煌月影交輝祥飈徐來神
用俱歆聞山呼聲者三震動天地神顯其靈於昭有赫遂
封是山爲神木山詔有司建祠歲時祀享以荅神貺
命臣廣爲文以紀其事刻之于石臣廣頓首受命仰惟
皇帝功德高厚比隆天地妙運一心斡旋萬化陰陽鬼神隨
機應動脗合無違故凡有施爲嘉禎沓至是山川之神協
贊禎符宣暢明靈濯濯洋洋休有烈光超卓物表有不可
以知巧測量之者然以理求之其可知矣夫充塞兩間者
鬼神之功用若川永雲將日煩雨潤風霆鼓動寒暑更迭
欻陰忽陽變化揮霍其迹尤著然三辰順軌雨暘以時是
皇慶雲和氣充溢斯皆一心之所感召若夫木石非由人
[illegible]不可以運動而乃潛闢默輸寔由聖德感孚神明協應

之所致也固非耳目聞見可知已夫人之所不知不能者鬼神之所能也以人之所不知不能而測夫鬼神之能宜其有弗知也况凡天下名山大川奠于方域之中出雲雨育材木以賁於國家其神固靈也神木之山所産良材自萌蘖而長以至於拱把連抱神之衛護呵禁以待于今用然則神之効靈者非一朝夕也茲今之顯應所以兆
皇帝萬世悠久之徵則神之功其可少哉稽之于傳凡有功于國家者必有祭神功彰著寔為偉茂載之祀典于法允宜臣庶再拜謹書其事為記并系之銘以頌歌聖德且以敕揚神休銘曰

皇明受命統馭萬方六合泰寧物乂民康端拱垂衣無為而治蠻夷荒服蟻附而至休徵之應如川如林至和感孚

百靈俱歆壯哉北京龍飛之所常用貽謀大啓厥宇慎恤黔首咨詢在廷庶民子來于始經營
皇帝有詔取材於蜀神木之山岷峨足蜀楩楠豫樟絜之百圍神用呵閟以需于茲斧斤斯入林披薄飲凡厥所産悉呈弗掩良才芃芃孔曼且碩截而輸之萬夫入駱魯巒峭壁巔巔尊崇深谷㟼岈飛流怒淙有岩厥途其石巉業徐步曳武猶慮僨給方謀夷險憑虛架梁入力未施木忽宵行越澗踰壑砰磕如雷巨石崭礰随闢以開維山有神維神昭靈默驅六丁協相
皇明神爽顯宣嘉禎斯應以兆皇基萬世永盛報神有典祀事孔宜爰作新廟歲以饗之醴清牲腯籩豆靜潔發維旅犢鄉有飶春蘿蔚薈秋菊垂芳祼薦以時禮儀有章執事駿奔秉虔以對齊濟蹌蹌罔敢或懈神之來享驅先駕風騎以鳳凰驂以虬龍靈旂揚揚神既降只鼓舞鏗鏘神醉以喜神永宅茲時雨時暘眷此邦氓弭沴作穰
皇德同天幽明畢被刱制靈祠以毖神祀礱石刻銘茲山寔作頌宣
皇德永著神休

西岷保障圖記　周洪謨

蜀為坤維大都會三面鄰鬱棘蕃羌南則夜郎靡莫西南則邛筰都西北則冉駹冉駹有六夷七氏九羌即威茂二州之地也又其西乃為松潘松之西北為吐蕃東南雜氐羌種落既繁險阨彌固群夷據巖嶂以為邛籠碉礫善製堅甲勁弩走崖壁捷如猿猱亢蜀民之轉輸松潘者常掠

於道其為蜀患從來久矣然而松潘之所以深入而壘者蓋以據群夷之隩室而杜其門戶故群夷之不敢覬覦成都者以有松潘也四川都司都指揮使周公貴往歲奉勅往備其地方蠻酋董布等出沒公屢能禦之而夷黨劫奪軍餉公又能親督矢石擣殲其衆事聞於　朝遣使賞勞由都指揮同知而進今秩士君子有繪圖獻之者題曰西岷保障蓋以嘉公之功而繫之曰西岷以松潘在岷之西也雖然蜀徼之要害者莫若松潘松潘既靖則全蜀靖矣是西岷之所以保障者豈非全蜀之保障也哉繼自今尚其益殫乃心益遠厥籌使吾蜀永倚公為長城可也公有勇畧善撫士卒自藩憲大夫及閭巷士庶皆稱其賢公之先君子有功

□□朝積官如公今職宣德間公蔭補成都後衛正統間征麓川孟養有功故擢官都司公不惟克樹忠烈又可謂克紹先美矣公以圖來屬爲記故書以歸之

達縣石城記　李東陽

夔府之屬有達縣在三峽上流大山叢谷間形勝險壯蓋兩川一要地也成化丁未蜀地弗寧
朝廷用守臣議援松潘建昌諸鎮例專置按察副使一人督領兵備統重慶順慶保寧及夔四府四府之地皆會于達因設爲分司以居而民兵戍卒伍列歲代者皆在焉汾州董公壽卿實被兹
命故縣城皆土築蜀地多雨歲一再脩脩輒壞費多而益寡欵圖爲恒計度財與力皆未可然於涖政之暇退思黙

計未始不在此也越三年弘治庚戌官有羸積民困亦稍甦乃用成畫分官役徒壘石爲城廣三里許高一丈七尺凡爲樓櫓高鑰之類皆具遂巍然爲完城焉達之大夫士謂公盛績不可無紀俾繼于來者會縣學生唐錦星應貢京師以請于予予聞神農之教有石城千仞軒轅作邑造五城縣禹繼作其來已久三代迭興其制寖備仲山甫之城朔方見諸詩歌已爲美績盖設險守國之義有國者所不可後也然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鄰其所謂道必有柔遠能邇之政安内攘外之策不專恃乎備禦防守之間是城可備而亦不可以恃也顧後之人居安忘危玩事愒日不加之意所謂撤藩籬而曰莫我攻者則鮮有應變之才制勝之術安能保于無失哉蜀之劒門三峽形勝甲天下遭世承平無所用險而潢池犬吠之警尤出于其内地以屢
廟堂之議其事可鑒而亦不可以不慮也然則分方而鎮因勢而守各竭志力以貽遠圖者豈非良有司之責哉公歷户部主事河南按察僉事所在以清通著其在蜀尤卓卓有政績城其一也予與公同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雅相厚嘗與論天下事謂必彼此相濟後先相繼功不必一人事不必一時苟有以裕民益國者斯可矣公未嘗不以予言爲然達之人方賴公保障惟愳其被擢以去也使繼公而治者皆推公之功不敢廢且益加葺焉豈獨兹縣之利也哉

城池記　安磐

吾州介山水中西北列山爲城東南濵水而堤堤即城也

城東一水自北來曰江水城南一水自西來曰青衣水自西南徼外來曰沬水三水皆迅急皆會州東南皆能爲州城患而沬爲最夏秋之交常平城秦李冰鑿離堆以避其患唐韋臯鎮蜀時伐凌雲以殺其怒宋魏紹作斗門以止其暴凡以節兹三水也嘗聞之父老云永樂中州學在岸南數十步以今計之正當中流決齧遷徙可知矣正統中郡守殷公鑑防以杉柵成化中郡守魏公瀚障以石堤自是乃得不從州人賴焉者數十年歲久而木朽石傾而城削州人於是復有憂色正德六年安成胡侯準以能名自維摩移守兹土屬搗賊亂界壯重以内水之變州縣戒嚴吾州人之可憂者又有出於三水之外侯時調集兵餉日不暇給乃别駕秦龐胡侯纘宗奉檄脩城城立而盗不

敢近別駕升秩去兩水壞城十六七侯曰予辱守土其可
使玆無城乃謀父老及大叅童公瑞侍御徐公文華暨叅
曰予將城焉又曰自用兵來所在皆城然輒壞屢役不止
予將城焉而俾可久又曰州人病矣公帑有金儲倉有穀
予惟藉其力焉童公而下咸曰唯侯幸惠我嘉人乃上其
事總制少保彭公澤巡撫都御史馬公昊巡按侍御王公
鐘方伯胡公宗道大叅邵公賁少叅盧公綸僉憲郭公東
山悉從侯議而郭公主張助成為尤力侯乃率執事者矢
之神曰[illegible]率事無疎緩乾沒者有幽罰八年中冬望日
始事掘地深八尺萬杵齊下砌石厚凡八尺以附於土編
栢為柵以附於石柵之外仍築以土石自柵而上東城高
凡十有四尺南城高凡十有六尺厚則以漸而殺上置女

墻高凡五尺延袤凡六千餘尺凡石必方整合石必以灰
一石不如意者雖累數十石其上必易如其令者賞違者
罰人人感侯義莫有毫毛苟且為心者功半大水卒至叫
跳衝擊漫浸者三日州人相視失色既水落城石無分寸
動移者民益歡呼牽引赴事或至夜分重以澧陽汪侯倫
受侯代至亦相與成之於是玆城凡八閱月而成其西北
二方之未城者則汪侯之任也四方來觀者咸曰壯哉斯
城未見也父老曰微侯以木魏侯以石胡侯實兼之城如
是焉世世夫何憂且侯用財當而運謀審待物誠而集衆
惠又能不畏騰口成玆大功不可不記以垂無極因以記
文若謂侯在州之政皆可書而玆其大者故記之是役凡
用夫萬人木工百人鐵工五十人石工一千三百人皆計
日而給餼與直鐵萬斤栢萬株灰百萬石石百萬餘片運
石之舟百艘白金二千五百餘兩米一千餘斛帑儲之外
侯之區畫居三之一焉于時別駕南安郭君廣微山任君
倫賓替秦州趙文峨胥主簿章立閣惠咸遠訓導茶陵李
琮或叅其謀或理其事皆於玆城有功而執事董率之官
與民皆遴選而勤勞者則以名姓附之碑陰

平墓頋灘記　　安　磐

蜀之灘以千計戎州之西最險戎以西灘以百計犍為之
墓頋最險灘在犍為西十里石牙中橫江水走其上前壅
後迫勢不得不起而立衝撞噴薄叫號怒激聲聞十數里
外舟入上下咸黙騰重足睜目屏氣以幸無事一失其勢
輒破壞漂溺不可救入死是灘者歲以千數也昔李冰守

蜀鑿豚崖以避沫水之害豚崖在嘉州犍為今之犍為嘉
屬邑也相去不遠不應舍之不治然冰之治水也多沉犀
以彈壓湍急犍為故有沉犀驛豈冰嘗治之而無成歟抑
江流變遷當時水由他道而無是險歟不可知也正德丙
子蘄陽張公思齊以憲僉行縣邑人赴訴萬口一辭時適
有幾公可與事公進諸生而語之吾受天子命官以水利
為名豈一一利之去害乃以為利也計度安出諸生曰灘
其西岸水放而西灘其可夷公曰然吾意如是驗其同耳
具事委曲得俞監臨監臨者巡按監察御史盧公雍也乃
卜乃處臨江用牲萬夫齊奮身自為[illegible]首罹石為堤以木為
捍既鑿既疏自下而上時天大寒雪雨交集公撤去壓蓋
勞來巡行率至夜乃息凡在後者益[illegible]怒公意并力趨事兩

告成導江之日人士走觀空其一邑歡呼嗟嘆不圖咸
功乃至於此由是灘險遂虛而夜亦可航矣州倅任君倫
邑令王君大衢於斯役與有勞者率諸生余恭周德韶磐
代來之險平之一旦積歲累年無一舟覆公功大矣記
可無磐辱公同年與聞始議用紀成事曷其敢辭聞之
十人者其後必大公之所活何止千人大不大於公無
疑而吾人之頌功受賜家戶戶祝當與此江終矣公去蜀
之十年始得次而書之屬邑簿王君其刻石以垂無極

顏魯公廟記　錢　福

甚哉君子之有益于世也一進退存亡之間而國脉之安
危係之道運盛衰係之人心之邪正係之而其正大之氣
自足與天地相為悠久日月同其照臨山川將氣風霆雨

露同其下上變化恍惚而不可測擬者也彼小人𥚃賊巧
陷自以為得而不知適有以成其名表其忠益助其氣卒
之自戕其身與鬼蜮狐兔同澌滅而萬世之下執輿論筆
者裂眦碎齒將甘心焉其為得失何如哉迂儒曲士乃執
區區明哲保身之陳迹以為墮于小人之計不知所係之
重所得之多有如此者是又與于不仁之甚者也唐以徒
太子太師刑部尚書魯郡文忠公首倡義師遏胡絲千方
賊終執臣節㠯破逆黨之沉迷率百官朝上皇而天下始
知有父子之典論諫官不白宰相而在朝始知通上下之
情與魚朝恩論坐位而縉紳始知抗宦官之勢其語盧杞
以先中丞之故以賊未平姑以激其忿而圖濟其事非故
其所惡聞而為私讒也其使希烈二十月未即死者尚
冀有以感悟之猶前日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之意非徒然
也於戲雖無典刑尚有老成人天之留公以為唐也厚矣
公在一日唐之典刑尚在一日雖拘幽于蔡而天下隱然
望公以為赤幟雖逆黨亦知所畏憚觀其始至而即歆遣
還四凶之辦一劍之請諸公朝天子之對皆其忘已決而
天故留之以明逆順之分者也盖其時有雖欲即死而不
得自由者豈有當天子未識何狀之時能以一旅抗強賊
而功成位尊年且八十而奧遣死于必不兩立之賊手耶
于是知論者非惟不足以知公亦不足以知天矣故嘗謂
公之名位勛業大畧與郭汾陽同其見忌權貴聞命即赴
以絕嫌疑者亦與汾陽同而其所不同者汾陽握兵久一
時叛逆皆其裨將部卒故有免冑而見望風而退而公以

一書生持三寸舌亦手入賊一死報國固其所哉當艱難
之時發婦菜食之徒皆當思一奮以竭無所逃于天地之
義而況如公者顧欲以君子不用為相為非知已而僅徇
七十致仕之例以歸尚足以為公哉即歸將安所容其身
哉吾于是有以亮公之心而知終唐之世大患深禍若奕
伏藩鎮閹宦奸相與夫父子之不正皆自公別白之而他
若李泌以外皆不得而知也其所係豈淺哉營山故隸遂
公率百僚謁上皇忤李朝輔時國出為蓬州長史故于今
祀之誌稱其仁以撫民寬以御衆郖其災患救其饑寒為
廟祀之所由立余則以為公之正氣塞天地入人心者無
所間而于此益可見矣令任君重其所脩為一毫不取于
川邑人戶部主事唐君臣慕公之風而興起焉者義其

聖神崇善斯何以甄士秀是責在我固知六事首務當廿
今宜將謂厲己須徐爲圖閱明年政舉人安乃時輯之貲
勸於邑民之趨義者力出於里役之稍隙者問吏以贖以
葺以助詣所不及廟先殿廡次列戟次櫺星門以及池欄
棹楔學先堂齋次講舍次亭閣以及廨宇庖湢頹壓者撤
之欹傾者振之腐折斷脫者易之彌之屏鏞丹堊咸一舉
而新之學西偏舊有祠以祀吾鄉先生乃如是搠屋七楹
二間於祠左以祀前官之著名者侯意若爲祀鄉之賢固
以勸夫生於斯游於斯者名宦弗祀抑何以勸夫師於斯
師於斯者乎蓋不獨厚待諸生而其所自待與待來賢意
益淵然深遠矣諸生感奮白其師教諭長安胡萬方訓導
武昌趙宏請紀其實於惟侯甫下車即加意興學作人乃

卒成之不亟不緩不侈於前不廢於後諸生圖志不忘罔
宜抑侯脩學之政必假之月日藉貲與力於人也若夫脩
學之行良知良能本其固有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德自其
天性隨取而足初不俟時假人是責在我學宮既脩講課
而勸勅之倍厥初服侯之責斯盡心差慰矣矧逢
聖明銳情正學諸生尚相與講明義理誠以脩其仁仁以
脩其道道以脩其身舉而措之仰嗚
國家鳴龐駿偉之業以垂諸永久不徒爲一邑一世之士斯不負
朝廷興育之心與侯脩學作人之嘉惠矣如是而後侯之
心斯卑然慰矣如是而後諸生亦不負此山川發祥之盛
與學校誨養之功顧不偉哉是役也主簿余永迪松滋胡
良貴相成之典史曾仁董督之法得備書嘉靖甲辰秋九
月吉

杜工部草堂記　楊廷和

成都草堂唐杜子美舊居之地也堂屢廢矣輒新之者重
其人也子美出處具在本傳堂之興廢亦各有紀載不復
以云今日之舉則巡撫都御史鍾公蕃倡其議巡按御史
姚公祥主其成而鄭公弘協其謀也既成成都府同知吳
君廷舉以書與圖來屬予記之蓋翹然而起臨於官道者
爲門門之後爲祠三楹遺像儼然如春之所有事焉者也
祠之敗作鍾公實委郡僚任之于時以公帑無羨餘未遑
其他他日姚公往視之則以爲他之不葺又遺後人以郵
是其責在我再令郡中檢括所藏仍以兩巡院所沒入者
益之藩臬諸公亦各助之十一於是他不治者並手偕作

祠後爲書院楹如祠之數屋其左右各稱是引水爲流橫
絕其後橋其上以通往來于前門馬榜曰浣花深處進于
是則草堂也堂故在院之前來遊者雜然讙譁弗嚴也姚
公乃令易置之院後隙地盡以屬之堂而規制益宏矣堂
之左右亦各爲屋三楹其東則選釋氏之徒居之以奉祠
之香火其西則禮神之器與延賓之具皆貯焉繚以周垣
廉隅有截又其東偏爲池引橋下之水注其中菱蓮交加
魚鳥上下相樂也名花時果雜植垣內盆池棐几錯列其
間其外則樹以楩柟像子美之舊也經始於弘治庚申之
春落成於其年之秋財不費而功侈民不勞而事集凡此
皆吳君圖之而受之姚公者也夫世稱子美者輒以爲詩
人愚嘗不滿於是以爲詩道之成極於子美而子美之爲

於人者則不獨詩也唐三百年間文章之士毋慮數十百人而祠於後者僅可指數李白之於匡山韓愈之於潮州是其表著者他若襄陽之孟亭建州之黎山之類則有知有不知者矣而子美之草堂夫人皆知之是獨以其詩而已哉蜀自先秦以來上下數千年間古今通祀者纔數人若秦之李氷漢之文翁孔明宋之張詠皆以功德流逺比于甘棠是以蜀人若是其慕之也而子美徒以羇旅困窮之人軒然與之並是誠不獨以其詩也蓋子美之爲人孝友忠信大節具備讀其詩考其素履一一可見至若許身稷契則亦自其所能爲者言之觀其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之語則其用廢亦畧可知史家不能得其所存而疑其議論漫爲之高而不切志其

墓者亦不過稱之爲文先生耳於乎此何足以知子美哉不知於當時乃知於後世一世之短百世之長子美之名若草堂雖與天壤俱存可也今日諸公之舉尊賢勵俗其於風教豈曰小補之哉諸公之官蜀皆卓有風烈可傳於後記爲草堂作也故不具述董是役者自成都府檢校崔瑭而下其姓名皆列之碑陰

八陣廟記

楊慎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之永安宫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蓋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爲成都近郊則其恒所講武之塲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剿同其說獨其八陣有望可考者史謂侯推演兵法作爲八陣咸得其要自今行師庶不復敗非深識兵機者所不能洞了蓋勝之於多筭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於背城而徼倖於深入也惜乎其方畧意以向中原而烏蠻黒爨左跳右跋以梨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熾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于二曹三馬之仇敵而乃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獲天威神筭不騁于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僅以服南中巴僰之偏方事機既已違精力又已虧勇賈其餘師用其分以爲大舉譬之逐盜救火之家挺刃決水猶恐不及而有讐敵自相乘機胠篋助燎則雖有倍人之知力者抑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炎漢不待隕星而後知矣嗟乎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下君子獨遺恨于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耶至其故壘遺蹤獨爲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

激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竇憲常勒八陣以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既有成而後世猶所罕稱述況能傳其遺跡至今耶慎嘗放舟夔門弔永安之宫尋陣圖之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細石爲之凡八行六十四絶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十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慶陽韓君大之以進士出宰吾邑始至拜侯之荒祠次觀遺壘重有感焉謂慎曰之罘篆缺蝕然銘石藝焉耳人不足以稱也愛其勢者不泯其跡剗侯之地其可忽諸今陣圖在夔者有和叔獨孤之

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此顧泯焉無所表識使往來
者不軾樵牧者不禁非缺歟祠宇行當新之陣圖所在欲
伐石樹道左大書曰諸葛武侯八陣圖碑陰之辭予宜爲
之夫崇賢存古以示嚮往者循良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
昔者則史氏職也遂書之使刻焉

四川巡按御史題名記　楊慎

御史之職出則布　天子之憲于萬里外一方政令聽命
椎肅雖僻于絕徼微于童稚無不風動墨吏無蓺與豪猾
并植束手歸獄其良者則幸其植立引翼以自遂焉激揚
黜陟任斯重矣自先王省方之制廢然後巡行直指之使
見於史籍東西之畧于是乎知之內外之治於是乎齊之
重不宜乎弗重則弗行弗行則遠忘遠之忘治之疾也

維
皇建極分天下爲布政者一十三內十三道實監察之歲
恒
廷遣一人往按其方西南自古號爲逖遠然去漢唐時都
極不過三四千里今
國家宅冀方應壯辰蜀越在萬里公私文告郵達以月期
長吏纖惡簡書達以年期憔悴呻吟之民遷延寃滯之獄
災沴逋逃之變一不達于縣再不達于州天高日遠有終
坐債圯而不能達者矣由是言之巡行之法天下所均蜀
其尤亟者也歷國初至今茲歷凡三十甲子而道揆法守
無有遠邇昭如一日近如咫尺禮不勤省方治不出垂拱
實惟明明之憲布在萬里與共職者惟良御史乎行臺舊

有題名石在表著右首永樂甲申迄正德丙子得九十
人積歲勒名碑方已盈丁丑姑蘇盧君師召來按仍伐
更端焉新碑名實自師召始匪用術交承聯歲月而已因
其名問其行考其時稽其事于政庶有裨乎其況在前碑
之跡實君盡言也將拓大前躅而塞之違又將使嗣者周
旋其吉而興起焉當宁之憂庶其可分遠人之望庶其可
達官師之規庶其可盡矣君蒞蜀一年餘崇教厚俗禁慝
去衰吏有治程民有奠業士有譽籍蓋本其學行之懿而
品藻之公發摘之健以成之故卓然不愧其言云碑事適
成君將致代予與爲記

正學方先生祠堂記　任瀚

君子之學曷爲正持其志養其浩然之氣斯已矣是故志

立則氣充氣充則人與天地一無是氣則天地亦幾乎息
矣而況於人乎吾台方先生希直蚤以聖賢自期其言曰
學聖人者須先識孟子學孟子者須先識浩然之氣又自
名其齋曰遜志蓋其平生所得力處端在是矣哉
高皇帝兩召語合稍除漢中教授
蜀獻王復數言之尊之曰正學先生於是天下識與不識
咸望之若孟子建文初累官侍講與決
大機天下倚之若伊尹靖難兵至姚廣孝輩中以烈禍屹
不爲動天下義之若夷齊如此者正孟子所謂不能[illegible]
能移不能屈焉者矣非學之正志之篤有得於所謂[illegible]
者耶卒之
恩䘏開於

從皇遺文盛流天下寶之蓋出於人心之同然而不容於
終泯者如此頃淵遊蜀謂先生過化之地義宜建祠乃偕
僚友白于都御史唐公鳳儀御史丘公道隆既復聞于
王曰陪真儒以光我
先王余責也於是承奉若周宣陶宣甯儀周琦者復慨然
各輸數百金以襄厥德祠成乃題之曰正學初潛溪宋先
生客葬於夔
獻王　惠王凡兩遷之其墓其祠則宋承奉景之所自營
者而今祠則東嚮壤也越蜀幽明之遇似亦非偶然者矣
嗚呼師生之緒君臣之義
列聖列王之德此誠關一代大故而奚可以不書若承奉
宣等之效義夫亦人所難者因并及之且以語蜀之多士
相與將心先生之學云

三功祠記　林俊

正德庚午予起征藍道夔之下關所謂白帝城者問其祠
公孫述也予曰越矣哉非鬼之祭也古者慎制祀以為國
典無謂加典為非宜況賊而神祀之倒持綱常蔑名教乃
爾可慨矣方述起成都以輔漢為名乘亂稱帝馬伏波見
而少之曰子陽井底蛙耳故不受僞命專意東方用能佐
世祖立功異域為中興名臣而述竟漢賊已死述可祀他
日藍鄢亦可祀亂賊之臣亦何憚而自沮耶嗚呼世道大
閑也政而系之教焉淫祠之當毀其有先於是者乎常惟
述生盜名器既誅死猶土偶南面繆竊血食者千數百年
以陵東坡徒寄春秋之筆而諸葛武侯張忠定范忠宣輩
任是方猶未及是正意者將有待于今耶固世道者之責
也既命毀其像易其額為正所宜祀者土神江神而伏波
亦與焉昔共工氏之伯其有九有也其子后土氏能平九
土故祀以為社書曰宜于冢土下關雖一里之社土之民
其莅依以生也川澤以出財用而祝融玄冥河伯江瀆其
在祀典潞公所補益州江瀆之祠故在也書曰望於山川
關又江之襟喉民寄命至要也皆蒙被功德所宜報而祀
而以告以祈又胥聚于此也若乃炎精中微奸僞移柄當
是時述能如援擇漢胄以自休則述將與黃鄧等伍望蜀
之萌何自起蜀之赤子何名為從賊浮橋覆溺八百之修
亦何因而至哉述名教罪人貽蜀人之禍至于今為烈也
故毀述而進伏波與順也亦祀典也嗚呼君臣天地之大

經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無赦者況予叨討賊之權
者乎植人心扶世教毀賊述之祀以聲討藍之端道之大
關若此無謂然乎哉

夔州府重脩儒學記　蘇葵

事有參天地而莫尚者聖人立人極是也然人極不自立
必資于教化而後行教化不自行必資于學校而後行自
唐虞三代迄今莫不以學校為首務惜乎去古既遠士多
以利祿役志畧道德而專文藝學校將墜於虛器然禮廢
手存苟有善教者因而脩之則唐虞三代之良法美意即
此而在是則士之學師之教使不重其大者而惟乘時之
所好以為干進之媒已非第一等事矧於文藝亦或歉焉
豈不深可慨也歟夔之為郡當全蜀之衝崇山大江欝[illegible]

環抱上自岷峨數千里延緜邐迤至於是下有三峽爲瀠群峰爲鑰其地既雄且吉人士之產宜乎希古適今道德文章乃不能甲於他郡而反下之究其由盖郡有學校之名無學校之實上宮墻俠隘堂宇卑陋絃誦游息祭祀飲射皆不足以展布自 國初百餘年來守非一人皆因循苟簡未有以是爲急務閒擴增脩大其規模者弘治巳未臺關楊公奇來知郡事款謁 文廟載瞻久之慨曰學校頹敝如此何以勵士風敦教化哉遂默爲經緯比三年凡基址深廣規制次第材費多寡力役久近悉定於心乃具檄請於巡撫時予亦預允其牒於是首建大成殿五間翼以兩廡前爲戟門又前斬石爲櫺星門中鑿泮池架石爲梁於殿之右建明倫堂五間旁列四齋儀門學門各三間

膳堂五間尊經有閣師有廨弟子有號庖湢有舍廩儲有厫忠賢有祠表以棹楔衛以墻垣既完且美全蜀諸學莫之能右經始於弘治癸亥訖工於正德丙寅凡一年爲費三千有奇夫役重費廣民無怨言者以區畫有方財出公帑而力役則多責辦於贖訟之徒故事不煩而功易於就緒也落成之日士氣增倍郡之黃耇洎上大夫往來凡有識者靡不嘖嘖稱賞以爲偉哉盛事非楊公廉明通敏曷克成是然楊公此舉豈直爲觀美計哉其意蓋欲弘教化興道德以贊
聖天子立人極之功亦不但使多士專文藝以取科第而已也或游焉而不知爲學學焉而不知所向向焉而不抵所成則負於楊公多矣 教授羅溉捧狀來請記遂爲記之

會勝樓記　席書

夔古巴子邦也正德庚午臨川吳侯顯之以工部郎中出守是邦踰年六事孔脩四異疊見又明年癸酉暇於城西大江之滸建樓三楹曰會勝樓樓以會勝名者夔當蜀口萬派交會百二重關白帝城永安宮灩澦石巫峯瞿峽藏奇拱秀杜子之詩響如聞諸葛之陣圖宛在樓名會勝云會江山之勝可也夔當舟道之會士大夫取道於此乘高眺遠覽勝挹奇櫓聲與棹歌時聞清風與明月徐至觥籌交錯賓主傾懷不知身寄形骸之外樓名會勝云會賓僚之勝可也蜀盜跳梁於茲五載時直 天兵南下渠魁授首餘孽就平乃夏四月樓適底成侯率父老釃酒烹羊登樓胥慶樓名會勝云會官兵之勝可也富哉侯之作斯樓

乎予獨疑夫山川形勝之地寓身則體舒極目則情暢予嘗東下神州今至三矣每懷夔口而下峽岸千尋雲橫日蔽驚濤雷鬬利石排鋒吾人寄此凭高望下心悸神慌有將慮險思危之不暇烏在其爲勝哉噫予未學道乎物忌盛滿道尚謙虛羊腸無敵馬亡之危通都有覆輿之患孔子嘗觀欹器老氏每戒止足此持勝之道造物之秘藏達此者昌犯此者亡自昔英君名臣撫盈成之運扶社稷之勳鑒成敗於往古思悔吝於方來夔夔翼翼圖惟厥終皆是物也特是以銘 五鳳樓昇五嶽四鎮之雄觀三江九河之壯拱冀闕朝渤海億萬斯秋將無已也而况斯樓乎而况吾人乎後之君子過斯江登斯樓覽斯文可以感矣

大益書院記　陸深

嘉靖十有五年丙申冬大益書院告成書院在今四川省城之東北隅四川古蜀都而益州蜀古名也惟我
朝聲教暨萬里而四川號稱大藩合今昔之嘉名命之曰大益書院而書院之大者凡以文化輔
皇治也與古四書院之制同今
天子中興加意文教薄海內外蔚然向風矣而是書院之成適當禮樂大明之後于時四川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西野張公翰巡按監察御史王洲陸公琳相與落之而顧謂深宜記深自乙未夏來轄蜀司輿聞斯事稽諸案牘蓋自正德戊寅歲提督學校僉事王公廷相寔始其事即故少師萬文成公之舊寓前爲講堂後爲燕寢翼以左右之室列爲五齋進爲先賢之祠樹之門閎繚以垣墻于是

書院之體位立矣繼之者副使張公邦奇端方指授于是書院之師模具矣士之來學者咸彬彬然巡按御史盧公雍熊公相助以金五百于是書院之潤飾裕矣巡撫都御史許公廷光巡按御史黎公龍提學副使歐陽公重知成都府劉天澤王尊益以廩舍實嘉靖之甲申歲也巡按御史范公永鑾劉公黻相繼買田于雙流以六百金歲入以四百六十餘石于是書院之居養裕矣副使江公良貴出學道贖金凡四百左布政使林公茂達按察使許公讚相與佐協以廣門衛之地于是書院之觀瞻偉矣會張公鯤以副使來督學政請于巡按御史熊公爵加葺理焉甲午之歲僉事顧公陽和踵至請于巡撫都御史范公嵩潘公鑑再新之于是書院之基構永矣巡按御史郝公堯臣以爲未足也再檄知府邵經濟拓之潘公申之曰茲惟毋後時凡費重以二百金于是書院之地廣起矣時經濟乃有事于學宮謀作鄉賢名宦二祠僉事蔡公復元適視學白監矣書院等學爾容有作副使阮公朝東適奉
璽書議合即請于張公陸公皆報可乃左爲名宦右爲鄉賢之祠于是書院之典章大備矣諸生復有請曰王公實創斯舉且師道傳焉萬公嘗主斯地且相業懋焉宜像王公于新室宜俎豆萬公于右祠庶諸生來遊于斯者以無忘王公于生以無忘萬公于永永經濟復以白二公復報可僉同之議亦曰禮以義起此類是也經濟乃具石請書其事以昭來世深按春秋之法最重興作凡始事必書凡終事必書是役也歷年二十經營數公前此所未有也不

大益于蜀乎在易有之震下巽上其卦曰益益之彖曰損上益下益之象曰遷善改過夫損上益下政也遷善改過學也學與政通學所以學爲政也諸生盍顧名以思義乎學成而出恃是以佐我
皇朝禮樂之化益之名義于是爲大是書院也殆將與岳麓白鹿媲美矣此王公建置之本意而諸公作興之盛心也皆不可以不記其諸辜懸宜書者具之碑陰

四忠祠記　　楊瞻

四忠者總制彭公澤巡撫林公俊川東分巡馮公傑川北分巡王公源也正德辛未以來鄢藍倡亂旗幟千里三省騷動巴渝果梓之民死亡過半至今越三十餘年田間父老猶有能道其痛苦之狀者嘉靖癸卯冬余出按巴州詢

其事弟子貟李生應麟等進曰巴州東鄙五里許為長樂
太平二鄉地山深林箐鄢藍實嘯聚馬日甚一日勢如火
焰維時王公自閬來促其鋒鋒甚銳追至儀隴邑城陷公
被執馬中一刀六鎗罵不絕口而殁賊勢益横至蒼溪淯
天矣維時馮公尾而促之大戰于鐵山關公被縛大罵遂
遇害維
朝廷起林公于廢提兵勦之公見賊勢猖獗遂单騎入營
諭以順逆賊望見公皆驚服叩首羅拜跡稍斂民稍竿既
而
朝廷特命彭公總督三省之師公號令嚴明將士用命分
入馬為數枝隨處誅截公親麾節鉞大戰於富村斬獲幾
盡擒廖麻子餘黨悉平巴民始安枕矣余聞之喟然曰以

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以能禦大災捍大患則
祀之四公或倡策䧟冦或伏節死義皆其維持宗社裨補
綱常潤澤生靈者也不于此祀世將奚觀民將奚服同知
李君孫學正張君文熙訓導王君大顯僉謂鄢藍作變四
公遇變殫變皆自巴巴則可祀也於是乃建廟祀之題曰
四忠祠云

忠州重脩唐陸宣公祠墓記　趙貞吉

唐以來謫賢之居巴蜀者未有若宣公之著者[illegible]而遂
旅瘞焉亦未有若公之悼者矣盖公之道足以師表百代
而遇竟厄於一時遂使功存社稷而身没蒿萊故忠上作
人為之淹滞耳夫舞級長短可以觀德公亘古人也宜崇
報祀以示不忘於久遠而祠墓蕪没流風泯[illegible]以[illegible]寬
[illegible]而慰瞻式豈非後賢之責而觀風者之過也與頃年[illegible]
撫四川閬中黄公始以督木行役過州往省公墓於南山
之下見之喟然感焉即命吏授式經始改治之無何堂除
寢室亭城庖湢悉極繕緻已又增其封域大其表杜廣其
稷私盖踰年而衆務俱備郎黄公遷為川貴總督駐節辰
沅而湖南羅公代之於時助役者巡按御史郭君董君暨
盤給事中李君御史劉君督木郎中李君副使樓君王君
參議繆君僉事張君志合而聲同成黄公之美也受成董
事者重慶府知府薛君趙通判儁黄知州器重白指揮世
督役勤而事集相黄公之志也聞二公又欲訪公裔於嘉
湖謀卜于其家太保東湖公而未即至至則典祀有人愈
備也嗟乎公没千載而崇報之事至是始備非諸賢力取

以為已責而任之抑安能慰已往之忠悼而成曠代之偉
觀若是之盛也哉乃黄公頃以書抵予則惟欲予採實事
以張風教不啻悼其不遇於一時而已也則其見誠卓矣
予不佞安得不掇公之大者於以諗吾巴蜀夔庸之士使
知慕公以彰雅道於無窮顧區區責限於裴氏之子而重
為公戚戚也哉予聞之公之所以軒輊今古之才賢而鮮
與之儔者有四道焉致主之忠也經世之才也學術之正
也文章之美也夫四者之中誠得其一端而畢其能事亦
足以名世獨立矣況於四者之兼盛乎公之所以度漢跨
唐畏宋而難儔者以此蘇子瞻曰公智如子房而文則過
才如賈傳而術不踈是公之度漢也魏公徵貟其忠與才
耳韓公愈工其正與美耳是公之跨唐也故論者曰其惟

宋之范公希文平生身總四道足以匹公而予亦以爲知言觀其言宗謨訓學原誠明蹈規履方行無疵驛風義趣舍軌法皆合地居實近無愧憲章矣然范公英特邁往而公則淵冲不盈即其四十羅相已幾不惑五十處約隣於知命大用之則龍驤虎變而散之無垠遠擯之則聲藏光瘞而歛於無朕是公忘名獨契乃范之所宜畏也然則謂公直躡道真而爲亞聖之儔王佐之侶者非耶嗟乎傳崖之夢已遠尼父之慟方深匪伊哲人誰與共理惜乎唐之有臣如此而未盡其用也於公則何憾矣夫論公至此則向者以其阨於一時而爲公淹涕者誠不足言與然非黃公之嘉樂前修而見之卓也孰爲一啓予也哉因併記之以告吾巴蜀夔庸之士知慕公者使自擇而勉焉

尊經閣記　趙貞吉

嘉靖辛酉春知大足縣事董子極建閣於學宮之左以奉六籍而百家之文不與焉題其楔曰尊經過予居請記之予謂之曰美哉子之志於道矣夫六經聖人傳道之書也尊經所以尊道也子知夫先師所以述六經之意乎其當大道不明邪說塞路之日耶且上古之世傳道之人而無其書中古以還著書始繁去聖亦遠僞詐競鳴而掊擊已滋速於衰周則炎炎詹詹騖於詖詭流放之言已售其私者多不可勝闢而道喪世衰之極矣夫子始發憤嘆曰嗚呼吾其述而不作矣乎乃取國史所藏大師所陳者而刪裝之存其什一以爲詩書筆削七十二國之史而著其大法以爲春秋誦數絕韋於大卜之文而贊其二篇以爲周易百代之典惟周之從十代之樂惟韶是學遂次定以爲禮樂曰後之學者尚得吾之意焉則即此六者可以稽手見古人之純全矣奚必子之自作也哉於是六藉既出而群言自熄如二曜之掩衆光也二千餘年天下之談術業者必歸焉如江海之滙衆潢也義稍悖孔氏者群起攻之才士巨子之出無盡卒未操其郄翰摩孔氏之壘而與之角者又如天王會同而萬國來王也嗚呼非夫至聖孰能爲此哉語曰聖人之言可爲也使人信之不可爲也夫使人信之猶可爲也使人信爲久遠而不懈長世而彌光若六藉者愈不可爲矣非天道之所寓烏能然哉是故道者天地之所法也鬼神之所發也前王之所憲也後王之所決也其孰能爲之然後知秦之暴肆罪通於天矣董子乃

蹶然起曰洋洋乎先生之論六經也而極何足以承之子曰未也予姑盡言之而子試聽之可乎夫先師之述經也求其約而不可得也非以爲博也六物并示者求其統一而多爲之方也非以爲異也知恃言不可以明道也故不作以息爭而歆擬之續之者可已而不可已也知忘言可以明道也故假述以開先而歆玄解頓悟者不可已而已也夫是四者以爲不法孔子則不可以爲得孔子之意焉則皆末也何則言不可已而已者其失也誕言可已而不已者其失也僭求之異者其失也散求之博者其失也亂昔蘇氏以爲後之治史者有三病焉而予亦謂後之治經者具此四失也夫道之不明豈非四失之爲害哉董子復起謝曰亹亹乎先生之論治經也極也不敏敢不服膺請記其言歸告同志遂書與之

戰馬記　　羅洪先

王夔州公禎濟陽公孫也濟陽死靖難公死賊獲贈于朝任一子廣吉水稱忠義家莫過之至其戰馬事有足爲世戒者始公以大學生除夔州府通判纔五月會荊襄賊石和尚流劫入夔焚巫山縣治是時同知蘇州王公投牒捕賊性柔怯而陰猾故託疾不敢出一兵公忿忿面數之曰汝食　朝廷祿所主何事忍委赤子餓虎口耶即代勒所部民兵晝夜行至則巫山已破賊方聚山中索擊之殺渠帥三十二人餘盡遁乃行縣撫傷殘招潰散久乃得歸居三日賊復劫蜀邑大昌公促王王又不行而畏懦衛指揮曹能柴成兩人與王素黨結遊禍多方詭辭庇之且激公曰公誠爲

國家出氣力肯慨然復行乎公即聲應曹柴兩人故酌酒賀更許以身相翼實爲脫王計公即日勒民兵夾曹柴兩人赴之與賊夾水陣已而麾民兵畢渡趣戰曹柴望走公陷圍中自寅及申人馬疲誤入淖田不得脫賊欲降之公大奮罵賊怒以刀斷其喉及右臂墮淖中馬逸去成化丙戌五月九日也始公赴大昌道宿木商家商故新淦人且稔公知賊不敵不敢言是日將歸有物嘯于山者商驚說曰爲王公耶果爾當三嘯止如其言商密與家人負畚鍤往尋亂尸見衣白紗半臂者公也載簣土令不深沒自死所至府三百餘里馬奔歸府門闔長嘶踶其扃若告急狀守者納之血淋漓毛鬣盡赤衆始駭公已死而賊尤不解後死之二十五日子廣始隨木商往殮之面如生不以暑腐然貧甚不能歸盡售行李與馬爲資而王意在馬不償直竟徙手得之櫬既行距殮之二十五日夜將半馬哀鳴特異王命秣者加莝豆不爲止王疑秣者紿已自起視櫪馬驟前囓其項不釋口久乃得脫復奮首擣胸仆之地不省人翌日嘔血數升死賊既平有司正功罪曹柴亦被誅嗚呼自昔相傳義馬事不一二皆言臨難能相濟也若夫拚誓愁微隱間切齒碎膺期在必報即在人猶且難之豈公忠義之氣通於鬼神有使之然哉彼欺人不見中以機既得自全復利其所有此其計至深秘也然卒不可逃若此世嘗言至靈者人畜之至賤宜莫犬馬若也銜轡所制鞭策所驅固有衣冠介胄所不逮者至於施報反覆巧發間值奇崛變怪反出於貴賤靈蠢之外是孰爲之主而一不少錯嗚呼可不畏哉可不戒哉公志狀載此事不盡情實公之孫鑾嘗灑涕言之余疑未信後十餘年始得實爲之記而鑾死已久則授鑾之子植用補狀志之畧且以告世人

三節祠記　　張鯤

時子攜一妻一妾一姪來判梁山縣簿攝邑即斯時也盜毒流亂四方弗靖正德六年十有二月二十有五日禍延梁人時率衆登城守禦越日夜衆少困賊徉退復渙其志遂乘間火其門而入執主簿至接仙橋令跪請金贖免屈鎗戟迫之取佩印弗與又縛用火炙之時復罵聲不絕口彼怒竟炙而焦其身嗚呼慘哉初妻賈氏欲避山村時曰不可爲民望也賈氏聞變遂自縊於梁女名三方九歲

亦自甃列火中盜黨有入室背之一歲孤紹七者冀圖金賄
後行至新寧境首見負者曰時主簿已死豈有贖一時天
誘其衷乃衣兒以白衫復書梁山主簿時植子字以金錄
一雙顧老嫗負還用存後以示悔盜去義民何應舉與曾
生秦紱昇屍備衣衾殮置縣宅正寢越數日姪永壽與幼
子俱歸紱家收養之次年内樞歸瘞其鄉梁山訴當道奏
聞贈時以本縣知縣妻孺人送永壽入監讀書時以正德
六年四月中來邑治事愛民用政蒞事用勤嘗脩通濟橋
以便民民思其德而哀其死告諸邑請于愚欵立祠樹石
以慰梁衆允之知縣王冕氏捐俸皷地又督好義者集財
命義民張森董工建前堂後寢大門各四楹愚爲書三節
祠榜之夫流毒之禍肇於瑾賊弄柄當時縉紳紆金拖紫

受屈於瑾賊者屢屢今時以國學之生當此孤立之勢彼
毎誘之我毎抗之與妻與女各死其節凜凜合一非篤信
其學道孚于素焉得有此孰謂胄監不足以得人乎何與
桼可謂好義見等亦可謂知義也夫時子名楷字良材河
南通許縣人妻賈僉憲定之女義方亦遠矣爲祠成冕命
訓導封縉來請愚記之爲之詞曰奕奕梁山有邑其麓阜
彼時子政與德敷天禍蜀川羅我梁人時子捍之不顧其
身彼毒其家天誘其子陳賜　九重亦既瘞矣梁人孔哀
思立其宇我爲蕪詞聿垂永古

灌縣治水記　　盧翊

蜀守李公冰鑿離堆以利蜀刻深淘灘淺作堰六言于石
立萬世治水者法所以制水出入爲旱澇計者至矣□用
功緩急疎密之序意自較然□晉以來率用是法永嘉□
李公龐深題之唐宋相承世守其利元始肆力于堰無復
深淘之意無乃公言不足法□假令沙石湧積水不得東
潤則縱鎔金連障高數百尺牢不可拔亦何取于堰哉矧
所謂鐵龜鐵柱糜費幾千萬緡者曾未幾何輒震蕩湮沒
茫無可賴方諸籠石廉省古今便焉者孰得比來民受其困
宜坐諸此予竊少之乃檄有司置鏟鏝鉅䦆役夫二千從
事灘磧以導其流堰則仍民之便而已顧工多日少群力
告瘁未能勉其所欲爲究其所當止如公法云者恥也舊
刻相傳在虎頭山鬪鷄臺水則其旁歲久剝落索弗獲慮
後之君子無考焉因磨石重鐫碑側云

劒門關記　　胡汝霖

劒門以險稱載於書記詳矣予往往過之未嘗不覽觀排
徊壯其窮險極峻而嘆古人所稱之不浮也於是按地考
蹟究所聞見防守之備何不然哉蓋自漢晉唐宋之間莫
不有守明興功被華夏澤流海宇元元又安外户不閉如
發劒門縣以其地爲利州衛劒關也云且古蜀道必出劒
門今廣元入閬中視劒門爲闢劒門過者什才一二豈蜀
道漸廣而劒門遂失險耶抑承平之勢然也顧爲劒與昭
化經宿之所道狹多阻復寡民舍盜比爲患行者病焉兵
備僉憲郴陽李公巡覽風俗爰歷劒門歎曰險如是是可
委邪於時劒守丁君揖治劒有聲公遂屬焉且曰地有險
無守不可戍有卒無居不可善作者不費而事集不勞而
民安之在因之而已即上狀中丞訒庵吳公侍御豊村金

公二公重公之有爲也如議乃出劒帑二十金鳩材命徒
因劒門故關拓基廣制建樓其上戍以劒關屯軍丁三十
人劒州民壯二十人簡利州衛百戶一員領之啓閉譏察
惟謹復於關內兩厓之間治地斬石創建公亭參閭員東
西壁營房一十二間夾公亭左右翼繚以周垣樹以門屏
綜理嚴密制度弘壯於是居者樂所行者有歸而劒門之
固視昔改觀矣肇工嘉靖十八年正月十五日未幾中丞
心齋李公侍御嘉嶺董公繼至寔省厥成玆役也因材於
山故用不費因其人而戍之故民不勞因其險而守之故
事簡而功倍可以示遠矣予始樂吾土之有庇也燕厓李
公命記其事於石予惟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險天
地之所有也王者則天之道因地之利以左右元元而導

之安也是故禮以定分則民不渝物以昭德則民不僭度
以立政則民不爭法以經野則民不亂此設險守國之義也
古之論險者尚矣要害之所山川之固不變也而卒不可
恃豈地利不與哉彼其脩政布德所以守之者非也而承
平之習遂弛兵講武防守之備非在邊圉外患必曰不急
如是則克詰戎兵慎固封守者非治世與故聖人之設險
之戒必先謹其不可升者而山川丘陵之守所不廢云公
自愛
命來蒞吾土吏民長懷罔敢怨度德教駸駸然向風矣發
政咸理而遠近寧一且皆慎重思永使民家業而安於下
得教易焉即觀劒門盖設險之大義也非公孰舉之謹書以告守者

漢昭烈廟記

張時徹

成都府城南二里許立阜巋然是曰惠陵昭烈方劒寢
焉有廟在其東所從來遠矣大殿南向昭烈弁冕臨之東
夾室以附後主而西偏少南又有別廟祀忠武侯老柏參
天氣象甚古人嘗爲賦之余聞之宋淵氏云然史載南齊
高帝夢益州有天子鹵簿詔廷先主廟則所謂壯地王諶
哭於昭烈之廟而死者何耶是南齊高帝蓋修而非建明
矣或者曰廟故祠武侯後人更令祠而蜀人至今稱武侯
廟云然則唐宋文人各有咏昭烈武侯之祠者斯又何耶
誌有之曰武侯祠先在先主廟西宋時屢加修葺而元因
之入
皇朝洪武初以先主廟實惟陵寢所在令有司春秋致祭
蜀獻王之國首謁是廟謂君臣宜一體乃位武侯於東關

張于西自爲文祭之觀者不察遂謂以武侯廟廟先主耳
已而有司又祔以壯地王諶諸葛瞻及關口守將傅僉重
死節也余初至而展祠垣墻崩剝杙桷陵地屋瓦半脫苔
蘚鱗次仰而歎曰壞若是甚乎有司曰甚哉前　巡撫秦
齋丘公辭谷王公蓋議新之矣而材弗爲歲又大饑是以
弗棘余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矧又祀之大者乎若序發
公羨鳩材聚工則雖役弗役也知府馬九德乃祇奉以從
事既訖工余乃碑曰嗟乎予蓋傷昭烈君臣遭陽九之阨
而竟不得信其志云初帝之幼也舍有桑出於籬五丈餘
童童若車蓋人望之以爲祥也帝與群兒戲桑下曰吾乞
日乘羽葆蓋車亦若此既長美服脩飾臂垂下膝顧自見
耳尚義下人善交喜怒不形豪傑少年爭附之而中山大

貫張世平蘇雙輩見而奇之多與之金帝由是得合徒
而關羽張飛以盖世之雄爲之先後時潁川徐庶言諸葛
孔明于帝三顧隆中數語合議遂定大計起而許以馳驅
君臣魚水之喻非醜言也已而南平四郡取荆定益壯收
漢中聲震呉魏遂從群望以紹絕統而其攀龍附鳳之人
又皆荆楚之豪也即其所建設雖僻在一隅開誠布公彰
義執言盖庶幾王者之師矣使天少假之祚煦乳困乾植
立根本然後結旅長驅誅僭竊而復遺黎於以混一區宇
光復舊物于丕權乎何有哉夫何永安短祚將星繼殞後
主黄皓之君臣則有大可慨者矣玕兵井底游歩牛涔昭
烈孔明豈一日安心于此哉乃竟不能雪魏氏之恥而黨
惡違盟又不及問罪于江東至使後之人帝魏而惡蜀先

呉而後漢志士至今爲之扼腕於乎其天乎其天乎然而
信義明于天下正統表于將來欽德嚮風所在奔走盖不
獨巴益之士與民而已矣斯可以無憾矣斯可以無憾矣
余因闡其事而重之以辭若夫攻取之蹟經畧之詳則有
史志茲不載曰赤帝失馭蝟群孽乾樞解紐坤軸裂下國
綴旒潰以决枝葉既凋本亦撥堂堂帝胄祥桑發元起起
敬岱折節志氣如龍走豪傑前有關張後諸葛雲龍魚水
誓弗越奔走禦侮疇將遏取荆定益赫有截漢中聿破夏
侯殲獻帝冢害悲憤咽告哀移檄討凶黠荆楚雲從嚮不
絕河洛之符此其末炎德告終拚足析永安短祚虎臣奪
六合爲塵妖焰熾劍閣失守天府揭啣璧輿櫬誰則雪哭
朔而死壯何烈祚兮何短名何遠君臣同堂爽昭晰[illegible]

魏耶熾斯滅孰爲忠良孰爲禁肓闕者宫米無蓋何悠
之作斯碣

杜工部草堂記　　張時徹

杜工部子美祠在成都郭西五六里許即其所詠草堂者
是也　蜀獻王之始封也見祠隘且圮曰是足以妥靈而
虔祀乎遂拓而新之事在方正學碑中嘉靖丙午乃余寔
来去　獻王幾二百年則圮猶昔也余乃使知府馬九德
長史李鈞游淄啓於　今王爲言祠事　王輒報諾乃遂
闢廓廡起甍棟引流爲池易甓以石規模壯麗增于故昔
盖十之六七費白金貳十有奇經時日歲有奇人曰是舉
也見　今王繩武之孝焉尚賢之誠焉風後之烈焉非恭
儉樂善其孰能之張時徹曰余於子美盖傷志士之不遇

云初子美貧不自振客呉越齊趙間如長安舉進士不中
第困甚矣玄宗饗郊廟獻賦三篇帝奇之稍稍嚮用因數
上賦頌遂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
世迨中宗時祖審言以文章顯官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
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於人恐一旦塡溝壑惟天子
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
不足鼓吹六經至沉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臯可企及
也有臣如此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子美避走三
川已又自鄜來奔爲賊所得乘間脱走上謁鳳翔拜右拾
遺先與房琯爲布衣交琯之敗陳濤斜也子美力諍帝
觸帝盛怒瀕死乃免然帝自是盖不甚省録矣時所在寇
掠子美家寓鄜而彌年艱窶孾孺至餓死已出爲華州司

功叅軍會關輔饑輙棄官去客秦州採橡栗負薪以自給
流落劒南結廬成都西郭會嚴武節度劒南東西川往依
焉武以世舊遇待甚隆表爲叅謀檢校工部負外郎而子
美傲誕嘗兒侮之會武卒帳下亂子美遂往來梓夔間已
又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登衡山因客耒陽死焉始子美
懷奇負異奴視儕輩謂功名可立致不屑屑脂韋取容而
逢特百罹瑣毛流離曾不能自糊其口乃竟窮餓以死也
然夫人之議子美者曰放曠不自檢好論接天下事高而
不切今締觀其詩皆洞悉事理察知閭閻謂高而不切是
耶非耶至言所效用恒以稷契自許故其詩曰世人共鹵
莽吾爲屬艱虞又曰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此其所自
傷悼亦云至矣使其遘雲龍之會而遭三五之期彼其志

與才必能以功業行實光顯于時即不能以功業行實光
顯于時乃其所自稱許楊雄枚皐之文協之金石被之管
絃以格郊廟以和神人其又得而少之耶何間關漫落自
糊其口之不得而乃竟窮而餓以死也故曰余於子美而
傷志士之不遇也後有論者曰子美之爲人其清類伯夷
其忠類屈原其慮世類箕子於乎其幾矣有司曰祠成矣
宜有守祠之田則與守祠者田又曰是宜有麗牲之碑與
春秋饗祀之詞遂述子美之平生而系之以詞曰
　江之水兮洋洋發岷山兮導華陽萃川原兮膴膴雲霞
　爛兮如繪如組東有濯錦兮西有浣花都之人兮日婆
　娑潭之水兮滄浪公前棲兮草堂芳草萋萋兮白石齒
　齒何以樂饑兮惟潭之水公之遺兮千秋每綦絕兮跡
若留曷去來兮梁燕曷之親兮沙鷗思公兮祀公考鼓
兮鏗鳴鐘雲冠兮蕙服乘鸞兮馭鵠公來兮不言公去
兮心煩究醲桂酒兮莫瓊卮生不及兮心相知翼我兮
迪我公不然兮我心則那

鐵牛記　　　　陳鎏

粤稽古導江自岷山掠成都之南而東下成都之壯水弗
及焉河渠書曰蜀守冰鑿離堆以避沫水之害引其水益
用溉田疇之渠以億萬計盖至是始分江通壯道堰之始
也沫盖江之源云冰姓李仕秦有功于蜀民德之所在血
食號曰川主其作堰之善遠不可考崖下有古刻曰深淘
灘低作堰盖治法云至漢唐尚因之宋以後或失其法堰
遂壞至元間有僉事吉當普者聚鐵石大舉繕治民亦利

之然不能如李之舊不百年復崩我朝自弘治以來當事
者百計修復隨築隨圮有司歲伐竹木歲役人夫費不下
鉅萬民甚病焉嘉靖間太守蔣君憫其民思欲修秦守之
政乃具其事以請憲副周君相度地勢求故址得堰之最
要者九欲盡甃之石其都江堰當水之衝則石之外再護
之鐵議者偉之計所費不貲會君隨牒赴江西叅伯事遂
寢憲副施君繼董其事曰事貴有序功貴因時鑄鐵之功
易於甃石且要焉盍先之徐議其後乃檄崇寧尹劉守德
灌尹王來聘謀鑄鐵牛其費則議出公儲之應修堰者經
畫處置甚悉
蜀王聞而賢之命所司助鐵萬斤銀百兩時
巡撫李公巡按鄢公皆急於民多所因革執施君議深以

為然歲刻期勗之成議定當庚戌二月矣春水殆發即不能為功衆惧焉施君曰即不及事不可以為來歲計乎毅然為之于是劉崇寧以君意晝夜勤事絶派浚沙鑿江底凡厥所需不數日咸集以是月二十四日入冶一晝夜牛成牛凡二各長丈餘首合尾分如人字狀以其銳迎之衝高與堰嘴等坯冶之日蜀府差長史李鈞齋將帛羊酒勞諸從事者民環而觀之者億萬懽聲震山谷間其父老皆合掌曰此吾子孫百世利也計鐵柒萬斤及工費共用銀柒百兩時各州縣多堰工舊逋君下令民樂之不數日輸既充費有羸水次居民棫急湍為磨碓以規水利君弗以例禁薄稅之復歲得八百金故事修堰需舟車之類盡取諸民間至是皆有備可不勞民力不費公帑云僉事陳瑬

以督學入灌口牛方落成往觀之曰物與水激其重必克數十萬之石可致而不可合數十萬之鐵可冶而合也合則其重并無尚矣水遇重不勝則洄而支支則力分而弱及其弱也竹木砂礫或可以當之故堰莫急於衝莫要于鐵嗣世而後若再甃之石如周君之所議者以歲舉焉其百世利也李守故智要不出此時劉崇寧及通判張仁度尚有事堰上曰此正古人用鐵之意而未之發明也乃令知之請紀其事遂書之牛背復系之銘銘曰岷嶓既藝民之攸墍惟蜀之利岷江之陰陵谷變易亦有原隰惟禹之慼乃啓後賢曰李冰氏乃鑿離堆乃堰江涛乃拯昏墊乃沃千里頤玆積石月齧歲蝕代有吏勤屡興屡踣蜀民瘏瘏勞此滓水畚鍤靡止百[illegible]只明嘉靖間守令則賢亦有憲副憫此下瘵謀用大作維力則鄭施君繼之相特事事弗顧弗忌氷心奴思乃砥洪流言鑄之鐵神人胥悅二丑崢嶸天一迸裂馮夷駭鴛蛟龍怒咽犇突既定江沱既灑澱此萬畦豈惟生民籩豆饈饎郡邑十二惟堰之資匪堰之力緊人其力纘禹之跡爰有同心視此牛勒後千百年其永勿泐

顯忠院記　　任瀚

政和五年公舉進士第一時女真完顏旻始僭稱號宰相王黼蔡京主佐旻攻遼取燕雲計舉山後諸州割截餉旻益增歲幣公為御史中丞上疏請去其黨由是黼京胡宗年等皆罷靖康初童蔡伏誅公稍遷中書侍郎粘沒喝舉部南下攻陷天威軍兩河震盪詔議三鎮便宜唐恪耿南

仲皆言割地公獨持不可帝是之然恪仲罷厚罷公開封尹已復召為尚書右僕射數日虜薄城下公率都民巷戰欲以身殉闕廷虜謝不逞嗚呼雄哉徽欽壯狩公及侍郎李若水從之若水詬虜死公與秦檜等奉二帝至燕檜臣事撻懶得南歸公獨仗節死海上蜀故老嘗云康王典河壯帥府事出僕射建炎中興僕射最有功能宜酬享高廟策勛記室而史闕不載誠為遺憾吾悲靖康之難蔡京為戎首王黼養亂幸成至耿南仲凌遝狼籍莫可救援然數百人者皆得完狗馬餘骨瘞東南僕射生不逢明主末路始得秉用國事已去身陷朔漠委骨瀚海不克歸還其社至削木為主題封舊山豈不慟哉

忠節祠記　　劉應箕

刑部左侍郎胡公以從平除初死建文難自永樂歷弘治備
以時禁未解宦遊者憚弗敢談厥事後御史熊公相巡按
四川立祠於滎縣祀之時正德八年去茲又七十年餘矣
孝廟宇傾圮蜀之學士大夫談靖難革除事者俱彷彿未
究其詳至于胡公事尤懵懵焉鮮有悉其顛末者余每慨
世之司風教者狃于故而弗敢彰善表節義縱心有所嚮
慕亦歆彰明往哲而終弗克自振竟寥寥焉胡公不幾于
湮沒耶萬曆甲戌監司田公分憲川東其除革則嘉明罰
敕法蓋罔有遺力焉而敷政覃化之餘又恒以風教爲首
務適部使者孫公曁郡守朱公咸與公同心同德銳意崇
尚每諸有司來謁見者輒以其邑之行誼風俗古今人才
下詢爰諏博訪恐砥名勵行者晦弗彰也不數月大廷令

康君果來言胡公事胡公事載在縣治者畧不可詳然其
出處之大節伏義之危行則固有以備其履歷者夫君臣
之義綱常之懿乃生人無所解于其心者恒人或競榮而
迷道或怵勢而偷身或歷難而易慮則秉懿之賦在厥心
者亦將解之以糜于世而罔知所以自振焉者滔滔也乃
胡公當靖難渡江之際首倡不義抗節不屈彼豈樂刀鋸
之慘而惡爵祿之縻耶記稱其富經術性方介其再從方
孝孺遊漢中蜀獻王有問學日廣道德日隆之贈則其所
以抱蓄于胸次者固不凡而禀賦于天真者自與恒人迥
異故當利害臨大節乃能脫然不怵于勢不競于榮不改
于慮若中流之砥柱屹然等華嶽而不可移若逝波之入
海千瀾萬折而不可回也嗟乎偉哉百餘年來顧未見有

表彰之者果以時禁未解耶然
文皇帝爲
高帝之子建文定
高廟之嫡孫革除諸公忠建文所以忠
高帝也
文皇帝當諸公之死曰彼食其祿自當盡其心耳
昭皇帝亦曰若方孝孺輩俱忠臣也永樂中先後詔復諸
公家而胡公與焉綸綍何諄切耶提挽綱常培植國家億
萬載祚運於不替者胡公之節義其關係世道豈尠小哉
田公仍飭邑令康君芟地鳩材於縣郡之南建祠立石而
又定其常需命有司春秋祭饗復遣裔胡興先等課類令
之世守祠宇夫廟貌森嚴棟宇華飭風節宣朗也歲祀無

斁衍兹烝嘗神明監繫也復其家恤其後俾之世守堂宇
忠寃依託也諸敦誼崇化之典其偉與胡公諱子昭字仲
常初名志高誌載謂
太祖敃令名往來從學方孝孺講明理學蜀獻王重之以
明經儒士薦爲滎縣訓導建文初陞翰林檢討進刑部左
侍郎靖難師渡江建文四年九月死之時年四十一父名
復初母郭氏皆年八十餘子五人給緝繼等謫戍女金奴
沒爲官婢胡子義初名志遠亦膺薦爲郡分教威遠又卧山
東按察僉事又遇兄棄官匿丹稜免有懷鄉詩載在誌性
者聲意悲壯蓋有得於兄之教而伯仲齊鳴者也蜀嘉定
誌具載二公爲滎縣人然備查胡氏家譜及子孫作佛事
錄籍并永樂赦復其家勘合俱合向重慶大足人記帖明甚

前榮縣則子昭初以訓導所經地也或曰忌遠爲蜀府典簿
或曰子昭爲史官陞兵部侍郎刑部尚書或又曰子昭無
子止一女名金奴各記載者以時諱不敢彰灼其事故彼
此舛誤互爲沿襲洪胡公孤忠勁節所以扶植人紀綱維
世道者將與天地終窮固耿耿不磨也其他又曷足深考
耶若夫楹桷瓦石之細祠堂棟宇之度則有司存又何暇
悉記哉余惟服當時同難共事一門父子兄弟之誼高御
史熊公之令圖而又嘆今部使者採覽監司田公之表豎
郡守朱公之振拔邑令康公之經度足以風世哉足以風
世哉

曾公祠堂記　劉佩

金堂故有祠祀宦金堂之有功德者前邑大夫東莊曾公

名載祠中蓋四十餘祀矣嘉靖乙丑泌陽立菴崔公以觀
察之節臨蜀激揚群吏以康黔首行部次金堂閭父老政
僉以曾大夫賢對問其祠僉曰縣祀諸名宦祠歲久幾圮
矣公喟然曰賢者衆之表也賢者往矣而爲之祠所以永
其表也乃贖廢若是何以風世矧曾公賢聞特著而可縣
諸一祠哉殆非所以隆報也於是出贖金若干檄邑令汪
大部闢學宮東隅隙壤別爲祠三楹繚之以垣以祀大夫
明年丙寅春二月既望祠成汪令請紀其事於石公以屬
佩曰金堂子隸邑而曾子鄉人也必稔其素宜爲記夫闡
揚前哲以倡群牧守臣事也矧公既先之矣敢以陋辭沒
大夫之懿而虛公之盛舉按誌大夫爲邑在正德間佩生
也晚不獲睹其行事然由誌所載與今父老所傳真備史

事也初邑遠僻多不受約束長吏亟以其慢也每捕一人以
盜責逋賦斃於獄而後止旰益懼大夫廼更爲約不復憂
求旰皆如期乃又戶給賦券勺龠有籍每征科咸自籌定
吏胥無能舞文邑賦始平而逋亦漸寡歲旱當路督賦急
大夫曰寧罪我毋苛吾民以要上憓譽日率其民禱雨素
衣草屨徒拜於塗衆以勞請而大夫持彌堅當路滋不悅
大夫廼浩然棄去其宅政績率類此嗚呼若大夫之政豈
非古循吏之事而民之父母哉豈非有功惠金堂之民者
式祠而祀之宜矣當大夫棄去委其官如脫屣詎計他日
之血食茲土耶既沒且數十祀乃受明監司知闡幽彰往
而秩祀之饗專祠於無窮豈非不顯於躬而顯於後耶夫
邑自有金堂非一令也而以賢祀於祠者幾何祀而能受

所知如崔公之彰大夫者又幾何乃知民之遇賢者與賢
者之遇所知亞不易矣大夫諱遜字克讓東莊別號也吾
郡昔安陸今承天奕代多偉人今刑部主事播績部郎中
省吾則大夫之裔孫人謂並食大夫之報也豈天之於賢
者又陰有隲助與明監司之典相符契不爽耶凡我有位
可以式矣

何公祠堂記　勞堪

衆人之生猶死而況其死君子之死猶生而矧其生衆人
生無裨於當時死無聞於後世一於朽焉耳矣君子固生
且死而道則可以貫死生故得不朽而存乃其所以異也
嘉靖三十年石亭何大夫爲兵科都給事中抗直數言事
公卿以下皆敬憚之時咸寧侯仇鸞拜平虜大將軍守大

同陰使人通匈奴令移攻亡宣薊塞匈奴遂東潰薊鎮深
內地殺畧數萬人牛馬輜重里不可勝數由古北口而還繇
顏請宣大開馬市出金幣與匈奴交金幣未出境寇輒至
至則并所市羸馬悉掠去匈奴日駐塞上以貢市言將吏
莫能拒三邊垣營堡盡壞尚書史謀吏請匈奴無馬者得
以牛羊易粟麥大夫乃上疏曰臣聞吳主聽大宰嚭予越
粟越勝吳而覇王旦請具粟京師詔德明來取德明終身
不敢背宋由是言之所繫甚重不可不審且捐有限之儲
啗無厭之虜非完計也竊見史某謀國不忠大將軍仇鸞
不急擊匈奴持二心夫匈奴詭黠卒難得利即得之亦非
所以尊
國體壯

皇靈而讐服氊裘之心書奏
天子怒杖大夫遂死居一年鸞事覺伏誅海內人士多大
夫直諫知鸞必誤
國謂忠且智云隆慶元年冬今天子詔録諫臣贈大夫太
常寺少卿有司置祠祠成大夫之從子儼乞予記其事嗟
乎何大夫之死固所謂不朽而存者耶而其異於衆人也
固已遠矣大夫忠直自信往往見於關策搏擊之間若處
殺衛議苗情表死事危言正色赫赫動人及其忤權奸死
而不悔其素所蓄積也然不足以窺大夫之深何則患臨
事窮奮臂以死雖中人可黽勉而勃然大夫之自信也歟
惟身可辱而
皇靈不可辱身可棄而

國體不可棄攅大姦抗大議以衛社稷而其鼎鑊如飴非
見道篤而浩然獨立於兩間者弗能也故予爲之書使聞
其風者亦可以興起哉

儲書記　趙正學

嘉定學儲書未始前聞也嘉靖癸卯之臘侖泉事喬公由
南戶部郎官試敎悅而來也服事樹風率先勸學進師生
考問志業應若鳴鍾經緯軌事申嚴課程明年喟書未備
捐俸三鍰購之江表書肆得十三經二十七史九十八子
及近代名家詩文集總若干卷類儲之於是尊經崇文郁
忽充棟矣先是公未至州人程先生大新廟學不煩有司
是歲適成形勝土木擅西南之盛且以羨置祭養之田乃
喬公能復儲書以成師生業於斯多識蓄德於斯其厚幸

哉宋呂陶言蜀學之盛文翁石室高眹禮殿田元均石經
背冠天下而垂無窮今職方輿圖大於漢宋學官興建無
遠弗周嘉州學冠之與否所不敢知以方蜀學石十三經
則喬公之儲爲富石室禮殿則程先生之工或巨特未一
石之耳即古今尚制雍同未能遠過其視二賢終始之用
心豈殊也抑考史漢孝景時文翁始作石室踰百幾十年
東漢興平中高眹作周公禮殿踰千幾百年宋皇祐中田
元均補刻公穀二傳十二經始全今茲學不知後百幾十
年能得增葺如高眹其人焉爾乎不知後千幾百年能得
補經如田元均其人焉爾乎此心不啻無文猶與夫固後
來責也矧二君子爲之先典籍廟學一時並美不佝踰年
而已全盛則所以觀之者深矣不必百千年所而一再見

或二四見未可知也誠有之其盛不知當復何狀顧今一時萃蜀學百千年所之盛師生誠厚幸哉然予聞當時文儒惟蜀學最盛若王褒楊雄以文章著莊遵李仲元以有道著趙典李ホ王渙秦宓以文行才辨著張浚虞允文范祖禹張栻李舜臣以事功道學著故於今翕然稱漢宋人文之盛而崇三賢作人之德尸而祝之猶未艾也嘉州張多才值今全盛讀其書者有能妙契真趣立乎其大而不以博我焉則爲遵爲雄爲浚爲栻爲祖禹以實其盛無難已由是進進不已出乎遵雄浚栻祖禹之上爲回爲參爲伋爲軻以極其盛無難已

聖代菁莪棫樸之化二君子成身錫類之德於蜀有光惟爾師生是視可不慎與可不念與知州何君貫樂觀盛事

伻委予碑以傳予惟喬公貞清慱斂ホ以簡默進當兼善天下程先生壯歲直節晚德彌邵退能淑其鄉人弗碑亦傳也予不文其能以獨求諸心脫然若有見於讀書之義願與師生共勉之喬公名世寧程先生名啓充前浙江道監察御史書目鏡之碑陰嚴世守云

錦屏書院三賢祠記　陳宗虞

錦屏有書院建自嘉靖初祀蓋太府山陰柯峯張公爲之中有尊道閣三楹貯經史書其上閣下爲大櫝函二木主祠晦翁朱先生南軒張先生兼山黄先生以南軒兼山吾鄉先正卓然者顧二公一時學術俱樂取晦翁祠之一堂示諸生尚論知取法也左右翼有齋房凡許各窓牖几榻綵之周垣以便卒業此聞之長老者云初閣不任人文即治舉子無法自張公爲書院館那庠校少俊者群其中日討論之自是始昌文學即今源源科第皆張公遺也蓋至今思頌公德云顧祠閣垂今五十年碩砌鮮湿欀桷蠹蝕殖者歆埜者剝階墄榛蕨既非朝夕往諸公竟無一葺之者疑嫌在民勤抑彼蹏通罔逮耶非虞敢論矣歲辛未教所黄先生以名御史叅知大藩左遷茲守吾郡即知旦夕且陟宜其情傳舍郡齋然先生却勤總閑劇益親殫力下車之初百度具舉蓋曾休沐屏山之麓詢三賢舊額而憺拜曰嗟乎彼諸亭洞屬遊冶者置亦可矣獨柰何祠先賢而傾圮之至罔問也乃爲度材量日計徒飭工費捐以廩餘之餘力集諸市肆之賃者旣踰月落成今峻棟重轅軒翥千仞而丹藻掩映視昔疑加焉同城南甲觀哉先生以

問記陳子陳子感焉夫彼治二氏者彤宮紺殿金碧不貲人至傾家樂爲之不遜則信其道深耳吾儒者治古聖賢即不在莊嚴奉持爲教第經額祠敝宇神主不安漫不爲省乃于治二氏者用心何如哉毅所先生篤信聖賢學宗致知而務躬行其立身訓士諄諄惟孝弟為本亟款黜浮歸厚挽古淳龐之俗故所爲表章三賢者如此先生故重惜民力猒營創視郡後工作首此即先生心可知矣嗟吾黨小子遊息祠下思齊而仰止焉尚無負先生嘉惠至意哉謹書以記

巴州二關記　陳宗虞

巴州治控大小二巴山故多嶄巖折阪詭愁巃峯望之陀巖西南崔崒萬狀中黄城者益肯嶢屼嵽刺四絕嶄爲賊

四方無賴亡命逋逃所歸嘯時麻沸突出掠我參閭閻係擄子女磔殺焚燎殆至慘惡捕之輒首鼠竄伏箐林乃其谿寶詰曲人莫知所向巻柵砦巢窟處郤又負固阻塞居然憑陵我不可驟得擒縛即知蠆蟻眇細不足一撲第其螫人不意求之既去殊亦力不易加嗟嗟黃城苦類是矣今

督撫中丞黃岡王公

巡按御史金華虞公貞度肅僚重求民瘼盖為蜀之人剿蠢除殘奠輯生養之者靡不極至須披往牒得故所為創諭黃城者知其稔惡狀謂川之壯此為隱憂也則以付諸分憲王使君圖之使君通方廣謀規摹甚辦二公則惟其便宜之也乃檄之郡別駕吳君往俾徐徊畫之吳君相黃

城介巴達二州間達州業既築龍船關烽候其東惟是西徧當我巴長樂太平二鄉之衝不為障塞彼可徑取道馳我矧龍船既嚴彼不得東則併而西乘我勢且如毆柰何致魚肉二鄉人啖彼也則相雲城漏明俱屬要區可托壘壁相距纔十里櫜聞燧及又可聲援相臂指卓宜急關梁其上使君則以協諸分守梁公既以報之中丞御史二公旋以下郡太守潘君計工築定繇戍儲戎器又因而申明比閭保甲數宣

太祖皇帝戒諭仍為翼以社學俾吾伊相達薰使興起盖自是二關歸然與龍船鼎峙為犄角聲勢唇輔嗟黃城即不悛柰何不讋栰儆備乃皆人子有人心者既不得出肆剽奪餓喙靡噬安知不翻然感悟改行善良也盖使君不獨欲成賊實欲徠之委使脫化意如此則戒弊陳子屬為記其事嗟乎設險守國王公尚之彼衛家者必動環堵刓乎領方隅有疆埸之寄者我蜀遠事無論頃若支羅黃賊鐵桶恭賊乜切巴者則近如乾溝何賊俱倏起不測之勢大師雖旋踵就仆乃既糜爛過當矣今茲方畧早辦曲突巴之人所徼福威靈有涯哉乃黃城人懼而潰其汗風而嘶于善也所徼福又有涯哉陳子則又窺使君直方正大慓然風節盖時悼蜀之人財盡力憊比比相率而盜也則愀動顏色故所求在貞廉吏而疾慝叱厲在墨者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然則茲竪二關毋亦籌其次不得已為之乎夫巴林藪華實固饒區也僻在窮徼往部使督鄣者素不問其地乃先是有已者孰不厭巴去柰何不

俾黃城入盜也今使君儼然三尺在上潘君暨吳君諸寅僚在列一時相觀倘所以來蘇巴之人而甦生之自今日始乎乃二關不斯須鏟之可矣中丞公御史公題名在行省臺中梁公題順慶署中使君諱來賢雲南臨安人辛未進士潘君諱良貴浙江上虞人已未進士吳君諱朝宗建昌人江西鄉進士

陳節婦記　許國

余讀太史公書其言明君良臣慈父順子貞夫弟弟之事詳矣至閨闥之懿后妃而外盖罕言之獨於貨殖傳載巴寡婦清清寡用財自衛

秦皇帝為之築臺彼其節待財而成史故列之貨殖是何重財輕節也且婁里獨無節婦耶獨何必財　明興以來

巴蜀彬彬士履義而行婦抱節而居者曷可勝數以余所聞則西充張宜人宜人者贈水部張姑山公妻兗太守禹江公母也太守在兗上疏曰臣母陳執節三十七年終始一志母葢年十六而歸我二十七而寡六十二而終臣生彌月臣大父官貴陽臣父因從之貴陽客死母聞嘔血郄食義不獨生念臣孤三齡越在襁褓旁無近親輒復強食比還葬迎祭母刲左股已絕復蘇於是斷髮誓死葢終身不肉食焉舅姑繼忘家徒壁立中外交侮又遘歲凶貧孤長號備歷坎軻揮涕程督以迄樹立臣前備郎署母來依臣無何卒邸臣哀慟不自勝臣母即卒以恩澤贈宜人閭未及表幽志未光往部大夫長吏博士諸生三老豪傑具言臣母節婦宜旌如令甲下禮官未報臣

私竊惓惓願旌臣母以風蠶叢窮谷之氓制曰可於是郡寮白獄何君玄石吳君覺軒王君上洲許君仰山景君書抵史國鶴記其事史國爲具列疏詞著論以貽之論曰嗚呼婦從一而終此與良臣順子弟弟同炳于世列爲綱常故匹婦執志世教立焉非小節也然節不必死要以不渝死難孰與存孤孤存與存徒死亡益然非有必死之心而可與存孤者鮮矣宜人視寡婦清所處獨難家世故貧財不足自衛獨操耿耿垂四十年與泰臺峥嵘壯矣哉抜情一號先凌日月宜人誠賢有子而益彰夫閭巷荆布之倫抗志不奪孤微莫能闡揚而煙燼滅者可勝道哉天之報施宜人可不謂厚乎

新脩建武所城記　李長春

建武故山都地僰人也聚寇鈔掠此盡巢穴云異時戈矛所向往往博景而還故僰人盤亙自堅若虎豹咆哮於九關誰其搤胸而傳之刃也當元年之役都御史確庵曾公統大軍臨之誓諸將吏曰師不摩九絲之壘雖穿甲朽鏃不休也卒之高墉摧而堅壁碎鄉者武夫健兒肟䏿悼慄不敢闚足之域今五尺豎子可徒手行焉公迺巡省指顧謂蕃臬諸大夫曰嘻天地不螘夷隅哉然山川何雄且都也剏厥壤沃欵畜梗楠合抱之材大者足庇兕象舜之生茸彌山也是徼外之陸海哉其議城事已又曰夫山都不城則不戍不田則不屯必留驍將彈壓之頃兵置校庶幾哉據危而固險也其議繕幕府司署與墩堡事已又曰僰人繇漢通道來雖結侏離嗜屠裂甚于饑鳥之攫食彼其

腥風皷扇疆土固汚穢焉欵椓濯之非素王弗化也其議建學事已又曰此巨鎮中將校列矣營壘布矣壇壝署矣籍今撫觀察之使與憲大夫行部至節鉞奚止也其議飾傳舍事於是諸大夫睹公經措井井纚纚犁然當心也因庀財鳩工程能計日擇郡邑長貳幹局者分任之而總師劉君顯忝戎張君澤亦各率其衆操版築以從貲匪賦增役匪農占經始踰年而功成矣城週四百八十一丈上陽橋四百四十間下水洞二座三門各樓中爲兩院行臺爲兵備道爲總帥府爲安邊同知署爲坐營守備廳爲建武所爲倉儲爲學舍爲城隍旗纛廟外堡十五墩二十二升而望之長隄巉巉穹樓巖巖鳩壁棊署鈴析晝街環而覽之阪田岪嵸膏腴漻灘闠闤若織周廬若帷蓋抗重阻而

撼此一書也史法城成必書又所名出自
以命宜特書故諸大夫李公楊公羅公陳公於不佞檢簡
爲長春按圖嘆曰兹地昔在蠻荒自剖判則然也魑魅之
族狹褕之與隣日月循毒蠕之何論人羣也是役也通
道爲版圖易編髮爲冠帶高城浚隍之間得以春秋耀
等軍士而令跳呼之徒化爲弦誦卭筰冉駹牂牁夜郎諸
君長胥振怖頓顙各願碌塞即有驕蹇獷黠之謀亦竄首
結舌而不敢動蜀中兵日少惟此稱腹心之疾今乃得當
俞附湔浣漱滌霍然病已矣夫破鹵擒王殲巨惡者拉朽
大勛也刷恥憤捄赤子阽危大造也箸籌石畫使來者拱
手而受成大計也視武侯擒獲散羌威喝山徼不尤燀赫
懾伏哉它若後將軍規金城之守新豐候拊西京之衆所

稱善後諸冊何能及公什一也廼諸大夫協慮則萬目柄
事則鞅掌咸無媿娓娓之勞臣云

崇報祠記　李長春

切
天子以問西南夷罪狀授中丞確庵曾公則赫然致
天討矣軍興而公躬秉鉞督之以憲大夫岷山李公爲之
監因奮謂公曰今蠻夷之毒熖燎原久矣彼習見邊吏巽
愞而易于恫喝逾咆哮其醜黨而孤豚吾赤子孕婦膏刃
鋸嬰兒炊骨狙獪遺齒而棄諸原野者莽莽焉並邊之民
銜之次骨頑亡忝倡衡何第飲恨至死曰託天報讐耳不
意當公而數世之憤始紓也環戎以南至于瀘水不佞㝡
備兵彈壓其地宜被羽爲諸將士先公立起壯之與語

分縣是營中事一一切倚辦之矣公旣以虎符發郡國士
調羅鬼諸土兵集麾下念諸將士不能無分主客以生得
失且帥酋夙與蠻媾寧保其不陽犄角之而陰逸之奔也
日夜圖所以輯睦懾伏者焦勞至見二毛李公爲之布威
德申約束帥酋皆交臂願効死力而上卒自刁斗外亡敢
呼囂者矣公按地圖謂某所宜前茅以控扼某所宜後
勁以扼擣虜亡不精絕獨到者李公計實懸中故始赴凌
霄次赴都寨又赴九絲所向輒如振槁峭崖絕壍之險不
啻從枕席度師人人啞指稱神而李公每戰必擐甲胄與
毅騎同馳逐遭嶮塞不可騎者復曳步率行泥淖中日宿
則枕橐鞬夜食則供爨蠡身冒危厄者數而卒不少挫也
當九絲之尅僞王以下駢首就戮其它蹤蹦山谷悉以身

爲京觀不封而崇若束手就俘鹵者亡算矣公循行山箐
欷忼謂李公曰夫蠻之種剷盡矣非獨
國威亦有天道焉頑安得儔畫閣畧令千百世永永亡虞
耶則以善後事屬李公遂廷城堡置屯戍闢田賦繕學舍
諸所規創非計久遠而僅便利一時者不事矣語具不佞
所爲建武城記中今九絲之塗車擊轂人肩摩躡鞠殷殷
日夜行不絕隄塍荷鍤者如雲之屯因山爲城浚谷爲隍
與長城巨防埒險焉而武夫健兒被堅甲躍動弩守關門
而譙何建節銜命之使轄軒相錯于道是巴蜀一雄鎮矣
孰非兩公注厝力也昇
天子嘉盪平功特晉公與李公爵一級李公以參知仍視
憲大夫事頃之召公入貳樞廷贊帷幄之議李公擢廉訪

伎長蜀梟始公去父老子弟不肖公貌祿祠之伏臘率羅拜
守下願天福公如公福我民亡已時乃李公夫父老子弟
復願以李公配詣郡守曾大夫白其狀曾大夫曰此于祀
法大相應哉抑我
明故典也曩宸濠之逆王文成捍戈首鏦之乃吉守伍君
軏禔義旅以從因共匡扶九玄而免黔首于湯火今大江
以西兩公巋然並祀也夫平蠻之功何下擒悍王哉剙開
拓疆上于絕徼之外尤上世所懸萬户侯璽而求也余爲
若謁大史文以張祠事不佞執簡而嘆曰天生
社稷之繇用以紓主急捍國難者抑何耦起而叅成也辟
之左右手然或以脩首或以脩足清煖寒熱則共捄之鍥
鄉傳體則共搏之大歸衛其身使不仆耳方征蠻

詔下公必伸其孤特之見破撫爲戰誓不以險難中辭是
時獨李公決策同因之一推一輓以造亡前之績及兵解
而地斥公不憚規恢之勞營營若親造之室乃棄土綢繆
咸李公拮据力焉夫其斲擊斧斷于建事之初而爬搔擿
東于成功之後兩公精神之所灌注若共肝膽至財諝頓
領亡論矣今蜀人世世衽席亡復鋒鏑憂而
國家煙火萬里加于幅員未有之域此之爲功信圖牒盤
盂所覞燁也家尸户祝歷千百世遐思逾綿邈者蓋其報
哉不佞往聞李公身纛典軍搴旗不避矢石計其人必激
卬振矜間者以使事歸從公一再語則温然慱大君子也
口悛悛不言功而以募徙憂疲民與吏治未習者縶眉睫
可睹焉其政惇厚寬簡不務峭覈之操乃當事沈毅善斷
亡復中怵而外撓宜其建樹卓然也曾大夫者亦以九絲
功繇郡丞即拜二千石兩公亟薦其行能不佞以是益知
體國多勞臣矣萬曆六年歲次戊寅夏五月吉

崇報祠記　陳文燭

崇報祠者像都御史曾公而思報者也按祭法曰以勞定
國則祭之能禦大災則祭之乃生祠非古也其因功而禜
之思乎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此何可已焉都
蠻蓋古西南夷危巢鬼谷丘陵曼衍素患中土而于今尤
甚往往焚我宮室剽我士女掠我犍倪高珙慶符長興之
民日不堪命將胥衣冠之俗而附雕題之長矣昔天順成
化時十八萬征之而不克嘉靖隆慶間數十年撫之而未
寧安所哭策哉萬曆改元曾公撫蜀上書其畧曰

聖明御極殊方絕域重譯納貢喁喁然嚮風慕義無如蠻
之負固者臣愚以爲勦之便總兵劉顯善用兵横被口語
願明主彰使過之仁書奏
上俞允之公奮然秉鉞歲癸酉三月如叙誓師曰
天子以蠻敖害于爾百姓勦絕其命余恭行天罰嗟爾有
衆勗哉時土漢兵十四萬公以意授顯顯以身先士如身
之使臂臂之使指也遂誘縛酋阿苟等五月一日至凌霄
寨拔之六月十八日夜斬酋阿墨等至都都寨拔之時阿
二方三守九絲又阿大阻雞冠嶺九月九日乘蠻被酒斬
關而入至九絲寨拔之其破小寨以百數斬首以萬數拓
地四百里獲蜀漢銅鼓九十三面凱聞
上悅而告　廟百官稱賀晉公右副都御史廕一子大學

生總兵題而下論功行賞始張官設學列雉爲城
上命曰建武所詳在大學士南充陳公碑中嗟乎漢通西
南夷蜀父老不便也司馬長卿詰難之其言至今不廢云
彼稱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有不浸潤於澤者聖君恥之而
況蠻爲大患如今日者乎即夜郎一線三年未竟今功成
數月耳人多言征蠻不便者假令拘文牽俗如向來撫議
真以湯止沸抱薪救火耳烏能成功哉公昔尹富順徃來
叙南蠻在目中矣又 元輔荊州張公素知公才
主上問公何如人推心委任置題謗書不問公倚之如長
城操之如嬰兒得其死力以報國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
必勝之民今觀之尤信讀公宗功一記不自有其功意深
遠矣越三年召公兵部侍郎蜀人建祠于新城若干楹額

曰崇報深山窮谷龎眉皓髮之夫感泣不能去以爲極已
于水火之中也三代之兵若特兩公宜永祀茲土哉參知
李君江陳君大壯參議楊君一桂僉事羅君向辰命燭伐
石紀功燭謂公之功無論太常所書即百世口碑焉又四
君皆佐公有勞者不具論獨論其大者如此公名省至字
三甫鄧中人嘉靖丙辰進士

生祠碑記　朱　茹

蜀自山都用兵
天子宰相與士大夫屢於謀猷材猛之士屢於力農工商
之民屢於轉輸而秉鉞大臣嘗戕節未第以取反噬士大
夫遂招安之名將士負材猛而誰何農工商之民或失其
業惟

今上登極之元年岷山李公先是旣奉
命兵巡川南公自弭節川北時謀畫夙槩于衷乃與督撫
之臣協心議乎首肅內治以聾外夷于是糾官褒詰豪蠹
蘇民瘼興學校振軍容惠威兼舉吏治烝烝不至于奸而
教化行是年夏公躬冒矢石下令與二大將分扼要隘大
舉剿事用義氣鼓舞將吏奮勵志如公指授不旬日先克
凌霄秋九月九日遂大破九絲連搗雞嶺氣若猿崖翦動
諸巢穴而殄其魁桀遠邇震疊無敢我富者凱旋之日軍
不費餉禾不易場市不易肆羣黎晏如也已而察山水二
都形勢卜地之周廳環峯者立爲鎮城城中置以戍所著
以官縣得請於
朝名曰武寧而昔者屛翳荊榛之區今則雉堞有嚴晨鐘

宵柝冠裳文物章灼人人所聽山民黎黔扶携來觀者莫
不嗎嗎貽腭而樂以爲自得所歸蓋二百年來未之前覩
也當事者上其功以
聞報晉參藩兼職如初公又益殫心抒慮亟脩防守之圖
以垂久遠其前後在川南砥節守公劃嘉興利諸善政不
毄於此此其大者逾三年改取轉今臬長人人謂報不償
其功云今天下忠彊樹功之臣始平難者必易善後外難
靖者內顧無憂乃公則不然九絲峭峻谿硎連亘千里茂
林叢箐厥爭伏莽蒼間即公曳菅鞵捫蘿而登鳥道幸脫
於危者不知其幾也既熟城然地多淖溪汙泥屢陷輒染
萬堵肩心又守伍不足又自勾近地戍遣之舊適新營者
足之俾勿缺猶未也身行兵間而著有內息之[illegible]所

不能堪者公則慷慨不為動及其盪平之後公又獨居者
有年所家徒二壁立且席尚不暇煖時時出武寧巡視撫
巨寇偵之處陋宇自若蔡蜀歆艷慕焉夫公處人之所劇
難而終始盡善外內弗以渝誠有如臺疏忠誠勤慎之薦者
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勞也公既入省江陽於川南為
公節鉞鎮感公之恩更深入于其行也江陽農工商之民與
夫民之俊秀者在縉紳者以為公今雖蒞省風教徧及然
懷之不已謀永所思共捨貲鳩工庀材擬祠公於黌宮之
左其不得盡營於費者則埏尾畚土有木輓石競竭其力
以為愉快事聞於郡守馬子宗魯倅徐子繼芳李子莊暴
王子應華相與驚然曰茲非吾有司者責耶宗魯儕德公
恩又深不敢以請甚盛願也各出俸始事不旬日而祠建
四川總志卷二十七　六十六
豐棟飛甍閈挺崇楔巍然□日公之貌尊祀其中而江陽之
人咸以得斷所思為喜既□以董是役者徐子獨造余請余
記之余不佞無當李公者然□余從大夫後是習知李公遂
言曰余觀李公蓋篤行君子云公以都人士起家名進上
令廬陵有惠政拜御史直聲動中外歷藩臬名實彌加本
其養厚而器度閎遠若滄溟八萬頃空洞無涯涘焉公之心
方欿然不自以為功也而江陽之人碩欲為公張之尸祝
毋乃蓋乎畏壘之民規規感慕而俎豆之此庚桑子之所
為惡逃者也公材閣世
聖君賢相識之稔矣且看陸專席而坐論
廟謨勳翼鼎鼐之上此安足為公重竊恐井江陽之人之
所以善承公志也雖然庶民之所傾嚮僚屬及士類之所
為傳誦如此豈非眾情繫屬嶷然足稱者哉即公無是心
江陽之人之情安能欲為然余又聞之傳曰有功德于民
則祀之世之功在一時者猶可祠也矧李公功在后世者
乎祠之胡可已也故余為之記不獨以述我江陽之人之
情且以明李公之志亦將俾夫後之睹其貌而考其名者
以為之低回瞻仰想李公之英聲遐烈儀刑而程之又有
風道焉
萬曆五年丁丑四月四日也

都江堰記　陳文燭

灌縣都江堰蓋江之會云禹導江自岷山西入大渡河南
過於汶歷於灌堰在江中流為二有南河者會新津有寶
瓶口者流為三至于漢至于崇寧至于華陽故稱灌口堰
四川總志卷二十七　六十七
外低而寬堰內高而狹水勢也作堰灌田始于秦李冰司
馬遷著河渠書睹蜀之岷山大李公之功且云渠可舟行
民饗其利蜀人廟祀焉漢唐以及宋元堰法漸壞至元間
僉事吉當普鑄鐵龜民利之昭代以來屢修屢圮嘉靖間
復鑄鐵牛詳在僉事陳公鎏記中其銘曰問堰口準牛首
問堰底尋牛趾堰堤廣狹順牛尾水沒角端諸堰豐須稱
高低修減水真名言云萬曆乙亥江大溢堰盡壞成都知
府徐元氣灌縣知縣蕭奇能列狀修復巡撫都御史曾公
羅公慨然允行後先軫念巡按御史郭公慮溢深長增以
鐵柱命守丞叱而濬之自堰口以下如仙女三泊洞寶瓶五
陡口虎頭諸岸間植三十鐵柱每柱長丈餘共用鐵若萬
餘斤又樹柱以石護岸以水遇重則力分安流

天都倣古云水利食事杜公詩悉心區畫始萬暦三年十
一月越四年三月工成費金三百灌溉千里民咸歌頌御
史公適還朝復按茲地左布政使袁公隨右布政使潘公
允端按察使劉公庠參政蔡公汝賢參公淦副使王公原
相僉事甄公敬共觀厥成燭聞而嘆曰蜀稱天府號陸海
豈謂沃野不在入耶秦法作渠與井田并太史公論禹斯
二渠以引河其來舊矣如西門豹引漳水鄭當時引渭水
足利于國中原變遷閼彌爲河法多湮𣩘惟李公之堰幸
存于蜀乃二三公修之俾古人遺意千載如斯尚永賴哉
今天下事鑿者創新論怠者失故道及其不支諉曰天也
況壁有新何益焉假令人皆師古則刊山表木之勳至今
存耳寧獨一堰哉余益嘆二三公經世之智云

瀼西草堂記　陳文燭

昔人謂杜子美夔州以後諸詩蓋最工云考先生自成都
下瞿塘浮湘望洛而寓于夔門其居三徙有瀼東有東屯
而瀼西尤著地多平曠田可水稻先生出峽即易其主而
所手書券宋元間得而珍之後日荒圯萬暦改元夔守郭
君棐訪遺址檄奉節令羅綗藻新祠事肖先生像太守[illegible]
文章有記述而又請余碑焉余奉
天子璽書宣敎化例得旌揚古今忠義之士腓徊祠下不
覺泫然也憶先生獻賦特玄宗大奇之命宰相試其文拜
左拾遺乃髙自稱道先世以來多以文顯若薄揚雄枚皋
不爲者其矜誕一時有祖審言之風會祿山亂輦轂入蜀
避走二川肅宗立徃救房琯至不省録嚴武節度劒南復
[illegible]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先生久于夔及茲堂之
建其時有足悲者而史稱先生挺節不污所爲詩歌善陳
時事千彙萬狀兼而有之忠君憂國每飯不忘當時韓愈
氏高其文章光焰至長尚夫也真知言矣語曰生無一日
歡死有萬世名先生之謂乎先生襄陽人與孟浩然友善
襄陽舊有孟亭不存而峴山祠先生者亦荒今瀼西更新
比于同谷浣花可謂無關世教哉余爲迎送神曲使歌以
祀其詞曰

昔飄零兮流寓嘆遷次兮朝暮則身來兮參差其舊路

右迎神曲

二年飽兮煙霧千載焉兮香炷尚轉逢兮山靈其呵護

右送神曲

建浣花草亭記　陳文燭

浣花草堂杜工部舊居也楊文忠公記之詳矣余入蜀游
焉因嘆曰有唐至今赫赫盛哉何無以茅爲亭者乃鍾祥
劉公庠安陸楊公芷番禺王公原相餘姚周公思充肥鄉
張公思忠長洲杜公詩平定甄公敬命經歷王忠創爲之
而題曰乾坤一草亭俾嘗四年所營茅屋千載如新也余坐
其中見層軒所面即百花潭水而幽澄入戸足消客愁者
又鸂鶒飛鳥時相上下風月之夕則楂林翠竹作鳴鳴聲
如垂老之別無家之嘆忠臣義士聞者淚不可禁亭外老
樹飽歷霜雪其凌霄之狀若俯挺之之子而小之流落景
光咸在亭中假令子美有知當驚二三公知己于百世之
後矣嗟乎禄山之亂遠依嚴武在唐上元間公有大不得

已者方其茅屋爲風所破嘆曰安得大廣厦更被天下寒其壯士哉可以許稷契矣後世柰何以詩人之雄槩予美哉王忠聞余太息就溪水滌硯請余記之俾修亭者無忘詠茅之意云

修簡州濟川橋記　　虞懷忠

蜀稱天府之國劒門瞿峽列峙西東巋然控握秦楚丁丑秋予奉
命巡歷其地至則徘徊周覧緬臆昔人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誠然哉乃申飭兩關之守俾百姓得安耕鑿之業凡橋梁道途民弗便利涉者咸督有司相時修之於是簡州守駱君東韶以濟川橋爲請予與
大中丞雲澤王公躡焉爰出公錢下州修築一時官民咸

謂工程宏鉅水勢浩瀚難於爲力惴惴然恐無以底績是歲己卯春予廵視抵簡躬詣橋所目矚心計得其大都乃鼓群趨而進之曰往哉克諧乃功汝其力哉乃爲文以祭江神教民作河車以殺水勢於是前分守叅政孫君今分守叅政吴君分巡僉事李君暨駱守董皆殫厥心矢厥猷下及州之士庶亦罔不克咸厥力仍其舊爲洞者五高凡九十尺有奇橫三十二尺有奇直跨三十餘丈上爲瓦房三百餘楝用財之緡三千五百有奇匠以工計者四千五百有奇牛車丁壯以夫計者萬二千三百有奇經始於戊寅之冬迄己卯五月而落成驚濤排空屹不可動行者輒以手加額曰偉哉利澤埀萬禩矣伊公之力哉諸父老率其子弟稽首庭階請紀其事予辭不獲已則進父老弟語之曰若等覩玆橋之爲利也烏知其所自邪爾蜀地險民嚚獰目比戈靡有寧歲我
國家統壹寓内即氐羌之地設龍安郡乃松維諸夷喙息懾服今
聖天子朗金鏡燭西隅邊吏奉法黎氓按堵維玆簡人得[illegible]暇豫以建橋功庸非
朝廷力邪先是邉夷跳梁西民嗸嗸今　中丞王公建石畫遣大將出師擣之酋惡就縛烽燧無儆玆橋告成庸非開府力邪且上弗乎其政民將有失其所者又何暇及於橋今自巡守下泉州邑咸以民之心爲心壹其政刑寛其徭賦又以時修杠梁之政則橋之劃然有成也庸非諸大夫力耶廼予樂覩其成喜斯民之利濟耳何力之有焉父

老乃歸予功胡過情也抑予願諸父老各乎其情誡其志以濟民利物爲德若玆橋然又明孝弟忠信之道誨其子弟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勤勤懇懇務底成立若玆修橋然則簡之淳風當與橋並悠久勿壞諸父老曰唯唯因書爲記分守孫君坤字順夫睢人吴君善字元夫龍溪人分巡李君薦佳字伯受潁川人署州事成都郡判繆思萃州守駱東韶俱浙人州倅尹邦浚蒙自人其州士夫耆庶凡有橋功者勒名碑陰

平蠻記　　周倣

古稱西南夷之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夜郎之屬以什數都掌蠻最大都蠻雄據九絲城中出入剽刼世爲邉患而敘瀘川南之民受毒最慘粤稽志載自孔明七擒之後至

原缺第七十二葉

紀時侍御肯堂孫公繼至澄氛拯溺振威肅紀猷念參合
公知兵之可用也乃於四月初十日師次凌霄城凌霄九
絲門戶也四面削壁高薄參井而蠻王阿苟者世藪於中
馮陵鋭騁鋒莫敢當都督乃遣武舉李之實等設間十阿
阿等六名就擒尋破落豹惡淚坎二寨以剪其羽翼副使
李君率知州羅侯向辰親詣督戰廿八日分兵六枝攀藤
捫蘿以上蠻礌木石下鏢弩橫發我兵銃箭火攻迅於風
霆中傷死者甚衆蠻奔寨固守五月朔我兵橋越深溝射
爇巢門昼直搗巢穴擒蠻王阿幺兒胡大漢並蠻衆九十
有五斬首二百餘級歸被掠男婦數十獲畜一百五十頭
皮鼓器械無筭留兵二千名營守萬仞堅隘三日蕩平蠻
自是慴慴奪氣矣時天暑諸將狃於曠世奇捷遲疑不進

公檄下切責督戰益急官兵復依分部西攀都都寨都寨
九絲左臂也險比凌霄而袤廣過之六月既望都督遣土
舍龍清者爲鄉導夜登藍瀲坡奪占阿兒寨會攻高平董
木等壩大破之十七日副使李君逼樂宴以陣督兵仰攻
洪崖至絕巘大雨賞銀三千兩犒師休營十八日昧爽三
哨分兵奮擊值印壩惡夷來救堵殺至暮印夷敗走夜三
更師進巢門蠻殊死鬪我兵稍却俄而燎起環盛之蠻愕
奔匿追兵搜於兩河印壩諸處斬黑王廖王暨蠻衆六十
餘級擒奸細阿癸等二十餘名歸被掠男婦數十獲畜九
十頭銅鼓鎧甲器械無筭思遣小寨悉平仍設兵營守如
初時仲秋八月初旬也土漢精兵調集者十四萬有奇蠻
閒竊出邀我糧道公令參將胡君大賓設兵護運會夷目

大熟士卒刈禾就食恒得宿飽遂於月九日分兵五營環
攻九絲大寨都督劉君由黑帽尖山進攻其西舊帥郭君
成由印壩山進攻其南安肅大朝由得乞麥易進攻其東
壯參將張君澤由穀爆進同攻其壯都司官侯一位原遊
擊吳繼祖攻其西南與都督兵會其綜理庶務各以有司
畢侯向辰等監其事副使李君在營視帥參將王君參議
沈君僉事周君咸以攸司茭營以居蠻聞大兵至渠惡阿
大糾衆拒守雞冠嶺阿二方三拒守九絲城三酋恃壘相
望發四十里各重柵懸石滾弩礮矛以待我兵營於兩下
中不能動間有賈勇竊登者輒遭挫衂計莫知所出無何
黠渠阿大率衆來就撫實誘我輕入腹背受敵殊無實降
意公知其然即遣死士黎朝佩數入齎銀牌衣冠往諭待

以不死由是聞風詐降者二十餘寨公悉許之以攜其黨
實降夷羅萬良等二千二百各與安置被虜留者給票驗
歸絡繹相屬蠻以故互相猜疑觀望不決會天久霧雨咫
尺不辯人形公懸賞銀三萬兩以激壯士乃密諭文武諸
將曰天雨黠寨蠻度我師不能至寨明日重賜必安心駛
飲若縱兵出其不意其勢必得所欲諸將如令即選部曲
驍勇能猱升者千餘人取道夜縋上襲巳而五路兵舉引
並上拔其外柵飛礮鳴銃聲震天地蠻果於是日賽神不
虞我至也仍環結不動血戰以拒自辰至酉自相枕藉溺
墜跰死者不可勝計遂斬首八百二十七級焚碉房四
餘間生得僮婢七百五十有七畜一千一百頭歸被虜男
婦數百銅鼓十二鏢弩器械無筭巢穴一空翌日公臨

縣大饗士以勞自此之後諸將乘勝轉攻旬日九絲城寨十三大殪之二十二日克鷄冠嶺斬首六百六十七級焚碉房一千二十間生得僮婢三百八十有四銅皷十皮皷夷器無筭擒阿大阿荅王等三十餘衆於箐中餘寨十六悉平殘蠻號跳慘愴竄入後山中十月初七日官兵追至吊猴崖崖逕嶮巇不可登我兵對山起敵樓四每高層十二發鳥銃銃自上交擊蠻窘急不能支斬首四百餘級擒阿義王阿貢等一百六十名獲銅皷五牛馬夷器無筭附崖十三寨悉平初九日追至母豬寨先令降夷羅朋等

句二十七人来降尋破寨一十有二斬首六百六十三級擒方三阿祖王暨蠻衆三百九十有三獲夷器牛羊益多諸將分兵搜索山中不見蠻一人惟阿二遁於貴州境

上三道遣兵亟捕擒於大槃山下計前後破險寨六十餘處焚屋七千四百餘間斬首五千六百一十級顛墜餓死者不在是筭俘獲酋首二千六名招安二千三百八十一名開拓田土四百餘里獲諸葛皷九十有三古文銅鐵大釜各一鎗弩皮皷等器二萬七千二百有奇畜一千五百一十餘頭穀穗以挑計者二萬二千有奇歷代逋誅之孽子然幾無類矣然以三旬克焉兵不外徵才不久圕不惟紓千古神人之憤而各省苗僰之雄莫不斂手喪魄不敢復萌異志古今用兵未有奇偉神速若此者盖惟

皇上神武聖文風動遐域　秉鈞元老密勿

廟謨惟斷乃成故中丞得悉心壯猷文武將士亦克将忠自奮耶昔趙充國討先零廷議未定獨相國魏弱翁任其討可用賛漢孝宣力行之故天下後世壯充國之功而益多魏公之能知人也以今擬之何以異哉冬月書上

聖上宣捷告

廟晉公副都御史蔭一子入監凡有事文武群工咸膺休

命陛賚有差蠻既平公登覽城山椒相視山川形勝要害請建鎮城一墩堡三十有八文廟社學各一留後大將憲臣以彈壓控禦增府佐一守禦千戶所一倉驛各一守禦即以敘瀘二衛官軍充實選指揮掌所事召土人雜耕於中以藏他日募戍凡戍縣寨城名悉易其舊與民更始一新其善後永賴之策靡不周焉語在征蠻奏議中先是公初令富順督木入高邑途遇蠻刼公令左右下馬乍出乍沒蠻疑其伏也礫二渠以解即今秉鉞專征不動聲色而

大憝克清三巴宴然若罔知軍旅之事其雄畧勝筭類如此吾蜀真有遺烈是年夏建昌之捷併奏吐蕃諸夷稽首供賦爭先納欵雖禹書所載西戎即敘不足多也嗚呼盛烈時藩臬大夫左布政使鄒君按察使劉君參政王君李君董君參議汪君副使王君陳君僉事周君張君田君綦君范君羅君觀茲休美實踰前聞請刻石以示永久於是吾郡知府事徐侯元氣同知張侯元善通判陳侯表袁侯邦彥推官趙侯邦奇游侯朴造廬告僦以紀其事僦愧不能為役姑即耳目所著記者敘述其梗概云耳公楚之郢郡人世為文獻名家關西學政七林宗仰撫蜀二年[illegible]邑頌不能縷舉此特其大者爾他日勒功鐘鼎埀名竹[illegible]必有載筆能言之士書之以附

國初功臣傳後茲豈能禺一哉謹記以俟

重立褒恤祠記　郭棐

成化丙戌夏夔府督㯓于公禎死於流賊石和尚之難事聞朝議贈公夔州府同知廕一子入監讀書勅大昌縣官立祠春秋致祀賜額曰褒恤我

憲廟憐忠意諄篤若此足以風世矣後羅狀元洪先爲戰馬記表其事益赫赫炳著予壬申歲来守夔問祠則圯塌無存閱志則僅載公姓氏而死事之烈湮滅無聞予爲歔欷灑涕爰掇羅公所撰記中語申當路請以公入府名宦祠代巡還一郭公督學五岳陳公僉曰可於是公始得𩛆夔祀予因檄大昌戴尹國經復褒恤祠以光

聖典戴尹慨然任之乃度地鳩工爲祠三間門三間貌寢三間廊房十二間縱百有八十尺衡百五十尺有奇四圍樹以材木其堂宇翼然其簷阿竦然其丹堊煥然其力藉於民其費則蠲於俸越丙子春二月功告竣以復於予請予記焉予覧圖憮然曰嗟乎夫忠者臣之紀也爲臣死忠所以翊賛人紀也故死一也有足以動天地感鬼神格鳥獸立萬古之天常而正萬世之人心者曩石和尚攻巫山勢燄甚熾也司督捕者蘇州王蘭逡逡然若鼠之藏於穴曾不敢伸首一覷公憤代蘭督兵往解巫山之圍賊退攻大昌公追之賊披靡走無何公馬陷淖中賊還擊公竟不屈死焉馬自大昌馳數百里抵府號嘶甚悲衆始知公被害蘭曾不能出一緡給公後事且欲其馬爲己有馬一夕

跳躍哄蘭斃之蘭家衆憤殺死差悲哉公爲職死馬爲公死公固有臣子大義也馬何亦甘一死以報公非公忠誠之所感觸然耶烈哉烈哉予獨慨公之忠能感於馬乃不能行於寮寀又嗤蘭之奸不齒于馬烏能逸于公嗚呼一薰一蕕凛然足爲萬世勸戒矣乃世之險夫睢睢然以擠善良爲得計獨何心哉因述其大端授戴尹刻石以告後人復爲曲三章俾祀公者歌焉詞曰

虬髯蒼兮掀張馬鬣奮兮騰驤浩氣不泯兮騫天路而來翔

右迎神曲

公之心兮皎日公之節兮昌山㠊屼公來饗兮靈於赫

右饗神曲

搴靈旂兮鸞翔奠桂醑兮椒漿公不少留兮涕濕我裳

右送神曲

新建巴中驛記　郭棐

古聖人之創爲遽傳其意豈不淵然深哉大都在平天下之情而節其力至其劑調而均壹之者則存乎公天下之心心公而力可節力節而情可平三者備遽傳之政斯舉矣守土者可蔑視乎哉夔之東蜀邑爲巫山當水陸衝要其陸去楚之巴東百八十里而遥鳥道崎嶇熊山嶮峻行者苦之乃二邑夫馬徃来迢遞告憊困者婁矣曾未有思所以節而平之者予壬申春奉命守夔憇小橋進邑人詢之作而曰嗟乎情之不平力之不節孰有急乎此者乃吾人胡可萌自私自便之心愁然

不一爲之慮乎詰旦進巴東鄒尹先裕巫山葉尹文炳語
其故二尹同聲應曰是二邑士民之素心也意者其徼惠
於今乎予曰第議之至酌而行之予之責也閱數月二尹
以其議上大率夫馬原額之供巫任其六巴任其四既而
兵巡羅岡范公　方伯野庭羅公　巡按肯堂孫公　巡
撫確菴魯公僉曰是道傍之築也胡能有成吾蜀專之可
也檄下府時鄒尹以病去葉尹以被註去矣已而巫山趙
尹時鳳繼之予語以情實且曰巴東瘠邑也均任之誰艱
吾夔巫專之可也趙尹爰以其議上凡爲夫若干爲馬若
干爲廩餼費若干爲別署若干爲驛官房舍若干尋復借
同知滕城王君嘉言參酌之議既定轉白于　臺省是之乃
疏陳于

廷制曰可其定名爲巴中驛用垂有永乃下縣如前議行焉
其正署則仍小橋公館之舊增而闢之廓如也予又與趙
尹捐俸餘之餘建坊二座左曰南楚通衢右曰東川首驛
規制煥然稱壯觀矣於是二邑之民莫不嘖嘖然曰是錫
吾民更生之願也不然何能寧居徃來士大夫之出其途
者亦莫不津津然嘆曰是俾吾人有即次之安也不然何
遑寧處嗟乎是一役也人心翕然爭之何以臻茲哉亦節
其力而平其情也然非　臺省大夫公天下之心以爲心
則二邑兩持何能成事得情之速若是哉既逾年予叨轉
楚臬過馬趙尹進而曰巴中之役公寔始之可無一言以
示將來盍紀諸予曰紀哉夫節民力而平施之
聖皇優渥之澤也殫精而圖之　臺省諸大夫之公也竭
夙夜以經營之尹之力也苟喪息而均敷之二邑之人
心也何可無紀哉然前言悉之矣即古聖王致治亦不過
公天下之心節天下之力以平天下之情情平而天下之
治因之矣獨遽傳也與哉趙尹無忝曰命之矣請勒貞珉
以諗來者

禹廟記　　王廷瞻

帝王世紀及路史華陽國志揚子雲蜀記並載帝禹汶
山廣柔人也生於石紐蓋今之石泉縣云然則蜀於禹爲
發祥詩美姜嫄所當生民之初若後世號稱湯沐邑者宜有
祀考之宋嘗祀禹於石泉又嘗祀於夔門討有功張价爲
記其事而今皆湮沒矣嘻何其闕也
今上我祚脩舉廢闕興於禮樂靡德不報百物咸同於是

中丞巴陵羅公　直指隴西郭公咨覽禹跡慨然遐思言
於
朝請爲禹廟成都如秦州祠太昊之義以颺禹績稱
皇上卷卷海内平成之意
制曰可迺治祠城中越二載而告成殿廡突奕門廡翼翼
丹雘有奕肅肅藹藹若降若陟嗚呼盛哉夏后明德之遠
而
聖主之事報介介休色矣余讀書至禹乘四載同九州作
貢十有三載過門不入蓋喟然嘆息於禹烈焉然其辭雅
馴略言之及讀他傳記所載禹治水躬涉沓梠胈不及撿
濡不拾抗冠罣弗顧所入名川三百支流三千莖以
胼亡胈支不遂竅息不屬以奠民於安土所謂過廬之

不觳於此者耶至他稱尭戴鈴履已受荚河精如乘龍
委童律成光無支邾之類則又詭宇非常聞余甚異焉然
書亦稱洛出書錫禹九疇此與所稱探符授簡者異乎哉
今越之會稽山其上蓋有禹穴焉意者天授神聖以極九
州之溺而貽萬世之安事宜有之如圯橋素書穀城黃石
不必盡誣也世稱神禹有以也夫不然何其獨擅神明之號也
夫以禹之勞如彼其功若此宜祀一尊邁跡則廣柔為降
神之鄉宜祀二汧峻業則岷嶓為源原之首宜祀三今河
濟淮泗之間沿流祼獻而民間又往往家尸而户祝之而
茲土顧無祀豈以沱潛既道蔡蒙既旅數千年無壅決昏
墊之患忘其功而遂忘其報乎噫何其負而不德也夫祭
之為義有報而無祈河淮以有事而數祈瀆也江沱以安

流而弛報忘也與其忘也毋寧數數者廹於菑患無所奔
走控愬而為之不猶愈於食人之德而忘之者乎
皇帝聖哲原念本始允吞人心肇嚴蜀祀用彰明德且以
重蜀於天下萬世巴蜀吏𠷊薦紳長老莫不趨走環觀咨
嗟感激於斯廷瞻曰迺者
國家有事於河河流順軌釃沈澹菑黔首賴祉大矣哉
皇帝之功與神禹並也吾迺今而益知禹德焉祗奉
休命既告成事乃為究度天意推明祭義惕栩
聖謨告之來茲曰俾知褱于成祀云

四川總志卷之二十八

文六

碑記類

夫文而勒諸金石將以昭訓而垂遠也是故磨燕然
之崖思存櫂武沉峴山之石志在流馨矣然使言而
非文文而非實則何能久而不朽哉漢文勒于蜀者
下可考見唯獨蘆山樊守之碑巋然存焉其殆有神
物護持與唐則楊盈川表章先聖裴中立標揭武侯
而伯玉紀武東之篇傳正識太白之墓咸鏗鏘炳蔚
大放厥詞文不在茲哉

漢故朝請巴郡太守樊府君碑

君諱敏字叔達肇祖宓戲遺苗后稷為堯種樹舍潛從岐

天顧亶甫乃萌昌發周室衰微霸伯匡弼晉為韓魏魯分
為楊充賵封邑厥土河東在漢之陰或居于楚或集于梁
君續其緒華南西疆濱近聖禹飲汶茹汸總角好學治春
秋穀氏經貫究道度無文不賭於是國君備禮招請濯冕
題𠟗傑立忠謇有夷史之直卓密之風鄉黨見歸察孝除
郎永昌長史遷宕渠令布化三載遭離母憂五五斷仁大
將軍辟光和之末京師復擾雄拆綏纓冠既同賞封抉長
驅畢走枕比國復重察辭病不就再奉朝聘十辟外臺常
為治中諸部從事舉直錯枉譚思舊職彈兇糾貪務鉏民
穢患苦改俗喜怒作律案罪殺人不顧倡檄告于僚屬敢
若此者不入其門州里僉然號曰吏師季世不祥米巫凶
瘧續蟲青羌姦狡並起陷附者衆君執一心賴無洿耻沒

辟司徒道辭不隔牧伯劉公二世欽重表擢邑郡後漢建
秋老乞身以助義都尉養疾閭里又辟舊義校尉君仕不
爲人祿不爲己桓桓大度禮蹈其首當窮台鼐松喬協軌
八十有四歲在叶洽紀驗期臻奄曶藏形凡百咸痛士女
涕泠臣子哀銜刊石勒銘其辭曰
於戲與考經德炳明勞謙損益耽古儉清立朝正色能無
撓廣威恩御下持滿慮盈所歷見慕遺歌景行書載俊乂
股肱幹楨有物有則模楷後生宜參鼎鉉再建皇靈出經
阨險鬼方不庭所戰節足輕寵賤榮故敕天選而捐陪臣
晏嬰邶殿留侯距齊非辭福也乃辟禍兮亂曰渾元留像
岱山瀆冶匠兮金精火佐寔生賢兮豈欲救民德彌大兮遭
遇陽九百六會兮當舉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冕神詒

兮　建安十年二月上旬造石工劉武良鐫書

樊敏碑跋　　　　程勱

皇上勵精更化以揚祖宗之大烈蜀當京師文老源涕太
息思欲復見漢官威儀之時而僕仕於盧山天下最窮
處適得建安十年巴郡太守樊君故碑於荒山榛莽間
亟作大屋復其上表而出之目其額曰巴郡太守樊侯
之墓嗚呼碑陰所記崇寧壬午距今五十八年而人之
任斯邑者皆吾鄉人扶倒植仆偶相似然豈物之廢興
固有數耶紹興已卯眉山程勱懋傳書

樊敏碑跋　　　　楊慎

漢碑多不著作碑文人姓名而此碑之末續書建安十年三
月上旬造石工劉武良鐫何也曰古人以鐫石爲一

事故書之以傳魏受禪碑書臣鍾繇鐫以一代貴臣文宗而親躬
鐫之役古人之重大節而必欲永其傳如此顏魯公書桓令家
僮鐫之李北海書碑多手自鐫其云元省已刻或云伏靈芝刻
或云黃鶴仙刻皆北海自鐫也今之立碑草草而付之拙劣之
書鐫者又非良工宜其貽庾子山驢鳴犬吠之誚矣

新都縣學先聖堂碑并序　　唐楊炯

敘曰銀衡用九天門壓西北之荒銅蓋虛三地戶折東南
之野迥七星於上列太清不能潛混茫之機環四海於中
州巨塊不能秘生成之業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擬諸形
容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行其典禮靈圖廣運百姓日用
而不知神理潛行萬方樂推而不厭古者熊山南眺金崇
橫上帝之居鳳穴西臨玉室考炎皇之宅五龍乘正按天

讖以希微六羽提衡驗星謠而罕譭洎乎尊盧赫胥之代
驪連栗陸之君皇名邁於上玄帝圖始於中葉莫不憑三
靈之寶位鼓舞陰陽籍六合之尊名裁成宇宙未有貴而
無位傳而無名大禮由其再造至樂出其一變蕩蕩乎人
無得而稱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若夫司徒立勳於天地
還承帝嚳之家微子開國於商周仍纂成湯之業雖玄禽
曆數推移於景亳之都而白馬旗裳赫奕於風丘之國由
是千年有屬萬物知歸乾坤合而至德生日月會而明靈
降奎婁胃昴風駈白虎之精角亢房心雲觭青龍之祉君
王異表儀石紐而法丹陵輔相殊姿狀皋陶而圖子産豈
上繫乾象摛光芒於北斗之宮括成地形騰精氣於東山
之曲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神冥造化德合陶鈞

幾沖用於生知運幽幾於性道窮庶事之終始恊庶品之
自然覩者不識其靈仰者不知其德步一光於太極照耀
三門含萬象於中區聲名萬國惟深也能通天下之志惟
幾也能成天下之務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道尊
德貴拌餘同塵始於中都宰終於大司寇能使長幼異節
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僞奸雄獨立初明兩觀之誅
政教大行仍赦同狴之罪盟齊侯而歸四邑夷不亂華黜
季氏而覆三都家無藏甲非天下之至剛其孰能與於此
青光歇滅赤錄衰微一注爲海岱之尊一戰有河陽之覇
故得三王不相襲禮亡於寇戎五帝不相沿樂入於河海
是以哀生靈之版蕩痛寓縣之分崩歷聘諸侯栖皇異國
其爲大也法象莫之能容其爲高也黎元莫之能覩時非

我與遂厄宋而圍陳道不吾行終樂天而知命非天下之
至柔其孰能與於此太山不辭土壤故能成其高滄海不
讓細流故能成其大自季孫之賜我也交益親矣自敬叔
之乘我也道彌尊矣於是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金人
右對仍觀太廟之階斧扆前臨還訪周公之位然後刪詩
書而讚易象動天地而感鬼神運百代之舟車開千齡之
戶牖是故雷精日角闡道德而樞衣月類山庭奉琴書而
撰杖非天下之至文其孰能與於此智以藏往有感而必
通神以知來無微而不照論五行於帝輔稽觀太皞之先
探七廟於天災預察聾王之過星流十月徵曆象於衰周
日沉三江採謳謡於羈楚神無方而易無體聖人通變化
之津河出圖而洛出書聖人晤興亡之兆非天下之至明

其孰能與於此極天蟠地之禮周旋揖讓之規百神於是
曾昌二儀以之同節非禮無以別父子兄弟親踈之序非
禮無以辯君臣上下長幼之位本之於元氣徵之於太古
定足以法於九圖道足以用於八極服先王之制度出紅
紫而無施欽上帝之明威感風雷而有變非天下之至恭
其孰能與於此五行四氣十二月還相爲本五聲六律十
二管還相爲宮至音將簡易同知廣樂與神明合契盛於
中國還陳武濩之容奄有四方自得天王之操南風奏雅
知大舜之溫壯里宣淫黜殷辛之暴非天下之至和其孰
能與於此悲夫日中則昃動靜之常也月滿則虧盈虛之
數也自太平王佐委龍乾於芳年禮義覇臣推獸文於華
月則知天之將喪也則知道之將廢也雖復頹山壞木兆

悲歌於兩楹夏棟周墻隙盛則於三禮猶浹文明焰爛百
王知察變之機鐘石鏗鏘萬代挹希聲之樂信可謂備物
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者莫大於聖人也既而三河失
統九州之寶幣不歸四塞提衡萬里之長城繼作星袄山
祲乾象暗而恒文乖禮壞樂崩彝倫斁而舊章缺洎夫碭
山休氣潛膺赤帝之圖沛國真人密召黃星之錄尊儒臧
之厚級崇啟聖之榮班學校於是大興文武由其不墜年
當晉宋運拒周隋太山覆而崑崙倒天柱傾而地維絕三
重赤輦還闕爭戰之端千里黃埃滯有干戈之務亂罹瘼
矣黔首何依王室蠢然蒼生無主閭閻匝地令來爲講武
之場荆棘參天昔日作談經之市皇家撥亂返正應天順
人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一撫愴而掃欃上廓鵬雲決

河海以澄奸下清鰲極今天子握乾象運洪鑪星重輝海
重潤乾廻壯列垂衣裳於太紫之垣日出東方備法駕於
中黄之道溟涬之無天無地盡入提封伯陽之有物有象
咸乘禮節太階三襲明瑞氣於朱符中極四游發祥光於
玉燭東膠西序雲閣蓬丘國號陶唐家成鄒魯遂使西山
童子陳詞謠於璧水之前南國老人受几杖於環林之下
乾坤之大德行矣皇王之盛節明矣江亦鄗黍晨昏薦帝
之祥鳳穴麟州愍刻因天之瑞乃乘輿選吉日協靈辰詔
風伯以行觀促雷師而出豫房爲天駟仍施列缺之鞭斗
爲帝車即動招搖之柄奠玉帛奏金絲登介丘下梁甫擁
神休而尊明號莫之與京按玉冊而考銀繩于斯爲盛於
是迴輿轉旆臨曲阜之郊鐵駐蹕停鑾訪雲壇之軌跡若

使九原可作大君得鄒廟之才千載有知夫子記風雲之
會耶以乾封元年追贈太師禮也咸亨元年又詔曰宣尼
質縱自天體膺上哲合兩儀之簡易爲億載之師表碩惟
寢廟義在欽崇諸州縣廟堂及學館有破壞并先來未造
者遂使生徒無肄業之所先師闕奠祭之儀久致飄零深
非敬本宜令州縣速加營葺新都學廟堂者奉詔之所立也
因三農之暇陳復道之規考幃帳於西京訪埃塵於東魯
梅梁桂柱深沉風雨之牆鏤檻文梠曠望江山之表納[illegible]
雲於上棟白日非遙披濁霧於中階青天在瞩雕鐫[illegible]
窮妙飾於重欄山海高深盡靈姿於反宇門生偘偘如陪
文杏之壇胄子[illegible]若預崇蘭之室每至南方二月草樹
非滋壯陸三秋品烟隍落莫不列蘋蘩於上席行禮歡[illegible]

質明奠椒桂於鐏宁敬神明於如在爾其邑居重複原野
平蕪出江干之萬里入參星之七度龜城藹鵲煥繁霞於
百尺之樓蛟浦澄澄洗明月於千秋之水文翁舊學日往
年歸劉禪平堂烟荒霧慘武侯龍伏猶觀八陣之圖壯士
地崩仍辯五丁之石左巴右獠之勝域陸海二江之奧壤
大都督周王天皇第八子也玄元繼天而作降仙才於玉
斗之庭武昭應運而生開霸業於金城之域五潢高映派
滋液於咸池十日旁羅散光華於若木星懸帝子逕澄井
絡之郊岳列天孫遠控彭門之野姬公以明德之重行寶
化於周南曹植以懿親之賢發金聲於魯壯通議大夫行
長史南陽釆恒隋十二衛大將軍榮國公之元子申侯太
岳鎮其靈褉傳説長河昭其神彩麗七元蓄西申之逸羽

始踐題輿管公明絆東道之雄姿初臨別乘朝議大夫守
司馬宇文純左衛將軍靈州都督之次子台門帠族傳呼
棨戟之榮玉質金相海若河宗之寶庚冰清識得嚴令而
非常桓溫貴遊無車公而不樂縣令鄭玄嘉榮陽人也東
周玉裔北海金宗列矛戟之森森吐風流而蒨蒨尺兵不
用暇丘有上德之君抱鼓希聞洛陽有神明之宰丞京兆
韋德工主簿扶風馬仁礪尉清河張嗣明壯地傳懷愛等
荆藍灼爍鄧杞扶疎許玄度入風月之清闗郭林宗獲神
仙之妙境南昌晦跡共梅福而齊衡左部韜貞與喬玄而
等列博士張玄鑒助教費仁敬等碧雞雄辯則江海沸[illegible]
曰鳳宏辭則烟霞噴薄一州閑道親居典學之官四子乘
賦來聽中和之曲圓冠列侍執巾褰於西階大帶諸生受

詩書於壯面泮宮之上更聞通德之門小學之前後見蒸
陜之市卿望等魚文驥子震輝於平原漳女巴姬騈羅於
中郎杜陵亭長終成輔相之才桐鄉嗇夫且著廉平之號
莫不公私務隙即聽絃歌陰雨時閑仍觀俎豆逍遥城郭
拜夫子之靈祠髣髴風塵見夫子之遺像天道之機衡莫
測下問書生陽精之遠近未知來求小子常仁不讓思齊
於上古之名遊聖難言有愧於中郎之石其辭曰
太虛寥廓洪鑪噴薄上綴三宮旁清八洛亥津獨化聖人
攸作虵柱爲居龍門是託爰清爰淨惟寂惟寞
龜識龍名魚圖表靈火紀雲紀天正地正君臣禮制宇宙
輝明文武既沒成康遂行群飛海水若羽天星
王筐曾裔金符遂系鐘石雖遷山河不替乾坤降德陰陽

合契虎嘯風清龍騰雲逝三光載衍萬方攸濟
魯道既昏綿綿若存祿移公室政在私門學而方仕讓而
彌尊聽之也厲即之也温義責齊國刑懲季孫
多能惟聖道廢惟命天下莫容諸侯走聘至於是國必聞
其政亡義立身温恭成性不圖爲樂終悲擊磬
九野八方栖栖皇皇從周返魯考夏觀商先王道術夫子
文章可久可大爲龍爲光星銜入室月旱升堂
智周通塞神兼語默頎然而長默然而息漢承周運胡亡
秦國察往知來研精戊德無必無我自南自北
萬象皆宗千靈共同惟變所適居常待終樂天知命匪我
求蒙壯辰之壯東海之東百王遺訓萬世餘風
時亡玉斗運鐘陽九周卅龍沉秦原鹿走生人春居道路

鉗口禮樂崩頹典章殘朽萬邦請命三靈受手
日角升圖坐精應符載揚風教重闡規模數遷三國年當
五湖星芒夜指月暈朝枯環材推折璧沼荒蕪
赫矣高祖粤若稽古丕式文王照臨下土地維旁綴乾紘
上補鯤化三千龍飛九五爰矢列聖重規襲矩
我君文思念兹在兹金鏡八海珠囊四時三雍九空秋禮
冬詩絳帳語道青衿質疑載垂仙渙廣創靈祠
丕圖按籍遠求陳跡玉檻烟開金牕雨闢睟儀偘偘雲居
寂寂弟子摳衣門人避席階列蓋簪庭羅絲石
地接臨邛山横劍峯滇池躍馬沮澤蟠龍中挫擊節高門
打鐘陰靈肸蠁文雅雍容書池必變講席當東
今遠古往寂寞無尚太山既頹吾將安仰梁木斯壞吾將

安倣畀代風行殊塗影響敢立言而徵聖冀得意而忘象

唐人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并序　唐范傳正

驥騄筋力成意在萬里外歷塊一蹶斃於空谷唯餘駿骨
價重千金大鵬羽翼張勢欲摩穹昊天風不來海波不起
塌翅別島空留大名人亦有之故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
之謂矣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隴西成紀人絕嗣之家難求
譜牒公之孫女搜於箱篋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數
行紙壞字缺不能詳備約而計之凉武昭王九代孫也隋
末多難一房被竄于碎葉流離散落隱易姓名故自國朝
以來編於屬籍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僑爲郡人父客以逋
其邑遂以客爲名高臥雲林不求祿仕公之生也先府君
指天枝以復姓先夫人夢長庚而告祥名之與字咸所取

象受五行之剛氣叔夜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逸瓌
奇宏廓拔俗無類少以俠自任而門多長者車常欲一鳴
驚人一飛沖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負不
拘常調器度弘大聲聞于天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玄宗
明皇帝降輦步迎如見園綺論當世務草荅蕃書辯如懸
河筆不停輟玄宗嘉之以寶牀方丈賜食於前御手和羹
德音褒美褐衣恩遇前無比儔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
司言之任多陪侍從之遊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
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仍命高將軍扶以
登舟優寵如是既而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愛其才或慮
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恐掇後患惜而遂之公
以為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永息機用安

能斂䘵䘵者蘇而復上扎脫屣軒冕釋羈韁鏁因肆情性
大放宇宙間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自當作詩非事
於文律取其吟以自適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將不可求之
事求之欲耗壯心遺餘年也在長安時秘書監賀知章號
公為謫仙人吟公烏棲曲云此詩可以哭神鬼矣時人又
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為酒中八仙
朝列賦謫仙歌百餘首俄屬戎馬生郊遠身海上往來於
斗牛之分優游沒身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境終年
不移時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而不自得也晚歲渡牛
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盤桓利居竟卒於
此其生也聖朝之高士其往也當塗之旅人代宗之初搜
羅俊逸拜公左拾遺制下於彤庭禮降於玄壤生不及禄

殁而稱官嗚呼命歟傳正生唐代甲子相懸常於先大夫
文字中見與公有潯陽夜宴詩則知與公有通家之舊早
於人間得公遺篇逸句吟詠在口無何叨蒙恩獎廉問宣
也按圖得公之墳墓在當塗邑因令禁樵採備灑掃訪公
之子孫欲申慰薦凡三四年乃獲孫女二人一為陳雲之
室一乃劉勸之妻皆編戶甿也因召至郡庭相見與語衣
服村落形容朴野而進退閑雅應對詳諦且祖德如在儒
風宛然問其所以則曰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而卒有
兄一人出遊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無官父歿為民有
兄不相保為天下之窮人無桑以自蠶非不知機杼無田
以自力非不知稼穡況婦人不任布裙糲食何所仰給儷
于農夫救死而已久不敢聞於縣官懼辱祖考鄉閭逼迫

忍恥來告言訖淚下余亦對之泫然因云先祖志在青
山遺言宅兆頃屬多故殯於龍山東麓地近而非本意墳
高三尺日益摧圮力且不及知如之何聞之憫然將遂其
請因當塗令諸葛縱會計在州得諭其事縱亦好事者學
為歌詩樂聞其語便道還縣躬相地形卜新宅于青山之
陽以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遷神於此遂公之志也
西去舊墳六里南抵驛路三百步北倚謝公山即青山也
天寶十二載勑改名焉因告二女將改適於士族皆曰夫
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既失身於下俚仗威德乃求援
於他門生縱偷安死何面目見大父於地下欲敗其類所
不忍聞余亦嘉之不奪其志復井稅免徭役而已今士大
夫之葬必誌於墓有勳庸道德之家兼樹碑于道余才術

貧匱不能兩致今作新墓銘輒刊二石一寘于泉扃一表
于通路亦峴首漢川之義也庶芳聲之不泯焉文集二十
卷或得之於時之文士或得之於宗族編緝斷簡以行于
代銘曰
嵩嶽降神是生輔臣蓬萊謫真斯爲逸人晉有七賢唐稱
八仙應彼星象唯公一焉晦以麴櫱暢於文篇萬象奔走
乎筆端萬慮泯滅乎罇前卧必酒甕行惟酒船吟風詠月
席地幕天但貴乎適其所適不知夫所以然而然至今尚
疑其醉在千日寧審乎壽終百年謝家山兮李公墓異代
詩流同此路舊墳卑庳風雨侵新宅爽塏松栢林故鄉萬
里且無嗣二女從民永於此猗歟琢石爲二碑一藏幽隧
一臨岐岸深谷高變化時一存一毀名不虧

梓州射洪縣武東山陳居士碑　唐陳子昂

君諱嗣字弘嗣其先陳國人也漢末淪喪八代祖祉自汝
南仕蜀爲尚書令其後蜀爲晉所滅子孫避晉不仕居涪
南武東山與唐胡白趙五姓置立新城郡部制二縣而四
姓宗之世爲郡長蕭齊之末有太平者兄弟三人爲郡豪
傑梁武帝受禪網羅英豪拜太平爲新城郡守尋加本州
別駕弟太樂太蒙蒙爲黎州長史督護南梁二郡太守太
樂爲本郡司馬即君之高祖父也生曾祖方慶好道不樂
爲仕得墨子五行秘書于武東山生烈祖湯仕郡爲主簿
遇梁季喪亂遯世不仕生皇考廣廻廻早卒君即廻之第
三子也少孤而有純德恭已餝行一日三省家世本以情
白崇德追君之孤素業空矣君有仁兄養母以孝君充順
至行同勤苦節夏不避暑冬不避寒烝烝服事行年四十
有五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無餘力也以
是不峠於道逮親終沒春秋已高從仕不可以養矣乃輟
干祿之學脩養生之道山巖高居農野求歲雅聞漢有王
丹者放居不仕家累千金以自奉田稼勤者載酒肴從之
閭里承化以相懲沮乃歎曰彼王丹者是亦爲政矣其爲
政也由是始考林澤闢良田習山書務農政天道時變
道化成丘陵泉藪星歲雲物靡不用心也原田每每稷
稷汶陽之稼如雲矣春日載華歲聿其秋白露時降
穀收熟君常乘平肩轝省農夫饋田畯刑以肅墮惰以
勸若孫吳之用兵鷙鳥之搏擊也淖彼碩田歲取千千
君廪實崇禮節恤惸寡賑窮乏九族以親之鄉黨以歡之

居十餘年家累千金矣其鄰里有婾衣食帶刀劍推埋胠
篋之類鬬雞走狗之豪莫不靡下風馴雅業曰里有仁焉
吾何從也遂頓游巖之節肅恭儉之規脩孝悌餝廉恥將
欲較君之素業也君時年已耳順素無經世之情林園遺
老玄默忘歲遂保先君武東山之故居行不由徑非公事
未嘗至於州縣也昔襄陽有龐德公谷口有鄭子眞東海
上覇西山蜀才皆避人養德退耕求志軒冕不可得而羈
憂患不可得而累迨于我君作者五人矣於戲古者至人
不利苟得不務近貴量腹而食度身而衣非其道萬鍾不
足營也匪其榮五鼎不足催也躬勤耕稼植其杖而耘不
恭子路之問省其豈我君之徒歟緜緜羅網其萬鴻翅
遭竹竿[illegible]穆幽龍其與禍敗之遐絕胡越然則兩[illegible]

亦免於蘭焚二老不免於敍歎其近貴利耶夫上無愛恤
下無饑寒合道以制嗜欲遵命以順生死仁以愛身智以
護德俾爾耆而艾俾爾昌而熾君子保之以永壽考非我
君子享年八十五太歲壬辰五月十三日考終厥命誡曰
啓余手啓余足我門人有言珠玉而瘞之是暴骸於中
原古者不封不樹後代聖人易之以棺槨吾不敢違聖人
可其棺槨而已斂以常服𦵏在丘壠吾將庶幾以奉先人
之清業也有子某乙等皆能祗奉遺訓非從流忘長壽二
年龍集癸巳某月某朔日玄月載踰小光時吉始啓殯昭
告奉遷於舊塋武東山之陽禮也鄉里會葬者千餘人皆
涕泣號慕悲純德之不見咸曰君子沒矣仁何以名陵壑
不朽匪唯須聲小子不敏謹述鄉人之教其辭曰

肅肅我祖國始於陳中裔淪喪泊此江濱山川隆鬱析鬼
譽孟挺生君子於鑠元真唯孝肅悌唯仁善鄰樂我耕稼
忘我簪紳芸芸田數歲也其春農事方作君子福勤孰為
夫子植杖而耘弋者何慕鴻冥高雲楚狂懼世夷叔求仁
良圖終矣不考于身我異於是非隱非淪與化隨運安排
委伸天年既沒長夜何辰聖達不免宇宙同塵桐棺三寸
豈我窶貧自古有禮吾從聖人嗟爾百代子子孫孫嚮奉
自吝天道無親思我松栢恭儉是遵

諸葛武侯祠堂碑　裴度

度嘗讀舊史詳求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得立
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丞相諸葛
公高其人也公本系在簡冊大名蓋天地不復以云當漢
祚衰陵人心競逐取威定霸者求賢如不及藏器在身者
擇主而後動公是時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我未從虎時
稱臥龍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荊州平心與元德神交
泊乎三顧而許以驅馳一言而定其機勢於是翼扶劉氏
纘承舊服結吳抗魏擁蜀稱漢政刑達於荒外道化行乎
域中誰謂阻深敵為強國誰謂逕脆勵為勁兵則知地無
常形人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在鎔故九州之地魏有其
七我無其一由僻陋而谷雄圖出封疆而延大敵財用足
而不曰浚我以生干戈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底定南方
也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震懾諸夏也不敢角其勝負而
止候其存亡法加於人也雖死從而無怨德及於人也雖奕
葉而見思此所以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矣若其人存

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傾而陳壽之評未極其能事
崔浩之說又詰其成功此皆以變詐之畧論節制之師以
進取之方語化成之道不其謬歟夫委棄荊州不能遂有
三郡此乃務增德以吞宇宙不黷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
據武功分兵屯田謀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期雜
乎居人如適廬邑彼則喪氣我方養威若天假之年則繼
大漢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難矣且權傾一國威震八紘上
下無異辭始終無愧色苟非運膺五百道冠生知曷以臻
於此乎故玄德知人之明者倚伏曰魚之有水仲達好人
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才度每迹其行事度其遠心頗嘗
短札以排群議而文字蚩鄙志願未果元和二年冬十月
聖上以西南奧區寇亂除學罷昨未息汚俗未清繇我股

肱爲之父母乃召相國臨淮公由秉鈞之重承推轂之寄
戎軒乃降藩服乃理將明帝道陬落綏懷濟暢仁風閭閻
滋殖府中無留事宇下無棄才人知嚮方我有餘地則諸
葛公在昔之治與相國當今之政異代而同㴻矣度諗以
肅薦獲祭管記随旌旄而爰止望祠宇而脩謁有儀可象
以赫厥靈雖徽烈不忘而碑表未立古者或拳拳一善或
師長一城尚流斯文以示來裔况如仁之歎終古不絕其
可闕乎乃刻貞石庶此都之人存必拜之感云爾銘曰
昔在先主思啓疆宇擾攘靡依英雄無輔爰得武侯先
定蜀土道德城池禮義干櫓煦物如春化人如神勞而
不怨用之有倫柔服蠻落鋪敦渭濱攝跡畏威雜居慄
仁中原閉食不測不充以待可勝允臻其極天未悔禍公

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隕反旗鳴鼓猶走司馬死而可
作當小天下尚父作周阿衡佐商燕齊管晏摠漢蕭張易代
而生易地而理遭遇豈約亦皆然矣烏虖奇謀奮發美
智夭遏吁嗟乎立咸受罰謫闕之痛之或泣或絕甘棠
勿翦駢邑斯奪録是而言殊途共轍本於忠恕孰不感
悦苟非誠懇徒云固結古栢森森遺廟沈沈不殄禋祀
以迄于今靡不駿奔若有照臨蜀國之風蜀人之心錦
江清波玉壘峻岑入海際天如公德音元和四年記

賜脩蜀堰碑　　元揭傒斯

江水出蜀西封徼外東至于岷山而禹導之秦昭王時蜀
太守李冰鑿離堆分其江以灌川蜀川蜀以饒自秦歷千
數百年所置衡薄蕩齧大爲民害有司歲治隄防百一十
二所役兵民多者萬餘人少者千人其下猶數百人人十
十日不及七十日雖事治不得其休息不役者日三緡富
屈於貲貧屈於力上下交病會其費歲不下七萬緡毫髮
出於民十九藏於吏槪其所入不足以更費今上皇帝即
位之明年僉四川廉訪司事吉當普巡行周視得要害之
處三十有　餘悉罷之且召灌州判官張弘計曰若甓之
石則役可罷民蘇弊除胡憚而莫之爲弘曰公慮及此生
民之福國家之幸萬世之利也弘請出私錢試以小堰堰
成水暴漲堰不動乃具文書會行省及蒙古軍七翼之長
郡縣守宰鄉遂之老各陳便宜皆曰便復禱于冰祠與神
約昔鑿離堆以富川蜀建萬世之利神功也今水失其道
民失其利吏棄其職若此而神弗之救是神之惠弗終也

神充相予于治弗予相請與神從事卜之吉於是徵工發
徒以至元改元十有一月朔肇事于都江堰都江即禹鑿
之處分水之源也鹽井關據其西南江南北皆東行北舊
無江冰鑿以避沫水之害中爲都江堰少東爲大小釣魚
磯又東跨二江爲石門以節北江之水又東爲利民臺臺
之東南爲侍郎楊柳二堰其水自離堆分流入于南江南
江東至鹿角又東至金馬口又東過大安橋入于成都俗
稱大皂江江之正源也北江少東爲虎頭山爲鬭鷄臺臺
有水則尺爲之畫凡有一水及其九其民喜過則憂盡沒
其則則民困乃書深淘灘低作堰六字其旁爲治水之法
皆冰所爲也又東爲離堆又東過凌虛步雲二橋又東至
二石洞釃爲二渠其一自馬騎東流過郫縣入于成都古

謂之內江今府江是也其一自三石洞北流過將軍橋又
北過四石洞折而東流過新繁入于成都古謂之外江即
冰所穿一江也南江自利民臺有支流東南出萬工堰又
東為駱駝又東為碓石綂青城而東鹿角之北涯有渠曰
馬坝東流至成都入于南江渠東行二十餘里水決其南
涯四十有九歲疲民力以塞之乃自其北涯鑿二渠與楊
柳渠合東行數十里復與馬坝渠會而渠始安流自金馬
白水新興至三利十二堰北江三石洞之東為外應顔上
五斗諸堰外應顔上之水皆東北流入于外江五斗之水
南入于馬坝渠皆內江之支流也外江東至崇寧亦為萬
工堰堰之支流自北而東為三十六洞過清白堰東入于
彭漢之間而清白堰水潰其南涯延袤二里餘有司因潰

以為堰堰壞乃疏其北涯舊渠直流而東罷其堰及三十
六洞之役嘉定之青神有堰曰鴻化則授成其長吏使底
其功應期而畢若成都之九里堤崇寧之萬工堰彭之堋
口豐潤千江石洞濟民羅江馬脚諸堰工未及施而召亦
責長吏農隙爲之諸堰都江及利民臺之役最大侍郎楊
揶外應顔上五十次之鹿角萬工駱駝碓石三利又次之
而都江又居大江中流故以鐵萬六千斤鑄為大龜貫以
鐵柱而鎮其源以捍其浮槎然後即工諸堰皆甃以山石
範鐵以關其中取桐實之油刀麻為絲和石灰以苴罅
漏禦水潦岸若崩者密築江石以護之上植楊柳旁種蔓
荊櫛比鱗次賴以為固蓋以數百萬計所至或疏舊渠而
導其流以節民力或鑿新渠而殺其勢以益民用遇水之

會則為石門以時啓閉而泄畜之凡智力所及無不爲也
初郡縣及兵家共掌都江之政延祐七年其兵官奏請獨
任郡縣乃以其民分治下流諸堰廣其增脩而大其役民
若之至是復合焉常歲獲水之用僅數月堰輒壞今雖緣
渠所置碓磑紡績之處以千萬數四時流轉而無窮其始
至都江水深廣莫可測忽有大洲湧出其西南方可數里
人得用事其間入山伐石崩石已滿隨取而足用所向皆
然蜀故多雨自初役至工畢無雨雪故力省而工倍而民
不知勞若有相之者亦其忠誠所感如此致使天子賜酒
之使相望于道臺省觀工之檄不絕于使所溉六州十二
縣之民咸歌舞焉而下自郡縣上至藩部惡其害已且疾
且怨或決三洞之水以灌其次或毀都江之石以壞其成

撓之百計不撓益固甫五越月大功告成百一恒費民永
休饗古未有也而吉當普會以監察御史召省臺上其功
詔臣傒斯紀之於碑臣聞水先五行食首八政九疇之叙
其次可觀矣夫水者衣食之源也然所以為利亦所以為
害在善導之而已禹平水土循已溺之后稷播種猶已饑
之萬世有稱焉是故為政不本於農不先於水是為不知
務是謂冥行之臣李冰一作離堆民受其賜吉當普一修其
業神且不違彼失其利而欲廢之不亦畢乎惟吉當普才
大而敏德愛深而知遠不枉其道不屈其志臨難忘身為
國忘家安於命而勇於義而知所先務故事可立而功可
建其在四川請罷鹽運司正鹽井之法以去奸利置安撫
司以撫四方流寓之民使安其耕鑿及居臺端知無不言

言無不合誠國之寶也判官張弘弼智竭慮終始克相其
志雖百折而不悔亦今之賢有司書足役也石工金工皆
七百人氷工二百五十人徒三千九百人而蒙古軍居其
二工糧爲石千有奇石之材取于山者百萬有奇石之灰
以斤計六萬有奇油半之鐵六萬五千麻五千最其工之
直物之賈以緡計四萬九千有奇皆出於民之庸積而在
官者餘二十萬一千八百緡責灌守以貸于民歲取其息
以備祭祀若淘灘修堰之供仍蠲灌之兵民常有隘役以
專其堰事嗚呼後之涖此土者尚求監于茲勿怠其政藥
其事以爲民病以為國家憂

塗山古碑　元賈元

至正十五年三月初四日涪陵賈易巖撰華陽誌云諭郡

塗山禹后家也古廟廢宋至壬辰郡守費著仍建廟嘗考輿
于塗山之說一謂在此一謂在九江當塗東漢郡志云塗山
在巴郡江州杜預考曰巴國也有塗山禹廟又古巴郡志云
山在縣東五千二百步岷江東折高七里周圍二十里酈道
元水經云江州塗山有夏禹廟塗后祠九江當塗亦有之杜
預所謂巴國江州乃今重慶巴縣則江州非九江之江州漢
史蜀志有稽至今洞曰塗洞村曰塗村灘曰遮夫后曰啓母
復合帝王世紀蜀本紀華陽國志元和志等書參考之禹
乃汶山郡廣柔人其母有莘氏感星之異生禹于石紐廣柔隋
改廣柔爲汶川石紐在茂州域隸石泉軍所生之地百里夷人共
營之不敢居牧靈異可畏禹爲蜀人生于蜀娶于蜀古今人情不
大相遠道江之役往來必經過門不顧爲可憑信先是帝會大九
曰昌意爲黃帝次子娶蜀山氏生帝顓頊顓頊生鯀鯀生
帝帝之娶于蜀又有自來入謂蜀塗山肇自人皇爲蜀君
掌塗山之國亦一徵也至會諸侯于塗山當以九江郡者
爲是東漢郡志云山在當塗杜預云在壽春東北今在禹
會村柳子有銘蘇子有詩且于天下稍向中會同於此宜
矣通鑑外紀亦云禹娶塗山之女生子啓南巡狩會諸侯
于塗山如是則娶而生子生子而後南巡南巡而後會諸
侯娶則在此會則在彼次序昭然會稽乃致群臣之地或
崩葬之所故有禹穴所謂塗山一曰棟山一曰防山紛紛
不一太平及晉成帝世當塗之民徙居于此故亦名其縣
曰當塗好事者援此以爲說而實非塗山世次綿遠地名
改易煩亂傅會不足徵況會稽當塗在禹時未入中國禹

安得娶彼哉今特辨而正之庶祠廟之建得其本真而禹
后受享于誕生之地尤不可闕爾

成都杜先生草堂碑　國朝方希古

上之立言爲天下後世所慕者恒以畜濟世之道絕倫之
才困不獲施而於此焉寓之故其氣之所至志之所發浩
乎可以充宇宙卓乎可以質鬼神非若專事一藝者之陋
狹也荀卿寓於著書屈原寓於離騷司馬子長寓於史記
當其忭鬱感慨無以洩其中各託於言而寓焉是以頓挫
揮霍沉醇雄偉靡不臻其極致卒之震耀千古而師表無
極苟畀畀然竭所能以效一藝雖至工巧亦技術之雄而
已耳烏足與大儒君子之寓於文者並稱哉少陵杜先生
在唐開元天寶間懷經濟之具而弗得施晚更兵亂益爲

詩所偏奇由是歛所得於古人者悉於詩乎寓之其言似
[illegible]然類度跨六合辭高旨遠兼衆長而挺出追風雅以為
入得乎史記之叙事離騷之愛君而憂民閔世之心
若有合乎荀氏之所陳者微意所屬時以古昔命世聖
賢自擬不知者哄之以為狂而知其粗者憐之以為詩人
之大言而孰能果識其所有哉盖嘗論人與物之品才知
僅施於身者物之所以爲於形理無不備而知無不通者
人之所以異於物至於不能擴其所有以濟萬物而覩圖
者予一身此則人而物者也均是形也而能踐其形均是
性也而能不私乎已以宇内之治亂生民之安危為喜戚
而勞思極慮必期有以濟之此則所謂人而能天而可以
謂之大儒君子矣予自孔孟沒聖學不傳士之卑者多以

私智小數為學枉道以取富貴視斯民之困窮不少介於
心甚者或罔之以自利聖賢仁義之道不絶如髮先生獨
有感於此其心願世之人咸得其所而已雖饑寒有不暇
顧視夫自私之徒如螻蟻之求穴則嗤而哀之是心也使
幸而達諸天下雖致治如唐虞之盛可也彼淺於知德者
頗以大言為先生病嗚呼先生庶乎人而能天者也其寓
於言豈衆人之所能識哉成都浣花溪之上故有草堂遺
於兵也蓋久　大明御四海　賢王受封至蜀以聖賢之
學施寬厚之政既推先生之心以惠斯民貧無食者賜之
以粥陷于夷者贖之以布歲所活以萬計歡聲達於遐邇
後謂先生為萬世所慕者固不專在乎文而成都之民思
先生而不忘亦不在乎草堂然使上君子因覩先生之居而

想先生之為心咸有願學之志則草堂不可終廢乃於洪
武二十六年冬十二月命臣工更作之不踰月而成中為
祠以奉祀廡其左右而門其前後為草堂以存其舊高傑
華敞皆昔所未有下敬俾臣某記其事且某惟先生不遇
聖哲之君爲知已汝陽漢中二王雖與友善而不能用其
言數百載之內在位而尊慕者間有其人然皆以詩人稱
先生而未能察其所存至於今王稽古尚德而後先生之
道益光則夫懷奇抱節之士不有遇於時必有合於後而
道之顯晦莫不有命觀於此亦可以知勸矣乃拜手獻銘
曰天於萬民愛而子之篤生聖賢俾之理之群聚錯居顛
迷於欲聖賢何事為民耳目其處大位匪厚其身為君為
師制產明倫四海九州君視閭閻一物失所仁聖憂恒稷

契佐虞亦有伊周劬勤其形億兆為憂古道不傳士溺於
利以位自娱以民為戲卓哉先生千古是懷力不能止詩
以告哀推其本心可宰天下利澤滂沱物無遺者世不能
以天實使然不訴一朝乃傳萬年神施鬼設地藏海湧片
言所加山岳震動載求其實濟衆忠君為唐一經上配典
墳知言寥寥賤德貴藝摭其餘膏翠肉是棄惟王濬哲道
協聖神蒐羅千載友古之人興懷先生爰作祠宇江山改
容觀者如堵仁于黎庶憫恤鰥窮聞其呻呼如疾在躬散
粟賜糜以起其瘠百役不興以蘇其力問誰臣輔惟王之
明先生之志王舉以行由唐迨今歷世悠久孰謂哉上而
能不朽嗟蜀多士敬承王心斯道在人何古何今

崴享旌忠廟碑　楊慎

於[illegible]廟祀後唐節度使又公也公諱會哥守武信日董璋
反東川攻遂州公在圍城中兵食盡而援不至遂自剄死
公結髮從軍事莊宗早立陛於天下驅馳中原破勁敵貴
顯魏王彥章號千人敵竟死成擒於公手及其守一隅孤城
反受困於僮豎豈非天哉歐陽傳曰善死者不亡公善死矣以
身殉城以死勤事忠憤之氣凜然千載宜其赫為明神廟
食一方也歐陽公脩史以死事傳之五代之臣在是列者
僅十人耳　國朝敦重祀典非功烈昭映史冊者不與
大明會典所載全蜀合祀之廟七而旌忠廟在焉豈陳實
之光景動人畏壘之私相尸祝耶與土人每歲孟夏五日
遠近相率虔以承祀祀儀絛用牲蜡顧未有迎享送神辭
縣人士以為請乃衍楚辭國殤之義擒諸聲刻諸麗牲石

用薦歲嘗焉其辭曰
炳晉肅兮把椒醑承肦蠁兮闢神宇神之靈兮毅且雄指
為星兮氣為虹着光景兮炳在標晴霞兮彤彤神之來兮
胥駿舒披颯爽兮英風嚧紛羽游兮揚烏旗置霜稍兮纍
雲駒淵淵兮摐鼓鼕鼕兮嘌竽歌振纓兮舞回衹神醉止
兮奄虞神之去兮靈澤下雨痻沮兮霧蒙塗留我祺兮蕃
我稼驅伯強兮逐肥遺函栖粟兮箔委絲古災蕩滌兮休
徵流溢恢台孟夏兮歲以為期拜神貺兮神其躬思下城
金硿兮奠我邦上我民歌薦兮無絕終古

六公祠碑　張時徹

成都故有何祠先代吏之有功德於民者曰秦李冰氏漢
文翁氏宋張詠氏是曰三公祠其後巡撫林公元甫既祠
增祀宋趙抃氏則曰四公祠又其後巡撫王公大用既又
增祀漢廉范氏宋崔與之氏則又曰六公祠云按載記水
鶩弗經民患魚鱉乃穿渠三十六溉川西南土田凡數百
萬頃堰濫導支蓄洩用宜乃又鑿離堆山以避沫水之害
恢神禹之蹟而拓陸海之饒則李冰氏之功也謹身率先
石變教化以蜀僻遠而夷之狃也飭厲郡縣小吏開敏有
材者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成就還歸率以為右職又
修起學官招集弟子為除更繇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
明經飭行者與俱縣邑慕之爭欲為學官弟子者蜀學至
比齊魯則文翁氏之化也俗故尚文辯好相持短長始厲
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又民務豐盛屢宇逼側舊制禁民
夜作以防火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乃毀削先令但嚴使

儲水百姓便之共歌來暮則廉范氏之政也承五代之殘
弊詰譏禁奸湍決霆擊而大要以勅歧風俗惇崇孝悌獎
德學以為士先他如以米易鹽以給軍與以賦輸米以行
平糴諸所曆畫靡不井井使朝廷無復西顧之憂則張詠
氏之治也貞介絕俗峻厲自持以身為帥丕變風俗始也
疋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比再至悉屏去琴鶴止以一
蒼頭執事至於今人傳其風猶為凜凜則趙抃氏之烈也
寬減征賦篤志為民詔使盡護四蜀之師拊循將士人人
得其歡心增茶馬以實邊備發緡錢以助糴本西南邊防
屹有攸賴則與之氏之績也故六公者為政規畫不同其于
有功于民一也初予之嗣　命而來也首祠謁焉瞻其輪
奐景其氏名乃心戚然動又瞿然以思也彼誠何人哉予

愧矣予愧矣已而嘆曰於乎吾觀于今而益知六公者
功德之大也何者民惰農自安不服田畝有司曾莫之程
也溝渠廢而不穿陂堰壞而不治乃雨暘一或不時即束
手跂踵而號曰天其厲我乎而卒不免為溝中瘠此其患
一也士不聚於庠而聚於市黨爭訟弋貨利否則博奕酒
食以遨廉恥日薄而德藝不經此其患二也民所欲也從
而奪之所不欲也而覆聚之狠戾是逞戚休弗恤怨讟繁
興而逋播日甚此其患三也臧否弗甄井宅罔表行誼者
不崇福奸法者不被誅侻倖之心勝而善良之習孤此其
患四也乾沒以竊公藏脂膏以眩衆聽羅網張於公門而
誅求徧於鄙屋位以賄起而來者日競此其患五也四馬
之弗閑餉秣之弗繼無事則張雩焰以病人有事則望邊

而號魄故赤子饜於豺狼而戍居鞠為榛莽此其患六也
使六公者之政之修也而有是哉故曰吾觀于今而知六
公之功德之大也然而予非其人也誠愧矣誠愧矣然古
有之曰下習為吏視已成事蓋言乎其鑒也矧澤在蒸萌
功在史冊炳炳有耀者哉自今而後殫力亢圖以無忘夙
夜去其不如六公者上以鳩吾民幸也捆有尺寸之列即
鳩伐赫勳之不敢期其庶幾乎循前哲之遺軌乎如以名
而已也則昔之人且循鄙夷矧其能迪哲又矧曰能崇於
乎尚其懋哉兹用叙述建祠之意而綴以迎送神詞俾時
饗則歌焉其詞曰
桂殿兮蘭堂重門兮兩廊璇題兮刻桷宛虹霓兮飛梁辰
良兮日吉擊豕兮封羊千秋兮報祀匪今兮伊始羞既具

兮祠之下歌者兮鼓則鼓靈之來兮庶幾靈不來兮心頹
苦 右迎神
靈蓮蜷兮以降前兩旌兮擁幢白馬兮朱纓佩玉兮垂緌
容既儼兮禮多氣則矯兮神暢糾鳩兮孰何奔走兮夙張
蜀窮兮民思蜀極兮靈之既願少留兮須臾哀我民兮引
望 右降神
民望引兮靈不留尸具醉飽兮既祼以酬前騶兮抗節兩
驂兮服勒靈來兮孰告靈去兮孰謀月黯黯兮西匿風悲
鳴兮飀飀鳥雀兮來下泣山鬼兮啾啾我心兮悱惻日日
月月兮云疇之極 右送神

西蜀平蠻碑 陳以勤

皇帝纘萬年大曆服英明神武高顓百王亦越股肱之臣

內謩帷幄冀宣丕烈洪稜所暨旃裘辮髮之雄卉服雕
題之長莫不遡風仰流攝讋請命維是都蠻蟠蜀徼上
憑負險塞嶠蹇自擅時時衝闖入內地燔赭我室宇屠
剔我婦子並邊諸邑數蒙其雹慌痛入骨髓會大中丞
曾公以文武儁望被命鎮撫我全蜀之日搤腕嘆息
上初政鴻明昭晰四方萬國罔不讋迺玆小醜俾為蠆尾
以螫吾吐時維疆戶之辜且蜀二面瀕戎徼儈者弗誅
他且搖心殆非威邊輯圉計也時巡按御史孫公與公忠
義懸合詢謀入同遂以其事下藩臬諸大夫議議成親奏
皇帝若曰佶玆怙亂其亟徂征之公乃符下諸將吏剋期
畢集而簡委左布政使羅君瑤計儲偫右布政使馮君
成能贊謀畫洽餉則參政上君宮用參議沈君伯龍護

軍則副使李君江譜功則僉事周君思充以萬曆元年
春三月二十一日公躬如敘州秉旄鉞誓于師曰嗚呼
皇帝所爲推轂予者亦惟是蜀徼赤子委于毒𤸃將拯之
湯鑊之中則涼濯之爾等懋哉不則有常憲已迺謂鎮
守總兵劉顯爾故嘗揮戈從蠻中立功名玆其益厲乃
武以謝
上使過之恩以無替爾初謂原任總兵郭成安大朝參將
張澤等爾毋折於專渾其整乃徒礪乃銳以佐天討謂
永寧宣撫奢效忠等爾世受　國如天之福其竭乃膂
力毋二心顯等敬諾時所藉諸府衛兵若麾下募卒若
所徵諸上司兵稡於和壘者十四萬人鸞旗熊旗朗曜
丘甸欽歟炯娩天聲所振嘽嘽如也洸洸如也公又進

總兵顯計師所嚮顯謂兵法當端堅瑕九絲城賊勁兵
所叢藪難猝拔而凌霄都都乃其羽翼願奉幕府威略
先立幟此兩岩之巔然後併力九絲賊無異圈牢中物
也公曰善會謀言凌霄城爲酋阿苟所據顯間誘出急
縛之因遣別將攻下落豹諸寨五月初一日悉衆攻凌
霄拔之公趣進軍焚平寨高寨六月十八日攻都都寨
斬酋阿墨等於城夜拔之時我兵鼓行無前蠻衆死創
塡槁崖谷而所鹵掠我境內氓自拔歸命者日以千數
由是賊大銷沮初蠻中酋傈桀者竊號署曰毛而阿大
阿二方三其最魁黠云當是時阿大阻鷄冠嶺阿二方
二集勁蠻守九絲勢甚蹶此兩地雄跱相望中間隴阪
幽深虺蟠蜿引必鑿空而後可度而阿大𥈞欲就撫與

九絲賊陰相結爲聲援偵我兵走厯中兩地將翼而齧
之諸將詗實不敢進公密諭顯等間持銀牌綺幣招阿
大以陰攜其黨留馬湖天全士兵牽掇之而別遣人𢿱
招內官鈞徠諸寨又厚犒遣降酋羅萬良等以爲賊餌
於是諸寨蠻咸踡跼顧望而我兵始得專事九絲矣顯
分大軍爲五顯自將由黑帽山入其西成由印壩山入
其南大朝由符空口入其東澤由穀爆寨入其北別遣
將由西南入與顯會以八月初九日俱壁九絲城下九
絲山形盤礴弗鬱上修廣可容萬竈而四面峭庂絕壁
立雲中天險也時公責戰甚急我兵盡銳仰攻晝夜不
休上而城上酋亦殊死拏距環其山列柵削塹守以梟
鷙藏礧伏弩俯瞰我壘兩擊之以是相持不下者兩旬

前是土司兵調發習爲賊啗以金帛比臨陳乃逗撓不
戰以誤我師師數詘公知之豫爲戢戒咸脅息亡敢詘
者又散萬金募敢死先登士士踴躍思奮九月初一日
効忠自簡所部兵劌銳者夜襲賊營賊力距乃卻初七
日成都所部與酉陽宣撫冉維屛合賈勇直上逼賊頭
山我至絕頂賊據扼不能進然遂擣奪其地爲營賊咸
震駭踖顧相告以爲官兵所未前見也翌日雨大注蠻
以日者扞禦罷極會雨又九日犒寨不虞我兵至縱酒
樂顯遂揣之陰戒把總吳鯨周於德平茶官合揚正崇
集漢土摧鋒兵千餘人夜半傳發乘雨御枚腰絙攀援
而上未明斬關守關者徑薄蠻所蠻酣醉驚覺起戰會夜蠻
中相紛拏又爲我兵衝擊之自殘殺踐藉死者無算而成大

朝澤等更合兵譟而前蔑酋旅沸渭無不入人一當百獲
不支大潰九絲遂破阿二一方三狼俱逸出諸蠻穴而入
巖箐我兵席勝蹤捕殆盡餘復奔鷄冠距我師二十二
日成攻破其寨阿大逸出顯所部劉紱擒獲之十月十
二日進破牡豬寨把總龔六落手搏方三于陳阿二窮賊
遶遯顯魔諸軍追至貴州大盤山擒獲之他遺孽亦皆
根逐賸係纍子遺都蠻悉平是役也下寨栅六十有奇
播營舍七千所擒斬俘獲四千六百有奇得酋王三十
六人招安三千三百人拓地四百里獲銅鼓九十二面
為蜀漢時物他器杖若牛畜不可枚數凱聞
上大嘉說告
廟薦勲坐明堂受其捷百官畢賀已乃降詔晉公右副都

御史蔭一子大學生總兵顯而下論功爵賞有差斬阿
大等成都市初戎縣以有都蠻得名公以蠻既平請于
上易曰興文并易九絲曰平蠻凌霄曰拱極都都曰都定
印嶺曰文印釣猴曰降蠻鷄冠曰金鷄內官寨地廣衍
氣候甚善即其中列雉為城
上命之曰建武而環四方埴壤膏沃可畊遂均田授甿為
伍設總兵僉憲坐鎮之隸以府同知一守禦千戶所一
社學一其他寨栅皆築壘堡設戍為守于是文經武緯
牙錯碁布僰莋之間歸然成雄鎮焉余惟都蠻在
本朝已入我提疆為編甿而逆節競于他夷比誠天誅所
不宥然成化間程司馬信李襄城瑾統武旅十八萬費
金錢鉅億計牽師歷載屢乃克定久之又繹騷如故何

成功之難壞之之易耶裔是用事者見謂難定率于羚
蠕望簎口于撫以幸無事撫之不效則倉皇興擊而謀
律無所當迄以兵老財單靡卒緒業于是撫與剿俱頓
而賊滋驁矣公初至即蒿目奮袂必欲翦此而後朝食
當是時蠻已在公彀中比計定而發所用兵視曩者大
征什減二三費不及什一然卒不淹時日而殲群醜若
刲羊豕舉雄關若摧枯莢一何神也微夫精忠嶽立英
略規運以濟斯勲不亦難乎當蠻既平或謂稍樹其渠
落勿絕之公曰紘不易則音不調根株不拔拱蘖將復
生遂決筴埽更戮脈之習一以中國郡縣文法存定之
鄙者羅疃嶔崎之域一旦劃為文明廓為清夷自此繼
繼承承于千萬禩無纖介之慮又何謀之遠而周也語

云有非常之人乃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乃有非常
之功公所謂其人哉余覽史冊當唐元和間淮夷逋誅
獨裴晉公襄神斷克清寇憝而諸葛武侯網紀南中以
輯夷漢至世世讋其天威今以公之跡推較前古其用
師英斷法晉公其規廓疆理無遺筴法武侯千載英雄
之識何較然畫一如此而公以書抵余則曰茲非鄙人
之能乃
天子神靈變化廟堂石畫所經營也詩不云乎顯允方叔
蠻荊來威又云王命召虎式辟四方歌武功也然非宣
王建中興之業任賢修政即方虎欲展壯猷奏膚功其
道無繇公之意蓋在斯乎蓋在斯乎會藩臬諸君來請
余文以旌公伐遂悉紀其顛末而摘其聲詩以附衆芑

江漢諸什將令

皇朝義征之烈鏗訇震燿垂之無齊匪徒繁西人無窮
思尔銘曰維蜀徼土夷蛮其艸山川隅閡自漢始通擴
彼都蠻杌怙嚴阻狎爲不譓毋蔑我圉迨玆釀亹逆命
驕天獰嗤狙攫諭之罔悛我尚包荒蓄武未究彼昏鞫
頑踉嗆而鬪公之來止奉彼成靈謀維金石斷則雷霆
露檄上聞以請薄伐
皇赫斯怒錫之鈇鉞公拜受命靡靡康厥居卜日于邁以殄
乞渠乃誓于師萬旅畢奮指授群材如臂斯運鋪敦義
下爲虎賁鷹揚朱鍪日麗玄甲雲翔天戈一麾宄魄縮挫
擬險則夷摧堅必破既翦陵霄旋焚九絲蹈彼妖椓樹
我靈旗二三逋孽怵不讋怖左跳右蹊逞其螳怒載揚

我武徃搤其吭或就徽縻或膏刃鋋載鬼載犁如鋸斯
下難落焚巢丹胥絳野乃究乃度乃誠乃隍以控狑猓
屹我金湯乃闢叢榛榛樹之間梟狼烙既投桑土斯徹乃
輯遐吪嗅咻其瘼尔安而棲不逢不若厥壤之沃而廬
而田昔也虎穴今也龍編吉語四流吪歌且舞而今而
後橐弓卧鼓爰始軍興厥日靡多儵起呻吟化爲清和
維公勝算風雨莫測掀膻摋霧功在漏刻捷飛凱布貢
厥蠻賨高秩厚蔭以疇乃庸公拜稽首
天子聖武臣奉廟謨克寧玆宇
帝曰忠哉眠具尔思孰是勳勞而可擬之我求古人維葛
維裴翦亂定荒是曰雄才公功之烈載在咢彝公澤之
滬浸于華夷朔有燕然南則銅柱我銘西垂萬年之固

平蠻碑　任瀚

夜郎爲冠中國僭稱侯王自莊蹻畧西極以來軍法所
不制蠻中推夜郎部最號梟雄是稱都蠻竊據犍棘要
害四寨險絶猱猱虎豹所宫即有孫吳提重兵壓境戚
高客軍處其下如人射鵰雲中決背向空巧力俱衰故
先朝諸將戰守多敗雖失利常置不問
明興二百年間王師西下討罪前後數百戰訖無成功
憲皇帝嘗勅大司馬提軍十八萬駐境上師老將罷幾傳
一捷然所耗傷甚衆得不補亡今
聖神文武皇帝嗣位朝覲萬國溥海窮裔包奉貢獻無敢
後時惟都蠻擁部落横行寨下數寇慶長高珙筠戎瀚
逼敘瀘所到疆土盡赤剗刵人血肉以豐霧過吪野死無

弔殿中丞開府曾公上疏言臣待罪西垂不能絶鹵患
無所稱塞意旨願將戮乃破虜擣其巢略地以聞
皇帝下閣臣議維時元相張公集百官闕下言蜀在中國
爲西南重鎭叛不速討諸夷將望風起事蜀豈得全百
官多以蜀道艱難什倍淮西塞北噤不敢發間有以漢
武使唐蒙略通夜郎事對公厲聲言兵不擇地惟其人
吾將以一中丞取夜郎若走雷電可横槊立辦所不成
者吾不得復平章國事遽入奏
上取進止詔遣使授中丞弓劒節斧行大將軍事聽自擇
官諸不用命者其殺無赦中丞既受詔督軍夜郎以左
布政使成能參政官用參議伯龍兵巡副使江僉事恩
京成入賛討藍暨知府大壯等分局受事表請以南中

軍都督顯爲節帥統制諸軍以故總兵成祭將澤等十
二人爲偏將自宜撫劾忠以下咸聽節制會顯以往事
論列當罷賴元相知顯自少從蠻中立功蠻故懾顯威
名且臨敵易將非便得不罷由是顯益感激思奮願以
身許國賊不破不敢生還元年春三月中丞向鸐擔師
授要束傳令軍中無殺降無縱亡匿有敢黷賄市奸宣
漏風指坐以黨叛伏誅臨敵首鼠携貳逗留進退者其
斬以徇擔已啓進顯計師所嚮顯議九絲城蠻中都會
自比幕南王庭夷漢土著無賴亡命所歸地深阻不猝
得拔凌霄砦九絲便門都砦比東霤先擊使門次東霤
即王庭早晚可得獨凌霄王阿苟最桀黠[illegible]所怖畏然
喜貪賂遺封爵使通老㽞令下關執其王斧六酋帥以

獻群獠奪氣夏五月軍襲落豹敌伏擒四賊將水惡淚
坂進迫鹵營顯以牙校鯨將銳卒五千與成澤軍合圍
連決十餘戰城破賊敗走追斬二百級誅名王阿么名
賊將六七人梟其頭夜郎都市夏六月以鎮雄兵三千
攻落亥鯨軍藍溦坂襲洪崖成軍董木與鎮雄兵犄角
火蠻巢千餘賊迎敵決殊死戰執其兩名王斬首麾下
盡收都砦部落秋七月始計取九絲城城據夜郎西山
兩壁對望中阻長谷軍入谷兩陣夾攻無得脫者厓𡺸
斗絕四十里三雄王壘其上控弦數萬王皆疆力曉軍
事慣攻戰聞別柵既破益防隘拒險嚴矢石塹牢自衞
顯使間諭三雄王大將軍用兵如神聲號聞海外今以
十萬師摧兩砦如搏雛縠理豈得逃能先事降我許待

以不死蠻懼且遲回觀望不決部下乞降者二千三百
有奇秋八月令募郡國敢死惡少年增兵至十四萬公
按兵法分五部進各將二萬八千以行營副使江監督
諸軍事顯仁威引兵入黑帽軍其西斷呂部烏蒙永戚
諸路成將所部出印壩軍其南以當芒部越嶲牂牁澤
軍出穀爆陳其北以絕冉駹董卜韓胡韓似甫軍傳兒
口陳東北斷其內寇使毋猾餉道毋阨儲胥以資寇食
任繼祖軍西南與顯兵合五陳環絡如連珠緩急相應
兵既會賊出勁卒鏖柵下十餘遇皆北始退保兩壁間
乘城轉石發標弩下擊狨狨如雹霰不休時鬼方多淫
雨玄霧晝冥國堅持不下秋九月公傳檄責戰厲甚用
顯計令軍中厚賞賚土漢衝鋒死士使夜襲城會鯨等

將顯所用諜夜入帳中見顯諜言蠻中以九日作社椎
牛大饗且見霖潦無搏戰理將弛兵酗酒自放顯密諭
諸將宜出不意迺夜發猱臂軍千人乘飛陞啣枚取道
問關霧雨中遲明進薄城下斬首門外破關以入諸路軍
烏銃爲節刻期會戰起寅至午所格殺貫戰數百人賊
大披靡前軍引火炬燒城中囷千餘炎燄張天賊勢窮
赴火墮厓谷死者數萬雄王皆棄壘走分兵大索冬十
月取次就擒都蠻至是盡殲計先後攻下城柵六十有
奇擒王三十有六俘斬四十六百有奇略地四百里還
報 闕庭
皇帝御皇極殿傳制曰國有戎兵予不敢憶決維朕元輔
忠亮以身 繫天下安危不問海內聞有作難惕若蹈

行陳中閒有寧所乃西事占警獨許爾中丞可屬戎政
假爾大將軍節斧授之成筭諸有所關決無弗汝從維
爾中丞哲爾勞辞封疆能策諸將士破囟王以速成丕
功用奠西鄙康靖我國家克稱朕意其晉爾右副都御
史顯以下爵賞有差其以九絲城爲建武城置府衛兵
下控西南夷落命所司伐䃚蒙石勒朕之武臣功使能
賦者銘其勞聲諸永世其辭曰天王神聖威加九夏僰
胡爲者坤之杜其山崪屼谷磔閅驚蕘開國來百戰不
得艱其讎之聲在野貍晝號守獠不庭戒遂櫓國有大
盗問元輔其誰使者徇西七殿中有丞既文且武顧假
旄鉞斬殺虜丞式飛檄怒濤發英風颯爽能起邊城八
萬四千戰死之白骨皂籌赤膭肝膽壯勁氣直上蒼龍

闕雲楯雨旂盪摩日月墨王派廖王　落豹禁落拴鈕
長鍛夜擣雄王窟三十六王碎頌顱土有膹壤户有降
辛亹蘭靡莫咋舌不敢番楪榆邛筰礫狗飲血斷出没
唊雀入淮化蠣房雉入海化蜃光寇盗得險化侯王脊
脊建武城列雉天一方守者非忠賢能無化豺狼蜀有
大險上爲劍閣瞿唐割據自古昔可獨問夜郎誰借明
王三尺鋏爲君世代誅豪彊蜀不割蠻不屋蔡蒙補天
之石高崒律長與乾坤鎮南無使三十六王城卜鬼夜
哭

平蠻碑　李長春

明興洪武二十七年犍爲郡臣以戎僰上變
高皇詔設守禦所一以衛兵而令犍爲臣僚充當是時經
略西南夷有端矣已上變者再至始命征討事然第以
閫帥主之未嘗遣將軍如漢使馳義侯嘗八校尉擊破
之也以
高皇帝威靈烕此曾不當一劔之任乃
上意故緩之示中國廣大不以法盡外徼也永宣而後雕
結耕田者滋衆君長以什佰數筰馬髦牛祁祁布山谷
間勢豪舉矣顧時時盗邊侵畧旁小邑邊吏不能誰何
于是議誅鉏議誘諭或大將軍提兵或中丞部使者發
入徒攻擊蓋旋服旋叛莫得而制云隆慶中釁起内訌
至號假王張赤幟横行僰道上荼毒浸滛内且阽危矣
先帝采科臣言有詔問平蠻狀撫臣修對方畧因從驍將
自黔中入蜀領其事居頃之會

今上践祚念
先帝北除胡南平越見以爲愜於志獨釋西南夷弗誅意
尚黙然也乃拜郢中曾公爲御史大夫行部巴蜀諸郡
蜀以平蠻之役
制若曰師出必一大剗毋憚深入徒藁招納爲名尚以畜
亂宿既爲也豁是闕
上隆指在摧陷廓清規恢
先帝遺緒且令蠻夷知漢法若雷霆一震則糜爛矣公至
謀之部使者扶風孫公因檄下文武大吏徵兵轉餉㓵
三月畢會又檄冉駹諸酋長各率所部兵以從既如約
躬擐秉鉞陳師而盟誓不以蠻夷貽
主上憂失父老子弟之望以元年五月庚辰一戰凌霄城

破之六月丙寅再戰都都寨復破之僰人失此二險
臂失折毋論褫魄矣乃糾其黨入保九絲峭崖絕壁懸
捷之夫緣緬升者石受趾不貳分益之排柵列塹固若
重牖彍弩下馳密于隕空之雨彼謂漢兵從天下始擒
也公購死士夜絕取一道上大軍躡踔而登矯挺叫囂
聲啟放撼天地僰人方枕藉自堅不虞兵之飛度自餒
王以下皆駢首就誅爭蹂躪以死鹵其金鼓標弩馬牛
以萬計是在九月九日也公復自省其山睹首虜渾量
坐無遺燼乃獻狀　闕下詔晉公副都御史錫之蔭餘
爵賞有差當凱奏至交戟之內靡不誦
天子鴻化神明威啓殊俗而訝公丕創未有之功為社稷
隸也夫戎僰在西垂天性忿鷙形容魍魎行盜侵毆習

以為業自古記之矣乃其地沃腴宜黍稌馬牛畜蓄視
內地倍什之三一有武斷雄者出則鳴鉦擊鼓推牛釃
酒召數什百人為高會會已輒拜下之伏其令故食肉
戎館之外有磨旗舞槊焚燬邊邑圖逞其獷心耳此可
縱彼跳梁貰之不問或聽其詭謫數籍歸撫之名以緩
死哉公所為惆然勤兵與都使決策贊之要以剷削殘
本席卷雲徹毋餘後蓄也閒始一再破凌霄都都寨軍
吏多襲道謀欲引己事為解者賴公石畫已定卒莫能
搖迨九絲之戰人人自危非公秉利席勝驅之必入孰
肯快心死地足不還踵哉功偉矣功偉矣在昔羌零之
討後將軍每圖上軍冊漢廷議臣切是者什三中什五
寂後什八宣帝獨格眾議一聽後將軍所為故羌虜逆

以計碎羌公所上書
上皆手詔賜報許以便宜即有下公卿大臣議者亟言
討可必用不以終始兩辭等後將軍所遇大過之矣彼
祈降幹羌虜及降者不下四萬人較之戎僰稱是而振
旅之後尚為帝陳兵利害且薦護羌校尉可乘城者公
茲纚纚請善後事復請命驍將鎮撫其地勿更他徙無
異金城之畫乃知論議通古今憂國如饑渴之臣其握
籌固自同軌哉若
上英舉膚斷益跨視孝宣遠矣是役也公駐師郡中踰八
閱月郡守廣陵陳公旦莫奉公畫諾今所列兵事本末
皆其耳目睹記者故授簡內史氏蜀之紀伐述勛垂示
罔極云辭曰自昔巴蜀崛起僰夷辮髮雕結鼓舌侏離

懸崖天塹雄盤崄巇火耕流種既飽且嬉乃揭徽幟載
弄長鈹磨牙吮血關剪西垂砰城撕邑漂鹵橫尸搏戰
一敵邀我招搖狼心狡獷豕毒滔滋維
皇震怒肆伐興師桓桓我公簡命疇咨寨旗杖鉞帥彼熊
羆牂牁夜郎酋卒分提凌霄初裂都都再披鹿奔鼠竄
憑陵九絲絕城霄突一鼓畢殲梟獍殄絕魑魅消孽
朽斯拉如飈斯馳疆埸既斥士女用嘻往阻邊徼今闢
皇遠濯濯勳烈我我崇彝有冕者爵
皇則賚之有靖者土祺則戴之百千萬禩我人不忘

重建塗山禹廟碑　曹汴

今川東兵憲田公之駐節我郡也睨忠益之賓亭廣济
諏之使務於是於郡東塗山之麓得禹廟舊址與元正

劉志道所題廟碑焉額碑漫缺不可讀乃又於郡志得元臣貫多嚴所誤碑碑引東漢郡志及華陽國志諸古籍辨禹之娶於塗山寔兹山也其會諸侯乃在會稽塗山而世遂以爲娶於彼非也其考旣明備而核足破近世膚聞之誤而文復爾雅可傳於是公讀之嘆曰昔人睹河洛而思禹功矧梁岷之高山迅川其利鑿疏導之難殆又倍於河洛而今之享旣藝之利而被安流之澤者顧漫不知思禹功也乎縱令禹非蜀人其娶非塗山猶當郡爲之祠廟以報厥萬世永賴之功而舊籍之可考班班若是其舊址遺碑今猶儼然焉而顧坐視其鞠爲瓦礫草莽之墟此豈非觀風守土者之責哉遂毅然亟爲重建之舉乃首以語我郡守朱君君遂率郡二倅

與邑令尹躬視其址以復於公公乃蹻以督建之役委之衛使陳嘉勳且復親爲之指授曰是舉也基視舊址宜拓三之二庶廟貌宏邃足壯觀瞻棟宇宜掄楩楠之材庶無速朽足垂久遠禹位宜遵洪武七年帝王廟例塑衮冕坐像庶謁者如見廟益精以尊嚴然兹山以塗后而傳禮宜合祀顧像則弗典仍宜前設木主二一稱夏大禹神主一稱夏后塗山氏神主庶禹不獨血食而山靈亦與榮矣第其役計費吾帑贖之餘若干而足以此構材以此募役可毋更役大里一人也授旣定乃遂移上撫臺鍾祥確菴曾公按臺徽州環一郭公旣後先報可而爲時分守少參[illegible]公方駐涪陵公復以其事告之亦欣然贊焉於是嘉[illegible]皆趨[illegible]而城野之人

顧晏然若不知其有興作也蓋拓基於萬曆甲戌之冬十有二月至乙亥之春三月廟乃訖上廟基凡爲室三臺皆甃石爲之前爲門凡四楹躡級而上爲亭亦四楹亭後左右各爲房亦各四楹再躡級而上始爲廟四楹而廟地勝棟隆後依朝曦之華面邑郡基金碧之秀龍門抱其下塗洞峙其左遮灘障其右殆儼然古塗山國之故宮而禹之像則倣宋人所刻聖賢遺像爲之復謁然錫圭告成之度如生也公是諏日辦香爰率郡邑長二恭謁於廟而告成事退乃顧汴城墟命載筆焉旣而朱君復以公意申命之而汴遂無容辭也汴唯賈碑塗山辯甚詳顧未暇及塗山氏之賢之有功於禹也按漢劉向列女傳稱禹之治水而南也塗山氏蓋賦候南之

候其後周之二南寔取風焉及生啓禹弗子塗山氏獨能教訓而使之化至立庶子之官以翼之故禹不惟獲告成功而卒至啓能象賢繼世以有天下善乎遷固之敘三代后妃之助曰夏之興也以塗山然則其今日之配享兹廟也固以其生兹山之故然寔祀德祀功之典所弗可遺也汴故繼敘之用補前碑之缺庶昭公之舉也殆不獨使巴夔之間睹廟貌而思禹抑將使聞塗山氏之風者化不在周召之南而在川以東矣其有裨風教豈小哉於是碑方擬登刻而學憲沔陽陳公適校士至未幾郭公按部偕汪公至閱廟至咸後先登謁於是一時塗林之旄無不躍然快觀也然公之意以山在江之東岸猶石紐在蜀之西陬皆冠蓋之所弗經故其傳

不甚者也又欲倣之神禹鄉邦樹石南紀之衢題以塗
山舊國以告觀風者而公去郡矣至是柱史任公來代
公兵巡於是朱君具以事白焉任公乃遂諏日登謁且
面授嘉猷亟成公之所未及者也而朱君亦以是月上
丁四日登修嘗祀以肇歲典噫山何幸於數千載之下
有茲曠遇哉汪公名仲川系黃岡田公名子堅系永寧
任公名惟一系歷城朱君孟震系新淦其郡二趙侯方
立倅盧侯晉梁侯棟朱侯崑推王侯邦俊邑令鄭侯
宗學或與經其始或樂觀厥成而嘉猷則重慶衛指揮
僉事孟終後獨効勞也法故當備著於篇

祀大中丞集齋丘先生碑　陳宗虞

郡錦屏山之陽有見素林先生祠先生閩莆田人正德

間巡撫蜀值鄢藍煽亂突通江境上先生單騎入諭賊
營賊羅拜聽命去後底定日論功者祠先生此山事在
郡志越三十年閩又有晉江集齋丘先生者來撫蜀先
生威重峭直如山壁立蓋古所稱忠正義烈人也蜀阻
天末法久易弛其時寵賂大章吏道谿壑民頗脂膏次
骨矣先生甫下車露章其尤者擯之所在望風解綬者
數數去乃治理一清閭閻甦息若松維將領奢肆不法
先生日以烽戍爲虞亟上書請調舊將何卿氏來詞甚
懇切後二年白草亂先生言驗
肅皇帝竟用先生議以何來平之則功實先焉至今人加
額焉今年乙亥象川林公鷺坡秦公同巡按察蜀來謁林
先生祠則慨然有念于丘先生頃謂陳子云二先生固
皆以道德重余鄉鄉人士宗之今其來治蜀亟如是
謂窮養達施者不爽矣則以丘先生配林先生享不可
乎願吾子論之陳子曰夫禮稱法施惠捍則祀之如此
矣矧二先生其里同功德同將精爽必有合也則茲舉
奇典哉顧余俚人惡能文然先生入蜀自益門來乃駐
車閬虞在諸生中曾又睹記先生所行事至今凜凜尚
竪人毛骨云先生出利路家攜蒼頭見前軍壯士披紵
裘頰華索而服之明日先生覺矣勅二牙校立縛蒼頭
鼇之一擊牙校者舊識余曾以訊之猶舔談色顫魍然
道濺血時狀也嚴哉從事某奉藩省檄監貢方物俱黃
封大櫃轉運郵置先生訝其充斥甚必有假借貨其
中者從道上檢發一二果得他橐橐雜貯廣之即吾郡

倅某物也先生怒曰此何論贖貨哀積乃詐其私敢溷
供御亦臣子禮法外極矣以是追逮從事付之理即日
倅免官去郡附守禦二三散騎曾能柔曼善媚刺取委
使郤作倚勢力漁獵人不遂則釁端立成響沓枝害郡
苦之猶之伏豺虎堂奧間也先生初入境即不知何從
伺察具得其奸收之榜堂下則虞方在摳謁時目擊者
夫先生閎烈遐軌運治掌上即三事何足紀顧神明激
卬之概可窺規摹大都矣二公睹然相顧語以陳子言
當先生也爲擇日附先生主林先生座上封少牢舉玄
鬯祀之然去丘先生十許年閩又有葵峰黃先生者來
黃先生飲水大節在海內其當殿工大木蜀人困甚無
取之時所錯置皆省惠甚也夫巴之人則何脩而

閩諸先生者源源如是今　黃先生毘盛當宁不時顧問何
敢議祠祀顧俱萬千祀不朽子巴者也陳子爲之辭辭
曰星紀挺耀海儵翕霽貫薄東南醬烝七閩儲精秀聖
嶠起斯文於皇先生命世是生如彼嶽降則甫及申丞
會嘉運應期維辰常伯允晙㬥階既登
帝
壓西顧授鉞東征牙帳赤霄實代天行膏澤甘澍號令
風霆聲教孔宣譪敷陽春如草必偃若茁斯興允洽兼
濟既調六鈞爰傾士女亦泣鬼神赫哉林公軌道同倫
賢信有方德則必隣何況旋踵更復黃君南轅芳躅後
先相因五十年間如世而仁睠言諸叟何生必閩天則
厚幸寵靈巴人矧今觀察志俱丕承我題其銘昭悵餘
勳不寧墮泱庶昭典刑丘先生黃先生載全省志林諱

一新丁丑進士按察使泰諱舜瀚戊辰進士按察僉事
俱晉江人

宋特進左丞相贈太傅忠肅虞公神道碑銘
虞懷忠

宋紹隆之際有社稷重臣曰虞忠肅公巍然爲百代標表
云公諱允文字彬甫其先系出唐文懿公世南後徙蜀隆
州父封秦國公棋登進士第卓犖有大度公事秦公及母
太夫人甚虔謹母歿廬墓側白鳥來巢時稱其孝感公紹
興中舉進士知渠州時秦檜當國忌蜀士檜既歿公乃以
薦召對論士風大縣言以文章進者抑其輕浮以言語進
者黜其巧僞以政事進者去其苛刻庶可任重致遠上嘉
納之除秘書丞遷禮部郎官時史浩擅權主和議誤國是
公力言和不可恃備不可弛淮泗之地不可稍懈已而金
亮果敗盟自將兵百萬渡淮中外震恐樞臣葉義問督江
淮軍一戰而犇兩淮盡失金軍大臨采石公受命犒師時
虜騎充斥我兵星散公以忠義激勉諸將或謂公宜灼幾
自固則正色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收散卒布陣
列戈舡爲五部分甫畢敵大呼譟絕江而下直薄采石公
帥將士殊死戰遂大破虜亮趨瓜州爲其下所刺捷聞上
大喜曰允文忠義出天性朕之裴度也上至建康以公充
川陝宣諭使時史浩議棄德順三路公疏力爭不可湯思
退議棄唐鄧海泗四州公復力爭不可凡所言皆關軍國
大計朝議絀不用公亦力執不撓乾道初兩參大政及其
拜宰復以樞密院宣撫四川上書聖主得賢臣頌賜之乾

道五年大拜公輸忠輔導尤加意士彙置材館錄一時名
士如胡銓王十朋趙汝愚洪适汪應辰周必大李燾皆推
誠薦引又言朱熹不在程頤下宜登用之必有啓沃之益
秦誓美大臣休休有容以能保國家黎民其公之謂哉忠
肅綜核右名碩無忝爲大臣者於唐得狄懷英裴中立於
宋得寇平仲李伯紀是四公皆以章縫儒生功安社稷而
忠肅公屹然奮勵其後實與四公異代齊名其所遇之時
不同其心一也謂公爲宋社稷臣諒哉予家先中丞叔次
譜系定出公後茲予按蜀道經仁壽展謁公墓泫然歔欷
慨慕公之流風邑尹梁秉禮爲崇封樹清出祭田五百丈
令僧人法旺佃種以供時祀又伐石丐予言予竊惟人臣
致身臣國安宗處順以抒猷制勝其成功也易爲力惟當

哉馬跳梁大兵犇北國事阽危之日乃能出其忠力推
強虜以措天下國家於泰山之安此非才與誠合以社稷
爲已任者曷克臻茲我于每讀宋書至忠肅公傳未嘗不
歛襟正色若怳覩其侃侃然堂堂然也公眞人傑哉秦公
時表著有任文史文子茲復爲公碑而系之以銘銘曰猗
忠肅公矯矯人龍忠猷用衆氣陵白虹紹興之季儉壬登
庸公排其奸如草偃風金亮孔熾窺我淮泗戈船千艘縱
林萬騎樞臣鼠竄驍將狐避公摧其鋒如虎驅兕乃梟黠
虜乃固宗社克殫勤勞不違夙夜德頌唐鄧均不可合公
讜其言如日照野綸除大拜柄握中書材館有錄賓榻無
虛熹銓朋愚皆世大儒公薦其賢如茅連茹中立克蔡懷
英討賊平仲莪我伯紀屹屹公秉厥衷亞崇厥德穆如清

風赫若皎日陸山之鄉皇塔之陽玉藏千禩金爾萬祠德
馨未沫厥后克昌於鑠勲庸視茲銘章

定遠縣胡公祠堂碑　　張佳胤

定遠之祠胡公也凡二十餘歲云今年郡侯臨川傅公
走使五千里外抵書上谷納館於不佞佳胤且其言曰
故令胡公爲德於定遠也久恨不及考見當時治功幸
徼於其祠祠故未有記其事者敢徼一言以信百世不
佞謝曰微郡侯言胡公不佞故識之也當公尹定遠在
嘉靖庚戌間不佞始成進士以使過其境公觴不佞於
郊而嘆曰不腆敝邑寀寀三戶故元一殘壘耳先王辨
方正位保民盛民之謂何而苟陋如此吾將從事稽卜
用永地於新邑於時不佞從史之越六年不佞爲曹郎

復以使過其境百雉言言則公造基今理矣公留不佞
信宿日登陴指點江山陰陽之所交廟社署廬之所止
經綸織悉即使士方氏操圭量入衆爽有不能殫其智
者不佞舉觴前壽曰公畢精神以爲定遠建千百年不
拔之業此公之桐鄉也公謝曰異日者而吾民果能爲
桐鄉乎吾死可瞑但以言累下執事嗚呼此乙卯仲冬
時語也不佞又何能孫不文耶胡公者名濂字深甫人
稱爲淝溪先生楚之崇陽人舉嘉靖乙酉鄉進士始定
遠得公時見其癯乎山澤姿也與乎揆直容也訟師輩
以辭黠胥輩以文頑民嘗以負豪宗輩以好公佯若中
其輩者徐爲立科條運耳目敎老矜寡而又櫛比其俗
輸爲限役爲等脩恭儉決苛冗廉察大猾爲公私蠹者

不以假三尺諸輩者咸潛伏屏息而公恂恂猶是也歲
時行鄉落勸農力耕教積貯禁婚喪讌會因俗示禮而
去其奢朔望申
高皇帝大訓延見長者問所使苦睱則群師儒考治經藝
與鄉鄙保伍之法公曰民庶乎可使矣遂遷邑大興人
徒遠適之民勿傲從康山澤獻材萬姓獻力大家世族
無重遷無浮言公爲償其材程其力而相忘於勞城成
四民之接轂摩肩出藏於塗市者揮汗可以爲雨其人
士之舉於鄉若春官者雲蒸飈發視舊邑之興衰相去
又何但千萬巳哉公敏幹博洽尤精於天地之學甲寅
大饑公糴於鄰賑之而民猶洶洶公爲禱忽號於衆曰
吾仰觀於夜水氣制大雨在眉睫汝勿譁果大雨丁巳

三殿災徵材於蜀下令若東瀛公以才望受臺使者檄得
督諸州縣事公扶烏藤扱兩芒屩鑿空通道櫛沐瘴癘
審勢計實諸州縣咸受要約梗柟豫章以谷量之乃竟
用勞瘁病篤起語一二吏曰某山之材宜某水某水之
險宜某時即我死惟勿替我命廢縣官事絕不及他語
且曰我死必瘞我定遠爾定遠子孫世世勿相忘言訖
而逝計公一官九載不得調公亦以官為家邑民無適
形亦無適情有所事事僅以順氣指使刑罰案牘幾不
復用公子定成進士今陳臬在蜀道德文學克紹休烈
以發公未究之志公之食報也厚矣始公卒訃聞於邑
邑之人如喪考妣為之罷市人人肖像祀於家未已也
又為建祠於縣之東凡若干楹吏請奉公治命葬於邑

如桐鄉故事毋幾公之子竟扶櫬歸楚邑之人僅得奉
公像伏膓蒸嘗瞻拜泣下而公之靈爽時時在焉凡邑
人之出入飲食必告告必應先是乙丑妖賊起陷城公
神降於民間余統曰昔我篳路藍縷東章西支以相度
兹土新造爾邦守臣不忠弁髦我民以城予賊若亟為
焚黃數千我將滅之越二日保伍不約四集衆滅若蕺
驅之就戮賊遂平張氏一蒼頭以禦賊立木縋其拊懇
墮於谷竟無恙問之曰幸賴我胡公嗚呼公而生也其
神運於人公而歿也其人依於神公貞神君哉不佞乃
系其畧以報邵侯然公楚人也習爲樂章其聲則楚俾
刻諸石歌以祀之其辭曰
靈匪紛兮綵旗遂眷故都兮鬱伊漆宮兮山椒枕流兮
白水詭梁文杏兮棟桂垣瓊玖兮繚之鉅陽巫[illegible]兮大
招靈連蜷兮雲之際深玄霄兮庭燎恍君蕭兮含睇
右迎神
驅飛廉兮豐隆靈翩翩兮其來下弭翠蓋兮桂旗駐
蒼螭兮文馬覽往蹟兮四周撫父老兮弟子伐靈鼓
兮讙咆升肥羜兮舟[illegible]淒金石兮瑟琴舞巴渝兮皓
齒靈偃蹇兮澹忘歸夜何其兮樂只
右樂神
恍若靈兮告予惜良夜兮將旦御璧象兮騁鶩捫星
斗兮歷亂指黃鶴兮武昌乘雲雨兮巫陽靈舍予兮
何適生賜睞兮心傷琴兕旌兮不可留望天路兮[illegible]
悠悵莫悵兮茲夕繼莫樂兮千秋
右送神

都御史曾公去思記　　周傚
大中丞確菴曾公　蜀三年
天子召爲兵部侍郎公
命遄行邦之士民老稚追思功德不置乃謀誌之不朽遂
告于周子以紀其事顧敘𩔗淺不能究識其大乃問
其詳父老喟然並稱曰吾蜀三面臨戎其在東南楚
道惟都蠻最巨義憑恃險阻滋蔓難圖自昔然也我
朝二百餘年十一征而功不竟覆師道途者何限比至
嘉隆間蠻勢益熾屠劫之慘未易名狀而敘瀘亦
幾無噍類惟我
曾公訏謨勝算[illegible]

請討一誅而克嵝霄再克都掀再克九絲歷代梟鏡三月
蕩平斥境四百餘里拓佃十萬餘畝列嶂乘城張官
置吏荒穢之陬殆比于中夏自此三巴晏然嘉祉協
應諸番叩棘之雅莫不聞風喪魄稽首請命古今用
兵未有神偉貽謀之善若此者吾生得以釋戈操耒
徼福于太平之世公之賜大矣請書之搢紳士大曰
蜀之患豈獨山都夷哉俗之窳也學之詭
也德之偽也四者皆厲民焉而世未知也自公之涖
蜀也彰善表忠斥田屏慝而俗之窳焉鮮矣博大懇
苛詢瘼責實而政之蠧焉鮮矣準古範今崇雅黜浮
而學之詭焉鮮矣言必稽行貌不違心而德之偽焉
鮮矣故公德之式也學之矩也政之表也俗之風也

行此四者于天下無兵焉可也盍書之他日見潘臬
大夫俶以士民之言誦之諸君曰韙哉斯舉也見厚
道焉夫公負文武之猷撥亂開濟以匡世運其功烈
閎遠未易數也然其道則惟誠焉爾矣始蠻之征也
衆難朋興以爲必不可克惟公戡定之略素預于中
但知以順討逆救民水火而險阻艱難一切弗恤故
能督畢倡勇神人孚贊而亟奏膚功如此假令當時
公稍沮于羣言徐議弗決則蠻益得以為備而諸番
犄角効尤其禍寧有已耶公之涖措畫一凡為蜀人
根本計一以誠懋之心涖之類如此自今樂利之澤
將被于永世豈獨繫一時思慕云乎哉周子聆其言
而繹之曰允哉政道一也士民之言功也大夫之言

本也書曰至誠感神公實有焉詩詠甘棠吾蜀人之
心也遂次第其語而書之以勒之堅珉公楚之承天
人筮仕為當順令其勛德炳耀將播于金石紀于旂
常[illegible]文也茲烏能盡其大者哉竊比于里巷之謠云

詔類

夫詔勅策命上之諭乎下也以宣德而宏仁也表疏書狀臣之竭乎君也以効忠而抒盡也上下交而爲泰夫焉得以忘言乎哉至於達情明道莫尚乎簡書揚休揆盛莫先乎頌述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是以彙而著之

後主告諭伐魏詔

建興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三月下詔曰

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脩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

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師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叡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不墜于地萬國未靖早世遐殂朕以幼沖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崇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才任能以參其聽斷思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丕復隕喪斯所謂不燃我薪而自焚也殘類

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洛阻兵未彌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元戎恭行天罰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彊衆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爲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效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旍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

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級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沈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

唐僖宗賜高駢築羅城詔

勑高駢省所奏脩築羅城畢功并進畫圖事具悉卿天平急召井絡專征臨卭夢叶於三刀按部恩覃於兩劍上言大鎮空有子城珠百雉之環迴是千年之曠闕便依陳奏未隅寒暄每日一十萬夫分築四十三里皆施廣厦又砌長磚城角曲收逸迭攻而勢勝甕門直截客拒守之兵多

利乂後人智高前古繼孔明於掌內坐張儀於腹中昇仙
輕笑木牛感通金馬增上頭之睥睨弁東面之闌干橋婁
七星不移舊岸錦逢三月可濯新緣役徒九百六十萬工
計錢一百五十萬貫卓哉懋績固我雄藩整府庫之資儲
於陰陽之拘忌但為國計總忘身謀並無黎庶之怨嗟不
[illegible]朝廷之接借忽聞進奏言已畢功兆圖寫之甚明舉神
化而急速方念處身廉潔報國忠貞始終能協于一心清
美久聞于萬口欲人檢驗具見公忠朕已知臣何勞請使
便欲寵遷恐卿自往雅州既發師徒方勞館驛且留賞典
尊侯迴軍蜀川既及於春風鑾旌盡離於河岸便酬勲績
各進官階未間勉効乇擒佇聞三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賜王驥父老借留獎諭詔

勑王驥省益州路轉運司奏云云眷茲右蜀素號名藩委
任非輕事權尤劇卿問望兼著中外荐更爰自近班出分
重寄奉揚寬大之詔茂宣愷悌之風洽威惠於吏民載歌
謠於道路輿情胥悅列奏爰來減乎宵旰之憂稱乃循良
之選其在嘉歎不忘于懷故茲獎諭想宜知悉夏熱卿比
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國家奮興冕之分梁益之區拒上國千里之遙為西蜀一
都之會控制蠻獠撫遏邊陲利害所生安危是繫非道積
原顯名高縉紳萬里隱乎金城五兵森乎武庫長謀足以
靜遠厚德可以鎮浮文有綿俗之方武有安民之畧者不
[illegible]今府尹樞密直學士太原王公負經濟之才挺誠
明之性運沉機而察物韞清識以照微高表球乎百尋[illegible]
勇汪其萬頃按刑梓部黎庶於是不寬掌憲植臺傳偉因
之知懼自茲紫宸選賢若雲之從龍丹陛告猷如石之投
水暨參廷閣之貴屢膺出境之命皇上嘉其亮節惠彼遠
方並陞宥密之嚴施委藩方之寄公欽承祇命叱馭遵途
過劍山而揚得陽春涉錦水而感逢甘雨暨黃堂布政彤
襜問俗始乃明教化示詔條迺揚愷悌之風誕變輕浮之
俗次則恤民隱革吏姦訟清而叢棘常空令正而寒霜自
凜終則誠浮情戢兵師力田而曠土皆耕以律而私門不
犯然又招延秀異旌勸良平殄奸究之徒苗之去莠藉孫
悍之戶網之舉綱已而董之以威示之以信懷之以德綏
之以仁導之以詩書訓之以禮讓迄至羣心帖泰庶物休

和多稼豐登連甍富壽兩川安堵閭無夜戶之虞千里[illegible]
風盡有春臺之樂一旦乃有十邑之叟四郡之彥惜[illegible]書
之將至恐熊軾之斯邁乃興瀝誠于外計奏功于中宸列
牘初上當宁稱歎迺降璽書以勞之示聖主得賢而遠方
受賜也宸章昭晰睿旨淵沖煥乎日月之麗天皦如金石
之薦廟宣揚允澤誠告神方仰觀惟睿之辭實勸事君之
節既而閭府衙校耆耋緇黃等詛曰聖主示十行之札形
一字之褒雖聞紀勒郡齋庶傳於不朽豈若標題仙觀用
勸於後來而又周棄顯家懇求紀述然念叙賢人之事業
雖舉之於師察聖后之刑章竿居之於職復乃得實狀學
假飾辭時景佑三年冬十月二十日益州路提刑李宏記

賜程戩脩城池獎諭詔

敕程戡省益州路轉運司高良夫奏云云蜀自漢唐以來
國之西屏控臨撫理專用材用器望者處之卿往嘗屬任
復當眷付不敕如昨布政猶新矧乃恤戎畧以安邊聽威名
而寧遠繕完壁壘經度溝池謀不踰時士皆罄力訖能集
事人匪告勞剌部提封剡章揹狀備賡暇豫允賴毗維申
念勤痛弗忘嘉寵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賜張方平父老借留獎諭詔

敕方平省益州轉運使高良夫奏云云坤維一隅二蜀爲
大填擇良守時謂才難卿迺者輟宸朝祕寵之班委寰輔
密陪之鎮特更近屏專及遠邦此朕意欲撫御彈壓以寬
西顧果能厚政化以懷和乎教條而悦穆甄善疾非而人
愛其舉發姦摘伏而吏畏其神墨穡告登里封去盗内無

繫獄外無繁訟恩育惸獨惠康窮乏而乃鄉居獻狀剌部
爰陳或以奏計之期預希一借或以鮮歸之次願畢三周
惟漢有文翁廉范飭厲之規惟唐有德裕元衡約束之畧
詳觀休績何愧前脩勉樹令圖以光來譽用循嘉歎彌切
眷懷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賜趙抃父老借留獎諭詔

敕趙抃省成都府路轉運提刑司奏云云蜀遠在西南最
要部也朕嘗患吏不能究宣德澤以被于遠民故其擇守
非慈良簡重者不以命之卿在蜀甫踰年而使者以其治
迹尤異上于朝廷夫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民賴之[illegible]
不汝嘉乎故茲獎諭想宜知悉秋熱卿比平安好遣書[illegible]
不多及

龍圖閣直學士天水公治蜀甫閲歳府之黎老士民舉[illegible]
百數伏使者言曰蜀之壤陋然顆倪首輸賦風尚孅靡
怯不鷙立自公問俗布政闡咯法禁緒正綱目坐格醇茂
仁義道德衍爲敎化徭賦均節俗本生業人人自愛以重
犯法風雨時若粒米狼戾民惕然懼朝廷之召遷而父母
去我矣願上書借公留語聞上上以手迹細札奬易褒嘉
之都人頓首伏讀欣喜蹈舞恭惟天詔有慈良簡重治迹
尤異之稱公恕物以仁約已以禮表俗以信鎮浮以德故
上知公之深如此漢膠東相成潁川守覇皆有璽書勉厲
其等𠃵者在篇簡今公之拜休寵者當有以揭金石刻永
傳無窮而爲西南藩維之光華也書不云乎敢對揚天子
之休命詩云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蓋報上歸美所宜侈大

治平二年九月一日祕書丞閻灝謹序

賜王剛中訓諭詔

軫念坤維遠在一方德意雖深利澤未究故臨遣詞臣
分閫寄卿其深體至懷務先惠養民間有疾苦官吏有
貪殘悉以上聞夫涖政在寛寛宜有制足用在儉儉宜中
程撫馭將士先之以和肅寧邊陲鎮之以靜則朕無西顧
之憂矣佇聞報政嗣有寵嘉

紹興二十八年秋九月蜀以闕帥聞皇帝陛下諭旨遣從
臣出鎮臣是時方代匱詞掖庚辰以臣制置四川兼治成
都臣聞命震恐固辭不獲越十八庚寅引對便殿上宣諭
四川利病至悉臣退而謹書之甲午正謝蒙恩賜臣御贊
帶象笏併賜行貲庚子朝辭復蒙宣賜御筆訓諭詔書[illegible]

伏觀雲漢之章奎壁之畫心目恃眩大懼無以承盛德稱
明詔者竊嘗謂自古人君如漢光武命帥以詔勑從事徒
見於征討艱難之日而唐太宗賜群臣御書又皆燕閑無
益之辭豈若皇帝陛下軫念坤維去朝廷數千里將使利
澤周浹於六十一城之廣肆親灑宸翰訓勑徵臣察民間
之疾苦糾官吏之貪殘涖政尚寬猛之中足用制禮儉之
節與夫撫和將士肅靜邊陲皆閫寄之大方吏治之至要
而臣起自諸生驟膺委寄內揆庸淺實無他長惟當夙夜
奉行詔旨庶幾有補一方不負聖神所以拔擢臨遣之意
臣載惟堯言布於天下而舜詔岳牧辭列典謨臣既到官
是用敢刻諸堅珉昭示德意垂範無窮臣王剛中拜手稽
首謹記

賜晁公武獎諭詔

勑公武朕聞蜀漢沃野有蔬食果實之饒民食稻魚亡凶
年憂而歲比以來穀糴常貴民有飢色故易以為盜豈民
不務本吏苛刻之所致耶朕甚憫焉卿服在從班習知德
意乃裁公帑之餘行平糴之政以復天聖守臣之舊蹟其
用心亦勤矣夫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此郡國之所先
務也卿能知此朕復何憂載覽奏封良深嘉歎故茲獎諭
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賜范成大獎諭詔

卿遠鎮坤維兼總戎律究心夙夜朕甚嘉之所進內教將
兵外修堡寨團結土丁三說皆當更益勉旃務在必行早
見成效以副朕倚注之意

臣不肖日者待罪桂林蒙恩徙鎮蜀道次于荊州詔問西
南邊事臣愚無識知嘗試妄論大要練兵丁繕保障儲事
力弗給可若何行及廣漢則昧死上其說制下尚書其盼
劍南西川度牒五百爲緡錢二十五萬八千有奇以賜工
費而賜臣八月二十五日璽書如前臣謹拜手稽首言曰
昔堯舜之於群臣聞其言善則俞之必有訓勑之辭繼之
曰懋哉曰往欽哉二典之書是已今陛下過聽擇于芻蕘
又勉之以底績此堯舜之法二典之所以書也臣何足以
得此雖貪天子之命以爲己榮而一介離畝狗馬蚤衰罷
軟不自勝恐終無尺寸補益縣官凡奸大命以隕越于與
茲榮也秪所以爲懼哉敬奉賜書被之琬琰以旦夕瞻仰
于前其敢侈臣之榮識臣之懼而已

勑類

宋太祖納降蜀主勑

勑蜀主省上表率文武見任官望闕瀝懇歸命事具悉朕
自皇天眷命率土樂推將期德服萬方不恃威加四海乃
睠益部僻處一隅苟黎庶之獲安非經營之在意一昨災
纏蜀地釁自并門既興王者之師遂授將軍之鉞事非獲
已須至用兵我且直詞彼衆自敗下劍門而賈勇指井絡
而長驅中宵喟然兆庶何罪逕馳驛騎嚴誡前鋒廣宣來
者之懷遍諭弔民之意果能率官屬而効順拜表疏以祈
恩託我慈親述乃寢廟封府庫而待命保生聚而輸誠朕
方示信懷柔不逼人險保無他慮當體優隆國有舊章不
遠前請所宜悉也春寒想比清休書旨不多及

宋贈蘇軾爲太師勅

勅朕承絕學於百聖之後探微言於六籍之中將興起於斯文爰緬懷於故老雖儀刑之莫覩尚簡策之可求揭爲儒者之宗用錫帝師之寵故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贈資政殿學士謚文忠蘇軾養其氣以剛大尊所聞而高明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知言自況於孟軻論事肯卑於陸贄方嘉祐全盛嘗膺特起之召至熙寧紛更迺陳長治之策歎異人之間出驚讒口之中傷放浪嶺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斡造化不可奪者嶢然之節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經綸不究於生前議論常公於身後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朕三復遺編久欽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時君子之

道闇而彰是以論世儻九原之可作庶千載以聞風惟而英爽之靈服我袞衣之命可特贈太師餘如是

皇明

諭御史大夫丁玉勅 洪武

皇帝勅諭平羌將軍御史大夫丁玉等曰松潘僻在萬山接西羌之境朕豈欲窮兵遠討而蠻酋屢入爲寇擾我邊民命爾率師征之不得已也三月三日旋至知松州巴允徐將資糧於疊州進取潘州若盡三州之地則疊州不須窮兵料彼聞大軍聲勢理必自服但高城深池擇士卒有勇鷙者守疊溪之路其青川驛道無阻遏者不守可也凡求降諸酋長必遣入覲朕親撫諭之勅至可分一軍先還四川別有調遣 六月後

勅玉曰大軍入松州克戎虜於千萬山之中設官置衛以威蠻夷國之功懋焉朕聞松州山多田少耕種恐不能贍軍若以人民供億則是用有用之民守無用之地非良策也可相度其宜或於保寧及擇要害之處立衛爾與部下諸將計議來奏

勅曰舊歲妖人作亂命爾西征爾跋涉山川究心日夜奮揚威武剿絕其類以除民患朕甚爾嘉以今觀之非惟人事之當然實天有以相之也始妖人暗構愚民已有年矣士民因而作亂乘時蜂起爾之未至四川也指揮普亮等用師不律致妖人務害良民至今猶未加刑故特遣人勞爾之功命以軍法從事夫國之用將所以捍禦奸侮也如亮者安能保其祿位乎罪不可宥如勅行之

諭叅政張紞右叅政韓鑰勅

古之尚志之士必立身行道而道行名成而後已所以然者何耆身榮家以顯父母卿故賢人之道方治當日省月覺以觀下愚造殺身之計今命卿西南方面重任君子道興之所然且雲南諸夷雜處之地若欲治安非出群之才不可卿必忠可格天誠可會人生靈是幸故茲勅諭

諭都御史李欽勅

朕惟四川遠在西陲近年以來地方多事兵荒相仍軍民困苦已極朕甚憫焉今特命爾前往彼處巡撫兼理松潘安綿建昌等處邊備撫安軍民綜理糧餉凡遇人民饑荒設法賑濟所城池坍塌背工修理官軍閱選令以時操練器械損壞令量宜修補如腹裏賊寇生發即與鎮守太監升

巡按御史等官計議責委分巡分守兵備守備官員量調
官軍民快相機剿捕毋致滋蔓仍禁約所屬官吏不許擾
害軍民其功廉有為者以禮奬勸貪酷不才者以法懲治
或有獄訟不平者宜與辯理凡有便於軍民者俱聽從宜
處置事情重大者具奏定奪凡軍民一應機宜悉聽便宜
從事叅將遊擊而下俱聽節制仍往來有事地方駐劄不
許專駐省城自圖便安其松潘安縣等處但有番賊阻絕
糧道殺虜官軍突出腹裏搶掠居民即督令叅將遊擊等
官發兵剿捕遏截毋得坐視玩寇殃民如違爾即叅奏拏
問其敘瀘建昌并播州等處邊計夷情亦須用心督理務
在得宜不許因而顧彼失此及生事騷擾自失夷心朕以
爾素有才望特茲簡用爾宜體朕至意星馳前去盡心

延訪如意撫綏展布猷為振揚威武務使軍民樂業地方
寧謐以紓朕西顧之憂毋或處置乖方及因循怠緩自貽
咎責爾其欽承毋忽故諭

諭副使高澄勅

朕念松潘及威茂等處各寨番夷互相讐殺不時出沒刼
掠人口財畜騷擾地方軍民受害况董卜韓胡接連邊境
奸詐百端不可不防今以爾在任年久歷練老成特陞前
職命往彼處整飭兵備蓄積糧儲操練軍馬撫治羌夷遇
有寇賊相機剿捕凡事須與叅將都指揮使周貴等計議
停當而行不許偏私執拗致誤邊務亦不許輕易生事以
起邊釁因循畏怯以長寇奸務使番夷讋服軍民樂業庶
稱任使如或坐視殃民罪不爾宥待地方寧謐之日方許

回司爾其欽慎毋忽故勅

諭副使陳豪勅

勅四川按察司副使陳豪松潘地方接連羌夷實為要害
兵糧事繁今命爾專一整飭彼處兵備綜理糧儲操練軍
馬撫治羌夷一應合行機宜查照兵部奏准事理處置凡
城堡墩臺關口棧道器械盔甲等項俱要修理完好放糧
斛武歷出通關勘減斛面等項奸弊俱要禁革地方詞訟
應理者即為問理其軍中事宜須與分守將官從長計議
而行仍聽鎮巡官節制如遇羌夷出沒阻截道路搶奪糧
餉攻打關堡刼掠居民擾害地方爾即與將官同心協力
督兵剿除凡邊方利有可興弊有可革者悉聽爾從宜處
置事體重大者具實奏聞其龍州三宋土官爾宜嚴加約

束督令脩飭武備保障地方如有抗違輕則量行懲治重
則奏聞區處爾受茲委任尤須公廉自律威惠並行務使
番夷讋服道路開通地方無虞軍民樂業如或率意任情
乖方誤事罪不輕貸爾其欽承之毋忽故勅

封張飛策

章武元年遷飛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封西鄉侯策曰
朕承天序嗣奉洪業除殘靖亂未燭厥理今寇虜作害民
被荼毒思漢之士延頸鶴望朕用怛然坐不安席食不甘
味整軍誥誓將行天罰以君忠毅侔蹤召虎名宣遐邇故
特顯命高墉進爵兼司于京其誕將天威柔服以德伐叛
以刑稱朕意焉詩不云乎匪疚匪棘王國來極肇敏戎功
用錫爾祉可不勉歟

封馬超策

章武元年遷驃騎將軍領涼州牧進封斄鄉侯策曰

朕以不德獲繼至尊奉承宗廟曹操父子世載其罪朕用慘怛疢如疾首海內怨憤歸正反本暨于氐羌率服獯鬻慕義以君信著北土威武並昭是以委任授君抗颺虓虎兼董萬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懷保遠邇肅慎賞罰以篤漢祜以對于天下

封許靖策

建安十九年先主定蜀以靖爲左將軍長史先主爲漢中王靖爲太傅及即尊號策靖曰

朕獲奉洪業君臨萬國夙宵惶惶懼不能綏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其敬敷五教在寬宥其勗哉秉德無怠稱朕意焉

後主復諸葛亮丞相策

建興六年亮使馬謖督諸軍與魏張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戮謖以謝衆上疏曰

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如前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破魏軍斬王雙七年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

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燿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

後唐收蜀策

朕以蜀郡封疆本是我唐境上要從兵革遠退江山當僞梁篡弒之時致宗廟陵夷之難遂滋割據益遂便安雖行建號之謀乃是從權之道況復蜀主先父素是本朝舊臣常懷忠孝之心每候興隆之運惟期恢復却效傾輸朕以初殄兇讎重興社稷撫諭之恩既廣憂勤之意常深須務綏和貴諧混一遂令元子兼命宰臣遠安徯后之心旣叶來王之願遐想王師行李已及彼地城池遠降詔書明行示諭料其素志必契夙心當符魚水之懽永保山河之誓

僞蜀文武負寮等或本朝舊族或當代英賢或抱節于軍戎或著名于卿曲久從睽隔常軫情懷宜知乃睠之恩恪勵翰成之節今已降勅命誡約諸道兵師如西川果決歸順到城不得驚擾但思效順勿致懷疑

王衍試制科策文

炎漢致治始策賢良巨唐思皇爰求茂異講邪國治亂之體陳天人精祲之原豈角虛文蓋先碩德朕念守器之重識爲君之難思得奇才以疑庶績因舉故事以紹前脩子大夫抱道逢時挾策應詔必有長策以副虛懷何以使三農樂生五兵不試刑獄無枉賦歛無加以何策可以定中原以何道可以卜長世朕當親覽以無面從

表類

上漢帝表　漢先主

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于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疢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為亂階自是之後群兇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人臣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殪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上后戮殺皇子鴆鴆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沒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群寮以為在昔虞書敦敘九族庶明勵翼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

尊王子弟大啟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太宗今操惡直醜正寔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群寮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誠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眾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獎勵六師率齊群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

前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

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忠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

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言

後出師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

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漢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逼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乞立諸葛亮廟表　　督　隆

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之是賴而烝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此聖懷所以懷疑也臣愚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

進諸葛氏集表　　陳　壽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録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大

首先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
重隨類相從凡為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群之才
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
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
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
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
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
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
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
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為軍
師備稱尊號拜亮為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
事無巨細亮皆專之于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

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
不懲無一不顯至于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
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包
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為無勇之兵則
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
然亮才于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于將略而所
與對敵或值人傑加以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
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
未能兼有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
名將無城父韓信故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
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
為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為口實至今梁益之

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
文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
人雖死不怨殺信矣論者或惟亮文彩不豔而過于丁寧
周至臣愚以為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定尚書咎繇
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
公與群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
及得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
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于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
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
所以明大通之道也

為閬州王使君論巴蜀安危表　杜甫

臣甫言伏自陛下山東收燕薊泊海隅萬里百姓感動嚮

上業再造瘡痏蘇息陛下明聖社稷之靈以至於此然河
南河北貢賦未入江淮轉輸異於曩時惟獨劍南自用兵
以來稅斂則殷部領不絕瓊林諸庫仰給最多是蜀之土
地膏腴物產繁富足以供王命也近者賊臣惡子頗有亂
常巴蜀之人橫被煩費猶自勸勉充備百役不敢怨嗟土
蕃今下松維等州成都已不安矣楊琳師再脅普合聚
兩川不得相救百姓騷動未知所裁況臣本州山南所管
初置節度庶事草創豈暇力及東西兩川矣伏願陛下聽
政之餘料巴蜀之理亂審救援之得失定兩川之異同問
分管之可否度長計大速以親賢出鎮哀罷人以安反仄
大戎侵軼群盜窺伺庶可遏矣而三蜀大府也徵取萬計
陛下忍坐見其狼狽哉不即為之臣竊恐變更得恣胥劉

平實為陛下有所痛惜必以親王委之節鉞此古之維城
盤石之義明矣陛下何疑哉在選擇親賢加以醇厚明哲
之老為之師傅則萬無覆敗之跡又何疑焉其次付重臣
舊德智略經久舉事允愜不隕獲於蒼黃整頓理體揭露
臣節必見方面小康也今梁州既置節度與成都足以久
遠相應今東川更分管梓州於內幕府取給破葉滋甚若
兵馬悉付西川梁州益坦為藪後是重斂之下免出多門
西南之人有活望矣必以戰伐未息勢資多軍應須遣朝
廷任使舊人授之使節留後之寄綿歷歲時非所以塞衆
望也臣於所守封界連接梓州正可為成都東鄙其中別
作法度亦不足成要害哉徒擾人矣伏惟明主裁之勅天
下徵收赦文減省軍用外諸色雜賦名目伏願損之又損

之劍南諸州亦困而復振矣將相之任內外交遷西川分
閫以仗賢俊愚臣特望以親王總戎者意在根固流長國
家萬代之利也敢輕易而言次請慎擇重臣亦願任使舊
人鎮撫不缺之際臨危制變之明者觀其樹勳庸於當時
扶泥塗於已墜借如大戎叛擾臣素知之臣之兄承訓自
沒蕃以來長望生還偽親信於贊普探其深意意者報復
摩彌青海之役決矣同謀擬衆於前後沒落之徒由成翻
動陰合應接積有歲時每漢使回蕃使至帛書隱語累嘗
懇論臣皆封進上聞發遣臣兄承訓憂國家緣邊之急願
亦勤矣況臣本隨兄在蜀向二十年兄既辱身蠻夷相見
無日臣比未忍離蜀者望兄消息時通所以戮力邊陲累
殘班秩補拙之分義嘗有所盡於君親愚臣近闕之說萬

一少裨聖慮遠人之福也愚臣之幸也昨竊聞諸道路
吐蕃已來草竊岐隴逼近咸陽似是之間憂憤隕迫益增
尸祿寄重之懼寤寐報效之懇謹昧死具巴蜀成敗形勢
奉表以聞

為夔府柏都督謝上表　　杜甫

臣某言伏奉月日制授臣某官祇拜休命內顧殞越篤驚
馬之力冒累踐之寵自效勳力萬無一稱再三怵惕流汗
至踵謹以某月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懼誠懼頓首頓首死
罪死罪伏以陛下君父任使之久犍臣子不逮之過就其
小效復分深憂察臣劍南區區恐失臣節如被加臣頻煩
階級鎮守要衝如此勉勵疲鈍伏揚陛下之聖德愛惜陛
下之百姓先之以簡易閒之以樂業均之以賦斂終之以

敦勸然後畢禁將士之暴引洽主客之宜示以刑典難犯
之科寬以困窮討無所出哀今之人庶古之道內教悍獨
外揉師旅上報君父曲盡庸拙之分下循臣子勤補失墜
之目灰粉骸骨以備守官伏惟恩慈胡忍容易愚臣之願
也明主之望也限以所領未遑詣對無任兢灼之極謹遣
某官奉表陳謝以聞臣誠喜誠懼死罪死罪

夔州論利害第一表　　劉禹錫

臣某言伏准元和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勅諸州刺史如有
利害可言者不限時節任自上表聞奏者伏見貞觀中詔
許群臣各上書言利便馬周時布衣遂因中郎將常何獻
策二十餘事太宗深奇之盡行其言擢周為御史至龍朔
中壁州刺史鄧弘慶進手索看精四字堪為酒令高宗嘉

一切行其言還弘慶為明州刺史則知苟有見雖布衣之賤邊守之微亦可施用況臣早受國恩德宗朝忝為御史逮今歷事四朝頻領藩條當陛下至明之時是微臣竭節之日伏以守在遐郡不敢廣有所陳謹准勑上利害及當州公務各別具狀以聞伏乞聖慈俯賜昭鑒

謝政刑箴表　常皐

宸衷在天睿文昭煥體弘述作義著箴規發揮刑政之源敷藻皇王之道況理包繫象詞正典謨豈惟炯誠心靈實乃化成天下伏以刑清則功濟化育政治則俗致和平大哉聖言允叶天聽臣職守方鎮宣揚教化仰觀睿藻伏荷時休思欲紀在盤盂周旋佩服不若懸之日月垂範將來是用課率柔翰形于傳寫刊於琬琰之上表於府署之門

示文武之楷模為古今之殊觀其碑刊刻已畢見立屋宇謹令脩裝三本隨狀奉進臣藝能薄劣筆札無功貴黷臣子之誠式揚君父之德輕塵旒扆伏用兢惶

批答

朕以為理之本繫乎政刑頃因退朝偶有製述用錫人極庶叶時中聊以自規豈能遠意卿道贊元化志宣大猷爰勤貞珉躬自染翰克盡事君之節益嘉將順之心省閱再三歎賞無已

代李侍郎賀收成都府表　呂溫

臣某言臣伏見高崇文奏某月日官軍入成都府逆賊劉闢走出見勒兵追捕者臣聞夏震秋落乃觀成物之功善陳有征方見勝殘之理然則殺之所以生之也動之所以綏之也氣和則歲功早就德盛則廟筭先期無遺鏃而巨寇窮奔不血刃而全蜀底定奔走夷裔鼓舞生靈騰瑞氣而躍祥風披慶雲而捧白日伏以陛下纂臨宸極維新庶政拓跡開統之始作法定制之初而賊闢敢犯[illegible][illegible]首干大紀恃嶮輿遠窮兇極暴雖禍淫助順誠天道之必然而制勝舉全皆聖謀之自出諸軍既集鋒鏑爭先陛下以為方暑用兵觸冒害氣更勤人而欲速寧全衆以功遲遂令緩蠖蟻之誅抑貔貅之銳休養磨礪以須秋期由是感恩而思奮者萬心如一又高崇文嫉惡太甚殺傷小過陛下推弔伐之義弘覆幬之仁茲寇是誅吾民何罪遂令逐北者生致為上脅從者獲則捨之且諭鴻私仍加安慰由是歆澤而向化者十室而九加以聖慈曲被大信有孚當挾

纊之時賜戰士悉出內府開食櫓之路賞降者曾不踰辰遂使昏迷革心義勇增氣江山自拔雷雨長驅渠魁[illegible]息而逃威士衆順風而拾校市不易肆巷無驚人人蒙肉骨戶解倒懸旌旗導長養之風金鼓發生成之氣然後知至化能殺睿略無方大典用彰神武可畏全包形器之內有罪必誅旁行天地之間無思不服臣謬膺重寄親奉昌期坐觀氛祲之清目覩鯨鯢之戮手舞足蹈倍萬常情無任慶抃感躍之至

請築羅城表　高駢

乾符二年夏六月公以蜀土自咸通十一年并十五年兩遭蠻寇攻圍子城迫窄遂具聞奏請築羅城是月戊辰上表曰

臣聞伏鉞擁旄顯受專征之寄殿邦守土必尊共理之托冀勵節以輸忠須興利而除害伏以臣當道山河雖嶮城壘未寧泰張儀收蜀之時已曾板築隋楊秀守藩之日亦更增修堅牢雖壯於一隅周匝不過於八里自咸通十年以後兩遭蠻寇攻圍數萬户人塡咽共處池泉皆竭熱氣相蒸其苦可哀斯弊可恤臣前年赴任之日總過劒門料蠻賊奔逃不敢迴顧先遣走馬入府放出城内户人莫不懽呼稱見蘇息臣今欲與民防患為國遠圖廣築羅城以示雄圖將謀永逸豈憚暫勞臣深受國恩實思忠盡儻允所奏乞宣付宰臣僉議

奏破施州譚汝翼狀　宋林栗

臣聞詩書所稱柔遠能邇孔子論政亦曰近者悅遠者來

夔所部州十有五施黔之外是為思州其土世襲而不廩於官蓋彊以戎索使捍諸夷内以暨文教外以奮武衛云施有姦民曰譚汝翼以兼并為富以陵脅為彊吞噬無厭包藏不軌交鬬夷落結成疽根二十年間帥守監司莫之能詰其詰之者反得罪於有司膠升涵濡孕毒滋稔淳熙八年夏六月知思州田汝弼卒譚賊乘釁舉其衆南掠黔江焚田氏之積俘其奴客以自封殆施黔巡尉唯所使令再役跳踉僵尸滿野而溪壑未盈方繕甲兵料丁壯以為大舉而田之嗣息含讎衽革起復其仇踰黔踩施施人大震扶携奔迸繫踵于塗田次慈求溪限以一水不得度而退方謀濟師譚躡其後戰于太平驛斬首二十有二歸而飲至策勳行賞鼓吹道從令於一州州人懾伏無敢後先啓然後有鴟張虎視之謀臣以庸愚誤分閫寄自閩入蜀罔究端倪秋八月既望方領郡事旬有八日而旌檄至詢之民吏喑不敢言懲艾創夷變生肘腋臣亟走一介傳檄三州然後田譚之訟兩造庭下臣即日以其事聞檄施州守臣張遇赴司稟議而以本路兵馬都監傳汝賢攝兵鈐以行部止而印其代之譚賊氣奪東西求援恃其財力可以變亂有司下民皇皇官吏首竄莫知所嚮仰惟陛下深居九重明見萬里之外乃以春正月辛丑親御宸翰付制置使陳峴以及徼臣開示謨斷指授方略臣拜手踊躍宣示所部使之激厲咸若陛下面命而親撫之越三月辛未汝翼潛遁于家癸酉奮其螳臂陳于淹河橋施之將士聞變而起小大用命一戰而遂破之渠魁奔竄無所於匿

歸命于闕下而一方遂平施之將士與夔之吏民萬口同辭皆曰此天子之功也若元濟承宗則遂其計得何以成蔡功乎已而思人惶遽請以黔江之田盡歸于吏則柔遠能邇近悅遠來之證不為虛語臣謹以辛丑詔書勒之堅珉云云

疏類

上襲魏疏　蔣琬

芟穢彌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既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蔕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掎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

筭其長短以為事首宜以[illegible]涼州刺史若維征行御
持河右臣當師軍為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君
東北有虞赴之不難

諫後主疏　　譙周

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于是賢才智
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薄厚也是故
於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衆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
恣欲怠于為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北馮異
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遂務理寃獄節儉飲食動遵
法度故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
寇恂未識世祖遥聞德行遂以權計舉漁陽上谷突騎迎
于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邳彤耿純劉植之徒至于輿病

齋棺襁負而至者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為強屠王郎吞銅
馬折赤眉而成帝業也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銚
期諫曰天下未寧臣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即時還車及
征隗囂潁川盜起世祖還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潁川以
陛下遠征故姦猾起叛未知陛下還恐不時降陛下自臨
潁川賊必即降遂至潁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
敢至于急務欲自安不為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故傳曰
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
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姿至孝喪踰三年言及隕涕雖
曾閔不過也敬賢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內和一
大小戮力臣所不能陳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
夫輓大重者其用力苦不衆拔大艱者其善術苦不廣

且承事宗廟者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于四時
之祀或有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
夫憂責在身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成誠非盡樂之
時願省減樂官後宮所增造但奉修先帝所施下為子孫
節儉之教

上蜀中軍事疏　　陳子昂

臣伏見劍南諸州緣通軌軍屯在松潘等州千里運糧百
姓困弊臣不自恤竊為國家惜之伏以國家富有巴蜀是
天府之藏自隴右及河西諸州軍國所資郵驛所給商旅
莫不皆取於蜀又京都府庫歲月珍貢尚在其外此誠蜀
國之珍府今邊郡主將乃通軌一軍徭役弊之使百姓貧
窮國用不贍河西隴右資給亦減臣伏惟松潘諸軍自屯

鎮已來今相繼百十餘年竟未聞盜賊大侵而有尺寸之
效今國家甘心竭力以事之臣不知其故伏惟念惜臣聞
上有聖君下得直言賤臣敢越次昧以奏臣在蜀時見
相傳云聞松潘等州屯軍數不逾萬計糧給餉年則不過
七萬餘碩可盈足邊　王將不審支度乃每歲向役十六
萬夫夫擔粮輪送一斛之米價錢四百役百姓老弱不得
其所比年以來多以逃亡臣伏以吐蕃陛下未忍即滅松
潘屯兵未可廢散若惟此賦歛每年以十萬夫運粮臣恐
更三年吐蕃未殄滅劍南百姓不堪此役愚臣恐非聖帝
神皇制敵安人富國彊兵之神筭者也愚臣竊見蜀中耆
老平議劍南諸州比來以夫運糧者且一切並停請為九
等稅錢以市騾馬差州縣富戶各為驢主稅錢者以充腳

價各以第四番運輦不用一年大運之費可得數年軍食盈足比於常運減省二十餘倍蜀川百姓永得休息通軌軍人保安邊鎮京臺府庫河西軍馬得利供輸其資臣伏審計便宜體大非一二狀俱盡陛下若以此奏非虛或可採者請勒臣付所司對議得失然後具條目一一奏聞若臣所為謬妄無益國家請罪死不赦

論戍姚州疏　張柬之

臣按姚州古哀牢國域土荒外山阻水深漢世未與中國通唐蒙開夜郎滇南而哀牢不附東漢光武末始請內屬置永昌郡統之賦其鹽布氈罽以利中土其國西大秦南交趾奇珍之貢不闕劉備據蜀甲兵不充諸葛亮五月度瀘收其產入以益軍使張伯岐選取勁兵以增武備故蜀

志稱亮南征後國以富饒此前世置郡以其利之也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為陛下惜之昔漢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苦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渡蘭倉為他人蓋譏其貪珍奇之利而為蠻夷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調日引使陛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朝廷無絲髮利而百姓蒙終身之酷臣竊為國家痛之往諸葛亮破南中即用渠率統之不置漢官不留戍兵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置官必夷漢雜居猜嫌將起留兵轉糧為患滋重後忽反叛勞費必甚故粗設綱紀自然久定臣謂亮之策誠盡羈縻蠻夷之要今姚州官屬既無固邊厭寇之心亦無亮且縱且擒之伎唯詭謀狡算恣情割剝弱動酋渠遺成朋黨折肢諂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為恥提挈子弟嘯引凶愚聚會蒲博一擲累萬凡逋逃亡命在彼州者户蠹二千專事剽奪且姚州本龍朔中武陵主簿石子仁奏置其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死於群蠻詔遣郎將趙武貴討擊兵無噍類又以將軍李義總繼往而郎將劉惠基戰死其州遂廢臣竊以亮有三不易其言卒驗垂[illegible]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復請置州言課[illegible]下旁取於蜀及置州掾李稜為蠻所殺延載中司[illegible]史置瀘南七鎮戍以蜀兵蜀始擾矣且姚府總[illegible]州閒皆巨猾游客國家設官所以正俗防姦而無[illegible]

敗謬至此今劫害未止恐驚擾之禍日滋宜罷[illegible]府歲時朝覲同蕃國廢瀘南諸鎮而設關[illegible]許交通增嶲屯兵擇清良吏以統之臣愚以[illegible]

平都蠻敘功疏　曾省吾

[illegible]照都蠻種分孟獲[illegible]西南桀驁之夷地阻夜郎[illegible]貪殘之性雖漢土周遭率遵聲教而彊梁中梗獨[illegible]阿大雄據九絲復巢以方三等迸因愈加猖逆頑[illegible]六縣乃近將敘瀘等內地亦罹阽危二百年撫剿[illegible]拾載倡狂益甚僭稱王號擁旗幟而生殺一方屢肆[illegible]兵逞戈矛而震驚三省樹[illegible]千户百户莫敢誰何焚劫各堡各城戮無噍類屠殺則[illegible]骸遍野係虜則男女成群甚及嬰兒又貫掛叢炊以博[illegible]剸施孕婦仍焚屍掘墓以逞威

罪稔惡盈鬼怨神怒柰以高山大箐向來猖亂既自負巢
穴之難窺而彼逸我勞前此出征亦誠苦樵蘇之莫繼豈
知地險本不足恃天網竟復難逃屬
英主御極之元年奮
赫怒安民之大勇
明見萬里任帷幄以運前籌守在四夷自
廟堂而決勝筭謂兹兇不可玩其法在所必誅是以猛將
桴鼓以折衝勁卒控弦而敵愾糧粮浮江而下器甲列山
以屯首夏試兵而凌霄即破於三日中秋結陣而九絲旋
殲於三旬既西拔都都寨以除腹背之虞又北搗鷄冠嶺
以絕咽喉之阨一掃零星小寨速若燎毛悉俘梟獍大憝
勢同破竹信有征而無戰果用夏以變夷計首功數逾四

千焚墜而死者無筭約田地訟盈十萬米穀所產者甚饒
番夷震讋如皷以雷霆咸謂
天威莫測童叟歡呼君出諸水火共祝
聖壽無疆即今已空彼巢穴而列障於阬背之巔以次當
某我兵民而雜耕其肥沃之野已洩幽冥之憤永清巴蜀
之氛且是役也上憑
朝廷寵靈下藉文武臣濟臣等幸因人而成事敢貪
天以為功至於諸有事於軍務効勞員役相應分別叙論
以昭激勸

寶器審阿大王等執稱蔵有剝蝕又敲響者為上上
鼓易牛千頭次者七八百頭遞有等差蔵至二三面
者即得雄視一方僭稱王號每出劫掠皷高山諸蠻
嚊刻雲集集則推牛數十頭饗蠻乃出劫劫數勝益
以鼓為靈臣等細觀所鑄皆奇文異狀相錯蟠僅可
辨者雕螭刻鷺間綴蝦蟇其數皆四緡神文老云諸
葛製以鎮蠻若曰鼓去則蠻運終理或然也及考蜀
藝文志史臣楊慎所編內稱淳于古禮器也廣漢什
邡人段祖以獻益州刺史蕭鑑高一尺六寸六分圍
三尺四寸圓如桶銅色如漆今去地尺餘以手振之
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然不著所自始
今以諸葛鼓證之疑即淳于銅鐵鍋二口皆阿大王

所蓄製更奇異識者曰此非鍋乃昂顛也其名曰鬵
詩曰溉之釜鬵是也音樂旨歸云鬵大上小下若甑
鍋無足和羹用之或曰鬴也亦無足乃其實足以亟
牛兩耳峙如山形蠻尤以為至寶即諸蠻多不得見
其重又不啻銅鼓臣等謹按春秋來歸衛俘三傳皆
云衛寶群曰俘取也與書俘厥寶玉義同華陽國志
云漢犍為郡實昂輝光於江派今九絲即犍為地其
為寶昂非臣等淺昧所能識第吹知必數千年以上
物即啟周未可知後世莫能製也方今
皇上以天挺明聖
紹大業純心任賢期登於極治是以宇內和平地不愛
寶青此古器白環素雉未足擅美前聞是宜獻之

大廷藏之
內府庶幾詣九成之奏佐烹飪之用傳示罔極計
廟堂公卿大夫博物洽聞必有知此器所從來考定其名以為
皇上頌者臣等謹令製架裝盛差指揮張振上　進

書類教牋附

與群下教　諸葛亮

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

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與王商書

宓字子勅廣漢綿竹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命稱疾不往劉璋時宓同郡王商為治中從事為莊君平李弘立祠宓與書曰

疾病伏匿甫知足下為莊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觀莊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山嶽不移使楊子不歎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如楊子雲潛心著述有補于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于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惟子替茲不立祠堂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還使吏民于是蜀學比于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漢家得士盛于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于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僕亦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銘

與劉璋牋　法正

初張松說璋迎先主使討張魯法正御命正既宣指陰獻策于先主令還取璋及先主軍圍雒城正牋與璋曰

正受性無術盟好違損懼左右不明本末必並歸咎蒙耻沒身辱及執事是以捐身于外不敢反命恐聖聽穢惡其聲故中間不有牋敬顧念宿遇瞻望悵悵然惟前後披露腹心自從始初以至于終實不藏情有所不盡但愚闇策

薄精誠不感以致于此耳今國事已危禍害在速雖捐放于外言足憎尤猶貪極所懷以盡餘忠明將軍本心正之所知也實為區區不欲失左將軍之意而卒至于是者左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謂可違信黷誓而以意氣相致日月相遲趨求順耳悅目隨阿遂指不圖遠慮為國深計故也事變既成又不量彊弱之勢以為左將軍懸遠之衆糧穀無儲欲得以多擊少曠日相持而從關至此所歷輒破離宮別屯日自零落雒下雖萬兵皆壞陣之卒破軍之將若欲爭一旦之戰則兵將勢力實不相當各欲遠期計糧者今此營守已固穀米已積而明將軍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敵對遂多所供遠曠愚意計之謂必先竭將不獲以持久也空爾相守猶不相堪今張翼德數萬之衆已定巴東

入犍為界分平資中德陽三道並侵將何以禦之本為明將軍計也必謂此軍縣遠無糧饋運不及兵少無繼今荆州道通衆數十倍加孫車騎遣弟及李異甘寧等為其後繼若爭客主之勢以土地相勝者今此全有巴東廣漢犍為過半已定巴西一郡復非明將軍之有也計益州所仰惟蜀亦破壞三分亡二吏民疲困思為亂者十户而八若敵遠則百姓不能堪役敵近則一旦易主矣廣漢諸縣是明比也又魚復與關頭實為益州禍福之門今二門悉開堅城皆下諸軍並破兵將俱盡而敵家數道並進已入心腹坐守都雒存亡之勢昭然可見斯乃大略其外較耳其餘屈曲難以辭極也以正下愚猶知此事不可復成況明將軍左右明智用謀之士豈當不見此數哉旦夕偷幸求

容取媚不慮遠圖莫肎盡心獻良計耳若事窮勢迫將各索生求濟門戶展轉反覆與今計異不為明將軍盡死難也而尊門猶當受其憂正雖獲不忠之謗然心自謂不負聖德顧惟分義實竊痛心左將軍從本舉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為可圖變化以保尊門

與諸葛亮書　　馬良

先主領荆州辟良為從事先主入蜀諸葛亮從往良留荆州與亮書曰

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于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于聽世服于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于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

獄中與諸葛亮書　　彭羕

時左遷私情不悅詣馬超超問羕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又謂超曰卿為其外我為其內天下不足定也羕退具表羕辭于是收付獄

僕昔有事于諸侯以為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闇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飄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衒鬻龐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于葭萌抵掌而談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僕于故州不免

凡庸憂于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為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羕一朝狂悖自求葅醢為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為也況僕頗別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者不自度量苟以為首興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頗以被酒悅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于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邪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間痛人心耳昔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心于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勲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隳之將復誰怨足下

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之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愛

上蜀帥韓寄諫書　宋范鎮

竊聞聖王之治以得賢為首而賢之登必本于鄉也故昔者其鄉則知所以為人父知所以為人子知所以為人兄知所以為人弟而慈孝友恭惠聰質仁秀出于衆者可得而官使周之王制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簡帥教者而賓興之故其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漢則漸馬繇芻牧而起者有之自賈豎而奮者有之亦已小駁及其下郡國以賢良方正遜讓之詔而班固云大漢文章與三代同風有唐沿隋制專用詩賦策論而升黜爾時美談之尤

尚者若同人舉然故開元元和間號稱得人之盛國家順考古道思皇多士四門允穆而畜德積行無壅閼于上數路兼取而藏才韜能絕沉寘于下受大小以咸足來遠近而弗間内有伊周之德之美謨明而告猷外有甫申之才之珍藩宣而樹教固宜宅嚴廊而高拱造大庭而與稽恭已無為仰成左右而已尚且深詔執事求之如不及豈非自賢而為治乎遜矣西土上當井絡之次下亘坤維之隅江漢炳靈岷峨儲精自司馬相如王褒何武揚子雲之生遺風流聞不絕若綫近年移三至之法除限口之令而揚軒陀服王塗者歲聞起闇閈遊黌閭者日有方朝廷申大比之號而執事當敦進之職其為書自千薦者以百數全如服儒學之舊屢困不更其守則揚勵高行誼之履懿誠以發于辭則章君陳揚頤李綱何聚趙衆諡子弟之帥義聞已彰于時則李南紀吳師孟李慎修其間事業美盛忠信待舉悖良玉以被褐藏穎錐而處囊者豈可勝道哉伏惟執事春風以煦之白日以暴之定鑑以臨之誠衡以平之使其揚芬芳破暗昧定好醜審重輕而後先方物之貢利國光之觀者豈惟諸生幸甚亦西南幸甚若鎮之能薄才謭進之使與計偕可也退之以警不肖可也異日明天子再拜受書執事三適為功加地進律以舉上賞之典賜予若矢以推蕃錫之數亦將掎裳連衽而來賀重念鎮文陳于此者直以方今濟濟以寧三代同風之辰而同人之舉或幾于息矣伏望執事憫其狂且僭歷懷而恕接之干冒台嚴伏深戰懼

上制置使書　黃源

源竊惟蜀視中原最險遠最僻陋自古用天下無以蜀為也然秦漢不得蜀則不能東鄉與天下爭衡而吳晋以來立國于江左者每每倚蜀為重孟漢資蜀富饒以自給山西之形蜀之力勢相半焉當此之時蜀得十二蜀居吳楚上流而吳視楚為西門楚視蜀為巨蔽蜀一動搖而吳楚皆不帖席矣當此之時蜀得百二顧今有秦漢規畫天下之權有江左憑籍江淮之勢資于蜀而恃之以為守其勢與力二者兼取之則蜀在今不翅天下重也天子往嘗以執事鎮瀘又總戎于蜀口今又舉全蜀而畀之執事者總制焉此非天子以蜀重而蜀以執事重故歟自古用蜀首諸葛亮當第一而李德裕次之德裕南抗夷北引天下

力以自重其為功易就而亮獨以蕞爾之國南抗蠻西拒夷東備吳北敵魏無天下之大援而功視德裕過之夫亮為力難矣然而猶未若執事今者之難也昭烈之後亮一步不出大城門者三年而後為瀘之役而後為渭上之役夫堂之不植則其本顛大城其堂也故三年而治之瀦之不固則有後憂蠻夷其藩也故力戰而服之蜀已安矣蠻夷已服矣於是乎出其兵以與魏人角于其門亮之用蜀本末如此視德裕為難而視今猶易之也當今執事實難焉萬斛之舟順流舉帆一日而千里何則因于水之勢也夫因其勢而順導之則苟有志焉皆可以成事勢不足以自強力不足以有為而求以立大功于當世蓋惟有道者能之而英偉豪傑不世出之才不逮也某愚意今蜀之

力其強盛充實不若亮時遠甚而縱橫施設先後次第之功惟吾之所見務在利社稷而不為嫌者又非亮時比夫任大責重與古無以異而憑籍扶持之勢絕不可同日語則執事之為力顧不難于亮哉雖然執事有道者自始鎮蜀迄今五年于茲譬之一元之運生生化化無一草木不被而道德之威凜然人望而畏之在民則和在軍則肅莫之為而為之者此天人也蓋其力十倍德裕而過于亮天于守虛罄帑而久勤執事以蜀凡大庇吳楚而勢有不得已也某老矣往嘗以下吏趨走于執事之前既辱知之矣得瞯猶遠願備一官于旄下究觀執事德業之萬一退而終身行焉以毋負知遇之遲執事其卒進之否乎俯伏俟命

上田密諫書　張俞

五月十三日張俞再拜諫明公閣下四月二十四日郫縣公人至山伏蒙台慈特賜鈞翰并示所撰故九河公真後賛墨圖一本伏讀詳研莫窮文旨觀夫九河公之治蜀始則平暴亂雪民於湯火俾權臣姦豎側目而不動終則立條教納民於軌物俾遺黎生齒懷德而不忘固乃天下之豪傑宋室之循良也惜乎不遭大用後嗣衰微讒口囂囂陷為酷吏茲蜀人憤恨日久矣閣下後其治五十年慨張德業綏靜蜀國用能觀其故事不掩厥懿揚其遺風乃作乖崖後賛夫乖崖者非自譽也而世不通其旨凡論其美必曰乖崖公為辭章者亦曰乖崖公其甚繆者則曰張乖崖繇是乖崖之號顛倒漂溺不復正之者逮五十年矣今

閣下後其賛而辨之曰乖不違正崖而厲公名雖自晦有激于衷繇是乖崖之義判然而明賢者之志炳然而光眾人之言了然而不惑是閣下能盡九河公之心可謂明矣世之人則不然見人之善則忌害掩蔽生其瑕疵蹈人之事則毀壞變更掃其軌迹務成其私不顧笑僇安肯譽前人美尚可道哉閣下獨矯然不私與天下同其說可謂公矣古之人不得志於當年必遺意于後世以俟知音若乖崖者非閣下誰由明之三蜀之人既思九河之德復愛閣下之頌其良斯文為不朽矣俞愚闇不達亦欲張閣下之文以俟史官修九河公傳得以采焉

上蜀帥書　張俞

世言古之大聖人必曰三皇氏五帝氏犧農在上古其道

不可復行故後唯以尭舜為法歷百聖莫之能易而學者遂傳禹尚不及尭舜俞謂尭承四聖至治之業在位七十載故能道德行于天地萬物陶乎無為其後洪水暴于九州十有餘年生民流宕彝倫壞亂尭視天下之溺如已之溺乃愽咨衆工若臯陶之倫咸不克其事然後舉舜舜亦不能治然後舉禹果能治之遂成大功及舜有天下若尭之治乃美禹曰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是知滔天之害雖尭舜之聖必待禹而治之苟當時不得禹也生民其如何後世其如何愚恐君臣父子不為魚鱉則九州萬國淪于海矣安有今日之治哉故謂開闢以來群聖之功唯禹為大由乎此也百川之長有四瀆江河為大江出蜀西徼禹廼生于西羌石紐其地也今淫昬無

名饕蜀民之祀者迨將千百郡縣猶能存之而神禹為蜀人江漢為蜀望大功格天地利澤施萬世曾不得享蜀之祀若一淫鬼斯關禮之甚者俞嘗恨焉伏惟明公治蜀滔滔江漢盡在土宇宜作禹廟用康斯民昔尹吉甫作詩美申伯則曰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又美仲山甫則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維仲山甫舉之言政事甚易而人不能行維仲山甫獨能舉而行之明公有申伯法度南邦之德有仲山甫賦政于外之功蜀人愛戴期乎無窮若禹廟之作政之易者衆不能作之明公若能作之可謂存乎聖而順乎民也豈挾太山超北海之為力哉俞近述南賓群脩禹廟碑文一首其道備其事直文雖淺濫理或庶幾方刻廟石以示後世謹録一通上獻謂狂夫之言而棄之不敢逆庚共[illegible]謂斯言可采斯廟可成宜載事於金石則江漢無盡明公之德亦無盡焉

答吳職方書　張俞

三月至導江遂入山復歸治弊廬加以人事久不啓訊辱四月二十七日書良擇思仰之勞相示府公謂俞所作講堂頌為敘已之德於書衙立石禮未便安俾別為記聞之惶恐俞遊天下二十餘年知識士人甚衆然未嘗以文字求卿大夫知之去年十二月何侍郎語僕曰府公興學大作講堂願為之記及行又云記成願示其文今年正月醇翁見語亦如何侯自李伯永趙先之及諸士夫夫累累相問講堂記如何思我國家大興學校三十年來允作孔子廟記州學記者遍天下殆千百數爛塲甚矣古未嘗有也

且蜀郡之學最古又世傳其文翁講堂久壞今府公復作之高明宏壯上可坐五百人非列郡之可擬苟欲作記則土木尚未足稱也且記之名又不足鋪揚講堂之義唯歌頌可以傳于無窮文既成投于府公辱書云求記若銘爾今以頌為既顧何德以堪之奚可輕示於人僕竊思之以文辭淺陋邪不示于人實患之大者也苟以府學不可為頌邪則古人作之者多矣自漢至唐文章大手皆採風人之旨以為賦頌凡宮室苑囿鳥獸草木君臣圖像及歌樂之器意有所美莫不頌之不獨獻于天子乃名為頌晉趙文子室成張老賀焉曰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君子曰善頌漢鄭昌上書頌蓋寬饒顏師古曰頌謂稱美之班固皇甫謐皆曰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王延壽曰物以

賦顧事以頌宣匪賦匪頌將何述焉馬融長笛賦序曰追慕王子淵枚乘劉伯康傅武仲等簫琴笙頌作長笛頌孫雍琴賦序亦曰自八音之氣歌舞之象歷代才士並為之賦頌又若揚雄有趙充國画頌史岑有鄧隲出師頌蔡邕有胡廣黄瓊画頌楊戲有季漢輔臣頌夏侯湛有東方朔畫頌陸機有漢髙祖功臣頌袁宏有三國名臣頌劉伶有酒德頌馬稜為廣漢太守吏民刻石頌之蔡邕美桓彬而頌之崔寔為父立碑頌之至若袁隗之頌崔寔劉操之頌姜宏李膺陳寔之頌韓韶郭正之頌法真趙岐之頌季禮若此之類史傳甚衆畧舉數者以明體要又沈約之徒文章冠天下其所慱見通達古今皆為頌述以美王侯[illegible]文章最高者莫如燕許蕭李梁肅韓愈劉禹錫輩未有不

歌頌賢人之德美草木之異者僕故取其體而述講堂頌焉夫頌之義豈有嫌哉且郡府之有學校學校之有講堂乃刺史為國家行教化論道義之所又非刺史之所自有也其于義可頌乎不可頌乎與夫頌一賢人美一草木其旨如何且自漢以來千數百年通大賢文人史官未有以頌不可施於人美于物而有非之者俞竊惟府公謙恭畏讓以頌名為嫌應以鄭康成孔頴達解魯頌之義也故未敢以書自陳今足下見教果以府公之言謂體未使安而云重譔一記鄙人豈敢復欲妄作以取戾乎况夫講堂頌者始稱國家文章之盛次述府公興勸之由遂明學者講勸之義終美宣布之職振天聲於無窮庶乎詞義有可采者也至于鄭康成孔頴達云魯頌詠僖公功德纔知變風[illegible]

美者頌者美詩之名王者不陳魯詩以其得用天子之禮故借天子美詩之名改稱作頌非周頌之流也孔子以其同有頌名故取備三頌又曰成王以周公有太平之勳命魯郊祭天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録其詩之頌同于王者之後又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今魯侯有盛德成功雖不可上比聖王是得臣子追慕借其嘉稱以美其人故稱凡孔鄭之說支離牴牾如此昔鄭伯以璧假許田春秋非之晋侯請隧襄王弗許于奚請曲縣繁纓以朝仲尼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武子作鍾而銘功臧武仲謂之非禮季氏舞八佾於庭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乎鄭既謂魯不當作頌而曰借天子美詩之名而稱頌是名器可以假人也孔子曾無一言

示貶何二頌為經孰謂孔子不如林放乎噫頌而可僭則僭莫大焉亂莫甚焉非聖人刪詩作春秋之意也且孔鄭解經時莫謬妄此之妄作何甚哉傳曰夫子沒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蓋章句之徒守文拘學各信一家之說曲生異義古之作者固無取焉足下以為如何忽因起予遂茲來諭非逞辯而好勝亦欲釋千載之惑用資撫掌解頥且假一言介于府公可乎如曰未安願復惠教

上吳大尹書　楊天惠

某蜀之淺丈夫也知蜀之故二三策而已矣蓋秦宓之論天帝會昌之祥神禹石紐之生三皇祗車之出頻譎誕不經而左思之賦無六合之交會總八區之豊蔚跨諸夏之富有復浮夸少實惟是風俗文順自古已然傳記所録是

可觀也其大者漢有司馬相如王褒楊雄唐有陳子昂李白咸以文詞為世宗長然夷考於史相如之文以楊得意而顯雄之文以容之薦而彰子昂之文以上書而達顧不知當時牧伯大人為誰獨無一人能以半語拔數子而發之者蜀去長安東京為險遠計一時牧伯之選必其世議所謂材任公卿乃為之數子既豪傑士其文采艷發切弗自閟又近在宇下宜易知察方且親以身臨之竟不能回一眄之勤為君人寵其他則又何說也且使數子戀嫪鄉里不一游京師則上林之雄麗羽獵之瑰奇感遇之頭拄其遂湮矣乎肉食者安忍處此蓋君子之用世莫樂乎得材通臣之報國無大于薦士夫惟王襄為刺史薦王褒蘇頲為長史厚李白良可人意然漢唐上下數百年獨有二

公耳其難得如此嗚呼其之生也後不得與斯人接也而適今於閣下幸見之閣下道德純明名實具美以洪從之貴主盟斯文以方面之尊愛養士類自開府以來西南文藝之俊聯薦墨附賓籍者焯焯有聞矣其高者殆將與之同升金玉于王度其下者猶欲使之有立鼓吹于儒林以故縉紳歸仁人物慕義某此時以貧窶之故受墨岷山之陽食指猥衆待耕耨而後飽誠不可一日捨穡事以游其何日以來雅拜於大君子之前重以不幸有幽憂之疾有癖違之累先自絕于明時亡所用于天下慭恐遁匿不復自齒于人倫尚敢驟前叩臆希咳唾餘澤于二三英材後耶今者穡事有閒舊疾小愈妄自念言前日聯薦墨附賓籍者非某同社之良則皆旁邑之望也此其與某拜賜何以異故願上名謁仰慶門下之多獲倪賀吾人之有遭焉惟閣下引之斥之前之卻之惟命所須弗敢知也不宣

上張文定公書　　蘇洵

古之君子期擅天下之功名期為天下之儒人而一旦不幸陷于不義之徒者有矣柳子厚劉夢得呂化光皆才過人者一為二王所汚終身不能洗其耻雖欲刻骨刺心求悔其過而不可得而天下之人且指以為黨人矣洵每讀其文章則愛其才至見其陷于黨人則悲其不幸故雖自知其不肖不足以希望古之君子而嘗自潔清以避耻遠辱王公貴人可以富貴人者肩相摩于上始進之士其求富貴之者踵相接于下而洵未嘗一動其心焉不敢不自愛其身故也貧之不如富賤之不如貴在野之不如在朝

食菜之不如食肉洵亦知之矣里中大夫皆謂洵曰張公我知其為人今其來必將有所舉宜莫若子將求其所以為依宜莫如公洵笑曰我則願出張公之門矣張公許我出其門下哉居數月或告洵曰張公舉子聞之愀然自賀曰吾知免矣吾嘗惜柳子厚劉夢得呂化光數子以彼之才游天下何容其身辱如此恐焉懼其操履之不固以隳數子之縱今張公舉我吾知免矣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主韓子曰知其主可以信其客張公作事固信于天下得為張公客者雖非賢人而天下亦不敢謂之庸人矣昨有得天下不得謂之庸人者幾人而我則當知我者可以畢劉夢得呂化光柳子厚數子之不幸而賀我之幸也數百里一拜于前以為謝者正為此耳

論蜀書　國朝楊璟

璟聞古之爲國者同德度義義不足不敢抗德不足則歸順故能保身家於兩全流名譽於無窮福及子孫族姓長久反是者往往取敗今足下以幼冲之資藉先人之基據有巴蜀黙然在位不咨至計而聽群下之議以爲瞿唐劍閣之險一夫負戈萬人無如之何此皆不達時變以誤足下何則昔之據蜀最盛莫如劉備諸葛孔明佐之訓練士卒財用不足取之南中然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今足下疆場南不過播州北不及漢中以此唯彼相去萬萬而欲以一隅之地延頃刻之命可謂智乎若謂險阻可恃則三苗之城不滅有扈之國不亡蠶叢魚鳬之鄉不至足下矣我

主上仁聖神武遣將用兵天下無敵運謀出奇神明響應順附者無不加恩負固者然後致討以足下先人通好之故不忍加師數遣使諭又以足下年幼未歷事變恐惑於狂瞽之說失遠大之利故復遣璟面諭禍福深仁厚德所以待明氏者不淺足下可不深念之乎且向者亂雄如陳友諒張士誠竊據吳楚造舟塞江河積糧過丘山首旋師東討張氏面縛此非人力實天命也足下視此以爲何如友諒之子衆歸江夏王師致伐勢窮出降

主上宥其罪恕封以侯爵恩榮之盛天下所知足下無彼之過而能幡然覺悟獨斷於心自求多福則必享爵土之封保先人之祀世世不絶豈不賢智矣哉若必欲倔強隅假息頃刻魚遊於沸鼎之中燕巢於危幕之上禍害將

至恬不自知璟恐天兵一臨勢不可禦前日之臣爲足下謀者或以郡獻或以城降各自爲身計以取富貴當此之時老母弱子將安所歸乎縱足下年幼未曉語及老母獨不痛心乎禍福利害瞭然可覩逆順之途在足下察之而已

文八

論類 說文考辯附

論議之家大都在正體而根極理致矣鋪而張之則有文焉析而著之則有說焉精其條理謂之辨焉究其原本謂之考焉其體雖殊其理致未始迥別也是故吾观斯編於講德則藻思淵涵於詩紀則根柢昭晰於原陣則經文緯武於諭蜀則宣德匡時夫非傳世之文弐其他律律纚纚有餘思焉恣而表之以諗來者

四子講德論　漢王褒

褒既爲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論

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耻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趍學有日矣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蝱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僕雖頑嚚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懿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文學曰何爲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越石負芻而瘠晏嬰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觀卒遇而以爲親者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母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散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雅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携手俱遊求賢索友歷于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輗而聽之詠歎雅轉韻中律嘽緩舒繹曲折不失節問歌者爲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焉禮文既集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人不識寡見尠聞曩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

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圭孔子睹其謹戒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歌詠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趍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趍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碔砆凡人視之怢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精練藏於鑛璞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況乎聖德巍巍蕩蕩黎庶所不能命哉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德美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明君之惠昭顯忠臣之節充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善

云廸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夫[illegible]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穗
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
君哉愚竊惑焉浮游先生色勃背溢曰是何言歟昔周公
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
列于大雅夫世衰道微僞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
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
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偏曉聖德莫不霑濡厖眉耆耇之
老咸愛惜朝夕顧濟湏臾且觀大化之淳流於是皇澤豐
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傳
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
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知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君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

子執分寸而罔億度處把握而郄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
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
懟滕走而前曰先生詳之行潦暴集江海不以爲多鰌鱓
並逃乃或不以爲虛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
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
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君采詩以顯
至德歌詠以薰其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緡甘棠之風可倚
而俟也二客雖窒計沮議何傷頑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
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巨過也顧二子措意焉夫
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枹鼓鏗鏘而介士奮竦
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惑敵
舒先生之憤頑二子亦勿疑也於是文繆復集[illegible]始講德

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之力也先生曰非
有聖智之君惡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
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illegible]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偏
[illegible]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入就
者衆也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厦之材非一丘之木
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畧也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
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三代以上皆有師傅
五伯以下各自取友齊桓有管鮑隰甯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晉文有舅犯趙衰取威定伯以尊天子秦穆有王王廖
由由余五羖攘郄西戎始開帝緒楚莊有孫叔子反兼定
江淮威震諸夏勾踐有種蠡滌厲剋滅強吳雪會稽之恥

魏文有段干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燕昭有郭隗樂毅
夷破強齊困閔於莒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如此而况
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
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擾
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
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茂是以海内歡慕莫不風馳雨集
襲雜並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
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偃息匍匐乎詩書之
門遊觀乎道德之域咸潔身脩思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
精銳以貢忠誠允顧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
士文王所以寧也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
[illegible]爲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奉以

闕貢賦減膳食卑宮觀省田官損諸苑疏繇役賑乏困恤
民災害不遑遊宴閔耄老之逢辜憐縲絏之服事惻隱身
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縲匿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夘得
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先
生獨不聞秦之時那遠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
群小憎惡仁智詐偽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峭大理
峻法處位而任政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很摯虎攫懷殘
秉賊其所臨莅莫不飢慄惴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
征役無所措其手足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雞者不
畜貍牧獸者不育豺殖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故大
漢之為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
用和睦今海内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

咸亨山川降靈神光燿暉洪洞朗天鳳凰來儀翼翼邕邕
群鳥並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
櫛比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
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
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夫名自正
而事自定也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
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洽邊不恤寇甲士寢而
旌旗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
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強者也天性驕蹇習俗桀暴賤老貴
壯氣力相高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羊走箭飛鏃逐
水隨畜都無常處鳥集獸散往一來馳騖周流曠野以濟嗜
欲其耒耜則弓矢鞍馬播種則扞弦掌拊收秋則奔狐馳
兔獲刈則顛倒殪仆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是以三王
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驚邊抗士屢犯葛莚詩人所歌自古
患之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
而朝賀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結阻頻燋齒梟瞯剪
髮魋首文身裸袒之國靡不奔走貢獻懽忻來附委娑謳
吟鼓被而笑夫鴻鈞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翱翼泉魚奮躍
是以刺史感瀝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黯黮不能究識敬遵
所聞未克殫焉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終日仰歎
怡懌而悅服

蜀山詩紀論　宋羅泌

嗚呼山川設險此天地之所以限疆界也嗟人之生離聖
且智其精神固有限劑奈何多欲之君溪心鑿志貪以取

敗然後百鐍啓而天地閉矣予讀楊雄蜀紀而感夫蜀之
所以通中國者夫蜀之為國富羨饒沃固自一天壤也西
番東漢北秦南廣一障之隅自生民以來君皆世紹蜀不
知有中國而中國亦莫知有蜀五帝以來羈縻服外蜀固
不為中國少而中國亦不為蜀不足也建安王時蜀王貪
惏求欲無厭故秦惠得以圖之飾妖饒之矛劉恠誕之牛
以誘其衷而後褒斜之路棧矣以故秦人得蜀之資而遂
併天下自是蜀山不閉莫有其奇至于今為中州則貪求
之所致也一自中國之有蜀也故不可謂之無利也然而
風動之辰常先他國而綴靈府一或入保則無復中國之
所有者是其為國固鬼神之所作也予既讀蜀紀而感夫
蜀之所以通中國者及讀陳子昂之疏而又幸蜀之不通

於吐蕃也夫吐蕃之於蜀猶昔日之秦於蜀也方其擧族之兵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幾卜載矣未嘗亡一旅也以薛仁貴郭待封㓂武之將戶十萬之衆於大非之川一甲不歸以李敬元劉審禮廊廟之宰辱十八萬衆於青海之上竟不能俘一醜而關隴爲虛可謂強矣然其美垂全蜀之珍如是之久而不得食者徒以山川之阻絕而障塞之不通也胡爲議者欲以梁鳳巴蜓之兵開蜀道繇雅州以討生羌而襲吐蕃夫羌人固未易討而昔者東漢之所繇喪敗者也嗚呼其亦幸而不成歟萬一生羌可破而蜀道遂開則蜀之硜庫自此轉而西矣使我而得吐蕃其財固不足以裕國其地固不足以穡也而徒戮無辜之民竭有常之帑以狥之爾其或得之而得以穡亦其異於羇近

熟而創遠業乎又何異於舍已之田而芸人之田者也況已之田舍矣而它人之田未及芸邪昔者漢之武帝好大而喜功使者張騫乃互誇以西域之富於是黷兵以爭之四十年間中都之財賦夏國之生靈略盡於西域矣非不得其地也得朔方之郡而自不能以耕也非惟不能耕也得朔方之生而棄上谷遼陽之熟其所以危士臣以締怨者得大宛良馬數十而已使齊楚之巨擘怨而交訟所爭亦不啻是一何舛邪嗟乎武之轍既覆於前矣而隋之裴矩又以西域之圖蕩煬帝之侈心於是親出玉門亂伊吾且末而關右蕭然始恃盛疆卒歸狼狽此魏公之所以傷之者也顧不寤歟予常言之滇江渤漲此天地之所以限東徼也惡溪沸海此天地之所以限南徼也惡溪在閩多瘴海氣中者

温ㄔ㠯泄逾者廚黻屬殺其魚多蜎沸海常沸尤多惡於翔云攸滑貢者經之陷河懸度之說乎西自罽賓西行歷大小頭痛山赤土身熱之坂李唐異物志云山皆在罽搜之東疏勒之西冬月過之少有痛頭身熱吐逆之患驅畜皆然奥日則死山有毒藥氣之所為又有二地盤道經三十里又經鳥飛四百里石懸度山尺之路下臨不測法顯記在盤陀西南今葱嶺冬夏有雪即佛書言雪山者道有毒龍卯之輔風晦飛嘑過者少全瀚海沙子之說乎此天地之所以遮西而制北者也沙子在契丹後城數千里乃昔女真成大遼其臣大石林牙挈其子三晝夜偷沙子立之數十年粘罕莫能近激障霧於東維東南障霧冒者多死其病如疾而重劇至七孔迸血故南方有大小法場之號吟越萬有瘴氣中之有毒着人人死着木木折曰鬼隙本山瘴之氣毒也界黑水於南極黑水在梁雍閒涉者則羅黙里泄流沙於西陲裴矩西域記自高昌東南去瓜州千三百里並沙磧之水常四面茫茫盖西州之路柳中決弱水於北藏此天地之所以界四維也出陽關至于向路經陷河代理至中乃得度弱水亦陷河之類羽毛皆沉今州廣之界亦惟一小河淖溢而深今古不得度蓋亦弱也八荒之內奚有奚無八荒之外何窮何止古之聖人一

視同仁人得其君則已矣請試舉一隅以憲之方昇明之二年倭王奉表以條其祖之勛謂東西之所服者二百九十有六國是固海東之國也倭王之所服者也其所不服者幾什伯君其盡制歟東毛人等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渡出海北九十五國一云一百二十六國支顯西游道其所記亦數百國此于闐以西國也支顯之所知者也其不知者又不知其幾也知猛法盛之錄曇勇道安之傳審至之國不下三四五百大延四域之使魏氏四道之賓所奏之國亦不下三四五百此世之未嘗聞者也是數千國者因俱樂土也其地可謂遠矣而其人亦未嘗有能道天之涯地之角者惡乎貪而不已邪納國說餘論凡慮亂者穿其順志遠者刺其目黃帝堯舜非不能服遠也而所守者域服之外一無所事其在周公亦不過

口誥爾戎兵陟禹之迹而已夫禹聲教暨于四海而其制中國若是截也舜投四凶於四裔羽山乃今海州崇山乃今澧州幽州則今涿東而三危乃今渭水之源新今視之昔爲近地齊之伐山戎此特北平之地而常水巳識其遠代韓愈之貶潮之陽可以歸遠此陋蕭育之首帳被間巳爲附而今更爲內地放臣遷客遠至編肆朱厓沙門鬼比猶以爲未豈堯舜之心哉伊尹四方之令狗國豹胡亦不過三十有六國來者不可拒往者不爾追又曷嘗勞吾萌宣吾府而奉之哉噫先王之政教其施於中國者蓋詳矣推先王之政教以治中國則禹之所制不爲少矣不緜先王之政教則禹之所制猶將不異於戎狄彼以遠畧誇後世而不詳乎其內者是豈禹之心也哉末世之君不知古者之所以爲國而以貪求速敗豈禹爲惑邪嗚呼其亦不聞蜀漢隋氏之事則已矣少有所知有不爲之寒心哉

八陣論

李昭玘

兵陣之事有不可以言者有不得不言者衛靈公在諸侯之任當以守法爲職不當問陣有不仁之資宜以脩德爲務不宜問陣然且問之此孔子所以不對也所謂不可以言者也然孔子不對衛靈公之問將以立教爾至其自謂則曰我戰則克其請伐罪則曰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宜可克是則使孔子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其行兵用師之際必有道矣其不肯驅烏合無律之民以用之立死之地決矣當是時也兵陣之事將習之不暇而況於言乎此所謂不得不言者也世之不善講學者恥於戎事之不知則未嘗不以孔子闢衛靈爲藉口彼不知孔子之闢其旨有在而文事必有武備乃吾儒之所當言儻曰吾知所以兵非吾之所知其不當問者闢之以此而當闢者亦闢之以此是無乃拘而害事也哉儒者之於天下亦何所用也哉今夫古之用仁義之師者莫如武王爲王者之佐者莫如太公爲武王太公者疑若專以曲直老壯爲定計凡覆殺之機布設軍勢之事當絕弗道而其六韜之書乃有鳥雲山兵鳥雲澤兵等篇其所以較勝負利害之際者甚詳豈武王太公至是而變仁義爲譎詐耶直以爲德之不懷則兵之必用則凡所以御兵制敵之道不可不講之耳然此尚有可議者曰六韜非太公之書蓋戰國相傾之士借太公以爲市者至於詩書爲帝王之遺迹豈復有可議者耶而有扈之役則曰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牧野之誓則曰今日之事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宣王征徐方之詩亦曰綿綿翼翼不測不克又何敦陣整旅之不能廢也夫左治其左右治其右六步七步之旅進不可不同心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之擊刺不可不併力與夫綿綿以爲奇而使敵不測翼翼以爲正而使敵不克自帝王之時已然而書與詩載之未嘗以爲恥後世之士乃獨恥言之豈非好名而不適實之弊哉蓋聞古之制陣其名不一有以三才名者日月星辰斗杓一左一右一迎一背謂之天陣丘陵水泉左右前後之利謂之地陣用車用馬用文用武謂之人陣此三才之辨也有以五時名者春爲牝陣弓爲前行夏爲方陣戟爲前行季夏爲圓陣矛爲前行秋爲牡陣劍爲前行冬爲伏陣楯爲

前行此五時之辨也有以四獸名者使商人為前兵象[illegible]虎使羽人為前兵象玄武使徵人為前兵象朱雀使角人為前兵象青龍此四獸之辨也有以五行名者木之直金之方火之銳水之曲土之圓此五行之辨也凡若是者因類制名固不可殫數而八陣之名尤為異同若所謂一方二圓三牝四牡五衝方六車輪七罘罝八鴈行是一八陣也若所謂金木水火土天地人又一八陣也若所謂車箱洞當金車上中黃土鳥雲鳥翔火折衝木龍騰卻月水鴈行行飛鸖天車輪地虎翼人又一八陣也紛紜異口其無定論如是至於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以是八物制為八名兵家者流於此多歸焉則八陣之定論亦有在矣然是八物者亦信其所從名之當否耳考其根柢陣之所以八者

自有所祖述蓋其法肇於黃帝具於成周而變化於諸葛孔明非諸葛孔明之獨能為是也昔黃帝潛通八卦而建都之法默會九天而設三軍之制是以周公則而象之以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自九夫之井至於四縣之都而得乎一都之法又以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自五人之伍至於五師之軍而合乎三軍之制至於孔明則又上探黃帝之微意下釆成周之遺法因而循之與道神之革而化之與時宜之而陣法備焉故其制為八陣自九夫為井而演之縱橫皆八而有八八六十四陣有所以通乎八卦也立為三軍自五人為伍而演之周旋[illegible]九而有九九八十一陣者所以會乎九夫也然則孔明

之所祖述者可謂深且遠矣非與夫古人之精神心術流通為一者疇能爾哉李興曰推子八陣不在孫吳若求八陣於孫吳之書則孫吳之書固無有也是不知孔明之祖述在彼而不在此也愚故曰肇於黃帝具於成周變化於諸葛孔明非孔明之獨能為是也嗚呼八陣之法黃帝既以此逐獯鬻南平蚩尤戮黎於板泉省方於崆峒底定萬國旁羅七曜周公既以此誅紂伐奄膺戎狄懲荆舒而孔明又以此平定南中響震關輔斬王雙走郭淮殺張郃以成鼎足之强則其明效大驗已可見矣後世之言兵孰不欲得其遺法而師承之然昧其法者莫如晉之桓溫明其法者莫如唐之李靖此又不可不知也壘石八行行去二丈此其為武侯之遺迹真與偽皆未可知而桓溫幸僥竊

之不識遽歎之曰此常山蛇勢也夫常山蛇者在兵法謂之率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考之陣勢特曲直一陣勢耳烏在為八哉且武侯所祖在黃帝周公而溫信於率然之說比之李興謂不在孫吳者尚或有愧故曰昧其法者莫溫若也唐太宗問李靖曰卿所製六花陣出何術乎靖曰臣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乃為圖陳之夫驅馳於戎馬之間識兵形陣法者莫如太宗而靖有六花之制乃不知其所出必待剖喻明白而後悟則靖之於八陣深矣又非守其緒餘糟粕者之比也愚故曰明其法者莫靖若也雖然論其深妙固未易以立談判考[illegible]大綱則不過奇正二字而已蓋古之制軍合萬二千五

百人而爲軍其爲伍者一千一百二十五其爲兩者二十五十十取三焉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是其分陣之數有奇有正也回旋九攢以象大門乎正列以象地散渙邪直以爲風前大後銳以爲雲天地風雲四者陣之正也延邪綿直以爲龍蟠前合後開以爲虎翼彌蔓散洽以爲鳥翔回蛩包蓋以爲蛇蟠龍鳥虎蛇四者陣之奇也是其布陣之形有奇有正也天子上將居中而不動疑兵游軍出沒而無常是其用陣之勢有奇有正也乃若陣行之疎陣戰之密其人之列面之相向背之相承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前禦其前後當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鴈行長以衛短短以救長回軍轉陣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雖

絕成陣雖散成行四頭八尾觸處爲首先動爲陽輕疾猛厲其勢險其節短後動爲陰持重固密不動如山其倏忽幽間神出鬼沒千變萬態而不可致窮則又所謂奇正之相生如環之無端者八陣之制如此然則爲今日計將欲誅不延戡亂略可不務乎雖王者之兵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有征無戰善師不陣也而其不幸有頑然不服者以是爲權謀之助非小補也嗟乎物不終靜故受之以動當純坤用事則陰疑於陽而飛龍野戰當大朴既散則聖道並起而戎馬生郊則有力吞八荒爭截九有而生民之類駭然不寧黃帝於此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而又制爲陣法以貽後代豈得已者哉蓋所謂生道殺民威不執而成文德也而後世經生儒士爭非之并與孔明之

相述者黜焉一旦乘以倉卒之變而有抗衡之事其將之之何然非黃帝孔明者既以大繆而法之不守德之不脩事以嗜殺自封殖爲事者其爲生民之禍亦豈細故耶故鄭之魚麗鵝鸛魏之鶴列晉之三行楚之二廣二孟徒以逞一己之欲而挐赤子於肝腦塗地耳其得罪於君子不亦甚乎孔子所以不對衛靈公而孟子亦嘗闢善陣善戰爲民賊者豈非爲此等者慮哉夫仁義權謀後世不可偏廢一於仁義則拘而不通事於權謀則寖入於詐而無以自反於正區區之慮每及乎此故力陳武侯八陣之美以謹後世之武備而又闢魚麗鵝鸛之屬以終孔子俎豆之意焉

說類

東西兩川說

聞西山漢兵食糧者四千人皆關輔山東勁卒多經河隴幽朔教習慣於戰守人人可用兼差堪戰子弟向二萬人實足以備邊守險脫南蠻掃掠邛雅子弟不能獨制但分漢勁卒助之不足撲滅是吐蕃馮陵本自足也推量西山邛雅兵馬卒救援形勝明矣頃三城失守罪在職司非兵之過也糧不足故也今此輩見關兵馬使人 州素歸心於其世襲刺史獨漢卒偏裨將主之竊恐備吐蕃在羌漢兵小既而釁隙隨之矣況單兵姦吏減剝未已哉愚以速擇偏裨主之主之勢明其號令一其刑賞甲其哀恤致其驩忻宜先自羌子弟始自漢羌易解人意而優勸旬月大浹洽矣仍使兵羌各擊其部落刺史得自教閱都受統於兵馬使更不得使入州都管在一羌王或都關一世襲刺史

是羌之豪族發源有遠近世封有豪家紛然聚藩落之詞
於中肆與奪之權於外已然則備守之根危矣又何以籍
其爲本式遏雪嶺之西哉比羌族封王者言以核城之功
得令成失矣襲王如故總統未已余諸董癡辟何王尹之
獄是矣由棻嗣羌王關王氏舊親西董族最高怨望之勢
然矣誠於此時便宜聞上使各自統領不須王區分易制
然後都靜聽取別於兵馬使不益元戎氣壯部落無諳或
縱一部落怨獲羣部喜矣無疾如此處分豈惟邛南不足
憂八州之人頗賈勇復取三城不日矣幸急擇公所素諳
明于將者正色遣之檄賊內編屬自久數擾背亦自久徒
惱人耳憂慮蓋不至大胙聞受鐵劵爵禄隨之今聞已小
動爲之奈何若不先招諭也穀貴人愁春事又起緣邊耕

種即發精卒討之甚易恐賊星散於窮谷深林節度兵馬
但驚動緣邊之人供給之外未見免刼掠而還債其地豪
族兼有其地而轉富蜀之土肥無耕之地流冗之輩近者
交互其鄉村而已遠者漂寓諸州縣而已寔不離蜀也大
抵秪與兼并豪家力田耳但均畝薄斂則田不荒以此上
供王命下安疲人可矣豪族受賃罷人田管內最大誅求
宜約富家辦而貧家創痍已深矣今富兒非不緣子弟職
掌盡在節度衙府州縣官長手下哉村正雖見面不敢示
文書取索非不知其家處獨知貧兒家處兩川縣令刺史
有權攝者須盡罷免苟得賢良不在正授權在進退聞上
而已

八陣圖說　宋范　蓀

夔州八陣之磧聞天下歷千有餘年至今存於峽口之江
浦往時每過其下惑於傳聞眩於目擊終莫得其說今蒙
恩從官於此始得以暇日登崇臺而縱觀之臺高而磧平
累石衆然一一數之而無差於是推尋其意而爲之說曰
陣法之大要方圓奇正而已爾武侯之法前爲八者八皆
東嚮其勢直而方後爲十二者二皆南北嚮其勢曲而圓
方者所以爲正也圓者所以爲奇也夫奇者正之餘李靖
所論握奇文是也方圓相生奇正相揉而陣法無餘事矣
然則前爲八者八後爲十二者二何也曰此分數之法皆
以八計之是以爲八陣也前爲八者八總而計之爲八八
六十四後爲十二者一總而計之爲三八二十四凡爲八
者十一絶長補短而三分之以其二爲正而以一爲奇合

爲八八矣古八陣之法其別凡八李筌陰經以爲常山之
勢者是也武侯之法爲陣者一而已非古八陣也然而爲
常山之勢者固自若桓温之言近之矣若武侯之所以爲
八者未知溫能悉之否也五人爲伍五伍爲兩萬二千五
百人爲隊二百五十十取三而以爲奇者古也武侯之法
八八六十四爲正三八二十四爲奇是上一取三焉以爲
奇則精於占矣夫奇止也方圓也陰陽也一而已矣方者
其陰圓者其陽也前爲方者八八六十四後爲圓者三八
二十四絶長補短大槩二陰而一陽其在易二陰而一陽
爲震倍之四陰而二陽爲臨嗟乎武侯之意儻取諸此乎
古者用奇之法或取於中或列於左右或伏於後處於中
若李靖之握奇是也列於左右者淮陰侯與趙戰旁下之

勢也伏之後則武侯之法司馬遷書言漢與楚决勝垓下淮陰侯自以二十萬當之皇帝在後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絳侯柴將軍又在皇帝後淮陰侯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楚以大敗史傳之紀軍陣未有詳於此者淮陰侯與高帝絳侯柴將軍所居之面正也孔費二將列於左右者奇也淮陰侯書以弱致人故其爲奇者列于左右將佯却而後勝武侯節制之師使爲奇而將出於左右者常匿於後以周其軍正兵既有所恃而奇兵唯無出出將不可禦此司馬仲達之所避而終身不敢與戰也然武侯之法密矣

文類

諭巴蜀文　漢司馬相如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上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墮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鬭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爲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夜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

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遍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難蜀父老　司馬相如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群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略斯榆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人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

原缺第十九葉

討故乃闡洙若徽牂柯鎮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跡遯不閉智昏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壹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鵬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遷延而辭退

諸葛故壘立碣文

挺爲掾李興

天子命我于沔之陽聽鼓鞞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驤摯解褐於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豹變於受命貢感激於由孫異徐生之摘寶識臥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則有佐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九㝢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騁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甃又何秘要昔在顛夭有名無跡孰若吾儕良籌妙畫藏文既寢以言見稱又未若[illegible]

行並微夷吾反坫樂毅不終奚比于爾明哲守冲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扆涖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於魯蜀民知耻河渭安堵匪皐則伊寧比管晏豈徒聖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隱卜此維宅知仁所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殞其夕誰能不歿貴有遺格惟子之勳移風來世咏歌餘典懦夫將厲遐哉邈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疇昔之乖萬里殊塗今我來思覿爾故墟漢高歸魂於豐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罔兩以髣髴冀影響之有餘魂而有靈豈其識諸

對蜀父老問

唐盧照鄰

龍集荒落律紀蕤賓余自鄠鎬歸于五津從王事也丁丑留於梁邊橋止送客亭即相如所謂不乘赤車駟馬不出

汝下者也遇蜀父老皤然龐眉華髮者休於斯謂余曰子非衣冕之族歟文章之徒歟飾仁義以干時乎懷詩書以邀名乎吾聞諸夫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當今萬方日用九有風靡主上垂衣裳正南面而已矣庸非有道乎而子爵不登上造位不至中涓藜羹不厭短褐不全庸非貧賤乎吾視子形容顦顇顏色疲怠心若涉六經眼若營四海何其無恥也何其不一干聖主効智出奇何栖栖默默自苦若斯吾聞兌爲鄉失則烹何故區區冗冗無所成名余笑而應之曰魚不可以語於海者拘于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蓋聞智者不背時而徼幸明者不遠道以干非是以聖賢馳騖莫救三家之微匹夫高抗不乘萬乘之威道在則尊勢匪陋義存則珪組斯遺式

談以邀肉食或白首而甘布衣或委輅而仕蜀論都之會或射鈎以相遇匡霸之機亦有朝爲伊周暮爲桀跖當其時也襲珩珮之鏘鏘失其時也委溝渠而喀喀故使龍丘先生蓋閑擁篲鴈門太守不如纏被孟軻偃蹇爲王者師范雎匍匐爲諸侯客富貴者君子之餘事仁義者賢達之常迹來不可違類鴻鴈之隨陽去不可留同白駒之過隙行蘇張之辯於媯燧之年則迂矣用韓彭之術於堯舜之朝則吁矣守夷齊之節於湯武之時則孤矣抱申商之法於成康之日則愚矣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易具而處失其所矣大唐之有天下也出入三代五十餘載月竄來庭風立欽塞華旌巳偃羽檄巳平雖有廉白之將孫吳之兵百勝無遺策千里不留行無所用也杜首旣禪介丘旣封創

明堂立辟雍雖有闕里之聖淹中之儒叔孫通之徒公玉帶之圖將焉設也咸英並作韶武畢用奏之方澤而地祇登昇之圓丘而天神降雖有伶倫伯夔延陵子期操推曲則風雲動激悽音則草木悲又何施也畫衣莫犯囹圄不脩雖有咎繇仲甫之器釋之定國之儔金科在握丹筆如流非急務也人歸東戶家沐南薰山澤無溪隧雞犬不相聞雖有文翁黃霸之述職子游子賤之絃歌政成禮讓俗被雍和固無取也干戈巳戢禮樂巳興刑罰巳措梁父巳升公卿常伯庶政其疑雖有鴻才大略麗句豐辭發言盈乎百代濡翰周乎四時略無益乎今日而適足以拂之是故天子恭巳群臣演成擾抶而陵搜契撫掌而笑阿衡繇言而萬物皆遂不窩而品彙咸亨莫不稱贊鴻烈揄揚須

聲言殊術招累行危者相傾効智者輟談于草澤出奇者累足於山楹許由去而堯臣不少善卷逃而舜德不輕夫周昇雖華猿猴不之好也夏屋雖崇騏驥不之處也載鶢以車馬不如放之藪穴也樂鶢以鍾鼓不如栖之以深林也此數物者豈惡榮而好辱哉蓋不失其天真也若予者十五而志於學四十而無聞焉詠羲農之化說姬孔之編周遊幾萬里馳騁數十年時復凌霞汎月搊扎彈弦隨時上下與俗推遷門首張公之霧突面墨子之烟雖吾道之窮矣夫何妨乎浩然今將投子以中和之樂申子以封禪之篇終矜勲乎措地竊所慕于談天於是蜀父老再拜而謝曰鄙夫瞽陋長自愚惑習俗遐陬不遊上國聞王人之休旨聽皇猷之允塞亦猶獻雉而遇司南銜龍而光有北

請終餘論永告叩贄

考辨類

杜宇鱉令辯　宋羅泌

按諸蜀記杜宇末年遜位鱉令鱉令者荆人也舊說魚鳧畋于湔山仙去後有男子從天墮曰杜宇爲西海君自立爲蜀王號望帝徙都于郫或瞿上自恃功高諸王乃以褒斜爲前門熊耳靈關爲後戶玉壘峨眉爲城郭江潛綿洛爲池澤汶山爲畜牧南中爲園苑時鱉令死尸隨水上荆人求之不得至蜀起見望帝望帝以之爲相後禪以國去之隱於西山民俗思之時適二月子鵑方鳴因號杜鵑以志其隱去之期一云宇禪之而淫其妻恥之死爲子嶲故蜀人聞知皆起曰我望帝也杜朋每每起歎所謂杜宇魚鳧

爲蜀帝王者據風俗通等鱉令化從井出既死尸逆江至
岷山下起見望帝時巫山壅江蜀地洪水望帝令鱉鑿之
蜀始陸處以爲刺史號曰西州自以德不如鱉從而禪焉
是爲蜀開明氏李號萬通生蘆保亦號開明時武都出五
力士輔之開明子孫八代都郫九世至開明尚始去帝號
稱王始成都自開明五世開明尚始立宗廟于蜀則猶在
五帝時以今蜀記望帝遠記周襄王至鱉令王蜀十一代
三百五十年當始皇時號蜀蘆子覇王夫始皇時蜀滅久
矣記言儀錯伐蜀蜀王開明拒戰不利退走武陽獲之樂
史云在彭山縣則是張儀滅之也鱉水名也宇一作鼈音
別縣在牂牁集韻音幣而刺史乃秦官故王充劉知幾以
子雲之記杜魄荊尸爲妄鱉令亦作鼈靈墓在郫西五里
天隳山後訛爲天回云

巴國考　王象之

山海經云西南有巴國又云昔太皥生咸鳥咸鳥生乘釐
乘釐生后昭是爲巴人郭璞注云巴之始祖事冢字記周
武王伐紂巴蜀之髳微預焉尚書牧誓云及庸蜀羌髳微
盧彭濮人注云髳微在巴蜀巴之名巴見於此巴志云武
王克殷封其宗姬於巴爵之以子春秋魯桓公九年巴子
請與鄧爲好莊公十八年伐楚文公十六年巴與秦楚共
滅庸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敗於鄾又曰庸蠻叛楚楚莊
王伐之七遇皆北唯裨儵魚人實逐之杜曰裨儵魚三巴
今魚復縣也巴志云戰國時蜀既稱王巴亦稱王巴志亦
云周慎靚王五年蜀王伐苴侯奔巴巴爲求救於秦秦惠
王遣張儀司馬錯救苴巴遂伐蜀滅之儀貪巴道之富因
取巴執巴王以歸置巴蜀及漢中郡

蜀國考　王象之

按世本山海經揚雄蜀王本紀華陽國志諸書皆言蜀之
先肇於人皇之際至黃帝子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嚳後封
其支庶於蜀歷夏商周始稱王者縱目名蠶叢次曰柏灌
次曰魚鳧其後有王曰杜宇杜宇稱帝號望帝時有荊人
鼈令死其屍隨大上荊人求之不得鼈令至汶山下忽復
生見望帝立以爲相時巫山壅江蜀地洪水望帝使鼈
令鑿巫山蜀得陸處望帝因禪位于鼈令號開明遂自亡
去化爲鵑鳥故蜀人謂子鵑爲望帝自開明而上至蠶叢
凡四千歲自開明而下五葉有開明尚始立宗廟尚青敬

昔所謂庸蜀者即此也通鑑慎靚王五年巴蜀相攻擊俱
告急於秦秦使張儀司馬錯伐蜀滅之貶蜀王更號爲侯
後以其地爲蜀郡華陽國志云開明氏凡王蜀十二世

成都周公禮殿聖賢圖考　元費著

至聖文宣王廟在子城內南門之東前漢文翁學宮故址
後漢獻帝興平元年甲戌太守高眹（眹音晉俗訛爲眹）距今慶元
戊午凡一千四年舊號周公禮殿殿制甚古低屋方柱柱
上狹下廣與今異制左柱有高眹脩學舍記凡三百四十
二字其文紀漢初平五年按史初平止四年次年改爲興
平今尚云爾蓋是時天下方亂道梗不通或未知朝廷
改元爾殿有板龕護先聖像丘文播畫山水龕後有板壁
黃筌畫冽灘丘筌竝今亡獨黃畫存殿之壁高下三方悉圖

原缺第二十六葉

秦非　后處家語作石處　石作蜀家語作石子蜀
邽巽家語作邽選　巫馬施家語作巫馬期　廉潔
梁鱣　燕伋　孔忠　商瞿上家語作商瞿
鄭國　曹邮　公皙哀家語作公西哀
壤駟赤　顏孫師　原元籍家語作原
公肩定　漆雕哆家語作侈　曾點史記作蒧
公祖句茲家語作公扒茲　步叔乘　左人郢家語作左郢
顏無繇家語作無由　司馬耕　顏祖家語作顏相
申黨家語作申續　秦祖　伯虔　顏辛
鄔單家語作縣亶　叔仲會　公孫龍　冉季
秦冉　公良孺　狄黑　蕭何　張良
叔孫通　陸賈　漢文帝　賈誼　文翁

漢武帝　董仲舒　公孫弘　倪寬　司馬相如
王吉　蕭僑　戴勝　匡衡　王尊
李彊　莊君平　劉向　楊雄　漢光武
鄧禹　張堪　張湛　桓溫　劉平
鍾興　第五倫　廉范　班固　黃昌
种暠　馬融　李膺　高朕　陳寔
服虔　陳紀　鄭玄　諸葛亮　龐統
董和　費詩　譙周　鍾繇　王肅
羊祜　張華　杜預　王濬　夏侯湛
喬智明　范廣　王尊　謝安　亘石虔

山川形勝述　國朝彭韶

蜀之地南撫蠻獠西抗吐蕃上應東井岷嶓鎮其域汶江出其徼以褒斜為前門鬱關為後戶峩眉為城郭南中為苑囿緣以劒閣阻以石門面越負秦地大且要誠天府之國也揚子雲益州箴曰巖巖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泰作無道三方潰叛義兵征暴遂國于漢拓開疆宇恢梁之野列為十二光羙虞夏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營盛衰敢告士夫集記云禹別九州八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又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漢地理志言蜀郡湔氐道禹貢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九行七千六百六十里按岷山在茂州直西北最後番曰列鵞村其村有岷山山之右有嶺曰鐵豻則分水之上源也水二派其一西南入尖囊至大渡河其一正南入溢村至石紐過汶川則禹之所導江

也鐵豹一名羊膊蓋夷語不同耳任豫益州記言江出羊膊嶺經甘松至灌千餘里是也大抵蜀之山近江源者通謂之岷山峯連崗屬千里不絕今俗謂青城為岷山者以此續記云允曰岷嶓該衆山言也允曰沱潛該衆水言也蓋蜀山之居左者皆曰岷居右者皆曰嶓水出於岷者皆謂之江出於嶓者皆謂之漢或謂之漾或謂之沔出於江而別流別而復合皆謂之沱出於漢而别流別而復合皆謂之潛古今論岷嶓沱潛者衆矣然參差不齊莫得其真者蓋由不知蜀山之居左者皆得為岷蜀山之居右者皆為嶓而獨指茂州之汶山為岷山金牛之嶓冢為嶓臨矣今按左右之說別無考證而嶓冢又改隷陝西茲以成都郡內山川之可名者紀焉其井泉池石亦附於後

六縣非夜郎故地辯　周洪謨

舊志謂敘州所轄慶長高珙筠連及嘉定所轄縣為夜郎故地蓋謂諸縣在漢犍為郡所領與漢陽朱提南安之境而惑於漢以夜郎旁小邑置犍為郡之說故乃云然以予觀之殆不然也史記漢武帝時唐蒙使南越南越人食蒙以蒟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江廣出番禺城下蒙歸問蜀賈人賈人言獨蜀出蒟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蒙乃上書說上以由牂牁下南越之故乃拜蒙為中郎將從巴蜀筰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諭以威德約為置吏夜郎旁小邑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遠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乃以為犍為郡而歷代郡志皆謂蒟醬出長寧以蒟醬論之則長寧諸縣

在當時為蜀而不為夜郎明矣所謂夜郎旁小邑貪漢繒帛乃以為犍為郡者則犍為領漢陽江陽朱提等縣皆夜郎旁小邑故曰西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是夜郎旁小邑各自為君長非夜郎屬國也若以為夜郎屬國則當時夜郎尚未臣漢安得裂地以置郡邑哉況其間尚阻且蘭漢發且蘭兵以伐越且蘭[illegible]命遂殺漢使及犍為太守夫且蘭桀驁如此則夜郎屬國之不臣漢者亦審矣夜郎殆倚南越及南越破且蘭誅然後入朝則夜郎臣漢乃在置犍為郡邑之後也即是而觀則夜郎旁小邑非夜郎屬國而敘嘉所領諸縣在漢陽江陽朱提南安之境者皆非夜郎故地也

蔡蒙辯　楊慎

禹貢蔡蒙旅平後人以雅州西十五里之始陽山為蒙山以州東五里之山為蔡山非也慎按禹貢之文紀地名山號皆簡要以一字包一山一山包一地如岷嶓既藝岷山與嶓冢相去千里外潜沱既導潜水與沱水亦異源分流豈有雅州二山相去不二十里而蔡蒙連稱乎按樊綽雲南記蔡山在雅州蒙山在今東川軍民府號蒙樂山其上有比翼鳥穴佛經亦載其說蔡蒙不同一處可證矣

箴類

益州牧箴　漢楊雄

巖巖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茫茫洪波鯀堙降陸于時八都厥民不陝禹導江沱岷嶓啓乾遠近底貢磬錯砮丹絲麻條暢有粳有稻自京徂畛民攸温飽帝有

桀紂湎沉頗僻遇絕苗民戚夏殷績爰周受命復古之常幽厲夷業破絕為荒秦作無道三方潰叛義兵征暴遂國于漢拓開疆宇恢梁之野列為十二光羡虞夏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營盛衰敢告上夫

講堂箴并序　宋韓絳

嗚呼天地之道遠乎哉聖人之心異乎哉動而任於理則天道是已純然得其性則聖心是已吾謂通其說者必以三才之源未始出乎一者也人之七情中焉而未發也則粹德内融豈不曰天下之大本歟及其發而皆中節也則和理外著豈不曰天下之達道歟中者性也寂然而有容則與天道合焉和者情也澹乎其若心則與聖心契焉所以八卦九章惟明天人相與之際而著為吉凶休咎之符

者非三才一原之故邪自古教化之迹或因或殊然而未始不本之性情而納之皇極者矣貴賤以之位父子以之親兄弟以之友夫婦以之順此皆不待學而後知直出於性理之常分爾況乎學斯學者宜知何哉惟不獨私乎其身而已為能弘而大之包乎四海而不外詡乎群侶而不遺使六沴弗得作諸福莫不至是豈非休吉之符歟彼有肆情縱欲暴殄禮義者父子之不保兄弟之不咸矧肯仁於親戚鄉黨乎矧肯憂於鰥寡孤獨乎是皆不知反求諸躬自滅天理所以養命之道以取禍敗顯則有金木訊之甚則有鬼神譴之是豈非咎凶之符歟夫學校之法所以養士使適是道而後養乎蚩蚩之氓者也豈徒華言辭以自矜飾聲名以自高希寵利以自封哉惟知其本者無取

於彼而三者亦兼有之矣成都之學郡國莫先焉士人之聚四方鮮儗者其講堂舊卑隘不足以容諸生僉謂予曰將侯嘗建西學後輒毀撤其基尚存盍興築焉因相其所圖構廣廈為十有三楹度深稱是以甲辰歲三月庚申落成者幼縱觀咸曰時當於其旦則先生正衣冠帥諸生群萃於是以習揖讓周旋之儀相與衍聖經以明乎天道治性情以全乎中庸使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老老幼幼一之乎大順故伸而上之以事其君則誠節於是乎立推而下之以庇其民則事業於是乎成不自德而德隨之不自功而功與之使風化之盛不其廩廩乎然則學校之設將以講求三極之道沉浸先王之澤盡在是矣豈曰緜川之地不急之務哉予慮異時或若西學之發[illegible]為之箴以告當御　休哉天民有物有則弗完厥中自肆戕賊聖哀其愚化奚由默圖惟敷施明用俊德學校之興教育有經賢率不肖胥及群氓豈伊異術一本爾情情之不極淪以蹈刑止邪未發將保爾生靡戕靡正瀆性之靈自暴自棄烏足與齒師生其難思廸於禮在昔有若去座為恥賜不受命萬世攸鄙矧過是者古行之偽敢登此堂寧無內愧斯庭燕閒斯宇閑邃揖讓威儀講聞道義下士背馳君子來視毋或壞隳求錫爾類

觀政閣箴并序

呂大防

成都圖開寶以來牧守之像於大慈寺閣圖記其爵位名氏與其在官歲月而不錄其政事之美惡豈居是邑不非其大夫邦人之禮宜如是歟然不足以申勸戒為後來者

法余輒采秦漢至於唐領太守刺史節度使之職有政迹可攷而畫像存焉者得二十有八人別圖於它閣名其榜曰觀政蓋觀其善足以勸觀其不善足以戒其政事雖可攷而像不存者舍之像雖存而僭竊不執或闒茸無聞者黜之此觀者不可不知也寺僧求文余以謂古者官有箴為作箴以授之其辭曰

蜀於禹貢是為梁州華陽黑水處坤之陬其山四塞氣鬱以酋人矜其技物產其尤牧野之師有功宗周秦始列郡置吏罷侯守冰殖利渠田肇修肆彼一方無衣食憂文翁處後教民文章多士化之傑出馬揚張堪廉忠去而益彰五倫清約入監充藏廉泛便民警之所當种尚繼兹不以勞坊李膺修誠善飾其身篤疾勸學其迹猶新養士之利

愈久愈存賢哉孔明討魏扶漢思清以寧德順而健其功
不克天未厭亂王濬豪俊知略不群畫策平吳卒賴其勤
高儉循吏為唐元臣衆先延碩嗣美且文嚴武暴厲忿欲
並申天實政紊迺以牧民崔寧繼之以昏易昏壯哉南康
積身扞難種羌方熾力殄其患中朝以安浮議可嘆崇文
貪殘得不償失元衡靜安飾以儒術文昌吏事遠俗清謐
敏哉文饒裕蠱治詳擾弊之後補敗樂傷外禦其侮內敎
有方嗣復悰暮遵故守成叢孜仳政民無以生駢乎多罪
禍積釁盈宛女呼天虐及孙悍壞瑄信盜俾民卒瘏盡其
邦家可不慎歟自秦以還鎮守之臣政有良窳存乎其人
牧臣司㙚敢告執巾

銘類

座右銘　漢莊遵

夫疾形不能遁影大音不能掩響默然託蔭則影響無音
常體卑弱則禍患無萌口舌者招患之門滅身之斧言語
者天命之屬形骸之部出失則患入言失則亡身是以聖
人當言而懷發言而憂如赴水火履危臨深有不得已當
而後言者慾者潰腹之矛貨利者喪身之仇嫉妬者亡軀
之害讒佞者刎頸之兵殘酷者絕世之殃陷害者滅嗣之
場淫戲者殫家之鑿嗜酒者窮餒之險忠孝者富貴之門
勤儉者不竭之源吾日三省傳告後嗣萬世勿遺

劍閣銘　晉張載

巖巖梁山積石峩峩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僰北達
褒斜狹過彭碣高逾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
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
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
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趦趄形勝之地匪親
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
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自古迄今天命不易憑阻
作昏鮮不敗績公孫既沒李氏面縛覆車之軌無或重跡
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卜肆銘　唐陸龜蒙

蜀莊之託著龜也以忠孝仁義後來之託著龜也以媮佞
險詖羨之使怡愉惕之使駭畏小人惟惡是嗜（作私視江本）惟
禍是避惟福是覬惟瞽言（二字集作聲）是媚曾不究得失之所
自故幽贊之著前列之龜乃化為庸妄之器嗚呼成都吾
不知古為市之地況君平之卜肆耶強為之銘且刻其意

篆軒銘　趙抃

顏淵聖徒終日如愚伯陽亦云深藏若虛彼無演子少師
弗圖翹翹秀整籍籍名譽下筆文矛開口詩書大衆探賾
頃教謗訕將墜之勢我持我扶有軒孰名以蒙命諸蒙久
則亨蒙養以需如砂中金如蚌中珠或取或舍聖人允大
蒙乎蒙乎寧已矣乎

丞相張公祠堂銘　田楙

大丞相文忠張公昌治平三年春初仕為雒縣簿其年
冬十有二月來攝華陽縣衡山鎮之征官越明年秋八
月丁內艱而去迄今九九十年鎮之護國寺有堂舊刻
公之遺詩紹興乙亥楙來獲觀景想風烈良用慨然迺

新椽碊已繪公像從公之孫新敍州通守□究家傳刻
其年月嗟夫公之大節在史官文章在天下勲德在生
民是區區者亦何加損於公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意其在茲銘曰
天為斯民挺生賢喆誰為厲階梗而莫合偉哉文忠岷峨
之英瑞為鳳星聲為雷霆熙豐元祐志乎崇觀世故多矣
金石不變晩而來歸舜韶一變豈不能從愛莫功之抱關
擊柝我初不屑㷀然蛛蠛散落遺踢豹袞問閻陵煙功勲
豈真公邪天象地文意天何時復生此老浮遊汗漫固有
不朽

主一齋銘　張栻

成都范文叔以主一名齋予嘉其志為銘以勉之

人之心抑何危紛百慮走千岐惟君子克自持正衣冠攝
厥儀澹以整儼若思主于一復何之事物來審其幾應以
專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深昭厥微靜不偏動靡違
嗟勉哉自邇卑惟勿替日在茲

泮宮達泉銘并序　柳夢滔

水供滌濯飲食之用民不可一日無者惟古信州上饒
山下瞰江最苦汲負滌漑癸卯冬大番楊先生奉勅
來領漕事慨然有澄清志越明年葉曁彝正銓曹守推
酤所以措彫瘵之民於安全之地者無不用其至猶以
為未也知民艱於水思得良工相地脉闢數井濟之閭
泮宮有背井渫治力必省乃命奉節令孫必孫蓋其後
觥而及泉新甃轆具綆缶嘗其泉味列芬甘又贊其
面屋其顛與此邦士民為求久莫大之利郡文學柳兮
鄉請名先生曰學井非他比也名達為宜蓋取孟子之
說四端若泉始達之義先生惠顧多士所以期待者良
不淺矣夢鄉竊謂嘉量微物盤盂小器猶昭德記功載
在銘典別因民所利與乾乳道同不言之美達則兼善使
斯民無不被之澤可喑無一字以紹無窮邪乃為銘曰
水哉似道日用巨無爨擁山椒雲頂郾郛瞰蜀江汲
負崎嶇無井歎杜無力詠蘇悠悠何載泮宮鑿井水生
其旁壇對惟杏青衿浴德朋來造請飲顏一瓢慕黃叢
項谷綁惟何上石邇堙士困陸沉學以日新挈瓶為知
叩户求人迸想西江疇閱波臣闕丙夫子道猶四瀆攬
轡澄清恩波滲漉謂學有源不遠可復試溯其之其達

必速酒仕戎牢俾夜背于九軔倍深天一中寒面以王
梵圍以珠欄合之孟子還取四端名之曰達言近旨遠
即學諸生盍亦自反志達而明其流渾渾辭達而文其
初有本下學上達素王是師與善天下在推所為是文
非達亦宜審之愈汲愈新徑達聖涯所謂達者先王之
德已達達人欲其同得一字衮褒要當默識勒石學宮
與道無極

武侯八陣圖銘并序　劉隅

鴻濛六合之間或峻壁巍峯時而崩摧長濤巨浸時而
斷竭亦或有磐石消泉終古不可夷而絶者此固神理
氣化之能然非至人莫能前識焉蜀諸葛武侯八陣圖
有二其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其一在夔之魚腹沙上即

此是也數千年餘渦迴浪湧每夏秋之交日星為之晦
蜿蛟龍為之駭匿大地群蟄為之震撼而纍纍之石曾
無損移顧不異其矣哉庚寅春正之旦翌日艤舟浦次
登觀奇蹟徐步而周望乃畧測其故而歎化理之微武
侯神識之遠也蓋浦之上有溪引江濤以趍壯岈岈有
土瀼易崩故江漲則益翅之唯浦石離離隆然介其中
盤錯磐結甚固浦之下則東以瞿唐鎮以灧頭江派犯
於吭臨漫渙而回旋匯款沱此浦又在回沱之曲正其
漩復歆薄之會而盪激衝撼之所不及也故巫峽不刻
灧澦不拔則石無可轉之期唯諸葛公智炳物始幾測
化於爰演兵圖於此靈渚擇夷極險層至靜於至動使
夫扶漢討賊之志忠精雄武之槩昭垂萬世與天地江

山俱敝爾或以為公之玄機異術真有鬼神物護持者
失之誣矣後世若郭景純預占江州之不沒殆亦做此
彼杜元凱慮陵谷變遷而沉碑以取名則其智已鑿而
意愈荒矣余故刻石系銘樹之廟庶亦欲後之觀者知
公之運用述作無不出于正不可以誣誕之意加之也
銘曰岷嶓果水寔唯梁州乾闢重險坤垠上游烈烈武
侯炎精再嘘雲威大暢于梁之區粤古軒皇風牧執象
推妖殛亮兵陣是創姜望佐周留侯授沛不有神契孰
開草昧惟公獨生在漢李業龍變騰厲以翊照烈奇機
在握聖明同揆雷躍其行獄峙其壘眷此魚復餘延斯
千瞿唐下扼灧頂擁前江濤排天此無衝激終古不移
離離者石乃布神規用訓貔虎蛇鳥翔蟠風雲飛怒式
法太乙體俞常山分合游翼奇正循環覺其吞魏皇漢
是衍類類其衆如石不轉榮戮躬足運丁星隕喈此無
疆與天地準我銘非石銘公之心悠悠萬紀玄理可尋

魚復扞關銘序　李星

古梁州域實兼巴漢蜀地漢孝武改益州州總八郡
蓋梁之為言強也益之為言阨也此昔聖賢察其風俗
按其形勢而為之名也故其人則驍毅精敏嗜義負勇
其地則山屏水塹險介重阻沃埜叢填幅員萬里壯以
劍門為根東以魚復為守此二物者蜀之襟喉爲關也
戰國交侵楚肅四年始建扞關突在魚復置江關都尉
以魚復始尉治東漢省尉為關如故秦張儀說楚謂下
水而浮不十日而距扞關蜀李雄說公孫述謂東守巴

郡拒扞關之口皆指此魏酈道元注水經謂扞關乃廩
君所置唐章懷注范史謂關故基在夷陵巴山縣二說
皆非也蓋魚復之有關尚矣無事則嚴封域察姦軌有
急則扼險要扞凌犯有國者所宜致謹也雖然嘗考諸
古劍門以漢中武都為屏蔽失漢中武都則劍閣不足
賴矣魚復以秭歸夷陵為保障失秭歸夷陵則魚復不
可恃矣考秦以下以迄本朝舉兵定蜀者凡十有三惟
秦司馬錯漢之來歙魏之鄧艾鍾會符秦之楊安後魏
之尉遲迥隋之梁睿唐之高崇文後唐之郭崇韜本朝
之王全斌實出劍門陰平道至若吳漢岑彭若諸葛
亮若桓溫若劉敬宋齡石以及劉光義皆擁舟師西指
遡江扣關麾城斬邑易如拾芥何者皆以先得秭歸夷

陵也漢照烈襲取劉璋既歿收漢中即東爭夷陵嗚呼
若照烈者可謂知保蜀矣功之不遂此天也然而劉禪
繼世循以苟安者徒以與孫氏交歡耳且蜀與吳楚為
唇齒之國兩全則固一失則危是以自古在昔欲圖江
南者必先奄蜀何者地勢便兵力捷也秦取楚晉取吳
隋取陳權兵上游舫船載卒東流而東曾不頓一刃折
一矢而荊揚之區已望風褫氣矣苻堅伐晉亦分軍而
下不平融之兵先敗於淝水故不能成功以此知英雄
圖事後先一揆然則蜀之重也審矣自古或言蜀人嗜
亂喜禍故所以制御操切之者尤盡其術嗚呼何其過
也吾觀從昔亂蜀者皆非其國之人率由姦雄乘隙外
至因竊據焉而蜀人莫之與抗盖公孫述首稱於卒正

劉焉蓄姦於州牧鍾會兆謀於降將李特奮跡於流人
程道養恐激於苛刻劉李運計成於掎奪司馬勳出於
王族蕭紀興於帝冑王謙啓釁於易代劉闢廥亂於留
後王建發縱於推埋孟知祥紹難於違悖唯京晉譙縱
本宕渠人然縱之初起實出逼脅觀其倉皇赴江以逃
則知縱本庸人初無異志刼於群叛不能自還若述焉
以下數子者則其險詭睥睨有從來矣彼見蜀之險足
恃蜀之富足資趯然動心逆節萌起盖有覬劍門之險
而追咲劉禪覧兵甲之盛而思效玄德而蜀之人形格勢制不
能不折而從之其間能截然自固耻污於偽如青衣之不賓公孫
述牂牁之不臣於李特者類有之矣嗚呼一定而不易者地形
也雖保而易變者人心也故地形惟所守而人心惟所

化苟知所守則力約而功倍圉固而敵畏苟知所化
嚚教華為勇毅柔脆易為信順不知所守則嬴氏家亟
谷而滅田宗國東海而亡矣不知所化則暴悍踵起於
江漢姦醜接跡於洙泗矣魚復與劍閣埒險角壯並為
西南鎮昔有銘劍閣者獨此缺渚江出岷山行二千里
合蜀衆流畢出瞿唐之口山竦而嶸峯水激而奔迅天
下瓌偉絕特之觀至是殫矣是宜有銘琢刻磐石以侈
寡匹以厲罔極其詞曰
惟梁州域神禹所別有歸其關險肇天設控引荊襄枕倚
牂越扃聯以峙岭岈截辟洪流下瞰澎滲蕩潏衝潛抗高
華岱嶢桀上柱天倪旁睨日轄惟所屏障則恃于峽如户
斯闢此為之關寇來是扞兵勢攸接鏡考前古棋勢輻裂

水攻陸擊巖拔谷扶玄甲熣爛自刃鎗鑯雲舸倏馳羽蠹
斯竭山犇貔兕壑潰螭蛇水姦脫入孰睨旋竊雩璪千里
虵入於巇曾不逾時宗隕祚拔西方之人王化所逹寧甘
嗜亂實首攸脅豈富是怙忍上之觖惟此山川重阻復疊
德守者固兵據者蹶惟此黔庶疑嶷恭拳力制則離道懷
乃協皇帝聖武恩被臧彼國有至人九土臣妾勤銘山阿
求彰宋烈

賛類

石室賛　鄭獬休

自張儀渢蜀劍路攸通何者魚凫未知蠶叢詩書罔設禮
樂誰崇征伐不休城池屢空爰暨有漢是生文翁符守此
邦將為儒宗大開庠序啓我童蒙誦以八索歆之九功化

流南鬱德伏西戎亘曰滇筰亦惟巴賓其後相如傳之揚
雄岷峨孕靈川瀆氣融石室猶在今聲無窮南鄰孔門壯
接王官千齡萬古永播餘風

府學文翁畫像十贊　宋　祁

按吳曾能改齋漫錄云蔣堂字希魯宜興人仕仁宗
時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嘗召高才碩生會試府事
親較才等勸成學者於學之側別建西學以廣諸生
齋室迄成而公移蒲中其後轉運使毀之以增廨舍
既而常山宋公尚書至府聞其事嘆惜久之且欲成
公意乃即其舊址建文翁祠祠之內圖嚴君平鄭子
真司馬相如楊子雲蜀士先賢凡九及公之像而十
常山公為之贊

漢蜀郡太守廬江文公贊

天挺者俊有德有文天子命公往撫蜀人蜀始樸家公不
謂然選士請學歸相教言一年而莘二年而倫五年大成
家詩戶書以勤相矜以惰相恥出有教父入有順子文如
馬楊節如嚴李由公敎之聲塞天地蜀戴公仁世世奉祠
千五百年惟公之思

司馬相如字長卿贊

蜀有巨人曰司馬氏在漢六葉為文章倡始言必故訓華
戰國之弊斲彫混弃從神取秘摛發厥章日星佐筆封禪
遺篇意竭辭奢武用東之紹七十二家行雖小訾後爾賢嗟

王褒字子淵贊

子淵軒軒洵美有文旨惟鹿鳴帝用收聞比盛德事諫不
更望頌聖得賢詔松喬是眈以諫大夫數從幸巡受詔作
賦持節迎神未克告獻少謝良臣

嚴遵字君平贊

君平沈冥賣卜肆中子以孝言臣以告忠日足百錢閉門
著書十餘萬言黃老其徒李彊牧州喜欲吏君揖風而懸
禁語于屠還謂子雲子誠知人九十壽終聲槩高之

張寬贊

惟武嗣位而有荒志厥德靡升神不安祀媟然靈媛止乎
渭濱帝使走咨何所而人媛告七車能為我言君稽首對
吾祀弗蠲帝用謝愆改香厥薦天人之交自我而昇

李仲元贊

高也絕俗雖介不通卑也汙俗雖順不恭僩哉仲元內粹
外渾衆不我知揚子識其賢其賢柰何在通恭之間可嚣

有名非行至完彼顯在人吾悔與天天而不入萬世其傳

何武字君公贊

汜鄉為人鯁固清明嫉惡比周直詠安行先問儒官已乃
薦事望侈德充晚相天子天子倚之奸臣內憎天喪道消
卒為賊累玉折不撓身沒名升

揚雄字子雲贊

卓乎子雲為漢儒師准易論語同聖是非百家澹泊我獨
正聲諸怪編藏孔道光明歆也致言謂抵嚮家惟譚有言
必傳無窮劇秦詭辭恨死新時曰汙漢中天果不吾欺

後漢蜀郡太守高朕贊

咽顧君人有政自律摘民耳目尊右儒術晚漢多艱校庠

蕩焚經生罔依弦誦不聞君大紹興新堂及廡繪帝皇[illegible]
冕冠服所祖大披翺翔坐復鄒魯與文偶祠血食千古

宋將堂宇希魯贊

將侯挺挺天與嚴方徤而文明不逢不將始治蜀人政求
及乎纖者嫉侯胥吻騰評侯政已乎蜀人熙熙侯坐徙官
遠近驚咨侯始興學紹文之餘百堵增增大度厥居髦俊
聿來晝經夜史盎然西南號多君子侯既去州右區即毀
侯惠在人已膺而髓子產相鄭先謗後歌來世視之謂侯
如何

聖興寺寫真贊　范　鎮

三公公衮我獨道帽介然中閒太甚簡傲服雖有異其心
則同其同伊何惟公與忠

昭覺寺寫真贊

皤然一叟鬢白眉秀群從在前諸子在後壁間丹青其傳
永久惟善嗣之無世不朽

張尚書寫真贊　田　況

九河張公詠淳化咸平中兩被帝選以全蜀安危付
之時寇孽之餘民皆傷殘散流民不自保軍帥復恃
功橫驁部下剽掠善良禍甚於寇公賞戮明果復以
其事咨聞於朝既而易帥旋師民漸安輯以至於治
德功茂於蜀表噫當救患庇民時小為婾合畏顧則
亂未涯也非賢者處之何以致濟于遠今諱日遺老
善士皆齋集於天慶觀奠拜畫像之前公嘗自為真
贊俾蜀人圖於觀之仙遊閣其首云乖則違眾崖不

利物遂自目為乖崖公雖外示貶損而內有所激故
卒云欲明此心罪之無斁此其歸也世人隨而稱之
豈考其實耶于恐英聲異績久而湮晦故作真後贊
并公之自贊刋石觀中以永蜀人之思時皇祐元年
十二月一日序

自贊　張　詠

乖則違眾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徒勞丹青繪寫
凡質欲明此心罪之無斁

後贊

乖不離正崖不厲公名雖自貶有激於衷眾隨而稱孰知
其功敢明公心以馳無窮

御製蘇軾贊并序　宋孝宗

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節非其氣足以高天下
者未之能焉孔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歟孟子曰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蓋
存之於身謂之氣見之於事謂之節節也氣也合而言之
道也以是成文剛而無餒故能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
不然則彫蟲篆刻童子之事耳烏足與論一代之文章哉
故贈太師謚文忠蘇軾忠言讜論立朝大節一時廷臣無
出其右負其豪氣志在行其所學放浪嶺海文不少衰力
斡造化元氣淋漓窮理盡性貫通天人山川風雲草木華
實品彙萬狀可喜可愕有感於中一寓之於文雄視百代
自作一家渾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朕萬幾餘暇紬繹詩書
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於軾所著讀之終日亹

畫其像常寘左右以爲矜式信可謂一代文章之宗也歟
乃作贊曰
維古文章言必己出綴詞緝句文之蟊賊手抉雲漢斡造
化機氣蓋天下乃克爲之猗嗟若人冠冕百代忠言讜論
不顧身害凛凛大節見於立朝放浪嶺海侶於漁樵歲晚
歸來其文益偉波瀾老成無所附麗昭晰無疑優游有餘
跨唐越漢自我師模賈馬豪奇韓柳雅健前哲典刑未足
多談激想高風恨不同時掩卷三歎播以聲詩

蜀三賢畫像贊　張俞

益州中興寺有墨池院院有前漢楊子雲嚴君平李
仲元三賢畫像因各贊之來者觀像讀贊則知三賢
之道至焉

楊子雲

子雲潛真與聖合神龍隱其德鳳耀其文誤濮著玄統貫
天人道德之首譚稱絕倫

嚴君平

淵淵蜀莊至人之貌心通著龜言必慈孝推道衍德窮神
入妙子雲之師孰洞其照

李仲元

仲元何如貌人心天出方其隱默愈於言道兼夷惠質妙
雲淵屈伸猶龍物無累焉

蜀三賢贊　方孝孺

李冰贊

處爲民　時而爲惠民之政非仁者不能也興一方之利
而流萬世之澤其才智足稱也幸而治乎蜀使斯民遵學
難而樂其生也不幸而仕乎秦使後人論其世而賤其名
也夫因時而宣之德者易爲矯時而反古之道者難行也
如公者爲人之所難而能取信于上下殆非秦人也三代
之英也

武侯贊

漢治任法難乎大臣惟忠武公千載一人綜覈萬變以義
而動虎耀龍驤天下震怒極其智能亂不足平天實厄之
大勳無成成敗紛然處之甚暇論其所存伊呂流亞古學
不傳士氣益卑公心不亡百世之師

李太白贊

唐治既極氣鬱弗舒乃生民豪瀉天之奇矯矯李公雄蓋

一世麟游龍驤不可控制批擽萬物囊括乾坤狂呼怒叱
日月爲奔或入金門或登玉堂東游滄海西歷夜郎心觸
化機噴珠湧璣翰墨所在百靈護持此氣之充無上無下
安能瞋目闕於黃土手專長鯨鞭之如羊至於扶桑飛騰
帝鄉惟昔戰國其豪莊周公生雖後斯文可伴彼小儒
氣餒如鬼仰瞻遺風猶虎與鼠斯文之雄實以氣充後有
作者尚視于公

綠米贊　黃庭堅

彘冢之下彼江一曲有茹生之可以爲飫蛙蠙之衣采采
盈掬吉蠲饒澤不溷沙礫芼以辛䶢宜酒宜餗在吳則紫
在蜀則綠其臭味同遠故不錄雖其發之班我肖蕃雒大
博士史君炎玉

按此詩本句言史君炎玉蓋指眉陽望族史氏女名
琰字炎玉髫丱資穎嗜學頻繁綫纊一不介意善屬
文雅安張闓少卿出守眉陽聞其才賢納爲冢嗣子
偃之婦炎玉日游心於緗簡翰墨平生遊覽之勝燕
笑之適與子偃詩酒酬唱格調閑雅久而盈篋手自
敘次目曰和鳴集而少卿之室於山谷老人爲姑葦
子偃實其親表也因寓書致綵菜爲信山谷亦其品
以賛謝之末句猶古女校書之褒云此見宋紹興甲
戌知縣徐宏中跋語

檄類 露布附

破吐蕃露布　韋皐

尚書兵部臣韋皐等言臣聞天討有罪兵應者勝義者王

夷不亂革師直爲壯曲爲老多助之至四極爰暨貞觀則
同羅擊延陀開元則九姓殄默啜曰商莫不來享祀漢雖
遠必誅德風鶉乎河源武節憺乎月窟率寧人之有指先
元戎之啓行用信威光祖宗不以賊遺君父恭惟皇帝陛
下宣昭義問敷宰武功纉八葉之鴻圖奮四征之雄略梟
梟鴟銷稜沴禀卬大和剪鯨鯢清郊原掃除群穢王猷允
塞我武惟揚奇幹善芳各脩貢職條支若木式順旨令邈
積石之遐陬有吐蕃之醜類侵敗王略恃好齊盟棄遐將
之馳兵瞰戎亭之虛候爲蛇豕食上國盡盜河湟俯發戍
搖我疆再驚畿甸騎蓋敢於深入鑾蹕至于覲巴惆然投
兵謡以謀戎尚納汚而含垢姑諼爭以結和清水之盟未
乾好時之師乙聚指涇[illegible]而燃[illegible][illegible]聞蓝夏以擣虛夷德無
厥弟悔衽金之既楚氛甚惡輒興乘甲之謀蠢爾爲鄰懿
居䧺茹雖時南詔慕化中卸先零之貨諸羌雖嘗斥乃麾
人之率百僕罔不離心損顙於邊受命於吏斷匈奴之右
臂飜南粵以長纓謀絡輸致騎之勤晉戎成犄角之勢彼
既失鐵橋之險我遂克戚和之郛蓋寘匿於龍荒復度劉
於蹻塞戕我守將陷我陴隍脩戈矛予與同仇靡室家不
遑寧處臣等請奮其旅以殲乃饑鷹翔振武雲武之騎纖
其西郊寧太原涇原之兵震其北率山南熊羆之校暨東
川貔虎之師烏鬱撓其腹心回鶻擣其肘腋叙素魄兵壹
大治之諸將陳洎等統五萬軍出十一道濟師西顏之半
策勛壯陸之初盪平七城斬馘萬級獲鎧械五十萬計樁
堡壘百七十餘遂賈勇而圍昆明將決勝而定青海爲東

境五節度大使論莽熱纙朔方之衆援維州之城九攻九
郄之計窮七縱七擒之威速連連執訊矯矯獻囚不然我
新而自焚有如破竹之立解㢠蘆魚潰甌脫兎舜谷静山
空行就爲畜之儋匿殫域賊訖聞智聖之降斯皆廟謨淵
深神斷天造明見萬里運奇掌上之兵守在四夷制勝目
中之廣勒功滇池之柱植表亦嶺之碑一怒安民文之勇
也三軍用命克何力馬臣等承帝之明敵王所愾開遠門
揭候坐奴西極之舊封紫微殿受俘重觀昆丘之光績臣
等無任慶快激切屏營之至謹遣某官奉露布以聞

數陳敬瑄十罪檄　唐楊師立

伏聞庖丁觧牛鑒骨節於形外伏波聚米察山谷於日前
若匪通人奚臻妙理師立討非馬援智乏庖丁見率土之

衍究為大朝之雪耻令國家以黄巢肆逆寓縣罹災鑾輿
播越而未安宗廟陵夷而失守凡在臣子孰不痛傷而西
川節度使陳敬瑄因守藩維坐觀成敗伏自大駕駐蹕縱
令群盜害人不能行政理以安時但欲示寧功而驕衆只
要成權在已撰令朝野歸心悪既貫盈人皆憤嫉聊書十
罪用去一凶實望此時共函詳悉且功高者禄重德厚者
位尊敬瑄本自凡庸素無智略事因際會位極人臣乃至
椎女孩童皆需羅禄閫房皁隷並受渥恩使功勳者切齒
而不言勞舊者扼腕而懷恨其罪一也獻可替否必在忠
言指佞觸邪須憑直士張侍御正朝廷綱紀暗被誅夷孟
拾遺跡奸惡是非遂遭陷害或殞命於滄江之下或七軀
於淞室之間想其臨死之忠寃必得申寃於上帝自此

中外結憤愚智吞聲其罪二也妄議公主擅許和親遂
大國之威風長南夷之傲倖蓋緣敬瑄受賂遂令海
内興譏其罪三也恣縱弟兄隐非勳校皆食厚禄並
陟崇階罔顧刑章黷亂朝憲外姻内族冒貴貪榮其
罪四也全無懼謗豈識廉隅但興苟且之心唯恣淫泆
之行升徐廝為公座因令奪安鄴之妻致光庭經甲
利只為博敬瑄之女聞之者寧無慚耻見之者皆有
嘆嗟其罪五也鄭相運籌於岐隴宰衆於邠涇積控
染汗遂妄剏蜀敬瑄深懷嫉妬互起讒言其罪六也六
蘊賊隷之徒姚坤咒状未具皆被殺戮可監出究賞罰之
權自敬瑄出其罪七也恣行威福紊亂規繩除移不白
於天書擢用只憑於使牒元隨諸校偏授官榮忽役六軍

曾無優渥其罪八也搜羅富户借彼資財抑奪鹽商取其
金帛二倍折納税米兩川綰斷度支妄指贍軍多將潤屋
其罪九也東西二蜀節制狗意誣君云討韓秀昇峽路迴
戈請擊高仁厚當川歇馬不甘下視可驗平期如此用心
自為得計其罪十也且為臣之義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況
皆具之何以能久師立今則感人神之怨怒奮貔武以平
除已點驍鋭精兵及八州壇寨共五萬人騎舉義長驅問
罪西府志在扶持天子誅滅亂臣止欲生致敬瑄面奏聖
上請行國典以正朝綱應撽諸道公侯諸州牧伯共期嫉
悪同為除奸或義士忠臣或川府將校但能梟敬瑄首級
送師立軍前即便卷甲弢弓歸朝謝罪皇天后土實聞此
言凡在人臣幸鑒忠懇

代成都帥檄　邵博

朝廷既付帥以全蜀兵民之寄帥深念國勢艱危思所以
寬上西顧之憂者不敢不力敵國之禍乎天下議者謂敵
情終不能忘蜀帥固料之敵人以鐵騎衝突決勝使其出
平原易野則勇矣果扼吾蜀將自取禍也蓋天下之險在
蜀大山長谷數千里之間自古無路可出梯空為棧以往
來行者必棄輿馬腰絙扶杖後先相挽牽或棧壞則墮於萬
仞之下不見蹤跡此豈用武之地哉敵之長技廢矣帥比
下約束敵之來堅壁清野斷路據險使其訣勇則不得進
示怯則不得退久駐則不得食将盡決四山所豬之水灌
之百萬之衆可使化魚鼈異物無遺也其能得志哉此不待
智謀拳勇之士譚笑可辦况有如諸君之高才絕藝乎今

官軍民兵與應募之士已百萬器甲犀利糧儲山積所據
明甚敵之動靜朝夕所知帥有備矣於此責將士馬傳曰
師克在和不在衆無輕舉無爭功無信流言無泄秘計無
以私事相仇皆兵家所忌也帥為成都三年矣環百城之
境無風塵竊之虞朝廷察焉故當更而復留尺寸之功
帥未嘗自列也帥之心可見矣以天之道社稷之靈朝廷
與安與時論保蜀之功帥將以將士之名次第上之不自
有爲其或違衆悞令不以帥之言為用罰不敢私尚聽之
毋忽

回雲南牒　高駢

先是雲南遞到木夾賫爽牒劒南西川節度使駢復牒

大唐劒南西川節度使牒雲南詔國牒我大唐聖皇帝德
配二儀光齊兩曜仁霑動植聖佟神龍煦萬國而盡若
青天養兆民而皆同赤子東隣若木西畒流沙北通陰山
南抵銅柱莫不貢琛而納賮航海而梯山諸混車書碩為
臣妾是知卑微螢爝不敢並於太陰蟻蟻蹄涔焉能踰於
神驥且自九夷八狄七戎六蠻雖居要荒盡遵中國力爭
不得天使其然所以孔聖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
也縱外夷驕倨索中國等倫是以博古知今但疑率究逞
志雖恃荒陬之獨力背以天時必為寰海之諸蕃哂其僭
越亦不足憑且以蠓蠓之飛騰下雖溝瀆欲追鸞鳳之羽
與擬接嫖嫖雖是童兒亦知不可且雲南頃者求合六詔
併為一番與開道途得接邛蜀許賜書而習讀遂降使而
交歡禮待情深招延意厚傳周公之禮樂習孔子之詩書

庠序既知大恩合報忽窮兵黷武搆土侵疆再犯朗寧重
陷交趾兩俘邛蜀一劫黔巫塗炭城池而極多皆為灰燼
驅歸士庶而非少盡作幽冤轉恣胥狡閃知悛革吞越巂
之舊地為相如之故城凌記不休貪殘轉甚昔時交趾都
護不閑理兵舊日朗寧元戎未辭誅竄黔巫師帥邛蜀儒
臣受以侵欺容其殘暴比者親征海裔克復龍編驅駕三
千之師勦除十萬之寇南定縣則全軍陷沒如乾鎮則疋
馬不迴羅和一空嘉寧俱盡賫衛段酋遷（安南節度）之斬首騎
將麻光亮（溪洞蠻總）之亡軀李膳龍（安南守城將）則面縛於軍前張
詮（竹營蠻將）則生擒於陣上沉白衣歿命之衆（將帥至二千餘人皆白衣殁命軍）如
赤日消冰殺朱弩佉之軍（詔王親軍三千並陷安南）若紅爐焰雪膏塗草
莽骸積丘山士卒覩之而稱心夷獠觀之而快意趙諸眉
扶耶等（在界上都統三十余年）道而就戮相思縉（善門節度使）燕平亦自裁
董鐸龍（咸通一年除安南節度使首）之恓惶范昵些（安南都統行營）之窘沮每
來侵擾無非敗亡江橋則盡底焚燒釆筏則從頭覆沒波
封丸觧扶耶大陵容易誅鋤若高原之縱燎等閑撲滅如
順板之走丸收復城池掃殄袄孽先仗廟謀之眾斷後資
神術而追擒掩韓信滅趙之功吞樂毅定國之策其於勝
負詔國洞知昨日來鎮西川移從汶水仗節而不施滇騎
單車而直抵坤維大開城門放出人物三軍而遺歸營幕
百姓而使返鄉閭乃於此時詔王未離近地固無疑阻直
擬誅鋤不比從前帥臣只務姑息兇醜惟將和好便是策
謀今則已知天時誓雪國耻前已詔王遣張捒成等諸將
領軍佐播是待入未至府城揚言和好身纔入境兵以繼來

況是詔王親行公然詐偽侵欺大國熒惑元戎戮僕之儀須休古典其張捷成等並已軍令處置且詔國前後俘虜約十萬人今獨送杜驟妻言是洛洛且杜驟守職本在安南城陷驅行固非沒落星霜半代桎梏幾年李氏偷生餘喘而空令返國杜驟早沒遺魂而不得還鄉令則訓練蕃兵指揮漢將鐵衣十萬甲馬五千豈交合從黔蜀齊晉昔時漢相有七擒七縱之功今日唐臣蘊百戰百勝之術愬名須立國史永書且杜驟官銜李摇門地不是近親但王室疎宗天枝遠派而已李氏所詔國本夾並差人押領進送朝廷訖故牒

征蠻諭檄　國朝曾省吾

山都群醜盤據九絲歷代逋誅皆畜以羈縻之屬

大明蕪覆始編為版籍之民雖在往日叛服不常未若近年猖獗尤甚長驅江納戕薄斂瀘擁衆稱王攻城刼堡擄死千户百户擄殺監生生員所掠軍民或責或因盡化為剪髮蠻蠻之異族但遺老弱或焚或戮相率為臾溝梳壁之蒐魂村舍在在為墟妻孥比比受辱六縣不禁其荼毒四川不勝其驛騷其尤可深恨極痛者剖孕婦以嬰兒貿以為咲解肢體掘墳墓逞以為亮嗚呼慘酷至矣惡貫盈矣冤死孤悲在物且傷其類民胞物與當官何忍於心前此任事有人每主設將調兵之議柰何頻年罔効反滋師老財匱之虞其故多端有難悉數大抵或苦於錢粮之詰大或憚於巢穴之險深或迫於更代之靡常或矯於撫剿之未定或守將虛稱犍伐購數級以捷聞或委官駕言招撫誇一時之勝笑或通老媒保利其出而分鱗蚌之財或土司本都慮其危而堅唇齒之助是以漸成侮玩益肆憑陵甚至撤兵賞蠻大類引賊入室病若在於指拇害實切於腹心失今不圖來憂方永茲值

明良交泰之會正當中外協恭之時險莫險於海倭每見駢尸就戮強莫強於塞虜已看稽顙稱臣矧茲鼠首蜂腰豈足潤戈膏斧但念民怨已極用知天網難逃且

朝廷以征剿盡絶為期主將以蕩平圖報自誓天不暫勞者不永逸不小費者不大成既雜議以僉同合整師而問罪咨爾文武將吏漢土官兵其各奮勇抒忠布昭

聖武務在犁庭掃穴振疊

天威於戲殺有可哀意將欲以止殺刑則勿喜心本期於

無刑一清巴蜀之氛共洩神人之憤用命奏績者賞格具在決不食言違命罔功者憲典森嚴決不姑貸爾等咸聽令於閫外本院不遥制乎師中已集兵糧先飛羽檄

議類

四川事宜議　王廷相

竊以衣有首領舉其領則衆體順罟有大綱提其綱則衆目張故論天下之事自當大且要者先之雖無目前之益而有悠久之效其始視之若近若迂緩要其終之所得恐非迫切苛細者可同論矣伏蒙臺下不自高明下詢芻蕘適敢披歷愚衷計畫旬浹取其治蜀之大者七事上陳曰靖番也制夷也訓兵也儲餉也嚴茶也審毀也得人也凡此皆撫循之大節治蜀之先務雖近迂談實非委瑣所謂

諸番者蓋蜀之西鄙諸番雜居其部落田廬實與蜀民接
壤聯屬非如北虜有大漠之隔長城之阻也故治諸番之
道似易而實難蓋今之松州諸番即古之白馬氐茂州諸
番即古之冉駹其性勇戇貪貨嗜利其俗毛織畜牧頗知
文書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其所居止皆依山據險累石爲
室高者十餘丈謂之碉房其天氣多寒土地岡鹵不生穀
粟麻菽惟以青稞爲食是以見內地沃壤之田則思岡鹵
之地不可及食五穀之美則思青稞之味非所甘以故疆
畛之地日見侵奪民畏其勇悍輕死棄其業而遁者不知
其幾矣古謂蠶食諸夏者此也近年以來倜儻關堡官軍
被害尤甚方其來也或據險要或遮道路臨高擂石以索
財物謂之買路及其至也則日就關堡索求酒食逼取人

事謂之和番又有債負年例人命瘟瘴走失等項銀兩取
之不得則執當軍士與之備工因而不能歸者衆矣古謂
驅赤子以塡溝壑者此爾故欲聲其罪非有舉衆入巢攻
陷城堡之惡欲興師而討而山川險隘用兵甚危亦非一
戰而可決者故曰似易而實難者也嘗觀趙充國之討西
羌也謂屯田湟中務以威信招降罕开班羌之議叛羌也
謂請置護羌校尉理其邊事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遣驛
使通道動靜使塞外羌夷爲吏耳目由充國言之是不欲
以兵勝而以計困也由班彪言之是不欲以威疆治而以
德信懷也夫戎狄者荒服也言其荒忽無定不可以常理
治者也是故聖人之治之也待之有備不自弛矣禦之有
常不求勝矣雖稽首入貢而停障愈警雖寇掠不恭而甲

兵罔黷期在庶民獲安疆場不侵而已今之治松潘諸番
者亦豈出於二子之議之外哉考之洪武以來平蜀之後
即定西番壯路置松潘等處軍民指揮使司南路設疊溪
守禦軍民千戶所附近番族皆設衛門隸之安撫司五長
官司二十二各降印信立酋長爲土官以世掌之每寨服
設牌頭寨首一人使督納各衛所青稞差役所以羈縻制馭
實中國之藩籬也爲之守臣者能由是以善馭之雖至今
無虞可也柰何任非其人處失其道致諸番不靖至今爲
梗爾者雖稱兵致討小有斬獲而我士馬物故過半矣所
存不能直其所傷所得不能補其所亡不可爲太息乎爲
今之計莫若先自爲備使我糧餉充足士馬精強威足以
懾誠足以感然後略其小過與其更始招致各司酋長明

以信誓定爲約束量徵青稞之稅以存事大之體仍於一
月之內令其酋長謁見守臣一次即以茶鹽量爲給賞彼
利其物我利其安羈縻之術無過如此彼於封疆交接之
所置立限界使彼不得侵奪違則約束必罪夫好安惡擾
人之情也彼雖戎狄亦人耳其安利於已者彼之情亦悅
之又安有不從者哉不然使其頑黠不服則我既有備以
攻則強以守則固亦無患於彼矣大抵天下之事壞於推
避壞於姑息不以國事自任者推避者也以小害不足爲
慮者姑息者也今之松茂之患其所以致之者此一端耳
及今不爲經久之圖則侵擾日促於邊疆而狂寇或起於
肘腋不止關堡不守南路不通而已矣易曰履霜堅冰至
其是之謂與所謂制夷者蓋蜀之南鄙則皆蠻夷也一越巂則

印都黎州即筰都播州即夜郎酉陽即牂牁漢唐以來皆
治郡縣我朝以夷治夷皆設土官兼以軍衛實華民之藩
幹也但烏芒之北戎瀘之南中有小夷雜居曰僰人曰羿
子曰山都掌曰水都掌未經設有土官衙門故往往爲邊
邑患邇者葛魁夷人普法惡作亂撫臣調兵掃平以量田
之故夷衆不服流民謝文義乘機扇惑夷族復焚刼碉高
等縣至今未滅所以然者以將領不得其人故耳賊衆過
江流刼已自失策而官軍閉城自守莫敢迎敵此何等舉
措耶夫兵必有戰斯有勝負今不與賊交鋒則賊之往來
自如安得不縱横桀驁哉爲今之計當先選智勇敢戰之
將賊來則迎遏賊退則追逐設伏掩襲絶其歸路則庶乎
可以挫其鋒而奪其魄矣況謝文義等流民也阿溁阿黑

之蜀夷人也終非族類難保同心我兵相持之久擾其生
業必思治安中自生變其勢必然耳又況阿溁等㝡爾小
夷决無久亂之理若能誠以撫之則無不聽矣穽虎之挺
尾迫於求生也饑鷹之附人苦於饑困也阿黑阿溁既歸
則謝賊之勢必孤不過遊釜之魚爾又何足爲乎但經久
之圖則在於以夷治夷爲切要焉嘗觀周文安之疏曰都
掌之夷從古至今不時出沒大軍至則束手聽撫大軍回
則隨復刼掠地方無三年寧息其故何哉臣以爲山川險
惡剿不能盡撫不能平當有以處之耳聖朝四海八荒皆
設土官以爲夷長惟都掌夷人未設止屬戎縣流官實難
鈐束伏乞勑令巡撫等官親臨其地使各砦土自擇素有
名望衆所畏服者一人立爲長官統屬各砦仍隸本府該

部鑄降印信開設衙門照依隣境九姓長官司事例奉脩
職貢則統屬有司自然順服不動兵革而邊境自清矣傳
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此之謂也所謂訓兵者蓋周官以
九伐之法正邦國故因井田以定兵賦以司馬而掌軍營
所以禁暴安民威敵靖亂之道也必身習進退之節心存
親附之義目明旌旗之象耳熟金鼓之聲手得擊刺之宜
足符鵝鸛之勢坐作舉措左旋右抽無不中法是以攻無
堅城戰無勍敵矣程不識之師虜不敢犯部曲整也齊桓
之師秦之銳士不可當節制明也故曰以不教民戰是謂
棄之此之謂也或曰巴蜀之兵脆弱不足以言制勝之師
雖教亦未必克成是葢以壤地言之也不知舟艣之師可
以削平關中楊越之卒可以得志淝水是不在乎壤地之

南壯也孔明所治之蜀非今之蜀乎惟其教嚴令行故南
平蠻夷北伐中原無一日挫衂故曰兵無强弱惟其練習
而已矣今蜀之邊鄙西接土番南連諸夷邇者疆場不靖
興師肆伐經年累歲未聞克捷議者皆曰番夷桀驁地形
險阻兵不易取也以愚言之兵必精強而後可以决勝負
不獨將帥之得人也驅市人以抗虜雖孫武不能成功今
日之卒果能技藝訓練弓馬閑習選閱精覈不及疲羸乎
不然是在我者猶未盡其道也功之不成何以他咎爲今
之計莫如訓練士卒以立决勝之本爲急也蓋兵貴精而
不貴多岳武穆背嵬軍無不一當十選之精故也吳闔閭
之女軍可以赴水火教之嚴故也今當腹裏及各邊衛所
定爲選練之法先將各該正軍及該操餘丁逐一清查揀

選務要正身應當其年力精强體貌壯實有精神膽氣者盡行選出備造年貌手冊查驗老弱不堪者不許造入選定各管操官不時操練務在志體一耳目定武藝精而後巳嘗聞之晁錯曰陵阜崎嶇積石相接步兵之地也堠視相及川谷分限弓弩之地也草木蒙蘢枝葉蔚茂矛鋋之地也窮窿險隘阻阨相視刀楯之地也今蜀中地形大約類此則夫弓弩以射矛鋋以[illegible]刀楯以舞盖所急務矣宜求是藝精者選立以爲教師校其勝否定其賞罰學勤而業成者則升爲隊長以寵之不成則决罰以辱之如此則各相勸激未有不精者矣由是以藝既精以氣則壯以守則固以戰則克而蠻夷之侵軼又馬足芥蔕也抑所謂儲餉者盖穀食者民之司命也儲蓄者政之大計也故有蓄

則民用備民用備則國政舉且祭祀賓客供養禄給庶事之常也非頼府庫之充尚不能集况興師動衆日費不貲事變之急者也而儲積無先事之備可乎是故高帝誅秦促項餽餉不絶之力也武帝鞭撻四夷文景富庶之烈也今欲制羌夷之命不在乎他而在兵事之强欲致兵力之强不藉乎他而藉乎倉廪之實蜀中儲糧之法廢弛久矣民以逋欠爲常官以姑息爲德收頭利於侵欺倉串出於虛假是以各邉漫無經久之儲邇者有事松茂督民空運水陸交集不下數萬夫以習俗久玩之民一旦嚴而驅之奸者怨詈以訕上豪者訛言以惑衆事尚未成而已陰受其毒矣此其故何抑不能預備於平素故爾爲今之計莫若漸積儲蓄俾足支數年之用必無倉卒不給之憂其大

要在於督逋稅稽收納而已矣何以言之蜀民逋稅皆以成風久矣其尤甚者莫如瀘州富順銅梁恬僉其一年正額不下十萬餘石所入公家者止有二三分耳使能一一充納十年之間可得者數十萬軍旅之供即此可資况加之諸郡縣乎愚謂當先治豪猾大姓可也何也下戶細民無所恃頼畏官守法恒先輸納惟此豪猾或倚其勢力或恃其黨族或巧於侵潤或肆於挾制往往得計而逋稅之風成矣今當舉此大家嚴以法令諭以禍福責以義分以爲諸民倡將見豺狼既服而狐狸自懾矣夫錢糧之有欺弊以稽考之法疎也今當稽納於州縣稽收於各倉使區處有要而後庶幾爾其法徵糧之先各州縣先將各戶該倉糧石給與印信由帖使各戶照數赴倉上納各州縣仍

具各戶糧數手冊送各兵備道查照各倉監收官每廒各置倉簿一扇不得混收難於查盤如遇花戶運糧至倉官攢出硃串監收官用關防私記於上即赴兵備官處掛號仍將州縣原給由帖用關防照過半在由帖半在手冊令納戶執回赴各州縣銷照其各倉每一廒收滿兵備官查盤足數封記如此則收納有稽而虛出之弊可革矣但能行之數年倉廪必致充實倘有兵事之舉必無餽餉之憂詩曰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槖于囊思戢用光言儲積備而後可用兵也所謂嚴茶者盖蜀中有至細之物而寓莫大之用君子不可以輕視之者茶是也茶之爲物西戎土番古今皆仰給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熱非茶不觧故不能不頼於此是則山林草木之葉而關係國

家政理之大經國之君子固不可不以為重而議處之也
蜀茶自唐王播至榷稅以利國宋初則買茶於秦鳳熙河
諸路以博馬又置茶場於熾買茶貿易取息以為熙河博
馬之費建炎以後罷茶場設買馬貳路一在成都買川馬在
興元買秦馬元榷成都茶於京兆華昌治局發賣惟取
其利我朝洪武中川陝皆置茶馬司收巴茶易馬馬額獲
其利至成化中議以馬之用急於一邊而川馬遠不可至
茶之利分於川蜀而洮河所利則微故川中茶馬停止而
獨行於河川是以川茶惟嚴禁約而諸番無以仰給矣近
年以來法弛人玩雖有禁茶之名而無禁茶之實商旅滿
關隘而茶船遍於江湖權要之人每私主之以圖利通者
巡按虞公稍一盤詰即得十數餘萬則其平日可知矣夫

茶可以利朝廷也今利歸私門矣可制諸番之命也今仰
望於商人矣以中國御番之大權而倒持以授之於商賈
不惟自失其利國之具而反害之矣爲今之計莫要於嚴
私茶之禁絕商賈之販使茶利之權在官則諸番可以坐
制何也茶者番人之所必欲得者也私茶不行番人仰於
官矣以茶易馬雖不可遽復而使之輸青稞以服役獨不
可乎或者曰青稞之輸彼之舊貫也茶則我之實利也彼
貢我償不幾於相易乎彼之利於我者微而我之失其利
者大不幾於失倫乎吁是皆以小利言之不知彼輸於我
義也我償於彼德也我因以行其羈縻之道彼亦以爲職
分之常久之邊防可以寧謐而我兵亦無調度之費戰伐
之苦以此較彼所得孰大小哉夫番仰茶於官權在國也

邊計因之無虞利在民也一禁茶之間使權歸於國而利
及其民較之縱禁通商使利歸私室而害及於邊者得失
又孰多寡哉故曰至細之物而有莫大之用君子不可以
輕視之者茶是也所謂審幾者蓋聞成天下之事者在得
天下之宜所謂宜者事幾之謂也是故矢之中鵠非異術
也察於高下之等矣舟之撇漩非神謀也獨於遲速之間
矣故物理人情當其事有輕重之勢際其會有緩急之時
勢有輕重權而稱之則不爽時有緩急酌而馭之則不迷
事勢大輕吾有反重之道時理宜緩吾無急取之術如此
則隨機應變與時偕宜當事之始故不離乎道之中要事
之終亦不失乎道之宜雖成功與否付之天命而不可必
而由中之悔吾知免矣乃若勢重而昂則自覆勢輕而抑

則愈壓時緩而急則早洩時急而緩則失會凡此皆不達
於幾者也剛明果斷之才或失之躁急溫厚慈良之性或
失之姑息是故世有君子之才之德之美而訖無功業之
立者皆昧於幾者也國醫之於病者非人人決其腑臟開
其關絡而砭治之也要不過燭其幾而已以事務之煩理
亂之大苟不取其要而握之得其標枝而昧其根本詳於
漫渙而疎于急切鮮不仆矣曹操之於昭烈方其據蜀之
初一日而數驚斯時也能以一旅之師扼吭而擣其虛動
無不得者及其法立民附上下相安乃以兵臨之卒不能
取乃下教以爲鷄肋吁亦晚矣安祿山舉三道勁兵入長
安肅宗起兵朔方李泌勸以當詔李懷光圖范陽使賊無
所歸肅宗不聽致慶緒思明相繼復起卒成藩鎮之患斷

皆失其稽會者也是故經國之大當先審其義中其義則事無不濟矣今川蜀之政廢弛頹敝久矣甲兵則鈍而不精倉廩則耗而不實邊防則撓而不靜官吏則玩而不警小民則困而無依豪猾則縱而自恣一旦厲精奮振拯委隨蹶壅遏刷闇滌殛奸僻使上下煥然齊一以歸於善非察於勢之輕重時之緩急則夫因革損益之間未有不扭於常而駭於變者矣所謂批隙導窾游刃於虛空而磔然以解如庖丁者恐亦未能至也詩曰時純熙矣是用大介言會其義矣所謂得人者蓋君臣歆有為於天下得其人則易如反掌矣伐齊之兵一也以樂毅則下七十餘城以騎劫則盡亡之劉山東諸侯一也以晁錯則致亂而難以主父偃則謀行而易以此觀之法不可以定守變不可以

先圖惟其人而已矣今之為政者得人任職之外術其可他求哉是故溫恭弘毅誠信謙讓而好善不倦者德也明決而斷好謀而成倉卒而能應紛糾而能理者才也契性命之理達天人之妙動中機會行符時宜者學識也具是三美者惟聖人大賢能之下此則有間然矣故隨才任使擇所長而不求備斯善為政者焉廉潔公平心有計慮者使之理財沉深有謀略果毅有膽氣足以馭衆者使之治兵有斷決之明存公恕之心者使之理獄精深明決識微達變者使之運謀勤儉不懈教然敢為者使之幹事如此則職司皆得其人而事無不理之患推此道也以之理天下亦可也况一方乎不然才任相違必至壅滯不達治且雜存亦無益於事矣是故坳堂之水可以浮芥以之[illegible]只之本則翏鵾鵬之翼可以蔽天以之施於鳩鷃則累於量才受職乃為得人然猶有督馭之道焉取其大體略其小過無為掣肘無求速效使得從容展布竭盡心力則事功積累必有可觀不然受之雖當其任而馭之不得其方亦無望於功之成矣詩曰無怨無惡率由群匹此之謂歟

舊唐刺史　王元嬰祀典議　陳宗虞

考滕王元嬰唐高祖子高祖子二十二王其最少云貞觀十二年始王實封千戶為金州刺史驕縱甚倨太宗表集以九彈人觀其避走為樂高宗以書責之曰朕以王至親不忍致于法今署王下考冀媿王心久之遷洪州都督官屬妻美者紿為妃召逼私之嘗為典籤崔簡妻鄭慢罵以履抵其面血出乃免以是懲甚經旬不視事後坐法削戶

謫置滁州徙隆州刺史復不循法錄事參軍裴聿諫正其失王捽辱之律入計具奏得遷六品上階帝嘗賜諸王綵各五百以王貪但給麻二車助為錢緡媿之武后時拜梁州都督薨陪葬獻陵按滕王所在穢濁無足取者洪州事無論即裴聿所指奏與給麻媿貪事乃王貪黷恣肆之狀具可想見奈何告然冒吾土名宦祀典也杜子美寓閬日去王刺郡不遠疑得其不肖為備其登王亭子詩人到于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諷其流連無節廢置民事深切著明矣而王終其身厚享不蒙譴奪唐于宗親亦恩禮過甚哉獨今吾郡祠則宜斥之

脩路議　富好禮

據越嶲指揮程昱呈欲將鎮西千戶所起至罇個地方舊

路開闢直抵峨眉縣以至四川城避出大渡河與相公嶺
之險等情行據番哲越守備指揮僉事丁贇議鎮西千户
所以至四川省城中間水則有大渡河山則有大相公嶺
天塹地險自古生成每年春秋二季大渡河湧瘴發行人
斷絕雖有急緊聲息亦莫能通此其為害一也間有不得
已而行者不遭風濤之險則罹嵐瘴之灾流屍積骨無歲
無之此其為害二也相公嶺高五六十里四時多雪晝日
暝暗非過哨期群百數十人則不敢過哨期一月三次行
者未免遲滯其頂盤百折疊疊之險多不可名亦有喘流
人常病渉此其為害三也過此則南站兩傍皆西番巢穴
中通一線之路雖有關堡防備番夷出沒無常未免遭其
劫掠此其為害四也伏覩

聖政記內一欵洪武十七年七月景川侯曹震言四川至
建昌驛道所經大渡河往來之人多死於瘴癘問諸父老
自眉州峨眉至建昌古有驛道平易可行無瘴毒之患年
久廢塞已令四川人民開通以溫江至建昌各驛馬移置
峨眉新驛為便俱從之今據前呈是亦脩廢舉墜之意為
照此路一開大渡河與相公嶺山水之險俱可以避出沒
聲息緩急可通風波瘴毒不能為灾活人不計其數又得
避出河南站一帶深箐而西番劫掠之患不禦而自無矣
去四害得四利較之舊路反近二三百里日日可行不必
守候哨期又一利焉且原有舊跡若不勞民傷財去彼四
害就五利實地方之福也古云因民之所利而利焉政之
首務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

國家者專之可也為此行令丁贇督率官軍脩理完木投
道通人頗便沿途公館關堡逐一議開於後但大渡河舊
路不當失守其守禦千户所巡司驛站各衙門與天原設
關堡各仍其舊嚴加防備再行邛部長官司調取精
銳夷猓五十名協助各軍守堡每年冬間行令黎雅
寧越二守備司督率土官調取漢土官軍一二千名各
備鮮明器械陳兵大渡河南操練數日行令西番各寨
來觀諭以
朝廷禍福查照舊例量行賞賚使其畏威懷德不敢為非
庶幾地方寧靜等因後兵巡副使陸穩鄭光溥先後建議
脩復舊路一則無水患瘴毒可救萬民之命二則路途徑
捷可以飛報公務三則守巡得以四時巡歷往來不忌是

萬世之利一舉而兼得之矣

祭文類

弔紀信文　唐盧藏用

維年月日某官名恭弔漢忠臣將軍紀信公曰皇綱弛兮
帝紐頹王風悲兮霸道衰天運促兮周以復秦德棄兮漢
業開何項王之贔屭作驅除於雲雷豈鯨海之飛還資援
山之偉才於是左契歸楚群雄奉職皇矣漢祖獨負其直
以滎陽之圍城兮既孤而逼偉將軍之天誘兮矯奪其識
彼見危而授命兮亦各有時考振古以為觀兮罔恢帝基
感將軍之憤兮壯大義之在茲仰前脩以砥節顧卑迴而
馬遲嗚呼身既焚兮業既昌楚歌絕兮漢道光君不旌兮
史不揚功不錄兮歿不傷奄孤墳以載葬仰千祀而爲荒

皐周敷訓兮澤及稆衡伊予寡德兮忝守茲地奉宣嘉猷
兮懼尸厥位思將軍兮允忠且義託神交於萬古兮實獲
心志乃鑱石於他山兮式幽墳以昭賁詞曰攝提貞毅兮
奉揚仁風跋踄草莽兮祠祀公善彼勇兮殺身爲忠九
原不作兮予將焉同金石刻名兮千萬歲魂魄光烈兮爲
鬼雄

蜀先主廟祈晴文　唐次

某年月日某官謹遣某乙以清酌之奠敢昭薦於蜀先主
之靈惟靈開業保疆始終此土英聲厚德實冠於時知人
拔才橫出千古仁深運促徂落於茲宮觀雖平廟貌猶在
歲時水旱皆薦馨香德惠於人人仰其德祗心吏意小大
維虔今夏潦逾旬洪波四漲邑屋有墊溺之懼麥禾有淹

浸之危而急浪奔流漸襄高嶺某忝詔守郡政化未敷懼
其災沴以病稼穡敬奠玄醴又燔薰香庶以精誠感於明
德使神明之佐騁其智英勇之將奮其怒以遏雷霆之威
以威漂蕩之聲鏡洗昏霄百物蕃茂濕雲不泄陰霓潛收
開此晴霽以歆神化伏惟尚饗

龍潭祈雨文　唐次

維年月日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清江石門之龍潭曰惟
龍圖全其軀以安其居庇祐蟕蠵馴擾龜魚龍之道也興
致雲雨鼓動雷霆稔此蒸人助我發生龍之用也全其軀
莫若靈茲潭安其居莫若庇茲土能生雲霧雲能施雨雨
雲感召黎元鼓舞既慶成熟而無癘疵也今歲旱暵金石
將流水不潤下江不勝舟穜稑皆萎根荄滿野雷隱隱而
有聲雨垂垂而不下名山大澤興凝浮野焉唯龍獨潛其
潭湏洞泓澄水面如紙纖雲不生邃宮固護重門晝扃不
克民望不歆我誠若旱氣游游秋成莽鹵自利深淵乖張
頗旅我當涸龍之潭露龍之處鸮龍之脊鞭龍之股俾之
揚雲而大其雨是則人役龍也非龍德於人若果其懇懷
酬報當極投以金龍鐕以玉石潛鼉皆血翔鷺盡炙其餘
薦羞亦備瑤席鳴呼初薦至誠中告直詞未嘗肆力以用
其奇惟龍惟靈念茲

祭范蜀公文　蘇軾

嗚呼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畦而種之有得皆賢既歷三世
悉爲名臣今如晨星存者幾人孰如我公碩大光明尊日
而昇爍焉長庚死生契濶公獨壽考天實耆之以殿諸老

二聖嗣位仁義是施公昔所言畧行無遺維樂未和公寢
不寧樂成而嘉公往則瞋凡百君子願公無極胡不萬年
以重王國責難之忠愛莫助之嗟我後來誰復似之吾先
君子秉德不耀與公弟兄一日之少窮達不齊歡則無間
豈以閭里忠義則然先君之終公時在陳宵夢告行晨起
訃聞先友盡矣我亦白髮聞公之喪方食哽噎堂堂我公
豈其云亡望公凜然猶舉我觴

同前　蘇轍

公之少年初以賦鳴挾策以東氣和而平微見圭角人人
自驚宋氏伯仲與司衆盟見公所爲蹝屐以迎自毀其文
以致公名士滿大學莫之敢爭公之中歲始以諫起克老
將傳未有立子群公欲言以目相視公獨發之自詭以死

帝知其忠始怒終喜復有繼者實蹈公轍公亦自信卒老言事公之末年終以節聞國有姦賊當之以身力言不從遂致爲臣閉門接夫怨不憤群枉既消衆屈當伸有欲援之同撫我民公笑稱病誓不復振凡世之人有一於是翹然自名足以爲貴公有其三豈不卓偉位雖顯融有不盡志崧隗之間頳濱之側有廬可安有田可食顧惟平生篤志鍾律樂成既上疾亦告華鳴呼昔我先人公蚤知之白首相歡往事莫追軾方在朝公舉諫官卒以獲罪初無一言轍來自東復舘于門會患之不卹而惟義是敦今其云亡無復斯人

祭白帝廟文　何逢原

白帝子陽氏維公孫生于西方扶風茂陵耻臣新莽擊滅

宗城遂據益州帝其民人四七之際赤伏再興十二爲期殄我金行背城以死允也國君巽安樂公喪邦保身扞閔之顛歸然古城廟食其中威靈具存旋頭法駕御如群臣環佩結裾繪畫錯陳遐想盛時文物聲明黼黻冕旒豈帝之倫我懷英風酹以斯文休我白帝千古益尊

謁昭烈廟文　王十朋

嗚呼東都之季盜竊神器分鼎者三帝乃劉氏有高皇度有光武氣有王佐臣無中原地以區區蜀抗大國二天厭漢德北圖弗遂功雖少貶四海歸義永安故宮遺迹可記君臣有廟英雄墮淚歲月浸遠棟宇莫治某來守是[illegible]遏而興嗣一新廟貌薄薦殺胾旁觀八陣細讀三志我雖[illegible]酒不祀曹魏我雖有殽不祀孫吳

謁武侯廟　王十朋

丞相忠武蜀之伊呂高臥南陽悲吟梁甫草廬之中三顧先主將漢是興非劉曷與君臣魚水蛟龍雲雨才十曹丕志小家宇假令無死師一再舉吳魏可吞禮樂可許寧使英雄墮淚今古將畧非長爲史之語其受命天子來師茲土夔觀八陣果至樊府廟貌僅存風流可觀旁有關張一龍二虎安得斯人以消外侮

祭漢先主昭烈文　明獻園

維洪武二十四年歲次辛未十二月二十八日敢昭告于漢昭烈皇帝漢丞相諸葛忠武侯曰龍興雲從君明臣良曠千載而一遇何會合之不常曰若稽古寔惟成湯三聘莘野承筐是將咸有一德革夏爲商厥[illegible]秦而兩漢孰能

襲其遺芳僞中山之帝胄當群雄之擾攘嘘炎𤇆於寒灰時三顧於南陽情交懽於魚水言靡間於關張保岷峨控荊湘三分天下開拓封疆信同心而協力視當代而有光予丕仰於休風幸開國於是邦覩閟宮之顏圮歎古栢之荒凉命我將士繚以垣墻屹棟宇之崔嵬煥丹青之焜煌新規模於今日聚精神于一堂告厥成功我心孔臧遣官致祭醴酒封羊惟帝與侯神其洋洋佑我蜀民降福穰穰

祭杜子美文　獻園

維洪武二十六年歲次癸酉十二月共日遣官以牲醴之奠致祭于草堂先生杜公曰先生距今日之世數百餘年而成都草堂之名至今日而猶傳予嘗縱觀乎[illegible]之而浣花溪之邊尋草堂之故址惟衰草兮寒烟[illegible]以不能

無所感也於是命工搆堂闢地一㕓揭舊名於其上庶幾過者仰慕乎先賢然人之所傳者先生之遺編也而予之所美者蓋以先生一段之頃而忠君愛國之之惓惓雖其出巫峽下湘川罔不戀戀於此而先生之精神猶水之在地無所往而不在焉爰矢辞於翰墨寫予心之悄悄臨風釃酒尚其來旆

祭屈原文　許應元

徵郡圖以懷賢兮曰惟楚之靈均涵郢都而弗居兮汨奚止於江濆懷三后之純粹兮衆勳華之耿介佩纚纚其芳潔兮夫惟靈脩以免歲䡴延其二千兮明九藥之隆禧歷元限以薦誠兮羞瓔琎以端辭懿夫人之糺芳兮希絕風之逸響均恐脩名之不立兮羌既緬而逾亮有宋氏之

二僊兮廖與李而逢看慕好脩以流聲兮夫亦靈均之所與世隆污之屢迁兮賢不肖而互陟苟蹈道而獲則兮焉詬語而進黙登椒堂以屏息兮睇夫君之雲旗儵杳靄以黮澹兮勿翩翩而下之尚饗

立杜工部祠祭文　許應元

承 聖皇之景况逗按職於夔子陟赤甲之嶙屼歷東屯之遺址悼哲人之逢尤居委約於江潭睹鴻藻之繽紛增累欷而流瀾昔三季之末造閔斯文之隆地闕五際之亶延王風鬱其蓁穢惟夫子之淵淑秉至精於 上皇徒娉節之崔嵬吐昌辭之琅琅遭濁世之紛拏嫓遭連以窘步顧江皋而戾止淹三年以東鶩瞻遺墟之遼廓歎禾黍之離離敬崇宮於壯阜顒招神以來棲山有椒兮沚有蘭蘦之來兮雲旗翻霍兮靈兮洵樂胥巴詛楚舞神所娛散函重闢不可以遷往神不樂此其焉如尚饗

祭鄒立齋文　陳獻章

嗟嗟汝愚不括其囊而晦其光汲汲皇皇不小其節而畏其折轟轟烈烈昔在翰林語黙淺深孰識其心頃來南海竊而不悔乃見其介葉以時與行以志成君子之貞貞德之幹毋受天損何命之短已而已而天道無知哀此孤婺死不避險生必就檢是曰無忝丸風蕭蕭雲旗搓搓蜀道之遼觴酒豆肉盡此一哭魂返無速

張吉

嗚呼先生為人可謂無負於天天之所以禍先生者何其慘耶褫其官而奪其壽孤其子而寡其妻將不欸使斯人

後為善耶抑所以報之者日久事定而後見耶將毀命物之道而聽其自相傾軋耶抑予奪之柄潛移默奪而不得以自專耶若此者非予之愚所能明也先生沒矣夫復何言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楊廉

嗚呼汝愚縱予以讀中秘之書胡乃草疏而論執政之臣置予以步瀛洲之上曷為取禍而投瘴海之濱予體甚弱美宜遠行豈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予有父在家故食貧豈盡忠於君而不得暇顧其親嗚呼是予之道如此得程書而不能久於朝廷匪予之志如此而不欲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埃塵方予之訃至予猶疑其未真不然何致元城於嶺外者竟一夜而自甦寵予瞻於儋耳者卒不

館吉使之送輸既而詢得其實始哭於寢門而涕洟為之
沾巾嗚呼傷哉痛乎妙齡

祭宋景濂文。　張時徹

先生學究天人之際道遡濂洛之宗才優經濟之具志存
禮樂之隆丁天造之草昧乃喜遇而居真遇史職而不居
入龍門以釆苓綜百家之遂去騁六籍之夷庚觀其四符
八樞十一微之著蓋非徒鶩於藝文之囿而實欲趾烈
於三代之英遵元運之告逝當真主之龍興肆蒲輪以
下聘乃奮鬛而楊翎班學士之清秩亦奉　旨以授經紆
鞴歡之鴻猷宰文章之正盟兮君臣之同樂槩夷夏而
欽名師大雅之明哲遂乙身而宅畊何鴻鵠之既舉而繒
繳之復嬰終殞身於遐竄惜旅魂之煢煢寄首丘之弗懷

同湘纍以飄零嗚呼遭屯而嗚伏兮固哲士之恒也際泰
而觀閔非凡衆之所明也歷年禩之渺邈煥耿光其若生
播靈爽於巛服衍道派於婺城雖砆璠之異尚孰品德而
不京矧小子之固陋寔是鑑而是繩瞻遺像之奕奕涕既
隕而沾纓踐豆籩以致奠庶表著乎休聲

祭方孝孺文　張時徹

昔孔子有殺身成仁之訓孟子有舍生取義之箴而先儒
繹之曰只是成就一個是而已於乎若正學先生之死非
所謂殺身以成仁者耶非所謂舍生以取義者耶非所謂
成就一個是者耶蓋乙丑之變靖難之師入矣革除之君
亡矣　文皇既踐寶祚親訓
高皇帝之子也非若異姓之革命也非有市朝之遷易於
移之變置也人心依戴縉紳比有而事之而先生之隆德
重望又文皇與用事左右之所傾慕而必欲致之者也使
當是時於所謂曰仁曰義曰是者見之不的而持之不堅
未有不褰裳而就之者矣何乃累衰而行投筆而慟書詞
以絶命不忍一詔之草而甘以其身裂肝醢膚而使親族
八百四十七人者相從於魚肉也蓋先生之生也應木星
之祥宜其出也被
高皇之眷文足駕蘇黄而不脅為學必有濂洛而不遽止
乎將窮源洙泗而比績伊傅使道符邃聖功贊二儀斯已
矣至抱夷齊之介而徇死節之名則先生之不幸焉耳古
稱死有輕於鴻毛有重於泰山若先生之死其謂之鴻毛
乎其謂之泰山乎　文皇嘗語人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

耳　仁皇亦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也以二聖之言若是
則奚俟于久而後論定哉於乎先生之仁成矣義取矣是
就矣死且不朽矣而天下後世猶致恨而不已者則以九
族盡夷而使千百年之宗祀不血食也嗚呼哀哉微也生
同桑梓誦先生之遺文想先生之芳烈未嘗不惻然而悲
潸然而涕也乃今持節劒南實先生流寓之地顧瞻廟祀
其為悲也涕也又豈如恒情而已哉乃原先生之心而告
之幽冥之中其謂余知先生也耶其謂不知先生也耶

祭胡子昭文　曾省吾

嗚呼臣子於君弟子於師義等在三生死以之
文皇靖難公殄其命希直狥君公嗣其勁二百年來忠魂
黙然　聖人曆服明詔肅焉曰脩俎豆曰録苗裔

祠武孫謀善述善繼蜀有專祠向以祀方公出其門宜列於亭祈赫坤維視此正氣日月精光同流罔既公也伯夷叔齊另有褒表公其尉兮

誄類

白雲先生張少愚誄　宋蒲芝

高視往古哲士實般施及秦漢餘烈氤氳挺生英傑卓爾逸群孰謂今世亦有其人其人伊何白雲隱君嘗曰丈夫趣世不偶仕非其志祿不可句營營末途非吾所守吾生有涯少實多艱窮亦自固困亦不顛不貴人爵知命樂天脫簪散髮眠雲聽泉有峯千仞有溪數曲廬成遺趾吳興高躅號石道遥依林架屋麋鹿同群晝遊夜息嶺月破雲秋霖洒竹清意何窮真心自得何放言遺慮何榮何辱孟春感疾閉戶不出豈期遂往奄焉永隔抒詞哽噎揮涕洗襴人誰無死惜乎材賢已矣吾人嗚呼哀哉

樂善郭先生誄　楊天惠

嗚呼先生朏朏於食貧而安此此於爲善而樂若猶可及然至其所以用貧以裕子而割以施于人而我皆無憾焉是不可及已弱無固壯無專老無在死無餘此元次山所以哀紫芝者顧某於先生亦云嗚呼先生其果可以戒塗之進後也夫其真可以配古之早行也夫

房季文誄

予頃疑仲尼聖之盛也頗遺恥於少賤既老而後集成六經怪子雲賢之尤也仍竊悔於少作蓋晚而後覃經而頹予迺交臂於[illegible]而[illegible]騃逸云於稚齡斯已奇矣然造

物者既厚賦其實而司命者忍復隕其英吁嗟季文子予無以言若夫請問諸央瀆之庭

詩一

古詩類

大雅不作新聲代繁詩寖不如古自昔賢慨之矣予聆蜀音殆有感焉蠶叢四章則商那之遺響也蜀國弦巫山高諸篇則樂府之中音也兎棲琴臺蜀都廣漢五言之勉楚也錦城峩眉八陣萬景七言之佳境也歌則李太白之南京杜少陵之閬水詞則劉賓客之竹枝趙松雪之巫峯渢渢乎濔濔乎麗而不淫則而不詭咸中雅度孰謂蜀無詩哉自宋迄今作者以類而附噫黃琴之響世所競珍靈蛇之珠疇不知寶顧慚謭謏未遑蒐羅尚賴同志集其大成耳

古雅體

蠶叢國詩四章　古辭

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殽可以養父野維阜丘彼稷多有嘉穀旨酒可以養母

惟月孟春獺祭彼崖永言孝思享祀孔嘉彼黍既潔彼犧

惟澤蒸命良辰祖考來格

日月明明亦惟其名不朽難獲誰能長生

惟德實寶富貴何常我思古人令問令望

古樂府

蜀國弦　梁簡文帝

銅梁指斜谷劍道望中區通星上分野作國下爲都雅歌因良守妙舞自巴歈陽城嬌樂盛劍騎鬱相趨五婦行難至百兩好遊娛牲祈望帝祀酒酹蜀侯誅江妃納重聘貞女愛將離停弦時繫瓜息吹治脣朱脫衫湔錦浪回扇避陽烏聞君握節返賤妾下城隅

唐李賀

楓香晚花靜錦水南山影驚石墜猿哀行雲愁牛嶺涼月生秋浦玉沙鱗鱗光誰家紅淚客不忍過瞿唐

國朝劉基

胡笳拍斷玄冰結湘靈曲終斑竹裂爲君更奏蜀國弦一彈一聲飛上天蜀國周遭五千里峨眉迢迢連玉壘岷嶓出水作大江地吞天浮戒南紀舒爲五色朝霞暉慘爲虎豹樂陰霏翕爲千嶂雲雨入虛爲百里雷霆飛白鹽雪消春水滿谷鳥相呼錦城暖巴姬倚歌漢女和楊柳壓橋花

慕慕銅梁翠氣通青蛉碧鷄帝落天上星山都號風寡鵠泣杜鵑鳴咽愁幽冥商悲羽怒聽未了窮猿三聲巫峽曉瞿唐波浪翻九淵倒瀉流泉喧木杪樓頭仲宣羇旅客故鄉渺渺音塵隔含悽更聽蜀國音不待天明頭盡白

陳宗虞

西蜀稱天府由來擅山川岷嶓鬱西維井絡稱南天銅梁阻斜谷棧道界且蘭玄夷啓神后支封肇黃炎仙馭升周喬壽考肯彭籛武德巴庸勤文化江漢宣往古信曄曄流風逾涓涓蔓卿志何烈慈鄉義實殫三貞凜雪霜四雋儼旌旃紫闥多軒冕皓素亦盤桓大雅㳂楊馬高尚標譙嚴炳風抗孟宗華國推王淵瑞應從姜吳英英揚孝廉里[illegible]汍隆厚歸仁崇讓謙狗監藏得意金篋輸仙騫不啻出[illegible]

口委心樂才賢三州諒如故士風會復然君省長老事□
耿垂青編

蜀道難　梁簡文帝

巫山七百里巴水三回曲笛聲下復髙猨啼斷還續

梁劉孝威

玉壘髙無極銅梁不可攀雙流逆巇道九坂澀陽關鄧侯
束馬度王生歛轡還歛轡懼身尤叱馭奉王猷苕怯千金
重誰爲萬里侯戲馬吞珠界揚舲濯錦流沉犀厭怪水掘
鏡表靈丘禺山金碧有光輝遷亭車馬尚輕肥彌想王褒
擁節反更憶相如乘傳歸君平子雲閒不嗣江漢英靈信
已衰

陳陰鏗

王尊奉漢朝靈關不憚遥髙岷長有雪陰棧屢經燒輪摧
九折路騎阻七星橋蜀道難如此功名詎可要

唐張文琮

梁山鎮地險積石阻雲端深谷下寥廓層巖上鬱盤飛梁
架絕嶺棧道接危巒攬轡獨長息方知斯路難

李白

噫吁戲危乎髙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及魚鳧開
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西當太白
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
棧相鈎連上有六龍迴日之髙標下有逆折衝波之流川
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猨猱欲度愁攀緣青泥何盤盤百步
九折縈巖巒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心坐長歎問君西
遊何當還畏途巉巖不可攀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呼雌
遶林間又聞子規啼月落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使人聽此彫朱顏連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絕壁飛
湍瀑流爭喧豗砯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若此嗟爾遠道
之人胡爲乎來哉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所守或匪人化爲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
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
天側身西望長咨嗟

國朝吳國倫

蜀道五丁闢往來銷客魂峽中山作浪天上劍爲門
巫山日日雨鳥道與天通望來魚復浦愁殺永安宮

巫山髙　梁元帝

巫山髙不窮迥出荆門中灘聲下濺石猨鳴上逐風樹雜
山如畫（一作盡）林暗澗疑空無因謝神女一爲出房櫳

齊劉繪

高唐與巫山參差鬱相望灼爍在雲間氛氳出雲（一作霞）上
散雨收夕臺行雲卷晨帳出沒不易期嬋娟似（一作以）惆悵

齊虞羲

南國多奇山荆巫獨靈異雲雨麗以佳陽臺重怨（一作千里思）
勿言在可（一作可再）得特美君王意高唐一斷絕光陰不可追

梁王泰

迢遞巫山好（一作嫩）遠天新霽時樹交涼去遠草合影開遲
谷深流響咽峽近猿聲悲只言雲雨狀自有神仙期

梁范雲

巫山高不極白日隱光暉靄靄朝雲去溟溟暮雨歸巖巘獸無迹林暗鳥疑飛枕席竟誰（一作空）薦相望日（一作空）依依

陳蕭詮

巫山映巫峽高高殊未窮猿聲不辨處雨色詎分空懸崖下桂影（一作月）深澗響松風別有仙雲起時向楚王宮

唐鄭世賢

巫山凌太清岧嶤類削成霏霏暮雨合靄靄朝雲生危峯入鳥道深谷瀉猿聲別有幽棲客淹留攀桂情

唐盧照鄰

巫山望不極望望下朝氛莫辨啼猿樹徒看神女雲驚濤亂水脉驟雨暗岑（一作峯）文露裳即此地况復遠思君

沈佺期

巫山峯十二合沓（一作深合）隱昭回俯眺琵琶峽平看雲雨臺古槎天外倚瀑水日邊來何忽啼猿夜荊王枕席開

閻立本

君不見巫山高高半天起絕壁千尋畫相似君不見巫山磕匝翠屏開湘江碧水遶山來綠樹春嬌明月峽紅花朝覆白雲臺臺上朝雲無定所此中窈窕神仙女仙女盈盈仙骨飛清谷出沒有光輝欲暮高唐行雨送今宵定入荊王夢荊王夢裏愛穠華枕席初開紅帳遮可憐欲曉啼猿處說道巫山是妾家

喬知之

巫山十二峯參差互隱見潯陽幾千里周覽忽已遍想像神女姿摘芳共珍薦楚雲何逶迤紅樹日蔥蒨楚雲沒湘源紅樹斷荊門郢路不可見况復夜聞猿

張九齡

巫山與天近煙景常青熒此中楚王夢夢得神女靈神女去已久白雲（一作雲雨）空冥冥唯有巴猿嘯哀音不可聽

皇甫冉

巫峽見巴東迢迢出半（一作半出）空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朝暮泉聲落寒暄樹色同清猿不可聽偏在九秋中

李端

巫山十二峯皆在碧空中回合雲藏日霏微雨帶風猿聲寒過澗樹色暮連空愁向高唐去清秋見楚宮

李賀

巫山叢碧高插天巴江翻瀾神曳煙楚魂尋夢風颸然曉

風飛雨生苔錢瑤姬一去一千年丁香節竹啼老猿古祠近月蟾桂寒椒花墜紅溼雲間

陳陶

十二峯青雲十一枝金母和雲賜瑤姬花宮磊砢楚宮外列仙八面星斗垂秀色無雙悠三峽春風幾多夢襄王獵青鸞不在嬾吹簫斑竹題詩寄江妾飄飄散絲巴子天苔裳玉鑾紅霞幡歸時白帝掩青瑣瓊枝瑤草遺湘煙

劉希夷

巫山幽陰地神女豔陽年襄王伺容色落日望悠然歸來高堂夜金釭焰青煙頹想卧瑤席夢魂何翩翩搖落殊未已榮華倏徂遷愁思瀟湘浦悲涼雲夢田猿啼秋風夜鴈飛明月天巴歌不可聽聽此益潺湲

下墜重泉上千仞香雲結夢西風緊縱有精靈得往來犹
輒隱軒亦顛隕嵐光㬮㬮雷隱隱愁為衣裳恨為鬢暮灘
朝行何所之江邊日月情無盡殊零冷露丹墜楓細腰長
臉愁滿宮人生對面猶異同况在千巖萬壑中

羅隱

宋范成大

余舊嘗用韓無咎韻題陳季陵巫山圖考宋玉賦意辨
高唐之事甚詳今過陽臺之下復賦樂府一首世傳瑤
姬為西王母女嘗佐禹治水廟中刻在焉

濕雲不收煙雨霏峽船作灘梢廟磯杜鵑無聲猿叫斷惟
有飢鴉迎客飛西真功高佐禹跡斧鑿鱗皴倚天壁上有
瑤簪十二尖下有黃湍三百尺蔓花蚪木風煙昏蘚珮翠

惟香火寒靈旂飄忽定何許時有行人開廟門楚客詞章
元是諷紛紛餘子空嘲弄巳色赧顏不可干人間錯說高
唐夢

范成大

凝真宮前十二峯兩峯娟妙翠揷空餘峯競秀尚多有白
壁蒼崖無數重秋江漱石半山腹倚天削鐵荒行蹤造化
鍾奇矗瑤巘真靈擇勝深珠宮朝雲未罷暮雲起陰晴竟
日長宜濛瑤姬作意送歸客一夜收繚仍回風仰看館御
飛幟過回首巳在虛無中惟餘烏鴉作使者迎船送船西
復東

國朝黃　佐

巫山高高若何淮水逝之不可以過驛驄入馬鳴亭泥我
猿渡之徘徊而驕嘶陽臺有女居迷樓愛而不見烟雲愁
胃有蟣虱户有蛜蝛嗟我行役今還歸

喬世寧

巫山高高以寒不到巫山不見山長江百丈走其下上峯
十二摩青天况有灩澦當中間巫山高高以寒朝能作雲
暮作雨山精月魅向人語洪濤欲沒灩澦堆哀猿接挂桄
榔樹有時狂飈突起浪如山蛟鬬龍吟更咤汝往歲曾悲
蜀道難今見巫山心歎苦欲濟無梁飛無羽嗟我胡為
遠遊巫山巫山能久留

吳國倫

巫山高天與際江水深曷以濟我欲東歸將從此逝塗無
梁舟無楫泱泱漭漭臨水遠望涕下沾裳久客之人心思

鄉謂之何

郭莊

巫峽之山崔嵬兮干雲並峙芙蓉巔十二峯巒竦秀兮瑰
如鳴環簪玉鬬嬋娟當時章華臺上兮細腰落雪曳翩躚
吁嗟哉襄王何事神遊華胥天自從高唐精靈感夢憐山
中芳樹琪花兮笑日披霞弄粉鉛十二峯巒低昂異態兮
纍纍猶作望夫篇又若亭亭艷影照寒泉巫峽之山崔嵬
兮只今人去千年峽谷還巴流東逝恨綿綿但見千巖萬
壑蒼蒼兮朝夕雲霧濛濛連苦竹叢中飛杜鵑年年春風
叫破桃花烟崔嵬兮巫峽之山歎高唐遺跡何年惟有古
今騷客兮寫江山文藻流傳琅琅兮巫山篇吁嗟哉千載
王孫作地僊（夔志載巫山詞十餘首惟李長吉[illegible]…數句在唐人惟長吉能為之[illegible]）

王嬙世謂爲白天仙吳吉思仙故云

巫山高　　黎民表

巫山高不極遠望何芊芊靈林構鬱律神宇閟冲玄曳雲霓白日興雨蒙層巔平瞻景炎館俯瞰雲夢田芳春展遊豫弭節此山前精靈爾何感魂夢屢徂遷晨鷄奏天色環珮聲鏘然空山曠延佇掩涕方來旋人神道終異歡愛難久延荒淫古有戒茲樂誠已偏惟有高唐賦千載凌雲烟

巫山　　魏棠

巫山倚天外地險控荊門鳥道青蘿暗猿聲落日繁陰晴千壑變雲雨二儀昏寂寞高唐夢空傳宋玉言

巫山高　　陳宗虞

巫山高高不極上凌青天閟白日下控絕峽三千尺有清泠之淵無數蟠蛟螭汛濤犇湍駛以悍急又有虎牙齒齒承其下流灩澦隅隅當其上游嗟遠道之人三朝三暮愴矣譬憂飛鳥不得度舍舟卽陸抑何阻脩彼拔劍悅兮之子不可求吁嗟真宰何悠悠

五言古

登成都白兔樓　　晉張載

重城結曲阿飛宇起層樓累棟出雲表嶢嶭臨太虛高軒啓朱扉迴望暢八隅西瞻岷山嶺嵯峨似荊巫蹲鴟蔽地生原隰殖嘉蔬雖遇堯湯世民食恒有餘鬱鬱小城中岌岌百族居街術紛綺錯高甍夾長衢借問楊子舍相見長卿廬程卓累千金驕奢擬五侯門有連騎客翠帶腰吳鉤鼎食隨時進百和妙且殊披林採秋橘臨江釣春魚黑子過龍醢果饌踰蟹蝑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區人生苟安樂茲土聊可娛

登琴臺　　梁簡文帝

蕪階踐昔徑復想鳴琴游音容萬春罷高名千載留弱枝生古樹舊石染新流由來遞相嘆逝川終不收

蜀四賢詠　　宋鮑照

渤渚水冷息春山玉抵鵲皇漢方盛明群龍滿階閣君平因世閑得還守寂寞閑簾注道德開卦述天爵相如達生旨能屯復能躍陵令無人事毫墨時灑落從氣有逸倫雅績信炳博如今聖納賢金璫易羈絡良遊神明遊豈伊覃思作玄經不期賞蟲篆憂散樂首路或參差投駕均遠托身表既非我生涯內甚一作豈薄

賦得蜀都　　唐褚亮

列宿光輿井分上跨梁岷沉犀對江浦駟馬入城闉英圖多霸跡歷選有名臣連騎鞍纓滿含章詞賦新得上僊槎路無待訪嚴遵

廣溪峽　　楊炯

廣溪三峽首曠望兼川陸山路迷羊腸江城鎮魚復喬枝百丈偃飛水千尋瀑驚浪迴高天盤渦轉深谷漢氏昔云季中原爭逐鹿天下有英雄襄陽有龍伏常山集軍旅永安興版築池臺忽有傾邦家遽淪覆庸才若劉禪忠佐爲心腹設險猶可存當無賈生哭

蜀城懷古　　劉希夷

蜀土遶水竹吳天積風霜窮覽通表裏氣色何蒼蒼舊國

有年代青樓思豔粧古人無歲月白骨宜丘荒寂歷彈琴地幽流讀書堂玄龜埋卜室采鳳滅詞塲陣圖一一在栢樹雙雙行鬼神猶漢廟烏雀祭秦倉歎世已多感懷心益自傷賴蒙靈丘境時當明月光

白帝懷古　陳子昂

日落滄江晚停橈問土風城臨巴子國臺没漢王宮荒服猶周甸深山尚禹功巖懸青壁斷地險碧流通古木生雲際歸帆出霧中川途去無恨客坐思何窮

登錦城散花樓　李白

日照錦城頭朝光散花樓金牕夾繡户珠箔懸瓊鈎飛梯綠雲中極目散我憂一作愁暮雨向三峽春江繞雙流今來一登望如上九天遊

宿巫山　李白

昨夜巫山下猿聲夢裏長桃花飛綠水三月下瞿塘雨色風吹去南行拂楚王高丘懷宋玉訪古一霑裳

荊門浮舟望蜀江　李白

春水月峽來浮舟望安極正見桃花流依然錦江色江色淥且明茫茫與天平逶迤巴山盡遥曳楚雲行雪照聚沙鴈花飛出谷鸎芳洲却已轉碧樹森森迎流目浦煙夕易帆海月生江陵識遥火應到渚宮城

巴州　李白

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飛十月二千里郎行幾歲歸

登峩眉山　李白

蜀國多仙山峨眉邈難匹周流試登覽絕怪安可息青冥倚天開彩錯疑畫出冷然紫霞賞果得錦囊術雲間吟瓊簫石上弄寶瑟平生有微尚歡笑自此畢烟容如在顏塵累忽相失倘逢騎羊子携手凌白日

自巴東舟行經瞿唐峽登巫山最高峯晚還題壁　李白

江行幾千里海月十五圓始經瞿唐峽遂步巫山巔巫山高不窮巴國盡所歷日邊攀垂蘿霞外倚窮石飛步凌絕頂極目無纖烟却顧失丹壑仰觀臨青天青天若可捫銀漢去安在望雲知蒼梧記水辯瀛海周遊孤光晚歷覽幽意多積雪照空谷悲風鳴森柯歸途行欲曛佳趣尚未歇江草早啼猿松暝已吐月月色何悠悠清猿響啾啾亂山不忍聽揮策還孤舟

天池　杜甫

天池馬不到嵐壁鳥纔通百頃青雲杪曾波白石中鬱紆騰秀氣蕭瑟浸寒空直對巫山出兼疑夏禹功魚龍開闢有菱芡古今同聞道奔雷黑初看浴日紅飄零神女雨斷續楚王風欲問支機石如臨獻寶宮九秋驚鴈序萬里狎漁翁更是無人處誅茅任薄躬

陳拾遺故宅　杜甫

拾遺平昔居大屋尚修椽悠揚荒山日慘澹故園煙位下曷足傷所貴者聖賢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揚馬後名與日月懸同遊英俊人多秉輔佐權彥昭超玉價郭振起通泉到今素壁滑灑翰銀鉤連盛事會一時此堂豈千年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編

飛仙閣　杜甫

土門山行窄微徑緣秋毫棧雲闌干峻梯石結構牢萬壑欹疎林積陰帶奔濤寒日外淡泊長風中怒號歇鞍在地底始覺所歷高往來雜坐卧人馬同疲勞浮生有定分饑飽豈可逃歎息謂妻子我何隨汝曹

桔柏渡 在昭化　杜甫

青冥寒江渡駕竹為長橋竿濕煙漠漠江水風蕭蕭連笮動嫋娜征衣颯飄颻急流鴇鷁散絶岸黿鼉驕西轅自茲異東逝不可要高通荆門路闊會滄海潮孤光隱顧眄遊子悵寂寞無以洗心胸前登但山椒

成都府　杜甫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但逢

新人民未卜見故鄉大江東流去遊子去日長曾城填華屋季冬樹木蒼喧然名都會吹簫間笙簧信美無與適側身望川梁鳥雀夜各歸中原杳茫茫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自古有羈旅我何苦哀傷

曉行巴峽　王維

際曉投巴峽餘春憶帝京晴江一女浣朝日衆鷄鳴水國舟中市山橋樹杪行登高萬井出眺逈二流明人作殊方語鶯為舊國聲賴多山水趣稍解別離情

同群公秋登琴臺　高適

古跡使人感琴臺空寂寞靜然顧遺塵千載如昨朝臨眺自茲始群賢久相邀德與形神高孰知天地遂四時何倏忽六月鳴秋蜩萬象歸白帝平川橫赤霄猶是對[illegible]綫

原缺第十四葉

石何所度未能翦強暴爭先謀剽掠良民生計空賒死心殞護四野構豺狼五畝孰耕鑿出師不以律餘孽何由却俾夫蛾蜂蠆寡術能籠絡邊陲未肅清胡顏食天爵世方尚奔競誰復振謇諤黃屋遠萬里九重高寥廓時稱多英雄才豈無衛霍近聞命良臣拭目觀奇略

八陣磧　蘇軾

平沙何茫茫髣髴見石蕝縱橫滿江上歲歲沙水齧孔明死已久誰復辨行列神明非學到自古不留訣至人心已悟後世徒妄說自從漢道衰蜂起盡姦傑英雄不相下禍難久連結驅民市無煙戰野江流血萬人賭一擲殺盡如沃雪不為久遠計草草常無法孔明最後起意欲掃群孽崎嶇事節制隱忍久不決志大遂成迂歲月去如瞥六師

紛未整一日英氣折惟餘八陣圖千古壯夔峽

蘇轍

漲江吹八陣江落陣如故我來苦寒後平沙如匹素乘高望遺迹磊磊六十四遥指如布棊就視不知處世稱諸葛公用衆有法度區區落褒斜軍旅無闊步中原竟不到置陣狹無所茫茫平沙中積石排隊伍獨使後世人知我非莽鹵奈何長蛇形千古竟不悟惟餘桓元子以視不能去

入峽　蘇軾

自昔懷清賞今茲得縱探長江連楚蜀萬派瀉東南合水來如電黔波綠似藍餘流細不數遠勢競相參入峽初無路連山忽似龕縈紆收浩渺蹙縮作淵潭風過如呼吸雲生似吐含墜崖鳴窣窣垂蔓綠毿毿冷翠多崖竹孤生有

石楠飛泉飄亂雪恠石走驚駭絕澗知深淺樵僮忽兩三
人煙偶逢郭沙岸可乘籃野戍荒州縣邦君古子男放衙
鳴曉鼓留客薦霜柑閒道黄精草叢生綠玉簪盡應充食
飲不見有彭聃氣候冬猶暖星河夜半涵遺民悲昶衍舊
俗接魚蠶版屋漫無瓦巖居窄似庵代薪常冒險得米不
盈甔歎息生何陋劬勞不自慚葉舟輕遠泝大浪固無諳
矍鑠空相視嘔啞莫與談蠻荒安可駐幽邃信難妉獨愛
孤棲鶻高超百尺嵐橫飛應自得遠颺似無貪振翮遊霄
漢無心顧雀鶴塵勞世方病局束我何堪盡解林泉好多
為富貴酣試看飛鳥樂高遁此心甘

蘇轍

舟行瞿唐口兩耳風鳴號渺然長江水千里投一瓢峽門

石為戶欝怒水力驕扁舟落中流浩如一葉飄呼吸信奔
浪不復由長篙扶掩破濆旋畏與亂石遭兩山蹙相值望
之不容舠漸近乃可入白鹽最雄高草木皆倒生哀吁悲
玄猿白雲繚長岫零露如飛毛緬懷洚水年慘變病有堯
禹盜決岷水瀑與山鬼鏖摧崗轉大石破地疏洪濤巉巉
當道山斬截肩尾銷峭壁下絕趾連峯斷脩胥破處不生草
上不掛鳥巢水恠不盡戮下有龍與鼇遼哉千萬年禹死
遺迹牢豈必見河洛閑峽斯已勞

謁白帝廟　張俞

緣山扞江口上有白帝祠橫視天下險萬流皆俯窺古殿
鎖神物悲風出陰帷天昏瓦棟折孤鼠亦生威優巫日鼓
舞鬼恠爭奔馳雷霆卷蛟窟雹火燒松枝入戶精魄動有
如陰兵[illegible]吁哉漢盜亂海內遂崩離亦龍始潛躍逐鹿過
秦時公孫奮神劍定蜀圖安危隴坻開北戶荊門啓東陲
長驅百萬衆日鬭天下師羣豪捭羽翼與漢爭雄雌兩帝
不竝立興亡良可悲天運雖有在聖賢豈無為昭皇擴英
傑襲軌奄重基風雲共浩蕩千古餘寒碑威神竟不泯萬
里震南夷

過府學遂謁文公堂　喻汝礪

綠荻負幽隱高槐乏輕凉各矜一時好披風互低昂詎知
五月中微陰颸催黄我行魯侯宮獨謁文翁堂若人骨已
朽道在斯不亡遂令蜀文章照曜日月傍世事俱腐臭斯
文真久長靡頹能幾時蕭條翳墟荒富貴豈不好千載同
一傷三歎過泮宮撫已涕自滂

謁諸葛廟　喻汝礪

孤雲何其高明月不可繫灼灼抱此心與世自涇渭釋耒
從所歡感亂亦歔欷咨惟今之人竊國未云恥恥首入吾
市秋風恐燕水區區袁與曹等是刺客耳而我於其間秉
義不敢墜哀音回衡颷清義動幽遂天心固難亮吾獨信
所履溶溶日間雲漠漠黙砌砌幾錯墮蒼瓦澹薄公所憩
靜黙杙英姿孤悽亦足慰

子雲墨池　喻汝礪

讀書豈不好憂憤還自茲書中見古人隱閔惻愚思遇險
理有激尋分意多隨娟娟感矜容戚戚念幽棲習是無悶
然孰為愜所宜覽之不自聊悵焉起遐悲不如擲置之淵
酒聊一持先生煩多事斯心味前知亦後生奇字[illegible]

晚從浣花遂宿草堂　　喻汝礪

扣挽從澄歷濯流睇幽芳晚窦覩其樹夕霏娟娟篁歸鳥亦蹔閑夜魄動初凉忽焉衆星微天高月舒光昔也杜陵子澹然此茅堂客至酒自斟句得意已亡云何當念饑寒落在道旁古來技入神一飯豈所望吾葦天所歸慨歌淚霑裳

朱真人祠　　楊甲

一濯巖下溪再拜巖中亭清風蕭然來吹我衣上腥仙人芙蓉冠棄月下雲𫐌山空雜佩響静夜朝百靈似聞客欲去小語猶丁寧蕭蕭上松栢急似雨耳聽巖冢古壇外但掛斗與星天明恐是夢恍惚遺心形去飲石上水再讀巡人銘青山無行迹霧雨松冥冥

遊滄浪亭　　楊甲

霧田林蒼黃漲落水寒碧西郊好風景晚霽千里色相從二三子掃洒溪上石主人亦愛客沽酒洗玉粒年荒酒味薄相勸取吻濕同光與共景弄此竹間日沄沄變端來落落除語出穽機誰役設亂譁各自適跳波醉中舞野唱寒外急牛羊歸匆匆鳬鴈來一一獨行豈不好酒盡歸亦得頹然寄蹤放未愛世論迫求懐堂中翁回首千歲跡嘗無獨坐顧冉冉飢凍逼霜空洞庭野天闊雲夢澤欲窮扶桑枝尚掛滄海席何當從今去一夜生羽翼

海棠軒　　童裳

珍葩寄幽島正對孤軒植優柔自俯仰紅緑若組織春酣晴日照坐久濃香逼池面淨可監朝霞映澄碧

蜀西湖　　范成大

閑隨渠水來偶到湖光裏仍呼水月舟徑度雲錦地誰云解飲我已尚香醉湖陰玉嬋娟曼立紅粧外何須東閣梅悠然自詩思驚風入午暑水竹有秋意采菱不盈掬興與蓴鱸會遥知新津宿魂夢亦清麗

萬州 自此後登陸州號南浦郡　　范成大

晨炊維下巖晚酌檥南浦波心照州榜雲腳響衙鼓前山如屏墻得得正當戶西江朝宗來循屏復東去 此萬州形勢也 官曹倚巖棲市井喚船渡屋坐叉石磴傣啼聞人語剝核杏餘酸連枝茶篋苦窮鄉固瘠薄陋俗亦寒窶 土人賣杏皆先剝其核取之以爲樂也土茶甚苦不節狀集茱萸煎之 營營謀食艱寂寂懷䛁訴昔聞吏隱名今識吏隱處

中巖 去石州一拔崇距鉅尊者道場相傳昔有天台僧過病僧與之木輪是云異時在百州中巖扣石笋當并相見後果然今三石此立合樓觀前兩樓飛紫石一樓巖燮枝之傍有寶錫半甚端王山半有贊無潭德處能所居世傳鴈蕩大小龍湫亦諾詎羅道場豈化入往米無常處耶【　　范成大

赤巖倚岭㟙翠巖森成削岑蔚嵐氣重稀間暑光薄聊㧱大士處往扣洞門鑰雙撑紫玉關中矗翠雲幄應供華藏海歸坐寶樓閣無法可示人但見雨花落不知龍湫腹何似魚潭樂夜深山四來人静天一握驚看盃柱白月影到林壑門前六月江世界塵漠漠寶缾有甘露一滴洗煩濁捫天援斗杓請為諸君酌

鈍菴　　王灼

俗子如錐利達士如椎鈍乘除付造物多智反自困君看

庵中翁漫浪出方寸盱聽松聲老行觸蘭芳嫩謀身固未
快事過了無恨今人豈辨此勸翁慎勿論

彌牟鎮八陣圖詩　王剛中

我稽八陣圖規模載方冊曷來鎮西蜀夔門覩壘石賦詩
百數字字字究來歷進涉漢川西彌牟鎮之北平原列堆
阜灘石同一式細思作者意孔明有深策高岸或為谷灘
石存遺跡江海變桑田平原猶可覓故今兩處存千載少
一得再歌遂成篇應有智者識

蜀城戰後感事　王剛中

蜀國英靈地山重水又回文章四子盛道路五丁開詞客
題橋去忠臣叱馭來卧龍同駭浪躍馬比浮埃已與無妖
土那知有禍胎蕃兵依漢柳蠻怖揩江梅戰後悲逢血燒

餘更見灰空留犀厭怪無復酒除災歲積萇弘怨春深杜
宇哀家貧移未得愁上望鄉臺

吊曹將軍夬間　安如山 廣漢人

將軍精悍姿齒齒碎鐵石在昔童稚間但聞飽經術縱橫
騁柔翰丹臒間金碧有司塞明詔幣色坐詞伯芹香春水
生魁王侍重席脫落章句陋捜扶窮理窟未及文化成其
如王土窄丈夫報主願豈必蒙清秩蒼然請去位滿面秋
漂洌糾合熊虎群雄抗揚廣陌正當磨礪間一鼓拔勍敵
屯兵沔水源千載斧截截浩蕩排煙旻西極安岏嵲奈何
國無人腐儒秉旄鉞賞予入私門金湯授盜賊公時奮臂
爭返遭獻王刖三軍視馬首痛哭天下壁功成坐齟齬唁
怒須揮戟中宵按劍起肅肅壯初翮吐氣風雲生搴旌

堅列貫穿死生地蹀血天地黑勢雖衆寡懸形未雌雄空
路窮斷首尾衆盡仍手格豈知龍虎遊黯淡山川色百萬
尚震驚鳴呼死諸葛長城但自壞千古痛惆結肉食無遠
謀野史有直筆酒酣歌節士皛皛霜日白

挽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張珏 此宋末十忠之一　劉璩

坤維拆提封形勝古天府血戰五十秋零落餘八柱江南
傳箭急誰暇此回顧落日古渝城秋鉞乃甚武天東骶雖
墮吾自強支柱渡瀘躬討逆歸來戰彌苦蕭條下夔門機
穽伏中路咄咄怏敵仇誰與掩坏上哀哉關西雄國亡猶
不負同時督軍將腰金揷雙虎

送楊升庵客還滇南　明余承業

子雲辭天祿南走哀牢鄉稽首謝閶闔御恩不敢忘策馬違天津

張帆度飛瀑孤劍伴衾枕洞庭與瀟湘鵬賦揮賈湘風歌激楚狂
幽蘭被九畹采采不盈筐五月冒瘴癘異哉驅逐強問俗邁祥祠
巫山嶺之陽丹木麗繁輝山海搓晴光復有好奇士握衣來門墻
罷衆還珠王諧璽捜黥蒼城飛花霧彂寺入松風凉飯兒賀海貝
實客傳梆榔可惜昆明咏可憐詞林望跫跎成白首艱苦斷柔腸
金鷄豈可赦祭何數乃妨暫以奉戎役越遐棄梓傍青塚咽鳥號
荊樹悲鴻鵠萬物遂祂化窮旻胡茫茫夙夜懷往義秉炳理行裝
避近青衣浦勸進紫霞觴歷歷歲月馳悠悠道路長快連意俱慨
驂啟情各傷抱憂子為促飛遠君傍復傍見聽我歌浮生焉用忙瀏州
非魍魎白也流夜郎折木感曌旦撫髀思馮唐神劍有時合良璧
豈終藏駸駸食弗飽李蔥性不芳詹尹不能卜顏壽彭乃殤天運
誰如此窮達未可量努力崇令德寓禎仰文章養雖鳴鳳鳴擬飛

險逛虎金馬舊梧竹翩翩雲錦裳歌罷轉遲暮禅月下平羌江良
吾初巧江椰眉已黃離別在須臾後會擬何方夢中見顏色又素
逝為将

南軒書院　周滿

古道從皇初斯文蕩秦燔麟經嘅式微鳳德悵衰釋晰晰
靈曜隱烱烱羅星䌰道岸空浩渺安能濟其源夫子妙亡
奚神悟趣天元遠宗義孔庭近扣濂洛門義利洞真知洙
泗究仁言亢志激頹波沉心觀化源宣幽闡邃軌廸訓昭
師存希賢速同侶日夕事討論軒明宿奎緯廸勝廻崑崙
翔翥鳳鸞追環合龍虎蹲蹺步春風橋濯纓沂水疊池芹
芼懿采垣桂黼芳根聖緒倘有獲長揖謝塵喧

登平九縣城因寄諸將　曾省吾

蠶叢最立國後九縣胃南陲不遠邦域中四塞欝崔嵬諸葛
散青羌千載滋根荄狐兎亂縱横構此大邑灾屠毒日已
甚况乃炊嬰孩屢征阻且艱遺黎良可哀
聖人纘皇緒英武震八埏持衡由廟勝指縱自天來一騎走雷
霆萬壘成塵灰上古所不臣于今風氣開群賢盡匪躬胡
堅不可摧孟夏迨季秋成功亦奇哉試觀元元情寧異鰲
春臺　國家養猛士果稱驍姚材更圖久営屯方可答清
埃所急正經界慎勿貽禍胎厥田乃上上得地非蒿萊以
耕而易戰金城當見推漢土匪羅居積漸同栽培扼吭拊
其背設險勿復猜誚　命為郡縣夷風庶可回

臘月廿日宿處符山館感興　曾省吾

風雨佳山城端憂百念并鶉衣肴不息鳥道胃常驚轉徙

雖初定瘡痍豈遂平竟當餘孽剪還念小鮮烹後至四罪觧
款先零也未耕諸方多瘴癘列道久經营將似愁顏改吾
偏白髮生安常非易事從此慎談兵

七言古

觀元丹丘坐巫山屏風　李白

昔遊三峽見巫山見畫巫山宛相似疑是天邊十二峯飛
入君家綵屏裏寒松蕭颯如有聲陽臺微茫如有情錦衾
瑤席何寂寂楚王神女何盈盈盈盈咫尺如千里翠屏丹
崖粲如綺蒼蒼遠樹圍荊門歷歷行舟泛巴水水石潺湲
萬壑分烟光草色俱氤氳溪花笑日何年發江客聽猿幾
歲聞使人對此心緬邈疑入嵩丘夢綵雲

秋風二首　杜甫

秋風淅淅吹巫山上牢下牢修水關吳檣楚柁牽百丈暖
向神都寒未還要路何日罷長戟戰自青羌連白蠻中巴
不得消息好瞑傳戍鼓長雲間
秋風淅淅吹我衣東流之外西日微天清小城擣練急石
古細路行人稀不知明月為誰好早晚孤帆他夜歸會將
白髮倚庭樹故園池臺今是非

引水　杜甫

月峽瞿塘雲作頂亂石崢嶸俗無井雲安沽水奴僕悲魚
復移居心力省白帝城西萬竹蟠接筒引水喉不乾人生
留滞生理難斗水何直百憂寬

人日寄杜二拾遺　高適

人日題詩寄草堂遥憐故人思故鄉柳條弄色不忍見

花滿枝空斷腸身在南蕃無所預心懷百憂復千慮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人日知何處一臥東山三十春豈知書劍老風塵龍鍾還忝二千石愧爾東西南北人

武侯祠　陳鷟

建安綱紀如綫微高光基業春氷危姦豪拔劍將群盜驅龍控虎爭雄雌武侯當日卧南陽韜藏頭角隱營窩高吟梁甫比管樂胷中造化無人知東吳北魏至強大不肯逆德爲其師先主欸聞元直語三往咨求當世宜勤勤陳說扶漢室慷慨感義許驅馳一說孫權敗曹操劉氏遂肇中興基申明號令鼓雷電勗勵士卒奔蛟螭分留猛將控荊渚翼載昭烈來坤維獻皇遘害首勸進應天嗣位開群疑本謀憑藉蜀富庶養威用作并吞資大勳未集昭烈崩遺

守顧命如周姬均平賞罰重恩信比屋道化皆熙熙七擒孟獲除後患至今南語崇靈祠（今諸蠻中皆立武侯祠）東征直擣五丈原歆復咸鎬綏華夷上成先帝創業意下副四海蒼生思誰忠伏順氣百倍俯視敵衆真嬰兒流星落帳芒角惡暴然不起軍如癡仲達雖走禪終覆人謀不可違天時精鬼埋沒已千載奈無英傑齊高規湖方男子過廟下秋天寥落霜風悲林梢脫葉鬱颼颼煙頭暮雨寒絲絲妖狐怪兎穴壞壁飢鴟餓鵲啼枯枝樵兒敲斷段尹石苔蘚斕斑裴相碑手植勁栢尚蒼翠疑有神靈潛護持睟容昏剝堂廡陋龍祠神廟窮亦奇吾心切切慕風槩灑淚踟躕成此詩

月夜船行入資州　范祖禹

憶昨卧環山蒼蒼叢桂間白雲爲屏石爲枕綠蘿長掛明月關忽乘輕舟泛江水山月隨人還在此白鷺驚飛宿霧間青山倒卧蒼波底此時孤棹發中流川后停波聽棹謳不學子猷中夜返欲乘明月向資州

嚴顏碑（在忠州）　蘇轍

古碑殘缺不可讀遠人愛惜未忍磨相傳昔者嚴太守刻石千歲字已訛嚴顏平生吾不記獨憶城破節最高被擒不辱古亦有吾愛善折張飛豪軍中生死何足怪乘勝使氣可若何斫頭徐死子無怒我豈畏死如兒曹匹夫受戮或不避所重壯氣吞黃河臨危閑暇有如此覽碑慷慨思橫戈

灩澦堆

江中石屏灩澦堆鼈靈夏禹不能摧深根百丈無敢近落

日紛紛鳧鴈來何人磊落不畏死爲我赤脚登崔嵬上有古碑刻奇篆當使盡讀磨蒼苔此碑若見必有怪恐至絕頂遭風雷

巫山廟　蘇轍

山中廟堂古神女楚巫婆娑奏歌舞空山日落悲風吹舉手睢盱道神語神仙潔清非世人瓦盎傾醪薦麋脯子知神君竟何自西方眞人古王母飄然乘風遊九州揭濆西海薄中土白雲爲車駕蒼虬驂乘湘君宓妃御天孫織綃素非素衣裳飄飄薄煙霧泊然冲虛眇無營朝飧屑玉嬿嬰乳下視人世安可據超江乘山去無所巫山之下江流清偶然愛之不能去湍崖激作相喧豗白花翻翻龍正怒免使大禹導九州石隕山墜幾折股山前恐懼久無措

昔山下苦求助丹書曰玉笈世莫窺指示文字相爾汝擘山洩江辛無苦庚辰靈宍佘賓相禹功成事定世莫知空山俄頃千萬古廟中擊鼓吹長簫採蘭為飡蕙為肴玉缶薦芰香飄蕭龍勺取酒注白茅神來享之風飄飄荒山長江何所有豈有瓊玉薦淇冢神君聰明無我責為我驅獸擾龍絞乘舡入楚沂巴蜀濆旋淙惡秋水高歸來無恙無以報山上麥熟可作醪神君尊貴豈待我再拜長跪神所勞

白帝城　宋　肇

江雨霏霏白帝城秋草未枯春草生古來戰壘如雲橫萬里瞿唐斷人行至今三峽路崢嶸時清不見更屯兵荒涼廢堞沒春耕但見牛羊日西平

萬景樓在渠嘉城中山上登覽勝絕冠西州予令畫工作圖以歸山谷來游時但有安樂園未有此樓也　陸　游

左披九頂雲右送大峨月殘山剩水不知數一一當樓供勝絕玻璃濯錦遙相通指揮大渡來朝宗川靈晉命各東去我亦順流呼短篷詩無傑語慚風物賴有丹青傳小筆仍添書客倚欄看今與山川相映發龍𩦠歸路遶烏尤椋雲藨兩邀人留若為與𠫤浩翁起題作西南第一樓

芳華樓賞梅　陸　游

素娥竊藥不奔月化作江梅寄幽絕天工丹粉不敢施雪洗風吹見真色出籬藏塢香細細臨水隔煙情脉脉一春花信二十四縱有此香無此格放翁年來百事惰惟見梅花愁欲破金壺列置春滿屋寶髻斜簪光照坐百榼淋漓玉斝飛萬人辟易銀鞍過不惟豪橫壓清癯聊為詩人洗寒餓

府學十詠內七言五首　李　石

禮殿

蜀侯作類錦水湄先聖先師同此室巍然夫子據此座殿以周公名自昔聖人兩兩如一家均是周人先後出東家想見中夜夢猶與公孫同衮舄斯文授受乃關天不為漢唐加損益我時來視俎豆事重是漢人亣斧迹漢宮制度九天上散落人間此其一多因豐屋起戎心獨此數椽綿嚴曆規摹嶫嵲東魯似氣象縹緲西岷敵竹松猶是斯千詩風雨方知隆棟吉雖然漢獸來至今閱時已多駒過隙中間豈無鳥鼠處妙斲不知難輒易工師不揆亂如麻敢向殿門言匠石詩書譬彼尚闕文後學如何補遺逸祖龍

非意竊登林科斜有心來壞壁舊章僅在命如絲誰勸言詩勝丹漆

左右生題名

蜀地雖遠天之涯蜀人只隅一水巴自從文翁建此學此俗化為齊魯家類林春風桑椹熟集鼓坎坎聞晨趨諸生堂奧分左右相比以立如雁行九牧之金充歲貢搜出精鏞遺其沙卿雲褒武皆蜀秀虎豹各自雄鬚牙兩京得人廣數路忍使丘中留子嗟不然題名百許輩無一顯者何謂耶我亦典學老從事試向坐中尋孟嘉

古栢二首

驕榮落盡霜雪浮偃蹇空谷杜欃羞濡沫東家雖借潤風烟西奕亦宜秋皮炎已覺神明露心在猶憐剪伐憂鐵鏁

何當斜龍脚夜深雷雨卷潭湫
思入誰復念婆娑窟室崖陰未易磨四十圍間看溜雨三
千年後數恒河不堪與世供俎杙尚許遺民占鳥窠從此
便名夫子樹康人斤斧柰予何

石經堂

我來登石經堂從以諸生行兩廡諸生讀經半頭白問
以始終箝不語我聞此經昔中郎中郎所隸乃其祖邇來
離亂已亡失楷本僅能傳蜀上蜀土閏位供掃除獨此仍
爲盛時取爲將嚴齡守重㕍護以繚垣崇邃宇列之學官
豈無意豈但闕文存夏五大開明鏡別妍媸時扣洪鐘譜
律呂後生不復事丹鉛低死唯知守藤楮字音隨口妄蜆
覺點畫分毫謬魚魯日月當天空委照盲俗相欺詒莫覩

石經雖古奈爾何人競傳今不傳古行行矧肯挨眼觀辭
剥筍封費撑拄坠鏡僅免飽蟫魚監道爭未乇狐鼠此間
鄒人儻借問爲問石經誰是主一作敵門肆訶斥幾度向
墻誇傴僂登登閣閣隱金搥貼耳散空垂雹雨蠟薰煤漆
連作卷玉軸錦裝如束杵豈無一物媚權豪幾紙才堪博
主組爾之所得固幺麽我則何由覓擊拊一搥只作一字
訛訛至萬千那復數石經之害此其大縱有鬼神何可禦
憶昔嘗爲博士官首善堂中容接武心知不是世間書雲
漢森然城百堵恢恢帝所有餘地忍使石經留外府便當
連舸下瞿塘飛上三山如挿羽縑緗阡陌鍾鬥牆天壇豈
容無一補巍巍玉帝殿中央河洛東西翼龍虎雖然斯文

屬興廢帝既有心天亦許作詩未用疑韓公考篆麟我述

石鼓

上席帥　喻汝礪

先公御吏如御兵迎刃而解如庖丁揪耳一笑黜吏走蜀
中草木知威名伯兄渠渠天下士嵩高少室之英靈妙齡
提書嗽閤閭欲議可以詣詔闕昨年雨作益州牧西南恐
火不敢行後來繼者有季弟譚譚太度涵滄溟指麾萬事
不作意夾背雨電風煙生南望峨眉西玉壘逸氣夜與銀
河傾幅巾節杖過何許閑邀仲元訪君平小蓬瀛實夜吹
笙往往笑倒長庚星拔劍起舞者誰子杜陵老翁醉不醒
生平入眼無俗物胡爲見我眼自青武侯廟前有古柏風
今雨歎蛟龍聲我來正欲劃爾腹琢作巨壓用其樞琢作

巨壓用其樞繪此落落三名卿尚使千載知儀刑喻子作
詩如禹銘

蜀事補七十詠

武擔　宋京

君不見蜀王妃子墓突兀成都城中若山積墓頭寒鏡璇
無光妬月欺煙化爲石鴻荒無根憑野史直爲山妖化妃
子臨終未免懷首丘運土山中葬於此山名武擔錦江邊
用是得名千萬年如今佛閣倚空翠老木鵰鷲摩蒼天晴
雲入冗西山出捲簾生見嵐光滴安得文如汲冢書免使
後人疑往昔

龜化

君不見秦時張儀築少城土惡易敗還頹傾忽疲智竭慮

原缺第三十葉

說得地近京邑此獨隱晦遐方偏安得老人洗此心還我
澹泊同古先

嚴真

君不見莊遵賣卜成都市市中仙隱無人值百錢度日復
何求猶有沉冥見文字不因問着牛女星下世安能知姓
名雲中鷄犬拔家去舊宅寂寞秋蕪平楮機石在年年長
藥鼎空留閑黄壤前時發掘篆籀新明水神丹光滉瀁金
馬橋邊臺觀存神仙遺事渺難論安得先生為我卜俗骨
庶可窺天閽

琴臺

君不見成都郭西有琴臺長卿遺跡埋黄埃千年免為狐
兎窟化作佛廟空崔嵬黄鬚老人猶記得昔時荒破榛蘇

入鉏犁畏茂牛脚匀古甓耕開數逾十乃知昔人用意深
甓下取聲元為琴人琴不見甓已掘惟有鳥雀來悲吟一
朝風流隨手盡况復千年何所訊安得椎辭弔汝魂寂寞
秋蕪耿寒燐

墨池

君不見子雲草玄西郭門一逕秋草閒朝昏何須筆家高
百尺池墨黯黯今猶存童烏侯巴竟零落玄學無人終寂
寞漢家執戟知幾年垂老身投天禄閣俗兒紛紛重劉向
思苦言難動朝諦漢巳中天雄亦亡不獄空文從覆醬如
今卻作給孤園壮鳳亭前池水寒安得 則人尚可作會有
奇字令君看

書臺

君不見孔明書臺遺廟旁古書不見臺荒凉臥龍未起風
天遠茅廬日月空南陽赤符光寒白水涸秣陵王氣猶能
作璋若嬰兒操虎狼脫去荊州殊不惡十倍奇才安用書
此臺昔時知有無蜀人思君識故處未若江水存兵圖黄
冠所居門第改祇有坊名今尚在安得臺邊見古人秋草
重生類書帶

草堂

君不見少陵草堂背西郭浣花溪水流堂脚竹寒沙白自
淒凉莫問四松霜草薄入門好在烏皮几公去不歸换鄰
里西嶺千秋雪未消含北泥融飛燕子秖今楷木平橋路
龍竹和煙雜江霧野僧作屋號草堂不是柴門舊時處詩
壇今古誰能將艶艶文章光萬丈安得英才擅品量當使

公居摩詰上

灘石八陣圖行　王剛中

我生孔明後相望九百載我想孔明賢巍然伊呂配奇謀
勇略號雄師大節英風蓋當代木牛流馬何足言八陣遺
蹤千古在我行已度瞿唐門長灘石壘差參分洪纖高下
尺寸等猶有當年節制存四頭八尾觸處首敵衝中央兩
皆救握奇如樞運無窮七縱七擒仍敢攻規模黄帝已垂
文後來得者惟將軍唐宗李靖拾遺意樂鋅播表徒縯紛
長江之上石蟠結江波洶湧石不滅使君何事遽刻除
夜風雷吼天闕明朝依舊石縱横神物護持人始驚向來
守蜀用此法誰知石壘真金城嗟乎孔明遇不遇遇則劉
公恢大度國險地狹民力微法出萬全勢未具嗟乎孔明

以此用於吳長江內固魏可圖嗟乎孔明以此用於魏檽
平三分歸一統應所遇勢不同勢既不同功亦異嗟乎
孔明之心如石堅欲扶漢室還中原事之不就則天耳安
肯俯首從曹袁嗟乎孔明如生石不老後世用兵無草草
忽然變作六花看便失本原難按考請觀壘石亂機籌江
流東去自悠悠英豪得此石外指長與君王靖邊壘

觀八陣圖有感　李興宗

江從岷來觸瞿唐夏潦潰裂怒勢張霜滿水落洲渚露纍
纍江石堆作行半斜半直半疎密方營周匝門東出相傳
可護有鬼神驚波不能移寸尺想見當年諸葛公綸巾羽
扇揮愁風令嚴部伍寂如冰出沒變化機無窮乾坤不足
容經理駕留古法良岑趾上灘下峽一千年多少英雄測

玄旨小兒元子強多知常山蛇勢吾能窺灞上枋頭真絕
倒空使虬髯論握奇斷輪不可傳其子此公天機緘骨髓
奈何螟蝗生螻蝎炎劉已灰吹不起天教三馬食一槽老
馬啼齧暫咆哮渭陽巾幗勢將蹶大星夜隕西軍號鳴呼
興廢盡天意中原腥羶今六紀胡雛骨肉正相殘欲拯塗
炭嗟誰使大官酣燕舞豢餘小官踢踏塵埃裏舉目厭厭
九泉人誰訪草廬談世事向來韜畧機莫挍而今挍機大
良籌君不見峽山深深茅舍底有人抱膝高聲謳

奉陪安撫大卿登八陣臺覽觀忠武侯諸葛公遺
像偶成長句　張縯

白帝城西魚復浦十月江平見津滸當年累石夠成行此
地臥龍經武轅門外建纛中權一陣有壘壘一門有出列陣相承存
後伍八陣相承又數陣於後何人蛇勢識常山未數魚麗矜鄭相顯
知精神貫金石尚想號令嚴鉦鼓老兵料敵應疑生川后
澄波共敢侮向令亦伏有餘符下睨皇州真指取云何遺
跡司神明獨斬豐功被寰宇高城置酒共臨眺往事興懷
增歎撫巍然王佐三代前信矣名言照千古

巨埜李誌謁丞相祠登開濟堂俯八陣圖觀新帥
張卿與侍郎林公舊題倡和皆慨想當時英烈嘆
誦久之惟瀼東流齧城入江且為民病顧以不能
轉石者一轉茲水輒借韻賦之　李誌

人言忠孝不磨滅神物護持存水滸千年陵谷幾變遷此
石不移自章武本由黃帝古兵法六十四以八為伍髣孫
且懼生還走賊操遊魂何敢拒刻銘沙伏水底碑有巨石圖銘今

獻采教戰石存山下鼓山下有石鼓相傳為教戰之鼓一片丹心天地閒
萬世聞風猶懍侮我來起敬凛如生再拜一言公肯取瀼
流東截陣圖前覆壞城壁賴民宇能安奔石止波流顧回
瀼患思民撫常使夔人知感公踏磧年年弔千古

白帝廟　楊安誠

白帝廟神舊傳以為公孫氏以余考之非也公孫氏享國
日淺敗迹未嘗至夔獨遣田戎任滿戍江關岑彭入江關
不復為戍守公孫氏無從廟食按酈道元注水經瞿唐灘
上有神廟甚靈刺史二千石過其下不敢伐鼓鳴角恐致
風雨舟人上水以布裹篙足不令觸石有聲蓋不謂其神
為公孫氏瞿唐天下至險必有神物司之但有廟偶建
帝城俗遂從而訛爾余往來三峽皆托神之庇輒為賦此

庶來者有所考云淳熙十一年正月晦日西蜀楊安誠記
父書
蜀江萬壑俱東奔瞿唐宣泄一門驚濤駭浪建瓴下巔
崖仆奋相吐吞朋妖腐宅恃幽阻正晝寶薄陰霾昏靈宮
突奕鎮地險衆瀆稟令川祇等赤甲後聳黃熊蹤燉煩前
峙青猿蹲舳艫銜尾下吳楚紛東峽鰐如鵲脉舊傳鼓角
致兩罷累萬不觸撐舟痕綜理脉絡盡西徼帝假之柄伙
司存予踢神國十年近此地未省東其轅連江列炬鐵鎖
斷戎滿舟北無留也江關回首盡漢幟遺黎何自知公孫
血食漢代定不爾但有故壘山之槃予吳誤信齊東語感
慨勇略招英魂山川之靈載望朕偕偽詐可同時論向來
名實久淆溷薦裸無乃瀆俎膳請從鄙元為考證神理聊
昭斯可原

過黃陵廟 李子材

黃陵廟前湘水綠天寒漁郎唱巴曲沙棠舟上月蒼蒼翠
蛟白蜃江茫茫似聞清愁五十柱萬里鴻飛楓葉暮神鴉
飛舞祠門開珠裳玉袖露莓苔玄猿晝啼羅薜影赤鱗夜
去芙蓉泠北渚淚痕班竹紋南風哀思蒼梧雲山頭古桂
秋露碧山下江流豈終極荒凉楊車雜杜衡蘭風自吹煙
霧旌輕帆晚向芳洲泊聊薦蘋蘩奠蘭酌沅有芷兮湘有
沱洞庭木落生層波裴回獨詠騷人歌

戒石亭 王十朋

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聖訓昭昭日月垂刻
石于庭勸官師臣庭堅字尤瑰奇光炎宸翰墨光輝燭維
門户州名夔庭前戒石儼昭垂筆畫微茫觀者疑太歲在
酉嘉平時吉日丁亥刑牲犧命工舉石少高之一新欄檻
嚴護持銀鈎照眼光陸離天威咫尺顏不違雲民之事焉
可為勿謂蒼蒼不吾知與爾同僚共孜孜

龍掛 陸游

成都六月天大風拔屋動地聲勢雄黑雲崔嵬行風中凜
如鬼神塞虛空霹靂迸火射地紅上帝行命起伏龍龍尾
不卷曳天東壯哉雨點車軸同山灌水溢路不通連根拔
出千丈松未言為人作年豐偉觀一洗芥蒂胷

八陣圖 陳謙

武侯陣法洞萬古所至累石傳岷嶓意令他時人共識不
輕蜀血丹秦戈沔陽舊壘已荒草道元往記空摩娑廣都

鄉名至今在鄉老相戒不敢磨八八成行被隆上兩陣二
首形無頗乾坤門户取法象未顯奇正相交加惟有江流
魚復浦因水成勢雄平沙前方壁門儼營制後如偃月不
可侵七八為經分戟立九六為緯標鱗差妙哉隆中先天
學臆規八卦森包羅六十四陣極卦變縱橫百出無贅牙更
參禮經得深旨晝前立井分八家及其變動不可常玄前
八佾舞象儀四頭八尾法制定四正四奇合變多紛紛紜
紜未易亂渾渾沌沌誰能遮晉家將軍最倔強到此驚見
常山蛇既識端中相應法何為征北復成訛乃知天玄與
地秘奇才不世空咨嗟緬懷牧郊釣濆客止齊步伐聲無
譁陰經軍志八為用指麾昧爽趨朝歌春秋蒐乘慚燕率
猶有魚麗參鵝鸛樓煩禿騎到中國紛披誰恤狐駘壘長

平埋肉滿山谷昆陽積骸如亂麻自注孫經雜水陣華容
道上窮焚葭苟無法制驅市人參肉偃首胡足呀淚息宇
令此荒廢直到分崩成山河雜耕未盡星斗泣節制惜不
開中華觸之可勝不可敗侮亡取亂明義娥英雄相待得
衛翻為圓陣鋪六花功成演作破陣樂八舞校隊猶餘
貞觀以來遼絕筆潼關散卒奔濤斜古人紙上已糟粕
况乃沙石喧江淹天公幸自惜人命約束須湧嚴誰何指
圖尋跡望千載萬雲畫鎖高嵯峨

雪山天下高　周洪謨

百靈壁斷崑崙山移來坤維參井間內作金城障三蜀外
列硼磗居百蠻自昔蠶叢始開國千巖萬谷積寒雪疑有
五城十二樓玉色玲瓏界天白光連銀漢霏素虹六月六

暑飄寒風俯見五嶽在平地遥窺三島皆賓蹤此去石紐
無幾許昔鍾靈秀生大禹當時自此導江流至今名垂千
萬古

眉山天下秀

大哉兩山相對開小哉邈邈中峩來三峨之秀甲天下何
須涉海尋蓬萊昔我登臨彩雲表獨騎白鶴招青鳥石龕
石洞何參差時遇仙人拾瑤草丹崖瀑布連天河大鵬回
南不可過晝昏雷雨起林麓夜深星斗棲巖阿四時青黛
如綉繪岷嶓蔡蒙實相對昔生三蘇草木枯但願再出三
蘇輩

瞿塘天下險

兩崖壁立何險巇倚東大江如一綫杜宇神功渺何許兒

時餘燼誰復知中流灩澦實挺特如牛如馬夏秋月怒濤
激天萬壑雷巨旋觸石千層雪湯湯東去幾洄灣虎頭狼
牙如連環赤甲下映人鮓甕黃牛高抗鬼門關憶昔英雄
割據日揷丁為梯上絕壁只今四海盡為家鎖江鐵柱存
何益

巫山天下奇

靈鰲一動海水翻三山飄流無定根岱輿忽失十二峯萬
里飛墮夔之門仰挹銀漢洗青黛俯瞰長江似衣帶地森
筍青雲端天開叠畫彩虹外山間神女棲陽臺芙蓉為
貌玉為肥如何朝暮弄雲雨却使懷襄相繼來無乃宋玉
善蠱惑託為怪誕荒淫說只今高崖紫蔓間惟有猿哀聲
不絕

劍閣圖為王公濟進士　李東陽

岷峨山高連劍閣峽門中開如鬼鑿盤渦濺沫紛欲躍石
勢迎流閣還却驅車入山山路惡水行孫舟陸雙屩古來
蜀道難於天信美不及還家樂揮毫作圖圖者誰東吳老
翁生好奇胷蟠萬壑筆二峽或有神助非人為昔從此地
值奇客直以賞識酬心期江山無情歲月改頭白再往失
路岐王郎年少今已壯仰睇丹梯隔青障遺縑斷墨空塵
埃我已為子神悲愴酒酣作歌歌始放我懷崚嶒聲跌宕
君不見風江捲地山蹴空誰復壯遊如兩翁

劍閣行寄總制都憲彭公濟物　孫太初　太白山人

老子輕裘豪且雄浼予射龍江水中落日半壁翻江赤巫

峽明月啼猿徙中原一髮渺何許峨岷萬里來秋風古六
劒閣罪真宰盜賊竊據今無同地生度量固人力全活民
命天為忠健兒倒戈真多夢歸來散馬關之東燕然銅柱
亦細事致君堯舜臣之功野夫甘守西山餓再見庶物回
冲融再見庶物回冲融

長江萬里圖　楊　基

我家岷山更西住正見岷江發源處三巴春霽雪初消百
折千回向東去江水東流萬里長人今漂泊向他鄉烟波
草色時牽恨風雨猿聲欲斷腸基原籍蜀中嘉州人因祖江左生長吳中遂家焉

孟蜀李夫人祠　謝皐羽

春荒曲薄蠶叢土屈狄歸朝辭廟主官家呼毋恩許歸劒
閣弃門無處所一作淚如雨故衣升屋棺四繞出門哭子汴州

道回腸酹酒三致辭巴蜀如歸化啼鳥老身不食追爾魂
固薄臨門拜上恩

成都揚子雲洗墨池　趙貞吉

黑鱗捘浪遊奇門靈鳥下掃腸泔痕幽蚪吐水沉古影武
擔山風珮珊冷魂迷瘴雨芙蓉濕侯芭噴腔三斗汁黃金
跳地吹作灰商鬼萬城浣花澀

許應元

赤日欲行且復留縣宰開我城南遊輕風棹謳絕江水咫
尺便涉方壺丘藤溪竹徑何歷冪石室巖扉忽森瑟乳泉
滴瀝朝出雲琪樹蘢葱晝含日前簷傴僂窺邑井決波淪
沄浴奔景花與晴樓巫峽烟笙臺瞑接青城嶺昔人已去
姓空存池上猶餘洗樂盆應指乘枝元是海郤栽桃樹自

成村余悲城市不可住日暮猿啼復當去滄留近郫山郭
宅彷彿安知羽人處蓬萊方丈信依微湖上青山耕耕衣
明發還應牽薄領岩前只有白雲飛

都江堰　將　朴

都江堰前江怒流橫蛟椎壓雙鐵牛牛淬入地不可出百
怪低昂隨所求漲來吞嘘蕩城舍水徙湮壅傷田疇神明
守令念隱瘼講究興癈鬼群謀經營不作朝夕計要與父
遠圖安休疏淘盡復秦氏蹟鑄冶郤鑒元人籌萬夫奮鍤
集堤上百職倉皇趨道周照崖鑿石泣山鬼開道輦鐵走
數州二牛欣欣再出土鐵柱櫛比環城陬都水憲臣專督
閱往來弭節離堆丘省方直指釐民事緣江按績躬諮諏
群公合還植江側冠蓋駢雜如雲稠繡衣下照江水赤幟

施交舞風颭颭金牌彩帛賞功役銀樹遍插庚吏頭乾糧
載酒剩大豕徒匠醉飽霑犒優歡聲動地沸江水從此稻
粵安歆收磨石勒成詔來哲一時鉅舉垂千秋我聞此水
開明後李冰父子宣其猷刻犀厭勝讓長岍沫水不敢衡
西樓三犀磨臧鐵龜出龜毀牛乃鬼然留後先相望各展
力至今陸海蒙遺庥古來勞業貴紹繼嗣者慎勿忘前修

詩二

夫歌以永言則咨嗟慨歎其旨玄遠而其思淵以穆矣長卿琴歌其微得風人之髓乎後世若花卿之雄偉夔州之工緻南京之瓌麗竹枝之婉切咸有足傳他若行以抒其衷愫引以殫其婉思吟以發其佚典詞以標其麗藻皆詩之一體亦作者之所以闡帷靈而超物表也用謹識之

歌類

琴歌　　漢司馬相如

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時來遇兮無所將何悟今夕升斯堂有豔淑女在閨房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緣交頸爲鴛鴦胡頡頏兮共翱翔

鳳兮鳳兮從我栖得託孳尾永爲妃交情通體心中諧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翼俱起翻高飛無感我思使余悲

司馬相如琴歌　　唐張祜

鳳兮鳳兮非無凰山重水闊不可量梧桐結陰在朝陽濯羽弱水鳴高翔

閬水歌　　唐杜甫

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正憐日破浪花出更復春從沙際歸巴童蕩槳欹側過水雞銜魚來去飛閬中勝事可腸斷閬州城南天下稀

花卿歌

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鶻風火生見

原缺第二葉

贈神女下朝朝

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長年三老長歌裏白晝攤錢高浪中

憶昔咸陽都市合山水之圖張賣時巫峽曾經寶屏見楚宮猶對碧山疑

閬風玄圃與蓬壺中有高堂天下無借問夔州壓何處峽門江腹擁城隅

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參天長干戈滿地客愁破雲日如火炎天涼

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　　李白

胡塵輕拂建章臺聖主西巡蜀道來劍壁門高五千丈石爲樓閣九天開

九天開出一成都萬戶千門入畫圖草樹雲山如錦繡秦川得及此間無

德陽春樹似新豐行入新都若舊宮柳色未饒秦地綠花光不減上林紅

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天迴玉壘作長安

萬國同風共一時錦江何謝曲江池石鏡更明天上月後宮親得照蛾眉

濯錦清江萬里流雲帆龍舸下揚州北地雖誇上林苑南京還有散花樓

錦水東流繞錦城星橋北挂象天星四海此中朝聖主峨眉山上列仙庭

秦開蜀道置金牛漢水元通星漢流天子一行遺聖跡錦
城長作帝王州
水淥天清不起塵風光和暖勝三春萬國煙花隨玉輦西
來添作錦江春
劍閣重關蜀北門上皇歸馬若雲屯少帝長安開紫極雙
懸日月照乾坤

峨眉山月歌

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
君不見下渝州

竹枝歌　劉禹錫

白帝城頭春草生白鹽山下蜀江清南人上來歌一曲北
人莫上動鄉情

山桃紅花滿上頭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紅易衰似郎意水
流無限似儂愁
江山春來新雨晴瀼西春水穀紋生橋東橋西好楊柳人
來人去唱歌行
日出三竿春霧消江頭蜀客駐蘭橈憑寄狂夫書一紙住
在成都萬里橋
兩岸山花似雪開家家春酒滿銀杯昭君村中多女伴永
安宮外踏青來
城西門前灧澦堆年年波浪不能摧懊恨人心不如石少
時東去復西來
瞿唐嘈嘈十二灘此中道路古來難長恨人心不如水等
閑平地起波瀾

巫峽蒼蒼烟雨時青猿啼在最高枝個裏行人腸自斷
來不是此聲悲
山上層層桃李花雲間煙火是人家銀釧金釵來負水長
刀短笠去燒畬

白居易

瞿唐峽口水煙低白帝城頭月向西唱到竹枝聲咽處寒
猿晴鳥一時啼
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靜山空歇又聞蠻兒巴女齊聲唱愁
殺江樓病使君
巴東舡舫上巴西波面風生兩脚齊水蓼冷花紅簇簇江
蘺濕葉碧萋萋
江畔誰人唱竹枝前聲斷咽後聲遲怪來調苦緣詞苦多
是通州司馬詩

孫光憲

門前春水白蘋花岸上無人小艇斜商女經過江欲暮散
拋殘食飼神鴉
亂繩千結絆人深越羅萬丈表長尋楊柳在身垂意緒藕
花落盡見蓮心

竹枝歌　宋蘇軾

竹枝歌本楚聲幽怨惻怛若有所深悲者豈亦往昔之
所見有足怨者歟夫傷二妃而哀屈原思懷王而憐項
羽此亦楚人之意相傳而然者且其山川風俗鄙野勤
苦之態固已見於前人之作與今子由之詩故特緣楚
人疇昔之意爲一篇九章以補其所未道者

蒼梧山高湘水深中原北望度千岑帝子南遊飄不返惟
有蒼蒼楓桂林楓葉蕭蕭桂葉碧萬里遠來超莫及乘龍
上天去無蹤草木無情空寄泣江湄擊鼓何喧闐相將叩水
求屈原屈原死已今千載滿船哀唱似當年海濱長鯨徑
千尺食人為糧安可入招君不歸海水深海魚豈解哀忠
直吁嗟忠直死無人可惜懷王西入秦秦關已閉無歸日
章華不復見車輪君王去時蕭鼓咽父老送君車軸折千
里逃歸迷故鄉南公哀痛彈長鋏三户亡秦信不虚一朝
兵起盡讙呼當時項羽年最少提劍本是耕田夫橫行天
下意何事棄馬烏江馬垂涕項王已死無故人首入漢庭
身委地富貴榮華豈足多至今唯有冢嵯峨故國淒涼人
事改楚鄉千里為悲歌

竹枝　蘇轍

舟行千里不至楚忽聞竹枝皆楚語楚言啁哳安可分江
中明月多風露扁舟日落駐平沙茅屋竹籬三四家連舂
並汲各無語齊唱竹枝如有嗟可憐楚人足悲訴歲樂年
豐爾何苦釣魚長江江水深耕田種麥畏狼虎俚人風俗
非中原處子不嫁如等閑雙鬟垂頂髮已白負水採薪長
苦艱上山採薪多荊棘負水臨溪波浪黑天寒斫木手如龜
水重還家足無力山深瘴暖霜露乾夜長無衣猶苦寒平
生有似麋與鹿一旦白髮已百年江上乘舟何處客列肆
喧嘩占平磧遠來忽去不記州罷市歸船不相識去家千
里未能歸忽聽長歌皆慘悽空船獨宿無與語月滿長江
歸路迷路迷鄉思渺何極長怨歌 聲苦淒怨不知歌者樂

與悲遠客下聞皆掩泣

東湖瑞蓮歌　梅摯

東湖七月湖水平鱗波暗織蕭籟聲中有植蓮萬本紅綺相照灼
紫英地靈氣粹不我剛雙葩倏如同一莖黃姑織女渡銀漢蜺旗鳳駕
羅空清又認英皇立湘渚翠華不返凝怨慕五十弦絃曉聲斷
首低昂泣珠露是時主人集宴喜湖光浸延霞脚賦朋簪我我盡
才子椽筆交輝雲藻麗酒酣何燗燭紅輝煙素徘徊祭未飛魏宮
甄姜易窺殄有人持王衣此邑古來無異政宰家疥病何由慶
三年鳳翥例皆然以新救火彌盛自公蒞東政克和截訟疲氓騰謳
歌歡公用心同日較不獨于今古應少因感珍芳兩兩開王貫珠聯當
縣治況我與公高適道之歌首述商山皓嘉謀嘉猷忠大陳願
將此美歸華動

水月亭歌　馬備

湯來中坤坎波躍月本於地仍東還誰為聚之古祇相淫
碧湛湛琉璃盤珊瑚晶英澈凝湍西風晚來攪秋覓浮蕩
水碎天飛旋瞿雲指心似深禪鬼死澤困與爾言夜游倚
蘆冕家誰捉影或墮不可援幼癡益多吾懍然明河繞衣
谷颯環乞髮飄蕭亂空寒頒欲業槎此窮源脫徙濁世搏
林鸞采華食葉為玉仙

銅馬歌　王灼

郫城村民鑿古墓遂得一銅馬高三尺許制作精妙前簡
池守景李端取歸中齎風雨輒聞嘶聲怪之不敢留移
送佛寺紹興丙子以事至成都黃伯端見索作銅馬歌
君不見武皇遂忍凌九垓追風躡影思龍媒曾班門外立

銅馬天廐萬疋皆塵埃又不見伏波將軍破交賊歸來致
前獻馬式摽鞍習氣殊未衰相見老子真矍鑠兩京龢覆
知幾秋只有山河供客愁孤煙落日蠶叢國出此神物於
荒丘千年黃壤誰作主猶把歸心泣風雨但恐一朝去無
蹤有似豐城寶劍化雙龍

樓上醉歌　陸游

我游四方不得意佯狂施藥成都市大瓢滿貯隨所求聊
為疲民起憔悴瓢空夜靜上高樓買酒捲簾邀月醉醉中
拂劍光射月往往悲歌獨流涕剗却君山湘水平斫却桂
樹月更明丈夫有志苦難成脩名未立華髮生

上元竹枝歌　冉居常

青春惱人愁踯躅女郎市酒趣數錢不道翁家久紹客紅

檣慢結賽鞦韆
學簫學鼓少年群準擬春來奉使君白向瑚籠作行隊笑
排好曲蔫怨懃
珍珠絡結繡衣裳家住江南山後鄉聞道使君重行樂爭
携腰鼓趁年光

竹枝歌　王廷相

江草江花滿眼新不知郎去幾多春愁來欲上東峯望上
到東峯愁殺人
郎在荊州妾在家年年江上望歸槎荼蘼種得高如妾縱
有春風枉却花
郎在瞿唐儂自愁坐憎風水打船頭江靈若解渠儂意
若來時水不流

原缺第十葉

野鴨喫喫一隻飛飛到儂池不肯歸莫共鴛鴦鬪毛羽鴛
鴦情性世間稀
赤霞簾幙晩氤氲欲換春衣怕自熏隨意鞦韆寒食下桃
花妬殺石榴裙
楊花作雪竹連天郎下荊吳又一年江上浣沙郎不見問
郎錯問下江船

楊慎

夔州府城白帝西家家樓閣層層梯冬雪下來不到地春
水生時與樹齊
日照峯頭紫霧開雪消江面綠波來魚從浦邊晒網去蔚
香山下打柴回
江頭秋色換春風江上楓林青又紅下水上風來往賈一

年長在馬船中
寂高峯頂有人家冬種蔓菁春采茶長笑江頭來往客冷
風寒雨宿天涯
清江白石女郎神門外往來祈賽頻風颭青旗香雨歇山
薑花開瑤草春
紅粧女伴碧江濆蓪草花簪茜草裙西舍東鄰同夜蜀吹
笙打鼓賽朝雲
神女峯前江水深襄王此地幾沉吟暉花溫玉朝朝態翠
壁丹楓夜夜心
上峽舟郎風浪多送郎行去為郎歌白鹽紅錦多多載危
石高灘穩穩過
無義灘頭風浪收黃雲開處見黃牛白波一道青峯裡白

盍柴桑不負陶彭澤歸來乎曾東石

石齋歌　何景明

濯錦江中錦爲水白石粼粼映江底江頭齋閣石嵯峨下築題名總因此崕撑壑柱盤天地產秀生神豈人意日月霄通灩澦根風雲晝吐岷峨氣明公少手天下奇琅玕五色動光輝扶踈太華仙人掌照耀銀河織女機明堂大厦要梁棟不獨文章翰林重懸磬真諧韶濩音國琛果獻珪璋用公登雲閣望雲林霄漢長歌白石吟功成思抽補天手力在寧忘障海心衛公德業懷應滿李相風流今不遠海內完名已玉成平生真志同金斷萬里橋邊綠竹圍百花潭畔平泉館待公一起慰蒼生還卧西山未應晚

眉山歌 謝辭翃之春遊大峨到京語諸人其勸子作歌者職作于歌之秘　趙貞吉

白帝昔禀鴻濛匠鑄錯江山排罔象赤髓溶成巴字流青稜幻出我眉狀我眉兩片翠浮空日月跳轉成雙瞳美人西向映碧落崑崙東向懸青銅嘉陵黛色何窈窕暮雨朝雲情未了力士空埋王冶鬼王孫暗轉琴心調可憐烟露下嫋州望望行人芳意留香象渡河春泯泯碧鷄啼曉思悠悠歸來悵恨高唐趾不顧封侯願遊此錦繡洪都美盡圖神明壯宅嗟疑似憶胙路迭犍爲中寨裳遥指白雲峰蟠有拖落開南紀鼉吼鯨訇逗巨踪此山疑有真靈住此地逢疑接玄圃天上年年種白榆人間歲歲飛紅雨白榆紅雨異凡仙放光臺上一茫茫百年萬刼僅彈指七十二君皆比肩雪嶺星橋殊小小銅梁玉壘何眇眇西拈優鉢影圖泉釣珊瑚光杲杲蒼顏黝黝烝有誰同羞洛兼王一豪中壓心柢會題紅蕖素葉光須訪亦松白龍吐霧成海水青鳥蜀花供寸點我來跡遍八十四盤飛雪之奇蹤一洗靈山少年耻長卿多病在臨邛傾心縹緲玉芙蓉抽毫爲作大人賦折簡應召無是公

曾中丞平蠻凱歌　陳宗虞

都蠻在敘南逼處邦域間非一世代之故矣信門庭寇戎頃益熾甚毒至剖孕炊嬰不可忍言即賊往梟貌之常宜故常羈縻養亂致然矣大中丞曾公毅然伏鉞誓必殲之甫以夏六月觀兵而南曾不踰時撲蕩蠻穴席哉千萬世之功乎昔推漢車騎元勇構騎成功尚封山頌德再如淮西冠僅五十年既得之日致壓天子詔命

勒詞刻克數千載負固如今虜者陳子不揣下里輒誤凱歌一十二章豈云藻蕩芳烈庶幾暢發私忭云耳

高秋幕府日南天坐策將軍下瀨舡殲弩長矛三十萬一時風雨盪蠻烟

八陣風雲崛壯圖當年擒縱此摧枯英雄蹕絕還今日貲有天威再渡瀘

蛬弧一掣海西軍乜向成都萬里雲豹畧龍韜誰可測元戎故擅郢人斤

虎旅驍騰出大城先寄俠烈是劉生天高雪嶺秋懸綠風急岷江夜勅兵

高江六月誓王師白日雷霆叱虎羆馬上健兒横吹曲

綱南仲忠卓詩

國中高調歷陽春慘底先聲辟虜塵誰好征南同興緒

王元解簡詞入

出師橫絕大峨巔倚劔天門瞰凱旋八千盤頭親勒石勲

名那用說燕然

一取名王萬醜降分明談笑靖南邦何當王壘標銅柱便

覺湯池是錦江

放牛歸馬徹華陽士女壷漿籍道旁只說平番唐節度翻

傳諭蜀漢文章

黒水金沙界不毛一時氛祲掃江皐才如吉甫兼文武事

七命方孚繹騷

譽昔一日劳元勲天筆親揺露布文汗簡總收周太史形

于還歛霍將軍

錦官楊柳日依依甲士旋歸聽采微頻牧行知宣禁署萬

年天子但垂衣

廉叔度歌

漢書廉范字叔度建初中爲蜀郡太守舊制禁民夜作

以防火灾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毁削先令但嚴

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乃歌之曰

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

三節婦歌

永和中廣漢漢中䆒反雹及巴郡有馬妙祈妻義王元

憒妻姬趙蔓君妻華夙喪夫執共姜之節守一醮之禮

號曰三貞遭亂兵迫匿懼見拘辱三人同時自沉于西

漢水而死有黄鳥鳴其上處俳佪焉國人傷之乃

詩曰

關關黄鳥爰集于樹窈窕淑女是繡是黼惟彼繡黼其心

匪石嗟爾臨川邈不可獲

灔澦歌　梁簡文帝

灔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金沙浮轉多桂浦忌經過鄭樵

云天下水之險者惟蜀之瞿塘廣西桂浦此歌言行瞿

者准灔澦行桂浦者准金沙也

灔與歌

孝子傳庾子與扶父柩過瞿塘六月水泛子與儔而遂

平既過泛溢如故人歌之曰

灔與如牛本不通瞿塘水退爲庾公灔與即灔澦字

灌令歌　趙玩良吏傳

崔瑗爲灌令開溝洫田民賴其利歌曰

天降神明君賜我慈仁父臨民布德澤恩惠施以序穿溝

廣溉灌決渠作甘雨

樊守歌益部耆舊傳

漢樊智遷爲蜀郡太守秩滿民歌之曰

樊守來門夜開持節去憂惶懼

豐年歌

漢永建中泰山吳資元約爲郡守屢獲豐年民歌之曰

習習晨風動澍雨潤乎苗我后恤時務我民以優饒

去思歌

吳資遷去民人思慕又歌之曰

望遠忽不見惆悵嘗徘徊思澤實難忘悠悠心永懐

栁琮歌

益部耆舊傳云栁琮字伯騫蜀人爲治中其所拔進皆世所稱鄉里爲之語曰

得黃金一笥不如爲栁伯騫所[illegible]

金堂令歌六首爲曾中丞大父題

吳國倫

詎乎其詠乎苞乎其牪吾金堂令乎

其二

金堂令爲我伐枳棘藝稻梁我鼓我腹飽且康胡以不相年

其三

金堂令祝火火滅請雨雨應嗟其逝矣呂之思思異政

其四

曾侯挽不留父老將柰何以尸以祝廣漢之阿

其五

謂天無扃孰牖其靈於鏦藩垣侯之子孫

其六

謂天不邇孰介爾祉俾之孫子

峽中行者歌

宜都山川記云峽中猿鳴至清山谷傳響泠泠不絕行者歌之曰

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沾衣[illegible]

刺李盛諺

孝桓帝時河南李盛仲和爲郡守貪財重賦國人刺之曰

狗吠何諠諠有吏來在門披衣出門應府記欲得錢語窮乞請期吏怒反見尤旋步顧家中家中無可與思往從鄰貸鄰人以言遺錢錢何難得令我獨憔悴

巴郡謠

漢安帝時巴郡太守連失道國人風之曰

明明上天下土是觀帝選元后求定民安孰不可念禍福由人願君奉詔惟德日親

河內謠

王渙爲河內令商賈露宿人開門卧民歌之曰

王稚子代未有平徭役百姓喜

龍床灘謠 圖經

龍床如拭濟舟必吉龍床彷彿濟舟必沒

先民謠 泰安傳引

嶓冢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天鐵不鐵蜀有躑躅大旱不亂蜀有廣漢 此四句見古碑

後漢時蜀中童謠

後漢世祖建武六年公孫述僭號於蜀以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白五銖漢家貨明當復也

黃牛白腹五銖當復

行類

新都行 歐陽詹

縹緲空中絲蒙籠道傍樹翻鼓集間吹惹彼花上露悠揚

縱意去苒蒻花枝住何計脫繮綿天長春日暮

石笋行　杜甫

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笋雙高蹲古來相傳是海眼苔蘚蝕盡波濤痕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難明論恐是昔時卿相墓立石為表今仍存惜哉俗態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政化錯迕失大體坐看傾危受厚恩嗟爾石笋擅虛名後來未識猶駿奔安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本根

石犀行　杜甫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雖有厭勝法天生江水向東流蜀人矜誇一千載泛溢不近張儀樓今年灌口損戶口此事或恐為神羞終藉堤防出衆力高擁

木石當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詭怪何得參人謀嗟爾三犀不經濟缺訛只與長川逝但見元氣常調和自免洪濤恣彫瘵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水土犀奔茫

古柏行　杜甫

孔明廟前有老柏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愛惜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憶昨路繞錦亭東先主武侯同閟宮崔嵬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因造化功大廈如傾要梁棟萬牛迴首丘山重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苦心豈免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為用

離堆行（沿江有兩崖中斷相傳秦李太守鑿此以分江水又傳李鎖孽龍于潭中今有伏龍觀以鎮潭上蜀旱久江水涸仰道官致祭瘞於江水以自足謂之捐水無不應民祭賽日率以羊歲殺四五萬計）　范成大

殘山狼石雙虎卧斧跡鱗皴中鑿破潭渦油油無敢唾下有猛龍拴鐵鏁自從分流注石門西州秔稻如黃雲封爭五萬大作社春秋伐鼓蒼烟根我昔官稱勸農使年年來激西江水成都火米不論錢絲管相隨看蠶市髮門得得酹清尊椒漿桂酒删擅葷安歆一語神豈聞更願愛羊如愛人

花卿冢行（山谷云花卿冢在丹棱之東館鎮至今猶有英氣血食其鄉）　謝皋羽

濕雲糢糊埋秋空雨青沙白丹陵東莓苔陰陰草茸茸上

云是花卿古來冢花卿舊事人所知花卿古冢知者誰精靈來歸白日西廟鴉啄肉枝上啼綿州柘黃鬼正飛

平蜀行　朱導

西蜀年來起群盜烽火煌煌逼天照吾　皇憂念席匪安命將行師出廊廟僉謀聖斷惟彭公八王已見除奸雄召公獨樹平夷績吉甫方成壯伐功庭前推轂命殊特即日登程赴　君急風聲到處肝膽融號令聞來毛髮立有時料賊行前衝一聲鼙鼓謀奔竄熊東擒西戮在須刻飄風驟雨過長空有時休兵出鈴閣緩帶輕裘步來數饑寒疾苦細溫存家人父子恩優渥三軍畏命微喧囂往來不識凌秋毫鷄栖豚柵傍茅屋青青菽麥平江皐天上鷹飛百禽息桺營未足誇良策款勦叛逆宥來降肯使崑崗焚玉石

前峰突出花牌樓一時剷盡無奔投長蛇封豕非我類稱
屍寧惜堆山丘喻家元惡脫羅網更遣遊軍密搜訪除殘
羽翼豈能全須刻捉元出林莽從茲擊壤歌太平乾坤再
造流芳名豈徒川人樂生業九重四海俱康寧君不見周
公篤棐輔成王制禮作樂安周邦一朝狼跋平大難鈇斨
破斧徂東山又不見仲尼木鐸方振揚回琴點瑟諧宮商
忽然兩觀動鈇鉞魯邦大治真非常古來聖賢且全德文
武兼能與時適陽舒陰慘歲功成雨潤雷轟物華拆我聞
彭公持憲節和氣春風滿東浙今朝戡亂成大勲只是全
才變施設幾年荊棘迷山城于今始得通衢行月明黃犬
臥花陰東風柳巷轢車鳴山川社稷復安奠何異垣牆倚
楨幹頌揚公德豈吾私愧乏新詩續江漢我有一張琴數

年不撫塵埃侵何時抱持入門下細彈賡和高山音我有
三尺刀犬羊絕迹空懸腰欲携當前試一舞防危不爲承
平驕憶昔藍鄢變初作燎火滔流勢尤弱二三文武守通
江百萬兵師來絡繹大龍山前角一聲倉皇渡水先居民
顛狂百態僞風疾壁山一騎飛紅塵幸賴諸公葺干櫓龍
灘赴死寧足數當年若或無此功城郭人民盡灰土君恩
浩蕩江海深崇階厚祿何爲情力窮尚欲冐死戰豈有束
手逃其生此曹義理且不識一時避難何裨益混沌初開
天地分至今誰是長生客朝廷公道方大明人臣肯負攙
忠誠加封蔭厚沐恩寵更有青史儲金縢微生自信寡才
力眼底猶能分黑白忠臣孝子一念均莫謂虛言浪拋擲
仰觀北斗天上懸綱常寧復來西川老朽數語有真見明

良吏讀芑桑篇聊陰蟬聲滿周道牧笛風前弄清調此時
孝凱悅人情隔岸荷花[illegible]相笑攀轅臥轍亦徒爾九重原
日西南裏狂歌自謂採風末卜旁收獻 天子

孝津行 楊 慎

崍山青蟠空下映犍爲江江濱有孝娥自名叔先雄娥父
爲功曹舟冉趨府中泛舟越洪濤捎艑以凶終娥也痛父
死臨淵矢相從練囊封自几臂珠環係兒躬寄言與兒別別
去不再逢寧假龜鼉梁上下蛟龍宮川后壺玄鑒江妃憐
丹衷死抱父屍出依泊葭亭花叢戚黨悲復感閭里喧且聞
風謳動今古廟貌森穹崇文紀與令伯祠墓相西東解使
犍爲縣永作忘孝邦岷之山石可泐犍之江波可竭千秋
菊兮萬春蘭孝娥之名焉可滅

戎平行并序 趙貞吉

序曰聖人作而西戎敘乃自古記之矣夜郎牂牁犍爲越嶲諸部沅浩瀘江青衣之所包絡之戎雖居之犂服叢
忽雖同覆育之中未正賓臣之分而最剿藪頑梗頑有司之鐵則都鑾其尤矣按地志都鑾在敘郡六縣之界
卯育蕃久喜殺警我民悉稔不肯語具蜀臣奏疏頃都御史曾公奉
旨討罪平之以其地平治於是諸戎警戢壯遠羌狄南[illegible]聲僅無不震懾非所謂聖人作而西戎敘者乎客有謂
予曰平鑾之功豈不壯哉夫自漢檄開僰之論逮宋亦著誓鑾之作千餘年間塲警未寧豈不由此頭類未嘗
之故哉閔之宣德時合六縣衆一大創又而平學者數十歲嘉情以來耳目睹記師行指壘而返以安輯報者
又兩舉矣在綜核家俱當負失利之罰而邑井驟削靡虐伍缺辛無任其責者豈不可憾哉
皇上承御冲曆纂命方隅之臣告顯顯精白所恭成命而西川之功尤爲表著者由公知道又復知其也夫
是役也以圖克書乃兵家務之皆思而不謀於德內舉境內寧識師中服整宣以恩謂朝打役
事也宜爲之頌予應以頌乃以公德告碑於神明此有位者臣事非予可代客又曰安當爲碑應曰中戎
與又後度尹官正下逮董安識儒蜀意乃伊中郎州海之倫執前打離亦非予可獨作也無已則了史官也

陳詩史職也其諷風人之辭乎乃作我平行六百餘言小序曰夫我平行者賦開府曾公靖我邦才也昔贊狀右文近爾雅參軍供奉之儔雖未逮方而仕華劉又之徽可驅詆役間序諂順令途中制變之計事出實錄文不加點可謂奇之又奇公之成功兆於斯乎三川新滌鴻筆之士款歌贊公美有不與予同樂者乎客誦詩雅喜謝曰壯哉雲之為詩也夫頌在斯矣夫哉呼任斷矣六

聖治昌徽戎羌戎底平四海寧萬曆改元未踰于酉戎亂
者曰都蠻明年授鉞都御史曾公楚材生
帝里鳳稜霜顴頹岳岳徂暑專征類諸葛九謀五間一日
作都蠻聞之膽先落膽已落猶聚謀九絲凌霄堅莫愁糧
糗足備三年求他山之石皆貔貅劉郭之族溪溼霧毒難
淹留言未畢大兵至山下火响千霹靂奪險燒積網羅迷
空中忽起九雲梯天兵眞從天上來烏雲龍虎何雄哉鳳
陽秋鸞入憂月之望凌霄上月之晦九絲潰掃除鐵城如
拉枯戈取囊阿如匹雛提挾二將同平吳捷書飛報端門

廬
皇情悅豫
兩宮愉宣捷　廟告群卿趨
皇帝萬壽同克符克國五十先渠胥臣勞君逸爲唐虞稽
恩自天公傴僂微臣報國敢此需墾田拓地千里租棘荊
榛成穜秬稐萬家烟火坤之隅蠻平待公來何遲噫嘻蠻
平待公來何遲再說英豪出有時上客爲予立斯須已未
大工索材旁午公令富順受約大府率卒數百深入上阻
遇蠻刼縣咆哮如堵殺人剖肝拆屋以煮公曰且止予以
計取令卒垂手各傴其斧乍出乍沒散入屺岵賊疑兵壓
又恐伏拒倉皇乞降斷頭于蔓花劍未怒關馬木式三監
之首已落如杵公笑啞啞棄置草莽天人合發殺機先露
去十五稔來褻其土前已周郎今更上父公來討蠻滅不
待卜不待卜神告亡國中有物憑枯楊芙要眇兮稱雲郎
自云祖是諸葛遺青羌遁來千五百歲擊葛之鼓臨疆場
諸侯竹立者敢窺垣一方柰何不戒烏能讓爾不聞今之
開府奇才十倍卧龍翁鳳誰能當三千幕客皆千將佩干
將騎騄耳彼都人士何方兮一身五用穿雲度水袖中三
式吞予曇枯楊忽倒神已逝神既逝兮賊如殪賊如殪兮
石不屬石不屬鼓聲死腥風飄蕭吹揚起夜半無人問山
鬼嗚呼天生天殺聖無知英雄樹立信有期賦公以亍安
所施特勞勇智來率師恭承我
皇三無私動合天道真男兒誰作頌德陳功詩老夫但採
風入遺要與三川史祝竹枝巴俚世世同歌思

出塞行贈劉草堂元帥　馮成能

紫薇樞極天之綱上將元居帝座傍天公爲與落搀搶神
人被髮下大荒勇畧積威世莫比手提豈城三尺水羽冠
曾請西川纓膽落鏜褭泣山鬼橫戈躍馬淮海涑寨旗斬
將聘豪雄自是聲名滿天下白袍飛將乘雲龍秉鉞元戎
鎭海島妖氛掃盡鮫門曉有時水底戮鯨鯢有時雲中射
飛鳥一朝天風吹海立羣觸城頹婦子泣將軍仗劍拒潮
東海出桑田民始粒長城九載樹洪勳忽爲黔陽借寇君
羅施鬼酋悉交臂夜郎推髻獻千群蠢爾黃蠻胡既弟天
險九絲對虎據年來殺人若草菅父老哀向天門訴聖皇
赫怒下九垓簡書推轂自天來將軍受命虔秉鉞指揮叱

叱咤風雷號令嚴如白日光青天六月飛胡霜湧僕諸[illegible]
剪羽翼先施神策紫名王虎翼龍蟠營細柳萬灶千屯樂
星斗秋風颯颯草木黄雨霧茫茫王重九夜手縱兵入趙
壁忽自中天轟霹靂烈炬騰空劍戟飛殺氣紅光亂相射
禽罨草薙亂鴻毛懸崖絕塞皆土焦村官獻賊爭馳驟築
得京觀若山高君不見嫖姚車騎破匈奴祁連燕支起胡
歌又不見據鞍矍鑠馬伏波五溪銅柱壯山河將軍志氣
本雄傑精忠須學漢諸葛南荒聲教盡越裳鐵騎踏破賀
蘭闕歸來奏凱拜冕旒君王爲賜紫貂裘鳴玉登壇符四
七蕃飲麟閣名悠悠

錦江行贈陸子使蜀　王維楨

君不見濯錦江中錦爲水形勝冠絕西南州遠勢逶迤作

字轉清波瀲灧帶花流蜀女濯錦錦爲爍水之奇異殊足
嘆安得臨流一玩之令我胸中生錦瀾錦瀾星橋萬里餘
使君今乘駟馬車琴臺夕訪相如調草閣朝尋揚子盧揚
馬千年俱已矣只今惟有錦江水君飲江水餐江芷期君
文章亦如此人言君行解網羅君行猶自費吟哦峽樹猿
聽啼血鳥諸風遅遽竹枝歌歲晚看君西南翥到時雪滿
錦江渡江頭得句應念余江中鯉魚幸無數

錦城曲　溫庭筠

蜀山攢黛留晴雪簝筍蕨芽縈九折江風吹巧剪霞綃花
上千枝杜鵑血杜鵑飛入巖下叢夜叫思歸山月中巴水
漾情情不盡文君織得錦機紅怨魄未歸芳草死江頭
種相思子樹成寄與望鄉人白帝荒城五千里

織錦曲　王建

大女身爲織錦户名在縣家供進簿長頭起樣呈作官
道官家中若難迴花側葉與人別唯恐秋天絲線乾紅樓
葳蕤紫茸軟蝶飛參差花宛轉一梭聲盡重一梭玉腕不
停羅袖卷窻中夜久睡髻偏横釵欹墜著衣卧時
參沒後停燈起在雞鳴前一匹千金亦不賣限日未成宫
責怪錦江水涸貢轉多宫中盡著單絲羅莫言山積無盡
日百尺高樓一曲歌

成都曲　張籍

錦江近西煙水綠新雨山頭荔枝熟萬里橋邊多酒家遊
人愛向誰家宿

蜀道篇　郭祥正

長吟李白蜀道難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長蛇弁猛虎殺
人吮血毒氣何腥膻錦城雖樂不可到側身西望涕空
漣漣其辭辛酸語勢險有如曲折頓挫萬丈之洪泉世人
不識寶玉璞每欲酬價齊刀鋸求之往古疑未有惜哉不
經孔子之手加鏡鑄公今易節帥蜀國爲公重吟蜀道篇
旌旗斷空度劍閣甲花照雪參林顛雲霾連稚谷聲碎雲
角慢引斜陽懸竹馬爭迎舊令尹指公長鬚皓素非往年
蜀道何坦然和氣拂拂回星躔長蛇深潛猛虎伏但愛雛
飛呼唯響亮調朱弦時乎樂哉公之往也九重深拱堯舜
聖廟堂論道並軻賢撫綏斷氏賴良守平平政化公能宣
東兵興學有源本何必早夜聞華筵嘗聞家家貢金釧只
待看舞青春煎此風不革久愈薄稔歲往往成凶年噫吁

嗟今我無匹馬安得從公遊盡書政績來中州獻之明堂
付太史陛下請捎西顧憂

費烈女吟　　劉堪

永康費氏女年少十八九擇對無可人真心似璦玖禮法
以防身絲麻常在手至正十七載太歲次丁酉逆賊從東
來旌旗搖北斗三巴數十城皆降不敢後唐姬與姜氏不
漸為賊裸費女涕泣悲勤勤告父母人生棄禮義豬狗亦
何有我身不如賊我死骨不朽夜深盛容飾自縊後園榔
高義感行人痛心而蹙首平章買奴者左丞韓救育低頭
奴屈膝拜賊乞餘生不能受白刃空負朝廷恩茫茫天壤
間生死義與仁太山與鴻毛孩提知重輕費女生草野烈
烈超凡倫二公國砫石棄甲如輕塵芳名與汚跡遺臭千
百春

巫山十二峯詞　　趙孟頫

疊嶂千重碧長江一帶清瑤壇霞冷月朧明欵挽君為情
雲過船窻曉星移宿霧晴古今離恨幾難平惆悵峽猿聲

右淨壇峯

片月生危岫殘霞拂翠桐登龍峯下楚王宮千古感遺蹤
柳色眉邊綠花明臉上紅欲尋靈跡阻江風離思杳無窮

右登龍峯

松鶴堆嵐靄陽臺枕水湄風清月冷好花時惆悵阻佳期
別夢遊蝴蝶離歌怨竹枝悠悠往事不勝悲春恨入雙眉

右古鶴峯

雲裏高唐觀江邊楚客舟上昇峯月照妝樓離思兩悠悠
雲雨千重阻長江一帶秋歌聲頻唱引離愁光景恨如流

右上昇峯

絕頂朝雲散寒江暮雨頻楚王宮殿已成塵過客轉傷神
月是巫娥伴花為宋玉隣一聽歌調一含嚬長怨竹枝春

右朝雲峯

兩過蘋汀遠雲深水國遙渡頭齊舉木蘭橈纖細楚宮腰
映水勻紅臉偎花整翠翹行人倚棹正無聊一望一魂銷

右集仙峯

碧水鴛鴦浴平沙荳蔻紅望霞峯裏一重重帆卸落花風
瀟灑雲籠月霏微雨灑蓬孤舟晚泊浪聲中無處問音容

右望霞峯

芍藥空投贈丁香謾結愁鳳樓鸞去兩悠悠新恨怯逢秋

山色驚心碧江聲入夢流何時孩竿簇歸舟蘭棹泊沙頭

右棲鳳峯

碧水澄青黛危峯聳翠屏竹枝歌怨月三更別是斷腸聲
煙外黃牛峽雲邊白帝城扁舟清夜泊蘋汀倚棹不勝情

右翠屏峯

鶴信三山遠羅裙片水深高唐春夢杳難尋惆悵至如今
十二峯前月三千里外心紅牋錦字信沉沉腸斷惜香衾

右聚鶴峯

曉色飄紅豆平沙枕碧流泉聲雲影弄新秋觸處是離愁
臉淚橫波淡眉攢片月收佳人無唉難休來整玉搔頭

右望泉峯

襄鄉江邊柳飄飄嶺上雲卸帆迴棹楚江濱歸信夜來聞

原缺第二十七、二十八葉

七言絶句類

早發白帝城　李白

朝辭白帝綵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盡輕舟已過萬重山

贈花卿　杜甫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江畔獨步尋花七絶　杜甫

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鄰愛酒伴經旬出飲獨空牀

稠花亂蕊裹江濱行步欹危實怕春詩酒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

江深竹靜兩三家多是紅花映白花報答春光知有處應[illegible]生涯

[illegible]望少城花滿煙百花高樓更可憐誰能載酒開金盞喚取佳人舞繡筵

黃師塔前江水東春光懶困倚微風桃花一簇開無主可愛深紅映淺紅

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朶萬朶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

不是愛花即欲死只恐花盡老相催繁枝容易紛紛落嫩蕊商量細細開

漫興九首

隔户楊柳弱嫋嫋恰似十五女兒腰誰爲朝來不作意狂

原缺

詩三

五言律詩類

按五言肇於蘇李秀于顏謝如白雲抱孤石秋水出芙蓉鈎玄三昧獨步千古下及唐音諧比爲律炎泉蜀儁曼衍成章集玆大成厥惟杜子常繹觀之其暢麗如翠深開衛壁紅遠結飛樓其精到如入天循石色穿水忽雲根其工緻如樓光去日遠峽影入江深其慷慨如乾坤萬里眼宇宙百年心其雄壯如魚龍迴夜水星月動秋山其婉適如經心石徑月到面雪山風感五言佳致也玆列諸家類緣世次覽者其[illegible]焉

遊梵宇三學士　唐王勃

香閣披青磴琱臺控紫岑葉齊山路狹花積野壇深蘿幌

棲禪影松門德梵音遽忻陪妙躅延賞滌煩襟

下江向夔州　張說

天明江霧歇州浦棹歌來綠水逶迤去青山相向開城臨蜀帝祀雲接楚王臺舊識巫山上遊子共徘徊

送姚評事入蜀各賦一物得卜肆　張九齡

蜀嚴化已久湛溟空所思嘗聞賣卜處猶憶下簾時驅傳應經此懷真儻問之歸來說往事歷歷偶心期

遂州南江　陳子昂

楚江復爲客征棹方悠悠故人憫追送置酒壯南州平生亦何恨夙昔在林丘違此鄉山別長謠去國愁

送梓州李使君　王維

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半雨樹杪百重泉漢女輸賨布巴人訟芋田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賢

送嚴秀才還蜀　　王維

寧親真令子似舅即賢甥別路經花縣還鄉入錦城山臨清塞斷江向白雲平獻賦何時至明君憶長卿

送李評事使蜀　　王建

勸酒不依巡明朝萬里人轉江雲棧細近驛板橋新石冷啼猿影松昏戲鹿塵少年爲客好况是益州春

送友人內江范崇凱　　李白

青山横北郭内水遶東城此地一爲別孤蓬萬里征浮雲遊子意白日故人情揮手自兹去蕭蕭班馬鳴

宿巫山　　李白

昨夜巫山下猿聲夢裏長桃花飛綠水三月下瞿塘雨色風吹去南行拂楚王高丘懷宋玉訪古一霑裳

送友人入蜀　　李白

見說蠶叢路崎嶇不易行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芳樹籠秦棧春流遶蜀城升沉應已定不必訪君平

龍州　　李白

嵐光深院裏傍砌水冷冷野燕巢官舍溪雲入古廳日斜孤吏過簾捲亂峰青五色神仙尉焚香讀道經

送韋郎司直歸成都　　杜甫

竄身來蜀地同病得韋郎天下兵戈滿江邊歲月長別筵花欲暮春日鬢俱蒼爲問南溪竹抽稍合過牆

送竇九歸成都　　杜甫

文章亦不盡竇子才縱横非爾更持節何人符大名讀書雲閣觀問絹錦官城我有浣花竹題詩須一行

上白帝城　　杜甫

城峻隨天壁樓高更女牆江流思夏后風至憶襄王老去聞悲角人扶報夕陽公孫初恃險躍馬意何長

瀼西入宅三首

奔峭背赤甲斷崖當白鹽客居愧遷次春酒漸多添花亞欲移竹鳥窺新捲簾衰年不敢恨勝槩欲相兼

亂後居難定春歸客未還水生魚復浦雲暖麝香山半頂梳頭白過眉拄杖班相看多使者一一問函關

宋玉歸州宅雲通白帝城吾人淹老病旅食豈才名峽口風常急江流氣不平只應與兒子飄轉任浮生

瞿唐峽三首　　杜甫

三峽傳何處雙崖壯此門入天猶石色穿水忽雲根猱玃鬚髯古蛟龍窟宅尊羲和冬馭近愁畏日車翻

峽口大江間西南控百蠻城欹連粉堞岸斷更青山開闢當天險方隅一水關亂離聞鼓角秋氣動衰顏

時清關失險世亂戟如林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蘆花留客晚楓樹坐猿深疲苶煩親故諸侯數賜金

暮春題瀼西新賃草堂五首

久嗟三峽客再與暮春期百舌欲無語繁花能幾時谷虛雲氣薄波亂日華遲戰伐何由定哀傷不在兹

此郊千樹橘不見比封君養拙干戈際全生麋鹿群畏人江北草旅食瀼西雲萬里巴渝曲三年實飽聞

絲雲陰復白錦樹曉來青身世雙蓬鬢乾坤一草亭哀歌
時自短醉舞爲誰醒細雨荷鋤立江猿吟翠屛
壯年學書劒他日委泥沙事主非無祿浮生即有涯高齋
依藥餌絕域改春華夜亂丹心破王臣未一家
欲陳濟世策已老尚書郎不息豺虎鬬空慙鴛鷺行時危
人事急風逝羽毛傷落日悲江漢中宵淚滿床

西郊　杜甫

時出碧雞坊西郊向草堂市橋官柳細江路野梅香傍架
齊書帙看題檢藥囊無人競來往踈懶意何長

草堂即事　杜甫

荒村建子月獨樹老夫家雪裏江船渡風前徑竹斜寒魚
依密藻宿鷺起圓沙蜀酒禁愁得無錢何處賒

春日江村五首　杜甫

農務村村急春流岸岸深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茅屋
還堪賦桃源自可尋艱難昧生理飄泊到如今
迢遞來三蜀蹉跎又六年客身逢故舊發興自林泉過懶
從衣結頻遊任履穿藩籬頗無限恣意自江天
種竹交加翠栽桃爛熳紅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赤管
隨王命銀章付老翁豈知牙齒落名玷薦賢中
扶病垂朱紱歸休步紫苔郊扉存晚計幕府媿群材燕外
晴絲捲鷗邊水葉開鄰家送魚鼈問我數能來
群盜哀王粲中年召賈生登樓初有作前席竟爲榮宅入
先賢傳才高處士名異時懷二子春日復含情

白鹽山　杜甫

徐步移斑杖看山仰白頭翠深開斷壁紅遠結飛樓日出
清江望暄和散旅愁春城見松雪始擬進歸舟

白帝樓　杜甫

漠漠虛無裏連連睥睨侵樓光去日遠峽影入江深臘破
思端綺春歸待一金去年楊柳意還欲攪邊心

草閣

草閣臨無地柴扉永不關魚龍迴夜水星月動秋山久露
晴初濕高雲薄未還泛舟慚小婦飄泊損紅顏

宿高齋

暝色延山徑高齋次水門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鸛鶴
追飛靜豺狼得食喧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

從瀼西移居東屯四首

白鹽危嶠北赤甲古城東平地一川穩高山四面同煙霞
淒野日秔稻熟天風人事傷蓬轉吾將守桂叢
東屯復瀼西一種住青溪來往皆茅屋淹留爲稻畦市喧
宜近利林僻此無蹊若訪衰翁語須令賸客迷
道北馮都使高齋見一川子能渠細石吾亦沼清泉枕帶
還相似柴荊即有焉斫畬應費日解纜不知年
牢落西江外參差北戶間久遊巴子國臥病楚人山幽獨
移佳境清深隔遠關寒空見鴛鷺迴首憶朝班

灧澦堆　杜甫

巨石水中央江寒出水長沉牛荅雲雨如馬戒舟航天意
存傾覆神功接混茫干戈連解纜行止憶垂堂

入峽　張祜

不遠夔州路層波灧澦連下來千里峽入去一條天
秋帆上灘聲夜枕前何堪正危側百丈半山巓

送柳震歸蜀　司空曙

白日雙流靜西看蜀國春桐花能乳鳥竹節競祠神蹇步
徒相望先鞭不可親知從江僕射登榻更何人

送崔校書赴梓幕　司空曙

碧峯天柱下鼓角鎮南軍管記催飛檄蓬萊輟校文棧霜
朝似雪江霧晩成雲想出褒中望巴庸方路分

送夔州班使君　司空曙

魚國巴庸落麾幢漢守過曉墻爭市隘夜鼓祭神多雲白
當山雨風清滿峽波夷陵舊人吏猶誦兩岐歌

皇甫冉

晩日照樓舡三軍拜峽前白雲隨浪散青壁與城連萬嶺
岷峨雪千家橘柚川還知赴河内夫子去經年

蜀先主廟（漢末謠黃牛白腹五銖當復）　劉禹錫

天下英雄氣千秋尚凛然勢分三足鼎業復五銖錢得相
能開國生兒不象賢淒涼蜀故妓來舞魏宮前

觀八陣圖　劉禹錫

軒皇傳上略蜀相運神機水落龍蛇出沙平鵝鸛飛波濤
無動勢鱗甲避餘威會有知兵者臨流指是非

初至犍爲作　岑參

山色軒楹內灘聲枕席間草生公府靜花落訟庭閑雲雨
連三峽風塵接百蠻到來能幾日不覺鬢毛班

蜀城春望　崔塗

天涯憔悴身一望一沾巾在處有芳草滿城無故人懷材
皆得路失計自傷春清鏡不能照鬢毛愁更新

巫山廟　崔塗

雙黛嚴如嚬愁傷故國春江山非舊主雲雨是前身夢覺
傳詞客靈猶福楚人不知千載後何處又爲神

峽中山　盧象

高唐幾百里樹色接陽臺晩見江山霽宵聞風雨來雷從
三峽起天向數峰開靈境信難見輕舟那可迴

過巫峽　李頻

擁棹向驚湍巫山直下看削成從地底峻極出雲端暮雨
晴歸少啼猿渴下難一聞神女去風竹掃空壇

瞿唐峽　李頻

萬里西南水秋來滿峽流亂山無陸路行客在孤舟洶洶
灘聲惡冥冥樹色秋免爲三不弔終白一生頭

雲安　李群玉

灘惡黃牛吼城孤白帝秋水寒巴字急歌迥竹枝愁樹暗
荆王館雲昏蜀客舟瑤姬不可見行雨在高丘

晩夏登張儀樓呈院中諸公　段文昌

重樓窗戶開四望劍煙埃遠岫林端出清波城下迴乍疑
蟬韻促稍覺雪風來併起鄉關思銷憂在酒盃

題劍門　李德裕

奇峰百仞懸清眺出嵐烟迥若戈回日高疑劍倚天參差
巖壁聳合沓翠並連想是二刀夢森然在目前

漢州日久遊房太尉西湖　李德裕

丞相鳴琴地何年閑玉徽偶因明月夕重敞故樓扉挑李蹊空在芙蓉客暫依誰憐濟川楫長與夜舟歸

送龍州樊使君　許棠

曾見邛人說龍州地未深碧溪飛白鳥紅旆映青林土產惟宜藥王租只貢金政成開宴日誰伴使君吟

送友人尉蜀中　許棠

故友漢中尉請為西蜀吟人家多種橘風土愛彈琴水向昆明闊山通大夏深理閑無別事時寄一登臨

送雍陶遊蜀　陳羽

春色三千里愁人意未開木稍穿棧出兩勢隔江來荒館用花宿深山羨客回相如何物在應只有琴臺

送人遊蜀　馬戴

別離楊柳陌迢遞蜀門行君聽清猿後應多白髮生虹霓侵棧道風雨雜江聲過盡愁人處煙花是錦城

送友人遊蜀　張喬

劍閣緣空去西過第幾州丹霄行客語明月杜鵑愁露滯山花落雲隨野水流相如曾醉地莫戀少年遊

送任侍郎黔中充判官　劉長卿

不識黔中路今看遣使臣猿啼萬里客鳥似五溪人地遠官無法山深俗易淳須令荒徼外亦解懼埋輪

送李正字歸蜀　武元衡

巴獻井泉賦仍登片玉科漢官新組綬蜀國舊煙蘿劍壁秋雲斷巴江夜月多無窮別離思遥寄竹枝歌

中秋夜錦樓望月　武元衡

玉輪初滿空迴出錦城東相向秦樓鏡分飛碣石鴻桂香隨窈窕珠綴隔玲瓏不及前秋月圓圓鳳沼中

同前得濃字　柳公綽

此夜年年月偏宜此地逢近看江水淺遥辨雪山重萬井金花肅千林玉露濃不堪樓上思飛蓋亦陪從

送友人入蜀　錢起

遠路接天末怜君與我違客程千嶂裏鳥道片雲飛樹色連青漢泉聲出翠微錦城花月下才子定忘歸

送友人遊蜀　賈島

萬岑深積翠路向此中難欲暮多羇思因高莫遠看卓家人寂寞揚子業凋殘惟有岷江才悠悠帶月寒

送任畹歸蜀　姚合

子規啼欲死君聽固無愁闕下聲名出鄉中意氣遊東川橫劍閣南斗近刀州神聖題前字千人看不休

贈杜二拾遺　高適

傳道招提客詩書自討論佛香時入院僧飯屢過門聽法還應難尋經剩欲翻草玄今已畢此後更何言

送馬向遊蜀　徐凝

遊子去咸京巴山萬里程白雲連鳥道青壁遞猿聲雨露經泥坂煙花望錦城工文人共計應記蜀中行

遊武擔寺西臺　段文昌

秋天如鏡空樓閣盡玲瓏水暗餘霞外山明落照中鳥行看漸遠松韻聽難窮今日登臨意多歡語笑同

送人入蜀　李遠

蜀客本多愁君今是勝遊碧藏雲外樹紅壓驛邊樓杜宇
呼名語巴江學字流不知煙雨夜何處夢刀州

寄成都吳龍圖　宋司馬光

照席煹花煖隨車劒騎寒江山資秀句風月助清歡政簡
坤維靜仁深井絡安行歌與獨酌豈得並閒官

司馬相如琴臺　宋祁

故臺千古恨猶對舊家山半夜鸞凰去它年駟馬還死憂
封禪晚生愛茂陵閒惟有飄飄氣仍存天地間

揚子雲墨池

宅廢經池在人亡墨瀋乾蟾蜍春滴破蝌蚪共書殘靄罷
芸猶翠烝餘竹自寒它揚無可問撫物費長嘆

揚子雲宅　邵博

自負天人學甘居寂寞濱却憐載酒客似識草玄人三世
官應拙一區宅更貧千年尋故里感涕獨沾巾

西園十詠西樓　吳中復

信美他鄉地登臨有故樓清風破大暑明月轉高秋朝暮
岷山秀東西錦水流賓朋逢好景把酒為遲留

衆熙亭

亭枕方塘上軒開四照新花涵清露曉風卷綠波春日暖
眠汀鷺荷翻躍錦鱗熙熙遊宴地行樂慰西人

竹洞

陰森過百步屈曲鎖莓苔翠色寒無改清風特自來叢籠
蒼玉幹露入碧雲堆吏散無公事支筇到幾回

方物亭

草木蟲魚部披尋自古無飛沉天產異生植上風殊狀
隨心匠形容記績圖虛亭玩真意浩思滿江湖

翠柏亭

衆木堅黃葉皺皮抱翠枝自然根性在不為雪霜移靈潤
存多露清陰貫四時婆娑歲寒意每到坐遲遲

圓通庵

坐對圓通境陶然勝靜齋觀空無物我知寂外形骸無坐
埋遺照虛名莫疚懷人間憂樂地所喪甚山崖

琴壇

瀟灑琴壇上賢侯養道情無今亦無古求意不求聲林邃
風初靜雲收月乍明拂絃成一弄塵思浩然清

流杯亭

結客乘公暇流觴逐浩歌亂風晴倒影曲水宛迴波小海
逢元巳蘭亭記永和西州行樂事應比昔賢多

竒柟亭

木占西園勝亭延上客過色無花卉妬堅為雪霜多幹有
千年秀根含一氣和明堂求厚棟可得老巖阿

錦亭

簾幕臨彤檻牕疎照爛霞園林初過雨風日猛催花香入
遊人袖紅堆刺史家四時俱好景終不似春華

送錢駕部知邛州　梅堯臣

細雨梅初熟輕寒麥已秋路危趨劒道夢穩過刀州奏
非吳食巴梗類越謳當壚無復舊試似長卿求

陪江泛舟送韋班歸京　陸游

追餞同舟日傷春一水間飄零爲客久衰老羨君還花流
重重樹雲輕處處山天涯故人別更益鬢毛斑

合州道中　喻汝礪

雲氣昏江樹春流沒釣磯如何連夜漲似欲送人歸亂石
水聲急片帆風力微舟師且停櫓白露畏人飛

觀古魚鳧城 在溫江縣北十五里有小院　孫松壽

野寺依脩竹魚鳧迹半存高城歸野壠故國霭荒村古意
憑誰問行人謾苦論眼前興廢事煙水又黃昏

到夔州　曾慥

眾水歸三峽悠悠萬古情白鹽無路到赤甲罕人行西瀼
泉尤勝東屯穀有名豐年公事少飽煖荷恩榮

白帝城　曾慥

白帝城頭路透迤一徑遥高堂臨峽口暴水沒山腰隔岸
魚施網橫江鐵貫橋神妃翻覆手願賜兩連宵

巫山　曾慥

巫山不可見翠岫幾重重雲外藏三島江頭認九峯淡煙
迷瞑色疎兩浥秋容月斷疑眞路松風傳暮鐘

偶宴西蜀摩訶池　楊甫

珎木鬱清池風荷左右披淺觴寧及醉慢舸不知移蔭林
章光冷照流鬢影欹胡爲獨羈者雪涕向漣漪

峽口　宋肇

萬里西南路瞿唐居上游峽分山對立江合水爭流蛟鱷
從來患風波自古愁幾時飛兩槳歸去慢帆秋

瞿唐峽　陳謙

庸蜀諸侯水荊吳萬里渾不將崖約束焉免壑崩奔線引
溫湯浦觴浮雪水源槎程疑欲上西望氣魂蒐見氣海經

戲題索橋 [illegible]　范成大

織篳匀鋪面排繩強架空染人高曝帛獵戶遠張罿薄薄
難承雨翻翻不受風何時將蜀客東下看垂虹

峽中　李石

峽水方中駐歸舟泝蜀門竹枝聲處處梅葉雪村村來去
山饕笑啼號地主恩幸然窮性命不必賦招魂

岑公洞　郭印

岑公來避世甲子十周年夏屋虛岩豁神芝結乳懸卷
從古種香杳至今傳學道能堅忍何人不得仙

制勝樓　王十朋

絕塞依大險高城瞰陳圖公孫曾帝蜀諸葛欲吞吳樽俎
衝千里關山敵萬夫人謀兼地利端坐靜邊隅

正月六日踏磧呈行可元章

路磧逢危馬臨江想臥龍江山供指顧樽俎奉從容峽水
淺還漲巫雲淡復濃天教我輩合莫惜罄金鐘

成都學舍遣興五首　李燾

久客墮塵土幽居懷翠微只餘清夜夢長作故山歸菊已
開三徑松應長十圍晨鐘忽驚覺猶有露霑衣
寂寞三秋節凄涼萬里風關河盡形勝人物幾英雄桑葉
隨流水周禾蒲故宮此心懸魏闕夢遠浙西東
壯矣府中縣索如城外村墨池今沒迹石筍舊餘根風惹

漢紘斷雨多秦鏡昏新秋一倸古情緒若爲論
雨意忽如此客愁將柰何出門誰可詣掩卷獨高歌塵冪
兎三穴古人蓬一窠區區奚足道默默卒無它
長憶在家好已知從仕難紛紛猶鼪鼠悄悄政栖鸞志意
竦高位敢言卑小官世途真甚隘懷抱要須寬

成都即事　何耕

零落紅成陣扶踈緑結帷簡書留客住風雨卷春歸是處
羇懷惡浮生樂事希錦江拚盡醉欲典却無衣

春日五首

聞道西樓下香風颺綺羅無錢沽酒得不醉柰愁何老去
春縁薄慵來睡興多閑門終一枕亦不夢南柯
寂寞城南寺三年寄索居折花脩佛供持鉢乞僧余竟日

無車騎依時認鼓魚九衢塵一尺吾自有華胥
門前無俗物城上亦奇觀花浪東流穩雲山西望寒身凌
塵外遠目極意中寬最愛風標客晴沙理素翰
萬里橋邊水朝宗入去長衮衣新曆數神筭舊規模四海
從心正諸公着力無際天冬望眼渺渺但平蕪
唇齒輔車勢坤維井絡方只宜花椰盛莫遣鳥魚忙隴麥
無由食邊籌足可防山言還有禁忍淚不成行

送夔門丁帥赴召　崔與之

憶昔捫三峽班荊擁暮寒宦情雙鬢底世事兩眉端懷誑
扶須力危機發更難胸中經濟學為國好如餐

沱江　劉望之

尚勝三年謫終慙萬里馴極知行路澁可忍在家貧歲晚
沱江緑雲深錦樹新相思肯如月夜夜只隨人

遊華山張超谷　魯突

太華鎖深谷我來真景分有苗皆是藥無石不生雲急瀑
和烟瀉清泉帶雨聞幽棲未忍別峯半日將曛

山居　張孝祥

松韻笙竽徑雲容水墨天人行春色裡鶯品落花邊脩竹
三間屋清泉二頃田了無官府事鷄犬基登眠

合州寫懷　梁潛

志却儒官冷誰爲蜀道吟一身猶長物萬事豈關心水鳥
窺魚立山雲帶雨沉人生聊適意莫受旅愁侵

題劍閣圖　唐春

開國自蠶叢嵯峨劍閣雄長江通瀲灩遠岫接崆峒鳥道

寒雲外猿聲古木中征驂何處客寧不畏途窮

入夔州　王廷相

獨舸東川客千峯白帝秋山開巫峽險江入洞庭流覽勝
悲前代論文慨此遊中原無躍馬耕鑿徧夔州

梁山蟠龍洞　林俊

薄伐中前令葬危寄折衝關山餘老馬筋力盡蟠龍洞瀉
垂天瀑樓回駐日峯洗兵煩一挽壓卵竫殊兇

晚登牛頭山　劉天民

探花辭谷口躡草上牛頭地古開蘭若名高擅梓州日從
烟井亂身許野雲留澗月依山出翻令起暮秋

送彭總制赴西川　何大復

蜀道青天上岷山赤日西九重連授鉞萬里勤征鞞開府

松沙靜懸隼玉壘低知公安蜀計諸葛大名齊

灩澦堆　何景明

霜落夔門樹寒江灩澦孤狂瀾須此障砥柱賴誰扶入峽
愁孤容當關用一夫何勞念西城千載固輿圖

昭烈廟　何景明

漂泊依劉計間關入蜀身中原無社稷亂世有君臣峽路
元通楚岷江不向秦空山一祠宇寂寞翠華春

題中巖　楊慎

度索且尋橦梯山更鑿空危兒能膽壯漢女不心忪綴泓
跕鳶霧輕於退鷁風樊川如劍見不霽是何虹

洽平寺禪藻亭　楊慎

馱經自石頭卓錫倚山幽僧寶傳衣見儒珍按席留彌寬

海月猊枕聽江流坐覺諸天近曇花落未休

宿大峩峯頂二首　趙貞吉

平生懷隱約寤寐想南圖此日登臨壯春風興不孤諸天
銀色界萬里玉光鋪疑有仙人到相將種白榆
太息大峩峯巍巍獨擅雄誰騎六牙象來坐七天中雪壁
巫峯瘴山吹于闐風凌晨觀日出極目海雲東

白帝城　甘爲霖

往歲虛豪興今秋愜壯懷路緣象馬上槎向斗牛來樓閣
青霄近江山白日開欲留經一宿容易過三台

白帝城　曹天憲

石閣春風暮層巒野色饒孤城停白帝數騎上青霄織柱
淪寒渚漁蓑卧晚朝江流催去棹鷗夢自蕭蕭

送陸郎中奉使西川便道歸蘭州　孫陞

年少爲郎日天涯奉使時持杯憐遠別仗劍答相知路繞
金城曲車停錦水湄從何得佳句新月照峨嵋

夔萬　張佳胤

片帆去不盡旅食亦虛名雲薄黃金島天高白帝城山分
分石色夜靜得江聲未息東南戰朝廷憶請纓

臘月二十一日過石門　曾省吾

石門不容舠聊舍車而徒右木盤空下寒流激岸呼路猶
疑虎穴村已辟魚鳬九折寧非險清明自坦途

眺白帝城　陳宗虞

孤城標翠巘北斗勢平臨夕照懸殘雨江風落暮沾伯圖
千載盡客夢九秋深無限英雄恨安其過鴈音

瞿門　陳宗虞

瞿門天咫尺積霧晝難開不斷四時雨猶聞十月雷路盤
九䨻下江動萬山來客夢茫無緒啼猿未夜哀

靜邊寺　陳宗虞

十年長在路重到靜邊遊石榻自清夜山僧俱白頭春淺
新雨霽秖樹碧雲留潦倒羞機事聞鍾嘆未休

岑公洞同王引瞻少參賦　陳文燭

仙子何年去還餘洞口香白雲頻下鶴紫氣總飛羊仙洞
岫橫江浦鳴泉到石床故人斗酒會夜色正蒼蒼

張桓侯廟　甘茹

漂泊雲陽縣重瞻漢將祠山河森劍戟香火肅威儀勇豈
孫曹敵忠爲魚水資運移關帳下不獨隕星時

江樓春望　許應元

江樓延眺處草色四回春冠冕隣荒服烟波狎外臣未㡧
懸受牧無術羨垂綸徧有京華舊朝朝消霽塵

重遊咸平寺　揶　英

復到曾遊寺山清面面同僧多飛錫去鶴巳逐雲空古樹
聊遮壓危廊不蔽風感兹長太息惆悵夕陽紅

岑公洞　盧　雍

壓中得清境病裹適閒心蘿月窺仙夢松風入醉吟春明
野色遠晝靜水聲深莫謂幽岩僻依然白日臨

岑公洞　簡　霄

岑公何處去古洞識幽心白鶴雲豐下蒼龍時一吟壁懸
孤寺小路逑曲溪深萬里江湖興遲回此一臨

岑公洞　祝　詠

壓覽巴山勝岑公洞邦幽乾坤幾今古松竹自春秋雲霧
千層鎖峰巒四面周靈芝元不老畢竟為誰留

梁山皤龍門　喻　時

每向俗邊問還從幽裹尋靈胥流影影秘水帶寒陰雲瑣
玄虬宅煙分白玉簪好山看不盡空切古人心

梁山皤龍門　吳國寶

日照千花見雲迷萬壑封高亭懸白兎飛練倒蒼龍披葛
尋孤磴停車望遠峯午陰移洞口樹色日重重

翠屏龍皤　頹　正

翠巘凌秋昊蜿蜒儼臥龍江光時隱見雲氣日相從暝作
千林雨晴吟萬壑松倚闌看不厭清磬落雙峯

□江大觀　頹　正

郡邑雄南徼霎壞限古今玉龍蟠地軸金索鎖江心晚□
將青繞春流帶碧深鱗魚不敢㡧争慮遠人侵

仙侶高岡　頹　正

我愛仙侶山突兀倚雲間翠壁開屏嶂螺峰擁髻鬟洞前
瑤艸碧臺上蕣花斑往事空惆悵丹煙嵗月閑

星山沌秀　頹　正

傳聞星隕石遺鎮古戎州黛發晴嵐漲珠聯夜彩浮對函
三四點卓地幾千秋宦況應憐此吟詩獨上樓

石城霽雪　頹　正

霽雪明初日寒光射土城青烟縈徼戍粉蝶漠軍營巢葉
牽愁遠梅花入思清氷霜戎馬地一望最關情

天池晚棹　頹　正

池水澄空碧蘆花隱釣船一簑秋雨外霎棹夕陽邊玉粒
飄匙軟銀魚斫膾鮮徜徉太平日寧復慕凌烟

涪翁勝槩　頹　正

日月常來往江山自古今相門井索句鐵筆負初心蓬壑
煙霞老清溪竹樹深抱琴亭上立千載孰知音

水簾奇觀　頹　正

後嶠陰青壁飛流掛玉簾跳珠洒突兩虛影動秋蟾夢草
牽蘿帶苔花逼畫簷小亭清坐久風韻轉蕭纖

餘井津渡　頹　正

城北餘井渡輕舟去復回試觀行路者誰是濟川才白息
寒烟沒青山春雨開沙頭名刹客嬴馬立蒼苔

久雨峽中　胡定

巫峽長雲雨乾坤豈性情青冥懸驛路赤岸怒江聲使者
誰留馭王孫汝得名驚心望鄉隴明日是清明

蜀道傷懷

先大夫宰知蜀之定遠縣從其治十里之外用脫
民於昏墊他異政尤多茂而百姓謳思像祀之至
于今今行蜀道泫然傷懷　胡定

由來蜀道險能使壯心非客路臨丹壑人家住翠微千帆
飛瀑布雙練引蟾帷日暮驛騮急春深望帝歸因君窺變
化感此念庭闈滿目傷心極潸然淚濕衣

楊子雲墨池　胡定

門巷荒池靜蕭然憶子雲劇秦存赤德避世托玄文賦擬
相如跡心期易倩群問明知有作千載竟紛紛

錦城久雨見暮霞　胡定

河漢望冥冥峨眉秋未晴天低巴子國浪潤錦官城炙背
何由獻葵心祗自傾循環有至理消息繇雲生

貢橘　胡定

采采黃金橘中丞肅拜緘常年馳禹貢正月發巴川頒
珍天府開緘到御筵南薰生殿閣聖壽奏虞絃

五言排律

白帝懷古　陳子昂

日落蒼江晚停橈問土風城臨巴子國臺沒漢王宮荒服
猶周甸深山尚禹功巖懸青壁斷地險碧流通古木生雲
際歸帆出霧中川途去無限客坐思無窮

夔府書懷四十韻　杜甫

昔罷河西尉初興薊北師不才名位晚敢恨省郎遲危堦
崆峒日端居灩澦時萍流仍汲引樗散尚恩慈遂阻雲臺
宿常懷湛露詩翠華森遠矣白首颯妻其拙被林泉滯生
逢酒賦欺文園終寂寞漢閣自磷緇病隔君臣議慙紆德
澤私楊鑣驚主辱拔劍撥年衰社稷經綸地風雲際會期血流
紛在眼涕泗亂交頤四瀆樓船泛中原鼓角悲賊壕連白翟

戰瓦落丹墀先帝嚴靈寢宗臣切受遺恒山猶突騎遼海
競張旗田父嗟膠漆行人避蒺藜總戎存大體降將飾卑
詞楚貢何年絕堯封舊俗疑長吁翻北寇一望卷西夷不
必陪玄圃超然待具茨凶兵鑄農器講殿闢書帷廟算高
難測天憂實在茲形容真潦倒荅效莫支持使者分王命
群公各典司恐乖均賦斂不似問瘡痍萬里煩供給孤城
最怨思綠林寧小患雲夢欲難追即事須嘗膽蒼生可察
眉議堂猶集鳳貞觀是元龜處處喧飛檄家家急競錐蕭
車安不定蜀使下何之釣瀨疏墳籍耕巖進弈棋地蒸餘
破扇冬暖更纖絺豺遘哀登楚麟傷泣象尼衣冠迷適越
藻繪憶遊睢賞月延秋桂傾陽逐露葵大庭終反樸京觀
且僵尸高枕虛眠晝哀歌歎和誰南宮載勳業凡百慎交綏

上白帝城

江城含變態一上一回新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英雄餘事業衰邁久風塵取醉他鄉客相逢故國人兵戈猶擁蜀賦斂尚輸秦不是煩形勝深慙畏損神

白帝空祠廟孤雲自往來江山城宛轉棟宇客徘徊勇略今何在當年亦壯哉後人將酒肉虛殿有塵埃谷鳥鳴還過林花落又開多慙病無力騎馬入青苔

謁先主廟

慘澹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力侔分社稷志屈偃經綸復漢留長策中原仗老臣雜耕心未已歐血事酸辛霸氣西南歇雄圖曆數屯錦江元過楚劍閣復通秦舊俗存祠廟空山泣鬼神虛簷交鳥道枯木半龍鱗竹送清溪月苔移玉

座春閒閟兒女換歌舞歲時新絕域歸舟遠荒城繫馬頻如何對搖落況乃久風塵孰與關張竝功臨耿鄧親應天才不小得士契無鄰遲暮堪帷幄飄零且釣緡向來憂國淚寂寞洒衣巾

諸葛廟

久遊巴子國屢入武侯祠竹日斜虛寢溪風滿薄帷君臣當共濟賢聖亦同時翊戴歸先主并吞更出師蟲蛇穿畫壁巫覡醉蛛絲欻憶吟梁父躬耕起未遲

西閣　杜甫

巫山小搖落碧色見松林百鳥各相命孤雲無自心層軒俯江壁要路一高深朱紱猶紗帽新詩近玉琴功名不早立衰疾謝知音哀世非王粲終然學越吟

懶心似江水日夜向滄洲不道含香賤其如鑷白休經過調碧柳蕭瑟倚朱樓畢娶何時竟消中得自由豪華看古往服食寄冥搜詩盡人間意兼須入海求

益州北地陪宴　司空曙

臨泛從公日仙舟翠幕張七橋通碧水雙樹接花塘玉燭收寒氣金波隱夕光野聞歌管思水静綺羅香遊騎縈林遠飛橈截岸長郊原懷灞滻波渫寫江黃常侍傳花詔偏裨同羽觴豈令南峴首千載播餘芳

送林立歸蜀　姚合

迢遞三千里西南是去程杜陵家已盡蜀國客重行雪照巴江色風吹棧閣聲馬嘶山稍暖人語店初明旅夢心多感孤吟意不平誰為李白後為訪錦官城

送西川相公領相印　杜牧

盛業冠伊唐台階翊戴光無私天雨露有截舜衣裳蜀輟新衡鏡池留舊鳳凰同心真石友寫恨蔑河梁虎騎搖風旆貂冠韻水蒼彤弓隨武庫金印逐文房棧壓嘉陵咽峯橫劍閣長前驅二星去開險五丁忙迴首崢嶸盡連天草樹芳丹心懸魏闕往事愴甘棠治化輕諸葛威聲懾夜郎君平教說卦犬子召升堂塞接西山雪橋維萬里檣奪霞江錦爛撲地酒爐香忝逐三千客曾依萬仞牆滯頑堪白屋攀附亦周行肉管伶倫曲簫韶清廟章唱高知和寡小子斐然狂

覽蜀宮故城作　宇　郁

國破江山老人亡岸谷摧鶯飛今日苑鹿聚向時臺故苑

猶霏雪岕泚但契灰頼遺糊處壊闔記數莪枚恨月窺林
下悲風覔隴來依城孤獨速失厦鷲裴回廢社總存樹陰
恒自上旨有情惟社宇長為故王哀

集海雲鴻慶院　宋祁

地勝祠仍古春餘物徧華山雲時抱石佛雨不萎花嶺抉
樸掃峻巖牵殿域斜淙谿雜環係怪蔓走龍蛇供䖏坐僧
飛鉢香園客戲沙吾游真草草深意在青霞

蜀城戰後感事　雍陶

蜀國英靈地山重水又回文章四子盛道路五丁開詞客
題橋去忠臣叱馭來卧龍同駭浪躍馬比浮埃巴與無妖
土那知有禍胎蓄兵依漢祁鬱旆指江梅戰後悲蓬血燒
餘更見灰空留屏厭帷無復酒除災歲積萇弘怨春深杜

宇哀家貧移未得愁上望鄉臺

開西園　田況

春風寒食節夜雨晝晴天日氣薰花色韶光徧錦川繽流
飛鑿落倚榭立鞦韆檻外遊人滿林間飲帳鮮衆音方雜
遝餘景更留連座客無辭醉芳菲又一年

過戎州　蘇子瞻

江水通三峽州城控百蠻亂山圍古郡市易帶羣蠻度嶺
春耕少孤城夜漏闌往時邊有警征馬去無還自頃方從
化年來亦款關頗能貪漢布但未脫金環何足爭強弱吾
民盡下顔

岑公洞　陳邕

武陵種桃人商山茹芝老世變百戰酣仙境一蹴到煬罡

浮于宗海寓爭飛犯真人避世翁知幾一何早萬里悠遠
遊一笑供邱埽人間別有天海上應無島我行經南浦奇
蹟事幽討出門霜落木呼渡汀空潦莫言不能飲笑起同
醉倒何以侑我觴泉音玉琴操

遊千佛崖　余承業

[illegible]歆潭不極林杪對千丘俯郭村煙出憑欄江照收官舟
浮錦席清吹散沙鷗坐客皆靈運探奇愧子猷屹然雙喬
木借蔭息塵騶幽興晚尤逸劇飲何綢繆接引沾佛意虛
襟感勝游

陪豫菴楊太守遊中巖次韻

使君多道氣急漫訪山中皂蓋凌雲入牙檣隔浦通竹濃
看似醉泉細聽應融吊古搜賢侶偷閒坐梵宮魚來潭作

陣鳥下石為叢何羨青蓮約居然白鹿風行廚壺未罄倒
影日將空歸渡迎燈火分輝念路窮
昔泛昆明池烟花酒目中歸卧滄江晚誰將尺素通忽來
五年客一笑春生融既歸遠公廬還俯馮夷宮松竹滿幽
谷笙簫穿遂叢細話并州意悠悠百世風嗟哉落塵田萬
事皆成空勸君更進酒造物豈終星

寄任少海內翰　楊升菴

五嶽山入相憶八行書札遥通吹簫夜即月下採藥台常
雲中塵世英雄易老壞星蹤跡難同張衡四愁吟斷宋
九辯悲窮

呈升菴

道長然居隔漢鳳時危漢世牧紙小斗遥通銀漢夜即擬造

原缺第二十五葉

皺鑿徒爲巧圓注自可澄倒花紛錯綉鑑月自涵氷

梅溪

夾岸凝輕素高枝漾淺淪味調方薦實臘近又先春

桃塢

噴日舒紅錦通蘭茂綠陰終期王母摘不羨武陵深

茶嶺

顧渚吴商絶蒙山蜀信稀千叢因此始含露紫英肥

竹崖

不資冬日透爲作暑天寒先集誠非鳳來翔定是鸞

繡衣石

崖巘雪中嶠磊落標方峭勿謂枕蒼山遥當礎清廟

瓶泉井

綆汲豈無井顛岩愧涨浚頤洗塵垢餘一兩根莖潤

宿雲亭　張籍

清净當深處虛明向遠開捲簾無俗客定是見雲來

繡衣石

山下無別味藥草兼魚果時有繡衣人同來石上坐

梅溪

日慶新梅好行尋徑窕嶮不敎人掃地恐隕落來花

瞿唐峽　白居易

瞿唐天下險夜夜信難哉岸似雙屛合天如匹練開

灔澦堆

見說瞿唐峽橫斜灔澦根難於尋鳥道險過上龍門

題中巖　范鎮

巖雨晴猶滑溪泉直復迂傾崖目眩轉亂石步崎嶇

送楊孟容　蘇軾

我家峩眉陰與子同一邦相望六千里共飲玻璃江

夔路十賢　王十朋

屈大夫

大夫楚忠臣哀哉以讒逐遺廟大江濆醒清今古獨

嚴刺史

將軍頭可斷詎肯以誠降期可爲忠矣至今名此邦

諸葛武侯

臥龍起南陽不爲昂一足託名蜀丞相相漢非相蜀

少陵先生

子美稷高志字抱充無用夔州三百篇高配風雅頌

陸宣公

敬輿避讒謗閉門不著書活人集名方炳然了誼餘

常丞相

常侯守盛山賦詩十二首能以死事君遂令詩不朽

白文公

賦詠窮三峽樂天存忠州苟不以直道亦如元與劉

柳文公

柳公本言生忠勇著岳鄂盛山戮叛兵餘威震夷落

寇萊公

萊公經濟業志在巴東詩斯人不復見亭上秋風悲

唐質肅公

于方莅任初牛刀割魚復一朝就爲冠風采百僚肅

原缺第二十九葉

送鄒汝愚之石城四首　蔡　清

識君未三月別君遽萬里自疑非丈夫淚落不能止

識君未三月別君遽萬里終不為君恨天地有正氣

識君未三月別君遽萬里因思生才難莫負乾坤意

北行如游學十年觀造詣炎荒無交生神交方遐忘

巴陽夜泊　施　敬

獨棹三巴夜秋高片月孤灘聲將客夢萬里下東吳

風挽斷最長條

眼見客愁愁不醒無賴春色到江亭即遣花開深造次

覺鶯語太叮嚀

手種桃李非無主野老墻低還是家恰似春風相欺得夜

來吹折數枝花

熟知茅齋絕低小江上鷰子故來頻銜泥點汙琴書內更

接飛蟲打着人

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迴莫思身外無窮事且

盡生前有限杯

腸斷春江欲盡頭杖藜徐步立芳洲顛狂柳絮隨風舞輕

薄桃花逐水流

懶慢無堪不出村呼兒日在掩柴門蒼苔濁酒林中靜碧

水春風野外昏

糝徑楊花鋪白氈點溪荷葉疊青錢筍根稚子無人見沙

上鳧雛傍母眠

合西桑柘葉可拈江畔細麥復纖纖人生幾何春已夏不

放香醪如蜜甜

送蜀客　張　籍

蜀客南行過碧雞木綿花發錦江西山橋日落行人少

丸催猩樹上啼

送客遊蜀　張

行盡青山見益州錦城樓下二江流杜家曾此中住爲

到浣花谿水流

巴女　于

巴女騎牛唱竹枝藕絲菱葉傍江時不愁日暮還家錯記
得芭蕉出槿籬
送人赴黔中　權德輿
一樽歲酒且留歡三峽黔江去路難志士感恩無遠近異
時應戴惠文冠
寄薛濤校書　王建
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花裏閉門居掃眉才子無多少管
領春風總不如
寄成都高苗二從事　李商隱
家近紅渠曲水濱室家羅襪起秋塵莫將越客千絲網
網西施別贈人

寄王搢侍御乞求蜀箋　鮑溶
蜀川箋紙綵雲初聞說王家最有餘野客思將池上學石
楠紅葉不禁書
贈第洎　韓浦
十樣蠻箋出益州寄來新字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
爾添修五鳳樓
蜀人爲南蠻俘虜　雍陶
但見城池還漢將豈知佳麗屬蠻兵錦江南渡聞遺哭盡
足離家別國聲
大渡河邊蠻亦愁漢人將渡盡回頭此中卻寄思鄉淚南
去應無水北流
越巂城南無漢地傷心從此更爲蠻冤聲一慟悲風起雲
暗青天日下山

雲南路出陷河西毒草長青瘴色低漸近蠻城誰敢哭一
時收淚羨猿啼
題李白讀書臺
山中猶有讀書臺風掃晴嵐畫障開華月冰壺依舊在青
蓮居士幾時來
象耳山前水最深溪邊武氏杵磨鍼只因太白妨言去感
古從來說至今
少陵登覽牛頭寺太白來居象耳山自是文章有英氣洞
中泉石不相干
太白當年此讀書蕭然風月一山臞沉香亭畔呼來處枉
使將軍醉裏扶
丹青塵暗壁傾斜古木空圍祠下家昨夜來偷香火供滿

庭開遍紫薇花
題龍華山　郭震
昔年曾到此山廻百鳥聲中酒一盃最好寺邊開眼處段
文昌有讀書臺
成都　蕭遘
月曉已開花市合江平偏見竹簰多好教載取芳菲樹剩
照岷天瑟瑟波
蜀國偶題　錢珝
憑檻明皇西幸時暗傷前恨爲誰知深蘭應諳臣道莫
向金盤進荔枝
嘉陵江　薛逢
借問嘉陵江水湄百川東去爾西之但教清淺源流在天

路朝宗會有期

錦江春望　高騈

蜀江波影碧悠悠四望烟花匝郡樓不會人家多少錦春來盡掛樹梢頭

出蜀門　歐陽詹

北客今朝出蜀門翛然領得入時魂遊人莫道歸來易三不曾聞出老君

巫山凝真寺　李商隱

巫峽迢迢舊楚宮至今雲雨暗丹楓浮生盡戀人間樂只有襄王憶夢中

非關宋玉有微詞自是襄王夢覺遲一自高唐賦成後楚天雲雨盡堪疑

巫峽　李涉

巫峽雲開神女祠綠潭紅樹影參差不勞戍口仍相問無義灘頭剌別離

蜀牋　文彦博

素牋明潤如溫玉新樣翻傳號冷金遠寄南都豈無意緣公揮翰似山陰

華陽巾　文彦博

華陽山相遺巾尭蜀國烏紗與製成公厭貂裘今已久定知野服稱高情

登普賢閣觀桄樹　梅摯

比年薄宦守西甌一瞬流光三十秋今見桄榔兩真樹恍如重到海邊遊

聞說桄榔南海頭移來西蜀屢經秋自緣賦得詩情苦不覺攀條憶舊遊　王素

寄黎眉州　蘇軾

膠西高處望西川興在孤雲落照邊瓦屋寒堆春後雪峨眉翠掃雨餘天

下巖　黃庭堅

空巖靜發鍾磬響古木倒掛藤蘿昏莫道巖崖鎖靈骨時應持鉢到諸村

岑公洞　黃庭堅

有興欲到岑公洞正怯衝泥傍險行應是岑公閟清境春江一夜雨連明

紅梅閣　韓軥

路入君家百步香隔簾初試漢宮粧直疑夢到昭陽殿一簇輕鈿繞淡黃

題靈巖寺　馮時行

古殿無人僧作佛碧潭有水魚化龍當年巨那小游戲一石擊碎成三峰

琅璫驛　姚清叔

弄臣寧復解輸忠偶契琅璫一語中富貴易親貧易厭西來方憶曲江公

過瀘江亭　虞允文

映水林巒影與倒濟川舟楫勢崢嶸東行萬里欲乘興更待一篙春水生

十二峯詩望霞峯　　劉伯芻

東皇君來泝曉霞暮宿西北王母家雲華夫人王母女肯為廟食留三巴

翠屏峯

秋山黃落春山青不識仙家雲錦屏六銖天衣丁拂石香風馥郁朝真亭

朝雲峯

山頭行雲白朝朝陽臺暮色迷雲霄別來暮去幾雲雨送老行客無回棹

松巒峯

舟船搖搖大巫前松間綠蘿望纓綿屏風角轉恰巫背心在山頭人倚船

集仙峯

綠簑鞋緊青行纓來薪縕火開山田雲間仰聽仙佩響遂聲拂掠燒畬煙

聚鶴峯

望夫石女春復秋巴歌楚舞隨遨頭夜深九皋清唳響仙禽亦皆離人愁

淨壇峯

山頭枝枝竹掃壇弁子竹枝歌上灘焚香上廟擲杯珓但乞如願舟平安

上昇峯

黃魔白馬功告成雲華夫人朝玉京禹后夏后引旌節高低峽船謹櫓聲

起雲峯

叙頭婀娜山花枝裙尾舊縭山麻衣朝隨雲起采薪去暮隨女伴穿雲歸

栖鳳峯

山頭鳳鳴求其凰山前家家背鳳篁竹花結實未忍食力耕火種五里香

登龍峯

散而成章合為龍回風混合游鴻濛舟人上下神女供俗粧鉛粉臙脂紅

聖泉峯

靈源一派瑤池分灑落掉石隨東奔楚人但愛香溪水溪邊為有昭君村

發成都　　劉望之

落拓平生載酒行如今憔悴鬢絲生無金得買青樓笑空負閑愁出錦城

欲洗羈愁只自醒郫筒酒好信虛名江陽春色論千戶價比西州邛未輕

一夜孤舟浪打頭不容客夢到滄洲誰言江上煙波急未抵歸心一半流

江月亭　　王十朋

江山今古幾英雄割據并吞總是空惟有江流不轉石千秋長在月明中

給水　　王十朋

接筒引水下山陬端為斯民解百憂長使義泉名不斷莫

敎人費一錢求
文君井　陸游
落魄西川泥酒杯酒酣幾度上琴臺青鞋自笑無拘束又
向文君井上來
寳相花　范成大
誰把柔條夾砌栽壓枝萬朵一時開爲君也着詩收拾題
作西樓錦綉堆
小桃源　龍旦
門前碧甃一溪斜彷彿還秦處士家便作武陵溪上看春
來何處不開花
入峽　詹同
黃牛廟下水如弦白狗夾中數尺　百丈牽春上巴蜀巖

花無數照江船
酒肆　晏鐸
半幅青帘郷外斜甕頭春色泛桃花遥思昔换金龜處知
是長安第幾家
巫山舟中夢彥覺進士　劉節
桐川別思真如夢巫峽清談夢即真細雨長歎更何地一
杯春茗對離人
遊慈雲　范府
吟溪乘興入慈雲竹颯松濤曲徑聞山色四圍藏寶藏一
溪橫野小橋分
官邸風塵泪日車江山佳處便爲家年豐民樂官無事吟
倚山風鬓脚斜

遠遊次草池憲副弟韻　余承勛
振衣何處陟崔嵬乘興荆南得得來擬麓書臺觀日上泥
庭烟樹匝帆開
春暖蒼梧北鴈回南遊花鳥笑還猜登樓月淡床頭鶴望
獄雲粘屐齒苔
澤國天空楚望奇五龍不負白雲期紫芝合殿談玄處黃
鵠吹笙度曲遲
天門迢遞接商顏翠石煙蘿叠小鬟香界散花青鳥下經
臺開卷紫霄閒
曾賦遊仙愜素心早從蘭舘試投簪宾鴻照景澄江練空
谷清音太古琴
夔府官舍夢王尚炳　胡直

十二巫峯合沓新爲雲爲雨竟誰真青春卧穩啼猿夜不
夢陽臺夢故人
天生橋　張佳胤
青谿百丈斷青山天造虹梁鎖碧灣莫是星官機下物落
從銀漢出人間
巨石飛流一竇通可知天帝鑿鴻濛祖龍鞭血非難事烏
鵲填河未是工
張桓侯祠　汪安宅
桓侯忠義鐵心肝雲怕孤高月怕寒惟有五峯祠下水年
年猶濯漢纓冠
定遠有胡公祠男定志哀一首

胡　定

江頭日日賦招寃怨恨還聞杜宇言萬里一官悲化鶴十年三峽倦啼猿應知畏壘逃尸祝須信桐鄉勝子孫千載中丞有碑史甘棠英爽更堪論

杜工部草堂　　胡　定

丞相祠旁水竹堰溪唐陵谷草堂餘千秋寂寞隣人笛四壁平生長者廬子夜吳歌紛宛轉陽春郢曲靜蕭疎浣花花鳥仍多興可似林塘卜築初

九日錦江樓　　胡　定

涼風吹雨入江樓兩度看花在益州錦水果流接湘水多憑傳語故園秋

薛濤井二首　　胡　定

名園零落錦江邊寂寂芳蹊不繫船日暮驛人無限意絲臺禁㭗音給灑饒溶箋

蛾眉文采益州箋曾得司空學士憐好事至今傳井滸年年飛入九重天蜀牋下載取此非水造為萬詩載脫云

四川總志卷之三十四

詩四

七言律類

粤觀七言近體莫盛于唐而杜氏尤為宗匠品唐律者或首崔顥黄鶴樓或優沈佺期盧家少婦雀以格調稚渾泃為雅音沈以興致婉麗曼得風體乃杜則兼之矣子美居蜀題咏最富先彦謂其入夔益工今錄秋興以下類多夔作也而李義山鄭都官諸篇以次附見宋及近禩諸名家咸彙萃焉至於渙瀼英雄恨題籌筆劉璭之悼蜀帥徐濟之謌宣公安磐之哭給舍楊慎之吊拾遺琅然可泣鬼神矣

秋興八首　　唐杜　甫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蝶隱悲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泛泛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聞道長安似奕棊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遲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珠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白鷗迴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峯陰入渼陂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綵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武侯祠　杜甫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運移國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登樓　杜甫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甫吟

狂夫　杜甫

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風含翠篠娟娟靜雨裛紅蕖冉冉香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飢稚子色淒涼欲填溝壑唯疎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白帝城最高樓　杜甫

城尖徑仄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峽坼雲霾龍虎臥江清日抱黿鼉遊扶桑西枝封斷石弱水東影隨長流杖藜歎世者誰子泣血迸空迴白頭

蜀相　杜甫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野望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惟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聖朝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

滕王亭子　杜甫

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脩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清江碧石傷心麗嫩蕊濃花滿目班人到于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得歸茅屋赴成都真為文翁再剖符但使閭閻還揖讓敢論松竹久荒蕪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郫筒不用酤五馬舊曾諳小徑幾回書劄待潛夫

處處清江帶白蘋故園猶得見殘春雪山斥堠無兵馬錦里逢迎有主人休怪兒童延俗客不教鵝鴨惱比鄰習池未覺風流盡況復荊州賞更新

竹寒沙碧浣花溪菱刺藤梢咫尺迷過客徑須愁出入居人不自解東西書籤藥裹封蛛網野店山橋送馬蹄

荒庭春草色先拚一飲醉如泥

常苦沙崩損欒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恨不高千尺惡
竹應須斬萬竿生理秖憑黃閣老衰顏欲付紫金丹三年
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難

錦官城西生事微烏皮几在還思歸昔去爲憂亂兵入今
來已恐鄰人非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甘息機共說
總戎雲鳥陣不妨遊子芰荷衣

嚴中丞枉駕見過 嚴自東川除西川敕令兩川都節制 杜甫

元戎小隊出郊坰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節地
分南北任流萍扁舟不獨如張翰皂帽應兼似管寧寂寞
江天雲霧裏何人道有少微星

卜居 杜甫

浣花溪水水西頭主人爲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事更
有澄江消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鸂鶒對沉浮東行
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上小舟

寄題杜二錦江野亭 嚴武

漫向江頭把釣竿懶眠沙草愛風湍莫倚善題鸚鵡賦何
須不着鵕鸃冠腹中書籍幽時曬肘後醫方靜處看興
發會能馳駿馬終須重到使君灘

中元甲子以辛丑駕幸蜀 羅隱

邪氣奔屯瑞氣移清平過盡到艱危纖鋋犬彘迷常理不
奈豺狼幸此時九廟有靈思李令三川悲憶恨張儀不憐
一曲還京樂重對紅蕉教蜀兒

杜工部蜀中離席 李商隱

人生何處不離群世路干戈惜暫分雪嶺未歸天外使松
州猶駐殿前軍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雲雜雨雲美酒
成都堪送老當壚仍是卓文君

劍門 李商隱

峭壁橫空限一隅劃開元氣建洪樞梯航百貨通邦計鍵
閉諸蠻屏帝都西憂犬戎咸北狄南吞荊郢制東吳千年
管鑰誰鎔範只自先天造化爐

井絡 李商隱

井絡天彭一掌中漫誇天設劍爲峯陣圖東聚燕江口邊
柝西懸雪嶺松堪嘆故君成杜宇可能先主是真龍揭來
爲報奸雄輩莫向金牛訪舊蹤

送崔珏往西川 李商隱

年少因何有旅愁欲爲東下更西遊一條雪浪吼巫峽千
里火雲燒益州卜肆至今多寂寞酒壚從古擅風流浣花
牋紙桃花色好好題詩詠玉鉤

題籌筆驛

魚鳥猶疑畏簡書風雲長爲護儲胥徒令上將揮神筆終
見降王走傳車管樂有才真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他年
錦里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餘

南昌灘 在達州 元稹

渠江明淨峽逶迤船到名灘拽簪遲櫓窣動搖妨作夢巴
童指點笑吟詩畬餘宿麥黃山腹日背殘花白水湄物色
可憐心莫恨此行都是獨行時

蜀中三首 鄭谷

馬頭春向鹿頭關遠樹平蕪一望閑雪下文君沽酒市雲
藏李白讀書山江樓酒恨黃梅後村落人歌紫芋間堤月
橋燈好時景漢庭無事不經蠻
夜多無雨曉生煙草色嵐光日日新蒙頂茶畦千點露浣
花牋紙一溪春揚雄宅在惟喬木杜甫臺荒絕舊隣却共
海棠花有約數年留滯不歸人
濤遠江清碧簟紋小桃花繞薛濤墳朱橋直指金門路粉
蝶高連玉壘雲窗下斷琴翹鳳足波中濯錦散鷗群子規
夜夜啼巴樹不並吳鄉楚國聞

蜀中春雨　　鄭谷

海棠風外獨沾巾襟袖無端惹蜀塵和暖又逢挑菜日寂
寥未是探花人不嫌蟻酒衝愁肺却憶漁蓑覆病身何事

晚來微雨後錦江春學曲江春

過黃牛峽　　張蠙

黃牛來勢瀉巴川疊日孤舟逐峽前雷電夜驚猿落樹波
濤愁恐客離船盤渦逆入嵌空地斷壁高分綫繞天多少
人經過此去一生魂夢怕潺湲

初入漢州　　韋莊

北儂初到漢州成井邑樓臺觸目驚松檜影中旌旆色芰
荷風裏管弦聲人心不似經離亂天意何如却太平三日
醉眠金鴈驛臨岐無限眼波橫

利州南渡　　溫庭筠

澹然空水帶斜暉曲島蒼茫接翠微波上馬嘶看棹去柳
邊人歇待船歸數叢沙草群鷗散萬頃江田一鷺飛誰解
乘舟尋范蠡五湖煙水獨忘機

贈蜀將　　溫庭筠

十年分散劍關秋萬事皆隨錦水流心氣已曾明漢節功
名猶自滯吳鉤鵰邊認箭寒雲重馬上聽笳塞草愁今日
逢君倍惆悵灌嬰韓信盡封侯

梓州與溫商夜別　　陳翊

鳳凰城裏花時別玄武江邊月下逢客舍莫辭先買酒相
門曾忝後登龍迎風騷屑千家竹隔水悠揚五夜鐘明日
又行西蜀路不堪天際遠山重

送人歸蜀　　張祜

錦城春棹泝涇源三峽經過幾夜猿紅樹兩崖開霽色碧
巖千仞漲波痕蕭蕭暮雨荊王夢漠漠春煙蜀帝魂長恐

相如流滯處富家還憶卓王孫

旅次遂州遇裴晤員外謫居因寄　　鄭谷

誰解登高問上玄謫仙何事謫詩仙雲遮列宿離華省樹
蔭澄江入野船黃鳥晚啼愁瘴雨青梅早落滯蠻烟不知
幾首南行曲留與巴兒萬古傳

巫峽　　曹松

巫山蒼翠峽通津下有仙宮楚女真不逐綵雲歸碧落却
為暮雨撲行人年年舊事音容在日日誰家夢想頻應是
荊山留不住至今猶得覩芳塵

送李餘及第歸蜀

從得高科名轉盛亦言歸去滿城知發時誰不開筵送到
處人爭與馬騎劍路紅蕉明棧閣巴村綠樹蔭神祠鄉中

蔓草迷門館半是來求近日詩

題石室　裴鉶

文翁石室有儀形庠序千秋播德馨古栢尚留今日翠高岷猶鎖舊時青人心未肯拋羶蟻弟子依前學聚螢更歎沱江無限水爭流祇願到滄溟

題濟順王祠在劒州　王鐸

唐廣明二年僖宗幸蜀神有陰兵助順見形於栝棹津帝幸其廟解劍贈神

盛唐聖主解青萍欲屈新封濟順名夜雨龍拋三尺匣春雲鳳入九重城劍門喜氣隨龍動玉壘韶光待賊平為報山東諸將相格天勳業賴陰兵

成都三首　宋楊億

五丁力盡蜀川通千古成都綠酎濃白帝倉空蛙在井青天路險劒為鋒漫傳西漢祠神馬已見南陽起臥龍張載勒銘甚作戒莫矜函谷一丸封

二　劉筠

鏤膺剽俗恣邊遨或得蹲鴟號富饒井絡共知天與險蠶叢無奈世興妖杜鵑積恨花如血諸葛遺靈栢半燒才以文園何足道一生琴意秪成痟

三　錢勰

武侯千載有餘靈盤石刀痕尚未平巴婦自饒丹穴富漢庭還負碧雞征兩經蜀市應和酒琴到臨邛別寄情知自忠臣能叱馭不論雲棧更崢嶸

挽蘇明允　歐陽脩

布衣馳譽入京都丹旐俄驚返舊廬諸老誰能先賈誼君王猶未識相如三年弟子行喪禮千里鄉人會葬車我獨空齋掛塵榻遺編時閱子雲書

成都　宋祁

風物繁雄古奧區十年倉父巧論都雲藏海客星間石成都湔一石人傳嚴君平所星石今在嚴真觀花識文君酒處罏兩劒作關昇對繞二江聯派練平鋪此時全盛超西漢還有淵雲杼頌無

夢至成都悵然有作二首　宋祁

春風小陌錦城西翠箔珠簾客意迷下盡牙籌閑縱博刻殘畫燭戲分題紫氍毹暖帳中醉紅叱撥驕花外嘶孫夢淒涼身萬里令人憎殺五更雞

官途元不羨飛騰錦里豪華壓五陵紅袖引行遊玉局華

燈圍坐醉金繩階前汗血兆河馬架上霜毛海國鷹世事轉頭誰料得一官南去冷如冰

雪中懷成都　宋祁

憶在西州遇雪時繡筵處處百花圍烏絲闌展新詩就油壁車迎小獵歸感事鏡鸞悲獨舞寄書箏鴈恨慵飛愁多自是難成醉不為天寒酒力微

成都書事　宋祁

劒南山水盡清暉濯錦江邊天下稀煙柳不遮樓閣斷風花時逐馬頭飛芼羹笋似稽山美斫鱠魚如笠澤肥客報城西有園賣老夫白首欲忘歸

北樓　宋祁

少城西北之高樓此地蒼茫天意秋驚風白日忽已晚落

業長年相與愁極塞雲物自慘澹趍林鳥雀時啁啾纓上
朔塵久不洗安得手弄滄江流

春日出浣花　宋祁

側蓋天長蕩曉霏暖風才滿使君旗水通江渚容魚樂草
徧山深報雉時埸雨㳟塵盤馬疾棲雲凝曲進觴遲少陵
宅畔吟聲歇椰碧梅青欲向誰

程密學知益州　宋祁

犀塗畫對別光䓝細札芝泥襲綬蒼三蜀舊臺呼轓寵十
連新府夢刀靈雲梯齊月明鈎棧雨閣蒼苔蝕劒銘只恐
廉襦歌未厭熒煌歸應六符星

嘉州寄左綿王虞部　石介

江山如畫望無窮況蜀界平歲屢豐萬樹芙蓉秋色裏千

家方響月明中斷霞半渚燕枝木零露偏留筆竹叢只欠
流杯曲水宴風流未與左綿同

楊山人歸綿竹　文同

一別江梅十度花相逢重為講胡麻火鈴未降真君宅金
鍔曾盟大帝家道氣滿簪凝綠髮神光飛鳥護黃茅青騾
不肯留歸馭又入平蕪煞晚霞

邛州東園晚興　文同

公林時得岸輕紗門外誰知吏隱家鬭鴨整群翻荇葉乳
烏無數墮松花携琴秀野彈流水設席芳洲詠落霞向晚
便覲共諸子相將來此樂無涯

復修府學故事　韓絳

文翁石室已千秋世有興衰化自流賢儁相望承學梓朝
廷録此得人優（蜀中和士　布在賜舉）太平典禮當傳習盛際文章正
講求師友琢磨期不勸岷峨秀氣與雲浮

夏日過摩訶池　陸游

烏帽翩翩白紵輕摩訶池上試閒行孱潺野水鳴空苑寂
歷斜陽下廢城縱轡迎涼看馬影抽鞭尋句聽泉聲白頭
散吏元無事却為興亡一愴情

再題青城山　范成大

萬里清遊不暇慵雙旌換得一枝筇來從井絡直西路上
到江源第一峰海內閒身輸我佚山中佳氣為人濃題詩
試刻巖前石付與它年蘚暈重

白帝祠　冉居常

西南割據幾何年長記威靈灩澦前霸氣不隨天數盡神

祠猶壓地行偏舟艤幾晚方孫客關塞山寒更暮煙欲論
興亡愁意緒持盃寂寞酹山川

峩眉縣（縣出郊村婦女人人績麻且行且觀　田家皆然蒿於門口為香氣以迎客）　范成大

窮鄉未省識旌旄雞犬驩呼巷陌騷村媪聚觀行績布野
翁迎拜跽燃蒿泉清土沃稻芒早縣古林深槐癭高珍重
里儒來獻頌盛言千載此丘遭

鹿鳴燕　范成大

岷峨鍾秀蜀多珍坐上儒冠更逸群墨沼不憂經覆瓿琴
臺重有賦凌雲文章小技聊干祿道學初心擬致君富貴
功名今發軔願看稽古策高勲

海雲田按眺騎於城北原時有吐蕃出沒大渡河上

有作　范成大

古道風沙卷夕霏小江煙浪皺春漪天於麥隴猶慳雪人向梅稍大欠詩頃磬青驪飛脫孔離弦白羽厭寒鴟牙門列校俱驍銳撤與河邊禿髮知

遊侍郎堤　陸游

曉從北郭過西城十里沙堤似席平落日向人供帽影微風傍馬助鞭聲歡情寂寂隨年減俗事紛紛逐日生到處每求佳水竹晩途牢落念歸耕

行武擔西南村落有感　陸游

騎馬悠然欲斷魂春愁滿眼與誰論市朝遷變歸無汝禰谷舒呀互吐吞一徑松楠遙見寺數家雞犬自成村最憐高冢臨官道細細煙莎遍燒痕

草堂詩五首　喻汝礪

槃槃詩翁錦里西只緣詩好合窮栖竹鋪令色雲連寺挪湅輕絲鳥過溪疑怨不禁閑樹暗駐情應恨蜀山低離人苦怕春歸盡可忍紅英半着泥

遠與曲洲縱復橫沙邊繫鳥美蕭笙一軒蒼冷松陰合十里林香擧草生路轉斷槎逢石坐風移深竹見僧行晚來冲抱更清曠時有幽人帶月耕

朝元閣邊瑤草芳惟君之故邊相望人歸後雁閑塞阻思入南皀離夢長懸知同心兩相憶睽歎共看千里光金輿玉輦不復見腸斷華清雲樹蒼

竹外清踈沒碧溪溪邊竹落煙兩霏閒看雪嶺題詩罷醉眠西郊信馬歸費溪只愁雙闕迴夢魂長着五陵飛故園秀水又春色只恐歸歟去池臺非

錦官城西春草芳社陵客子憂思長浴晴晚樹淡浮綠川水幽花深度香交情脉脉言燕阻舊國迢迢雲山蒼白蘋洲渚落日晚明邊正街歸雁行

過朝天嶺　文同

雙壁相參萬木深馬前猿鳥亦難尋雲容杳杳斷鴻意風色蕭蕭行客心山若畫屏隨峽勢水如衣帶轉嚴陰生平來往成何事且倚鉤欄擁鼻吟

遊彌牟王氏園　文同

短彴踈籬入野扃竹煙松露滿襟清奔湍激除飛寒響弱蔓穿深掛晚英惜去更觀曾畫壁記來重注舊題名門前便是紅塵道誰肯同過洗俗纓

新繁顯曜院　梅摯

繡地縈回寶勢長遍遊寶倦徙胡床禪齋不顧幡風影講席亂飛花兩香苔陣暗連僧榻古蕉旗低映佛窻涼秋來懶上東臺上目送霜楸感北堂

留題清涼院　梅摯

一水明如疊畫溪清涼佳勝古標題香隨瀟雨天花爛聲入幡風地籟齊暫到已能知覺路縱遊何必理禪畦謝公公退多行樂五里鳴騶出縣西

王益

背倚青峯面枕溪濡毫新向壁間題善根不撓金蓮合淨界無塵水月齊會啓苾蒭真樂境花開薝蔔遠香畦因思祖塔嘗遊處更在龍盤虎踞西

水中之月不可收收攬納成湖上亭天光沉沉射虛白作
色耿耿含空青揭來窮冬所見異但有破塊黏枯泙吾心
皎潔竟何似本自無物誰當銘

武侯新祠復用前韻　王十朋

山藏古寺栢青青地重端因蜀相登沙上不聞江轉石人
[illegible]見谷為陵龍蛇樹影搖千尺玉雪花枝吐萬層堪歎
[illegible]廬誰復顧淒然香火却依僧

題卧龍山　王十朋

我輩逢山眼即青卧龍頂上喜同登圖留沙磧懷諸葛詩
誦江濆憶少陵巫峽雲飛天一握瞿唐魚化浪三層俗謂瞿唐
峽為龍門藍輿又向人間去回首林泉媿老僧

武侯祠　王十朋

八陣圖旁丞相祠風雲慘淡會當時功成豈止三分漢才
大非惟十倍丕渭上忽傳司馬走蜀中長起卧龍思我來
再拜瞻遺像淚滿襟如老杜詩

張震

勳業場中托汗青詩書壇上復誰登顏廬可是依玄德持
釣何妨屈子陵力挽狂瀾休轉石功虧累上不成層它年
一笑三生夢應愧多情碧眼僧

卧龍山　查籥

山顛祠貌嚴丹青千載懷人為一登隱隱故營連白帝
茫茫根水向西陵石根闌芷香無價雲頂松杉翠作層人
天機古難料詩成試語定中僧

浮翠橋　何耕

隔溪蒼翠各西東架竹為梁路始通缺月歸林疑斗綠斷
霞明水抹殘紅芒鞋步步幽深處藜杖聲聲屈曲中回首
忽驚橋已遠冷然身御圃田風

寒碧亭　何耕

憑欄日日俯清湍洗竹年年斬惡竿十頃琉璃秋色靜一
林竽籟晚聲寒涼風有意生天末明月無邊照水端誰謂
過清難久處愚溪元自不相安

遠色閣　何耕

小小樓居着散仙淵明真趣本悠然招呼雲月欄干曲顧
揖江山杖前獨鳥倦歸翻落日誰家晨爨起疎煙根塵
應接無留礙笑殺胡僧面壁禪

江瀆泛舟　吳中復

晚來一雨過池塘江瀆祠前館宇涼翠水細風翻畫浪紅
蕖微露濺秋香欲停畫舸收船楫旋折圓荷當羽觴逃暑
豈須河朔飲遲留車馬到斜陽

游海雲寺　吳中復

錦里風光勝別州海雲寺枕碧江頭連郊瑞麥青黃秀遶
路鳴泉深淺流彩石池邊成故事戊林坡上憶前游綠鵑
好伴衰翁醉十日殘春不小留

夔門即事

縹緲飛樓壓舊城年年來聽峽猿吟衣裳慣見秋風冷夢
寐嘗愁塞日陰霜露園林千古事波濤鷗鷺一生心秋應
庾信頻飄泊正坐江關緣分深

久留少城　　劉望之

好云相羊烏角巾郊來蹦路軟紅塵酒因兒睡方成醉金爲收書更覺貧屢入草堂難下語少留藥市恐逢人可憐界古凄涼意只向楊家往返頻

三峽堂　　宋　肇

林巒十里上嶢巖飛檻初憑縹緲間夔子風煙依白帝夜郎耕稼接烏蠻砌横亂石逆臨澗門對高峯近帶山咫尺驚湍吁莫測每來登此念江關

制勝樓　　李　壽

盡省容臺記並遊相思相望幾登樓路長久嘆音塵絶事變還驚歲月流合侍鈞天終雅奏却穿巴峽看横舟欲酬嘉惠須新語老覺枯腸不奈搜

張飛刀斗　　張士懷

天下英雄只豫州阿瞞不共戴天仇山河割據三分國宇宙威名丈八矛江上祠堂嚴劍珮人間刀斗見銀鉤空餘諸葛秦州表左袒何人復爲劉

挽蜀帥張公珏　　劉　壎

王壘雲浮五十秋關西虓將勇無儔三吳虓墮猶堅守八柱屠亡不耐愁瀘水捷收勞驟裏夔門機伏失兜鍪吾君不負吾寧死遺恨誰憐快敵讐至元乙亥夏荆湖諸郡俱歸元知重慶府張珏鎮屬自立招討梅應春以兵叛歸元元復擒懸春至重慶備之時張旭岩帥蕃與珏共為宋守此然變城勞病援絶元率觀兵巷戰不勝登舟欲下夔中途關納元兵珏率兵巷戰不勝恨下夜閑隨行將士利重賞遂執珏歸附然不肯降應春之子朗謀新市廣父仇珏遂遇害會

代祀西嶽至成都作　　虞　集

我到成都纔十日駟馬橋下春水生渡江相送荷主意過家不留非我情鸕鷀輕筏下溪足鸂鶒小窗知客名賴得郫筒酒易醉夜深衝雨漢州城

張萬戶夫人貞節　　貢師泰

白帝樓前巷陌深將軍旌旆正沉沉玉簫聲斷孤鸞曲綠綺絃空別鶴吟豈是人生輕一羽要知妾死重千金春風塚上連枝樹只有韓憑會此心

送虞伯生使蜀　　吳成季

送別因思舊所經秦川花柳短長亭三峯高附仙人掌萬里先占使者星錦水東流江月白潼關西去蜀山青當年不盡登臨意待爾重鐫劍閣銘

送四川石廉使　　陳嗣初

霜落河梁柳影疎官船撾鼓發皇都三川父老迎旌節萬里江山入畫圖花滿錦城新駐馬月明栢府舊聞烏王綱整肅奸邪遁一片清冰在玉壺

贈楊旭員外歸蜀省墓　　蹇　義

紫誥初頒煥王音扁舟重過大江潯峽中綵纜牽春色天外蒲帆帶夕陰折柳長亭生別思焚黃先壟遂初心故園父老如相問爲說叨承雨露深

祥符訪張三丰　　胡　熒

交情久已念離群獨向山中禮白雲龍送雨來留客住蝶花至與僧分疎星出竹昏時見流水鳴渠靜夜聞却憶故人知此隱題詩誰似鮑參軍

弔鄒汝愚卒石城　　陳獻章

少年為意僅崢嶸謫死天涯二十零舊雨不留花縣楊秋
風還閃石城雉兒啼母絕家何處水宿山居路幾程人事
每將天不定文章何處傳虛名

謁宣公祠　徐用濟

讀公封事為公悲海嶽精靈鑒我私天地斯文是元氣江
山故國有新祠同時黃閣何人在此老丹心萬古知寂寞
忠州一杯土夜深明月泣湘蘩

登翠屏山　周洪謨

凉風吹動木犀花與客登高興致賒傍嶺藤蘿仙侶宅滿
山松栢梵王家邊陲驛路通丹徼市井塵埃隔彩霞何必
西天為樂國此中元已樂無涯

安翠屏　周洪謨

翠屏山俯大江東清曙登來晚照紅一帶巖巒多宿霧半
天樓閣自秋風䎃翔欲過三千界憂寐何心十八公今日
故鄉逢好友放懷高步白雲中

又　周洪謨

布席開樽寶殿東紫簫吹斷滿江紅衣裳香濕花間霧籬
模凉生樹杪風剔蘚看碑無宿客攀蘿度壑有山公從來
蜀地高天下萬里關河指顧中

敘州懷古　魏瀚

亂山圍處古戎州僰道喉襟蜀上游橄欖金盤懷味諫荔
枝銀甕憶東樓詩書舊說涪翁重文武今推范老優椎髻
氈裳盡歸化不煩鐵絙鎖江流

送駱恭入蜀　張光啓

回首鴛原感別離遠携書劍上巴西雲深蜀魄呼名語月
冷猿聲向客啼諸葛祠堂秋草沒杜陵茅屋夕陽低相思
亦有南來鴈莫道音書[illegible]懶題

白帝城　楊文霖

峽口初分控百蠻昔人營此為多艱水聲東去幾千里山
勢西來第一關古樹日斜鴉亂噪碧天風冷鴈初還英雄
已往無消息惟有荒村草木間

飛綠亭　楊文霖

危峰孤秀接天長一徑縈迴樹色蒼素練懸崖林露潤老
龍歸洞水雲凉霜晴紅葉藏山店雨過青蒲滿石塘更喜
纖塵飛不到此身何異在仙鄉

蟠龍洞　劉節

去年烟雨入蟠龍今日蟠龍又雨中萬壑奔泉雷奮地數
峯騰氣霧連空冥冥一滴天瓢水奔奔群飛石燕風應是
老翁眠不着玉鱗驚起舞琁宮

夜宿蟠龍山館　蘇葵

夜宿蟠龍山館幽四無鷄犬有豹鞠九重雨露鬱叢晚五
月寒霜劒閣秋門外亂蛙成兩部案前殘燭照孤愁宦遊
不恤身羸病分得重華幾許憂

望杜工部故蹟　王廷相

杜子東歸滯三峽秋風茅屋瀼西東卧龍躍馬幾回夢赤
甲白鹽相對媸騤足如存肴遯塊鳳翎崛起恥因風長歌
激烈悲生事吾道扁舟異代同

咸平寺　吳潛

夔州孤城寺亦孤西天相近說南無萬年神象能否
面好山真画圖太守來歌非律佛老僧存想只園蒲
夜静雲歸定殿閣當頭月一梳

白帝城　　張　瓚

[illegible]送應商金故壘蕭蕭歲月深山勢北來連鳥道水
聲東去作龍吟西風老樹惟寒雀落日荒郊只暮砧不有
少陵詩句在草堂何處共追尋

盧　雍

萬里歸舟動巴蜀青年仙侶愛登臨瞿唐水落灩澦出白
帝城高巫峽深山暖東風驚病骨江空北鴈送歸心兩年
奉使慙無補回望蒼生淚滿襟

曹天憲

北來南去鬢皤皤如眼底浮雲自卷舒一局長安隨變態千
年湖海笑迂疎荒城寂寞魚龍冷古木蕭森鐘鼓餘惟有
青山知此意春光依舊遶蘧蘆

巫山感懷　　甘爲霖

秋風孤舫出鄉關未忍君恩特[illegible]還卜二巫峯皆動色八
千雲跡亦開顏喜於勝地留題刻携彼高人醉飲舉鷄唱
喚回連夜夢乾坤便不放人閒

丘道隆

黃泥隨步下雲霄楚蜀分封只小橋火種刀耕懸畫軸石
崖草盖寄鷦鷯七年饑色已真成菜三月天河木借瓢[illegible]
西來孤劍冷昇平何以[illegible]清朝

八陣磧　　蕭　柯

客舟薄暮泊西瞿便上沙頭看戰圖山過太行曾壓魏水
流東海欲吞吳可憐前度非今度誰道今吾是故吾極目
海天飛鳥去行人指是栢臺烏

白帝城　　王崇文

遺編曾仰卧龍賢八陣江頭尚宛然細石不隨東水去高
名常似北辰懸稱歸勢壯悲炎帝秦嶺謀奇失魏延星隕
更憐師未捷即看曹馬已無傳

白帝城　　陳　謙

漢家郡國奄方輿天覆尊臨北斗居躍馬建旌何草草縮
蛙緣井共區區千年雲雨忘遺堞萬里山河鎮卧廬懷側
謂營生兩急求安宮址最先墟

哭毛用成同年有序　　安　磐

用成予同年友也排佃給舍者十五年年過五十不忘忠諫大禮之議杖而死焉旅櫬南行舟歸萬里感泣以之爰作是詩

毛公心事有誰知每恨年來未拂衣青瑣禁中啼鳥散瑤
鷄方外主人非封章未了心猶壯大禮初成願已違冷雨
淒風萬餘里可憐丹旐日南飛

峽中行　　安　磐

水下夔門灩澦堆一山中斷兩屏開昭君村抱琵琶峽神
女祠連雲雨臺側壁倒崖無鳥過古藤昏樹有猿哀懸猨
夜泊風波惡賴此巫山月下杯

張　合

夔府城邊陰霏霏我寄客船他夜歸越舲蜀艇幾烏榜赤
甲白鹽雙翠微烟蘿一帶野猿嘯石壁萬仞明星稀三巴

迢遞望三楚京洛紅塵愁滿衣

巫山秋興　何景明

蜀中形勝千年在峽樹江花照使袍神女廟深虛暮雨漢王臺迥落秋濤漁人東望滄浪濶客子西來灩澦高不見啼猿繫舟處風波遲夕夢魂勞

白帝城

峽口風悲猿夜號孤舟燈火宿烟皋草深廢井人家少木落寒山雉堞高自古金湯難恃險當時版築豈知勞永安亦任荒城裏玉殿凄凉空野蒿

遊草堂　陳南賓

西出秦關道路長岷峨東望欝蒼蒼蓬萊三賦舊無敵同谷七歌今可傷茅屋秋風高瑟瑟布衾鐵冷雨床床浣花

溪上應回首千載令人憶草堂

駐兵石埡（時有虜警）　林俊

露宿官山月轉晴石埡老淚寄倉生檄書夜下秋前捷鬼哭時懸枕上聲握落鳶鵶荒骨亂石田狐鼠野蒿平經心東井溪來血流入瞿塘水上腥

得漢城駐師即懷　林俊

列堵城堅巧鑄銅當關一阻萬夫雄凱鏘得漢循殘字捷上平藍有近功玉帳牙旗渾事外紫芝芳笋自山中石林野客休相怪我舊江門老釣翁

天然樓堞護雲低萬壁丹青眼近迷兩漢英雄傷舊事三巴晴雨問前溪入關有約今誰定與仲徒多烏自啼辟穀病餘曾漫夢累屍瀨老托征西

鄭立之中丞平蜀石城夷寨有詩紀事次韻二首　林俊

漢庭不動九天兵瀘水重興五月征談笑折衝廻萬里指揮能事定三城戎原夜市煙花繞澤國春畬歲草生紀績休磨崖上石巴渝歌頌比風清

其二

秋入橫江兩洗兵捷書飛報及宵征旗收丞相雲邊陣鼓臥元戎雪外城贖有風謠傳白叟極知天意屬蒼生殊方漂泊閒猶喜故國關山夢亦清

秋林驛　楊廷和

桃花溪水繞山流半是黃沙湧作洲瘠土幾灣剛有麥平林一望更無楸（驛者舊名楸林今改名去之從狀）絃歌雅俗從今換（士人舊少讀書者）桑柘生涯不外求好寺欲遊遊未得賞心聊寄驛前樓

鹽亭縣　楊廷和

我昔寓宿鹽亭縣未得閒情一賦詩土俗舊從張老變（人張老舊多盜張從變之吾自隱）高山曾受杜陵知（杜詩高山雄縣青）溪深野水流雲氣雪壓寒條帶玉姿夜向德星橋上望仰高鄉衮有餘思（德星橋二嚴衮舊居）

治平寺禪藻亭　楊名

上人結舍西山頭人跡不來終日幽黃鳥竹底對對宿青雲樹上時時留入定忽然瞻佛像悟真久已超緇流欲惜洞門關小隱風塵牽絆何年休

讀景川曹侯開河碑　楊慎

將軍王劒塞塵清餘力猶將水土平象馬邉隅通貢道[illegible]
龍龕宅眞來庾史人家底事遺經濟郡乗何曾紀姓名事有
琳琅播金雖可無蘋藻薦芳馨

次韻詠寶光寺唐行宮遺蹤　楊愼

唐帝行宮有露臺空礎蓮幾度換春苔軍容再向鸞輿狩王
氣遥從駱谷來萬里山川神駿老五更風雨社鵑哀婦知
蜀道蒙塵駕不及胡僧渡海杯

宋潛溪方遜志二賢祠陪東阜侗齋燕坐

青蘿太史赤城仙祠墓東西近接連江漢炳靈還謫地乾
坤正氣華除年華池瀦貯滄浪水柏寢寒通雪嶺煙不向
一墓逢二妙何由攙簡和新篇

慕願灘吊孟拾遺

駱谷鸞輿再播移橫流滄海廣明時刑餘周召田中令地
下逢千孟拾遺赤水探珠迷象罔青霄蝕月任蟇頤懔紗
況君何須問帳殿毬宮總不知

中巖留別方池草池兄弟

又別中巖二卜春禪枝忍阜幾昏晨三生水月淹留地萬
里江山感慨身楚澤霜飛吟北渚謝家兄弟餞南津酬杯
且喜朱顏在覽鏡休驚白髮新

諸葛山　任瀚

諸葛山前戎壘荒永安宮外白蘋霜大江東下古人盡野
戍獨來秋興長北極旌旗橫海岱南天烽火照瀟湘英雄
割據終何事煙鎖寒蕪空夕陽

萬縣廣濟寺二首　黄濬

萬山名勝數岣山金刹蟠雲擁翠鬟都歷拱門青隱隱玉
泉環帶碧潺潺曾公池遠蒼茫外太白岩高紫翠間八景
依稀都在目從知此地出塵寰

又

西山蘭若世塵稀殿閣玲瓏鎖翠微珠樹月明玄鶴下紺
林雨過白雲歸久知身外名無用暫識空中道有機何日
乗驄重過此不妨吟賞到斜暉

岑公洞　陸深

石門泉竇境尤奇蘚暈苔痕雨更宜信有神仙住人世何
妨遊宦向天涯盤崖一綫通銀漢滴乳千年長玉芝流水
高山渾望眼柳條花萼繫春思

王元正

極目岑公洞可憐隔江無路草芊芊誰知別駕饒春興我
得乗凫到洞天芝蓋葉留龍復水琪花香逐兎蘿烟坐雲
攀霧還終日吟嘯渾忘是旅邉

冷宗元

西峽峰廻石徑通避隋人去石岩空芝龕酌酒寒江碧竹
鳩尋碑夜燭紅一竅龍湫泉細細數聲僊磬月朦朦古今
賦詠封苔蘚采入歐侯品藻中

登牛頭山

暫停驄從謝旌頭適意還爲寶地遊曙色遥分鯨海日天
香高拂鷲峰秋岩端只許閒雲宿空際寧知大火流極目
涪江衣帶水淡烟踈樹渺芳洲

保寧詩六首　楊瞻

勝景登山尋古跡磴磴鳥道與雲通烟霞境寂棲仙客松
栢叢深隱梵宮幽洞門前削玄鶴舞好詩崖面瑤紗籠携觴
坐臥西峯頂萬里風花在眼中

錦屏山擁長江勝勢入巴渝會百川晴影散時籠古洞急
流旋處捲深淵雙峯峭峭含孤月萬木青青吟小蟬幽賞
不妨歸路遠撩人風物且紛然

萬丈屏山齊劒閣舉頭東向見長安飛身自喜雲霄近眺
景那嫌石磴難畫閣凌空逼旭日陡崖懸樹俯江干多君
寫出驚人句刻在磨崖示不刊

滕王閬苑建崇臺曾與謫仙供酒盃炫耀冠裳追古集招
搖車馬自東來好詩為我磨崖寫嘉宴逢君特地開天錫
良辰風日美五雲又遶瑞蓮迴

緩步藍輿上錦屏文章經綸自天成花鋪錦綉縱横勢鳥
奏笙簧律呂聲山麓叢叢脩竹合崖根滚滚碎泉生平
為愛林丘樂博得人稱實勝名

錦屏從古稱奇絕詎意高軒一貫臨自進孔融席上酒更
温李賀車前吟荷君戛玉鏗金句遂我登龍探海心兒輩
侑觴歌大雅鄰家鼓足聽徽音

謁杜工部祠詩二首　王廷儒

詩名今古冠羣英冒暑瞻依背郭行麻秀直逢丘畔色鸎
啼求友木邊聲閃迎日麗雲中岫池漾風行水上萍宗主
詞林同宇宙幽祠突兀錦官城

廟貌巍峩寂更深中棲遺像拱嚴森高松日映生庭翠脩
竹風摇入户音地旺山河圖故宅星輝牛斗照荒岑[illegible]處

官謫三巴日翻慰多年夢想心

鳳凰山　朱篋

秉興天仙會處遊洗心真見此山幽秋馳曲徑憐車馬夜
泛明河問斗牛風旆斷崖隨鳥度星槎輕浪與雲遊鳳凰
千仞翱還集疑在瑶池最上頭

過打冲河嘗修索橋　朱篋

石壁兩崖稱地險索橋千尺代天工晋江漫說初浮馬秦
渭虛傳不駕虹鳥道迴翔雲影外松濤低渡水聲中夜深
風雨吹寬急疑有秋潮自海東

霧中山　范琴

西山遥望白雲封忽覩晴光是雪峯佳氣常浮仙竹杖青
天新削玉芙蓉八川尋勝高人少萬里題詩郢客逢浪跡

此時成奇絕奮飛真欲騎鳧龍

高冲

樓閣差參倚碧空千龕燈火萬山紅虛傳世有神仙窟自
是天開佛子宮樹引藤蘿新月上路逢南史綠樽同與君
陟倚看斗牛銀漢遥應接九重

陸穩

鶴鳴山下有仙家訪道初通漢使槎高捧青詞霞散綠遥
瞻紫禁日重華已開丹竈千年火更取春桃一夜花知是
真人能奉獻從今湛露謁三巴

都督劉將軍伏鉞平蠻　曾省吾

少年匹馬冠軍雄血染征袍白作紅龍劍影翻滄海靜鳥
號聲斷雪山空六鄉殺氣千秋恨七邑生靈百戰功莫以

盡蠻爲老將還憑忠勝捲胡封

登九絲城題絕壁　曾省吾

天削平城莫井分到來睥睨接鈎陳扶桑日出乾坤闢玉壘雲收虎豹馴沃土已歸神禹貢中興重睹鬼方賓樽前戮力諸文武保障新回萬壑春

萬曆元年山都旣破余往勞師仍宿來復次巳木春韻時九月二十七日

北極正逢開御曆南方初見變夷風前車好戒當年轍叱馭應飛此日蓬久鎮定須留閫帥邇言卽合採村翁從來射鳥誰能盡未許輕藏兩臂弓

時劍將平有鳥盡弓藏之懼思脫身而歸因及之

貳年臘月拾玖日再宿來復公館用前韻

四過此渡廿年中景物新看漢土風見說絲城尚遺孽敢辭勞道任飄蓬留詩回首年方壯草檄關心貌已翁早得近郊無鬼哭誰於絕險浪操弓

聞曾中丞平都蠻大捷喜而有寄　吳國倫

大夏虛傳愽望侯漢標郡得界戎州　天書遠授中丞節露布新分　聖主憂赤幟萬山雲鳥合烏蠻一夜犬羊收聞君已拜彤弓賜漫擬風人述壯猷

二賢祠　蔡宗兗

層空絕頂遠人來四面青蓮瓣瓣開自覺胸中有生意不須池上問枯荄清泉細酌濂溪水好日高懸老子臺咲倚空嵓數喬木霜林幾樹似樗材

薛天華

高情不盡醉宵分曉起招携過白雲蜀地勝遊方有此巴童新曲正堪聞杯傳白玉青霄上座從紅霞綠綺濵更説瑶臺懸鏡處半天月色照微醺

阻風夔門郭太守讌集　張佳胤

繫舟風雨固陵間傾蓋逢君好破顏綺幕寒光生積雪畫堂佳氣滿南山侍杯春自雲安得鱠鯉人從丙穴還一曲渭城今莫唱百年原不似陽關

宿夔門懷孔明子美　張佳胤

艤舟下席楚雲生落日青霜白帝城路蹟難忘諸葛陣野田曾爲杜陵耕休言天地終陳迹翻使江山借重名事業文章有二子風流無限古今情

蟠龍洞　張佳胤

蟠龍山半有龍蟠一入龍湫睡已安洞口四時長作霧雲峰六月逓生寒轉呼霖雨俄成澤聞道驪珠可借看我亦當年堅卧者誤因行路始知難

飛練亭題瀑布泉　張佳胤

初疑銀漢墮烟空坐久仍驚吐白虹神漢千秋吹素壁天紳百丈掛長風便歸滄海源難辨别去青冥路不窮掬得一杯吾對汝出山今日味相同

梁山縣飛雪亭　劉侃

一派飛流萬仞寒長風吹洒下雲端尋源欲到龍蟠處拂石驚從鳥道看天為蒼生垂雨露地因白帝壯波瀾年來不獨文園渴乞與潺湲向錦官

秋興和杜韻八首　甘茹

大將荒祠宿茂林停舟展拜貌森森桃源天日千秋在鐵
戰風霜五月深漢馬已灰銷赤甲蜀江如鏡照丹心武侯
祠屋夔州近瀼溪中雜暮砧
灔澦孤根枕郡斜悅難卜井擁連華舟航杜甫驚如馬牛
斗張騫穩泛槎三峽漁隨風弄笛五溪猿帶月聞笳乾坤
不拔中流柱閣畫人間草木花
白帝城尖運落暉雲深風急署光微江門細水蛟龍鬬
隘低縈鶴背飛躍馬已拚功不競杖藜應嘆願多違英雄
流寓俱塵土極目空山黍稻肥
雄圖八陣散如碁指點空餘異代悲星隕尚憐屯渭日月
明猶記渡瀘時江離漠漠遊魚少津樹茫茫旅傍遲漢賊
三分都莫問百年禮樂繫遐思

峽裏樓臺山復山丹梯翠壁非人間烟收半波高唐館雲
雨虛疑夢覺閑萬里炎荒聽白竽一官奔走損朱顏前程
更有邯鄲夢浮世爭誇玉筍班
秭歸蜀尾楚之頭五月江風颯已秋宋玉總留神女賦明
妃遠帶瀼宮愁雲灘百折飛仙鷁石磴千盤散野鷗策馬
恰舟應騁望海天紅日捧神州
蹬盤三巴賴禹功黃陵天險亂流中西吞劍閣千山雪東
捲荊門五月風古廟碑殘芳芷合神鴉背閃夕陽紅鳴榔
幾度垂堂戒慚負磯頭把釣翁
芙蓉雙闕路逶迤回首吾廬釜水陂阮氏竹林增異代謝
家池草夢連枝松舟日醉西湖近玉壘宵談北斗移潦倒
十年成佛鳥雲霄未許翅仍垂

秋興八首和杜韻　黃元白

鳴榔古渡夾霜林江水泠泠氣自森三峽開河分楚蜀滿
川風物半晴陰孤根灔澦卹杯夜嘉節茱萸過客心北道
征衣何日辭高城梧月已秋砧
臥龍山郭避江斜景物依然杳翠華諸葛雄圖留陣磧張
騫牛渚憶仙槎霜空旅鴈橫秋影粉蝶悲風起暮笳蓬底
不知身是客一樽談笑對黃花
醉褐紛紗看洛暉蒹葭漁火隔江微峭岈寂寞蒼龍夜韁
鎖翩翩彩鷁飛欄袂不堪沙磧別壯遊偏與洞庭違
不覺添愁況絕塞秋深馬正肥
輿客消殘一局棊棋中勝負使人悲應知楚漢空陳迹惟
有江山是舊時好景不隨流水去豪遊偏訝放舡遲往來
萍梗應難定翠薜蒼蘿有所思

赤甲橫山萬仞山武侯祠廟出雲間蛟龍怒激千層浪虎
豹雄當百二關夔府孤城看北斗雲安麯米破愁顏荒涼
旅況舫艫生亦重清朝蟒玉班
黃陵灘水楚江頭二女祠邊草木秋錦纜長牽名利客潢
波不洗古今愁誰云雲路三秋鶚自信浮生一水鷗到此
兩關心事處故園桑梓北平州
刊山鑿壁萬年功簫鼓樓舡似鏡中百丈洪濤深夜雨一
宵千里片帆風烟籠細邏迷秋琯艫檝斜脾亂晚紅欲問
陽臺何處是蒼苔磯上有漁翁
行盡瞿唐路更迤盤渦疑是化龍陂沉江怪石蹯踞窟絕
獻長松鸛鵲枝影到寒沙有月落舟迴殘浦帶山殘鄉關

何用黙秋云傍陰風帆向晚嵒

梁山校士夜夢寓東林寺與僧坐談有作　勞堪

月満東林到客稀雲安清夜夢魂歸虎溪水色連僧院鷲
嶺烟雲隱竹扉秖見焚香依淨社還看洗鉢對緇衣却懃
覺後牽纓覓漫向天涯憶翠微

夔守郭君新創杜少陵祠成喜賦二首　秦淦

工部祠成廟貌新使君為政藹陽春行藏三賦惟茅屋俎
豆千年有哲人香火自今村稚走宮墻原與舊居鄰聲名
照耀如星日遺象留傳可是真
羈藻傳來炳若新崢嶸史策照千春忠期稷契難逢主詞
敵班揚更絶人百代蒸嘗今有屬四時風月自為鄰行經
鳥路斜陽外載拜遺顔味道真

張桓侯廟　劉應箕

冢落三分帳下秋轅門客散暮江頭英雄千載留哀壠兵
甲百年成古丘秋草凄凄雲殿冷寒鴉恨恨晚烟浮眼前
日夜東流水不盡將軍漢室愁

眺定遠新遷縣治　喻時

入關遥遥帝渥頒許遷荒縣大江間濤光曲引龜龍舘峯
勢重開虎豹關冊殿青樓依勝蹟水城山堞破愁顔人家
景象翻然改只有清風舊往還

張桓侯廟　陳文燭

雲安縣有桓侯廟古木懸崖共暮煙傳說頭顱曾此瘞可
知肝膽更誰憐河山割據非當日風雨蕭疎似漢年君門
吳宮併魏寢那能永奠大江邊

蟠龍洞　陳文燭

蒼龍已出深山去洞口龍光護水紋珠近鱗床多掩映香
生乳竇自氤氲番雲甘雨時時作入夜長吟處處聞海島
天門爾何在清波遥向比中分

飛練亭

山外龍蟠下急湍泉聲大徹到欄干玉龍正共長天色銀
漢遥從半夜看雨氣冥濛千澗落浪花飛動萬峰寒臨流
欲濯淄塵去愁見斜陽馬首殘

訪瀼西草堂

成都當日依嚴武茅屋何緣又瀼西老病孤舟兵革繫乾
坤亭子斗山齊鷗浮猿掛春如舊稻熟花香路不迷流水
到門襄沔近故園回首總含悽

登禹蹟山　陳宗虞

禹蹟峻嶒四望賒西南雲物見天涯巴渝儘落瞿門曲河
漢遥臨玉壘斜絶壁松杉懸暮雨中天樓觀靄蒼霞登年
尚憶停旁宿今日重來鬢已華
中峯迢遞夕陽天自覺捫參到斗邊劒閣林巒迴蜀道益
門烟雨散秦川依微王氣呑叢盡蕭瑟秋風鴈陣偏白馬
黄牛俱在日神功想像過家年

巫山峽

巫峽凌霄勢若擎孤舟中夜旅魂驚山分削壁夔門立水
束奔濤一練行絶頂秖容飛鳥到半空時落斷猿聲朝暮
霖雨無消息十二峰頭白[illegible]情

白帝城

白帝城頭眺最高天門清露浥征袍瞿塘水漫春濤漸
瀕根盤地骨牢學士文章今斷碣子陽祠廟已殘蒿未像
能說前朝事爲我傳名禮數勞
峩眉岢子談峩山偶作
燕市清尊一訪君大峩形勝坐中聞六千里外生清夢八
十盤頭眇白雲紅日半山花雨霽紫霞一片佛光分葛仙
洞口桃花發何日青羊凌紫氛
杜公祠
高草堂何處尋瀼西瀼東秋夜沉白頭避世當年淚赤
甲移居此地心縹緲秦川關塞壑蕭疎巫峽樹雲深尚餘
古調寄疎豁細雨空山鳥自吟
劍門次余草池韻　周滿

錦嶂嵯峩路㟁門烟霞長日抱林昏春深樹色餘花片雲
起峰陰過雨痕諸葛旌旗榛莽合謫仙題詠畫圖存青山
倚劍憐幽獨爽氣因風激旅魂
錦屏山贈謝南湖同作
上界天外削芙蓉蘿洞桃溪翠萬叢一代龍頭欽玉樹千
年鳳羽望仙翁寒梅細細春催雪疎竹依依晚自風坐愛
山靈還識主旋招白鶴跨晴紅
劍閣 戊寅仲春赴京師雨中抵閣公館東望關門相去尚二里許歎然同李題二交往視絶壁横空中通一徑溪水轉石而亦如轟雷闢下亂山鑽東信哉天險適請進閒諸刻徘徊久之診次余韻首廓先生
陳惟直
土事膺心未許閒單車又度萬重山愧向危途還叱馭喜
逢佳客一開顔蕭蕭風雨登臨際杳杳燕秦指顧間最是

聖朝無外户蜀門虚羨有嚴關
瀼西草堂謁少陵先生并懷蜀忠武侯二首　朱孟震
草堂重向瀼西過遺像丹青故不磨楚水巫山春自老荻
花蘿月夜如何杜鵑欲下千秋淚灩澦空回萬折波大雅
未亡吾道在感懷天地一高歌
魚復江頭散晚烟白鹽山下浪蒸天君看黯澹風雲陣何
似琳瑯玉露篇吳魏經營開國日西南漂泊寓公年青峰
不改夔門路匹馬經過倍愴然
瀼西草堂新成有感偶作　曾可耕
瀼水西頭小結茅先生曾此卧江皋時危蜀道兵戈久名
擅詞林日月高灩澦孤根標晚節巴江新雨漲秋濤草堂

遺迹人爭覩千古山川信有遭
郭使君邀遊杜公草堂　曾可耕
白帝幾登又草堂諸公高興入滄浪盤渦隱見黿鼉動結
構初成燕雀忙蜀道風雲連楚塞杜陵祠屋繞甘棠文章
合是千年事躍馬臺空草樹荒
游靈岩詠景
蚕叢開國此名寺千古樓臺掛聚流路接中峯雲鳥暮
連五渡夜漁秋潭邊清嘯松聲動石上傳杯竹影浮借得
僧房眠水月泠然如在廣寒遊　右詠下巖
坐對青岩月欲斜佛燈樹裏散靈霞羽觴若泛蓬壺酒玉
碎真浮數雨茶上界可能無俗客諸天合自有名花洞簫
横笛翻多事谷口溪聲聽亦嘉　右詠喚魚池

洞口雲門鎖寂寥千年氷雪未全消曾聞往事還珠浦口
歌行歌吹玉簫添入不愁華否隔揺奇誰謂武陵通幽澗
細竹迷蹊逕故國移文亦許招　右詠羅漢洞
玉泉飛墮翠屛輕引得雙龍出五城佛吐珠璣空界下天
錦繡上方明來芳直欲飧鍾乳命賞眞能酌桂英好鼓
琴翻雪調松陰長齊海濤聲　右詠玉泉坎
寺平分兩寺幽諸峯迴合擬丹丘瑤臺晴眺長空近金
雲栖萬木稠壇殿陰陰巢水鶴琅玕矗矗走靈蚪憑僧
細話十年事日午看山不下樓　右詠中巖
上巖俯抱兩峯小一逕斜穿三笋奇東望青城盤玉壘西
來錦水帶峩眉雲飛香散曇花靜石𧫷寒翻貝葉垂坐求
衣裳侵袭氣忽驚星斗墮揮帷

白雲樓　程之才

鬻熊城郭迷蒼崖萬疊煙嵐亦壯哉平地窺覦心未愜重
樓徙倚眼初開披襟風月爭新入刮目江山被迫來日落
三城知處所雲浮雙闕欲崔嵬胡床不愧庾公興奕葉遠
思杜老才更待携衾盡清景夜深欄檻逼昭回

成都書事百韻詩并序　薛田

金䟁輿壤王壘名區風物尚饒曠古稱最僕守茲職於
五年載至初則木牛流馬馳八使以均財次則皂蓋朱
幡奉一麾而作鎮歷覽勝異慷慨興懷古人曰非感發
不可以言詩非聲詩不可以道志故言成志激流爲美
談偶因公退輒作成都書事七言一百韻止陳乎益都
事蹟罔暇以外景加諸庶幾謬發於斐然詎敢揚於

作者其詩曰

混茫丕變造西行物象熙熙被一川易覺錦城銷白日難
歌蜀道上青天雲敷牧野耕桑雨柳拂旗亭市井煙院鎖
玉溪留好景坊題金馬促繁絃風流鋪席惟紅豆瀟灑門
庭映碧蘚表狀屢言同穎穗敕書頻奬並生蓮旋科杞樹
炊香稻剩種蹲巢沃晚田仁宅不隳由政立義閭無取任
情遷民知禮遜蠶叢後俗尚奢華遂古先迷郭波濤來浩
浩歸朝岐路去綿綿乍田黑水將成道潛到青羊恐遇仙
靚女各攻翻樣繡估商兼製呀紋牋壚邊泛蟻張裙幄江
上鳴鼉簇綵舡石筍峻嶒街對峙琴臺恢闊寺相連犀龍
艷裏珍禽語百草香中瑞獸眠喜趣必臻尤佇望勝游爭
倦更遷延早荷蕖底蹲鴟伏稷樹稍頭亂蝶穿嗟發守盆

渾業鹵鐵資園法免鈃鉛豊饒物態寧殊越美麗姝姬酷
類燕西海號雄彰傳紀南康辭健積銘鐫良工手技高容
學妙隱丹方秘不傳倚劍靈關凌絕頂夢刀狹疊削危巔
金華巷陌遺三品石鏡伽藍露一拳信落荊州商鼓棹檢
頌芝闕聽揺鞭若量內地寒暄異且在遐陬水陸全渝舞
舊云傳樂府巴談誰曰繁言詮九包綰就佳人髻三閒裝
成子弟韉欲辨坤維奇地里幾臨益部認郊㕓文翁室暗
封苔蘚葛亮祠荒享豆籩貨出軍儲推賑濟轉行交子頌
輕便氣象蒻根鬚潤日罩楩楠樹影圓藥市風光嗤鷙
外花潭遨樂鵰鳴前聚源待擬求鳧尺貯怨那能雪杜鵑
蔡植森荣還翁蔚夾流湍迅迴潺湲鮮明機杼知無美細
碎錐刀不啻千合伴鵰鬃脅窈窕對陪霓袖競翩[illegible]

泠映岷峨雪千里爰跡瀧蒯泉茂盛八弦宜得最膏腴土
道比俱偏衰滋不到生無分段祖重來宿有緣款召相如
登兎苑驟遷太白步花甎藏毶草木時為瑞奇秀江山代
毓賢曉後細風紅灼灼夜中微雨碧芊芊錦亭焰燭明歌
障繡閣香毬燦熨氈寶塔排佃停隼旟觀街雜沓擁輜軿
酴醾引架家家郁躑躅攀條處處妍重愛曾儒提德柄威
降曹將董戎旃歡謡少負實入勇長講多經楚客禪似簇
綺羅偏煥耀如流車馬佁喧闐楮機顯綽名堪錄題柱芬
芳事莫捐李特鋒銛徒恃險張儀規畫自持顛膺揚罷秦
成悠久鳥合奸雄敗轉旋漫向咼分澄霸道却當龜化驗
都鄙強會楚賊悲傾轍廣洽堯詢喜慕羶側弁猖狂拋玉
輦歸鞍酩酊墜金鈿氛埃屏息雲常覆稼穡繁滋澤靡愆

膺聖宵衣重迺睠貴臣馳日每傳宣石牛邁路加歆饗江
瀆隆區助絜蠲避暑亭臺珍簟設縱閑池沼釣綸牽遨鑾
帶觿長能固捍蜀金湯遠益堅何武甲科曾繼踵嚴真卜
兆罕差肩讎書說印諸家集博識咸循百氏箋紙碓暮春
臨岸游水樽春注截河端華嚴像閣涼堪愛淨衆松溪僻
可憐學射崔嵬橫番靄放生寬廣媚漪漣蘚庭嫩筍青蓼
麥風檻新荷綠扇扇守戍貔貅千萬騎來對簪笏兩三旬
清江瀉勢方流癸大面盤形正壓乾雷掃谷風藏虎嘯雷
瞋官樹溯龍涎郤占逆應星舒彩變端吟犬撲燃令範
式驅民歎歎洛謀疇倚道平平性寒甘蔗揉偷酋體賦芭
蕉霧莫沿誌讀備興重掩卷史看唐幸嬾終篇雕盤姹
呈酥作水巷凝童颸紙鳶初下處頭迷鄂杜暫來屏浦

伊遲變秦言語生皆會戀土情懷死不悛結屋斧斤宗簡
易入神冊艘麗精專郁堤夜月珠簾捲花市春風繡幕褰
十縣版圖分戶籍一城牌肆係民編受辛噉味饒薑蒜劇
饌盤飧足膾鰌月季冒霜秋苜挫蒻支衛庫夏宜於幾畨
裂菁嗚虛籟是簡園林粲爛插春動乘時先發育菁英屆
候別陶甄地丁葉嫩和嵐採天麥牙新入粉煎平代啓關
開織筏監軍憑軾見劉[illegible]蹊畔茭芡交鋪曲
島邊繪經晚晴誇虢踘畫緺寘金戲歡穩盒氳紫霧漾都
邑縹渺形霞聚偓佺螭伏自然鐺劍戟蠖蟠幾度起戈鋋
宦遊止歎音塵闊鄉飲何驚歲月遷靈壽桃枝奇共結金
砂銀鑠貫相聯埋輪昔按均輸命叱馭今分太守權徒為
行春飛皂蓋詎能許國報青錢政亟旋考乞多僻民廣深

求尚未痊雖愧袴襦非叔度且期亳墨有馮洧偃遵廉察
思從訓克謹操脩敢好畋南市醉迴櫕幟隊西樓歡坐列
瓊筵煩囂謹畏傷淳厚惠黠周防近巧論重祿省心宜致
毖溥材莊貌若臨淵扶危頗異巢居幕勸善還同矢在弦
叨莅一麾康遠俗手閑光景又三年

白帝城　　陳堯

繡衣開宴對巴山白帝城臨虎豹關東下楚雲迷客路北
來燕樹紉人寰風塵作吏真愁思詩酒逢春暫啟顏攬轡
羨君才力健建牙憐我簿書閒虎豹傍水聊相狎橘柚懸
崖且共攀惜別豈堪晨鷁發論文須待暮鴉還梅當按節
香初馥草映行旌色正殷寶劍欲為霄漢上玉琴頻奏水
雲間頎期努力酬

明主蓬羽何慙鵷鷺班

春日同李君東壁諸姪登錦屏言懷　陳宗虞

負嶠遂盡未易攀家園時得眺玆山霜亭雪閣蒼巖上瑶

草琪花綺甕間城關千家芳杜色春煙十里暮江湾却憐

嬴女吹簫去不見仙人跨鶴還霧雨巴梁時合沓天風江

漢日潺湲行吟實傍龍蛇窟倚望空嗟虎豹關種秫生涯

謀谷日釆芝歲月似商顏菟裘只作焚舟計豈問刀頭白

王環

管供應官成都府檢校王楫

通吏胡光德　譙邦謨

禮房吏徐汝忠　刁應和

陳仕通　揚文釆

萬歷四川總志三十四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虞懷忠郭棐同撰提學副使南海郭棐裁正之懷忠如題敘州府同知棐題諸生皆不知其里貫懷福寧人萬歷甲戌進士官成都府推官是書凡省志四卷郡縣志十四卷經畧志附以雜記共十四卷文八卷詩四卷其書於尹吉甫商瞿董永楊時之類舊志悞收者頗有駁正於趙戒張商英之類舊志溢美者亦頗有簡汰惟職官不載守令未免疎畧而以先代帝紀列於前亦非輿記之體也

〔萬曆〕安丘縣志二十八卷

〔明〕熊元　馬文煒纂修

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安邱縣志二十八卷》提要

安丘縣志序

古者列國各有史盖揔一國之故實經制筆之於書凡以備成規昭永鑒為義至深遠也今之郡邑即古之侯國今之有志非史氏之遺意乎政理孅悉風氣滈漓統于是焉有稽徵往佚来損益以之所係顧不重哉吾邑之名見于春秌歷代沿革不常而縣之名稱卒莫能易則所從來矣我

明興二百餘年人文輩出吏茲

士者率多名公乃志述何寥寥也無亦簿書期會是急而稽古右文非吏職所先耶嗟嗟其故難言之矣歲甲申邑侯熊公占癸未上第以次分符敝邑下車之初延問父老知邑志久闕喟然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徃蹟莫考來者何觀殆未可文具視之也時余以病免在里托余考訂之竟以道旁之議不克就已而復上長安道又二年矣每中夜思之有重媿焉今歲大計群吏會讞見邑侯語及前役乃云中丞公馬定宇慨然任其事業已脫稿行付梓人矣盍序諸首簡余曰唯唯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夫子嘗有是言矣及言二代之禮則以杞宋無徵究在文獻不足蓋難之也中丞公起家進士敭歷中外二十餘年所至皆有異績非世所稱賢人君子哉今又以其稅駕餘暇創為邑志成一家言彬彬然質有其文則文章德業一身兼之矣昔司馬

子長謂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見意在自喻乃今中丞公得之于宦達暇裕是有同子長而所遇過之無亦其皆爾耶方策在前矩矱不遠俾後來繼今者得以鏡成跡瘳善敗與除損益于焉取裁豈不易如指掌倘所謂文献足徵者非歟百年曠典一旦大備而本創始者頌邑侯迺編摩者蹟定宇立德立言均屬不朽則文之可遠必矣邑侯名元字子貞別號心吾河南光州人沉毅有度博雅能文大都緣儒術飾吏治類若此中丞名文煒字仲韜前任江西巡撫余同年友也

萬曆己丑夏仲之吉

賜進士第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邑人劉希孟書

志目

楊日嚴　陳文升　田恭　張起巖

楊公　陳湞　陳章應　鄭晃

張巘　馬撝　張輔　謝縝

陳文偉　龐政　曹安　郭桂

張芹　王應吉　宋存德　張永年

列傳二　志十八

儒林傳

牟融　周澤　甄宇　甄承

郎顗　邴原　徐苗　伏曼容

楊光輔　楊安國

列傳三　志十九

事功傳

伏暅　明鎬　韓晋卿　陳規

張翰　張文錦　王用　王琳

王嘉謨　曹一鳳

列傳四　志二十

文苑傳

伏滔 子系之　伏挺 暅子　薛禎

列傳五　志二十一

武胄傳

孟懷玉　孟龍符　孟係祖　孟次陽

劉鄩　鄭行德　張智榮

列傳六　志二十二

○高士傳

蓋公　郎宗　管寧　李遷梧

列傳七　志二十三

篤行傳

淳于恭　孫嵩　李性　辛樂

曹一麟

列傳八　志二十四

孝義傳

毋丘長　孟昶　劉遂清　毋邛

陳玠　王滕　張鵬　李子英

李朝用

列傳九　志二十五

僑寓傳

小敘

邑故無志志之自吏部郎黄公始黄公志草未脱即所遺疆域官守官政典禮四篇乎又時時覽午也令尹熊公來始於邑于斯乃敦請今吏部郎劉公俾㟁其事無何北上遂寢久之復謬觴不佞文煒且曰志以乘事事以徵後　明興踰二百春秋是尚文獻不足安所稱大邑齊中乎余逡巡謝不敏退而自惟緊獨曷才能偃然當二吏部後一旦㭊起自我又惟詩稱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若廢先哲往猷不載減賢尹志業不述隳黔黎風俗利病不悉是恧也夫是恧也夫矧令尹忠信惠和而練於事蒞于邑亡所不舉而茲志固可闕乎哉于是命兒應龍葦博捜往牒詳咨近事既稍稍就緒乃畧倣史家分爲紀考表傳凡五閱月而成遂論次之爲小敘敘曰維昔爽鳩世逺事湮肇茲斟鄩漸以紛錯綂之以季厥惟大者辭非贅疣義竊知罪作總紀上下青陽玄枵穹壤相綴庀爾之區以殷危三

入道伊邇鑒觀赫如作星野考第一山川定也城郭徙也汶浯帶之峿牟爲䃃千載而下其有依乎作山水考第二登彼墟矣睠焉懷之心醉通德神竦棄金動民反性之道其作斯與作古蹟考第三恃陋不備粵有明徵堂皇庈宮遺侯鄽肆各有攸宜秩祀淫祠民力普存輪哉奐哉曰惟膏腴作建置考第四既勤樸斲惟塗丹雘盧牟人群莫伋乎禮孰云諸縣同之而勿紀乎作典禮考第五芬營既御管絃斯叶大成之音蔑幾乎亡于樂者之樂也作雅樂考第六厥田确茹厥賦𣪍繁六鄉之衆曰以悁悁爰立新法若弛負擔君子觀于盈縮可以從政作賦役考第七洋洋大風是具五民顓一渾朴與古爲鄰歲時之變從其謠者作風俗考第八居方辨物土毛之利蓋亦有焉豈其陸海而因以牟漁之作方產考第九漢經晉辭邑燬其英寔以華國匪曰雕蟲下逮伲鄙亦云足徵作藝文考第十疆域割裂總紀見之瓜分凡合兆恒所隸不[illegible]

不著焉作歷代地理沿革表第一斟鄩遂矣淳
于而下帶礪盟之世作衆所據及後世猶貌其
名作歷代封建表第二今之縣與古冢侯以
治以教亦有常官德我怨我好以昭然作歷代
秩官表第三漢王屯璞此能自寄寓在選舉法
不相沿惟在得人作歷代貢舉表第四人臣奉
職無闕綸綍褒嘉寵賚薦鴻錫大宗禮渥恩哉
作明與以來馳封表第五受職發紊瓜代不絕
上代偉績不常所見齒頰所遺是不適夫我者

安邑縣志敘　三

爾作宦蹟列傳第一名世之士源本六經傳受
承學後先燦如即融業苗行要之以儒賢哉作
儒林列傳第二君子得時而駕則芒穎立見雖
業以才就亦有夫幸士矜功名厥有蹤已作事
功列傳第三伏氏摘藻晷去駢語德兆佶曲世
俗以稱超乘而上未見其人作文苑列傳第四
諸孟劉鄭角之掎之推之陷之有穰苴遺風何
名怯于衆鬬作武冑列傳第五叛也去就之間
蟬脫污濁之表翛然高騫肥遯貞嘉矯矯冥鴻

用儀賓鄙作高士列傳第六孫誠一慷慨烹
義是有贊碩悲彼滿大僚不撥而多許受誣誰
其洗之作篤行列傳第七爰有二物根于性生
居恃自致殺身以成融融怡怡亦足以稱作孝
義列傳第八複壁積著作之賢蹤開閫公輔之
器上逮嬰長若信若疑均之芳躅存焉作僑寓
列傳第九齊媛之賢肇自雞鳴從一而終之死
靡忒茹荼握瑾于今爲烈作列女列傳第十嗛
嗛之德不足道也碌碌之名于何有也吾愁寘

安邑縣志敘　四

之以廁于不朽也作雜見列傳第十一輕積細
過日以不悛乃抵滅亡即才若知命難從末減
爰是而思履霜之漸可不戒諸作佩德列傳第
十二終焉凡爲總紀一考十表五列傳十二總
之爲卷二十有八自媿不文恐多無亟後之君
子[illegible]而裁焉是役也首倡宏議裁覽綜正則知
縣熊公元檢繹故牒充供披拾則教諭楊君紹
儒訓導楊君守王君承業因事聘咨襄預鉅典
則邑人前侍郎平公應乾吏部郎中劉公希[illegible]

前定與知縣韓公必光前都御史韓公必顯給
事中王公孟煦咸得備書云

安丘縣志敘

安丘縣志卷之一上

邑人馬文煒撰

總紀上

安丘青州府支縣也東至濰水（與昌邑界五十里）西止雨羅（臨朐縣界六十里峴）南造于浯（俗呼清河諸城界六十里）北薄歸疃（濰縣界十里畸）環界一州六縣（東抵高密南界諸城西南邊莒州還過臨朐過昌樂迤北過濰縣東北至岞山接昌邑）廣百四十里袤七十里西去府百六十里去省五百里去京師千四百里凡得古城全者三半者二（三謂渠丘昌安郚城二謂朱虛平昌）而更名者五（謂渠丘安丘牟山輔唐膠西也）是以溯而論之

夏帝相二十七年甲子澆伐斟尋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出竹書紀年斟尋今縣東北杞城一帶是也杜預曰斟尋在平壽縣東南平壽在今濰縣故知淳于平壽皆古斟尋之地詳見水經）

甲辰（時少康未立）伯靡自鬲帥斟尋斟灌之師以伐浞世子少康使汝艾伐過殺澆（伯靡夏之逸臣自有鬲氏收二斟之燼以伐浞殺澆然後少康復歸夏邑不失舊物）

周武王滅斟尋以封淳于公（出水經未詳何年按汲冢書十六年王師滅蒲姑蒲姑爲東諸侯豈此時與）

桓王元年壬戌春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杞則淳于故地牟婁在陽城諸縣東北今諸城城中說見古蹟考）

十三年甲戌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莊王四年戊子冬齊師遷紀郱鄑郚（郚在縣西南六十里）

襄王六年乙亥杞遷于緣陵（緣陵在今昌樂）

簡王四年己卯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先是晉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惡莒子不聽至是果潰今縣有渠丘亭）

景王元年丁巳晉人城杞杞人復遷于淳于（詳見杜預注）

四十四年乙丑齊田常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瑯邪自為封邑（時邑屬田常）

安王十一年庚寅齊田和遷其君于海上食一城（縣有康王臺）

顯王元年癸丑趙成侯侵齊至長城（峿山太平諸山有長城嶺直接瑯琊故括地志云所侵處在今密州也）

十八年庚午齊築防以為長城（防一作房此因趙侵而復築也）

秦始皇二十六年庚辰滅齊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安丘得名從此始屬瑯琊郡〇自此以來癸未至二世甲午凡一千八百一十六年）

漢高祖四年戊戌冬十一月韓信敗楚將龍且于濰水斬之盡定齊地邑歸于漢（縣有韓信壩）

八年壬寅秋七月癸酉封張說為安丘侯

惠帝七年癸丑春正月朔日食于危（危邑屬危宿）

文帝元年壬戌夏四月地震（凡災異如言青齊而邑在其中者則書否則不書）

七年戊辰冬十月戊戌土水合于危

後七年甲申秋九月有星孛于西方其末指虛危

中二年癸巳置北海郡（凡書郡皆縣所屬者）

宣帝本始四年辛亥夏四月壬寅地震〇五月鳳凰見

元帝初元二年甲戌夏六月大饑人相食

建昭二年甲申冬地震大雨雪（平地深五尺）

洪嘉元年辛丑春正月以高密頃王子常為安丘侯（綏和二年以常為大常四年病免賜金百斤安車駟馬免就國）

孺子嬰居攝二年丁卯冬十二月莽篡位邑入

于新（凡稱新者書入正者書歸平者書陷○自新莽始元年乙未至是凡二十一年）

新莽天鳳元年甲戌秋七月改安丘爲誅郅（漢書云改置萬國故知此年改也）

更始元年癸未秋九月漢兵誅莽邑復歸漢改

爲安丘（是日始歸故名至此八年）

後漢光武建武二年丙戌春正月朔日食于危

五年己丑冬十月封張步爲安丘侯（步字文公琅琊不其人漢有齊地欣爲討之退保平壽斬蘇茂以降封後八年欲招其故衆乘船入海琅琊太守陳俊擊斬之）

二十二年丙午（是○）邑人夏長思反琅琊太守

李章引兵誅之（章字第公河內懷人光武時爲琅琊太守時長思反章即發兵千人往擊之椽史止章曰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發章按劒怒曰逆虜無狀囚劫郡守此何可忍逐引兵安丘城下與長思戰斬之此不知何年附于此凡安丘事失其時月者附于年後失其年者附于帝後）

章帝建初元年徵淳于恭以爲議郎（凡書邑人者皆非大賢大惡不書）

四年己卯春二月太尉牟融卒○太常周澤卒

安帝永初四年庚戌夏四月蝗

元初二年乙卯冬十一月己亥客星在虛危○

徵郎宗以爲博士宗棄官歸（宗時爲吳令不書官非政也）

順帝陽嘉二年春正月徵郎顗顗對策以爲郎

中不就

桓帝延熹三年庚子長陵趙岐來孫嵩處于複

壁中

靈帝光和六年冬大寒（井中冰厚尺許）○平原華歆來

訪管寧（也賢者所過則書）

獻帝初平二年辛未管寧邴原適遼東（賢者去就之迹故書）

建安十一年丙戌秋八月曹操東征海賊管承

至淳于遣樂進李典擊破之

二十五年庚子冬十月魏王丕即帝位邑屬于

魏（自建武元年乙酉至此凡一百九十六年）

魏黃初二年庚子冬初置平昌郡（尋廢省）

七年丙午徵處士管寧不就

明帝景初三年己未冬十月癸巳客星見于危

陳留王奐咸熙二年乙酉冬十二月壬戌帝遜

位邑歸于晉（自黃初元年庚子至此凡四十六年）

晉武帝泰始元年乙酉初置東莞郡

咸寧元年乙未九月甲子螟

三年丁酉省東莞郡以合瑯琊○冬十月大水

太康八年丁卯夏四月隕霜殺麥

十年己巳復置東莞郡

惠帝五年乙卯夏大水

十年庚申復置平昌郡

永寧元年辛酉秋七月歲星守虛危○冬十一月熒惑太白鬬于虛危○是歲自夏及秋不雨

二年壬戌處士徐苗卒

愍帝建興三年乙亥漢曹嶷據青州築廣固城尋降于晉（漢劉聰也）

元帝建武元年丁丑秋七月大旱螽蝗

太興元年戊寅秋八月蝗（食生草盡）

三年庚辰夏四月壬辰枉矢出危（流于軫翼）

明帝太寧元年癸未秋八月石勒陷青州邑入于勒（後咸和五年勒即位號爲後趙至石閔改姓冉盡滅石氏國號魏而後趙亡矣合二十二年）

穆帝永和七年辛亥春正月鮮卑段龕以青州降晉（初段蘭死于令支龕領其衆因石氏之亂南徙廣固至是降晉）

十二年丙辰春正月燕慕容恪大敗段龕兵進圍廣固冬十月段龕降邑入于燕

升平五年辛酉春正月乙丑月在危宿掩太白

帝奕太和五年庚午冬十一月秦王堅入鄴執燕主暐（盡有其地）邑又入秦

孝武帝太元九年甲申冬十月謝玄遣兵攻秦青州降之邑復歸晉

十三年戊子冬十一月辰星入月在危

安帝隆安三年己亥春三月慕容德東寇青兗秋八月陷廣固殺龍驤將軍辟閭渾遂都之邑入南燕（元興三年德死子超立）

義熙二年丙午冬十二月月掩太白在危

五年己酉夏四月劉裕伐南燕六月戰于臨朐大破之遂圍廣固○冬十二月太白犯虛危

六年庚戌春二月劉裕拔廣固執南燕主超送

建康斬之夷其城（南燕據廣固十三年）
十一年乙卯江州刺史孟懷玉卒
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夏六月甲子帝遜位邑屬
宋（自太始元年乙酉至此凡一百五十四年雖中間爲後趙燕秦南燕所據者九十餘年然叛服不常故以晉紀年）
宋武帝永初三年壬戌春二月丙戌有星孛于
虛危
文帝元嘉十七年庚辰秋八月大水
孝武帝大明四年庚子夏六月乙卯白燕見

六年壬寅秋七月甲申地震○冬十一月望太
白鎭星合于危
明帝泰始三年丁未軍主高崇仁攻魏青州刺
史王隆顯于安丘破之
四年戊申秋八月辛卯初置東青州以沈文秀
爲刺史
五年己酉春正月魏拔青州執刺史沈文秀邑
入後魏（自永初元年庚申至此凡五十年）
後魏高祖太和六年壬戌秋七月大水虸蚄害
稼
九年乙丑夏四月隕霜
世祖景明三年壬午梁伏曼容卒（邑雖屬魏而曼容則事梁）
正始四年丁亥夏四月步屈蟲害棗花
永平元年戊子秋九月壬辰地震
三年庚寅夏五月步屈蟲害棗花○秋八月虸
蚄害稼
肅宗正光二年辛丑夏四月甲辰火土相犯于
氐○冬十一月辛亥金土又相犯于危

武定八年庚午齊王洋廢帝自立邑屬北齊（後魏自皇興三年己酉至此凡八十二年）
北齊顯祖天保三年壬申梁侯景舍人伏知命
有罪下獄死
七年丙子冬十一月省安丘入昌安
八年丁丑夏六月大蝗
世祖河清元年壬午冬十一月壬午熒惑犯歲
星于危南
後主緯天統元年乙酉夏六月庚申慧星入于

虛危

武平五年甲午冬十二月丙子月犯歲星在危

幼主恒承光元年丁酉春正月周師入鄴緯出奔青州周師克之邑屬後周 比齊自天保元年庚午至此凡二十八年

後周宣帝大象三年辛丑春正月周亡邑又屬隋 周自建德六年丁酉至此凡四年

隋開皇三年癸卯冬十一月初置密州 罷高密郡爲密州

十四年甲寅冬十一月癸未有星孛于虛危

十六年丙辰改安丘爲牟山

煬帝大業二年丙寅春正月復牟山爲安丘 省昌安入焉

三年丁卯復改密州爲高密郡

五年己巳饑

九年癸酉春三月張須陀擊賊王簿于濰水上破之

恭帝侑義寧二年戊寅夏五月隋亡明年邑歸于唐

唐高祖武德六年癸未省郚城入安丘

太宗貞觀元年丁亥春置河南道 統密州高密郡安丘爲屬

三年己丑閏五月戊寅枉矢墜于虛危

八年甲午秋八月甲子有星孛于虛危

高宗永徽六年乙卯秋七月乙亥歲星守危

中宗神龍二年丙午夏五月旱饑

景龍元年丁未夏大疫○冬十一月丙寅太白熒惑合于虛危

玄宗開元三年乙卯以紫蝝食苗有鳥食之

十三年乙丑大有年 斗米五錢粟二錢

天寶十五載丙申五月熒惑鎮星同在虛危

肅宗乾元二年己亥改安丘爲輔唐

代宗大曆八年癸丑閏十一月壬寅太白辰星合于危

十四年己未冬十二月丙寅晦日食于危

興元元年甲子秋大蝗 自山而東際于海晦天蔽野草木皆盡

貞元元年乙丑夏大旱蝗 蝗飛蔽天旬日不止

憲宗十一年甲申冬十一月戊子鎮星犯歲星
于虛危○十二月鎮星太白辰星聚于危
文宗太和九年乙卯夏六月庚寅月掩歲星在
危○冬十一月庚辰月復掩歲星在危
開成二年丁巳春二月丙午有彗星見于危長七
尺餘西指南斗戊申在危西北[illegible]夏六月[illegible]已秋九
月丁酉彗星復見于危
宣宗大中八年甲戌春正月丙戌朔日食于危
昭宗乾寧三年丙辰有客星見于虛危二一大星一小星
紀台作韓...行...閣三日而二小星沒其大星復滅

哀帝天祐四年丁卯夏四月帝遜位唐亡屬後梁
自武德元年戊寅至此凡二百八十九年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丁卯復以輔唐爲安江
均王龍德元年辛巳夏五月改泰寧節度使劉
鄩
三年癸未冬十月梁亡屬後唐自開平元年丁卯至此凡十七年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復以安江爲輔唐見職方考未詳何年

潞王清泰三年丙申秋九月己丑彗星出虛危
○冬十一月唐亡屬後晉自同光元年癸未至此凡十四年
後晉高祖天福七年省輔唐爲膠西
齊王開運三年丙午晉亡明年屬後漢自天福元年丙申至此凡十一年
後漢高祖乾祐元年戊申秋七月螟生
隱帝乾祐四年辛亥春正月漢亡屬後周自乾祐元年戊申至此凡四年
後周恭帝元年庚申春正月周亡屬于宋自廣順元年辛亥至此凡十年

宋太祖開寶四年辛未復置安江
六年癸酉秋七月大水
太宗端拱二年己丑冬十一月壬辰歲星熒惑
合于危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己酉秋七月大水
仁宗康定元年庚辰秋八月壬午夜黑氣貫危
宿起西南長七丈
慶曆六年丙戌春三月戊寅地震○夏六月壬

戊彗星出營室過危及虛
八年戊子夏六月參知政事明鎬卒○給事中
楊安國卒
英宗治平三年丙午冬十二月癸卯金火相犯
于危
神宗熙寧二年己酉秋七月丁卯彗星出危南
九年丙辰秋八月壬寅彗星見于危○大理寺
卿韓晉卿卒
哲宗元祐五年庚午秋七月辛未彗星出危

徽宗崇寧二年乙酉蝗
三年丙戌旱
政和元年辛卯初封雹泉爲靈沛侯出碑記
四年甲午秋九月庚子彗星出危如盂東南急流入羽林沒
欽宗靖康二年丁未夏四月金人以二帝北歸
五月撻懶徇地山東下密州邑入于金自建隆元年庚
申至靖康丁未凡一百六十七年
金太宗天會四年辛酉宋知廬州陳規卒
熙宗皇統二年癸亥秋有年

章宗明昌二年辛亥冬十一月乙丑危宿明羽林軍上壘壁陣下光芒明大
衛紹王大安二年庚午大饑斗米千餘錢
宣宗貞祐三年乙亥冬十二月庚寅太白晝見
于危八十有五日伏
興定二年戊寅秋八月庚寅李全破密州○冬
十月己未李全據安丘
哀宗天興三年甲午元兵滅金邑屬于元自天會五
年丁未至此凡一百八年

元世祖至元四年丁卯秋八月丙子地震元史云密州安丘地震
七年庚午旱蝗
二十六年己丑秋七月蝗
三十三年丙申詔增學田二頃見碑記
成宗大德二年戊戌夏四月蝗
七年甲辰夏五月蟲食麥
仁宗延祐六年己未秋八月饑
英宗至治二年壬戌夏蝗

順帝至正六年丙戌春二月地震

十九年己亥夏五月大蝗 所落滿塹皆平人畏不能行

二十一年辛丑築城 見碑記亡其月按是年察罕帖木兒總兵山東明年卯爲王士誠所害則事在此年可知

二十二年壬寅春二月乙酉彗星見于危○夏四月丙子長星見于虛危

二十七年丁未冬十一月辛丑 大明兵取益都路

二十八年戊申秋八月庚申 大明兵入京城 國亡邑歸我 明自太宗六年甲午至朝此凡一百三十有五年

安丘縣志卷之二下

總紀下

大明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戊申夏四月置山東行中書省○立社稷壇山川壇

二年己酉春正月詔免田租○冬十月詔立學設生員二十人 給其廩膳○初置青州府 省密州以安丘屬府 設稅課局○置渠丘驛○改城隍廟 縣丞鄭原澤改

三年庚戌春三月詔免田租

五年壬子冬初行鄉飲酒禮 四月詔行而書冬者以縣所舉行爲紀始此後多倣此

七年甲寅改行中書省爲布政使司○建養濟院

八年乙卯春立社學○建申明旌善亭 社學每二十戶置一

十三年庚申春正月詔免田租○二月舉賢良方正 時欒汜周頤等應詔

十四年辛酉知縣曹彥良至 凡知縣新到則書不可考者闕焉它官不書

十五年壬戌夏四月詔免田租○頒釋奠儀來

○定生員廩餼先是月米六斗後又增日米一升魚肉鹽醯皆官給之至是始定米月一石

十八年乙丑初歲貢生員

十九年丙寅大括田此即魚鱗冊也大約六尺為步二百四十步為畝所用尺今鈔尺是也分上中下三則起料後所用尺或增或縮其弊多矣

二十年丁卯詔增廣生員不拘額數復其家

二十四年辛未初令有司朔望行香于文廟詳見典禮考○審戶口凡戶口十年一審以後不書惟審之當者則書

二十六年癸酉頒大成樂器于府令縣式之○始定風雲雷雨山川壇詳見典禮考○詔旌烈女甯氏門復其家

二十九年丙子冬立無祀鬼神壇每社皆有

三十一年戊寅春正月令民墾田

成祖文皇帝永樂元年癸未

四年丙戌知縣郭肅至○修靈濟侯祠凡廟祠為官所建者無論當否皆書

十二年乙未知縣賴生啓至○修天齊祠

十四年丙申夏旱○秋修膚潤廟

十六年戊戌知縣張旟至

十八年庚子春二月妖賊唐賽兒趙琬等攻城知縣張旟會都指揮衛青討卻之張旟見官蹟衛青字明德華亭人詳見藝文考○冬知縣陳泰至

仁宗昭皇帝洪熙元年乙巳夏四月旱蝗

宣宗章皇帝宣德元年丙午

二年丁未定增廣生員二十人

四年己酉知縣張輔至

八年癸丑夏旱饑

英宗睿皇帝正統元年丙辰修鄭公廟

二年丁巳夏旱蝗○增廩膳生員膳夫二名

三年戊申夏知縣戴雲至○冬修城隍廟

九年甲子夏旱

恭仁康定景皇帝景泰元年庚午

三年壬申省渠丘驛

五年甲戌知縣徐亮至○修學宮教諭許倫修

七年丙子秋大水

英宗睿皇帝天順元年丁丑春大饑○通判曲

獻來署縣事（凡署縣者行事乃書）○作聖賢龕
七年癸未知縣謝續至○冬修文廟
憲宗純皇帝成化元年乙酉春修鄭公廟
七年辛卯春饑○新縣治
八年壬辰大有年（斗米十錢）
九年癸巳春三月大風晝晦
十一年乙未知縣陳文偉至○修學宮
十三年丁酉春三月建公冶長祠
十七年辛丑春知縣康政至○秋八月釋奠于
先師（常事不書今書之者以其異也詳見官蹟傳）○設漏澤園○建
衛公祠（祀指揮衛青）
二十年甲辰知縣何淮至○修城隍廟
二十二年丙午冬大饑
孝宗敬皇帝弘治元年戊申改祀鄭康成于高
密（舊本縣春秋致祭今始改）
四年辛亥知縣郭桂至
五年壬子春旱大饑
八年乙卯夏五月大疫

十二年己未知縣李時清至
十八年乙丑知縣王敬之至○毀譙樓作正門
及鍾鼓樓
武宗毅皇帝正德元年丙寅
六年辛未春正月流賊齊彥明等攻城陷之王
粟女及石氏皆不受污死賊殺王滕母滕救死
之○冬知縣陳義至
七年壬申冬十一月流賊刼高贇女不屈死之
八年癸酉黑眚見（自夏至秋乃滅）○築護隍
九年甲戌春知縣周璿至○冬有虆（在西南山中）
十四年己卯夏知縣朱夏至
世宗肅皇帝嘉靖元年壬午
二年癸未夏知縣王宏至○秋九月黑氣見（自酉
迄起晝晦金鐵竹木有火光）
三年甲申春知縣魏廷義至
七年戊子春大蝗饑（人相食）○大疫○夏五月知
縣徐璣至
十年辛卯知縣楊時泰至

十一年壬辰夏大蝗蔽天○秋一晚[illegible]空
十二年癸巳春知縣宋儒至○夏大有麥○冬
十月丙子夜星隕如雨
十三年甲午春大藝樹凡城池道路皆植楊柳無筭後之興作多取給
焉○初闢文廟神路
十四年乙未春詔旌游豹妻李氏門○秋八月
初成啓聖祠○九月盜切庫藏優人李堂等所為
十五年丙申春知縣安止至○夏蝗
十七年戊戌知縣趙宗仁至○秋大水
十八年己亥春大饑斗粟百餘錢人取樹皮以食死者枕藉○夏
知縣喬一峯至○甘露降在周某園中柏樹上味甚甘人不知以為栢花云
十九年庚子春大疫○屠家出白血屠者任某屠一豬皆白血人不敢食明日又屠又如之
二十年辛丑知縣楊生輝至
二十一年壬寅冬十一月夜大雷雨
二十二年癸卯知縣李文達至○夏有麥○旱
逆大火燒毀民舍五六十家死者甚多

二十四年乙巳夏四月通判孫姜來署縣事○
五月大歛民財修倉○冬知縣何尚賢至
二十五年丙午龍馬生民王周某家產一駒毛皆成鱗目出火光主人恠而斃之
二十九年庚戌夏知縣張芹至
三十一年壬子夏五月大雨雹○秋七月大水龍攫石跡甚多○八月知縣邵大章至○冬大寒無麥
苗
三十二年癸丑夏四月馬尚卿以賊施尚詔殺
吳欽家尚卿與吳為姻家吳嘗[illegible]其妻尚卿乃結大盜施尚詔剿其家殺男婦二十三人惟遺其婿時方二歲官[illegible]視不求近尚卿挈家而逃莫知所之留其女為[illegible]橫吏云
○秋七月有雲如龍見于西北夜中星月交輝忽有雲如龍爪甲皆具漸化淡青色而沒○立帶徵法時田地飛詭者衆故賦多脫額當事者不稽查額徵外仍令倍出名曰帶徵民頗苦之
三十五年丙辰春正月大盜起尋捕平之王學古董賫及益都楊思仁等大肆劫掠人民驚潰城門遂不守後御尹觀遷勦平
三十七年戊午夏虸蚄
三十八年己未春省稅課局○夏大旱○六月

知縣許世道至〇大蝗飛蔽天日積嚙而下者如雨嚙人衣服〇

冬疫〇詔旌鄉一賈妻王氏趙東周妻張氏門

四十年辛酉芝草生任庠氏圃中

四十一年壬戌夏六月知縣王宮至〇芝草生任庠氏學中

四十二年癸亥春大疫死亡甚多十無一二存者

四十三年甲子大修文廟

四十四年乙丑春大風害麥〇夏四月知縣齊

至魯至〇大蝗害民田禾幾半哭聲徧野

四十五年丙寅夏閏六月知縣王應吉至〇罷

馬頭役此役人甚苦之至是裁革雅徵銀解驛

穆宗莊皇帝隆慶元年丁卯春免田租之半〇

括地所用步加鈔尺四寸

二年戊辰免田租之三

三年己巳夏五月蝗〇閏六月知縣張朝瑞至

〇秋七月大水平地深三尺衝没民舍殆半死者千餘人生畜不可勝計哭泣之聲日夜不絕〇冬桃李華

四年庚午春大饑時麥將熟百姓爭取食有相鬪殺者而徵賦且急辦…

五年辛未冬十二月知縣宋存德至

今皇帝萬曆元年癸酉免田租

二年甲戌夏四月大雨雹平地積五六寸形多異狀大者如鵝卵摧木田禾為之一空〇冬十一月知縣王儒至

三年乙亥春括地〇立催科法舊時催科者專責里總至是籍名而稽雖堂上之指可掬人自是不敢逋負矣

六年戊寅冬十一月大雨雪平地三尺生畜樹木凍死幾半

八年庚辰春初市于三山〇夏六月詔旌黃守

紀妻高氏李學顏妻侯氏門〇秋八月知縣高

大成至

九年辛巳夏雨雹〇冬括地〇變賣僧尼宇舍

〇徵輪錢立法初意亦美但一歲中有至二輪者民頗病之〇冬疫時呼為大頭瘟

十年壬午春新寅賓所〇夏六月蝗蝻〇詔蠲

逋賦

十一年癸未夏六月蝗〇奉 詔罷田〇冬十

一月地震

十二年甲申春糴湧貴○夏六月知縣熊元至○有秋

十三年乙酉秋八月芝草生（在先塋一 學三塋）

十四年丙戌春大括地○冬修衛公祠

十五年丁亥春修學宮○初行條編法（此法本創于江南蔡克廉令熊侯區畫尤當民甚便之）○冬十二月詔旌馬大壯妻李氏門

十六年戊子春浚隍○夏六月庚申夜地震○冬初置學田（詳見賦役考）○大修城○攺築八蜡祠

十七年己丑夏五月麥秀五岐（[illegible]）

論曰洪荒之世邈矣載籍以來邑中事豈不犂然具哉余慨歲差不明無所取裁故不自揣為之整齊其概使覽者因變考時（皆據舊辭）稽義雖不足劝懲一時庶幾足徵後日耶

安丘縣志卷之二

星野考第一

邑人馬文煒撰

昔軒轅校星次以定律度後世因之以察禨祥而保章設焉其曰星土者星所主土也分野其昉玆乎第其法湮滅不傳莫從考詰今存可言者十二次而已盖日月歲十有二會故有十二次之說建子之月次名玄枵為齊分野史遷曰燕齊之疆候在辰星与于虛危春秋元命苞曰虛危之精流為青州按虛二星上下各一如連珠危三星不直皆北方玄枵之宿其所分國雖戰國以後堪輿家所定然十二次則從來遠矣周禮職方氏云正東曰青州通典曰青州北據海西距岱山齊虛危之分此禹貢所畫青州也至左傳則曰齊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賦禹貢所畫更宏濶矣或曰此實征所至非疆域也嘗考之于昔少昊有爽鳩氏虞夏有季萴湯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分都此地

爲東諸侯至周成王時封師尚父于齊都營丘遂兼有五國之地史記云營丘邊萊地里志云營丘去安丘西北四十里亦齊股肱之邑今在昌樂境中後獻公又徙都臨淄亦曰營丘宵不出職方正東之域未至如左傳所云也洎周之衰諸侯日相吞併以盡尋常逮至七國而泰山瑯琊清河勃海之齊侈過二千餘里始與左傳所稱畧合盖其變遷如此然總之不越玄枵之次盖玄枵起婺女八度終危十五度其緡絙亦廣故古今齊不能外焉或者以婺女爲玄枵宿因謂齊亦爲婺女不知玄枵雖統三宿而婺女實爲揚州漢律曆志及帝王世紀亦以婺女爲齊分者從其數也何以故星之度數有廣狹其分繫有遠近或一宿而跨數百里或一州而聯三四宿各有攸攝繫乎疆域故觀從大梁則西河合于東井泰拔宜陽而上黨入于輿鬼雖以膠拄而論夫齊域未嘗及乎揚州安得以玄枵之次謂爲齊分邪嘗考觀太史令陳卓所論郡國宿度齊國入虛六度北海九度濟南入危一度樂安四度東萊九度平原十一度菑川十四度其分封域盖畧與河海穆陵無棣之齊相當焉唐貞元中淳風撰法象志以唐之州縣配七百八十三星其言兩戒山河甚詳諸家不能易焉所論疆域亦與世紀班陳諸人所說齊國不甚抵牾盖其法不論郡國而論山海故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所始終而分野可知矣近世苑洛生與鳳翔彭崑推步天數繫以今郡國名其說以爲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天分三十四萬三千一百分起虛六度規而列之復在虛五度終焉安丘實當危宿三度天分三十三萬五千五百八十分木星入危三度主邑五穀豐稔月與四星同占若杵臼星不明主饑盖杵臼四星在危南故並以占焉又天官書謂十二國十六星在牛女南近九坎其東一星曰齊北斗平旦建者魁魁主海岱以東北皆爲齊占而安丘之分野大畧可睹已世或以虛危北宿也而屬青房心

東宿也而屬宋遂疑其說至欲以青州屬大火之次此皆見也夫星乃陰陽之精其本在地上發于天雖有分野不過精氣相綴晝繫東西南北如日月五宮之宿下應五方較若列眉截如畫井反成巨謬矣嗚呼灝穹縣象微在列國人事臧否僭忒其于逆從若影響然孰謂天可忽乎哉

安丘縣志卷之三

山水考第二

夫禹貢畫州首稱封濬職方分土爰表鎮浸其疆域所繇稽焉者乎安丘山水雖僅一甌史然昔人稱浯汶之間宛一都會按浯汶二水俱出西南一逕朱耿遠繞縣南一過柴埠近逗城北各迤邐百餘里而會于濰居然若圜玉矣又小泰山連亘于西南而濰合二水俱東赴海有如全齊中一小齊是故言海岱安丘得什伯之一言濰淄安丘得二十之一言浯汶安丘得厥全焉其一方形勝乎又西南群翠蜿蜒東疊為丘陵至于城南印臺左折而東北至古崖適與汶會有如長鯨飲河蓋瀠結之大竅也土方邊師所掌毋寧無謂乎哉余因條而著之令後此有稽焉

西南之山十有五里曰牟山或曰即春秋根牟非也隋于此置牟山縣今猶城址陂陀旁西一山曰紅桃又曰洪陀產紅土石山之東一二小

峿嶁曰小山
四十里曰劉山高百十丈峯巒九出有桃源洞
洞内有石床上多古祠井泉旱禱之處碑字泐
滅旁西一山曰孤山東一山曰土山
五十里曰峯山上有仙姑洞峯山東北曰有子
山有子山東北曰白雲山亦有洞名黃花洞
六十里曰峿山一名巨平山四面險絕上寬平
可數百畝有古城遺址中有池池中水下瀑聲
徹聞其東北懸崖聳出可容數人登望土人呼
曰仙女望爾雅凡山巔懸出可還而眺焉者曰
望上有小石泉一滴水極清冽滿時僅可一盂
盂了復滿滿後不溢出若有人斟酌之者泉傍
石竇時時吐雲氣仰瞰飛瀑洞壁清響暑月冷
冷灑人按春秋莊公元年齊遷紀郚杜預曰朱
虛縣東南有郚城即此地里風俗記云峿西連
小泰山小泰山或謂沂山或謂峴山峴即穆陵
關諸山劉裕取青州之故道古長城在焉竹書
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人築防爲長城即峿

西一帶諸山是也
七十里曰牛沐山上有古寺其西一小山曰龜
山形象龜飲河
八十里曰太平山上有長城嶺其左右連絡者
曰金轂山（一名金轂）曰摘藥山曰望海山鷄鳴時東
望海日波若浮金曰鳳凰山曰鶯嘴山山岳中
有洞谽谺相對曰擂鼓山擂鼓山與峿山連麓
大抵西南諸山皆駱驛不絕直接穆陵關與小
泰山上多古砦石城可以避亂
又西南之山二十里曰蒿里山上有廟祠
四十里曰受山其西北有泉一泓俗呼爲海眼
旁別有泉一二狀若噴珠俱下流入于浯河
五十里曰神山以近靈泉神祠也
六十里曰㟢山或曰即左思齊都賦所謂㟢嶺
其左是也然水經云康浪水出焉今康浪在臨
淄似非此山
八十里曰書院山曰燈臺山上多竹木兩山對
峙一山蟠曲南向曰書院一山孤峭北向曰燈

臺初不省何山也上有公冶長書院故名

正西之山四十里曰柴埠俗呼為赤埠按水經注汶水自郚城東北逕柴埠山埠西南有魏獨行君子管寧冢又東北逕柴埠山北山之東有徵士邴原冢各有碑誌存焉今碑誌雖不可考而汶實出赤埠之北埠側多古冢與水經皆合疑柴埠或當為紫埠之誤而鄉人又呼紫為赤邪

六十里曰雨羅山嶄巖秀出雲氣羅布則雨候

也

西北之山二十里曰望高山形突兀遠視高聳

東北之山三十里曰擔山兩山並立如人卸擔然

四十里曰峽山濰水夾流西麓北麓

五十里曰岞山濰汶合流之處

正東之山十八里曰聖水山舊傳山上石池一泓冬夏不涸旱禱輒應今涸矣山左一石狀如伏雞旁小石數十如雞雛土人謂之石雞或以

占歲不知何物候之

四十里曰蓋公山枕濰浯之交欲岑秀麗西漢蓋公嘗棲隱于此故名今頂上有冢祠在焉

三山在南十五里一曰[illegible]山巘有二市牛馬坡蕢貨物輻湊

礪埠在東五十里上有漢司農鄭玄冢濰水逕冢之右北流入昌邑

汶水在北三里水經云出朱虛縣泰山酈道元注曰伏琛晏謨並言水出縣東南峿山山在小

泰山東又北逕朱虛縣東又東北逕柴埠山又東逕安丘故城又東北過淳于縣西（今縣東杞城是也）又東北入于濰則兩川交會也（在今昌邑）漢書云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丘入濰土人云水出沂山百丈崖循山東麓北折入安丘逕南峿山據以上諸說小泰山沂山是也謂出沂山土人為真而酈道元言出峿山亦不為誤蓋汶有二源自沂山者流大而長即瀑布泉是也自峿山者北流不出七八里即合沂流總謂之汶故記述

谷與耳秋夏水廣五六百步沙深盤入腳不剝
涉起自西南出東北流逕百餘里壞我民田無
美入按齊有二汶一入濟一入濰此則入濰者也
浯水在東四十里說文云水出琅琊靈門壺山
東北入濰靈門今莒州北徼與安丘接壤之處漢書云靈門有高
原山原音柘俗呼為烏望山壺山浯水所出東北入淮酈
道元云浯出浯山世謂巨平山又高原山西接
浯山世謂之浯汶則是疑壺即浯也然浯山實
無它水而高原山之陽有水下流為河豈高原
傍別有壺山而今失其名邪據此水東北流逕
王護莒州安丘之交又東北逕朱耿即李丈水在府北又名清河又
東北逕景芝之東又北入于濰水經注云浯水東
北逕姑幕故城東在縣西南諸城莒州之交又東北逕平昌
故城北在縣南諸城之境南注荊水又東北流而注于
濰水沿其逗趣即是水也其謂之浯則以高原
山西連于浯而名之也酈道元以壺為浯毋乃
以音相近而遂疑其誤邪
小浯河在景芝源出㠀埠在西南三十里東流逕景芝之
西又東北入于濰
淇河在西南六十里源出峡山之麓東北流入于浯
紅河在西六十里源出朱音臨朐縣境東流逕清泉
在縣西五十里又東入于汶
靈河一名凌子河在牟山西十里源出峯山北
流逕白雲山在灰墟又北逕牟山西又北入于汶
金溝河溝一作鈎在牟山西麓源出南嶺又東北逕
故城北又北入于汶
龍灣河在縣南二十五里水多涸
五里河在東許源出平地自縣南逕東而北流
至王封在縣東北十餘里入于汶
濰水在東五十里尚書所謂濰淄其道者也俗
謂之淮桑欽云出琅琊箕縣酈道元云發源濰
山許慎呂忱云出箕屋山淮南子云出覆舟山
蓋廣異名也一統志云出莒箕屋山東北逕密
州密州即今諸城宋蘇文忠公守此州嘗著超
然臺記曰北望濰水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
蓋謂漢將韓信囊沙斷龍且之處水經又云濰

自箕屋東北逕東武城縣西又北過平昌縣東又北過高密縣西所謂礪阜是也阜上有鄭玄塚又北逕淳于縣東又東逕都昌今昌邑入海邑人黃禎曰余少聽長者方言呼濰爲遺音盖濰遺同韻同音方言又言箕屋舊產多櫰水從櫰底出故有櫰名果如此字當以水爲瀤此從俗說余以爲不然說文雖云瀤北方水也然據漢書地里志云壺山浯水所出東北入淮又諸矦年表北海有東淮矦按北海郡別無淮水則濰考

呼爲淮自漢已然豈櫰自漢時已有邪

雹泉在西南四十里自石函中迸出顆顆如聯珠如雨雹泉滙爲池池中草冬夏常青又涘闢成河東南入于浯池上有膏閭廟

沸泉在灰墟里中泉出如沸北流入于靈河

溫泉在西南七十里浴泉也北流入于汶

清泉在縣西七十里水自地中湧出澄清不濁

石泉在縣南十里

甘泉在東南二十五里澈然甘潔堨之可以灌園亦名南泉

馬跑泉在東北三十里形象馬蹄又名馬家泉

林泉在西南三十里

東泉在縣東十餘里聖水山西

西泉在縣西南一十里又東三十里東北入于汶

龍池在印臺下又東三十里曰連池又東北三十里曰呂家池在擔山前水最甘冽

龍灣在縣北汶水側舊爲民間桑田隆慶二年大水後遂瀦爲灣周廣數里泓深叵測隆冬不者

冰焉

論曰古稱寶藏于山漁魚于淵天所以業貧民也安丘諸水唯濰產巨鯉頗稱利民至若山則赭然童矣又牛沐一帶曠寫爲諸無賴逋藪而汶北風善沙人田禾稱二害焉民柰何不彫敝也悲夫

古蹟考第三

昔太史公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低回留之不能去焉蓋慕之也余往有事四方車轍馬跡所至之處一遇勝蹟輒悠然命駕徘徊久之念世代之變遷思昔人之不作情境所生感慨係之矣故黍離興悲牛山致嘆良非虛語蓋亦人情乎安丘即非名勝之區然故墟荒碓殘丘斷壟往往而在乎古者有遐思焉今表而出之使後之君子得以覽觀焉

古長城一名長城嶺在太平山史記載齊威王曰趙侵我長城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年（周顯王十八年）齊人築防爲長城又方輿勝覽云城西接岱東連瑯琊巨海齊人之防塞也

郚城在峿山說見峿山條漢有梧成即此地里風俗記曰朱虛縣東四十里有郚城亭故縣也隋改爲郚城（朱虛縣封半在臨朐半在安丘城址在廟山非縣境故不載）

平昌城一統志云即漢之梧成縣隋書地里志云郚城舊置平昌郡後齊廢郡置瑯琊縣省朱虛入焉大業初改名郚城非漢之平昌城也（漢平昌即今諸城安丘之交城址在柴溝亦不載）

昌安城在景芝西北酈道元云濰水北逕昌安縣故城東漢明帝中元中封鄧襲爲侯國也郡國志曰漢安帝延光元年立也

杞城在東北三十里古淳于國也酈道元云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遂號淳于春秋桓公六年冬州公如曹傳曰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後爲杞人所有杜元凱曰杞舊都陳留雍丘桓公六年遷都于淳于僖十四年遷緣陵襄二十九年又遷淳于晉人合諸侯城之及考隱公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其時杞已在東方不得言桓公六年始遷淳于也若謂陳留其道必出齊衛之郊莒小國也安得越境伐人取邑哉且陳留無牟婁當是淳于之杞由是觀之淳于之亡當在春秋初年杞人遷而居之逮桓公六年淳于公始以寓公如曹見

經也漢因以爲淳于縣
古城在牟山安丘故城也孟康曰今渠丘亭莒
渠丘城是也伏琛晏謨齊記並言亭在安丘城
東北十里非城也城對牟山隋開皇中改爲牟
山縣大業初復爲安丘
郚亭在郚城西地里風俗記曰朱虛縣東四十
里有郚城亭已見上或又以牟婁防兹並屬安
丘非也按杜元凱曰諸縣東北有婁鄉平昌城
西南有防亭以水經考之俱在今諸城兹亭在
姑幕東北亦非縣境也姑幕在今諸莒之交
渠丘亭在印臺上亭下有池即申公與渠丘公
立談之處伏琛晏謨云渠丘城對牟山山東十
餘里有渠丘亭即此
印臺在南一里許一名大墩臺上北望正值縣
廳故名其西一丘名小墩
康王臺在西十里俗傳齊康王被逐夜乘馬渡
汶馬化爲泥爲臺臺日中不見夜中隱隱如成
臺前一水有無不常一名潮河一名乾河按齊

傳田成子墓齊遷康公于海上尋死蓋天或愍
而識此耶事不可盡信疑以傳疑可也水實伏
流
祈嗣崖在東北十八里汶水之濱舊傳杞子禱
嗣于此上有遇仙觀
晏公堂在金瀟河西舊傳爲晏嬰休沐之所
公冶長書院在南七十里見建置考
管公鄉在管公里中昔魏平原華歆千里訪朱
虛高士管幼安于故里里人呼爲東家丘即此
蓋朱虛之東境也今屬安丘
棄金坡一名堆金山在公冶長書院山東五里
昔管寧與華歆鋤園擲金之處
鄭公鄉在濰河東宿家里中漢大司農鄭玄之
故鄉漢書公高密人唐賈公彦謂北海人安丘
古來多屬北海高密雖境土分割而公家實在
安丘之東境水經所謂礪埠是也公時設教于
鄉齊魯門人從而遊者嘗數千百人地隘不能
容孔融爲北海太守表其里爲鄭公鄉號通德

四錢子義有詩美之載公墓表即今鄭公店
韓信壩在東五十里昔韓信與楚將龍且夾濰水而陣于　此信令爲萬餘囊盛沙以遏濰水引軍擊且僞退且追北信決水水大至且軍半不得渡遂斬龍且于是水蘇長公超然臺記曰北望濰水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蓋謂此
虎林在縣東五里許吾馬氏故塋也邑舊無虎國初有虎出林中縣令陳某者率衆往捕之不得須臾虎躍出撲殺令一人而去不知所在邑人黃禎曰此可爲苛政之戒或曰由令朱衣也

漢蓋公塚漢書蓋公膠西人宋蘇軾守密尋訪遺蹟不得乃建守于廳事之後匾曰蓋公堂今縣東四十里臨淮鄉有塚名蓋公塚上有廟夫婦並祠塚田可五六十畝不起科相傳以爲祠田不知何代也按膠西漢縣安丘劃爲膠西雖出後代安知昔之臨淮不膠西邪
黃公塚西京雜記有黃公者齊東海人常佩赤金刀制御蛇虎如其意記亡其名今縣東四十里三塚鼎立其一爲黃公塚土人相傳神咳其術如上說疑即此人
大司農鄭玄塚在礪阜塚上樹多異常以爲當時四方門人所植正德辛未戌于流賊塚傍草一種叢生長葉秋來枯黃緜如衣帶風刺刺有聲傳所謂書帶草者此邪舊傳草生東海公讀書處張華謂東海有草如宛繩嗇夫斜以爲佩或指此與
豫州刺史孫賓碩墓水經作兄弟墓在牟山金溝河西

南按賓碩嵩字也水經又言柴阜有孫嵩墓誤矣
魏徵士管寧邴原二墓俱在柴阜山說見山水考
五代漢太師蘇禹珪墓在白墳店北禹珪諸城人
宋孝子毋卬墓在西三里進士周元賓銘其墓
參知政事明鎬墓在朱藏里中
元都元帥鄭衍德墓在土山
廣威將軍劉聚墓在縣東北三里田家庄墓前有石獸

信武將軍張智榮墓在縣西四十里翰林學士李檠撰碑

論曰邑中古蹟自城址而外多古人棲止葬藏之處然其人與其骨俱朽矣而芳蹤耿耿不磨何也則以賢豪故也於戲今之所覆後之所眎彼豪傑之士愼勿與世俱盡哉

安丘縣志卷之五

建置考第四

先王經營宇內必備百度以規四海是故設險守國攸躋臨衆泮宮造士厥莫大焉乃至廩庾遞遷津梁市肆罔弗翼然載在周禮至纖悉矣逮其衰也學舍蓁蕪城雉傾圮賓鄙梁落鞠爲茂草故春秋以候館占國之廢興有以也大
國朝初定即詔所司盡立學宮已又命繕修城廓其于根本之置固矣諸恤隱域民之政次第釐舉百度惟新眎周政加悉焉二百年來或修或墜夫非守宮之責歟故詳著于篇

城池歷代廢興闕志元末總兵官察罕帖木兒檄大將王野驢守禦是土乃經營城郭周環廣三里二百四十步高二丈二尺基濶省高之七尺上濶九尺闢爲三門東曰威武南曰太平北曰乘勝制闕東北隅俗呼爲幞頭城　明興洪武初詔所司增修乃于城內外各築馬道道廣一丈有畸開深隍池廣亦如之正德辛未値變

復于城下買民畈田二丈有畸築濠瀦水曰護隍歲久堙夷萬曆戊子知縣熊元復築馬道益增高之護隍高三尺有畸上可容軌池廣睎護隍而深倍之女堞皆繚以甎云

縣治在城內東北故莫可考洪武中重建成化七年知縣謝縝新之弘治十八年知縣王敬之毀譙樓作正門三楹門內東西作鍾鼓樓尋燬于火今左爲土地神祠祠前爲寅賓所知縣高大成立儀門三楹角門東西二楹正堂五楹退思堂五

楹幕廳在正堂左三楹吏曹吏戶禮兵刑工凡六承發房一架閣庫一俱分列墀之左右鹵簿庫一在正堂西帑庫一在正堂東廡十楹在舊幕西今廢獄在戒石陳西堂塗日陳戒石亭在陳中儀門之內知縣丞簿三宅在退思堂後典史宅在幕廳後吏廨在廡前今廢

學宮在縣治東金末燬于兵元建元中草剏至元八年徵本鄉耆儒鄭康成之裔曰朝宗者典學教諭時學宮荒蕪廟址多爲隣人侵占湫隘不可築有老生梁安仁呈所繪故廟啚乃復傍諸侵地築垣爲縣廨之東隣二十八年達魯花赤牛牛與縣尹梁世英重建正殿三十一年縣尹董士良剏造兩廡達魯花赤海牙益修飾之始作戟門雕楹刻桷極諸壯麗大德八年兗州人田恭來宰是邑復起傳道堂齋舊殿東有古坑深數十丈田藿土實之繚以宮墻竹木蓊鬱明興洪武二年縣丞鄭原澤徙築堂齋于殿東隙地景泰五年教諭許倫復証官民地址繪塑

聖賢諸像移講堂于殿後今所成化七年知縣謝縝增修兩廡戟門欞星門神厨神庫宰牲諸房成化十一年知縣陳文偉重建明倫堂饌堂博文約禮二齋十二年按察司副使張珩狹小堂制乃購良材訖柱礎之嘉靖十三年知縣宋儒于廟門外剏買民舍開拓甬道直抵南城以爲神路四十三年知縣王宮重建大成殿修飾兩廡及欞星戟門萬曆十五年知縣熊元復修明倫堂及諸繚垣今廟制正殿五楹東西廡十

有八曰觀德門三楹旁置二祠左曰名宦右曰鄉賢列爲櫺星門啓聖祠別在正殿之東神廚神庫宰牲房俱壓學制櫺星門西爲學門北行二十餘步折而東爲儀門復轉而北曰明倫堂五楹當正殿之後左爲博文齋右爲約禮齋各三楹在堂東西敬一亭三楹在明倫堂後　御製碑在馬射圃一在堂東北今廢教諭宅在敬一亭後訓導宅一在堂之極東一在堂西皆南向外社學五一在城隍廟東餘分在四關

別署布政行司在縣治西北按察行司在縣治東青州行府在縣治前今廢漯丘驛在印臺西北久省課稅局在縣治西嘉靖中省陰陽學醫學俱在縣治西並廢僧會司在城隍廟道會司在重陽觀養濟院在小東關惠民局在縣治東亦廢旌善申明二亭在縣門左右演武亭在北關外去縣二里許

倉廒三官倉在縣前今廢預備倉在布政行司北嘉靖中通判孫益重修學倉在明倫堂東亦廢

鋪舍十三總鋪在東門外東抵高家爲鋪五曰程家石埠連池孫猛賈家南抵諸城爲鋪六曰石泉馬留辛庄官庄尹家李丈北抵昌樂爲鋪一曰河下相去各十里

津梁五北關渡去縣三里曰汶河橋西關渡五里亦曰汶河橋南六十里曰李丈渡即浯河東六十里曰淮河渡即濰水也南二十五里曰龍灣橋

鎮店二十四東南十里曰十里河又十里曰岳家店岳家店北爲石埠有市又十里曰井泉又十里曰景芝有市景芝去城四十里居民雜三縣蓋商淵也舊有通府專治近華城東北二十五里曰朱往有市又二十里曰逢王有市迤南十餘里曰逍哥庄有市去城四十里城西二十五里曰淩河有市迤北三里曰慈埠又十里曰解獲有市又十五里曰平原有市迤北十里曰紅河又迤南二十里曰牛沐有市牛沐去城七十餘里城西南二十里曰白墳有市又二十里曰雹泉有市雹泉東南二十

里曰嶼山西北十里許曰虎墟北十里曰□□
（有市）田亦去城四十里城南二十里曰□□又二
十里曰官莊（有市）又二十里曰李丈（有市）城西□□
里曰窰窩又十里曰望亭
街亞自太平門直抵乘勝門有里許為大街其
中央直橫大街曰蘗街西去僅四十餘步即城
址開明寺在焉東去半里強至威武門□□學
宮縣治俱在又自太平門內北行數十步而
東為巷一徑可百步中有二小巷俱北折□一通
故稅課局一直抵縣門其文廟前有巷一是為
神路旁為大濠又乘勝門內南行百步西折為
城隍廟與布政行司東折四十餘步復轉而南
逶迤二百餘步復與縣治街通出太平門外少
折為十字街舊有橋名石橋亦曰蘗街其南為
南關西為西關東為小關蓋小東關也小關東
去半里許有大巷一北去亦徑可百步少折而
西即威武門其東則大東關也北關在乘勝門
外別有小西關在城西城內街俱無市四關廂
及小關月凡五市一六日東關二七日北關三
八日南關四九日小關五十日西關鋪店之市
大小十四（□見）山市一曰三山在縣南三十里每
歲二市市各五日三月望十月朔日起皆平地
張幕列隧成巷他傍縣皆來貿易紅塵四合煙
雲相連𣸣譶之聲聞于數里諸市皆官為較勘
斛斗秤尺又有牙役以分之集頭以總之山市
則縣倅親往治焉
壇壝（社稷壇）在縣西北洪武元年詔立制四面
各廣二丈五尺崇三尺陛四出各三級以石主
社（取盤石之義）長二尺五寸方一尺形如鍾剡其上
培其下半在坛之南方墻四面各二十五步由
北門入（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南　國初屋而
不坛洪武元年詔各縣立境內山川壇二十六
年合風雲雷雨山川為一壇風雲雷雨有壇自
國朝始後又以城隍共為一壇制廣狹如社
稷崇二尺五寸陛四出各三級惟正南五級（今為居民取上當禁）
（邑厲壇）在縣北洪武二十九年詔立制

西面各廣二丈前出陛三級各有神厨神庫宰牲房今廢外壝濼園四一在縣西一印臺左一邑厲壇側一縣東南成化中參政邢表命知縣秦政剏

廟祠八蜡廟舊在祈嗣堤知縣熊元改于城東一里許城隍廟在縣城內西北隅按城隍之祭莫詳厥始唐李陽冰謂無專祀惟吳越有之前人已辨其非又有謂自唐始者然齊梁史已有祭城隍文蓋有城隍斯有此神也宋加封爲顯佑伯本朝據禮正之獨稱城隍之神正統成化中邑令戴汝霖何淮兩新其廟教諭華亭曹安記之膏潤廟在霍泉莫考其初元至元二十一年知縣馬瑞重建記稱廟西有桃園東有壽山北有神山泉流逕管公力監里中東注于浯又記大觀政和中旱知縣李安節兩禱于泉有白蛇白鼠之祥時乃大雨再請于朝得賜廟額封其神爲靈霈侯至元中復旱宿州守黃濟以詩禱之雨竟如禱乃再新廟貌以答神貺別有靈祠行宮在城南一里許爲復祠公冶長祠在縣南七十里相傳以爲公冶讀書之處九月九日邑民具香楮往祀之成化中知縣陳文偉重建自爲之碑記縣東四十里臨淮鄉有蓋公祠疑即曹參所師事者夫婦並祀故俗又呼爲蓋婆廟或誤以爲葛朴云縣東四十里礪阜之原曰鄭公祠舊本縣春秋致祭弘治初年始改祭于高密功臣祠一曰三賢祠在城隍廟東祀都指揮衛青縣尹張旟少尹馬撝此皆有當于縣者也外是別有關王廟在小東關蓋祀漢壽亭侯羽也又南部有東鎮行宮西關有東嶽行宮非境內之山祀之侈也東嶽之北爲三官廟亦淫祠也它如城西許眞君廟之祀晉旌陽令遜也城南護國西齊王廟之祀唐長子令也西城隅二郎廟之祀蜀太守李冰子也雖無當于縣然或驅火患或消水災故民並祀之以禳災焉按西齊王廟記稱邑中裴氏次四女家于荆山一日云府君取余顧執事巾櫛即日坐亡故配饗

在廟世所傳六四娘子者是也此幾語恠矣又開從泉之事與此略同其女益今徐氏之祖姑云別有王烈婦碑在城南諸城亦擬記

寺觀　開明寺在縣治西宋天聖三年建洪武初重修　重陽觀在南關外洪武十五年建僧會司在焉東去縣四十里曰廣濟寺元至元三十年建四十五里曰法林院崇慶元年建東南三十里曰天覺寺元至正元年建東北二十里曰遇仙觀元中統元年建三十里曰興教院元至元十年建四十里曰崇慶寺元大德元年建五十里曰修橋寺金明昌六年建四十五里曰靈峯院金大定二十三年建三十里曰重興院元延祐六年建四十里曰興福寺金明昌七年建曰女眞觀元至正元年建四十五里曰棲雲觀元至元十三年建曰太清觀金大定元年建六十里曰長淳觀宋淳化元年建九十里曰壽聖觀洪武初修西南四十里曰古聖寺宋熙寧六年建五十里曰法興寺元至正二年建六十里曰瑞應寺宋元豐三年建七十里曰彌陀院元至正十年建八十里曰崇興寺西北六十里曰神清觀南六十里曰洪濟院俱金大定三年建環邑之中凡十廟三祠三行宮十寺七院八觀共三十九所餘小祠不與焉

論曰夫子作春秋雖門觀臺榭必書重民力也至諸井廬神舍非上所役使矣然往昔殷富時家有藏鏹故民得以贏餘潤飾之今蓋蕭然已豈非单窶故邪於戲即有一勞永逸諸不可已之役非時使烏能不稱厲哉乃世有託名振墜營爲利孔者何也

典禮考第五

夫禮彌綸天地經緯陰陽弘暢人情粉飾行事輔治而坊民者也三代以還爲吏者不過從事于讞獄催科簿書期會爲能至于禮節蔑如也間有魁傑名能知禮者非不緣飾其儀以詡耳目然而文與實乖無復誠敬之意終與俗吏爲伍烏能以禮讓爲治乎余觀大明集禮會典二書其言郡縣之禮詳矣以世多有其書故不悉著著其沿革之大畧焉一曰慶賀　聖誕暨元旦冬至習儀拜賀稱壽致祝具見儀注儀仗香亭龍幄黃蓋各一戟二戟二氅戈氅班劍儀刀梧杖立瓜臥瓜骨朶鐙杖斧響節令旗俱如戟數鉦一鼓十二儀從人六十有二冠袍帶韠如其人數二曰開讀　詔赦知縣率僚屬郊迎至縣行禮如式三曰救護日月薄蝕古者以是爲大變故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今僧道亦與焉日食各官朝服月食便服四曰鞭春凡鞭春迎土牛者蓋十二月建丑丑爲牛故出土牛以送寒氣土能剋水故也又勾芒春神春時土氣脉發鞭牛所以示民耕種也其法取象立春日辰爲色天干爲頭地支爲身納音爲耳角蹄肚尾五曰釋奠先師漢時議周公孔子爲先聖禮高堂生樂制氏詩毛公書伏生諸人爲先師終漢世無特廟至魏太和三年始立廟于學宮唐高祖立周孔廟于國子監貞觀二年房玄齡建議乃罷周公自是始專享孔子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十四年詔尊爲宣聖尼父乾封元年追贈太師天授中追封隆道公開元二十七年追謚文宣王宋初加戟十六枚大中祥符初加謚玄聖文宣王尋改至聖文宣王崇寧中詔命殿曰大成政和中增立二十四戟元至大元年加謚大成至聖文宣王　國朝因之祭用春秋二仲月上丁日祭器登一鉶二實大羹和羹簠簋各二實黍稷稻粱籩十實形鹽藁魚棗栗榛菱芡鹿脯白餅

黑餅豆十實韭菹菁菹芹菹筍菹醓醢鹿醢兎
醢魚醢脾肵豚胉成化中增籩豆各二糗餌粉
餈飽食糝食舞八佾嘉靖中從輔臣張璁議改
王爲師樂用六佾籩豆各十罷諸封號去塑象
設木主蓋彬彬稱盛矣欽定先師木主崇二尺三寸七分厚七分座崇四寸長七寸厚三寸四分四配十哲兩廡各以次而降六曰祀啓聖公嘉
靖九年詔天下學校各建啓聖公叔梁紇祠以
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以程珦朱松蔡元
定從祠上丁日子夜致祭取子不先父食之義

此　世宗推恩之說且以[illegible]之（　）源懿舉哉
七曰祀名宦鄉賢洪武初詔學校各建先賢祠
左祀賢牧右祀鄉賢後更爲名宦鄉賢釋奠畢
祭之名宦國朝大尹張旟少尹馬鵕後增都指
揮衛青凡三人鄉賢漢太尉牟融郎中郎顗宋
參知政事明鎬後增漢太常卿周澤宋國子監
丞楊光輔太常寺楊安國大理卿韓晉卿知州
陳規元都元帥鄭衍德國朝知縣季樂副使曹
一鳳凡十一人此國家大典也然余觀近世諸

州縣所舉者大抵非身躋要津不得非子孫融
顯不得非故舊爲之曲庇不得濫奭也久矣八
曰祀社稷之神祭月同先師日用戊木主二俱
北向稱某社之神某稷之神別有鄉社每里百
戶爲壇一會首行禮今廢九曰祀風雲雷雨山
川城隍神月同上日用巳木主三俱南向風雲
雷雨居中山川居左城隍居右十曰祀邑厲春
用清明秋用七月望日冬用十月一日歲凡三
祭俱以城隍主之有　御製祭文別有鄉厲儀

同鄉社亦廢十一曰蜡祭蜡者索也歲十二月
大索群物而享之也先嗇一謂神農司嗇二播種之官
農三百種四郵表畷五古人于田畷建郵樹表以居田畯息耕坊
六徑畛涂道路以坊水曰坊水庸七遂溝洫澮川以道水曰水庸貓虎八
爲其食田鼠也每臘月一日致祭此禮舊闕嘉靖中始
舉行之十二曰鄉飲酒禮按鄉飲之禮考古有
三鄉大夫獻賢能于君而賓之則舉黨正索鬼
神屬民而正齒位則舉州長習射于庠序則舉
今禮惟存黨正正齒一舉行于學宮雖與祭厲

同日而非索鬼神之義古者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僎席東北西面今賓主介僎俱偶坐相向失之遠矣古有瑟有磬有笙有匀有簫有斯禁有玄酒今惟有觶有鍾鼓古樂以工今以諸生古笙入兼歌南陔魚麗周南召南等章今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多賓賢之詩古有揚觶無讀律今制取周官讀法之義加讀律一條所以補揚觶之不足也十三曰射禮國初以古禮繁多斟酌文質取

其切義設開于學而特揭示以習射之法今歷又矣故詳著之先期定耦樹鵠鵠古謂之候獬射用狐鵠一鵠加二采學官所射布鵠二無采諸生所射選執事者司正副正每耦人主辦射定耦之事司射二人主誘射之事司器二人舉鵠爵二人請射四人獲者每鵠二人執旗六人正南北向樹容如之容一名乏似屏風木框皮革用蔽身執旗收矢者立容後東西各設鹿中司正副正者位鹿中器形象鹿伏前二足中者受筭之孔也鑿鹿之背上受八筭請射者次鹿中位射者又次之北面南向設主射官位司器在右司爵在左司射各在二司左右之前射位居

中官生各以級位序射至期請射者引主射正官及諸官生各就位司射器者置弓矢于前請射者引射者詣司器授器貫決施遂決鉤弦之器遂射鞲也乃復位遂詣司射前請誘射各以齒讓齒上者為上射齒下者為下射凡射以二人為耦耦各四矢古人一乘之法每一耦進司正執八筭于手伺矢中則投筭鹿中筭上仍書射者姓名以紀數定賞射有中的中采偏東偏西過鵠不及之等執旗者各舉旗邑別之射已復位收矢

者復矢于射者三射俱已司正各持筭白中于正官舉爵者酌酒授中者凡酒中的者三爵中采者二爵飲訖復位請射者請納器于司器揖讓而退十四曰賓興鄉舉里選之法不行今以歲貢科舉當之飲酒之禮頗不按古制亦不行于學官十五曰新官上任有赴城隍廟誓神文諭僚文見儀注十六曰朔望行香洪武二十四年詔各處儒學每遇朔望有司提調官至日早詣學謁廟至明倫堂講學考課次詣別廟行香

十七日朝覲給由凡在外官朝覲給由遍謁境內應祀神祠祭告而行復則于儀門外合應祀諸神爲一壇而祭之如新到儀以上諸禮不過有司之事禮之末節爾然尊君假神之道範俗出治之機亦基是焉殆難以虛文視也今之行禮者不覩其源安于簡陋其于揖讓周還登降之節猶懵然莫能通曉况欲鼓吹教化摘埴愚民使之翹赴被服以成俗乎以故民間之禮剝蝕殆盡如冠昏喪祭之儀集禮諸書所載非不詳盡而竝委之草莽即有好古君子間一行之而世咤其末所曾見輒群聚而咻之甚至今日極已文中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婚禮廢天下無家道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祭禮廢天下忘其祖悲哉夫禮根于人心上俗不能易世變不能泯世之有司苟能設誠于內遵其儀而經緯之豈其虛哉以勸則行以禁則止人將靡然感動所謂輔治而坊民者也

安丘縣志卷之七

雅樂考第六

余讀帝系及孝經緯見綱同扶來之制知聲音之道其來久矣周禮大伯宗以樂舞教國子分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蓋於乎哉盛也三代以還家競新哇人尚謠俗而樂缺有間矣　明興刊定樂律詔尚書同尚書凱與協律郎謙定雅樂而學士濂爲樂章著令已又頒大成樂器于天下令州縣式于府學所以類物表庸假鬼神而和邦國者亦云備矣而懵者不察委之難知即制度形器之猶且弗能盡識安望其神明乎節奏之妙以昭假神人合和上下也邪今撮其要者著之亦學道之一助也可曰焉用牛刀哉

樂器鍾一堵磬一堵琴六瑟二鳳簫篪塤搏拊如其瑟數簫邃笙如其琴數楹鼓一柷一敔一樂生三十九人歌生六人麾生一人凡四十五人俱堂上之樂其叙則麾生一人立神位左西向次左柷右敔次左右搏拊各東西對立次左

右歌生以次而南亦東西對立次琴六人左者以次而東右者以次而西倶北向立次左右瑟各一次左右笙簫各六笙在內簫在外次左右篪塤鳳簫及篴亦以次而東西北向立于笙簫之後次左鍾右磬又次楹鼓居其左焉總之不外八音而已

八音一曰金金鍾也世本云垂所造周禮編鍾編磬凡十六枚謂之堵起八音倍而設之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其縣曰簨虡橫者曰簨從者曰虡簨凡二層下簨自右而左首黃鍾俗以合字應次大呂次太簇四字應次夾鍾次姑洗一字應次仲呂上字應次蕤賓勾字應次林鍾尺字應上簨自左而右首夷則次南呂工字應次無射次應鍾凡字應其聲以漸而清至應鍾清之極也又繼之以清黃鍾六字應清大呂清太簇五字應清夾鍾又清之極而援乎其間者也製法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鬱長甬則震其玅椎斟酌于鉛錫而已

八音二曰石石磬也世本云𠂤所造爾雅曰形似犂錧惟泗濱之石中律和縣之次悉如編鍾其制黃鍾股博四寸五分股長九寸鼓一尺三寸五分鼓博三寸其厚一寸而弦之長如其鼓數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十二磬各以其律之長短而三分損益之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

八音三曰絲絲琴瑟也世本云琴神農所造凡音以絲爲君絲以琴爲君而琴又以中徽爲君中聲者七徽是也凡求中聲令人吹黃鍾律司琴者聽其音以右手中指勾一絃而以左手中指揣摩七徽上下之間求之此絃既定然後依常法次第調之第一絃爲黃鍾徽下爲大呂第二絃太簇徽下爲夾鍾第三絃七徽下之半爲姑洗正對中徽爲仲呂第四絃林鍾正對爲蕤賓第五絃南呂正對爲夷則第六絃七徽下之半爲應鍾徽上爲無射正對七徽爲清黃鍾第七絃爲清太簇故琴有三準而中聲居其中焉人皆習而不察悲哉其它指法世多通曉不著

瑟世本云宓羲所作二十五絃具二均之聲以清中雙彈之外十二絃爲中內十二絃爲清凡求中聲必使第一絃與黃鍾管合然後依相生之法遊移其柱以調之如外第一絃爲黃鍾中聲而內一絃爲黃鍾清聲第二絃爲大呂第三絃爲太簇第四絃爲夾鍾第五絃爲姑洗第六絃爲仲呂第七絃爲蕤賓第八絃爲林鍾第九絃爲夷則第十絃爲南呂第十一絃爲無射第十二絃爲應鍾一中一清兩相配合若單用四清聲以右手專鼓之內第一絃爲清黃鍾第二絃爲清大呂第三絃爲清太簇第四絃爲清夾鍾然後清中相濟上下弼諧

八音四曰竹竹鳳簫也簫也篪也篴也世本曰鳳簫舜造編竹爲之黃鍾之管長九寸其音宮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太簇八寸其音商夾鍾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姑洗七寸一分其音角仲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蕤賓六寸二分八釐其音變徵林鍾六寸其音徵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一毫南呂五寸三分其音羽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應鍾四寸六分六釐其音變宮此五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之義也加黃大太夾四清聲凡十六管其制以木爲櫝納管其中齊其上出一寸五分下則自右而左以次而短其聲長者濁短者以漸而清管中各開半竅自右吹之第一管爲黃鍾第三太簇第五姑洗第六仲呂第八林鍾第十南呂第十二應鍾第十三清黃鍾第十四十五清大清太其形參差象鳳之翼其音六律六呂象鳳雌雄之聲故以鳳簫名也

簫亦舜所造其制截紫竹爲之長一尺九寸五分前五孔後一孔直而吹之下一孔直貫乃黃鍾律也凡吹黃鍾六孔皆閉調氣輕吹則是尾上第一孔輕吹爲太簇重吹爲清太簇凡吹太簇清太簇唯開此孔第二孔爲姑洗凡吹姑洗開此孔竝下一孔第三孔爲仲呂凡吹仲呂開此孔竝下一孔第四孔爲林鍾凡吹林鍾開此

孔豆下二孔第五孔爲南呂凡吹南呂開此孔
豆下三孔後一孔爲應鍾若重吹則爲清黃鍾
如吹應鍾開此孔豆尾上第二第三孔若吹清
黃鍾唯開此一孔凡吹宜平其氣緩取其音斯
悠揚不進矣
遂風俗通云丘仲所造然周禮笙師所掌已有
之不起于仲也邑人伏滔管賦之其制截紫竹
爲之長尺有八寸凡六孔豆吹竅爲七（舊長尺有四寸）
（本四孔京房加一孔）唐制也横而右吹輕吹之六孔皆閉

乃黃鍾尾上第一孔輕吹爲太簇重吹爲清太
簇第二孔爲姑洗第三仲呂第四林鍾第五南
呂第六應鍾若重吹則爲清黃鍾吹法豆如簫
篪世本云暴新公所造沈約謂西王母時已有
其器新公安得造乎爾雅曰大篪謂之沂（音銀）一
名翹長一尺四寸圍五寸三分横而左吹前四
孔後一孔底一孔凡六孔六孔俱閉輕吹則爲
黃鍾底一孔爲太簇底上第一孔爲姑洗第二
孔爲仲呂第三孔爲林鍾第四孔爲南呂凡吹

太簇以下諸律惟開本孔餘俱閉後一孔爲應
鍾凡吹應鍾開此孔豆底上第二孔與第四孔
凡吹清黃鍾六孔皆開吹清太簇六孔皆閉但
重吹之即是與塤同聲故詩以比兄弟
八音五曰匏匏笙也笙隨所造其簧女媧所造
也列管匏內施簧管端今皆以木爲之無復匏
音矣凡十七管如吹某字則按某孔然後用氣
呼吸簧動聲發如吹黃鍾用右手中指按第十
四管餘皆開吹太簇用右手食指按第四管內

孔吹姑洗用右手食指按第三管內孔吹仲呂
用右手大指按第二管吹林鍾用右手中指按
第十五管吹南呂用左手大指按第七管吹應
鍾用左手大指按第五管吹清黃用左手食指
按第十三管又用左手中指按第十四管吹清
太簇用右手食指按第四管太簇內孔又用左
手大指按第八管清太簇外孔此雅樂所用聲
最簡非若世俗之繁音也
八音六曰土土塤也世本云暴新所造爾雅云

原缺第四十七葉

大者曰器前三竅如到品字後二竅並列除吹口前後凡五竅吹時先以二名指蚤皤塡底而以兩手大中食五指並閉五竅平氣俯唇輕吹則爲黃鍾微仰爲太簇又俯仰間微加氣而吹爲姑洗如吹仲呂則啓右手食指吹林鍾則啓左手中食二指吹南呂則前三竅俱啓吹應鍾則啓左手大中二指並右手食指吹清黃鍾則五指皆啓吹清太簇唯左手中指閉下一竅餘皆啓

八音七曰華華楹鼓也摶拊也風俗通曰不知誰所造楹鼓其制高六尺六寸設重斗中植以柱上貫方蓋縧以綵纓璧翣凡樂之作必先鼓以聲之首以兩桴連擊鼗者二而鼓一擊又兩再作如前凡三作唯末作鼓兩擊以別之此起之之例也（三次共四擊）此後不擊鼗但一桴于鼓上先後二擊者三此第一通也（三次共六擊）又先後三擊者三此第二通也（三次共九擊）又急五擊者三而末際加二擊以結之此第三通也（三次及末二擊共十七擊）

濯手其後也

八音之外別有麾周官巾車掌木路建大麾以田以封後世恊律郎執之以令樂歌焉其制高七尺潤一尺一寸綴纁帛爲之（今易以絳繒）畫升龍于前降龍于後朱竿長八尺五寸樂將作司麾者舉而唱曰迎神樂奏咸和之曲（依樂章次第唱之）舉之則升龍見樂乃奏偃之則降龍見樂乃止所以指麾樂之起止也

迎神樂章曰咸和之曲

大哉宣聖　道德尊崇　維持王化　斯民是宗

四工尺上　四上尺上　工尺上四　尺上合四

太南林仲　太仲林仲　南林仲太　林仲黃太

典祀有常　精純並隆　神其來格　於昭聖容

合四上尺　工尺四上　六工尺上　尺上合四

黃太仲林　南林太仲　潢南林仲　林仲黃太

奠帛初獻樂章曰寧和之曲

自生民來　誰底其盛　惟師神明　度越前聖

四上尺上　四合上四　工尺上四　合四上四

太仲林仲　太黃仲太　南林仲太　黃太仲太

粢帛具成　禮容斯稱　黍稷非馨　惟神之聽

上四上尺　合四尺上　四工六尺　工尺上四

仲太仲林　黃太林仲　太南潢林　南林仲太

亞獻樂章曰安和之曲

大哉聖師　實天生德　作樂以崇　時祀無斁

四上合四　工尺上四　上四上尺　上四尺上

太仲黃太　南林仲太　仲太仲林　仲太林仲

清酤惟馨　嘉牲孔碩　薦修神明　庶幾昭格

六工尺上　尺上合四　四工六尺　工尺上四

潢南林仲　林仲黃太　太南潢林　南林仲太

終獻樂章曰景和之曲

百王宗師　生民物軌　瞻之洋洋　神其寧止

上工尺上　尺上四合　六工尺上　尺上四合

仲南林仲　林仲太黃　潢南林仲　林仲太黃

酌彼金罍　惟清且旨　登獻惟三　於嘻成禮

四合尺上　工尺四上　上四尺上　六工尺上

太黃林仲　南林太仲　仲太林仲　潢南林仲

徹饌樂章曰咸和之曲

犧象在前　豆籩在列　以饗以薦　既芬既潔

上四上尺　四上合四　四工尺上　上尺四上

仲太仲林　太仲黃太　太南林仲　林仲太仲

禮成樂備　人和神悅　祭則受福　率遵無越

合四上四　工尺上四　合四上尺　六工尺上

黃太仲太　南林仲太　黃太仲林　潢南林仲

送神樂章亦曰咸和之曲望瘞同

有嚴學宮　四方來宗　恪恭祀事　威儀雍雍

四工尺上　合四上四　六工尺上　工尺上四

太南林仲　黃太仲太　潢南林仲　南林仲太

歆茲惟馨　神馭還復　明禋斯畢　咸膺百福

上尺工尺　上四尺上　六工尺上　上尺上四

仲林南林　仲太林仲　潢南林仲　南林仲太

歌舞禮記曰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形容盡矣舞惟三獻樂章有之迎神送神徹饌俱無國初定用六佾佾各六人左右共三十六人持節二人凡舞有節有籥有翟節制凡七纓纓各長一尺竿長八尺五寸執節者分立于東西兩階舞生之前以節其舞籥制長一尺二寸三竅朱

飾歷代文舞之樂左手執之以舞翟制以木爲之柄長一尺八寸飾翟用雉尾三著于竿上右手執之以舞若舞法今儀注頗詳茲不贅云

論曰京房論樂有六十調尚矣然世所傳者止黃鍾之宮一調而已何其寥寥也唐宋以來若張文收王朴和峴之徒皆嘗考定雅樂所言八十四調與房相爲表裏則還宮之說也近世若李博士文利王尚書廷相韓司馬邦奇非不人人言之而互相辨駁更戾其旨矣夫樂有器有

聲有迎迎宰乎聲聲生于器器十二律各有五音七聲以成六十調八十四聲悉出自然非人力也今所習雅樂不過太常之舊法耳十二律唯用七聲無論在縣之器多有啞者而鳳簫之管亦不復全用其于還宮之法蓋難言之於戲細若氣微若聲非臚列衆器而親歛考其間固未易以空煩道也善乎崔文敏銑之言曰不形于器不發于音烏乎取博辨相高哉

安丘縣志卷之八

賦役考第七

自昔帝王覈籍駁衆未嘗不徵諸民以爲國用哉然而勤恤之意紛洽乎中故賦民不過什一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其節也蓋其仁也漢初什五而稅一二十給繇五十六而免至文景之世乃定租三十而稅一又何其輕也逮乎輓近法令滋繁月朘月削一歲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明興懲元之弊稽古定制以版籍敷天下丁戶以經田定天下賦稅大約以一百一十戶爲里里有十甲謂之十圖推丁糧多者一人爲長甲十人名全圖其不能十人者名半圖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里各置一編編首爲總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別繫于百一十戶之外曰畸零其登耗不同每十年而一更有司躬親磨算以次而上之部歲終庋于南京後湖蓋愼重至矣凡戶三等曰民

曰軍曰匠曰民曰儒有醫軍有校尉有力士有弓鋪兵隊有六十餘邑近海有竈寺有僧觀有道士悉各以業著之籍若出嫁若析爨應異籍者聽唯軍匠有清勾以異籍爲規避禁不許其土田二等曰官田曰民田科各異稅二等徵以夏曰夏稅徵以秋曰秋糧夏稅畝科一升六合有差秋糧畝科三升七合有差兩稅有本有折有農桑絲絹花絨大布馬草之類皆出于地而課稅不與焉又推殷實户糧多丁衆者爲糧長

主督收其鄉賦稅並轉輸之丁二等曰成丁曰不成丁民始生登其名于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丁成而役六十而免役三等以户計曰里甲以丁計曰均徭非時而徭曰雜役里甲專以督辦貢賦追攝公務而止每十歲一週均徭有銀力二差銀差即漢之繇賦力差即漢之繇役其法以上中下參作九則區別其户以多寡較丁厚薄[illegible]其役以厭乎人情故曰均徭至重者[illegible]之雜役驛站是也

法賦均徭每十年一更注馬驢水站諸役各有正副二户編銀有差又于官民田正賦之外每頃抽五十五畝曰站地畝科銀一分以給其費其後法日圯有司各以坊長承直若上官巡歷賓旅經由諸夫馬供張厨饌咸仰給里甲而里甲先病次者直堂庫子無論給縣官暨諸吏胥日用費不下數金即租稅不足輒借其目塗之一弗當其齒而查盤者往往督過之甚至破家殞身又次者倉斗級收支出入卒未得更居恒

浥濫是虞不時監臨稽查所供費賦編額直不啻什倍又倉出米稍贏名過收稍耗罪折閱當主守時業以成且鬼薪爲必得之罪矣名曰均徭實不均之大者若驛站悉上中户爲之身役則苦于誅求僱役又不勝其抑勒每一承直輒費百餘金中人家無慮蕩盡而驛站益又病糧長之設本以便細民然所簽率紈袴子于是有徵收既訖不即解輒轉貿易欵至肥家比事覺則貿田宅鬻妻子不足以償而吏胥百留難私

取索不在是而糧長又甚病歲時攢上計籍吏非不斤斤盡之然獘端百出卒莫得其要領自是識時豪傑。始扼腕而言條鞭矣條鞭之法通一縣稅糧。丘戶口鹽鈔。額若干。均徭里甲驛傳程募加銀若干。總爲一條。合通縣丁糧均派之。而徵銀在官。除起運大糧外。一切應用諸役皆官自給募。其法不輪甲。蓋輪甲雖一役九休然實一人充一歲之役所出驟多易困。條鞭雖每年出辦實則一邑共一年之役所出少易輸。譬之千斤之重有力者弗勝。分十人而舉之則易易耳。又且名目不雜出。蚩蚩之民皆知按帖輸錢如限納訖可泄然臥。無復承直追呼之擾得泰然衣食租稅無苦也。而嚮者里甲均徭驛站諸弊。一切洗之矣。雖非舊制然而民皆稱便不可廢也。余故詳識土田戶口諸賦役之數令長民者得因時而盈縮焉（此法議之久矣而旁邑多沮格不行獨能尹鄒畫精當力請于撫按行之惠莫大焉）

鄉社戶口坊廂五（在城內外）戶七百八十八口二千二百九十七　東北坊　東北廂　東南坊　東南廂　西南廂

汶水鄉（在縣東北）戶二千六百三十口六千六百八領社二十四　王封（大小）北召（大小）逢王（大小）寨里（大小）孫家（大小）車埠（大小）朱玉（大小）朱聊（大小）韓吉（大）紅家（大）楊家（大）王皋（大）范家（大）張排（大）岞山（大）劉家（大）

臨淮鄉（在縣東）戶二千八百六十七口六千八百二十三領社二十六　程家（大小）于家（大小）高家（大小）宿家（大小）院庄（大小）留晃（大小）朱藏（大小）東泉（大小）東許（大小）荆陽（大小）孫盤（大）安泰（大）連池（大）田家（大）石埠（大）東邵（大）

安和鄉（在縣東南）戶三千一百二十一口七千四百九十七領社二十九　伏家（大小）堝坨（大小）相家（大小）營里（大小）金埠（大小）南許（大小）南泉（大小）季家（大小）朱耿（大小）張燕（大小）北林（大小）王萬（大小）崇仁（大小）孫猛（大）景芝（大）興福（大）

仁順鄉（在縣南）戶三千三百八十口七千六百九領社三十　張靳（大小）管公（大小）受山（大小）清河（大小）力

監大小西泉大小楊埠大小慈埠大小寨庄大小楊許大小清泉大小紀河大小河下大小朱村大小川里大方家大

電泉鄉在縣西南戸三千四百二十口八千五百一十領社三十一　峯山大小玉山大小上山大小留山大小南鄗大小北鄗大小賈猛大小田庄大小解獲大小牛沐大小灰墟大小祖管大小陳管大小碧山大小峒峪大二里三里

光宗鄉在縣西北戸二千九百六十八口七千四百二十三領社二十九　朱留大小平原大小辛王大小包家大小金山大小唐鄗大小南逯大小北逯大小紀家大小江河大小耿家大小靳家大小林泉大小古城大小牟山大

凡五坊廂六鄉一百七十四社洪武初戸二萬九千八百有畸口一十六萬一千一百有畸自正德時邑遭流賊戸乃脫額故嘉靖以來黃冊戸口率多僞增非實數也至隆慶已已復遭大水漂没愈益減少自萬曆以來逃亡始復生齒漸蕃今所登黃冊皆用實數無復僞增相沿之弊見戸一萬九千一百七十四口四萬六千七百六十七男子三萬二千八十一婦女一萬四千六百八十六民一萬四千六百六十四戸軍三千八百九十一戸將軍一校尉九力士一十九竈戸四十六諸色匠戸五百二十一打捕戸十七醫二僧道戸各一樂戸二

田土洪武舊額官田五十五頃八十五畝九分民田正科一萬二千一百二十九頃八畝七分九釐二毫民田改科九十九畝四分八釐五毫抄没田三十五頃八十七畝六釐三毫凡一萬二千二百二十一頃八十一畝二分四釐絲綿田二頃一十四畝六分總之一萬二千二百二十三頃九十五畝八分四釐萬曆十二年知縣熊元新丈一萬三千三百一十二頃七十四畝五毫七絲四忽內有民佃炒地七十六頃六畝三分外　德府馬廠地二十三頃五十五畝九分六釐諸城千戸所原額軍地四十八頃今新丈地一百九十一頃五十五畝四分六釐三毫新開荒地二百八十九頃五十六畝七分題准每畝納穀三升備賑災大造之年査有肥饒堪以升科者定以下則起科其瘠薄下地永免起科學地一百頃一十

人知縣熊元肖以瘠貧乞恤係荒地漏畝報者乞每畝納穀三升永不起科

桑棗官民桑已起科四萬二千七十二株不起科一百五十萬七百九十株官民棗已起科一萬一千六百十一株不起科一百一十萬一百四十株

夏稅全科小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六石七斗五升八合六勺七抄六撮四圭八粒內派起運麥一萬三千五百石御馬倉小麥五十一石八斗七升一合四勺二抄八撮六圭酒醋麵局小麥三百石光祿寺小麥一十八石二斗四升五合德州倉小麥二千一百五十二石六斗四升五合三勺九抄一撮四圭登州府豐廣二庫綿布二千八百九十七疋二丈二尺三寸五分一釐四毫七絲准小麥三千四百七十七石二斗三升八合一勺八抄登州府豐廣二庫鈔六萬五千錠准小麥六千五百石存留麥四千四百六十七石二斗一升八合九勺四抄本府永阜倉小麥四千二百二十石本縣倉小麥一百一十九石二斗一升八合九勺四抄本縣儒學倉小麥一百二十八石絲綿六百八十七斤六兩二錢八分五釐七毫九絲五忽折絹五百四十九疋二丈七尺四寸二分八釐六毫九絲二忽五微

秋糧全料粟米四萬五千九百四十一石九升二合六勺九抄二撮六圭二粒內派起運米二萬九千石龍門倉粟米二百八十石三斗一升五合密雲右北口倉粟米四千六百七十二石八升龍門倉黑豆七十二石五斗派剩米一百七石四斗保定府廣盈倉粟米三千三百八十四石一升五合延慶衛倉粟米五千石綿花絨三千斤准米三百石山海庫綿布一十疋一丈七尺五分四釐四毫准米一十石五斗三升二合九勺五抄河間府留倉粟米八百五十八石一升德州常盈庫綿布一萬一千三百一十五疋四尺七寸五釐六毫准米一萬一千三百一十五石一斗四升七合九抄唐縣庫綿布三千疋准米三千石存留米一萬二千九百二十六石三升三合二勺六抄甲字庫黃丹一千七十斤准米一百一十五石二升五合甲字庫綠礬六千二百六十斤八兩准米一百八十七石八斗一升五合德州常豐倉粟米五千石東昌府廣盈倉粟米一千石濟寧州永豐倉粟米二千石衛府豐盈倉奏辭祿米三十石祿粳米一百二十石奏辭祿粟米一百三十石祿粟米五百二十石郡王將軍祿粟米三百八十七石將軍減派祿粟米三百一十三石本府永阜倉粟米二千五百石顏料派剩米二百一十三石五斗一升五合本縣倉粟米一百六十九石六斗七升八合二勺六抄本縣儒學倉粟米二百四十石馬草七萬八千二百七十束天師庵外場草三千三百五十一束七斤一十一兩七錢二分臺基廠草二萬八千二百九束二兩七錢太倉銀庫草四萬四千五百三十九束七斤一兩五錢八分山海庫草二千一百七十束綿花絨六十六斤二兩四錢每斤折銀七分

民佃灶地銀四十二兩六錢三分官吏折色鈔

銀九兩一錢九分四釐
德府馬厰地佃畝徵銀八分凡銀一百八十八
兩四錢七分六釐八毫不係條鞭數內
官民起科桑徵絲四百七斤一十一兩八錢折
大絹三百二十六疋五尺七寸官民起科棗租
鈔二十八錠三貫六十四文
税課局課鈔商税三千三百一十一錠三貫四
百四十文契本工墨四錠二貫二百文窰課四
錠酒課一百錠四貫共折銀五十一兩九錢一分三釐閏月加四兩三錢
一分六釐不係條鞭數內
額辦課貢官民食鹽六萬七千六百二十八錠
貫課九錠三貫一百文共折銀八百七十六兩二錢六分三釐二毫四
絲三忽二微
皮翎雜皮三百六十四張牛雜翎二萬七千五
百四十根
均徭銀差 內府黃臘銀二十兩都水司料銀
七百八十兩腳價銀六兩二錢四分 木柴銀八十兩腳價銀六
錢四分藥材銀八兩蒼朮銀一十二兩三錢八分

樵炭銀一兩六錢七釐一毫四絲三忽京班柴
薪三十四名每名十二兩皂隸八名每名十兩
共加滴珠銀二十一兩腳價銀三兩七錢三分八釐閏月銀一十三兩六錢 胖襖五
十七副該銀八十五兩五錢腳價使費銀一十一兩三錢四分
軍器料價銀三十兩腳價銀一十五兩 柴夫七百九十
四名共銀二千四百六十一兩四錢腳價銀一十九兩六
錢九分一釐二毫 扣解民兵銀二百三十二兩軍門標
下馬兵二名每名銀二十二兩步兵四名每名
銀十一兩三錢歲加閏月銀二兩九錢六釐七毫二絲 青州道團
操民壯七十七名每名銀十兩八錢歲加閏月銀二十七
兩七錢二分 有馬快手七名每名銀二十二兩歲加閏月
銀五兩一錢三分三釐五毫二絲 本府捕盜廳有馬快手半名
銀十兩三錢三分四釐景芝鎮民壯四名每名
銀八兩歲加閏月銀九錢六分 庫子本府一名本縣二名
每名銀十二兩歲加閏月銀一兩二錢 本府禁子一名銀
十四兩歲加閏月銀四錢 祭祀文廟銀四十兩啓聖三
兩六錢名宦鄉賢各一兩社稷山川邑厲各十
兩八錯一兩五錢鄉飲銀十二兩進士坊牌武

舉盤纏銀三十三兩舉人車價銀二十一兩歲
貢銀十八兩安東衛學十二兩　衛府齋郎四
名每名銀五兩民校齊東玉田王各三名邵陵
王六名每名十二兩齊東王民廚二名每名十
兩柴薪衡府六名布政司三名兵備道一名知
縣四名縣丞主簿典史共五名每名銀十二兩
歲加閏月銀七兩六錢本縣馬夫四名每名銀四十兩儒
學齋夫六名每名銀十二兩歲加閏月銀二兩四錢膳夫
四名每名銀十兩歲加閏月銀一兩三錢三分三釐四毫巡欄二

名共銀四兩鋪陳銀三兩　力差門子知縣二
名縣丞主簿典史各一名教諭訓導三名每名
銀六兩文廟一名啓聖等祠二名每名銀三兩
布按分司二名每名銀二兩歲加閏月銀二兩三分三釐四毫
皂隸知縣十名縣丞主簿各四名典史二名每
名銀七兩二錢歲加閏月銀四兩八錢儒學庫子一名銀
六兩歲加閏月銀二錢本縣禁子四名每名銀十四兩
歲加閏月銀一兩六錢本縣倉夫三名每名銀十二兩歲加
使費銀一十五兩閏月銀一兩二錢本縣鋪司十三名每名銀四

兩鋪兵九名每名銀六兩歲加閏月銀三兩五錢三分三釐四毫
燈夫九名每名三兩六錢歲加閏月銀一兩八錢守城民
壯五十五名每名銀八兩歲加閏月銀十三兩二錢一有馬
快手二名每名銀二十兩歲加閏月銀一兩三錢三分二釐八毫
新添收頭六名每名銀十二兩凡二差共銀七
千四百一十一兩四錢二釐六毫九絲九忽
里甲走遞夫二十九名每名銀八兩歲加閏月銀七
兩七錢三分三釐三毫二絲白夫二十五名每名銀十二兩
歲加閏月銀十兩備僱銀七十一兩二錢馬二十四每

匹銀二十兩歲加閏月銀一十三兩三錢三分三釐六毫備僱銀一
百八兩驢六頭每頭銀十兩歲加閏月銀二兩公費銀
四百八十六兩五錢三分二釐凡銀一千六百
九十兩七錢九分八釐九毫
驛傳馬六匹銀一百八十兩青社驛車夫二十名
銀二百兩昌邑縣支銷銀一百三十八兩五錢昌樂
縣一百一十二兩蓬萊縣二十六兩五錢編剩銀四十五兩五錢解本
府凡銀五百六十四兩
以上二稅農桑花絨驛站民佃灶地等項共折

銀三萬四千五十一兩二錢二分八釐八毫四
絲五忽一微四纖以官民田起派每畝折色銀
二分五釐五毫七絲七忽九微三纖又均徭里
甲鹽鈔共銀九千九百七十八兩五錢六分四
釐八毫六絲二忽二微以丁地起派丁一萬七
千五百六十九除優免外上上銀五兩至下下
銀二錢凡編銀六千八百一十一兩六錢地畝
徭鈔除優免外每畝二釐四毫四絲六忽二微
六纖凡編銀三千一百五十四兩六錢一分六

釐一毫八絲三忽四微六纖外寄庄地六頃一
十七畝九分八釐九毫八絲編銀一十二兩三
錢五分九釐七毫九絲六忽共足前數合之凡
銀四萬四千二十九兩七錢九分三釐七毫七
忽三微四纖爲今條鞭之總數焉

論曰余觀條鞭法非即宋免役雇役者哉行之
有十利焉通輕重苦樂于一邑十甲之中則丁
糧均而徭戶不苦難一也法當優免者不得割
他戶以私蔭二也錢輸于官而需索不行三也
又折閱不賠累四也合銀力二差併公私諸費
則一人無叢役五也去正副二戶則貧富平六
也且承稟有制而侵漁無所穴七也官給銀于
募人而募人不得反復抑勒八也富者得弛擔
而貧者無加額九也銀有定例則册籍清而詭
寄無所容十也所謂此法終不可罷者邪然四
差合徵則力難畢完輸銀在官勢且輕用以難
完當輕用則折閱必多一旦有意外水旱災
傷之蠲部派軍興諸卒然之務將于何取給之

若欲預爲之羨以備蠲減如宋曾布所言則浚
民者將濡首焉是先病之也于郤慮豈有當哉
余以爲莫若撥田蓄田寬則賦縮賦分則徭輕
相爲低昂者也昔洪武時嘗遣國子生武淳等
覈實天下田土作魚鱗圖册各有定額安丘畇
田得一萬二千二百二十三頃九十五畝有畸
已復令山東等處額外荒田盡力開墾不起科
以此知安丘之田未墾者尚多也二百年來民
昌物阜其間墾者必衆而賦不加縮何也嘗即

李翔平賦書推之法半步曰武二武曰步步方六尺（今釗大）二百四十步之謂畝三百有六十步之謂里方里之田五頃有四十畝十里之田五百有四十頃百里之邑提封田五萬有四千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爲田三萬六千頃安丘絕長補短地方百餘里除今諸額外尚餘二萬二千三百餘頃此豈盡荒者哉則良田匿而未盡出者容有也今法開墾者畝科粟三升俟大造之年升其肥饒者爲下則似亦善矣然豪有力者所墾連阡接陌不納一粟小民方發穢而冀半穗乃輒覆畝而斅之是爲豪有力者敺也將柰何今邑令能公稍一稽察即得若而頃固知法無不弊在奉行者何如耳倘嗣是者無隳其績則十年之後可得田四分之一又于良田飛詭影射者盡法搜羅使豪猾無所遁匿則可得田五分之一總之得弱半焉夫多一分田則減一分賦即折半計之亦可減租賦之十三四矣其于民力不愈寬哉即有意外之蠲派其額當不謚于今日豈直爲此廩廩也蘇綽有云今所爲制若張弓然非平代法也後之君子孰從爲弛之嗚呼長民者念之哉

安丘縣志卷之九

風俗考第八

古稱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所從來尚矣仲尼刪詩列齊國風其俗之樞牙乎管子曰齊之水遒勁而急故其民貪麤而好勇其風氣使之也余按往牒青州古齊其民憑負山海擅利鹽鐵人情權變好行機術因輕重而為獘也昔季札觀樂于魯聞齊詩曰泱泱乎大風也哉其表東海者乎蓋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其俗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至漢猶然文物益與儒雅彬彬甲于京東所謂嫻于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者邪及獻帝衰微魏晉淪沒僭偽古風頗革然亦崇尚朴雅男子務農重學若浯汶之間管鄭二夫子之遺響童子能道之流風未盡泯也隋志稱其務農儉約崇尚學業至宋志又云重禮義勤耕紝民淳事簡邑號易治夫非其一變與金元華夷並用風俗錯雜迷我　皇明肇興蹕敷文教涵濡二百餘年齊風丕變雖時安丘介在濰汶之間宦處東北不衝不概其富人則商賈為利世家則好禮文斤斤約束不至放濫里井重本婚姻親迎非復俟我于著之俗矣且士尚功名女敦節烈有至道之機焉然而喪禮凡頗靡侈用音樂愚民或雜優戲又山硐之產水多衝沒歲凶逋負徭役跛足人易為盜百年之內桴鼓屢警此其大較也至它歲時之俗如正日桃符元夜燈市寒食墓哭天下多同而田常之母以婦人首魚菽之祭故齊中之舊也邑民大抵偷惰正月自燈夕以前惟事招飲清明男子則張弓射柳射柳元人之俗女子尤重鞦韆十月一日田家滌場雞酒為樂兩兩跽地瓦盆而野歌古風泊如也除夕四方同曰守歲杜甫有守歲阿戎家詩自堂上壽酒訖兒女作離環坐燒榾柮過夜分或曰惜歲也又人拏幾錢何哉其餘猥鄙不足紀云

論曰孔子稱移風易俗然以齊之盛猶云再變

至道可不謂難哉長民者仿齊其政教不易其宜使好惡取舍壹之庠中其變也勃焉寧疾刑驅勢禁乎哉則德之風爲之也是故攷諸閭閻可以知所自矣

安丘縣志卷之十

方產考第九

昔先王之經理天下也辨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所宜教民樹藝五穀畜養六畜是故職方氏作焉青州其利蒲魚其畜雞狗其穀稻麥其民二男二女鄭註曰青州與兗幽并風土畧同若然則青州之利又當曰魚鹽曰布帛其穀當曰五種也撮而言之齊民歲所樹藝菽粟爲多麥次之黍稷又次之稻頗不宜豈古今時不同乎又有秫穇二種亦穀屬最下品者秫之稭可乘屋織席貧民賴之以糊口桑則阡陌成行棗稱之昔唐時貢絹絁絲布近又作爲文綾豈所稱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者邪別有木緜有藍澱有紅花紅花絳草也一名燕支本出西域故曰失我燕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有蜜房往有白蠟蟲蟲著樹作窠爲蠟頗稱利民西南山產有木纔樸蔌鐵著樹間作繭土人繅以成絲色黯而直倍白紬名山繭紬

禹貢所謂檿絲者是也　國初西南之柞材大堅緻之批任棟樑今山皆濯濯民間所植多青白二楊以其易生而可材也大抵諸木唯產于西南者最茂土厚故也藥亦有百餘種而稱良者唯防風黃芩延胡而已本草云出牛黃然亦不數得禽獸果木惟淮泗以北常山以南諸品多同汶水無魚灘水多鯉其一方乎至王封之西瓜也峒峪之著蘋也景芝之跂鴝也又一方之獨宜者也果中美者爲頻婆旁行書多稱之蓋梵語也彼云頻婆此言相思洽聞記唐鄭常撰稱唐王方言進連珠果于高宗即此也元時中國始多蔬中有蕪菁雖非佳品孔明稱其有六利焉南人種之踰年變爲菘猶北土之菘變蕪菁也其地氣使哉故曰橘渡淮而北化爲枳鸜鵒不踰濟貉過汶而死然蒲萄出大宛西瓜出回紇菠薐出波陵國石榴出大安石國其蔓延遍天下不啻邑中多也又何不變乎花卉則牡丹最珍南方所絕無者靈芝亦間有焉余凡三遊

其一出兆塋徐幹齊都賦曰靈芝生乎丹[illegible]虛語也漢宣帝時有鳳凰見正德以來野有小雀朱喙翠羽烏鵲群噪而啄之墮其毛翡翠也異乎何從而來哉尚書曰萊夷作牧於丘邊萊民之富者牧馬二百蹄噭牛四百蹄角萬足羊鷄鶩千翼六畜之饒此其大率也若乎山丹土臨潼礪石甘泉碓磑景芝之尾武西南荊筥日用所需其利博哉

論曰古之君子觀地之所產既知其土之美惡而裁成輔相之道施焉故山不槎蘖澤不伐天蝝魚麛卵咸有常禁其教民稱足之術乎後世縮轂一方者不爲樽節則已乃往往羅其所產以潤苞苴民不堪命矣故曰三代而上產利于方三代而下方留于產信哉今諸產不盡載載其土之獨宜者以附職方之義云

藝文考第十

蓋自倉頡肇文字之源而六藝啓矣雖秦焰中燼而補掇之功漢儒居最大抵多齊產也如轅固歐陽梁丘胡毋諸人可略焉而甄宇周澤牟融輩又邑人也相與遵其業而潤色之下逮徐苗二伏並抽厥緒蔚乎相輝豈非泰華滄海之所孕毓歷幾埒遊于洙泗之徒而汶浯清淑蜿蜒之氣為之振發其間固又炳烺若斯哉今列其名氏篇第于簡以為藝文考若它詩文有關縣故者難以蒐捐惟取其稍雅馴者附著之不論其非邑人出矣

牟融著牟子二卷

甄宇著嚴氏春秋十二卷

郎宗著象數占一卷

趙岐著戹屯歌三十三章（在複壁中作）

管寧著姓氏論　又集二卷　錄一卷

徐苗著五經同異評　玄微論

伏滔著集五卷　正淮論二篇

伏曼容著周易八卷　周易集林十二卷（又有伏氏周易集林一卷疑即此）　毛詩集解　喪服集解

論語義　老莊義

伏系之著集十卷　錄一卷

伏挺著邇說十卷　集二十卷

明鎬著真頌四十六篇　六冗書

陳䂓著攻守方畧一卷

黃禎著擬騷一卷　詩集四卷　文集四卷

附詩二十首

〔八景〕汶水澄清（知縣謝縝）汶河一派水盈盈百折千回猶自清驟雨過時潮不起好煙定處濾溶生宜居躬息甚吾訓孺子謳歌可濯纓幾度臨流增感慨願同清潔振芳名（邑人劉希孟）雲霄來浩派泉聲落翠微銀河天共遠秋水月同輝沙際明如練城隈玉作圍回旋殊有意末肯倦東歸

牟山擁翠（知縣謝縝）崔嵬高聳接層空疊嶂迴蒨翠萬重恠石常存苔荏苒幽崖盛長草蒙茸青晨日照輝宜淡薄暮雲迷却訝濃幾度登臨賸遊覽喜同群姓樂時雍（知縣何進）邑城朔望紫雲開巒嶂晴分絕點埃熏色重重天上露綠浪拖[illegible]君間苔一畬雨過芙蓉染幾片雲消翡翠堆獨坐公堂無事擾謝渠終日送青來（邑人劉希孟）遠遠望西郊牟峯巖在目夕陽媚翠微暮靄妍修蛾宛若起城闉有時飛霡霂鍾靈亦自奇何必

附文九首

重修廟學記

翰林學士壽光劉珝

漢于古渠丘地置安丘縣歷代因之學舊在縣東元至正初守土者創置于茲逮我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即建國于京師尋詔天下郡邑皆立學校而此廟學之重建寔洪武二年也歷歲滋久其中有不一之變際亦有不一之修舉修廢作懈之相尋其勢不能不然也迺天順七年夏中山謝君禎來尹是邑始至即謁先聖于廟退覽學舍大懼無以稱朝廷建學育才之意懼未遑及也既一年政治建修民用胥悅乃曰斯爲政之首務弗可久緩爰謀撤而新之即出薪貲以爲倡經營籌畫可贖者斯贖可節縮者斯節縮不克用木伐于林石取于山山積蓊雲梓人效藝衆力皆作首新大成殿于宮之前先師及配哲塑像復繪爲兩廡從祀先聖及木主後設爲靈星戟門烹調有廚器皿有庫次而講學有堂肄業有齋坐息有居造饌儲粟各有其所經始于天順八年春三月訖工于成化四年夏四月習賓嘗規輝煌新制蓋前此未之有也君獻績來京請予以記其事於乎孔子之道蟠乎覆載而不見其際貫乎古今而不見其極所以垂憲萬世若此道也所以立人極而祖紹堯舜者此道也然而有體有用仁義禮智之克于已其體也自倫節之大至于應事接物之常旋之不失其正者其用也求經傳之微言即其已然者而盡心焉則學斯成矣發而爲文章廟而爲事業蓋無所不可古之君子莫不皆然顧今之學者何獨不然哉視法于廟以興起之藏修于學以成就之此歷代及我朝處之之術也進而聽道德之容退而考義禮之實本末兼盡細大不遺處而蘊之出而行之眞足以典道致治斯不負朝廷立學之盛心與賢令典學之造之力也若徒加意于文辭而不本于體以達于用自謂無忝者君子弗貴焉夫縣令六事學校爲首君能悉心于安丘學校則其他政事舉可推而知之也于是用筆之俾歸刻石

城隍廟碑記

教諭普安

城隍廟自唐以來郡縣皆有後代因之欲其居無陰患有衛也故水旱則禱蝗疫則禱歲時報賽則禱大豈濟祀可彷彿其萬一邪安丘縣城隍廟在縣西北歲久陊缺邑令何侯涖初謁祠廟思有以新之成化甲辰以來經營完具命役司具物錄句湖望必拜凡百祔陜必之爲于是丞黃君政簿張君甫史畢君宗介予貢高君厚來言鐫石示後洪惟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初首正祀典詔天下于府州縣城隍神悉改舊稱又嘗命有司春秋祭風雲雷雨壇則城隍陪之祭厲壇則城隍主之官位又于城隍神誓告之誠以城隍爲神之正在所當祀而不可忽與侯心存乎愛敬傳謂先誠民而後致力于神其知之矣自是厥後湯沴爲祥化厲爲和五穀登而人民樂神之休佑綿延于天謂非今日新廟奕奕有以妥神之靈而致之吾不信也侯世家大興起家名進士故其無所誘若此予既紀其成復爲詩系之尾其辭曰保民之命兮惟城與隍金城湯池兮固于無疆實賴實釐兮詩程聿彰必有神明兮爲之主張歲時祭祀兮虔恭是將緼隆沮如今迄無罹殃邦人永佑兮翊吾聖皇

啓聖祠記

教諭歐陽烈

啓聖祠舊未舉也今聖天子御極稽古右文議禮制度與天下維新敕禮官會議改正祀典尊孔子爲至聖先師去胡元褻慢之偶像車駕凡再幸焉乃制曰叔梁紇誕生至聖爲萬世帝王師功德顯著宜封啓聖公令天下郡縣專祠于文廟之東春秋釋奠並舉祼獻子雖齊聖不先父食顏無繇曾點孔鯉不宜從祀廡下可與孟子之父孟孫氏同配享啓聖祠曰程珦者首識濂溪周子于屬掾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顥頤受學續聖學千載不傳之緒曰朱松者聞河洛之學日誦大學中庸臨沒以朱子托其友而得程氏之學曰蔡元定

者朱子驚其老友所著有律呂新書而又使沆師事朱子卒戍情傳三人者可從祀啓聖猗歟偉哉斯祠也制也恢張以弘德意可也宋侯命書民張貴董其役且日吾始創是以待能者落成之三日爲八月丁亥遂奉安以祭既燕諸生請紀諸石敬誦其事而系之以詩詩曰奕奕泥山維公禱之巍巍關里維公造之公之禱矣神斯保矣公之造矣如覆幬矣遡矣司徒長發其祥顯顯鼎銘載錫之光丕顯不承蔚然以章豈不昭假麟生龍翔乃功乃德宜報宜祀誰其作之明明天子明明天子克君克師冶此文冶昭哉孝思孝思維則應侯順德乃聽渠丘五禩猶缺誰謂宋侯其究與宅樹茲風聲百世之澤

預備倉記

邑人黃道

郡縣以學校爲政本倉庾爲政要學校淑人心厚風俗倉庾廣積貯蘇民留故價予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尚書六府八政穀食先後焉帝王盛務之資五穀賤金玉貽厥典常乃有遺人之掌倉曹之職備豫非常要之周官鄉里委積恤民艱阨縣都委積賑待凶荒茲二者又古今通惠切政也我
國家肇造華夏每于都國都會邊徼暨腹裏兵衛屯戍之粵各置倉張官而州縣又各有倉以自輿圖即周遺人漢倉曹之義吾安丘舊有倉在城之西北隅餘以蓆茨覆以廒舍東西角此若于盤中有會計廳一所規撫厥樂鍾槩量倫運門擊析倉人稟人咸備馬歲凡賑懶渾錢義韓賊罰必于是乎取贏均納而關防攸司故厥罪門懸四者缺一不可也先臣不云乎國不幸即有二三千里之早卒然邊警有急數十百萬之師國胡以相恤是故上自郡國都會邊徼下自兵衛屯戍州縣之倉場虛一不可也惟是余之厥墉門廳廢而後倉廒虛倉廒虛而後早療警急無措誰之責乎謂之有司下恤民隱而上載君之命也可乎哉國有恒罰吾邑倉褒自嘉靖戊子蒞來不獨罪之風雨倉壞有獘鼠出莫川彈稽今年夏青州別駕孫君來署縣事首閱倉掌廼人喟然思遂請于諸臬大夫力舉而新之東西爲廒間二十皆仍廒間十北廒間八中築臬廒會計廳事間三總爲屋五十有一區是役也爭雖仍舊貫作于刱始凡費官緡錢一十四萬有奇興自五月辛未迄秋八月壬辰告完請予記之予登臺覽垣墉之高堅門禁之嚴蘖廣狹燥濕厥度象宜于舊加觀焉乃仰而嘆曰天下之事每生弊者弗任者之過也昔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即以天下爲己任推足心也則凡縉一命當一事可知也士君子委躬事主苟小而自一命一事能以爲己任不辭以至于大而總閫帥握相權託孤寄命安危不異途而勿貳爾心所謂仁以爲己任者天下有不濟者乎子獨怪乎士夸誕而高張者志存囂囂漫不省利害細瑣偷安者又日厭厭不克振二人者出天下之壞政始寖以頹著安丘倉頹是已別駕委官耳于縣無專職久任乃數懇克任事若此彼二人者皆別駕君之罪人也說文云倉藏也穀藏蒼黃熟而藏之蒼黃亦曰倉皇夫民之性也倉皇而弗備則亂生長民者知藏民之義則知政禮教有賴而學校可興也

君詩羨別號雲溪青縣人

公台長書院記

知縣陳文偉

渠丘邑南七十餘里有山蜿蜒而來秀結于兩山懷抱中有古梵刹地僻而幽其左荒基三畝蒼苔古木烟徑藤蘿時謂公冶長讀書之所于史傳無所攷稽公冶長家語以爲魯人史記以爲齊人齊魯接壤想亦曾經是地衆星皆山裂石出泉樹隱風不鳴泉安流不響地遠市塵而無車馬騎闐之聲若以爲吾儒陶情滅迹遁世隱名處心在此山水林麓濠濮之樂則老莊之荒唐西晉之風流奚足取與吾儒以靜自處蓋靜虛則誠敬誠敬牢蕩物役羣動而光明焉居此室者囂塵不染天君太然凭欄俯仰物我兩忘花木繁麗無慰千目鳥獸號鳴無慰于耳何莫不本乎天理何莫不得其真樂迹經千古基丕道存星月布列以爲燈火天籲呼吸

世教衰矣故爲之詩其詞曰精祇既奠倫昭儷昇正氣儲與均賢之貞貞一嫡九擢液淮三靈叔季之降爽降渝經綸賦一木暮武二姬嬌嫡烈歸詢之出流帶六行盛興四德孔彰作媛閒門實周之度屈度細河盡閨貞靜淑絕穀綺首無華勝禮布操作黃吐修敘恭養攻苦芬芳則盛勩先諸薇順喻自浙思娟諧姑儀則益胄賓筵秩抶胴範閣愁悉其貴將心存陟胥肅如穆如禮依孔多君恒恭節室家是立夫子寢疾哀之訶左湯右液服愁不瘥彌留之際斷代于天願冊柏舟矢死靡他日夜號泣血淚駢闐絕粒不焦舌起煙竊紛緣木自經繯焉守者解覺環僉專衆口中中櫥垣多端烈婦形顧持之益謬謂守者懇欲求館守者少弛投繯刎淌嗚守哀哉魂遊溺水命付磬笄赴義若渴其節如餘嶠檜並峙玄廬同棲嗚呼哀哉發精既斂化吾公宮洵美家一網直下雙誕禮綱常藻飾家邪嗚呼哀哉有涯者生猶如駒隙無涯者智令名無斁柳汪彤管以待同直嗚呼哀哉

論曰吾邑豈不誠文獻之邦乎著作抑何翩翩也古稱齊魯文學語不虛矣然率多佚亡有其錄而無其書者十之六七也豈不惜哉文章之不足恃蓋如此

安丘縣志卷之十二

邑人馬文煒纂

歷代地理沿革表第一

太史公曰殷以前諸侯不可譜周以來孔子因史文次春秋蓋詳哉禹貢青州濰淄其道今濰出安丘東境不知于時爲何國酈道元曰淳于縣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滅之以封淳于公（後爲杞人所有詳見古蹟考）按斟灌當作斟尋左傳寒浞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杜預曰斟尋在平壽縣東南今安丘東北境是也（平壽漢縣名在今濰縣域）中若斟灌則在壽光又寰宇記曰安丘古根牟國也根牟爲萊夷故春秋書齊人伐萊取根牟非安丘明矣或又以爲牟婁按牟婁雖杞邑實在濰水之南非縣境也（見水經）左傳魯成公八年晉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明年楚子重伐莒圍渠丘渠丘蓋安丘舊名也楚大夫申無宇曰齊有渠丘實殺無知蓋謂渠丘爲齊大夫雍廩之邑故馴致無知之禍（事在莊公九年）

然渠丘莒邑。而曰齊爲豈小白未入之前。齊人奪莒而有之。既入或得莒而歸之邪。傳不可考。雍廩一作雍林。邑城名也。賈逵杜預以爲齊大夫名。按齊世家載無知之事曰無知游于雍林。曰雍林人怨無知。疑當時已有讀雍廩爲齊大夫名者。故世家表著不一。正以釋左氏無知虐于雍廩。爲雍林不爲齊大夫名也。又西南一帶屬紀鄑邑。齊人所遷者也。至七國時邑隸田齊。史記載晉列公十二年。韓景子趙烈侯翟員伐齊長城。威王患之。長城在今治西南境上。緣山築塞。蓋齊之邊邑。秦始皇二十七年。分天下爲郡縣。以青州爲齊郡瑯琊郡。則安丘得名或從此始。與漢興初襲秦舊。武帝復古。建天下爲十三州。州領郡國。郡國領縣。而安丘領在北海郡。王莽僞立改名誅郅。光武復漢仍號安丘。曹魏因之。晉太康中屬東莞郡。至元康十年改屬平昌郡。懷帝末沒于石勒。劉宋復之。後爲元魏所并。皆屬平昌。北齊天保七年。省入昌安。後周隸齊郡。隋開皇十六年。分昌安于牟山。後別置牟山縣。大業二年。復牟山爲安丘。唐貞觀初分青州屬河南道。置高密等五郡。安丘爲高密郡四縣之一。武德三年。乃徙縣于今所。六年又省郚城入焉。境益拓大。乾元二年。因事易安丘曰輔唐。而史不著其歸。或曰天寶中道士王旻請于高密郡牢山合鍊。玄宗許之。因改牢山爲輔唐山。或旻食邑于安丘故改是名。與然此玄宗事與乾元無與。又旻食邑事無所攷。未可據也。按乾元元年。安慶緒將能元皓以淄青降。或此時改焉。而史失之耳。五代梁開平間復爲安丘。後唐仍號輔唐。石晉天福七年。省爲膠西縣。宋開寶四年更置安丘。隸密州。金人因之。總隸山東東路。元隸益都路。我　朝開國分天下爲十三中書行省。洪武九年改爲布政使司。置青州府。安丘縣屬焉。總隸山東。此沿革之大畧也。於戲古昔以來。境土屢分。地理參差。一郡一縣。割成四五。四五之中。復有離合。犬牙錯綉。未足比擬

兼之往牒不全或多牴牾欲其精悉難矣今譔其可考者于篇大抵以漸而省而大焉

	總隸	郡國	縣邑
唐虞	青州		
夏		斟鄩國	
周		淳于國 在縣東北後為杞人所有	
春秋		莒	渠丘 今印臺即渠丘公立諡之處後漢書及杜預並以西安為渠丘非也
		杞	郚 後為齊所遷

	總隸	郡國	縣邑
戰國	齊		
秦		琅邪郡 始皇二十八年置	
漢	青州	北海郡 景帝中二年置別有桓成疑即郚城見古蹟考	安丘 莽改誅郢
			淳于 今縣杞城是
	徐州	琅琊郡 秦置又別有安丘非今安丘顏監云蓋各以所近為名	朱虛 臨朐安丘之交今縣有朱虛里
			平昌 今縣南境
		高密國 故齊文帝十六年別為膠西國宣帝本始元年更為高密國	昌安 今縣東二十里故城
東漢	青州	北海國 景帝置建武十三年	安丘 有渠丘亭

	總隸	郡國	縣邑
		省高密國以其縣屬	淳于 故屬琅琊
			平昌 故屬琅琊有婁鄉
			朱虛 故屬琅琊安帝永初元年屬杜預日縣東南有郚城
			昌安
晉	青州	城陽郡 前漢置後漢并入瑯琊郡自魏至晉分比海而立焉	淳于
			平昌
			昌安
	徐州	東莞郡 太康中置	安丘 至惠帝元康十年改

	總隸	郡國	縣邑
			屬平昌郡
			朱虛
劉宋	青州	高密郡 宣帝置光武并北海晉惠又置孝武又并北海	淳于
			昌安
		平昌郡 故屬城陽魏文帝分城陽置後省晉惠帝又置即梧成故處	安丘
			平昌
			朱虛
元魏	青州	齊郡	平昌 延興三年屬至延昌中復屬高密

朝代	道／路	州／郡	縣
		膠州永安二年置	平昌
		高密郡宋孝武併北海延昌中復	安丘後齊省入昌安
		平昌後齊廢郡置琅琊縣	昌安
			淳于後齊省入高密
			朱虛後齊省入琅琊
隋	青州	高密郡舊置膠州開皇五年改爲密州尋改爲郡	安丘開皇十六年置曰牟山大業初改名并省昌安入焉
			郚城舊置平昌郡後齊廢郡置琅琊縣省朱虛入焉大業初改名郚城今縣西南六十里故城是
唐	河南道	密州高密郡	輔唐本安丘武德六年省郚城入焉乾元二年更此名
梁	河南道	高密郡	安丘開平間復
後唐	河南道	高密郡	輔唐同光中復唐舊名
後晉	河南道	高密郡	膠西天福七年省輔唐爲膠西
宋	京東東路	密州	安丘開寶四年復爲安丘

朝代	道／路	州／府	縣
元	山東東西道	益都路密州	安丘至南渡爲金所有改京東路爲山東東路
國朝	山東	青州府	安丘洪武二年始建青州府以安丘屬

安丘縣志卷之十三

歷代封建表第二

三代之王天下也。爪分土地。以樹蕃屏。親賢並建。使各有寧宇。以無逢其菑害。至公心也。豈有頼焉。自秦罷侯置守。公德掩息。遡爽布章。古制蔑如矣。漢鑒其失。白茅青社。彌漫宇中。至釀重禍。則礪山帶河。固不若更代迭謝者。無它虞也。何乃獨罪秦哉。安丘蕞爾之邑。然國于斯者。自周以來。可指數也。後世或食其采。或取其名。雖非三代之法。猶曰利建之遺也。斯于邑不有當哉。故稽而序之

爵謚姓名	封錫緣故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周同姓 淳于公	即州公	武王所封	其後魯桓五年有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者			
嬴姓 渠丘公宋	即莒子	初封于渠丘後嗣為莒子魯成十四年卒				
杞武公 姒姓伯爵後降為子	杞初封雍丘傳四世至武公乃遷淳于	武公在位四十七年卒	靖公嗣二十三年卒	共公嗣八年卒	惠公嗣十八年卒	成公嗣十八年卒弟桓公姑容嗣七十年卒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孝公匄嗣廿八年弟文公益姑嗣十四年弟平公郁釐嗣十八年卒	悼公成嗣十二年卒	隱公乞嗣弟遂殺隱公自立是為僖公十九年卒	閔公維嗣十六年弟閼路殺閔公代立是為哀公十年卒	閔公子敕嗣是為出公十二年卒簡公嗣立一年為楚所滅

右周時可考者三人

爵謚姓名	封錫緣故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安丘懿侯張說	以卒從起方與屬魏豹一歲五月以執盾入漢以司馬擊項羽以將軍定代侯三千戶	高帝八年七月癸酉封二十二年卒	孝文十三年共侯奴嗣十二年卒	孝景三年敬侯執嗣十年卒	十四年康侯新嗣二十一年卒	元狩元年侯拾嗣九年元鼎四年坐入上林謀盜鹿又搏揜完為城旦

元康四年詔文孫之子六世陽陵止造舜部後家

朱虛侯劉章
齊悼惠王子
高后二年五月丙申封八年爲城陽王

平昌侯劉卬
齊悼惠王子
文帝四年五月甲寅封十六年爲膠西王反誅

平昌節侯王無故
以帝舅關內侯六百戶
宣帝地節四年二月甲寅封九年卒
五鳳元年考侯接嗣十六年卒
永光三年釐侯閎嗣二十一年卒
鴻嘉元年侯獲嗣三十八年建武五年紹復獲

郚鄉侯劉閔
魯頃王子
成帝陽朔四年四月甲寅封十七年建平三年爲魯王

安丘侯劉常
高密頃王子
鴻嘉元年正月癸巳封二十八年免

郚鄉侯劉光
楚思王子
平帝元始元年二月丙辰封八年卒

右西漢可考者七人

安丘侯張步
王莽末起丘據琅邪既而受劉永命後斬永將蘇茂來降侯
光武建武五年封八年坐謀反誅

封爵	世系	封時	嗣
昌安侯鄧襲	高密侯禹子	明帝永平元年封	子瀋嗣尚顯宗女平皋長公主和帝時爲侍中

右東漢可考者二人

封爵	世系	封時	嗣
平昌公司馬模	高密文獻王泰子	惠帝時封永嘉初進爵南陽王	
昌安縣侯元石鑒	厭次人初封崇陽子後拜司空	武帝時封	子陋嗣
安丘公權翼	秦州略陽人	爲符堅左僕射	

右晉時可考者三人

封爵	世系	封時	嗣
平昌子孟龍符本縣人	初爲建武參軍江衆雖淮擾浮三戰有功封後死于陣	高祖時封	子撫

右宋時可考者一人

封爵	世系	封時	嗣
平昌公元詑真	烈帝之後	世祖封太平真君十年改爲中山王	
平昌開國子荀慶珍	以毋劉氏代父金龍固守梓橦有功封食邑二百戶	正光中封	子紹胤嗣齊受禪爵例降
平昌侯張敬伯	平陸康侯張儻子以隨父歸國功賜爵	高祖時封	

平昌公和其奴	代人	高祖時封	子覺嗣			
平昌縣侯鄭先護	開封人以納爾朱榮功侯	莊帝時封後叛棄死				

右元魏時可考者五人

平昌王高援	廣平公盛子	初嗣爲廣平公後改封爲王				

右北齊時可考者一人

平昌公元巖	京兆萬年人	周時封昌國縣伯帝受禪進封爲公	子弘嗣			

平昌公宇文弢	字公輔濟陽人從平齊拜武威縣公以與陳將樊毅戰有功封加邑千二百戶	開皇初封				

右隋時可考者二人

朱虛伯顏噲	孔子弟子玄宗二十七年追贈					
淳于伯步叔乘	孔子弟子玄宗二十七年追贈					

右唐時追贈者二人

安丘靖王恭	魯靖王子	宣德時封	莊簡王嗣卒	榮順王嗣卒	端惠王嗣卒	榮恪王嗣卒

歷代秩官表第二

周之盛時寰内諸侯各以公姓公族分理其國雖有邑宰縣正之名其制未備至秦破天下爲郡縣始設令丞簿尉漢興諸縣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大抵皆因秦舊獨學校之官未立也平帝時縣方有校校置經師一人魏晉及南北兩朝或治或革不可具紀至唐又分上中下三等縣各有令丞簿尉其秩有差又置經學博士助教各一人宋初令丞簿尉如舊而天下雖四書院其于學校尚屬落寞慶曆以後始稍稍置之元時中縣不置丞別有達魯花赤一以蒙古人爲之縣尹簿尉各一典史一教諭一安吉蓋中縣也 明興首置學校刊定官制大小相維以爲子孫萬世法乃縣置知縣一人縣丞主簿典史各一人儒學教諭一人訓導二人稅課局大使一人陰陽學訓術一人醫學訓科一人僧會司僧會一人道會司道會一人知縣之職

掌一縣之政令教養其所治民縣丞主簿爲之佐貳主催科巡捕分職任事典史典出納文移分領縣事儒學教諭訓導主教民俊秀詳學校考課稅課大使典稅以時榷商賈僧屠及民間貿易田宅等事（□□□中州縣官）以陰陽訓術司刻漏籌陰陽醫學訓科司方藥療人民（官二者不制祿）土僧道官領僧若道上凡救日月食請雨請齋祀厲壇則謹率其徒而施其教事嗚呼可謂博大精詳無復叢脞者矣輯而叙之至訓導止雜流

斧不施然爵里姓氏具在孰爲尸而祝之孰爲衡而過之孰爲怨誰而寇讐之若指諸掌可不各競競于其位哉

宋	知縣（以前亡考 望縣秩正八品）	縣丞（從八品）	主簿（從八品）	尉（正九品）
真宗	楊日嚴 有傳			
神宗	陳次升 有傳			
	馬驥			
徽宗	李安節 大觀中任			

元	達魯花赤（中縣秩正七品）	縣尹（品同上 中縣不置丞）	主簿（正八品 中縣以簿兼尉）	典史（正九品 二人）	教諭
至元	禿滿 六年任	劉榮祖 六年任	霍霖	紀祥 三年任	鄭朝宗 本縣人
	牛牛 二十八年任	張在 本縣人 有傳	方斌		
	泐牙 三十年任	馬端 二十一年任	張榮 二十八年任		
		梁世英 二十七年任	郝楫 三十六年任		
		董士良 二十九年任			
		王圭 三十二年任			
大德		田恭 有傳	臧著 十一年任		李從善 八年任

十十年 任 | 宋儒 直隸永年人舉人十二年任 | 安正 陝西乾州人例貢十五年任 | 趙崇仁 直隸濬縣人例

陝西保 安人監生十三年任 | 董弦 直隸內黃人十七年任 | 張實 直隸永年人監生二十年任 | 佘瑚

直隸遵 山人十三年任 | 甄爵 直隸無極人十六年任 | 張一鑾 直隸通州人二十年任 | 劉乾

六年任 | 戴鰲 直隸桃源人二十年任 | 馬世賢 二十五年任 | 董大經 直隸淶水人二十八年任

十三年 任 | 沈朝臣 直隸定州人二十九年任 | 魏育凱 山西臨汾人舉人二十五年任 | 劉燕 直隸全椒人三

方濟 | 唐濠 直隸山陽人十八年任 | 徐英 江西臨川人二十四年任 | 郭進

貢監生十七年任 | 喬一峯 山西河東運司人舉人十八年任 | 楊生輝 直隸南樂人舉人二十年任 | 李文達

湖廣人二十四年任 | 梁琴 直隸永年人二十七年任 | 高汝言 山西太原人三十年任 | 徐彥秀

直隸唐縣人進士諭 | 韓顯祖 山西人二十四年任 | 林濟 直隸太平人二十九年任 | 狄用臣 直隸大城人三

王鳳 陝西朝邑人三十年任 | 白朝相 直隸任丘人三十四年任 | 黃九思 福建晉江人四十年任

十八年 任 | 阮琳 福建長樂人舉人四十四年任

趙緯 | 孫江 河南南陽人二十四年任 | 馬昂 直隸獻縣人監生二十七年任 | 朱孝光

直隸文 安人舉人二十二年任 | 何尚賢 山西猗氏人進士二十四年任 | 張芹 有傳 | 邵大章 字本中浙江錢

直隸米 安人歲貢三十三年任 | 楊大觀 直隸安肅人歲貢三十六年任 | 蔡閔 直隸大城人監生三十七年任 | 杜時亨

十一年 任 | 梁敦 直隸沛縣人歲貢三十三年任 | 楊鏜 直隸上海人吏員三十七年任 | 李蛟 直隸壽州人監

許龍 福建莆田人四十四年任

浙江太平人二十九年任 | 胡繪 直隸沙河人三十八年任 | 崔梓 河南光州人三十五年任 | 楊時信

唐人舉人三十有一年任 | 許世道 河南河內人舉人三十八年任 | 王宮 直隸隆慶衛人舉人四十一年任

直隸清豐人選貢三十八年任 | 黃中信 直隸桐城人吏員四十一年任 | 王國祚 直隸蕪湖人吏員四十五年任

生四十二年任 | 李亨 河南葉縣人三十四年任 | 張瑾 山西保德人歲貢四十五年任

河南淇縣人三十六年任 | 甄實 陝西膚施人三十九年任 | 蘇廷用 山西懷仁人四十年任 | 梁橋

齊志曾 河南商丘人舉人四十四年任
王應吉 有傳
隆慶
張朝瑞 直隸海州人進士三年任
宋存德 有傳
萬曆
王儒 山西平定州人進士二年任
高大成

馮時泰 直隸東安人歲貢二年任
王承業 直隸灤州人歲貢隆慶三年任
趙守紀 直隸無極人歲貢五年任
胡極 直隸績溪人監生元年任
蔡國偉

劉燦 直隸完縣人監生三年任
史宮 直隸廣平人監生五年任
王秀民 直隸內丘人監生元年任
王之梅

李春華 直隸丹徒人二年任
張府 浙江錢塘人六年任
葉時耀 福建寧州人二年任
張永年

白鱗 懷安衛人元年任
謝塘 直隸永年人三年任
朱六化 直隸蠡縣人舉人五年任
張九德 山東鄒縣人六年任
吳御 浙江壽昌人元年任
林九思

山西汾州人四十五年任
李緒 直隸獻縣人四十五年任
陳善道 直隸宣府衛人四年任
秦憲 直隸江寧人四年任
武常 直隸六安人元年任
曹希直 山東平山衛人

河南信陽人舉人八年任
熊元 字子貞河南光州人進士十二年任

山西興川衛人恩貢二年任
郝世相 陝西華陰人恩貢四年任
汪汝器 直隸歙縣人吏員六年任
康功 河南鄭州人恩貢十一年任
曹泮 直隸金壇人選貢十三年任
陳鳳 浙江上虞人吏員十七年任

河南商城人歲貢三年任
曾性善 直隸興州人監生六年任
李鉞 直隸通州人監生十年任
賈養之 山西文水人監生十二年任
田有秋 直隸新城人選貢十四年任
李忠 直隸灤州人選貢十五年任

有傳
遲世卿 陝西咸陽人八年任
張乾 直隸獻縣人十年任
權馨 河南孟縣人十三年任
桂新芳 直隸石埭人十六年任

山東費縣人王年任
江宗之 直隸建德人九年任
楊紹儒 山東安東衛人十二年任
楊國華 江西南昌人舉人十七年任

元年任
王大有 山東黃縣人五年任
自惟蓁 陝西華陰人舉人八年任
邵志完 山東濱州人十一年任
徐子肅 山東長山人十一年任
楊守 山東堂邑人十四年任
王承業 山東泰安州人十五年任

安丘縣志卷之十五

歷代貢舉表第四

周禮選舉之法以三物教萬民鄉遂州黨皆有比考然後舉之任位詳若斯之愼也漢承秦後雖有賢良方正孝廉茂材諸科而作人之法甚疎魏晉以來雕繪日啓而經士者始以文矣逮乎隋煬乃設進士一時士族多兢重之自唐宋迄今不易焉其時勢所趨使然乎　國家遠慕成周損益前代初設貢舉後病其浮文罷不設令有司各舉賢良方正聰明正直孝弟力田經明行修之士數年之間人情滋惡焉質胄以臯比鴞聲斅乎雕啓網亦稍疎矣其後乃盡罷諸科獨存貢舉群俊秀于庠序三年大比而賓興之中式者曰舉人續食上春官復中曰進士諸生中餼廩深者凡縣間歲取一人曰歲貢（諸選人進士舉人歲貢外有官生恩生等名流資外有吏員承差諸雜目）此國家用人之大較也景泰中以戎馬生郊乃募民入粟爲監生（世所謂例貢也）選舉益雜而多端矣今列其等第于

篇自進士迄于武舉凡六等其以薦舉而進者國初不過都御史周顗同知馬仲賓主簿欒玘三人而已故不列于其次吏掾雖用人一途但多不可詰亦不著焉

漢	孝廉	茂才	薦辟	任子
光武			甄宇（建武中徵拜博士） 周澤（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	
		牟融（建武中以司徒茂才爲豐令）		牟麟（以父融任爲郎）
章帝	甄承（建初中舉孝廉）		淳于恭（建初六年詔諸公車除爲郎）	淳于孝（以父恭任爲舍人）
順帝			郎顗（舉有道至不就陽嘉）	

朝代	明經	進士	薦辟	明法
魏			薦辟	
太祖	邴原 漢末爲功曹主簿魏太祖辟爲司空掾			
齊	秀才 伏挺 齊末舉秀才策爲第一			
宋	明經	進士	薦辟	明法
真宗		明鎬 中進士第補蘄州公		
仁宗	楊安國 以五經及第爲枝江尉		楊光輔 密州守王博文薦爲太學助教	
神宗	韓晉卿 以五經及第知同州			
欽宗				陳規 靖康末中明法科

明	進士	舉人	歲貢	官生	例貢	武舉
洪武十八年乙丑			孫瑜 罹汝陽洋縣知縣調蘄州判官陞蘇州府同知			
二十年			王鎬 鴻臚寺丞			
二十二年			李吉 監察御史改馬邑知縣陞延安府同知			
二十四年			欒和 汝寧府同知			
二十六年			李純 藍田縣丞			
二十八年			李睿 順德知事			
永樂三年乙酉			張宜 洪洞主簿			
四年			李盤 南陽照磨			
五年			李瓛 齊府衛經歷			

年		
六年戊子	李忱 雞山縣丞	王敘 樂亭典史陞 汾州吏目
七年		王津 鄭州判官
八年		王昱 海寧知縣
九年辛卯	董祥	陳鏞 大城縣丞
十年		王威 平定同知
十一年		李智
		宜均縣丞
十二年甲午	張漢 順德訓導 馬驥 盧江知縣 陳道 石州知州 李瑾 張泰	張忠 膠源知縣 兵馬指揮

年		
	隋清 王貴 祥符訓導	
十三年		徐宦道
十四年		畢仁
十五年丁酉	劉濬 鞠宏 孟津訓導 崔信 渝州訓導	鄒馴
十六年		范政
十七年		刁恕
十八年庚子	張文 張斌	劉文
十九年		崔仁
二十年		張倫
二十一年		劉琳
二十二年		王深

年	第二欄	第三欄	第四欄
宣德元年丙午			李津
二年			李亨
四年			王鎔
六年			劉珣
八年			呂應鍾
十年			李盤
正統二年丁巳			呂顯
四年			李旭
六年			王珣
八年			周穩
九年甲子		張翰 中順天鄉試見進士	
十年乙丑	張翰 相家里人有傳		趙進 順和土導
十二年			潘玉 聞喜縣丞

年	第二欄	第三欄	第四欄	第五欄
景泰元年庚午			劉浩	
三年			宋璘 順義縣丞	
五年			李恭	
七年丙子		崔玫 孟縣訓導	寇文昌 鳳翔[illegible]校	
天順二年戊寅			馬思忠 驥子仁和縣丞	
三年己卯		孫敬 見進士 王繹 霸州訓導陞新安教諭		
四年			王楫 唐縣縣丞	
六年			王鳳 津子	
八年			王儼	
成化	孫敬		張豹	周讃

年					
二年丙戌	川里郡人殿侍御史		南陽檢校		鳳翔知事
四年			任墩 太原教授		
六年			張一清 翰子渭南知縣		
八年			陳謀 湯陰縣丞		
十年甲午		宣文 順義知縣	沈增 祁府典寶		周誠 許州吏目
十二年辰			張縉 山西按察司檢校		
十三年丁酉		仇廉 汾陽訓導			周謹 昌平主簿
十四年			欒總 和孫		
十六年庚子		黃泰 字子安任寶豐知縣轉鹿山	王翔 夔州知事		周寧
十八年			高鵬 安陽縣丞		

年					
十九年癸卯					周誤
二十年		張鸞 見進士	欒玉 和孫南康檢校		
二十二年丙午		王用 見進士	辛睿 保定訓導		
二十三年丁未	王用 繹子東北廂人有傳		王鎰 府軍中衛經歷		郭時進 字抑之吉州同知
弘治	張鸞		高節		潘鳳
三年庚戌	字應治東北坊人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中陞陝西徽州知州卒陞河南僉事		密縣知縣		千戶所吏目
五年			張和 密雲衛經歷		周亞
七年			王岳 河南布政司理問		

年						
[illegible]年			曹勝 字宗魯未仕卒			
十年			陳昭			
十一年戊午		王琳 東南坊人有傳	呂賢		王鑑 三河主簿	
十二年己未	張文錦 邑院庄里人廣衛籍中順天鄉試有傳		潘昂 平遥縣丞			
十三年			孫德崇		張鷚 錢塘主簿	
十五年			劉昂 高郵州同知			
十七年			劉英			
正德元年丙寅			辛奎 代州訓導王府教授		馬政	
三年			黃裳 泰子太湖縣丞			
五年庚午		劉希龍	孟澄			

年						
		見進士				
七年		趙泉 見進士	于佐 安陽訓導			
八年					田紀	
九年甲戌	劉希龍 罷子字仁甫六泰里人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部中陞衛輝知府轉河南副使		張澄 武安主簿		陳祺	
	趙泉 字光世西泉里人授南京太理司評事陞懷慶府知府					
十三年			李性 字惟善有傳		王道亨	
十四年己卯		黃禎				

	十五年	十六年	嘉靖元年壬午	二年癸未	四年乙酉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一年辛卯
				黃禎 沭孫宿家里人有傳						
張元光 進士					辛樂 有傳					辛童 見進士
	周宗	曹光漢 滕子字 □華	高文	王逵 孟縣教諭	韓相 字君相 徐州衛經歷	任贊 井陘縣丞	劉魁 字文元 休寧主簿	宣忠	周詔	唐玉
	周澤 武安主簿		徐崇修		李貞					

	十一年壬辰	十二年	十三年甲午	十五年	十六年丁酉	十七年戊戌	[illegible]
	辛童 樂從弟字吉卿牛沐里人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陞陝西僉事山西右參政					王嘉謨 東北坊里人有傳	王大平 字象行
潘密			王大平 見進士		王嘉謨 經魁見進士		
	史寬	王鍾 臨漳教諭	王大化 字大行	王士瑤 字邦獻鉅鹿知縣再任滎陽		欒文 含山訓導	
	王朝恩 字汝賢淮安府照磨			馬仲禮		馬九韶 字純如四川照磨	

年	（前）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三年	二十五年
二	貢[illegible]人授戶部主事[illegible]湖[illegible]長沙府						
三			劉如松 希龍子字茂貞授柏鄉知縣陞宛平				
四		王秉彝 舒城訓導	周潮 字汝時杞縣丞陞登封知縣	高富 冀州訓導	王美	高選 隆慶衛訓導	張崇先 华準縣丞
五							
六		王嘉言 字仲納無為州吏目	李禧 字建平主簿	何應春		厤晃	

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己酉	二十九年	三十一年壬子	三十三年	三十四年丙辰
二						曹一麟 汝勤子遷池里人有傳
三		曹一麟 見進士；馬卿 字伯鄰授慶都知縣；馬斯臧 字遠猷授商水知縣歷兵馬陞歸德同知		李子厚 後改名應乾見進士		
四	曹汝勤 光漢子字希禹		周濟 字子龍三河訓導	朱珮 字子朝淮安府訓導	李邦彥 字國宗故城訓導	
五						
六		黃守正 安東縣丞；孫克仁 字靜夫交河主簿		王克類 字懋昭		

四十五年	隆慶元年丁卯	二年戊辰	三年	四年庚午	五年辛未
		韓必顯 [illegible]第字用晦石埠里人授洛陽知縣擢御史陞照磨陞推官歷太僕寺丞南戶部郎	中尚寶司司丞陞本司少卿順天府府丞通政司左通政陞都御史巡撫陝西		劉希孟
	韓必顯 見進士			劉應球 字伯玉經魁早卒	
高攀 字希古高鄆州學正	李濟 字惠民黃縣教諭	馬懋 字德昭由恩選授秀水丞改洪洞陞稷山知縣	蕭承義 字子舜濟陽訓導		孟尚文
孫光祖	辛維屏	孫克儉 字禹甫狄道縣丞陞忻州判官	秦東周		
	周一朴 又中			汪慎行	

		萬曆元年癸酉	二年	三年	四年丙子	五年
龔[illegible]第字陽甫安泰里人授安邑知縣再任河津知縣擢兵部主事改吏部員外見任考功司郎中	劉思中 字子春大寧都司籍中順天鄉試任湖廣鄖襄兵備副使					
		曹一鵠 武清籍知縣			王孟煦 見進士	
字汝周平度州訓導		黃祿 泰孫恩貢	欒鳴岡 字休徵南樂教諭	王約 字從博徐州州判		劉縝
		孫承徹 字子裔由生員		孫承基 字子肇	辛衍慶 字應乾子光遠	閆文

字允果 未仕卒

黄宗正 字子儒 鄒城訓導

吳守讓 字繼伯 平度州訓導

李三恕

張書紳

馬斯才 字遠署 萊州府訓導

馬從龍 文庠子 經字 霑化

王三重 君字香界 縣訓導

王弘謨 字文仲

辛行澤 字濟遠 以父侍郎應乾考蔭

王子晉照 士選子 字育明 東泉里人 選翰林院庶吉士 授禮科給事中

李三道 字惟入 由生員

王光襲 字禹化

曹應塤 字和甫 一麟子 由候增生員

三十三年

王業弘 見進士

十六年 戊子

十七年 己丑

王業弘 字化熙 紅河里人

明興以來貤封表第五

仕而得推恩所生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蓋至明而加隆焉傳曰蔦蘿猶芘其根况生人之本乎今令甲所著內外臣工凡考績得稱者例許貤封所生其三品而上則并其祖而寵錫之若它 大慶覃恩不在是數嗚呼 國家亦何負于士哉然 君以馭貴之權波及乎吾親吾不能以犬馬之身圖報于 君以辱厥親非夫也用是輯次于左一以昭 皇恩一以作忠孝非徒紀榮遇已也

姓氏	族屬（本色）	始封	再封	三封	四封	五封
張璉	鸞之父	贈奉直大夫戶部山西清吏司署郎中事員外郎				
王繹	用之父（舉人）	封文林郎陝西道監察御史				
王叟	淋之父	贈文林郎廣西道監察御史				
趙玘	彔之父	贈文林郎南京大理司左評事				
黃鎵	禎之父	封承德郎戶部山西清吏司主事				
辛祥	章之父	贈承德郎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				
王孜	嘉謨之父	贈承德郎戶部雲南清吏司主事				
王玉	大平之父	贈承德郎戶部河南清吏司主事				

姓名	世系	封贈
曹澂勤	鳳貢士之父	封承德郎南京戶部湖廣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奉政大夫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
李完	遷梧之父	贈承德郎戶部山西清吏司主事
馬陳圖	斯誠生員之父	封南京南城兵馬指揮
[illegible]晉	應乾訓導之祖	贈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
辛禮	應乾之父	贈承德郎戶部浙江清吏司主事；奉政大夫戶部貴州清吏司郎中；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
馬惪	文煒生員之父	贈文林郎確山縣知縣；文林郎山西道監察御史；中憲大夫德安府知府
劉魁	希孟主簿之父	贈承德郎吏部稽勳司主事
韓康	必顯之父	封承德郎尚寶司司丞

安丘縣志卷之十七

邑人馬文煒撰

官蹟傳第一

職官有表矣復錄官蹟何旌賢也何賢之清察則賢長厚則賢剔其蠹而易之利也則賢語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爲有德是愛徵也余何能易焉故所稱說壹稟于父老之口然恐不無挂漏者矣

宋楊日嚴字垂訓河南人真宗時進士及第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安丘縣以惠政聞累官至龍圖閣學士知澶州

陳次升字當時興化仙游人神宗時入太學時學官以王安石字說訓諸生次升作曰丞相豈秦學邪美商鞅能行仁政而爲李斯解事非秦學而何坐屏斥既而第進士知安丘轉運使吳居厚以聚斂進擻刷罔征稅於遠郊得農家敗絮補送縣次升縱遣之居厚怒將被以文法會御史中丞黃履薦爲監察御史累官寶文閣待制知穎昌府

元田恭兖州人大德間以寧海判官遷安丘尹修舉廢墜勤恤民隱尤加意于農桑學校士民愛服

張起巖字夢臣濟南人年弱冠以察舉爲福山縣學教諭政成遷安丘博學有文善篆隸中延祐乙卯進士廷試爲第一人官至翰林承旨謚文穆

楊公獻縣人至正五年知安丘有雋才興利除害愛民如子

國朝陸演浙江西安人洪武中由監生爲安丘典史性資明敏才能治劇後遷山陽知縣擢爲監察御史

陳華應福建晉江人洪武中進士由榆次縣丞調安丘清節吏才郡邑稱最會　詔求政績異等藩臬考公政學通敏材品清真遂應詔
上嘉其廉幹降旌善獎以示激勸擢禮部主事

鄭晃直隸昌黎人永樂中以吏員爲安丘縣丞

為人長厚佐政公勤百姓愛服擢工部主事

張旟山西榆次人永樂十六年由監生知安丘會妖賊唐賽兒黨賓鴻等攻掠安丘旟率民兵八百人以死拒戰賊敗復集衆攻城會備倭都指揮衛青率千騎至旟出城中兵合擊大敗之斬首二千餘級生虜四千餘人卒全安丘事聞擢旟山東左參政賜襲衣金帶

馬摛陝西徽州人永樂中以監生為安丘縣丞與知縣張旟同力拒賊有功擢山東左參議亦賜衣帶

張輔山西保德州人宣德四年以監生知安丘廉直有為鋤强抑暴盜賊屏迹去任行李蕭然

謝績字從果直隸冀州人天順七年以舉人知安丘有敏才百廢皆舉廉謹仁愛歷八年如一日百姓立祠祀之祠今已圮

陳文偉字伯豪直隸舒城人成化十一年由舉人知博興有聲薦為邊才不果用調安丘剛正廉介人不敢干以私興學勵才訟簡盜息民懷其惠焉

康政山西潞州人成化十七年由舉人知安丘廉明剛方尤嚴祀事祭物豐潔嘗親滌牲于河率諸生宿齋舍祭之日風肅肅然赤光瀰漫殿廡間或聞籩豆有聲人以為誠敬所格云

曹安直隸華亭人成化中由舉人為安丘教諭性稟端方文詞贍博諸生皆愛敬焉

郭桂陝西咸寧人弘治四年由進士知安丘以清節自勵其讞決無大小不崇朝而畢期年境內晏然號稱神明

張芹山西孝義人嘉靖二十九年由進士知安丘敏練有才事至不數語立折案無留牘尤加惠窮民以憂去任父老遮道涕泣車終日不得發

王應吉山西襄陵人嘉靖四十五年由進士知安丘律身廉潔政尚惠愛時屬大祲屢免田租公得與俱休息于無為民獲樂業終日不聞鞭扑聲而事皆辦理後應　詔北上人皆戀戀不

恐舍

宋存德字惟一南京錦衣衛人隆慶五年由進上知安丘爲人寛厚慈愛百姓號曰宋佛先是邑中水患賦多逋公至一切緩之曰吾不忍竭而漁使民終歲不得半菽也竟坐拙催被劾百姓詣御史中丞斬留者幾千人不得會　朝覲遂不復歸百姓聞之若喪慈母焉

張永年直隷慶都人萬曆四年爲安丘典史性木强勤于庶政事有妨于民者雖貴倨干之輒謝不從其清苦之操尤爲罕儷卒于官至亡以爲斂蓋幕中之粗裳者

論曰今之宦者傳舍鷰煖席而已然出一善政雖數十世猶追數其美焉況其近者邪若次升不畏權貴章應將　詔表異旟撝以死衛民康政恪共祀事此其最著也若宏剖竹宣猷建旟立政雖不結于一轍並所居流惠去後見思可謂各稱其位者矣

安丘縣志卷之十八

儒林傳第十

夫士之砥行立名者道固多端然度之無先儒術者故班掾叙儒流殿百家而上之有以哉安丘于齊魯不過儒之一袂然而烺烺聲往牒者不絕焉其于素業可謂綴之矣故采之爲儒林篇

牟融字子優後漢光武時人少博學以大夏矦尚書教授門徒數百人名稱州里以司徒茂才爲豐令視事三年縣無獄訟爲州郡最司徒范遷薦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在本朝并上其理狀永平五年入代鮑昱爲司隷校尉多所舉正百僚敬憚之八年代包咸爲大鴻臚代鮭陽鴻爲大司農是時顯宗方勤萬機公卿數朝會每輙延謀政事判折獄訟融經明才高善論議朝廷皆服其能帝數嗟嘆以爲才堪宰相明年代伏恭爲司空舉動方重甚得大臣節肅宗即位以融先朝名臣代趙憙爲太尉與憙參録尚

章帝建初四年薨車駕親臨其喪賜冢塋地于顯節陵下

周澤字穉都光武時人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居教授門徒常數百人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澠池令奉公克己矜恤孤羸吏人歸愛之永平五年遷右中郎將十年拜太常澤果敢直言數有據爭後北地太守廖信坐貪穢下獄沒入財產顯宗以信臧物班諸廉吏唯澤及光祿勳孫堪大司農常沖特蒙賜焉堪字子穉行類于澤故京師語曰二穉十二年以澤行司徒事澤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數月復爲太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常臥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十八年拜侍中騎都尉後數爲三老五更建初中致仕卒于家

甄宇字長文　時人清靜少欲習嚴氏春秋教授常數百人建武中爲州從事徵拜博士故事每臘詔書賜博士一羊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分肉又欲投鉤宇復恥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因以號之稍遷太子少傅卒于官

甄承宇之孫也章帝時人尤篤學未常視家事講授常數百人諸儒以承三世傳業莫不歸服之建初中舉孝廉卒于梁相子孫傳學不絕

郎顗字雅光順帝時人父宗學京氏易善風角能望氣占候吉凶（詳見高上傳）顗少傳父業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常數百人晝研精義夜占象度勤心銳思朝夕無倦州郡辟召舉有道方正并不就順帝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正月公車徵顗乃詣闕拜章條便宜七事又上書薦黃瓊李固并陳消災之術復條便宜四事詞多不錄詔拜郎中辭病不就即去歸家至四月京

師地震遂陷其夏大旱秋鮮卑入馬邑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皆署如顗言後復公車徵不行爲同縣孫禮所殺

邴原字根矩魏初人家貧早孤鄰有書舍原過之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夫書者必皆具有父兄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師哀其言爲之授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自在童亂疑然有異及長金玉其行游學四方後爲郡所召署功曹主簿時魯國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原爲計佐是時漢朝陵遲政以賄成原乃將家人入鬱洲山中郡舉有道融書喻之原遂到遼東遼東多虎原之邑落獨無虎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愈多問其故答者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已而成淫祀乃辯之于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爲社供原在遼東積十餘年後乃遁還遂免危難于是講述禮樂吟咏詩書門徒數百服道數十名與鄭玄爭埒故海內謂青州有邴鄭之學魏太祖爲司空辟原署東閣祭酒原女早亡時太祖愛子倉舒亦沒太祖欲求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于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太祖乃止原雖在軍歷署常以病疾高枕里巷終不當事又希會見從署丞徵事代涼茂爲五官將長史閉門自守非公事不出太子一日燕會衆賓百數十人乃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衆人紛紜莫定太子諮之于原原勃然對曰父也太子亦不復難之太祖征吳原從行卒

徐苗字叔胄晉武帝時人祖華父邵並知名少家貧晝執鉏耒夜則吟誦弱冠就博士濟南宋鈞受業遂爲儒宗前後所造數萬言皆有義味性抗烈輕財貴義兼有知人之鑒弟患口癰膿潰肉苗爲吮之其兄皆早亡撫養孤遺慈愛聞于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鄰有死者便輟

耕助營棺槨門生亡于家即斂于講堂其行已純至類皆如此遂沂感歸其義師其行焉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其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並不就武惠時計吏至臺帝輒訪其安不永寧二年卒遺命灌巾澣衣榆棺雜塼露車載尸葦席瓦器而已

伏曼容字公儀齊梁間人晉著作郎滔之曾孫也少篤學善老易倜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業爲驃騎行參軍宋明帝好周易常集朝臣于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美風采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袁粲爲丹陽尹請爲江寧令入拜爲尚書外兵郎嘗與粲罷朝相會言玄理時論以爲一臺二絕齊建元中上書勸封禪高帝以爲其禮難備不從仕爲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講衛將軍儉深相愛好令與河內司馬憲吳郡陸澄共撰喪服既成又欲與定禮樂會儉薨建武中拜中散大夫時明帝不重儒術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坐于聽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爲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梁臺建召拜司徒司馬出爲臨海太守天監元年卒官年八十二曼容多伎術善音律射馭風角醫筭莫不閑了

楊光輔宋真宗時人居馬耆山學者多從受經齊州守王博文薦爲太學助教乾興元年孫奭知兗州私建學舍聚生徒乞請光輔充本州講從之尋薦爲太常奉禮郎州學諭書既而奭與馮元薦其子安國爲國子監直講并召光輔仁宗命說尚書光輔曰堯舜之事遠而未易行願講無逸一篇特年七十矣論說明暢帝悅欲留爲學官辭以國子監丞老于家

楊安國字君倚光輔之子也仁宗時五經及第爲枝江縣尉後遷大理寺丞父光輔教授兗州請監兗州酒稅徙監益州糧料院既而孫奭與馮元薦爲國子監直講景祐初置崇政殿說書

安國以國子博士預選父之進天章閣侍講累遷給事中年七十餘卒贈尚書禮部侍郎安國講說一以注疏為主無他發明尤喜緯書及注疏所引緯書則尊之與經等在經筵二十七年仁宗稱其行義淳質似徐遵度嘗講周官至大荒大札則薄征緩刑因進言曰古所謂緩刑乃貰過誤之民爾今衆持兵仗取民廩食一切寬之恐無以禁姦帝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迫于飢莩至起為盜州縣既不能振恤乃捕而殺之

不亦甚乎嘗請書無逸篇于邇英閣後殿帝曰朕不欲背聖言命蔡襄書無逸王洙書孝經四章列置左右

論曰諸儒自牟融周郁而外悉為世家固知文學雖天性自有乎抑亦習漸使然也然郎顗精于父術策天下事若龜計焉而不得免何也豈其學京氏術故其行事類之邪而宗居然高矣

安丘縣志卷之十九

事功傳第三

邑之搢紳而游者不少矣然求嚼然有聲稱者何尠尠也將遭際者然邪抑人之才不可強邪故世有行甚清謹文甚辨博而不足效于時者其致殊也今之所擷雖叢雜不倫然上焉戡危定亂次焉奉法循理并能表見于世不為徒然者矣

伏暅字玄耀曼容之子也梁武帝時人幼傳父

業能言玄理仕齊為東陽郡丞秩滿為鄞令梁武帝踐祚兼五經博士出為永陽內史在郡清潔治務安靜郡民何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詣州言狀湘州刺史以聞詔勘有十五事為吏民所懷帝善之徙新安太守民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乃至無以為繩其厲志如此屬縣始新遂安海寧並同時生為立祠徵為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時始與內史何遠累著清績武帝詔擢為黃門侍郎俄遷信

武將軍監呉郡事蝐自以名輩素在鎬前爲吏
俱稱廉白遠累見擢蝐遷陷而已意望不滿多
託疾居家尋求假到東陽迎妹喪因留會稽築
宅自表解職詔以爲預章內史乃出拜治書御
史虞皭劾之有詔勿治蝐遂得就郡視事三年
徵爲給事黃門侍郎領國子博士未及起普通
元年卒于郡時年五十九尚書左僕射徐勉爲之墓誌其一章曰東
區南服愛結民胥相望伏闕遲執奏書或臥其
轍或扳其車或圖其像或式其閭思耿借寇渴其
以諸
尚蝐性儉素車服麤惡外雖退靜內不免心
競故見譏于時然能推薦後來常若不及少年
士子或以此依之

明鎬字化基宋真宗時人中進士第補蘄州防
禦推官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益州路轉運使時
知陵州楚應幾贓敗或告先期奏之鎬曰獲罪
則已安可欺朝廷耶卒坐失察降知同州未逾
月會元昊寇延州起爲陝西轉運使常閱同州
廂軍得材武者三百人教以强弩奏爲清邊軍
號最驍悍其後陝西河東頗倣置之累擢龍圖
閣直學士知并州鎬大巡邊以備賊時邊兵多
紈袴子弟鎬乃取尤不職者杖之疲軟者皆自
解去遂奏擇習事者守堡砦軍行娼婦多從之
鎬欲驅逐恐傷士卒心會有忿爭殺娼婦者吏
執以白鎬曰彼來軍中何耶縱去不治娼婦聞
皆散走以樞密直學士左諫議大夫知成德軍
入知開封府王則叛據恩州命鎬爲體量安撫
使則未下又命參知政事文彥博爲宣撫以鎬
副之則初涿州人歲饑流至恩州以妖術惑衆
僭號東平郡王建國曰安陽牓所居門曰
中京改年曰得聖以十二月爲
正月旗幟號令率以佛爲稱城峻不可攻即
南城爲地道日攻其北牽制之及文彥博至穴
通城中選壯士中夜由地道入衆登城賊縱火
牛官軍以搶中牛鼻牛還攻之賊大潰開東門
遁恩州遂平遷鎬端明殿學士彥博數推其功
遷至參知政事已而疽發背卒謚文烈鎬端挺
寡言所至安靜有體而遇事不苟爲世推重

韓晉卿字伯修神宗時人以五經中第歷官知
同州壽州奏課第一擢刑部郎中元祐初知明

州兩浙轉運使差役法復行諸道處畫多倉卒失叙獨晉卿視民所宜而不戾法指入爲大理少卿遷卿晉卿自仁宗朝已典訟時朝廷有疑議輙下公卿雜議開封民爭鶉殺人王安石以爲盜拒捕鬬而死殺之無罪晉卿曰是鬬殺也登州婦人謀殺夫郡守許遵執爲按問安石復主之晉卿曰當死事久不決爭論盈庭終持之不肯變用是知名元豐置大理獄多內庭所付晉卿持平考核無所上下神宗稱其才嘗被詔按治寧州獄循故事當入對晉卿曰奉使有指一尺法具在豈應刺候主意輕重其心乎受命即行議者欲引唐日覆奏令天下庶戮悉奏決晉卿言可疑可矜者許上請祖宗之制也四海萬里必須繫以聽朝命恐自今瘐死者多于伏辜者矣朝廷皆行其說故士大夫推其忠厚不以法家名之卒于官

陳規字元則欽宗時人中明法科靖康末金人入侵殺鎮海軍節度使劉延慶其徒祝進王在去爲盜時規爲安陸令會祝進攻德安府守棄城遁規攝守事率兵討却之既而王在復與進合以砲石鵝車攻城規連戰敗之二人懼引去建炎元年除直龍圖閣知德安府李孝義以步騎數萬薄城陽稱受詔招規登城視其營壘曰此詐也亟爲備夜半孝義兵圍城遂大敗之與群盜楊進相持十八日進技窮以百人自衛抵濠上求和規出城與交臂語進感之折箭爲誓而去除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俄升徽猷閣待制時李横圍城造天橋填濠鼓譟臨城規帥衆禦之砲傷足神色不變圍急糧盡出家財勞軍士氣益振横遣人來願得妓女罷軍規不許諸將曰圍城七十日矣以一婦活一城不亦可乎規竟不予會濠橋陷規以六十人持火搶自西門出焚天橋以火牛助之須臾皆盡横拔砦去累遷龍圖閣直學士後改知順昌府葺城壁招流亡立保伍會劉錡領兵赴京留守過郡境規出迎坐未定傳金人已入京城即告錡城中

有衆數萬斛勉同爲死守計相與登城區畫粗畢金遊騎已薄城矣金龍虎大王提重兵踵至規躬擐甲冑與錡巡城督戰用神臂弓射之稍引退復以潛兵斫營殲其賊甚衆金人告急于兀朮規大饗將士問策將安出諸將亦謂今已累捷宜乘勢全師而歸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欲爲緩急用況屢挫其鋒軍聲稍振規已分一死進亦死退亦死不如進爲忠也錡叱諸將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況汝曹耶已而兀朮至并兵十餘萬攻城時方劇暑規謂錡毋多出軍第更隊易器以逸制勞茂不勝矣旦清晨輒堅壁不出伺金兵暴烈日中至未申氣力疲則城中兵爭奮斬獲無筭兀朮宵遁錡奏功詔褒諭之遷樞密直學士移知廬州兼淮西安撫尋卒年七十贈右正議大夫乾道八年詔刻規德安守城錄頒天下爲諸守將法立廟德安賜額賢守追封忠利侯後加封智敏規好振施家無贏財嘗爲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閑雅憐而詢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也亂離夫死無所托鬻身求活規即輟女奩嫁之聞者感泣

張翰國朝人正統中由進士授廣東道監察御史時　英宗北狩郕王監國翰與給事中王竑等面奏王振誤國之罪請籍沒其家因索振所親信長隨毛王二人于郕王前毆殺之于是直聲動朝寧後陞江西左參議未幾致仕家居授徒講學室無環堵巡撫龔某者給官地俾築室以居貧約恬靜至今鄉曲誦之

張文錦字闇夫邑院庄里人遼東廣寧衛籍中弘治己未進士授戶部主事忤劉瑾罷官設教泰山後瑾敗累遷安慶府知府正德己卯六月宸濠反舳艫蔽江而下欲取南京道經安慶文錦與守備都指揮楊銳集衆誓死固守令軍士鼓譟登城大罵之濠怒遂駐師督衆舉土實壍攻城城上矢石如雨賊多死傷數日不能克濠乃令僉事潘鵬遣其家人持書入城諭降銳手斬之支解其屍投城下以殉賊勢遂怯會王守仁據南昌宸濠還救圍乃解濠擒擢文錦太僕

寺卿尋陞都御史巡撫宣府以軍餉故為亂兵所害

王用字士賢少負氣節有膽略中成化丁未進士授行人擢監察御史侃侃不阿時人以其面黑遂號為直鐵面御史紀功西陲將帥以下莫不憚服時大同有警左侍郎許某太監金某擁兵不出用劾之且陳邊鎮事宜以聞　上嘉納之後陞夔州知府未幾致仕歸家卒

王琳字彥佩少孤事母甚謹及長雅負奇氣弘治間領鄉薦授武昌令政多惠愛百姓立祠祀之徙閩憲有異績擢監察御史風裁凜然所至豪猾斂戢雖　朝廷亦知名焉後轉山西僉事以大同軍叛憤激而卒

王嘉謨字仲陳少聰敏中嘉靖戊戌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中陞湖廣僉事卒于官性和易與人無町畦所至清謹人多稱之

曹一鳳字伯儀少不甚慧又耳聵年及舞象忽一日耳開警敏非常中嘉靖己未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督賦于湖湘間湖湘民貧至則多方區畫不苛不縱楚人宜之尋陞員外歷考功郎中與考察留都官權度精切上論稱平嘗曰吾生平之行無以踰人非其力不食非其知不為而已未幾擢為河南副使　命未下已卒矣時年三十四隆慶中入鄉賢祠

論曰世之譚搢紳者往往不與其發跡然余觀明鎬陳規張文錦輩出奇應變即古良將何加焉士固未可皮相哉伏脈等雖未大有樹也而清白之操骨鯁之節固當官之型範矣乎

文苑傳第四

文章小技耳而工者代不數人邑中無論振玉鏘金不可多得即蜚黃名家抑何少也考之前史一姓而已　國朝文運熾昌二百年來操觚者蠭起而裒然成一家者誰乎姑即其彀狡者録之以續文苑云

伏滔字玄度晉簡文時人有才學少知名州舉秀才倅別駕皆不就大司馬桓溫引爲參軍深

加禮接每宴集之所必命滔同游從溫伐袁貞至壽陽以淮南叛將論一篇名曰正淮詞多不録壽陽平以功封開喜縣侯太元中拜著作郎專掌國史領本州大中正孝武帝常會于西堂滔豫坐還下車先呼子系之謂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坐不此故未易得爲人作父如此定何如也遷游擊將軍著作如故卒官子系之

系之字敬魯亦有文才歷黃門郎侍郎侍中尚書光祿大夫有文集二十卷行于時

伏挺字士標滔之六世孫也梁武帝時人父恒在事功傳挺幼敏籍七歲通孝經論語及長博學有才思爲五言詩善劾謝康樂體父友樂安任昉深相歎異常曰此子日下無雙齊末州舉秀才策爲當時第一梁武帝義師至挺迎謁于新林帝見之甚悅謂之顏子引爲征東行參軍時年十八天監初除中軍參軍事居宅在潮溝于宅講論語聽者傾朝挺三世同時聚徒教授

罕有其比遷建康正戕以劾免久之入爲尚書儀曹郎遷晉陵武康令罷縣仍于東郊築室不復仕挺少有盛名又善處當世朝中勢素多與交遊故不能久事隱靜尋除南臺治書因事納賄被劾懼罪乃變服出家名僧挺藏匿久之後遇赦乃出大心寺會邵陵王爲江州攜挺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挺不堪蔬素因此還俗復隨王還鎮郢州徵入爲京尹挺留夏首久之還京師太清中客遊吳興吳郡侯景亂中卒挺弟

播亦有才名先爲邵陵王所引歷爲記室中記室參軍

黃禎字德兆　國朝人少有重名舉嘉靖癸未進士性磊落自負罔殉時好爲兵部武選司郎中坐失火下獄免歸復起吏部文選郎中以御史洪垣言復下獄免官家居嘗獨坐一樓日事吟咏涵擬諸名家詩爲文力追古作不爲靡麗語與樂安李舜臣齊名海內謂之李黃所著文

集若干卷獨擬騷梓行于世

論曰魏帝有言文人類不護細行夫玄度當時名流西堂之會至誇其子陋矣袁虎恥與比肩宜哉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伏袁甚恥之恒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若士操納賂爲僧愈不逮其前人其伏氏之僇乎德兆雨下囹圄蔚然一時所謂非困窮惡能激者耶

安丘縣志卷之二十一

武胄傳第五

今夫儒抱咫尺之藝往往畢介胄爲鄙俗及一旦搶攘韓甲代馬交于國中彼不股栗以死則奉身遁耳烏能與介胄角也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是難其人哉得其一節均可重矣邑中儒雅搢紳之士固多而以閥閱起家者蓋亦有焉故著之篇若洪永之際如指揮任旺劉成丁禮王愷楊剛千戶李貴百戶劉士源等不過効

奔走于其麾下者耳烏足數哉烏足數哉

孟懷玉六朝宋高祖時人寄居京口高祖東伐孫恩以懷玉爲建武司馬豫義旗從平京城進定京邑以功封鄱陽縣侯食邑千戶高祖鎮京口以懷玉爲鎮軍參軍累遷輔國將軍領丹陽府兵戍石頭盧循逼京邑懷玉守石頭岸連戰有功爲中軍咨議參軍賊帥徐道覆屢欲以精銳登岸畏懷玉不敢上及循南走懷玉與衆軍追躡直至嶺表徐道覆屯結始興懷玉攻圍之

身當矢石旬月乃啗仍南追循循平又封陽豐
縣男食邑二百五十戶八年遷江州刺史尋督
六郡諸軍事時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居上流有
異志故受懷玉此任以防之十一年加持節丁
父艱懷玉有孝性因抱篤疾上表陳解不許又
自陳弟仙客出繼喪主雖已乃見聽未去任其
年卒官時年三十一追贈平南將軍子慧熙嗣
孟龍符高祖時人懷玉弟也驍果有膽氣幹力
絕人少好游俠結客于閭里早爲高祖所知既
克京城以龍符爲建武參軍江乘羅落覆舟三
戰有功封平昌縣五等子加寧遠將軍淮陵太
守又嘗征桓歆討索虜俱蘭並有功高祖伐廣
固以龍符爲車騎將軍加龍驤將軍廣川太守
統步騎爲前鋒軍進臨朐與賊爭水龍符單騎
衝突應手破散即據水源賊遂退走龍符乘勝
奔逐後騎不及賊數千騎圍繞攻之龍符奮矟
接戰每一合輒殺數人衆寡不敵遂見害時年
三十三高祖深加痛悼追贈青州刺史又表曰

龍符投袂義初前驅效命推鋒三捷每爲衆先
及西劉桓歆北殄索虜朝議爵賞未及施行會
今北伐復統前旅臨朐之戰氣冠三軍奮戈深
入知死弗吝賊超奔遁依險爲聚大軍因勢方
軌長驅考其庸績豫參濟不竊謂宜班爵土以
褒勳烈乃追封臨沅縣男食邑五百戶無子姪
微生嗣封

孟係祖微生子也孝武時人初隨父從廣州大
明初諸流徙者悉聽還時微生已死係祖遂歸
京都有筋幹異力能儋負數人入隸羽林爲殿
中將軍二年索虜寇青冀世祖遣軍援之係祖
自占求行戰于杜祇挺身入陳所殺狼籍遂見
殺詔書追贈潁川郡太守

孟次陽字崇基明帝時人太始初爲山陰王休
祐驃騎參軍薛安都子道摽攻合肥次陽擊破
之以功封攸縣子食邑三百戶歷右軍驃騎將
軍六年出爲輔師將軍兗州刺史戍淮陰立北
兗州自此始也進號冠軍將軍元徽四年卒

劉鄩五代梁將人也事青州王師範以攻張蟾有功表爲登州刺史梁太祖西攻鳳翔師範乘梁虛因遣人分襲梁諸州縣是時梁以葛從周爲兗州節度使從周將兵在外鄩乃使人負油鬻城中悉視城中虛實出入之所油者得羅城下水竇可入鄩乃以步兵五百從水竇入襲破之太祖已出昭宗于鳳翔引兵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從周攻鄩鄩乃悉歸婦人及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堅守以待外援久之

人心頗離副使王彥溫踰城而奔守陴者多逸鄩乃遣人陽語彥溫曰副使勿多以人出非吾素遣者皆勿以行又下令城中曰吾遣從副使者得出否者皆族城中皆惑奔者乃止已而梁兵聞之果疑彥溫非實降者斬之城下由是城守益堅師範兵已屈從周以禍福諭鄩鄩報曰俟吾主降即以城還梁師範敗降梁鄩乃亦降從周送鄩歸梁梁太祖賜之以酒鄩辭以量小太祖曰取兗州量何大乎以爲元從都押衙太祖即位累遷左龍武統軍以討劉知俊拜鄩節度使末帝即位爲開封尹時楊師厚卒末帝恐魏兵亂遣鄩以兵屯于魏縣魏兵果亂劫賀德倫降晉莊宗入魏鄩以謂晉兵悉從莊宗赴魏而太原可襲乃結草爲人執以旗幟以驢負之往來城上而潛軍出黃澤關襲太原晉兵望梁壘旗幟往來不知其去也以故不追鄩至樂平遇雨不克進而旋急趨臨清爭魏積粟而周德威以兵至鄩乃屯于莘縣築甬道及河以饋軍

久之末帝以書責鄩鄩報曰晉兵甚銳未可擊宜待之末帝復遣問鄩必勝之策鄩曰臣無奇術請人給米十斛米盡則敵破矣末帝大怒乃遣使者監督其軍數促鄩使出戰遂大敗明年河朔皆入于晉降鄩亳州團練使後朱友謙叛陷同州末帝以鄩爲河東道招討使行次陝州鄩爲書以招友謙友謙不報留月餘待之尹皓段凝等素惡鄩乃譖之以爲鄩與友謙親家故其逗留以養賊已而鄩兵數敗乃罷鄩歸洛鴆

戢殺之年六十四贈中書令子遂頫遂雍並見

別傳

鄭衍德元時人漢司農玄之後少有膽畧金末據有東土元兵旣下山東遂率衆歸附乃拜爲都元帥加光祿大夫金紫命衍德與諸鎭分畧淮楚間十五年餘以老謝事平生不嗜殺戮後祠香侯

張智榮字德明元時人强悍鷙猛慷慨尚節至元初爲鎭撫從趙良弼使日本諸國有功又從攻潭州先登收復攸縣擊破孫家岩進攻龍塘岩擒其主陳仔從太傅上疏討叛臣乃顏東方悉平累遷武德將軍都指揮使司事

論曰老子有言佳兵不祥其事好還觀諸孟劉郭折衝威敵功非不偉也而鮮克令終衍德蓋尋常耳以不嗜殺故蕃其後嗣豈不信哉乃知鷹揚之烈固非徒然者矣

安丘縣志卷之二十二

高士傳第六

昔人稱獨往之士朋松友石非其好也蓋有不得已焉然余觀古之賢人隱士若唐之巢由夏之隨光當時人君並致天下非無見信之主時來之運彼乃耻而逃之寧死不受何也豈其不得已者邪何必由光觀邑人可知焉邑人有蓋公者漢高祖時人也明老子師事樂臣公漢之起齊人爭往干世王唯公獨遁居不仕及漢定天下曹參爲齊丞相盡延問長老諸生以百數何以治齊人人各殊參不知所從聞蓋公善治黃老乃使人厚幣聘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遂推此類爲參具言之參說乃避正堂舍之師事之齊果大治及參入相漢道蓋公之道故天下歌之蓋公雖爲參師然未嘗仕以壽終按漢書公膠西人高帝六年以膠西等郡封子肥爲齊王此時邑屬膠西故以公爲膠西人猶今稱邑人多曰青州是也史中此類甚多後二百餘年而有郎宗

宗字仲綏後漢安帝時人學京氏易善風角星

筭六日七分。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安帝徵之。對策。爲諸儒表。後拜呉令。時卒有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時日。遣人參候。果如其言。諸公聞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恥以占驗見知。聞徵書到。夜縣印綬于縣廷而遁去。遂終身不仕。又後四百餘年而有管寧。寧字幼安三國魏初人。齊相管仲之後也。漢末天下大亂。乃與其友邴原、涉海依遼東太守公孫度。度虛館禮之。寧在遼東所居屯落無井汲者男女雜錯或相爭鬭寧乃多買器分置井傍來汲得而恠之知寧所爲乃各相責不復爭鄰有牛暴寧田者寧牽牛著涼處自爲飲食過于牛主牛主大慚若犯嚴刑其後中國少安人多南歸唯寧不還。黃初中華歆薦寧。寧知公孫淵必亂。乃因徵辭還。以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就。寧凡徵命十至輿服四賜。常坐一木榻上。積五十五年未嘗箕踞。榻上當膝處皆穿。常著布裙貉裘。唯祠先人乃著舊布單衣。加首絮巾。遼東郡國圖形于府殿。號爲賢者。年八十四而卒。卒後千餘年而得今。李公。李公名遜。楷字茂實。爲人磊落剛方不與世俗伍。嘉靖中以進士爲呉江令。有善政。百姓爲立碑頌德。碑稱公嘗繳因如期而歸歲祲力請鐫賦額併賦曹興竟爲小民造數萬之命又邑嘗災公仰而籲天頃之有神人衣袂者止于灰火遂息後爲大同守。頗簡于上官。上官劾之。法當調。公笑曰吾可以微罪去矣。遂拂衣而歸。性好酒。人有勸之仕者。不應。輒飲之酒。酒酣。貧俗長嘯。傍若無人家居數十年。縣官多不識其面者。卒年五十餘至今子孫時或不能具饔飧。由此觀之。得已邪。不得已邪。及世之譏刺者。以爲今之隱士。非中其道而不肯也。非潔其身而不亂也。皆內審其才終不足以當于世。故托而逃焉。以善全其名嗚呼。此孰禁而爲之哉。蓋公當漢之初參也。師之一試而齊効。再試而天下効。豈其才不足邪仲。縱知不恥以占驗見知者。降其道以輔人主何。知不盡公也。邪幼安之恥。懷道德者哉。茂實即善全其名。然甘心蓬藋。取逸丘樊。皦然鷹氣之外。視世之卑疵而前。嫐趨而言。嗜利而無厭者。亦既遠矣。詩曰。采葑采菲。勿以下體。語曰。希

驥之足亦驥之乘故貌夷而不類猶賢于貌瘣者也古今人豈若是遂謂古人傳其所長逸其所短今人貌其所短病其所長甚且賤目久矣是故吾不敢躋今人而並于蓋公郎管之列然而進蓋公郎管于巢由隋光之流不庶幾哉

叙記列傳連綴成篇而前後語脈通貫靈氣往來史記伯夷貨殖二篇如此而中間列傳通掖變化又刺客傳法也

篤行傳第七

自世道交喪淳德湮息而儇佻者始乘人而鬪捷彼且狙喜彼且媮快烏知夫忸怩也若欲琢雕爲朴反澆爲淳非夫耿介苦心之人激烈純懿之士亦何能致是者乎

淳于恭字孟孫後漢章帝時人善說老子淸靜不慕榮名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爲收採又見偷刈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盜去乃起里落化之王莽末歲饑兵起恭兄崇將爲盜所烹恭請代得與俱免後崇卒恭養孤幼教誨學問有不如法輒反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兒慙而改過初遭賊寇百姓莫事農桑恭常獨力田耕鄉人止之曰時方淆亂死生未分何空自苦爲恭曰縱我不得它人何傷墾耨不輟後州郡連召不應遂幽居養志潛于山澤舉動周旋必由禮度建武中郡舉孝廉司空辟皆不應客隱瑯琊黔陬山遂數十年建初元年肅宗下詔美

恭素行告郡賜帛二十匹遣詣公車除爲議郎引見極日訪以政事遷侍中駙都尉禮待甚優其所薦名賢無不徵用進對陳政皆本道德帝與之言未嘗不稱善五年病篤使者數存問卒于官詔書褒歎賜穀千斛刻石表閭

孫嵩字賓碩桓帝時人家素貧時常侍左悺唐衡等權侔人主衡弟玹爲京兆虎牙都尉初之官不修敬于京兆尹郡功曹趙息呵抑之衡知之甚恚欲滅諸趙時息從父岐爲皮氏長聞有家禍因從官舍逃走之河間變姓字又傳詣北海著絮巾布袴常于市中販胡餅賓碩時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察非常人因問曰視處士殆非賣餅者乃開車後戶令所將兩騎下馬扶上之時岐以爲唐氏耳目甚怖失色賓碩閉車後戶下前襜謂之曰視處士狀貌既非販餅者又相問而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碩闔門百口勢能相濟終不相負必語我以實岐乃具告之遂以俱歸嵩先入白母言今日出得死友當來入拜乃出延岐入椎牛鉶酒快相娛樂因載著別田舍藏置複壁中數歲岐作戹屯歌三十三章後唐衡及弟皆死岐乃得出還本郡仕至郡守刺史太僕而賓碩亦從此顯名于東國仕至豫州刺史初平末賓碩以東方饑荒南客荊州至興平中趙岐以太僕持節使安尉天下南詣荊州乃復與賓碩相遇相對流涕岐爲劉表陳其本末由是益禮賓碩頃之賓碩病亡岐在南爲行喪也

李性字惟善　國朝正德時人幼有聲諸生中年十七嘗讓廩于周生某督學使者王公深嘆賞之後起家歲貢至成均綿州人士有窘急者即以數十金與之爲平凉知縣有惠政以緩徵改岳州教授諸生貧者取公如寄又遴其秀而文者給其日用費使卒業後多成立有仕至都御史者公居家恂恂謹厚口不挂人臧否歲凶則出餘粟以賑鄉里人至今稱之

辛樂字宗鄙嘉靖初人勤學謹行以周易教授

門徒修鞏多出其門領乙酉鄉薦起家洛陽訓
導東贄不行常以所入俸佐諸生急陞開封府
教授擢榆次令政多惠愛嘗築堡砦五十餘區
以避虜患未幾卒于官公生平質直不爲邉幅
緣飾人號爲古君子

曹一麟字伯禎嘉靖中人由進士授吳江知縣
以代督宅縣逋賦稍急忤權貴罷歸性嚴毅不
苟舉動必循禮度父汝勑家政頗脩公事之曲
盡其孝兄弟俱先歿公撫育諸姪一如己子諸
親姻貧者生有粟帛死有櫬賵晚益恂恂謹厚
鄉人重之

論曰昔人稱好行其德若孟孫者可謂近之矣
惟善等雖未可同年而語然悃悃款款庶幾嗣
儷其休哉近世君子乃以機械爲長策以骫骳
爲通方其踪若葦若枘鑿然不以爲愚則以爲
迂矣可慨也夫

安丘縣志卷之二十四

孝義傳第八

士有百行兼之者罕而一節自好者君子猶有
取焉況孝義乎令狐德芬有言塞天地而橫四
海者孝也奉大功而立顯名者義也於乎孝義
亦大矣得其一秩亦足爲世勸何必深求故雖
過而録之不爲濫焉

毋丘長後漢桓帝時人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
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于膠東得之時
吳祐爲膠東相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
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
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
自繫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
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
即移安丘逮長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
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
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
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以

報吳君因投繯而死

孟昶字彥達六朝宋時人少矜嚴有志局桓玄簒位時桓弘鎮廣陵昶爲弘主簿劉裕起兵京口討玄謂昶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乎昶曰今日英雄有誰正當是卿耳于是裕及昶等合謀起兵欲殺弘據廣陵昶因勸弘出獵與劉毅率壯士數十人直入斬之因收衆濟江推裕爲盟主昶爲長史守京口及玄敗昶爲丹陽尹裕北伐盧循乘虛破江豫二鎮昶懼液漸逼欲擁帝過江裕不聽昶恐其不濟乃爲表曰臣贊北伐之計致使彊賊乘間社稷危逼臣之辠也謹引分以謝天下乃仰藥而死

劉遂清五代唐時人性至孝居父喪哀毀鄉里稱之嘗爲淄州刺史迎其毋毋及郊遂清爲毋執轡行數十里州人咸以爲榮遂清歷易棣等五州刺史皆有善政嘗代遂雍爲西京副留守晉開運中爲安州防禦使以卒

毋卭宋神宗時人父卒葬邑西郊擔土成墳朝夕哭奠風雨不輟毋卒亦如之邑令馬驥以事聞進士周元寶銘其墓碑刻尚存

陳玠　國朝人弘治中爲邑諸生毋卒廬于墓側朝夕哭踊不衰群鵶亦隨之哀鳴毒蛇遶塚馴不傷人父卒亦如之時大雨雹鄰田盡傷獨不入其墓側人以爲孝感所致

王滕正德時人幼警敏性至孝時流賊陷城毋李病疣滕扶毋避小巷賊入欲刃之滕以身蔽毋泣告曰毋老且病願以身代賊怒殺滕背毋而去時年十五

張鵬正德時人僉事鸞之兄也時流賊猖獗鵬爲陰陽訓術縣官委之守陴賊入被害　詔給其子冠帶

李子英嘉靖時人父蚤亡毋楊氏厲志守節及卒英廬墓哀毀成疾亦卒人多憐之

李朝用嘉靖時人生兩月而孤及長事毋甚孝毋卒即于墓前寢苫露宿里人何應春憐之爲起草廬一楹朝用朝夕哭奠負土成墳遠近觀

若如堵踰年哀思成疾而卒其妻米氏率子廬
墓以成夫志
論曰孟泉仗義討女雖滅其私恩不爲過也既
乃恚而引分惜哉其踈也餘俱硜硜有足多者
毋丘長等或因親逞怒或居瘠致滅雖非先王
之典亦覩過而知仁矣

安丘縣志卷之二十五

僑寓傳第九

夫男子生而懸弧四方其所有事也故人非匏
瓜焉能踞蹐牖下乃若雪泥鴻跡暫寄一時而
艷羨指顧後于千載非君子之至于斯也孰能
若是者乎故次之傳而經行倏忽者不載焉

晏嬰字仲謚平萊之夷維人今邑有晏公堂相
傳爲嬰休沐之所下傳無所考稽按晏子春秋
誠晏子臣于莊公公不悅嬰請夫遂趨而歸東
畊于海濱數年此時與今其食邑與菜俱在高
密爲縣東鄰傳疑焉可也

公冶長字子長家語云魯人史記云齊人未知
孰是而今縣南七十里有書院存焉張華博物
志云公冶長墓在城陽姑幕城東南五里去今
書院山頗近正齊魯接壤之處則謂其遊寓于
此或不虛矣

趙岐字邠卿後漢長陵人少明經有才藝娶扶
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常鄙之不與融相

見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後為皮氏長會河
東太守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岐
[illegible]宦官即日西歸京兆君延篤復以為功曹
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玹為京兆虎牙都尉郡人
以玹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襲又數為
貶議玹深毒恨延熹元年玹為京兆尹岐懼禍
及乃與從子戩逃避之玹果收岐家屬宗親陷
以重法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
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孫嵩遊市見
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藏岐複壁中數年
岐作厄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
岐多所述作著孟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
華歆字子魚魏平原人與管寧邴原相友善時
人號三人為一龍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
尾嘗訪寧于朱虛共與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
不顧如瓦礫歆捉而擲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
軒過門者寧讀如故歆棄書往觀寧遂割席分
坐曰子非吾友也人因辨其優劣後為魏司徒

舉管寧及拜太尉稱病乞退讓位于寧帝不許
太和五年薨謚曰敬侯
論曰人生如寄耳若公冶絺所謂寄寄者非邪
然猶能使人豔羨若斯則以其人重也況生于
其地者哉故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乎彼寓
形斯土者勿為逆旅主人所蔑焉則善矣

安吉縣志卷之二十六

列女傳第十

古之閨㠀出入有環珮之節居處有鞶帨之飾燕閒有箴管之戒坐作有組紃之紅故能內則克修而女德茂也後世姆訓不立陰教多闕非夫性天篤至秉彝夙畀則㤅㤅分義孰與維乎我邑風俗篤厚無論丈夫能也即女子蓋亦有足多焉大抵不幸而失所天者有子則挺節以守無子則捐軀以殉雖蓬蓽山區之中窮巷賤隷之婦莫不相習以為固然而不知非它縣所恒有也於乎盛哉非內懷鐵石之深表外鶴松筠之雅操疇克若是哉 余少失怙母門氏拮据萬狀孀居二十餘年僅延一綫之脈余于是知節之難也是以罔維舊聞參以衆口作列女傳不敢畧且不敢誣也若吾母氏之賢則以俟後人

晋 孟昶妻周氏昶弟顗妻又其從妹也二家並豐財產初桓玄嘗推重昶而劉邁毀之昶知深自恨失及劉裕將建義與昶定謀昶欲盡散財物以供軍糧其妻非常婦人可語以大事乃謂之曰劉邁毀我于桓公便是一生淪陷決當作賊卿幸可早爾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諫事之不成當于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愴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云觀君舉厝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時其所生女在抱推而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況資財乎遂傾資產以給之而託以他用及事之將舉周氏謂顗妻云一作覬妻外不好門內宜浣濯沐浴以除之且不宜赤色我當悉取作七日藏厭顗妻信之所有絳色者悉斂以付焉乃至帳中潛自剔綿以絳與昶遂得數十人被服赫然悉孟氏所出而家人不之知也

宋 毋卬妻馬氏卬父母死負土築墓馬與之俱從泣三年不衰素以入于稽元豐間進士周元賓銘其墓

兄朱原方妻相氏年二十三至正丁酉原方從
軍千乘病卒柩還氏迎柩哀號頻絕方蘇乃給
謂司葬者曰吾夫所積書籍甚多當覓鑿其壙
俱瘞以從所嗜氏是夕自縊遂同葬焉有司以
聞詔旌其門
國朝劉眞兒妻甯氏年十六許聘眞兒未歸眞
兒卒謂父母曰烈女不更二夫今不幸夫死命
實爲之豈忍棄背顧脅姦至則撫棺痛哭幾絕
堅守不渝孝養舅姑歷五十餘年而卒洪武年
旌
王氏九粟者奉之女也年方及笄正德六年正
月初十日流賊刼城九粟與鄰人韓鸞女許爲
男子服冀脫爲黠賊所識欲汚之九粟不從大
呼曰狗賊吾豈爲爾辱邪賊怒剸劍于胸猶罵
不絕口碎首而死
高蕡女年十七家在景芝正德七年冬十一月
十三日流賊復起刼鄉村女避古墓中爲賊所
得復投井中不死賊綆出欲汚之女罵不從賊
以刃迫之頸且血猶嗚嗚罵强賊强賊云遂磔
而死
石氏不知誰氏妻正德中遇流賊不屈而死
游豹妻李氏父自然少許聘豹豹高密人病亟
欲迎女母難之女請行曰我生死則游氏婦也
即未入若門而若死吾豈更醮哉父母諭百端
不聽旣至一月而豹卒女斷髮絕粒自縊而死
時嘉靖十二年七月七日也後二年旌
李瑜妻張氏瑜死子祿方四歲張年二十有四
誓不改嫁卒年八十二
李子英妻楊氏輝之妻也輝卒楊年十九子甫
兩月父母欲嫁之楊不從因而不歸寧者數載
後卒于廬墓以死人稱節孝云
韓梅妻趙氏梅死于正德六年趙時二十有三
男守禮未及二週苦節自礪年踰七十而卒
馮賢妻王氏賢邑廩生正德中爲流賊所害遺
子陳圖甫三歲無所依托族人有欲奪其志者
王矢死守之家素貧其子嘗游㳘婣家持米數

升歸養王叱之曰咄咄兒欲食人之所棄者耶
勒令還之後子為諸生封承德郎王享年八十
有六無疾而卒時丁溽暑越四日斂而蠅蚋無
敢近者人詫其異焉
王善妻高氏善正德十二年病死高年二十有
八二子俱幼人勸改適屹不為動後子學詩為
諸生有重名為教諭云
仇仁妻劉氏仁死劉年方十九子一亨未週歲
矢志守節四十餘年卒後一亨爲邑諸生
李玉妻劉氏嘉靖八年玉病死劉年二十有七
子國用甫三歲守志不嫁三十餘年卒
都一貫妻王氏一貫故諸生娶數年忽病瘵王
侍湯藥甚謹疾革謂王曰吾即死汝何依汝年
尚少可自圖之王仰天慟哭誓以死殉一貫卒
其夕自縊時年二十四嘉靖三十一年二月十
二日也後七年旌
張禎妻謝氏禎死謝年二十有二子思孝在抱
謝守志不玷八十五乃卒

耕東周妻張氏東周故書生歸無何趙生坐痲
疾困且殆日夜不解髻奉湯藥趙死張數縊為
衆解救不死乃謬謂守者姨韋曰吾寧不愛雀
鼠之息為姨韋憂踰三月而守者遂弛乃夜起
更衣縊棺側而死其從容就義如此時年二十
四嘉靖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也後二年旌
欒九霄妻韓氏九霄早卒韓年二十有三子鳴
崗纔再週寄食于外家嘉靖六七年間歲侵韓
間日一食竟能撫孤成立守節四十餘年而卒
鳴崗後為訓導
劉元弼妻楊氏嘉靖十年元弼病瘵卒楊年二
十有七子東涯八歲西涯在抱守節自誓家貧
惟備女紅以自給教訓二子俱為諸生年七十
餘卒
辛子盈妻李氏有賢操子盈故諸生有羸疾及
革呼李謂之曰非若慇懃吾何延至今日吾死
幸擇善者適之李大慟曰君在與在君亡與亡
無貳心也及卒李即自縊家衆解救不死兄曉

既諭百端終不聽後竟縊死柩側年二十
有二嘉靖三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也
李朝用妻王氏達之妻也達卒朝用甫兩月時
王年十八守志甚篤嘉靖三十九年卒朝用廬
墓哭泣而死區其門曰節孝
王桂妻張氏桂因秋闈下第發憤成疾而卒張
以首搶地欲死血被面移時而蘇自縊數次不
得遂吞鼠藥而死切以水沃之復活强之食不
聽第曰能令若起即食矣越九日夜縊而死時
年二十嘉靖四十二年四月六日也
趙雄妻李氏雄正德十年病死李年二十有一
子承恩生九月矢志以守族豪百計凌奪不易
也後承恩早歿李又撫其孫纔成立而長孫應
元又卒其婦李年僅二十即自縊以殉人號為
雙節隆慶五年六月初十日也李年九十有四
有司歲時存問
孫克忠妻林氏克忠死于嘉靖十七年林年十
七遺腹生男光前誓志守節年今六十有八有
司以時存問
馬大壯妻李氏知府遷梧女也大壯病亟李誓
與同死及卒水漿不入口者五日乘間自縊者
三俱為張媼等所覺解救不死一日獨奠于柩
前遂縊死年才十七隆慶二年八月初五日也
萬曆年旌
黄守紀妻高氏守紀胎瘻不能動履高朝夕代
盥櫛飲食歷九載無倦怠守紀卒高絕粒延十
四日乃死隆慶二年正月二日也萬曆年旌
田登妻李氏登書生病瘵日久謂李曰吾死奈
爾芳年何李曰妾無他腸有死而已于是遂不
食隆慶六年十二月四日登死其日李亦餓死
蓋先登半日云年僅二十
李日華妻劉氏日華故書生以羸疾卒越數日
劉死萬曆年亦旌
李學顔妻侯氏學顔家窶忽暴病卒即日穸之
侯時年十九跪墓前三日哭不休必欲死于墓
所過者無不掩涕邢衛氏強舁至家同起臥以

防之倏八毋俗甚少懈即潜起床上縊于疏櫺而死萬曆四年九月二十二日也已旌

周燁妻姚氏維縣都給事中德重女也適周生數載而生病死姚即出嫁中奩焚之誓必死屢縊不得乃索食以誑守者守者信之無何乘隙扃戶自縊而死時年二十有二萬曆十五年九月五日也

王樽妻黄氏樽諸生未娶時已病手癱及合巹即伏枕黄凋護二年不怠及卒瓜面燬衣欲殉姑遣其祖母與同起臥勿令自裁黄俟祖母假寐即啓扉縊于後園桑下而死時年二十有一萬曆十七年三月六日也

論曰世之平居決忠義取舍者恒在于須眉丈夫彼閨處而褘翟者何有焉乃今觀邑中諸姬又何卓犖奇絕也或心踰匪石或行若皦日有執圭曳組之士所不能及者何卓犖奇絕也於乎彼屍邁而蛸生者視此有厚媿矣

安丘縣志卷之二十七

雜見傳第十一

士之獨詣成名者既彚次之矣若它不名一行而姓字附著諸簡者析之難以類收棄之又所不忍余有雞肋之惜焉故總其凡而目曰雜見云

管少卿漢初人齊相管仲之後爲燕令始家朱虛世有名節九世而生寧

甄普後漢明帝時人世以儒傳家累世不絕父字子承並在儒林傳

牟麟章帝時人以父融故建初中除爲郎

淳于崇章帝時人恭之兄也將爲盜所烹恭請代得免

淳于孝和帝時人以父恭故除爲太子舍人

管貢魏人爲青州吏寧族也與寧鄰比而居

邴春魏人根矩之後也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笈遊學身不停家鄉邑翕然以爲能係其先也王褒以爲春性險狹慕名意多終必不成及後

朱無學業流離遠外

孫華魏人有至行嘗宿亭舍夜有神人告之亭
欲崩遽出得免子邵
邵為魏尚書郎以來肖見稱子苗賈哲見儒林
賈晉初人嘗與兄俱就濟南博士宋鈞受業
孟珩晉初人為河南尹子淵
淵為晉光祿大夫
孟微晉末人為中護軍子昶顗昶見孝義傳
顗字彥重六朝宋人兄弟並美風姿時人謂之
雙珠昶貴盛顗不就徵辟昶死後起家累為會
稽太守顗事佛精懇而為謝靈運所輕嘗謂顗
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
必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言又與王弘之諸人出
千秋亭飲酒裸身大呼顗深不堪會稽東郭有
回踵湖靈運求決以為田文帝令州郡履行此
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顗堅執不與靈
運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寧休崲湖為田顗又固
執靈運謂顗非存利人政慮決湖多害生命言

論傷之與顗遂隙因靈運橫恣表其異志靈運
馳詣闕上表自陳本末文帝乃釋後卒于會稽
贈左光祿大夫子邵
邵祖父並顯已又尚太祖第十六女南郡公主
女弟適彭城王義康巴陵哀王休若一門貴盛
前後莫比
伏徵之宋高祖時人曼容父也為司空主簿
孟綽宋高祖時人淵子也義旗後為給事中光
祿勳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子懷玉龍符僊客懷
玉龍符並見武冑
僊客嘗出繼別宗子微生彥祖
孟元高祖時人懷玉子也未嗣封卒弟慧熙
慧熙嗣懷玉為陽豐男坐廢祭祀奪爵
孟微生文帝時人龍符姪也龍符無子僊客以
微生嗣為臨沅男元嘉中有罪奪爵徙廣州子
係祖見武冑弟彥祖
彥祖亦文帝時人子佛護
佛護明帝時人微生奪爵佛護嗣為臨沅男齊

受禪國除

劉玭五代唐時人鄩之兄也子遂清在孝義傳

劉遂凝唐初人鄩子也仕至刺史弟遂雍

遂雍明宗時人潞王從珂反于鳳翔時遂雍爲西京副留守留守王思同帥諸鎮兵討鳳翔戰敗東歸遂雍閉門不納悉封府庫以待潞王潞王前至者悉以金帛給之潞王見遂雍握手流涕由是事無大小皆與圖議廢帝入立拜遂雍淄川刺史

董儲宋神宗時人善篆文由郎中知眉州與蘇老泉友善東坡知徐州時過安丘嘗有詩遺其子禘南 詩云白髮郎官使君至今人道最能文隻雞敢忘橋公語下馬來尋董相墳冬月採薪那得免鄰人吹笛不堪聞死生契闊君休問洒淚西南向白雲

劉聚元時人爲廣威將軍膠水令

鄭朝宗元時人漢司農康成之裔至元八年有司以禮徵典學教諭創祀廟學實有力焉

論曰蒼踊之蜚終朝不出礎檨附驥之尾則一日千里何則所托然也齊魯二大臣史逸其名

少卿等碌碌云甚奇節特以依托故名弄後禩所謂人生固有幸不幸如此哉

安丘縣志卷之二十八

僩德傳第十二

夫嘉禾蔽畝不亡根稗碧落昭回亦有飛孛邑中固多砥行立名之士而狂悖凶殘間亦有之志美不志惡何以示懲今擇其尤亡良者為僩德傳匪唯紀實蓋亦有檮杌之意乎

夏長思後漢光武時人為邑大姓糾衆謀反遂囚北海太守處興而據營陵城時李章為瑯琊太守聞變發丘擊之募勇敢燒城門與長思戰斬之獲三百餘級得牛馬五百餘頭而還

孫禮順帝時人積惡凶暴好為游俠與其里人常慕郎顗名德欲與親善顗不顧以此結怨遂殺顗

伏知命梁武帝時人挺之子也先隨父事邵陵王掌書記亂中王于郢州奔敗知命乃下投侯景常以其父宦途不進深怨朝廷遂盡心事景景襲郢州圍巴陵軍中書檄皆其文也言及西臺莫不劇筆及景篡位為中書舍人專任權寵勢傾內外景敗被執送江陵獄中幽死

趙玘　國朝永樂時人與郝簡同習白蓮之術煽動遠近與蒲臺妖賊唐賽兒等謀作亂率數千人攻城不克尋擒獲語在張旟傳

周訥正德時人流賊攻城不克訥夜縋而出與語為內應至期果從城上垂繯引之賊入殺人如麻廬舍燒毀幾盡皆訥所致也賊亦惡之尋見殺

論曰長思等以鼠狗之輩閒然奮起為狙獸盜優曾不踰時身首異處宜哉知命綽有文彩乃黨叛逆自致幽死禍福亡門惟人所招非虛語也嗚呼鑒哉

安邱縣志二十八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明馬文煒撰文煒字仲韜號定宇安邱人嘉靖壬戌進士官至右都御史巡撫江西是志成於萬歷己丑體例頗爲謹嚴其沿革封建秩官貢舉馳封俱列爲表藝文惟列古人著述較他志亦爲清省惟典禮雅樂國家通制非安邱所獨有而各爲一考此劉知幾所論天文諸志誤學史記者也史記括黃帝以來故可立天官一書至歷代非各有一天無庸複志其說具史通表志篇中藝文之末附詩二十首文九篇可謂刪除冗濫矣然何不用范成大吳郡志例散載各條之下乎總記二篇尤多泛濫漢惠帝七年日食于危文帝七年水土合于危後七年有星孛于西方其末指虛此果爲安邱垂象耶漢封劉常爲安邱侯此就國者也於法當書唐封張說爲安邱侯此與安邱風馬牛矣可入說傳不必入安邱志也葢雖稍廓清地志之惡習而猶未能免俗云

〔萬曆〕紹興府志五十卷

（一）

〔明〕蕭良幹　張元忭等纂修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原缺第一葉

豔慕而游屐故越之有志不惟
不可缺亦四方所共欲遘睹者
明興文教綦隆偏壤陋邦一事之署莫
不有志而吾越郡之志自宋待制陸
公游之後歷元逮今四百年於茲矣
弘嘉間前守戴公琥南公大吉嘗欲
輯之未就今守蕭公良幹來視郡事

之二年政通人和懼墜典之湮慨然
上其事於監司咸是之於是禮聘郡
人宮諭張公元忭奉常孫公鑛屬郡
志焉朞而告成爲綱凡十有六曰疆
域曰城池曰署廨曰山川曰古蹟曰
物產曰風俗曰災祥曰田賦曰水利
曰學校曰祠祀曰武備曰職官曰選

舉曰人物爲目凡二百有奇釐爲五十卷以傳其事具其言核統之有宗而析之不紊詳哉言乎其言之矣旁諏而博考酌古而準今發前所未明補前所未備其用心亦勤且精矣蓋自陸志之後歷年不可謂不多賢守代作任事不可謂無人而一郡之鉅典迄於今始成蓋非識知其重者不知所圖而知所圖者時或未暇其積之也彌久則其圖之也彌難幸其知所重得其時且不阻於所難矣又或不得其人以託之則其成不傳蓋事之不易圖也如此今張孫二公皆以

中朝之望良史之才先後予寧以歸此

蕭公得以其暇相與商確而遂成此書謂非越人之幸與越之才賢雖代不乏人然亦未有卓然於斯道升堂入室若近世王公守仁之盛者蕭公淵源師友雅宗王公故其施之政也黜邪淫舉廢墜捍災患諸所注厝大都以阜民生正風俗長養人才爲務不擇利害爲趨舍劇易爲前卻凡善宦者之所顧忌一切身任之弗辭則蕭公之賢自足方駕古人垂範來哲而越產之盛亦未有加於此時者筆之於書可無愧色庸詎非斯志之幸與異日者

國家發金匱石室之藏以成一代之信

史亦將有徵於斯志非苟然者若二
守張君延憲司理陳君汝壁同事而
叶謀於始別駕葛君希賢卜君鏜繼
至而樂觀厥成皆于志有勞例得並
書亦以見郡僚一旹之盛云

賜同進士出身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
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

史掌院事兩奉
勑居守侍
經筵官郡人趙錦元朴甫撰

紹興府志序

紹興古稱荒服自禹會諸侯句踐以伯迫
建炎駐蹕衣冠從而徙者多賢聖之裔
明興人文益盛斌斌焉軼鄒魯而冠東南矣
郡有志在宋嘉泰間至於今餘四百年無
繼其響者弘嘉之際戴訓南守丙嘗輯之
而卒不就以去先大夫旣纂邑志遍屬意
於郡丙公遺草嘗購而藏之笥中他所采
摭頗衆余小子趨庭之暇竊與聞之同年

友宛陵蕭侯以萬曆癸未來守郡下車詢
掌故知志久闕狀訝然咨嗟明年甲申會
余宅憂亟以謀於余余謝不敏又明年乙
酉孫太常文融亦以太夫人之憂歸蕭侯
曰太常與太史皆廬居時豈偶耶遂申前
請益勤余與文融辭弗獲則取八邑志若
諸史傳稍纂次之而文融執禮不入郡延
各就廬中有事焉蕭侯又曰事不分任且
久而罔功於是以疆域諸志屬之文融以

職官選舉若人物志麕之余而又互相參訂併志殫精不輟寒燠閱一歲而書成為卷凡五十有奇總之為綱凡十有六曰疆域曰城池曰署廨曰山川曰古蹟曰土產曰風俗曰災祥曰田賦曰水利曰學校曰祠祀曰武備曰職官曰選舉曰人物而以序志終焉夫志猶史也自昔為史者皆雜出於衆手而取裁於一人惟新唐書作於歐宋迺分任之而閒多枝梧詒譏後世今

茲志分任類之而余與文融不猶迹而逆心必考衷而求是蓋文不敢比於歐宋而所謂枝梧者或寡矣余又惟茲志之成有二淂亦有二失焉夫先哲名太守寧詎渭南若羅戴曾游皆嘗謀之而卒無成者何也人衆則議論雜齊時久則機會易失迺今任專而成速是其所以淂也然而蒐羅之未廣揚搉之未精則亦惟人寡而時促焉耳即操筆者且不能自慊於心而况於旁觀者乎嗚呼志者一郡之公也亦千百世之公也敢以余二人私之所望於大雅君子討其闕攻其瑕而彌縫潤澤之是迺所以賛其淂而匡其失也豈余二人是賴寔吾郡有大賴哉迺其詳具序志中者余不復著

萬曆丙戌秋日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儒林郎直

起居館

經筵官管理

誥勅纂修 會典郡人張元忭撰

修志姓名

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山陰張元忭

太常寺少卿餘姚孫　鑛纂修

兵部尚書掌都察院事餘姚趙　錦

南京兵部尚書餘姚翁大立參訂

知紹興府事苑陵蕭良榦

紹興府推官沔陽陳汝璧參閱

原任福建歸化縣知縣餘姚宋　惠

原任六合縣儒學教諭蕭山黃九川

山陰縣庠生張元益分校

庠生毛德齊　何天柱

陳　淙　周洪才

俞一中　王股肱

儒士陳縉　言有時對讀

同知紹興府事桂林張延熙

通判紹興府事郢都葛希賢

秣陵卜　鑑

山陰縣知縣張鶴鳴　毛壽南

會稽縣知縣曲繼孝

餘姚縣知縣丁懋遜　周子文

上虞縣知縣朱維藩　蔡淑逵

蕭山縣知縣劉　會

諸暨縣知縣汪應泰

新昌縣知縣錢達道

嵊　縣知縣萬民紀同梓

三江所守禦千戶張應奇重校

宋禮　俞道

高明　王廷臣

紹興府志目錄

紹興府志目錄

山陰縣境圖
北至大海
西至蕭山縣界
梅山
白洋山
羊石山

會稽縣境圖
北至大海
瀝海所
東至上虞縣界
俯山
賀家池
少微山
若耶山
白塔洋
梅湖
龍尾山
鳳凰山
曹娥江

北至大海
蕭山縣境圖
西至錢塘江
東至山陰縣界
湘湖
長山
利市湖

諸曁縣境圖

餘姚縣境圖

北至大海

東至慈谿縣界

西至上虞縣界

南至奉化縣界

紹興府志卷之一

疆域志

沿革　隷州　領縣　區界

關　形勝

沿革　紹興古荒服國唐虞時未有名史記夏本紀曰禹會諸侯江南計功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其後帝少康封子無餘於會稽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國號越吳越春秋曰禹周行天下還歸大越則禹時已稱越賀循會稽記曰少康其少子號於越越國之稱始此會稽縣志云吳越春秋殆追稱乎趙曄後漢

人謂追稱近是春秋定公五年書於越入吳杜預曰於發聲也太伯奔荊蠻號句吳顏師古曰句吳猶於越也蓋土音云爾戰國時王無疆爲楚所敗死越遂服入於楚秦始皇二十五年定荊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治吳漢高帝六年以其地封荊王賈賈死無後十二年又封吳王濞越絕書云文帝前九年會稽并故鄣太守治故鄣都尉治山陰前十六年太守治吳郡都尉治錢塘按漢書百官表景帝中二年始更名郡尉爲都尉又是時吳爲王國不應有太守都尉止有中尉然越絕出自漢人要不誤古人或以後官名紀前事山陰當是吳中尉治太守亦當作內史耳景帝四年濞滅復爲會稽郡越絕書漢孝景五年會稽屬漢屬漢者始并之也舊經云後復屬江都國江都王建有罪國除乃更爲郡據漢書江都易王傳吳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地理志會稽郡註景帝四年屬江都其說同而廣陵縣註又云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并得鄣郡而不得吳劉貢父云然則會稽不得云屬江都也易王傳及二註俱出班氏自牴牾然考嚴助傳建元三年遣助發兵擊閩越會稽守欲距法不爲發後助及買臣又俱爲會稽太守則

會稽固爲郡時江都不聞削地所謂治故吳國者似是槩言受濞所封地國不必全屬江都蓋誤云歷東漢會稽皆治吳順帝永建四年始用陽羨人周嘉議分浙東爲會稽郡治山陰而浙西自此別爲吳郡晉武帝太康二年封孫秀會稽爲會稽國惠帝永寧元年復爲郡明帝太寧二年徙瑯琊王昱會稽復爲國宋武帝永初元年國除又復爲郡隋文帝開皇元年爲吳州煬帝大業元年改越州尋復罷州爲會稽郡唐高祖武德四年爲越州天寶元年復爲會稽郡十三載復改越州僖宗中和三年劉漢宏據浙東升義

勝軍光啓三年董昌破漢宏改威勝軍昭宗乾寧元
年錢鏐誅董昌改鎮東軍天復二年封鏐越王梁太
祖開平元年改吳越王俱仍爲鎮東軍宋太宗太平
興國三年吳越國除罷鎮東軍止稱越州高宗建炎
四年避金寇自溫台回駐蹕越州明年改元紹興越
州官吏軍民僧道上表乞府額帝曰昔唐德宗以興
元元年幸梁州改梁州爲興元府於是用興元故事
賜名紹興府元世祖至元十六年爲紹興路　皇明
洪武二年復爲紹興府
【隸州】自夏建越國至周俱隸揚州秦置會稽郡無所

屬漢興爲荊國又爲吳國景帝時復爲會稽郡俱無
屬武帝元封五年置刺史部十三州而會稽仍隸揚
州後漢末孫策權俱領會稽太守統江左諸郡無屬
晉平吳爲會稽國仍屬揚州王羲之爲會稽內史王
述爲揚州牧檢校郡事羲之恥之求分會稽爲越州
不果宋文帝元嘉三十年始分揚州地建會州而會
稽隸會州孝武帝孝建元年改東揚州大明三年復
爲揚州自是之後浙東地或爲東揚州或爲揚州會
稽俱隸焉唐初改越州無屬太宗貞觀元年分天下
爲十道越州隸江南道玄宗開元二十一年分十五

道越州隸江南東道肅宗至德二載改浙東道後置
兩浙道已復置浙東道屢分屢合越州俱隸五代時
越州屬吳越國宋太宗至道三年改道爲路置提舉
司越州隸兩浙路高宗改紹興府復分浙東西路置
提刑提舉二司而紹興隸浙東路元初罷浙東提刑
提舉司改府爲路隸浙江行省　皇明洪武二年罷
浙江行省路仍爲府隸浙江布政使司
【領縣】越國時領邑不可考秦置會稽郡漢因之領縣
二十四吳曲阿烏傷毗陵餘暨陽羨諸暨無錫山陰
丹徒餘姚婁上虞海鹽剡由拳大末烏程句章餘杭

鄞錢塘鄮富春昭帝始元二年以閩甌舊地置冶回
浦二縣屬會稽共領二十六王莽時改吳曰泰德曲
阿曰風美烏傷曰烏孝毗陵曰毗壇餘暨曰餘衍諸
暨曰疏虜無錫曰有錫婁曰婁治上虞曰會稽海鹽
曰展武剡曰盡忠大末曰末治餘杭曰進睦鄞曰謹
錢塘曰泉亭鄮曰海治富春曰誅歲光武興復從舊
未幾改回浦曰章安以冶立東候官分章安立永寧
領縣二十七順帝永建四年分吳曲阿毗陵陽羨無
錫丹徒婁海鹽由拳烏程餘杭錢塘富陽十三縣置
吳郡會稽移治山陰領縣十四永和三年又分[illegible]陝

南鄉爲始寧立東部章安統十會稽共領縣十五獻
帝初平三年分太末置新安分烏傷南鄉置長山領
縣十七分諸暨之大門村爲漢寧四年又分章安永
寧之地爲松陽領縣十九建安四年分太末立豐安
分新安立定陽十三年分東候官立邑以年號爲名
曰建安爲會稽南郡共領縣二十二二十三年分太
末立平昌分永寧立南始平又分烏傷之上浦爲永
康分章安立臨海改太末曰龍丘章安曰羅陽餘暨
曰永興漢寧曰吳寧領縣二十六吳少帝太平二年
分郡之東部臨海南始平松陽羅陽四縣置臨海郡

景帝永安三年分南部東候官建安漢興三縣置建
安郡後主寶鼎元年分烏傷龍丘新安豐安長山吳
寧平昌永康定陽九縣置東陽郡會稽止領縣十舊
志云孫氏立東部爲臨海郡於是會稽始有屬郡夫
兩郡皆得相屬蓋會稽爲都會兼督諸郡事如漢末
曹操表孫權爲會稽太守統江左諸郡梁湘東王繹
承制以陳覇先爲都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
郡諸軍事東揚州刺史領會稽太守是也晉地道志
宋州郡志會稽皆領縣十隋文帝開皇元年郡爲吳
州并山陰上虞永興始寧立會稽縣并餘姚鄞鄮入

句章與剡諸暨領縣四唐高祖武德四年吳州爲越
州而以剡置嵊州析置剡城縣與會稽句章諸暨領
縣仍四又分句章故餘姚地置姚州故鄞地置鄞州
七年輔公祏平廢姚州以餘姚縣來屬已又析會稽
置山陰越州領縣六八年廢鄞州爲鄮縣廢嵊州及
剡城入剡縣並來屬省山陰復入會稽領縣仍六高
宗垂拱二年復置山陰儀鳳二年復置永興領縣八
玄宗開元二十六年割句章鄮二縣置明州越州領
縣六天寶元年改永興曰蕭山代宗大曆二年省山
陰七年復置貞元元年復置上虞領縣七憲宗元和

十年又省山陰未幾又復置梁太祖開平元年析剡
立新昌領縣八宋徽宗宣和三年方獵反改剡爲嵊
高宗建炎三年越州爲紹興府孝宗乾道八年分諸
暨之楓橋爲義安領縣九元改府爲路成宗元貞元
年升餘姚諸暨爲州紹興路領州二縣六　皇明初
改諸暨曰諸全洪武二年路復爲府二州復爲縣諸
全仍名諸暨
山陰縣越王句踐都秦始皇三十七年徙大越民置
餘杭伊攻故鄣因徙天下有罪適吏民置故大越處
以備東海外乃更名大越曰山陰會稽土地志云也

在山之陰

會稽縣本山陰縣地沿郡名

蕭山縣吳王闔閭弟夫槩邑縣西有蕭山焉

諸暨縣越王允常所都或言西有赭山北有槩浦或言無諸舊封夫槩故邑皆上下各取一字從省稍轉訛耳

餘姚縣周處風土記云舜後支庶所封從舜姓郭璞云句餘山在縣南句章北二縣名因之

上虞縣本司鹽都尉治地名虞賓晉太康記云舜避丹朱於此十三州志云夏禹與諸侯會計因相虞樂

於此地二說不同

嵊縣縣有嵊山水經註東有簟山南有黃山西有西白山爲縣之秀峯嵊山在北乃四山爲嵊之義

新昌縣本嵊縣東鄙地說者又云割台分剡以成之

區界　周以前越大約有浙東國語曰句踐之地南至於何無（諸暨有何無亭）北至於禦兒（宋嘉興有禦兒鄉漢功臣表兩粤傳有語兒侯）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大末地今金華府）及後滅吳則兼有吳地北渡兩淮徙都瑯琊盡揚州境跨徐逼青兗矣秦西漢會稽郡兩浙外仍兼吳閩地後漢割吳郡移治山陰提封尚數千里南踰閩越西限浙江東北至海視舊越境惟失錢塘餘地或猶羸焉孫氏以後始稍分析初立臨海建安東陽三郡分地太半然猶有鄮鄞句章地唐興割嵊姚鄞三州無今嵊餘姚地木幾三州廢地仍來屬開元中始立明州割東濱海地越州據餘姚爲境至今不改

紹興府境截長補短方三百餘里東西二百九十里南北四百四十七里東至寧波府慈谿縣一百五十七里東南至台州府天台縣三百里南至天台縣二百九十里西南至杭州府富陽縣一百九十二里西至杭州府錢塘縣一百三十八里西北至錢塘縣一

百一十五里北至海四十里東至慈谿縣三百二十七里至省城一百三十八里至南京一千二百三十里至北京三千七百九十里

山陰縣附府城府治在縣境內東西九十八里南北一百一十八里東至會稽縣不二里許界運河而中分之東南至猳貐嶺諸暨縣界四十里南五十里絕古博嶺西南踰金牛嶺七十里達於浣江亦接諸暨北至海岸四十里沙堤極目轉徙無常海之北岸則嘉興之澉浦也東北以宋家漊爲界隣會稽西至錢清五十五里界蕭山縣西北抵航塢之夙瀝村亦達

於海
會稽縣亦附府城去府百有三步東西九十二里南北一百三十里東九十二里至曹娥江之中流上虞縣界東南一百四十里至三界南一百一十里至南嶀口溪之中流並嵊縣界西南八十里至駐日嶺諸暨縣界西一里運河中流西北三里並山陰縣界北二十里抵海東北七十五里至瀝海募風鎮上虞縣界
蕭山縣在府城西北一百一十一里東西六十二里南北九十里東五十里至浦陽江之中東南五十一

里至螺山之外東北四十九里至龕山抵于航烏山並山陰縣界西至浙江之中二十三里西北一十五里並錢塘縣界南至壕嶺六十五里諸暨縣界西南四十八里至黃嶺富陽縣界北至大海之中三十五里杭州府仁和縣界
諸暨縣在府城西南一百四十二里東西一百六十里西北一百一十一里東至古博嶺山陰縣界駐日嶺會稽縣界俱七十里西至五洩山富陽縣界金華府浦江縣界俱五十里南至魯坑嶺白巖山金華府義烏縣界六十里北至兎石頭蕭山山陰二縣界徹九十里東北至白水山山陰縣界九十里西北至雀門嶺富陽縣界七十里西南至日入杜山浦江縣界七十里東南至宣家山嵊縣界八十里而近白水嶺金華府東陽縣界八十里而遥
餘姚縣在府城東北一百四十七里東西六十里南北二百六十里東二十里界桐下湖橋東南三十五里界楊溪之石門山東北七十里界上林之滾塘並慈谿縣西三十里界小楂湖西南六十里界筀竹嶺西北七十里界烏盆斷塘並上虞縣南一百六十一里界黎州山嵊縣北三十五里入海際又北包懸泥

山跨海之北抵海鹽縣
上虞縣在府城東一百二十里東西五十三里南北一百十里東二十里至通明壩東南四十五里至白道猷嶺東北二十里至新壩俱餘姚縣界西二十八里至曹娥江之中流西北八十七里至黃家堰俱會稽縣界西南九十里至車騎山南一百三十里至覆卮山俱嵊縣界北六十里抵海
嵊縣在府城東南一百八十里東西三百七十六里南北一百七十六里東至陸照嶺一百四十里寧波府奉化縣界東南至太湖山七十里南至胡勝一百

五里俱新昌縣界西南至白茶嶺九十里東陽縣界西至勞績嶺一百三十六里諸暨縣界西北至孫家嶺七十里北至池湖五十五里俱會稽縣界東北至郁樹嶺六十里上虞縣界

新昌縣在府城東南二百二十里東西二百二十里南北一百四十五里東至黃栢尖台州府寧海縣界一百里東南至關嶺天台縣界一百二十里南至彩烟山東陽縣界二百一十里西南至穿巖山嵊縣界四十里西至烏巘溪嵊縣界三十里西北至花鈿嶺嵊縣界十五里北至王宅後溪嵊縣界四十里東北

至黃罕嶺奉化縣界一百里

坊里　隋以前不可考唐十道圖縣各有鄉有里然其興廢因革亦靡得記焉宋熙寧三年行保甲法始置都領於鄉改里曰保領於都元豐八年廢都保復置附治地爲坊其郭外仍以鄉統里已又分府城內爲五廂仍領坊元改廂爲隅縣各置隅鄉爲都里爲圖俱以一二次府城四隅不隷於縣別置錄事司掌之皇明罷錄事司以四隅還縣而隅都之名不易各縣隅或領圖或仍爲里然應役者在城皆曰坊長鄉皆曰里長云近年稍有增損煩瑣不可勝載詳各縣志中

府城內四隅（宋太平興國初爲二紙六里總謂之坊郭鄉）西二隅隷山陰（宋鏡水鄉領里四六雲市南北海新河）東二隅隷會稽（宋稽山鄉領里二侍賢德政）

西南隅領坊九曰大辛曰大雲（漢東武里）曰東觀曰紫金曰下植利曰上植利曰美政曰常禧曰南和豐（鏡水鄉宋嘉定中爲第三廂領坊三十一西河小驛南市富民華嚴鐵釘惠蘭德惠大市門治平甲子開元南觀仁獅子雲西菩提耀靈植利采家紫場京兆天井水溝大新河前施水船場府橋桐木樺木愛民京兆保京兆人灑居之處又爲第五廂領坊五教德臥龍車水顯應秦望元始改爲西南隅領坊四十三改愛民曰美政教德曰道德臥龍曰常禧省府橋以船場入西北隅增清道澄波顯寧作揖千金後路宣化和豐蓬萊澄波以方干池）西北隅領坊十四曰西光相曰迎恩曰戒

珠曰東中正曰筆飛（江淹所居）曰西中正曰東光相曰東如砥曰朝京曰下和豐曰昌安曰萬安曰西如砥曰承恩（亦鏡水鄉宋嘉定中爲第四廂領坊二十賢良火珠少微板橋北市尾市雙橋水澄新河大路石灰錦麟武勳晝錦迎恩草帽筆飛斜橋戒珠王狀元元始改爲西北隅領坊三十以斜橋入東北隅增船場丁家禮賓承恩萬安光相中正昌安大雲五福紫金）東南隅領坊八曰上望花曰中望花曰下望花曰東陶家曰西陶家曰朝東曰稽山曰東仰盆（稽山鄉宋嘉定中爲第一廂領坊二十一外竹園裡竹園晉昌玄眞外鍾離裡鍾離靜林甘露外梧桐裡梧桐杏花覲仁日連義井新路小新郡亭法濟孝義禮禪竹園舊名禮遜漢陳囂紀伯所讓之地玄眞唐張志和所居鍾離漢鍾離意所居元始改爲東南隅領坊二十九增禮賢稽山望花陶家延慶仰盆九節泰遞）東北隅領坊八曰安寧曰西府

東曰永昌曰東府東曰都泗晉都泗里曰石董曰東大德政曰西大德政亦稽山鄉宋嘉定中爲第二廂領坊十九棚樓花市日池月池照水小德政錦廣陵石灰竹木樂義永福押隊諸吉上黨義井祥符詹狀元莫狀元始改爲東北隅領坊三十五增科橋都泗龍華千秋解溫天長春臺文通五雲石童朝東寶祐永昌府東通泰安寧千秋以千秋亭蔡邕得椽竹爲笛處

山陰縣城外四十八都各領圖不一第一都領圖五元六圖第四都領圖五元八圖第五都領圖六元九圖第六都領圖二元三圖以上宋爲感鳳鄉領里二永仁玉笥第二都領圖七元九圖第三都領圖一元三圖以上宋爲巫山鄉領里五朱尉永仁鹿山塗山石城麻山又作六山石城即漢安成里第七都領圖三元四圖第八都第九都俱

領圖二元同第十都領圖六元八圖第十一都領圖二元一圖以上宋爲靈芝鄉領里八表賓賓祐萬歲禹川畫祐棣石北瀆瀆溝第十二都領圖三元同第十三都領圖十元十二圖第十四都領圖四元五圖第十五都領圖五元六圖以上宋爲梅市鄉領里三梅福永新寶盆梅福相傳以漢梅福隱處蓋傳會也即句踐處群巫之所漢曰巫里第十六都領圖三元同第十七都領圖七元九圖第十八都領圖六元七圖第十九都第二十都俱領圖四元俱五圖第二十一都領圖三元四圖以上宋爲溫泉鄉領里三懷信興德崇業第二十二都領圖四元五圖第二十三都領圖二元三圖第二十四都領圖一元二圖第二十五都領圖七元十圖第二十六都領圖三元二圖以上宋爲迎恩鄉舊又名永昌領里四蘭亭明福會昌皆竹第二十七都領圖六元七圖第二十八都第二十九都第三十都俱領圖二元俱三圖第三十一都領圖二元同第三十二都領圖一元二圖以上宋俱爲承務鄉領里二洪瀆道泰第三十三都領圖八元九圖第三十四都領圖七元八圖以上宋爲旌善鄉領里二敬忠周嘉第三十五都領圖二元同第三十六都領圖三元五圖鎮都領圖二元同以上宋爲禹會鄉領里二廣陵第三十七都領圖三元四圖第三十八都領圖四第三十九都領圖三元俱五圖以上宋爲新安鄉領里一調山第四十都領圖三元四圖第四十一都領圖二元三圖第四十二都領圖三第四十三都領圖四元俱五圖以上宋爲天樂鄉領里四方山

盤浦斯裡刹竿第四十四都領圖五第四十五都領圖三元俱同以上宋爲安昌鄉領里二齊賢東林第四十六都領圖五第四十七都領圖九元俱同以上宋爲清風鄉即唐移化鄉領里二清化洛思編戶無城內共二百十一里

會稽縣城外三十二都各領圖不一第一都領圖二第二都領圖五第二十都領圖二元俱同以上宋爲鳳林鄉昔嘗有鳥如鳳止於其林領里二西施績水石童第三都領圖一第四都領圖六第五都領圖四第十九都領圖七元俱同以上宋爲雷門鄉領里四甲尚中石清長樂第六都領圖六第七都領圖五元俱同以上宋爲上亭鄉領里三上許諸志涉墅第八都領圖三第十都領圖二元同第

十七都領圖二(元三圖以上宋爲廣孝鄉領里二蘇墟崇德)第十九都領圖五(元同)第十八都領圖七(元八圖以上宋爲孝鄉以表孝子不知何許人又失其名領里一通德)第十一都領圖三第十二都領圖六(元俱同以上宋爲曹娥鄉領里二福嚴箬林福嚴以寺名)第十三都領圖四(元同宋爲富盛鄉領里一積下)第十四都領圖四第十五都領圖二第十六都領圖三(元俱同以上宋爲千秋鄉以覲名領里二稽山城南)第二十一都領圖四(元五圖)第二十二都領圖五(元同)第二十三都領圖二(元三圖以上宋爲太平鄉以山名領里四章汀金鄉太山嵩山)第二十四都領圖三(元四圖)第二十八都領圖二(元三圖)第二十九都領圖二(元四圖以上宋爲東土鄉取謝安棲遲東土之義領里三美箭謝公廻潭)第二十七都領

圖二(元三圖)第三十都第三十一都第三十二都俱領圖一(元俱同以上宋爲五雲鄉領里二石帆西施)第三十三都領圖二(元同宋爲延慶鄉舊又名延德領里一西岑)其第二十五都領圖三第二十六都領圖四地故與嵊接成化八年縣丞馬馴往徵稅民以其近嵊也抗丞知府洪楷乃奏割兩都地屬嵊今見編戶無城內共一百二十里

蕭山縣共二十四都各領圖不一嘉靖三十二年縣乃有城城內二都第二十都領圖十二(元同宋合十九都爲崇化鄉領里九陳村徐潭百步朱村黃村趙村史村社壇許君百步者失縣百步社壇舊社所在許君晉許詢所居)第二十一都領圖十二(元同宋爲昭明鄉領里五縣南小鳳蘋墅昭明杜頭二鄉俱近縣治宋有三坊清風招賢通闠清風以許詢宅招賢以江淹宅元在城隅無考共領坊八增據桂崇儒育材菊花昌政崇儒育材近縣學今兩都雖在城內然不領坊)城外二十二都第一都領圖六(元七圖)第二都領圖六(元同以上宋爲由化鄉領里八趙墅永豐五里安財賓浦秦君去虎勞湖秦君秦系所居去虎虎負于渡江處)第三都領圖十二(元十一都宋爲夏孝鄉以吳夏方孝行名領里八山宅范巷許村斜橋杜湖寺莊城東城西)第四都領圖四(元六圖宋爲長興鄉永興舊縣治也領里三鷄鳴安亞亞父)第五都領圖三(元五圖宋爲安養鄉領里五清德靜居橫塘羅村魚潭)第六都領圖四(元同)第七都領圖五(元七圖以上宋爲許賢鄉以許詢領里五開善三基謝山馬閣莛村)第八都領圖五(元同)第九都領圖三(元四圖以上宋爲孝仁鄉以宋郭巨領里五白墅香橋鄭村兎沙盛村)第十都領圖四(元五圖)第十一都

第十二都俱領圖三(元俱四圖以上宋爲長山鄉以山名領里五鳳皇許賢高屯安神高鳴許賢亦以許詢高屯者唐黃巢嘗屯兵馬)第十三都領圖二(元三圖)第十四都領圖五(元同以上宋爲桃源鄉領里五通遠崇山方山曹鸆永福)第十五都領圖五(元同宋合十六都之半爲新義鄉領里五前漾莫浦峽下冗村河由)第十六都領圖七(元六圖)第十七都領圖三(元同宋合十六都十八都之半爲苧蘿鄉以山名領里五安國孔湖臨浦西施朱里)第十八都領圖七(元同內五圖宋爲來蘇鄉領里二招蘇朱汀蔡嶺)第十九都領圖四(元同宋爲崇化鄉之半)第二十二都領圖七(元同宋爲里仁鄉領里七東京下浦洑墅揚新佳浦楊東楊南)第二十三都領圖五第二十四都俱圖十三(元俱同以上宋爲儀鳳鄉領里十六白鶴大義新田氏瀝章浦忠義表里龕山堂墅路西佳浦周里塘頭丁里翔鳳長巷周里句踐)

丹室吳越春秋所謂周編戶共一百四十二與
宗也長滸舊名江呂
諸暨縣城內四隅共領圖七東隅領圖二宋合第七十
一都第七十二都爲安俗鄉領西隅領圖三南隅
甲五丁橋漯潭東朱沙岱烏石以上宋合正一都附一都爲陶
領圖一北隅領圖一朱鄉領甲四前應芬渚長山白
隅二鄉內有二十坊招賢西施苧蘿永寧臨津永壽
安仁勸農製錦集賢華纓浣溪彩繡道山台輔使星
芝山和門神秀狀元元初安俗鄉增永樂大唐二里
陶朱鄉增和門一里後乃割二鄉之半爲四隅共領
坊二十二皆芷鄉道山增芰亭城外八十四都各領
杜花丹桂聯桂分領坊無考
圖不一正一都領圖一元同附一都領圖二元三圖以上宋爲陶
朱鄉之半第七十都領圖二元四圖第七十一都領圖二元二
圖第七十二都領圖二元同以上宋爲安俗鄉之半正二都領圖

一元三圖附二都領圖一元二圖以上宋爲開元鄉領里二溪丘下墅元初增拆休
一里第三都第四都俱領圖三元俱六圖第五都第六都俱
領圖三元俱四圖正七都領圖四元五圖附七都領圖一元二
圖以上宋爲花山鄉領里五白門象湖晚浦中浦下浦元初增石江一里第八都領圖三
元四圖正九都領圖三元同附九都領圖一元二圖以上宋爲義安鄉
領里六俞宅廻隊茹緋衣葉浦下里亭第十都領圖二元三圖第十一都
領圖一元二圖第十二都領圖一元三圖以上宋爲紫浦鄉領里六陳宅大
島石塘獨山婁下南安元初增新其湖朱長溪三里第十三都領圖二元同第十
四都領圖一元二圖第十五都領圖二元三圖第十六都
領圖二元同以上宋爲靈泉鄉領里五後金石蜘地岸高塚斗泉第十七都第十

八都第十九都俱領圖一元俱三圖以上宋爲諸山鄉領里三梅山清潭豎畈
元初增典古尚賢二里第二十都第二十一都俱領圖一元俱三圖
第二十二都領圖一元三圖以上宋爲同山鄉領里三西坑東向豐江第二
十三都正二十四都俱領圖二附二十四都領圖一
元俱同以上宋爲長浦鄉領里二興樂赤岸第二十五都領圖二元五圖第
二十六都正二十七都俱領圖一元俱二圖附二十七都
領圖一元同以上宋爲超越鄉領里四乾溪古同前山塘頭元初增龍所上泉義井三里第
二十八都領圖二元三圖第二十九都領圖一元四圖正
三十都領圖一元三圖附三十都領圖一元一圖以上宋爲天桐鄉領
里四鯉湖坎頭硯石高塘第三十一都第三十二都俱領圖二元俱

四圖第三十三都正三十四都俱領圖一元俱二圖附三十
四都領圖一元同以上宋爲金典鄉領里四平泉稠木蕙渚街亭元初增建德崇山二里
第三十五都領圖一元同第三十六都領圖四元六圖第
三十七都領圖一元三圖以上宋爲龍泉鄉領里四板橋黃潭樓子黃畈元初增梅溪
崇賢樂王崇岡高崇樂安六里第三十八都領圖一元三圖第三十九
都領圖二元四圖第四十都領圖一元二圖以上宋爲開化鄉領里十沉
坑苦竹峽山岳風渾里茅溪福田演溪獨山大門大
門即吳木興縣故址元初增大田良田湖田三里
第四十一都領圖一元三圖第四十二都領圖一元二圖
第四十三都領圖二元三圖第四十四都領圖二元四圖以
上宋爲孝義鄉以宋買恩領里十派于湖塗白木白
黯黃岩小際桂坑城演官貝錢里元初增果林上林

崇仁城山崇化五里第四十五都第四十六都俱領圖一元洪三圖
正四十七都領圖二元三圖附四十七都領圖二元同以上
宋爲花亭鄉領里五大林白社徐岸五窰後岸元初增龍泉建興陽升松岡永昌五里第四十
八都領圖二元四圖第四十九都領圖二元三圖第五十
都領圖三元同以上宋爲長寧鄉舊名永寧領里五步溪大坑石碑馬塘黃山元初增豐義麻
山高湖三里第五十一都領圖一元三圖正五十二都領圖
一元二圖附五十二都領圖一元同以上宋爲大部鄉領里三白水白豐安樂
元初增泰山香山富樂宜仁四里第五十三都領圖一元二圖第五十
四都領圖二第五十五都領圖一元俱同以上宋爲長阜鄉舊名永昌
領里二上劉前塘元初增招德招賢蘭臺招君白水塘里六里第五十六都領圖二

元三圖第五十七都正五十八都附五十八都俱領圖
一元俱同以上宋爲東長安鄉舊名永安領里五居里胡部招桂杜隝烏程元初增安明永明楓橋長
塘石潭五里舊無第五十九都第六十都領圖二元同第六
十一都領圖一元二圖第六十二都領圖三元同第六十
三都領圖三元四圖以上宋爲紫巖鄉領里八黃潤盛後白樂金汀岳橋牛格中里琴鳴元
初晉釣臺臨川永修三里第六十四都領圖二元四圖第六十五都
領圖二第六十六都領圖六元俱同以上宋爲西長安鄉領里七杜汪銀治
竹浦吳墅秘浦孔胡祈祈元初增安陽江南二里正六十七都領圖四元五圖
附六十七都領圖二元同第六十八都領圖五元六圖正
六十九都領圖二元三圖附六十九都領圖一元二圖以上宋

爲長泰鄉領里十望海桑溪竹熱漁檣鄭墅竹橋皂山新城古塘葛瀧元初增遮女九江二里編戶
共一百五十二里
餘姚縣城內四隅共領里二十七東南隅領里六元領
坊二雙柱待士東北隅領里九元領坊三安定遷淳肅清西南隅領里四
元領坊二卄泉馬誼西北隅領里八元領坊三永寧奕繡閱武宋無四隅止十坊雙柱待
士永寧同其七爲發仁清和崇理訓俗通德太平時清城外三十五都各領里
不一東山一都領五里半二都領里六元俱六圖三都領
七里半元七圖以上宋爲東山鄉領里六李春姚娘安僧余福余支蔣德蘭風一都
領里四二都領里五元俱七圖三都領里四元五圖以上宋爲蘭風鄉
領里六孫兜惠藥施金馮明大悲班兜燭溪一都領五里半元七圖二都

領七里半三都領里七元俱八圖以上宋爲燭溪鄉領里六豐山吉泰王勝王祐
周班周義梅川一都領三里半元五圖二都領里十一元十一圖
以上宋爲梅川鄉領里四劉榮長慶萬福湖芳冶山一都領三里半元四圖宋爲冶
山鄉領里四萬歲賈福景安賀恩四明一都領三里半二都領里三
元俱四圖三都領三里半元五圖以上宋爲四明鄉領里四白雲流餘梁政蔣吳開
原一都領里九二都領里十元俱十圖三都領里七元七圖以
上宋爲開原鄉領里五汝仇宣訓閤剩趙孫咸余鳳亭一都領十里半元十二圖
二都領里十二元十三圖以上宋爲鳳亭鄉領里三許君顧伴君恩雲柯一都
領里十二元十二圖二都領七里半元八圖三都領里六元七
圖以上宋爲雲柯鄉領里五信天承福神像僧保天養雲樓一都領九里半元十

圖宋爲雲樓鄉領里四九功永明神護王政上林一都領里八圖元九二都
領四里半元五圖以上宋爲上林鄉領里五石人巖順郊恩田熟王慧通德一都
領三里半元六圖二都領里四元五圖三都領四里半元六圖以上宋爲通德鄉領里四仁歸而生仁德多宛孝義一都領里八圖元八二
都領里十五元十六圖以上宋爲孝義鄉領里四俞成王壽壽答黃金雙鴈一都
領里九元十圖二都領七里半元八圖以上宋爲雙鴈鄉領里四中埭南雷國霸王安宋李光雙鴈道中詩晚朝落盡水涓涓柳老秧齊過禁烟十里人家鷄犬靜竹扉斜掩護蠶眠
龍泉一都領五里半元七圖二都領八里半元九圖以上宋爲龍泉鄉領里六羅光傳太太慶王保施惠駱德編戶共二百七十五里
上虞縣城內四隅東隅南隅西隅北隅共領圖七元隅

同共十三坊尚德尊賢昭位崇義恤孤純孝金壘層文務農廉貫思仁重義習古分領坊不可考宋爲瑞係上鄉以寺名領里一孝義內亦有十三坊金壘爲好學餘名俱同城外二十五都各
領圖不一第一都第二都俱領圖六元俱同宋爲蛾眉鄉以山名領里一羅巖第三都領圖十第四都領圖三元俱同鎮都領圖
一元二圖以上宋爲永豐鄉領里一王祥第五都領圖五元同第六都領
圖五元三圖第七都領圖二元五圖以上宋爲寧遠鄉領里一夏蓋以湖名第
八都領圖八元同宋爲新興鄉領里一纂風以山名第九都領圖九第
十都上領圖七元同宋爲孝義鄉領里一嵩城以古縣城第十都下領圖
七元同宋爲上虞鄉領里一蘭芎以山名第十一都領圖四元同宋爲藏務鄉領里一菲湖第十二都領圖五元同宋爲蔦僊鄉以蔦谷墓領里一蔡碑第十三
都領圖三元同第十四都領圖五元六圖以上宋爲景隆鄉領里一常營
第十五都領圖四第十六都領圖二元同宋爲上山鄉領里一南寶
第十七都第十八都俱領圖三元俱同宋爲寶泉鄉領里一夏湖第
十九都領圖三元二圖第二十都領圖四第二十一都
領圖六第二十二都領圖十元俱同以上宋爲瑞像下鄉領里一新安第
二十三都領圖十三元同宋爲始寧鄉舊始寧縣也領里一通明以湖名編戶
共一百四十二里
嵊縣城內二隅共領坊六東隅領坊三元領坊十四清紀盈詠棲鸞淳化字民成俗齊禮嘉會豐義驄泉仁德桃源絃歌訪戴宋合第二都爲仁德鄉領里五甘棠永樂餘禮歸仁金塘四隅領坊三元領坊十秀異集賢化民繼孝兆慶織錦妙音招提清河儒桂

宋合第五十三都第五十四都爲昇平鄉領里五永霞靜豐尚賢泰和伍山二鄉內亦有三十四坊清紀日佐理盈詠日進德無棲鸞淳化僊桂有通安遷善迎春城外五十四都各領圖
不一第一都領圖一元同宋爲方山鄉領里五全節永壽懷仁遁山光德第二
都領圖一元二圖宋爲仁德鄉之半第三都第四都俱領圖一元俱同宋爲康樂鄉以謝靈運領里五游謝宿剡竹山張樂感化宿剡取靈運詩中語第五都領
圖一元二圖第六都領圖二元四圖第七都領圖一元二圖以上宋爲崇信鄉領里五休祈甘泉竹山懷安剡中第八都第九都第十都共
領圖一元各領一圖宋爲登節鄉領里五羅壽昇際馴翟思善潑江第十一都宋爲靈山鄉領里五欽義下關請安守義崇孝第十二都共領圖一元十一都二圖十二都一圖
第十三都領圖一以元同宋合十二都爲金庭鄉山名領里五昌化善政推

新永寧豫德第十四都第十五都俱領圖一元俱同宋爲孝嘉鄉舊名
清若里陳王知玄有孝行省部嘉之改孝家里領里丘石鼓桐柏安樂忠節安義第十六都
領圖二元一圖第十七都領圖二元同以上宋爲忠節鄉領里五三峯孝嘉
石鼓忠節修仁第十八都領圖四元五圖第十九都第二十都
共領圖一元各領一圖宋爲遊謝鄉領里五康樂明登宿星瞋投吹臺明登宿星瞋投俱用靈
運事宋陳充送汧藻詩雨裏落帆遊謝鄉寒聲古木共荒涼四山爲我洗蒼翠兆有故人歸上方第
二十一都第二十二都俱領圖一元俱二圖宋爲靈芝鄉領里四石林
東節正爵化舍善第二十三都領圖一元二圖第二十四都領圖
一元同以上宋爲崇仁鄉領里五感化霞丘靖林歸善愛敬第二十五都領圖一
元同第二十六都領圖二元三圖以上宋爲孝節鄉領里五新豐從化招賢綏安方

山舊無第二十七都第二十八都領圖一元二圖第二
十九都領圖一元三圖以上宋爲永富鄉領里五光游西清東閘餘風禪秀第三
十都領圖二元三圖第三十一都領圖一元二圖第三十
二都領圖一元同以上宋爲富順鄉舊名正順領里四長敬新安溫泉慈烏第三十
三都領圖二元四圖第三十四都領圖一元三圖以上宋爲崇安鄉
舊名承安領里五澄清懷善依賢化俗清安第三十五都領圖一元二圖第
三十六都領圖六元同以上宋爲羅松鄉領里五紫巖豐壁中川斷金豐樂第三
十七都領圖三元八圖宋爲剡源鄉領里五尊賢澹城中和光明積善第三十
八都領圖二元七圖第三十九都領圖一元三圖以上宋爲太平鄉
領里五岩潭擇賢懷仁建昌懷信第四十都領圖一元二圖第四十一

都領圖一元同以上宋爲長樂鄉領里五崑山陽明昭仁禮義寧安第四十二都
領圖二元同宋爲開元鄉[illegible]里五晴安剡鄉招仁君[illegible]求魚第四十三都領圖
二元同宋爲繼錦鄉以史[illegible]史叔柯父子相繼登升僊名治化領里五駟[illegible]板較鳴絃戴星遷第
四十四都領圖二第四十五都領圖一元俱同宋爲積善鄉領里
五名俱與縣松鄉同但紫巖爲南巖耳第四十六都領圖一元二圖第四
十七都領圖三元五圖以上宋爲桃源鄉即劉阮所居領里五[illegible]關白泉長樂崇信安[illegible]
第四十八都領圖三元六圖第四十九都領圖二元同以上
宋爲清化鄉領里五懷善開明欽賢習善招賢第五十都第五十一都第五
十二都俱領圖二元俱同宋爲禮遜鄉舊名禮節領里五長安僊林平樂懷安新安
第五十三都第五十四都俱領圖二元俱三圖宋爲升平鄉之半

第五十五都領圖三第五十六都領圖四成化八年割會稽二
十五六兩都來屬者元領圖同宋爲德政鄉領里三太欽赤石奉化編戶共八十八里
新昌縣城內外共三十都各領圖不一城內四都第
一都第二都共領圖一第三都領圖六第四都領圖
一內共有八坊文昌儒慶青瑣春官文林通明應台一聚賢元共領圖九在城隅無考有十三坊治平康
樂霸越千秋太平通明錦繡崇化集賢登俊明倫應台宜德康樂今春官崇化今貴選集賢今聚賢宋爲
五山鄉以五龍山領里四孝行孝義仁巖步溪內有四坊康樂霸越[illegible]太平城外二十六
都第五都第六都共領圖一第七都領圖一第八都
第九都共領圖一第十都第十一都廨所領圖一元第十都以上共領
圖七宋爲豐樂鄉領里八紆胡承泰美人坳谷僊巖全節通義懷化第十二都第十三

都俱領圖一第十四都領圖一第十五都第十六都
第十七都共領圖一元合十一都共領圖一宋爲彩煙鄉領里三松門穿嶽太清
第十八都第十九都歸併領圖一第二十都第二十一都歸併領圖
一第二十二都第二十三都歸併領圖一元第二十二都以上共領圖四宋爲偃桂鄉領里二思行畫錦第二十四都第二十五都第二十六都
第二十七都第二十八都第二十九都第三十都俱
領圖一元合第二十三都共領圖十一宋爲善政鄉領里二永寧開化第三十三都
第三十一都第三十二都歸併元共領圖一宋爲新昌鄉領里二金莖新豐第三十四都
第三十五都第三十六都第三十七都歸併共領圖一元第三十六都以上共領圖一宋爲安仁鄉領里一義順第三十八都第三十九都共領圖一元合第三

十七都共領圖一宋爲守義鄉領里三崇賢靖安惟新編戶共三十里

市

府城內清道橋市在府東南一里

酒務橋市在府東南半里

江橋市在府東一里以上隷山陰

越大市在都亭橋南秦漢時越人於此爲市即蔚子訓賣藥處宋時廢隷會稽

山陰灕渚市在府城南四十里

柯橋市在府城西四十里

夏履橋市在府城西南五十里

錢清市在府城西北五十里

安昌市在府城西北七十里

上山陡門市在府城北二十里

會稽平水市在府城東二十五里蓋唐時嘗有市今廢唐元稹序白氏長慶集云予嘗於平水市中見村校諸童競習歌詩召問之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爲微之也其自註云平水鏡湖傍草市名

三界市在府城東南一百二十里即漢始寧縣址

馬山市在府城北二十里

樊江市在府城東三十里

道墟市在府城東七十里

偁塘市在府城東八十里

白米堰市在府城東七十里

曹娥市在府城東八十里

蕭山縣市在夢筆橋

臨浦市在縣南三十里

長山市在縣東北四十里五代時立

諸暨楓橋市在縣東北五十里宋大觀中立乾道末爲義安縣

黃潤街市在縣北六十里

餘姚縣江橋市在縣城南門外

臨山市在縣西北六十里衛城南

瀝山市在縣東北三十五里三山所城東門
姚家店市李家閘市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
新堰市在縣西三十里
梁術市在縣西南四十里
馬渚市在縣西南二十里
周巷市在縣西北四十五里
天華市在縣西北五十里
店橋市黃清堰市俱在縣西北三十五里
埋馬市后堰市俱在縣東北三十五里
石人山市在縣東北七十里

上虞縣市在縣東二百十步豐惠橋邊
梁湖市在縣西二十里
五夫市在縣北三十五里相傳焦氏有五子皆爲大夫又曰焦氏常爲五大夫今市西山下有焦婆井云唐會昌三年俞琡記亦云因焦氏或云秦封松爲五大夫之地市有五松又名五松市宋王十朋會稽賦松封五夫
小越市在縣北三十里
嵊縣市在縣城中以直街爲市心
[illegible]堂市在縣東七十里

上岡市在縣東二十五里
長樂市在縣西南六十里
三界市在縣北七十里
崇仁市在縣西三十五里
新昌王澤市在縣東北二十里
胡卜市在縣東三里
長潭市在縣西三十里
棠墅市在縣南七十里
坑西市在縣東三十里
蔡興市在縣東八十里以上諸市大約城內外者日聚鄉則旬中一二日或二八或三七聚然祇日用常物耳無珍奇府城內外最爲盛次餘姚次蕭山上虞若新昌則故無市成化中餘姚王金三始興之後稍稍湊集

鎮
山陰錢清鎮在府城西五十里接蕭山界舊有江有霸今江已湮廢舟行由運河直抵西興宋陳堯佐過錢清詩江潮來去自有時扁舟閑渡心如飛岸容霜竹青照眼春信梅花香撲衣天寒鄞江道路惡歲晏錢清風俗非故國回首二十里落日淡盡行人稀
會稽三界鎮在府城東南一百二十里
蕭山西興鎮在縣西十二里古西陵也錢王鏐屯兵惡陵字改曰興宋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詩我行指孟春春仲尚未發趣途遠有期念離情無歇成裝候良辰漾舟陶嘉月瞻途意少悰還顧情多闕哲兄感仳別相送越坰林飲餞野亭館分

秋啓湖陰悽悽留予言眷眷浮客心迴塘隠艫度落
望絶形音靡靡即長路戚戚抱遥悲悲遥但有所路
長嵩語誰行行道轉遠去去情彌遲昨發浦陽汭今
宿浙江湄屯雲蔽曾嶺驚風涌飛流零雨潤墳澤落
雪灑林丘浮氛晦崖巘積素惑原疇曲汜薄停旅通
川絶行舟臨津不得濟佇楫阻風波蕭條洲渚際氣
色少諧和西瞻興游嘆東睇起悽歌積憤成疢痗無
萱將如何〔唐〕皇甫冉西陵寄一公詩 西陵遇風處自
古是通津終日空江上雲山若待人汀洲寒事早魚
鳥興情新南望山陰路吾心有所親〔又〕送陸潛夫賦
得越山三韻 西陵猶隔水北岸已春山獨鳥連天去
孤雲伴客還秖應結茅宇出入石林間〔僧靈一〕酬皇
甫冉西陵見寄詩 西陵潮信滿島嶼没中流越客依
風水相思南渡頭寒光生極浦落日映蒼洲何事揚
帆去空驚海上鷗〔郎士元〕送李遂之越 未習風波事
初爲東越遊露沾湖草晚月照海山秋梅市門何處
蘭亭水尚流西陵待潮信落日滿孤舟〔元稹〕與樂天
別後西陵晚眺 晚日未拋詩筆硯夕陽空望郡樓臺
與君後會知何日不似潮頭暮却來〔白居易〕答微之
泊西陵見寄次韻 烟波盡處一點白應是西陵古驛臺

臺知在臺邊望不見暮潮空送渡船迴〔李紳〕西陵寄
王行詩 西陵沙岸迴流急船底粘沙去岸遥驛吏遞
呼催下纜棹郎閑立道齊橈猶瞻伍相青山廟未見
雙童白鶴橋欲責舟人無次第自知貪酒過春潮〔吳〕
融西陵夜居詩 寒潮落遠汀暝色入柴扃漏永沉沉
靜燈孤的的青林風移宿鳥池雨定流螢晝夕成愁
絶啼猿莫近庭〔宋〕呂祖謙西興道中見鷺迎船自有
情隨波故起綠鬅鬅野花照水開無主誰信春歸已
兩旬〔又〕朵麻張王不知春帝恐鶯花太斷寃東岸紅
霞西岸柳却將影色爲平分〔元〕張九思西興夜宿詩
行如歸鳥來安巢泊似枯蟬暫解包軟語逕留吳地
習掛詩慚愧越僧抄未許上酒隨宜飲旋買江魚借
且庖有酒得魚身是客絶勝無酒與無肴〔施〕釣詩 片
帆風力節凉意碧颶颸江闊欲沉爲天空惟見秋漁
歌開四起人影在中流隔望秦峯出東南第一州〔明〕
馬潛宿西興詩 扣帆無天風到岸日已夕捨舟理楹
吳從問古鎮驛颯颯濕蔡翹莽莽山色積僕夫夜晨
虛吉我非遠適望林投人家炊黍旋敲石寒眠多虛
驚我體若畏牀誰云別家遥數日已在客今宵若驚
飲東西人江隔〔謝〕濟西興夜宿詩鳴呻鷺寒過驛檄

江築月色暗生愁扁舟此夜
西陵渡頻使行人易白頭

漁浦鎮在縣南三十五里

上虞纂風鎮在縣西北七十里

嵊剡鎮在縣東南一百步今遺跡不可考 舊志云近邑民於縣西南惠安寺前池中得片石題曰贍都鎮下有文殘闕可見者云當鎮奉勅旨重開道〔闕〕池子以防火燭〔闕〕已北之歲二〔闕〕日開此池〔闕〕畢工故記于此漫不可辨所謂贍都鎮疑即舊鎮也然以剡爲贍又天慶觀有錢氏時有都公移稱兩都都軍糧帖捡尤屢贍縣奏云云錢氏諱稱杭爲西都越爲東都號兩都據此則錢氏曾改剡爲贍矣疑因古語有二火一刀之說惡其不祥改爲豐贍之贍理或然也宣和中方寇初平宣撫司亦乞改剡爲嵊宣撫使乃童貫其意與錢氏略同

䃉井鎮在縣西南十五里

關 蕭山漁臨關在縣東南十五里凡商販竹木牌筏自上江順流東下經富陽入小江悉集於此易竹木到關南關主事渡江蒞縣監視南關榷書曰木從徽處衢嚴由大江進漁浦港往諸暨責者泊臨浦下磧堰山抽分發穿紹賈者過義橋新壩臨浦麻溪等壩裏河拽至白露塘下抽分

此外山陰有錢清關離渚關清潭關花街關三江關會稽有高陡關平水關餘姚有陸浦關石堰關上虞有梁湖關今俱廢舊志皆稱洪熙元年巡按御史尹崇高奏革然考南關榷書梁湖關嘉靖九年爲差委

人員索詐財物裁革平水關嘉靖二十七年爲指陳
利弊稍舒貧民累苦事本縣具申每年額徵銀二十
兩解部始裁革不盡由尹御史也會稽新志曰嘉靖
平水二關雖經奏革後工部分司仍遣人抽分嘉靖
二十七年張知縣鑑復申革之山稅帶辦於縣登尹
公奏革於前工部仍抽分至此乃盡革榷書不知前
已革遂謂二十六年始議革耶新志又曰近來山民
相讐過採伐者仍以匿稅越訟於杭之榷關重爲民
病獨嘉靖四十五年鉛山費工部堯年知其弊特示
禁云 欽差工部員外郎費爲禁約事照得 朝廷設關實寓抑末之意若居民採取本山竹木修葺房舍非販賣可比豈宜一例起稅有挾讐妄告者重治勒石永遠禁革

［形勝］紹興枕大海岸北吳興良田鱗次左右兩江如
火曹娥外四明大蘭爲鞏東接明州由西陵渡浙江
則背天目諸山控扼三吳南山爲前障五泄天姥錯
三邑巖谷連綿犬牙天台永嘉閩與閩豫章相望固
東南一都會也禹迄功萬國委輸句踐生聚教訓克
滅强吳續五霸二孫據江東俱自領會稽太守晉東
渡之初三吳豪盡請都會稽五代之亂錢氏據兩浙
越獨爲完州南宋都臨安則紹興爲股肱郡 明興
置防海諸軍紹興實搤其吭二百餘年來名卿輩出

益稱名郡云
漢紀許子將曰會稽富貴衆之所貪
三國志張紘曰收兵吳會則荆揚可一孫權謂虞翻
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爲吾蕭何守
會稽耳
虞翻曰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東漸巨
海西通五湖南暢無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實爲州
鎮山有金木鳥獸之殷水有魚鹽珠蚌之饒海嶽精
液善生俊異
晉書諸葛恢爲會稽元帝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

宋書史臣曰江左以來根本於揚越又曰會土帶海
傍湖良疇數十萬頃膏腴上地畝值一金鄠杜之間
不能比也
宋陳舜俞曰越爲東南一都會公私晏安百度饒羨
蒼山白水連屬附郭古今以爲人物登覽之勝
嘉泰志陸游序曰高宗駐蹕彌年定中興之業升州
爲府冠以紀元大駕既西幸而府爲股肱近藩蓋視
長安之陝洛汴都之陳許所命牧守皆領浙東安撫
使又諸陵攢殿相望於鬱葱佳氣中朝謁之使艫銜
接轡中原未清今天下鉅鎮惟金陵與會稽耳荆揚

深蓋淵廣皆莫敢望也
明周述學曰吾郡諸山南從朱華峯起頂北來分三支一支自大亭山入爲臥龍一支自小亭山外山入爲飛來峯一支自禹陵入爲戢山郡城峙焉其外東西二小江環遶會於三江口潮汐日往來以海爲池壯哉大都之勝也後郡西築麻溪壩則海潮不至沿海築堤餘姚上虞之水徑由定海出又不能與郡相衛雖田土有耕種之利而江山之靈秀損矣予志郡中山水仍載東西二江者蓋存天地自然之秀也
南新志曰稷山東峙姚丘拱焉梅里西翼苧蘿抱焉

會稽南面秦望聯焉梅山北合璜嶺繞焉曹娥錢清映帶乎左右鑑湖斗門散漫乎崇卑舟行陸憩如在畫圖瑰偉之觀蓋有欲言而不能盡者矣官制連山濱海好訟刁頑
談府城之勝者一統志曰鑑水環其前臥龍擁其後稽山出其東秦望直其南自浙以東最爲勝處南新志曰天下之山祖於崑崙其分支於岷山者爲南條之宗掖江漢之流奔馳數千餘里歷衡踰郴包絡甌閩而東赴於海又折而北以盡於會稽故會稽爲南鎮鎮止也南條諸山所止也越郡正當會稽諸山之中郡城之外尚峯回合若連雉環戟而中函八山八山者又會稽諸山之所止也堪輿者之言曰越山又祖華頂而宗鵞鼻鵞鼻之中支曰大慶折爲二脉東爲秦望西爲朱華朱華之脉北委於平野若隱若見二十餘里而起爲琵亭諸山蜿蜒東折以入於郡城曰臥龍山郡治於是乎在八山之所尊也秦望之脉東折而北爲天柱又北爲香爐禹穴又北爲三湖之阜隱而西折以入於城曰龜山龜之陽伏地百數十丈南起爲石岡負城半出以臨於水曰鮑郎山其陰伏地北行二三里微見其脉於水際曰蕺山又北爲火珠山而止火珠正當臥龍之領其勢若相吞吐

者蓋中支二脉之所會也鵞鼻之西支中岐而爲二其東支亦中岐而爲二西支之內則連暨陽諸溪之源自牛首東至於上方涉梅山而南以入於城爲蕺山而止東支之內則連嵊西諸溪之源自五峯北至於迎門踰苧蘿而西以入於城爲彭山又西爲白馬山而止白馬正當蕺山之度其勢若相交媾者蓋東西二內支之所會也西支之外循錢塘而北下東至於馬鞍以盡斗門之西東支之外循曹娥而北下西至於稱稷以盡斗門之東壁斗門雖增鑿於人力而亦實因東西二外支之所盡蓋越中諸水之關也

百源之流皆來萃於八山之間直者爲經橫者爲緯渟演旋伏然後合流而北以出於斗門則八山者又越中諸水之所會也此段所論山脉與閻邊學所云又不同未知孰是今兩存焉山陰會稽皆附郭邑而談形勝者亦各一論南新志曰山陰則岡負金山渚面蘭亭湖抱青田江通漁浦會稽則禹陵前峙稱山後拱繞門中含娥江外附山陰新志曰秦望南屹滄海北環峯嶂緯列於左右而澄江巨湖經流其中膏壤沃土民物廣饒會稽新志曰東環娥江北遶大海南接杉嶺西倚山陰東南阢嵎山西南阻駐日官制山陰上衝會稽多訟繁衝中

談蕭山之勝者倪淵儒學記曰西瞰浙江潮汐之雄放東攬會稽巖壑之奇秀西山亭記曰越山近自湘湖分布而出若星離綺錯于會稽之陸而浙江則波濤洶湧黃渾汗漫夢筆橋記曰青巖交映兩山亭賦曰揖秦望爲後蔽聳天目爲前屏爲東藩之喉舌南新志曰險據錢塘利開湘湖北幹明月佳山青蕉官制繁衝中

談諸暨之勝者南新志曰五泄爭奇群湖灑曜長山用榜浣江拖練縣新志曰縣治坐漁橧外屏杭烏面白巖內案苧蘿諸山而左白茅右長山白茅比長山相去雖稍遠得浣江縈繞而茅峰高聳實與長山爭雄白茅之外屏則鐵崖芝蘋諸山長山之外屏則五洩嘐塘諸山而東白爲東南之崑崙五指鎮西南之門戸道林紫巖諸山爲北東西之護衛其闕狀與蜿蜒森列奔峙要有不容盡述者官制衝繁中

談餘姚之勝者唐虞世南曰波濤觸天渺若瀛洲又曰三江重複百怪垂涎王速江橋記曰東接鮫門西通曹渡長江制其阨守巨浸帶其封域縣譙記曰山秀而整水流而廻元周伯琦曰南趨崇山高峻天表北際滇海橫截地維鍾靈孕秀元夫鉅公世產其地高明州城記曰襟江枕海南連嵊北距錢塘實吳

越要衝之地南新志曰四明南列巨海北滙長江中橫諸湖外吞縣新志曰入邑城北望豐山若馳而南馳爲秘圖姚江界其胸臆竹山西石鎮其中流龍泉二黃叅衛拱翼而客星秀表經緯諸湖南北山海更復壯麗蓋山之交水之會風氣之委藏也於茲邑焉得其勝矣官制衝繁甚上

談上虞之勝者南新志曰百樓五癸對峙後先王帶金罍環揖左右縣新志曰左舜江右娥江南帶溪北負海河橫厥中亘三十里山則百樓拱前五癸峙後嶙峋鬬奇不厭狂匆而群峯蜿蜒自西而東周遭盡

鯛大戒撓絳五丁謀誅扐人奏功千里須臾境絶利博莫如鑑湖有八百里之回環灌九千頃之膏腴浮賀監之家窟名常之都人在鑑中舟行畫圖五月清涼人間所無有菱歌兮聲峭有蓮女兮貌都日出兮煙銷漁郎兮笑嘩東泛曹江哀彼孝娥西觀鷗濤弔夫子胥渠浦思夫渠之封翁洲訪偃王之廬簞醪投兮沼吳國扁舟去兮變陶朱鼓樵風兮遊若耶興雪權兮尋隱居禊事修兮觴蘭渚陶泓沐兮池戒珠了溪盤兮禹功兆刑塘築兮長人誅酌菲泉兮懷古飲渚白兮自娛其物則有魚鹽之饒竹箭之美山涵海蓄台北有幾貢入王室利周遐邇耕焉以火耨焉以水甫風翼苗孝浪千里秈粒一空王粒如峙炊稷釀秫既甘且居壓桑之奇號爲第一龍精蠶儀吐絲滿室萬艸千華機軸中出綾紗縐縠雪積燕匠木則楓梃千丈松封五夫桐梧合生榛栗異隅文梓梗楠櫟柞楮榆連理之柯合抱之株適斧適斤以寶以廬廛有蕭山陸吉諸暨三如胡桃成林賀瓜滿區棗實全赤檎臑半朱火櫻殼玉櫻桃鴛珠鴨脚含黃雞頭去盧百益七絶之奇雙頭四角之殊族有崑崙之號梅有官長之呼蔓生則馬乳蘡薁土實則鳧茨慈菰野

萩茆毛園蔬木菌湘湖之蓴箭里之筍可薦可羞采擷無盡鱗蟲水族海生池養丁首丙尾鰼腹縮項赤鱗文鱧元鰭黃鱗漁人騈集以釣以網羨金膾王不數能掌能言之鷺善鳴之鶩輸芒之蟹孕珠之蠃文身合氏之子跛足從事之徒銜填巷委輿土全多異獸珍禽屑銅吐綬猛虎負子靈鳥送鶯鳳棲鹿化鶴拾鳳獅熊羆貍豹猴猨猿狖鵁銜鷗吐鸎求鶴鬬鷗浮鶂浴鴨寒鴞夜巧婦錐啄春鋤雪脰林棲水宿鵂尾長味江湖爲籠山林爲圃以牡以牝以蜚以走甲第名閫奇葩異香牡丹如洛芍藥如揚木蘭載新海擷懷芳鞠山黃華蘭亭國香天衣杜鵑東山薔薇湖馳香雪鑑生水芝鴛梅並蒂僊桂丹枝司華號芳人女致奇桃李漫山藏獲眡之藥物之庵不知其名自茶卉參廿物黃精吳莫越葵禹糧石英薊訓叢之以療疾彭祖服之而延齡泰皇未之而莫致葛偃飯之而飛昇日鑄雪芽臥龍瑞艸瀑嶺楠偃若山闕好纈渚乎北進貢合溪硤雁飛工既濤翻晴生兩腋之壽風輿飄飄十蒸島刻藤香番管城斑斑冰紋蛛水竹剡個閣製於裴蔡之手澤於羲獻之間友陳元與端嵩仝文字於人寰至若龍護金書岩封石刻茗山金

王邪堇銅錫黃帝之鑑神禹之璧歐冶之劍蔡谿之笛虞翻之琳秦皇之石淳碑斯篆江筆肅墨鉛欵鉶瀧梅梁笙有罌金發鐵罌銅印王貽艸跡石黃竹神不流絢淡乾鋒于周樂涂人之艸上瓶之卞杯數業而化合成人而錢而山儲采皆布世之奇迹蓋欲言而不見其人則見於吳越春秋會稽典錄圖經地志歷代東牘大書桂書班班滿日孝者射者忠者義者康者遜者習者健名優於文詞者長於史事者搢秀科日之榮者業名卿抑之貴者殺身以成仁者隱居以未志名埋光居約之微者聘迹佛老之異者覓謝之言有所不能盡米育之對有所不能既予亦馬能稷數之哉始摘其尤之一二前則種蠡計倪讜賢大後則嚴助買臣自乘與廬孝飾則張萬抑之父子韓霍敏之第見鄧斯祈焚自殺以代罪董黥朱魏報蘇而名閒改盜衣以降火或流血以取焚或銜哀而虞蔡或負土以成域或以行布名里或以義而旌門諡矣三女貧哉二狠處子之孝禁然可多節義則黃公居西陪之列魏少英祭八告之鑄蒙難衛王羽有若丁潭委身授命則有若王術虞喜躬歲寒之操孔愉洪止足之謀或一門死三世之義或一邑萃三來

之流至若松陽彬朱永寧聖素婦節峥嵘昭死不顧卓行則鄭洪韓說鍾離意朱恚戴就舉於孝靡虞潭孔魚沈融米仕明舉於秀茂虞奇起於對策趙翀擢於有道陳子公退侵地之諸鍾辦牧拒暫還之稻循吏則有還珠孟嘗致雁虞國希銑遺四州之愛夏香著歷任之績儒學則王完以論衡顯沈荊以大義冊謝沉謝承之史學孔僉孔祛之明經賀孝先攬儒宗之蹤虞伯施劉博學之名文章則孫與公袟金聲之賦徐季海揮王堂之策雕若春榮則任突虞翊丈不加點則四明狂答二賀二虞斐聲播籍吳融十詔成於賤刻隱庵則嚴謝泰方述香克符方術則介象足乾嚴卿衷吾丹青則孫遇道芬筆札則孔琳徐嶠序屠則道林濂澈神隱則劉袁阮擎廼有溪上浣紋之女林閒舜劍之妹色白大下氣椎萬夫敬幻践復國也有六千君子項氏嵋起也有八十于第覇有江湖横行當代彼二蜀之得人尚十豈而車載朔竪代之人材亦足則其大梁退氏陋剛尤麗鄉七二百年間不可勝紀人則杜止獻之然德次則孫威敏之力名姚夕郎司元統之直顏內相號江南之英萬石雲仍匪建則慶二陛崇棟如雲與銜吳先生風高於賀老

齊職方述儀於淵明錢氏世賢科之賦史門繼衣錦之榮劉求以義門勵目龍以處士稱或覽古以流詠或編圖而著名至若陶翩杜範煌燿簪纓名登史冊足疊天庭蓋嘗詢之於老往往莫識其名矣故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者顧長康之言也山轉遠轉高水轉遠轉清者李湖東之記也現奇市井往羅闡闠者白餘杭之詩也忠臣孝子述聞者廣功背之凹也越之山川人物其大略如此予其始驚而疑卒歎而吉曰壯矣哉盛矣哉山川如斯人物如斯吾未之前聞也然越在春秋僻處東夷夫子作經界爲於越其入材風俗固未可與齊晉爭衡諸列國抗衡也今有若所稱幾不容口豈昔日遠於京畿會香未越如貴景興之言邪抑山川降嶽孕秀固自有時邪抑亦因人作成而孜然邪有君曰昔嚴朱二子爲漢名卿晝繡故鄉來遊郊迎爭觀快視欽豔其榮故其俗始尚文學而喜功名晉王右軍爲越內史雅會蘭亭流觴曲水臨池墨妙輝映千祀能使遺文感慨君子故其俗始尚風流而多翰墨之士唐元微之一代奇才羅侍王皂謫居蓬萊賓賢邦白唱酬往來聞是鑑湖泰望之奇益開故其俗至今好吟詠而多風騷之才不

獨此數君子也任延張霸呂尚賢爲治而俗始貴士劉寵東俊以廉已化下而人斯尚清第五倫下令而淫祀之風革諸葛恢施政而麥遲之俗興至若李唐刺史九十八公首有權王顯有姚崇圖經十子郡績稱雄國朝逮今蓋百餘政前有文簡後有文正題名所記比唐爲盛承宣得人風俗斯美蓋亦理之然也子貞曰是誠有之然皆二千石之事耳未足多也顧聞其上者有君曰昔勾踐棲會稽之棲也痛石室之辱也蓼目水足抱冰握火采蕺于山置膽于坐葛婦與歌名曰何若其詞曰嘗膽不苦味若飴令我采葛以作絲二十年間焦心苦志卒滅彊吳以雪前恥越絕之稱勝興於此故其俗至今能慷慨以復讐隱忍以成事若是何如子貞曰茲霸者之事也傳不云乎皞而王驩而霸彼齊威晉文之盛猶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況勾踐乎有君曰昔禹治水既畢與群后計功苗山更名會稽卒而葬焉祠廟陵寢于今尚存上有遺井下有非泉過而飲者莫不發免魚之歎與河洛之思不獨勾踐有其烈焉侯嗣其功至今其俗勤勞儉嗇實有禹之遺風若是何如子貞曰美哉禹功宜其代舜而有天下也游於是步於是廟食於是茲

所以化被萬世之久也然說者以爲入聖域而未優其必有大於此者乎有君曰舜生於諸馮孟子以爲東夷之人歷世逾遠流傳失眞太史公以爲冀州然邪否邪然越之邑則有上虞餘姚山則有虞山歷山水則有漁浦三澨地則有姚丘百官里焉有粟陶馬有龕及馬有井祀焉有廟其遺迹也意者不生於是則游於是乎舜爲人子克諧以孝故其俗至今烝烝乂傚舜爲人臣克盡其道故其俗至今孳孳是蹈舜爲人凡悲怒不藏故其俗至今愛而能公舜爲人君以天下禪故其俗至今廉而能遜若是何如子貞瞿然離席而立拱手而對曰於戲噫嘻盡善盡美雖甚盛德蔑有加矣昔季札觀樂而止於韶自韶之外不敢觀余問風俗亦擬於舜自舜之外不復問矣無妄先生粲然失笑於旁曰固哉子貞之問有君之答也茲皆古之越非今之越也人死骨朽世變風移山川雖在人物已非前日淳朴變而澆偽前日廉遜變而爭鬥前日勤儉變而驕怠前日忠孝變而凶悖尚何執紙上陳迹而譊譊其頰舌邪有君曰先生之言是也然風俗不常美亦不常弊善焉惡焉維人是繫今朝廷驛騷東南越爲鉅藩密邇堯天蓋尺五間帝命

重臣來鎮是邦入境問俗登堂觀風因舜禹之遺化明吾君之至仁布德教於黃堂變薄俗而還淳朴何世之無才亦奚有於古今予不見夫銜命虜庭死於王事如陳公張公者乎議禮靖康赳難建炎如華君傳君者乎是豈異代之人邪又不見夫姚江陳公所臨有聲亦克知退身名兩榮執政李公忤意權臣老於淪落世賢其人懸孝蔡子捐生可悲同旅旌忠廟食於茲隱吏王君斬讐著名一門可稱賢父難兒茲固先生目所親覩也安知後之視今不如今之視古乎先生曰有君越人也知越之風俗而已矣昔子虛夸雲夢烏有先生詫齊亡是公折之以上林之事今越未足侔齊楚之大尚何足以夸之有君曰昔吳子問俗先生以晉國之事而掀以晉對今子貞問余以越國之俗而予以越答亦各因其所問而及之爾余豈若然無聞無知於越之外哉今天子披輿地之圖思祖宗之績求治如不及見賢而太息文德既修武事時閱蓋將舞干戚而服遠夷復侵疆而旋京闕余竣其事書令南北一傚吉甫美周室賦崧高歌吉日招魯公命元結磨蒼崖禿鉅筆須巾典紀洪烈邁三五隻前猷直天地昭日月於是窮章亥之所步致神

□之所剏覽四海九州之風俗掩兩京三都之著述
□尚文之光芒有皇宋一統之盛出而視會稽蓋蠛
□中之一物無妄先生自知失言色有餘渺迴與子
其遂逃而避有若退而寄傲於南窗有飄飄凌雲之
氣

孫因越問

莊舄越人也仕楚而為越吟夏統越士也入洛而為越唱越俗之好吟詠其來尚矣亦問有人述作者乎蘭亭有序脩禊事也金庭刻銘愛慢舉也康樂山居之賦陶性情也微之州宅之詩寫物景也若是者謂之大述作可乎曰未也若昔河東柳先生會粹二河之遺事紬羅千古之異聞作為晉問以昭來世斯文也可謂大述作矣先生晉人也居晉土習晉事為晉問職也晉有堯之遺風不可以有加矣居乎越者亦知越之事可與晉方駕乎晉堯都也越舜禹之邦也古有三聖人越兼其二焉加以種蠡之所經營王謝之所棲隱司馬遷李太白杜少陵之所游覽以至國朝諸名賢之所流詠班班可考而大述作未聞也惟紹興間狀元王公以幕府元僚援筆作賦搜奇抉異摧麗卓偉雜用二京三都晉問

體蓋自有會稽以來之大述作也然嘗熟復詳繹其間猶未能無遺恨焉何者越之四封最為廣袤南踰句無北盡檇李東至于鄞西盡姑蔑至後漢時提封尚數千里今之越雖非昔之越然都督一道封疆猶不為狹而斯賦所錄止及境內之山川此其遺恨一也會稽土地所宜以金錫竹箭為稱首職方氏九牧之貢莫先焉蓋金錫竹箭戎備所資非其他一草一木比正當表而出之而是賦所述乃雜舉夫杭秫桑麻楓松桐梓為頭鴨脚馬乳鳧茨木蘭塢榴園蔬木菌之屬他郡獨無之乎此其遺恨二也並海魚鹽之饒東南大計仰焉柳河東晉問於魚鹽一物各為專條以侈其富饒鋪張揚厲無慮數百字彼三河所出尚未敵海藏之什一也茲賦纔一語及之往往總悉於赤鱗黃頷之族而闕略於縱壑之巨鱗使羅乎餘楫石英之品而簡存夫積雪之寶鹽此其遺恨三也紹興之初翠華巡幸駐鳴蹕者踰年實履舜禹之故迹陞州為府冠以紀元且嘗就行殿舉大享禮中輿之業於此乎濟可謂是邦曠絕之盛典而茲賦俱不之及此其遺恨四也然自有越以來所謂大述作者僅此一賦而已王公作賦後五十七年有書生孫因

自句章徙餘姚逍遙鹿亭樊榭間處越土為越民飽越飯酌越水每欲補越絕之所未載賡越賦之所未備而未能也又九年帥憲新安汪公衣綉衣持斧節森畫戟栽朱幡臨制七郡四十二縣臺府多暇首發其輿論與僚屬山川改觀甿生幸覩盛事竊謂越為大都會公有大規模以其大學問大力量寓於大建立大設施中興百年所未覩也獨無大述作可于宗工師儒之記述騷人過客之題詠金石震擢黼繡周張韶鳴渡應宮唱呂和所謂述作亦一時之盛矣使張平子左太沖柳河東諸人見之將曰此大規摸也談何容易他郡小小創置裁書則伐石為一記濡壁為一詩足矣獨施之越則不可越舜禹之邦也牧是邦者舜禹之臣也而可易言之乎愚不敏成越問一篇纂為一十五章凡三千九百五十字借楚辭體而大其若許寒佗之聲傲晉問息而削其詰屈聱牙之契非足以發揚會稽之盛賡幾附郡志之末云

典午氏之盛時兮余鼻祖曰予荊謀樂郊以隱居兮濯激石之清名有聞孫曰承公兮嘗令鄞與餘姚愛會稽之山水兮愛徙家于茲城當永和之九年兮惠風暢夫春莫偕王謝之諸公兮會脩禊于蘭亭賦臨

流之五言兮寄幽尋之逸興泛迴沼倚脩竹兮松風落而泠泠雜興公尤好事兮作流觴之後序助逸火之高致兮齊芳譽於難兒既乃登陸而游兮歷天台與四明激飛瀑於筆端兮遺擲地之金聲余自句章徙姚兮倏綿歷乎十稔概風流之凌邈兮幸猶為夫越吼栒清泉之潺湲兮友過雲之溶洩訪樊榭之杳霄兮棲石總之瓏玲客有過余兮謂余悼覽而好古世為越人兮胡不志夫越之風土余謝不能兮偃余枯而纏數前有靈符之記兮後有龜齡之賦嗟彼皆已為陳迹兮時亦隨夫所遇儻含毫而不斷兮將岳余之鼻帆　右篇引　九州皆有山鎮兮職方氏爾光會稽射祥光下斗分兮占星紀於天倪牽牛炳其初躍兮循須女之七度少陽當其正位兮為萬物之潔齊南梧引乎闕粤兮北連亘乎鉅海日出扶系之淵兮風行浙河之西八山蜿其中蟠兮羅千岊以為郁二江匯而旁注兮派島寥以為谿洞天嶺岈以連上兮俯九貝其如芥淇濤沸洞以拍天兮轟三軍之鼓鼙宦陶龍之岩堯兮蠡城屹其環繚帶平湖之浩漁兮雲璣鋪而人似闢接門而四達兮入風堀其逝至飛負接血界空兮天門沈具可探提封方數千里

兮延眺吳於掌上七郡四十餘縣兮歸中樞之總提攷古今之大都會兮爲九牧之冠冕諒天地之設險兮他郡寧得而攀躋客曰偉哉山川兮信美矣其無慊然吾聞固國兮不以山溪之險 右封疆 觀地之所宜兮惟金錫之最良貢品肇於有姒兮暨蒼姬而加詳雖歷代之所珍兮禀英氣其猶秘既治子之神奇兮爰採取而鉄濟剖赤堇而出錫兮山色發而無雲涸若耶之銅液兮俯不見夫潛鱗鑄嶺發其揮天兮冶井淺而寒洲前靈霹爲擊橐兮後雨師爲灑塵發銅牛之藏骨兮林林麓以炊炭奔右冶之餘滓兮草木爲之焦爛炎煙漲乎銅孤兮寒光浮乎鍊塘越砥要其歛鍔兮鑄沫沸其若湯合衆靈而成器兮爲寶劍凡有五曰湛盧與巨闕兮蓋珎名之最著既屬之薛燭兮復諶之南林之處女水之試則斷蛟螭兮陸用而剸犀虎掃欃槍使澌滅兮伏蚩尤使存而豈吳鉤之敢抗兮非燕函之能禦客曰偉哉利器兮誠爲越國之珍斯訶客之喜談兮非文種之預聞 右金錫 維若山之竹箭兮禀勁氣于乾坤之東南之美材兮聲價等乎琨瑤良工揉夫陰陽兮加利鏃以爲矢習國人於射瀆兮震電激而星奔挾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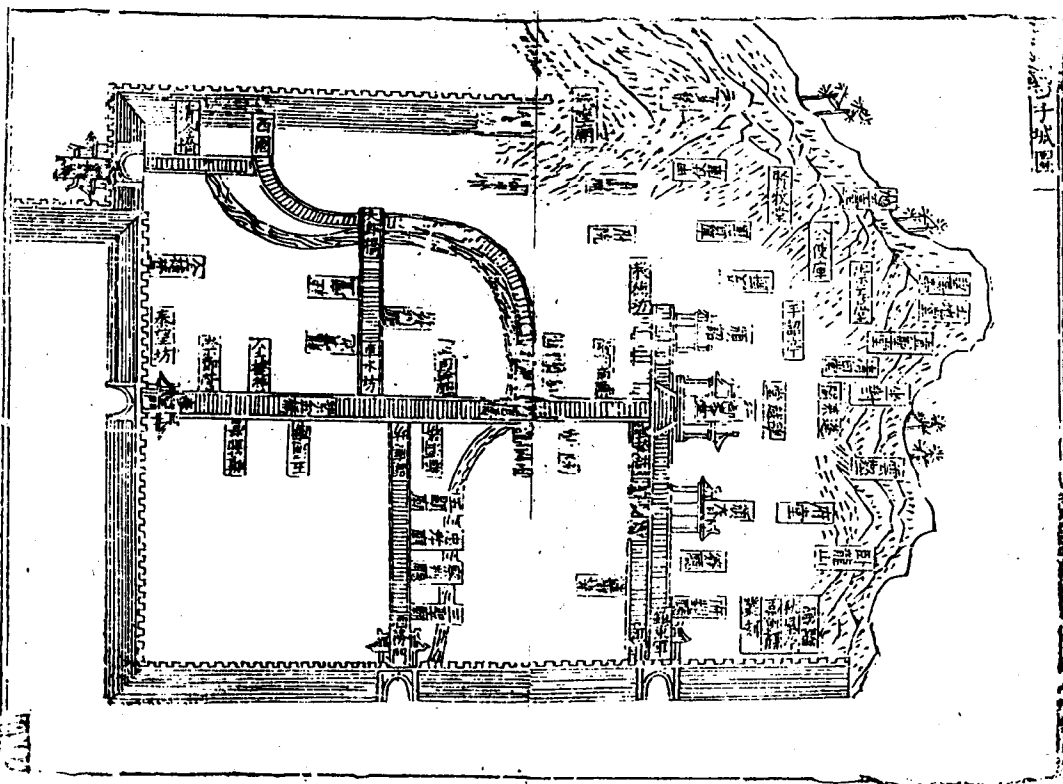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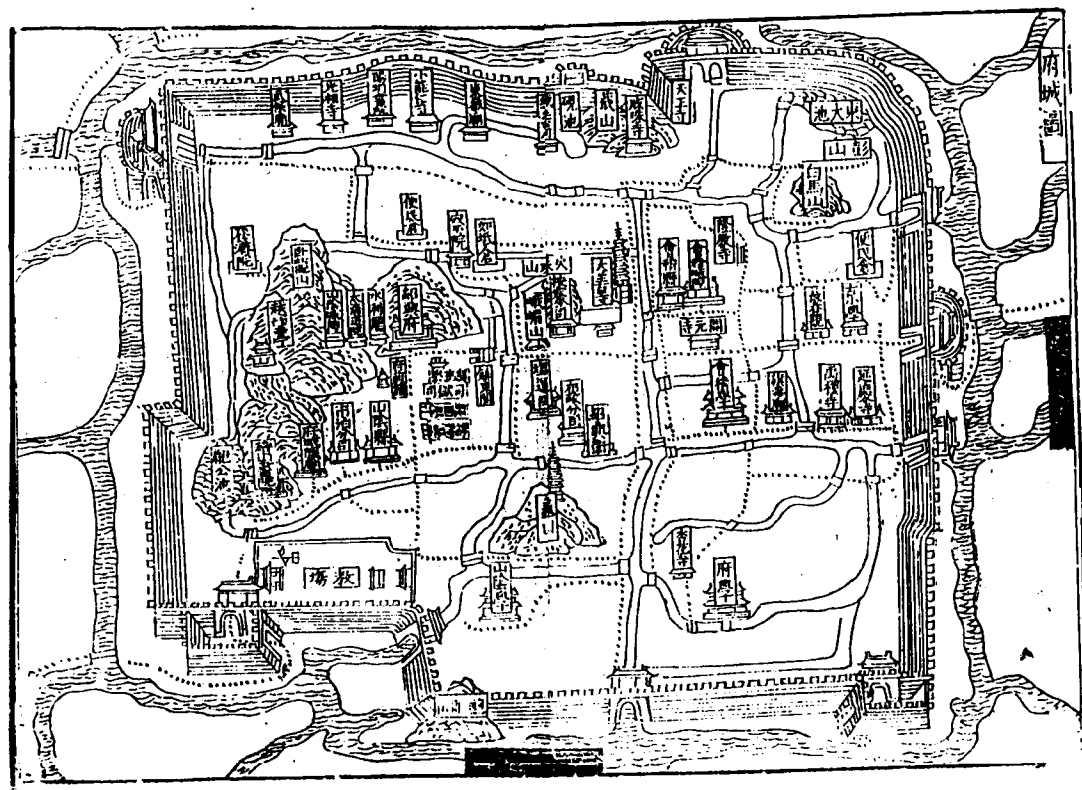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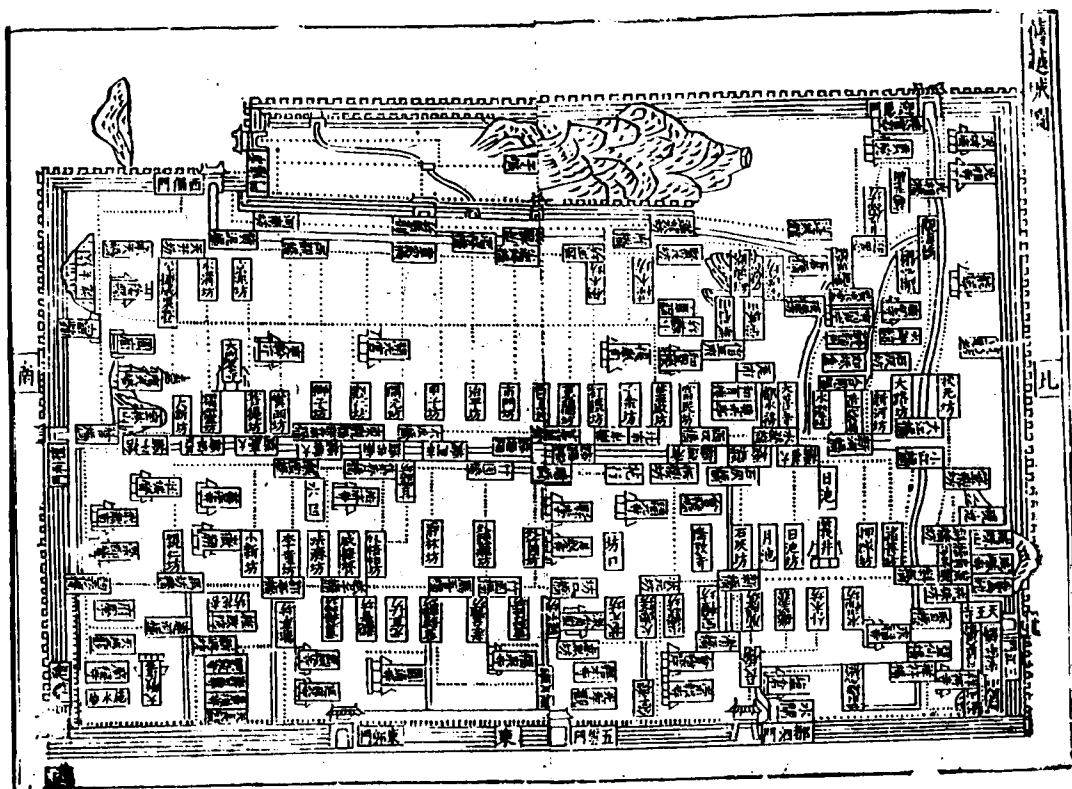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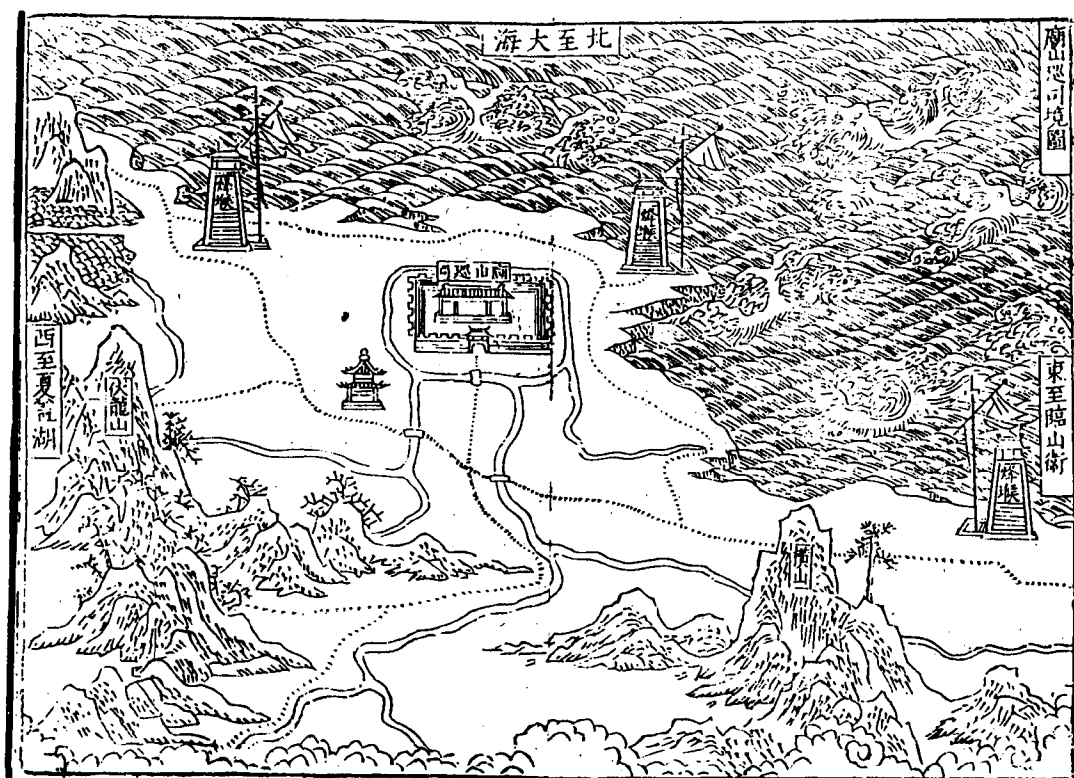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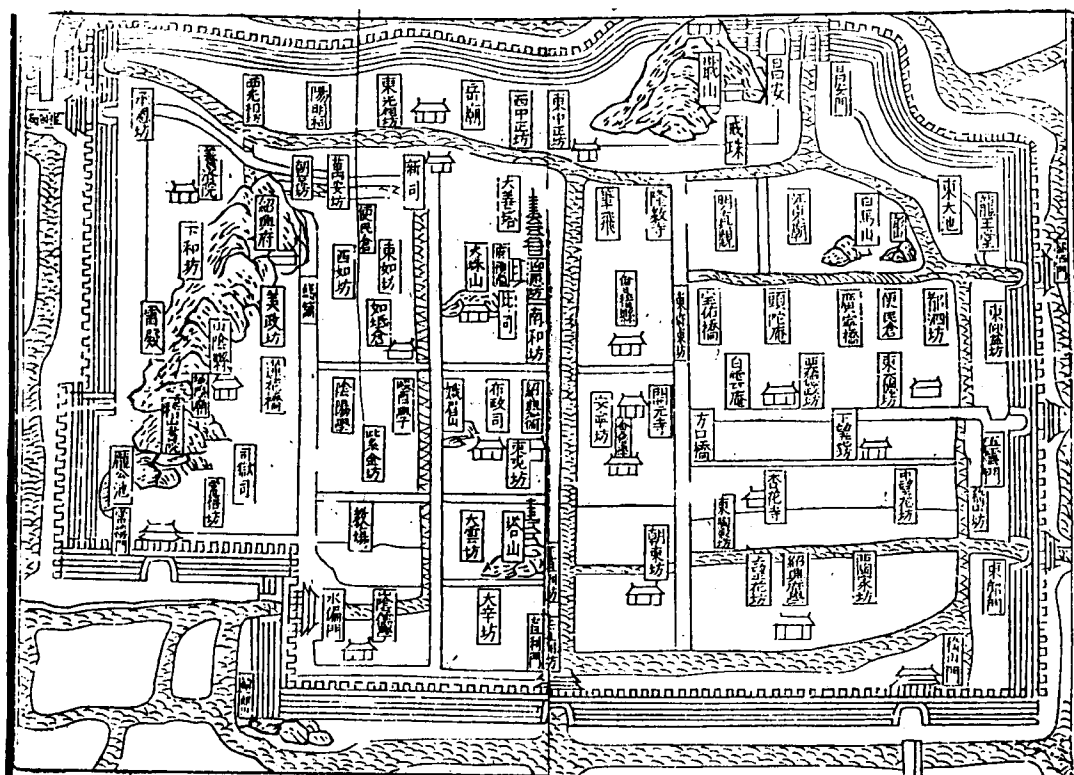
以六千之君子兮從之以入千之子弟可以償方張之闔閭兮走善射之樓煩彼群仙之會聚兮亦以射而爲梁登石室之射堂兮射東峯而的白丁令威爲拾箭兮山上下以求索獲遺鏃于樵夫兮賚以樵之風之南北客曰異哉斯事兮誠振古之佹奇然越人譬兮兮則談笑而道之 右竹箭 百川會同滄海兮浩不知夫津涯吐雲濤以瀾汗兮沃日御而激灝戚巨靈之贔屭兮見天吳之惚怳藏五山之崇峩兮涵百佐之陸離巨魚出沒其中兮不知其幾千里鼓浪沫以成霧兮噓雲氣以成霓任公子之投竿而釣兮五十犗以爲餌閱朞年而得魚兮牽巨鉤而下之鬐鬣怒而刺天兮白波湧而山立膏流溢而爲漏兮劃骨積而成坻自浙水以東兮無不饜若魚之肉彼赤鱗黃頳何足數兮又況梅魚與老鯔維天地之寳藏兮有炎游之蹉蹬睇罷靈以攄涉兮浮莛的以試蟲備貝齒以爲繫兮處烈焰而不灼稱鈴候其挺泛兮千花颷其的皪兮兹海若之不愛寶兮豈功彼乎天上下挪造化之自然兮誰人爲之力彼客曰富哉魚鹽兮此成國之資也晃將以利言兮吾願聞其上者 右魚鹽 越人王長洋國兮其操舟也若神有習流

之二千兮以沼吳而策勳尋笠澤以潛涉兮比渡灌而盟會擅航鳥之長技兮水犀爲之逡巡浮海救東甌兮有握節之嚴助治舡習水戰兮榮衣錦於買臣涉浙江而誓衆兮鄭楷之內史率木偉以拒戰兮凌江之桴筏生大舡若山兮公出山陰之傑汎波襲番禺兮季高承興之入想萬艘之並進兮紛青龍與赤雀風帆倏忽千里兮駕巨浪如飛雲今競渡其遺俗兮習便駛以捷疾觀者動心駭目兮相雜襲如魚鱗客曰盛哉舟楫兮位卬就卬於越然同濟或不同心兮請置此而析其說 右舟楫 揚州之種宜稻兮越上最其所宜粳穜居其十六兮又稻品之最奇自海上以漂來兮伊仙公之遺有別黃秈與金釵兮紫珠貫而纍纍酒人取以爲釀兮辨五齊以致用滑鏡流之香潔兮貯秘色之新瓷助知章之高興兮眼花眩乎水底侑謝傳之雅遊兮陶册府而哦詩集群賢以觴詠兮浮罰觥乎子敬指鳴蛙爲鼓吹兮暢儒酌於稚珪斯越酒之醞藉兮非宜城中山之比別投醪之醇德兮能使勇氣百倍於熊羆客曰指哉越釀兮固越俗之所怡然自征榷之法行兮安得醉戎而謳之 右越釀 日鑄山之英氣兮既發越於鍛鍊地

靈洩而不盡兮復薰蒸於草芽雖名出之最晚兮爲江南之第一視紫筍若奴臺兮又何論乎石花維瑞龍之爲品兮與此山以相亞意山脉之貫通兮僊種同乎一家及西巖之清泉兮松風生乎石鼎游芳液於靈襟兮流瀣集乎齒牙歐公錄之歸田兮蘇仙流諸任詠伯王計於詩版兮文正賞其甘華至陋塔與花鳴兮固郡志之所載若餘姚之瀑布兮尤茶經之所誇嗟陸羽之不逢兮宜鑑味之絕少世方貴夫建茗兮孰有知夫越茶客曰世非不知兮願茗禁之已苛亦幸其不盡知兮姑舍是而言他 右越茶 紫剡藤之爲紙兮品居上者有三蓋篠簜之變化兮非藤楮之可參在晉而名倒理兮儲郡庫以九萬日姚黃今最顯兮蒙詩翁之賞談加越石以萬杵兮光色透於金版近不數夫杭由兮遠孰稱夫池繭半山愛其短樣兮東坡者夫竹牋薛君封以千戶兮元章用司筆硯數其德有五兮以縝滑而爲首發學養筆鋒兮性不蠹而耐久惜君黎之未見兮姓先生而爲楮使元輿之及知兮又何悲剡藤之有客曰嶶哉越紙兮有大造於斯文然世方好經而王兮又烏知乎此君 右越紙 陽明太元之天兮乃群仙之所游自

而參差佳山嶽且照眼兮洗萬里之陰雰新堤平而
俊掌兮兆行歌以故路兮而渠濟而泉帀兮鼓千艘而
騁閩雉威扇營壘創兮雷擻聲於貔虎泮宮修貢闈
闢兮遂飛躍於魚鳶臺府煥而一新兮嚴整之攸
觀他人視之拱手兮公談笑而不難既游刃之有餘
兮復善刀而藏用寂然若無所營兮湛中襟而靖淵
炷爐香而讀易兮悟至理於泰否託寄軒之杙刻兮
等遽廬於乾坤上方歲事明庭兮將入邑於豹尾如
旅說之借留兮紛截鐙以攀轅繫郢曲之寡和兮信
萬規之難緩民頑公無還歸兮帝謂吾今召環雖卿
月之暫駐兮幸臨照夫越上恐使星之遷次兮迫泰
階之魁躔非治越之道治天下兮同我公之餘事然
越人愛公如慈父母兮賴託歌而永傳客乃歛袵肅
容兮屏氣弗敢復言係子於是濃墨大字兮終夫越
問之篇[illegible]右良牧[illegible]

陽明祠
東光坊
岳廟
西中正坊
東中正坊
昌安
昌安門
蕺山
戒珠
新司
西如坊
東如坊
紹興府
美政坊
大雲坊
大辛坊
塔山
朝東坊
方口橋
開元寺
東大池
龍王堂
東郭門

北至大海
廟山巡司境圖
廟山巡司
西至夏蓋湖
伏龍山
東至臨山衛
廟山
烽堠

紹興府志卷之二

城池志

府城　縣城　衛城　所城　巡司城　古城
衛路

府城越絶書山陰大城者范蠡所築治也陸門三水門三決西北又云大城周二十里七十二步不築北面而滅吳徙治姑胥臺圖經云城南近湖百許步會稽治山陰以來此城即爲郡城隋開皇中越國公楊素修郡大城加廣至周四十五里高一丈七尺五寸上廣一丈五尺下廣二丈七尺女墻七千六百五十

皆高五尺名曰羅城唐乾寧中錢王鏐重修宋皇祐中太守王逵復加修治且浚治池壕城之四面高厚之數舊經云東面高二丈四尺厚三丈西高二丈六尺厚一丈八尺南高二丈一尺厚如西而北高二丈二尺厚二丈六尺宣和初劉忠顯韐治城禦方寇稍縮其西南隅嘉定十三年守吳格雖加葺而旋復摧剥十六年守汪綱乃按羅城重加繕治并修諸城門東曰五雲門即古雷門也舊經云有重闕二層或云句踐以吳於陵門上有蛇象而作龍形龍長雷故作此門以勝之其攺五雲則以王獻之宅五色雲見之故又稍北不二里許曰都賜門南不二里許曰東郭門二門皆水門此向東三門也東南逼隅曰稽山門由此門達禹陵正南曰殖利門又直西三里許稍曲而北其門面西畧稍斜向南曰偏門蓋適當西南隅縮處與殖利皆水門又稍西不一里面南曰常喜門吳越備史錢鏐攻亭山及申光門相傳此門是舊志云州城至此與子城會門在其上三門向南而一門向西南間其中此城南面四門也又西轉而北約五里面西曰迎恩門錢鏐討董昌以兵三萬屯迎恩門望樓再拜而諭之即此有水陸二門又由此北轉而

東直過蕺山幾六里面北曰三江門亦水陸二門西北二向俱止一門而俱兼水陸焉十道志又有督護門云晉中將軍王恬成帝時拜爲督護到郡開此門出入時人貴之因以爲名梁元帝玄覽賦御史之牀猶在督護之門不修督護一作都督今不知何所豈即都賜門耶凡門在東南者皆有堤護湖使不入河西門因渠漕屬于江以達于杭北門引衆水入于海元至正十三年浙江廉訪僉事篤滿帖睦爾增築加廣規一鄉入城内始甃以石開塹遶之城身之高東一丈四尺西一丈五尺南一丈六尺北一丈四尺其

厚也面則東一丈八尺西一丈七尺南一丈五尺北
一丈八尺脚則東二丈一尺西一丈九尺五寸南一
丈九尺北二丈二尺城樓九敵樓五月城十三兵馬
司廳九窩鋪一百二十五女墻八千五百四十十八
年樞密副使呂珍鎮越增浚壕塹　皇明嘉靖二年
秋颶風大作城之樓堞半圮知府南大吉悉修復之
三年冬又修其傾頹者女墻悉易以新磚高四尺六
寸厚一尺復濬鑿內外池外池東廣十丈深一丈西
廣八丈深一丈二尺南廣八丈八尺深九尺北廣五
丈深八尺內池俱廣一丈八尺深七尺今門都賜曰

都泗偏門曰水偏常喜曰常禧亦曰岸偏殖利曰南
堰迎恩曰西郭三江曰昌安都泗五雲東郭稽山隷
會稽南堰水偏岸偏西郭昌安隷山陰嘉泰志云羅
城周回二十四里二百五十步熙寧中郡守沈立為
會稽圖其序如此而舊經云四十三里者非也厥今
州城以步計之八千八百二十有八按度地法步三
百六十是為一里聚今步數總歸於里亦二十有四
餘步百八十八較之圖敘所損六十有二宣和初劉
忠顯治城嘗稍縮其西南隅然則今所損步或者自
是時也舊經云城不為壕今城外故有壕但不甚深

廣耳皇祐中有詔濬隍大守王逵始治其事傳總成
於祥符不及知也南志云今府城以步計之凡七千
四百九十又六以度地法三百六十步為一里者計
之今步總歸凡二十里二百九十六步方之沈立圖
敘所云減三里二百一十四步今城西南隅見缺鈌
劉忠顯以其久在兵間身履西陲要害之地至于城
壁制度尤其所悉故在會稽修葺郡城雖用功不多
而規至可以無恐使他人為之雖有才智亦未必能
也其說曰築城之法城身高四丈城闊五丈上斂二
丈若城身高三丈五尺則址闊四丈三尺七寸上斂
一丈七尺城外築瓮城去大城十五步瓮城圓一面
包城高厚與大城之數相等瓮城外鑿壕去大城三
十步上施釣橋凡為三壕第一重闊二十步深二丈
水深四尺至七尺第二第三重遞減五尺壕之內岸
築羊馬城去大城五步高八尺址闊五尺上斂二尺

自上三尺開箭牕外至壕根留一步埋設鹿角大城
上每三十步置馬面敵樓各一座女墻相去各十步
凡樓櫓之法曰垂鍾版曰拐子木曰伏兎子曰手把
腰福曰鷹架曰踏空版曰杈柱版曰護柱版曰胡孫
柱笆曰郭水版曰馬而曰榦曰馬垠踏道曰蛾眉鞭踏
曰曰草椽曰牛革曰甑曰大小索曰鐵鶻釣此其
名數之大畧也並寨控阨之地人人習知故其築城
也易為成而堅緻可守內地既非臨邊又郡邑安固
無寇盜之虞者久雖興版築或出草創故畧舊梗槩
欲存官者知城池之不可忽如此會稽縣志曰郡城
自水門外其他諸門並有月城一座以護而稽山門
獨倍之門在右翼遶接其門先是倭入內地頻逼知府
劉錫恐賊階以登用郡人言墮缺之鍾稍深得石匣
二啓之有骸一具鐵索錮其項復有木匣函其顱
錮如之而骸與匣並鮮新如昨廢是門爲西南爲巽
謂地家所稱當避賊風者而今若此意城時取賊軀
以厭勝其人相傳自來郡城中無剽寇自隋月城後
始祈有以爲犯勝理或然也耶孫逖登越州城樓詩
崢嶸層城登臨眺象清封圻滄海合鄽市碧湖明曉
日漁歌滿芳春棹唱行山風吹笑箭出雨潤香梗闘

閱英靈盡人間吏隱亓贈吉王逸少已見曲池平元
禎詩三首越州都在湖河灣塵土消沉景象開百里
山盆鏡湖水千峰𦨇朶會稽山軍城樓閣隨高下禹
廟煙霞自往還想得王郎乘晝舸幾回明月墜雲間
又統郡笙歌夜景徂稽山迴帶月輪孤休文欲詠心
應破道子雖來畫得無顧我小才同培塿知君險闘
敵都盧不然豈有姑蘇郡擬着陂塘比鏡湖又莫嗟
蓬光海嶠西天下風光數會稽靈汜橋前百里鏡石
帆山崪五雲溪水消田地蓋雖短春入枝條掬眼低
安得故人生羽翼飛來相伴醉如泥宋章孝標詩窓
戶潮頭雪雲霞鏡裏天島桐秋送雨江艇暮搖煙漸
折逆芽脫茶挑茗眼鮮還將歐冶劍更碎若耶泉元
張者翁詩千巖秋色斂層霄憶昔來乘使者軺翠袖屢
扶送閑醉藍輿時赴寶林招山陰客已無春會溪上
風猶送暮樵此恨古今消不盡西陵寂寞又回潮明
劉基詩越絕孤城枕海湄越王亭下景遲遲雲埋夏
后藏書穴草沒秦皇頌德碑鑿齒未循虞禮樂戈船
猶貯漢旌旗春風淡蕩吹楊柳笑看吳鈎有所思鄭
善夫詩不周風動越王城天姥峯陰冰雪生黃道祲
氛殘闕嗅滄溟波浪一鷗輕西巡未返雲臺仗南顧
猶煩瘴海兵大事安危賴
元老小臣茹草望昇平

縣城 蕭山城舊經云周一里二百步高一丈八尺厚
一丈一尺久廢嘉靖三十二年知縣施堯臣始剏建
周圍五里高二丈五尺濶二丈二尺四門東達台南
拱秀西連山北靜海各設月城門之上各建有樓日
近日拱政聽潮修文雉堞二千五百八十有五鋪舍
二十有三下設水門三東派入三江南清比郎官西
越臺重鎮內設巡警廳四外設吊橋四長皆丈餘四
望臺一在北幹山上築城爲之城周圍二十三丈三
尺高一丈八尺濶一丈二尺雉堞六十有一西爲門
內有廳房三間中設真武像城外地因取土築城遂
以爲濠各深一丈五尺廣三丈長總計一千五百九
十一丈五尺施堯臣敘城基約地九里有餘週迴共一千六百八十丈邑中該逾年一千四
百名入各分工一丈三尺料價出於官人給銀二十
五兩三錢工食令其自辦以有餘補不足約每工費
銀六兩其工食之費頗煩則擇城中之殷實者任之
以其得享有城之利也中外俱用石版而腹內則以
亂石和土築之基下俱用松樁而遇有河池則仍以
石版疊砌俟與地平然後築之城中留路一丈二尺
外留路四丈城河三丈連城共佔毀過民地十丈四
尺照畝給價該地一百五十畝共給過價銀六百八
十兩工興於癸丑冬十一月完於甲寅春三月蕭民
奸義而吝幹故其斂事有如此通用過銀三萬七千
五百兩而怨撫王公忬巡按趙公炌然大發司府之
債亦遭逢之幸也佔毀田地稅糧則洒派於通縣田
帶徵於田地帶徵於地守城之法止以城中居民編
爲保甲計宅抽丁已自有餘蓋置軍不有不擾民者
恐非邑之
所能堪也

諸暨舊城不知築於何年舊志云周圍二里四十八步
高一丈六尺水經注縣臨對江流江南有射堂縣北
帶烏山唐開元中令羅元開建東北門天寶中亦窓
之建西南門吳越王錢鏐遣王永修築之至正末王
師取諸暨是時縣爲州將軍胡大海重築州城左浣
江右長山圍九里三十步爲門者五東迎恩南迎薰
北朝京西西施而水門不名末幾守將謝再興以諸
暨叛大將軍李文忠馳來擊之未克乃去州六十里
別築一城不旬日而成樓櫓濠柵畢具 上聞諸暨

變遣使來議別爲城使至城已完　上大喜賜名諸
全新州已而紹興平舊城亦下仍即舊城爲縣而新
城廢成化以後舊城久漸圮民皆據爲官室惟門存
嘉靖中倭夷爲患知縣林富春至乃議築城撓者紛
紛一日榜示曰城本官地決不弖民城本官造決不
擾民毋再議遂興工刻日告成不咨一民而所議給
帑金尚未啓封先是施知縣堯臣築蕭山城聲籍甚
人爲之語曰蕭山城打成諸暨城誘成問民姚良看
兩城城週四里凡千三十丈有奇高一丈八尺雉堞
六尺共二丈四尺有奇樓門四東禹封王帛南句乘

雲物西蠡湖烟月北槩浦桑麻水門三林富春自志嘉靖三十四年冬請築城于監司時公帑告匱民力弗競請賣官泌湖以益之曰可乃以十二月十二日起徙役三十五年六月報成公私費計六萬有奇
餘姚縣城始築於吳將朱然圍一里二百五十步高
一丈厚倍之莫詳何時墮元至正十九年秋方國珍
復城之凡二千四百六十五丈延袤九里高一丈八
尺基廣二丈陸門五東通德西龍泉南齊政北武勝
後清水門二四面引江爲壕可通舟楫　皇明洪武
二十年大將軍湯和遣千戸孫仁增治雉堞後漸圮
縣志云大將軍置千戸所於餘姚正統六年邑人李

應吉奏調楚門城遂不治非然也大率時承平武備
見謂不急又勞民勢自弛耳自嘉靖三十年後有倭
患乃漸完葺其東門今改曰澄瀾元行省都事高明記至正十有八年天子賜印綬節鉞命江浙平章榮祿方公分省東湖明年巡行至餘姚瞻視形勢乃議築城而屬役於軍上於是姚民咸願輸財効力公從之且曰餘姚爲郡邸外屏吾其召歡縣慈谿奉化之民分築之以紓爾力其四門用力尤重吾其給鏹佗財令軍士自營之遂畀基址辨土方揣高卑仞溝洫慮財用書餱糧峙楨幹稱畚梮公視工黎明至城所夕猶不息工先畢者犒以金帛既畢而或隤圮者又出錢令軍士繕修之公之弟僉樞密亞中公能竭力勸相以贊公志以至正十九年九月戊午始十月甲申畢功凡城以里計者九以丈計者一千四百六十五有奇餘姚當其半自西迤北爲丈七百有六其自北而東五十四丈慈谿縣當之又東而南四百六十丈鄞縣當之南盡直西委之奉化縣爲丈一百八十有二而義士魯允

實俞誠岑吉徐曾四人者又樂爲助築三十有一丈界餘姚慈谿之交城爲址廣二丈其上之廣殺其址二尺其高如上之數雉口之高又六尺馬四面之門有五其南北又各立水門通舟檝
江南城嘉靖三十六年以倭患建周一千四百四十
丈有奇陸門四東泰西成南明北固小陸門二恩波
派澤水門二左通右達四門之上皆有重樓而北固
樓枕江與舊城舜江樓相直通濟橋亘其中南北皆
爲月城通兩城爲一大學士徐階記餘姚去海百里夾江居民數萬家舊有城直江北以縣所在也則其生齒江以南得三之二焉學宮倉廩咸於是乎在頃歲倭夷犯海上江南人走保城邑不能容則散入山谷間鹿駭狼顧父子不相保邑人少保大學士李公聞之嘆曰今兵興尚未已江南收不保縣城則獨完于餘姚不完則上虞山陰不足恃而上虞之勢成矣今若益城江南紋譎之守常恃

之粟豈惟姚民收賴將全浙實昇㪅之議既定有識
于思者少保公以聞其里之化者曰如何郡中郡君
患久待讀陳君圖前曰定大計者不徇浮議語有之
衆心成城今日之事惟公主之惡久等無有興也郡
君等已又爲疏言江南所以不可無城狀天子可
之於是總督御史胡公宗憲實典領其事胡公曰
民勞甚矣兵又不可役而　明部不敢不與少保公
之志不可以不成也乃會延　按御史王君本固羅君
元楨程土物度形勢而經費則督府制之不足始助
以諸郡贖鍰什之一盖總其費自金鍰計不滿萬者
無有十自木甓石之材以至於畚鍤版榦募人之力
無一求而不給焉始於丁巳年九月巳卯而以次年
六月辛卯城成江南北之人見城堞樓櫓之完而不
知材之所自出聞鼛鼓之聲而不聞役召之及巳也
四隣有警弛然而臥恃以無恐始之譁者今乃大媿
曰城定生我而顧謂其厲我以自衛乎乃用諸生計
爲詞尸祝少保公而子祀之是役也寔副陳元珂開
新督率知縣徐養相規畫綜理經始則知府李僑董
役則同知王近訥　明皇甫汸句餘八景百雉雙環詩
萬雉環虹架石梁中流樹色影蒼蒼垂竿試問横溪
水非復平泉醒酒莊

上虞城水經注舊治水西常有波湖之患晉中興之
初治今處江水東逕縣南蓋今百官地也今縣則自
唐永慶中徙縣志云舊無城嘉泰志所稱縣城周一
里九十步者盖縣治之衙城也元至正二十四年方
國珍據有東浙始建議築縣城東南平衍西北因山
爲隍西南則跨長者山周廻凡十有三里高二丈厚
二丈五尺置樓堞作五門東通明南朝陽西靑錦北
豐寧西南金罍水門三在金罍青錦通明之旁　國
初信國公湯和拆上虞城石改築臨山衛城縣城惟
存土基嘉靖十七年知縣鄭芸乃即故址復建甃以
元汪文璟記至正二十四年太尉方公與其賓佐
僚屬議曰上虞塞要害地城池不設何以奠民居
固上志即與貴介弟知行樞密院事國珉率賓佐
爲將帥偕來諜故實相地宜慮財用以今役於近地
之州縣曰餘姚奉化昌國鄞慈谿象山定海並上虞
爲八邑其役之贏縮則視田賦所入爲之差惟上虞
當六之一焉其築之之法斵木爲栿夾而列之栿長
二丈有四尺陷其五之一于地中其四出地上因以
崇上上與栿等則堆致巨石縱橫壘置以護其外至
其面則治使平正以石㠯之於是規制既定民庶子
來官督畫作鼛鼓兆勝陸運川輸林用山積公與知
縣及其賓佐僚屬日周行城上察工役勤惰而勸懲
之凡爲城十三里其趾之厚二丈有五尺五分其厚
之四以爲城身之高十分其高之九以爲城面之廣
其上則每二十步架樓櫓以宿巡警之卒其下則於
四隅列營房以宅屯駐之士疊甓爲陴樹木爲偁塹
以深濠懸以飛渠守禦之具無一不備陸門五水門
三皆環石爲洞下闢重扉上屹層罘銅以金鐵絢以
丹雘嚴嚴翼翼既固既飭而山川形勝爲之
一新矣經始於是年之十月踰月而告成

嵊城吳賀齊爲剡令自江東徙移今治嘗開城門擊
破奸吏族黨則今城亦齊所創建水經注縣開東門
向江江廣二百餘步自昔耆舊傳不得開南門開則
有賊盜舊經云嵊城周十二里高一丈厚二丈宋宣
和三年縣遭睦寇城圮守帥劉述古捕清睦寇遂命
縣令張誠發修城完壁高堞自是寇至不爲害慶元
初溪流湍暴城存纔二三尺知縣葉範累石爲堤百
餘丈城賴以全後二年水決東渡城壞提舉常平李
大性給千緡增築明年秋大水又壞知縣周悅增築

一百二十餘丈　國初信國公毀嵊城移磚石築臨山衛城由是城半圮僅存四門弘治中知縣臧鳳以承平久城雖可緩然水害急不可無堤於是計築堤之費請於藩臬借府帑羨餘及徵於民以足之高三仞廣如之袤二百四十五丈邑人稱爲臧堤十一年適水勢汎濫堤之潰者又數百尺知縣徐恂築護堤自是民賴以全嘉靖時倭患作三十四年知縣吳三畏乃力請築縣城高二丈有奇厚一丈有奇周圍共一千三百丈有奇爲門四東拱明南應台西來白北望越門上各有樓有月城東有陡門上扁曰溪山襟

帶亭城上北有四山閣當學前有起鳳亭東門有騰蛟亭敵臺四火鋪二十四　郎中王鐵碑　世宗皇帝御極之二十有九載海氛爲孽倭奴忽颷至蛾射搆禍於浙東黃巖葛室爲燼甲寅歲再陷天台海上羽檄無已嵊知縣吳侯喟然嘆曰是可坐受無城之困乎歲已卯迺請其事於諸上官相基度費然帑無羨鍰民又艱於土壽侯於是稽版籍丁口田地凡五十餘丁築城一丈計爲丈者九百有奇因舊爲址繞山帶溪侯日日周省城功自忘饑疲工始秋九月凡四閱月告竣東西南北四門次年請布政司五百金成之東陡門北四山閣則取諸罰鍰濟成之方築城而半倭奴自台突入嵊黃泥橋夜遣諜來五里鋪覘視望城上烽燧呈堆乎譟之捺勦用遂全山出浦口宵遁迨城工未畢止二板倭過又自台流嵊使日夜督民兵分城哨守倭奴用足遲進大城工雖未完而有險可據侯故得以卹力警守御保完僚計生靈籍使侯不早計而亟圖是役則兩浙寇至特嵊能免於黃巖天台之難否也門別篤云吳侯經始鳩工鑵故址得一甎識云漢乙卯歲刻長吳某記大吳侯築城千五百載之後而與前令姚同其築之歲又同噫嘻亦奇矣

新昌城嘉泰志新昌舊有土城高二丈厚一丈二尺周十里久廢無考惟迎恩鎮東候僊共仁四門名存而已竊疑東堤舊址首起龍山尾接北鎮其蹟略如城制意舊志所云或指此耳宋知縣林安宅趙時佺嘗相繼築東堤以捍水患嗣而洪水爲災堤屢齧漂民居守土者各以時修築弘治十八年知縣姚隆始築洞門於祥溪廟右嘉靖中倭夷爲亂三十一年知縣萬鵬始議築城其城制長一千三百七十四丈有奇高一丈七尺濶二丈四尺周圍凡六里城門四東

應台西通會南仰山北濟川城上爲女墻爲窩鋪門上爲譙樓門外爲子城內外馬路各一丈有奇自東抵北自北抵西皆引溪爲池而西南則面山　尚書呂光洵碑　新昌蓋剡之東境梁開平間析其十三鄉爲縣以其剡建也因名新云縣舊有城記稱周十里高十尺厚十有二尺元末城廢逮我　朝史新令甲而議不及城　聖德丕冒守在四夷况疆域之內耶縣所治地東瀕海西帶剡江內有崇岡峭壁絕壑叢林之險而魚鹽負販之徒相競逐競而不遂即呼囂摽暴此其故俗也頃者剡盜起海隅入剽台寧台寧不能禦鋒刃披于新昌新昌之民盡裹室其縣走山谷即官師亦離次而匿矣於是武進萬侯鵬銜　命在道聞警亟馳抵縣乃召其父老揣循之其父老率子弟伏庭下曰惟侯令侯乃簡其壯銳授以利器日校於演武之亭聲聞遠近盜驚懾不敢近乃召耆老黎庶而告之曰新昌故嚴邑也即諸所窺前日僥倖脫虎口耶可恃以久遠耶吾爲備計必依險而城城固乃可

守父老曰唯侯令侯以父老之言告于冢吏部尚書石橋潘公条議三泉俞公又以告洵亦曰唯侯令侯乃具狀白于巡撫梅林胡公延按王泉趙公胡公持其議未下諮于巡公趙公曰新目頻海盜時至無城是棄民也宜亟下其議議下侯乃大集士庶度地相基計工量費取石於南山購材於四境諏日以孜工工始自東門從南山之麓而西跨洞而北又迴溪而東計周一千三百七十四丈九尺高一丈八尺厚一丈七尺表裡俱石而實以土礫盖極其堅緻云城東故有捍水石堤城階于堤堤愈堅城愈壯既銷外侮又禦横流若者安堵過者竦覩觀者莘心真千百載不磨之偉績也迨今十有餘年而吾民頌功之碑尚未有祠竹山田公乃授簡于洵洵寡昧未能敷張盛美竊有愧焉

衛城臨山衛城洪武二十年二月信國公湯和經畫浙東以餘姚東北控大海瀝島夷或竊發上虞非要衛也乃奏徙上虞故嵩城於餘姚西北五十里廟山之上並海而城之是爲臨山衛城初用土石半其秋指揮同知武瑛督築乃盡用石爲方五里三十步高一丈八尺永樂十六年增五尺址厚四丈五尺面半之陸門四水門一城樓大五小三敵樓十四月城三池深一丈五尺廣五丈五尺吊橋四窩鋪三十八女墻九百九十兵馬司廳七瞭望臺一墩臺九

觀海衛城亦湯將軍築在餘姚縣東北八十里慈谿縣之境爲方三里三十步高二丈四尺厚二丈八尺城門四水門二城樓大小各四角樓四敵樓二十五月城四池深八尺廣六丈八尺吊橋四窩鋪三十七女墻一千一百七十八兵馬司廳四墩臺六

所城皆洪武二十年湯國公築

三江所城在府城北三十里山陰浮山之陽戕山背海爲方三里二十步高一丈八尺厚如之水門一陸門四北則堵馬城樓四敵樓三月城三引河爲池可通舟椇兵馬司廳四窩鋪二十女墻六百五十八墩臺十

瀝海所城在府城東北七十里會稽三十三都之蒔家瀝爲方三里三十步高二丈二尺厚一丈八尺城門城樓角樓敵樓月城各四池深一丈五尺廣五丈五尺兵馬司廳四窩鋪十六女墻六百十一墩臺四

三山所城在餘姚縣東北四十里梅川一都之滸山爲方三里一百二十八步高一丈六尺永樂十六年增六尺址厚四丈五尺面二丈二尺陸門四水門一城樓月樓敵樓各四月城四池深一丈三丈廣三丈八尺吊橋四兵馬司廳二更樓一窩鋪六女墻六百二十五墩臺七

龍山所城在餘姚縣東北一百二十里定海縣之境爲方四里二百七十步陸門三水門一城樓角樓各四月樓三敵樓十七池深一丈二尺廣三丈五尺窩

鋪九吊橋四兵馬司廳三女墻四百六十墩臺五
巡司城亦湯所築
三江巡檢司城在府城北四十里山陰浮山之北麓小江經其前大海浸其東與三江所城南北相峙爲東海之門城惟一門西出而舊無女墻嘉靖二年有倭寇始增治之爲方一里二十步高八丈厚一丈八尺城樓一窩鋪四女墻三百六十六
白洋巡檢司城在府城西北五十里大海之上亦山陰境有白洋之山緣山而城之爲方一百一十丈高一丈一尺厚一丈城門一譙樓一窩鋪四女墻一百

七十六
黄家堰巡檢司城在府城東北八十里會稽上虞之界曰纂風鎮爲方一百四十丈高一丈三尺厚二丈五尺南北環以月城城樓一窩鋪四女墻一百十城下有池深一丈二尺廣四丈五尺舊在府城東北六十里黄家堰洪武二十年徙瀝海所西爲海潮所齧弘治間徙今所故址尚存
三山巡檢司城舊在餘姚之金家山洪武二十年徙之上林一都之破山西南去縣六十里爲方三百五十丈有奇高一丈五尺厚二丈城門一城樓一窩鋪四女墻一百二十
廟山巡檢司城舊在餘姚之廟山洪武二十年徙之上虞縣第五都之中堰東南去餘姚縣六十里爲方一百四十丈高二丈五尺厚二丈二尺城門一城樓一更樓一穴城二窩鋪四女墻一百十
眉山巡檢司城舊在餘姚之眉山洪武二十年徙之孝義二都之湖海頭東南去縣四十里爲方一百八十四丈高一丈八尺厚二丈城門城樓更樓望海樓各二窩鋪四女墻一百二十
古城 吳越春秋越王謂范蠡曰寡人欲築城立郭委

屬於相國於是范蠡乃觀天文擬法於紫宮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二步一圓三方西北立爲飛翼之樓以象天門東南伏漏石竇以象地戶陵門四達以象八風外郭築城而缺西北示服事吳也不敢壅塞內以取吳故缺西北而吳不知也北向稱臣委命吳國左右易處明臣屬也城既成而怪山自生范蠡曰臣之築城其應天矣崑崙之象存焉越王曰昆崙之山乃地之柱吾之國也偏乘東南之維何能比隆蠡曰臣乃承天門制城合氣於后土嶽象已設昆崙故出於是起游臺東武之上東南爲司馬門立層樓冠其

山巔以為靈臺水經注又作三層樓以望雲物越絕書何踐小城山陰城也周二里二百二十三步陸門四水門一今倉庫是其宮臺處也周六百二十步柱長三丈五尺三寸霤高丈六尺宮有百戶高丈二尺五寸舊經子城周十里東面高二丈二尺厚四丈一尺南面高二丈五尺厚三丈九尺西北二面皆因重山以為城不為壕塹嘉祐中刁約守越奏修子城記云城成高二十尺壯因卧龍山環屬于南西抵于堙尾凡長九千八百尺城之門有五熙寧中沈立為越州圖序云楊素築子城十里則子城名始於隋歷唐至宋雖少有改作然規模大畧不遠嘉泰志子城陸門四曰鎮東軍門曰秦望門曰常喜子城門曰酒務橋門水門一即酒務橋北水門是也其常喜門與郡城會山陰新志云以今地考之在西南西北二隅之內

山陰越王城在府城西南四十七里舊經越王墓在古城今城雖不可考然地名猶曰古城也

陽城越絕書范蠡城也西至水路水門一陸門二地名陽城里

北陽里城越絕書大夫種城也取土西山以濟之徑百九十四步或為南安

北郭外路南溪北城越絕書句踐築鼓鍾宮也去縣七里其邑為龔錢凡越絕書所稱縣皆山陰縣也

苦竹城越絕書句踐伐吳還封范蠡子也其僻居徑六十步因為民治田塘長千五百三十三步其冢名土山范蠡苦勤功篤故封其子於是去縣十八里唐劉長卿贈別苦竹館詩匹馬風塵色千峯旦暮時遙看落日盡獨向遠山遲故驛花臨道荒村竹映籬誰憐郡斷首步步戀南枝

石城在府城北三十里地名石城里吳越略史乾寧二年錢王鏐討董昌攻石城即其地也

會稽東郭外南小城越絕書云句踐冰室

會稽山上城越絕書句踐與吳戰大敗棲其中及以下為牧魚池其利不租舊經越王城在縣東南一十里句踐為夫差所敗以甲楯五千保於此城也十道志云城天門也天門當開開必致虎嘗觀吳之勝越越雖大敗猶以甲楯五千保險拒之故得不亡此與漢伐宛無異宛以得存者亦以中城不下故也豈獨以納賂請盟而得存哉及吳之亡也乃束手請以越之事吳者事越豈可得哉夫差非能存亡國句踐亦非忍於滅吳各因其勢而已故表出之為後世守國

者之戒

會稽山北城越絕書子胥浮兵以守城是也舊經吳

王城在會稽縣東一十里夫差圍句踐於會稽山伍員築此城以屯兵

候城越始候無餘所都城也舊經云在府城東五十八里

土城在五雲門外東北二里吳越春秋越王得西施鄭旦教以容步習於土城今有土城山

蕭山越王城在縣西九里夏侯曾先地志云吳王伐越次查浦越立城以守查吳作城於浦東以守越今

城山是其地也

浙江南路西城越絕書云范蠡敦兵城也其陵固可守謂之固陵

西陵城在西興鎮蓋吳越武肅王屯兵之所今城基在明化寺之南居民猶有得其斷磚遺甓者

錢清城元末張士誠守將呂珍所築圍跨江南北東西兩頭作木柵爲浮城於江面下通舟楫今廢

餘姚虞家城在梅川鄉元宋玄禧記余僻難梅川時俯處士達道嘗謂余曰鄉有虞家城者父老相傳爲虞世南宅基吾壯歲猶見其遺址高一丈許厚三尺餘吾祖母出其地余因與其從子恰彥過其處則其址之存者厚如處士往歲所見高四四尺餘耳周圍度之爲丈百有五十旁近居者多虞氏按輿地志及孔曄記漢日南太守虞國宅在餘姚龜山南郡志謂治之東北三十里有龜山今所謂虞家城正在其南二里許國宅此無疑謂其宅在治西一里靈緒山南蓋郡志誤也郡志旣誤而此相傳爲世南宅基者意世南亦居是地鄉人自其盛者傳之爾今年冬余得觀虞氏宗譜於梅川按日南若干傳至唐永興公世南永興生工部侍郎昶昶生廣陵別駕闓按陳書虞荔有從父諱闓荔生世南虞譜云永興生昶昶生闓則三四世間便犯家諱此必世譜之誤又聞梅川人嘗得虞氏田園記石刻於城旁川水中石斷裂不全其文有所謂桃源鄉應嶼仲瑞仲璵等舊管水田二十二頃十七畝三角者可讀今余得見其斷石而所記田園數石刻尚多在水中不可得見而仲瑞仲璵名見宗譜於永興爲十七世孫以此考之虞家城非止爲日南宅其子孫富貴世居是地甚久遠者蓋有微矣嗚呼餘姚舜支庶所封虞氏大聖人之後自日南有惠政及其孫翻等皆爲餘姚聞人逮永興益顯下此世濟其美者至近代尚熾大聖人之澤過百年而不絕若此今則微矣余所觀虞氏宗譜可考者至天與之世而止天與况

不顯於今虞氏又未知爲誰祖惜哉餘姚新志云按鄞道元水經注云虞翻嘗登緒山望四郡戒子孫曰可留江北居後世祿位當過於我聲名不及爾然相繼代興居江南必不昌諸虞氏由此悉居江北又云山南有百官倉即虞國舊宅據此則緒山別稱龜山而郡志沿之殊不爲誤且虞氏奕世貴盛多開第宅據翻之言固有居江南北者又不特專此城以居也顧其城厚完非永興輩其力或不能辦此

上虞髙城在縣西北六十里其城斷横亘數里乃古壘也嘉泰志云孫恩攻上虞袁山松築扈瀆壘髙城名始此按晉書袁山松此乃以髙城爲袁遺迹疑有誤

後郭在縣西北四十二里縣治舊在百官此北門之外也

嵊故剡城嘉泰志云在今縣西十五里縣志又引舊

經云西四十五里孔曄記刻治在江東歷年多皆不
可考

衢路舊子城由秦望門而入直北曰蓮花橋又北走即府治所也秦望門街之東曰錐節營曰五通廟曰酒務坊曰夏麥倉曰都酒務街之西曰第七營曰第四營曰車水橋巷曰提舉司幹辦公事廳循城而西曰念三營繇酒務橋而東經豐宜館三聖廟之前東走酒務橋門繇車水橋巷而西過橋之南有大池曰龍噴池池正方可三十畝池北曰僉判廳池西曰社壇自此西走踰大郎橋會于常喜門蓮花橋北街之

東曰司理院西曰卧龍坊而西數百步西南走威果營又數百步抵城隍廟路及西園南趨清冷橋出常喜門府治之南左曰提刑司幹辦公事廳曰作院右曰通判南廳繇府治而右手詔亭下少西曰府院曰下馬院繇府治而左頒春亭下東走即鎮東軍門街之北曰僉廳少東曰通判北廳街南曰通判東廳

寳慶續志云越爲會府衢道久不修治遇雨泥淖幾於沒膝嘉定十七年守汪綱至乃計工伐石在在繕砌浚治其湮塞整齊其欹崎除閧陌之穢汙復河渠之便利道塗堤岸以至橋梁靡不加葺經畫有條役且無擾始于府橋至軒亭及南北兩市由府前至鎮東軍門賢良坊至府橋水澄坊至鯉魚橋沿河夾岸迤邐增築暨大小路迎恩門內外至鴻橋牽漊坦夷如砥井里嘉歎實爲悠久惠利云

今府城內衢路由府署南下爲蓮花橋又南爲紫金街爲拜王橋自蓮花橋過西爲山陰縣又西南爲府城隍廟爲稽山書院又轉而西稍北爲王公池南爲常禧門由府署西爲太清道院爲山陰城隍廟皆傍卧龍山由拜王橋西爲水偏門轉東南爲鮑郎山後爲教場由鎮東閣東過府橋爲橫街轉而北爲軒亭

又北爲大善寺江橋南爲清道橋又南下爲蕙蘭橋大雲橋南至南堰門由蕙蘭橋轉而北爲布政分司紹興衛由大雲橋西爲塔山前爲山陰學由軒亭東爲會稽縣爲會稽城隍廟又東爲縣東門轉而南至坊口大街南爲貫珠樓會稽學東爲新街口長春觀過東雙橋東至五雲門由貫珠樓南下爲掠斜溪金十橋由新街口折而北爲小寳祐橋頭陀菴大寳祐橋由會稽縣東南爲長簷街又南爲杏花寺街爲南街南爲府學又東南爲羅坟坂官齊橋南至稽山門由南街過覆盆橋爲禹跡寺東至東郭門會稽縣後

為新橋東為長橋廣寧橋龍王堂東至都泗門由府
橋折而南為鹽運分司酒務橋由鎮東閣折而北為
佑聖觀東為火珠山火珠巷按察分司戢山北為
倉橋東為水澄巷西為如坻倉為察院轉而西繞卧
龍山後為鯉魚橋西小路又北為北小路中為大路
西至西郭門鯉魚橋西為蔡濟院由江橋折而東為
斜橋過蕺山北為昌安門轉東南為白馬山彭山東
大池
越絕書山陰古故陸道出東郭隨直瀆陽春亭山陰
故水道出東郭從郡陽春亭去縣五十里

廣平路華氏考古云在稽山門外一十里廣平程公
師孟元豐初為守民服其政日有餘裕放浪於山水
間泛鏡湖款禹祠探藏書訪爪井攬宛委之秀挹若
耶之勝往來必遊稽山之蹊山中之民相率而治之
芟繁夷險使肩輿安行飛蓋無阻師孟字公闢時為
夕郎路以公名
沙路寶慶志云在西興沙上直抵江岸長一千一百
四十丈嘉定十七年冬守汪綱築用錢三千萬米千
斛椿篠五萬有奇踰月而工成修潤平廣行人利焉
次年三月寧宗靈駕發引遂由此捧舉徑達於河以

避江間沙漲之阻
今紹興府城之西北出西郭水門由運河西至于錢
清鎮又西北至于蕭山之西興鎮渡錢塘江凡一百
二十里達于杭州又由錢清之水路西南至于臨浦
達于錢塘凡一百里西通婺處諸郡東北至于區拖
閘達于三江口凡七十里至于海西出常禧門由水
路西至于婁公埠登岸由陸路西南至于諸暨縣又
西南出諸暨江至于安華橋又西南由山路達于金
華之浦江凡二百七十里西南通金衢諸郡又由諸
暨江北至于臨浦又北至于蕭山達于錢塘凡一百

六十里南出南堰門由水路南至于秦望諸山之中
東南出稽山門由若耶溪東南至于禹陵又東南至
于上竈又至于平水達于新嵊諸山之中東出都泗
門由運河南過五雲門又東至于繞門山又東至于
東關之曹娥江渡江由運河又東南至于上虞過縣
之東又東至于大江口壩入于餘姚江又東至于餘
姚過江橋又東達于寧波之慈谿凡二百七十五里
東過寧波入于東海又由東關南至于蒿壩由剡溪
而上南至于嵊縣過縣又東南由陸路至于新昌由
新昌東南山路達于台州之天台凡三百七十里南

通台州入黃岩過鴈蕩至于溫處東北出昌安門由水路北至于玉山斗門達于三江海口凡三十里過海北通于嘉松諸郡又三江之西由湯灣塘路西至于蕭之龕山其三江之東南由王家大之埧路東至于偁山又東南至于曹娥埧過埧渡江東由百官達上虞至餘姚之廟山臨山衛又東北至觀海衛入慈谿又東至龍山所入定海凡三百里又由東關過上虞至黃竹嶺由山路東南入四明山接奉化慈谿凡二百三十里

北至里子寨

知縣衙

吏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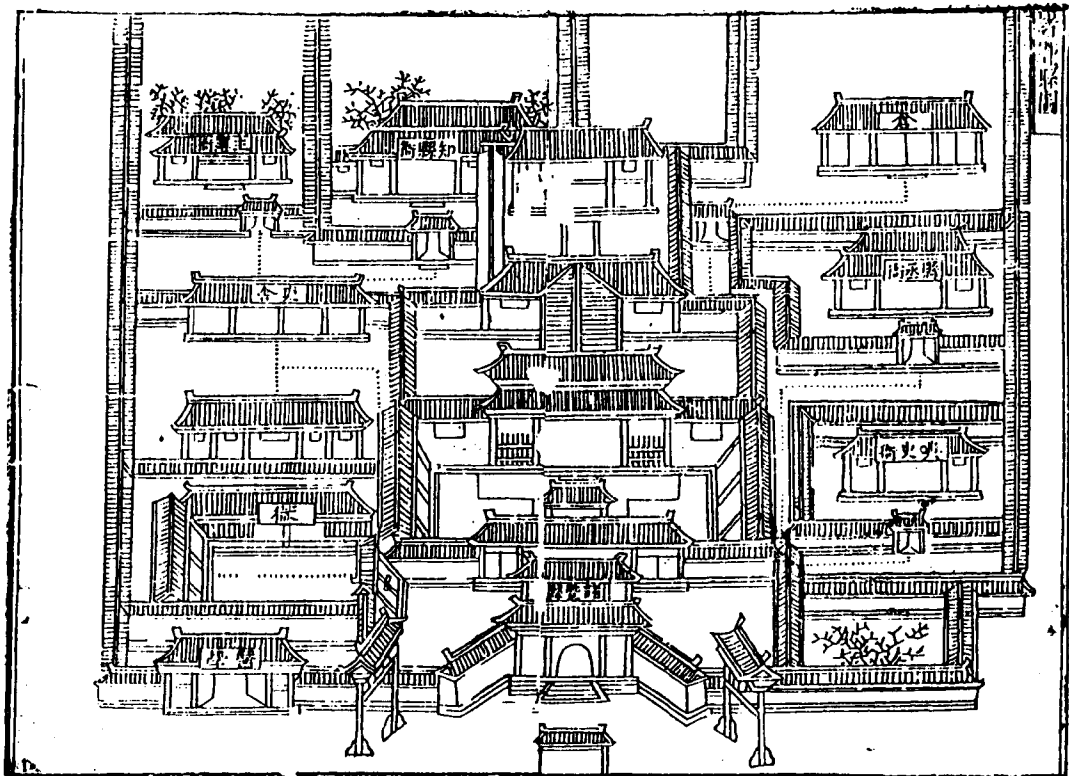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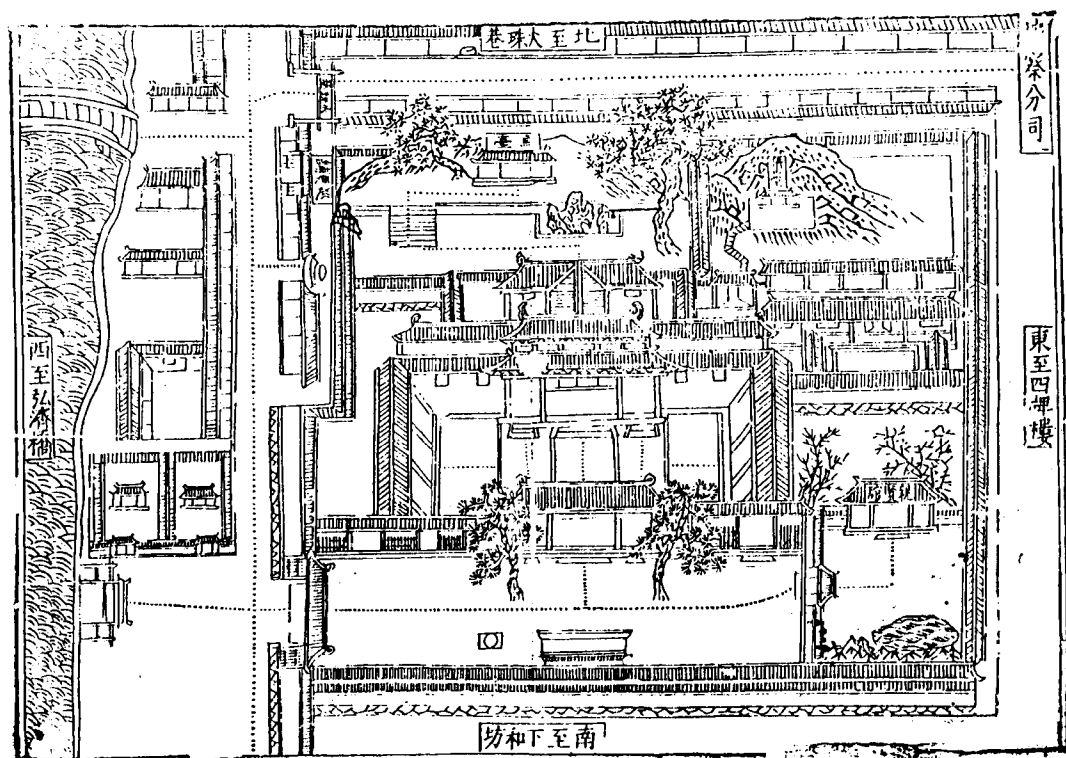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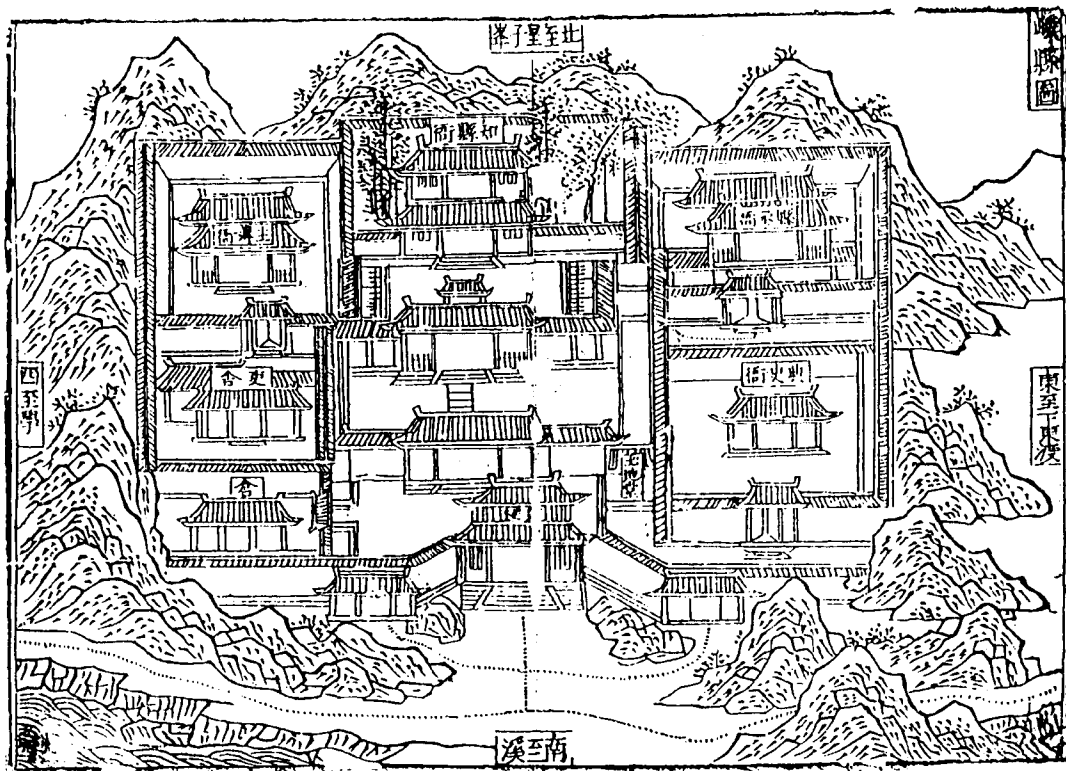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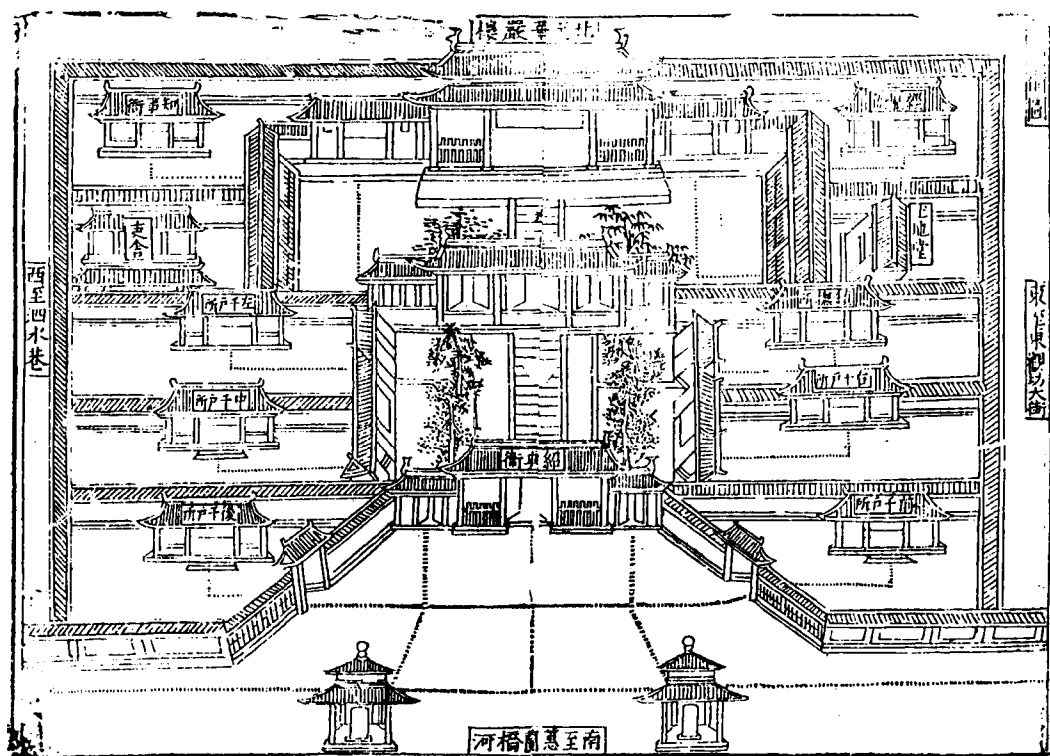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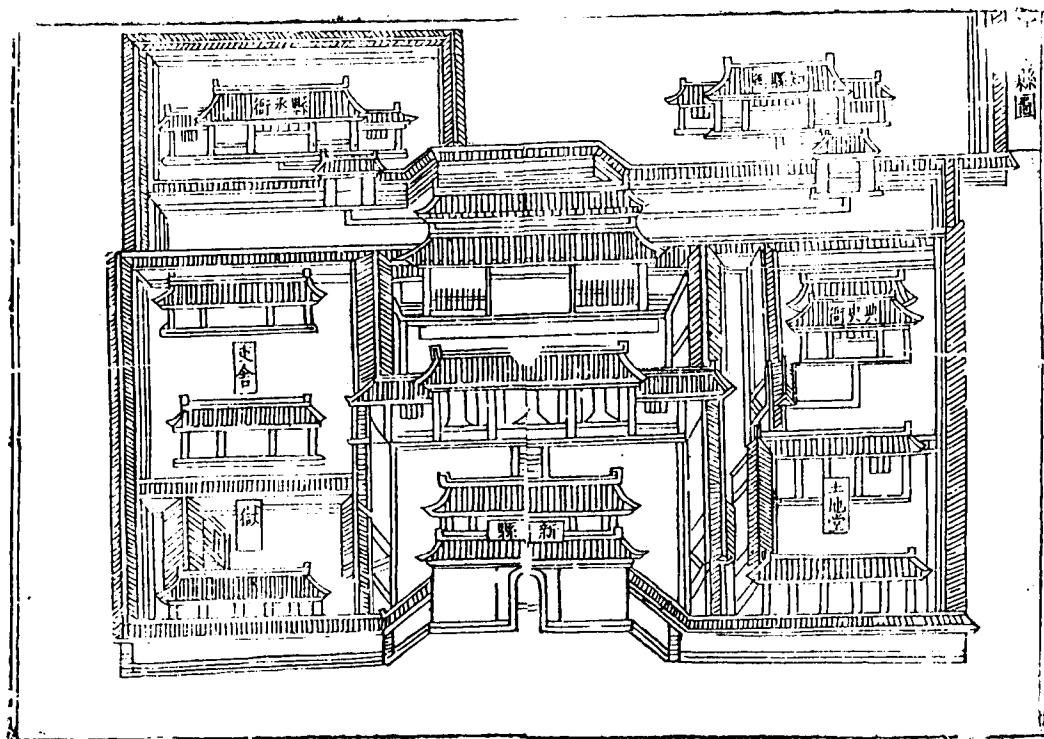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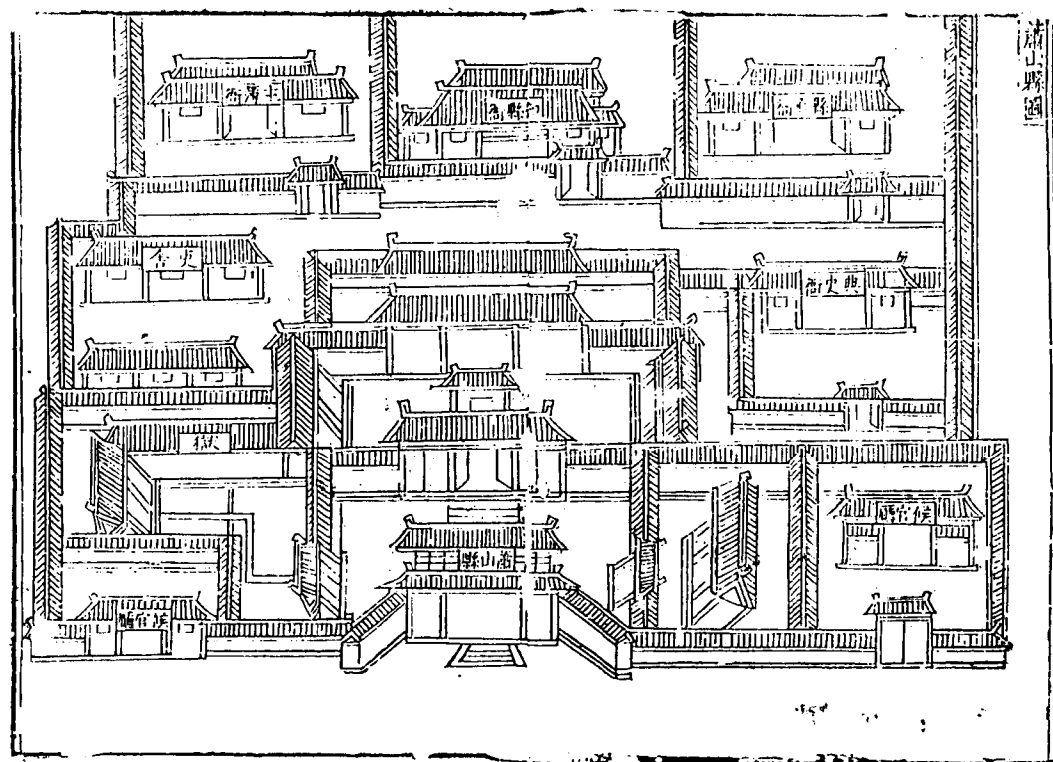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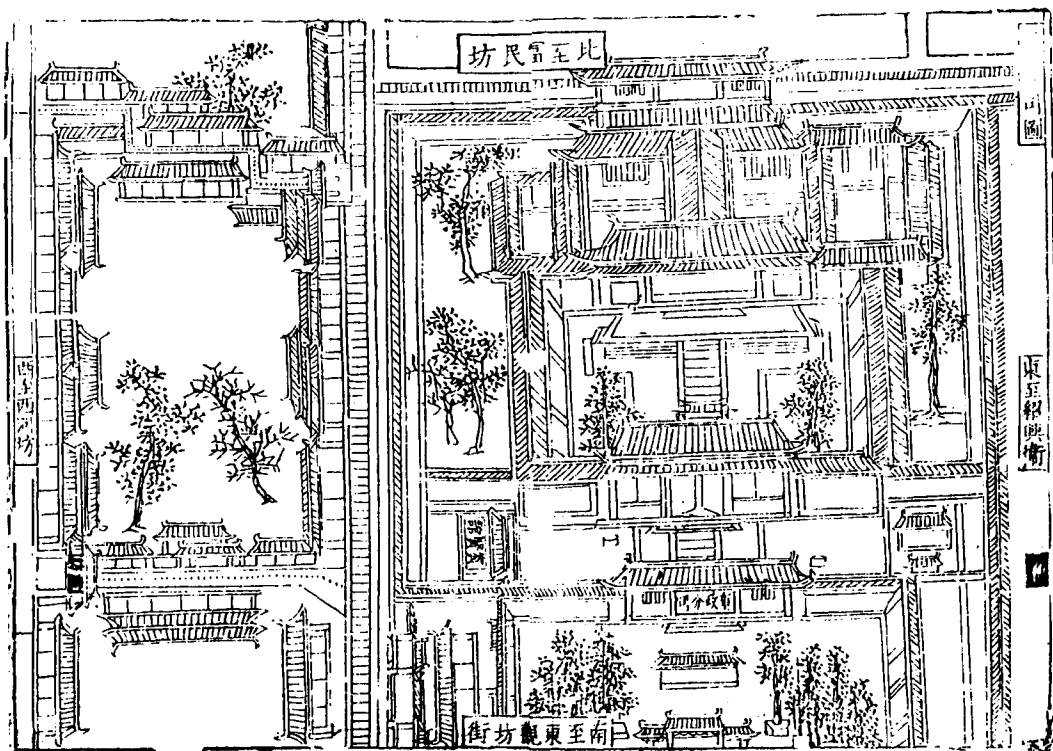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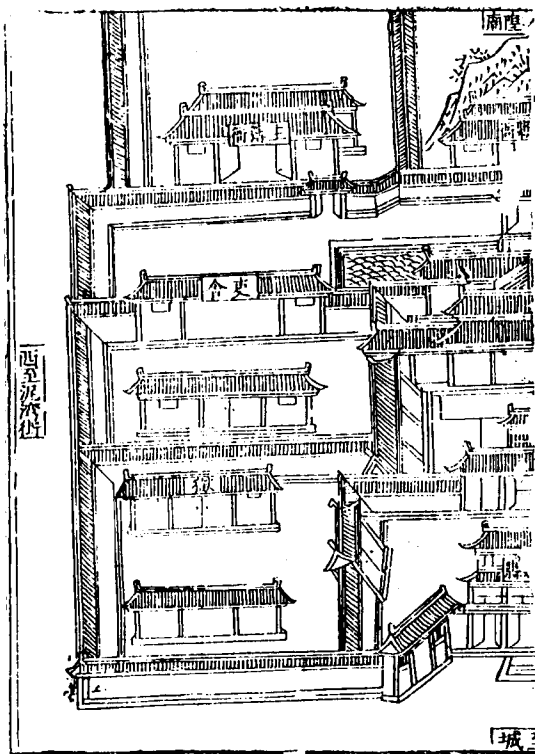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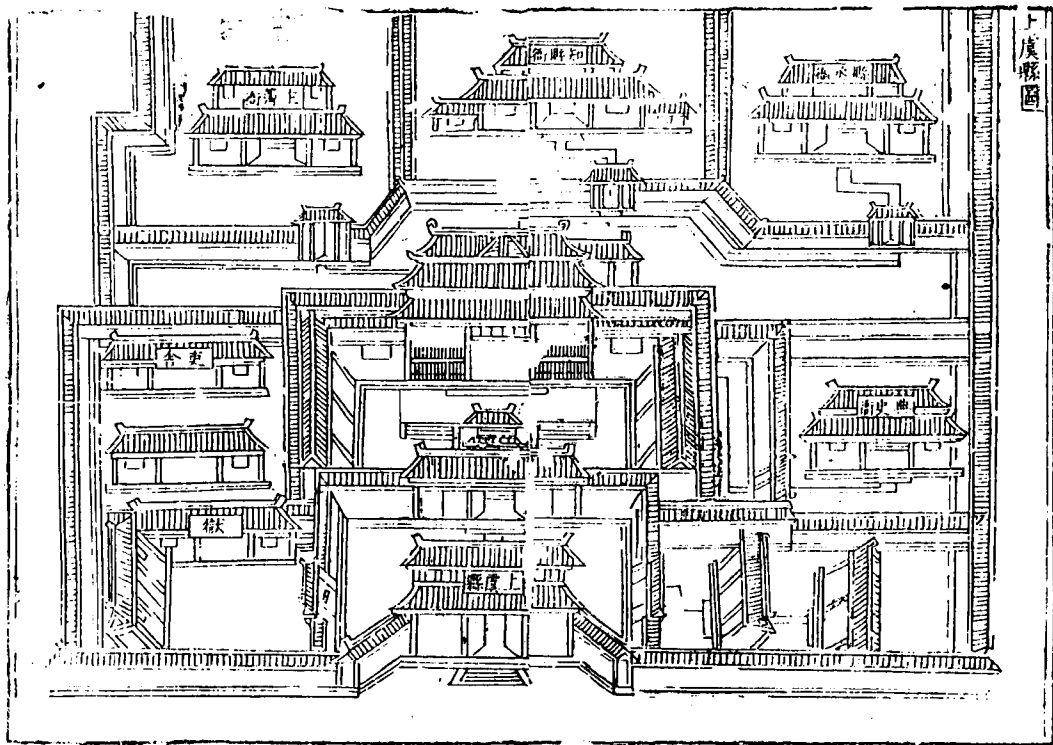
南至溪

縣丞衙
知縣衙
吏舍
獄
新縣
典史衙
土地堂
縣圖

北至華嚴樓
吏舍
土地堂
左千戶所
中千戶所
後千戶所
右千戶所
前千戶所
西至泗水巷
南至惠蘭橋河

原缺前半葉

署廨志

府　縣　行署　衛　所　雜署　廢署

府在唐時為州宅後枕卧龍面直秦望元稹云居山之陽凡臺榭之勝皆因高為之以極登覽常以詩誇於白居易在當時勝槩可想見也乾寧中董昌叛即廳堂為宮殿昭宗命錢鏐討平之以鏐為節度鏐惡昌之僞跡撤而新之故元李諸公吟賞處皆不存然是時堂合亭臺因自瓌瑋宋初諸公亦富有歌詠至建炎以後又復頹毀則張遺登臨處亦俱湮沒嘉定十

五年守汪綱鳩工大新之嘉泰志及續志紀述稍備今節錄之存舊跡焉

唐元稹詩　州城迴遶拂雲堆鏡水稽山滿眼來四面常時對屏障一家終日在樓臺星河似向簷前落鼓角驚從地底迴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小蓬萊　又　郡樓大鎮重誇詩仙都難畫亦難書暫合登臨不合居迸郭煙嵐新雨後滿山樓閣上燈初人聲曉動千門闢湖色宵涵萬象虛為問西川羅刹岸濤頭衝突近何如

白居易答詩　賀上人四得報書大誇州宅似仙居厭看馮翊風沙久喜見蘭亭煙景初日出旌旗生氣色月明樓閣在空虛知君暗數江南郡除卻餘杭盡不如　蓋樂天時守杭州也

宋張伯玉詩　萬疊新山螺水濱未門黃戟開松蔭登臨不踏紅塵路疏簾長居紫府今青靜欲驂風外駕夜寒疑是月中人身我處自首方快絃猶得蓬萊作主人

宋府署據卧龍山之東麓是為鎮東軍節度即子城之東以為東門榜曰鎮東軍　吳說書　郎中王泰政紹立樂

樹人河即蠡嘐河也橋曰府橋橋之北曰惠風亭在惠風亭北曰東亭古以為餞客之地

唐宋之問夜飲東亭詩　春水鳴大壑皓月吐層岑聲畢景色佳慰我遠遊心暗芳在幽徑驚棲多衆音高興南山曲長謠橫素琴

史魏公沿改築更名蓬萊館然邦人猶謂之府東亭山軍門而西百二十三步折而北曰譙門榜曰賜大都督紹興府　亦吳郎中說書紹興二年翟公巽始製額篆銘其上　直譙門曰儀門　或云其下即謝夷吾墓夷吾知時將亂戒子孫懸棺葬焉　直儀門曰設廳　紹興元年九月高宗駐蹕以州治為行宮會當郊祀之歲行明堂大禮即以設廳為明堂　設廳之後曰蓬萊閣錢王鏐所建舊記云蓬萊山正偶會稽又元稹詩亦云小蓬萊也　宋章粢作蓬萊閣詩序云不知誰氏創始按閣乃吳

越錢鏐所建粢偶不知爾淳熙元年其八世孫端禮重修乃特揭於梁間云定亂安國功臣鎮東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師侍中兼中書令食邑一萬戶實封六百戶越王鏐建自元祐戊辰章粢修之又八十七年錢端禮重修又四十八年汪綱復修綱自記月於杜云蓬萊閣登臨之勝甲於天下自昔以來不知其幾興毀修矣逾年其壞尤甚而修之於嘉定十五年歲次壬午十一月巳巳朔十五日巳未者皆守新安汪綱仲舉也

錢公輔詩　蓬萊諸居香案吏此語昔自微之始後人慷慨慕前修高閣維名從此起

趙抃詩　蓬閣下臨千嶂起軾扉前對五雲開誇詩舊為微之宅門氣今同老氏臺月扉蕭夜疑仙子降風語春苔故人來近綠冗劇懷清暇夢裡東遊刊幾四陷[illegible]詩書報蓬萊高閣成越山增翠越波明夕上天地靜人在月中金翠橫游女弄芳珠作賦仙人度幽下為笙會須長得浮丘伯醉聽銀河秋浪聲潛來閣歸詩蓬萊閣上醉歸時猶索芳樽共步臨時品叹來留翠珮傍人為咲紫花枝腰間半[illegible]黃金中[illegible]上行欲自接飄拍手向他賓從道使君木[illegible]月洗卧[illegible]三山對峙海中天秦觀詩四面林

舍廳唐大曆中帥皇甫溫建唐崔元翰判曹食堂記越號中府連帥監六
郡督諸軍設官之制食劇曹皆二人紀綱之職亦分爲兩食堂之制陋而不稱太子少師皇甫公來臨是
邦始更而廣之後二歲御史大夫崔公又爲之備食器增食物云　儀門之外兩廊爲
吏舍儀門之西南鄉爲安撫僉廳唐天復中建唐吳融記東軍監軍使院記元帥彭城王平難帝命無鎮之上將軍汝南周公監護之乃命軍吏揆日經始累月土
畢且門引修顯敞豊博東廂西序岑宛深邃越城之中稱爲一絕　又列署四爲設廚
爲省馬院爲甲仗庫爲公使錢庫公使錢庫之西北
爲公使酒庫廳之兩廊爲複屋曰走馬閣東廊爲使
院之便門西廊曰架閣庫西廊之西曰軍資庫北曰
清白堂康定中范文正公仲淹建范公記複廢井泉清而色白因命其

堂庶幾居斯堂而無忝其名　後廢不存嘉定十五年汪守綱命訪
其所曰都廳即其處也乃別創都廳重加整葺而復
范之舊扁清白堂之西曰賢牧堂清白堂側舊有清白亭以記考之當肅
是亭故址舊祠范文正公乾道四年史忠定始以趙清獻公並祀八年方侍郎滋又增朱忠靖公勝非燕
忠簡公鼎張文靖公守翟忠惠公汝文嘉定十四年守吳格又以忠定公合祀凡七人表爲作記　賢
牧堂之西北曰極覽亭淳熙七年李參政彥穎建極
覽亭西南曰白凉館白凉館西南曰城隍廟由蓬萊
閣而北少西經井儀堂故址宋錢伯通記堂在蓬萊閣之上望海亭之下西
後其左西園其右成於嘉定六年主人刁公景純也　登卧龍山絕頂曰望海亭
不知何人建元稹李紳嘗賦詩則唐時已有之矣元稹詩

城咸平古蘗大文種樓八作在茂首颯　昔范蠡作飛翼樓以壓彊吳此
亭即其址也祥符中州將高紳植五桂於亭前易名
五桂歲久亭廢桂亦不存嘉祐中刁約增拓舊址亦
建復名望海自作記　嘉定中汪綱復建爲樓唐元稹詩年老無流
輦行希足得蕭熟時倚水近高處見山多衣袖長堪舞喉嚨轉豹散不辭任復醉人世有風波張繼詩江
城昨夜雪如花郢客登樓望霽華夏禹壇前仍聚玉西施山上更飛沙蘇蘿向晚寒風度啣暝殘晴落景
料數處微明銷不盡湖山清映越人家　沈立越州圖序蓬萊閣望海亭
東齋西園皆燕樂之最者由蓬萊閣而西曰崇善王
廟即龍山神祠也梁貞明三年錢鏐建直使宅之北
曰望仙亭紹熙七年趙侍郎不流建南依蠍石北望

梅山及海際諸山仙者謂梅福也東北曰觀風堂紹
興中曹泳建王十朋詩薄俗澆風有萬端欽將眼力見應難但令心境無塵垢端坐斯堂便可觀
由觀風而北少東曰觀德亭王尚書希呂建用以
習射始曰堵如王給事信書今額改焉或云即越王
臺故址由觀德亭而西歷桃蹊梅塢出使宅之北南
走城隍廟下爲西園便門
東齋舊經云漢王朗爲會稽郡守子肅隨在郡於東
齋注易沈立越州圖序亦有東齋
瀟桂樓唐李紳詩序云架樓州城西南臨眺於外盡
見湖山別開外扉通杜鵑樓不啓重扃清夜開宴詩

泐水遥青望下　樂陽亦月樓

杜鵑樓樓前植杜鵑花

望雲樓舊經云即勾踐遊臺也

披雲樓宋彭汝礪元和文物盛群賢曾借蓬萊住列仙書入蔽能山外寺鑑擬臺湖鏡中天

海榴亭唐李紳詩海榴花早開繁蕊光照晴霞破碧煙

新樓唐白居易和微之新樓北園偶集從孫公度周巡官韓秀才盧秀才范處士小飲鄭侍御判官周劉二從事皆先歸詩聞君新樓宴下對北園花主人既賢豪賓客皆才華初筵日未高中飲景已斜天地為幕席富貴如泥沙嵇劉陶阮徒不足置齒牙臥甕鄙畢卓落帽嗤孟嘉芳草供枕藉亂鶯助諠譁醉鄉得道路狂海無津涯一歲春又盡百年期不賖同醉君莫辭獨醒古所嗟銷愁若沃雪破悶如割瓜稱觴起為壽此樂無以加歌聲凝貫珠舞袖飄亂麻相公謂四座今日非自誇有奴善吹笙有妓彈琵琶十指纖若笋雙鬟黳如鴉履舄起交雜杯盤散紛拏歸去勿擁遏倒載逃難遮明日宴東武後日遊若耶豈獨相公樂謳歌千萬家

京堂范文正清白堂記云蓬萊閣之西有京堂

逍遥堂宋張伯玉詩旌麾千騎長風月一堂深

五雲亭在卧龍東峰宋章岷建岷自為詩因龍東嶺冠雲霞亭而溪流對若耶

延桂閣在清思堂之側前有巖桂甚古宋守趙彦俊建王仲之摘杜甫詩買月延秋桂之句樓之下為寢處擬坐之所便房夾室悉備蓋守土所寓之地也

雲近在招山閣之右宅堂之廊廡也趙彦俊建取□□雲近蓬萊常五色之句

貴春在清思堂後汪綱建摘張伯玉詩燕寢長居府春之句

雲根在州宅後汪綱建摘張伯玉詩州宅近雲根之句

四面屏障在州宅後汪綱建摘元稹詩四面無時對屏障之句

步鰲亦在州宅後汪綱建摘沈紳詩雲隨步武鰲頭□□之句

□雲在子城下汪綱建摘元稹詩州城縈繞拂雲堆

之句

無塵在拂雲左汪綱建摘張伯玉詩疎竹閒花除了無塵土侵之句

鎮越堂在蓬萊閣之下汪綱建汪綱自記於州山蓬萊閣而下川級始遽麗事永平時皆有堂宇廢圯已久後來者乃山中縈蹊道以便往來而饗軍延見吏民之所遂為通行之路非獨失帥府之觀瞻其於陰陽家之說尤為妨忌郡寢不如昔氏亦多艱未必不由於此嘉定辛巳予自憲移帥明年首葺舊觀顧力未贍弗暇一明年秋公帑稍有銖積於是補苴罅漏葺其草茅築一堂於上以鎮越名之蓋東南之鎮其山曰會稽而鎮東又越之軍額也名實其核地高而爽堂奥而明泰望諸山皆欣然領會有効奇獻秀之勢又創行廊四開于兩翼聯屬蓬萊併與閣一新之山川制拱上吳合而斯堂之勝遂獨擅於越中矣工既畢功□謂歲月於此凡歲九月辛未新安汪綱書

月臺在鎮越堂之前汪綱建舊嘗有望月臺壞已久其址亦不知在何所惟王十朋詩傳焉綱葢寓舊名於此 王十朋詩 明珠遷吐卧龍頭漸覺清光萬里浮人望使君如望月更須如鏡莫如鈎

雲壑在卧龍之東汪綱建前有喬松甚古 汪綱自記 嘉定壬午五月郡守新安汪綱作雲壑於卧龍之東峯蓋百花亭之舊址也黄太史詩云老松閱世因雲壑圃青蒼江無萬牛而此堂之下蒼髯老幹雲霧深藏雪壓霜侵不改其操是宜其高卧閱世縱有萬牛焉能防哉

清曠軒在雲壑之側汪綱建 自記於柱 章家蓬萊閣詩序謂四時之景不同而所同者自然之清曠也此語當矣西園舊有亭名清曠亭廢不存復寓此名於斯軒噫何獨此名為寓而斯軒亦自寓焉耳

秋風亭在觀風之側其廢已久汪綱即舊址再建 自記於柱 秋風亭辛稼軒嘗賦詞膾炙人口今廢矣予即舊基面東為亭復創數椽於後以為賓客往來館寓之地當必有高人勝士如宋玉張翰者來遊其間游目騁懷幸為我留其毋遽也悲吟思歸之興云 辛棄疾漢宮春詞 亭上秋風去年嫋嫋曾到吾廬山河舉目雖異風景非殊功成者去覺團扇便與人疎吹不斷斜陽依舊茫茫禹跡都無千古茂陵猶在甚風流章句解擬相如只今木落江冷渺渺愁予故人書報莫因循忘却蓴鱸誰念我新涼燈火一編太史公書

多稼亭在望海亭下王補之嘗修焉因改今名後汪綱又修之

越王臺祥符圖經云在種山東北今臺乃在卧龍山之西非舊也嘉定十五年汪綱因小茅亭基址名近民者為之目極千里爲一郡登覽之勝曾耆年篆三大字刻于石別為亭羅之在臺之左又一在蕭山 李白詩 越王勾踐破吳歸義士還家盡錦衣宮女如花滿春殿只今惟有鷓鴣飛 曾鞏詩 傷心欲問前朝事惟見江流去不回日暮東風春草綠鷓鴣飛上越王臺 文天祥詩 登臨我向亂離來落落千年一越臺春事暗隨流水去潮聲空逐暮天迴烟橫古道人行少月墮荒村鬼哭哀莫作楚囚愁絕看舊家歌舞此衙存

府西園之新葢自蔣吏部堂初景祐三年冬堂實始來數月政成郡以無事乃斥淫祀毀金山神祠即其祠作正俗亭既又爲曲水閣鑿渠引湖水入曲折縈紆激爲湍流而閣踞其上有流觴亭 蔣堂詩 一派西園曲水聲水邊終日會冠纓幾多詩筆無停綴不是當年有罰觥 秦觀詩 倫引湖光一派飛沫鑷還卻似當時吳歌送酒隨流瀉越甌浮花轉曲屢山廟早因前守微永鑑原是故工遺年年禊飲今非昔不到蘭亭到此池

茂林亭並取永和蘭亭故事後六年而向集賢傳式來是時有綠波亭 向傳式詩 一沼開芳檻雙橋亘彩霓 不知何年作始見於傳式詩傳式又於城上起望湖樓 向傳式詩 城上興崇構林端聳半梯注六圖枕郡城予因建僕其上以望湖山也 時又有清曠亭齊唐者嘗云在城邊自是以後扁榜位置更易不常莫得盡考而西園如故也又飛蓋堂不詳其始 舊榜乃宣和書學博士徐兢書 堂後有池曰王公池池自錢氏時已有後稍堙皇祐中太守王逵因濬城壕復闢之遂以王公名池淤澄

涵皎若墜鏡自是爲奇觀矣衛肅記方錢氏使錢鏐後府什諱息鷹之樂求人不與其觀聖朝受圖且百年前治越者始新西園及公始命邦人無小大得恣樂其中故王公池非新也由王公名之也池北有亭曰涵月堂之前四亭對峙史魏公浩所建曰冬瑞春榮秋芳夏蔭直堂之南爲橋橋外有亭曰水竹循橋而西有數逕詰屈相通於叢竹亂石間得亭石如虬猴者二及其上所紀亭宇亦皆浩所建茂林鄉蘭亭里東流杯𡁗西右軍祠南脩竹塢北數祭門侓山鄉鵞池里東清真軒西崇峻巷南騁懷亭北曲水曲水之東欄楯相接若閣道者曰惠風閣由惠風歷清真西南登城亭曰列翠列翠以北

曰華星亦城上其他亭多無扁不具載蓋西園燕休則飛蓋最勝觴詠曲水最勝登覽之勝則列翠矣嘉定九年守吳格嘗葺之未幾亭宇多壞十六年汪綱復增葺之又創憩棠一亭頗華麗元以後堙圯不存今惟池尚在宋王十朋詩黎明出城郭偶作西園遊春淺花未鄒池寒綠初抽湖山欲縱目煙霧浮不收彷來興非淺心賞殊未酬賴有三君子清談洗牢愁更期春色濃攜酒泛仙舟

通判北廳在府署之東便坐之前多植木犀宋嘉泰中施宿因名之曰桂堂有小圃頗幽雅一池清潔可愛嘉定中袁申儒臨池作亭名曰深秀池傍環植以梅於梅林中作亭摘會稽憶越中梅詩冷香幽豔向[illegible]之何名曰冷香又一亭亦袁作名曰逍遙遊皆[illegible]作越劉攽贈詩云君作逍遙遊義取諸此袁又作一室曰臥龍齋以其簷俯臥龍之麓也齋傍地形稍高爽可以覩眺湖山之勝盡在目前沈繹又作亭命之曰會稽圖畫有井極清冽泉脈脈來自臥龍惜開井之作姓名不傳宋齊唐越州通判廳新鑿方井詩向臥龍山腳寒巖底沮洳沈涂不記年一朝逢至匠坐令咫尺變漩淵待時藏用懷[illegible]滌物施功假世賢留作越人歌詠事召棠陰下[illegible]賢

通判南廳有詩樂堂太子中舍張次山建蘇軾詩張候眼力觀天與能遣荊棘化堂宇沉屹詩會稽西面是湖山亭在湖山絕勝間又有世綵堂通判

史文卿建其父定之時爲江東倉使也有水竹橋亭之勝

通判東廳乃貢外置舊寓武憲廳紹興中王十朋來作民事堂王十朋賦堂名民事志天語也十朋備員越幕歲將期顧惟不才瞢然無補日以敗官曠職爲憂所幸黃堂主人甚賢同僚皆士君子朝夕講論無非民事之要者因爲之賦以志其一二云繄稽慕有下僚兮名所寓曰民事之堂誦天語之丁寧兮銜聖恩而不敢忘喚民脂以飽妻子兮猶雀鼠之偷太倉苟不民事之自思兮又將奚逭乎天殃嗟會稽之太府兮羅靡歲之凶荒颶風作於孟秋兮而浸淫而興常天吳怒而江濤沸溢兮漂廬舍而壞隄防滚盛害而歲大侵兮民饑踣而流亡斛黑魚而未斛十兮撫夢花以爲糧痛瀕海之蚩蚩兮殍江魚之腹腸予嘗告其故於前使君兮請數奏於嚴廊賴[illegible]中平日之誹兮人遞斬其焉往會伯尊之傳召兮尺度於九重予殆有覩於替者兮亦何恨夫言之[illegible]

庾洪峙當亏之至仁亏視亦了其如傷翩常賦而於
天嶺亏出内爵之所藏亏東州之無告亏惠乎民以
龔黄右公孝而右孟博亏相與協贊其推良先撫亏
而後催科亏正今日之所當竟公孫之借貸亏以佚
乎歲之豐歉者訟課之煩苛亏抑蠹政之衆疆節無
用之浮費亏俾斯民之小康茲政事之所急亏敢不
忠告乎賢堂至若鑑湖利及九千頃亏日侵削而就
虚歲和買無慮十萬緡亏曾無一錢之償催酷之利
半今於有力亏則賦沒以虚實藏并之弊於大俗
亏編氓倚於猾胥茲又越中之巨害亏姑畧言其大
綱若夫民事之在天下亏固不足以知其詳有一言
以告之亏日生之而不傷擇守令亏去姦贓愼勿擾
亏如牧羊茲雕畝之惓
港亏願入告于天王 嘉定十七年頹者仲又葺路

鈴廳居之

舊簽廳敞甚外限僅以竹籬嘉定十七年守汪綱修
之創倅幕位次重建兩廊大門

五官廨一云五官省寰宇記云在州東二里舊經云
五官省今清白堂南址也十道志云兩廂梁是句踐
廳事用者梁宋間以材爲後堂梁俗傳千載之木能
止心痛服之多愈

元時府爲路遷路廨於宋提刑司即今之按察分司
是也而倅廨改爲江南行御史臺

今府署仍唐宋之舊址然廳事久且蠹敗矣弘治十
一年知府游興新之嘉靖元年二月火東廊黄冊庫
儀仗庫俱燬十月又火西廊燬二年十月知府南大
吉乃修復之已又易其舊堂樓堂楹棟之朽腐者修
肯其銚甍墻垣之頹壞者腹飾其梁亏榱桷之剝落
者大新矣堂舊額曰公正堂於是改題爲親民堂是
爲府堂王守仁有記新建 堂之後爲鎮越堂宋汪綱舊址天
順間知府彭誼重建左右有側舫其前舊有望月臺
今迫堂即廳事無所謂望月臺矣萬曆十三年知府
蕭良幹重修推官陳汝璧有記 北曰黄冊庫又北上數十步
近山之春曰儀仗庫府堂之東迫掖下曰泰積庫庫
東爲經歷廳廳東舊爲知府宅有臺門有前廳有中
廳有後寢寢之前後重樓周焉由前廳東出爲書室
又北出而東折而南上十數級復折而東爲龍首書

院前曰大觀堂後曰吏隱軒周墻繚焉知府南大吉
因舊基建 南大吉龍首書院記 紹興府治據卧龍山之東麓由府東廊之南出而東走南向者
爲守宅由宅大門入經廳事出東北隅之側戶過東
側廂之廊由北旁門出而俯東麓之半得平土乃一
區焉前後有屋各一所前而南向者三間左架中祀
土神左右爲司夜者居詢之乃前守退食遊藝之所
後而西向者三間棟宇雖頹磚礎石礎斬然存焉詢
之亦前人藏書典籍之所由麓之東南折而之北斜
陟其巔而周覽其下竹篠交加松蘿掩映含鳥之
烟霧與焉則固一佳境也然幽草荒榛蕪穢而不可
遊埋垣廢址落莫而不可居矣爰命工僕薙治而量
度之南北凡一十四丈有七尺東西凡六丈有一尺
於是因前屋之舊而增新之名曰大觀堂移後屋之
基依北麓而易制之名曰吏隱軒由軒外東北隅折
而之西至麓之盡遵崖而南齊堂右前檐而北繚以
磚垣垣崇八尺又由東北隅折而之南齊堂左前檐
而止依東麓爲磚砌如垣之制亦崇八尺嶄然東西
相嶪焉堂有棟由棟南二架之下每間實以交扉大

山架之門歌而爲廊有廊之東西各爲主賓由
而情丁門序之外各爲貫室而以磚垣寒其後由其
北二架之丁歌其左右二間中爲屏六扇合兩楹而
寒之隷刻樂府一首日遠則篇几離楹之外折而之
後各爲戶戶二扉東西拊有其三架之下中爲交扉
二依兩楹帝開之又爲半雲扉二實諸中之下而歌
其上左右各爲交函六以磚築其下爲半牖而以函
實其上堂中之地砌以方碑兩擔之下合以長石文
衆鐍榆幽柱室墻几三間七架閣門丈有四尺深三
丈有三尺帽有穩門穩北二架之下中爲交函六以
啤築其下爲半牖而以函實其上左右各以磚牖而
實鞏之其橈南二架之下中實以交扉六左右各爲
交向六以碑築其下爲半壁而以函實其上由南北
二架之下丘兩楹之前後各斷以枚扉入間閣其前
之中二扉爲左右戶由戶而入爲東西房房以置圍
楢爲其南三架之下歇而爲廊直廊之東西亦各爲
七寶内東貴出而之北爲側室由西賓出而之北爲
後門兩房之地閣以木板中軒之地砌以方磚兩擔
之下合以長石蓋柑斛宇紫緻丹蹠几三間六架閣
門丈四尺深二丈四尺有石小由後門之外左登北

山之嶺可以遠眺右道石堦而下與宅東閣旁門屬
馬山後門之內爲走實而入至軒函之後依北垣爲
臺崇三尺種薔薇其軒前中廊之下爲石堦二級堦
之下爲石路闊一丈有二尺長四丈有四尺抵前堂
之中與後堦爲焉路之上爲若搠二間直軒堂前見
之擔以蔽風而其兩旁爲院院種紫兩二竹及芭蕉
各二木山堂前中廊之下亦爲右堦二級皆之下中
堺砌以長石至地之中分爲東西爲兩路中屏之左
右爲磚堺堺各種柱一林兩路之南右東西磚甃之
中爲臺崇二尺有五寸種柑丹因木芍種八本臺之
左右置大缸各一跡水種荷缸之左右種行盆一株
臺之北中種海棠一翁左右種盤梅叢於鶴植各二
翁又左右置翁各六種萱菊蘭茝諸花草植堂兩序
之外蘇樹之岍兩道而統南合而止中亦萬以磚垣
崇四尺有五寸東西各闊其中爲路之口南之中闕
外三尺砌爲石屏崇五尺闊八尺屏之扁鑄記書院
貝兩旁斜入而貫者爲磚垣與東西磚垣低焉曲崇
中堦左右兩擔之下壘石爲渠繞東之與[illegible]石屏滿
旁之外出以泄水其中堺東石路而下折而爲爲[illegible]
者七級術堦而外爲有垣崇六尺堦之下西向階爲

閣五架左閣嚮而爲司夜者居右閣穴其後嚮
門雙扉出門而遵山之東麓可以遊覽又中垣西
石路而下折而爲石堦者二十有七級循堦而升亦
爲斜垣十崇六尺下九尺其下爲門二扉北向而簷
額其上題曰龍首書院出門而西下右爲省廚前由
府逕而之左乃與觀瀨房門通焉於是登堂而望越
之山川城郭盡歸一覽之下故曰大觀息軒而卜深
而茂木之中突然隱者故曰爽隱然孩搖也是卧龍
山之首故下門則大題曰龍首書院云者
蓋亦竊取仁履則亭之義以自勵焉爾矣
山書院後
陟山巔爲觀風亭遍植松栢蔚然千樹前轉而東出
至山之東麓爲東園竹木蒼然繞山北可以登絕巔
歷望海亭之故址今改爲管糧通判宅而書院不屬
焉少南爲水利通判宅有門二重有廳有寢有房有
園旁有亭其大門故從旁入復轉而南始入二門萬

曆十三年通判徐秀改新焉南數十步爲經歷宅又
東爲知事宅府堂之西爲照磨廳廳後有清白堂遺
址其下泉在焉上有希范亭歲久亭圮泉亦湮萬曆
十一年知府蕭良幹爲新之已又求其泉濬焉扁其
門曰公餘小隱齋曰吾兼齋亭曰清白亭又西則迫
高崖崖上舊爲同知通判宅今改爲知府宅先是天
順間知府白玉由通判超擢遂仍舊廨後久曠弗居
南公作志時猶稱爲添設通判衙嘉靖七年知府洪
珠來乃修葺居之前爲噍禹門又進爲拱稷門清省
堂有寢有翼室有書舍有衆舍有梓陰軒雙鶴軒從

□□官徙於西則拓其署爲書院在寢後府下爲推官宅有門二重有後堂萬曆十二年推官陳汝璧題曰委蛇齋有寢後有雙桂亭又稍南後折而西爲照磨宅爲檢校宅檢校近裁革宅亦廢又西爲同知宅有外門有廳有寢嘉靖中通判吳成器由會稽典史超擢特創茲宅吳既去遂改爲同知宅云又南崖下爲吏舍重樓百餘間府堂之前東西兩廊皆重樓中甬路上舊有戒石亭甚卑隘且敗南公亦改建而軒豁其規制易戒石爲南□步爲儀門又南數十步爲前門儀門外東爲督糧廳有門有廳有退居有後門

又南爲土地堂西舊爲清戎廳今改爲賓賢館又稍南折而西爲理刑廳有門有廳嘉靖中推官張士佩題曰欽恤堂前門有臺上爲譙樓甚宏壯其外東旌善亭西申明亭由府前折而東北爲榜房榜房之東南今爲清戎總捕廳即所謂蓬萊館也視諸廳稍寬敞分巡使者至無署姑暫居焉折而西北爲水利廳通判吳成器建其制如督糧廳

鎭東閣在府治左即舊子城鎭東門宋元以來名□東閣　明嘉靖元年燬於火四年知府南大吉復高七丈輪奐甚備□□

越望亭在卧龍山巔嘉靖十五年知府湯紹恩建即望海亭故址舊有徑許郡人入遊後乃以墻限之亭後有諭飛勑碑文字剥落不可識碑陰刻無名氏滿江紅詞拂式殘碑諭飛勑依稀堪讀慨當時倚飛何重後來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憐事往言難贖最無辜堪恨更堪憐風波獄豈不惜中原蹙豈不念蒙塵辱想北狩南轅此日何辭十載休談南渡錯康王自怕中原復歎區區一好檜亦何能逢君欲明□兆越望亭題咏並序越望亭在古也亭旁名飛翼樓句踐時范蠡所建後人登之名望海亭正德間猶餘石柱者四前守曳作之遂據其舊爲齋湯侯自德安以能治劇來涖茲土踰年乃一及斯亭不決旬而亭屹然以完更名越望以龍山爲一郡之望又前與秦望山相值也蓋昔越之稱勝槩者必於深山窮谷如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乃皆在乎僻陋之鄉人迹所罕能至惟金陵錢塘二都會號爲盛麗然其古形勝治亭榭者亦必於郊野之外而好事者後得以爲已功未有直治城扶闔闢不

踰旋闕而湖山林壑之美煙雲潮汐之變人物邑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編行天下者無與此亭比顧傾圮堙沒于榛莽間且千餘年前後爲守者莫知其幾莫或詢及至侯而一旦復之遂冠絶于他郡傳曰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非此類也夫謝丕詩小亭着向府龍尖東越爭傳勝事添八面奇靈環海嶽四時作息見閭閻星河炯炯仙蹤隔遥路蕭蕭吏隱兼欲撥莓苔尋舊跡重教杜石聳遐瞻季本詩遠連滄海近連山萬里蓬萊指顧間曾共荔蘿穿曲徑忽聞歌吹出重關勝遊惟有仙輧到清宴常乗吏事閒城外平疇看不盡酒酣還與一凭欄知府蕭良榦湖八景曰雲門一望曰鏡湖千頃曰秦山烟火曰蓬口樓臺曰種蠡遺跡曰岳碑遺石曰古井清流曰孤亭新構

霖雨亭一名新亭在儀仗庫後嘉靖四十一年同知王近訥建太僕張公天復有記

縣山陰縣署舊在府南承天橋東實林山麓去府凡

[illegible]詢不知何時建山陰縣額三字舊傳徐浩書或謂是學王右軍書而工者非浩所及丹陽葛蒙刻石在縣治今不存元泰定二年始遷于今署去府僅一里即宋上下省馬院故址也形勝頗與府同內有光化亭攬山岡稍面東南爽塏高敞四望諸山盡拱列而前絕

會稽縣署舊在府東一里唐垂拱二年建今乃在府東三里　明洪武初知縣戴鵬舉重建廳後有河有三友亭植松竹梅亭之後稍東有清遠樓

蕭山縣署北負北幹山南俯菊花河西南距蕭山二

里許宋天聖四年令李宋卿建元末燬於兵尹性重建有樓有閣有亭尋亦廢今署蓋　明成化十三年知縣吳淑所構

諸暨縣署當城中少近東北宋時舊廳廨元季盡燬　明洪武初知縣田賦重建嘉靖中知縣彭烇朱廷立夏念東相繼新之

餘姚縣署北負秘圖山宋時有翰墨堂刻東坡手跡山椒有秘圖閣下瞰秘湖已乃改為翠寶亭又有中隱亭高風閣嚴公堂並以嚴徵君名蓋北望見客星山云而燕樓之南為承宣亭後遭張世傑之兵燬　元至元皇慶間復建有高岑閣愛蓮堂故承宣亭之址作舒江樓翠寶亭之址作雩詠亭今署大率因之由川堂東門折而北過瑞蓮池有半間亭　明正德中知縣劉守逵建蓋劉能於官日之視事者半游息者半云後碩存仁改曰考祥以並蒂蓮為祥又用視履考祥之義

上虞縣署創於唐長慶宋建炎中為金所火紹興初令劉不擾重建南有圃中有瑞蓮堂讀書林北有蓮花池東南有千巖勝槩亭德祐二年張世傑兵來復火之元至元二十一年縣尹展概再建　明宣德中

知縣吳倖新之

嵊縣署在剡山之陽因高為址歷坂而升宋以前不可考剡錄云公廳相直舊有迎薰堂堂既廢扁亦不存東有東園有四山閣嘉定八年令史安之徹舊而更之廣四山閣堂復寧薰之名北為面山堂累石成山玲瓏盤錯因山之址注水為池雜藝卉竹相與映發亭榭參差殆十餘所元至正中燬於兵　明洪武三年主簿張安道因舊址再建

新昌縣署在南明山後宋太平興國中知縣張公良[illegible]立宣和三年燬於方臘紹興十三年知縣林安宅

東史元至元二十六年燬於[illegible]二十八年縣尹
完顏復建至正末燬於方國珍　明洪武元年知縣
周文祥又葺新之舊有晝簾閣凝香閣今無存
行省察院府城內在府東北二里隸山陰本射圃基
嘉靖十九年御史王紳建餘姚在縣東北百步許按
察司後舊布政分司也嘉靖中改爲之今邑人猶稱
爲後司新昌在縣東三十步
布政分司府城內在府東南一里隸山陰本紹興衛
軍器局正統六年知府羅以禮創建蕭山在縣西三
十步舊三皇廟正統八年改建諸暨在縣西中湖橋

西餘姚在縣東三十步舊府館嘉靖十九年通判葉
金改建買民地拓之上虞在啓文門外嵊在縣東南
一百十五步舊三皇堂址成化中知縣許岳英建新
昌在縣西二十步
按察分司府城內在府東不一里隸山陰即宋浙東
提刑司也後枕火珠山山上有稽山堂即稽山閣故
址宋時又有清閟亭續志稱其疊石爲巖洞而冠亭
其上茂林叢竹交映左右頗爲幽雅今廢蕭山在縣
東二十步洪武二年建諸暨在東門內餘姚亦在東
門內今傾圮上虞在縣東北嵊在縣南一百十步虎

化中知縣劉清建新昌在縣西三百步城隍廟西
府館蕭山在縣南五百步諸暨在縣西南上虞在縣
東一百步嵊在縣南一百三十五步舊布政分司成
化中知縣許岳英改建
浙東道行署在蕭山縣後運河北舊爲預備倉西隙
地嘉靖十一年知縣張選建
浙都轉運鹽分司在府東不一里按察司前隸山
陰即宋錄事司故址元大德二年建
工部分司在蕭山縣東南十五里單家堰嘉靖十一
年薛主事僑買民地建

嘉泰志云蓬萊館在臥龍山之左東問津亭北通川
亭皆臨府東大河水光映發望之如圖畫舟車既届
必有次舍焉而寔一州佳觀也子城東門有豐宜館
今爲觀察判官署西迎恩門東五雲門皆有亭以送
迎御香則由陵寢寓是也又云西出迎恩門則臨安
路有接待院有呂氏莊皆將迎之地院側竹臺因古
城遺址巨竹森茂莊亦有亭榭花木可以置酒昔時
山陰尉廨門外臨運河亦有亭遠則有法雲寺柯橋
館蘧秘院皆其所也東出五雲門則有會稽尉廨前
亭子右佛院西南出常禧門則有小隱山園其亭[illegible]

山□別見迷川有蘭亭天章寺正南出稽山門則有
告成觀大禹寺亦別見今府城內市舶公館隸山陰
在縣西三十步
會稽迎春亭在五雲門外舊在鎮東軍門左弘治中
移置東雙橋已乃移今處
接官亭在迎春亭東一里嘉靖中知縣張鑑創邑士
泰位金堂捐地爲之
分香亭在稽山門外凡遇頒降　御香皆迎至此亭
二灶分祀南鎮二灶分往宋攢宮今亭圮基存
諸暨觀稼亭在縣城東五里舊名接官亭後廢嘉靖

中知縣朱廷立復之改今名
楓橋公署在縣城東五十里有喜雨堂即楓橋舖也
知縣李文麟詩　偶沾微祿忝王程每到山郵一駐旌形骸不殊歸杜曲簿書非復對寒檠民饑只合勤輸賦政拙木宜自勸耕遲望白雲千里外愧無雙舄比王生
上虞龍光駐節亭在西門外五十步
通明會館在縣東門外三里
娥江公署在曹娥驛西俱萬曆十二年朱維藩修
嵊候謁館在布按二司之間
代驛館在南門外駐節亭舊址俱萬曆四年知縣□
禮建

□思亭在北門外二里
勸農亭二一在南門外五里舖一在北門外楊公橋
勞勞館在三界
新昌接台公館在天姥寺傍
迎春亭在東門外
迎送亭在梳溪萬曆初知縣田琯建
衛　紹興衛在府城內由府譙樓直南西下過蓮花橋
轉而之東過酒務橋又東百餘步有門二重有廳五
間有廊有庫左爲前右二千戶所鎮撫所土地堂經
歷廨右爲後中左三千戶所知事廨吏舍萬曆十二

年知府蕭良榦重修增後堂三門張元忭有記
臨山衛在衛城內有正廳有軒有左右耳房有吏廊
前爲儀門爲外門今暫改爲參將行署前增旗臺二
座後增山廳左爲經歷司右爲知事廳外門之內爲
鎮撫所一千戶所五
觀海衛在衛城內規制大約同臨山衛
所　三江千戶所隸紹興衛
三山千戶所
瀝海千戶所隸臨山衛
龍山千戶所隸觀海衛俱在所城內重門有正廳□

後堂有廨有百戶廳鎮撫廳
海道公館二衛四所俱有臨山衛在城東北後所地
紹興府有司獄司在府東南高墻三重周焉各縣止
有獄俱在二門外
府稅課司在府東南迫篚醪河
府織染局在江橋北
予積局在紫金坊
蕭山漁浦稅課局在巡檢司東北
紹興衛軍器局在府城東南二里即福果寺基初在

嘗後洪武二十三年指揮趙忠移於此各衛所舊亦
俱有軍器局今皆廢
府如坻倉在通濟橋北少西
山陰三江倉在三江所城內
餘姚常豐一倉在臨山衛
常豐二倉在瀝海所
常豐三倉在三山所
常豐四倉在觀海衛
常豐五倉在龍山所
預備倉屬府者在東大街轉而北百餘步會稽在都
泗門內蕭山在浙東道東諸暨在城隍廟側餘姚在
縣東街二十步上虞在青錦門外嵊在城隍廟側名
城隍倉新昌在縣西
便民倉山陰在謝公橋東妙明寺故址也會稽與預
備倉同蕭山在運河北餘姚在江南新城西上虞亦
與預備倉同嵊在繼錦門外
義倉一名社倉宋淳熙八年朱文公熹提舉浙東常
平適當歲歉乃奏以常平米建社倉付富室斂散每
石取息二斗凶歲則蠲其息又以士大夫或舉人有
行義者與縣官同出納俟息米及十倍即以本米還
官倉專以息米斂散每石止收耗米三升士民願以

所藏米充入者亦聽之如官米法戶部看詳以為可
行而一時議者以為每石取息二斗乃青苗法紛然
攻詆然朝廷卒行之併下諸路諸路既不能皆如詔
而府外之六縣亦止報府言一面措置竟不以已立
社倉為言惟會稽山陰二縣行之甚為小民之利方
朱公為此時府帥王尚書希呂實左右之慶元二年
提舉李少監大性復以常平米一千五百石增置社
倉在會稽則若馬山若妙智若資壽若廣教若淨社
者凡五處在山陰則有梅山之本覺柯橋之靈秘南
池之興教迎恩梧山之廟巷凡五處又以常平錢糴

縣…官米一千五百石每歲以三百石爲率支於倉
稽姚廟取當來本米二百七十石有奇立琶山倉共
爲倉十有二所
國朝義倉先年在在而有今俱廢惟新昌萬曆五年
知縣田琯創建一間附於預備倉尚書呂光洵捐田十畝民人陳大順
捐田二十畝又陳大順陶文光各捐穀一百石陳應璧陳應暘各捐穀五十石
山陰三江巡檢司
白洋巡檢司俱在司城內
蕭山漁浦巡檢司在縣南三十五里漁浦江之南
餘姚眉山巡檢司

三山巡檢司
廟山巡檢司
上虞梁湖巡檢司在百官市舊驛址
黃家堰巡檢司在司城內
府蓬萊驛在迎恩門外唐曰西亭宋曰仁風
會稽東關驛在曹娥江西岓舊名東城
蕭山西興驛在西興鎮運河南岓唐之莊亭也宋日
邊驛
餘姚姚江驛在東門外大江北堧
上虞曹娥驛在梁湖壩旁驛水今裁革以梁湖壩官代之一應夫船等項仍給

…知縣朱維藩曰法制莫備於古人紛更莫甚於
…日此一驛也去東關驛祇隔一江似可議減然自
蓬萊以至東關西路止矣又自曹娥以達姚江東路
始焉而往來之所必由爲驛路之所起止故設一驛
則東關夫馬例不越江則曹娥一驛勢所難廢今驛
減矣而費移之縣縣去驛三十里往往支應不敷奔
走惧事以縣代驛其費奚殊近日惡紛更者之
爲非而又嫌議復者之非是姑存其議以俟
舖大約十里一舖山陰縣西北爲青田舖高橋舖梅
市舖柯橋舖白塔舖錢清舖西南爲鑑湖舖金家店
舖赤土舖洪山舖東北爲昌安舖麻山舖三江舖
會稽東爲五雲舖織女舖皐部舖茅洋舖陶家堰舖
瓜山舖黃家堰舖東關舖曹娥舖東南白米堰舖小
江舖東北桑盆舖周家堰舖

蕭山縣儀門之東曰總舖又東爲十里舖新林舖白
鶴舖抵山陰界西爲鳳堰舖汝岓舖迫西興關
諸暨縣譙樓西曰縣前舖東爲十里舖張驼嶺舖新
店嶺舖櫟橋舖楓橋舖干溪舖古博嶺舖南爲桐樹
嶺舖鯉湖橋舖寒熱畈舖季家橋舖湖頭舖羅嶺舖
餘姚縣東四十步曰縣前總舖又東爲常山舖桐下
湖舖入慈谿縣界西爲任渡舖舊在治西七里名七
里舖又西曹墅橋舖三十里牌舖入上虞界是爲南
官道悉遞舖西北爲方橋舖化龍舖道塘舖泗門舖
…山衛前舖入上虞界治東北爲眉山舖擔山舖

鳴洋浦鋪入慈谿界是爲北海道甕遞鋪
上虞縣譙樓東曰縣前鋪又東爲通明鋪查湖鋪華渡鋪蔡巷鋪新橋鋪嵩陡鋪西南崑崙鋪池湖鋪蔡山鋪十五板橋鋪〔明劉基詩〕磴滑泥深去馬遲雪殘青嶂不多時荒烟蔓草中郎宅素石清溪烈婦祠日落風生臨水樹野寒雲濕滻江旗宣朮事業存書史北望淒涼有所思北烏盆鋪夏蓋鋪達浦鋪
嵊縣前二十步曰總鋪南五里鋪天姥鋪抵新昌界北八里鋪禹溪鋪偃岩鋪櫧林鋪上館鋪
新昌縣西與公館連墻爲市西鋪西爲三溪鋪東爲柘溪鋪小石佛鋪赤土鋪班竹鋪會墅鋪冷水鋪關嶺鋪

餘姚大江口壩有設官而無廨並壩乃有津廳云
上虞梁湖壩亦無廨官舊假民居治事今寓曹娥驛
錢清場鹽課司在府城西北六十里吳元年建即典會寺基初隸蕭山
三江場鹽課司在府城東北三十里因宋元之舊以上俱山陰境
曹娥場鹽課司在東關驛南會稽境
西興場鹽課司在西興鎮運河北岸蕭山境
石堰場鹽課司在石堰餘姚境去縣二十里古名買納場宋分石堰東西場元併東場入鳴鶴而西爲石堰場即今場云
鹽倉錢清三江各一倉石堰舊五倉今存其一曰北倉
紹興鹽倉批驗所舊在府西北六十里正統間遷錢清鎮弘治又遷白鷺塘俱山陰境
府陰陽學在紫金坊山會附蕭山在縣東諸暨在縣前山街餘姚在布政分司前門之左上虞在縣南一百步嵊新昌久廢
府醫學又稱惠民藥局亦在紫金坊山會附蕭山在

縣西南諸暨亦在西街餘姚在布政分司前門之右上虞在縣西今改爲社學嵊在縣前街東新昌廢
府僧綱司舊在大能仁寺今在大善寺山會附縣稱僧會司蕭山在祇園寺諸暨在智度寺餘姚在建初寺上虞在等慈寺嵊在圓照寺新昌在寶相寺無廨舍以各寺僧領之
府道紀司在長春觀山會附縣稱道會司蕭山在城隍廟諸暨在乾明觀餘姚在廣福觀今久廢上虞在明德觀嵊在桃源觀新昌在古山觀各隨道會所在寓焉

濟院宋謂之居養院嘉泰志云居養院以恵養鰥
寡孤獨安濟坊以濟疾病立法皆甚備居養院最侈
至有爲屋三十間者初遇寒惟給紙衣及薪久之冬
爲火室給炭夏爲凉棚什器飾以金漆茵被悉用繒
帛婦人小兒置女使及乳母有司先給居養安濟等
用度而兵食顧在其後安濟坊徧遣諸醫療視月給
俸上醫憚行乃共雇一里醫之無賴者冐名以往多
給庫錢治藥吏肆爲姦官稍檢校則監司走馬使者
輒以沮敗德政刺劾死於安濟者相踵則又釣奇言
端坐而化自言其報上恩於是有封處士者婦人封

邑號者已而四方爭上其事朝廷悟其欺一切不報
居養院人有與編民及卒伍訟雖理曲皆得直去人
甚苦之宣和初詔曰居養安濟之法本以施恵困窮
有司奉行失當資給過厚常平所入殆不能支窮民
飽食煖衣猶有餘峙而軍旅之士廩食不繼或致逋
逃四方甚非爲政之道可裁立中制自是居養安濟
之法寖廢不舉今府城内養濟院在鯉魚橋西宋貢
院址也分東西二院西屬山陰東屬會稽各房百十
間後各有園地分畦種蔬蕭山在縣西社稷壇諸暨
在城北一里餘姚在龍泉山西上虞在南門外嵊[illegible]

便民倉東新昌在城西一里

廨署

千戶所一 餘姚千戶所其址即今察院行署

稅課局十 山陰離渚稅課局在柯橋會稽偁塘稅課局蕭陡稅課局桑盆稅課局各在本地名所蕭山稅課局在縣西一里諸暨稅課局不知何地餘姚稅課局在齊政門外上虞稅課局在縣南又五大稅課局在五大嵊三界稅課局在三界新昌在縣西

河泊所九 山陰昌安河泊所在昌安門外會稽五雲河泊所在五雲門外桑盆河泊所在桑盆蕭山河泊所二一在縣西一在縣南餘姚河泊所二一在縣南一無署上虞百官河泊所在百官通明河[illegible]所在通[illegible]門内

倉一 府大有倉在湖公橋東

巡司五 諸暨楓橋巡檢司在楓橋餘姚李家閘巡檢司在通德鄉新昌彩烟巡檢司豐樂巡檢司

善政巡檢司倶各在本鄉

驛四 山陰錢清驛在錢清嵊訪戴驛在縣左三界驛在三界新昌馬院驛在縣西

重建紹興府公堂記 後續刊入恐久而散逸也

河南僉事郡人黃猷吉撰

吾郡山水佳天下而堂盡攬之故堂又佳天下堂之
來尚矣入我　明洪武初一新於此嘉靖初一新於
火猶相去幾二百年且公私之積甚殷也迨今萬曆
郡守鶴峯劉公兩新[illegible]乃冐時詘舉贏之戒與夫
功有一勞而永逸暫[illegible]未寧者計之先事者也有
惜財而重費求逸而重勞者來之後時者也此堂[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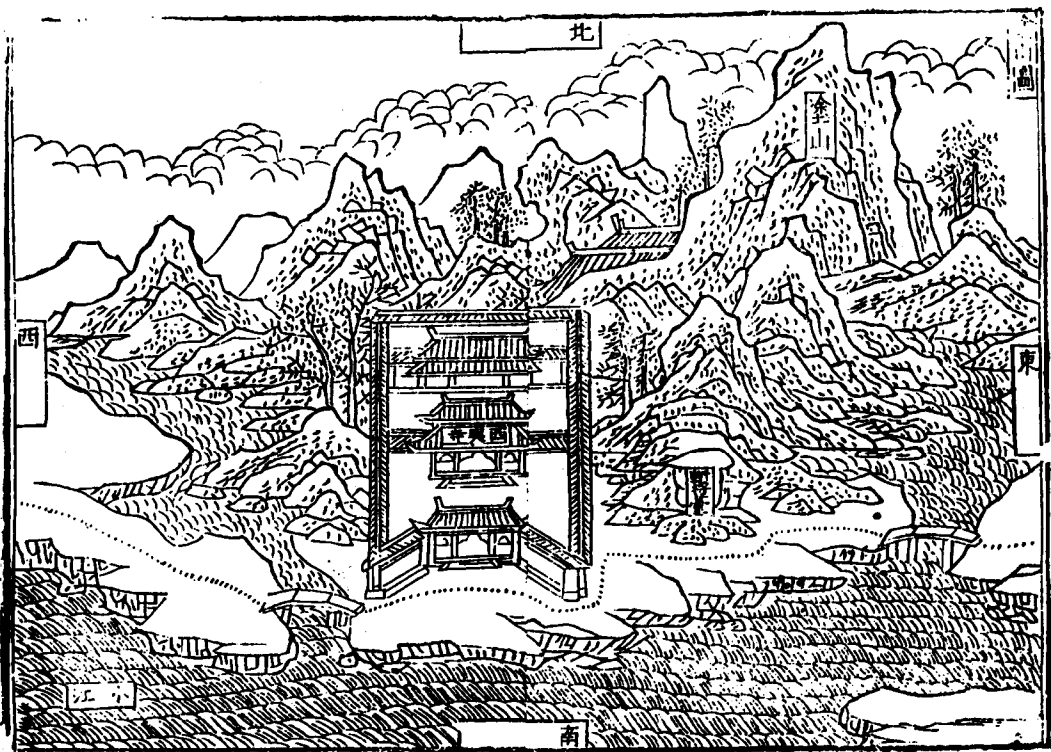
嘉靖初迄今七十年餘梁朽柱腐雖面勢巍莪而棟
宇欹側固班輸氏之所望而却走者也巳而雪甚堂
之前楹圮勢益孤立岌岌乎必非一木所能支矣公
時雖以覲登塗猶謂少府劉公奏記監司請改作得
報可遂盡撤其舊用其不甚朽蠧者稍佐以新堂以
告成若子謂公識先後着足以破世之斤斤議贏絀
者奈何居二年而弗戒於火所新者悉就煨燼公念
土木之役一之巳甚緩之使民稍得蘇息即令守臣
露冕容何傷故絕口不敢言改作事而聽事於別館
館甚隘不能旋馬於是諸吏民聚而相告曰公為守

清而不激威而不猛察而不苛高而不亢心秉塞淵
政務敦大力追古道痛懲時獘自下車來吏畏民懷
刑清訟簡海波不揚外戶不閉乃何以災甚矣夫祝
融氏之不仁也余曰唯唯否否不然天災流行雖聖
人不能却其來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然
堯不貶帝而湯不貶王稱仁誦德萬世罔極者何也
則其警予自責有以塞天譴而慰民咨也方今兩宮
三殿告災而天下諸郡縣亦相繼以災報則不得以吾
越咎之人事明矣乃公竊自克責若無所容益脩明
其政刑真良二千石也夫以堂堂二千石使不得御

[illegible]前以臨臣民出政令非體也
聖壽元旦嵩呼舞蹈於蓬蒿瓦礫之場非敬也賓客
往來延見無所非禮也金帛圖籍寓積縣舍非法也
雖公麗用仁義威用道德若此斷礎頹垣灰階煙陛
其蔦塈之羞而千巖之耻也非所以昭示遠近令衆
庶見也堂其可巳乎不可巳乎昔西伯用民力以為
臺沼詩至今歌靈臺焉夫臺沼以時遊觀耳緩急非
堂比也藉使周民而當公之世其子來又何如者而
吾獨緩於謀公不及西伯毋乃為周民笑乎於是合
詞請公公愀然長嘆曰誠多公等第吾以不德上干

天和又違天以動衆是重吾不德也吾惟束身待命
而巳敬謝公等良苦而監司又移檄謂堂必不容巳
且不容緩公迫於上下之議乃始強計其費與費所
自出諏日祭告始事而屬之少府公曰吾終不忍見
此為也遂以覲行而少府公代事乃集諸吏民而告
之曰是役也公有必不忍勞吾民之心吾何忍亟也
然有必不得不勞吾民之勢吾何敢緩也吾誠無所
避勞與怨矣惟爾諸吏民相與共成之於是諸吏民
欣欣相告曰少府公廉勤才與誠合必能辦此役易
易耳吾儕盡畫地授工并日蕆力惟少府公命是[illegible]

府公於是委用庶能責以庶務而攬其大綱焬公
方員取裁心匠竹頭木屑不為長物邪許相勸孳敍
弗勝蓋工不百日費不千緡而堂成五楹制還舊觀
壯麗有加焉且以餘材新退思軒倚堂之後又新經
歷照磨兩廳事翼堂之傍而堂益壯落成之日執
雀相賀歌誦非吾職乎於是走書報公公則復書曰
堂壯麗以菲躬據而有之似可喜念百姓任其勞守
享其逸則又瞿然勿安也矧前日之費已為尊府今
日之興又安知不益一罪狀夫公不以堂成為喜而
反以為罪此其心乎吾民宜民之悅以忘勞也公趨

郡至錢塘而聞攜李之
命猶然東渡登覽徘徊穆然有深思焉乃謂余曰一
郡守待罪四年餘無狀徒兩新其堂子知我者其謂
我何故余為直書其事於石庶幾後之君子有所觀
覽焉公諱庾山東青州府壽光縣人戊辰進士以萬
曆貳拾壹年拾月貳拾日任少府同知劉公諱昇山
東登州府萊陽縣人堂圮而重建之萬曆貳拾叄
柒月初玖日也燬而又建之萬曆貳拾陸年叄月拾
柒日也

紹興府志卷之三

紹興府志卷之四

山川志一

山上

晉書會稽有佳山水。

會稽郡記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峰崿隆峻。吐納雲霧。松栝楓柏。擢榦竦條。潭壑鏡徹。清流瀉注。

世說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

宋秦觀倡和集序。會稽為鎮。並惟山川形勢之勝。其勝遊珍觀。相望乎楓柟竹箭之上。枕帶乎荇藻芙蕖之瀕。亦非他州可及。

輿地志。白水幽谷。相應發。縈帶郊郭。若鏡若圖。

府城八山。六隸山陰。二隸會稽。

臥龍山。舊名種山。越大夫種所葬處。又曰重山。孔曄會稽記云。種訛成重也。蜿蜒奇秀。自隋訖唐。即山為州宅。其後守閣嶙峙。踞起相望。與其山川映帶。號稱偉居。山西北幽徑被崖。傍皆叢篁灌木。其地闕齒不整。相傳大夫種墓。或因潮水穴山。後失其尸也。

戴於山在府城西南十里舊經若兩山其實一也昔民有戴於二姓

礎山在府城西南十里山形如礎有石泉在竹樹陰中甘寒可瀹茗

彈丸山在府城西南十五里狀如彈丸下有方隅渡

麻林山在府城西南十五里越絕書句踐伐吳種麻於山以爲弓弦使齊人守之越謂齊人曰多故又曰麻林多山以山下田封功臣

徐山在府城西南十五里鏡湖中財如岡阜多桑竹

甑山在府城西南十五里兩山相對正如兩甑

海山在府城西南十五里多桑竹

龍尾山在府城西南二十里與臥龍首尾相望

六峰山在府城西南三十里有溪山山[illegible]產楊梅

峽山在府城西南二十里兩山夾水

外山在府城西南二十五里其形廻旋產竹木

項里山在府城西南二十里其趾濱水衆之產楊梅與六峰埒山下地名項里舊志考古云項梁與籍居此未知然否大抵會稽郡自吳訛者甚多今莫能辨然羽本紀秦皇帝渡浙江梁與籍俱觀則或嘗至越亦未可知

天山在府城西南三十五里舊經云晉義熙中僧曇翼誦法華經感普賢應現因置寺號天衣寺山有十峰宋咸平中裴使君莊各命以名一法華二衣鉢三積翠四朝陽五雲門六倚秦七天女八嘯猿九起雲十月桂其下雙澗東北流唐李邕天衣寺碑云其峰五連其溪雙帶是也又有雙鳥之異萬齊融碑云雙鳥所以示兆今尚翔鳴舊經云山有雙鳥雛長則送出之唐李紳詩上峰排碧落雙澗合清流宋曾鞏詩布襪青鞋躡欲無看山看水未成疎十峰雙澗杜奇處萬壑千巖總不如

花徑山在府城西南二十五里多桃李及柳望之如錦繡包絡山谷

直步山與花徑山相近多薛梅亦產楊梅下有溪入鏡湖

容山在府城西南二十七里其上平曠可容

木客山在府城西南二十七里越絕書木客大冢者句踐父允常冢也初徙琅琊使樓船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爲桴故曰木客一曰句踐伐善材文刻獻於吳吳越春秋吳王好宮室越王使木工三千餘人入山伐木一年師無所幸作士思歸有怨心而歌木客之吟一夜天生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陽爲

大材陰為楩柟巧工雕治磨礱錯畫文章使大夫種

獻之

蘭渚山在府城西南二十七里舊傳竹木有草焉長葉白花花有國馨其名曰蘭句踐所樹蘭渚之水出焉北流為蘭亭溪晉王羲之四十二人修禊處

玉架山在府城西南三十三里三峰如筆格秀麗可畫

青蓮山在府城西南四十里宋楊與時詩擬問瑤臺青蘿帳尋得磷磷白石梯

銅井山在府城西南七十里有潭曰龍井其色正黃若銅歲旱禱之得雨

西竺山在府城西南一百十里東麓有慈恩寺

大巘山在府城西南一百十五里山形若冕旒又名冕旒山宋時宮闕在錢塘者與山相對

清化山在府城西南一百二十里多松栢有石如屋名石屋有湫名龍湫麻溪水環于山麓宋胡安世詩穴淺溪西涵

白石微微山路入青雲

浮丘山在府城西南一百二十里浮丘公遺迹其頂有丹井

麻姑山在府城西一百十里相傳麻姑僊煉丹所

白峰山在府城西南一百二十五里山峰有白[illegible]

玉女山在府城西十九里

三山在府城西九里鑑湖中地里家以為臥龍岡勢相連宋陸氏居之

離渚山在府城西南三十里有謝尚書塢

柯山在府城西南三十五里山皆石其下有水曰柯水上有勝覽亭今廢東有石佛高十丈餘明張倬詩維舟鑑湖面鑑水照僧瞰蒲稗相因依鷗鳧戲下渚白雲天際來松聲怒濤捲一壑煙塢嬰捫陟恐尾續昔賢有遺亭千丈蘸翁裳桂烟末消跡箕露猶法尚餘芬節吾俯仰若在眼富貴齊岳愚哲信有辨蓬茲謫釋在側愉千公晲撫景情鬱紆寄言將自遣尚想化鶴來垂流弄清淺

獨山在府城西三十五里柯山東俗名獨山

蒸山在府城西三十五里柯山東

龍山在府城西五十里近錢清

東眺山在府城西八十三里

西眺山在東眺山之西二峰至高登眺者可極遠

鳳凰山在府城西六十五里至小而具山形嘗有鳳集焉邑有二鳳凰山一在城南七里許

丫髻山在府城西六十三里山巔二小峰如髻

牛頭山在府城西六十五里小江縈其西唐天寶間改名臨江山山產石可作假山其小碎者取為盆山

白洋山南麓爲巡檢司
雷山在龜山北二十里海潮大時山在潮中潮至其
聲如雷
浮山在府城東北三十五里浮海口與三江所城相
對
蒙捷山在府城東北四十里與浮山相對上有烽堠
三
石姥山在府城西北五十里
罌阜山在府城西北四十五里舊經云山自蜀來帶
兒婦二十餘人善織美錦自言家在西蜀今忽至此

一云句踐伐吳置寡婦其上以激軍士名獨婦山吳
越春秋文作濁女山云諸寡婦女淫泆犯過者皆輸
此山上越王將伐吳其士有憂思令遊山上以喜其
意
巫山在府城北十五里越絕書云越䝟神之官死葬
其上一名栖山或云漢梅福隱居之所上有適南亭
上有石泉天香堀茶塢竹徑明暨陽胡[illegible]詩一峰寒影墜江天[illegible]蘿洞
上錫布笑子真原未肯留名姓在山川
下馬山在府城北二十五里舊經云秦始皇東巡息
於此有石如蟾亦名蟾山俗名蝦蟆山山多露石

石崖穴木石骨橫水底門石樞又有馬嘷山越絕
吳伐越道大風車敗失騎士墮死匹馬啼嘷
瑣山在府城北三十里勢小而環抱若瑣小江經其
山
大峰山在府城北三十五里多梔白花黃柿黃實多
硌石有洞焉石狡之泠然有風曰風洞
禹山在府城北三十里舊傳大禹駐蹕於此
王山在府城北二十八里兩崖門峙下有八閘泄山
會蕭三縣之水渾渾沌沌懸流數丈漂沫十餘里舊
經云唐貞元元年浙東觀察使皇甫政鑿

六山在府城東北二十里高廣尋丈峙列澤中越絕
書句踐鑄銅不爍埋之東坂其上生馬箠句踐遣使
者取於南社徙種六山飾治爲馬箠獻之吳唐天寶
六年改爲句踐山今上有六山舖
石城山在府城東北三十里山下有石城里按吳越
傳吳乾寧三年錢鏐討董昌攻石城夫越三十里即
此
會稽山在府城東南十二里周禮揚州之鎭山
曰會稽山海經會稽之山四方其上多金玉其下多
砆石勺水出焉南流注于湨又云禹會江南計功而

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吳越春秋禹祭
茅山大會計更名茅山曰會稽山輿地志一名衡山
其山有石狀如覆釜亦謂之覆釜山十道志一名苗
山一名塗山吳夫差入越越王以甲楯五千保會稽
山水經注會稽之山古防山也亦名鎮山又曰楝山
越絕云楝猶鎮也隋開皇十四年詔會稽等山並就
山立祠唐開元十四年封四鎮山爲公會稽曰永興
公有南鎮永興公祠自經史地志所著曰苗山曰茅
山曰衡山曰釜山曰防山曰覆釜曰楝山曰南山實
一山也東北接觀嶺其上有磐石屹立曰降僊臺一

曰苗龍僊人臺臺下有香爐峰永興公祠之側有茗
鳴澗沙徑思古亭遺址山南別峰曰石傘峰下有范
蠡養魚池唐豨抗書堂山西北五里即禹井禹廟又
西百餘步有大禹寺菲飲泉舊經云會稽山周回三百五十里蓋總言東南
諸山之總會稽郡者如晉王彪之刻石山贊云會稽刻石山禾何亂傳云居會稽秦望山然則刻石秦望
皆可以會稽山名之泊宅編會稽東南臣鎮封案舊里尖其周回六十里此又無言實山也然則會稽山
云者諸山之通稱爾【晉郭璞贊】禹徂會稽爰朝群臣不虔是討乃戮長人玉櫃表夏玄石勒秦【唐孫逖詩】
稽山碧湖上勢入東溟盡煙景晝清明九峰爭隱嶙望中厭朱紱谷內探玄牝野老聽鳴騶山童擁行軫
僊花寒未落古蔓春堪引竹澗入霜多松崖向天近雲從海人去日就江村隕能賦丘嘗聞和歌參不敏
賓從儒沖漠多士期標準頗奉龍纓心長謝瓦招隱【李白送友人尋越中山】山陰開道猶山去儒宜謝客才

千巖泉灑落萬壑樹縈迴東海橫秦望西陵遶越臺湖清雙鏡曉濤白雪山來八月枚乘筆三吳張翰杯
此中多逸興早晚向天台【嚴維仲春晚尋覆釜山】胡蝶弄和風飛花不知晚王孫尋芳草步步忘路遠況
我愛青山涉壑皆遊踐縈迴必中路陰晦陽復顯古岸生新泉霽峯映雪巘交枝花色異亦石雲根淺碧
洞志忘歸紫芝行可寒方嘆稽叔夜林卧方沉病【又】登覆釜山遇道人真氣重嶂裏知君嘉遁幽山階歷
丹冗藥井通狀流道人帶經出澗中携我遊欲驂白兕去且爲紫芝歌忽憶武陵事別家疑數秋【李紳詩】
削平水土窮滄海畚挿東南盡會稽山擁翠屏朝玉帛穴通金闕駕雲覓秘文鏤石藏玄璧寶檢封雲化
紫泥清廟萬年長血食始知明德與天齊【宋高宗詩】六龍轉淮海萬騎臨吳津王者本無外駕言蘇遠民
瞻彼草木秀感此瘡痍新登臨望稽山懷哉夏禹勤神功既盛大後世蒙其仁顧同越句踐焦思先吾身
艱難勝遵養聖賢有屈伸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蠡臣【明王守仁登香爐峰二首】曾從爐頂躡天風下數
天南百二峰勝事嗟爲多病阻幽懷還與故人同旗影動星辰北嶽薜迴滄海東世故茫茫渾未定

且乘溪月放歸遊【又】道人不奈登山僻日暮猶思絕棧雲巖底獨行穿虎穴峰頭孤笑亂猿群清溪月出
時尋寺歸棹城隅夜款門可笑中郎無好興獨留松院坐黃昏

宛委山在府城東南十五里山上有石簣壁立干雲
升者累梯而上十道志石簣山一名宛委一名玉笥
有懸崖之險亦名天柱山昔禹治水歌功未成乃齋
於此得金簡玉字因知山河體勢遁甲開山圖禹治
水至會稽宿衡嶺宛委之神奏玉匱書十二卷禹開
宛委山得赤珪如日碧珪如月各長一尺二寸吳越
春秋禹功未及成愁然沉思乃案黃帝中經曆蓋聖
人所記曰在于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在闕

其巖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磐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瑑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嘯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聞帝使文命於斯故來候之非厥歲月將告以期無爲戲吟故倚歌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也水經注又有石山石形似上有玉簡金字之書又云玉笥竹林雲門天柱精舍並疎山創基架林裁宇濱

澗涎流畫泉石之好山下舊有棲神館唐改爲懷僊館今爲龍瑞宮有洞曰陽明洞天山巔有飛來石其下爲僊翁丹山南則葬天師龍見寶元韓性秦山詩入蓬萊城城中望山色明晴分陰晴起夫放萊山前路爲愛看雲不歸去仰看鷲怪鷲飛來回頭忽見雲生處蟠中孤起如炊煙來風騰上答崖巔崖巔有雲雲迎接橫空一幅白翻綿天風吹散聚千縷淺處是煙濃是雨雲師一物怒不肯回霧出峰頭尺來許一出三日爲水肥老人欲歸不成歸雲師知我捲不禁夜出小兩相娛嬉老大作詩一笑須臾雨收雲散空迴倚松絕叫山下人仰看雲峰起山頂

泰望山在府城南四十里宛委山南高出群山表秦始皇登之以望東海其東南隸會稽西北隸山陰十道志秦始皇登秦望山使李斯刻石其碑尚存水經注秦望山在州正南爲衆峰之傑陟境便見自平地以趣山頂七里縣磴孤危峭路險絕記云攀蘿捫葛然後能升山上無高木當由地迥多風所致山南有譙峴峴裏有大城越王無餘之舊都也故句踐語范蠡曰先君無餘國在南山之陽社稷宗廟在湖之南山有三巨石屹立如笋龍池冬夏不竭俗號聖水傍有崇福侯廟今廢山在城之南與府治屹對故謂之南山姚令威叢語予嘗上會稽東山自秦望山之巔並黃茅無樹木山側有三石笋有水一泓蓋即譙峴也咸平中陸參譔法華山碑夏后氏巡狩越山方名

會稽后世分而爲秦望爲雲門法華其實一山自始皇登此山以望南陽又陟天柱之高峰以望秦中始有秦望之名而秦望最著秦頌德碑文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攸長卅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群臣頌功本原事迹追道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衆自強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群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爲寄猳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

綉州城如帶萬井如鱗臥龍飛來諸山縈紫如兜鞨
馬想何戰之雄風慕鴎忠之毅歎南望則雲門諸峰
起伏蔣狀若聊一水漩漩如縈任公子之所垂釣王
謝何陶諸賢所從處而遨也靚覽深渦引觴浮白歌
咏交作殆史有白雲從海上起漸升漸漫欸吸彌四
野不辨上下疑神龍驟至蛟煽羣從俄而風起谷應
猿虎競號從者皆怖頃之雲乍開已又合如是者數
四忽復奧朗遂循舊徑而下日方午農者就饁矣是
遊也攬山川之勝窮雲物之奇既夜而猶怳怳然
如在天台峰之上烟霧之中也詰旦爲記勤之石留雲
門方丈中

刻石山在府城西南五十里一名鵞鼻山一曰諸暨入會
稽此山爲最高以秦始皇刻石其上得名姚令威叢
語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而
立石刻頌秦德越絶書云始皇以三十七年來遊會

稽以正月甲戌到越留舍都亭取錢唐浙江岑石石
長丈四尺南北面廣一尺東西面廣一尺六寸刻文
於大越東山上其道九曲去越二十里水經云秦始
皇登會稽山刻石紀功尚在山側孫暢之述征紀云
丞相李斯所篆也梁書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范
雲爲主簿雲以山上有始皇刻石三句一韻多作兩
句讀之並不得韻又字皆大篆人多不詳雲夜取史
記讀之明日登山讀之如流張守節云會稽山刻李
斯書其字四寸畫如小指間鐫今文字整頓是小篆
字字皆上會稽東小山泰望山之側有三石筍別無石

石石筍並無字復自小逕別至一山俗名鵞鼻山之
云越王棲於會稽宮娥避於此名娥避山山頂有石
如屋大中間插一碑於其中文皆爲風雨所剝隱約
就碑可見缺畫如禹廟沒字碑之類不知此石果岑
石歟非始皇之力不能插於石中此山險絶罕有至
者得一探藥者則至之耳非偽碑也或云大篆或云
小篆皆不可考山上有洞曰風洞遇陰雨聞鼓樂聲
據令威所述如此則石岩插碑是其親見莫辨乃云
石堅固在碑蓋無有何也十道志謂秦望有糾碑蓋
山隴相連即指此山爲秦望云[宋王十朋]詩隆山嵯
峨崇錫岩光傍觀滄洲仰拂玄霄文命遠會風淳道
遼秦皇遐巡邈茲英豪宅靈基阿銘跡峻嶠赤陽曜
景時和氣淳衍嶺增鮮長松挺新飛鴻振羽騰龍躍

鱗[宋陸游詩]街頭旋買雙芒屩作意登山殊不惡蒼
崖無路竹逶迤崩石欲墮松根絡憑高開豁快送目
履險崎嶇危着腳川雲忽起兩蛟舞瀑水高吹萬珠
落大巖空硿誰所劇絕壁峭立疑削坡平或可容
百人峽束僅容飛一鶴蛇蹊岌岌頭自眩鬼谷憔憔
神先愕秦皇馬跡散莓苔如鐫非鐫鑿非鑿殘碑不
禁野火燎造物之報焚書虐人民
城郭俱已非煙海浮天獨如昨

望秦山在府城東南三十二里與秦望山相接稍北
始皇登之以望秦中者也一名天柱峰一名卓筆峰
[唐戴叔倫詩]拔翠五雲中擎天不計功誰能凌絶頂看取日升東
雲門山在府城南三十里秦望南晉義熙二年中書
令王獻之居此有五色雲見詔建雲門寺後析爲六
曰廣孝顯聖雍熙普濟明覺今廣孝寺獨存寺僧亦

射的山在府城南十五里與白鶴山相連水經注云

望山的狀若射侯故謂射的西有石室名為射堂每

年登否常占射的為貴賤準的明則米賤的闇則米貴

諺云射的白斛米百射的玄斛米千其來遠矣石室

一名獅子巖射侯是東峰壁上有白點孔靈符會稽

記射的山半嶺有石室傴人射堂東高巖臨潭有石

的岫形甚圓明視之如鏡 唐李白送[illegible]詩[illegible]瀉水不 淵眼觀清瀨解心即知蓬

萊石却是巨鰲替送爾遊華頂令余發高興偃人居

射的道士住山陰遇穴尋溪入雲門猶得躋溪蘿秋

月夜相憶在鳴琴【宋徐天祐詩】鶴去山空餘丹灶秋仙

人遺箭有誰收不須覆斗占豐歲看取峯前白射侯

石旗山與射的山相連形如張旗旁有石室宋建炎

中士大夫避地於此

石帆山在府城東十五里水經注山東北有孤石高

二十丈廣八尺望之如帆南對精廬上蔭修竹下瞰

寒泉西連稽山皆一山也十道志山遥望如張帆臨

水下有文石其狀如鷄曰石鷄 夏與之潮謝詩一石帆來 射的天然山湖中

葛山在府城東十里射的山北越絕書句踐種葛於

此山使越女治以為布獻吳王 吳越春秋采葛婦傷 君之苦詞曰葛不連蔓

棻台台我君心苦命更之嘗膽不苦甘如飴令我采

葛以作絲女工織兮不敢遲弱於羅兮輕霏霏號絺

素兮將獻之越王悅兮忘罪除吳王歡兮飛尺書增

封益地賜羽奇機杖茵褥諸侯儀群臣拜舞天顏舒

我王何憂能不移又一本止

嘗膽不苦二句甘如作味若

鹿池山在府城東南八里會稽山東北鏡湖中嘗有

白鹿水經注湖水自東亦注江通海水側有白鹿山

又曰湖北有三小山謂之鹿野山按吳越春秋越之

麋苑也山有石室言越王所遊息處矣越絕書白鹿

山在大山之南下有飲水池俗呼鹿野山

香山在鹿池山東木犀甚繁華 【元】無名氏詩誰將萬斛 桐桂子撒向山中春古

道傍萬壑曉風吹不 斷至今猶自滿山香

洞浦山在府城東南二十四里香山東舊經即湖南

龍尾山西南之趾今呼曰桐塢

龍尾山在洞浦山東南形如龍尾又名楊梅山

箬簣山在府城東十二里洞浦山西北舊經秦皇東

遊於此供芻草俗呼迸門山

少微山在府城東十里箬簣山北宋職方郎齊唐隱

居處也山與會稽山相望最奇偉齊家園在焉 【宋】王十朋

詩出郭舟行十里間少微山近箬簣山山中處士已 長往一點客星雲外閒【明】張元忭贈葉太守應春詩

流觴嘯詠五雲間五馬歸來鬢未斑聞有新詞楚 澤開擅吟對少微山一庭蕭鼓催花去萬壑烟霞伴

鶴還散學長生小方朔扁舟乘月扣玄關諸仙佩 【明】紙攪湖山勝隨盟松竹緣爭如君解綬了悟得真

詮【明】關中劉惠龍詩清幽何處著几席屬思爭看別難

春可是白雲深谷裏遥遥冠蓋往來頻

上城山在府城東六里少微山西北越王作土城以

貯西施故亦名西施山今五雲門外有上城村西施

至吳越春秋王得西施鄭旦飾以羅穀教以行步習
於土城教於都巷三年學服而獻吳王
寶山在府城東南二十五里一名上皐山東接紫雲
山旁連錫山南抵下皐富盛山西北接龍尾筶簀諸
山山巔有趙家墓一名趙樂墓西唐裘城南宋攢宮
地也山巔號白鹿尖又新婦尖旁爲鷄籠山五峯嶺
其對案曰栁李尖地理家謂之筆案
紫雲山在府城東南五十里舊經云昔有遊龍憩於
此紫雲乘之
下皐山在府城東三十里

富盛山在府城東四十里
錫山在府城東五十里舊經云越王採錫於此嘉泰
志云舊傳山出鉛銀或杯鑿取之忽山崩摧壓數十
夫今迹存焉其後里人無敢採者此山去寶山不遠
意寶山之名或取此
鳳凰山在府城東南四十里寶山東山形肖鳳上有
烏石將軍廟最靈
跳山在府城東南三十五里富盛山北俗傳錢王鏐
微時販鹽遇官兵跳避此山石壁書大吉字并指[illegible]
跡俱存

橫山在府城東三十四里跳山北俗所稱者有小橫
山大橫山舊經山有草莖赤葉青人死攪之輒活
銀山在府城東五十里橫山東無草木產銀沙舊有
禁毋得擅開而居人往往聚衆盜發之不唯礦氣傷
禾且懼召亂謂宜塞其路散其黨乃可耳
北山與銀山連其頂有穴可容二十餘人
鷄山在府城東南六十里康家湖北越絕書鷄山豕
山句踐以畜鷄豕將伐吳以食士也鷄山在錫山南
去縣五十里縣蓋指山陰又諸暨有金鷄山
鶴鳴山在府城東南五十七里鷄山南山上時有鶴

鳴
東化山一名將軍山
西化山一名筆峰二山相連接在秦望山南寰宇記
天下有二十四化皆真人脩煉之所旁又有龜鶴二
山
龍惠山在府城東南七十里倫塘埠上有龍王祠禱
雨池
諸葛山在府城東南六十里葛洪嘗棲於此亦曰葛
巖蓋會稽第一山也山高數十仞周亘五十里縣處
百餘丈下射石曰如雷其巔有諸龍人[illegible]

井有僊人石其象如鍥旁有應門巖高數十丈巖上
孕鷹巢鳥攫狖飛委諸中人往往拾其墮者石有龍
池可禱雨
黃龍山在諸曁山之半有寺曰延安亦有葛僊丹井
在寺殿之後
閣老山在諸曁山東左視如屏右視如筆九井在其
下
靜林山在諸曁山西南上有龍潭祈雨輒應
銅牛山在府城東南五十八里靜林山西水經注山
有銅穴三十許丈穴中有大樹神廟山上有冶官山
北湖下有練塘里吳越春秋句踐練冶銅錫之處孔
曄會稽記銅牛山舊傳常有一黃牛出山巖食草採
伐人始見猶謂是人所養或有共驅感之無及輒失
然後知爲神異舊經又云牛見靈氾橋人逐之奔入
此山不見掘地視之有銅屑又姑中山越絶書越銅
官之山也越人謂之銅孤瀆孤一曰姑長二百五十
步
舜山在府城東南四十里銅牛山西一名筆架山俗
傳大舜遊憩於此殆謾耳山高可十里餘上有水田
可稱緇黃之流往往茨其上

大平山在府城東南七十八里舜山東南又一在餘
姚
西湖山在府城東南二十二里西湖之旁
天荒山在府城東南八　里山不生草木其下爲駐
蹕嶺
石瀧山在府城東南一百十里天荒山東多松楮木
儲山在府城東南一百四十里風土記越王供儲在
此又云張猴種田立府倉於山俗稱粟山
嵝山在府城東七十里下臨舜江與上虞接壤山高
銳如削其巔有洞廣八尺深十餘丈類神所斧清絶
可愛一名嵩尖舊經漢樊夫人學道於此昇僊有石
室石井丹竈存焉
豐山在府城東北六十二里嵝山西北臨曹娥江錢
王鏐破劉漢宏將朱褒於曹娥進屯豐山褒等降此
山是也
稱山在府城東北六十里豐山西北北環大海舊經
越王稱炭鑄劒於此俗呼稱心山
鄭弘山在府城東南三十里以漢太尉弘名
稷山在府城東五十里稱山南舊名稷山越王種菜
於此後漢謝夷吾爲稷鄉嗇夫亦此越絶書句踐齋

心訴蹤衡留身最度井歷未應依北斗直欲從南渡
薤兩班猿背擣花墮鶴翎放憶舟柱笏翹首望鷗齡
桑梓聯同井芝蘭越謝庭步蟾扔倚杖占渫忽更莫
自有三光耀何須數十螢無因占廟祀有約訪巖扃
蒙輿歸來社餘瞅晚汀最宜烹茗處無復索銀瓶
絃誦人皆樂登臨我獨醒咸靈尊嶽鎮形勝覽風霆
城廓金湯固山河砥礪寧鶯花春靄靄
燈火晚熒熒江漢朝宗意遥峰拱舜廷

去虎山在北幹山東三里許舊志宋景德中有猛虎常傷人一夕負子渡江西去縣令杜守一以名其山今山有虎子坳【明】劉績詩望邑名山聳碧霄白頭重過與偏饒千村翠堵高低歷一帶長江早晚潮玄度跡存猶可弔子胥魂遠若為招登臨莫起興亡嘆且酹浮生一酒瓢

城山在縣西九里其山中卑四高宛如城堞吳伐越次查浦句踐保此拒吳名越王城又名越王臺前兩

峰對峙如門曰馬門石上兩竅通泉圍不踰杯深不盈尺冬夏不竭曰佛眼泉山半有池曰洗馬泉中產嘉魚越拒吳時吳意越之乏水以鹽魚爲饋越取雙魚答之遂解圍去【宋】華鎮詩兵家制勝舊多門贈答雍容亦解紛猿報一雙文錦鯉坐歸十萬木犀軍【明】朱純詩越王臺畔偶躋攀喜得城中半日閒伯業已消空鳥冢仁風猶在憶龜山漁舟遠泛滄洲外僧塔微鳴紫翠間最愛菊花山上月清光直送酒船還【釋懷讓詩】句踐已僊去浮雲霸圖空危峯兀立數千仞藝背獨擁蓮花宮谷若小徑盤松入佳境迥與塵寰隔幾重山色鎖樓青一片湖光蕩簾白我昔尋詩若上頭與動物與諸生遊雙鞋踏歩石磴蘚兩耳聽繳濤江秋別來東風喚帝馬南浦新愁長芳草今朝携杖復登臨重與諸生散襟抱茶罷絮[illegible]悠揚談笑陡覺詞源長吟餘倚崖忽卷卧眠[illegible]都柴芝雲香覺來却憶還山去張鶴翩翩彼徒江一聲金鐘振長空回首湘湖隔烟樹

石巖山在縣西南十二里峻峴[illegible]絕其狀如獅子故又名獅子岩其巔有香泉方四尺深尺許【明】劉[illegible]詩落日下[illegible]峭壁[illegible]生遠依雲霞媚餘姿松拓濟清陰振衣緩步披榛[illegible]曾參禪花節上明涉鸛作問吟涼風自西米[illegible]腿收我思恭華能幾時摧落方自今逝川無停波急絃有哀音凝瞻望四方悵焉愁思深

荏山在縣東北十里孔靈符地志越王種荏於此

東蜀山西蜀山在縣南十二里兩山對峙無所連屬

塔山在縣南二十五里縣學向之名文筆峯絕頂舊有塔其南坳如舟名石船塢

木尖山在塔山東南山高霧罩又曰霧楼峯

黃竹山在塔山西南竹色微黃狀如刃削一云是范蠡

遺鞭所生

峽山在塔山南二山相夾前曰前峽山後曰後峽山

壽山在峽山西

摩烏山在縣西南十五里東方朔神異記亞父斷蕭山南嶺將摩於烏江蓋江東以鄉爲摩云

糠金山在縣西南十八里日出如灑細金光彩灼爍

定山在縣西南三十二里湘湖中舊志所云屹立江中湖塘至此而止過後怒者乃別一定山今爲錢塘縣

冠山在縣西十七里山形如冠有泉甚甘

連山在縣西二十里長闊九里舊經秦始皇欲[illegible]

俯渡浙江今石柱數十列于江際傍有小山號石
山其井上廣下曲秉燭而入不盡數十級相傳謂台
子墓
琴嶂山在縣西二十五里夏駕湖中湖去海止數里
一名夏駕山舊經山多菰草織以爲席甚細密多按
者爲精按上虞縣夏蓋山亦名夏駕山亦在湖中亦去海數里今並存之
乾莆山在縣西三十里山北有泉清潔殊異越王以
之造醋曰乾醋泉
歷山在縣西三十里相傳謂舜耕處餘姚縣亦有歷山今並存之
石牛山在縣西南八十里其東之徑抵富陽縣界
紹興府志　卷之四　山川志一山上　三十六
三臺山在縣南七十里舊有臺三所
大山在縣西南九十里橫亘三都一名長山其南之
最高者曰鏡臺山一名白石山又名筆架山許詢修
煉之所巖曰玄度巖洞曰僊人洞巖洞出雲草木皆
香可以療疾又曰百藥山溪口有僊人石唐王勃過
之刻詩於上水涸石露乃見其蹟王勃詩崔嵬怪石立溪濱曾隱徵君下釣綸東有祠堂西有寺清風巖下百花春
州口山在大山北九里相傳錢王鏐欲置州於此以
斧驗之其石軟脆斧痕猶焉
龍門山在州口山北十里兩山對峙上有龍湫

佳山在縣南九十里
金鷄影山又名峽山在縣南六十里濱于江上有石
籠石
白鹿山在縣南六十里世傳有僊人騎白鹿於此忽
已不見
苧蘿山在縣南二十五里下有西施宅上有紅粉石
又一在諸暨
螺山在縣東十五里其形似螺
洛思山在縣東北三十六里輿地志云昔有洛下人
隨太尉朱儁來會稽三年不得返乃登山北望而歎
紹興府志　卷之四　山川志一山上　三十七
孔曄記云儁遭母喪卜葬此山請洛下圖墓師爲相
地師去鄉既久目極千里北望洛京號呼而絕因葬
山頂宋徐天祐詩路去蹉跎歲月深羈愁無柰故鄉心人生必竟俱塵土莊舄當時自越吟元戴天錫詩登高復懷古路遠極羊腸目斷雲天濶何由見洛陽
鳳凰山在縣東三十里又名慈姥山石壁之間有望
夫石
航塢山在縣東四十里舊經云句踐之航也三百石
長頸小七十人渡之山巔有湫曰白龍井又一在諸
暨元胡天鍚詩拂衣登絕頂石磴漬苔紋鳥道懸崖壁龍池護白雲樹深猿抱子花暖鹿成群更愛禪房宿泉聲徹夜聞

吹樓山在縣東四十里又名岵市山東一峯北二峯諸岫參差相並有似前後部鼓吹

龍山在縣東五十里其形如龕相傳爲錢武肅屯兵之所近年官兵於此破倭寇焉一巨石有馬蹄跡名馬蹄石明周尚文詩吟蹤偶滯留餘日海邑州江閣天風夜劍鳴應欲浮年華問遊水身世若飄舟聽微吟聲笛發陽浦戍倭寇金誤聲山何峽嶠千峯轟天表空角思帝岩臨眉岩敵劍聽前絡錦文虎豹臥秋草班荷幾萬狀瀰日星供好我來坐忘歸修竹間啼鳥悠悠何足聽斬死床頭寶此地即遂瀟那後來隱島何日借夢衛吏循以終老

諸暨長山一名陶朱山在縣西一里南北可長十有餘里高五千餘丈其頂平博有石室可坐百人有峰特秀曰文筆峰俗呼白楊尖北有戚家嶺亦曰七岡南有范蠡巖下有五湖鴟夷井皆有陶朱公廟相傳范蠡居其下唐駱賓王早發諸暨詩征夫懷遠路夙駕上危巒薄煙橫絕巘輕凍澀迴湍野霧連空暗山風入曙寒帝城臨灞涘禹穴枕江干橋性行應化蓬心去不安獨掩窮途淚長歌行路難明張洲詩陶朱山頭楓葉殷山人一去何時還閭廬貨殖白石遊歐冶劍古青蛇蟠鴟囊存智惟籌決鳥喙多妨成血封存大禹拓遺粹力揭夫差珍餘孽功成日去抽身難五湖煙浪秋漫漫風吹故宅留井黑漆燈夜照藤蘿寒

繡秀山亦名小陶朱山在城中當縣學後

紫山在城中西門內明錢德洪詩二首雲峯不可攀還過麥空碧陟臨丹崖覺巖最危石絕棧珠絲懸迴閣鳥道窄俯瞪滄溟翻仰攀只十劍虛前長鳥飛欲駕長虹以雲

抑女極沅湘煙水迷蒼梧淵道關化城不可攀八久客寂然意竟何如躍鳳翔金璧以乞也登高將窮煙挿空翠躡足凌雲樓峯頭振雙袂來命御八極翔然黃千規有容不能從飼飼攀蘿桂移登趾足世臨高萬象會聲彼始學入窮探及高遂勿憚道路艱行行志竟遂勉識丁里足爲爾延疆響

姚舍山在城中西城下

石庭山在縣城南不一里形甚小石皆紫色堪輿家謂是縣之印山

苧蘿山一名羅山在縣南五里臨浣江江中有浣紗石輿地志諸暨苧蘿山西施鄭旦所居其方石乃勝紗處十道志句踐索美女以獻吳王得之諸暨苧蘿山賣薪女曰西施山下有浣紗石山足下有王羲之書舊有碣孫興公文王獻之書今不存一舊志苧蘿山在蕭山縣之苧蘿鄉錢清小江有西施小廟而無浣紗石一在諸暨縣南五里濱浦陽江之西俗呼爲張家山下有石而無浣紗之名縣東二百步有西施灘上有西施門而無施鄭之居至今傳爲諸暨有西施浣紗石故置而浦陽江經錢清入海是江近縣俗稱浣紗又稱流汝又稱蕭溪皆以施而得名則濱江之石通稱浣紗無足疑者苧蘿之屬諸山皆在析縣之先志者失考故疑而兩存之浣紗即從沙從文沙字從系者李白浣紗石詩西施越溪女出自苧蘿山秀色今古荷花羞玉顏浣紗弄碧水自與清波閒皓齒信難開沉吟碧雲間句踐徵絕艷揚蛾入吳關提攜館娃宮杳渺不可攀一破夫差國千秋竟不還王維西施篇艷色天下重西施寧久微朝爲越溪女暮作吳宮妃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邀人傅香粉不自著羅衣君寵益嬌態君憐無是非當時浣紗伴莫得同車歸持謝鄰家子效顰安可希魚玄機詩吳越相謀計策多浣紗神女去相和一雙笑靨才回首十萬精兵盡倒戈范蠡功成身隱遁伍員諫死國消磨

太白山
奉化縣界
鹿亭
瀑布
大嶺

歷山舜廟舊圖
西井
東井

安山

北山圖

山圖
石成山

山川志二

山下

餘姚秘圖山在縣署北署垣據北麓半其南麓爲知縣廨上有石如匱舊經云神禹藏靈秘圖之所山高止丈許周廣數十步初蓋名方丈山唐天寶六年改今名

龍泉山在縣城中秘圖山西一里許山腰有微泉未嘗竭所謂龍泉者也舊名靈緒山亦名嶼山三峰挺秀如畫前俯姚江頗號佳勝孔曄記云山有三足白鹿山巓有葛仙翁井有絕頂石山半有神僊洞嚴先生祠漢嚴子陵光 孫忠烈公祠都御史贈尚書孫公諱燧 謝文正公祠大學士謝遷 陽明先生祠新建文成侯王守仁 永賴祠大學士呂本生祠 三錫祠總督胡宗憲生祠 皆在焉下爲龍泉寺唐方干龍泉絕頂詩未明先見海底日良久遠鷄方報晨古樹含風常帶雨寒巖四月始知春中天氣爽星河近下界時豐雷雨均前後登臨思無盡年年改換往來人明陶安登龍山詩蒼峯倚重霄萬古色不改神龍去已遠遺跡隱然在石罅常出泉土脈本通海寶坊起樓閣氣清地爽塏萄金歲雖古木青掩靄攀磴行復坐瑤草鮮可採賓朋觴詠間氣味似蘭茝談笑有雅趣巖壑被光彩嵓會伊我何人酢復何待又脚底潮生鼓雨雷浪頭隱隱白雲堆諸州地到海邊盡外國帆從天際來但見中間浮島嶼不知何處是蓬萊平生登覽今朝辭旁無事官閑開謝遷詩逸迴蟠龍接秘圖雨中登眺樓攔神仙勝境除三島孤客艫舟伍五湖地近東

淡先見日射池南郭晚棲烏高軒過處一爭翔一片清水照玉壺〈作俊詩〉龍山幾道落岩泉古寺長松鎖夕煙風雨勝異無丈室藤蘿昏黑隱諸天看飛短錫加何日打貴殘碑不記年生滅大千還世界白雲滿地故依然〈王守仁詩〉我愛龍泉山山僧頗疏野盡日坐井欄有時臥松下一夕別山雲三年走車馬媿殺岩下泉朝夕自清瀉〈翁大立標列龍山八景〉夕下詩未明先見海底日五更見日寒巖四月始知春曰四月留春江發上虞折而東下鹹池涯一里九曲西北三江亦皆宛轉抱城曰九曲環清四明山在甬曰千峰拱秀姚江洑漾不可橋獨虹橋在前如虹飲澗曰市橋虹跨龍泉洞泉溜淙淙曰石洞龍吟閩閩江南尤誠門爲室飛翬南北城夾江並峙曰兩城合璧皇甫方向齡入景龍山中〈顧詩〉大唐昔須罹龍川於越龍今吐與泉終日出雲臨禹穴有時飛雨灑堯天

大黃山在縣東二里亦名鳳山有東嶽廟玉皇殿〈明翁大立標列鳳山八景山東面海日初昇曦射林谷曰東海朝暾西面城與龍山相對落景在城闉煙靄聯屬曰西山夕照其南四明山橫亘百里雪後晶若瓊瑤曰南明霽雪其北三江五湖之水胥會于山麓曰北野玄江海潮抱山而上山下有黿窟春月自能發潮與海潮並湧曰蔥水春潮山趾福星橋長虹夜道夜景殊奇門星橋夜月東嶽廟每三月望聖燈千點渡水而南憩于白山之巔晶晶光燭天曰千燈絡此竹樹鬱蔥印禽晚集計以數千皆回翔而下曰白鳥晚朝皇甫方向齡八景與東〈翺詩〉鳳去山空尚有名翩翩五色曉霞生遙瞻玉帝何前火散作人間不夜城〉

小黃山在大黃山側

竹山在縣東南五里形如龜其北趾跤於江是爲縣水口

白山在縣東南三里形類蛇亦名蛇山有漢高帝廟相傳信國公湯和建用以厭蛇也以上五山堪輿家謂之龍鳳龜蛇

九疊山在縣東九里又名九里山

許家山在縣西南五里

南黃山在縣西南五里

西石山在縣西二里

董山在縣西五里

魯家山在縣西北六里

豐山在縣西北五里高一千八百丈廣四十里東西二峰相峙俗呼東豐山西豐山十道志云山少木多石又云道始寧及剡非也山今在江北與上虞猶接境峽則大遠矣或山有同名者云山周回未及十里

曰廣四十里亦未然其上多古塚有穴可入中室或寬四五丈或二三丈傍皆磚砌間有二三室者俗呼爲老人塚云是上古未有父子時人老則預爲上室藏糧居其中以待死又云非也是兵火時逃匿避亂者相傳如此不可考要之蓋古塚尸朽化耳

勝歸山在縣北三里相傳晉劉牢之勝孫恩歸屯此故名嘉泰志作聖龜山山少草木多石土人採用之呼爲打石山嘉靖末年謂縣之坐山也禁開鑿

冶山在縣東北五里相傳歐冶子鑄劍之所〈會稽亦有冶山舊浦皆云歐冶子鑄劍處今並存之〉

化安山在縣東南十里有泉曰化安泉巖曰道巖

殄山在縣南十五里

大小雷山在縣南二十里相傳云神仙所居獵者汗觸之輒震雷

羅壁山在縣南十八里有虞國野郗家池

太平山在縣南八十里東連四明南接天台輿地志山形似繖四角各生一種木不雜他木一角樅一角梓一角櫧一角柟有道士舊築居山上穢身者來輒飛倒非潔齊不敢至有葛僊煉丹石藝文類聚餘姚江源出太平山東至陝江口入于海晉謝敷娛杜京

産居焉亦名曰門山會稽記太平山一在會稽一在上虞一在餘姚而餘姚之山最著晉孫綽銘嵬峩太平峻踰華霍秀嶺樊緯奇峰抗鶚上干翠霞下籠丹壑有士冥遊默往奇託蕭形枯槁映心冥漠亦既覲止渙焉融滯懸棟翠微飛宇雲際重巒蹇產迴溪縈帶被以青松灑以素瀨流風佇芳翔雲停靄齊孔稚圭詩石險天貌分林交日容缺陰澗落春榮寒巖留春雪

四明山在縣南一百十里高一萬八千丈周圍二百十里一云八百里蟠跨數縣由鄞小溪而入者稱東四明由餘姚白水而入者稱西四明由奉化雪竇而入者稱之四明層巒絕壁深溪廣谷高迥幽寂與人徑殊絕方士家云第九洞天晉孫綽賦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蓋曰靈僊窟宅焉凡二百八十二峯四面攢聳梅福四明山記云四明山周圍八百餘里內八百餘家居之其山四面形勝各有區分中通一溪曰篔溪東面七十峰號驚浪山其境伎何章東為何章之地西南山狀如斧牛山中有石峰形如芙蓉號芙蓉峰正是四明山之心其峰有粟及石壁一峰生五種之芝自然花藥南七十峰其如驪羊號驪羊峰其地宛轉吐出清潤有七峰其許一濶出南過一百二十里其水歸鄞江南派是四明山南門也號白溪西南有八峰如晉襲號八襲山向北有兩山如走蛇山足澗深七十餘里是四明之

北門山四面二百八十峰山內生銀蘭香草藥石乳梓松栢櫸黃楊茗樹石鷰毛竹銀筍不死之鹽此盒盡四明山形勢而言若舉在餘姚境者則由梁衖至白水又透迤向東南行斬荊棘攀蘿蔦二十餘里其中為三孕峰漢張平子家焉少南則芙蓉峰五峰相望各方六里其中峰有漢隸深刻四大字曰四明山心其上為騫鳳巖東南十里為殺羊巖神僊居羊於此有血漬焉又南為分水嶺入鄞縣界騫鳳巖之右為石窓四面玲瓏每天地澄霽望之如牖戶中通日月之光亦名四窓是稱四明唐謝遺塵云是為四明

中外形聲綠綬中味敵璅異隔石樵兒拾敵林宿鳥
鳴亦應倦吏守時取薦解誠日休詩山風熟異果。應
且先供負倦。味似雪腴矣形如玉腦閒銜來多
野鶴落處半靈泉必其玄都杰花開不計年有猿山
家謂之鞠侯爲鞠詩何事鞠侯名先見在四明但爲
連臂飲不作斷腸聲野蠹。亦縹纏。琛彩。
僧。日清。滿林蹤宿子誰爲作君卿同休詩見笑鞠侯
鹽井卻僅十萬車嬋嬋爲印綬雲壑是閑日泉遣祖公
護果榮抑了供爾往
如不派應得講玄囊其大蘭烏膽雞壁芙湖雲頂東
明雙鳳白雲南雷諸山之勝三井白龍水壺之窟鳳
鳴之洞問道之石直與天台鴈蕩爭奇皆在餘姚境
若大杖錫則在鄞雪竇則在奉化皆勝跡各有寺而
雪竇尤奇又有大嶼小嶼山云是四明南之兩峰小
嶼峰望如樓閣亦在奉化以俱非餘姚地故不詳著

大都四明本石窗得名其餘支隴甚多總謂之四明
猶西北諸山皆謂之大行也若入山問諸樵人則隔
里許即異名殆難殫述然蘿壁南雷等今則別爲著
山土人不復謂四明矣永樂十三年　詔道士朱大
方圖畫以上參原道縣志云按松陵集謝遺塵者有道之士也嘗隱於四明之南雷一旦訪
龜蒙陸子語以山中之奇品爲九題索詩曰石窗過
雲雲南雲北鹿亭樊榭潺湲洞青欞子鞠侯皮日休
和之詩各因題附見宋施宿乃云謝遺塵所稱及皮
陸諸詩世雖競傳之顧今四明山中居人乃不知其
境果安所在嘗與華山之華陽武陵之桃源皆神僊
境可聞而不可即者也予頗貪奇嗜怪未之信後躡
足四明界累觀其勝已大奇之然求遺塵九題止得
所謂石窗者諸皆無可索後乃憶龐君之言良是及
今作邑志登載山川四明諸薦紳先生來言山
中之奇頗聞九題有廣濟寺僧者因處太白往來四
明間最久予進而叩之指點圖畫者連日夜蓋詳哉
其言之也美哉茲山溪乎殆非人境矣會陸皮之所
詠者然鹿亭樊榭則墟矣予乃咕悔昔所遊覽未有
所見便以爲奇今所聞者大於昔所見矣尚須畢足
入山躬歷之僧試隨予後無予告予今信足之所履
信目之所視必盡有八百里之美二百八十二峯之
奇以歸僧向予頂立作禮曰是直尋無上世界弟子
止見太白山西一方云然予又恨施君不可作徒迷
惑終其身於是志四明山特詳焉施君又云四明本
屬餘姚而今明州擅其名猶嘉州之峨眉反得名於
眉州華州不見華山而同州乃見之故語曰世間多
少不平事却被同州看華山真是杜牧所謂四明諸
山皆天下大觀非一州里所得專今造化已私於吾
上顧又與夫斗城者爭名哉且實在吾姚奚用名爲
又其山鄞奉並占之其稱名也亦宜唐施肩吾登四
明山詩半夜尋幽上四明手攀松桂觸雲行相呼已
到無人境何處下簫吹一聲又宿四明山詩梨洲老
人命余宿杳然高頂浮雲平下視不知幾千仞欲曉
不曉天鷄聲宋孫應時詩平生抱遐尚撫劍遠行遊
跡謝鸞秘台心與嶽壑謀東征泛滄海南騖踰丹丘

西登峨嵋北望關隴慈巨靈挽歸響巫峽紆行舟
劍閣追險壯龍門更奇幽歷覽雖未飽勝槩略已收
遡來卧煙湖清夢長東遊家山惟四明名字橫九州
出門宛在眼欲往輙不酬人事真好乖山靈苦吾仇
忽近益可笑技老空自尤茲辰正芳春會心得良儔
贏粮辛易足快策逐所求中宵雨聲斷逗曉霽色浮
天容極瑩淨風氣亦和柔瘦笻挾藍輿野服薰輕裘
逍遙皆林麓欣欣聽溪流試展清賢嶺彌蓋白水湫
飛湍響淙潺惟松韻蕭颼艱哉上羊嶺喘若料虎頭
登石路歲期負樵歌道周百折快一眺千里森雙眸
峯巒何綿聯脉絡相繆繆化鈞妙融結神功巧雕鎪
長風動溟渤洪濤播瀛洲巨鰲出贔屭游龍繞蚴蟉
鯨鵬怒摩盪蟲魚紛疊稠萬怪各起伏千帆近行留
或坦若几案或峻若冠旒或攢若劍戟或剡若戈矛
或舞若鸞鳳或聚若驊騮或戲若狻猊或拱若貔貅
儼然開明堂玉帛朝諸侯赫然會岐陽長圍方大蒐
鑾戢臨長平堅壁持鴻溝廣野列車騎中軍嚴旆斿
開闢浩汗漫變化久悠悠髣髴不得語形容那可儔
屹村四十圍蟠根幾千秋老幹枯不死新榮翠相樛
飈馭之來止桑田行驗否道蹤信所聞靈舉嘗詢由

山輒應
聚粒山在縣西南十五里
馬渚山在縣西三十里
吳女山在縣西三十八里舊名蛾眉山唐天寶六年
改今名
鳴山在縣西南十二里舊經云支道林居剡毎名辰
遂來鳴山或問之答曰謝安石昔來見就輒移旬日
今觸情舉目不覺欣想後病甚遂移來鳴中十道志
東箱山內有嶋山僧史云支遁殁鳴中其葬處今泯世說云支終於剡之石城山戴逵過其墓曰德音未遠拱木已積姑兩存之

姜山在縣西五十里其袤十里上有五峰吳越智覺禪師延壽各有詩曰金鷄峰松蘿高鎮夏長寒透出群峰畫恐難造化功成彰五德洞天雲散露花冠
峨眉峰盤空勢險露巖根深洞寒聲落白泉好似雨餘江上見水雲僧出認西天積翠峰翠歷峯巒地形直落日猿聲在空碧天風吹散斷崖雲古松長靄三秋色凌雲峰煙蘿高嶽勢凌雲影瀉斜陽出海門曾與支公探勝去夜寒雷雨上方聞白馬峰湖外層峰瀉危瀑天際陰晴長葉木南北行人望莫窮秋雲一片擁幽谷下有小池曰姜女池又名姜女
泉
鍥斗山在縣西北十里
點兵山在縣西北十一里晋高雅之於此點兵焉今
呼爲點碧山

巖山在縣西北十四里
芝山在縣西北二十里産靈芝
石姥山在縣西北十五里有白龍湫禱雨輒應
亢山在縣西北十五里
花蓋山在縣西北十五里産香薷
烏卜山在縣西北二十里
禾山在縣西北二十里宋謝靈運云山海經有浮玉
山北望具區今餘姚烏道北禾山與具區相望即浮
玉山
東山在縣西北四十里亦借名謝太傅者也或云安

亦嘗遊寓焉未知然否然安所隱之東山則非此矣
環余支汝仇二湖間三五十里傍多支山其最名曰
鷄鳴山曰杏山曰茅山曰牛屯山山相去數里許皆以
鷄鳴爲宗其東巖最勝林壑茂邃巉嶠崎嶇多奇有
夏公桑又有滕琪桑有恠松枝柯拳曲狀若虯龍
鐵劍山在縣北十五里
松山在縣北二十里
栢山在縣北二十里五代時晋陵胡輔成家此遂山
種栢又名栢山
眉山在縣北三十五里海中望之如脩眉然又北九

里為巡檢司

櫟山在縣北三十八里

歷山在縣北三十五里相傳舜所耕也下有田曰象田井曰舜井又有石牀足跡虎獸跡宛然舊經云舜支族封於餘姚歷山舜井之類皆子孫思舜故鄉取像於此亦猶漢新豐之義非舜所耕鑿也按蘇鶚演義云歷山有四一河中二齊州三冀州四濮州又其一不聞所云不聞者豈此山乃其一耶梁江淹歷山詩愁生白露日思起秋風年落葉下楚水別鶴噪吳田[?]氣陰不極日色斷非天酒至情瀟愛憑尊還惆然文通不興人所題乃此山也宋中不及舜事亦知非舜所耕耳

陳山在縣東北十里高千餘仞少石饒草木遠望形卓峭如筆至其巔則正平本嚴先生光故里先生墓在焉亦名客星山山半有華清泉亦名旋井舊有高節書院清風閣客星菴陳山寺絲風亭靈瑞塔今俱廢元黃溍詩一杜孤撐杳靄間人言此是客星山流風百世今誰嗣應詔諸賢故未還荒塚草深迂石路高齋月色滿柴關窮年漫逝滄江上及此維舟獨厚顏明[?]詩餘八景客星峻獻詩富春江上一孤亭中筆峰前釣子陵壇朝秪為古鄉月無復山中訪客星

安山在陳山北一里許臨于河下為安山橋

孤山在縣東北二十八里南麓臨燭溪湖四峰如筆格最秀前有墩曰張沙墩浮出湖中雖大水溢不沒燭湖八景所謂沙丘聚鷺者即此是也

石匱山在縣東北二十二里揷燭溪湖中三面皆水西脈自梅嶺來自高山望之正方如匱山多大石礧碨登之覺下旋旋有聲上有舊烽堠跡

航渡山在石匱山東

梅梁山在石匱山南二里許梅溪水自其西出

許卸山又名海卸山在航渡山東一里許山而北向長淵自趾至腰平可行上則陡峻必由東西逶迤乃可上山巔亦有烽堠址俗呼為雄鵞觜

真武山在許卸山東甚高峻北面湖自山肩東下折而中高阜聳起如人危坐拱手者於腹東龜山西蛇山前豆出湖中排列甚整自孤山望之儼然天造之

勝由巔而南聯綿數十里山不絕稍東曰柘嶴

游源山在縣東北四十里游涇之水出焉其山多大谷窈僻人跡罕到最深者曰邵嶴有鬼嘯潭

繆家山在縣東北三十里山甚高登其巔北望見大海其西南陡峻不可登自北趾上則平坦可登其東綿延數里山不斷西北望如牛形負帆處呑岑宛然上有池廣數丈曰光池

烏戎山在縣東北十七里亦名烏玉山

屯山在縣東北十五里相傳晉孫恩屯兵於此

流亭山在縣東北二十里下爲石埠

虞山在縣東北二十三里太康地志云舜避丹朱於此亦附會也

石屋山在縣東北二十三里其石空洞如屋

烏山在縣東北三十五里

湖山在縣東北三十八里下爲三山所城

埋馬山在縣東北三十五里山趾有石卧水如馬舊經云秦始皇東觀于海馬斃埋焉或云宋高宗爲金所逐徒步行中途忽得馬遂疾馳何明州至此馬化爲石蓋神所幻化也

匡山在縣東北四十里亦名康山

包山在縣東北四十二里狀類襆包其巔曰包結懸

石人山在縣東北四十五里山之陽有石如人其陰有洞曰石人洞

蔡山金山破山俱在縣東北五十里三山相峙如鼎足因名鼎峯亦呼爲三山其破山相傳爲葛洪煉丹時劍取石云（元黃叔英詩爲問當年葛稚川劍山多石功貪天遏飛火斷山亦合造化物皆還故然）金山之巔多磈石行列甚整昔有人作石結亭望滇海又名海亭山蔡山之北有望海巖

吳山在縣東北六十里其陰有吳王洞巖石[illegible]

產牡礪

懸泥山在縣東北七十里北浸於大海其上多積下有湧泉冬夏不竭今俗呼爲勝山嘉靖中屯兵備倭有營房焉

仙居山在縣東北六十里相傳神仙所居其上有雲霧天即雨人以爲占亦名雨靈山又狀類栲栳亦曰東栲栳峰西栲栳峰云西栲栳之巔有石如屋曰石谷亭山半有石平坦如掌可坐數十人曰盤蘿石旁有广是産長生草下有溪曰栲溪冬夏流沫不息旁有石高二丈餘曰關紫石並溪有二石一俯一仰曰

笑筌石東下有墩曰讀書墩莫子純嘗讀書焉有泉曰瀑布泉亞於四明之白水其北一瀧二支曰小蟠龍大蟠龍環湖爲上林諸山秀（宋湯景仁湖山水有奇何必耳目親茲地世未知偶游良可珍平湖瞰其中翠巘四面青松千萬植落瀑如懸巾佛廟聳殿塔裝點繪畫新清谿與斷崖水石聲鏘鏘峯巔見滄海日出常先晨花草時節異寧問秋夏春陵谷千萬古豈無脩道人德微言不信又恐迷故湮尊酒且樂我醉來事事均又湯有泉詩落泉下峭壁陡絶千萬丈濺急雪片飛望若四練廣曲攙隔青林三里已聞響其旁有巨石平潤可俯仰恩侍所不道我輩數來賞須期秋色清琴韻將爾）上又北亦有石匱山亦大石磊磈如匱其東亦曰東山有泉曰淨聖泉大旱不枯傍有神僊之跡其趾下踆於林湖而多支山并以栲栳爲宗

上虞五癸山在縣北十里方扁癸上列五峯一名五
桂山嘉興家謂是縣之主山
縣後山在縣署後北城經其麓產佳茶
傘山在縣南五里舊經云形如傘也山有石室高丈
餘廣數丈中析為二山巔平衍良田數十頃橫塘溉
之無水旱相傳吳道士于吉嘗於此煉丹石在焉
石有二圓竅深各三尺許一如臼一如釜又名太平
山
長者山在縣西南二里宋周長者元吉築居其東因
名之定審寺故基是也元張興翔亭其上曰一覽亭

今廢南為山川壇
釣臺山二一在縣東南五里許下瞰深潭云葛洪釣
處一在縣西南七里許西溪湖之陰舊經云山有槎
大十圍陶弘景嘗乘之垂釣公既去槎墜於潭底不
復浮矣
金罍山在縣城西南隅高三丈餘廣數十畝漢魏伯
陽修煉之地晉大康中浚井得金罍
坤山在縣西南十里
蔡墓山在縣西十二里或云蔡邕墓大是誑傳[illegible]志
又以為別一蔡邕亦未確然邕實嘗亡命[illegible]其
旁有留葬此者傳疑可也
五龍山在蔡墓西南上有龍湫
羅巖山在縣東北七里丹崖翠壁雄冠衆山而南山
半石鍋羅巖一簇子山傾有石眼大旱泉不竭旁有
庵西有高嶺嶺東有赤石狀如婦人好事者名之曰
玉女峰其下有牛欄山龍墩山晉陽山羅壁山三台
山磁窑山紫山黃茅墩三毬山迤北有石孔山寺嵊
山鍾鼎山棲砂尖山皆羅巖山分支也
蘭阜山在羅巖北俗呼為懶婦嶂
蘭芎山即蘭風山在縣西北二十五里水經注縣南

有蘭風山山少木多石驛路帶山傍江路邊皆作欄
干山有三嶺枕帶長江苕苕孤危望之若傾緣山之
路下臨大川皆作飛閣欄干乘之而渡謂此三嶺為
三石頭丹陽葛洪遁世居之基井存焉琅琊王方平
性好山水又愛宅蘭風垂釣於此孔靈符會稽記龍
頭山上有蘭峰峰頂盤石廣丈餘葛洪學僊坐其上
縣舊志山迢遞有形勢而自東西眺之則正方與龍
頭山岡巒相屬舊縣治在今百官故曰縣南九鼓志
作蘭芎其欄干處宋紹興中鑿為磴道[illegible]
其僊路喉窄知熟
子遲得到者僊家[illegible]

龍頭山一名龍山在縣西北三十里西瞰曹娥江石
壁險阻潮嚙其趾水經注縣東有龍頭山山崖之間
有石井冬夏常洌清南帶長江東連上陂
東山在縣西南四十五里晉太傅謝安所居也宋王
銍記云巋然特立於衆峰間拱揖蔽虧如鸞鶴飛舞
山林深蔚望不可見逃至山下於千嶂掩抱間得微
徑循石路而上今爲國慶禪院乃太傅故宅絕頂有
謝公調馬路白雲明月二堂遺址至此山川始軒豁
呈露萬峰林立下視煙海渺然天水相接盖萬里寔
景也山半有薔薇洞相傳太傅携妓遊宴之地雖蔓

草荒煙然古色不改宛有六朝氣象山西有太傅墓
又西一里始寧園乃謝靈運別墅一曰西莊上有洗
屐池東西二眺亭又西爲西小江有琵琶洲舊經云
梁徵士魏道微修道得僊於謝安山又南史杜京產
與顧歡開舍授學於東山下今距山一二里有杜浦
顧野王東山因太傅而名者三一在臨安傳云嘗坐石
室臨濬谷悠然嘆曰此與伯夷何遠東坡詩云
謝公含雅量世運屬艱難獨攜縹緲人來上東西山
今臨安縣東西巖石室存焉一在金陵傳云及登台
輔於上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往來
遊集張樂志云謝安故居會稽東山後入朝乃於此
營築以擬之無巖石故名土山是二山雖太傅平生
所遊歷非故居之東山也惟始寧東山乃其故居世
說劉尹語王右軍曰若安石東山志立當與天下共
推之注引晉陽秋曰安石家於會稽上虞縣優游山

卅六七年間徵召不至雖彈奏相屬繼以禁錮晏然
不屑也又安石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又趙
中郎曰昔安石在東山搢紳敦逼恐不豫人事又安
石傳云雖受朝寄東山之志始末不渝皆指此山他
若史傳所記既俗在東山蕭然無事戴逵厲操東山
王脩齡在東山甚貧乏道壹道人從都下還東山何
龍君若耶雲門世號爲小山亦曰東山何子陌於東
山受學梁虞寄自稱東山虞寄則又皆以山之處東
而言非此山也大抵晉宋人稱會稽剡中類曰東山
然非定名惟始寧東山以太傅著後乃直謂之東山
宋孫枝東山記嘉定四年五月余自四明來舟出上
虞縣曹娥江泝流上江左右皆淤沙驛道蜿蜒而上
遇山則行磴道行可四五里磴道盤入山要仰視亂
石林立峭壁岌岌將墜有小江出自西南山委蛇至
壁下與曹娥江合二江夾沙如背正射山壁循壁少
南山忽放去地勢平行蒲葦乎參如雲林數沃澤時
久不雨所在渚澤隱淵其處平湖澄泓水色紺碧野
竹附影林深從人幽趣不容模寫余意謝康樂過舊
墅詩所謂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或者其在於此
論之篤師篤師指壁之阿曰此入東山路也維舟登

陟嶺岩嶤里所松蘿茂密左右視無所覩山椒路平
有屋曰薔薇亭路出亭中十折百餘步頹垣敗壁實
几於前是爲東山國慶院晉太傅廬陵文靖公故居
也主僧肅入丈室繪文靖祠之西偏像設故賠香
火牢落敗碑斷碣分寸不存唯有堂曰明月有軒曰
白雲余[illegible]曰二扁與山椒亭名得非誤認陳軒金陵
集所載億東山絕句真爲李謫僊所作耶謫僊出珉
峩下漢沔西歷邪汾北歷燕代徂徠鍾阜皆嘗築室
老於三江七澤兩入吳會以觀海岱胸中勝槩可謂
充足唯於剡中之役終身口之不置如曰湖月照我
影送我到剡溪脚着謝公屐身登青雲梯等句斑斑
在集中而此不存必斬訛其名以爲金陵崇禮鄉文
靖植花木土山之景非是山也臧榮緒晉書言文靖
遊賞必以妓女從本傳載之旣登台輔營墅土山與
中外子姪遊集今晉書移之於前此唐文皇御製之
差而白醉過謝公東山詩曰攜妓東山去悽然憶謝
公自此東山携妓遂爲口實不知白酣而中誤用土
山事耳僧閻山有始寧泉相傳以爲院之舊名於史
亦有見乎曰院山在晉占籍始寧縣非院名始寧也
山居賦注曰湖三面阻山山間凡五處第一谷曰石

月促明病已辛酸慨哭西州門枉駕那復旋空遺行樂處古木昏蒼煙【陸游詩三首】絕頂松風透髓清謝公遺此最高情山橫兩眺暮雲碧江浸一天秋月明林下有仙歌鶴唳石邊無客聽樵聲薔薇洞口庭前水留得當年洗屐名【又】老損人間歲月催強扶衰病上崔嵬生爲柱國細事耳死畫雲臺何有哉幾許提軍出清海未如賢客到金罍明朝日出春風動更看青天萬里開【又】今日之集何佳哉入關劇飲始此回登山臨水八下路游何用勃蓬萊青天肯爲陸子如日似梅花開有酒如醨綠可愛一醉直欲空千鐘醉醉膽黃出隴右熊肪玉白黔南來眼花耳熱不知夜但見銀燭高花堆京華故人死太半欲極往事茫茫生哀聊將豪縱壓憂患鼓吹動地聲如雷【宋】劉翁詩江路經由數十回無因到此爲淹留當時文靖公游後欲問齡微幾度聞今日攀身推案去暫將來凝入山來高僧不問誰家客獨許雲中自把杯【元】薩天錫詩千里挐舟過始寧江山無樣尚堪登水流花落已無王謝雲散月沉空有亭陋跡猶思尋草莽風情何處醉娉婷可憐問食傳僧火特采溪毛薦故陵【明】韓性詩遠山倚空青濛濛剡溪白匝來天東天機不捲

芳草碧中有行地變蟠龍扶黎欲出人間世俯仰明河在平地長松忽動鶴飛來萬里剛風起衣袂蒼薇開落春復秋流覽向人幾清遊憑闌一笑衆山小遲指雲氣看齊州【明李東陽詩】謝公昔卧東山蓬山中無日無絲竹笑人笑擲如花顏飲酒賦詩催不足古來同樂必同憂公能不爲蒼生謀征西司馬亦何事猶使桓兵窺上流賊兵在郊公在墅天中江水宕中賭老溫病死強秦奔一代功名荷天與太平宰相休云云清言非是亦非默四郊多壘一身樂吾憶冶城王右軍【題覓詩】溪上青山一逕微煙霞無改昔人非莊亭千古照明月幽洞幾番開紫薇猶甚風流超魏晉隱然勳業在淮淝蒼茫不盡俟賢意西北晨前對落暉

石鏡山在東山下二里【明董玘詩】石鏡崔嵬剡水西尋芳勝日共攀躋圓岩半壁山銜月危墮千尋馬飲溪江繞青繩針渚露烟浮翠盒遠林迷謝公兩眺晴霞接萬古風流今與齊

馬目山水經注曹娥江濱有馬目山洪濤一上波隱

山勢淪峽亭歷數縣行者難之

桂林山在縣西南四十里十道志謝靈運著山居賦處或云即東山也一作楙林

壇藏山在縣西南五十里水經注成功嶠西有孤峰特上飛禽罕至嘗有採藥者沿山見通溪尋上於山頂樹下有十二方石地甚芳潔還復更尋遂迷前路言諸仙之所憩讌故以壇讌名山孔曄會稽記十二方石悉如坐席許大皆作行列舊經又作檀燕山云上有栴檀香氣襲人

雙棋山在縣西南五十里山巔有石棋局兩旁列石

可坐西有江渡曰沐憩渡世傳昔有二仙沐浴憩息至此對奕下有勝因寺廢址

昇相山在縣南三十五里有瀑布滙于潭

嵊山在縣西南四十二里高數百仞銳如卓筆其巔坦夷有瓦礫廢址存焉舊經云漢東陽駱夫人於此上昇有石井丹竈歲久無沒今山崖南有二石蘚紋圓白鄉人謂之日月石舊志會稽縣東亦有嵊山疑即此山今兩存之

指石山在縣西南四十五里舊經云上虞有立石所謂指石者俗呼爲公斮言殆登此石

握登山在縣西南四十里有握登聖母廟下有虹橋

村東西赤岸傍又有虹様山舊志謂據登生舜之地
生舜時盆虹照兩岸云
象田山在縣西南四十里其山平衍俗呼小天台南
有舜井
白樓山在縣南十里約高五里重岡複嶂層層可望
見與縣相對若翠屏然最高者名大雷尖山腰有平
地數十丈漢魏伯陽嘗居此上有南山白水二菴
石壁山在縣西南四十五里十道志其南有小山形
方正如樓世號鼓吹樓寰宇記云有飛翼樓宋謝靈運石壁
精舍還湖中詩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
人遊子澹忘歸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斂暝

色雲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趨南
徑愉悅偃東扉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
客試用此道推
裹懸山在縣西南三十里舊經云山有神曰白鵞旱
時見則雨
龍塘山在縣西南四十里一名鵞鼻山有上下二潭
上潭泉脉不竭下潭多枯歲禁禱於此有驗里人結
屋覆之
崑崙山在縣西南四十里有神祠舊志云昔有崑崙
奴行水中
含珠山在縣西南五十里亂山蜿蜒中一小阜孤立

如琴龍護珠
鳳山在縣北四十里南有長慶寺東有清風峽月林
書院故址在焉
鎮山在鳳山西
龜山二一在縣東十里大查湖中一在縣西二十五
里曹娥江西岸
夏盖山在縣北六十里山形如盖無與谷深林阜然
一碩石高出天半世傳夏禹嘗駐蓋焉南距夏盖湖
北障海海北即海鹽縣上有龍潭南麓有淨衆寺朱
張即之書其門曰大禹峯一名夏駕山讖書云夏駕
山浮可避甲申水災

龍節山馬家山犂山石竹山荷葉山土長山梁家山
鯉魚山洋山刺山符家山柴家山共十二山俱在夏
盖湖中
蓮峰山在縣東二十里與餘姚接境山腰有蓮峰寺
獨山在縣北二十里白馬湖中
伏龍山在縣北四十五里夏盖湖東狀如龍伏首東
俯而尾西掉下瞰小越市山巔有巨石壙長四丈許
世傳吳越公主墓南有小越閘北有磨劍井
偁祈山在縣北四十五里巋然當夏湖上與盖山作

賓主

橫山在縣北五十里其峯列九亦名九峯山橫枕夏盖湖左

佛跡山在縣西北四十五里夏盖湖塘南上有石逕尺許深一寸如巨人足跡

西華山在縣西南四十里舊志云葛僊翁嘗隱此有石窟如臼者五小者容一二升大者容斗山足有三石岗足而立曰銚架石道傍石版有馬蹄跡中有泉不竭山下有洗藥溪水底石如丹砂

歷山在縣西南四十里今郡中三歷山一蕭山一餘姚一此

蔡山在縣西南五十里曹娥江西岸下爲蔡山渡[宋]陸游詩江上人家被竹門潮來水長浸籬根紫魚一尺枇杷小放溯船來酒滿尊

銅山在縣西南二十五里兩峰廻抱號上石下石山舊產銅今無矣泉流爲湖亦名銅湖

寶盖山在縣南四十里有石如眠牛有巖如龜唐乾峯禪師坐禪石上有雲氣下覆如寶盖後人建寺其下

嵊剡山在縣治西北其巔爲星子峯秀聳特立梢下又屹然一小峯曰白塔崗其支隴環十數里自東下爲戴安道宅南下爲剡坑相傳秦始皇東遊使人斲此山以泄氣今土坑深千餘丈出二里許爲縣治又西南六十步更名鹿胎山有惠安寺下爲圓超寺又西爲儒學至西嶺爲社稷壇下爲剡溪跨山臨溪爲剡城[唐趙嘏發剡中詩]正懷何謝俯長流更覽餘封識嵊州樹色老依官舍晚溪聲涼傍客衣秋南岩氣爽橫邪郭天姥雲晴拂寺樓日暮不堪還上馬蓼花風起路悠悠[宋王銍剡坑探梅詩]嶺上寒梅自看我山斜一半以分開春蕊點點枝頭雨上有東流水過來[李易題剡山所見詩]剡中無數野薔薇黃雲爛熳相罔依上柾淺琢承墜露金鍾倒掛搖長胚班竹節行三疏地紅藥花開一尺圍荳角嘗新小麥秀米禽長向櫻桃肥欲舌隨風柳外轉翠花帶水烟中飛魚跳破浪奮赤鬣鶴唳按松翻縞衣鄉關萬里久無夢巖扃四年今息機叮嚀杜宇往江北爲喚故人今早歸

艇湖山在縣東五里出剡山之左晉王子猷雪夜訪

戴安道舟至此返因名艇湖山俗呼爲虵湖山山上有塔下有子猷橋訪戴亭

竹山在縣東十里出艇湖山之左

象駱山在縣西五里出剡山之右其形如駝昂首臨溪而頫縣城其下多人家客舍舊時剡西烏船會宗于此

福泉山在縣西十里出象駱山之右半山有冽泉焉以上四山堪輿家謂是縣之輔弼

笮山在縣東三十里山勢平如笎笮舊經云山有白岩龍祠碧潭淵淵用干霖雨其下衆流趨導湍石迅

瀫浮險四注

石鼓山在縣東五十里所謂石鼓者人踐之石輒答響沃洲記云北對四明而金庭石鼓介焉按古錄云疊石玲瓏頗奇怪中可坐一二十人世傳王右軍池中鵞嘗飛至此山中故又名靈鵞山有鼓石磬石劍石筆石硯石鍋石帽石屛石枕石笏石下有石鼓道院

動石山在縣東五十里山下溪中巨石磊磊天欲雨石必先動山有深潭以宅靈物

錦山在縣東七十里狀如錦屛舊志云有澗流亘山

趾遇石壁折旋西去數十步有石如鎖狀貫澗中名石鎖傍有石卓立圓淨如米廩自石鎖沿澗下又數十步左右皆坡有石溜澗可三尺許深八尺長可五丈許澗流東入其中至溜口入石井井濶丈餘圓潔如琢磨成澄澈無底南有小溜濶尺許深二尺奇長二丈井水南循小溜而出井東平卧石龜大可三丈許跨溜上卬首南向下則空洞可坐十餘人龜尾有人屐跡二龜足有石鼓扣之硿硿有聲有石梁驟雨水溢井溜莫別稍霽則漱石注玉泠泠然可玩其石井相傳以爲龍窟昔有以物投井者後自海畔人家見之因謂與海通稱爲海眼云今居人水旱禱焉

龜山在縣東七十里兩山皆如龜狀若母子然界乎二水合流之內

三峯山在縣東七十里三峯聳峙中有龍池

覆巵山在縣東七十里北爲上虞南爲嵊盤踞二縣間地名烏坑相傳謝靈運常登此山飲罷覆巵石上中有龍眼石石竅水流不涸絕頂四望東大海西會稽皆彷彿可見

金庭山在縣東七十里天台華頂之東門也道經云越有金庭桐栢與四明天台相連剡錄云積翠縹緲

雲霞所與神仙之宮也二池在山巓可二丈許水赤色勺之潔白因名丹池山有桐栢合生故又名桐栢山真誥曰桐栢山高一萬五千丈周圍八百餘里四面視之如一其一頭在會稽東海際其一頭入海中是金庭不死之鄉在桐栢之中方四十里上有黃雲覆之樹則蘇紆珠碧泉則石髓金精其山臺壺五色金也經丹水而行有洞天從中過在剡臨海二縣之境東岡舊志云山之西有小香爐峰南有卓劍峰前有五老峰後有放鶴峰東有毛竹洞天洞口有竹生毛節殺一節亦奇物也唐裴通記云剡中山水之

奇麗金庭洞天爲最其洞即道家所謂丹霞赤城第
六洞天也其北門在小香爐峰頂人莫能見之晉王
右軍家於此書樓墨池舊跡仍在南齊道士褚伯玉
置金庭觀乃右軍之宅也嘉泰志云桐栢在天台金
庭在剡舊又以金庭爲桐栢益其山隴聯屬故爾（剡錄）
（通詩寂寂金庭洞晴香發桂枝鳥湖左巖鶴蹤石邊池）
太湖山即金庭之東峯
花山在縣東北三十里山多稚石奇松宛然圖畫下
臨碧溪行舟如織漁樵歌唱遠近相應又益助其勝
也（明沈宙詩舟過碧灘漁唱杳雲收斜谷雨聲殘生來老檜龍皮皺削出奇峯石骨寒）

嵊山在縣東北四十五里剡溪之旨嶂浦之東凡游
謝鄉之水皆會於山南名嵊溪至花山下橫入剡溪
而嵊溪以北臨水諸山皆接嵊山山下舊有嵊亭
車騎山在縣東北六十里舊經云車騎將軍謝玄爲
會稽內史嘗於此山立樓居止後人因以爲名
方山在縣南十里平正如裁剪而土色又黃一名黃
榜山
花鈿山在縣南十里
馬鞍山在縣南十里
姥山在縣南十五里林木蓊鬱天君翠剡之南望也山

外爲新昌境
上碧山在縣南十五里
金雞山在縣南二十里世傳是山有金雞鳴
中白山在縣西南三十里上有龍湫中有飛鶴峰峰
前有書院山相傳宋進士裘移忠讀書處
獨秀山在縣西南三十里舊名刻石山有衛夫人碑
十道志一名穿山相傳以刻石爲名不知文字所在
宋孔平仲縣人倪襲祖行獵見石上有文凡三處苔
生其上剔苔視之其大石文曰黃天皇肅宇道成得
賢師天下太平小石文曰刻石者誰會稽南山李斯

也唐寶元元年元稹使人訪碑不獲王十朋會稽賦
云苔封石刻謂是也山巔有晉王右軍墨池山半有
井相傳井中有蛟（宋李易山居是山詩訪戴溪長近若耶金庭雲封赤城霞招從鶴皋添嵩索峯叙鸞翔解數差勿愛林間百種幽難忘所外門時花剡川圖上他年指獨秀山前是我家）
遁山在縣西南四十里下有白雲塢漢車騎將軍求
恭嘗隱于此
亞父山在縣西南七十里相傳有老農嘗採薪於山
遇一老人曰吾亞父也當宅此山明日見巖石間有
足跡甚大云石名亞父石巖下有潭亦以亞父名
貴門山在縣西南七十里其山嵯峨千雲

壁立萬仞一峰尤卓然佳木老樹陰翳森挺下有仙
人洞可受數人又有三泉迸出石穴曰三懸潭寒氣
逼人六月如秋好遊者或登之則衣裘而往下有普
濟龍祠宋劉易黄門十韻詩亂後亦擇居篁山山輒許宗氏百餘家貲甚手欲辨云久聞公名此寺宿天與感慈鄰重意時節共鷄黍剡川非沃野地篛氏更覓趣時移懶若餘力工搗楮寡婦念遺秉汚泄情數若我欲教樹耕書力衛南畝桃杏種連山深吉可長處東鄰有節上酒酬乃發語公昔起布衣高言掩前古親權類平津決見逢真主兩宮佇六飛舊釆思一衆交侵正倔強蠢起盆旁午浩然公獨歸偶出寧有補默塞復何言長歎汗如雨
桂山在縣西二十五里俗呼為杜山相傳為姜神顯
跡之所

東湖山在縣西三十里有張綸藏書樓舊址
石姥山在縣西四十里多楓樹宋王阮敬詩石姥上窮雲楓葉秋如錦
鹿死山在縣西六十里上有葛仙翁祠山巔有二小
石穴泉自穴湧出流至山半有石甕泉復自甕間出
一里許石崖壁立懸瀑十數丈下注石澗匯為龍潭
有鹿苑上下寺
太白山在縣西七十里絕高者為太白次為小白面
東者為西白面西者為東白在東陽者曰北白按剡
錄云峻極摧嵬吐雲納景趙廣信昇仙處也雙石筍
對立如闕有廣信丹井水冽於冰在山之陽瀑泉怒

瀉清被巖谷懸下三十丈稱瀑布嶺産仙茗山有白
猿赤獲又有鳥如鷄文彩五色口吐綬綬長數尺號
吐綬孔雀會稽記剡縣西七十里白石山上有瀑布
水巖際有蠶房採蠶者以葛藤連結然後至劉宋時
褚伯玉曾隱於此在東白山立嘯猿亭踞山軒西白
山有二禪師道場齊雲閣唐戎昱送清獻遊太白詩卷經歸太白躡蘚倒攀龕若履浮雲上須看積翠嵐倚身松入漢瞑目月離潭此境堪長往塵中事可諳宋釋仲皎詩放意在雲表飄然更自由挂湖羣木杪帶月一山秋梟梟清風裏曳凄碧澗頭三聲聽妙聽行客若為愁又啼切孤猿曉更哀紫門半掩白雲來山童問我歸何晚昨夜梅花一半開又無地卓錐生計難且空雙手到林間假隨碧水聽明月堅打白雲賒好山巖石空邊依草舍張雞低處看松關年來老去知何許合向人間占斷

閒又過雪看山山西白名山處那堪帶雪看四圍銀世界一色玉峯巒夜色和天合清輝放月寒溪梅初人二看意為渠看疏山軒竹外泉聲急松心月色寒人間推轂絕只自倚闌干東西二道場勝境東西白高僧一二禪只知行道處不記在山年潤月平分照林花各自妍披雲尋舊址僧在絳峯邊齊雲閣山雲吹斷路頭開此處疑穿月腸來怯底行人看君落笑談容易作風雷
葛峴山在縣西北二十里僧竺法崇居之
石門山在縣西北二十五里山有石洞洞有石床床
有石枕前有石巖傍有龍湫上下有沸水出穴不竭
謝靈運集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茂林
修竹舊志石門在縣北五十里與此不同豈謝靈運隱居別有一石門耶不可考矣宋謝靈運石門新營詩躋險築幽居披雲臥石門苔滑誰能步葛弱豈可捫嫋嫋秋風起萋萋春草繁美人遊不還佳期

何由敦芳塵凝瑤席清醑滿金樽洞庭空波瀾桂枝
徒攀翻結念屬霄漢孤景莫與諼俯濯石下潭仰看
條上猿早聞夕飈急晚見朝日暾崖傾光難留林深
響易奔感往慮有復理來情無存庶持乘日車得以
慰營魂匪為衆人說冀與智者論○又登石門最高頂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疏峰抗高館對嶺臨迴溪
長林羅戶庭積石擁基階連巖覺路塞密竹使逕迷
來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活活夕流駛噭噭夜猿啼
沉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心契九秋幹目玩三春荑
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

五龍山在縣西北四十里按舊錄云重岡複嶺巖巒
蟬聯老木虬松青翳失日水月真如山其來迢迢或
奔或匯為龍潭者五有晉高僧白道猷道場一名烏
猪山產茶味最香美就其水烹之茶葉浮於杯面

紫巖山在縣西北七十里有仙巖上接雲霄有石洞

盤古松前為獨秀峯有三井龍潭

上周山在縣西北七十里舊名子周山

金波山在縣北三里今呼明心嶺嶺北有泉横問明
心寺有白塔宋僧仲皎居此構閑閑菴

餘糧山在縣北十五里舊名了山禹治水功畢其餘
糧委棄在此化而為石因名禹餘糧有禹祠在焉傍
有石菰蘢甑山遺跡

謝巖山在縣北三十里舊錄云山與深峭被以蓁箭
有巨澗奔激清湍測騰映帶左右入千溪下為三墜
嶺其深淵迂島紺碧一色謝靈運嘗遊於此迴顧放
奔九即落處為祠今有大石如丸有謝仙君祠在焉

舜皇山在縣北四十里山最崇嶐岡嶺盤複中有舜
井深無底相傳井有蛇生角今為沙土所淤

嶀山在縣北四十里與地志云自上虞七十里至溪
口從溪口溯江上數十里兩岸峭壁勢極險阻乘高
鬬下有深林茂竹表裏輝映名為嶀嵊奔瀨迅湍以
至剡也水經注嶀山與嵊山接二山雖曰異縣而峯
嶺相連其間傾瀾懷烟泉溪引霧吹畦風馨觸岫延
賞是以王元琳謂之神明境事備謝康樂山居記北
有石牀謝靈運嘗釣于此下為剡溪口水深而清曰

嶀浦錢武肅王常遊嶀山於舟中望其嵯峨嘆其異
境駐舟賦詩 宋王十朋嶀山賦 名境嶀山程途往還
望高坡而峭峻登聳嶠以填擘上與雲
霽霧擁於煙蘿之內下臨水際舟横於巨派之間原
夫勢接江湖岐分吳越巽嶷峰巒崔巍塊埒懸矩則
時時瀑布深谷則年年積雪華岡蔚密南乘謝乾之
巖峻景陰森北倚趙公之皋上多名木內足坑谷區
歟或過酒蕩靈禽忽翦廬栖兩邊澗流四面雲低武
肅王駐舸吟哦嘆斷境絕異謝靈運彈飛巖嶤慕之此
地堪棲夜夜雲生朝朝霧起岸岑嶔崟岩嶤崑嵓
春之桃李芬芳九夏之林巒蒼翠梁王別室歸光業
以登天陳廓漂流立靈祠於此地杳杳冥冥勢連峽
亭龍吟虎嘯水白松青上絕嶺兮龍宮梵宇瘴類嶺
兮夫人石形有良工而巧琢或走獸以奔星豈勞鑿
政後兇仲之力什說梁元呈圖畫之靈昌一邑之黎
元旋民蘇矣鎮三方之七地諸者咸寧至興哉攝其
山體向最奇形容殊麗貞沙礫礙兮水岸帶嶂壁抗其
兮尖際倒矗巖背枝纏碎荔石關干險以崎嶇何論
水洄而搖洩周圍四顧相同華貞之前宛轉可論

若芋蘿之勢西原伏豹東亭飛龍艶突屼兮白竹水潺湲兮烏峰綠雲映於野外翠羽鳴於山中洞倚嶺蜿之石巖欹懸塞之松嶺峻則月華易度林高則霜露雖融卦郭何前且見井坑之跡皇書亭畔又看麋滯之蹤莫不雲而蕭蕭枝柯浩浩或賢者玩而升騰或智者賞而辭滌懿乎可以尋真思之而循道

逍遙山在縣北五十里趙將軍隱於此

新昌五馬山一名五龍山在縣北二里其下有光鼓潭俗稱五馬飲泉堪輿家謂是縣之主山

南明山在縣南二里形若駱駝下有寶山稱駱駝鄒寶山頂有石塔又有石棋枰方廣二丈餘厚五尺許閣於崖巔而上棋跡猶存相傳仙人嘗奕於此縣之賓山

書案山一名五山在縣東南二里五峰相連如貫珠正對學宮之前儼如書案降而平衍爲縣治縣之來脈山

石城山在南明之前嵬巖攢簇石壁千仞古藤絡其上花時如錦城僧端辯云天台之西門也一名隱岳舊志晉僧曇光棲跡於此自號隱巖支道林昔葬此山下齊僧護夜宿聞笙磬仙樂之聲亦名南明山錢惟演重修寶相寺碑云武肅王改曰南明步自石牛鎮而入有鋸解巖斷石中裂竟得象云狀如鋸截相傳以爲昔造佛者試鋸於此[宋僧顯忠詩]蒼崖危不倚中裂勢難闘始鑄陰陽鋸誰開造化爐藤援旋落倚樹欹昔分符溜出飛泉影長垂一帶孤有白雲莊白蓮菴千佛洞有夾谿塘循塘而行有白鷴搗隱岳洞[宋]李酬詩寘生鵲巢肩觀花柳生肘幽人夜半至古月明戶臨[僧顯忠詩]融結自何時曾爲幾陵谷不見昔賢踪空遺此巖腹一徑斷煙榛千岑老實不尋常人更稀虎豹暗棲宿明舉人俞應星更於洞內鑿小池疊石爲山崆峒幽邃築精舍其間有本了堂眺月臺境甚佳麗又有泥纓亭宋朱文公題其內是爲寶相寺錢王鏐建山門榜張即之書曰石城曰松巖又榜米元章書曰南明山有紫芝巖仙髻巖[僧顯忠詩]石出衆峰間龍蟠勢孤聳雲映鬢光浮月生梳影動可梳謂新沐未巾疑作籠妻兒旦暮理誰復惣種種巖頂有天井巖下穹窿巨洞梁天監中建安王造彌勒石佛像其中高百尺劉勰撰碑嘉泰志云其文存焉又云石佛螺髻上有靈芝香聞數十步夜

有光煜然何德陽偁言嘗登山遙望見之有大蛇環守不可輒近又有錢鏐所造三層閣甚宏偉今燬惟礎存旁有狻猊二石舊傳天台僧智顗卒有二獸至號吼作仰天叩地狀遂化爲石[僧顯忠詩]庭除兩狻猊一仰復一俯告天與叩地似欲訴憂苦世傳智顗死二獸來瞻覩逡巡化爲石埋沒在深土事怪固難詰但見形可取風雨駮蒼苔萬古萬萬古石入有小佛殿上有巖曰月峽兩崖峭削中開一罅方正如門有雙松挺立中秋月落峽間如寶鏡開奩也[明李詠詩]咽咽石根泉離離峯頂竹樹寒不凋蒼苓更奇絶凭闌送落星坐久蟠香收安得紫上薇姿姿弄明月對面有望月臺今廢有石縫梅古梅一株生石罅中又有齊相井及晉堂井方廣二丈

淵深不竭相傳是唐齊覬所居皆勝跡山有十五洞
嘉祐中僧顯忠各有詠寶慶志云見撥英今不盡傳
止得四首 唐孟浩然臘月八日於剡縣石城寺禮拜詩石壁開金相香山遠鐵圍下生彌勒見
回向一心歸松竹禪亭古樓臺世界稀夕嵐爭氣色
餘照發光輝講夕邀談衲禪堂施浴衣願成功德水
從此濯塵機 羅隱詩會稽詩客謝能卿往歲相逢話
石城止恨古人無上壽喜聞廊宇有高情山朝絕巘
層層疊水接飛沙步步清兩火一刀離亂後會須乘
興月中行 宋章得象詩天台西面列如屏洞穴幽奇
地最靈百尺巖中真像在千年澗畔古松青路旁
石留人跡壁上題文缺舊銘我是丹丘仙郡守暫來
遊覽覺魂醒 陳堯佐詩白雲樓殿翠林間終日軒窗
四面山邦愧勞生多事客清涼分得片時閑 王十朋
詩脩逕入幽壑梵宮磨碧霄仰頭驚突兀跬步怯岧
嶤賓相石間湧鐘聲雲外飄明朝南北路身世各塵
囂 程節之詩秖應尋勝到林泉四抱回峯萬景連偷
過不知山隱寺客來方見洞開天浮閣照水光相映

古木依崖影倒懸風露了非人世界濯纓秋後玉壺
天 周道父詩信與諸山宿有緣十年幾度草鞋穿佛
盤青嶂裡頭坐僧在白雲深處眠月峽夜深銀世界
濯纓秋後玉壺天我來興盡出山去數點昏鴉落照
邊 明方廷璽詩霹靂一聲天地裂兩山開峽壓映空
大佛十丈跏趺底虬龍雙鬚蟠空中素秋千里抱孤
月惟石四壁呼寒風夜半忽聞虎豹嘯白雲飛下仙
人峯 呂光洵詩吳會多名山茲山更幽寂梵宇嵌穹
崖懸擲劃懸壁徑杳晝欲迷林深翠疑滴洗屐從軒
楯忘疲忘探歷雲滃隱曠輝石轉鶩霹靂佳木鬱蒼
莽修篁粉蘿翟移席籍清陰飛觴散煩愁高論絕凡
囂玄機共研析平生塵滓心冷然淨如滌緬彼齊梁
間衲子卓其錫峻宇麗雕甍重階錯文甓悠悠千載
餘金碧化爲際不聞閣上鏽惟聽野中笛盛衰自有
期代謝如荊激至人遺世情洞覽無今昔林酌目細
綠一笑忘悁戚 湍晟詩秣陵懷舊侶香界幾招尋慷
慨常悲古睽違竟迨今荷公紆絳節仍此入珠林宜
思恬休沐朋遊喜盍簪投蘿沿曲磴扶屐上危岑石
洞煙霞護龍宮草木森張筵迎竹色移席傍花陰蔡
石嵌空相開芽證道心微言追絕聖大雅泝遺音醉
德欣依主論心媿斷金境勝情偏洽機忘興轉深臨
池還暫想倚盆又重斟已謝長鳴志惟耽故園幽靜
中聊得意塵外且歸心 孫應奎詩築室白雲隈隔逾
冊也巷遠逕蘿松筠遙空列屏障梵宮摩碧霄閣象
隱實相假寒依明時歲修秉微尚欲問伊呂津時瞻
末石像傳呼驄馬來共識蒼生望追隨三數公桂攜
野田餉途迎出深林一笑形俱忘入門謁金仙繡斧
停青嶂禮佛鉢龍馴捫蘿巢鶴侶玄言失筌蹄至禮
非拘讓衣冠鄭餘味歌沂水上隔竹起茶烟前山
發樵唱杯至客不停歌酣韻彌亮君本命世英況逅
今世所昨日過石梁新篇多鷹宿搖筆寫金淵山水
無遺狀幸承千傾波獨漸麗鼠量森陰午谷寒虛明
晚塘漲霜幘不可
留匆匆忽西向

鼓山又名屏山在縣西五里脉自鷄峯降於平衍靡
然突起頂圓平若鼓若屏有泉池可田山橫截水滸
爲邑門戶舊有希聲庵真聖院俱廢今有石子重書

院及呂尚書祠
旗山在縣西七里其形如旗一名天樂山又名埴山
獨秀山在縣西北三里五馬山支隴也有靈山洞下
爲醴泉村
南巖山在縣西十五里山巖陡險皆沙石積成如築
墻狀以物觸之紛紛落時或有崩墜者世傳大禹治
水東注積沙成巖巖石間或有螺殼舊志云巖下乃
海門唐李紳龍宮寺碑向巖海跡高下猶存是也上
有瀑布泉下數百尺驚雷濺雪動人耳目有滴水巖
巖下清泉一滴烈日凍雨皆無盈縮味清甘甲於衆

水[宋章允國詩]石罅泫微綠滴瀝如珠璣來雨不爲溢炎高豈能晞又有乳香巖大師巖半壁有釣磯相傳任公子釣魚處莊子任公子以五十犗爲餌蹲於會稽投竿東海經年而得巨魚唐齊顗題有巖云南巖寺本任公釣臺今尚任巖腹有仙骨巨棺其險不可梯宋方臘寇入山從絕頂垂綆下窺見所斂骨甚大與今人異其色微紅如餘霞也後山之巔有古釣車云是任公子釣時所作[宋章允國詩]那知任公事近巖北海坳萬載朽不盡輪輻儼周遭想當垂綸時意氣凌岱嵩得魚厭楚越壯志絕煩歎宋張浚和印院記南巖是海門三山坡陀環繞其東斷如玉玦東晉永和歲中高僧釋曇始小築於此

自天姥嶺驛斗折入小徑松杉排立如人物可數夾徑有兩浮圖前有乳香巖雜花叢竹陛離可觀[宋虞天驥詩]不着烏紗只岸巾尋山還得愛山人半空飛雨侵衣潤入座晴嵐照眼新風過松杉猶翠黷雲消巖壑更精神何時亦把任公釣坐釣日東橫海鱗[兒仲淹詩]滄海三神山北斗千歲鰲靈鰲載神山亘古洪濤伯禹水既治一峯留此地鰲去犗牛在任公無復爾桑田從變遷由來不記年千時峙峻崇紛宇羅金仙余屬由杯興釣篳來蒼崖高步出青霞杳在無塵徑[明縣令蕭歆遊記]環新昌皆山也其西南諸峯南巖尤美巖之上石洞嶙峋巋然天半日月飛校雲霞織錦者王女機也巖之南白雲鋪石新月垂釣野竹成竿林花結餌者釣臺也巖之前非笙非鏞鏗鏘晝夜散亂珠飄澄清盤激者滴水巖也龍橋薛君美慕其景約往遊焉是日也烟雲瞞冥風雨驟作寒氣沍凝行人稀跡及期薛君不負約先至余偕同寅二張君司訓董君暨春元俞君亦繼至薛君曰美哉景也余曰公之所見者特山之常景耳未盡其勝槩也若夫日出而鸞鳳巖月高而依鶴鳴岫雲往來篆浮而蓋結者翩栞之異狀也草木爭芳葵榴吐色屏收回杓菊黃而梅白者四時之異景也補衲剪雲翻經坐月泯空色於相忘付名利於不聞者老僧之涅槃也古之詞人墨客寄情傲興於其間者具載碑刻刷苔扶蘚尚可揣讀而想望其手采余與諸生錄名仕籍心方苦於形役安能棲巖飲壑日脩然於此耶于是張筵肆殺洗盞酌酒投壺較矢觥籌交酢夜半燒燈頹然發興傍有小樓數十椽遂施席就卧破壁峭風侵肌撲骨而不知也詰旦東方開霽萬里一碧從者報門整衣而起仰視青天雲和日旭遥攀蘿躡蹬眺王女機觀任公臺陟滴水巖俯凶草而坐引白而酌忘形骸披朐腮俯仰上下鴻濛浩劫真不知山之爲我我之爲山也已而夕陽在山寒鴉歸樹携手同行長揖而別

天姥山在縣東五十里高三千五百丈圍六十里其脉自括蒼山盤亘數百里至關嶺入縣界層峰疊嶂

萬狀千態最高者名撥雲尖次爲大尖細尖其南爲蓮花峰北爲芭蕉山道家稱爲第十六福地宋晉郡國志與括蒼山相連石壁上有刊字科斗形高不可識春月樵者聞簫鼓笳吹之聲元嘉中遣名畫寫狀於團扇即此山也巖間又有楓樹高十餘丈舊志東接天台華頂峰西北通沃洲山[唐李白夢遊天姥吟]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越人語天姥雲霓明滅或可覩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嶽掩赤城天台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我欲因之夢吳越一夜飛度鏡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謝公宿處今尚在綠水蕩漾清猿啼脚著謝公屐身登青雲梯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千巖萬壑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龍吟殷巖泉慄深林兮驚層巔雲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靂丘巒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開青冥

淵湯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霓爲衣兮風爲馬雲之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鸞回車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動恍驚起而長嗟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煙霞世間行樂亦如此古來萬事東流水別君去時何時還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又別儲邕之剡中】借問剡中道東南指越鄉舟從廣陵去水入會稽長竹色溪下綠荷花鏡裏香辭君向天姥拂石臥秋霜【杜甫壯遊詩】剡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元宋無詩】欲去不得返自將蘿蔦捫相逢採藥叟偶入落花村晴草鹿眠軟雨潭魚上渾無人動烟火應取燒霞吞【明呂不用追和李謫仙吟】支郎沃洲江中司馬記中求歸帆拂天姥杜陵野老詩中說萬山從此空從橫截天拔出東南城勢如周王生鑄京臣妾億兆心皆傾太白平生慕東越夢乘分明招日月上山日在山渡溪月在溪山靈爲白導其路山鬼不敢當前蹕列宿守可摘天街足可梯山頭見抱犢雲中看養雞或行或息興靡定倏而朝兮倏而暝銀潢萬丈飛來泉玉虹掛在丹崖巔採黃精以沽露莽紫芝以踏烟子喬既朽赤松亦

摧黃母老死蟠桃不開金銀之氣固自有何所得置仙人臺背吾車分珠吾馬御風坐我兮天姥下鳴雞啞啞雜紡車山人戶戶皆桑麻讁仙讁仙乃狂客一夢千載今人嗟昔高唐之想像即天姥之雲霞古來好事多若此茫茫總是江河水東會諸公望汝還三百酒杯一日問却笑夢中吟好山鳴呼峨眉亭前秋水色使我空擔公容頽

沃洲山在縣東三十五里山高五百餘丈圍十里與天姥山對峙道家稱爲第十五福地晉白道猷法深支遁皆居之載許王謝十八人與之遊號爲勝會亦白蓮社之比也吳虎臣漫錄沃洲天姥號山水奇絕處有鵞鼻峰支遁放鶴峰【宋姚宏詩】我遊放鶴峯試作招鶴篇山光照孤碧溪援籠輕翮可喙亦可飲俛仰聊窮年須臾發清淚翔翔出山巔幽姿入望迥遊集如爾賢長眉貫朱頂雙眼如青錢豈無隱君士歌舞逐管絃君不見衛公好鶴乘雲軒北山餘怨那君縞不如放汝歸芝田九皐聲音聞青天養馬坡又有石封門題字巖靈徹錫杖泉有瀑布泉飛注雪潭又有鍾井疾者飲之或愈過剡四明山外繞大溪【晉白道猷詩】連峯數十里脩竹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閑步踐其逕處處見遺薪始知百歲下猶有上皇民開此無事迹以待踈俗賓長嘯自林際歸此保天真【唐耿湋詩】沃洲初望海攜手盡時髦小星開鵬翼新萓長鷺濤目如芳草遠身比夕陽高余祚傷風景誰云異我曹【白居易沃洲山禪院記】沃洲山在剡縣南三十里禪院在沃洲山之陽天姥岑之陰南對天台而華頂赤城列焉北對四明而金庭石鼓介焉西北有支遁嶺而養馬坡放鶴峯次焉東南有石橋溪出天台石橋因名焉其餘卑巖小泉如子孫之從父祖者不可勝數東南山水越爲首剡爲面沃洲天姥爲眉目夫有非常之境然後有非常之人棲焉晉宋以來因山洞開厥初有羅漢僧西天竺人白道猷居焉次有高

僧竺法潛支道林居焉次有乾興淵支道開威蘊崇實光識裴藏濟度湛印凡十八僧居焉高士名人有戴逵王洽劉恢許玄度殷融郄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霞袁彥伯王蒙衛玠謝萬石蔡叔子王羲之凡十八人或遊焉或止焉故道猷詩云連峯數十里脩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謝靈運詩云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雲霓安期還可尋盖人與山相得於一時也自齊至唐茲山寖荒靈境寂寥罕有人遊故詞人朱放詩云月在沃洲山上人歸剡縣江邊劉長卿詩云何人住沃洲此皆愛而不到者也太和二年春有頭陀僧白寂然來遊茲山見道猷支竺遺跡泉石盡在依依然如歸鄉戀不能去時浙東廉使元相國聞之始爲卜築次廉使陸中丞知之助其緒完三年而禪院成五年而佛事立正殿若干間齋堂若干間僧舍若干間夏臘之僧歲不下八九十安居遊觀之外日與寂然討論心要振起禪風白黑之徒附而化者甚衆嗟乎支竺殁而佛聲寂靈山廢而法不作後數百歲而寂然繼之豈非時有待而化有緣耶六年夏寂然遣門徒僧常贄自剡抵洛持書與圖請從叔樂天乞爲禪院

記云昔道猷肇開茲山後寂然嗣興茲山今樂天又曰大茲山興乎哉沃洲山與白氏其世有緣乎[宋]陳堯之詩我本名山人愛作名山與天台一住三十年晝日把蘿陟雲磴上攬四萬八千丈之高秋參差明河兩肩並下瞰三百六十度之朝暾滅沒飛烟八荒淨或隨仙氣得丹床雙闕夜深看手柄今年積雨天地晴一策快作西南征沃洲最佳天姥勝連山直下秋峰嶸竹箭脩纖會稽薪芝徑菌蠢商山英秋陽不碎空翠影絕徑倒瀉銀河聲山腰細路如絲直三兩漁樵行落日炊烟暝色小茆屋松子不聲斷崖石飲流溪喜胡麻香七軟春骨霜朮白送書松際有猿公間洒淵陰昔木客青冥樓閣仙人家鬱藍流光瀉晴碧蘿旋際下鶴萬群絳節朝迴雲五色人間但有桃花源桃花春香流水渾三生凡骨不得到兩耳夜半空臨猿李白尋真不得返支遁十繫還貰錢至今山靈護光惟石薜山薜餘秋研陳郎故宅更深閟溪犬林塘隔塵世清秋着屐一登之路僻夕陰門半閑盤陀石在長楠陰脫畧塵纓換秋意晴窓示我兩山圖老眼摩挲觀一二便揮彼筆寫我詩惜哉賞音今絕稀謫仙一去五百歲人間山水無清輝舊時仙人白雲唱佐我白首歸何依生我白首歷浩劫眼中億萬蟲沙春夢非陳郎挽我十日住掉頭不顧自有南山期飡霞絕粒鍊精魄長生之學非荒嬉三千年前有宿約來已不早歸不遲長揖群仙謝兒輩倒扶萬里冥鴻飛[曾]衍詩我來作沃山水縣家家屏障詩題徧有客請賦沃洲山却慚未聞沃洲面沃洲好在賢人心誰其主者支道林禪床有月藤花落丹竈無人桂樹深會夢群峯接天姥煙霞微茫不可數幾時結托芙蓉巢而與青蓮居士伍石橋溪寒氷可敲磨劍當斬溪潭蛟文章不入金馬格難解年來山鬼嘲雲自去來山自老鶴書無向蓬萊島作詩寄與山中人明日相從把琴早

劉門山在縣東三十五里相傳劉晨阮肇自剡採藥至此山有採藥徑劉阮廟沿溪而上有阮公壇山下居民多劉姓者[唐]曹唐劉阮遇仙子詩樹入天台石路新細雲和雨淨無塵烟霞不是生前事水木空疑夢後身往往雞鳴巖下月時時犬吠洞中春不知何地歸依處須就桃源問主人[又]仙子洞中有懷劉阮不將清瑟理霓裳塵夢那知鶴夢長洞裏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玉沙瑤草連溪碧流水桃花滿澗香曉露風燈易零落此生無處問劉郎又劉阮到天台不復見仙子[詩]再到天台訪玉真清苔白石已成塵笙歌寂寞閑深洞雲鶴蕭條絕舊隣草樹總非前度色烟霞不似往年春桃花流水依然在不見當時勸酒人[元]稹詩芙蓉脂肉綠雲鬟罨畫樓臺青黛山千樹桃花萬年藥不知何事憶人間明阮鶚詩慇懃相送出天台仙景那能得再來既歸須強飲玉書無事莫頻開花當洞口應常在水到人間定不回惆悵溪頭從此別碧天明月照蒼苔

彩煙山在縣南八十里與東陽界其上平衍勢盤旋施列四面皆崇山峻嶺居民雜處其間

山背山在縣東三十里四面相距四十里旁皆峻嶺嶺之外環以大溪山上有小山盤伏如鰲故又名鰲峯[宋]楊萬里宿深總之宅詩四面環溪溪外山置身渾在水雲間山中隱者頭如雪清夜安眠白晝閒

東岇山在縣東四十里晉僧法深支遁皆隱居此世說支道林好鶴住剡東岇山又嘗就深公買岇山深公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一名遠望尖

九峯山在縣東南六十里

寒雲千疊山在縣東三十里山高二百餘丈圍四十里四面層崖如疊地氣高寒夏多挾纊[宋]楊蕃詠詩松竹陰森護上方老仙蓬髮一莽霜閒來欹枕松風裏歸夢不知山水長

九巖山在縣東南三十五里其下有蒙泉井

掛簾山在縣東南三里其形如簾旁有象跡山

雪溪山在縣東八十里其地陰寒冬多霜雪高五百餘丈圍二十里有溪盤繞山中其東有石棋枰鍾鼓巖其南有筆架峰文筆峰其西有石印笏眠牛石靈猫石香爐石攢峰列戟交數十重其水緣崖而下飛瀑如雪

鬭鷄山在縣東北十五里兩山之首昂然而前若鬭鷄狀與石塚山對峙

三山在縣南二十里三峯並出如筆架然

栢溪東山在縣東南八里山下小山如圓月

旋綱山在縣東二十里山頂有巖嵬聳峻峭幾十餘丈其形如綱

渡王山在縣北十五里相傳大禹治水時登之以望東海諸山

遁山在縣西四十里僧支遁所居綿亘二十餘里

釣泉山在縣東一百里

獅山在縣東北二十里下有大明寺今廢

梓山在縣東南八十里有梓木

米椽山原名抹黛山在縣東南三十里上多雜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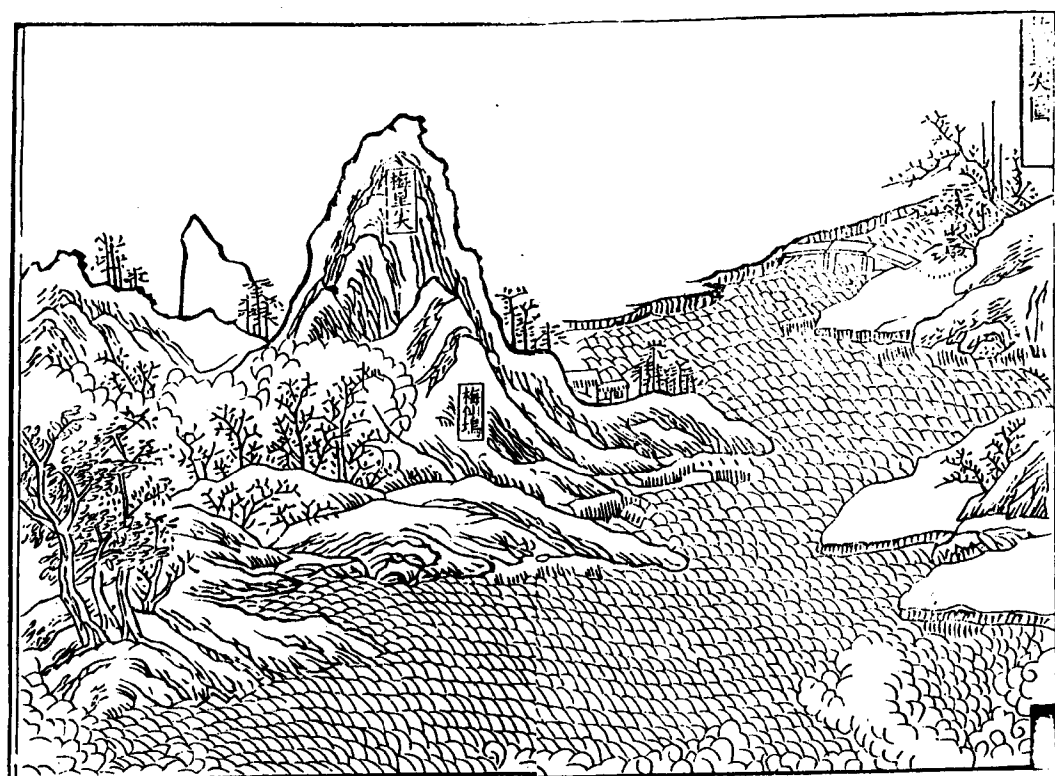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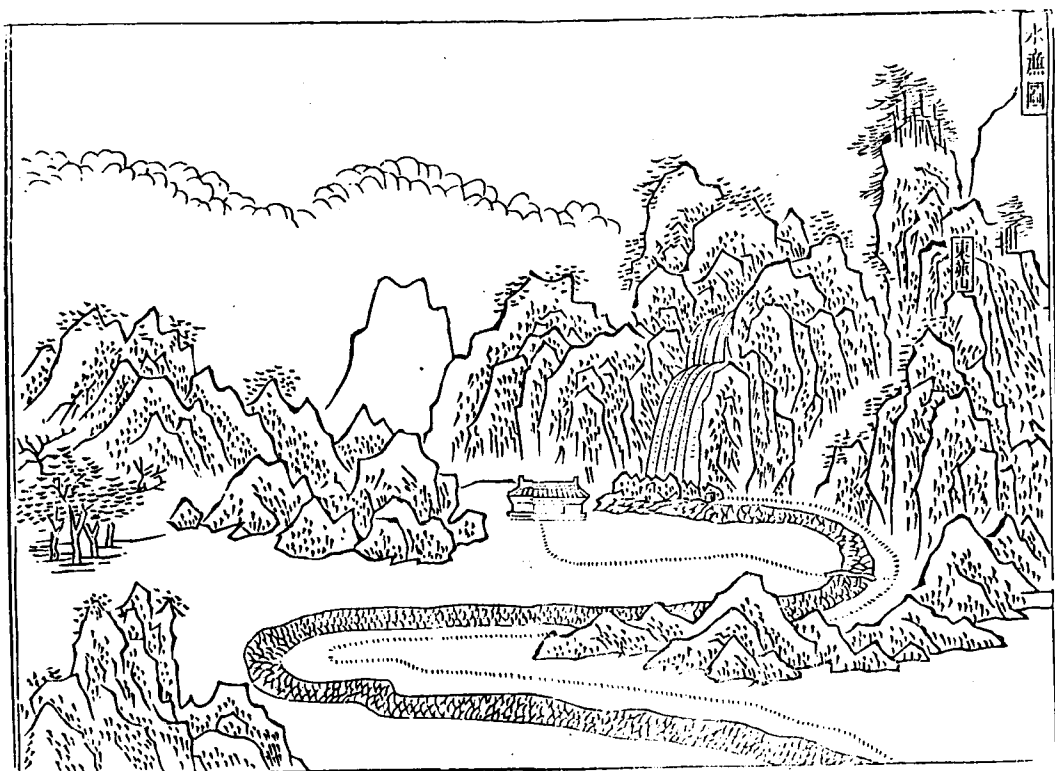
瀫屛山一名蒼龍戲珠山在縣南三十里

孟塘山在縣東十里有宋尚書黃度愛山亭

南山在縣南四十里脉從天姥來群峯疊拱如環城其中稍寬廣容數百家

象鼻山在縣東八十里形如兩象交鼻元時遣兵鑿斷脉其跡猶存

紹興府志卷之五

山川志三

嶺 峯 尖 崢 阜 巖 嶠 嶼 洞
穴 窠 石 塢 島 丘 岸 林 野
源 砦 古地名

嶺 山陰古博嶺在府城西南四十五里羣峯交峙中有一逕南達楓橋至諸暨界曠寂稀人煙往往虎豹棲止俗訛為虎博嶺云宋姚寬詩北風獵獵駕寒雲低壓平川路欲昏人馬忽驚俱辟易一聲亂虎下前村

不負嶺在府城西三十里舊傳唐蕭翼得蘭亭帖至此喜曰不負此行矣因名

巧溪嶺在府城西南七十里以溪名

看怕嶺在府城西南八十里其路峻嶮行者懼焉

白峯嶺在府城西南一百十里多白石且崎峭

蕭家嶺在府城西南一百里居民多姓蕭

懼潭嶺在府城西南一百三十里以潭名

刑塘嶺在府城西五十五里世傳禹築塘於此斬防風氏

古城嶺在府城西六十里越王允常築城處

石斑嶺在府城西七十五里產五色石

箬嶺在府城西六十二里

紫砂嶺在箬嶺北有紫砂

大嶺在府城西六十五里一名梅山嶺延聯七峯

低嶺在府城西六十三里比大嶺為低

會稽憶家嶺在府城南十五里會稽山之東北麓

覯嶺在會稽山因告成覯名

駐日嶺在府城西南八十里刻石山南諸暨縣界

王顧嶺在府城東南六十里相傳宋高宗避金時過此見山水之佳既去猶回顧故云王顧

陶晏嶺在府城東南四十四里王顧嶺北舊經陶弘景隱居於此

日鑄嶺在府城東南五十五里產茶最佳歐陽脩歸田錄草茶盛於兩浙日注第一黃氏青箱記日鑄茶江南第一華初平云日鑄山巖天真清冽有類龍焙昔歐冶子鑄五劍采金銅之精於山下時溪澗而無雲千載之遠佳氣不泄蒸於草芽發為英榮淳味幽香為人資養也日鑄他書及土人皆作鑄字惟歐陽公歸田錄作日注疑公自有所據其後亦有書作注者蓋自歐陽公始也唐獨孤及詩冶工鑄劍今已遠此地空餘日鑄山中古尚傳三竈在沛遊悄伊幾人間大廻鳥道蟠窮壁地接銀河帶淺灣夜夜禪床聽斗氣五精何日更飛還明禹昱詩相日高晴散紫煙蟒崎長劍勢參天晴乞露氣如秋水何以當年出匣看

駐驆嶺在府城東南八十里日鑄嶺南鷓鴣峯下宋
高宗避金幸台溫回時駐驆於此上有天華菴頗深
雅
干山嶺在府城東南四十里靜林山唐方干隱於此
五峯嶺在日鑄嶺東北五峯如蓮花
龍池嶺在府城東南八十五里東小江之右有龍池
龍王廟
蕭山黨旌嶺在縣南六十里昔有鄉兵結黨樹旗以
拒寇云
壕嶺在縣南六十五里諸暨縣界

諸暨白水嶺在縣東南八十里東陽縣界
善坑嶺在縣西南六十里義烏縣界
皁莢嶺在縣東七十里嵊縣界
陽塘嶺在縣西五十里浦江縣界
餘姚鴈嶺在江之南五里許小黃山邊以漢虞國致
雙鴈而名縣東小黃山亦名鴈嶺蓋以二黃山名相
同而訛云
姥嶺在縣東北十五里東入燭溪湖由此
梅嶺在姥嶺東五里許燭溪西湖南岸由此入梅溪
大古嶺小古嶺在縣東北四十里邪彝北西走銀塘
東入上林
桃花嶺在縣南二十里有古桃樹大可數圍
芡湖嶺在縣南五十里山徑特峻語曰事可省莫上
芡湖嶺
九曲嶺分水嶺俱在縣南八十里大蘭山東
清賢嶺在縣西南三十里鴉山南晉謝安支遁許詢
數往來焉
塔子嶺在縣西北三里即勝歸山西南隴
上虞孝聞嶺在縣北十里東漢包全居之其女以孝
聞

姥婆嶺二一在縣北七里五桂山西姥婆墓在焉一
在縣西南十里坤山西南
筆竹嶺在縣東二十里接餘姚境
白道猷嶺在縣南五十里晉天竺僧白道猷卓菴於
此
嵊東林嶺在縣東七十里壁立高數百丈登則銜膝
難於舉足下則股栗不能留步山頂或戲擲瓦礫必
及趾方定無中止者
陳公嶺在縣東七十里舊名城固嶺宋知縣明州陳
著有惠政及代去民攀輿泣留祖帳夾道送之嶺上

因易今名嶺陡難行宣德初邑人王斯浩捐貲修砌凡二十餘里又砌巷嶺下以棲行旅捨田供茗漿焉

白楓嶺在縣西九十里東陽縣界

大昆山嶺在縣西八十里高數百丈山峽嶮逼下臨深坑路窄處不容足斫木爲棧無異蜀道

重疊嶺在縣西五十里明張綸詩松間疊石步高低啼鳥幽林聽隔溪七尺枯笻可扶老青鞋香汚落花泥

敎來嶺在縣西北七十里十道志舜耕於此天降嘉穀蓋亦傅會

清風嶺在縣北四十里舊多楓木名青楓嶺巖石甚

峻嶮下瞰深淵波溜迅急宋臨海王烈婦死節於此因易今名

新昌自步街嶺在縣南三里凡游石城寺者多由此

朱毋嶺在縣東六十里洪武中知縣賈驥過嶺腹甚餒出所懷乾餅啖之有父老自山谷中持蜜湯以獻不受民乃歌曰清泉不與盜泉同何事賢侯恐腹空從此區區朱毋嶺行人今古把清風

韓妃嶺在縣南五十里有韓妃墓

銀硃嶺在縣東三十里土紅可作硃

黄罕嶺在縣北五十里唐咸通中觀察使王式敗裘甫處

蘇木嶺一名松木嶺在縣東北九十里五季時劉萬戶董彥光破馮輔卿於此

喬木嶺在縣南二十里石笋卓立名曰天燭

峯

會稽石傘峯是會稽山之別峯下有范蠡養魚池唐齊抗於峯下置書堂後爲精廬唐顧況石傘峯銘亭亭石傘有物有名如蓋君傾如芝之一莖石傘山東山衡日宫石傘山西山衡月宫南轄北阜首出屹雄元和初楊於陵與其屬來遊賦詩刻石今不存宋元厚之詩奇峯如傘見還青玉笥山頭地有靈三逕荒涼丞相隱一篇清絕放夫銘

義峯在縣東六十里稷山之東南峯頂有黑白二龍

池上人建祠焉祈雨輒應其上時有龍見峯下有石名鳳凰窠

上虞楊梅峯在縣西南五十里小江上曰鑄嶺東林壑茂密上多楊梅元隱者王癸築友樵齋賦續騷焉

王屏峯在縣東二十里自餘姚烏膽山來狀如列屏

大寒峯小寒峯在縣北三十里大峯峩峩卓立前森五湖萬頃沉碧北臨海鷩潮突來峩湧雷迅登之毛骨竦然小峯相連在西北形稍傴然俯

嵊九州峯在縣西八十里絕頂可盡八縣境

新昌蓮花峯在縣東四十五里天姥之西群峯攢簇如蓮花高二千五百丈周三十里

嶢坑峯在縣東八十里崔嵬峻峭高千丈周十里
菩提峯在縣東八十里與天台山接上有石似佛
尖山陰梅里尖在府城西南十八里以梅福里得名
東有梅仙塢多桃李梨梅來禽自塢度一小嶺有與
境煙水亘至郡城與卧龍相直
餘姚孫家尖在縣東北十五里南趾臨燭溪西湖最
高而尖秀
白石尖在縣東北四十里浙源山南群山中
新昌黃柏尖在縣東一百里高二千五百丈廣八十
里登之可見東海亦名望海岡

第一尖在縣東一百里
岾山陰越王岾在府城西南一百二十里越王句踐
棲兵於此又名棲山上有走馬岡伏兵路洗馬池支
更樓故址明王文轅詩身恨高岾未易探數峯長與白雲齊青浮秦望千尋上影落湘湖萬頃西絶險始知天去遠卧崖頻見鳥飛低。十年一踏煙霞頂雨後寧辭汝屐泥
皁嵊道公岾在縣北二十里晉永嘉二年石勒亂太
常伶人趙姓者與其徒二十餘人避地於此
巖山陰秋巖在越王山宋葛慶隆藏修之所後卒因
葬焉有洞曰仙人洞
會稽郎官巖在火微山宋楊瑱詩碧玉莫遠千除石黃金難買一溪雲歌鍾沸地從詩處爭似松風竟夕聞
諸暨斗子巖在縣南四十里形如斗高出群峯危峻
不可上無草木多竅
餘姚寒草巖在白水山
東巖在汝仇湖邊是東山之支隴
上虞蝦蟆巖在縣南五十里覆卮山右積石玲瓏狀
如蝦蟆長百餘丈南即嵊縣界
嵊蒼巖在縣西南二十五里是爲石山嵊人用石多
取於此周童二姓以爲業歲久巖遂成洞洞中積水
成池南出半里許爲石獅巖踞於溪滸頭尾四足皆

具天成非椎鑿也又西北一石獅抱毬回顧有情勢
如牝牡下有蒼崖草堂傳爲俞毋石氏課子昂讀書
處
聖巖在縣北七十里高百丈長一里上有行路下可
避風雨
新昌掛榜巖在縣學右南明山支隴也蒼翠壁立數
十丈下臨碧澗形如張榜其上爲駝峯有巨松一株
遠望若蓋巖側有普陀別境
穿巖在縣西五十里其峯十有九曰鶖鼻曰纜舡曰
獅子曰賜出岫曰泗州曰文殊曰普賢曰幞頭曰蒸

餅曰香爐曰筆架曰望海曰覆鍾曰卓劍曰棋盤曰新婦曰擺旗曰磬曰馬鞍有石室廣二十餘丈高掛石壁間中有圓竅東西通隔岸視之如圭竇然故曰穿巖諸峯羅列其上如畫稍寬平處有泉有田獅子峯在山中開口如獅舊有穿巖菴已廢今洞左有伴雲菴也

白傳巖在縣西北五里四面皆蒼黝色中白色一帶如傳粉舊有北鎮廟今移入城內

蝙蝠巖在縣西南十里許巖內有洞其深委迤不可測好事者持燈而入多白蝙蝠

掛鐘巖在縣西南十五里俗傳巖下舊有鐘後飛去跡存

百丈巖在縣西二十里兩山壁立上合下開中露天光一線有玉華峯瀑布泉蓋奇景也

鷄巖在縣東八十里巖壁高百丈中有洞百尺許

熊口巖在縣東七十里山頂有石如獸直立張口

響鼓巖在縣東七十里平闊如鼓拍之有聲

嶠　上虞成功嶠在縣西南三十里浦陽湯浦之滙入始寧門也嶠屹立臨之世傳謝玄破苻堅歸爲會稽內史縣人榮焉因共表其里門蓋磨平石巖大書深刻其上云水經注浦陽江東北逕始寧縣嶀山之成功嶠嶠壁立臨江欹路峻狹不得併行行者牽木稍進不敢俯視

嶴　山陰姚嶴在府城南十五里與徐山相近是一小山舊在鑑湖中故名嶴

洞　山陰碧若山倮洞在府城西北四十八里巖碧色洞口如井下視莫測北通巨海嘗有人持火深入聞櫓聲隱隱而鳴南有捍沙大王廟

會稽陽明洞在宛委山洞是一巨石中有罅長組龍瑞宮旁舊經道家之第十一洞天也一名極玄太元

之天龜山白玉上經會稽山周回三百五十里名陽明洞天皆仙聖天人都會之所則第十一洞天蓋會稽諸山之總名不獨此石罅也石名飛來石上有唐宋名賢題名洞或稱禹穴唐觀察使元稹以春分日投金簡於此有詩白居易和焉明王新建守仁以刑部主事告歸時結廬洞側因以爲號今故址猶在其謫龍場也名其東洞曰小陽明洞天以寄思云　唐元稹春日投簡陽明洞天五十韻全詩闕止録四句偶因投秘簡聊得泛平湖穴爲探符坼潭因失箭刳嘉泰志云有刻石在龍瑞宮今不存　白居易和投簡五十韻青陽行已半白日坐將徂越國強仍大稽城高且孤利饒鹽煮海名勝水澄湖牛斗天垂象台明地展圖瓌奇塡市井佳麗溢闤闠勾踐遺風霸西施舊俗姝

舡頭龍天矯橋脈獸雕肝䑶咮琢螭蚓時鮮貴鵁鶄
話言諸夏異衣服一方殊偽練蛾眉婀鳴根姓角奴
江清敵伊洛山翠勝荊巫華表雙棲鵠照塔幾點烏
煙波分渡口雲樹接城闉澗遠松如畫洲平水似鐵
綠針秧早稻紫筍折新蘆暖踏泥中藕香尋石上蒓
雨來明畫遶雷後發全蘇柳眼黃絲顆花房絳蠟珠
林風新竹折野燒老桑枯帶雜長枝蔥錢穿短貫榆
葑和生野茭甲濕長街蕪女浣紗相伴兒烹鯉一呼
山踏啼雉子林穴掛山都產業論蠶蟻孳生計鴨鵝
泉岩雪飄灑岩壁錦漫糊堰限舟航路堤通車馬途
帶溪岸回合禹廟徑盤紆洞穴何因鑿星槎誰與剖
石四仙藥臼峯峭佛香爐去為投金簡來因挈玉壺
貴仍招客宿脫未要人扶問望賢丞相儀形美丈夫
前驅駐旌旆偏坐列笙竽劇史頻鱗集尚書屢曳鳧
學禪超後有觀妙造虛無髯裒傳僧寶環中得道樞
登樓詩八詠置硯賦三都棒撻羅將綺搖蹌紫與朱
廟謀藏稷禼兵略貯孫吳令下三軍整風高四海趨
千家得慈母六郡事嚴姑重士過三啣輕財抵一銖
送航歌宛轉啣妓笑盧胡佐飲時炮鱉蠲酲數鱠鱸
辭鄉雖咫尺樂事亦須臾若不中賢聖何由外智愚

伊予一生志我爾百年軀江上三千里城中十二衢
出多無伴侶歸只是妻孥白首青山約仙身去得無
宋徐天祐詩何年靈石揩岑娥洞穴雲深鎖碧蘿巨
木千章陰翳日陽明時少晦時多施釣詩誰扁陽明
日洞天瓊樓朱戶萬松寒前山倩鶴收仙箭古穴藏
龍護法壇欲對杳爐分坐石就開玉簡借書看葛洪
知我非凡子來饋靈巖換骨丹元陽仲弘詩憶昔神
禹奠九州茲山會計功始休諸侯玉帛湫何許但見
萬水從東流衣冠示閟陽明洞夜聞鬼哭巖之幽珠
宮貝闕號龍瑞天造地設非人謀槎牙怪樹凍不死
化作千丈蒼龍虯卅洞呀然仙掌裂翠岑巧矣娥眉
修梅梁飛去鐵鎖斷往往雷雨生靈湫軒轅維神極
秘怪海上笙鶴時相投平生閑門讀史記子乃探穴
先吾遊明當挾子騎汗漫題詩更在最上頭不妨山
水樂吾樂豈有饑渴憂尺憂故家喬木尚可求有子
有孫有世留臥橫玉簫泚歸舟吹散江南萬斛愁黼
惝怳洞天深窅行客疑颶輪碧簡誰能犄倚松長嘯
巖壑動放懷未必今人非石氣盤空散成霧撿子無
風落青雨草間欲問前龍壇蘚蘇鱗鱗絡銅虎又詩
蕙草雪消蜂蝶疑遊子翠幰來何稽少待山桃綴紅

移回首巳憐春事非青風成雲濕成霧洞天深沉獨
花雨山深玉殿鎖碧苔天上通明羅九虎又日日攜
壺坐釣磯眼看門外軟紅飛巳無遊騎尋芳事却訪
幽人入翠微石磴欲青春雨足酒爐初冷絮花稀悠
然自解登臨意十
里香風一棹歸

禹穴之稱蓋自司馬子長始史記太史公自敘上會
稽探禹穴漢書司馬遷傳注張晏曰禹至會稽因鑿
馬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水經注會稽山東有
硎去禹廟七里深不見底謂之禹井云東遊者多探
其穴然自舊經諸書皆以禹穴繫之會稽宛委山今
里人蓋仰以陽明洞為禹穴云唐宋之間有遊禹穴
回出若耶詩亦不著其處寶曆中鄭魴於宛委山書

禹穴二大字元積銘而魴序之刻石存焉若據張說
似謂穴即禹陵據酈說又似指禹井惟舊經稱飛來
石下為禹穴傳云禹藏書處則指陽明洞然韓昌黎
送惠師詩云常聞禹穴奇東去窮甌閩越俗不好古
流傳失其真則禹穴不可定名久矣宋陳鵠者舊續
聞稱問之洪景盧言禹穴當以陽明洞為是正德中
閩鄭郎中善夫著禹穴記謂得之非井之上南知府
大吉因刻大禹陵碑石則又謂陵為穴而近日成都
楊修撰慎論禹穴又云在巴蜀汝南陳僉憲耀文復
駁正之今並錄焉 唐宋之間遊禹穴詩禹穴今朝到耶溪此路通著書聞太史煉藥有

仙翁鶴徃龍猶掛龍飛劍巳空石帆擢海上天鏡落湖中水底零露白山邊墜葉紅歸舟何處曉日暮使樵風

鄮勳禹穴碑銘

惟帝聖世時必有符命在昔黃帝始受河圖而定王籙宓羲得神著而垂皇策堯配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舜繼成六德文王獲赤雀丹書而演道定謨予亦以謂禹探其穴得開世之符而成乎水功夫神人合謀而行變化大地定位陰陽潛交五行迭王斗建司節嶽尊山而瀆長川乃至日星雷風禎祥秘奥三綱五紀萬樂百禮人人物物各山各生無非玄功寔符至數胎合以及之者王者奉天而行故聖神馬帝皇焉彼聖如仲尼有德而無應故位止於旅人福弗及生靈乃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巳矣夫然後知元命者軒后命者羲受命者曰唐與虞成命者禹備命者文仲尼不受命乃假人事而言故有宗予之說後代無作焉立言者一仁義以東世教替蹟蚩蚩使絕其非望使業之外存而不論予讀夏書無是說司馬子長自敘始云登會稽探禹穴不然萬禩何傳焉惑矣蒼山之渚呀如淵如陵徙谷遷此中不騫雨洗煙空颼然莫窮噫嘻禹迹之所始終唐興二百八祀寶曆庚午秋九月予從事于是邦

感上聖遺勅而學者無述作禹穴碑廉察使舊相河南公見而銘之曰禹穴宜載夏與秦胡為而不載古而不載逐與鄭胡為而載予以謂天德統萬止言其蓋地德統萬止言其載堯德統萬止言其大千川萬山皆禹之會一符一穴不足為最故夏與秦俱不之載而人以之昧雖山之堅雖洞之藏有時而堙有時而允歲其萬千風雨濤汰亡其嶽岈叢是鸛耆鄭與遷斯碑斯載斯時之頫

宋陳鵠耆舊續聞

內翰洪公帥會稽日余嘗來間問曰禹穴有二處其在禹廟告成觀穴上有空石是也其一去禹廟十餘里名曰陽明洞天即稽山之麓有石徑丈餘中裂為一罅闊不盈尺相傳指此為禹穴圖經云禹治水投玉簡於此穴中未知孰是公云禹穴二字出司馬遷書雖其事不經必是秦漢以來相傳如此張晏注漢書云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又不經之尤者要之子長謂上會稽探穴言極其高深也探者取極深之義今陽明穴中投物於中不知其底止當以此為禹穴可也非謂禹葬之地

魏了翁詩

禹穴無從一罅通禹陵元在亂山中欽泉窆石皆如舊誤郤東遊太史公

王十朋詩

好古貪奇司馬遷胸中史記越山川如今禹穴無尋處洞鎖陽明石一拳

明鄭善夫禹穴記

禹穴在會稽山陰昔黃帝藏書處也禹治水至稽山得黃帝水經於穴中披而行之而後水土平故曰禹穴世莫詳其處或曰即今陽明洞是也又云禹從平水土會諸侯稽功于塗山尋崩遂葬於會稽之陰故山曰會稽穴曰禹穴至今窆石尚存或然也後一千餘年而司馬遷氏來探書禹穴歸而作史記文章傾然為百代冠說者謂是山川之助也又後千餘年而晉安鄭善夫氏及山陰朱君節王君琥氏來復探禹穴尋黃帝藏書處乃歌傍梁摩挲空石覩先聖遺像得禹穴於非井之上徘徊瞻眺想其甲宮而菲食為之喟然興懷又想其執中用智與皐夔稷禼之為臣又為之憮然自失也夫自禹稷以後三千年間遊者不知其幾而惟司馬氏顯此山川之能發為文章亦惟司馬氏夫三千年而僅得一人於山川傾止以文章顯何哉豈山川之能僅足以煥人文章邪世有不為文章者於山川何取也自昔至人見轉蓬而造車觀遊魚而造舟得河圖而成封因洛書而作範咸取諸物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余乃今知所取於山川矣禮登高而

賦余未能賦姑記余言如此云

高廩詩

古稱宛委穴即是陽明府靈氣朝霞舒神光夜蟾吐中有王字書襲以金龍祖藏之自軒轅發之從夏禹流傳後世人指說無定所吁嗟昌黎公譏俗不好古

楊慎丹鉛錄

司馬子長自敘上會稽探禹穴此子長自言徧遊禹迹之目上會稽總吳越也探禹穴言巴蜀也後人不知其解遂以為禹穴在會稽而作地志者以禹廟旁小坎如舂臼者當之噫是有何奇而辱子長之筆耶按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石杳深人迹不到頃巡撫儀封劉遠夫修蜀志搜訪古碑刻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始知會稽禹穴之誤大抵古人作文言簡而括若禹穴在會稽而上云上會稽下又云探禹穴不勝其複矣禹貢曰雲土夢作乂雲在江南夢在江北互言而括千餘里又曰蔡蒙旅平蔡山在雅州蒙山在雲南今名蒙樂山上有碑具列其事亦四字而括千餘里鄭玄孔穎達蔡沈夏僎皆所未究而謬云蒙山亦在雅州如此則禹貢所紀山川無乃俗所謂闢門闢戶倚柴扉乎

陳耀文正楊

史自敘云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嶷浮於沅湘北涉汶

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畧卬笮昆明還報命本傳阎自明白未浮沅湘闚探禹穴太史公無乃太闊步乎末又有巴蜀之言更爲何地乎則哉晉書載記云苻堅欲伐晉謂釋道安曰朕將與公謁虞陵於虞嶺瞻禹穴於會稽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東南區區地下氣厲虞舜遊而不返大禹適而弗歸何足以上勞神駕下困蒼生今云今自所書言太白在晉漢前耶

風洞在刻石山遇陰雨聞鼓樂聲

玉洞在剡浦山宋齊唐詩白石洞間路吾家在其中琴窻與書閣一半是雲封

諸曁玉京洞在洞巖山今人但謂之洞巖其洞十數重深數十里必秉火以入入必以物記其處洞門相似者多不則迷出路矣宋刁約吳處厚遊焉有詩傳

於世嘗有往遊者向余道云洞口有石人二蓋因巖石刻成者將入時見居民大呼來云宜帶席或乾草初不解其意時亦無從得席止携草數擔比入其中洞門乃有卑狹處須傴僂匍匐以行下甚濕必藉以席或草乃可洞中寬廠崎嶇不一火光燭之巖石甚奇峭光潔如洗流水濺濺或滙爲池亦瀉爲溪中一處上乃有竅仰視如巨星屛火視之光射下微辨色石狀在焉又入則蝙蝠羣來觸撞人面不可前進者多自此返未有窮其所止者或云深處須行二三日可抵錢塘江蓋亦臆說耳宋刁約詩千巖萬壑幾重重勢勝回環聳翠峯風靜殿空無燕雀雲間洞穴有虬龍前山樵牧聲喧答別寺齋初響答鐘幸有林間三二友籃輿追賞共從容吳處厚詩洞穴嵌空五六重旁邊突起一孤峯平時花竹常啼鳥早歲風雷或起龍流水聲中僧洗鉢亂雲堆裏客聞鐘莫爲林下歸休計朝德身推許孟容又秉燭携筇步步前玉京迢遞訪神仙四時自有壺中景一罅都迷物外天明鄭天鵬詩我曾踏破天下三十六洞白雲缺何如此洞真奇絕一級一級探之窮莫窮幽深奇恠陟降百千折外有片片如剪赤霞封中滄老子所秘丹符訣坐忘四子推石巖回首塵凡俄間越亂竄津津飲玉泉飛霞仙鼠白如雪頓覺羽化而登仙少室禹穴那能埒我吹洞庭紫鐵簫鳳吟龍嘯聲清烈聲清烈一聲吹破巖頭雲二聲吹破天邊月三聲四聲兮千巖萬壑金石俱斷裂忽聞雲中仙樂韶護相和鳴疑近瀛洲閬苑蓬萊闕脈以麻姑酒援筆如揮帚前磨石骨十丈餘寫我胷藏山水詩千首識吾今日共尋幽敢謂神鬼驚兮蛟龍走山靈笑我李賀貫狂五色心肝疑盡嘔書罷椽筆擲下地希夷保佺忽相遇授以丁金入石丹脫屣牽裳留我住住郄三日始歸來歸來世上桃花結實已千歲劉

禹詩紫壑丹符秘青春玉騎來捫蘿綠熟徑掃石落荒苔入海三山近通天一竅開即令懸弱水直欲訪蓬萊

仙巖洞在五泄山宋縣令劉述嘗禱雨有應宋禧詩翠巖仙洞白雲深躡石捫蘿一訪尋劉述詩英英洞口雲觸石纔一縷須臾徧空山霈然作霖雨

餘姚潺湲洞在四明山

石人洞在縣東北石人山洞北向高廣各六尺許常若埽溉其石壁如粉昔有浮屠裹糧持炬而入洞中邃杳不可窮越信宿聞觿聲乃還

吳山洞在縣東北吳山洞面滄海巨浪激摧巖石崁空旁產牡蠣

上虞薔薇洞在東山是謝太傅遺跡

仙姑洞在縣東南二十五里雙崖峭立高十餘丈中懸石如壁蓉下爲洞闊丈餘飛瀑濺沫常若風雨相傳昔有仙女乘鸞來土人因立祠祀之號鳳鳴洞主是洞亦名鳳鳴洞今歲旱禱焉宋史南卿詩何年雷斧鑿山裂六月蒼厓寫飛雪孤鳳一聲去不聞海水桑田幾興滅我知仙去仙尚存時見真形坐巖穴青天半夜玉簫寒喚醒幽人舞明月

嵊白雲洞在縣東七十里與金庭山相近風月之夕山中有聞吹笙者相傳王子晉僊去後主治天台華頂號白雲先生往來金庭之間大率恠誕今山下建白雲祠肖立白雲遺像天亢暘輒往禱洞口雲橫雨卽霖霈

毛竹洞卽金庭洞洞口有竹生毛

趙廣信洞在太白山石沓起如屋可容數人

新昌真溪洞在縣東四十里洞高四尺闊三尺在山之半壁深不知其底有持炬入者僅數十步風自洞出疾甚炬滅竟不得入匝洞舊植碧桃花時可愛亦名碧桃洞自宋時尭蹊已湮廢今則更蕪棘矣或云曾有入者見天梯石棋枰坐具

隱嶽洞在石城山

水濂洞在縣東四十里大坑之中高十丈廣三丈餘洞口有飛瀑一派從高噴薄而下若垂簾然隨風東西光輝奪目洞中懸石如豬肝紫色水滴下微紅下有石盆盛之前有石方丈許面有跡若馬蹄名馬蹄巖旁多禹餘糧石其形如拳碎之內有屑如餡或類麻或類豆隨人所欲而應俗傳蓋禹所棄餘糧今化爲石云濂亦作簾宋朱文公熹題任氏劉舟兮予獻剡溪也彼兮謝安東山也不舟不屐其水濂乎水濂其人乎人其水濂乎任公成道遊於斯詠於斯朝而往暮而歸其樂豈有涯哉又詩水濂幽谷我來遊拂面飛泉最醒眸一片水簾遮洞口何人捲得上簾鉤明知府沈啓記新昌之東南萬山嵯峨去縣治四十里有泉出自山巔名曰水濂談越之勝者歸焉嘉靖己酉從監司觀風至天姥而還倚南明之絶

壁漱沃洲之清漪迴隨蹊剪棘百折迴迴抵昌法寺寺之南北爲水濂洞自洞之外觀之環山攢翠諮崖如龕龕之上石壁峭立三十丈許壁頂有泉深含蓄蓄泓出溢施噴吐成珠聯絡成組蕩漾成文懸注洞口真若濂然卽洞之下觀之掩映成幌凝止成鑑流布成澤濡沫成潤利亦溥矣又卽洞之內觀之可窺可床一鏬沁乳或謂下有異藏焉莫可的也惟濂之外繁花皎月隱約熹微遠隔凡界怏然虛朗胡然乎寺廢路榛捐沒空谷嗚呼馳驅塵卑擾楠側室統綺覩祥珠玉褻器皆夫是也余不忍其蕪沒捐倖命道人舉其寺葺之𧘂其間坦容其夜蓋俾後之如勝賞者床於是竈於是汲清流以自飲於是採藥於是煑禹餘糧之石以爲石於是寧非此遺之偶爲之歷云時同遊無錫俞汝成憲副州王慎徵遊皆余同官夙有山水之癖者

穴蕭山許玄度隱穴世說許玄度隱在永興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似不

爾耳許日僅篚苞苴故當輕於天下之寶耳

窠 會稽鳳皇窠在義峯下石有一圓竅深一尺廣四尺俗傳鳳皇二雛自此而翔傍有上鳳下鳳沉鳳等村

石 山陰磨鏡石在鏡湖邊任昉述異記世傳軒轅氏鑄鏡於此今石尚存石畔常潔不生蔓草

磨針石在法華山舊傳曇翼誦經山中久無所得乃下山逢老姥磨鐵杵於石上云欲爲針遂感悟還入山修業

淬劍石在越王山

牛口石在寶林山西址石二片出土中如牛吻

笋石在塗山北石出水中如筍

會稽坐石在會稽山南輿地志方石數丈是始皇坐其兩邊方石八所丞相斯以下坐

飛來石在禹穴側世傳自安息飛來上有索痕三條唐宋名賢多題名其上

酒甕石在射的山足三石品峙其狀如甕舊經巨石三在鏡湖東時人謂之秦皇酒甕石按齊唐鑄浦錄絕湖而濟巖壑相望雙石若瓻琥秦皇酒甕華鎮考古集若耶溪傍雙石如甕而大世言始皇之所遺也今甕石實有三與齊華二公所記不合以舊經爲正

胡孫石在射的山下臨樵風涇涇水漲石常不沒里人以此候水

烏石在義峯之西石甚奇

研朱石在宛委山側華初平云葛稚川既仙去遺朱研於玉笥山得丹砂之力歲久研夫今爲一巨峯又傳記有牛角石在玉笥山顛不知卽此石否宋林景熙詩牛頭一星化爲石

葛仙翁釣石在若耶溪葛稚川嘗投竿坐憩於此謝康樂兄弟皆嘗遊每至輒酬唱忘歸宋華鎮詩聞說風流謝客兒鴒

原相應日忘歸偎翁遺跡雲深處攜手行吟送落暉又一在嵊皇覺寺前絕奇恠上有釣竿痕甚分明

蝦蟆石在宛委山與龍瑞宮對昔宮廩失粟蹤跡莫知盜者有方士言盜者朝山之異物也羽流信之命工鑿損石口患遂息

金雞石在下竈之前其方數丈世傳有見金雞飛鳴石上石遂迸裂舊記會稽有裏金雞外金雞唐羅隱金雞詩不向五更啼

落星石在曹娥江中高丈餘寰宇記江潮浩漫石亦不沒舊傳云星隕而化石也宋歐陽修嘗得吳越國

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其制稱寶正六年知其嘗改元然落星石吳越間多有其所封者未知孰是餘姚江中亦有落星石舊志亦謂吳越時封焉數破舟邑人莫若冉椎去之

蕭山望夫石在鳳凰山石崖間上紅下綠陰雨時望之宛然一婦人也相傳是里婦其夫溺於海登山佇立以望久之遂化爲石舊郡國志消山下有夫人祠山北湖陰又有消御史廟孤石聳出似婦人艷妝而坐

諸暨新婦石在紫薇山神仙洞傍［明］楊維楨石婦操峩峩孤竹岡上有石魯魯山夫折山華巖巖山頭歌石婦行人幾時歸東海山頭有時聚行人歸帝石枉石婦岑岑化黃土［又詩］亭亭獨立傍溪濱四傍無人水作隣苔髮不梳千古鬢翠眉空鎖萬年春霜爲部粉憑風傅霞作臙脂仗日勻莫道巖前無寶鏡一輪明月色常新又會稽山巔亦有新婦石

西施浣沙石在浣江中［唐］李白送祝八之江東賦得浣沙石［西施］越溪女明艷光雲海未入吳王宮殿時浣沙古石今猶在桃李新開映古查菖蒲猶短出平沙昔時紅粉照流水今日青苔覆落花君去西秦適東越碧山青江幾超忽若到天涯思故人浣沙石上窺明月［儀顯詩］西施昔日浣沙津石上青苔思殺人一去姑蘇不復返溪邊桃李爲誰春一在會稽若耶溪旁［唐］宋之問浣沙篇贈陸上人越女顏如花越王聞浣沙國微不自寵獻作吳王妃女數半潛隱苧羅更蒙遐一行霸勾踐再顧傾夫差艷色奪常人效顰亦相誇一朝還舊都靚粧尋若耶鳥驚入松網魚畏沉荷花始覺冶容妄方悟羣心邪欽子秉幽意世人共稱嗟願言托君懷倘類遂生麻家住雷門曲高閣凌飛霞旃濤翠羽帳旖旋采雲車春風艷楚舞秋月綿胡笳自昔專嬌愛襲玩惟矜奢達本知空寂棄彼猶泥沙永割偏執性自長薰修牙攜妾不障道來上妾西家是詠若耶溪者也在蕭山者名紅粉石不云浣沙

石鼓在五泄山巔狀如鼓擊之有聲又三二在嵊一在新昌

石門在縣西［宋］僧咸潤詩疊峯起雲際彷彿五侯門

鷄籠石在草湖港中狀如鷄籠

兎頭石在大江側蕭山縣界

餘姚盤蘿石鬬紫石筊笠石俱在縣東北仙居山

牛眠石在縣西南三十里狀如牛臥田中相傳稻熟時嘗出食稻今爲人椎損云

石龜在鳳亭鄉其地多生古苔梅

上虞雙筍石在釣臺山通澤廟前高百餘丈若人冕而立者對峙溪上其顛有異花每杜鵑啼時開若霞錦宋神宗崩三年不榮高宗崩花忽變白孝宗崩三年若枯既而復茂正統中郭南作縣志云花已無［宋］華［鎭詩］千尺相高卓翠巘雨餘雲外露嶙峋禹湖龍去蒼髯斷三載蕭花不記春

聚星石在資聖寺右方廣約五丈高七八尺

葛稚川煉丹石在太平山

藥臼石銚架石馬蹄石俱在西莊山馬蹄石是石上有馬蹄跡一蹄有泉脉不竭又一在嵊縣東北三十里相傳是秦始皇東巡馬蹄所踐跡

嵊禮拜石在縣西六十里真如寺山腰石上兩穴如
膝跡相傳白道猷禮拜跡也
安禪石在縣北三十里天竺寺前又有破石平破爲
兩片
石欄干在縣西南四十五里與嶀浦相連是溪山奇
絶之地宋紹興中有方士李季愬道傍遇異人自石欄下揖季曰君來何爲季曰秦太師遣往桐柏設醮請福其人太息曰秦今死矣張浚劉錡皆當起爲將相秦豈得存耶季大駭亟去比至天台則秦凶問至矣
石筍在西白山長五六丈對立如闕亦奇觀也
石鼓在縣西二十里悟空寺側石形如鼓擊之亦響

所謂西鄉石鼓非靈鷲山石鼓也
新昌疊石在縣東七十里三石疊起側臨清澗下有
石盤承之並大成非人力也其地名疊石村
松化石在縣南三十里長潭王氏園中形如松高四
五丈亭亭可玩枝節膚理畢具獨無葉耳
石牛在縣西一里官明邊
石龜三一在縣東八十里南洲村一在疊石村一在
長潭村
石筆在南洲石龜傍尖秀如筆
[塢]山陰防塢越絶書越所以遏吳軍也

會稽尚書塢在府城東南三十里舊孔稚圭山園也
澹竹塢在諸暨山左山圍折如城隅嘗產瑞竹巔岑
扳起數百丈其尖如斛名石斛尖
蕭山朱室塢水經注句踐百里之封西至朱室謂此
然又以爲在浙江西岸今縣新志有朱家塢在洛思
山麓云漢朱儁之後俱葬於此
餘姚嚴陵塢在客星山下十道志嚴子陵避光武聘
居此
新昌桃花塢在縣南八里[明王淇詩]石溪溪上媚春光澗樹桃花絳雪香不似
天台流水處胡麻仙飯引劉郎

[島]會稽方干島在會稽山東北麓俗呼寒山唐方干
別墅也舊在鑑湖中故曰島一名笋莊[干自爲詩]寒山壓鏡心此
處是家林梁燕窺春醉巖猿學夜吟雲連平地起月
向白波沈猶自聞鐘角棲身可在深[又]世人如不容
吾自縱天慵落葉憑風掃香秔倩水春花朝連郭霧
雪夜隔湖鐘身外無能事頭宜白此峯[又]前山含遠
翠羅列在窻中盡日人不到一樽誰與同涼隨蓮葉
雨暑避柳條風豈分長岑寂明時有至公[又]散拙亦
自遂粗將猿鳥同飛泉高瀉月獨樹迥含風果落盤
盂上雲生篋笥中和山明蜀思終作釣魚翁[又]莫問
終休否林中事已成盤飧憐火種歲計付刀耕水
皆花氣聽松估雨聲書空翹足臥避險側身行果傍
閑軒落浦連濕岸生禪僧知見理妻子笑無名史擬
發詩苦何曾待酒清石溪魚不大月樹鵲多驚砌下
通樵路窻間見縣城雲山任重疊難隔故交情[又]樵
摘兩三戶稠踈是近鄰風雷前壑雨花木後巖春文
字不得力桑麻難救貧山翁欺稚子夜犬吠漁人未
必聖明代長將雲水親知音不延薦何路出泥塵[又]

山典村家事瀟同燒松燈茗學降翁池塘月撼芙蕖
浪窗戶涼土蘚荔風書幌晝昏嵐氣裡巢枝夜折雪
帶中山路到史無知已窺鏡尋多鬢欲空[又]款枕亦
吟行亦醉問吟行醉更何嘗貧來猶有故琴在老去
不過節髮生山鳥踏枝紅果落家童引釣白魚驚潛
夫自有孤雲侶何要工侯知姓名[又]沙邊買客喧漁
市島上渊夫醉笋莊[又西島言事]歲計有時添粱栗
生涯只泊釣漁船[齊己詩]賀監舊山川空來近百年
間君與琴鶴終日在漁船鳥露深秋石湖一澄半夜天
六門後回上題偏好林泉雀塗詩把君詩一吟萬里
見君心華髮新知少滄洲舊隱深[潮]衙虛閣上山入
寂寞沉億宿高齋夜庭枝識海禽[李山甫詩]咬咬嬰
嚶木翁榮露洗松陰滿院清溪畔印沙多鶴跡檻前
題竹有僧名問人遠岫千重意對客閒雲一片情早
晚塵埃得休去且將書劍事先生[鄭谷詩]野岫分開
徑漁家並掩扉[宋徐天祐詩]平生心事白鷗知一卷
雲棲處士詩古得銳中奇
絕處孤綠身值廣明時

[丘]上虞姚丘在縣西四十里一名桃丘俗傳舜所生
處傍有虞濱嬀石風土記云舜生於姚丘嬀水之內
指石之東蓋後人傅會其說也

[岸]上虞東西赤岸在縣西南四十五里舊志云舜生
時垂虹所照下有虹樣村有握登聖母祠
新昌蔣岸在縣北二十里
竹岸在縣東三十里
[林]山陰南林在府城南吳越春秋范蠡在越見處女
出於南林越王聘之問以劍戟之術華鎮考古云處
女善劍隱於南林句踐招訓戰士遇叟自稱袁公求
較藝以策為劍而試之技窮投策化為白猿入林

會稽鳳林華鎮考古云在五雲門外世傳禹受圖籍
是時鳳凰鳴飛依於林木今鳳林鄉取此
嵊袁家林[唐李嘉祐詩]花洞滿沉沉仙壇隔杏
林秋泉春谷冷採藥夜窗深石上開仙
酌松間對玉琴嶯家
溪北任雪後大相宰
[野]會稽樂野在府城東七里越絕書越王弋獵大野
故謂樂野其山上石室勾踐所休謀也又名樂讀村
[源]嵊桃源在縣南三里舊經劉晨阮肇剡縣人入天
台過仙此其居也[宋林鬻詩]繡被歌殘人
夢遠桃花源畔客忘歸
[岩]蕭山西陵岩皮光業謂錢武肅廟碑云漁浦龕石
翼張下瞰蕭山西陵林次列岩

[古地名]古冶在府城東南舊經引會稽志銅牛鐵冶
越王鑄劍之所所以銅滓不生草木
東冶嚴助傳閩王舉兵於冶南注會稽山名也今名
東冶
雙童吳越備史唐光啟二年錢王鏐以錢爽守雙童
[唐宋之問詩]溪邊逢五老橋下覓雙
童[又李紳西陵詩]未見雙童白鶴橋
秦稽古詩多用之蓋似謂秦望會稽云[宋顏延年和
謝靈運還舊
園詩]數子間衡嶠易月瞻秦稽[唐孟浩然
久滯越中詩]未能忘魏闕空此滯秦稽
越王都水經注湖中築塘直指南山北即大越之國
秦改為山陰縣會稽郡治也吳越春秋所謂越王都

丱中在諸暨北界山陰康樂里有地名邑中者是句
踐所立宗廟在城東明里中
大吳王村小吳王村水經注并是闔閭夫差伐越所
舍處也今悉民居然猶存故目又名吳王里
孟村在上虞始寧鄉以孟嘗所居得名今仍多孟姓
者
強口剡錄王謝諸人雪後泛舟至剡徘徊不能去取
水飲之曰雖寒強飲一口今其地出布名強口布在
縣北二十里
九里舊記後漢丘龍長隱居處也山多龍鬚竹徐伯
珍嘗移居之階戶木生連理石壁夜有赤光俄頃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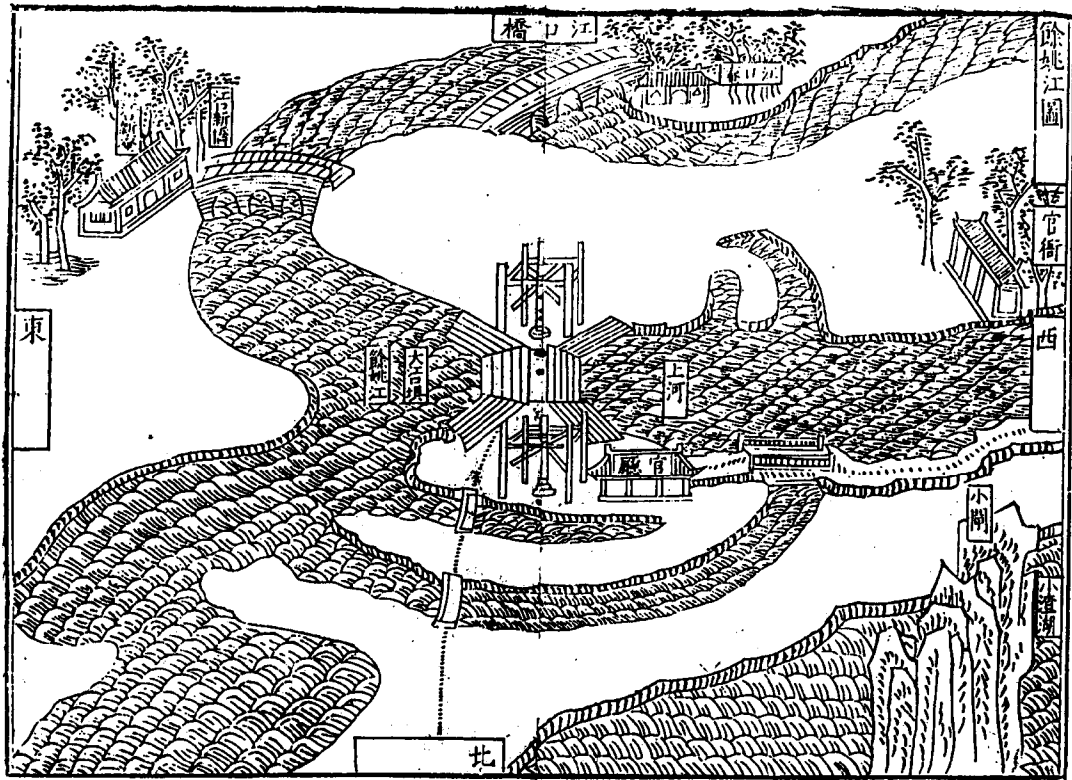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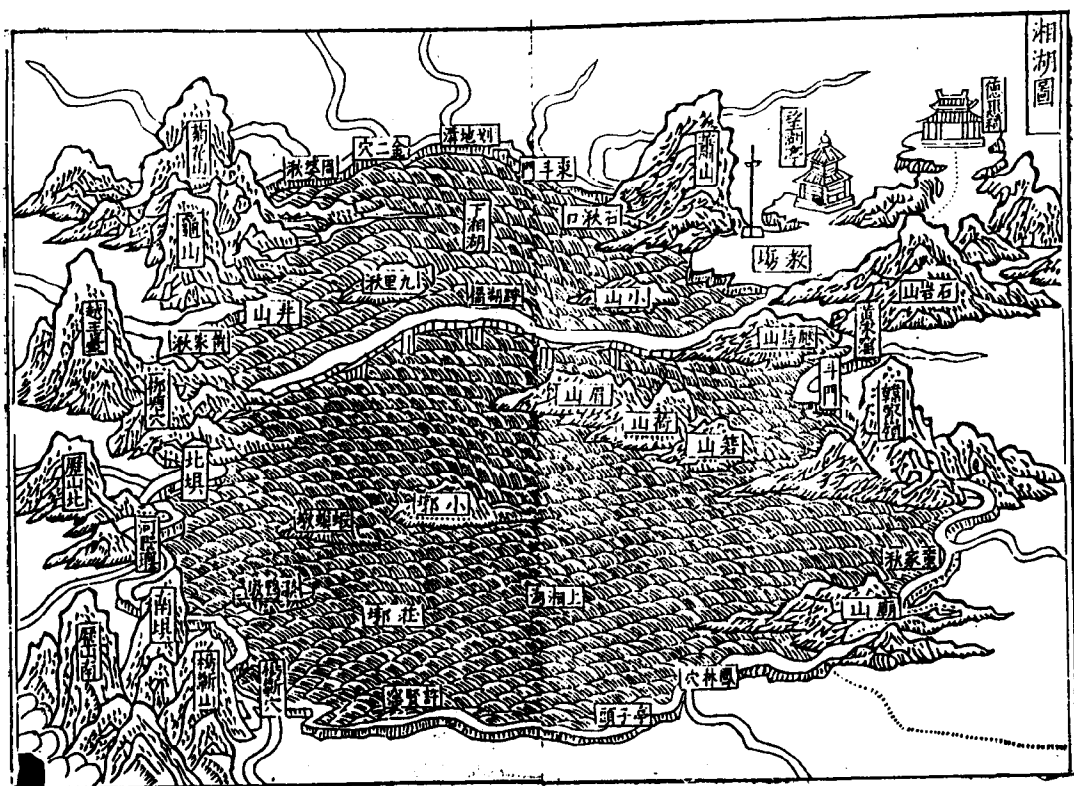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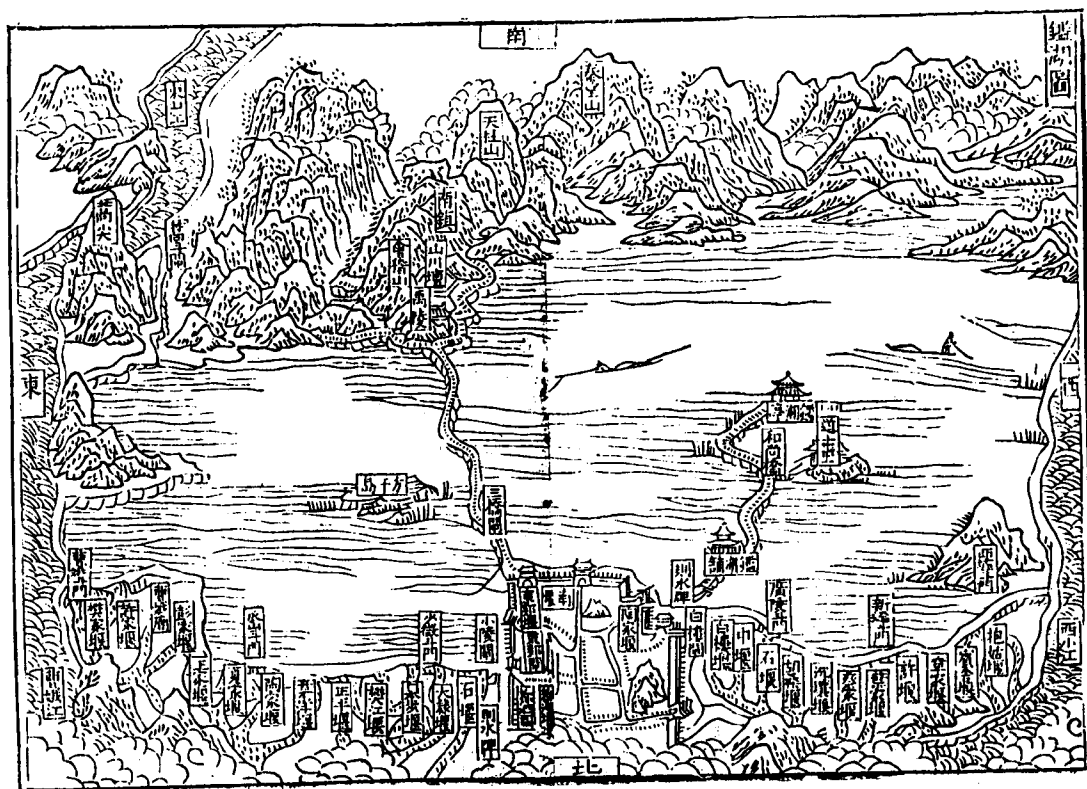
淮陽里一名淮陽宮舊經引夏侯曾先地志越王之
宮范蠡立於淮陽今會稽縣北三里甘滂巷是也越
絕書離臺周五百六十步今淮陽里丘未詳
蜂扶里在漁浦湖傍傳是舜漁處村民繞湖亂居故
名其地爲蜂扶里
粟里舊經舜供儲在此
弘訓里在嵊縣水經注吳黃門郎楊哀明居弘訓里

紹興府志卷之六

鑑湖圖
南
北
東
西

湘湖圖

夏蓋湖圖
北
西
東
南
鏡臺
白馬湖
西斗門

上妃白馬三湖圖
南
北
東
西
白馬湖
上妃湖
夏蓋湖
西斗門

紹興府志卷之七

山川志四

海　江　河　湖

海　府境北邊海所屬五縣蕭山去海二十里山陰去海四十里會稽去海二十里上虞去海六十里餘姚去海四十里博物志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盖無幾四海之内皆復有海也初學記凡四海通謂之裨海外乃復有大瀛海環之一曰百谷王又曰朝夕池曰天池亦云大壑巨壑海中山曰島洲曰嶼今紹興北海乃海之支港猶非裨海也王粲海賦云

翼驚風而長驅集會稽而一睨是也北流海於海鹽東極定海之蛟門西歷龕赭入鱉子門抵錢塘而江湖之水宗焉商賈苦内河勞費或泛海取捷謂之登潬潬者海中沙也遇風恬浪靜瞬息數百里狂飇忽作亦時有覆沒或漂流不知所往若暑濡凉微天雨初霽海中則有蜃氣夾雲而與倏忽變幻千態萬狀大爲奇觀秋冬值風雨之候又時有海氛彌望莽鬱云宋謝景初觀氛詩海上風與雨未朕先氣升渾雨雜山袤翁鬱相薰蒸交語面已障安辨丘與陵汞霧都幸緩臭腥殊可憎自非昌其陽安兇疾癘乘君子卻陰邪何必醫師能

海潮晝夜凡再至朝曰潮夕曰汐卯酉之月特大於餘月朔望之後特大於餘日大即洶湧印高十餘丈其非時而大者謂之海溢宋朱中云適遇巨風推之而來後浪擁前故忽大而且久不退又夏則晝小而夜大冬則夜小而晝大俗謂潮畏熱畏寒云蕭山潮候率遲於餘姚昔人謂餘姚平來蕭山者必登潬而後至非也地勢高下然耳宋盧肇海潮賦文太多且不專越地今不載海潮賦後序竊以海潮之事代或述之今輙依洛下閎張平子何承天等以渾天爲法水與地居其半日月繞乎其下以證夫激而成潮之理并納華夷郡國環以二十八宿黃道所交及立北極爲上規南極爲下規以正乎日月之所由升降其理昭然可辨謂之潮圖施諸粉繢庶將無闕日至潮成潮入圖法八月之望日在巽軫之間此時潮最大今立此望之夕日入於時在戌見潮初生之候渾天載地及水法地浮於水

天在水外天道右轉七政左旋日入則晚潮激於左日出則早潮激於右潮之小大則隨於月月近則小遠則大西溪叢語舊於會稽得一石碑論海潮陰陽依附極有理不知其誰氏觀古今諸家海潮之說者多矣或謂天河激湧亦云地機翕張盧肇以日激水而潮生封演云月周天而潮應挺空入漢山湧而濤隨析木大梁月行而水大源殊派異無所適從索隱探微宜仲確論大中祥符九年冬奉詔按察嶺外嘗經合浦郡沿南溟而東過海康歷陵水涉恩平住南海迫由龍川抵潮陽泊出守會稽移蒞句章已上諸郡俱沿海濱朝夕觀望潮汐之候者有日矣得以求之刻漏究之消息十年用心頗有準的大率元氣嘘翕天隨氣而漲斂溟渤往來潮隨天而進退者也以日者衆陽之母陰生於陽故潮附之於日也月者太陰之精水乃陰類故潮依之於月也是故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盈於朔望消於朏魄虛於上下弦息於輝朒故潮有小大焉今起月朔夜半子時潮平於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分半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二分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過月望後東行潮附日而又西應之至後朔子

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俱復會於子位其小
盡亦然推一次日移三刻七十三分半是知潮常附日
而右旋以月臨于午潮必平矣月在卯酉汐必盡矣
或遲速消息之小異而進退盈虛終不失其期也蕭
山新志以此爲龍圖學士燕肅海潮論豈今威所云
錐氏者即燕公耶或後人誤以爲燕也元吳萊答
嶽嵩論潮書以木爲月之體月本水之精月與水一而
已矣月一晝夜凡一月加午故潮一日再生月一日一退
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潮日遲於一日所以初
二之潮晝遲而入十八之夜十八日之潮夜遲而入初
三之晝也一月之間生明生魄潮亦再盛焉生明之
潮則自前月二十六長水謂之起信歷晦朔至月三
日謂之大信初四潮勢漸殺謂之一落信歷上弦至十
十日謂之小信生魄之潮則自十一始長歷望至十
八而盛自十九始殺歷下弦二十五而衰其起落大
小之信亦如之天下之至信者莫如潮生落盛衰各
有時刻故日潮信月於一月之間漸遲而縮一日潮
於兩信之內漸遲而縮兩潮伏月最明伏潮最盛亦
其理然也或日月之說然則潮之候亦宜月半以前
由微漸大月半以後由大漸微今乃候於明魄之生兩

盛焉何哉曰月一月一週天而一日之內則一加子
一加午者也潮於月加子午之際一日再至故亦於
月生明魄之日一月再盛月之一潮之再若不相似
而實相感召非深於理者未易語此潮晝夜再上杭
人有爲詩括之者曰午未未申寅卯卯辰辰巳巳
巳午午朔望一般輪此晝候也初一日午末初二日
未初十六日如初一夜候則六時對衝其大槩如此
若夫交澤起水大小之度則四時不同春三月初一
十六午末大夜子正初二十七未初大夜子末初三
十八未正大夜丑初初四十九未末大夜丑末初五
二十申正下岸夜寅初初六廿一寅末漸小晚申末
初七廿二卯初漸小晚酉初初八廿三卯末漸小晚
酉正初九廿四辰初小晚酉末初十廿五辰末交澤
晚戌正十一廿六巳初起水夜戌末十二廿七巳正
漸大夜亥初十三廿八巳末漸大夜亥正十四廿九
午初漸大夜亥末十五三十午正極大夜子初秋與
春同夏初四十九夜丑正初五二十申初下岸夜丑
末初六廿一寅初下晚申正初七廿二寅末小晚申
末初八廿三卯初小晚酉初九廿四卯末小晚酉
正初十廿五辰初交澤晚酉末十一廿六辰末起水
夜戌初十二廿七巳初漸大夜戌末十三廿八夜亥
初十五三十午末大餘亦同春冬初一十六夜子初
初二十七未正大初三十八未末大初四十九申初
大初十廿五夜戌初十二廿七十三廿八夜同夏十
四廿九夜亥正十五三十午
正漸大夜亥末餘亦與春同

凡水之入于海者無不通潮而浙江之潮獨稱奇初
來僅若一綫漸近則漸大頭高十數丈亘如山嶽奮
如雷霆銀崖横飛雪檻屑起喧呟澎湃觀者目眩涉
者心悸漢枚乘七發所云觀濤乎廣陵之曲江即此
枚爲吳濞郎中浙江時正屬吳易吳曰廣陵浙曰曲
騷客語固然每八月十八日遠近人聚觀之然大率
多在西岸錢塘境善泅者泝濤出沒謂之弄潮宋治

平中杭州守蔡襄作戒弄潮文熙寧中兩浙察訪李
承之奏請禁止然終不能遏至今猶競爲之會稽石闢或問
曰四海潮平皆有漸惟浙江濤至則亘如山岳奮如
雷霆水岸横飛雪崖傍射澎騰奔激吁可畏也其漲
怒之理可得聞乎曰或云夾岸有山南曰龕北曰赭
二山相對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湧而爲濤耳若言狹
逼則東溟自定海吞餘姚奉化二江侔之浙江尤甚
狹逼潮來不聞濤有聲也今觀浙江之口起自纂風
亭北望嘉興大山水濶二百餘里故海商舶船畏避
沙渾不由大江惟泛餘姚小江易舟而浮運河達于
杭越矣蓋以下有沙渾南北亘連隔礙洪波遏潮
勢夫月離震兌他潮以生惟浙江潮水不同月經乾
巽潮來已半濁浪堆滯後水益來於是溢於沙渾猛
怒頃湧聲勢激射故起而爲濤耳非江山淺逼使之
然也宋[illegible]中潮闢錢塘潮燕公所謂沙渾已盡其理
諸論盡廢夫水爲科而後進未及渾則錢塘之江尚
空空也及既長而冒之自渾斗瀉入江又江沙之漲
或東或西無常地潮爲沙岸所排叻其激湧震天動

地岌岌而來水之理也蓋潮中高而兩頭漸低高處適當錢塘之衝其東稍低處乃當錢清曹娥二江所入之口錢清江口潮最低潮頭甚小曹娥江口潮稍高於錢清故潮頭差大元宣昭浙江潮候圖說龕赭山並峙下有沙潭跨江西東三百餘里若伏檻然潮之入于浙江也發乎浩渺之區而頓就斂束逼礙沙潭回薄激射折而趨於兩山之間拗怒不洩則奮而上躋蓋無底山潭兩說云潮賸文太繁不盡載枚乘七發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邺然足以駭矣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汨者所溫汾者所滌汔者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怳兮忽兮聊兮慄兮混汨汨兮忽兮慌兮俶兮儻兮浩瀇瀁兮慌曠曠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虹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涘流攬無窮歸神日母汩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莫離散而發曙兮內存心而自持於是澡槩胷中灑練五臟澹澉手足頮濯髮齒揄棄恬怠輸寫淟濁分決狐疑發皇耳目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傴起躄發瞽披聾而觀望之也況直眇小煩懣醒醲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內雲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溰溰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純馳浩蜺前後駱驛顒顒卬卬椐椐彊彊莘莘將將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訇隱匈磕軋盤涌裔原不可當觀其兩旁則滂渤怫鬱闇漠感突上擊下律有似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追遇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荄軫谷分迴翔青篾銜枚檀桓弭節伍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凌赤岸篲扶桑橫奔似雷行誠奮厥武如振如怒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混混庉庉聲如雷鼓發怒庢沓清升踰跇侯波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紛紛翼翼波涌雲亂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丘陵平夷西畔險險戲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瀄汩潺湲披揚流灑橫暴之極魚鱉失勢顛倒偃側沋沋湲湲蒲伏連延神物怪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闇悽愴焉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彊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唐李白橫江詞海神來過惡風迴浪打天門石壁開浙江八月何如此濤似連山噴雪來劉禹錫浪淘沙詞八月濤聲吼地來頭高數丈觸山迴須臾卻入海門去捲起沙堆似雪堆羅隱江潮詩怒聲洶洶勢悠悠羅刹江邊勢欲浮漫道往來存大信也知翻覆向中流任拋巨浪從傾底猛過西陵似有頭至竟朝昏誰主宰好騎赤尾問陽侯宋夔倚看潮詩不知來遠近但見白茫茫風雨驅群玉魚龍迸上波濤長勢未盡曉去夕還過要路橫天塹其如造化何又詩木落霜風天氣清空江北里見潮生鮮飈出海魚龍氣晴雪噴山雷鼓聲雲日半陰川漸消客帆皆過浪難平何處遠望無窮意卌葉黃花繞郡城宋范仲淹詩二首何處潮偏盛西陵無與儔誰能問天意獨此見潮頭海浦吞來盡江城打欲浮勢雄驅島嶼聲怒戰貔貅萬疊雲纔起千尋練不收長風方破浪一氣自橫秋高岸驚先裂郡源怯倒流勝凌大艑化浩蕩六鰲遊北客觀偏懼吳兒弄弗憂子胥忠義者無覆巨川舟又

把酒問東溟潮從何代生寧非天吐納長逐月虧盈羿怒中秋勢雄豪半夜聲堂堂雲陣合屹屹雪山行海面雷霆聚江心瀑布橫巨帆連地震群檣望風迎蹋若蛟龍鬬奔如雨雹驚來知千古信叫見百川平破浪功難敵驅山力可并伍胥神不泯憑此發威聲蘇軾中秋看潮詩三首萬人鼓譟懾吳儂猶似浮江老阿童欲識潮頭高幾許越山渾在浪花中又吳兒生長狎濤淵冒利輕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波浪變桑田又江神河伯兩醯雞海若東來氣吐霓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強弩射潮低陳師道詩二首潮頭初出海門山千里平沙轉而間猶有江神憐北客欲將奇觀破衰顏又漫漫平沙走白虹瑤臺失手玉杯空晴天搖動清江底晚日浮沉急浪中齊唐觀潮詩何意滔天若作威狂驅海若走馮夷因看平地波翻起知是滄浪鬥沸時初似長平萬瓦震忽如圓嶠六鰲移直應待得澄如練會有安流往濟時元仇遠詩一痕初見海門生頃刻長驅作怒聲萬馬突過天鼓碎六鰲翻背雪山傾遠朝魏闕心猶壯直上嚴灘勢始平寄語吳兒休踏浪天吳罔象正縱橫貝瓊詩山排岸圻豈寘寘動地西風帶蜃腥滄海倒

流吞日月青山中裂走雷霆欲招白馬令無迹莫信
神魚尚有靈一氣虛空自升降乾坤與我亦茫淼
光陰越世代消沉見此聲幾回東下復西傾翻騰日
月迷潮夕簸蕩魚龍定死生斷石每憐精衛小投膠
未見濁河清漲前波浪淪
如此莫向迷山頂上行

江山陰西小江在府城西北四十五里其源分自諸暨之浣江歷五十里入縣境初經天樂鄉西北入蕭山折而東北入于海舊記又云西通錢塘江後爲江潮汐來舟至不能行或久雨則鄰田大受其害正統十二年　詔從山陰人王信奏命蕭山山陰二縣起役濬之天順元年知府彭誼建白馬山閘以遏三江口之潮閘東盡漲爲田自是江水不通於海矣嘉泰志云

越漁者楊父一女絕色爲詩不過兩句或問胡不終篇答曰無奈情思纏繞至兩句即思迷不繼有謝生求娶焉父曰吾女宜配公卿謝曰諺云少女少郎相樂不忘少女老翁苦樂不同且安有少年公卿耶翁曰吾女詞多兩句子能續之稱其意則妻矣示其篇曰珠簾半牀月青竹滿林風謝續曰何事今宵景無人解與同女曰天生吾夫遂偶之七年春忽題曰春盡花隨盡其如自是花謝口何故爲不祥句楊曰吾不久於人間矣謝續曰從來說花意不過此容華即瞑目而逝後一年江上煙光溶曳見楊立於江中曰吾本水仙謫居人間後償思之卽復謫下不得爲仙矣

錢清江在府城西五十里浦陽江下流漢劉寵投錢處也今通爲運河江潑嘉泰志云蕭山王兵部綵嘗發地得小青石版甚薄上刻詩三首八分小字甚工妙詩云搖漾越江春相將采白蘋歸晚不覺夜出浦月隨人又曰家寄征河岸征人久遠遊不如潮有信每日到沙頭又曰乘曉南湖片參差波浪痕前洲在何處孤恨與誰論不知何人

詩也可問商謝夜辭西陵館霜谷猿叫歌津卒未具舟天險不可越漁商雜候凌寒立沙上月蒼烟隱遙汀盜覺潮長潤開撓散驚鳧海色曙初發艤櫂前山來稍稍後嶺沒中流聞鼓角隔岸見城闕客路得奇觀臨風悶俱豁因錢清度頭船夜開黃茅苦竹關後哀客官釃酒水神廟風雨瀟江潮正來蒸飯炊魚坐逢底不覺舟行兩山裏棹歌早過越王城東方未白啼鴉起

會稽東小江在府城東南九十里亦名小舜江西爲會稽東爲上虞其源出浦陽江東北流經陽浦入曹娥江唐陸羽詩月色寒潮入剡溪青猿叫斷綠林西昔人已向東流去空見年年皇甫冉詩江上年年春早津頭日日人行借問山陰遠近猶聞日暮鐘聲

曹娥江在府城東九十二里以漢曹盱女死孝名亦界會虞二縣中又名上虞江初學記凡江帶郡縣以

爲名者則會稽江山陰江上虞江是也其源自剡溪來東折而北至曹娥廟前又北上虞志云至龍山下名舜江又西北折入于海潮汐之險亞於錢塘坍沙陷溺常爲民患諺曰鐵面曹娥王稱登客越志微波鱗鱗一葦可杭然土人有鐵面之謠當是其風浪時耳中流有落星石梁劉孝綽上虞鄉亭觀濤詩昔余筮賓始衣冠仕洛陽無貲抵有任一命忝爲郎再踐神仙側三入崇賢旁東朝禮髦俊虛薄廁賢良遊談侍名理掾管劍文章引籍陪下膳橫經忝上庠誰謂服事淺契闊變炎涼一朝膠爲吏結綬去承光烹鮮徒可習治民終未長化鶴卯季智馴雉推仲康此城臨夏穴縈植茂筠篁孝碑黃絹女神濤白鷺翔遊遊佳可望釋事上川梁秋江凍雨絕返景照移塘纖羅殊未動駭水忽如湯年出連山合時如高蓋張漂沙黃沫聚嵒石素波揚榜人不敢唱

舟子詎能航離家復臨水春然思故鄉中來不可絕奘奘若人腸泲洄若無阻謝病返清障唐蕭穎士越江秋曉望扁舟東路遠曉月下江濆激瀧信潮上蒼茫孤嶼分林澤寒動葉水氣曙連雲嗽日浪中出榜歌天際聞伐緣崇大闕安遂悵離群延首剡溪近永古快然元韓性詩隔岸檣竿若棲鴉待舟人立渡頭沙數本頃石生雲氣一半斜陽有浪花明王穉登渡曹娥江詩曾倚途窮至朝日散群峰問路有千里適江月一重宮山仰柳黛指塚勢荒碑寂寞無人問曹娥與蔡邕

蕭山浙江在縣西十里其源自南直隸徽州府黟縣來經富陽縣一百五十里入縣境北轉海寧入于海以有曲折之勢故曰浙江又名浙河莊子云浙河之水是也又江之西爲錢塘縣曰錢塘江水經注引錢塘記云郡議曹華信議立塘以防海水始開募有能致一斛土者即與錢一千旬月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而不復取載

土石者皆棄而去塘成因號錢塘即捍江塘也浙江通志及蕭山新志皆從此說謂江名本此按錢唐之名自秦時已著吳帝昭稱錢唐江爲三江之一亦在六代前謂木華信築塘事或未然江之中有羅刹石曰羅刹江潮聲即此縣八景羅刹石巉巖數破舟五代時潮沙漲沒今已不見又有定山曰定山江定山亦名浙山今屬錢塘縣潮衝山即回說文云別流爲汜至山陰會爲浙江漢地里志穀水自太末東北至錢唐入浙江水經漸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餘杭東入于海注浙江一名漸江史記秦始皇三十七年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北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徐廣曰蓋餘杭也江今爲錢塘蕭山二縣界舟楫渡處

江面舊可三十里近沙灘漲出漸狹不二十里其海口潮處乃七十里西湖志按酈道元水經注浙江水出丹陽黟縣南蠻中又東北經建德州又北至新城縣東北至富陽縣又東北過錢塘縣與今水道符合其云東經靈隱山下東合臨平湖又東經禦兒鄉又東經槎瀆注于海與今不合蓋槎瀆近皋亭山而海又在其東南相去甚遠非入海處也豈地勢移易而向之斥鹵漲成平陸耶梁任昉濟浙江詩昧旦乘輕風江湖忽來往或與歸波送乍逐泝流上近岸無暇日遠峯更興想綠樹懸宿根丹崖頹久壞劉孝綽還渡浙江詩秋季弦望後輕寒朝夕殊商人泣紈扇客子夢羅襦晨來自難遣況復阻川隅日暮愁陰合繞樹噪寒烏濛濛江煙上蒼茫沙嶼蕪解纜辭東越按軸騖西徂帆似馳驥飛棹若驚鳧言歸游俠窟方從冠蓋衢唐駱賓王曉泊江鎮詩四運移陰律三翼泛陽侯荷香銷晚夏菊氣入新秋夜烏喧粉堞宿鴈下蘆洲激霧籠邊徼江風遠戍樓轉蓬驚別渚徙梗謝蟻丘還嗟帝鄉遠空望白雲浮孫逖夜宿浙江詩扁舟夜入江潭泊露白風秋氣蕭

索冨春渚山潮未還天姥岑邊月初落爛水茫茫多苦辛更聞江上越人吟洛陽城闕何時見西北浮雲潮瞑深孟浩然初下浙江舟中口號八月觀潮罷三江越海尋回瞻魏闕路無復子牟心濟江問同舟人潮落江平未有風輕舟共濟與君同時時引領望天末何處青山是越中浙江西上留別裴劉二少府西上浙江西臨流恨解攜千山疊成嶂萬壑合爲溪石淺流難泝藤長險易躋誰憐問津者歲晏此中迷韓翃西陵口觀海詩浙江漾瀁瀁近海勢彌廣在昔坏渾凝融爲百川決地形失端倪天色潛滉瀁東南際萬里極目杳無象山形乍浮沉潮波忽來往孤帆或不見棹歌猶髣髴日暮長風起客心空振蕩浦口霞未收潭心月初上林嶼幾邅迴亭皋時偃仰歲晏訪蓬瀛真游非外獎馬戴浙江夜渡詩落帆人更起露草滿汀洲遠秋晴荒嶠孤蒸潮漫流積陰開片月寂入高秋去去胡爲戀茶芳時一游劉瑞浙江晚渡懷古詩蟬噪秋風滿古堤荻花寒渡思淒淒潮聲歸海鳥初下草色連江人自迷碧落晴分平嶂外青山晚出穆陵西沙邊一見無緣者卻憶舊君明月溪薛瑄渡浙江詩前船後船未相及五兩頭平北風急飛

沙捲地日色昏一半征帆潮浪濕〔宋〕元遺山江漲詩江晴十里赤一雨垣屋敗浙故以江名纍與衆盤曾彷驚沙石捲稍覺川谷隘雷風入先驅大堤供一窓千帆鼓前浪萬馬接後派崩崖不暇顧拔木無留碍憑陵如措勢洶伏各有態平分上下舒徐怒觸忽摧壞雲蒸楚樹杪雪吹商嶺背勢掃千丈潮恍與海門對颶飛鬭蛟鱷然年出鯖介五侯當險族萬首露光怪乎裂濟觸塞鉦鼓亂礌硠禾慷跡鏊力重數神禹大乾坤海爲聲水鬥變橫潰納汙并無處流惡聊自快投詩與龍盟滌蕩傾一再

浦陽江又名小江在縣東南十五里其源出金華府浦江縣北流一百餘里入諸暨縣與東江合流至官浦浮于紀家滙東北過峽山又北至臨浦注山陰之麻溪北過烏石山爲烏石江又北而東至錢清鎮則名錢清江又東入于海今開蹟堰以通上流塞麻溪

以防泛溢而江分爲二嘉泰志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常昭云三江者松江錢塘江浦陽江蓋江之名尚矣越絕云浦陽者越王句踐兵敗棲於此故曰浦陽去山陰五十里今土人以錢清爲古浦陽也酈道元水經注浦陽江導源烏傷縣東逕諸暨與泄溪合東回北轉逕剡縣東門向江江廣一百餘步又云柯水東北逕永與與浙江合謂之浦陽江漢書潘水即浦陽江別名自外無水以應之又云浦陽江東北逕始寧縣嶀山其北即嶀浦又云東逕上虞縣南至王莽之會稽地名虞賓又又云餘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同歸海又引闞駰十三州志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自臨浦南通浦陽江其說不一自相抵牾謝惠連西陵遇風詩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江湄諸云水之相入爲汭又云水北曰汭自浦陽江北流入浙江二水參錯其名曰汭宜矣始寧今上虞縣嶀浦嶀山皆屬嵊縣虞賓屬上虞又接餘姚江臨平湖在浙江以西其水殊別餘暨即諸暨距餘姚二百餘里謂餘姚西北浙江入海非也蓋此江東北流自山陰會稽洑曹娥江始至上虞餘姚嵊縣謂東回北轉入上虞嵊縣斯可矣道元未嘗身履浙東故其誤如此後人遂認此江爲上虞江其失深遼以地里考之自浦陽江至曹娥百餘里豈當時曹娥之名未著亦名浦陽耶或陵谷遷變舊流不循其故道耶十道志浦陽江有琵琶圻岸有曹娥碑信此則曹娥江即浦陽爾丈還注浦陽汭經上虞謝康樂山居賦注浦陽江自嶀山東北逕太康湖其說皆誤今山陰二十里有柯橋其下爲柯水然則浦陽江與柯水一源由蕭山達于浙江古今不易也今按上虞縣志曹娥江始寧名浦陽其源自東小江亦由浦江東十道志婺州浦江江之導源出此是知浦江一源而分二派一北由諸暨直下至山陰蕭山間爲錢清江酈所謂逕諸暨與泄溪合餘暨之南與浙江同歸海至會稽與浙江合自臨浦南通者皆是也一則紆而東至嵊縣出始寧門乃折而北至上虞會稽間爲曹娥江酈所謂東回北轉逕剡縣始寧虞賓餘姚西北者皆是也謝康樂山居賦曰擊爲賦又自爲注不應有誤忠連謂昨發今宿若錢清似不須陽宿餘暨乃蕭山舊名非諸暨曹娥未溯之前江固當有名且今曹娥廟當運河渡口故其名特著若稍南稍北又自不以曹娥名謂當時曹娥名未著亦名浦陽似是酈說亦未甚牴牾但身則寔未至浙東秪據籍懸揣不免稍有淆錯耳

諸暨浣江在縣南五十步亦名浣浦又曰浣溪曰浣渚北過縣分爲東西下江中有浣沙石〔唐〕王昌齡詩錢塘江上是誰家江上女兒全勝花吳王在時不得出今日公然來浣沙〔元〕稹詩浣浦逢新艷蘭亭詫舊題汙濱詩會稽山上雲化作越溪人拄破吳王國徙爲西子身江邊浣沙伴黃金抵雙腕倏忽不相期思傾趙飛燕妾家基業淨空有如花顏嫁盡綠窓人獨自盤金線

上東江源出孝義開化二溪自東陽入縣界西北流東南諸溪皆會接迎越溪下瀨溪合爲洪浦江四十餘里過洋湖經街亭港入浣江

上西江源出豐江自浦江入縣界東北流合黃沙溪

合南源西源之一水合上瀨溪歷安華步八十餘里山澗小水六七支皆入其中過黃白山橋至了港口與東江合入浣江

下東江從浣江分自五浦宣家步缸竈步草湖港白塔陡亹無慮七十餘里至三港

下西江元天曆中州同知阿思蘭董牙所浚從浣江分由竹橋新亭晚浦長瀾浦至三港亦七十餘里與東江復合東西兩江既合名大江北流無慮二十里雜受湄池金浦諸水至兜頭石出縣界出尖山臨浦入錢塘江也舊由麻溪入錢清今不復通矣

餘姚江在縣南十步許又名舜江取義皆以舜亦歷山舜井之類也江橋西舊產蕙亦稱蕙江馬江潤四十丈孔靈符記發源於太平山過斷溪西至於上虞通明壩東折而北五十里中凡十餘曲東流過江橋又東過鹹池滙復十餘曲又東過慈谿之西渡又北入于海凡二百里海潮一日夜再至而水不鹹鄉諺曰四十日高晴鹹潮至丈亭丈亭東去姚江四十里不三四日鹹潮漸入姚境引以灌稼穡輙傷是惟大江勝千斛之舟王稱登客越志過壩即姚江水才一線是日夏至大熱行李圖書烝烝若甑中仰視翠壁夾岸溪流如束對之心凉舊藏趙承旨重江疊嶂黃子久姚江曉色二圖每疑丹青過實今覩此景乃知良工苦心又云夜半乘潮過丈亭初八日雨姚江增潤數尺江上山半入雲中如白幘綦巾下垂綠髻處處流泉迸出水銀匹練空中亂垂比來日風景益奇夜泊姚江驛石楔如林兩城夾江初九日大雨姚江驛發舟龍泉嵐氣盡在雉堞之上望孫忠烈祠拱立而過江橋湍水盤渦千尺爲機度綆始得進舟師顏色如土宋王安石詩山如碧浪翻江去水似青天照眼明喚取仙人來住此莫教辛苦上層城又軋軋櫓聲急蒼蒼江月低吾行有定止潮汐自東西明尚書孫文恪公憩江春泛詩雨霽春山翠欲浮偶人邀我恣行游烟堤繚繞鶯啼樹雲水縈迴鷺立洲雪髮已增滄岳感江花更與杜陵愁即拚酩酊

未歸去落日微風共泛舟王稱登過姚江詩白雲丹嶂路盤盤千里都從枕上看何必雪中堪訪戴青山五月自生寒又日日清江日日山看時曲曲聽潺潺誰言江水如衣帶不繫鄉心一夕還又山縣行來不見花扁舟一葉小如瓜家腸已作千迴結莫笑江流曲似蛇

菁江在縣西十五里受縣西諸鄉及上虞東鄉之水滙于姚江唐權德輿詩越郡佳山水菁江接上虞宋王安石詩村落蕭條夜氣生側身東望一傷情丹樓碧落無處所惟有江山照眼明

上虞通明江在縣東十里即餘姚江上流其西自運河入于江

[河]運河自西興抵曹娥橫亘二百餘里歷三縣蕭山河至錢清長五十里東入山陰逕府城中至小江橋

長五十五里又東入會稽長一百里其縱南自蒿壩
北抵海塘亦幾二百里舊經云晉司徒賀循臨郡鑿
此以溉田雖旱不涸至今民飽其利明王穉登客越
志西興買舟已在蕭山境上此地舟行如梭捲蓬蝸
居不可直項揷一竹於船頭有風則帆無風則縴或
擊或刺不間晝夜二十里蕭山縣聽湖樓其陴日暮
過剡溪山川映發水木清華陂深堰曲清波蕩漾數
十里皆作碧瑠璃色新田綠漲若佛衣參差十樹一
村五樹一塢門扉隔竹人面半綠恍吾鄉義興雅畫
溪長若衣帶遊者比之武陵桃源而此處佔人意殊

不覺所謂司空見慣耳吾宗子敬謂應接不暇良非
過稱宜乎晉代名流考槃相望今其遺墟尚在精靈
何之不知可能騎鶴翩翩雲中下來也四十五里山
陰梲上過六十里紹興郡廿五日早過樊江去紹興
五十里時朝旭初升郡峯盡出嵐容如沐紫翠濯濯
與管建初楷揮四顧鄰船皆驚又八十里渡曹娥江
按蕭山至郡城不由剡溪味其所敘景物似是柯橋
錢清處諸溪流瀉入運河耳又云暮抵紹興郡溪清
木茂山水名都石壁揷江二三里如翡翠舟行手捫
綠蘿而過月下過蓬萊驛篙師夜行唐人越中頭兔詩綠楊陰轉畫

橋亂船有笙歌岸柳花盤日會稽山色裏蓬萊淸淺仙家明王穉登夜過山陰詩二道一曲淸溪一曲
歌風流共若昔人何蔡山非雪看皆白流水如琴聽亦多謝墅無棋那可賭蘭亭有酒且相過盤食莫笑
茅容假明日晝成好換鵞因剡溪新水綠漫撥魯酒銀罌弃作寒白日無多容易落青山半不留稱千
午自欲同徐稱五月非關訪戴安不是風流堪應接舟中何得客思寬會稽道中江東名郡古無雙處處
青山照玉缸竹箭一流明客枕芙蓉兩岸夾船窗清孫夏斷稽山廟急雨朝平孝女江此地何須歎淪落
買臣頭白始爲邪

府城中又有府河在府東一里跨山會界向爲市民
所侵漸淤臨嘉靖四年知府南大吉疏闢之王守仁記越人
以舟楫爲輿馬濱河而廛者皆巨室也日規月築水道淤隘蓄洩既亡旱澇頻仍商旅日爭於途至有鬪
而死者矣南子乃決阻障復舊防去豪商之壅削勢家之侵失利之徒胥怨交謗從而謡之曰南守瞿瞿

實破我廬瞿瞿南守使我奔走人曰吾守其厲民歟
何其謗者之多也陽明子曰遲之吾未聞以佚道使
民而或有怨之者也既而舟楫通利行旅歡呼絡繹
是秋大旱江河龜坼越之人收穫輸載如常明年大
水民居免於墊溺遠近稱忭又從而歌之曰相彼人
矣昔揭以曳矣今歌以揖矣旱之熇矣微南侯兮吾
其焦矣潦其彌月矣微南侯兮吾其魚鱉矣我輸我
獲矣我遊我息矣長渠之活活矣維南侯之流澤矣
人日信哉陽明子之言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紀其事于石以昭來者又開之故
老河之在市其縱者自江橋至植利門其橫者自九
節橋至清道橋皆隘窄甚大弗利於舟南公盡撤斥
廬舍以廣河計所斥率六尺許眞郡中一大利也而
豪右猾倖爲世業者輒共誹以爲大不便會能官而
止其後知縣張鑑稍濬學河固以爲士然民亦使之

季本記會稽儒學南北東界水水自植利門入北流
經隆興橋東折為南渠又自隆興橋北流過通市橋
東折爲北渠皆會於東雙橋北流入海渠近市壓久
無濬治北渠漸就淺隘僅通小舟南渠由儒學泮池之
至軍器局西則民間埭而爲池淤而爲圃東亦如之
故道盡失嘉靖丙申邑諸生上復渠議於諸司咸報
曰可而棄有名便其私人持一說或曰軍器局故福
果發寺址寺本北向臨北渠局之南門寺後址也今
廢渠當山局西南折而東直接毛家溇以合北渠水
於東雙橋之南觀毛家溇見存形迹似一故道也或
曰當山局南東折而北直接丘家宅池以入北渠而
復東流以合東雙橋南之水觀丘家宅池見存形迹
似亦一故道也然自元以來埋沒已久故老無復能
知的處故當時議者惟據局西有三池東有四池如
貫珠然謂故道宜在此乃遂因七池之勢橫貫珠局
中而曲折以達於毛家溇議遂定而功則未興也會
有充張侯鑑來尹
吾邑乃竣其事

笮酘河一名投醪河又名勞師澤在府西二百步山
陰境華鎮考古云勾踐謀霸與國人共甘苦師行之
日有獻壺漿者踐受之覆水上流士卒承流而飲之
人百其勇一戰遂有吳國也唐大和六年觀察使陸
亘重浚華文云即府東大河然俗多以府學前西河
爲是或又謂是新河北滙水水經注投醪即浙江蓋
自府河東西諸流皆達於浙江也總之莫得的也宋徐
天祐詩往事悠悠逝水知臨流尚想報吳
時一壺能遣三軍醉不比商家酒作池
縣河東自蓮花橋西通王公池縣者山陰縣也
山陰三江城河在三江所城下是各縣糧運船往來
之道

江北河在西江之北大海之南舟爲潮水灌入沙金
維積遇澇輒湓遇旱即涸
新河在府城西北二里唐元和十年觀察使孟簡所
浚
會稽御河在府城東南十五里自董家堰抵寶山宋
攢陵河也
蕭山西河在縣西一百五十步南通崇化諸鄉之水
北通運河東西兩岸相去約三丈
塘河在縣南一里北抵蘇家潭南抵白露塘
菊花河在縣南一百步受衙衢之水南注蘇家潭今

湮塞
諸暨白水河在縣北二里源出縣湖穿城由北水門
入于河沿城橫入浣江
餘姚東橫河在縣東北二十五里源出燭溪湖東至
雙河東北至觀海西流過石堰南入于江嘉靖十五
年縣丞金韶浚深之
西橫河在縣西三十里源出牟山湖西流入于上虞
北至臨山
長泠河在縣西北二十五里源出上虞之長壩又出
上山湖界至于菁江北至游塘

制河在縣東北三十五里漭源銀塘諸溪之水出焉北流爲漭涇東北溢於雙河西北會于東横河
上虞運河在縣治前通衢之南東接通明堰西距梁湖壩綿三十里源出百樓坤象諸山由溪澗會注于河瀦滿包李西溪二湖水以通舟楫資灌溉殺于孟宅清水二閘第河淺窄旱則涸澇則溢宋陸游詩鄉江久不到來興遇米漲水瀧沙岸歸雲抱縣樓舊有則水牌二一在九獅橋側一在姜家橋南今皆湮沒城內河向爲居民所侵嘉靖二年知縣楊紹芳歸河南侵地爲夾路約廣六尺自通明門抵晝錦門自後往來舟皆由城內頗稱便十

四年知縣張光祖因災餘復歸河北地自通濟橋至水館亭約長五十丈廣八尺迎南者共二丈九尺矣然說者猶云歸官未盡也
新河在縣東北十里舊水道北由百官渡抵菁江南由背娥渡抵通明江永樂九年鄉人郯度以通明江七里灘凹塞不便上言將縣後舊港開濬名後新河置西黄浦橋直抵鄭監山堰復舊通明壩又開十八里河直抵江口壩官民船皆由之路雖不甚便然免潮候之難嘉靖三年知縣楊紹芳拆西黄浦橋作凳橋舟復由城中行而黄浦橋東至十八里河則仍郯度迹不改
省河在縣東十里說者云運河昔日積雨瀰壅邑令浚此河欲以殺運河水勢然兩河止隔一小堤風濤上下撞擊其土易壞一決則如建瓴勢下流尤被害未見其利也
五夫河在縣東北三十五里納夏蓋白馬上妃湖水東達餘姚西横河注于江
嵊新河在縣東北三里往昔剡溪由西而北環城出艇湖及後水暴漲溪南徙不由故道古溪遺址尚存隆慶六年知縣朱一栢鳩工自東門外引河流迤北

入古溪兩岸築以石堤邑人立石題曰朱公河然盈涸靡常萬曆四年夏知縣譚禮復議濬治既祀告而以覲行署縣事教諭王天和縣丞林濟卿主簿鄭輅協力治之
湖 府城内錢湖在府東三里許周可二三畝俗呼爲觀音池上有興福院今廢
山陰鏡湖在府城南三里亦名鑑湖任昉述異記軒轅氏鑄鏡湖邊因得名或云黄帝獲寶鏡焉或又云本王逸少語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游是名鏡湖又名長湖又名大湖水經注浙江又東北得長湖口湖

廣五里東西百三十里沿湖開水門六十九所下溉
田萬頃北瀉長江湖南有覆斗山周五百里北連鼓
吹山山西枕長溪溪水下注長湖山之西嶺有賀臺
又云石帆山北臨大湖水深不測傳與海通何次道
作郡常於此水中得烏賊魚其源出會稽之五雲鄉
綿跨山會二縣周三百五十八里總納二縣三十六
源之水東至曹娥西至西小江南至山北至郡城其
仍本湖汐往來之區漢永和五年太守馬臻始築塘
畜水溉田九千餘頃又界湖爲二曰東湖曰南湖南
湖所灌田大約在今山陰境東湖所灌在今會稽境

自宋永和以來民咸利之唐玄宗時賜賀知章鑑湖
一曲又名賀監湖宋祥符後民漸盜爲田二湖合爲
一（祥符中盜湖爲田者二十七戶慶曆間爲田四百頃）熙寧中盧州觀察推官
江衍被遣至越不能建議復湖乃立牌於水以牌內
之湖聽民入租爲田（凡八十餘戶爲田七百餘頃）至郡守王仲嶷
又并牌外者盡田之（占湖爲田者二千四百餘頃）今則皆爲起科
田湖盡廢矣俗呼白塔洋爲鏡湖長十五里蓋其一
處耳（宋謝惠連泛南湖至石帆詩）軌息陸途初枻鼓川路始連漪繁波漾參差層峰峙蕭疎野趣生
逶迤白雲起登陟苦跋涉躋騁樂心耳即翫翫有竭在興興無已（唐賀知章採蓮曲）稽山罷霧鬱嵯峨鏡
水無風也自波莫言春度芳菲盡別有中流采芰荷（又回鄉偶書）離別家鄉歲月多近來人事半消磨惟

有門前鏡湖水春風不改舊時波（李白子夜吳歌）鏡
湖三百里菡萏發荷花五月西施採人看隘若耶回
舟不待月歸去越王家（送王屋山人魏萬詩）遙聞會
稽美且度耶溪水萬壑與千巖崢嶸鏡湖裏秀色不
可名清輝滿江城人遊月邊去舟在空中行此中久
延佇入剡尋王許笑讀曹娥碑沉吟黃絹語（越女詞）
鏡湖水如月耶溪女如雪新粧蕩新波光景兩奇絕
（孟浩然與崔二十一遊鏡湖寄包賀二公詩）試覽鏡
中物中流見底清不知鱸魚味但識鷗鳥情帆得樵
風送春逢穀雨晴將探夏禹穴稍背越王城府掾有
包子文章推賀生滄浪醉後唱因子寄同聲（李頻寄
鏡湖朱道士詩）澄霽晚流澗微風吹綠蘋鱗鱗遠峰
見淡淡平湖春芳草日堪把白雲心所親何時可爲
樂夢裏東山人（元稹和樂天早春見寄詩）雨香雲淡
覺微和誰送春聲入櫂歌萱近北堂穿土早柳偏東
面受風多湖添水色消殘雪江送潮頭湧漫波同受
新年不同賞無由縮地欲如何（又絕句）山翠湖光似
欲流風聲鳥思卻堪愁西施顏色今何在但看春風
百草頭（又次樂天十八韻）鳳思欲回賓風聲乍變新
各攜紅粉妓俱絆紫垣人水面波疑縠山腰紅似巾

柳條黃大帶茭葑綠文茵雪盡纔通屐汀寒未有蘋
向陽偏曬羽依岸小游鱗浦嶼崎嶇到林園次第巡
墨池憐嗜學丹井羨登真雅歎游方盛聊非意所親
白頭辭北闕滄海是東鄰問俗煩江界蒐田想渭津
故交音信少歸夢往來頻獨喜同門舊皆爲列部臣
三刀連地軸一葦礙車輪尚阻青天霧空瞻白玉塵
龍因雕字識犬爲送書馴勝事無窮境流年有限身
懶將閑氣力爭鬥野塘春（白居易酬微之誇鏡湖詩）
我嗟身老歲方徂君更官高興轉孤軍門郡閣曾閒
否禹穴耶溪得到無酒盞省陪波卷白骰盤思共彩
呼盧一泓鏡水誰能羨自有胸中萬頃湖（李紳江南
暮春寄家詩）洛陽城見梅迎雪魚口橋逢雪送梅剡
水寺前芳草合鏡湖亭上野花開江鴻斷續翻雲去
海燕差池拂水回想得心知寒食近潛聽喜鵲望歸
來（秦系題鏡湖野老所居詩）湖裏尋君去樵風往返
吹樹暄巢鳥出路細葑田移漚苧成魚網枯根是酒
卮老年惟自適生事任群兒（施肩吾過越州賀仲宣
詩）君在鏡湖西畔住四明山下莫經春門前幾個采
蓮女欲泊蓮舟無主人（僧皎然題湖上草堂詩）山居
不買剡中山湖上千峰處處閑芳草白雲留我住世

人何事得相關方干詩二首去歲離家今歲歸孤帆夢向鳥前飛必知蘆荻侵沙井并被藤花古石磯雲島採茶常失路雪龕中流不關扉故交莫問逍遙事玄髮何曾勝華衣又湖北湖西往復還朝昏出處自由閒暑天移榻就深竹月夜乘舟歸淺山遶砌紫鱗欹枕釣亞簷野果悶窗攀古賢暮齒方如此多笑愚儒鬢未斑宋趙抃詩春色湖光照錦衣岸花汀草自芬菲若耶溪上遊人樂鼓棹往歌半醉歸秦觀詩畫舫朱簾出繞牆天風吹到芰荷鄉水光人座杯盤瑩花氣侵人笑語香翡翠側身窺綠酒蜻蜓偷眼避紅粧蒲陶力緩單衣怯始信湖中五月涼王十朋詩蒼蒼京京紅日生葱葱鬱鬱佳氣橫鏡湖春色三百里桃花水漲扁舟輕花間春鳥傳春意葦落竹舟鷺夢餘胡林兀坐心境清轉覺湖山有風味鑑中風物幾經春身在鑑中思何人禹蹟茫茫千載後疏鑿功歸馬太守太守湖成坐見貴後代風流屬狂客狂客不長家鑑湖惟有漁人至今得日暮東風送棹囬花枝照眼入蓬萊回首湖山何處是欸乃聲中畫圖裏匡瀨詩千金不須買畫圖聽我長歌歌鑑湖鑑湖山奇麗說不盡且復與子陳吾廬柳姑廟前漁作市道士莊

畔菱爲租一灣畫橋出林薄兩岸紅蓼連菰蒲村南村北鴨陣黑舍東舍西楓葉赤每當九月十月時放翁艇子無時出船頭一束書船尾一壺酒新釣紫鱖魚旋洗白蓮藕從渠貴人食萬錢放翁癡腹長便便暮歸稚子迎我笑遙指一抹西村烟又同何元立賞荷花懷鏡湖舊遊少壯欺酒氣吐紅一笑未了千觴空京臺下簾人似玉月色冷冷透湘竹三更畫船穿藕花花爲四壁船爲家不須更踏花底藕但嗅花香已無酒花深不見畫船行天風空吹白紵聲雙槳歸來弄湖水往往湖邊人已起即今憔悴不堪論賴有何郎共此樽紅綠蹤跡君勿歎漢嘉去歲無荷看湖上今歲遊人頗盛戲作二首畫船鼓吹載京州不到三更狂出遊忽有歌聲出雲漢誰家開宴小紅樓又臺府官醅歲歲新蘭亭春勝鏡湖春三山小甕誰堪笑也向湖邊作醉人張惟中詩昔年曾過賀家湖今日煙波太半無惟有一天秋夜月不隨田畝入官租華鎮詩水風不動清光合十里渾無一點瑕野客若尋湖上趣不須臨水問荷花李孝先詩賀家湖裏見秋風放翁宅前東復東兩行雲樹忽遠近十里荷花能白紅行人濯足銀河上越女梳頭青鏡中我欲乘

帆上南斗扶桑碧海與天通元韓性詩鴉陣連空木葉疎西風裏柳半平蕪湖山照眼長奇麗不枉千金買畫圖陳予詩鏡湖八百里水光如鏡明偶尋古寺坐便有清風生天淵鴈一點山空依數聲老僧作茗供笑下孤舟輕明楊維禎詩與客攜壺放畫船春波橋下柳如煙林間好鳥啼長晝席上高歌樂少年醉裏探書尋禹穴醒來訪隱過平川樵風還上神仙窟知是陽明洞天劉基詩若耶溪上雨聲來秦望山前霧不開欲渡鏡湖尋禹穴蒼藤翠木斷猿哀夏燕六言三首南村北村桑柘東坂西坂田肥雲林自通樵逕烟水不沒漁磯又昨來已著吟鞭今到還乘酒船花逕千秋觀裏樹迷九里山前又閒身寄作沙鷗日向湖中泛舟水出若耶溪口雲横小隱山頭倪俊詩重湖望斷水東西百折蓮塘曲曲堤楊柳暗藏茆徑小蒹蒲遙應畫橋低撥蓮歌去聲還杳載酒船來路訪迷幾度落花流出澗錯教人認武陵溪王誼詩春波橋外水連天一曲桑麻一曲烟僧磬遠聞松寺裏漁家多住柳塘邊雲深夏后藏書穴花艷知章載酒船回首蘭亭今寂寞流杯空詠永和年林雲同詩湖水杳無際沿洄千嶂間秋風放舸去夜月送人還

夏酌情彌悵臨流怡自閑越城何處是只在五雲灣沈鍊詩鑑湖三月春水生烟波淼淼搖空明浮雲捲盡暮天碧落日正見孤舟横道士莊臨湖水北堤邊春草年年綠古人不見今人悲千載空聞鑑湖曲

蠡石湖撞石湖確山湖相湖並在城南乃鑑湖之別名今皆爲重科田

芰塘湖在府城西五十里多芰葑焉後産水芝更名芝塘湖

徙徐湖在府城北十里周廻約廣十餘里俗又呼爲黃鱔湖是舟楫往來之道鑑湖既廢此湖宜以畜水乃近稍爲有力者侵焉

白水湖在府城北十里旁通運河足資灌溉有菱芡

魚鰕之利
會稽回涌湖在府城東四里舊經云馬太守臻所築以防若耶溪溪水暴至抵塘而灣回故曰回涌一作回踵南史會稽東郭有回踵湖謝靈運求決以爲田太祖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太守孟顗執不與
浮湖在府城東二十里周圍二頃餘源出西山清淺可愛又名西湖舊有西湖寺
泉湖在府城東南七十里圍可十餘畝底有二竅寒泉湧出最清

蕭山西陵湖水經注西陵湖亦謂之西城湖湖西有湖城山東有夏架山湖水上承妖皐溪而下注浙江又逕永興縣
湘湖在縣西二里本民田低洼受浸宋神宗時居民吳姓者奏乞爲湖而政和二年楊龜山先生來知縣事遂成之四面距山缺處築堤障水水利所及者九鄉以販漁爲生業者不可勝計生蓴絲最美宣和中有議復以爲田者民咸不可遂寢乾道中奸民謀獻之恩平郡王邑丞趙善濟力爭之時史彌遠帥浙東榜禁不許　皇明永樂初豪族稍於近山處懇田宣德中魏尚書驥賛有司畫革之公卒復有侵者弘治十二年邑人何競奏聞遣法司覈正後湖民吳賢等復私墾種正德十五年巡視都御史許庭光榜禁之
宋釋如幽詩楊花風起晚涼多高檣柴淋聽棹歌芳草不歸支遁鶴白沙惟見右軍鵝人家隱隱連桑梓僧舍悠悠出薜蘿今夜湖中好明月相思其奈故人何　明劉基詩石山洞庭隔江水彭蠡無風高浪起明[illegible]情圖畫開與入湘湖三百里浙江兩岸山縱橫湘湖碧遊越王城越王城荒陵谷在古樹落日長煙平遊子天寒孤棹遠七十二溪飛雪滿浩歌不見涯傻人沙鴎野[illegible]相對晚湖東雲氣通蓬萊我欲從之歸去來蛟龍[illegible]川陸有虎兩脅無力令人哀　魏驥詩百里周圍注湘茫龜山遺愛許誰忘水能蓄洩容千潤旱足分流達九鄉荇帶荷盤從取市蓴羮莧實任求嘗邑侯鄉老休輕視圩岸時須督有方　倪瀚詩湘湖蓴葉大於錢千頃鷗波可放船一曲竹枝歌未了木倚飛散夕陽天　[illegible]詩湖上春風雨作[illegible]湖中風

景最關情雲山掩映尚書墓石凳縈迴伯主城二十[illegible]四塘春水足入千餘頃晚田成循環導引均施利石刻先賢有法程
落星湖在縣西二十里舊經云後漢漢安二年星隕湖中宋熙寧初詔以落星湖地高許墾爲田止存低處瀦水乾道九年詔以落星湖賜歸正大節度使張氏張以水利及民者多辭不敢田淳熙十年朱察院朝陵過邑審視奏復之慶元六年臨安府龍華寺僧實法復乞以爲田豪右孫華二姓利其有從吏成之民遂失灌溉之利
諸暨上中下三湖在城中名縣湖又名學湖相傳以

長山勢逼緊此當之由城南案山下環儒學直抵北城宋淳熙中知縣事何喬浚之置二閘嘉靖中知縣徐履祥復浚之於西築一堤

泌浦湖在縣東北五十里周圍八十餘里最大近年仍佃之議興豪右乘之大半廢

餘姚秘圖湖在丞廨之前初本石竇微出泉好事者因而廣之纔丈許嵌石陡處鐫曰神禹秘圖

汝仇湖在縣西北四十里南距山又距喻格堰孟家塘北距海堤周九百七十一頃最為大今為豪右所侵不能半矣

牟山湖一名新湖在縣西三十五里三面距山北為塘周五百頃近亦為豪右所侵

余支湖在縣西北五十里周五百頃北距孟家塘與汝仇湖界

穴湖在縣東十里夏侯曾先地志吳時望氣者鑿斷山因以名湖水經穴湖之水沃其一鄉並為良疇

燭溪湖在縣東北十八里三面界山東為湖塘舊經云昔人迷失道忽有二人執燭夾溪而行因得路故名燭溪十道志昔人入山昏暗四塞迷惑悲泣山中忽有雙燭照之其說略合湖內有明塘湊一名明塘湖俗又呼為淡水海周二十餘里有東西水門兩鄉民每爭決水　皇明成化中詔從邑人胡禮言中築塘分湖為兩由是爭始息湖邊人相傳有八景曰漾塘燭湖曰孤山雪梅曰顯汝眾鷺曰梅澳歸龍曰夾溪仙燭曰航渡漁舟曰白洋霽月曰翠屏晴嵐明倪懷敏遊燭湖詩序吾餘姚燭湖在邑治之東北萬山四環巨浸數百里予友孫君思穎諸昆弟隱居其傍與予有泛舟之約亦數年矣一日載酒餌邀予遊合童冠十有七人沿流歌詠歷航渡略暢池憇于楊氏精舍抵翠屏之寺而止解衣盤桓入生慶師方丈嵐霏襲衣爽氣砭骨凡諸洪陂列障爭獻奇態無少與長皆陶陶焉湛湛焉其樂蓋與蘭亭諸會同矣因取杜少陵丈八溝納涼詩分韻以賦屬予為序詩不盡工令摘錄二首餘掘得浪字平湖萬頃碧波漾發興携朋遊悅漾漾晉宗兄弟亦好奇挈榼提壺能餽餉短艇徐行泥沼杳楊柳陰中乘畫舫群公相看總黑頭得意嘶風秘跡放長風萬里掃輕雲數朶芙蓉列晴嶂中流擊楫奈爾何銀屋

高低隨蕩漾招招舟子捷有神一篙直入荷花蕩白日亭午登招提遠近青山歷歷望老禪相邀供茗梳也復闢筵悅情況楊家果出珊瑚珠竹裏行廚送春釀座中賓客盡能文豈愁下筆供詩帳分題賦就日將暝再詠再歌成校浪孫述得凉字殿閣薰風生爽氣燭湖旭日漾晴光採奇梅塢雙山嚴覽勝道塘一野航有客帶經來泮水猗朋載酒泛滄浪東林淨社知何在北海深樽樂未央饑棹遠尋松下寺鳴琴更坐竹間床禪僧出定談清况詩侶分題賦短章酩酊不知歸渡晚藕花風透襟衣涼孫尚書文恪公湖上詠湖上携尊坐翠微山芳冉冉襲人衣春來水漲桃花發社後風和燕子飛一艇斜維垂柳岸群鷗閒傍釣魚磯故鄉好景不知處何用天涯每憶歸

梅澳湖即燭溪湖航渡西南之一曲北與燭溪湖通舊經云昔有梅樹吳時採為蘇臺梁今湖側猶多梅木俗傳水底梅梁根也巨木港卧湖心雖水涸不露

秋七八月雷雨交作有聲如鼉吼震徹數里土人相傳謂梅龍顧毋亦曰湖窊事雖近不經然水寔自北倒流而南入航渡橋波濤洶湧中高起一帶如沓常衝墮橋石一二塊亦大異也八景所云梅嶴歸龍即此是也又十道志吳越建業宮使匠人伐材至明塘溪口梅下俄見長木堪爲梁伐材還都會梁已足更別無用梁一夜梅忽飛還土人異之號曰梅君今在湖中隨水浮沉一云用爲會稽禹廟梁

上林湖在縣東北六十里周五十八頃有許明岑襲祖詩九月晦日風景妍南湖棹歌晴瀟川兒童作隊溪頭生鷗鳥忘機沙際眠山堂舊書載一宋市橋美酒沽十千勝遊如此良不惡後夜月明還放船

上虞夏蓋湖在縣西北四十里北枕大海海岸有夏蓋山湖直其南唐長慶二年永豐上虞寧遠新興孝義五鄉之民割己田爲之周一百五里湳白馬上妃二湖之源地勢東低而西高中有鏡潭有九墩曰楓樹墩扁墩周師墩長墩黃蕸墩白牛墩馬墩楝樹墩西晒墩十二山曰梁家山柴家山剌山鯉魚山董家山洋山土長山石竹山荷葉山犁山雁家山虩竿山又有三十六溝引灌五鄉田十三萬畝兼有菱芡芙蕖茭葦及魚蝦之利俗謂日產黃金方寸云宋熙寧中縣尉張漸廢爲田元祐四年吏部郎中章楶奏復之政和中明越二守樓异王仲嶷專務應奉爲事又廢湖爲田建炎四年給事中山陰傅崧卿守郷郡餘姚陳笙上書陳利便紹興二年縣令趙不搖言於朝史部侍郎李光復力奏乃得復爲湖嘉熙元年或獻於福王民張康等爭之得免元元貞間傍湖之民輒於高處填爲田漸蔓延至數十畝不止至正十二年縣尹林希元定墾田數餘悉爲湖十六年或乘間竊種尹李處復之十七年建南臺于越兵田于湖湖竭如焦僉御史察知即令勿田十八年或獻於長鎗軍

尹諒言於督軍郎中劉仁本已之古語能積三湖之水可防兩年之旱又古諺上妃白馬群山繞夏蓋湖寬江海連三夜月明爭告早一聲雷動便行船

白馬湖在夏蓋湖南劭自東漢周四十五里三面皆壁大山三十六澗水悉會於湖中有三山曰癸巳山羊山月山相傳縣令周鵬舉出守鴈門志務幽閒思上虞景物之勝乘白駒泛鐵舟全家溺於此時人以爲地仙白馬之名由此山頂有祠又名漁浦湖水經注縣之東郭外有漁浦湖中有大獨小獨二山又有覆舟山覆舟山下有漁浦王廟今移入裏山北三山派立水中湖外有青山黃山澤蘭山重岫疊嶺參差

入雲澤蘭山頭有深潭山影臨水水色青綠山中有諸塢有石楗數所右臨白馬潭潭之深無底傳云創湖之始幾塘屢崩百姓以白馬祭之因以名水湖之南即江津也江南有上塘陽中三里隔在湖南常有水患太守孔靈符遏蜂山前湖以為埭埭下開瀆直指南津又作水楗二所以舍此江得無淹潰之患夏侯曾先志驛亭埭南有漁浦湖深可二丈唐貞元中置湖門三所別於北門置放水塘四百步元以來豪民稍侵為田明王冕詩十八里河船不行江頭日日問潮生未同侍郎沉金馬却與看花在錦城尚里春風歸思好四更寒雨客燈明故人湖海襟懷古能話舊時鷗鷺盟

上妃湖在夏蓋湖南白馬湖西與白馬同刱於東漢周三十五里中有三山曰于家山印稜山佛跡山水經注之上陂今名上妃者相傳之訛也唐地理志上虞西北有任嶼湖又會稽志有謝陂湖皮湖皆上妃別名重出者蓋誤元末時亦稍為豪民所侵　皇明萬曆十年丈出為田者五百五畝刬之不充知縣朱維藩方復西溪湖乃相與易之

江湖在縣西南五十里嘉泰志昔有尼寺一夕陷於湖有寺鐘墮水底相傳人或見之頃歲旱涸湖水竭忽見鐘并鄉人共挽出之俄頃風雨暴至鐘復沒

太康湖在縣西南四十里四明孫氏曰太康湖雖化為田山下澄泓可數頃宋謝靈運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詩朝夕發陽崖景落憩陰峰舍舟眺迥渚停策倚茂松側徑既窈窕環洲亦玲瓏俛視喬木杪仰聆大壑淙石橫水分流林密蹊絕蹤解作竟何感升長皆丰容初篁苞綠籜新蒲含紫茸海鷗戲春岸天鷄弄和風撫化心無厭覽物眷彌重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孤遊非情歎賞廢理誰通謝惠連詩日落泛澄瀛星羅遊輕橈憩榭面曲汜臨流對回渚輟策共駢筵並坐相招邀哀鴻鳴沙渚悲猿響山椒亭亭映江月飀飀出谷飆斐斐氣幕岫泫泫露盈條近矚袪幽蘊遠視蕩喧囂聊古不知疲從夕至清朝

西溪湖在縣西南門外三十六湖之水鍾焉昔縣令戴延興築塘七里又名七里湖所灌田甚多宋慶曆中歸縣學為養士之費紹興初詔割三分之一為功臣李顯忠牧馬地李挾勢侵據僅以緡錢七百歸學治平中朱文公遊始寧見西溪湖山水之勝講學湖上後提舉浙東因浚治虞人德之迨元時盡廢為田至正十二年縣尹林希元復之後復湮沒　明嘉靖十六年知縣陳大賓圖規復以內召不果後總憲浙江復移文董成又以罷官去萬曆十二年民苦旱甚知縣朱維藩請於上官復之元縣令林希元西溪湖賦縣治東北湖坐西南縣乃虞舜之故鄉湖是越王之遺跡上枕千山連九溪聚此萬源之水下通兩溪注二閘灌彼三鄉之田歸利於漁耕獲便於商賈九條橋遇夏風清芰荷發郁七里塘逢春日麗梨杏芬芳一秋來翡蓼渚洲紅間白三冬裡竹松夾路翠拱青倚晨雲罩樹梅向暮烟迷堤拂浪連天鵁鶄出沒波深月鷗鷺浮沉高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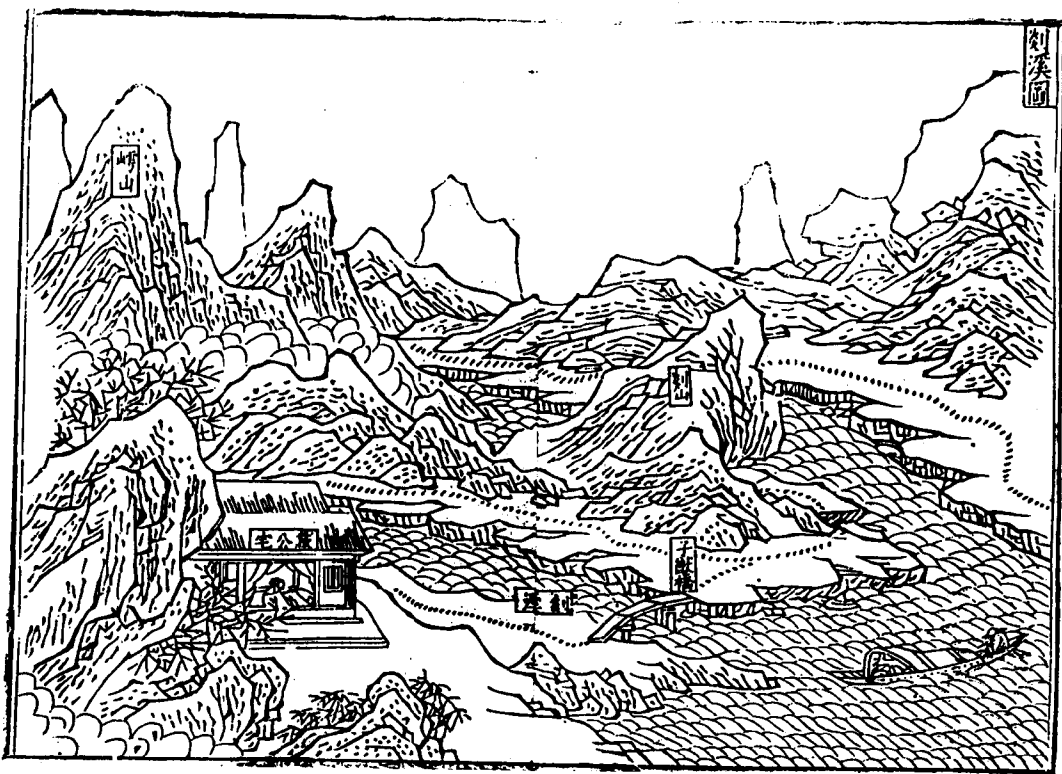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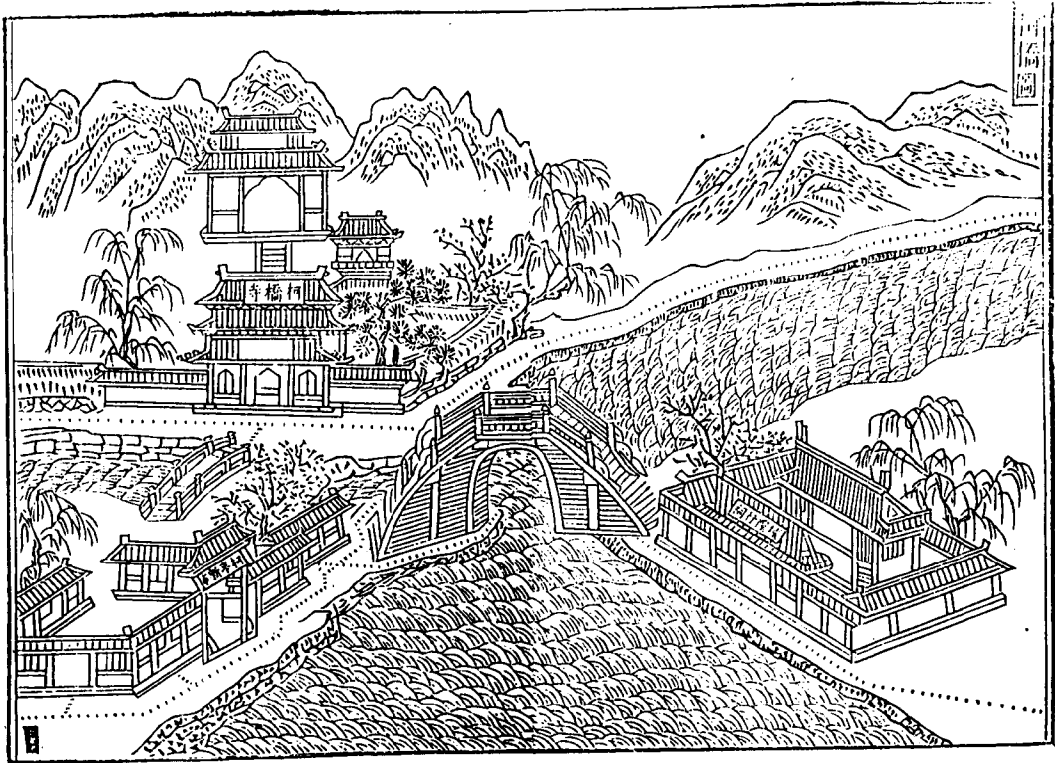
下下鶯擲金梭團團洋洋魚拋玉尺東有秦樓楚館得清風明月可聞鳳笛鸞笙北達驛路運河通王勃牙檣堪聽鼓聲角韻菱舟满載月明歸去櫓咿啞軋笛遠聞曉霽出來嬝娜八面山疊青疊翠十里景爭白爭紅李公曾爲牧馬之場彭王亦作蓄魚之蕩所謂勝景此其大都文俚而無不盡載

嵊艇湖在縣東五里王猷返棹之地

紹興府志卷之八

山川志五

溪 澗 浦 涇 滙 川 瀆 渚 港

水 洲 汀 灘 瀁 潭 池 泉 井

渡 津 橋 步 塘

溪 山陰餘支溪在府城西四十七里源有二一溫一凉相滙而不雜水經注山陰縣西南四十里有二谿東谿廣一丈九尺冬煖夏冷西谿廣三丈五尺冬冷夏煖二谿北出行三里至徐村合成一谿廣五丈餘而溫凉不雜蓋山經所謂若水也嘉泰志云亦鏡湖之別派

巧溪在府城西南七十五里崇山之下有微泉不見其有混混之勢而入崖間則盛大亦大奇

相溪一名西溪在府城西八十里發自藏山嶺折流北至鎖秀橋下分爲二派

會稽若耶溪在府城東南三十五里北流入鏡湖古歐冶子鑄劍之所越絕書若耶之溪涸而出銅戰國策涸若邪以取銅吳越春秋若耶之溪深而莫測歐冶鑄以成五劍水經注溪水上承譙峴麻溪下注大湖後漢時太守劉寵去郡若耶父老人持百錢出送

龍各受一文因名劉寵溪唐徐季海嘗游歎曰曾子不居勝母之閭吾豈游若耶之溪改爲五雲溪　梁王籍入若耶溪詩　艅艎何泛泛空水共悠悠陰霞生遠岫陽景逐迴流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此地動歸念長年悲倦遊梁書云籍除輕車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郡境有雲門天柱山籍嘗遊之或累月不返至若耶溪賦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以爲文外獨絕顏氏家訓曰王籍入若耶溪詩江南以爲文外獨絕物無異議簡文吟咏不能忘之孝元諷味以爲不可復得詩云蕭蕭馬鳴悠悠斾旌毛傳曰言不諠譁也吾每歎此解有情致籍詩生於此意耳　劉洪　候詩　蕭蕭物色晚蕭蕭天氣清旅人耶策杖登高傷客情川原多舊跡堰里或新名宿烟浮始旦朝日照初晴遂行乏徒侶徐步寡逢迎信矣非吾托賞心　何易于暗彌佩及同徐侍郎五雲溪新庭重陽宴作　鳩峯蒼翠色雙溪清淺流已符東山趣況值南江秋白露天地肅黃花門館幽山公惜美景肯爲芳樽留五馬照池塘繁絃催獻酬風前孟嘉帽乘興李膺舟

騁望傲千古當歌遺四愁豈今永和人獨擅山陰遊　孟浩然耶溪泛舟詩　落景餘清暉輕橈弄清渚澄明愛水物臨泛何容與白首垂釣翁新粧浣沙女相看未相識脈脈不得語　又　六言二首　舟泊有時垂釣舟行不疑閑吟沿山寺寺花木枕水家家竹林　又　鷺鷥晝飛溪隸鸂鶒夜囀林深忽聞風動月落起春波間月沼　李白採蓮曲　若耶溪傍採蓮女笑隔荷花共人語日照新粧水底明風飄香袖空中舉岸上誰家遊冶郎三三五五映垂楊紫騮嘶入落花去見此踟躕空斷腸　越女詞　耶溪採蓮女見客棹歌迴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來　綦毋潛　春泛若耶詩　幽意無斷絕此去隨所偶晚風吹行舟花落入溪口際夜轉西壑隔山望南斗潭烟飛溶溶林月低向後生事且瀰漫願爲持竿叟　又　若耶溪逢孔九　相逢此溪曲託勝在烟霞潭影竹裏動巖陰天際斜人言上皇代犬吠武陵家借問淹留意春風滿若耶　儲光羲　酬綦毋校書夢耶溪見贈之作　校文在仙掖每有滄洲心況以北客下夢遊清溪陰春看湖口漫夜入回塘深往往纜垂葛出舟望前林山人松下飲釣客蘆中吟小隱何足貴長年固可尋逐車首東道惠言若南金以我採

數意傳之天姥岑　崔顥　入若耶溪詩　輕舟去何疾已到雲林境起坐魚鳥間動搖山水影巖中響自答溪裏言彌靜事事令人幽停橈向餘景　丘爲　泛若耶溪詩　結廬若耶裏左右若耶水無日不釣魚有時向城市溪中水流急渡口水流寬每得樵風便往來殊不難一川草長綠四時那得辨短褐衣妻兒餘糧及雞犬日暮鳥雀稀稚子呼牛歸住處無鄰里柴門獨掩扉　劉長卿　若耶溪酬梁耿別後見寄　六言　晴川落日初低惆悵孤舟解攜鳥去平蕪遠近人隨流水東西白雲千里萬里明月前溪後溪獨恨長沙謫去江潭春草萋萋　又　上巳日與鮑侍御泛若耶溪雲門詩　蘭橈漫轉傍汀沙應接雲峯到若耶舊浦滿來移渡口垂楊深處有人家永和春色千年在曲水鄉心萬里賒更見漁舟時借問前村幾路在烟霞　[illegible]　詩　清溪緣繞出無窮兩岸桃花正好風恰是扁舟堪入處鴛鴦飛起急流中　許渾　詩　此溪何處路遙問白髮翁佛廟千巖裏人家一島中魚傾荷葉露蟬噪柳枝風瀨鳴車軸波漾釣筒石苔縈棹綠山果拂舟紅急就前溪宿村橋與剡通　方干　詩　傭拙幸便荒僻地縱疏依鳥亦何愁偶斟藥酒欺梅雨却著寒衣過麥秋

歲計有時添橡栗生涯一半在漁舟世人若便無知己悵向此溪成白頭　皎然　詩　春生若耶水雨後漫流通芳草行無盡清源去不窮野煙迷極浦斜日起微風數處乘流望依稀似剡中　宋　范仲淹　詩　越水春泛船窓掩又開好山沿岸去驟雨落花來林影樵人渡歌聲浣女回滄浪無限意日暮更悠哉　王安石　詩　若耶溪上踏莓苔興盡張帆載酒回汀草岸花渾不見青山無數逐人來　蘇軾　詩　若耶溪上雲門寺賀監荷花空自開我恨今猶在泥滓勸君莫棹酒船回　謝景溫　詩　若耶溪出若耶山浪裏溶溶入醉閑仙客曾因一葥贈樵風長到五雲關數峰蒼碧輕清外雙何浮春上下間拌得當年乘興于爲貪煙水宿前灣　陸游　絕句四首　微官元不直鱷魚何況人間尺畏途今日溪頭慚心處自尋白石養萬蒲　又　九月露風吹客衣溪頭紅葉傍人飛村場酒薄何妨酢孤正堪京漸正肥　又　蘸水朱扉不上隴採蓮小舫夜涯還一尊何處無風月自是人生苦欠閑　又　雲散青天掛玉鈎石城艇子近新秋風鬢霧鬟歸來晚忘却荷花記得愁　元　薩天錫　詩　越溪春水清見底石罅銀魚搖短尾船頭紫翠動清波俯看雲山溪水裏誰家越女木蘭

摘髻雲墮耳溪風高採蓮日暮露華重手滴溪水成蒲陶盈盈隔水共誰語家在越溪溪上住蛾眉新月破黃昏雙槳如飛剪波去韓性詩一川暝色鎖烟蘿蕭洒禪關倚獨過薝蔔香中詩夢遠芭蕉葉上雨聲多九重閑下心猶戀二十年前事總訛畫舫蘭橈待明發若耶溪水夜增波嘉泰志三鄉題云予家本若耶溪東與閨中同志者紉蘭佩蕙趨幽閑人境不得巳從人不幸良人巳失邈然無依命筆聊書絕句以姓二九子爲父後王無瑕弁無首荊山石往往有筆墨非女子之事名姓故隱而不書詩曰昔逐良人西入關良人身沒兵東還謝娘衛女不相待爲雨爲雲歸舊山李舒解曰二九十八也十加八木字爲子父後木下子李字王無瑕去其點也弁無首存其升也王下升弄字也荊山石往往有者荊石多韞王當是姓李名弄王也

南溪在鑑湖南亦若耶支流也唐宋之問泛鏡湖南溪詩乘輿入幽棲舟行日向低巖花候冬發谷鳥作春啼沓嶂開天小叢篁夾路迷猶聞可憐處更在若耶溪劉長卿尋南溪

常山道人隱居詩一路經行處莓苔見屐痕白雲依靜渚春草閉閑門過雨看松色隨山到水源溪花與禪意相對亦忘言戴叔倫詩年來爲客寄禪扉多病幽居在翠微黃鳥數聲催柳變清溪一路踏花歸空林野寺經過少落日深山伴侶稀負米到家春未盡風蘿閑掃釣魚磯

寒溪在府城東南三十里源出日鑄嶺水極清冷

上竈溪在府城東南二十里嘉靖初知府南大吉濬之沿溪之田遂獲更有中竈下竈相隔不數里世傳歐冶子鑄劍更此三竈而後成也

諸暨石潰溪在縣西南六十二里上下源各有一井相聯合流

于溪在縣東北六十里吳于吉所居俗以其水常涸呼乾溪非也

上虞玉帶溪在縣城中納南山諸澗之水環繞若帶北滙楊橋下入運河

洗藥溪在西莊山葛仙翁嘗滌藥於此水底石如碎丹砂流去復生他水皆受穢惟此溪澄徹纖塵不棲亦一異也

飲牛溪在縣南五十里白道猷巖下石上隱然有牛足跡宋汎公興詩好是道人巖畔月夜深清照飲牛溪

嵊剡溪在縣南一百五十步剡以溪有名清川北注遠與曹娥江接舊經云邏鑑鏡徹清流瀉注惟剡溪

有之宋樓鑰云剡溪上山水俱秀邑之四鄉山圍平野溪行其中其來之源有四一自天台山北流會於新昌入于溪一自東陽之玉山東流會於縣城南門入于溪一自奉化由沙溪西南轉北至杜潭出浦口入于溪一自寧海歷三坑西繞爲三十六渡與杜潭合入于溪兼四大流而又境內如顧凱之所謂萬壑爭流之水四面咸湊或奔或滙淺而爲灘瀨深而爲淵潭驟急而爲湍瀾曲折延迴凡五十里餘越嶀嵊二山之峽巨石突踞水上若將禦之過嶀浦而後達于江巖巒奇聳下爲潛鱗之窟江湖自此返其過峽

處東嵊山西清風嶺相向壁立甚近而崿山自西來
若護若遮舟行距二三里外望之恍然不知水從何
出也傳云此爲一山禹鑿而兩之以決水邑舊志所
謂絕壁東流是也剡之水得潤而易於漲潦者以此
然水口氣聚所以壯縣也自晉王猷訪戴而溪名乃
顯故一時名流爲山水勝遊者必入剡有愛而移家
者有未及遊而憶之者或稱剡江剡川剡汀或稱嵊
水或稱戴灣戴家溪戴逵灘云唐賀知章乞爲道士
詔賜鑑湖剡川一曲縣舊志云剡溪之景春漲桃花溶溶漾漾多白魚錦鯉之遊躍
岸芷汀蘭之馥仰鵁鶄鸂鶒眠沙戲水不驚不猜猶入武陵桃源也若雨數日千巖飛瀑漲瀰漫不流

若驟觸堤走石奚啻乎瞿塘灧澦也霜露水潔夏無
纖滓白沙鋪玉澄波拖練舟帆掩映日光混漾天水
一色不減手斷磯赤壁也嚴冬雪霽峯巒玉潔萬象
寥闃禽鳥無聲漁歌絕唱梅影橫斜倒浸寒碧恍若
羅浮境界也［唐］李白將遊地剡中贈崔宣城詩忽思
剡溪去水石遠清妙雪晝天地明風開湖山貌闊爲
洛生詠醉發吳越調赤霞動金光日足森海嶠獨散
萬古意閑垂一溪釣猿近天上啼人移月邊棹無以
墨綬苦來求丹砂妙華髮長折腰將貽陶公誚秋山
寄衛尉張卿及王徵君何以折相贈白花青桂枝月
華若夜雪見此令人思雖然剡溪興不異山陰時明
發懷二子空吟招隱詩［又］與從剡溪起思繞梁山發
［又］多酣新豐醁滿載剡溪船［杜甫］壯遊詩剡溪蘊秀
異欲罷不能忘［崔顥］舟行入剡［詩］鳴棹下東陽回舟
入剡鄉青山行不盡綠水去何長地氣秋仍濕江風
晚漸涼山梅猶作雨溪橘未知霜謝客文逾盛林公
未可忘多慚越中好流恨閱時芳［朱放］剡溪行潺湲
寒溪上自此成離別回首望歸人移舟逢暮雪頻行
識草樹漸老傷年髮惟有白雲心爲何東山月［又］六
言月在沃洲山上人歸剡縣江邊漠漠黃花覆水時

時白鷺驚船［丁］仙芝剡溪館聞笛［詩］夜久聞羌笛寥
寥虛客堂山空響不散溪靜曲宜長草木生邊氣城
池逗夕涼虛然異風出髣髴宿平陽［賈島］憶吳處士
［詩］半夜長安雨燈前越客吟孤舟行一月萬水與千
岑島嶼夏雲起汀洲芳草深何當折松葉拂石剡溪
陰［戴叔倫］詩風軟扁舟穩行依綠水堤孤橈秋露濕
短棹晚煙迷夜靜月初上江空天更低飄颻信流去
誤過子猷溪［皎然］詩雲泉誰不賞獨見爾情高投
宿輕艫窗臨流笑鷺濤折荷爲片席灑水靜方袍剡
路逢禪侶多應問我曹［張籍］詩春雲剡溪口殘月鏡
湖西［陸龜蒙］詩客鴻吳島盡殘雪剡汀銷［方干］路入
剡中作戴灣衝瀨片帆通欹枕微吟到剡中掠草並
花憐燕子停桃獨卧學漁翁波濤漫撼長潭月楊柳
斜牽一岸風便擬乘槎應去得仙源只恐接星東［宋］
潘閬自諸暨抵剡［詩］莫歎塵泥汩且圖山水遊羅峯
天姥碧一舸剡溪秋不見戴安道有懷王子猷西風
無限意盡屬釣魚舟［又二首］曉泛剡溪水晚眺剡溪
山徘徊任行棹待月思再還漁唱深潭上鳥棲高樹
間應當念不友念我無暫閑［又］東猶雙槳去莫不辨
東西夕照偏依樹秋光半落溪風高一雁小雲薄四

天低泝蕩孤舟卸水村楊柳堤［錢昭度］剡溪雨霽［詩］
剡溪風雨霽航葉重行行到處楊花色幾家荷葉聲
梁蟬金鶚沸游水王壺清最喜魚梁伴歸帆的的輕
盡天驥［詩］愁呵龜手冷搖鞭乘興來登訪戴船解事
篙師小鳴艣恐驚寒雁入晴天［又］故園生事只衡茅
不管方兄久絕交攔食桔槔吾易足鷦鷯只占一枝
巢［又］山鳥逢春恰恰啼桃花流水路猶迷何時鼠子
脊齋釜笑領白雲歸剡溪李易剡溪幽居［詩］勝絕剡
溪邊巢枝度半年燕回街落絮魚涌接飛泉舟閃山
頭氣茶煙竹外煙幽居已成趣佳致若爲傳［王十朋］
剡溪春色賦地屬甌越邑爲剡溪氣聚山川之秀景
開圖畫之齊雖禹穴之小邦樓臺接境實仙源之勝
地桃李成蹊切原清環載水之流翠列姥岑之峒登
樓而望也而接台溫之左接圖而察也北據越杭之
右勢極目之雲霄簇連嶤之錦繡一十八里春風城
郭觸處爭新二十七鄉暮雨溪山望中發秀時其寫
千室之北觀非七縣之同班臺榭入萬家之風月簾
櫳搖百里之江山雕鞍驟兮落花亂香陌晴兮芳草
閑畫船遶溪搖蕩綠波之上流鶯剡塢繼蠻紅樹之
間豈不以桃啼東門柳肥西嶺實地秀玉山之崎嶇

天麗金庭之景酒旗搖翠模之風池水浸紅樓之影
滌塵會舍漾飛二鹿之泉泛雪茗瓯香汲五龍之井
大抵繁華之地莫美於西蜀尊貴之地莫盛於京師
何此一邑名皆四馳蓋念地雖僻而物甚美勢皆非
而人不卑非獨一時之秀實為千古之奇琴跡不存
青琅芳於安道墨池猶在更留譽於羲之自是而中
橫東渡之舟月下引南樓之笛淒然而瀟渚莫並宿
矣而洛陽可敵青山東望會稽安石之遊綠水南流
尚存阮仙之跡雨過烟堤叢叢綠蕪渭水依稀之若
輞川彷彿之圖或氣融於府莫或嵐霽於虛無翠滴
峽峰多步花朝之後雪分越水曾回雪夜之杯嗚呼
新昌臨而風物殊上虞歸而林麓險謂姚江暨陽之
足亢雖會稽山陰而易憮信乎此地誠有可觀者焉
然則蕭山之瀟灑莫過於古剡【林槩詩】谿連嵊水曲
何盡路接仙源人自迷【齊唐詩】春樹深藏嶠浦曲夜
依孤嘯戴逵溪【明趙寬詩三首】行役會何補江山似
有緣雨餘天姥展月下剡溪船遊興塵勞外歸期月
至前乘流更風便飛鳥欲爭先 又 片月流清淺千巖
鎖翠微子猷如對此乘興定忘歸 又 山色朝來得而
新船頭爭獻王嶙峋人間圖畫應無數誰信丹青自

有真【鄭善夫詩】曹娥江接剡溪流亂石幽花只漫愁
剡曲尚疑安道宅山陰誰上子猷舟【何景明剡溪歌】
溪之水兮幽幽誰與子兮同舟舟行暮入山陰道月
濛濛兮雪鴻鴻千載重尋戴逵宅溪堂無人夜歸早
乘興而來興盡依
君不見王子猷

晉溪在縣東五十里晉王右軍所經歷處

了溪在縣北十五里舊經云禹鑿了溪人方宅土

長橋溪在縣北八十里自會稽改隸延袤十里許逶
于江昔年為林樾土石所淤居民鄭鏵捐貲疏之自
是舟楫可通而沿溪之田因為碑積引流入溉歲旱
不害而其田價倍於昔矣

新昌東溪在縣東一里其源東南來自天台石橋瀑
布水北逕石筍出青檀別一源出南州北經小將與
青楊合流入羽林又一源南出黃杜北逕天姥山出
羽林合流入縣至虎隊嶺析小派入斐湖南流為碑
其正派從北流過縣後西北流為三溪出嵊縣為剡
溪

王宅溪在縣北三十里源出奉化由沙溪西南入嵊
轉北至杜潭別一源出寧海由三坑西逕唐家洲紆
繞三十六渡北流匯杜潭出嵊縣浦口

淵

嵊滁巾淵在縣西北五十里有白道猷滁巾舊迹

新昌放馬淵在縣東三十二里支道林放馬之所或

譏道林養馬不韻答曰貧道賞其神駿【宋釋曇噩詩】春
草茸茸淵水
青路人猶記昔時名金羈縱
後雙啼逸想見風前蹀躞聲

浦

山陰射浦在府城南五里越王句踐使陳音教射
處音死葬浦西五里一名射瀆

查浦在城西一百里越王句踐陳兵處 又一在新昌

會稽鑄浦在府城東南三十里與若耶溪接一名錫
浦上有橫梁人家聚落有歐冶祠齊唐家山記事云
昔歐冶子鑄神劍之所今為里俗所祠

炭浦在府城東六十里一名炭瀆越絕書句踐冊炭
聚載從炭瀆出吳越春秋吳封越百里東至炭瀆

蟶浦在府城東北四十里俗蓋云多蟶馬先時與海
通後築塘隔海淤積成田東自稱山西至宋家溇接
山陰界凡二十六里
蕭山漁浦在縣西三十里十道志云舜漁處也宋謝靈運
詩宵濟漁浦潭[梁丘希範旦發漁浦詩]漁浦霧未開
赤亭風已颺櫂歌發中流鳴鞞響踏障村童忽相聚
野老時一望詭怪石異象嶄絕峰殊狀森森荒樹齊
析析寒沙漲藤垂島易陟崖傾嶼難傍信是永幽棲
豈徒暫清曠坐嘯昔有委臥治今可尚[唐常建詩]春
至百草綠陂澤葺鶬鶊別家投漁翁今世滄浪情恒
苧為縕袍折麻為長纓榮譽失本真怍人浮此生嵇
收凡自潤安派歸而平扁舟與天際獨往誰能名[陶
翰乘舟至漁浦詩]檝棹早乘潮潮來如風雨樟臺忽
已隱界峰莫及觀崩騰心為失浩蕩目無主歷惜浪
始開漾漾入漁浦雲景共澄霽江山相吞吐偉哉造
化功此事從終古流沫誠足詠高歌調易苦頗因忠

信全客心猶栩栩[宋潘閬經漁浦渡詩]漁浦風水急
龍門烟火微時聞沙上鴈一一皆南飛[陸游詩]桐廬
處處是新詩漁浦江山天下稀安得移家常住此隨
潮入縣伴潮歸[又]漁翁持魚入船賣烟蓑綠瞳雙臉
丹我欲從之逝已遠
菱歌一曲暮江寒
諸暨縣浦在縣北十九里吳王闔閭弟夫槩所封
山遐浦在縣東八十里舊經山遐斷高公湖爲浦取
魚所集千艘後人思之號山遐浦按晉書遐嘗爲餘
姚長有聲遺跡乃在此殆不可曉
餘姚呵浦今莫知在何所按南史宋高祖征孫恩虞
丘進戍句章城被圍數十日大戰身被數創至餘姚
呵浦乃得破賊張驃馬

上虞姚浦水經注縣下有小江源出姚山謂之姚浦
逕縣下西流注于浦陽株山下注此浦浦西通山陰
浦而逕於江江廣一里狹處二百步高山帶江重嶺
被水江閲漁商川交樵隱故桂棹蘭栧望景爭途
杜浦顧墅浦俱在縣西南四十里齊杜京產顧歡授
學之地
嵊嶁浦在嶁山下水經注成功嶠以北有嶁浦浦口
有廟甚靈
新昌杳浦在縣北水經注浦陽江邊有杳浦浦東流
二百餘里與句章接界浦周六里有五百家並夾浦

居列門向水甚有良田有青溪餘洪溪大發溪小發
溪六溪列溉散入江夾溪上下崩崖若傾山下衆流
前導湍石激波浮險四注嘉泰志云昔嘗過之今尚
如水經所言可避世如桃源也舊志所述如此不言去縣里數然云嘗過
之則非誤矣今縣新志不載縣內水亦別無以浦名者豈遺之耶山陰志有查浦則與蕭山接壤去此殊
遠
[逕]濟唐云越人謂水道爲逕
會稽逍遙逕在府城東六里相傳浙逍遙所居
樵風逕在府城東南二十五里舊經漢鄭弘少時採
薪得一遺箭頃之有人覓箭問弘何所欲弘識其神

人也答曰常患若耶溪載薪爲難願朝南風暮北風
後果然世號樵風水經注鄭弘少以苦節自居恒躬
采伐用貿糧膳每出入溪津常感神風送之憑舟自
運無杖楫之勞村人貪藉風勢常依隨往還有淹留
者徒輩相謂汝不欲及鄭風耶其感致如此唐宋之問詩歸舟何處遠日暮使樵風

滙　山陰紀家滙在府城西南一百里是錢清江上流
餘姚鹹池滙在縣東南十里即餘姚江也至此紆廻
數曲折而西南復折而東北每一曲約十餘里數曲
間陸行不過十里而舟行則四十餘里東流入慈谿

界旱甚鹹潮來大約亦滙此止耳罕復西也

川　會稽沉釀川在若耶溪東十道志鄭弘舉送赴洛
親友餞於此以錢投水依價量水飲之各醉而去一
名沉釀埭
上虞釣川在縣西南七里陶隱居乗槎垂釣於此華
鎮云仙馭不返沉槎無迹謂此

瀆　山陰官瀆在府城西北十里越絕書越王句踐設
土官於此
杳瀆吳志王朗攻會稽分軍夜投杳瀆道襲高遷屯
會稽炭瀆水經注句踐鍊冶採炭於南山故其間有
炭瀆吳王封句踐於越百里之地東至炭瀆是也
石瀆在府城東四十八里田坂中有石突起焉
蕭山祖瀆在縣西水經注浙江又東逕祖塘謂之祖
瀆昔太守王朗拒孫策策數戰不利孫靜說策曰
朗負阻守難可卒拔祖瀆去此數十里是要道也若
從此出攻其無備破之必也策從之破朗於固陵今
遺跡不可考

渚　山陰離渚在府城西三十里發源自唐里六峰諸
山縈廻盤旋合于離渚溪唐康使君所居
新昌梅渚在縣西三十里地多梅傍聚落名梅渚村

港　會稽浪港在樵風涇北天無風亦時有浪北循山
逕有一石甚巨嘉泰志云頃歲里人因開逕得石鑪
鐵鈴疑爲仙人煉丹之所
嵊故港在縣東北三十里有謝康樂遺跡港在遊謝
鄉自港以東爲康樂鄉港東即四明山東嵊山港傍
有高冢曰小相公墓

水　山陰名水即冷煖溪
會稽照水在府城東南三里舊經云源出五雲鄉經
縣界九十里西南入山陰
平水在府城東南三十五里鏡湖所受三十六源之

水平水其一也水南有村市橋渡皆以平水名元稹[illegible]詩小溪分綠迸平田隱隱遙林淡淡烟

餘姚白水在西四明是瀑布泉

撫水在縣東南二十里亦是四明之東支其山名牛埸山甚高峻山顛溪四抱會為巨澗而北為査湖山其顛有龍潭馬澗北流皆入于潭潭南有池一泓中有小石山如珠曰噴珠池池下懸崖千仭水飛下四時不絕宛若虬龍空中翔又下則如散珠如亂簾激於巖石嘈吰有聲似吼似吟無晝夜聒滿人耳是云撫水並姚邑東南奇觀也山險僻人罕至宋元嘉中

李信自兗避地來家于會稽嘗搆亭其間今遺址尚存凡李氏之裔多葬于是李信噴珠池亭詩幷序山從絕頂分澗數十交會中限匯而為池池中孤石獨出水面水澄且碧四包孤石望隙下流當隙之口逡巡而立則懸崖千百丈獻奇足下俯瞰山趾前膝不能尺寸而高下相懸如從天瀉口見平地兗客南遷登覽樂之搆一草亭于石之上讀書求志對景慨然幽思不已爰賦此章闢山巔瀑沛懸龍唫冲入山根無極深若箇手將千斛杓挽升雲漢作甘霖老夫結茅宿白晝坐待後人慰我心

嵊二折水在縣西三十里湍沙迴旋繞君民屋舍舊有樓屋與屋齊蓋水勢悍急所捍射也

洲府城內翁洲在府學之東是會稽境舊經云徐偃王居翁洲即此今有天慶觀焉

范蠡湖舊經云蠡泛五湖去後人思之名其洲也不知何地

上虞琵琶洲在東山下小江口一名琵琶圻水經注江有琵琶圻圻有古塚墮水甓有隱起字云筮吉龜凶八百年落江中謝靈運取甓詣京咸傳觀焉乃如龜繇固知塚已八百年矣

[汀]上虞儐汀在東山下

[灘]餘姚子陵灘在縣少東江瀨粼粼潮汐上下常有發盆其礽釣遊處也宋孫應時客星橋記云然

上虞七里灘在縣東七里通明堰下沙積水淺舟常待潮而行

[瀃]上虞石瀃不知何所南史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將軍行會稽郡事孔顗以東西交逼不知所為其夕卒千餘人聲云東討寇趙石瀃

[潭]山陰月潭在鏡湖三山之西廣袤數畝觀月為宜然不知其得名之始

憷潭在府城西南百三十里水清味甘

清潭在府城西八十里水清瑩如玉又名碧潭

潮止潭在府城西八十里廣二十餘畝小江潮至此而止其水冬溫夏寒

會稽麻潭在若耶溪側舊經云潭深而清孤石聳出
水經注麻溪之下孤潭周數畝甚清深有孤石臨潭
乘崖俯視猨狖驚心寒木被潭森沉駭觀上有一櫟
樹謝靈運與從弟惠連常游之作連句題刻樹側麻
潭下注若耶溪水至清照衆山倒影窺之如畫唐人徵故
事懶句古寺思王令孤潭憶謝公
嫡耳潭在府城東十五里一作的耳今呼爲織女潭
在董家堰西有董永墓織女鋪獨樹村凡堰之董姓
者云悉永後俗傳永賣身葬父遇織女爲永織絹以
償傭錢既罷浴於潭而上升按董永遇織女事摘攷

於爲善陰隲又見湖廣山東兩志中並云青州千乘
人寓楚之孝感其遇織女止曰道遇不言會稽而今
邑中咸傳永事於鋪所似非其實縣新志云先輩言吾鄉某昔游太學
祭酒丘公濬見問曰會稽有織女鋪汝知之乎對曰不知公具語之則董永事也於是人駭公博學一至
此果如文非言必有所據恐謂文莊涉獵傳記偶記此事漫問之未必即有據意者董姓寔永後上人因
其上世有此事相傳言後人因即其地指點久之猜加傅會遂爲古蹟若舜井象田等類耳
白波潭在鏡湖東宋方干陪王大夫遊鏡湖詩白波潭上魚龍氣江樹林中鷄犬聲
射的潭在仙人石室下其深叵測
龍潭在靜林山祈雨屢應
餘姚竹山潭在竹山

鬼嘯潭在游源山邵界內神龍是宅大旱禱之輒雨
傍有龍王廟
上虞彈潭在昇相山之顛垂瀑百餘丈滙於潭潭上
巨石隱隱有足迹號仙人迹
黑龍潭在縣東南四十五里兩山外夾潭界其中其
山名潭山山之上下凡三潭一潭居山腰前有禮拜
石平如掌遇旱禱之怳忽有黑龍見其上潭在山顛
人跡罕至土人云第至第二潭則已眩暈不能支矣
餘姚輿夫爲余言萬曆十一年曾偕耕烏山是年大
旱烏山鄉民相聚迎龍於茲潭渠亦與焉其將一木

桶貯水到潭邊拜禱畢則有小青蛇見桶中衆舁歸
至中途失之急奔往禱而蛇仍來比舁至村中大雨
滂沱矣凡往迎者其田皆霑足餘田則否靈應如此
次日送還潭致敬以謝須臾蛇不見
嵊石將軍潭在縣東五十里潭深澄澈中有石突立
如勇士
下鹿苑潭在縣西鹿苑寺西源出山顛二小石穴湧
流至葛仙翁祠下出三石甕間又一里許石崖壁立
瀑布十餘丈下瀦爲潭嘉泰志云頃歲旱投簡潭內
劃有聲俄頃水盡黑雹自潭發雨驟至如響

響巖潭在縣西四十五里定林寺北雨下則巖響

大湖潭在大湖山頂古稱赤水丹池深可二三丈餘水色赤勺之則清潔神龍居也禱有應

新昌四相潭在縣南七里相傳石氏開義塾時文彥博杜衍呂公著韓絳皆來學曾浴於此蓋傳會甚

長潭在縣西南三十里一名槐潭其源西南自東陽北出夾溪過穿巖別一源南自天台出慕門溪東轉韓峰逕西與穿巖水合流入于潭又西北流入剡西門 唐方干詩 波濤漫撼長潭月

雪潭在鰲峰下上有瀑布水高挂巖端可二三丈瀉

于潭潭廣一畝餘清徹可愛

巖春潭在水濂北有石澗自東鄉山來滙于潭潭深不可測兩傍石壁高數丈水流無聲上有椿樹甚怪覆潭上

夫人潭在縣東五十里棠洲之側石壁高峻下臨深淵過者心怖洪武中僉事唐方之妻死節於此名金因之

池 府城內王公池舊在西園內景頗佳勝今園廢而池存賤民雜居其傍一汚池耳

龍噴池在卧龍山前

石家池在織染局後

司馬池在如抵倉一名賀家池以上四池近多佃爲民業

鵝山魚池 唐元稹詩 勸爾諸生好護持不須垂釣引青絲雲山莫厭看經坐便是浮生得道時 李紳詩 汲水添池活白蓮十千彷佛盡生天凡庸不識慈悲意自葬江魚入九泉後有題云微之詩戒僧以護生之意及公再見而笑之未幾果有寺僧習於池中者故公再因形之於詩云

鵞池在蕺山戒珠寺前舊經云是王右軍養鵞之所華鎮考古云逸少既善筆札性復好鵞所在穿池滌墨其傍必有牧鵞之所此池是也一在城外又一在嵊金庭觀側以上隷山陰

洗硯池在白馬山下舊經云是王右軍洗硯處今人

指蕺山瀵汙爲池非也 宋蕭昱詩 鳳翥龍蟠萬紙奇墨花堆積發臨池只今雲影徘徊處猶見當年洗硯時

日月二池相傳錢武肅王有目疾乃浚此二池月池在縣北日池今入縣治中

東大池在東府東坊通廣寧河宋嘉定十七年理宗即位封其父希壚爲榮王以母弟與芮襲封奉祀開府山陰蕺山之南曰福王府東大池其臺沼也今府城釀酒者多用此水以上隷會稽

山陰王右軍墨池在府城西南二十五里蘭亭橋東宋華鎮記云開右軍上巳日脩禊在天章寺有墨池

爲池皆遺迹池不甚深廣引溪爲源每朝廷恩命至池墨必先見皇祐中忽三日連發未幾御書至趙清獻公嘗親到池上與僧約曰池墨果見當爲聞于朝既焫香致禱須臾池面墨光黒色倍常因附於翠獻之任屯田布罷任游山以香酒祭地倏忽墨色見伍紹詩田曹郎吏何多幸親見池中墨水生魔奈浸錄臨川上右軍墨池涯貢士之歲或見墨汁點滴如潑出水面則必有登第者何右軍多靈異如此

鵞池與墨池相近華鎮記云聞鵞池有白魚長數尺有捕者魚則騰躍而起其鬣如銀下前池而去後復見於池中葢異物也

會稽禹池古放生池也在禹陵前今呼爲禹池舊蓋名永周湖唐天寶二年祕書監賀知章表乞湖數頃爲放生池明年春以黄冠歸賜鏡湖剡川一曲敕永周湖爲放生池府有池放生始此歲久浸湮廢爲民田宋隆興二年郡奏析舊池廢爲田者二百七十頃復爲放生池詔從之池側刱咸若亭後又增明遠閣懷勤亭取宋高宗懷哉夏禹勤之句今並廢自唐乾元後沿江諸州各置放生池一所宋天禧元年又詔江浙等諸州放生池廢者悉興之元無池處沿江淮近城上下五里並禁採捕天聖二年復詔未置者於附郭三里汲之紹興十三年敕有司以時省視綱罟入者以盜論於是放生池所在而有郡屬邑諸暨則在縣東二里其周四十里亦名放生湖池心有小山狀如龜號龜山東有虹梁扁放生橋餘姚即縣南大江東西各一百五十步立石爲界所謂沿江近城上下禁採捕者是也上虞在縣南二百步譙樓前坐道左右嵊有二一在通越門外一在縣西南五十里普會寺東山陰附郭想同會稽一池蕭山新昌舊志不載然不應獨無或習爲常事𢿎漏記耳

范池在會稽山池有上下二所舊經云范蠡養魚於

此又云句踐棲會稽謂范蠡曰孤在高山不享魚肉之味久矣蠡曰臣聞水居不乏乾熇之物陸居不絶深淵之寶會稽山有魚池於是修之三年致魚三萬今古塘尚存而池皆廢爲田相傳破塘村乃其上池云宋華鎮詩君王旦暮方嘗膽猶築池塘長紫鱗

浴龍池在五雲門外

方千池在府城東十里舊澄波坊唐方處士干所居華鎮考古云雄飛門巷雖改故池未湮即此也干葢守雄飛

鰻池在府城東二十里周圍數頃其北岸有社廟祀

皐陶不知其始
賀家池在府城東二十二里周四十七里南通鏡湖北抵海塘旁有支港四達一名賀家湖
餘姚鴈池在縣南五里隻鴈送虞國歸於此棲宿焉
郗家池在羅壁山晉郗愔池也
阮家池在縣西南三十五里梁文宣太后今廢故宅池也
向家池在縣南一里許莫考其世今在陳參政塏宅內不二三丈四面石甃之鄉人云是向敏中家池今城南有向丞相墓慈谿何姓是其子孫按敏中開封人不應餘姚有墓想其子孫隨南渡者陳參政云高曹向孟四姓俱來餘姚向后是敏中孫女國戚隨徙意或近之嘉泰志有項家池在縣南十里
上虞朱公洗硯池在縣西北四十里池側有讀書堂西有朱侍中廟侍中是東漢朱儁舊縣志云買臣遺跡者誤也
謝公洗屐池在東山
嵊王右軍墨池養鵞池在金庭山右軍舊居處也又獨秀山亦有右軍墨池

泉府城清白泉在府治內清白堂側范文正公記西巖下獲廢井泉甘而色白淵然丈餘引不可竭
三汲泉在臥龍山麓泉甚淺不過有水數斗然汲盡已復滿未嘗竭也二泉俱隷山陰
山陰子真泉舊記云在梅山今祠前有井甚冽疑即此泉也山在城北十五里而放翁銘曰東北七里或有誤 宋陸游銘 距會稽城東北七里有山曰梅山山之麓有泉曰子真泉遊者或疑焉智者及道人求笠澤漁父爲之銘銘曰梅公之去漢猶鴟夷子之去越也變姓名棄妻子舟車所通何所不閱彼吳市門人偶傳之而作史者因著其說儻信吳市而疑斯山不幾乎執一而廢百梅公之去如懷安於一方則是以殞血丹斧之斧鉞也山麓之泉甘寒澄徹珠璣玉雪與子徘徊酌泉飲之亦足以盡公之高而歎其決也
半月泉在法華山天衣寺側姚氏叢語唐李紳題天衣寺詩殷湧全身塔池開半月泉此泉隱於巖下雖月圓池中只見其半最爲佳處紹興初僧法聰乃鑿開巖上易名爲滿月甚可惜也
會稽鄭公泉在若耶溪東去葛仙翁釣磯不遠水經注泉方數丈漢大尉鄭弘宿居潭側因以名泉輿地志弘雖居台輔常思故居曾病困思得此泉水家人馳取飲少許便差泉有二脉滴瀝出石罅味極甘冝茶石之上爲行路而泉注溪中非山僧野叟不能知其處 宋韓鎮詠 溪上清泉玉色寒臨泉踏盡石苔斑爲憐北闕乘軒客白首高情在舊山

雲門泉在雲門山泉上舊有亭匾曰好泉取范文正山有好泉來之句今廢唐僧靈一詩泉源新湧出洞徹應纖雲稍落芙蓉沼初淹苔蘚文了將空色淨素與衆流分若對清霄月冷然夢裏聞

苦竹泉在秦望山會文清墓傍林多苦竹泉出其下泓潔宜茶

惠泉在太平山二泉如帶大旱不涸宋晏殊詩稽山新茗綠如煙靜挈都籃煮惠泉未向人前殺風景更持醪醑醉花前

非飲泉一名非泉在大禹寺側可數十步

溫泉在府城東南八十里

真珠泉在少微山齊祖之家山十詠泉其一也

傅公泉在射的山下傅給事崧卿先墓側初因地坎窪鑿池瀦水每上冢以前茗完祭器縱五尺衡六尺深半衡之數泓潔甘美士夫謂足方公清德遂目曰傅公泉

蕭山香泉在石巖山方四尺深尺許

佛眼泉在城山

洗馬泉如池在城山

諸暨稽種泉在縣西二十五里源出范蠡渾山其流溉民田甚廣他鄉多求穀種於此一名靈泉溪

乾薑泉在乾薑山清潔殊異越王用此水造薑

餘姚龍泉在龍泉山之趾宋高宗飲之甘因取十甕以去宋王安石詩山腰石有千年潤海眼泉無一日乾天下蒼生望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又人傳秋水未嘗枯滿底蒼苔亂髮粗四海旱多霖雨少此中端有卧龍無蘇軾詩餘姚古縣亦何有龍井白泉甘勝乳千金買斷顧渚春似與越人爭日注

華清泉在陳山之半一名旋井相傳昔有人得一鰕於井持歸欲烹之俄而失鰕後數日見其游泳於井而有鬻痕疑其龍云宋元豐中楊景謨顧臨同遊酌泉賦詩

姜女泉在姜山其水清冽有木葉蔽之去葉則濁寶慶志云俗呼爲姜女池姜女不知何時人傍有淨凝

寺池廣不及丈旱不涸雨不盈寺之飲濯皆取給焉池中草嘗蕪沒僧稍芟治泉即竭禱祈久之乃如故此頗爲異

上虞姥婆泉在五癸山西趾味清冽行人爭飲之

嵊偃公泉在縣北三里明心寺側僧仁偃施水於此

沸泉在石門山下溪坑其穴周四五尺常如湯沸自下衮起四時不竭

新昌蒙泉在九巖山下慧雲寺東廡出石罅間唐姚合詩飲鹿花間牲此山遊人多作慧泉看能崋有脉來無盡紫碗浮珠潤不乾在沼密扶雲漢白結冰深透滓瓶寒他年欲給千僧供更接蒼筤幾百年

醴泉在獨秀山麓味殊甘美

杖錫泉在沃洲山下唐僧靈徹之故迹

井府城内鰻井在寶林山舊經云井有靈鰻或時出現蟄客揮犀云越州應天寺鰻井在盤石上其高數丈井纔方數寸乃一石竅鰻時出遊人取之置懷袖間了無驚猜如鰻而有鱗兩耳甚大尾有刀迹相傳黄巢嘗以劍剌之凡鰻出遊越中必有水旱疫癘之災鄉人嘗以此候之華鎮考古云飛來山下石井大如盆盂無耗溢有二鰻文采煥爛世言下徹滄海好事者以絲綫懸餌探之極兩紞不得其所止

方井在卧龍山足今名卧龍泉 宋齊唐有詩

烏龍井在卧龍山巔水甚冽宋淳祐間趙與傑浚以山陰較井舊傳井有三較令人以爲温泉鄉銅井即上俱隷山陰

是又一在嵊

梅福丹井在梅里尖

陸太傅丹井在府城西北法雲寺佛殿前少東太傅昔以直集賢院守鄉邦晩謝事居寺東魯墟故廬辟穀煉丹專汲此井十餘年容貌不衰 嘉泰志云丹已八轉忽變化飛去太傅乃洗鑪鉢水飲之數日不疾而逝又以餘水分諸孫飲者三人中大必年八十六祠部傳年九十永泰偁年八十三其說近誕姑存之

浮丘公丹井在府城西二百二十里

會稽禹井在會稽山水經注山東有硎去廟七里深不見底謂之禹井云

錢氏井凡數十大抵多在五雲稽山門外甃以石水高於地不溢不涸方若時行道甚以爲惠相傳皆錢鏐所浚

葛仙丹井嘉泰志云在雲門淳化寺佛殿西廡之外僧房中泉味甘爽冠一山唐時有長松樹近巳槁死六十年前故老猶有見之者又云今有松偃蹇夭矯

如龍正覆井上若護此泉者真可異也但僧輩頗戕其小枝爲可惜耳今殿廡巳非故址而井在殿外竹林中 唐顧況詩野人自愛山中宿況在葛洪丹井西門前有箇長松樹夜半子規來上啼 宋陸游詩葛洪丹井一千年翁去丹飛餘此泉烟如古鏡不拂拭僧聽缺甃時錚然神龍受命護泉卧蜿蜒直空從天墮人言神物老愈靈夜半聲酣風雨過放翁還山亦何有閉門吟笑龍爲友客來相對脈山眩但酌此泉勝酌酒 高似孫詩竹屋虚明卧古松葛仙丹井尚遺蹤日長無事同僧話指點雲邊三四峯 明吳兆詩圓圓石甃冷苔花仙客雲游竟不來寂寞斜陽飛蹬底藥爐丹竈盡塵埃 又一在禹穴側

華鎮考古云葛稚川煉丹於宛委山下有遺井大如盆盂其深尺許清泉湛然 唐宋之問詩著書惟太史煉藥有仙翁

何公井在雲門山西梁何偃所居也 唐宋之問詩樵浮謝村北學井

何叢東

叢裏九井在府城東南七十里叢口山下深不可測舊傳每震雷時有巨魚揚鬣其中爭以網取之不可得山頂有巨石如塔高峻人不可至其左清溪瀉流上有石洞若大厦可容數十人景極幽勝

歐冶井在鑄浦齊唐錄鑄浦事云有淬劍大井存焉

蕭山金泉井在縣西一里嘉泰志云今爲居民徐氏園每縣務醞酒取汲於此士大夫家釀酒亦多用之故縣多名酒亦名酒泉縣新志云其色瑩潔今鹽粿用焉

潘井在縣西南七里井高於路數尺其水可掬意潘水源或出於此

石井在連山傍小山上上廣下曲秉燭而入不盡數十級相傳謂妃子墓

白龍井在航烏山巔

諸暨鴟夷井在城中翠峰寺

丁令威井在縣東北西巖山西岳寺相傳亦云是煉丹井

硯水井在縣東南光山永福寺梁武帝讀書堂側云是武帝遺跡

楊家井在盤龍山相傳飲之能已疾

餘姚葛仙井在龍泉山巔

上虞舜井在百官市舜帝廟北東西各一昔湮爲二墩吳越時錢王鏐浚得讖記寶物錢鏐記吳越寶正中旗教寺僧義恩奏云按圖經西北去三十五里有舜井二口深三丈舜子生時井爲湧泉即淘金之處也世傳秦始皇封塞今作兩墩存焉各高一丈相去三十餘丈晉宋以來僧爲佛寺鄉人或遇耕鋤多得古塼梵石南去半里有舜廟北去半里爲百官橋東去二百步有機証院唐僖宗朝賜額寶正三年閏八月初九日奏上當月十四日錢王差西都上直官五十人東都上直官五十人賫大振春鍾至井上所開掘得讖記寶物一百二十餘件都抽領西都上直廟虞候盛瑗東都上直廟虞候孫弘西都隨身虞候閻丘稔勾當拜祭內直殿十將于軒十六日鑿西井十九日得銀一環六亦珠一金合一古文錢二千三百四十琥珀珠一當

十大錢三當五十大錢二十四太平百錢直百三銖二十四大錢二百五十四五銖錢九百六十貨泉錢二百八十半兩錢三十石獅子一鑄其背曰重一華井天明可開腹內有水精珠一東井得銀塔一高一尺五層內有金瓶舍利二顆散金瓶二金鈴六銅鈴一銀環六銀鈴一水精珠十四琥珀珠九雜珠大小三十五小琥珀獅子三十瑪瑙珠七玉人一玉環一銅鏡三銅爐一小瑪瑙珠六玉瓶一以上共三十四件並有石匣緘之題云唐元徵四年於此造塔鎮井西井有重華石一片潤三尺尋九寸左右有索痕深二寸官中令造深沙神一軀尼發四石寶正四年六月廿九日差錢文啟祭神鑄云吳越國王寶正三年八月月十九日重開舜井收得重華石一片切恐年移代遠莫測端由特令鑄刻用記年月已丑歲林鍾之月二十九日天下都元帥吳越國王記　又一在象田山南唐朱餘慶詩碧甃磷磷不記年青蘿深鎖小山頭向來下視千尋水疑是蒼梧萬里天　又餘姚歷山亦有舜井

金罍井在縣南半里許漢魏伯陽遺迹晉太康中浚

治得金罌上之於朝其下更有九小井泉甘而冽元
時作亭其上後圮正德間新構石亭
焦家井在縣東通明門外舊經云昔焦贛卜地穿此
井水味甚甘今名唐家井
蕭家井在縣東等慈寺西廡之側舊志云本梁蕭氏
所捨宅也
龍頭山井在龍頭山崖石間水經注清泉常冽南帶
長江北連上陂
磨劍井在伏龍山之陰世傳吳越王曾磨劍焉深可
七尺廣半之

嵊趙廣信井在小白山俗呼趙仙湖亦煉丹遺迹
大士井在宣妙寺水味清美甚無底止
石井在定性寺輿地志云城内有石井深五丈即此
是也
明覺寺七井大者濶一丈深五尺有靈鰻大如椽常
見
新昌七星井凡七眼布列於縣直街如七星然宋知
縣林安宅浚
齊公井在石城山
天井在南明洞頂用以洗目愈目疾

鍾井在縣東三十里其地名鍾井村患痢及腹痛者
飲之即愈

渡　會稽曹娥渡在府城東九十里絕江而過兩岸爲
上虞
蕭山西興渡是爲錢塘江東岸在縣西十里吳越通
津也有官舟水工二十四人其私舟姓名亦各隸於
官有惟傾覆之變者官以法治之（唐周匡物西陵待渡詩萬里茫茫天塹遥秦皇底事不安橋錢塘江上無錢渡又阻西陵兩信潮）
上虞百官渡在百官市口（宋李光詩曉雨微茫水接天隔江茅店有炊烟杖藜獨步沙頭路猶記當時趕渡船）

嵊東渡西渡南渡水經注江水翼縣轉注故有東渡
西渡焉東南二渡通臨海泛舟爲浮航西渡通東
陽連二十五舟爲橋航（宋王性之雪後渡西溪詩雪後孤村一段煙晴光遠照王山川酒旗隔步招賢客獨上西溪渡口船按宋以前江水遶四門故有此三渡今則溪流直東下非舊道夾北門猶存古溪蹟云）
新昌三溪渡在縣西二十里舊有石橋每春夏水暴
漲即壞萬曆中知縣田琯置渡舟以濟之

津　上虞南津水經注孔靈符遏蜂山前湖以爲埭埭
下開瀆直指南津

橋　府城内府橋在鎮東閣東寶慶志云舊以磚甃不

堅久守汪綱乃盡易以石橋既寬廣翕然成市
酒務橋在府南一里
鳳儀橋在府南百餘步俗呼爲俁來橋以近司獄司
故
拜王橋在府西南獅子街舊傳錢王鏐平董昌郡人
拜謁於此又名登瀛橋
北海橋在府西北二里許俗傳唐李邕寓居之地
火珠橋在火珠山下今名弘濟橋又名寶珠橋
萬安橋在府西北新河嘉泰志云蜀馮氏居於河之
北築園於河之南作橋以通往來

江橋在府東北二里許山陰記云宋江彪所居之地
今郡人以爲江文通故居非也
草貌橋在府東北嘉泰志云舊傳此地在州城外俗
謂征稅之所爲貌此以在郊故名草貌
題扇橋在蕺山下晉書羲之傳嘗在蕺山見一老姥
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五字姥初有慍色
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姥如其言人
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羲之笑而不答華鎮考古
云舊橋在解慍方以上俱隸山陰
狀元橋在府東南四里許宋詹騤所居里也

竹園橋在禮遜坊
都亭橋亦在禮遜坊越絕書秦始皇東遊之會稽以
甲戌到大越舍都亭都亭之名始此傍有蹷井傳云
㓊子訓賣藥之所
大夫橋在東郭唐張志和所居里也
望花橋在府學前嘉泰志云其地多藝花爲業蓋宋
時然
鍾離橋在府南二里漢鍾離意遺跡
仰盆橋與覆盆橋相望中小橋曰望郎橋在府東南
三里許相傳是朱買臣出妻遺跡然買臣自吳人今

姑蘇志具載之大抵越中所傳買臣事多由會稽字
傳會
斜橋在府東北三里其傍多客邸四明舟楫所集
廣寧橋在都泗門內漕河至此頗廣屋舍鮮少獨士
民數家在焉橋上正見城南諸山宋紹興中有鄉先
生韓有功役禹爲士子領袖暑月多與諸生納凉橋
上有功沒其徒朱襲封亢宗作詩懷之朱亦修潔士
云　明隆慶中漸把華嚴寺僧性賢募緣重修宋光宗詩
河梁風月故時秋、不見先生曳杖遊、萬疊遠青愁對起、一川漲綠淚爭流、
鏡水橋在府東四里宋趙處士仲徽所居以上俱隸

會稽

山陰杜浦橋在府城西北十五里漕河傍嘉泰志云自此而南烟水無際鷗鷺翔集過三山遂自湖桑埭入鏡湖

柯橋在府城西北三十里漢地志上虞縣仇亭柯水東入海或云此即柯水橋東有城隍行宮

魯墟橋在府城西北十五里南為漕河北抵水鄉如三山古澤南莊之屬又北復為漕河漕河之北復為水鄉渺然抵海謂之九水鄉蓋大澤也宋曾幾詩談誇水鄉勝謂不減吳松

梅市橋在府城西北三十里唐趙嘏贈山陰叟詩住近梅橋市嘗稱舊國人

蘭亭橋在府城西南二十五里晉王右軍脩禊處橋下細石淺瀨水聲晝夜不絕跨橋為含暉亭宋吳長文詩秦望奇峰北天章古寺東石橋跨鷺瀨雲屋麗層穹

亭山橋在府城南十五里近鏡湖諸溪之水滙焉

大虹橋在府城西南四十里雄架湖上

錢清橋在府城西北五十三里舊以木柵為浮橋弘治八年邑人周廷澤乃建今橋焉

會稽靈氾橋在府城東二里石橋二相去各十步吳越春秋句踐領功於靈氾水經注城東郭外有靈氾下水甚深舊傳下有地道通於震澤漢書有靈文閣此閣之橋也氾一作圯尚書故實辨才靈氾橋嚴遷家赴齊蕭巽遂取蘭亭俗呼為靈橋唐李紳詩靈氾橋邊多感傷水分湖派遶回塘元稹詩靈氾橋前百里鏡石帆山崦五雲溪

春波橋在千秋觀前取賀知章春風不改舊時波之句

三橋在府城東南五里有橋三其中橋有亭扁通濟鏡湖分東西以此為限然以地勢考之恐亦非古也今廢

五雲橋在府城東二十六里有亭扁曰溪山奇麗舊跨溪今在平陸矣

平水橋在平水市北

雲門橋在若耶溪南橋東百餘步又有小石橋架亭其上曰麗句亭唐宋之問詩鳳塔鶱金地虹橋轉翠屏

石橋在廣孝寺前宋蘇舜欽送張行之詩五雲山下石橋邊六月溪風洒面寒今正炎天君獨往松間尋我舊題看

洞亭橋在陽明洞前架小亭其上自橋東數十步又有闕牛觀山二橋入龍瑞宮

告成橋在禹廟西

蕭山夢筆橋在縣城內江寺前自橋至寺三十步宋[illegible]

清臣記祈齊建元中左衛江公捨所居宅爲大福田斯橋之興與寺偕始天聖記號之二年李君以廷尉評宰是邑惜江氏之寖微乃諭若僧俾募信施經始不日而功用有成又作駐節亭於橋之北文多不書載華鎮詩綠波照日情無奈碧草連天恨未消欲問夢中傳彩筆梯絲低拂曲欄橋

白鶴橋在白鶴鋪前東與山陰界唐李紳詩未見嫛童白鶴橋

漁臨關橋在縣東十五里明田頊祈記縣之東蘇鄉濵東小江名單家堰而工部抽分廠在小江之西永樂間有木橋尋廢嘉靖中主政薛公議建石橋未果今林公朝乃成之給羨餘爲工費橋五洞長十餘丈

高遷橋在縣北五里十道志云董襲見孫權於此吳志孫策入郡郡人迎于高遷注永興有高遷橋

諸暨義津橋在縣南門外唐天寶中縣令郭密之建

太平橋在縣東門外舊爲浮橋景泰元年知縣張鉞易以石長三十六丈廣二丈五洞

千溪橋在縣東北六十二里傳以爲吳千吉所居宋陸游詩南劍歸來席未溫南行浩蕩信乾坤峰回內史曾游地竹暗仙人舊隱村白髮孤翁鋤麥隴茜裙小婦閱籬門行行莫動鄉關念身似浮萍豈有根

餘姚江橋在縣南門外折而東三十步許宋慶曆間令謝景初始用木跨江橋之尋壞崇寧五年邑人莫若鼎乃建石橋名德惠橋甚高大其傍有碑云海舶過而風帆不解建炎三年金兵焚之紹興初縣令蘇忠規復建雖稍不逮昔尚爲壯觀淳熙中壞王司業迻捐貲爲木橋巨木五接架空負石勢若虹偃至咸淳復壞司業之孫應龍新之壯偉加於昔易名虹橋德祐二年張世傑焚之元縣尹杜仲仁更名王應龍再建欄楯未畢復壞延祐中知州夏賜孫造浮橋以濟會僧惠興請作石橋官許之經始有緒而僧卒羽士李道寧繼其役州判官牛彬捐俸倡焉至順三年橋乃成名曰通濟三洞長二十四丈高九十六級近年南洞稍圮邑人徐主簿倫募金修之復完

黃山橋在大黃山北莫詳其始建歲月其燬而再建也在宋紹熙間名魯政橋元至順中嘗修之至正間

復壞僧自悅重建潮汐奔潰不可置一石自悅祝天願少卻潮忽竟日不至乃併力基之橋成適方國珍之弟國珉來鎮邑謁珉者更橋之名曰福星初爲二洞高危魯敗　明正統二年改爲三洞嘉靖三十四年倭寇卒自海上來居民計無所出遂毀橋明年城東士大夫各以義捐金復建橋石柱而木梁尋復屋其上中或塑神佛像焉橋南建敵樓石甃如城門

隱鶴橋在縣東南十五里唐吳處搆鶴至此鶴忽隱不見

戰場橋在縣南四里宋宣和二年睦寇犯境縣遣顧

秀才徵所部鄉夫鑿壕龍泉山後寇乃取道鳳亭欲
自南門橋入越帥劉述古率官軍迎戰於此敗其衆
今訛為轉糧橋
大黃橋小黃橋在縣西南三百步許水經注江水東
逕黃橋下蓋黃昌宅橋也跨小溼傍北臨江
新橋在縣西北二十里舊跨長泠港曰長泠橋亦名
方橋　國初置臨山衛斥官道遷長泠之橋為新橋
明謝遷答馬憲副蘭方橋道中見懷詩方橋徒步記當年今日經過一愴然老去柴門深避俗閑來命駕偶隨緣乘桴嗤我從游渙煉石憑誰說補天邂逅行窩仍一笑翫山剪燭話心便
客星橋在客星山北橋與安山並今呼為安山橋

航渡橋在燭溪湖中石隄山東湖塘百餘丈橫截栫
湧湖口橋當其東半不至岸五六丈石柱屹立水中
為洞五石梁架其上濶可三尺長五丈餘規式朴野
而景物擅二湖之勝峽中風自南颼颼來盛夏不熱
橫河橋在孤山東北三洞下為閘蓄東北諸鄉之水
上虞通濟橋在縣南一百步舊名通村橋宋紹興中
王吏部義昭重建名通利元至元中改今名
楊橋在縣南一里去曹娥廟二十里世傳曹操殺楊
脩處蓋傳會也宋嘉定中浚玉帶溪得石刻楊橋二
字陳光祿絳云昔孟嘗為合浦太守以病自上隱處
窮澤身自耕作隣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
同郡尚書楊喬前後八上書表其賢今縣東一里有
孟開云是嘗故宅宅西有楊喬巷橋名或由此曰窮
澤者此時尚不為縣縣蓋在百官云
九獅橋在縣東等慈寺前
姜家橋在縣西五十步二橋傍俱有則水牌
孟宅橋在縣東門外其南莫孟嘗宅也宋華鎮詩溪上還珠太守家小橋斜跨碧流沙清風不共門墻改長與寒泉起浪花
百官橋在百官市亦名舜橋
學堂橋在朱侍中廟前

嵊子猷橋在縣東五里晉王徽之子猷返棹處也世
說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
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
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
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宋王十朋詩千古剡溪水無窮名利船閑中乘雪興惟有一王猷宋陸游詩小艇相從本不期剡中雪月並明時不囙興盡回船去那得山陰一段奇宋子儀詩四山揺玉夜光浮一舸玻璃凝不流若使過門相見了千年風致一時休王銍詩我家住在剡溪曲萬叠千山看不足都笑當年訪戴人雪夜扁舟去何迷明胡准詩百尺長橋卧碧波依依兩岸枕青莎絕憐一夜扁舟興贏得芳名爲古多張淮詩千山雪霽玉嵯峨百里衝寒特地過總使興闌回棹去絕勝俗客到門多王世貞題剡溪訪子詩晉有王子猷風流掩前輩高標

公門拄笏馬曹歲歸來百事稀種竹凡幾圍貪看鏡
湖白坐失青山揮風吹大空雪片片曉中飛千巖鳥
雀凍不喧田父塋戶黿頭眠孤棹蒼烟放歌去故人
應在剡溪邊人間幾生寧易得其若歸心浩還發空
林無枝玉交亂獨破寒流載明月相逢稚子候荊扉
東方漸高跡已微偶然適意差足快千載何人勞是
非誰爲強被丹青色今予欲訪山公宅
拔花茫茫不知路中夜披圖與蕭瑟

謝公橋在縣西一里因康樂得名橋下沿溪陡門

西門橋在縣西門外弘治中邑民王漢二自捐千金甃石橋垂成洪水衝壞嘉靖二十四年知縣譚潛因舊跡益以椵墩十四上橫架石梁可通輿馬

新昌石橋在縣東七十里水經注浦陽江東逕石橋廣八丈高四丈下有石井口徑七尺橋上方石長七

尺廣一丈二尺橋頭有磐石可容二十人坐溪水兩傍悉高山山有石壁二十許丈溪中相攻鼎響外發未至橋數里便聞其聲輿地志云剡東百里有石橋里人傳云舊路自石筍入天姥今石筍橋下一大井與水經頗合疑今石橋即昔之石筍橋也唐項斯寄石橋僧詩
逢師人山日道在石橋邊別後何人見秋來幾處禪溪中雲隔寺夜半雪添泉生有天台約知無却出緣

司馬悔橋在縣東南四十里一名落馬橋唐司馬承禎隱天台山被徵至此而悔因名

古松橋在縣東北二十里當台寧三水交衝之地邑人劉炳建疊石覆板其上復架以屋如樓閣

步 會稽平水步

諸暨硯石步

上虞百驰步不知何處述異記云在上虞

塘 山陰富中大塘舊經云富中里是也越絕書句踐治以爲義田肥饒故謂之富中十道志句踐以田肥美故富中晉左思吳都賦富中之甿貨殖之選

古塘在府城西南二十五里晉太守謝輶築

抱姑塘在府城西五十二里上連鏡湖下接小江世傳塘初刱之時隨築隨潰一老嫗苦之赴水死其婦痛之亦赴水死抱姑屍出水口塘遂成

吳塘在府城西三十五里越絕書句踐已滅吳使人築塘東西各千步名曰吳塘

會稽鍊塘在府城東五十五里越絕書句踐采錫山爲炭聚載從炭瀆至鍊塘各因事名之水經銅牛山北湖下有鍊塘里句踐鍊冶之處

菁江石塘在府城東六十里俗稱石塘越絕書石塘越所害軍船也塘廣六十五步長一百五十三步宋淳熙九年令楊憲重築加甃塘岸一里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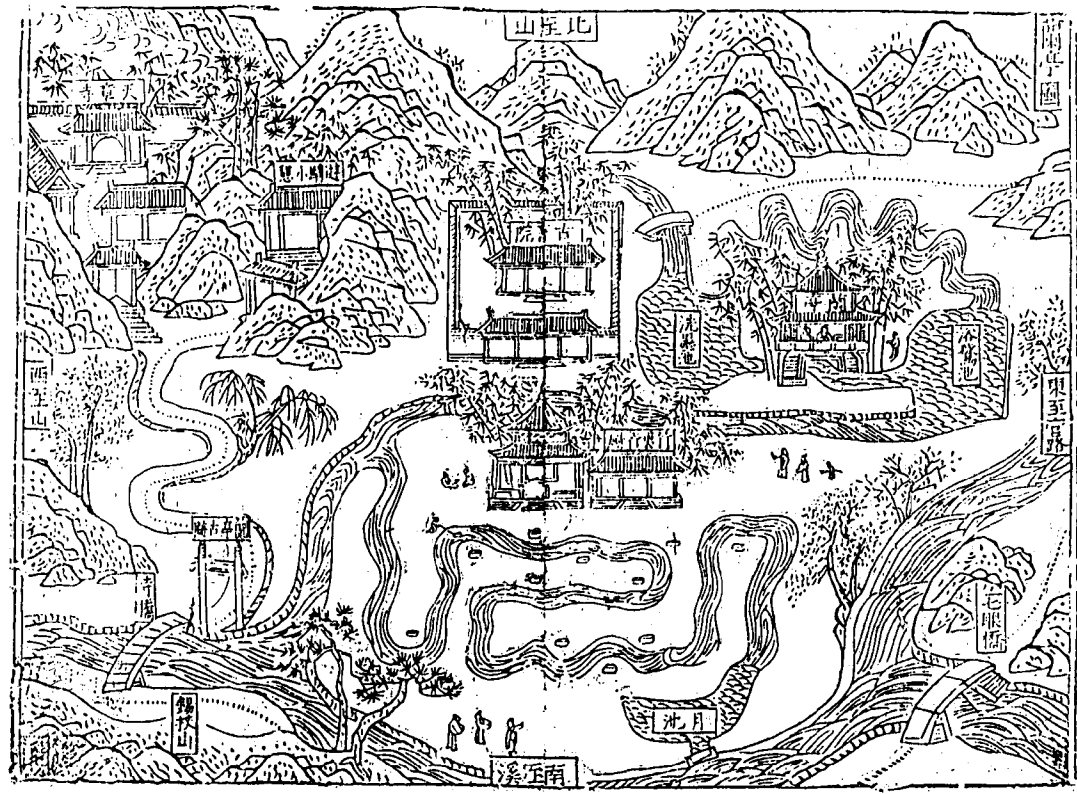
刑塘在府城北十五里賀循記云防風氏身三丈刑者不及乃築高塘臨之故曰刑塘然塗山東又有斬

將埜亦云斬防風者未知孰是宋張伯玉詩防風獨彊梁後至行戮趨天威不可捨敗骨盈高車至今憔悴煙悠淡藏封嵎華鎮詩汪芒後至知何用敗骨空專一素車

偁塘在府城東五十里舊經云昔偁楚共築此塘堰

水溉田

紹興府志卷之八

紹興府志卷之九

古蹟志一

臺 壇 宮 室 闕 亭 樓 閣 堂
軒 齋 榭

【臺】府城內靈臺在龜山山陰境吳越春秋云起游臺其上又云冠其山巔以爲靈臺水經注起靈臺於山上作三層樓以望雲物

山陰望烏臺王子年拾遺記云越王入吳有丹烏夾王而飛故其霸也起望烏臺以表其瑞今溫泉鄉十九都鏡湖傍山有望湖臺舊址或云即其處也

賀臺水經注長湖山之西嶺有賀臺越入吳還而成之

斬將臺在塗山東禹會諸侯防風氏後至以其人長築臺斬之

駕臺越絕書周六百步今安城里吳越春秋駕臺在於越丘

會稽離臺在府城東南二里越絕書周五百六十步今淮陽里丘吳越春秋起離宮於淮陽

中宿臺又作中指臺越絕書中指臺馬丘周六百步今高平里丘吳越春秋中宿臺在於高平

宴臺在府城東南吳越春秋宴臺在於石室吳王聞越王石臺之遊未嘗敢上以爲畏法服威也

呼鷹臺在石姥山相傳有異人登巖呼鷹鷹即下揮即去

陶朱公釣臺十道志云在會稽縣南

蕭山越王臺在城山【唐宋之問詩】江上越王臺登高望幾回南溟天外合北戶日邊開地濕烟常起山晴雨半來冬花採盧橘夏果摘楊梅跡類虞翻枉人非賈誼才歸心不可度白髮重相催李白詩西陵與越臺按府城內臥龍山亦有越王臺未知孰是然此二詩所詠似與此地形勢相合故附於此

諸暨靈女臺在縣東北

餘姚祭忠臺在龍泉山絕頂臺即巖石也正統間宦官王振用事翰林侍講劉球疏之死詔獄姚人成器與劉素絕知面夜率同志設雞酒祭之後人因名其陳俎之石曰祭忠臺石傍刻三大字爲王新建守仁書

上虞葛洪釣臺

陶弘景釣臺皆山巖石其山皆名釣臺山

王弘之釣臺在蘭芎山宋王弘之傳性好釣上虞江有三石頭弘之嘗垂綸於此人問得魚賣否答曰釣自不得得亦不賣

新昌任公子釣臺在南巖山半壁磯石也

【壇】會稽松花壇在雲門唐大曆中嚴維呂渭茶宴於此【附句】幾歲松花下今來草色平遠壇烟樹老入殿雨風輕

諸暨范蠡壇在縣南九里有陶朱公祠

【宮】山陰浴龍宮在迎恩門外虹橋北宋理宗毋全氏家也理宗童時值秋暑偕弟與芮浴于河鄰人余天錫自杭來舟抵此忽雷雨帝與與芮趨避舷側天錫臥舟中夢龍負舟驚起視之則兩兒也問之爲全保正家兒乃登岸詣全氏主人具雞黍命二子出侍因謂天錫曰此吾外甥趙與莒與芮也日者嘗言二子

後當極貴天錫爲史彌遠門客時彌遠有廢立意屬天錫密訪宗子之賢者適感此異遂還白彌遠後卒代濟王爲帝今橋側會龍石尚在

會稽美人宮在府城東五里越絕書周五百九十步陸門二水門一今北壇利里丘土城句踐所習教美女西施鄭旦宮臺也女出於苧蘿山欲獻於吳自謂東垂僻陋恐女樸鄙故近大道居

【室】山陰金堂玉室晉書許邁傳邁嘗遺王右軍書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宋蘇軾詩】金室玉堂餘漢上桃花流水失秦人【又詩】若逢逸少問金堂應與稽康留石髓

會稽冰室越絕書東郭外南小城者句踐冰室去縣三里句踐之出入也齊於稷山往從田里去從北郭門炤龜龜山更駕臺馳於離丘遊於美人宮興樂中宿過歷馬丘射於樂野之衢走犬若耶休謀石室食於冰廚領功銓土已作昌土臺藏其形隱其情一曰冰室者所以備膳羞也

【闕】山陰雙闕舊經云城北門外雙木闕夾道闕樓內有築土漢時載長安土以爲闕也水經注越事吳故北其門以東爲右西爲左也故雙闕在北門外闕外

百步有雷門門樓兩層句踐所造時有越之舊木矣州郡館宇屋之大死亦多是越時故物

【亭】府城内東武亭在龜山以山自東武飛來也【唐元稹酬題東武亭詩】役役閑人事紛紛碎簿書功夫兩衙盡留滯七年餘病痛梅天發親情海岸踪因循未歸得不是憶鱸魚【李紳詩】蘭鷁對飛魚棹急彩虹翻影海旗搓

候軒亭圖經唐觀察使李紳嘗於府東建候軒亭龔明了孫光錄稱皮光業徵時夢亭上偶人皆列拜覺而自負後果知東府事嘉泰志稱宋時故老云翟忠惠公帥越亭尚無恙公出有風胥其徽寘闌干上或謂亭神寘爲崇也公怒即日撤毀之今市人猶稱軒

亭西溪叢語紹興府軒亭臨街大樓五通神據之土人敬事翟公巽帥越盡去其神改爲酒樓神座下有一大酒字亦非偶然目爲和旨樓取食貨志酒酤在官和旨便人

蕺山亭在蕺山巔嘉靖十五年知府湯紹恩推官陳讓建三亭俱山陰地

山陰白樓亭在常禧門外附城起今有白樓堰焉水經注重山大夫文種之所塟也山上有白樓亭亭本山下縣令殷朗移置今處沛國桓儼避地會稽聞陳業履行高潔往候不見儼後浮海南入交州臨去遺

書與業不因行李繫白樓亭柱而去升陟遠望山湖滿目也則似在臥龍山顛未知何地是會稽記曰亭在山陰臨流映壑也世說孫興公許玄度共在白樓亭商略先往名達林公既非所關聽訖云二賢故自有才情宋徐天祐詩江左名流共往還白樓何許只青山不須商畧開今古物換星移俯仰間

柯亭漢時名高遷亭在府城西三十里伏滔長笛賦序云蔡邕避難江南宿柯亭之館取屋椽爲笛注柯亭在會稽郡張騭文士傳蔡邕告吳人曰吾昔嘗遊會稽高遷亭見屋椽中東第十六根可以爲笛取用果有異聲劉宋時孫法亮攻沒郡縣會稽太守褚淡之砍之於柯亭賊遂走永興即此地也今亭已廢爲柯橋寺唐胡曾詩一宿柯亭月滿天笛亡人沒事空傳中郎在世無甄別爭得名垂爾許年

蘭亭在府城西南二十七里越絕書句踐種蘭渚田晉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與同志太原孫綽陳留謝安及其子獻之等四十二人修禊於此水經注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號曰蘭亭亦曰蘭上里太守王羲之謝安兄弟數往造焉吳郡太守封蘭亭侯蓋取此亭以爲封號也太守王廙之移亭在水中晉司空何無忌之臨郡也起亭於山椒極高盡眺矣亭宇雖壞基陛尚存按泰法十里一亭亭者猶今之鋪

也故有亭長有亭侯蘭亭柯亭楊亭嵊亭皆此類右軍序稱會稽山陰之蘭亭亦若云山陰之某里某鋪爾自是後人遂以蘭亭若爲右軍遊宴之亭榭者然非其本矣羲之自作蘭亭修禊敘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

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十一人詩二篇成〔羲之詩〕代謝鱗次忽焉以周欣此暮春和氣載柔詠彼舞雩異世同流乃攜齊好散懷一丘〔又〕仰視碧天際俯瞰綠水濱寥朗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親〔瑯琊王友謝安詩〕伊昔仙子有懷春遊契玆言執寄傲林丘森森連嶺茫茫原疇迥霄垂霧凝泉散流〔又〕相與欣嘉節率爾同褰裳薄雲羅物景微風翼輕航醇醪陶丹府兀坐遊羲唐萬殊混一象安復覺彭殤〔司徒左西屬謝萬詩〕肆眺崇阿寓目高林青蘿翳岫脩竹冠岑谷流清響條鼓鳴音玄萼吐潤霏霞成陰〔又〕玄崖卷陰旗句芒舒陽旌靈液被九區光風扇鮮榮碧林輝英翠紅葩擢新莖翔禽撫翰遊騰鱗躍清冷〔左司馬孫綽詩〕春詠登臺亦有臨流懷彼伐木肅此良儔脩林陰沼旋瀨縈丘穿池激湍連濫觴舟〔又〕流風拂枉渚停雲蔭九皐鶯羽吟脩林游鱗戲瀾濤攜筆落雲藻微言剖纖毫時珍豈不甘忘味在聞韶〔行參軍徐豐之詩〕俯揮素波仰掇芳蘭尚想

賢客奇風永歎〔又〕清響擬絲竹班荊對綺疏零觴飛曲津歡然朱顏舒〔前餘杭令孫統詩〕茫茫大造萬化齊軌罔悟玄同競異標旨平勃運謨黃綺隱几凡我仰希期山期水〔又〕地主觀山水仰尋幽人蹤迴沼激中逵疏竹間脩桐因流轉輕觴冷風飄落松時禽吟長澗萬籟吹連峯〔王彬之詩〕丹崖竦立葩藻映林綠水揚波載浮載沉〔又〕鮮葩映林薄游鱗戲清渠臨川欣投釣得意豈在魚〔王凝之詩〕莊浪濠津巢步潁湄冥心真寄千載同歸〔又〕庭氳柔風扇熙怡和氣淳言與時遊逍遙映道津〔王肅之詩〕在昔暇日味存林嶺今我斯遊神怡心靜〔又〕嘉會欣時游豁爾暢心神吟咏曲水瀨淥波轉素鱗〔王徽之詩〕散懷山水蕭然忘羈秀薄粲穎疏松籠崖遊羽扇霄鱗躍清池歸目寄歎心冥二奇〔又〕先師有冥藏安用羈世羅未若保沖真齊契箕山阿〔陳郡袁嶠之詩〕人亦有言得意則歡嘉賓既臻相與遊盤微音迭詠馥焉若蘭苟齊一致遐想揭竿〔又〕四眺華林茂俯仰晴川渙激水流芳醪豁爾累心散遐想逸民軌遺音良可翫古人詠舞雩今也同斯歎一十五人詩一篇成〔散騎常侍郗曇詩〕溫風起東谷和氣振柔條端坐興遠想薄言遊近

跡〔行參軍王豐之詩〕肆眄巖岫臨泉濯趾感興魚鳥安居幽時〔上虞令華茂詩〕林榮其鬱浪激其隈泛泛輕觴載欣載懷〔潁川庾友詩〕馳心域表寥寥遠邁理感則一冥然玄會〔鎮軍司馬虞說詩〕神散宇宙內形浪濠梁津寄暢須臾歡尚想味古人〔郡功曹魏滂詩〕三春陶和氣萬物齊一歡明后欣時和駕言暢清瀾亹亹德音暢蕭蕭遺世難望巖愧脫屣臨川謝揭竿〔郡五官謝繹詩〕縱暢任所適迴波縈遊鱗千載同一朝沐浴陶清塵〔潁川庾蘊詩〕仰想虛舟說俯歎世上賓朝榮雖云樂夕斃理自因〔中軍參軍孫嗣詩〕望巖懷逸許臨流想奇莊誰云真風絕千載挹遺芳〔行參軍曹茂之詩〕時來誰不懷寄散山林間尚想方外賓超超有餘閑〔徐州西平曹華詩〕願與達人遊解結遨濠梁在昔任所適淥流無何鄉〔滎陽桓偉詩〕主人雖無懷應物貴有尚宣尼遨沂津蕭然心神王數子各言志曾生發奇唱今我欣斯遊慍情亦暫暢〔王玄之詩〕松竹挺巖崖幽澗激清流蕭散肆情志酣觴豁滯憂〔王蘊之詩〕散豁情志暢塵纓忽以捐仰詠挹遺芳恬神味重玄〔王渙之詩〕去來悠悠子披褐良足欽超迹脩獨往真契齊古今一十六人詩不成〔侍郎謝

瓌曰鎮國將軍卞迪曰行參軍事丘旄曰王獻之曰行參軍楊模曰參軍孔熾曰參軍劉密曰山陰令虞谷曰府功曹勞夷曰府主簿后綿曰前長岑令華耆曰前餘杭令謝藤曰府主簿任凝曰任城呂系曰任城呂本曰彭城曹禮各罰酒三觥〔孫綽後序〕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非以停之則清淆之則濁耶故振轡於朝市則充詘之心生閑步於林野則寥落之意興仰瞻羲唐邈然遠矣近詠臺閣顧探增懷聊於曖昧之中思蕩拂之道暮春之始禊于南澗之濱高嶺千尋長湖萬頃乃席芳草鏡清流覽卉物觀魚鳥具類同榮資生咸暢於是和以醇醪齊以達觀快然兀矣焉復覺鵬鷃二物哉耀靈促轡玄景西邁樂與時過悲亦係之往復推移新故相換今日之迹明復陳矣原詩人之致興良歌詠之有由天章寺碑人姓名同世說以蘭亭叙爲臨河叙詩不成罰酒者十五人謝藤作謝勝餘杭令作餘姚令何延之蘭亭記云四十一人有許詢支道林晉書列傳又有李充嘗以碑爲正按以上各詩兼別本俱本柳公權所錄余嘗見其墨跡前題云四言詩王羲之爲序序行於代故不錄其詩文多不可全載今各裁其佳句而題之亦古人

陶章之義也其孫序題曰五言詩序序止於有由句
下作細字云文多不備載其詩略如此其詩亦載於
攝之如四言焉其字下一字模糊難辨然則今所傳
詩文似俱非全篇又文多不備載下自是公權舊
志迺作孫序似誤今改正焉西溪叢語東坡和陶詩
云再遊蘭亭默數永和歲之會自右軍謝安凡
四十二人後大曆中朱廸呂渭吳筠章八元等三十
七人繼蘭亭故池聯句有賞是文辭會數同癸丑年
之句必有此事也嘉泰志所載詩文多四句云曲水
進觴處遺芳尚宛然名從右軍出山在古人前元貢
師泰詩陰雨翳巖谷野水浸池塘悠然變新霽百物
生輝光撥策恢風媚浣衣蘭渚新佳會修華筵列坐
催流觴鳴禽亦有意晛晥如笙簧悠悠千載間逸韻繼
謝與王光陰亦何速眾散安可常及時不欲樂白髮
徒悽悼劉性詩昔人藝芳蘭遺跡越溪上風流晉諸
賢如許極尋訪坐令後來人吊古更惆悵憶昔初來
遊精廬適新淑俛仰三十年故交獨青螢今晨天氣
佳烟堤紫輕舫相携得良朋舉酒互酬倡散策依晴
林公澗俯新漲城偏涯易遺慮滌情自暢眄首昔時
遊樂事終不忘誰謂古人遠千載欣一餉彭殤端齊

紹興府志　卷之九　古蹟志七亭　十九

執蒙莊語非妄余闕詩春節過東鄰總轡臨越墟躋
此崇山阿亭樹東晉餘陽林積珍木禊飲跡鏤渠纖
風旋輕瀨死委寫成書秋秋霜露滋清商蕭颼隅紅
蓮凋綺蓋微瀾見躍魚藉芳之羽觴聯良有娛道
遙大化內豈必三月初劉傑詩維茲暮春節光風扇
和柔雍雍集蘭渚藹藹皆良儔俯觀百卉茂仰聽孤
雲浮摛藻遂揮翰泛觴隨曲流契彼舞雩詠千載同
悠悠世殊事亦泯陳迹空林丘散懷良不易勞形徒
何求撫景發深喟晴能踵前脩太祖高皇帝御製
流觴曲水圖記古蘭亭流觴曲水圖一卷俯清流而
湍湍仰茂林而幽靜亭坐一人下視遊鵝一裾一皮
二人露列流側一接一接松下二人一欹髻而問一
疑一卷而聽巖傍一人神依而伸身潤右一人一手舉
卷一手據筆按膝竹間二人一卷帙已成一回身以
軸而授老竹下二人年邁屈脊抱膝棄卷而息一臨
流而探孤淵北二人一據膝而問一以手以地而聽
又竹老二人一妝卷而卷一紙對而微詩底一人按
筆硯整衣冠而坐其潁川使溫過酒覆觴交讚不聞
笑者欺之叅軍楊模隅流而跳如伶人狀王獻之擷
大而思王肅之將俯流而取觴司馬丞謝繹枯坐言

呂系側身以手踞地而聽后綿酪而提卷坐寐孔熾
酒後持卷仰觀劉密袒衣攘臂以取酹盃王玄之王
彬之相揖而揖謝繹搔弄王徽之舉幅執筆而書
芬與擊盃鵝下徐豐之玩鵝逝觴華耆停盃他視曹
華開卷王蘊之攘臂肆坐十廸迎流欲觴謝禹回顧
長松背證舒子回顧華茂袒衣執筆呂本握筆搔耳
虞谷捧觴而勸仇者孫嗣撫鬚而態度表嬌之讀他
文王豐之開卷誦之首有童子十人侍立者二主器
者一擎瓶者二掬酒者一發盃者三受酒者一中有
遺滯盃者一末有童子五人捧殽者二呼盃者一縱
盃者二一卷凡六十人內烏一隻其或吟或詠或酌
或眠或俯或仰或起或坐或舞或吹或嘯或止出書
其態尤有異焉皆始於一良工之寄方有名於筆鋒
之下是可奇也由斯知晉代之衣冠人情之風美有
若是耶故於洪武九年秋七月記明王冕詩東晉風
流安在哉咽嘆嘆山崔嵬爽蘭無苗土花盛長松
落雪抓猿哀瀟地紅陽似撫主春風不獨黃鸝語當
時諸子已寂寥真本蘭亭在何許欲簷老樹緣女蘿
崩茫斷壁青相磨舊時觴詠行樂地今朝魚鼓瞿曇
家荒林晝靜響啄木流水潺潺遶山曲滸人不來芳

紹興府志　卷之九　古蹟志七亭　二十

草多習習君餘風度空谷去年載酒訪古詩今年扶杖
讀古碑年年悽愴入清夢何事俯仰成傷悲故人不
見天地老千古溪山爲誰好空亭回首獨淒涼山月
無痕脩竹少陸淵詩近時冠蓋及芳時倦倚籃輿赴
蘭遲自剪荒榛開鶴徑少分流水入鵞池文工尚擬
孫郎序酒盡曾無子敬詩他日重來今是昔此懷推
有此君知
天章寺前舊有蘭亭書院嘉靖二十七年知府沈啓
遂移蘭亭曲水於其地文待詔徵明爲作記書册勒
石今所謂蘭亭者是也後寺被火記石燬亭亦就頹
萬曆初山陰知縣徐貞明再修之跡流砌石覆亭九
曲上十二年知府蕭良榦又加新焉景物大增勝槩
明重修蘭亭記紹興郡西南二十五里蘭渚之上
蘭亭在焉郡守吳江沈侯省方出郊得其故址於蕪

遐睠莽中頓而嘆曰是曾王右軍脩禊之地今與帖等天下人知重之而勝蹟蕪廢行路咨嗟守土者不當致意耶既三年道融物數郡事飲理乃討求故實倚遠起廢以次脩舉而蘭亭祠葺焉亭所在已非故處壞且不存而所謂清流激湍亦已湮塞於是剪茀決淪尋其源而通之行其流于故址左右紆迴映帶彷像其舊而甃以文石視舊加飾闢其中爲亭[illegible]棟渾與欄楯堅完墨清池悉還舊觀經始於戊申十月成於己酉三月不亟其工也余惟右軍始去護軍而爲會稽其歲月不可考而閣會賑饑上疏爭吳會賦役與執政書極陳郡中蕆事其於爲郡盡心焉蘭亭之會殆政成之暇歟至其兩疏於殷北代而策其必敗告會稽王須[illegible]亦勢舉而後可以有謀不然社稷之憂可立而待迹其所爲豈空言無實者使其得志其功烈當不在茂弘安石之下時不能用而歛其所爲優游於山林泉石之間至於誓墓自絕嗚呼豈其本心哉夫自永和抵今千數百年國有廢興人有代謝而蘭亭之名迄說斯文以傳其事又有出於永石遊觀之外者君子於此蓋有所識矣蘭亭諸賢文物雍容極一時之盛委蛇張弛古訓攸存文章翰墨所

未論也然而文翰之美自茲以還亦未見的然有以過之者則夫所以掩其心志而失其實者有以哉陳宦與荊川太史約脩禊事蓋約書日月易邁人生若浮精華漸衰歎烟難求文章圖身後之名杯酒實最前之樂吾越蘭亭諸賢惟明此理遂能高蹈一時風流百世惜乎詠歌在石而亭宇榛蕪見下才冠漢[illegible]興異晉廓何惜片晥渡海僑址於蘭渚之上與崔討事圖起顧敗重濬曲水之流再栽茂林之竹繼風雅於上代盡遺遙於此生也後何求哉誠能停觴一乎吳越良類則知聲而至上皆可得數十人次者亦可得百餘千年奇會一旦復新且以山川孕靈人物輩出盛時佳賞恐亦無遜於晉耳

蘭亭會飲送沈使君詩四首

清流控廣陌嵓屋俯層亭日融秋氣佳賓侶如聚星雲林愜逸想風泉娛靜聆我僕如後來吾民惡能寧

又

亭承永和餘會創嘉靖始山川聚華靈人物感君子濯波曲潤[illegible]清采秋蘭旌使君發馬鞍傾路紅塵起

又

孟冬會蘭[illegible]亭展蔬豆陳豈論貴賤但志一昧可親協歡曲水際散坐從性眞微酬播芳味自覺暢有神緬想一代賢遂爲千古人事勝量能繼

亭荒當後斯林成鳥歸宅氣回山吐春侯績及先彥匪但澤吾民遺茲亭上碑歲歲需人巾

又

征旆停西郊衣冠集華宇使君吐芳談金風動脩渚離緒縈前途驪歌促征旅溯洄雲山重落日徒延佇

蘭亭敘右軍自書是日酒酣用蠶繭紙鼠鬚筆書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構別體而之字最多至二十許字他日更書數十本終無及者右軍亦自愛重傳至七世孫僧智永轉付弟子辨才唐太宗遣御史蕭翼賺得之命供奉搨書人趙模等搨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後遂以殉昭陵惟搨本傳於世米芾書史云蘇者家蘭亭三本一是參政蘇易簡題贊曰有若像夫子尚興闕里門虎賁類蔡邕猶傍文

舉尊昭陵自一閉真跡不復存今余獲此本可以比璵璠第二本在蘇舜元房上有易簡子耆天聖歲跋范文正王堯臣參政跋云才翁東齋書曾盡覽焉蘇治才翁子也與余友善以王維雪景六幅李王翎毛一幅徐熙梨花大折枝易得之毫髮備盡少長字世傳衆本皆不及長字其中二筆相近末後捺筆鉤廻筆鋒直至起筆處懷字內折筆抹筆皆轉側褊而見鋒鬢字內斤字足字轉筆賊毫隨之於斫筆處賊毫直出其中世之摹本未嘗有也此定是馮承素湯普徹韓道政趙模諸葛正之流搨賜王公者碾花眞王

軸紫金裝背在蘇氏舜元房題爲褚遂良摹余跋云樂毅論正書第一此乃行書第一也觀其改誤字多率意爲之咸有褚體餘皆盡妙此書下真跡一等非深知書者未易道也贊曰熠熠客星豈晋所得養器泉石留腴翰墨戲著標談書存焉式榭榭昭陵王盌已出戎温無類誰寶眞物水月非虚移模奪質繡線金鏞瓊機錦綺猗歟元章守之勿失第三本唐粉蠟紙摹在舜欽房第二本所論數字精妙處此本咸不及然因在第一本上也是其族人沂摹蓋第二本毫髮不差世當有十餘本一絹本在蔣長源處一紙本

在其子之文處是舜欽本一本在滕中處是歸余家本也一本在之友處是時去唐未遠故榻本猶有存者至南渡後則榻本畧不談及而惟聚訟於定武刻矣定武乃歐陽率更所臨貞觀時刻石宋慶曆中李學究得之後宋景文守定武買置郡庫大觀時龕置宣和殿至建炎維楊之變乃失焉然諸公爭論肥瘦則是本固當今則定武贋本亦鳳毛麟角矣 宋書氏定蘭亭詩訣我生適癸丑倒指十四周中間幾今古滑革難亦有長歌繫頭末後山無與儔區區訪寡陋欲陳良然疣書家一詞稱定本審定由來有要領種墨或日二罨紙針爪天成八段錦中古亭列九處剩最後湍流五字損界畫八龕九更長空二尺行意不盡歐公古貲之珎道祖懷璧西歸泰雲林寶晋號博雅肉

骨幣借衛江人近世王尤號多識肥瘦聚訟徒紛紛手追賴有吳姜翠粗於斯文能寫真真僞要區別羅黃俱小節模拓偶濃淡豈足病奇絕取王棄木石貴完次剝缺鑒裁當精深副以右方款郡舊有石刻李伯時圖諸賢詩及孫後序皆具余童時入郡齋見官匠方在彼榻之時未知書觀右軍一幅覺亦翩翩可喜今憶之似就周邸五本翻出者石粗字稍拙近日郡師蕭公乃乞 先朝賜本于楊分憲家而託書待詔趙士楨摹入石詩後序俱趙書而無圖蕭公及郡理陳公俱有跋焉 蕭良幹跋右叙刻乃仁廟東宮時所得唐人墨本以賜師臣楊文貞公而其嗣孫憲僉公所珍藏而世所者也書法遒勁流動奕奕有風致當是褚河南臨本無疑視世所寶定武本又霄壤矣越故有刻卷僅具字畫無毫髮筆意殊醜之不佞守越之明年政事

之暇葺蘭亭探雲門吊先賢之遺蹤尋智永辨才故處慨焉興嘆謂越中珍奇竟作塚中灰且以爲千古之憾適司理陳君立父晤中翰趙君常吉于東嘉知僉憲公有此本又知趙君摹手特精絕遂請得於楊公而屬趙君斐鈞入石并書諸賢詩刻置郡齋以爲茲土之勝事云嗟夫昔真跡之出越吾家御史實爲之吾今即不能挈舊物而還之越其庶幾復舊觀哉是亦可以釋憾也夫 陳汝璧跋 余少耽臨池酷好羲獻書比理越多暇聞從太守蕭公遊蘭亭登雲門低徊戒珠龍山間求二王隻字無有也余家有定武禊帖未搨而郡齋所藏殊稱惡札無一 展玩輒爲撫脫會有事東甌得覩憲大夫楊公家藏 仁宗御賜卷比之定武行筆多勝而遒媚勁健真足絕代因白于太守公屬中翰趙君斐鈞入石置鎮越堂傳之永永楊公卷末有綠惟敬題此之奇 寶家珍惟敬負書名鑒識甚精而趙君方以字學爲 今上所拔尤足重云是余過雲門指辨才塔厩謂太守公非公家御史不能得此和尚梁間物今茲刻成于太守公又異時佳話柄也

適南亭在梅山頂宋熙寧中郡守程師孟築歷仙記會稽山川之秀甲於東南自晉以來高曠宏放之士多在於此至唐餘杭始盛而與越爭勝見於元白之稱然山川之勝殆有鬱而未發者也熙寧十年給事程公出守是邦公吏師也下車未幾政成訟清與賓客沿鑑湖上戢山以尋右軍秘監之跡登望稍倦未據公意於是有以梅山之勝告公者蓋指其地昔子真之所居也今其少西有一里曰梅市其事應史公開往焉初石佛刹橫見湖山一面之秀以爲未造佳境也因至其上望之巒巒如列間見層出烟霧窮冥風帆隱映有魁偉傑特之觀而高晴爽氣適相值也已而山之高層因築亭焉名之曰適南蓋取莊周大鵬圖南之義假日領賓飲而賞焉於是闔州以爲觀美而春時無貴賤皆往又其風俗潔雅嬉遊皆乘華舫平湖清淺晴天浮動及登是亭四眺無礙恍若登于蓬萊之上可謂奇矣雖然公之美志喜於發揚幽懿豈特貢一山而已凡此鄉人栽道蓄德晦於耕隴釣瀨屠市卜肆魚鹽之間者庶幾托公之翼攀風雲而上矣

會稽王子敬山亭在雲門山唐王勃脩褉雲門獻之山亭敘觀夫天下四海之以宇宙爲城池人生百年用材泉爲窟宅雖朝野殊致出處異途莫不擁冠蓋於烟霞披薜蘿於山水況乎山陰舊地王逸少之池亭永興新郊許玄度之風月琴堂寂落猶停隱遁之賓釀渚荒凉尚有適逢之客仙舟蕩漾若海上之槎來羽蓋參差似遼東之鶴起或昇昇騁騁或泛泛飛鳧俱安名利之場各得逍遙之地而上屬無爲之化下棲玄邈之風永淳二年暮春二月脩褉事於獻之山亭也遲遲風景出沒媚於郊原片片仙雲遠近生於林薄雜花將發非止桃溪亂鳥飛有餘鸎谷王孫春草處處皆青仲統芳園家家並翠於是携旨酒列芳筵先祓褉於長洲却申文而促席良談吐玉長江與斜溪爭流清歌遶梁白雲將紅塵並落他鄉易感忻悽恨於茲辰羈客何情更歡娛於此日加以今之視昔已非昔日之歡後之視今豈復今時之會人之情也能不感乎宜題姓字以傾懷抱使夫會稽竹箭則推我於東南崑阜琳瑯亦歸余於西北

皇甫秀才山亭說者謂皇甫冉也唐孟浩然詩嘉遁在何處置亭春山嶺晴湖瀉峯鏡翠浪閑莾蘚

袁秀才山亭近方千別墅千數過之方干詩經年此地爲吟侶早起尋君日暮遊

光風亭舊經云在城東北二百里

鏡光亭舊經云在會稽縣界

蕭山吳越兩山亭在北幹山王頂峯宋景德四年令杜守一建題曰知稼亭元令尹性修之改今名元具延臣記蓋自天目而來其支別爲岸江之山凡屬於吳者飛舞欄楯之外自秦望而來其支別爲岸海之山凡屬於越者環繞窓戶之間攢峯疊嶂重岡復嶺或起而伏或斷而續大者如宗卑者如介靡者如夯隆者如矗銳者如鑿鈍者如削旋者如顧攢者如揖出奇獻秀戟列筆立不可具狀陳天錫詩斡山孤亭據盤石老我凭高興無極長松系天凝黛色空翠滿山如雨滴長江中斷海門闢西岸連峯排劍戟或蟠臥龍形或鼓丹鳳翼仙乘縹渺東海東孫稱樓船竟何益採藥人已陳歡王土有赤四海混一車書同形勝何須限南北吁嗟霸業今誰在吳山越山長不改高啟詩憶昔看山吳越遊酒酣鼓枻江中流左招舞鳳來百里右顧臥龍橫半州崢嶸兩勢不相下氣驕浄拂當高秋文身鳥喙昔分據有國本是東諸侯區區仁暮閒無異朝夕暮併山應荒不知千載竟誰主伯氣候煙飛烟收通來此地有兵甲風景頗似當年愁黃異蔽天道路遠我欲再尋應熊由開君作亭壓此境生後眾勝非窮搜江長不隔飛鳥渡峯多欲障斜陽苦康熙自右屬造化登臨未須生百憂但當觴首望東海一杯突東越浮在明世日詩亭高登出山之巔無數青山來眼前江流忽作地中斷海門直與天相連風帆颯颯蒸潮裹烟淡淡春城邊無窮勝賞自多足千載世事徒茫然張憲詩浙江洶洶界吳越兩岸青山如剪截會稽內去遙莫摽天目西來青不絕

蠻瓶塔下認宋陵王笥峯前尋禹穴千巖萬壑競秀
龍鳳舞龍飛幾盤折句踐嘗膽於越強夫差捲面勾
吳滅四世莫踐錢鏐雄一敗後唑董昌劣幾鬬彌遠
勞蕭天又見似道炙手熱甚棟朱蕭府第閑瓊樓碧
尾宮庭列烟霞倏忽人事與風水遷移時運竭氣數
或與興廢關形勢不因成敗別變化晦暝山吐嵐消
磨宇宙潮奔雪倚檻凌空精爽飛捫蘿吊古肝腸裂
柱杖曉來東眺雲吹笙夜落西陵月天道無窮酒盞
空人生幾何履齒折斷鰲不補天柱傾煉石難填海
門缺鄉人秉筆固有情令尹作亭豈無說【劉宣詩】朝
把來山雲暮看西山雨孤亭在中央相對如賓主嬌
嬌卧龍蟠軒軒飛鳳舞樹影各參差嵐光互吞吐吁
嗟吳越亡于今已千古不悟抉目忠誰知嘗膽苦登
臨撫陳迹凄涼與誰語白鳥烟中來長歌下山去【孫
賁詩】長江接海門一水限吳越兩山鬱相對不登各
羅列勁勢中吐吞崇崇嵐出没尹君好雄識蒞亭山
水窟闌干出層巔紹踏縈百折萬紫絡懸石老樹着
棲鸞平生登臨興盡爲千古發不知嘗膽人壯志幾
征伐至今兩山雲來往似奔突望于客江
湖所歷多奇絶何當止斯亭長歌吊遺烈

麗句亭唐處士秦系所作在秦君里【唐戴叔倫贈詩】北人歸欲盡猶自住蕭山閉戶不曾出詩名滿世間一在嵊剡中里大曆五年郡守薛公僕射奏爲右衛率府倉曹參軍系辭以詩由來那敢議輕肥散髮行歌自採薇逋客未能忘野興辟書翻遣脫荷衣家中匹婦空相笑池上群鷗盡欲飛更乞大賢容小隱益看愚谷有光輝

會景亭在溪口寺【宋范仲淹詩】未取會稽藏拙地白雲深處亦行春【吳處厚詩】會景亭高石作層

臨江亭舊在西興鎮久廢正德末知縣伍希周栽革

稅課局更建

一覽亭在石巖山嘉靖十一年知府洪珠建

諸暨芝山亭在縣西南三里唐天寶中郭密之建其山多芝草

龜山亭在縣東二里放生湖中亦郭密之建

浣溪亭在浣溪

餘姚雩詠亭在秘圖湖北元越帥劉仁本建【劉仁本敍】至正庚子春仁本治師會稽之餘姚乃相龍泉之左麓州署之後山得神禹秘圖之靈水出巖罅潴爲方沼跣爲流泉卉木叢茂行列紫薇間以竹篁彷彿乎蘭亭景狀因作雩詠亭以來之合既越來會之士得四十二人同脩禊事取晉人蘭亭會圖詩缺不足者各占其次補之總若干首因曰續蘭亭會云【劉仁本詩】參軍劉寄詩從仰宇宙騁茲山川欣欣卉木冷冷流泉豈伊獨樂尚友千年飛觴揮詠萬化陶然【又】陽春沐膏澤草木生微暄靈圖發幽秘感此禹跡存衣冠繼芳集臨流引清樽性情聊自適理亂復奚言【都事謝理補侍郎謝瓌詩】瞻彼阿丘神禹秘之茂陰嘉樹清泚芳池臨流引觴衎衎以娛俛仰千古逝者如斯【又】

東溫散晴旭灌木浮嘉陰良晨事脩禊我友欣合簪方池注清流可以濯煩襟一觴復一詠暢情忘古今【鄉貢進士趙俶補參軍孔盛詩】青陽既殷以遨以遊采蘭從阿濯纓芳流翰藻載詠羽觴載浮潔我祓事于以寫憂【又】宣風播曠宇欣懷托陽春盥祓寄幽暢虛襟遺世塵橫芳遵丘阿接盃沿潤濱詠歸何逍遥遐哉仰斯人【天台僧悅白雲補任城呂系詩】暢昔有懷陰雨翳宵光爾居室忽焉終朝際此晴旟散縈林郊潛魚泳波遊羽鳴條【又】崇阿撫神秘微風扇和淳靈雨既云沐品彙區以陳蘭若擢中沚蘅蕪媚芳辰嵌懷得真契引觴答熙春【前蕭山主簿朱右補餘杭令謝滕詩】陟彼崇阿遊目遐岑川雲凌岫林木蔽陰嘒嘒黃鳥懷之好音亦有良朋載歌載吟文息徒坐蘭渚臨流濯清泉光風被林薄春服麗以鮮持觴撫流景鳶魚樂天淵俛仰同一悅弱毫從所宣【帥府都事王霖補王獻之詩】滿波源泉其流決決誰其逐之以詠以觴酌此春酒以展不淫【又】泱泱宴餘春微風宿雲散蘭皋野氣芳樹囷日仍日府皆集崇丘臨流水光漁酌酒清湍曲俯泉慨長嘆世山教翰諸綱補府判芳衷詩】俯挹清流遐眄崇嶺于焉遊盤寄興遐

末於同觀濠高企臨潁今風徐來暢焉深省[又]叢木翳林薄榭亭俯瞰清旭日散翡采光風絪芳春臨流轉徑觴于以樂嘉賓詠歌意自適酬觴遞流真茲游敦所尚厥足酬令晨[四明沈門僧仁補仁湖令吕本]

[詩]遲遲春陽藹藹蘭若樂爾嘉賓以宴以遊聘觀物化散懷逍遙一觴一詠厥永終朝[又]祓飲秘園湖天氣淑且柔傳觴際曲渚瑟繆臨芳洲纖條亂風樹幽花落晴滿衆賓亦以樂江志慶世憂平江儲學亭汇

徐聊文補府主簿所錄[詩]杀風扇和百卉具芳攜我良儔憩于崇岡怡情詠歌激水流觴俯仰宇內聊以徜徉[又]茲辰天氣佳霽音鳥我憂衣冠威良夜會稷修長流川容澹蕩雨樹色翳崇丘清風接千載復此逍遙邇秘園隱者鄭蒐補山陰令虞答詩興懷右先仰觀玄造旡欲逝川平念芳草莫春維和爰舒曲祖皎馬白駒嬰其黃鳥[又]夙駕稅幽麓沂流浴渚淵芳裁被巖瀨誰夢擢林端靡靡特遲近逝焉撫賞悦主欣泳賓集陶然有餘歡[前]嘉興路經歷浙補銓閔大軍稼千迴詩藹藹雲岡落落秋木集伐肌倚拔茲蘭芷千載同流爽猶芳軌美哉良會術業無已又茲辰暮春初徹策臨泉石雲渠引微波浮觴滿前所伊

紹興府志　卷之九　古蹟志一　十五

人既已去古今同一適聽茲脩禊地遲客濟空碧東山僧福報補彭城僧證詩晴雲冉冉幽草茸茸群賢戾至衍樂攸同芳茝汎濫翔羽遡風亦有旨酒可以從容[又]柔條窈微風輕波漾晴旭群彥此委蛇鳴條集中谷列席依巖鬼飛觴隨水曲緬懷古先哲厥以繼遐躅

更好亭在龍泉寺後宋高宗嘗幸寺登此望風物詫曰更好云

鹿亭在四明山梁孔祐遺跡

上虞適越亭在苦錦門外

湖心亭在西溪湖之陽久廢萬曆十二年知縣朱維藩以復西溪湖乃構于來亭於其側

鹿鳴亭在縣西南八里宋杜思恭建

嵊挾溪亭在剡山頂圓超寺盡得溪山之勝傍有倚山堂下瞰群山[宋]劉天關[區]孤亭瞰平野雙溪分兩派野潤春草香溪青照人碧我來亭上天欲春溪聲野色爭趨人胸中丘壑相映發倏然便欲乘颷輪惜無妙手王摩詰半破驚溪重畫出溪山態喜得賞音盡遺煙霞供落筆我慚吟髮犯車塵一凭危欄眼界新奇謝溪聲與山色他時來作箇中人[王十朋]次前韻路入剡山腰風生王川腋孤亭物外高雙溪眼中碧山僧作亭去幾春賞音端的逢詩人自從妙語發丘壑遂使絶境多餘輪我來首訪維摩詰問訊雙溪自何出發源應與婺溪同賦物慚無沈郎筆凭欄一洗利名塵入眼翻經客恨新山城垂垂水如帶何能挽住思鄉人

翠寒亭在剡山惠安寺弘治中僧廣達建即高坡爲臺

戴溪亭在𡉏仙門外宋知縣事姜仲開建佳水清湍

紹興府志　卷之九　古蹟志十　十六

芋林古渡蔚茂平遠盡入臨眺後改名興盡今復故[宋]王銍詩碧玉仙壺表裡清我來閒伴白雲行四山迤邐青圍野一水蜿蜒碧遶城試問春來觀秀色何如雨後聽寒聲昔人因取烟霞外落日空含萬古情[又]天上東風轉斗星天涯羈客尚飄萍消途只漫經殘歲風雪那堪客旅亭春到怯添雙鬢白夜寒愁對一燈青絶憐萬古悽涼恨不計樽前一醉醒[王十朋][詩]剡水照人碧剡山隨眼青吾來非雪興聊上戴溪亭

嵊亭在嵊山下水經注江水北逕嵊山山下有亭亭帶山臨江松嶺森蔚沙漲平淨十道志自剡至北溪溪流湍險商客往來皆以裝束劉孝綽夕至嵊亭詩命楫尋嘉會信次歷山原捫天上雲紀磐石下雷奔澄潭寫度島嶺應鳴猿榜歌唱將夕商子處方昬

楊貴門埭亭水經注白鹿山北湖塘上舊有亭吳黃

門郎楊袁明居於弘訓里太守張景數往造焉使開
瀆作埭埭之西作亭亭埭皆以楊爲名孫恩作賊從
海來楊亭被燒後復脩立厥名猶在

新昌愛山亭在孟塘山宋尚書黄度建自爲記家君年六旬盡棄
人間事築室於孟塘山之陰而居之終日徜徉於群
山之中既乃作亭北崗迴眺周覽萬象偃伏擴登躡
之要度嘗侍側家君曰何以名斯亭度對曰市朝山
林出處之趣異也紛華淡泊蹤止之機不同也而各
求其志各樂其樂蓋有終其身不相爲也今夫往者
如赴還者如拒委者如遜突者如怒方夭矯而龍騫
忽軒昂而鵠舉此山之布列曼衍相爲面勢者也朝
暾升而凝紫夕霧合而浮碧瞑欲雨而深黯晃初霽
而濃鮮此山之變化翕忽異姿而同妍者也春秋耕
穫旦暮薪蒭林空而弋水落而漁牲牲乎麋鹿之群
友交交乎禽鳥之鳴呼此山間之人物錯雜耳目接
之而爲娛者也故自夫出而動者觀之則誠空虛寂
寞何足愛者自夫入而止者觀之則山與人常莫逆

也意消神融則亦不知其然而然也此愛山之意家
君輾然哂曰汝知其外而不知其內知其爲可愛而
不知吾之所以爲愛也泰華嵩衡名其高也塗窒陽
荆名其險也若夫箕首商蒙峴皖廬桐其高可階其
險可逼也而其名聞於天下者以其人也思其人而
愛其木而況於山乎汝試憑高而望之巑峩危峯中
立儼然如側弁者岏山也豈非道深法師之所居乎
方其師友萬乘奔走公卿而能等朱門衡茅爲一致
奉歸老於空山故吾愛其潔少南平崗隱阜交互經
綿者沃洲也豈非支遁之所棲止乎雖爲浮屠氏之
學而有當世之望一時名士出處不同盡從之遊片
言隻語皆足以垂世故吾愛其達北出坂隴支蔓有
如倚劍塞其衡者金庭也豈非王逸少之所出入乎
識鑑精微有經世實用而不肯降志辱身故吾愛其
堅又北出秀峰端聳如柜圭出於衆山之表者四明
也豈非謝安石之所遊息乎蒼生喁喁以其出處爲
安危而高卧空谷若將終身焉故吾愛其遠界乎東
南之間層嶠疊壁如連雲如陣馬者天姥也豈非李
太白所嘗登躡者乎當其文章名海內人主一見傾

屬之而飄然清與形乎夢寐故吾愛其逸琢吾之精
左右一舍而山之名聞者五建霞標於蒼巘凛清風
於千載雖蕙帳其已空想謦欬之猶在小子其能知
吾之心乎度對曰度不敏誠不足以知此家君曰爲
吾誌之度再拜曰唯唯
退而書之爲愛山亭記

樓府城內西樓舊記云在山陰縣西山陰地唐孫逖送都邑
西樓芳樹間逶迤霽色連江山山月夜從公署出江
雲晚對訟庭還誰知春色朝朝好二月飛花滿江草
一見湖邊楊柳風
遥憶青青洛陽道

脩竹樓會稽地宋王英孫監簿所構對秦望山休德賦詩
秦望諸峯入几看仙居縹緲五雲端天高地迥三千
界月白風清十二闌碧海氣侵珠珮濕明河影落玉
簫寒超然身在鴻濛
上何必蓬萊跨紫鸞

蕭山臨江樓在縣西十里西興渡口久廢弘治十年

知縣鄒魯重建改名鎮海樓唐司空曙九日登高詩家九日嶠芳樹迷客登
高眺浙江漁浦浪花搖素壁西陵樹色入秋窗木奴
向熟懸金實桑落新開瀉玉缸四子醉時爭講德笑
論黄霸屈爲邦明王誼詩浮香淑景粗畫欄高
倚看朝暾烟邊綠樹分羅刹浪裡青山是海門別後
重遊句踐國春江山抱苧蘿村登臨自古添詩興幾
度臨風倒玉樽張嵩二首獨上駢南樓逈高散旅愁
江山幾陳迹天地一浮漚且復登黃鶴何須嘆白頭
長歌少陵句詩思滿滄洲又想日動滄溟樓高曙色
明烟霞千嶂合鐘鼓半空鳴天濶雅山迴雲遮越樹
平堯高屢回首不盡望鄉情王守仁詩越嶠西來此
閣横隔波烟樹見吳城春江巨浪天涛斜日孤雲
滂雨晴虛海茫茫真斷梗故人落落已殘星年來出
處渾無累抑見
休教白髮生

嵊王右軍書樓在金庭山金庭觀之西北唐裴通記谷抱山關
雲重烟密花光照夜而常晝水色含空而無底此地
何事常聞異香有值啗人從右不死其天下之絕境

池是以瑯琊王右軍來宋于此山書樓舊制鎖在一
閣而四徘徊高可二丈墨池在東纔可五十步貫纜
樓臨墨池但見山水之異其勢如崩其聲如騰其湖
如肱其多如朋不三四層而謂天可升[又詩]寂寂金
庭洞清香發桂枝魚吞左慈釣鶴踏右軍池此地長
無事沖天自有期向來逢道士多欲駕文螭

織雲樓在東曦門外舊訪戴驛之南宋嘉定八年知
縣史安之建下俯清流前對疊嶂

半仙樓在望仙門外

藏書樓在縣西二十里東湖山元處士張嬙建今遺
址在[黄溍詩]木杪出飛樓仙山在上頭可能無嵜至少爲借書留芸草春仍在虹光夜不收如何試
乘興一棹剡中舟[楊維禎歌]藏顧溪上藏書舟三十
六曲鮮鳴球濯足太白雙龍湫名山要須嗜沃洲沃
洲之陽溪上游著此一所張家樓捲簾爽氣天姥晚
倚闌秀色蓮花秋張家之樓無百尺夜夜虹光射東

壁中藏興書三十乘太史東來殊未識城中瓊樓高
五城吳歈楚舞頃㬰嶒一錢不直光國冊一丁不識
黄金嬴樓中主人計誠左遺安遺危各在我韋門奕
葉有光價仰鳩何人徒買禍樓頭校書腹便便眼中
松楸手遺編前年燎黄光九原書中如識兒孫賢却
問瓊樓金玉貯還有美人化黄土君不見魏家高樓
何足數誰復
西陵護歌舞

新昌來青樓在縣東陸家巷宋參軍呂嵊建元末劉
誠意基呂不用讀書於此

[閣]府城内星宿閣在卧龍山麓城隍廟西偏山陰境
也前列梅嶺諸峯遠望數十里田疇棊置鱗次屋舍
星錯綠樹迷烟清流紆廻護之小舟浮水面如落葉
人行隱隱盡郡城西南之勝[明蕭鳴鳳詩]岑樓壓虛嘯群峯翠堞拾獨凪春
霄靜午晚秋陰入溪雲忽成雨幽寶泉聲急夢過天
台嶺足下星辰懸張佳胤越中諸公招飲星宿閣詩
飛閣攙岩逆卅梯荷見要人占星宿聚地受游雲湖
萬井憑闌得長空寓目遥江湖曾覇越封甸已歸克
持掌山陰道移尊北斗杓張筵成玳瑁高論各瓊瑤
洛自東南美遊堪夏暑銷溪烟催落日酣語散青霄
不盡蘭亭路貪看秦望標
群公似有意雲壑擬相招

會稽智永禪師書閣在雲門寺禪師名法極閣上臨
書凡三十年所退筆頭五大簏瘞之號退筆塚人來
乞書如市戶限爲之穿用鐵裹之人謂之鐵門限

辨才香閣亦在雲門寺今不存辨才姓袁氏梁司空
昂之孫智永之弟子也宋齊唐雍熙寺記晉公歸老
于辨才香閣是也[法書要錄云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王右軍與親友四十二人脩禊]

于蘭亭揮毫製序興樂而書遒媚勁健誚有神助醒
後連日再書數十百紙終不能及右軍自珍愛之秘
藏于家七傳而至智永智永子孫之承也舍俗爲僧居越
之永欣寺以能書名其蘭亭敘則以授弟子辨才辨
才寶愛此帖藏之寢室梁上置匣貯之人所罕見唐
太宗酷好二王書收真跡幾三千六百紙暇日與魏
證論二王書法證曰右軍存日自喜者蘭亭敘今在
辯才所太宗欲即取之證曰辨才寶此過於頭目未
易遽索後召至長安因作贋本以示之辨才曰右軍
作此三百廿五字夢天台白雲子傳授筆訣以永字
爲法深恨所藏真跡兵火之餘求之不獲帝留辨才
而密遣人搜訪但得智永千文以歸後辨才託疾還
山房玄齡薦御史蕭翼負才藝多權謀必能稱旨翼
梁元帝曾孫也太宗以命之翼曰若作公使義無得
理願得二王雜帖三四通閒行以往太宗給之翼遂
易冠微服至湘潭隨客舟至越涂倒真得山東書生
體舞且必入永欣寺觀畫壁過辨才院則休于門辨
才見之問曰何處檀越翼答以北人寓檀繰畢帮意
投合延入閣供襟琴談文提翌情甚相得便留夜飲
設缸面新蒭江東云自所消河北亦頭新醞也酒酣

探韻賦詩獻才得來字詩曰初醞一缸開新知萬里
來披雲同落莫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風長旅鴈
哀非君有秘術誰照不然灰翼得招字詩曰邂逅款
良宵殷勤荷勝招弥天俄若舊初地豈成遥酒蟻傾
還泛心猿躁自調誰憐失群翼常若業風飄辨才岳
同彼此諷詠自恨相知之晚綢繆歸月翼示以乃祖
手書職貢翁辨才歎賞不已因談論翰墨翼曰先世
皆傳二王楷書法自幼耽玩亦有數帖自隨辨才欣
然約以明日携至如期而往熟視數過曰是則是矣
非得意時書貧僧有一真跡頗異曰何帖答以蘭亭翼
佯笑曰數經亂離真跡豈在辨才曰先師智永臨終
親付於吾什襲有緒明日來看翼至自梁上匣内出
之翼見故指瑕摘類分競不定自示翼之後不更置
梁上并翼二王帖借留几間辨才時年八十餘日臨
數過老而彌篤翼往還既密弟子辨才偶出赴嚴遷家齋
翼來謂守房弟子曰忘帕在内中乃為撤關遂取蘭
亭并二王帖亟出於永安驛呼驛長凌愬告曰我是
御史奉墨勅在此可報汝都督齊善行馳至則宣示
墨勅辨才時猶在嚴遷家聞命不知所以見所謂御
史者乃翼也聞取帖驚倒什地久始甦翼遂奉帖馳

驛以進太宗大悦擢爲員外郎賜以金縷瓶瑪瑙碗
良馬莊宅以玄齡舉得其人賜錦綵千端始怒辨才
慳吝不與數日後仍賜物三千段穀三千斛辨才不
敢自私施於寺建塔三級帝得帖命馮承素韓道政
等各拓數本分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而一時能書如
歐虞褚諸公皆臨搨相尚貞觀二十三年太宗不豫
幸玉華宮含風殿命太子以蘭亭殺從葬昭陵矣今
馮承素等所搨之本在者一本尚直錢數萬也蕭翼
宿東院路入山西更向西雨和春雪旋成泥風吹覺
獼雲頭散月照平湖鴈影低拄杖須琴尋遠寺倩童
牽鹿渡深溪今照獨宿巖東院惟聽猿吟與鳥啼孫
逃宿雲門寺閣香閣東山下烟花象外幽懸燈千嶂
夕卷幔五湖秋畫壁餘鴻鴈紗窗宿斗牛更疑天路
近夢與白雲遊李褒詩香閣無塵雪後天天際吳說嶠
翼賺蘭亭圖跋右圖寫人物一軸凡五輩唐右丞相
閻立本筆一書生狀者唐太宗朝西臺御史蕭翼也
一老僧狀者智永嫡孫會稽比丘辨才也書生意氣
揚揚有自得之色老僧口張不呿有失志之態執事
二人其一嘘氣止沸者其狀如生非善寫貌馳譽丹
青者不能辦此上有三印其一大章浸滅難辨皆印
以朱其一集賢院圖書印以墨朱久則渝以故唐
人間以墨印如王涯小章半德裕贊皇印皆印以墨
此圖江南内庫所藏晉頂古玉軸猶是故物太宗皇
帝初定江南以兵部外郎楊克遜知昇州時江南内
府物封識如故克遜不敢啓封具以聞太宗悉以賜
之此圖居第一品克遜蔡人實此物傳五世以歸其
子婿周氏傳再世其孫穀藏之甚秘梁師成請以禮
部度牒易之不與後經擾攘穀將遠適以與其同郡
人謝伋伋至建康為郡守趙明誠所借因不歸紹興
元年七月望有携此軸貨于錢塘者郡人吳說得之
後見謝伋言舊有大牙籤後主親題
刻其上云上品畫蕭翼籤今不存

餘姚嗅仙閣在龍泉山本王安石嗅取仙人來住此
之句　明趙謙詩蒼山倚層構丹室棲神仙神仙去已
遠遺跡在林泉昔賢慕遐舉何術能長年招招
不可見從誰問真詮王笙自緱嶺黃鶴留青田長林
振哀籟秋草棲殘烟蓬萊有高士延佇思悄悄冥搜
發佳詠清
風灑山川

中天閣在龍泉山之半取方千中天氣爽星河近之
句陽明王先生守仁嘗於此聚徒講學　嘉靖乙酉公書中天閣勉
諸生云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
有能生者也承諸君之不鄙每予來歸咸集於此以
問學為事甚盛意也然而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
間又不過三四會一別之後輒復離群索居不相見
者動經年歲然則豈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
萌孽之暢茂條達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諸君勿以予
之去留為聚散或五六日或八九日雖有俗事相妨亦
須破冗一會于此務在誘掖獎勸砥礪切磋使道德
仁義之習日親日近則世利紛華之染亦日遠日疎
所謂相觀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會之時
尤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為
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誠不得動氣
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
之長攻人之短粗心浮氣矯以沽名訐以為直挾勝
心而行憤嫉以圮族敗群為志則雖日講時習於此
亦無益矣諸君念之念之白石灰壁上公自書筆法

長清勁十年前猶及見之可謂奇跡、山僧不能護今已重堊字無復存矣

上虞迎山閣

嵊歸鴻閣在縣北三里黃土嶺宋治平三年建傍有

歸雲亭 王銍詩三首 初離江渚荻生芽飛到龍荒雪不須傳信遠將軍憂國不憂家 又 不向幽林敞畫欄夕陽空伴六朝山故人爲我留歌興絶勝溪邊訪戴還 又 今君有意去來中白日無私物色公田首溪山莫留戀不隨社燕與秋鴻

隱天閣在下鹿死寺 宋高天驥詩 欲結愛山人共了貴山債未有買山錢愁聞有山小雨濕春風捲雲遮落日不若叫風來吹雲放山出一眼吞萬山寸心貯千里何日上歸舟教入問春水殘雪領春來趺趾鷺夢去尚憶昔年愁孤舟繫江樹

堂 山陰蜀山草堂在蜀山 元薩天錫詩 蜀山秀東國翠色分我眉人傳西極來

萬里如龍飛根盤大江曲終古不復移之子結茅屋開軒當翠微流水穿澗道白雲繞巖扉松葉釀我酒吉貝爲我衣山鳥或勸飲禾客同吟詩造化縱前定榮名不可期終焉忘嘉遯採藥復採芝

會稽王處士草堂 唐劉長卿王處士草堂畫衡霍諸山詩 粉壁衡霍近群峯如可攀得令堂上客見盡湘南山青翠千古狀飛來方丈間歸雲無處滅去鳥何時還勝事日相對主人常獨閑清陰滿四壁佳氣生重關頻與宿心會看看慰愁顔

秦抗書堂在石傘峯下唐丞相秦抗所築後捨爲淨聖院 宋元厚之詩 奇峯如傘見遺書王笥山頭地有靈三徑荒涼丞相隱一笻清絕放夫銘

蕭山江聲草堂在西興鎮 元薩天錫詩 卜居西陵下門臨大江皋江聲自朝夕出獨寄波濤海潮作波浪山嶽俱動搖海潮有時息江水去無極驚風吹浪花噴薄射崖壁萬籟俱澄心[illegible]絲竹音月明歌[illegible]驚起蛟龍吟

諸暨梁武帝讀書堂在永福寺有硯水井 宋華鎮詩 六龍未入雍州日曾負詩書臥白雲 按武帝蘭陵人而生於秣陵其讀書於暨尚未及考云

碧蓮堂在永慶院書額三大字 宋楊次公飛白

餘姚養親堂虞氏家記晉右衛將軍虞潭以太夫人年高求解職被詔不聽特假百日東歸起堂養母親友會集作詩言志

世友堂在燭溪湖西北雪齋孫不朋居燭湖上安貧樂道終身不願仕有古人之節三子應求應符應時皆以文學知名兄弟相愛友卉衣草食薄厚必均應符之子崇緝先志嘉定甲戌爲新堂名曰世友合膳

同室期永不替 宋朱晦翁訪孫季和於燭湖待以麥飯 宋賦詩 葱羹麥飯兩相宜葱補丹田麥療饑莫道君家滋味薄前村尚有未曾炊 葉適世友堂詩 雀尋庄角飛燕逐簾籠窺其荷新宇就生物欣有依含德厚乃祖義完嗟利懃更悲別駕公檟韞不盡施濕恭化群從遜悌流深規一絲必同袍粒黍無異炊感零天上露潤決圃中葵魚蟹雖芳鮮不如此菜肥涼風送佳音桂林自生枝借予赤霄羽登君文石墀樸斷吁已勤藹密審所宜諒爲前峯近長映客星埀

上虞不礙雲山堂在城中宋中訓郎陳策讀書之所 戴復古詩 元龍湖海士高臥百尺樓奈此一區宅乃居城市頭囂塵撲面不容避賴有南山慰人眼從旁買得五畝園便覺地偏心自遠溪流淺淺瀉寒玉塔影亭亭出僧屋林蘿掩映花木稠但處亭臺三五簇丈夫有志在四方底處春風桃李場功名事業未入手營此一丘何太忙

嵊李紳書堂在龍藏寺側

接山堂在上鹿死寺宋盧天驥詩并序余嘗愛晉人吏隱多在會稽而王子猷冒雪訪戴尤為一時勝事余以捕寇過剡時方大雪初霽山流瀑漲橋斷不可行遂登鹿死寺憑欄四顧便覺溪山來相映發豈真中今嘗曰應接不暇處耶遂名堂為接山且賦詩以紀其事詩云故藤老欲盡新春慳未來無令龍梅覺且遣山禽催雲間古招提鐵鳳溯斗魁罩車夜剝冢境淨無纖埃脩篁舞瘦蛟怒瀑生晴雷坐久談頰風吹我心霧開乃知白蓮社未下黃金臺緬思王騎曹逸韻挽不回且同謝康樂屐齒破蒼苔重遊定不愁林壑富詩材

下茶堂在明心寺東宋慶元中翰林學士高文虎作內有秀堂藏書寮雲廬

新昌黃氏山堂在縣南百步許宋黃庭所居中有飽山閣老山樓得心亭

[軒]會稽蘸碧軒在鏡湖上宋齊唐詩飛棟新成蘸碧軒會稽山腳照湖邊

諸暨琉璃軒在上省院宋楊次公詩西軒一泓水瑩淨碧琉璃天人舉目視中有魚龍知不知

上虞懷謝軒宋紹興初令張彥聲建李光詩此日開軒懷謝傅直綠談笑破符堅

[齋]諸暨逍遙齋在簿署內宋吳處厚撰記并書

新昌石氏山齋宋晏殊詩書仙十閣壯儒官靈越山川寶勢雄

小小齋在縣後宋孝子呂升所居又有看秋樓樓前古柏一株自宋迄今尚存呂不用有記

[榭]餘姚樊榭在四明山漢樊夫人遺跡

紹興府志卷之十

古蹟志二

園　宅　墅　館　舍　居　別業　山房

義門　倉　巢　器物

[園]府城內沈氏園在禹跡寺南會稽地宋時池臺絕盛齊東野語陸游放翁娶妻唐氏於其母為姑姪琴瑟甚和而不得於其姑不得已出之則為別館以通姑覺之竟絕改適趙士程嘗以春出遊相遇於此園唐以語趙遣致酒肴翁悵然者久之賦釵頭鳳詞題園壁間寔紹興乙亥也翁居鑑湖之三山晚歲每入

城必登寺眺望不能勝情慶元己未嘗賦二絕未久唐氏死至紹熙壬子復有詩開禧乙丑歲暮又有夢遊沈氏園兩絕句沈園後屬許氏又為汪之道宅云耆舊續聞亦載此事云其妻見壁間詞和一闋放翁詞好事者以竹木采護之[釵頭鳳詞]紅酥手黃縢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閒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莫唐氏和有風波惡情人薄之句不盡傳[三][絕]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柳老不飛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悵然[又]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無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又]詩有[序]禹跡寺南有沈氏小園四十年前嘗題小詞一闋壁間偶復一到而園已三易主讀之悵然楓葉初丹槲葉黃河陽愁鬢怯新霜林亭感舊空回首泉路憑誰說斷腸壞壁醉題塵漠漠斷雲幽夢事茫茫年

來安念消除盡回向蒲龕一炷香〔又〕夢遊沈園兩絕〔句〕路近城南近怕行沈家園裡更傷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綠蘸寺橋春水生〔又〕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見梅花不見人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猶鎖壁間塵、

山陰小隱園在府城西南鏡湖中侯山上四面皆水宋皇祐中太守楊紘始與賓從往遊而愜焉問其主王氏山何名對曰有之非佳名也亭有名否則謝不敢廼使以其圖來悉與之名山曰小隱之山堂曰小隱之堂池曰瑟瑟之池命其亭曰勝奕亭曰忘歸亭曰湖光亭曰翠麓亭文有探幽徑擷芳徑捫蘿磴百花頂山之外有鑑中亭倒影亭皆楊公所自命名而通判軍州事錢公輔又爲刻石記之後且百年凌廢非理陸少師宰嘗得之以爲別墅作賦歸堂六友堂遐觀堂秀發軒放龜臺飄展亭明秀亭拄頰亭撫松亭有盧贊元襄周秀實芭題詩最傳於世〔明王梧詩〕楊公直吏隱政暇即湖山亭榭臨流起雲蘿陟磴攀一朝辭郡去千古借春閑遊客興懷虞西風鬢易斑

會稽齊氏家園在府城東少微山山甚小而近湖齊祖之分司東歸遂家焉引流爲沼藝花爲圃山之上下有芳菲亭脩竹巖真珠泉石屋嘉遯亭樵風亭禹穴閣應星亭東山亭釣閣畫湖山登覽之勝其白爲家山十詠陶寫景物語尤閑遠嘉泰志云已廢惟釣閣故基略可識今山麓巨石上微存亭柱跡〔明自爲詩〕直當

山面關三徑平截波心種綠楊明葉太守應春循故跡建磊磊亭醒心亭堆雲軒浮槎閣景亦幽雅曠爽

昌園在府城東南二十里有梅萬餘株花時雪色可愛芳香聞數里居人以梅爲生業唐陳諫石傘峰序齊公舊居西偏昌元之精舍則作元而齊唐集文作昌源未知孰是〔宋毛平仲詩〕欲雪盡時携酒去無人知處待花開

蕭山許詢園在北幹山下一云在蕭山舊志云詢嘗登永興縣西山築室其上蕭然自致乃號其岫爲蕭山咸和六年園與山陰宅俱捨爲寺園之寺名崇化又許君里在城內清風坊劉真長曰清風明月輒思玄度〔陶諧〕蕭條北幹園〔宋徐天祐詩〕高棲不受鶴書招北幹家園久寂寥明月空懷人姓許故山猶自岫名蕭

上虞始寧園在東山下謝靈運所棲止也宋書本傳靈運出爲永嘉太守稱疾去職父祖葬始寧有故宅及墅遂脩營別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縱放爲娛有終焉之志〔謝靈運山居〕賦古巢居穴處曰巖棲棟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園在郊郭曰城傍四者不同可以理推言心也黃屋實不殊於汾陽即事也山居良有異乎市廛抱疾就閑順從性情敢率所樂而以作賦揚子雲云詩人之賦麗以則文體宜兼以成其美今所賦既非京都官觀遊獵聲色之盛而敘山野草木水石穀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外詠於文則可勉而就之求麗邈以遠矣覽者廢張左之艷辭尋臺皓之深意去飾取素儻值其心耳意實言表而書不盡遺跡索意託之有賞其辭曰謝子臥疾山頂覽古人遺書與其意合悠然而笑曰

夫道可重故物爲輕理宜存故事斯妄古今不能蕪
質文咸共常合官非縉雲之舘衞室豈放勛之堂邁
深心於鄂湖送高情於汾陽嗟文成之邱粒願追松
以遠遊嘉陶朱之鼓棹迺語種以免憂判身名之有
辨權衆素具無留難如牽犬之路既寡聽鶴之垄何
由哉若夫巢穴以風露貽患則大壯以棟宇秩樊宮
室以瑤琁致冥則白貴以丘園殊世惟上託於巖壑
卑無金而周滯雖非市朝而爽暑均和雖是築構而
餘朴所逝皆仲長頤言流水高山應琢作書邱之洛
川勢有偏側地闊周負銅陵之奥卓氏充鈲楔之端
金谷之麗石子致徵音之觀徙形域之薈蔚惜事興
於栖船至若鳳叢二臺雲夢青丘漳渠淇園橘林長
洲雖千乘之珍跪執之遯之所遊且山川之未備亦
何議於無求覽明造燕撫運乘機織而理默指歲暮
而歸休詠宏徵於升勤俠三閭之衰江矜望諸之去
國選自然之神麗書高棲之意得仰前哲之遺訓俯
性情之所便奉微軀以宴息保自事以乘閑惈班生
之風悟歎尚子之號研年與疾而借來志乘拙而伊
旋謝平生於知遊棲清曠於山川其居也左湖右江
竹渚還汀面山背阜東阻西傾抱含吸吐款跨紆縈

縣聯邪亘側直齊平近東則上田下湖西谿南谷石
埭石滂閔硎黃竹決飛泉於百仞森高薄於千麓寫
長源於遠江派深毖於近瀆近南則會以雙流縈以
三洲表裏回遊離合山川崿崩飛於東峭槃傍薄於
西阡拂青林而激波揮白沙而生漣近西則楊賓接
峯唐皇連縱室壁帶谿曾孤臨江竹緣浦以被綠石
照潤而映紅月隱山而成陰木鳴柯以起風近北則
二巫結湖兩智通沼橫石判盡休周分表引脩堤之
逶迤吐泉流之浩湛山巖下而回澤瀨石上而開道
遠東則天台桐柏方石太平二韭四明五奧三菁表
神興於緯牒驗感應於慶雲凌石橋之莓苔越楢谿
之紆縈遠南則松箴棲鷄唐嵫漫石崪嵊對嶺𡽀孟
分隔八梂沛而適回迷不知其所適上嶽崎而蒙籠
下深沈而澆激遠西則[illegible]
[illegible]遠北則長江永歸巨海延納
岷漲緬曠島嶼綢沓山縱橫以布護水迴沈而縈浥
信荒抱之綿邈究風波之睽合徒觀其南術之[illegible]
[illegible]生巇■■成衍■岸洲深相諸知淺洪濤滿則[illegible]
石沒清瀾減則沈沙顯及風興濤作水勢奔壯于歲

春秋有月朔望湯湯驚波滔滔駭浪電激雷崩飛流
灑漾凌絕壁而起岑橫中流而連薄始迅轉而騰天
終倒底而見經此楚貳心醉於吳客河靈懷慚於海
若爾其舊居曩宅今園　　枌槿尚援基井具存曲
術周乎前後直陌矗其東西豈伊臨谿而傍沼迺抱
阜而帶山考封域之靈異實茲境之最然葺駢梁於
巖麓棲孤棟於江源敞南户以對遠嶺闢東窗以矚
近田田連岡而盈疇嶺枕水而通阡阡陌縱橫塍埒
交經導渠引流脈散溝并蔚蔚豐秋芯芯香秔送夏
早秀迎秋晚成兼有陵陸麻麥粟菽候時覘節遞蓺
遞熟供粒食與漿飲謝工商與衡牧生何待於多資
理取足於滿腹自園之田自田之湖泛濫川上緬邈
水區濬潭澗而窈窕除菰洲之紆餘毖溫泉於春流
馳寒波而秋徂風生浪於蘭渚日倒景於椒塗飛漸
榭於中沚取水月之歡娛旦延陰而物清夕棲芬而
氣敷顧情交之永絕覲雲客之暫如水草則萍藻蘊
菼萑蒲芹蓀蒹菰蘋蘩蕝荇菱蓮雖備物之偕美獨
芙蕖之華鮮播綠葉之鬱茂含紅敷之繽翻怨清香
之難留矜盛容之易闌必充給而後搴豈惠草之空
殘卷叩弦之逸曲感江南之哀歎秦箏倡而溯遊往

塘上奏而舊愛還本草所載山澤不一雷桐是別和
緩是悉參核六根五華九實二冬並稱而殊性三建
異形而同出水香送秋而擢猗林蘭近雪而揚猗卷
柏萬代而不殞茯苓千歲而方知映紅葩於綠蔕茂
素莖於紫枝既往年而增靈亦驅妖而斥疵其竹則
二箭殊葉四苦齊味水石別谷巨細各彙既脩竦而
便娟亦蕭森而蓊蔚露夕沾而悽陰風朝振而清氣
玄捎雲以拂杪臨磨澤而挺翠茂上林與淇澳驗東
南之所遺企山陽之游踐遲鸞鷟之棲託憶崑園之
悲調慨伶倫之哀籥衛女行而思歸詠楚客放而防
露作其木則松柏檀櫟　桐楡檿柘穀楝楸梓檉
㮄剛柔性異貞脆質殊早　高沃瘠各隨所如榦合抱
以隱岑杪千仞而排虛凌岡上而喬竦蔭潤下而扶
疏沿長谷以傾柯攢積石以插衢草映水而增光氣
結風而回敷當嚴勁而葱倩承和煦而芬腴送墜葉
於秋晏迎含萼於春初植物既載動類亦繁飛泳騁
透胡可根源觀貌相音備列山川寒燠順節隨宜匪
敦魚則鯼鱧鮒鱮鱒鯇鰱鯿魴鮪魦鱖鱨鯉鯔鱣輯
采雜色錦爛雲鮮唼藻戲浪汎荇泝淵或鼓鰓而湍
躍或掉尾而波旋鱸鮆乘時以入浦鱤鮆沿瀨以出

鳥則鵾鴻鶂鵠鶖鷺鴇鴰雞鵲繡質鶬鷃綬章晨鳧朝集時鷸山梁海鳥違風朔禽避涼荑生歸北霜降來南接響雲漢侶宿江灣聆清哇以下聽載王子而上參薄回涉以弁翰映明壑而自耽山上則猨揮狸獾犴獌猰㺄山下則熊羆豺虎羱鹿麕麖擲飛枝於窮崖踔空絕於深硎蹲谷底而長嘯攀木杪而哀鳴緡綸不投罝羅不披磻弋靡用蹄筌誰施鑑虎狼之有仁傷遂欲之無崖顧弱齡而涉道悟好生之咸宜率所由以及物諒不遠之在斯撫鷗鰕而悅豫杜機心於林池敬承聖誥恭窺前經山野昭曠聚落羶腥故大慈之弘誓拯群物之淪傾豈寓地而空言必有貸以善成欽鹿野之華苑羨靈鷲之名山企堅固之貞林希菴羅之芳園雖粹容之緬邈謂哀音之恆存建招提於幽峯冀振錫之息肩庶鐙王之贈席想香積之惠餐事在而思通理匪絕而可溫爰初經略杖策孤征入澗水涉登嶺山行陵頂不息窮泉不停櫛風沐雨犯露乘星研其淺思罄其短規非龜非筮擇良選奇翦榛開逕尋石覓崖四山周回雙流逶迤面南嶺建經臺倚北阜築講堂傍危峯立禪室臨浚流列僧房對百年之高木納萬代之芬芳抱終古之泉源美高夜之清長謝麗塔於郊郭殊世間於城傍欣見素以抱樸果甘露於道場苦節之僧明發懷抱事紹人徒心通世表是遊是憩倚石構草寒暑有移至業莫矯觀三世以其夢撫六度以取道乘恬知以寂泊含和理之窈窕指東山以冥期實西方之潛兆雖一日以千載猶恨相遇之不早賤物重已棄世希靈駭彼促年愛是長生冀浮丘之誘接望安期之招迎甘松桂之苦味夷皮褐以頹形羨蟬蛻之匪日撫雲蜺其若驚陵名山而屢憩過巖室而披情雖未階於至道且緬絕於世纓指松菌而興言良未齊於殤彭山作水役不以一牧資待各徒隨節競逐陟嶺刊木除榛伐竹抽筍自篁擿蒻于谷楊勝所拮秋冬蘊獲野有蔓草獵涉蘡薁亦醞山清介爾景福苦以木成甘以撟熟慕椹高林剝芨巖椒掘蒨陽崖擿㯶陰摽昔見寒芋宵見索綯芟菰翦蒲以薦以茭既堤既埏品收不一其灰其炭咸各有律六月採蜜八月樸栗備物為繁略載靡悉若廼南北兩居水通陸阻觀風瞻雲方知厥所南山則夾渠二田周嶺三苑九泉別澗五谷異巘群峰參差出其間連岫複陸成其坂眾流溉灌以環近諸堤擁抑以接遠遠堤兼陌近流開湍

凌阜泛波水往步還還回往匝枉渚負巒呈美表趣胡可勝單抗北頂以葺館殷南峰以啟軒羅曾崖於戶裏列鏡瀾於窗前因丹霞以赬楣附碧雲以翠椽視奔星之俯馳顧■之未牽鵾鴻翻翥而莫及何但鷰雀之翩翾沉泉傍出潺湲於東檐桀壁對跱硿礲於西霤修竹葳蕤以翳薈灌木森沉以蒙茂蘿曼延以攀援花芬薰而媚秀日月投光於柯間風露披清於嶤岫夏涼寒燠隨時取適階基回互橑櫨乘隔此焉卜寢翫水弄石邇即回眺終歲罔斁傷美物之遂化怨浮齡之如借眇遯逸於人群長寄心於雲霓因以小湖鄰於其隈眾流所湊萬泉所回氿濫異形首毖終肥別有山水路邈緬歸永歸其路迺界北山棧道傾虧蹬閣連卷復有水徑繚繞回圓瀰瀰平湖泓泓澄淵孤岸竦秀長洲芊綿既瞻既眺曠矣悠然及其二川合流異源同口赴隘入險俱會山首瀨排沙以積丘峰倚渚以起阜石傾瀾而稍穀木映波而結藪逕南漘以橫前轉北崖而掩後隱叢灌故悉晨暮託星宿以知左右山川澗石州岸草木既標異於前章亦列同於後牘山匪砠而是岵川有清而無濁石傍林而插巖泉協澗而下谷淵轉渚而散芳岸靡沙而映竹草迎冬而結葩樹凌霜而振綠向陽則在寒而納煦面陰則當暑而含雪連岡則積嶺以隱嶙舉峰則群竦以嶬嶭浮泉飛流以寫空沉波潛溢於洞穴凡此皆異所而咸善殊節而俱悅春秋有待朝夕須資既耕以飯亦桑貿衣藝菜當肴採藥救頹自外何事順性靡違法音晨聽放生夕歸研書賞理敷文奏懷凡厥意謂揚較以揮且列于言誡特此推北山二園南山三苑百果備列乍近乍遠羅行布林迎早候晚猗蔚溪澗森疎崖巘杏壇㮈園橘林栗圃桃李多品梨棗殊所枇杷林檎帶谷映渚椹梅流芬於回巒椑柿被實於長浦畦町所藝含蕊藉芳蓼蕺蘡薺葑菲蘇蘿綠葵眷節以懷露白蒜感時而負霜寒葱標倩以陵陰春藿吐苕以近陽弱質難恆頹齡易喪撫鬢生悲視顏自傷承清府之有術冀在衰之可壯尋名山之奇藥越靈波而憩轅採石上之地黃摘竹下之天門擿曾嶺之細辛拔幽澗之溪蓀訪鍾乳於洞穴訊丹陽於紅泉安居二時冬夏三月遠僧有來近眾無闕法鼓即響頌偈清發散華霏蕤流香飛越祈聽切之微言說像法之遺旨乘此心之一豪濟彼生之萬理啟善趣於南倡歸清暢於北機非獨愿

於子情諒僉感於君子山中兮清寂群紛兮自絕周
聽兮匪多得理兮俱恍爽風兮穠眉而陽兮常熟炎
光兮隆儀對陰兮霜雪惕會臺兮陟雲根坐淵下兮
越風穴在茲城而諧賞傳古今之不滅好生之篤以
我而觀懼命之盡杳景之懽分亡往之仁心拔萬族
之險難招驚魂於殆化救危形於將闌滌水性於江
流吸雲物於天端覩騰翰之頡頏視鼓鰓之往還馳
騁者儻能狂愈猜害者或可理攀拈人不存懷抱誰
質稽柏猶在啓滕剖褒見柱下之經二親濠上之篇
七承未散之全樸救已頹於道術荃夫六藝以宣聖
教九流以判賢徒國史以載前紀家傳以中世模
草以陳美刺論難以發有無兵技醫日龜筴筮夢之
法風角冢宅筭數律曆之書或平生之所流覽並於
今而棄諸驗前識之喪道抱一德而不渝伊昔鄰亂
實愛斯文援紙握管會性通神詩以言志賦以敷陳
箴銘誄頌咸各有倫爰暨山拔彌歷年紀孝多暇日
自求諸已研精靜慮貞觀厥美懷欣成章含笑奏理
若迺乘構持之告許養達之篇畏絕迹之不遠懼行
地之多艱均上皇之自昔忌下衰之在旃投吾心於
高人落賓名於聖賢廣滅景於崆峒許遁音於箕山

愚假駒以表谷涓隱巖以搴芳[illegible]
[illegible]萊庇蒙以織畚鮨樓商而顛
志䲜寢茂而敦詞[illegible]鄭別谷而永逝梁去
羈而之會[illegible]高居唐而背宇臺依崖而
穴渫咸自得以窮年耿貞思於所遺暨其窈窕幽深
寂漠虛遠事與情乖理與形反既耳目之靡端豈足
跡之所踐蘊終古於三季俟通明於五眼權近慮以
停筆抑淺知而絕簡 過始寧墅詩 束髮懷耿介逐物
遂推遷違志似如昨二紀及茲年緇磷謝清曠疲薾
慚貞堅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剖竹守滄海枉帆
過舊山山行窮登頓水涉盡洄沿巖峭嶺稠疊洲縈
渚連綿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葺宇臨迴江築觀
基曾巔揮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且為樹枌檟無令
孤願言 齋中讀書 昔余遊京華未嘗廢丘壑矧乃歸
山川心跡雙寂寞虛館絕諍訟空庭來鳥雀臥疾豐
暇豫翰墨時間作懷抱觀古今寢食展戲謔既笑沮
溺苦又哂子雲閣執戟亦以疲耕稼豈云樂萬事難
並歡達生幸可託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 樵隱俱在山
由來事不同不同非一事養痾丘園中中園屏氛雜
清曠招遠風卜室倚北阜啓扉面南江激澗代汲井
插槿當列墉群木既羅戶衆山亦當窗靡迤趨下
迢遞瞰高峰寡欲不期勞即事罕人功惟開蔣生徑
永懷求羊蹤賞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 還舊園作見
顏范二中書 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偶與張邴合
久欲還東山聖靈昔迴眷微尚不及宣何意衝飈激
烈火縱炎烟焚玉發崑峰餘燎遂見遷投沙理既迫
如邛願亦愆長與歡愛別永絕平生緣浮舟千仞壑
總轡萬尋巔流沫不足險石林豈為艱閩中安可處
日夜念歸旋事蹟兩如直心跡三避賢託身青雲上
棲岩挹飛泉盛明蕩氛昏貞休康屯邅殊方咸成貸
微物豫采甄感深操不固質弱易板纏曾是反昔園
語往實款然曩基即先築故池不更穿果木有舊行
壤石無遠延雖非休憩地聊取永日閑衛生自
有經息陰謝所牽夫子照情素探懷授往篇
新昌涉趣園 宋石茂誠所營中有虛心庵棲息軒雙
清閣可疑軒松洞桃洞殿春徑散金徑
王家園在長瀆 宋丞相王爚建中有沂春亭蒼雪觀

答春堂閒遠樓石板街松化石
宅 府城內許玄度宅今大能仁寺是晉許詢父皎從
元帝過江遷會稽內史因居焉詢隱居不仕召為朝
議郎不就咸和六年捨宅為寺又嵊孝嘉鄉亦有詢
宅舊記云玄度愛剡中山水之勝自蕭山徙居焉
唐少卿宅在新河坊少卿名翊宋宣和中為鴻臚少
卿連守楚泗台三州未嘗家食前後門雖具未嘗開
守舍者自側戶出入少卿長子閎為鄭州通判代還
二衙士舍相宅至少卿宅夜登屋山視云此宅前開
門則出兩府後開門則出臺諫而所應者非本宗後

建炎四年高宗駐蹕於越凡空第皆給百官寓止禮部尚書謝任伯寓此宅拜叅知政事中使宣召開前門赴都堂治事上虞丞婁寅亮與唐爲姻家暫假校檢奏封章乞立嗣中旨除監察御史開後門詣臺供職其言皆驗

王奇宅在府東南樺木巷以上隸山陰

陳大夫宅在府東南四五里許今禮遜坊竹園巷之間漢太中大夫陳囂未貴時與紀伯爲鄰伯竊囂藩地以自益囂見之不言益徙地與之伯慙懼亦歸所侵地其中乃爲大路鴻嘉二年太守周君刻石表曰義里長簷路至今鄉人猶謂之長簷街宅蓋有大竹園劉宋永徽中建寺號竹園寺宋華鎮詩鄰里相歡起美談通衢高榜碧毿毿至今風俗輕虞芮日擊岐周始自慙

郭驃騎宅在府東四里許晉郭偉所居今禹跡寺是

江護軍宅在都賜里今名都泗陳江總脩心賦云晉護軍將軍彪昔莅此邦卜居山陰都賜里貽厥子孫有終焉之志寺域則宅之舊基左江右湖面山背壑東西連跨南北紆縈聊與苦節名僧同銷日用曉脩經戒夕覽圖書寢處風雲憑棲水月總彪裔孫也又一在山陰境宗守記云郭北有江橋即彪所居之地今江橋乃在城內俗亦指爲彪居

張志和宅唐張志和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又號玄真子兄鶴齡爲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加斤斧大曆中觀察使陳少游往見爲終日留表其居曰玄真坊以門隘爲拓地號回軒巷𠕋門阻流水又爲建橋曰大夫橋上志張志和漁父詞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又釣臺漁父褐爲裘兩兩三三舴艋舟能縱棹慣乘流長江白浪不曾憂又霅溪灣裏釣魚翁舴艋爲家西復東江上雪浦邊風笑著荷衣不歎窮又松江蟹舍主人歡菰飯蓴羹亦共餐楓葉落荻花乾醉宿漁舟不覺寒又青草湖中月正圓巴陵漁父棹歌連釣車子橛頭船樂在風波不用仙又詞八月九月蘆花飛南溪老人重釣歸秋山入簾翠滴滴野艇倚檣雲依依却把漁竿尋小徑閑梳鶴髮對

斜暉翻嫌四皓曾多事出爲儲皇定是非宋黃庭堅鷓鴣天詞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朝廷尚覓玄真子何處如今更有詩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人間欲避風波險一日風波十二時庭堅自序李如篪云玄真子漁父詞以鷓鴣天歌之極入律但少數句因以玄真子遺事足之玄真子當憲宗時畫像訪之江湖不得因令集其歌詩上之玄真子兄松齡懼其放浪而不返和其漁父云樂在風波釣是閑草堂松桂已勝攀太湖水洞庭山狂風浪起且須還此余續成之意宋高宗和漁父詞幷序紹興元年七月十日余至會稽因覽黃庭堅所書張志和漁父詞十五首戲同其韻賜辛永宗其一一湖春水夜來生幾疊春山遠更橫烟艇小釣絲輕贏得閑中萬古名其二薄晚烟林淡翠微江邊秋月已明輝縱遠柁適天機水底閑雲片段飛其三雲灑清江江上船一錢何得買江天催短棹泛長川魚蠏來傾酒含烟其四青草開時已過船錦鱗躍處浪痕圓竹葉酒橪花氈有意沙鷗伴我眠其五扁舟小纜荻花風四合青山暝靄中明細火倚孤松但願尊中酒不空其六儂家活計豈能名萬傾波心月影清傾綠酒棹黎

美保任衣中一物靈【其七】駭浪吞舟脫巨鱗結繩爲網也難任綸竿放釣沉淺釣纖鱗味更深【其八】魚信還催花信開光風特特爲誰來舒掀眼落掮腮浪煖桃花夜轉雷【其九】暮暮朝朝冬後春高車駟馬趂朝身金拄屋梁盈囷挐如江漢屬醒人【其十】遠水無涯山有鄰相看歲晚更情親箇裏月酒中身舉頭無我一般人【其十一】誰云漁父是愚翁　一葉浮家萬慮空輕破浪細迎風睡起蓬窓日正中【其十二】水涵微雨湛虛明小笠輕簑未要晴明鑑裏穀紋生白鷺飛來空外聲【其十三】無數旅蒲間藕花棹歌輕舉酌流霞隨處好轉山斜也有孤村三兩家【其十四】春入渭陽花氣多春歸時節自清和衝曉霧弄滄波載與俱歸又若何【其十五】青灣幽島任盤紆一舸橫斜得自如惟有此更無居從教紅袖泣前魚

趙宗萬宅在照水坊左瞰平湖前挹秦望【宗萬詩】懸金印心手紫綬勳勞列山眼暫開春　以上隷會稽

山陰孔車騎宅在府城西南三里晉孔愉初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授車騎將軍及爲會稽三年管山陰湖南山下數畝地爲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山初無名以愉來居名侯山

施肩吾宅【宋陳堯佐詩】幽居正想餐霞客夜久月寒珠露滴千年獨鶴兩三聲飛下巖前一株柏

陸放翁宅宋寶謨閣待制陸游所居在三山地名西村陸游自著居室記陸子治室於所居堂之北其南北二十有八尺東西十有七尺東西北皆爲窗窗皆設簾障視晦明寒燠爲舒卷啓閉之節南爲大門西南爲小門冬則析堂與室爲二而通其小門以爲奥室夏則合爲一而闢大門以受京風歲暮必易窗紙濤塞隙以避霜露之氣朝晡食飲豐約惟其力少飽則止不必盡器休息取調節氣血不必成條讀書取暢適性靈不必終卷衣加損視氣候或一日屢變行不過數十步意倦則止雖有所期處亦不復問客至或見或不能見間與人論說古事或共杯酒倦則亟舍而起四方書疏略不復遣有來者或亟報或守累日不能報皆適逢其會無貴賤親疏之間足跡不至城市者率累年少不治生事舊食奉祠之祿以自給秩滿因不復敢請縮衣節食而已又二年遂請老法當得分司祿亦置不復言舍後及旁皆有隙地蒔花百餘本當敷榮時或至其下方羊坐起亦或零落已盡終不一往有疾亦不汲汲近藥石久多自平家世無年自曾大父以降三世皆不越一甲子今獨幸及七十有六耳目手足未廢可謂過其分矣然自計平昔於方外養生之說初無所聞意者日用亦或默與養生者合故[illegible]自書之將質於山林有道之士云【又】詩八首老寄孤村裡悠然卧曲肱簞食先放杖憐箕踈僧古戍高秋笛寒窓半夜燈平生羞詭遇多獲豈無能【又】吾廬歸小亦佳哉新作柴門斷綠苔拄杖鼻關歸鶴入紛飄時帶夕陽來塒煙隔水霏霏合籬菊凌霜續續開千里佳朋那可得笑呼林父共傳杯【又】天氣晴和脩禊後土風淳古結繩前村村陂足分秧水戶戶門通入郭船平陸道消常息鼓坊場酒賤

不論錢行人爭看山翁醉醉枕槐根明道邊【又】笑農家臘酒渾豐年留客足雞豚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簫鼓追隨村社近衣冠簡朴古風存從今若許閒乘月拄杖無時夜叩門【又】臘月風和意已春時因散步過吾鄰草烟漠漠柴門裏牛跡重重野水濱多病所須惟藥物差科未動是閒人今朝佛粥更相饋更覺江村節物新【又】俠氣崢嶸蓋九州一生常恥爲身謀酒寧剩欠尋常債劍不虛施細碎讐岐路凋零白羽箭風霜破敝黑貂裘陽狂自是英豪事村市歸來醉跨牛【又】數家茅屋自成村地碓聲中晝掩門寒日欲沉滄霧合人間隨處有桃源【又】不識如何喚作愁東阡西陌且閒遊兒童共道先生醉折得黃花插滿頭

會稽鄭太尉宅漢鄭弘所居在若耶溪側

何驃騎宅在府城東南七十里晉何充嘗爲會稽內史居於此後捨爲福慶寺

謝敷宅在五雲門外一里所或云在雲門寺東與何胤宅相近唐僧靈一詩春山子敬宅古木謝敷家明吳騏詩陡覺雲林勝市朝熱中心事已水消不爲少室山人起可待淮南隱士招三逕午陰松下榻一灣春水郟邊橋丈夫出處何須問畢竟名途甚艱甚

何子平宅在東土鄉劉宋何子平仕爲海虞令有孝行

何中令宅在秦望山下齊何胤仕至中書令後棄官入會稽卜築于若耶山雲門寺胤二兄求點並棲遁世號何氏三高梁武帝踐祚詔爲特進不起有勅給白衣尚書祿固辭又勅山陰庫錢月給五萬不受乃

勅何子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胤以若耶處勢逼隘不容學徒遂遷秦望山山有飛泉乃起學舍即林成園因巖爲堵內營學舍又爲小閣寢處其中躬自啓閉僮僕無得至者別有室在若耶山山發洪水漂拔樹木胤室獨存時衡陽王元簡領會稽郡事令鍾嶸作瑞室頌以美之辭甚典麗

孔尚書宅在府城東南三十里地名尚書塢宋蕭鈞傳孔稚珪家起園列植桐柳多營山泉殆窮眞趣又本傳稚珪不樂世務居宅盛榮山水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内草萊不翦

張彪宅在若耶山彪不知何許人梁時爲楊州刺史返于若耶與子若耶終于若耶有妻及一犬皆以節義爲時所異

賀監宅在五雲門外一名道士莊唐賀知章以秘書監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爲千秋觀後改天長觀宋郡守史浩建懷賀亭鑑湖一曲亭又于觀前築賜榮園內有幽襟逸興醒心迎棹四亭又築長堤十里夾道皆種垂楊芙蓉有橋曰春波橋跨截湖面春和秋爽花光林影左右映帶風景尤勝眞越中清絕處也唐玄宗送別詩遺榮期入道辭老竟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寰中得秘要方外散

幽襟獨有青門餞羣僚悵別深知章詩少小離鄉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李白詩狂客歸四明山陰道士迎勅賜鏡湖水爲君臺沼榮人亡餘故宅空有荷花生念此杳如夢悽然傷我情又久辭榮祿遂初衣曾向長生說息機眞訣自從茅氏得恩波寧阻洞庭歸瑤臺含霧星辰滿仙嶠浮空島嶼微借問欲棲珠樹鶴何年却向帝城飛又鏡湖流水漾清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鵞姚鵠詩若非堯運及垂衣肯許巢由脫俗機太液始同黃鶴下仙鄉已駕白雲歸還披舊褐辭金闕却捲玄珠向翠微羈束無仙藥分隨君空有夢魂飛宋放詩已得歸鄉里逍遥一外臣那隨流水去不待鏡湖春雪裡登山屐林間漉酒巾空留道士觀誰是學仙人王洋同賀監林月清酣詩華月當秋滿朝軒假興同淨林新霽入窺院小家通碎影行簾裡搖花落酒中清宵照愁意前此耽文雅

徐季海宅在五雲橋東嘉泰志云髣髴有遺趾存溪

山前麗過者屬目

嚴長史宅在東鑑湖唐嚴維所居有園林甚著名於時大曆中鄭槩裴冕等與維聯句賦詩凡六人維嘗爲長史今地名長史村【維夏日納涼詩】山陰過野客鏡裏接仙郎盥漱臨寒水褰幃入夏堂杉松交日影枕簟上湖光衮衮承嘉話清風納晚涼【劉諸公宿鏡水宅詩】幸免低頭向府中貴將藜藿與君同陽鳥叫霜來枕上山映月在湖中詩書何德名夫子草木推年長數公閒道漢家偏長少此身那比訪芝翁【又酬上侍御】郴塘蕉書日花水溢春渠若不嫌雞黍先令掃敝廬【酬耿湋】俺扉自靜驛吏忽傳呼水巷驚馴鳥藜牀起病軀顧身悲欲老戒子力爲儒明日公西去烟霞復作徒【又詩】家貧惟伴竹時寺故人看【又】落木秦山近衙門鏡水通【又】閑林六月枕策山傾綠野來舟水入衙門皇甫冉秋夜宿嚴維宅詩昔聞玄度宅門向會稽峯君住東湖下清風繼舊蹤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鍾世故多離

別良宵詎可逢【耿湋詩】許詢清論重寂寞住山陰野路接寒寺門當古林海田秋熟早湖水夜漁深世上窮通理誰人系此心【劉長卿宿嚴維宅送包佶詩】江湖同避地分手自依依盡室今爲客經冬空念歸歲儲無別墅寒服羨鄰機草色村橋晚蟬聲江樹稀夜凉宜共醉時難惜相違何事衡陽侶汀洲忽背飛

秦隱君宅唐秦系所居在若耶溪上【系依日閑居詩三首】一似桃源隱將令過客迷礙冠門柳長驚夢院鶯啼虎藥泉流細閑棋日影低舉家無外事共愛草萋萋【又】長謠朝復暝幽獨幾人知老鶴無鶵弄叢篁帶笋移白雲將袖拂青鏡出簷窺邀取漁家叟花間把酒巵【又】寂寂池亭裏軒窗間綠苔遊魚牽荇没戲鳥踏花摧小徑僧尋入高峰鹿下來中年曾發解多病復遲廻【贈張山人】終年常避喧師事五千言流水閑過院春風與閉門山容邀上客桂實落華軒莫強教余起微官不足論【晚秋拾遺朱放訪山居】不逐時人後終年獨閉關家中貧自樂石上臥常閑墜栗添新味殘花帶老顏侍臣當獻納那得到空山【移居剡溪舊居留贈嚴維】雞犬漁舟裏長謠任興行那邀落日醉已被遠山迎書屐新非重荷衣著甚輕謝生無俗事忽起爲蒼生【徐侍郎素未相識偶攜酒與諸詩客同訪山居】忽道仙翁至幽人學拜迎華簪窺瘦體珍味代蔡羹洗硯魚仍戲移尊鳥不驚蘭亭舉敘郡會此越中營杜【張南員外書期訪】衡門常恨相知晚朝來枉數行門雲修聖代拂石候仙郎時果連枝熟春醪滿甕香貧家仍有趣山色滿湖光【崔大夫有書相問客在烟霞裏】閑閑逐狎鷗終年常躡足連日半蓬頭帶月乘魚艇迎寒綻鹿裘已於人事少多被掛冠留崇業堆下春清風至一丘余泉倒藜杖偃傲視鋤鉤跡俱巢由隱才非管樂儔從來自多病不是傲王侯【耶溪書懷寄劉長卿時在睦州】時人多笑樂幽棲晚起閑行獨杖藜雲色卷舒前後嶺藥苗新舊兩三畦偶逢野果將呼子屢折山花亦爲妻擬共釣竿長往復嚴陵灘上勝耶溪【酬皇甫温大夫書見招】十年木屐步苔痕石上松間水自喧三徑草堂曾破祿數行書札忽臨門閑多共借床病才劣延同郡愧尊盟相已能酬滄洲山花笑處莫啼猿【寄戴叔倫員外】空山歲計是胡麻窮海無粱肉一樣孫子唯能覓梨栗逸更相共老烟霞閉吟麗句盤鶯閑春風石落花借

問省中何水部今人幾箇屬詩家【鮑防員外見尋書情】豈少小爲儒不自強如今懶復見侯王擘鏡已知身漸老買山將作計偏長荒京鳥獸同三逕撩亂琴書共一牀猶有郎官來問疾時人莫道我佯狂【寄新東皇甫中丞】閉門麋鹿或相隨一兩年來鬢欲衰琴硯共依春酒甕雲霞覆著破柴籬注書不向時流說種藥空令道士知久帶紗巾仍藉草山中那得見朝儀【寄源明府】荷衣半破帶莓苔笑向陶潛酒甕開縱醉還須上山去白雲那肯下山來

蕭山江文通宅在縣東北一百三十步後捨爲覺苑寺今人猶訶之江寺南有夢筆橋

荷塘僧宅在來蘇鄉

厲大資宅在許賢鄉

許賢范蠡宅在長山側今爲翠峰寺山後有鴟夷井

書張頭詩一變姓名離百粵越城縮在范家無他人
不見扁舟意却笑輕生泛五湖宋范仲淹詩翠峰高
與白雲閑吾祖曾居山水間千載家風應未墜子孫
還解愛青山元吳萊詩淡淡寒雲鶴影邊荒阡故宅
然千年大夫已賜乎吳劍西子遥隨去越船白石撑
空留罔象青松蒼井化蛟蜒徒憐此地無章甫只斛
[illegible]學
[illegible]然

餘姚虞國宅在江之南其北正直龍泉山國漢日南太守舊志云宅今爲百官倉即雙鴈送國歸處初號西虞以兄零陵太守光居縣東稱東虞也

黄昌宅在黄橋南昌漢大司農縣志云居近學宮

上虞孟嘗宅在縣南二十三步有孟宅橋嘗漢合浦太守又東一里有還珠門取珠還合浦之義

謝太傅宅在東山晉書本傳謝安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晉陽秋謝安石家於上虞縣優游山林六七年後人謂即國慶院址是有東西二眺亭洗屐池薔薇洞白雲明月二堂遺跡

謝車騎宅水經注浦陽江自嶀山東北逕太康湖車騎將軍謝玄田居所在右濱長江左傍連山平陵脩通澄湖遠鏡於江曲起樓樓悉是桐梓森聳可愛居人號爲桐亭樓樓兩面臨江盡升眺之趣蘆人漁子汎濫滿焉湖中築路東出趣山路甚平直山中有三精舍高甍凌雲垂簷帶空俯眺平烟杳然在下水陸寧晏足爲避地之鄉矣

嵊王右軍宅在金庭山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遊弋釣爲娛閣帖中宅圖帖云近令送此宅圖云可得卅畝爾者爲佳可與水近共行視佳者與使當取問其賈似即此宅蓋在郡日遣人視者設在嶯山則無須圖矣卅者四十字省也後捨讀書樓爲觀觀之東廡有右軍像及墨池鵞沼在焉又一帖云近脩小園子殊佳致果雜藥深可致懷也儻因行往希見比則未知是此是別業羲之誓墓文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靈羲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幾遂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誠常恐斯

亡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歎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雖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稽顙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

戴安道宅在桃源鄉鄉有戴村村多戴姓者世說郗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爲辦百萬資并爲造立居宇在剡爲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舊居與所親書曰近至剡如官舍

戴逵閑遊贊所貴神人在上輔其天理知溟海之禽不以籠服養樂散之質不以斧斤致用故能樹之於廣莫栖之於江湖載之以大猷覆之以玄風使夫淳朴之心靜一之性咸得就山澤樂閑曠自巖嶺之下始有閑遊之人焉降及黄綺逮于臺尚莫不有以保其太和肆其天真者也且夫巖嶺高則雲霞之氣鮮林藪深則蕭瑟之音清其可以滌玄心全其浩然者舍是焉取故擲援世之彦哲教之傑攸舞雩以發詠閑兼杼而慷慨乎道乖方内體絶風塵理揖長謝歌鳳逡巡濫八疵於玄流澄雲崖而頤神若哉然如山林之客非徒逃人患避爭門諒所以翼順資和滌除機心容養淳淑而自適者爾凡物莫不以適爲得

以足爲至彼閑遊者奚往而不適奚待而不足故蔭映巖流之際偃息琴書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則澹泊之願於是畢矣然奇趣難均玄契罕遇終古旨孤栖於一巖獨翫於一流苟有情而未忘有感而無對則暇斤寢絃之嘆固以幽結於林中驟感於遐心爲日久矣我故遂求方外之美略舉養和之具爲雜贊八首暢其所托始欣閑遊之遐逸終感嘉契之難會以廣一往之詠以抒幽人之心云爾贊曰茫茫草昧綿邈玄世三極未啟天人無際萬器旣判蒙朴是虧寔有神幸忘懷司契冥外旁通潛感莫滯緣順渠窗爲無應鬼惠緬矣遐心超哉絕步顧揖百王仰怡泰素矜其大真外其囂務詳觀群品馳神萬慮誰能高映悠然一悟

阮肇宅在縣南十里即今阮公廟宋王十朋詩誤入山中去烟霞鎖翠微故鄉遺宅在何日更來歸

墅 餘姚虞國墅在羅壁山孔曄記漢虞國墅襟帶溪山表裏疇苑洛陽人來云巖園大勢具體金谷郁太

宰遍遊諸境棲情此地勞至艮辰携子遊憩後以司空臨郡遂卜居之宋□□詩山列翠屏圍碧落水流鳴管絃平田郗家池館蘿蕪沒金谷形容自宛然

謝墅在雲樓鄉晉謝循所居宋岑全詩荒村車馬驚鷺鷥散騎茅堂見杜鵑水王自甘山水味慢勞甲第賜長安

上虞顧墅梁顧歡授學之處

館 府城內北館晉苑王右軍爲會稽守子敬出戲見北館新堊上壁白淨可愛取掃帚沾泥汁中書壁爲方丈字晻曖斐亹極有好勢觀者成市

餘姚日門館在太平山梁杜京產寓館也陶弘景碑吳郡杜徵君隱宇太平之東結架青山之北愛以幽奇別就基址棲集有道多歷歲年

上虞疑廬館

嵊太平館南史褚伯玉居剡中齊高帝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辭病歸乃敕於剡西白山立太平館居之孔稚珪從其受道爲於館側立碑宋書伯玉隱身求志居剡縣瀑布上常處一樓卒葬樓前今西白山有瀑布泉

舍 府城內五雲梅舍會稽地宋林景熙記越城秀淛左挾八山四水在焉城之東曰五雲門去城東南三十里曰五雲村五雲佳色往往徵瑞王自晉爲江左著氏越千年益蓄以碩宋淳祐景定間依光日月仕爲顯官今叫能府治之西其故第也會陵谷始各治別第於東南隅避喧居

馬若皖梅山君即其居累土爲山種梅百本與喬松脩篁爲歲寒友脩几水雪幹旋陽踈影弄波蘚香浮月至若春芳敷腴爭紅競紫則巳飄然謝事如姬公明農疏傳辭祿邈不可攀綠陰蒲庭纍纍青子可以升廊廟調鼎鼐下視桃李輩直輿儓耳明秋伯仲武跡前矣復爲堂而肅之扁曰五雲梅舍予曰城中數萬戶魚鱗相比皆舍也而舍於梅爲清夫人容膝之外非甚俗者亦或蒔花植木以供燕娛固有依梅而舍也而梅於五雲爲瑞沂國王公賦梅詩云雪中未問和羹事先向百花頭上開魏國韓公臘梅詩第一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其後二公皆賢宰輔梅無情雲無心也而徵於二公況無而有之乎梅同雲同又安知他日宰輔之事無與爾哉王氏之興未艾也

居 嵊王翁信舊居唐皇甫冉送王翁信還剡中舊居詩海岸耕殘雪溪沙釣夕陽家貧何所有春草漸看長

別業 府城內王右軍別業今戒珠寺是也山陰地舊

經云羲之別業有養鵞池洗硯池題扇橋存焉今寺
有右軍祠（宋王十朋詩欲弔右軍千載魂祠堂荊棘斷碑存老僧相見話遺事問我蘭亭幾世孫 宋高翥詩因山成塔浮屠舍遺像仍留內史祠筆塚近應爲塔塚墨池今已化蓮池書樓觀在人隨遠蘭渚亭存世幾移數紙黃庭誰不重退之猶笑博鵞時）
山陰朱山人別業（唐劉長卿送朱山人越州賊退後歸山陰別業詩越州初罷戰江上送歸杭府渡船來客西陵自落潮空城垂故郴舊業餘春苗閒里相逢少鬧花共寂寥）
嵊王公別業（[illegible]向內送王綺還剡中別業不見開山去何時到剡中已聞成樹木更道長兒童離落舊常聚村羅水自通潮潮憶去度非是對清風）
[山房]餘姚石田山房在四明山祠宇觀旁元毛道士
永貞所築其下硯硯硯硯衝亘從合畦町萬狀無非
石也昔浙河東芝草蒼耳隨采而足故曰石田同時
薛毅夫樂其幽勝亦同隱焉（元黃縉贈石田薛師石田外史冊山住如此溪山得此人高詠久無皮襲突清風後見謝遺塵門前飛瀑長翻雪洞口幽花淺駐春老我京華歸訪隱抱琴安得日相親 留若冲詩道人住居白水洞洞口有田供鑿耕鋤鉏不用辛苦少王石自分烝燒情拾薪淵底客共煮化羊嶺上仙俱成夜深無倘月自到坐嘯九霄笙鶴聲 薛毅夫詩數畝依山宅一區喜存硯硯勝舊映近因碎殺懷黃石也復耕烟種白榆王氣潤多山木秀松雲飄盡鶴巢孤會當脫屣從師去乞取青樵頭顆珠）
[義門]會稽平水雲門之間有裘氏義門自齊梁以來
七百餘年無異爨宋大中祥符四年州奏旌其門
閭是時裘氏義居已十有九世閨門三百口其族長
曰承詢至嘉泰初又五六世蓋二十四五世矣猶聚
故鄉人謂嘗有餽瓜者族長集小兒十三歲以下者
百餘人使自取之各相推遜以長幼持去其習爲庶
遜如此於時猶共一廳尚頗宏壯有孫威敏公題字
存焉其後族老季光以所藏今昔留題詩刻石傳序
作序至元末始毀於兵而族亦漸陵替矣嘉泰志云
所謂旌表門閭者唐以來有廳事步欄前列屏樹烏
頭正門閥閱一丈二尺烏頭二柱端冒以瓦桶築雙
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植槐柳十有五步
五代多故不能如故事晉天福中乃敕度地之宜高
其外門門施綽楔左右築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
稱焉圬以白而赤其四角裘氏蓋用此制自平水適
雲門者望其旌表在道旁數十步（宋李光詩夫何於會稽卓然有裘氏同居六百年相聚三千指昔賢欽義方列奏聞天子詔恩保門閭光華映閭里）
自裘氏旌表之後六十七年而上虞劉承詔繼之（旌閭有記）
[谷]會稽王大令筆倉在五雲山顯聖寺後今爲胥井
耳
[巢]山陰書巢宋陸游讀書處也（自爲記陸子既老且病猶不置讀書名其室曰書巢客有問曰鵲巢于木巢之遠人者燕巢于梁巢之襲人者鳳之巢人瑞之梟之巢人覆之雀不）

能巢或奪鵲巢巢之暴者也鳩不能巢何鵲育雛而去則居其巢巢之拙者也上古有有巢氏是爲木有宮室之巢堯民之病水者上而爲巢是爲避害之巢前世人山窮谷中有學道之士棲木若巢是爲隱居之巢近時飲家者流或登木杪酣醉叫呼則又爲狂之巢今予幸有屋以居牖戶牆垣猶之比屋也而謂之巢何耶陸子曰予之辭辯矣顧未入吾室吾室之內或棲于櫝或陳于前或枕藉于床俯仰四顧無非書者吾飲食起居疾痛呻吟悲憂憤歎未嘗不與書俱賓客不至妻子不覿而風雨雷霆之變有不知也間有意欲起而亂書圍之如積槁枝或至不得行則輒自笑曰此非吾所謂巢者耶乃引客就觀之客始不能入既入又不能出乃亦大笑曰信乎其似巢也客去陸子歎曰天下之事聞者不如見者知之爲詳見者不如居者知之爲盡吾儕未造大道之堂與自藩籬之外而窺[?]之可乎因書以自警嘉泰志云越藏書有三家曰左丞陸氏尚書石氏進士諸葛氏中興秘府始建嘗於陸氏就傳其書而諸葛氏在紹興初頗有獻焉可以知其所著之富矣陸氏書特全於放翁家嘗宦兩川出峽不載一物盡買蜀書以歸

其編目日益鉅諸葛氏以其書入四明子孫猶能保之而石氏當尚書亡恙時書無一不有又嘗蔡集前代古器爲圖記亦無一不具其後頗非克守而從子大理正邦哲盡以金求得之於是爲博古堂博古之所有衆矣其貝[?]樓遠取折終身不厭者後復散出而諸孫提轄文思院[?]稍加訪尋聞亦復焉三家圖籍其二氏嘗更廢遷而至今最盛者惟陸氏又荆國王文公從孫厚之自臨川來暨陽今爲直寶文閣平生澹泊無他好獨好聚金石刻又特精鑒故所得尤多自三代彝鼎其識秦漢以降碑篆銘碣縣匠斷壁題字紹續收列補鈎整緝湮滅皆大備於所著復齋金石錄家世有右軍墨紙建安帖尤所寶惜常以自隨

會稽鵲巢唐時有僧棲止秦望山長松上號鵲巢和尚白居易問師住處危險師曰太守地位危險尤甚

[?]稱誌 分得南飛鵲一枝長松頂上結[?]世間何處無平地若比長松實是危

器物 玄珪相傳禹物也匱藏之色黑如鑑徑五寸厚寸餘肉好相倍上下有邛州將常封鑰

白璧十道四蕃志宋孝武使任延脩禹廟土中得白璧三十餘枚意是禹時禹國所執梁初治廟穿得碎珪及璧百餘片

古珪青玉甲寰宇記宋武帝修禹廟得古珪梁初又得青玉甲

禹珪瑱璧佩宋紹興二十七年禹廟殿前土中一夕忽光焰爍人即其處劍之去土面財三二尺得珪二瑱璧各一珮三觀者多疑非古物或謂後世以奉神

者其說近似乾道五年官命置籍圖其形使道士守之

禹劍宋時在禹祠殿世相傳禹之所服寸刃出於鞘外瑩無纖澁而堅不可拔宋孫覿詩水劍還難問梅梁亦可疑殘碑塵埃共鎮梅梁在星斗仍分劍鍔存

五寶劍一純鈞二湛盧三勝邪四魚腸五巨闕越絕書何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

石船石帆鐵屐鐵屐郡國志塗山有石船長一丈云禹所乘者十道四蕃志聖姑從海中乘石舟張石帆帆至此遂立廟廟中有石船船側有鐵屐一量象

宇記宋元嘉中有人於石船側掘得鐵屐一緉會稽記東海聖姑乘石船張石帆至二物見在廟中蓋江北禹廟也

王梁漢武帝時民以旱蝗祈王笥山因置觀既構殿少中梁忽一夕雷風大作明旦霽乃天降白玉梁一於殿上光彩瑩目因號玉梁觀後魏武遣使取之未至觀九里午時雷霆裂殿梁化為黃龍乘雲去

御史牀寰宇記在州東四里虞翻為吳長沙桓王禮待特設此牀以表賢答翻仕吳至御史舊經云官省相傳有虞翻牀（梁元帝玄覽賦御史之牀猶在都護之門不修牀今不存）

黃閣銅漏舊經黃閣有銅漏古制甚精王羲之書陸機漏賦鐫刻於上歷代以為寶今不復存

漏門漏壺漏盤漏權漏鈓宋建炎中太守翟汝文製各有銘其子大宗正丞耆年作鳥篆筆力奇古

雷鼓輿地志句踐應門之上有大鼓名之為雷鼓以威於龍也寰宇記吳作蛇門有蛇象而龍角漢書王尊傳勿持布鼓過雷門注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湘洲記前陵山有大石鼓云昔神鶴飛入會稽雷門中鼓因大鳴十道志雷門上有大鼓圍二丈八尺聲聞百里孫恩之亂軍人斫破有雙鶴飛出後不鳴晉書亦載之舊經門去城百餘步後改為五雲門（唐詩雲門曾化鶴　宋王十朋詩吳越興亡事若何譙門遺蹟枕山河大聲曾作雷霆震應笑人間布鼓多　明王文轅詩東方有奇器音響一何壯殷殷南山側霹靂奮雷門隨風揚遠道千里安足云憶昔雙飛鶴驚世不再聞故為人所貪今為人所論太息古變聖相逢及黃昏一鼓驚人絕世再鼓聲聞君三鼓起視夜王御回乾坤初倡清廟響變宮三邁奇徘徊升九歌妙曲盈十分擊不辨百獸此調傷不存此調寧足惜知音詠舞群但恐別離久終棄如浮雲）

會稽徵命鐘晉書郭璞傳元帝為琅琊王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鐘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辭所謂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及帝即位太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

鐘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徵命餘字時人莫識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之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鐸啟號於晉陵棧鐘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方豈不偉哉

于闐鐘在會稽靈嘉寺今福慶寺是也（唐竇庠于闐鐘歌送靈徹上人歸越　序云靈嘉寺鐘樓越中記此鐘本于闐國寺鐘因風雨失鐘所在有天竺僧過于闐識此鐘于越靈嘉寺至今鎖在寺樓　詩　海中有國傾神功烹金化成九乳鐘精氣激射聲沖融護持海底諸魚龍聲有感神無方連天雲水無津梁不知飛在靈嘉寺一國之人皆若狂東南之美天下傳裒文萬狀無雕鐫有靈飛動不收懸鎖在危樓五百年有時清秋日正中繁霜滿地天無風一聲洞徹八音盡萬籟悄然星

漢空徒言凡質千鈞重一夫之力能振動大鳴小鳴須在君不擊不叩終不聞高僧訪古稽山曲絡日賞之言不足手提文鋒百鍊成恐刪此鐘無一聲

驪山鐸唐人於越溪獲鐸以問僧一行答云此秦始皇驪山鐸也

椽笛蔡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之館以竹為椽邕仰眄之曰良竹也取以為笛音聲獨絕歷代傳之文士傳云是東第十六根伏滔長笛賦桓子野吹長笛即此世說蔡伯喈睞笛椽孫興公聽妓振且擺折王右軍聞大嗔曰三祖壽樂器虺瓦弟孫家兒打折

李舟笛國史補李舟好事嘗得村舍煙竹截為笛堅

如鐵石以遺李暮暮吹笛天下第一逸史暮開元中吹笛第一部近代無比有故自教坊請假至越州公私更讌以觀其妙時州客舉進士者十人皆有資業乃醵二千文同會鏡湖欲邀李生湖上吹之想其風韻尤敬如神以費多人少遂相約各召一客會中有一人以日晚方記得不遑他請其鄰居有獨孤生者年老久處田野人事不知茅屋數間嘗呼為獨孤丈至是遂以應命到會所澄波萬頃景物皆奇李生拂笛漸移舟於湖心時輕雲蒙籠微風拂浪波瀾陡起李生捧笛其聲始發之後昏曀齊開水木森然髣髴如有鬼神之來坐客皆更贊詠之以為鈞天之樂不如也獨孤生乃無一言會者皆怒李生為輕己意甚忿之良久又靜思作一曲更加妙絕無不賞駭獨孤生又無言鄰居召至者甚慚悔白於衆曰獨孤村樂幽處城郭稀至音樂之類率所不通會客同誚責之獨孤生不答但微笑而已李生曰公如是是輕薄為復是好手獨孤生乃徐曰公安知僕不會也坐客皆為李生改容謝之獨孤曰公試吹涼州至曲終獨孤生曰公亦甚能妙然聲調雜夷樂得無有龜茲之侶手李生大駭起拜曰丈人神絕某亦不自知本師實

龜茲人也又曰第十三疊誤入水調足下知之乎李生曰某頑蒙實不覺獨孤生乃取吹之李生更有一笛拂拭以進獨孤視之曰此都不堪取執者粗通耳乃換之曰此至入破必裂得無恡惜否李生曰不敢遂吹聲發入雲四座震慄李生蹙踖不敢動至第十三疊揭示謬誤之處敬伏將拜及入破笛遂敗裂不復終曲李生再拜衆皆帖息乃散明旦李生并會客皆往候之至則唯茅舍尚存獨孤生不見矣越人知者皆訪之竟不知其所去

戴安道琴晉戴安道一琴比常製長一尺

領歡琴歡隱剡山齊高帝徵進玄綱優詔稱賽賜素

琴麈尾

古銅罍與地志句踐所藏晉太元中謝輶爲郡守掘郡廳柱下深入尺得古銅罍可容數斗題作越王字文甚分明是今隸書餘不可識輶以爲范蠡厭勝之術遂埋之今不識其處

古錞于䆫守記畢姑湖又有周時樂器名錞于銅爲之形似鍾而有頸映水用芒莖拂之則鳴

金罍晉太康中上虞蔡井得之云是魏伯陽遺物井在今天慶觀東廡

翠壺嵊舊志稱甲戌冬剡丁發諸荒墟不知何代也壺範簡古蘚花黛綠銅性空入手輕甚圖黛澤含雲苔花含蹟坐性積蝕土脊輟蝕

許承瓢真誥上虞吳曇拔得許承一瓢贈褚伯玉伯玉亡後留付弟子朱僧標歷代寶之可受一斛唐先天二年敕女道士王妙行詣金庭觀投龍因持此瓢還長安

神女墨漢王朗爲會稽太守其子肅隨在郡住東齋中夜有女子從地中出自稱越王女與肅語盡夕將曉辭別贈墨一丸是時肅方注周易多有疑滯且用此墨便覺才思開敏

黍系硯系註老子穴山石爲硯

玉硯宋時嵊開元鄉民斸土值硯色下蔽也渾璞波飾受墨處獨低中蓮宮處唐以前物也上有銘可讀銘玉在深山有道則見山耶石耶陵谷幾變嗚呼此玉不晦不炫不以知貴不以棄賤

八角石硯宋剡丁發硯於破塚外負羲畫內鑿禹海赴手輕爽石性已空入土老也銘二火一刀研與人俱高甲乙丙丁硯與數不逃石之發志之勞文之騷人之豪

古端硯與時製不同元大德中嵊靈慶寺僧於破墻底得之下方濶五寸上有二角有金紅點如星宿光

動底有十八圓點具五色直透上面好墨研之流動後至元庚辰廉訪使賓宗茂索去有銘字古難認

二大洗剡錄吳莊漁人得之歸章氏遺余銘則作銘者高似孫也銘金兮精火兮明土兮英水兮清器兮貞人兮聲

三足洗周樞得之淸化銘尚古維人範模用智伊谷可陵厥用罔替

重華石吳越錢氏時浚井得又有金銀器古錢琥珀水精瑪瑙珠等雜物共三十四件詳錢鏐自撰舜井記

唐琦石唐將軍擊琶八石也在旌忠廟

古塼宋乾道中七阜耕者得古塼有文曰五鳳元年

三月造以獻府牧洪适适命鑴爲硯置案間意甚愛之
之淳熙中三山陸氏鑿渠得古塼有文曰永安五年
七月四日造作文一塼曰太康十年七月造蓋吳及
西晉物也藏陸氏

紹興府志卷之十一

物産志

穀　蔬　果　花　木　草　竹　藥　鳥
獸　魚　介　蟲　貨　器

穀早稻六月即熟　紫口甲　莆微紫粒細　胡稻俗謂之老了烏　癰稈　細稈　細珠　早白稻越人謂芒爲稻

晚白稻　耐水白歲過甚潦輒能長出水上　餘杭白粒圓而白俗傳種自餘杭來　稚蒙粒麄而稃最短　烏狗來實類餘杭白而色稍青　蝦廝黄　葉下藏穗低而葉印　健腳青熟時莖挺而色猶青　宜興白種自宜興來　以上俱秔類宜炊

稚糯　青稈糯　水鮮糯八月早熟　令鬚　胭脂糯　早黄稻　黄殼糯　紅稻黍糯其芒亦糯之佳者

以上俱秫類宜釀秫之種甚多不能盡識嘉泰志列有五十六種詢之農家間或非然今所錄悉據山會新志八邑大約相同雖不盡亦無幾矣

秔粟　穤粟　木粟稈尖幾徑寸苗如蘆高丈餘粒比粟殊大皮黑性黏

稷越人謂之稌粟或云蘆穄　黍稷二種越中不甚藝邑人間藝之亦間有蘘木粟數稈於園中者然亦不以具食神農氏嘗黍下稻職方氏揚州其地宜稻是也

大麥秋種立夏前熟　晚大麥穗長而子多與小麥齊熟　六稜麥　中早麥　紅黏糯麥堪作酒　以上俱大麥
小麥小滿前熟　早白麥　松蒲麥芒禿如松房　娜麥穗如大麥　以上俱小麥
蕎麥三稜而赤七月種九月熟然畏霜得霜則枯　浙東藝麥晚或刈蕎而種麥
烏豆　白豆　青豆　褐豆　赤豆　菉豆　茶菉豆　赤小豆　白小豆　豌豆　七日豆一名毛豆　三收豆黑豆之小者一歲三熟　白稨豆其黑者

曰白眼豆又名鵲豆紫花者曰紫眼豆莢長而尖者曰羊角豆皆一種連莢可蒸食　羅漢豆蠶月熟又名蠶豆　虎爪豆粒斑而大九月熟　刀豆莢長幾尺而厚形似刀醬食之佳　江豆莢長尺餘最長而軟俗呼裙帶豆莢短者曰短江豆四五月熟俱可連莢蒸食
菰米彫胡也嘉泰志其根生臺曰菰菜其中菰米為多會稽菰菜亦富而米絕少

蔬

蕺昔越君所嗜府城戢山以此名本草葉生莖紫赤色葉似蕎麥而肥關中謂之蕺菜今人多不食紫

諺云豐年嫌我臭荒年賴我救
油菜其子可打油春二三月食其心最美俗謂之菜汞汞水銀也凡草大率多汞故曰汞貢而上鉛沿而下　白菜　青菜　芥菜　甜菜有冬夏二種　苦菜　萵苣菜　波稜菜　薺　薹　芹一名水英產白馬山者最美　莧有紅白紫三色紅者名馬齒莧本草葉間有水銀　茼蒿
萊菔即蘿蔔又一種黃者名胡蘿蔔葉似胡荽
越瓜本草云生越中陳藏器云越瓜大老色正白越人當果食之述異記吳桓王時會稽有五色瓜　王

瓜　青瓜　絲瓜　冬瓜　南瓜種自吳中來易繁大如冬瓜而圓
茄又名落蘇　水茄亦名銀茄形如鷄卵云是新羅種
瓠四月熟至六月不食　葫蘆
蓴葉如荇菜而紫莖大幾如箸葉底莖外天生一層明如水晶柔滑可羹合鯽魚食之佳晉陸機詣王武子前置數斛酪王曰江東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蕭山湘湖之蓴特珍柔滑而脆方春時采蓴小舟滿湖中　荇　茭白嘉泰志云今謂

之茭首盂茭心生臺至秋如小兒臂其白如藕而、
美異常每年移根濯洗極潔種之則無黑脉經年不
種則黑脉生矣本草名菰首蕭山新志曰種於田者
佳　茭菰
蔓青或云即萊菔非然也自別一種相傳劉綱夫婦
植於龍泉山移他所輒不榮列仙傳綱婦飛昇嘗綱
以萊熟爲期即龍泉山之蔓青云[宋朱翌詩]天上仙招飛鸞鶴人間春
色到蔓青
傴人菜春夏雷雨驟作俄產白水幽崖石立采可得
移時亡種

芋有水陸二種　薯蕷
笋越中產最多四時不絕貓笋箭笋花笋三品作冬
月取貓笋萌土中者曰潭笋尤爲土產之最京師盛
尚之
蕨越山谷間多有土人不知食金衢人來者爭採食
之味似薇蕨其根爲粉可當麵食
菌呂氏春秋菜之美者越路之菌　木耳
石耳生四明山絕壁少微山亦有　石芥亦產四明
山
葱　韭　蒜　薤　薑　荽

[宋]楊梅嘉泰志出項里何塔六峯塘裏其最佳者曰
官長梅色深紫香味俱絕曰綠梅有紋隆隆如綠色
尤紫實大而核小亦可亞官長梅也越人多漬以糖
或鹽爲案酒方楊梅盛出時好事者多以小舫往遊
因置酒舟中楊梅與樽罍相間足爲奇觀婦女以簪
髻上丹實綠葉繁麗可愛又以雀眼竹筐盛貯爲遺
道路相望識者以爲唐人所稱荔枝筐不過如此今
則餘姚之燭溪湖者最佳次則蕭山郡城絕少嘗以
夏至後熟熟時感東栖昔獨婦人鮮以簪髻者其佳
者俗呼爲荔枝楊梅早熟者味酸曰早酸越中果此

爲品第一[明孫尚書文恪公詩]萬頃楊梅絢紫霞燭湖佳品更堪誇自從名繫金閨籍每歲嘗時不在家
橘述異記越多橘園越人歲稅謂之橘戶亦曰橘
籍今非其舊餘姚產謝氏園者謂之謝橘小而甘最
佳[唐杜荀鶴送人遊越詩有園皆種橘無渚不生蓮][宋梅聖俞送馬廷評知餘姚詩晚日魚蝦市新霜橘柚]
橘橘　柚列子吳越有木曰櫾碧實皮青實丹而味
酸爾雅音義櫾亦作柚　柑　橙味酸秖可糖漬食
之又有甜者曰甜橙[宋梅聖俞詩越橙熟久楚飯稻舂初]　香圓似
柚而大如升其皮以糖焙極薄片曰香圓丁最香脆
金橘　金柑

梅嘉泰志越州昌源梅最盛實大而美四五月之間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溽礎壁皆汗蒸鬱成雨其霏如霧謂之梅雨沾衣服皆敗黦故自江以南三月雨謂之迎梅五月雨謂之送梅轉淮而北則否梅至北方多變而成杏故北人多有不識梅者地氣使然也越中又有映水梅其實大而頰紅消梅其實脆而無滓其始傳於花溼李氏或謂之李家梅

桃 夏白桃 秋桃 方桃 匾桃 上原金桃 十月桃 廟山早緋桃 蕭山水蜜桃 諸暨烏石鷹觜桃 餘姚半斤桃

杏嘉泰志越人謂鴨脚子為杏而謂杏為杏梅

李嘉泰志會稽有蠟李 麥熟李 迎瓜李 白淡李 紫末李、皺李 諸暨井亭李 餘姚粉翠李 茄李其實類茄七月後熟 寶慶續志剡溪者頗見稱

柰漢武內傳會稽有果名楳亦柰屬也其佳品曰馬面楳

林禽與柰絕相似但差小王右軍帖中所謂來禽也北人謂之沙果吳越時有錢仁俊者貶於會稽所居有林禽一本枯已十年及是茂盛多實已而仁俊果復用

綠柿會稽謂之椑（文選梁侯烏椑之柿） 紅柿、牛心柿 八月白柿 丁香柿 上虞蠟柿亦椑之別也古云柿有七絕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五霜葉可玩六嘉實七葉落肥上

枇杷始寧墅多樹此又剡坑吳非最多

石榴舊說以枯骨置枝間石壓其根則結子繁盛越人呼為金罌蓋避錢鏐諱云剡中者佳地近東陽多榴房

梨越人目為梨與其實不如北方之美大者曰斗兩

梨會稽新志云出吼山者佳

櫻桃有大小二種蕭山者勝他邑亦有之宋宦者董淸臣為供奉官銜櫻桃宴即於櫻桃未出時遣人往越州買得百顆奏曰請賞櫻桃可知越州櫻桃美矣（宋李易詩豆角嘗新小麥秀來禽長向櫻桃肥）

銀杏俗謂之白果

榧子有麤細二種

栗牛頭山江塘者佳 蕭山白浦栗 諸暨九熟栗 嵊之嶀山栗彎文有一種青者

菓本草生山陰蘭隱居曰會稽最豐諸暨形大皮

不實刻及始寧皮薄而甘或謂諸曁有三如如錦之桑如絲之布如拳之栗諸曁栗至多山中人用和粳米煮飯食之然總之不如北方之佳

青檽子產四明山其味極甘其堅不可猝破唐陸龜蒙皮日休有詩見山川志丹史湖謝羽憶新從帝所回餘糧未盡派筵開醉擲青子香泥上留與仙家取次栽

山查北人謂之山裏果

梧桐子　櫧子

蒲陶有漿水瑪瑙二種寶慶續志云越中間有碧蒲陶宋王十朋詠蒲陶珠帳纍纍扶龍鬚慢慢抽從渠能作釀不要博涼州

木瓜陶隱居曰山陰蘭亭尤多彼人以爲良果最療

轉筋患特但呼其名及書患處作木瓜字皆愈殆不可解

西瓜　甜瓜　嵊之西太平鄉產奇瓜紺翠如筒梁庾信詩美酒含蘭氣甘瓜開蜜筒

菱一名芰屈到嗜芰即此也說文楚謂之芰秦謂之薢茩武陵記四角三角曰芰兩角曰菱其花晝合宵炕隨月轉移猶葵之隨日也嘉泰志越人謂小者爲刺菱大者爲腰菱羅文菱最大所謂腰菱也今刺菱之呼猶昔而大者則直曰大菱或曰老菱四角者曰沙角菱產莫盛於山會之間每歲八月菱歌環集湖中唐王翰詩不知湖上菱歌女幾箇春舟在若耶

芡亦水產大如拳有刺中乃有圓食可啖俗謂之雞頭嘉泰志山陰梅市之雞頭最盛有一尸種及十八里者然亦有數等小白皮最佳大白皮中白皮其皮頗堅難擘黃嫩又大輭皆不逮也其莖又可爲菹甚美越人謂之蔫梗其實芡柄耳

蓮子　藕六七月間最佳謂之花下藕又白蓮藕最甘脆多液又羅紋藕生禹廟前名最特出他皆不逮寶慶續志云上虞亦出此藕梢纖細者可和芥爲菹味甚美

荸薺亦謂地栗

胡桃

［花］古梅八邑皆有之山會餘姚有名嘉泰志云項里容山直步石龜多出古梅尤奇古可愛老幹奇怪綠蘚封枝苔鬚如絲纓蹀花點綴其上夭矯如畫山谷間甚多樹或蔭十數步好事者移植庭檻縱不滿百蘚亦輒剝落蓋非凡物也宋寧宗詩踈踈瘦蕊含清微矯矯虬枝綴碧苔疑是瑤龍雖雪般蒼鐵道駕王妃來瑤海閑凝傾詩老腕紛紛漸敵梅花聊復客江干月中欲與人爭瘦雪後休憑笛韻寒野僧雨中尋驚歲晚紗巾亂插醉更闌猶憐心事妻涼甚結子青青亦帶酸□月地雲堦暗斷腸知心誰解賞詠芳相逢只恁影亦好歸去始知身桑香渡口到溪頭愛綠橋邊疑怨立塔雲□鄉俱是江南客剩欲尊前說故鄉射的山□□□山前雨墊巾簷邊初見一枝新照溪盡洗驕春意

竹真成絕代人餐玉元知非火食化衣應笑走京塵
即今畫史無名手試把清詩當寫真反麥厲冰霜爲
愈堅人間乃有此癯仙生抜國士無雙價獨出東皇
太一前此共幽尋憑盡日向來別恨動經年花中竟
是誰流輩欲許
芳蘭恐未然　紅梅城圃中及諸邑皆有〔宋〕王十朋剡中
〔同邑宰看迎薰堂紅梅〕河陽縣裏栽桃李風過落花
紅不起蕭郎遠韻故不凡爲米折腰聊爾爾剡溪詩
尹亦可人作堂餉客名迎薰雖無桃李繼蕭令紅梅
一枝香入雲自憐多病緇衣客百年未半鬢先白長
鞭短帽飽霜露舊圃將蕪身未索何日背琴歸故第
鳴絃堂上迎薰風梅香已斷葉初暗蕭枝着了雙狎
紅寄聲舜了可留意　千葉黃梅剡中爲多〔宋〕王十朋詩
爲我沿溪撐短篷
以黃爲正梅惟白最佳徒　蠟梅越中自宋來頗有
勞千葉染不似雪中花
亦剡中勝花有紫心者青心者紫者色濃香烈謂之
辰州本蠟梅聲名自蘇黃始〔宋〕徐師川詩江南舊時
無蠟梅只是梅花蠟月

開〔王十朋剡館蠟梅〕詩非蠟復非梅誰將蠟染腮遊
蜂見還誤疑自蜜中來□□□翁秀才送蠟梅十枝奇
甚爲賦此詩與梅同譜又同時我爲評香似更奇痛
飲便拚千日醉清狂頗減十年衰色疑初割蜂脾蜜
影欲平欺鶴膝枝插向寶壺
猶未稱合將金屋貯幽姿　鴛鴦梅雙頭千葉
杜鵑花以二三月杜鵑鳴時開一名映山紅一名紅
躑躅會稽有二種其一先敷葉後著花者色丹如血
其一先著花後敷葉者色差淡越人多植庭檻間結
縛爲盤盂翔鳳之狀惟法華山奉聖寺佛殿前者特
異樹高與殿簷等而色尤紅花正發時照耀楹桷牆
壁皆赤每歲花苞欲拆時寺僧先期以白郡府守倅
率郡僚往燕其下郡人亦競出久之寺僧厭其擾陰
戕之蓋宋時已彫枯云郡齋有杜鵑樓天衣雲門諸
剎皆有之又上虞劉寡山上變爲石其頂有杜鵑花
春夏照爛望之若人立而飾其冠冕者齊唐記宋太
祖太宗真宗過寄之時花枯瘁三載乃復上虞志又
謂神宗崩三年不榮高宗崩花忽變白孝宗崩三年
若枯既而復茂嘉泰志云近時又謂先敷葉後著花
者爲石巖以別之然鄉里前輩但謂之紅躑躅不知
石巖之名起於何年〔宋僧擇璘詩〕蠶老麥黃三月天
青山處處有啼鵑斷崖幾樹深
如血照水晴花暖欲然三嘆鶴林成夢寐前生閬苑
是神仙小山拄頰無奈又怕薜蘼砧夜眠〔僧仲殊〕
杜鵑花詩繁英歷歷爍晴空過了花間幾
信風明日畫闌供徙倚却須有何到芳叢　四時杜

鵑花平泉草木記稽山之四時杜鵑
山茶花酉陽雜俎山茶葉如茶樹高丈餘葉大盈寸
色如緋十二月開一說似海石榴出桂州蜀地亦有
然今會稽甚多嘉泰志昌安朱通直莊有一樹高三
四丈　貞同平泉草木記稽山之貞同其花鮮紅可
愛而且耐久
海榴花即石榴嘉泰志云李毅山詩山榴海栢枝相
交恐海榴各是一種〔唐〕宋之問詠海榴詩澤國
韶氣早開簾延霽天野含宵未
嶂山非晝仍瞑目茲海榴發列映巖楹前燈爚禦風
霜歲雜含景鮮清茂綠堪佩亭午丹欲然昔忝金閨
籍嘗見玉池蓮未若宗族地更逢榮耀全南金雖自
貴賀賞詎能遷撫躬萬里絕豈染一朝妍徒緣滯遐

稱常是惜流年越俗部章亦捫心空自憐

牡丹自吳越時盛於會稽時錢傳瓘爲會稽嘗栽植牡丹其盛若菜畦其成叢列樹者顏色葩芳率皆絕異人號爲花精會稽光孝觀有牡丹亦甚異其尤者名醉西施宋熙寧間程給事闢鎮越嘗領客賞焉公與客皆賦詩刻石觀中曹娥廟前牡丹二株亦不凡雖單葉而著花至數百苞剡人尤好植之歐陽公花品牡丹南出越州宋僧仲林𥁕越之所好尚唯牡丹其絕麗者三十二種始乎郡齋豪家右族梵宇道宮池臺水榭植之無間來賞者不問親踈謂之看花局澤國此月多輕雲微雨謂之養花天俚詞云彈琴種花陪酒陪茶時雍熙三年月秋移花日序僧仲殷詩王稜金線嘆粧寒妙入天工不可千老去只知空境界淺紅深綠夢中看

海棠平泉草木記木之奇者會稽之海棠

木犀有黃白紅三種今人謂之桂按藥中所用桂心桂枝與此似稍不同本草陶隱居云人呼丹桂謂皮赤然則非以花也越中有紅木犀謂之丹桂平泉草木記木之奇者剡溪之紅桂後又云又得剡中之真紅桂寶慶續志云意此桂在唐惟龍門敬善寺及剡中有之今則所至婆娑森立不特剡也唐李德裕集曰聞龍門敬善寺有紅桂獨秀訪之莫致陳侍御知予所好因訪剡溪樵客偶得數株移植郊園衆芳色沮乃知敬善所有徒得佳名因賦詩贈陳昔聞紅桂枝獨秀龍門側越叟遺數株周人未嘗識平生愛此樹攀玩無由得君子知我心因之爲羽翼豈煩嘉客譽且就清陰憩來自天姥岑長疑翠嵐色芬芳世所絕偃蹇枝漸直瓊葉潤不彫珠英粲如織倚㨂翡翠宿想待鵷鸞食宰上湔淹留終當更封植又紅桂樹詩欲求塵外物此樹是瑤林後素合餘絢如丹見本心妍姿無點辱芳意托幽深願以鮮葩色凌霜照碧潯公自注此樹白花吐紅心

四季桂寶慶續志云植在剡之雪館城圃亦有之唐白居易詩有木名丹桂四時常馥馥宋陳[illegible]詩芳林挺芳榦一歲三四花

百葉木芙蓉平泉草木記會稽之百葉木芙蓉

碧桃李光云吾里桃花色白而多葉蹄葉皆碧世謂之碧桃唐張說剡余乾觀詩他日洞天三十六碧桃花發共師遊

千葉白桃

千葉緋桃嘉泰志云一色千葉花皆不實今鏡湖之西如花涇容山諸處彌望連岡接嶺皆桃李畧無雜木方春時花盛發如錦繡裹山谷照水如雲霞恍然異境郡人踏青時皆競出走東湖故有不知者

杏花宋盧天驥詩山杏枝頭鵯鶋兒來傳春意語多時王銍杏花詩玉人半醉點豐肌何待武陵花下迷記得鞦韆歸後約黃昏新月粉牆低又醉裏餘香夢裏雲又隨風雨去紛紅人間春色都多少莫掃殘花斷盡魂

李花

茶蘪有紅白黃三種黃者尤可愛宋王十朋剡館白茶蘪詩日烘香借遠雨浥韻尤清

薔薇越中頗多自昔見稱於人亦有黃紅白三種上虞東山有薔薇洞又有重臺百葉者平泉草木記稽

山之重臺薔薇會稽之百葉薔薇
梔子花陶貞白言梔子剪花六出刻房七道芬香特
甚相傳即西域薝蔔也越中有二種曰山梔生山谷
中花瘦長香尤奇絕曰水梔生水涯花肥大倍於山
梔而香差減又有千葉梔六月初始盛
石楠花二月開冬時葉尤可愛嵊山谷間多明李伯詩水衡
雲母碓風掃石楠花石楠詠詞不知
疊嶂夜來雨清曉石楠花亂流
瑞香花生嵊西太白山餘姚上虞亦有此花宋天聖
中始傳東坡諸公俱作瑞字張祠部則以瑞為睡宋盧
天驥剡山瑞香花詩入葵生香酒力微不須金
鴨裊孤緋爲嫌淡白非真色故著仙家紫道衣

木蘭吳越鎮東監軍使院記大廈前木蘭特異越城
中稱爲一絕
丁香 白丁香剡山絕多
凌霄花其蔓倚木直上山陰最多有一歲三著花者
唐元稹詩寒竹秋
雨重凌霄晚花落
紫荊 紫薇
木槿
木筆花
山丹
芍藥有紅白二種越中所在有其花大有過尺圍者𦁠

嵊尤盛宋李易剡山詩班竹笋行三畝地紅藥花開一尺圍王十朋剡館芍藥詩已過花王候纔
聞近侍香來遊禁
酒地免作退之征
蘭越絕書句踐種蘭渚山王右軍蘭亭是也今會稽
山甚盛餘姚縣西南並江有浦亦產蘭其地曰蘭墅
蕙餘姚江邊多產之因名蕙江
菊古作蘜字嘉泰志昌安門內朱通直莊有佳菊數
十種續志上原名品亦多剡中高氏雪館種菊一二
百本最奇者紫菊丹菊近日尤盛奇香異態種種惟
藍菊最難得
水僊宋元祐間始盛得名有兩種一爲金盞銀臺

蜀葵又有小者曰錦葵俱有五色
鳳僊花有五色
雞冠花亦有白者
萱花越人謂之鹿葱花毛詩作諼草
洛陽花有五色尤媚
芭蕉
石竹
玉簪
剪春羅 剪秋羅
午時花午開子落

長春花即月月紅

罌粟花又名米囊有千葉重葉

蝴蝶花

金絲花

荷花亦曰芙蕖說文其花芙蓉其秀菡萏唐時鑑湖及若耶盛見名人詩者甚多嘉泰志云山陰荷最盛其別曰大紅荷小紅荷緋荷白蓮青蓮黃蓮千葉紅蓮千葉白蓮出偏門至三山多白蓮出三江門至梅山多紅蓮夏夜香風率一二十里不絕非塵境也遊者多以晝故不盡知今昌安門外地名茶下有朱太

守祠前後十餘里皆荷池風景不減昔時而各邑湖中亦往往彌望餘姚燭溪湖有荷花潰[唐李太白詩]鏡湖三百里菡萏發荷花五月西施採人看隘若耶[又]荷花鏡裡香[又]若耶溪傍採蓮女笑隔荷花共人語[徐彥伯詩]妾家越水邊搖艇入江煙既見同心侶復採同心蓮折藕絲能脆開花葉正圓春歌弄明月歸棹落花前[又]崔國輔詩越女作桂舟還將桂爲楫湖上水渺漫清江初可涉摘取芙蓉花莫摘芙蓉葉將歸問夫婿顏色何如妾[僧齊己詩]越溪女越江邊齊菡萏雙嬋娟嬉遊何處採擷且同船浩發容與清波生漪漣時逢島嶼泊幾共鴛鴦眠襟袖既盈溢馨香亦相傳薄暮歸去來苧蘿生碧煙

[木]松嘉泰志卧龍及蕺山絕頂有松數株蓋百年之木新松最多無山不植

栢有渾側二種又有一片如手掌者名手掌栢

檜栢葉松身平泉草木記木之奇者會稽之檜

椑似栢而香出四明山爲多見梅福四明山記

桐謝靈運所居桐梓森聳本草圖經生桐栢山谷今處處有之其類有四青桐枝葉俱青無子梧桐皮白葉青有子白桐有花與子其花三月開黃紫色崗桐似白桐無子白桐崗桐宜作琴瑟

梓十道志越城多生豫章樹每風雨聞鐘鼓聲豫章即梓也吳越春秋吳王好起宮室越王使工人入山伐木天與大木一雙可二十圍陽爲文梓陰爲楩楠梅福四明山記山生梓或云梓即是楸

桑

柘越中多有之非但葉可喂蠶其木文理縝密而黃色可愛堪爲器具

櫟水經注謝靈運與惠連聯句刻孫潭櫟側

檀可爲車宋南渡初製五輅須檀爲軸取諸嵊

楝有花詩人常道之[宋]梅聖俞詩紫絲暈粉綴鮮花綠羅布葉攢飛霞[陸]無巳時客葉巳成陰萬花初著枝

椿剡溪谷多此木[宋]孔德紹詩歲積松方偃年深椿欲樕

楮說文穀也陸璣草木疏江南以楮擣紙

柞周處風土記始寧剡界山多柞木吳越之間名柞爲櫟漢五柞宮即此木

樟出嵊他邑亦多有之酉陽雜俎江東人以樟爲船宋張嵲詩白水汪汪滿稻畦樟花零落徧前溪

榛輿地志越太平山生榛木嵊亦多此木宜爲楊

櫧越中在在有之土人多用以作器

橡出嵊唐謝澗詩霜肥橡栗留山果月冷蒸薪散水禽

榧平泉草木記木之奇者稽山之榧然嵊尤多木理堅細堪爲器圖書會粹王右軍嘗詣一門生家設佳饌供給甚盛感之欲以書相報見一新榧几至滑淨便書之草正相半門生送王歸郡比歸其父刮削都盡兒看驚懊累日

皂莢 昇仙木四明山皂莢樹也絕大劉樊於此飛昇宋孫應時詩劉樊蟬蛻此登仙老木當時已拂天王骨半枯猶秀潤蒼苔新長更榮鮮蟠桃待熟三千歲銅笛重摩五百年化鶴未歸山寂寂徘徊誰與問因緣

貝多木出諸暨寶掌巖寶掌禪師所植蓋數百年矣

相思木平泉草木記得稽山之相思木述異記戰國時魏有民戍秦其妻思之卒塚上生木枝葉皆向夫所謂之相思木吳都賦相思之樹注樹理堅斜斫之有文可作器

椶櫚十道志會稽椶山又剡山谷多植山海經注椶一皮一節

黃楊四明山記山生黃楊

楡 楊 柳 槐 烏桕 冬青 楓 槿 杉

朴 椐

草 席草越人取以爲席產多而利博

莎草釋草云臺夫須可以爲笠又可以爲蓑此草易茂歲歲繁滋雖芟之一日已復生越人惡之語若其不能去而北方以罕有貴之唐河南西士曹有莎廳宋晏元獻有庭莎記是也其根爲香附子

三白草產鏡湖畔初生不白入夏葉端方白農人候之以時田三葉白苗畢秀矣

茝即白芷

芸今七里香葉類豌豆作小叢生其花極芬香經秋葉間微白如粉汙辟蠹殊驗

長生草又名卷柏生四明山雖甚枯槁得水即葱翠甚爲異也

鹿胎草孫士陳惠度射鹿剡山鹿孕而傷產子死猶以舌舐之母亦死其處生草曰鹿胎草

恆春草鄉人名爲千年潤唐方士梁鍾進恒春草詩東湖有靈草生彼剡溪傍既亂芬芳色仍連菡萏香金膏徒騁詩石髓莫矜良餐使露消滴還遊不死方

鼓椎草 旱蓮草 馬鞭草 馬鬃草 魚腥草

鴨跖草　上青下白草

蘋似槐葉生道旁淺水中與萍雜至秋則紫越中謂之馬薸亦呼紫薸韓詩沈者曰蘋浮者曰藻

藻水草之有文者生乎水下而不能出水之上古人藻棁蓋取以禳火

萍一名蓱無根而浮常與水平越人謂之薸言漂流無定也舊說萍善滋生一夜七子一曰萍浮於流水則不生於止水則一夕生九子世說楊花入水化爲浮萍

昌蒲越中有一種葉有脊如劍謂之鴈蕩昌蒲又有石昌蒲者生石上節殊密不止一寸九節也今人多以拳石或沙中種之爲几案之玩陶貞白言真昌蒲古人謂之蘭蓀四五月亦作小簇花也東澗溪側又有名溪蓀者根形氣色極似石上昌蒲而葉正如蒲無脊俗亦呼爲昌蒲

蓼生水澤間吳越春秋越王念復吳讐目卧則攻之以蓼

大蓼一名馬蓼莖大而赤生水中高丈餘越中池澤所在有之

蒲宋餘姚尉楊襲璋留家于汝湖之東植蒲數里遂名其地曰東蒲鄭興詩游上冠空千載穴湖東樹老幾行蒲

葛性柔韌蔓生可衣五雲門外有葛山吳越錄越王種葛於此其民歌曰令我採葛以作絲

蘆　荻　莪　藍　苔

芝有五色

竹　篠竹其別名曰篠左傳會稽之竹箭蓋二物也周禮有箈菹筍菹鄭康成云竹萌曰筍箭萌曰箈音治箭爲矢材故亦謂矢爲箭謝康樂山居賦二箭殊葉箬箭大葉笄箭細葉戴凱之竹譜會稽箭最精節間三尺堅勁中矢

淡竹可煮以爲紙

苦竹筍味苦不堪食有黃苦青苦白苦紫苦幹細而直可以爲筆圖經越出筆管是也又有頳地苦堅中可以爲矛棹類苦其節踈湘簟苦油苦苦竹亦可爲紙但堪作寓錢爾

篛竹越中處處有之嵊爲多羅浮山疏篛竹堅利南中人以爲矛酉陽雜俎篛竹筍未竹時堪爲弩弦

慈竹冬月筍生竹外繞其母故又名孝竹又名王祥竹酉陽雜俎慈竹夏月經雨滴汁下地生蓐似鹿角色白食之已痢

斑竹述異志越中有顧家斑竹用以作牀筒及他器具甚清雅

對青竹成都古今記云對青竹竹黃而滿青節節若間出此竹惟會稽頗多彼人呼爲黃金間碧玉今或稱曰閃竹又曰間竹又云越閃竹宋宋祁贊翠瀟如畫宋黃庭堅賦余君其相

紫竹可爲簫管九節者佳宋宋祁贊竹生三歲色乃變紫

黃竹出蕭山昔范蠡過此遺馬箠焉生筍爲林竹色皆黃

笙竹寳慶續志云樂部作笙率以會稽卧龍山竹爲貴

角竹節高而疏筍味淡有斑色

方竹中堅而外方爾雅𥯨堅中簢筡中宋張詠詩筍從初茁已方堅峻節凌霜更可憐

公孫竹高不盈尺可爲几案之玩

人面竹剡山有之竹徑幾寸近本逮二尺節極促四面參差竹書如魚鱗而凸頗類人面爾雅杀數節

蘆栖竹嵊嵊山有蘆栖灣竹譜竹膚是蘆

戴凱之竹譜竹之別類有六十一黃魯直以爲竹種類至多竹譜之類皆不詳欲作竹史不果成今所錄

猫竹一作茅竹又作毛竹幹大而厚異衆竹越人取以爲舟四明洞天記毛竹叢生澗邊又金庭山毛竹洞天有毛竹宋李清臣詩雲藏毛竹深深洞煙起香爐裊裊風颸張躲詎毛竹陰森洞門古

桃枝竹作篾殊韌堪作簟爾雅桃枝四寸有節西京雜記會稽歲時獻竹簟號流黃簟書曰篾席黼純孔安國云篾桃枝竹也梁元帝詩柯亭臨絕澗桃竹夾細流

石竹山居賦注石竹本科叢大以充屋榱巨者竿挺之屬

桃枝石竹小而密人家多植之以當籬援

水竹依水而生亦細密人家亦以爲宅援大者或圍數寸其細密乃不能如桃枝石竹也

燕竹越人以其燕來時出筍甚美因以爲名宋華鎮詩竹筍黃芽欲老時杏梁日暖燕初歸他林尚聳千竿翠筍先抽一握肥王十朋在剡詩問訊東鄰竹佳名佔得知龍孫初迸處燕子正來時

筴竹可貴爲紙幹細而直

筠竹即筆竹越中俱有而剡爲多有早筆晚筆黃筆

綿筆宋梅堯臣詩侵天筆竹溪西東

龍鬚竹長而秀節疏

鳳尾竹葉細小亦慈竹別種

止越產耳山海經竹六十年易根易根必花實而枯死實落土復生六年而成林本草竹開花小白如棗花實如小麥子味澁浙人號為竹米以為荒年之兆宋政宣間越州竹生花蔡京表賀其辭曰獨挺歲寒之節誕敷刺盤之榮百萼分紅擢鶴援之稍餘上枝競翠竹鳳實以來儀議者謂竹生花則實而枯非可賀也竹性喜東南故古之種法云斲取東南引根於園角西北種之久之自滿園諺云西家種竹東家治地言其滋引而生來也近時之諺又曰種竹無時雨過便移多帶舊土記取南枝又數榦相連則易生諺曰十人種竹一年成林一人種竹十年成林

【藥】山奇糧即禹餘糧也產山谷間服之令人不饑療瘋毒瘡其功甚速山民遇歉歲取食之　王芝出陶宴嶺一名鬼臼一名山荷葉一名唐婆鏡花色正紅生葉下故又名羞天花　半夏　香附本草又謂之莎根　芍藥有赤白二種產上虞者佳　蒼朮　紅花　茴香　五味子　瓜蔞　紫蘇　山查　穿山甲　蟬　枳實　陳皮　茯苓　黃連　栢子仁　甘菊　菖蒲　南星　百合　薄荷　梔子　車前子　蔓荊子　金櫻子　白朮新昌多　枸杞子　劉寄奴草　馬兜零　益母草　何首烏　天花粉

金銀藤花即忍冬也　天門冬　麥門冬　側栢葉　艾　桔梗　茵陳即蒿　茅根　青箱子即白雞冠子　蟬蛻　螳螂　鹿角　虎骨　兔頭骨　兔矢　柴胡　前胡　玄參　苦參　苧根　燈心　茯神　黃卷即荳芽　槐角子即槐實　天蕎麥　桑白皮　淡竹葉　竹茹　桑寄生　楓寄生　龍牙草出銀山塢　草決明　夜明沙　穀精草　金星草　細辛　女貞實即冬青子也　葛根　龜甲　鱉甲　紫花地丁出香爐峰治疔瘡甚効　金盞瓶草　薏苡　豨薟　紫河車紫白二種亦名金

線重樓　霹靂箭治毒其效又名一枝箭　三七近自廣中移種來甚易繁治血亦效

【鳥】鵲淮南子鵲巢向太一博物志鵲背太歲先儒以為鵲巢居而知風歲多風則去喬木巢旁枝鄭戩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俗傳鵲巢有梁見鵲上梁者貴一曰乾鵲今俗呼喜鵲

鶻鳩釋鳥云鶻鳩鶻鵃音骨嘲左傳鶻鳩氏司事一名鳴鳩月令鳴鳩拂其羽一名鷽鳩莊子蜩與鷽鳩笑之短尾青黑色多聲似山鵲而小　班鳩項有繡文班此似鵲巢之所謂鳩歐陽公謂常在人家屋瓦

閒者也　鵓鳩灰色無項繡陰則屏逐其匹晴則呼之語曰天將雨鳩逐婦　鳲鳩即布穀一名戴勝月令戴勝降于桑越人云降桑遇金日主穀賤　爽鳩鷹也至二月則化爲布穀

鷓鴣背臆前有白圓點文本草形似母雞多對啼常自呼其名志常南翥不思北鳴曰鉤輈格磔會稽諸暨山間頗有（唐李白越中覽古詩只今惟有鷓鴣飛　竇鞏詩鷓鴣飛上越王臺　宋陸游和鞏勝州詩時餅香鷓鴣）

杜鵑一名子規夜啼達旦血漬草木凡始鳴皆北饗啼苦則倒懸於樹越人謂之謝豹（宋李易剡山詩丁寧杜宇住江北爲喚故人今早歸）

烏孝鳥也王子年拾遺記越王入國有丹烏夾王而飛起望烏臺以紀其瑞益州耆舊傳張翳爲會稽太守一郡慕化民語曰城上烏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友廣雅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烏白項而群飛者謂之燕烏越中又有一種名寒鴉比常鴉頗小歲十月自西北來其陣蔽天及春中乃去（宋秦觀蓬萊閣滿庭芳詞寒鴉萬點流水遶孤村）

燕舊說紫胸輕小者謂之越燕胸斑黑聲大者謂之胡燕胡燕每巢人家門外越中人家每候燕多社前但不入屋必過玄鳥至之日乃入營巢

鶯即倉庚一名黃鸝詩人謂之黃鳥

鸛拾遺記鸛能聚水巢上故人多聚鸛鳥以禳火災然往歲會稽市火相去尚遠忽有熛焰如流星獨焚倉西鸛巢鸛飛鳴空中竟不能救

鵯鶋雅舅也（宋張耒詩落月啼烏舅空林露寄生　明宿詩二月辛夷猶未落五更烏舅啼　先帝廬天驂詩山杏枝頭鵯鶋兒來傳春信語多時）

吐綬生嶀太白山狀如雞文彩五色口吐綠綬長數尺古今注吐綬鳥曰錦囊（唐劉禹錫詩越山有鳥形類雞嗉中吐綬光若若　宋李易詩昔人仙去斷丹梯惟有深山吐綬雞百囀和鳴非我事漫將錦服搢幽棲）

斲木口如錐長數寸常斲木食蟲

鶺鴒蓋雀之屬飛則鳴行則搖長腳尾腹下白頸下黑

黃雀白露來霜降去

畫眉越所在有之其眉如畫音宛如人語可聽

拖白練嵊王岑最多尤可玩愛

鷴白羽紅冠腹下作灰青點花園者之最可珍（唐項斯詩吏望會稽何處是沙連竹箭白鷴群）

雪姑其色蒼白冬月群飛鳴則大雪

雉　鶺鴒　桑扈　百舌　鸜鵒　練雀　竹雞

黃頭　白頭翁　鶻　鷂　鶚

鵜鶘形似鶚而大高足頷下胡大如數升用以盛水貯魚好群飛沉水食魚其鳴自呼一名淘河一名洿澤越中不常有有輒大水

鷺色雪白頂上有絲長尺餘欲取魚則弭之山陰瀕水人家多畜之皆馴不去惟白露一日必籠之不然飛去

鸕鷀漁人畜之以取魚

鷗　鸂鶒　鴛鴦　鵁

鳧　鴨尸子野鴨爲鳧家鴨爲鶩

鵝晉王右軍愛鵝今蕺山蘭亭金庭山皆有鵝池存焉圖書會粹山陰曇禳村有一道士養好鵝十餘王清旦乘小船往看之意大願樂告求易道士不許百方譬說不能得之道士言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屈書道德各兩章便合群以奉右軍爲停半日寫畢籠鵝而歸大以爲樂（唐李白詩右軍本清真瀟灑在風塵山陰過羽客愛此好鵝賓掃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

鷄

獸

牛古之視牛者以耳病則耳燥安則溫潤而澤詩云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是也晉書又云牛相髻堂欲潤脣延欲廣豪筋欲就雋骨欲垂插頸欲高排肋欲齊尾不用至地頭不用多肉角欲得細身欲得圓眼欲得大口方易飼鼻廣易牽倚欲如絆馬行欲如羊形欲如卷懸蹄欲如八字亂聰好觸龍頸突目好跳毛拳角冷有病毛少骨多有力岐胡有壽常有似鳴有

嘉泰志中州坪羊灌取酥酪以雜酥爲冠今南方亦皆作而會稽爲住會稽諸邑又推諸暨爲冠晉王武子指羊酪示陸士衡云卿江東何以敵此疑當時南方未有酪也今餘姚乳餅特有名

羊嘉泰志會稽往歲販羊臨安渡浙江置羊艎板下

羊齧船茹舟漏沉溺者甚衆至今人以爲戒

豬　野豬大者二三百觔四明山很及野僧麋之不以入市　豫豬　貛豬

馬　驢　騾

鹿　麂孔曄記龍泉山有三足白鹿

虎

犬　獾　豺　竹狗

貓

栗鼠　松鼠　鼯鼠即甘鼠存陸淳曰予嘗怪鼯鼠食郊牛致死因避兵會稽見有小鼠能噬牛纔傷皮

膚無有不死者

猨山家謂之鞠侯皮陸俱有詩見山川志　猴嘉泰志柳子厚云猨好踐稼蔬所過狼籍會稽山間豆麥胡麻萊菔蔬果竹萌之類多爲殘天衣寺僧法聰令捕一老猴彼以衣巾多爲細縫使不可脫縱之使去老猴喜得脫逃跳趨其群群望而畏之皆捨去老猴趨之愈急相逐日行數十百里其害稍息

兎

狨　牛尾貍　玉面貍新昌山中有之雪中取者味絕佳胡元以充土貢又以其食柿葉謂之柿貍　九節貍

獺似狐而小青黑色膚如伏翼水居食魚春初取鯉於水裔四方陳之進而弗食世謂之祭魚越中澤居者時見之

魚石首魚本草和蓴作羮開胃益氣加鹽暴乾食之名爲鯗土人愛重以爲益人雖產婦在蓐亦可食炙食之主消瓜成水初出水能鳴夜視有光頭中有石如棊子又野鴨頭中有石云是此魚所化

鯔魚色黑如緇衣其頭微小而區杭人謂之蚱頭魚魚之最美者吳王與會稽介象論鱠之美乃陷地置鈎餌果得鯔焉侍中徐景山云獺嗜鯔魚乃不避死本草生江海淺水中今越中瀕海處皆有之而餘姚後海之產更冠絕魚品桃花時爲絕勝然易餒即鹽者不能數日故難致遠明尚書孫文恪公詩思歸夜夜夢郊居何事南宮尚典祠家在越州東近海鯔魚味美勝鱸魚

鮆魚類鯔而小

春魚似石首而小歲以仲春而至豈以此得名與鹽浥而乾之名曰含肚嘉泰志越人饁耕以含肚鯗爲上饌傭耕者至有置不敢食裹歸爲親養者或不設則皆不樂

梅魚小於春魚而頭大最先至梅花時有之或云當作糜魚薹善爛云孫因越問梅魚桃鯔數其品也

箬魚狀類箬細鱗紫色即比目魚也一名鞋底魚

鯧魚鰭腹細鱗春夏之交其鱗微黑味甘而不珍

彈塗甚小水涸則跳亦名跳魚

烏鰂舊說烏鰂有矴遇風則虬前一鬚下矴一名纜風魚風波稍急即以鬚黏石爲纜遇大魚輒噀墨周其波以衛身若小蝦魚過前即吐墨涎惹之而越志烏賊懷墨而知禮

鱸鏡湖中小者纔數寸許最珍間有四腮者海鱸乃

絕有大者煮熟則掰瀹以沸湯亟取乃脆美可啖

鯉越中在在有之池澤所畜大者或十餘觔而餘姚江乃產三色鯉自黃山港口至汪姥橋曰姚江其鯉口尾青自橋而西至西石廟曰舜江其鯉口尾赤廟之西洲過多產蕙花曰蕙江其鯉口尾青白其在一水中而分界不亂（明許裁詩江流一派碧波浮分出三江各自流何事潛鱗亦三色揚鬐分界不同游　呂肅旂詩三江橫貫兩城中同是潛鱗色不同更道芳洲多蕙草幾叢花發倚春風）又燭溪湖魚至多而絕不產鯉間產鯉不二三尾並湖居民輒致訟不解

鯽一名鮒鏡湖中鯽纔數寸越人謂鯽喜聚遊鯽言相即鮒言相附蕭山湘湖之鯽珍美餘姚之燭溪上林二湖者亦特佳

鱧　鮎越人謂鱸之小者為鱸報鯉之小者為鯉花鯽之小者為鯽核鱧之小者為鱧臍鮎之小者為鮎篦

鰔亦桃花時肥

鱨性浮而善飛躍土人謂之黃鱨陸璣曰黃頰魚燕頭魚身類骨正黃魚之有力解飛者亦名黃揚

白魚嵊嶀祠下巨潭大者二三尺頭昂者第一尾頳者謂之追紅白

鮆有二種亦呼為魛魚魛魚堪鮓亦曰刀鮆說文飲而不食刀魚也越人謂之江鮆其小者謂之海鮆春時子多而肥

魴一名鯿細鱗縮項濶腹所謂縮項鯿也其廣方其厚褊味特肥美

鱅亦作鰫上林賦注似鰱而黑　鰱一名鱮狀似鯿而色白北土謂之白鱮今越人呼白鱗者為白鰱赤鱗者為紅鰱六韜曰緡隆餌重則嘉魚食之緡調餌芳則庸魚食之鱅庸魚也魚之不美者山陰諸暨以南大家多鑿池養魚為業每春初九江有販魚秧者買放池中輒以萬計方為魚秧時飼以粉稍大飼以糟糠久則飼以草明年賣以輸田賦至數十百緡其間多鱅鰱及鯉鯇青魚而已俗謂鰱食諸魚矢池養鰱水乃潔池有數十畝者旁或築亭榭臨之水光浩渺鷗鷺鵁鶄之屬自至植以蓮芡菰蒲拒霜如圖畫然過者為之躊躇貨殖傳曰水居千石魚陂謂此也

青魚　鯇　鱓

銀魚浙河以北所產大如指此州所產僅如箸末而軟美過之博物志謂之吳餘鱠魚云是吳大帝食鱠棄其餘水中化為魚也樵風溪酒甕山下間有之甚

大餘姚則獨石巍橋之東傍南岸江水中有有時常
在四五月
鯖魚其大如筋味頗似建業之鯖魚產餘姚之梅嶼
溪小麥熟時有亦名小麥魚
鱓土人夏至以後始食人秋則不食俗傳其性屬土
煑太久則化爲泥嘉泰志府學大成殿前池中有鱓
其大幾圍二尺歲旱池涸有見之者後漢書楊震傳冠雀銜三鱣魚顏之推曰當作鱓按荀子魚鱉鰌鱣僻非于鱣似蛇魚者抄鱣但作鱣本草作鱓荀子蟺非蛇鱓之穴亦作鱓章懷太子賢曰鱣鱓古字通也今從本草
鰻鱺形似鱓府城塔山有靈鰻井

鰍

介屬 龜 鼈 黿

蟹酉陽雜俎蟹八月腹內有芒真稻芒也長寸許向
東輸與海神未輸芒不可食　紫蟹產上河色紫其
味尤倩苦楝花時挾子而至語曰苦楝開紫蟹來
黃甲形甚大產海涯其脊無毛　蟛蜞小止可及寸
沙蟹更小味亦下
蚌　蛤　蜆　蟶　蚶亦名瓦稜子田種者佳
螺　蛇種類甚多
吐鐵狀類蝸而殼薄吐舌銜沙沙黑如鐵至桃花時
鐵始盡吐味乃佳醃食之宜飯宋厲無咎詩免冠思脫三塗雞吐舌甘從五鼎烹
鼃似蝦蟆而長踦瞋目如怒越王式怒鼃而武士歸
之即此也土人謂之田雞常鼃鳴後食之冬月不食
竹鼃春中能升高而鳴吐白沫懸竹樹間沫中皆
小黑子　蝦蟆本草一名蟾蜍腹大背黑皮上多痱
磊跳行酉陽雜俎蝦蟆聲抱令里俗聞其春鳴謂之
胙子大抵皆鼃類其子皆如小鮎魚大頭而有尾謂
之科斗大鼃月先生前足小鼃先生後足後足生而
尾脫　又有蛤蚧亦鼃之屬或名丰蛤泰志諸暨山

谷間皆有之長四五寸尾與身等形如守宮一雄一
雌常自呼其名最惜護其尾或見人欲取之多自齧
斷其尾首如蝦蟆背有細鱗如蠶子土黃色捕者必
以月之上寅日不則往往藏穴中不出
蝦海蝦擣潑生食以紫酒淋俊快河蝦殼強可烹食
耳又社豹啼時漁人賣小蝦名社豹蝦又有小蝦大
如棘泉曰棘蝦
水母一名蝦蛇閩人直曰蛇大小不等形如覆帽而
無口眼今三江斗門海浦潮退人可拾取常有蝦寄
其上方其浮泛水上人欲捕之輙欻然而逝乃是蝦

有所見耳越絕書海鏡蟹為腹水母蝦為目也其性煖能已河魚之疾或以蝦醋如鱠食之最宜亦物類相攝云

【蟲】蠶陽物也惡水蠶書飼蠶勿用雨露濕葉淮南子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再蠶謂之原蠶一名魏蠶土人謂之夏蠶亦曰熱蠶亦曰晩蠶以晩葉食之先王禁焉淮南子曰原蠶一歲再登非不利也然王者之法禁之為其殘桑也周禮鄭康成注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謂害馬與今蠶負馬跡亦其驗哉自先王之禁不行而民間有一歲三

蠶者矣是以桑弱而馬耗也春蠶四眠餘蠶皆三眠越人謂蠶眠為幼以蠶死則謂之眠熟故諱之

蜂有兩衙應潮主之所在衆蜂旋繞如衙一名蠟蜂蠟生於蜜然而家甘蠟淡山陰法雲寺僧云此村民家墓木空中有蜂集焉歲得蜜甚多或嫉之投豨焚之蜂衛其主不去盡死亦可異也　草

蛺蝶粉翅有鬚一名蝴蝶列子曰烏足其葉為蝴蝶嘉泰志云嘗見園蔬其葉有為蝶者三分二已蝶矣其一分未化者尚葉也又嘗見山陰澤中木葉化蝶亦如此干寶云稻成蛬麥成蛺蝶豈虛哉又有黃翅帯黑點者亦有紫色者

螢月令腐草為螢一名挾火一名據火一名熠燿一說熠燿行蟲非螢也今卑濕處有蟲如蠶蠋尾後帯火行而有光者是也越人謂此物多則有[illegible]又謂入人室則有客至

蚇蠖　蝸牛　蚱蜢　莎雞　螻蛄　蜈蚣　蝘蜓

蜻蜓　蟬　蛭

【貨】鹽郡蓋有鹽課司五山陰則錢清三江蕭山則西興會稽則曹娥餘姚則石堰鹽利甚博商販畢集西溪叢語元豐初盧秉提點兩浙刑獄會朝廷議鹽

法秉謂自錢塘縣楊村場上流接睦歙等州與越州錢清場等水勢稍淡以六分為額楊村下接仁和縣湯村為七分鹽官場為八分並海而東為越州餘姚縣石堰場明州慈谿縣鳴鶴場皆九分至岱山昌國又東南為溫州雙穗南天富北天富十分者為定數鹽自岱山及二天富皆取海水煉鹽所謂煮波也自鳴鶴西南及湯村則刮鹻以淋鹵以分計之十得六七鹽官湯村用鐵盤故鹽色青白而鹽官鹽色或少黑由曬灰故也湯村及錢清場織竹為盤塗以石灰故色少黃竹勢不及鐵則黃色為嫩青白為上色黑

多鹵或又有泥石不宜久停若石堰以東雖用竹盤
而鹽色光白以近海水鹹故爾後來決雖小變公私
所便大抵不易鹵法餘姚志曰亭民煎鹽之法海潮
每至沃沙日晁沙白用鐵刀刮鹼聚而苫之乃淋鹼
取滷然後試以蓮子每用竹筒一枚長寸許取老硬
石蓮三枚納筒中探滷三蓮橫浮則極鹹謂之足蓮
滷亦謂之頭滷二蓮橫浮次之若三蓮俱直浮其滷
薄不可用竹盤者編竹爲盤中爲百耳以篾懸之塗
以石灰纔足受滷燃烈焰中滷不漏而盤不焦灼一
盤可煎二十過近亦稍用鐵盤

茶府城內臥龍山瑞龍茶山陰天衣山丁塢茶蘭亭
花塢茶會稽日鑄嶺日鑄茶陶宴嶺高塢茶秦望山
小朶茶東土鄉鴈路茶會稽山茶山茶諸暨石筧茶
餘姚化安瀑布茶童家嶴茶上虞後山茶嵊剡溪茶
蕭山新昌亦產茶而名不甚著陸羽茶經浙東以越
州上餘姚縣生瀑布泉號仙茗大者殊異小者與襄
州同嘉泰志日鑄嶺下有寺名資壽其陽坡名油車
朝暮常有日產茶絕奇故謂之日鑄然茶之尤者顧
渚蜀岡蒙頂皖山寶雲皆見於唐以前記錄或詩章
中日鑄有名頗晚吳越貢奉中朝土毛畢入亦不聞
有日鑄則日鑄之出殆在吳越國除之後歸田錄云
草茶勝於兩浙兩浙之品日注第一青箱記亦云越
州日鑄茶爲江南第一范文正公汲清白堂西山泉
以建溪日鑄臥龍雲門之品試之云甘液華滋悅人
襟靈今越中產茶極多佳品惟臥龍一種得名亦盛
幾與日鑄相亞或謂臥龍山茶種初亦出日鑄蓋有
知茶者云二山土脈相類然日鑄芽纖白而長其絕
品長至三二寸不過十數株餘雖不逮亦非他產所
可望味甘軟而永多啜宜人無停滯酸噎之患臥龍
則芽差短色微紫黑類蒙頂紫筍味頗森嚴其滌煩

破睡之功則雖日鑄有不能及顧其品終在日鑄下
剡錄云會稽茶以日鑄名天下吾行入日鑄寺綆泉
瀹茶茶與水味深入理窟茶生蒼石之陽碧澗穿注
茲乃水石之靈豈茶哉山中僧言左右巖隖能幾何
入京師供好事者何可給蓋取諸近峰剡居半焉然
則世之烹日鑄茶者多剡茶也日鑄以水勝耳瀌溪
顧渚溪渚以茶名者水也剡清流激湍與山脈絡茶
胡不字余留剡幾年山川巨井清甘深潔宜茶方外
交以茶至者皆精絕後中小龍幺鳳至鎬不擘作茶
品又云茶非水不可水得茶方神陸羽水品二十劉

伯芻水品七其品藻天下名泉殆盡余嘗取剡山作
茶品復取剡潭谷作水品錄之如左茶品十瀑布五
龍穴五紫巖焙坑大崑小崑鹿苑細坑焦坑泉品亦
十五龍潭葛翁井石門潭三懸潭雪潭偃公泉亞父
潭紫巖潭瀑布潭簟潭令山會諸山往往產茶總謂
之紹興茶惟以細者爲佳不必卧龍日鑄北地競市
之都門牙家云越所販茶每歲蓋計三萬金也其上
虞後山茶餘姚四明茶惟郡人知之他地鮮行唐杜牧之
卧龍山茶詩山實東吳秀茶稱瑞草魁宋晏殊日鑄
茶詩稽山新茗綠如烟靜挈都藍煑惠泉未向人前
殺風景更持醪醑醉花前宋僧清晝剡茶詩越人遺
我剡溪茗採得金芽爨金鼎宋華鎮剡中瀑布嶺仙
茶詩烟霞寄通神仙府草木微滋亦有靈

筍乾品亦多盛行差亞於茶名花筍者第一出山會

酒府城釀者甚多而荳酒特佳京師盛行近省城亦
多用之荳酒者以綠荳爲麴也近又有薏苡酒地黃
酒鯽魚酒造法大約同荳酒而間出新意味俱佳其
名老酒者味稍次而特多

醋味香酢過於他處家釀之亦多於他處郡城盛

羅嘉泰志越羅最名於唐杜子美詩屢逃之繚綾行
越羅蜀錦金粟尺後出塞曲越羅與楚練是也地理
志越貢寶花羅今尼院中實衔羅者是近時又翻出
新製如萬壽藤七寶火齊珠雙鳳綬帶紋皆隱起而
膚理尤瑩潔精緻實衔不足言矣

綾嘉泰志今出於剡縣昔所謂十樣花紋者今不盡
見惟樗蒲綾最盛名樗蒲者以狀如樗蒲子
耀花綾南部煙花錄隋煬帝幸汴時越土進耀花綾
有文突起特有光彩絲女乘樵風於石帆山下收野
蠶繭繰之絲女夜夢神人告曰禹穴三千年一開汝
所得野蛾繭即江淹書橐中璧魚化之絲織爲裳必
有文彩既織成果有光彩人間不敢服遂進之

縐紗嘉泰志剡出縐紗尤精其絕品以爲暑中燕服
如絓氷雪然雖剡之居人亦不能常得矣

縠嘉泰志始見於吳越春秋句踐始得西施鄭旦飾
以羅縠是也以故錫貢舊有輕容生縠數十年來縠
頗出於蕭山雖未臻絕妙然與吳中機工略相當矣
今羅綾縐縠越中絕無織惟絹紗稍有焉

絹山陰蕭姚織者頗佳謂之蕭絹嘉泰志云出諸暨
者花山同山板橋輕匀最宜春服今蕭絹亦此類初
販鬻至杭而止其後盛行外境又一種厚實者不亞
杭之葛家絹今蕭氏不復織絹絹亦漸薄所謂本機
絹者亦行於南北然不爲佳有花絹頗似吳興

紗嘉泰志蕭山紗以暑伏織者爲上秋織者爲下冬之爲尤下蓋霜燥風烈則絲脆帛地不堅爲衣易敝今郡城間有織者

葛之細者舊出葛山當句踐時使國中紅女織布以獻於吳其精而後之葛布頗無聞者今間有之出余暨者佳越絕書令我採葛以作絲弱於羅兮輕霏霏以葛之蔓兮衍長條爲絺爲綌織且調當是服輕飄飄

苧之精者本出苧羅山下有西子浣沙石蓋俗所謂苧沙者於此浣之以故越苧最得名紹興府有白苧歌今八邑皆有苧布然尤以暨陽爲勝雖不逮舊蓋苧

蘿遺俗也諺諸暨三如有如絲之苧苧或作紵然云如絲則苧固爲近

白疊布白一種古所謂白氎巾者也晉令士卒百工無得服越疊其貴重如此嘉泰志云今無之[illegible]越布詔比絹方縑既輕且麗珍邁龍水妙越島夷傳志謂非葛不足當以介度之似即此白疊布耳

山棱布一名皺布嘉泰志云頗有名亦出於諸暨其紗綃蘇爲縷織成而精好織密蓋亞於羅然頗須厚價值雖倍惟貴介公子之服紈綺者乃獨喜取之將製衣漱之以水頃刻成縠文矣今無織者

強口布強口者地名去嵊十里即王謝飲水處所謂雖寒強飲一口者也嘉泰志云以麻爲之機織殊麄而商人販婦往往競取以與吳人爲市

綿紬亦謂之繭布八邑俱有嘉泰志云毛詩傳袍襺也禮記玉藻纊爲襺左氏傳重襺衣裘註皆謂新綿今諸暨之俗紡緝繭緒織如絲縷織之成匹狀似絁而密緻過之雖名爲布其實帛也

絲紬緝絲爲縷光亮有彩色

木綿今人直謂之布

苧沙木綿苧經綿緯山叟之佳服

紙越中昔時造紙甚多韓昌黎毛穎傳稱紙曰會稽

褚先生是也

側理紙小說王右軍在會稽桓溫求側理紙庫中有五十萬盡付之桓溫云右軍不節百衲琴云是謝太傅乞箋紙九萬側理一作陟釐紙譜側理紙南越所貢漢人言陟釐與側理相亂蓋南人以海苔爲紙其理縱橫邪側洞天清錄北紙用橫簾造紋必橫其質鬆而厚謂之側理紙

藤紙出嵊唐舒元輿悲剡溪文剡溪上綿四五百里多古藤株枿逼土脈他植發活獨古藤紙盡生意閉實溪上人有道者云溪中多紙工萬斧斬伐無時擘剝皮肌以給其業意藤雖植物溫而榮實而枯養而生殘而死亦將似有命於天地間今爲紙工斬伐不得發生若此與日過數十百郡洎東雒

酉雜俎見書文者皆以剡紙相誇予見剡藤之死職正由此過固不在紙工且今握管動盈數千百人筆下動數千萬言不知其爲謬誤殘藤命易甚桑之文妄言詭誰非書剡紙者耶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之雖舉天下爲剡溪猶不足以給況一剡溪耶以此恐後日不復有藤生於剡矣藤生有涯而錯爲文者無涯無涯之損物不直於剡藤而已余所以取剡藤以寄其悲 [宋]周況剡紙歌 雲門路上山陰雲中有玉人特玉節死委山裡禹餘糧石中黄子黄金屑剡溪剡紙生剡藤噴水搗爲蕉葉稜欲寫金人金口偈寄與山峯山裡僧手把山中紫羅筆思量點畫龍蛇出正是垂頭榻衆時不免向君求此物 [宋]舒亶詩 宣毫利若風剡紙光如月 [宋]歐陽修詩 剡藤瑩滑如玻璃 [宋]黄庭堅詩 剡藤蜀繭照松煙

玉版紙瑩潤如玉 [宋]蘇軾詩 溪石琢爲肝剡藤開玉版

敲冰紙嵊之極西水深潔山又多藤楮敲冰時爲之益佳蓋冬水也 [宋]楊萬里詩 寒溪浸楮春夜月敲冰舉簾勻割脂凝仙土萊閣詩敲冰

呈好手織素競交鴛同本中諸敲冰落手盈卷軸頓使凡紙生清芬

羅牋用蜀人魚子牋法 [宋]陳師道以剡牋寄蘇軾詩 雲母光籠玉楮溫米原自剡溪漬清涵大姥峰頭雪潤帶金庭谷口雲九萬來玄王內史百番聊騎杜參軍從知醉裡縱橫墨不到羊欣白練裙

澄心堂紙用南唐澄心堂樣

剡硾出嵊用木椎擣治堅滑不凝筆光白可愛有藤竹二種

竹紙嘉泰志 剡之藤紙得名最舊其次苔牋然今獨竹紙名天下他方效之莫能彷彿遂掩藤紙矣竹紙上品有三曰姚黄曰學士曰邵公三等皆又有名展手者其脩如常而廣倍之自王荆公好用小竹紙比今邵公樣尤短小士大夫翕然效之建炎紹興以前書簡往來率多用焉後忽廢書簡而用劄子劄子必以楮紙故賣竹紙者稍不售惟攻書者獨喜之滑一也發墨色二也宜筆鋒三也卷舒雖久墨終不渝四也不蠹五也東坡先生自海外歸與程德孺書云告爲買杭州程奕筆百枚越州紙二千幅常使及展手各半汪聖錫尚書在成都集故家所藏東坡帖刻爲十卷大抵竹紙居十七八米元章書史云予嘗硾越州竹光透如金版在油拳上短截作軸入笈番覆一

日數十紙前輩貴會稽竹紙於此可見會稽之竹爲紙者自是一種收於筍長未甚成竹時乃可用民家或賴以致饒 [宋]米元章寄薛紹彭劉涇詩 越筠萬杵如金版安用杭油與池繭高壓巴郡烏絲欄平歎澤國清華練老無他物適心目天使殘年同筆硯圖書滿室翰墨香劉薛何時眼中見 [宋]薛紹彭和韻 書便瑩滑如碑版古來精紙惟聞蜀杵成剡竹光零亂何用區區書素練細分濃淡可評墨副以溪難乏硯世間此語誰復知千里同風未相見 [又]論筆硯間物 研滴須琉璃鎮紙須金虎格筆須白玉研磨須墨古越竹滑如苔更須加萬杵自對翰墨卿一書當千古 [宋]陸游竹紙三絶句 會稽竹箭東南美來伴陶泓住舍城惜不逢韓吏部相從但說楮先生 [又] 會稽竹箭東南美化作經黄紙疊層舊日土毛無用處剡中老却一溪藤 [又] 會稽竹箭東南美來席之間見此君爲問溪工底方法殺青書字有前聞

今越中凡昔人所稱名紙絶無聞惟竹紙間有之然

亦不作

黃紙　草紙

麻有黃白二種

箬篠葉也

菜油　麻油　桐油　柏油

燭多以柏油作之甚堅耐燒

靛青

蜂蜜　黃蠟

銀出銀山舊有禁坑得擅開　銅　錫

器箭爾雅東南之美則有會稽之竹箭越中有竹名

箭宜為矢自漢以來乃併謂矢為箭雖用柳用楛亦

呼曰箭

簟西京雜記會稽貢流黃簟

竹夫人又名青奴宋李公甫新春縣君祝氏封衛國夫人制常召大夏之間多為涼德之助剖心析肝陳數條之風料自頂至踵無一節之瑕斑末聯云於戲保抱携持朕不忘兩夜之寢展轉又側爾尚形四方之風期頤斵仰于王請聞道狀頭推竹几夫人應不辭黜黜只送竹几與湖秀才詩留我同行木上坐贈君無語竹夫人黃庭堅青奴詩序趙子充示竹夫人詩乃涼寢竹器然憩臂休膝似非夫人之職冗名冬夏青竹之所長故易名青奴耳懷李西台風拂帶昭華三尺月侵牀我無紅袖堪娛夜正要青奴一味凉同宿何以後竹夫人詩與君宿昔尚同牀可坐西風一味凉便學短檠牆角棄不如團扇篋中藏人情易變乃如此世事多虞秖自傷却笑班姬與陳后一生辛苦望專房

竹扇　蒲扇

草席　苕帚

茶甌唐陸羽茶經甌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壽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處越州上殊為不然盖邢瓷類銀越瓷類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類雪則越瓷類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綠邢不如越三也晉杜毓荈賦所謂器擇陶揀出自東甌甌越也甌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淺受半斤已下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則益茶茶作白紅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紅壽州瓷黃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

悉不宜茶

秘色器曾慥高齋漫錄今人秘色器世言錢氏有國日越州燒進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之故曰秘色嘗見陸龜蒙集有越器詩乃知唐已有秘色矣然陸詩初無秘色字安知非越州昔有此器而錢氏乃用為供奉耶嘉泰志云今耀州陶器名曰越器而餘姚志又稱上林湖燒秘色磁器頗佳宋時置官監窰焉尋廢今各邑亦俱有民窰然所燒大率沙礶瓦甎之類不出境亦粗拙不為佳器陸龜蒙詩九秋風露越窰開奪得千峰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鬬遺杯

禍以脊之絲布不服魚蛤蔬菜不食而務窮四方綺
麗極水陸珍味婦女皆競華飾或至擬王家不可理
於數十年前之越郡又似詆太過若夫婚論財嫁卒
破家乃至生女輒溺之嗜貨利崇富而賤貧兄弟好
異財別籍則誠惡俗然自昔已然或更甚不可謂自
今人始也其不古若者後輩或輕其長者邑試童子
時倩力爲詐巧用新術　多甚僻而鄉閭多
盜頗亦有勝於昔者　族姓或貴士夫以
禮今則漸退避昔時巨族　輒移文約日角鬭謂
之興兵有殺傷乃競訟不　更鬭今則率聽處斷

於官昔時婦入門無論長　新觀之謂之看新婦今
則稍閑以禮其他如此類　多不可勝紀語云衰中
有盛盛中有衰察於此　之論大要視矣總之
今紹興俗崇經術其師友　次第精深融徹循
禮守法僭踰者則共誚之士夫以名節相尚嘉隆以
來抗疏者猶猶當時權相有言曰惟紹興人饒我不
過其語至今天下傳之宋杜正獻公戒門生曰浙人
褊急易動柔懦少立術於上前執奏人乃曰得無非
兩浙生否是又今人勝古者也尚氣多爭宦室編民
不自懸別沾沾足已恥師人見貴勢不爲加禮如淮

夫而不能如仲孺敬賓賤寵下輩便捷能作言語喜
興謠造謗甚至榜揭於通衢八邑大略同焉其無千
金無凍餓食魚羸蛤猶然而經六代之東徙宋之南
遷其生齒甚繁地更苦狹非復昔之地廣人稀矣而
山會附郡城郡城古都會其閒見富古朴之風利衰
然謹守畏譏議又比他邑較尚文士子間能習古文
作字或爲詩社近附於陽　又多講理學文辭
議論渢渢可述蕭山西　其西鄉稍尚纖禮東
鄉乃近朴然總之猶多眉　喜議論或信浮說登
科第者接踵而仕宦多亂　振鮮焉諸暨號邑民

頑好訟所爭毫末至累歲　村居自爲黨豪宗武
斷其科第不爲盛而閒出　人輒能侃侃自樹亦
有詩文派自楊王後不　姚科第最多無之鉅
宗盤互家居聲勢愈貧寒　亢自矜士大夫頗
有節槩然亦往往恃氣不相能即成黨或言其過不
諱居之不疑亦鮮虛巧其服食視諸邑爲奢上虞居
會稽餘姚之間地狹而好矜名類能飭廉隅篤孝讓
然喜生事意氣多發揚鮮含蓄嵊新昌舊本一邑在
萬山中率負氣擬脅入官府不難破家賴其士子知
好學砥行然嵊猶近質不浮不作無益新昌則稍綠

百二十九歲府君稱善是歲吳之太平三年歲在丁丑元後仕朝常在臺閣爲東觀令遷拜清河太守加位侍中推刋古射文藝多通

冠禮不行久矣男子年十六以上乖髮總角長而冠多於冬至或正旦加網巾于首拜天地祖宗尊長即是矣婚必擇門第凡士人爲婚女家治酒則爲允謂之許親酒或用銀牌寫允許二字續後具猪鵝茶餅之類饋送繼行納幣禮娶 親迎用樂婦扶掖成婚雖用踏花牽紅 [illegible]儀即日拜公姑以次及其家衆喪大率用文 禮惟不行小斂不用布絞其壙塋多砌磚爲槨 者乃以石不甚用浮

屠既卒哭舍苴經更用細 服出謝弔客溺堪輿家說寧緩葬有至二三十 祭以四時或用四仲分至日或元旦端陽重 士家間遵文公禮小戶止列羹飯香燭家長一 祖先而已忌日必素服祭終身不廢清明有墓祭不謟神不祭他鬼頃年一二縉紳家間行冠禮聘不較財婚親迎喪用疏食葬以期度幾少移風俗乎

衣服多務爲寬博民戶無貴賤率方巾四裙褲地長服尚年者或製深衣幅巾近少年文競爲唐巾鶴氅爲宴會飲酒無算客多飲則主人以爲樂或有以勸酬不行而成忿恚者

嘉泰志云吳越春秋有越人相送之辭曰行行各努力蓋自古風俗敦厚重離別篤交親如此故迎則敘闊濶送則惜睽異觴豆迭進往往竟日餘樽殘炙淋漓狼籍舟車結束慘有行色至於童僕鈴下挽舟將車之人雖拜于前則亦犒以酒食勉往者以勤悴勞歸者之艱苦恩意曲盡觀[illegible]亦風俗之厚也

八邑俱有丐戶會稽縣 人之身有痛也俗亦有痛俗之痛則有丐丐以 不知其所始相傳爲宋罪俘之遺故擯之名墮 自言則曰宋將焦光瓚部落以叛宋投金故

被其內外率習汚賤無賴 丁每候婚喪家或正旦索酒食婦則習媒或伴良家新娶婦又爲婦留擯尤善爲流言亂是非間 編四民中居業不得 月內業捕蛙賣餳捌竹燈檠泊糶土牛土偶打夜占彼所業民亦絕不冒· 胡方言戲狠女則爲人妁梳髮爲髢髻走市巷無顧所 四民中所籍彼不得籍彼所籍民亦絕不入 籍丐戶即有產不充糧里長亦禁其 四民中即所常服彼亦不得服彼所服蓋四民向號曰是出於官特用以辱且別之者也 舊志帽以狗頭裙以橫布不長衫補其門 以 丐 而籍與業至今不亂服則稍借而亂矣 其詳載則賤錄丐 以民擯已若是甚也亦頗思其黨以相訟使必勝於民官茲土者知之則右民偶不及知則亦時左民民

耻之務以所沿之俗聞必右而後已於是巧之盟其黨以求右民者滋益甚故曰巧者俗之癰也雖然癰卒自外於常膚也則瘤之也宜苟癰者肯自咎曰我今且受藥且圖自化爲常膚焉冉必瘤而決之哉經不云乎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元旦男女夙興家主設酒果以奠曰接神男女序拜已乃盛服詣親族賀設酒食凡五日乃畢大率以早爲敬諺曰初五初六無肉

立春先一日郡邑官寮迎春東郊閭里無貴賤少長集通衢游觀相歡樂迹至朔用巫祝禱祠謂之作春亦曰燒春

元宵　國制弛禁十日云亦頗盛率前二後五每至正月十三日夜民接竹棚懸燈大都土製爲多其紙燈頗呈纖巧紅燦如火毬朱門畫屋出奇製炫華飾相矜豪奢閩三齊之琉璃珠滇之料絲丹陽之上料絲金陵之夾紗羊角省城之傘皮燕之雲母毬屛交錯街衢往往彌望而仙釋之居亦乖絲帶懸諸華燈好事者復集歛於市要區爲煙樓月殿鼇山火架集珍聚奇凡器具玩好人家有一珍麗必百方索以出參差陳之各以意布置頗有結構遠望燦爛近視乃精整間鬧以戲劇簫鼓歌謳之聲喧闐達旦男女縱遊於道極貴雜巨室或由此構訟極盛者在十五六夜七則稍稀八九更盃冷落燈多懸而不燭二十日猶有置酒者謂之殘燈入下旬則相率徹棚什架矣府城內最炫閃有什遠赴觀者自有倭患來稍簡約近日復漸起蕭山志曰不如此以爲不豐之兆諸暨志曰女觀燈名過橋謂可免一歲疾厄新昌志曰燈謂之撒門者傳續開陸太傳公當守會稽上元夕於特盛士女駢闐有一士人從貴官幕外覘見其狀都注目久之覘者狎至觸墮其幕貴官者執其入聞于府公呼而責之曰爲士不克自檢何耶對觀者皆然竟皆脫去獨

某居後所以被辱公觀其對不凡必是佳士因謂曰子能賦此乎竹簾詩當罪蓋用斑竹簾爲幕也士人索筆落紙立就其一春風慨慨動簾帷秀戶朱門鎮日垂爲愛好片段故教高節有參差又曰昔年珠淚棄虞姬人侯門作妓衣世事乘除只如此榮華到底是危時大奇之延爲上客

社日鄉有社祭

嘉泰志云二月二日始開西園縱郡人遊觀謂之開龍口謂卧龍山也府俳領客觀競渡異時競渡有爭進攘奪之患自史魏公浩爲俳雖設銀杯綵帛不問勝負均以予之自是爲例兒童歌青梅聲調宛轉大抵如巴峽竹枝之類三月五日俗傳禹生之日禹廟遊人最盛無貧富貴賤傾城俱出士民皆乘畫舫丹堊鮮

明酒樽食具甚盛賓主列坐前設歌舞小民尤相矜
尚雖非富饒亦終歲儲蓄以為下湖之行下湖蓋鄉語也春
欲盡數日遊者蓋衆千秋觀前一山亭亦競渡不減
西園郡人謂馬廟為廟下千秋觀為先賢堂至立夏日止今則過清明
節人家插柳祠墓前後數日或偕少長行賞郊外曰
踏青亦有盛聲樂移舟名勝地為終日遊者亦襄下
湖之名好景色晴霽澄湖山舫相尾羅綺繁華
與桃李相穿映
三月二十八日俗傳東嶽生日蕭山之蒙山餘姚
之黄山皆有廟焉自十六日起男女競往燒香羅拜

有自家門出且行且拜直朔者曰戶女婦或不能
行且拜則雇人代拜大姓以船載簫鼓至廟拜禱
即不拜禱亦鳴榔遊飲以自之遊江至月終乃止
蕭山四月八日浮屠浴佛戶穀
嘉泰志云丐戶以立夏日出鮮衣鼓笛相娛非此類
則以為恥今新昌立夏則炙昌魚雜菜
端午日以角黍相餽遺設蒲備磨雄黃飲之仍懸艾
虎女子或以繭作虎小兒則綵絲繫臂綴繡符簪艾
葉其日多禁忌採藥合藥者率以是日
夏至祀先以麵蕭山各供茶曰夏至茶山會農人作
競渡會衣小兒衣歌農歌率數十人共一舟以先後
相馳逐觀者如堵
嘉泰志云五月六日觀荷花亦乘畫舫多集於梅山
本覺寺同時又遊容山項里六峰觀楊梅
七夕女子陳瓜果祭賽乞巧
七月十五日古謂中元節俗謂之鬼節僧舍營齋供
閭里作盂蘭會祀先以素饌然燈人家或然燈
於樹或放水燈閭喧以鐃鼓則塑尫塔然燈
中秋夜置酒玩月
八月十八日蕭山有觀潮之會

重陽登高蒸米作五色糕裂角黍珮茱萸泛菊府城
剪綵旗供小兒嬉戲諸暨以茱萸酒必配以豆莢嘉
泰志云是日俗忌不相過惟長者乃往哭其靈几
且致祭焉不知其所始也
冬至祀先以餛飩亦或宴飲然不拜賀
十二月二十四日俗謂之臘月念四人家男子以是
夜祀竈女子不至品用糖糕先數日丐人儺鬼容執
器仗鳴鑼鼓沿門叫跳謂之跳竈蓋亦古逐疫之意
自是人家各拂塵換桃符門神春勝春帖懸祖先像
幷帖鍾馗圖其諸過歲品物不論貧富各經營預辦

街坊鼓吹之聲從此鏗鍧相和僧道則作交年保安疏以送檀越而醫亦僞若禾辟瘟丹於常所往來親戚互爲歲餽酒擔食榼相望於道路烝粳米半熟名飯䊗稍雜烏豆於內新正數日內糴炊食之

除夕自過午即洒掃堂室掛紙錢於閫傍向暮聚雜柴爇於庭古謂之火山今日笙盆光燄燭天然紙砲以代爆竹遠近腷膊之聲相[illegible]絕設祀曰送神已乃闔門集少長歡飲曰分[illegible]歲夜圍爐齋坐者曰守歲

越中當三夏旱甚之時有[illegible]龍之賽不齊度祈禱惟

飾優伶及下戶少年爲諸[illegible]佛怪異或扮故事珠翠燦然綺繡陸離彩巾錦帶[illegible]颶風日中草龍則覆以錦襟插金首服爲鱗指節[illegible]車馬紛然盡服飾之鮮麗侏儒天老慕爲奇貨爭[illegible]延至家食用之用以鬪異爲仙爲怪其費用率里巷爲伍度人家有無差派好事者主其第大戶競出新奇相炫燿有一珍麗即侈然德色長街通衢逶邐回旋觀者互奔趨顧盼不給大約若鬪富而餘姚則以大江爲界南北各一宗遞相競各以閥閱名位假古人相況交矜誇甚則相嘲詬即觸人忌諱不顧亦大足詫也

紹興府志卷之十三

災祥志

分野　天　日　月　星　雲　雹　風　地
山川　有年　水　旱　蝗螟　饑　疫　寒
火　血　人　龍　六畜　鳥　獸　介屬
蟲　草木　金錢　雜異　訛言

分野　史記天官書斗江湖牽[illegible]女楊州漢地理志吳地斗分野今之會稽九[illegible]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皆吳分粵地牽[illegible]女分野禹後帝少康之子封會稽晉天文志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

爲星紀於辰爲丑吳越分[illegible]唐書皆然春秋元命苞牽牛流爲楊州分爲越國[illegible]日會稽入牽牛一度虞翻曰會稽上應牽牛之[illegible]少陽之位列星度數斗第二星主會稽又女七度[illegible]元史斗四度三十六分六十六秒外入吳越分錯諸說大率紹興主牽牛爲多曰一度未敢信也舊志云春秋時吳越同壤漢永嘉中木火金聚牛女孫氏貧有江左陳亡星孛於牽牛班氏別之恐未然按西漢會稽兼吳越地故孟堅於兩分皆稱會稽斗牛女運度吳山陰閩嶺南[illegible]梧亦接壤或分或合總之浙東皆在牽牛度固不

抵牾二孫俱領會稽太守陳稚有江南山陰無偏王奚必應在吳分哉魯昭公十二年夏吳伐越史墨曰越得歲吳伐之必受其凶吳越歲各有主班氏論未必非也

周述學曰紹興府領八縣隸浙江布政司疆域不及古會稽十之一所分天度無幾所干災祥甚微當以吳越通占况斗牛二宿同在[illegible]一次躔輿之中亦不宜分論惟風雲物氣乃[illegible]君所發庶可以專視也今清類以辰次配野丑爲[illegible]越分屬揚州一行以爲在地江河之精氣在天爲[illegible]漢地有南北河雲漢亦分兩派南戒自嶺徼達於[illegible]甌爲南紀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illegible]地絡相會並行而東流謂之南河揚州吳越當南河[illegible]末流斗牛當雲漢之南派故星紀應揚州吳越之[illegible]斗當淮海間牽牛去南河寖遠自豫章抵會稽南逾嶺徼訖蒼梧南海爲越分清類辰次躔度赤道起[illegible]六度外爲的黃道自斗十二度至女一度爲星紀之次仍元守敬以弧矢定也考班固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費直分斗十度至女六度蔡邕分斗六度至女二度晉天文志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一行初南斗九度中南斗

二十四度中女四度其分經次之殊者以古辰次與節氣相係各據當時曆數與歲差之變也據以南斗爲吳分則廣陵當屬斗而晉志以屬牛八牽牛爲越分則豫章當屬牛而晉志以屬斗十據清類斗三度入丑則斗一度在燕不得屬九江女二度入子則女六度在齊不得以屬六安非惟經度分次之失而宿度配郡亦訛故惟據一行之[illegible]守敬之分次則分野之論定矣其經星分野紫微垣外北斗七星據石氏第四星主吳春秋文曜鉤以會稽於北斗七星屬權星據東漢天文志第六星主揚州常以五巳日候之丁巳日爲吳郡會稽太微垣外三台六星春秋元命包以上台下星主荊揚天市垣二十二星宋兩朝天文志東南第六星爲吳越南斗六星第二星主會稽建星在吳越分所主經始之謀女宿南十二諸國十六星周天全度入牛宿七度去北極一百二十三度爲越星畢宿北五車五星列星度數以東南一星爲司空主楚越其緯星分野木星據精義以東方歲星主齊晉東吳之國火星據精義以南方熒惑丙丁吳楚史記天官書吳分於五行屬火亦相同也其十干分野淮南子甲齊乙東夷若以甲乙俱屬華則甲

爲齊魯乙爲吳越天官書以吳越分其日屬丁其十二支分野據精義寅卯屬東方木卯爲吳越淮南子以戌爲吳分其九宮八卦分野按河圖四宮巽屬東南屬吳越經星惟主斗牛其餘各星僅備參驗而已緯星以木爲主以火爲輔天干以顓微之內屬乙而外爲屬丁支辰以屬卯爲得正又爲屬戌者取其合也其宮卦則重於加臨又曰星野之分雖有定屬世曆千古不能無變有因天運而變者有因地勢而變者有因人事而變者以天運論之宿度分于黃道黃道遷於歲差如宿屬斗末者或變而爲牛初則野之

隸於斗末者亦當更而爲牛初矣此因天運之變而分野所當改也以地勢論之據吳越相隔一浙風俗音容相尚頗殊是人物限於山川而山川限爲分野惟山亘古今而不變然川或有壅塞或有開導河或有遷徙如汴城或徙於河之北復更於河之南則亦當隨其遷徙壅導而判其分野矣此因地勢之變而分野當改也以人事論之據魏徙大梁則西河合於東井秦拔宜陽則上黨入於輿鬼或昕屬荆豫今隸司兗朝爲桑梓之士夕爲廬九之民此因人事之變而分野當改也若在分野之占亦有異同以人在地

上占星有南北之分星在天上現占有隱顯之殊其應災福亦隨以異即南北兩朝之占北國先見變而災重南國遲見變而災輕微矣三才交變如此分野之說豈可泥於一定而無變通之術耶然人命與分野亦有相係人命之吉凶乃一人之禍福分野之吉凶乃一國之禍福也人之禍福實係於國所以長平之卒共刑而南陽之士咸貴抑何疑哉

會稽縣志曰古今志星分者無慮數十家皆以斗牛屬吳越又必系之曰揚州信矣然以天下之大而有揚州揚州而有吳越吳越而有浙之省浙之省而有

紹興郡其占驗繫於斗牛者不亦勘耶以緯乘經有善測者寸而析之不專於其星而於其辰則祥災可坐而得也豫章人占王氣于臨安雷煥占劍氣于豐城而鄭康成之註周禮亦曰州中諸國於星亦有分書即是說也而惜其書亡矣今所謂清類者果盡得其旨耶說者又疑越東南而牛女北宿夫以數里之山松生其南而苓生其北彼枯此枯此榮彼榮精通之極也今玄黃抱負本不相間人以其所見清濁之景而自間之黃有盡而玄無窮如毬之浮一粟於其中人又以其所處一隅之小而遂欲定天地之南北

無怍其室而疑也僧一行之言曰星之與土以精氣
相屬而不係於方隅信矣

【災祥】【天】 皇明嘉靖二十一年天裂有光如電四十
一年夏天裂有光如電

【日】漢高帝三年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在斗二十度
文帝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在女一度三年
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在斗二十二度武帝太始四
年十月甲寅晦日有食之在斗十九度昭帝始元三
年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在斗九度光武中元元
年十一月甲子晦日有食之在斗二十八度明帝永

平八年十月壬寅晦日有食之既在斗十一度十八
年十一月甲辰晦日有食之在斗二十一度晉明帝
太寧三年十一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至斗唐高祖武
德六年十二月壬寅日有食之在斗十九度中宗景
龍元年十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在斗二十八度玄
宗開元二十二年十二月戊子朔日有食之在斗十
三度二十三年閏十一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在斗十
一度武宗會昌六年十二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在斗
十四度宋高宗紹興五年正月乙巳朔日食于女分
十三年十二月癸未朔日食于牛三十二年正月戊
申朔日食于女元順帝至正十八年十二月乙丑朔
日有食之二十七年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皇
明洪武廿九年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弘治元年
十二月甲申朔日有食之正德十年十二月癸丑朔
日有食之嘉靖四年十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元以後記
日食多不著何度然以辰次求之凡十二月多斗度也書以備考焉 以上日食
晉武帝太康元年正月巳丑朔五色氣貫日自卯至
酉占曰丑為斗牛主吳越陳文帝天嘉七年二月庚
午日無光烏見占曰其日庚午吳楚之分野以上日變

【月】陳宣帝太建二年正月乙巳月暈有白虹長丈所
貫之而有兩珥連接規北斗第四星八年十月巳未
庚申月連暈規昂畢五車及參唐肅宗大曆十年九
月戊申月暈五車中有黒氣乍合乍散十二月丙子
月出東方上有十餘道如疋練貫五車及畢觜觿參
東井輿鬼柳軒轅中夜散去以上月變
漢光武建武十八年十二月壬戌月犯木星吳景帝
永安三年春犯建星晉惠帝大安二年十一月庚辰
歲星入月中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丙辰月入南斗十八
年三月巳巳入南斗咸康五年四月辛未月犯歲星
乙未又犯穆帝永和三年正月壬午月犯南斗第五

星五月壬申犯第四星因入魁四年十一月丁巳入南斗犯第二星六年六月丙子犯斗八年三月癸丑入南斗犯第二星九年二月乙巳入南斗犯第三星十一年四月庚寅犯牛宿南星十二年六月己未犯越星八月癸酉奄建星升平二年閏三月犯歲星三年七月戊子犯牽牛中央大星四年正月犯牽牛中央大星五年五月犯建星辛亥犯牽牛哀帝興寧三年七月犯南斗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丙午奄南斗第五星太元十四年十二月犯歲星十九年四月奄歲星安帝隆安四年又奄元興二年六月奄斗第四星

義熙四年五月奄斗第二星六年三月己巳奄斗第五星五月甲子又奄第五星八月丙戌犯斗第五星丁丑奄牽牛宿南星八年正月犯歲星十年五月壬寅犯牽牛南星十二年五月犯歲星十三年五月丁亥犯牽牛陳武帝永定三年九月入南斗文帝天嘉三年八月癸卯犯南斗丙午犯牽牛五年十月庚申犯牽牛廢帝光大二年正月奄歲星宣帝十二年十月戊午犯牽牛唐高祖武德二年七月戊寅高宗永徽三年正月壬戌又犯玄宗天寶十四載十二月食歲星代宗寶應二年四月己丑奄歲星大曆九年六

月己卯奄南斗十二年七月庚戌入南斗德宗建中元年十一月食歲星憲宗元和二年二月壬申奄歲星十二年八月丙午入南斗魁中十四年正月癸卯犯南斗魁穆宗長慶元年二月丁亥犯歲星文宗大和四年四月庚申奄南斗杓次星六年七月辛丑又奄次星七年七月丙申奄南斗口第二星是歲入南斗者五九年六月庚寅奄歲星開成二年七月壬申入南斗四年二月丁卯奄歲星武宗會昌二年十月丙戌三年三月丙申又奄六年二月丙申奄牽牛南星遂犯歲星僖宗文德元年七月丙午入南斗後唐

明宗天成元年七月乙丑入南斗魁三年七月四年正月癸巳又入魁二月月及火土合于斗七月丁丑入南斗長興元年八月己亥犯南斗晉出帝開運元年七月壬午入南斗九月丙子十月癸卯又入漢高帝天福十二年十一月己卯犯南斗乾祐元年四月又犯乙未入南斗宋太祖建隆二年十一月癸未犯歲星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七月辛亥麦犯歲星九年九月丁未犯南斗魁端拱元年二月辛亥犯歲星淳化二年六月己丑五年十月己亥至道三年十二月癸丑又犯真宗咸平元年五月己巳奄歲星二年正

月己卯入南斗魁三年十月乙卯犯五車五年二月
癸巳犯歲星六年七月庚午又犯景德二年六月犯
南斗大中祥符六年二月丙戌犯歲星四月甲辰犯
南斗九年五月己巳犯歲星天禧元年正月戊申又
犯二年正月犯南斗距星三年九月己卯犯歲星仁
宗乾興元年十一月犯五車天聖三年七月己未犯
歲星戊申奄歲星景祐元年七月犯南斗三年八月
又犯五年四月庚寅犯歲星寶元二年十月犯南斗
慶曆六年三月丙申犯歲星七月乙酉皇祐元年七
月丙午二年十月己丑至和二年十月己酉皆又犯

十二月甲辰奄歲星三年閏三月癸巳又奄七月犯
南斗嘉祐五年三月又犯距星八年七月犯牽牛壬
戌奄歲星十一月辛亥又奄英宗治平二年十月犯
牽牛中星四年八月癸酉奄歲星神宗熙寧元年四
月壬子犯歲星十年九月庚午十二月壬辰又犯元
豐元年四月庚申入南斗三年十二月癸未犯建西
第三星八年六月丙子犯建第四星十一月戊戌犯
歲星哲宗元祐二年三月犯建星三年十月壬辰犯
歲星四年三月丙子紹聖三年九月戊戌又犯元符
二年七月壬子月犯建西第三星八月壬辰犯歲星

十一月辛巳十二月戊申又犯徽宗建中靖國元年
八月丁酉犯建第二星大觀元年十二月丁未犯建
星四年七月戊午犯歲星政和元年正月己巳又犯
二月己卯犯南斗高宗紹興三年七月癸亥入南斗
行魁中七年三月辛巳犯牽牛西第一星五月丁丑
犯建星十九年二月甲戌入南斗六月癸亥八月戊
午二十一年八月乙亥二十二年三月癸丑皆又入
二十三年三月戊申犯南斗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丑
犯牽牛二十八年三月庚辰犯建星六月壬寅奄建
星十月癸巳奄牽牛距星二十九年三月乙亥犯建

星七月癸巳奄牽牛距星三十年七月戊子犯牽牛
八月乙卯犯牽牛九月庚辰犯南斗三十一年四月
戊子犯牽牛距星七月癸未三十二年四月癸未又
犯孝宗乾道元年七月丁巳犯南斗五年五月庚午
入南斗十月丁亥入南斗魁又奄第五星六年二月
癸酉犯南斗三月庚午入南斗魁七月庚子犯五車
十月壬戌七年正月甲申又犯六月乙卯犯南斗九
月丁丑十二月戊寅又犯淳熙二年八月乙酉犯南
斗入魁三年二月辛卯入南斗五月癸丑奄犯南斗
四年正月辛未犯五車五月乙亥入南斗十一年七

月丁酉犯南斗十二年正月戊申入南斗五月丁亥
犯南斗十五年正月庚申入南斗魁六月丁丑九月
巳亥十二月戊子入南斗十六年三月庚戌入南斗
魁寧宗開禧三年六月丁巳又入嘉定元年三月乙
亥犯五車五年正月巳酉犯南斗十四年四月辛未
又犯十五年八月癸未入南斗理宗景定三年十月
丁卯犯五車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七月巳酉犯南斗
二十年正月庚辰入南斗犯距星四月壬寅七月癸
亥犯南斗二十四年閏二月甲申犯牽牛七月戊戌
犯南斗辛丑犯牽牛十月壬戌又犯二十五年六月

丁丑犯歲星二十六年七月辛卯犯牽牛乙未犯歲
星十月癸丑犯牽牛距星二十八年五月甲寅犯牽
牛八月丙子犯牽牛二十九年正月戊申犯歲星七
月辛未犯牽牛三十年二月庚戌犯牽牛七月甲子
犯建星成宗元貞元年二月癸卯犯歲星五月丁亥
犯南斗大德二年十二月巳卯犯南斗三年五月丙
申五年五月癸丑七年四月乙亥又犯八月甲午犯
牽牛十年七月庚辰又犯十一年六月丙午犯南斗
杓星武宗至大三年三月丙申犯南斗仁宗延祐七
年三月癸卯犯南斗東星英宗至治二年十二月巳

丑犯建星西第二星順帝元統二年九月壬辰入南
斗魁至元元年九月乙亥入魁犯南斗東南星閏十
二月癸卯犯南斗魁東南星二年三月乙丑又犯三
年六月壬午犯南斗魁尖星九月甲辰犯南斗魁第
一星四年八月巳亥犯南斗南第二星九月丙寅犯
南斗距星十二月乙卯又犯五年五月壬申犯南斗
第四星六年五月丁卯犯南斗第二星至正元年正
月癸酉犯南斗北第二星九月庚辰犯建星二年十
月癸卯犯建星北第三星八年犯建星西第一星九
年二月甲申犯建星西第二星十一年七月巳未犯

南斗東第三星十二年十月甲子犯歲星十四年六
月甲辰入南斗十六年五月甲午又入十七年七月
甲申犯南斗距星九月丙午犯南斗第三星十八年
七月丁未又犯十九年五月丁未犯南斗北第二星
十月壬申入南斗二十年五月癸卯犯建星西第二
星閏五月戊戌犯建星西第三星二十一年正月庚
申犯歲星十月甲申犯牽牛距星十一月庚戌犯建
星西第四星二十二年五月辛酉又犯九月巳酉犯
南斗北第一星十月巳卯犯牽牛距星二十五年八
月乙未犯建星東第三星二十六年十二月甲戌犯

建星西第三星二十七年八月巳丑犯建星西第二
星　以上月凌犯
星漢武帝元鼎中熒惑守南斗成帝建始元年七月
踰歲星居其東北半寸所如連李時歲星在關星西
四尺所熒惑初從畢口大星東東北往數日至往疾
去遲和帝永元五年九月太白在南斗魁中安帝元
初四年五月巳卯辰星犯歲星九月辛巳太白入南
斗口中順帝永和二年八月庚子熒惑犯南斗四年
七月入南斗犯第三星桓帝永壽元年九月癸巳犯
歲星延熹七年七月戊辰辰星犯歲星十二月乙丑

又犯靈帝熹平元年十月熒惑入南斗中烏大帝赤
烏十三年夏五月日北至熒惑逆行入南斗秋七月
犯魁第三星而東會稽王太平元年九月壬辰太白
犯南斗晉惠帝永康元年五月熒惑入南斗永興元
年九月太白入南斗懷帝永嘉六年七月火木土金
聚于牛女之間愍帝建興三年填星久守南斗元帝
太興元年七月太白犯南斗三年九月太白犯南斗
成帝咸康二年九月庚子又犯穆帝永和三年九月
戊寅犯南斗第五星六年八月辛卯晝見在南斗八
年八月丙辰入南斗犯第四星升平四年入南斗口

犯第四星海西公太和二年八月戊午犯歲星簡文
帝咸安二年五月丁未歲星形色如太白孝武帝太
元元年四月丙戌熒惑犯南斗第三星丙申又奄第
四星十九年十月癸丑太白犯歲星安帝義熙元年
八月癸亥熒惑犯南斗第五星丁巳犯建星宋武帝
孝建二年五月乙未入南斗齊武帝永明元年八月
甲戌犯南斗第五星甲申太白犯南斗三年八月丁
未熒惑犯南斗十一年十二月壬辰太白犯南斗辛
丑犯建星梁武帝天監元年八月壬寅熒惑守南斗
十四年十月辛未太白犯南斗普通六年三月丙午

歲星入南斗中大通六年四月丁卯熒惑在南斗五
月巳亥逆行奄南斗魁第二星大同三年三月歲星
奄建星十一月熒惑犯歲星陳文帝天嘉二年五月
巳酉歲星守南斗四年九月癸未太白入南斗陳宣
帝太建十一年八月辛巳熒惑犯南斗第五星九月
巳酉太白入南斗魁中隋煬帝大業三年三月熒惑
逆行入南斗色赤如血如三斗器光芒震耀長七八
尺於斗中句巳而行九年五月丁丑入南斗唐高祖
武德八年冬太白入南斗高宗永徽三年正月壬戌
犯牽牛五年二月甲午熒惑入南斗六月戊申復犯

之上元三年正月丁卯太白犯牽牛玄宗開元二十七年七月辛丑熒惑犯南斗代宗大曆二年九月乙丑又犯四年九月丁卯犯建星九年九月辛丑太白入南斗十月戊子歲星入南斗德宗貞元十九年三月熒惑入南斗色如血憲宗元和元年十月太白入南斗十二月復犯之四年九月癸亥又犯之九年七月入南斗至十月出乃晝見熒惑入南斗中因留犯之十三年三月入南斗因逆留至于七月在南斗中大如五升器色赤而怒乃東行敬宗寶曆元年七月癸未太白犯南斗文宗太和三年十月熒惑入于南

斗五年三月犯南斗杓次星七年九月癸酉太白入南斗開成元年正月甲辰犯建星三年十月辛卯犯南斗四年十月戊午辰星入南斗魁中武宗會昌四年十月癸未太白與熒惑合遂入南斗僖宗乾符六年冬歲星入南斗魁中昭宗光化二年鎮星入南斗天復三年十一月丙戌太白在南斗去地五尺許色小而黃至明年正月乃高寸丈光芒挂大後唐明宗天成四年三月歲星犯牛晉出帝開運元年八月甲辰熒惑入南斗二年九月甲寅太白犯南斗魁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三月己巳熒惑犯歲星四年十月

太白犯南斗魁宋真宗咸平二年十月丙午入南斗景德元年閏九月犯南斗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壬戌犯建星天禧元年二月鎮星犯建星三年五月填星犯牽牛仁宗明道元年二月庚午太白犯五車二年十月犯南斗康定元年正月熒惑犯建星皇祐四年十月太白犯南斗嘉祐四年正月歲星犯建星神宗熙寧六年七月丙寅太白犯南斗距星元豐元年十二月壬戌犯建西第二星哲宗元符三年九月犯南斗西第二星徽宗崇寧四年十二月填星犯建第二星宣和三年正月戊申熒惑犯南斗高宗建炎四年

正月癸亥太白犯建星紹興五年二月庚戌填星犯建星十九年七月戊申熒惑犯南斗寧宗嘉定四年八月壬辰又犯六年歲星留守建星十三年太白犯南斗理宗紹定元年七月戊戌熒惑犯南斗嘉熙元年五月庚午朔歲星留守建星淳祐十二年九月丙午太白犯南斗距星恭宗德祐元年八月戊午熒惑犯南斗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九月癸巳太白犯南斗第四星二十四年九月壬子又犯二十五年九月癸卯熒惑犯南斗二十六年八月辛未歲星晝見二十七年正月庚戌太白犯牽牛二十八年三月乙卯

犯五車八月戊子犯歲星成宗大德二年二月辛酉熒惑犯歲星十月壬戌太白犯牽牛十一月辛酉辰星犯牽牛十二月乙丑太白犯歲星六年八月乙丑熒惑犯歲星七年九月辛未犯南斗乙亥太白犯南斗九年十一月丙寅歲星晝見十二月己亥辰星犯建星十年正月丁巳太白犯建星閏正月癸酉犯牽牛十一年七月壬午熒惑犯南斗十一月辛卯辰星犯歲星武宗至大元年十月辛丑太白犯南斗二年十二月癸亥辰星犯歲星仁宗延祐七年九月丙戌熒惑犯南斗英宗至治二年正月庚辰太白犯建星

西第二星辛巳犯第三星丁酉犯牽牛南第一星十一月辛酉熒惑犯歲星十二月戊寅太白犯歲星泰定帝泰定元年十月丙寅犯南斗距星己巳入南斗魁二年正月丙戌辰星犯天鷄壬寅太白犯建星十二月乙酉辰星犯建星四年正月己酉太白犯牽牛順帝至元元年十月甲寅熒惑犯南斗西第二星丁卯太白犯南斗第三星四年九月己亥熒惑犯南斗西第二星四年正月癸卯太白犯建星甲辰犯建星西第三星己未犯牽牛九月庚寅犯南斗北第二星五年六月甲辰熒惑退入南斗魁內七月辛酉犯南斗魁尖星六年六月辛亥太白犯歲星十月丁酉入南斗魁己亥犯南斗中央東星至正三年二月甲辰塡星犯牽牛南第一星九年正月庚戌太白犯建星東第三星十一年正月丙戌辰星犯牽牛西南星十月乙酉太白犯南斗西第二星己丑熒惑犯歲星十一月庚午歲星晝見十二年八月丁卯太白犯歲星十四年正月乙丑熒惑犯歲星丁卯太白犯建星西第二星十七年十月戊寅犯歲星十八年五月壬子犯南斗東第三星十九年十月壬申入犯南斗南第三星二十年正月丙辰熒惑犯牽牛東角星二十二

年正月戊申朔太白犯建星西第二星二十三年四月辛丑熒惑犯歲星八月辛酉太白犯歲星二十四年十月丙辰犯南斗西第二星二十五年正月甲戌犯建星西第四星十月己酉熒惑犯南斗杓西第二星閏十月戊辰太白辰星熒惑聚於南斗二十六年十一月甲辰太白犯歲星二十七年九月丁酉熒惑犯南斗西第二星十月丁卯歲星太白熒惑聚於南斗　皇明洪武十九年四月熒惑留南斗二十三年正月入南斗三十年十月犯南斗宣德六年九月八年八月又犯景泰四年五月丁丑歲星晝見六月甲

辰又晝見成化二年太白晝入南斗嘉靖十九年九月壬子熒惑入南斗十一年八月丁酉犯南斗二十三年六月犯南斗　以上五緯凌犯

漢哀帝建平二年二月彗星出牽牛七十餘日明帝永平九年正月戊申客星出牽牛長八尺歷建星至房南見凡五十日章帝建章元年八月庚寅彗星出天市長二尺所稍行入牽牛三度積四十日順帝永建六年彗星出於斗牽牛滅於虛危吳大帝赤烏三年十月乙酉彗星見西方在尾長二丈拂牽牛犯太白會稽王五鳳元年十一月白氣出南斗側廣數丈

長竟天二年正月彗星見於吳楚分西北竟天晉武帝太康八年九月星孛于南斗長數十丈十餘日滅惠帝永康元年十二月彗星出牽牛之西指天市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三月客星在南斗至六月乃沒梁武帝大同五年十月辛丑彗出南斗長一尺餘東南指漸長一丈餘十一月乙卯至婁滅陳後主禎明二年十月甲子有星孛于牽牛煬帝大業十二年九月戊午有枉矢出北斗魁委曲蛇形注于南斗唐高宗開耀元年九月丙申有彗星于天市中長五丈東行至河鼓癸丑不見玄宗開元十八年有彗星于五車代宗大曆五年四月己未有彗星于五車光芒蓬勃長三丈文宗開成二年三月丙午有彗星于危長七尺餘西指南斗戊申在危西南芒耀愈盛癸丑在虛辛酉長丈餘西行稍南指壬戌在婺女長二丈餘廣三尺癸亥愈長且濶三月甲子在南斗乙丑長五丈其末兩岐一指氐一掩房丙寅長六丈無岐北指在亢七度丁卯西北行東指己巳長八丈餘在張癸未長三尺在軒轅右不見凡彗星辰出則西指夕出則東指未有遍指四方凌犯如此之甚者昭宗景福元年十一月有星孛于斗牛後唐明宗天成三年十月

庚午彗出西南長丈餘東南指在牛宿五度至三夕不見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正月丁丑客星見南斗魁前元順帝至正二十二年彗星見于紫薇垣測在牛二度九十分色白光芒約長尺餘東南指西南行戊子光芒掃上宰七月乙卯滅　皇明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壬申有枉矢起自貫索經天市至牽牛之西而滅　以上彗孛客星

漢順帝漢安二年有星隕于諸暨縣東北二十里化為石晉安帝隆安五年三月甲寅流星赤色衆多西行經牽牛虛危天津閣道貫太微紫宮唐睿宗景雲

元年八月己未有流星出五車至上台滅文宗太和八年六月辛巳夜中有流星出河鼓赤色有尾迹光燭地迸如散珠北行近天棓滅有聲如雷懿宗咸通元年夏六月有星隕于山陰光起丈餘狀如虵晉高祖天福三年三月壬申夜四鼓後東方有大流星狀如三升器其色白尾迹長二尺餘屈曲流出河鼓星東三尺東流丈餘滅周世宗顯德三年正月癸亥五鼓後有大星出南斗東北流丈餘滅宋太祖乾德六年有星出河鼓如升器慢行明燭地太宗端拱二年四月壬申有星出漸臺大如盌色赤東南急行卷左

旗過河鼓沒淳化四年五月乙未平明有星東南出南斗大如杯色青白西北行而沒至道二年六月己卯有星出牽牛西歷狗國光芒丈餘墜東南及地無聲三年九月丁丑有星二隕于西南一出南斗一出牽牛有光三丈許真宗咸平五年三月丙午有星晝出心至南斗沒赤光丈餘九月戊戌有星千數入輿鬼至中台凡一大星偕小星數十隨之其間兩星如升器大至狼星一至南斗沒大中祥符三年五月壬申有星出建星如升器入南斗沒赤黃有尾迹仁宗寶元二年三月癸丑星出右旗赤黃有尾迹向南速

行沒于建星明燭地皇祐元年六月己巳星出織女赤黃有尾迹向南速行至建星沒英宗治平二年星出河鼓大如醆色赤黃速行至天市垣內宗星沒哲宗元符二年十月辛丑星出女西北急流至牛西北沒紹聖元年六月星出人星南急流至牽牛沒徽宗崇寧二年九月辛巳星出牛西南慢流至徇國沒四年五月庚申星出河鼓西北急流入濁沒欽宗靖康二年正月乙未大星出建向西南急流至濁沒赤黃有尾迹照地明高宗紹興元年七月乙未朔流星出河鼓理宗淳祐八年星出河鼓大如太白開慶元年

六月己亥星出南斗河鼓急流向東南至濁沒赤黃色有音聲尾迹照地明大如太白四年六月丁卯星出河鼓五年五月甲午星出河鼓大星東南急流向西北至濁沒赤黃有尾跡照地明大如太白度宗咸淳五年五月庚申星出南斗距星東北急流向牛至濁沒六月庚寅星出南斗七月壬戌星出東南河鼓距星西北急流至濁沒元成宗大德三年九月壬辰流星色赤尾長尺餘其光燭地起自河鼓沒于牽牛之西有聲如雷順帝至元四年九月癸酉奔星如酒盃大色白起自右旗之下西南行沒於近濁 以上流星星隕

雲　晉安帝義熙三年若耶山五色雲見

雹　宋高宗紹興元年二月會稽雨雹震電寧宗嘉定六年會稽六月寒雨雹害稼元元統某年春蕭山大雨雹壞廨舍　皇明正德十年三月餘姚雨雹大者如拳傷麥殺禽鳥嘉靖二十三年春諸暨清明日大雨雹有如斗者傷麥

風　宋仁宗天聖中夏夜會稽縣風震電而無雨空中有人馬聲終夜方息明日禹廟人言是夜二鼓殿門關鎖忽掣開風霆自殿中起直西南去遣人驗之百里閒林木稼禾皆偃仆明道七年秋七月餘姚大風雨海溢溺民害稼大饑哲宗元祐八年會稽大風海溢害稼高宗紹興五年秋七月會稽又海溢二十八年會稽諸暨大風水平江孝宗隆興元年八月山陰會稽大風水災乾道四年秋九月丁酉戊戌餘姚大風雨海溢溺死四十餘人光宗紹熙四年七月會稽大風驅海潮壞堤傷田稼夏無麥五年七月乙亥餘姚大風海溢決堤溺死人寧宗嘉定三年八月會稽大風壞攢宮陵殿宮牆六十餘所陵木三千餘章理宗寶慶二年秋餘姚大風海溢溺居民百十家度宗咸淳六年蕭山大風海溢漸林被虐爲甚圻址蕩無存者七年會稽餘姚大風拔木壞民居十年四月餘姚大風元成宗大德五年餘姚海溢順宗至元四年六月餘姚又海溢　皇明洪武二十年湯信公和持節發杭紹明台溫五郡之民城沿海諸鎮時會稽王家堰夜大風雨水漲至死者十四五水上有火萬炬咸以爲鬼詢于習海事者曰鹹水夜動則有光蓋海水爲風雨所擊故其光如火耳王子年拾遺記云東海之上有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大水蕩滴火不滅爲陰火正此類也二十一年蕭山大風捍海塘壞潮抵千市二十六年閏六月山陰會稽大風海溢壞田廬永樂二十一年宣德二年諸暨大風江潮至楓溪正統七年秋餘姚海溢天順八年七月餘姚又海溢成化七年蕭山風潮大作新林塘復壞九月餘姚大風海溢溺男女七百餘口八年七月十七日夜會稽大風雨拔木海溢漂廬舍傷苗瀕海男女溺死者甚衆十二年春會稽大風雨雹大饑十三年夏六月山陰會稽大風海水溢害稼穡十八年諸暨江潮至楓溪弘治七年七月會稽餘姚海溢十五年七月餘姚大雷電雨以風海溢十七年諸暨江潮至楓溪正德二年山陰颶風大作海水漲溢頃刻高數丈許並

海居民漂沒男女枕藉以死者萬計苗穗淹溺七年會稽蕭山上虞海潮溢入壞民居濱海男女溺死者甚衆餘姚大風雨震雷大水山崩文廟壞海大溢堤盡决漂田廬溺人畜無算夜燐火被海有兵甲聲民驚大饑食草根樹皮十三年會稽颶風淫雨壞廬舍傷稼秋餘姚海溢十四年八月餘姚復海溢嘉靖十年三十四年諸暨江湖至楓溪十三年七月上虞颶風淫雨壞廬舍傷稼寡收隆慶二年元旦山陰會稽晝大風屋瓦爲震會稽縣塀折一巨栢城中數災七月二十九日嗅雨八月初一日北風大作至夜逆溪流溢入城中怒濤吼衝西門城并城樓俱堋倒平地水深一丈三尺凡一晝夜水涸萬曆二年六月初一日夜上虞餘姚大風雨北海水溢有火色漂沒田廬上虞乃衝入城河以器激之有火光見五行家謂之大沴水

[地]晉武帝大康九年正月諸暨地震元帝大興九年三月丁酉諸暨地震安帝義熙三年山陰地陷方四丈有聲如雷唐宣宗大中十三年會稽地震元順帝至元十三年十二月己酉諸暨地震至正十四年十二月己酉會稽地震 皇明洪武三十二年二月初九日會稽地震天順八年十二月會稽地震成化十一年諸暨巖坑地裂十八年山陰地震弘治十八年會稽蕭山餘姚地大震生白毛餘姚雞雛皆鳴响有妖民驚晝夜禦之餘月乃息正德三年新昌地震嘉靖三年二月山陰地震大歉米斗一錢四分三十九年二月山陰地大震

[山川]唐玄宗天寶五載張氏墓側出泉如醴德宗貞元二十一年夏鏡湖竭山崩二十二年鏡湖竭晉高祖天福二年治東二十五里文殊巖出泉如醴元順帝至正十六年卧龍山裂 皇明成化十三年春辰山裂嘉靖二十年春駱駝山鳴隆慶元年諸暨雞冠山石墜大如巨屋至地震爲池復躍過溪乃止浣江潭中石有文曰戊辰大旱是歲旱而不甚

[有年] 皇明弘治十年餘姚大有年嘉靖十五年餘姚有年自萬曆四年至七年新昌有年

[水]晉愍帝建興元年冬十一月戊午巳巳庚午餘姚大雨震電元帝大興四年七月餘姚大雨饑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戊申會稽大水玄宗開元十七年八月丙寅會稽大水代宗大曆二年山陰水災憲宗元和十二年山陰會稽水害稼文宗大和二年會稽大

水景祐元年八月甲戌大水漂溺居民宋仁宗景祐
四年八月山陰會稽大水壞民居嘉祐六年會稽淫
雨哲宗元符二年冬十月朔餘姚江河水溢高丈餘
有聲數日乃止徽宗宣和元年十一月山陰大水六
年會稽大雨水溢民多流移高宗紹興三年山陰水
害稼五年五月山陰諸暨水十八年山陰會稽餘姚
大水二十年山陰大水漂廬舍淹沒者數百人二十
七年諸暨大水孝宗乾道元年餘姚正月至四月淫
雨蠶麥不登大饑大疫二年春夏會稽淫雨蠶麥不
登三年秋會稽淫雨蟲生害稼五穀多腐四年七月

山陰會稽諸暨大水害稼詔湖田米折帛八年五月
餘姚大雨水以風漂民居稼盡敗淳熙元年會稽海
濤溪合激為大水決江岍壞民廬溺死者甚衆三年
五月會稽積雨損禾麥八年會稽大旱既而淫雨及
諸暨俱大水流民舍敗堤岍廢禾稼十年會稽淫雨
大水光宗紹熙三年會稽四月霖雨至于五月四年
諸暨餘姚四月霖雨至于五月壞圩田害蠶麥蔬稑
寧宗慶元元年嵊溪流溢恭城為水所嚙存者纔二
三尺二年會稽大水三年九月山陰諸暨水害稼五
年會稽六月霖雨至八月嘉定二年山陰餘姚大水

漂民居五萬餘家壞民田十萬餘畝三年五六月會
稽諸暨大雨水溺死者衆圮田廬市郭首種皆腐五
年六月丁丑諸暨水壞田廬六年山陰水六月戊子
諸暨風雷大雨山涌暴作漂十鄉田廬溺死者尤多
九年山陰諸暨大水十五年衢婺徽嚴暴流與江濤
合汜濫於山陰會稽諸暨圮田廬害稼理宗淳祐二
年餘姚大水八年秋諸暨大水詔除湖田租賑被水
之家寶祐四年秋諸暨大水詔除田租景定五年會
稽大水度宗咸淳二年二月會稽大水七年五月甲
申諸暨大水漂廬舍詔免租三千八十石有奇八年

六月會稽水十年四月諸暨大水風拔木浙東安撫
使常楙給二萬楮付縣折運民賴不乏食元世祖至
元二十六年二月會稽諸暨大水二十九年六月諸
暨大水成宗元貞二年會稽諸暨大水武宗至大三
年七月餘姚大雨水害稼文宗至順元年會稽水
皇明洪武三十二年蕭山大水正統八年夏諸暨淫
雨害稼十四年新昌大水景泰七年五月蕭山大水
會稽霪雨傷苗是秋會稽復霪雨腐禾歲饑天順四
年四月蕭山大水五年五月會稽霪雨傷苗成化七
年夏秋諸暨大雨水害稼九年餘姚雙鴈鄉水溢壞

田廬十二年秋七月諸暨餘姚大雨害稼餘姚水嚙沒石堰場官塘數十萬引成化十四年新昌大水十七年十八年十九年餘姚俱大水弘治十二年夏六月餘姚境内水湧高三四尺猝平災饑正德四年餘姚俱大水七年秋諸暨大雨水害稼十二年冬餘姚大水無麥大饑米斗直銀一錢三分正德十四年蕭山西江塘圮大水嘉靖元年蕭山西江塘復圮二年諸暨水六年六月蕭山淫雨西江塘壞瀕塘民居咸漂沒人畜多溺死平原皆成巨浸餘姚大水無麥苗八年諸暨新昌水十年八月餘姚大水十三年七月

諸暨新昌嵊溪流漲入城中平地水深一丈新昌決東堤民死者衆十八年四月有魚涸于海際數十餘民採其肉啖之獲其物如龜狀不閱月大水衝婺嚴暴流與江濤合決堤灌于河倏入府城高丈餘並海居民淹沒伏屍蔽野蕭山西江塘壞縣市可駕巨舟大饑會稽諸暨上虞俱大水十九年秋餘姚大水四十五年諸暨大水漂民居隆慶二年三年新昌俱大水五年新昌自秋雨至冬至始晴

旱晉成帝咸康元年夏六月天下普旱餘姚特甚大饑米斗直五百文人相鬻唐文宗開成四年會稽大旱宋仁宗嘉祐四年夏諸暨旱神宗熙寧八年會稽旱高宗紹興五年會稽旱久大暑人多渴死孝宗乾道七年夏餘姚大旱九年會稽餘姚旱種稑皆盡淳熙元年秋餘姚大旱二年秋會稽旱三年諸暨旱七年會稽蕭山諸暨大旱十四年秋諸暨大旱光宗紹熙五年會稽冬旱鑑湖竭寧宗開禧元年夏諸暨大旱嘉定十年會稽旱理宗嘉熙四年會稽旱淳祐二年夏諸暨旱元成宗大德三年會稽旱六年夏會稽旱餘姚五月不雨至于六月十一年夏五月一雨晴即大旱秋八月八日方雨六種絶收人民餓死者十

八九盜賊四起人食人至不顧父子相食泰定帝泰定元年會稽旱順帝元統元年山陰會稽諸暨自正月不雨至于七月三年諸暨旱至正三年會稽旱總管泰不華禱雨歌并序至正三年余守越夏六月不雨率僚屬禱群望又不雨河流且竭歲將不登心甚憂之父老或進曰郡有楊道士者能以其術致雲雨盍請試之余信道不篤又以百姓故遂設壇長春宮禮致道上如父老言既而天果雨獲免於饑因作歌以紀其實後以報道士昭陽協洽紀歲曹祝融司權要赤條扶桑揚焱金流膏赤熛烜赫氣鬱陶爍石焦土田莫蓺暴尪奚益衆口嗷嗷太守何悼徒步勞陵穴掣靈螯容雲不雨也西郊父老走白相呼號有物爲虐肆其饕虓瞯目出項蚴走行如風三尺高朱髮鬈鬆鬗髵螭欲恢天綱孰敢撓道士楊姓衆所褒掃蕩凶物斃沉濠賴致之不敢慆相與導前茢左操斯雞異方醲桂醑玄戈霆霹曳雲稍悉繕怒口咒髯髦八靈效職蜀鞭橐奎踊逆張飛棘桃殳蜮畢方

適雨遭批拉戟撮幟火炮耕父遠囚女魃稽𧰩殪剷象拭壓係　泠神漬瀉奔濤目祭陘陬神遐遨撽仍五星綵雲斂祕章宣奏緘　愪質刻六合陰陽交枝間少女風飈飇迅霆軿轅發伐睽罷雷列缺激九皐霈澤霑足滌煎熬神情駭愕恍若醒醲離禾黍絡劵苛歲書大有聲溜溜太守之責或可逃作歌以報慚紛袍

至正十二年會稽諸暨旱十三年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三年餘姚俱夏旱　皇明永樂十三年會稽旱景泰七年夏餘姚旱天順元年會稽餘姚新昌旱二年三年五年餘姚俱旱成化二十二年嵊大旱二十三年諸暨餘姚大旱弘治七年餘姚冬十月至十二月不雨八年餘姚正月至三月不雨十二年春餘姚不雨十三年餘姚三月不雨至五月晦乃雨

正德元年夏餘姚上虞旱三年夏會稽蕭山諸暨餘姚新昌俱大旱十四年夏餘姚旱十五年夏餘姚旱大饑米斗直銀一錢嘉靖二年夏會稽餘姚上虞旱饑三年會稽上虞嵊大旱四年夏餘姚旱疫五年諸暨新昌大旱十八年餘姚旱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合郡連年大旱湖盡涸為赤地斗米銀二錢丐人饑死接踵鄉人挾糲一升夜歸即被刼殺於道郡縣於便民倉散穀賑饑饑民趨就食或死於道或至倉前死蓋待哺久緩不濟也三十二年諸暨旱

蝗螟宋高宗建炎三年五月餘姚蝗暴至紹興二十九年會稽旱蝗三十年會稽螟孝宗隆興元年秋諸暨螟寧宗嘉泰二年會稽蝗嘉定九年會稽蝗理宗景定三年會稽螟淳祐三年秋八月餘姚蝗元大德十二年諸暨蝗及境皆抱竹死　皇明正統十二年餘姚蝗弘治十四年餘姚蝗正德十二年嘉靖三年餘姚俱螟六年諸暨蝗飛蔽天八年餘姚螟害麥夏蝗害稼民禳之立秋日蕭山蝗飛入境十九年夏會稽諸暨餘姚蝗餘姚禳之輒散新昌蝗飛蔽日嘉靖二十年諸暨蝗

饑宋高宗紹興元年山陰諸暨餘姚大饑二年會稽饑斗米千錢人食草木八年諸暨大饑民食糟糠草木殍死殆盡九年十年會稽水旱相仍民饑賑之不給死者過半十九年山陰諸暨餘姚大饑二十九年餘姚薦饑孝宗乾道元年淳熙九年諸暨饑寧宗慶元元年四年會稽饑開禧二年諸暨無麥嘉定十八年會稽饑理宗嘉熙四年諸暨餘姚薦饑元世宗至元十八年諸暨饑道殣相望成宗元貞六年六月諸暨饑大德十年諸暨大饑武宗至大元年春嵊饑餓死者人隨食之怗懱布地泰定帝泰定元年文宗天曆二年順帝元統三年諸暨俱饑至元三年會稽大

饑至正二十七年新昌大饑 皇明景泰七年新昌
饑弘治元年會稽餘姚新昌大饑二年四年會稽餘
姚新昌饑十五年餘姚無麥嘉靖十二年十三年餘
姚饑米斗直銀一錢

[疫]宋高宗紹興元年孝宗乾道元年諸暨疫元世祖
至元二十年山陰大疫成宗大德十年諸暨疫武宗
至大元年會稽諸暨嵊疫順帝至正十年夏會稽大
疫二十二年又大疫

[寒]宋孝宗乾道元年二三月會稽諸暨盛寒首種敗
諸暨麥損 皇明景泰五年會稽餘姚十二月大雪六

年二月乃霽弘治十二年十二月餘姚大寒姚江冰
合正德十三年十二月至閏十二月餘姚大雪萬曆
六年冬會郡大雪寒運河冰合

[火]晉海西公大和元年六月火燒山陰倉米數百萬
斛居民數千家宋高宗紹興元年冬十月郡城大火
十二月火災復作時高宗駐蹕于越部署文移多焚
於火恭宗德祐二年春正月承宣使張世傑師至餘
姚焚邑廟學俱燬元順帝至元二年餘姚文廟火
皇明弘治十三年四月餘姚江南災焚民居三千餘
家傷百有八人火渡江焚靈緒山民居二百餘家嘉
靖十四年上虞火災東自城隍廟西及關王廟前至
縣前延燒甚衆二十一年諸暨一士人家火自發四
十二年諸暨一士人家火嘗自發三月餘自息隆慶
二年正月朔山陰諸暨俱火是日山陰縣災諸暨城
南延燒百餘間是月山陰民間凡數災三年正月諸
暨長山夜火光數十丈四年諸暨大雨二男子偶語
屋中雷火忽起屋焚二男子擊死一婦人無恙人謂
二男子有隱惡云

[血]宋高宗建炎三年六月餘姚雨血縣治沾衣 皇
明成化十三年六月山陰福嚴夏瑄家庭中血濺地

上高可二尺廣二尋有司聞于 朝遣官致祭南鎮
以禳之嘉靖三十一年春山陰村落有血濺于地高
數尺是年倭夷入寇殺人海上以千計萬曆九年冬
餘姚東門外居民蔣家樓下地出血流滿室中上濺
樓板

[人] 皇明成化十二年十二月山陰蓬萊坊馬氏生
子四手正德十三年諸暨十九都楊氏妻產一狐嘉
靖二十年諸暨南門裘氏妻一產四子隆慶元年諸
暨東陽袁氏妻一產三男四年諸暨豐江周氏妻一
產三男

龍、皇明嘉靖元年夏龍晝見餘姚附子湖頭角具
見壞民居拔木害稼秋龍復晝見餘姚孝義鄉鱗甲
皆見
六畜宋高宗紹興元年牛戴刀突入郡城中傷馬裂
腹出腸（時術者多祀禁殺牛牛亦以故而逸逆牛禍也） 皇明成化九年癸
巳山陰板橋村徐堅家牛生一犢兩首兩尾八足嘉
靖二十一年諸暨泰南鄉徐氏牛一産三犢二十五
年春山陰謝墺民家牛生一犢亦兩首兩尾八足以上
牛
皇明嘉靖二十三年諸暨楓橋獲青羊 以上羊

皇明成化間上虞葛用章家有母彘生七子未七日
而母斃豚子鳴聲悲咽莊有牸者開往就乳之潼流
而七子得長時慕陶吳子異其事為之記士大夫咸聲
詩以嘉之嘉靖五年諸暨十二都孟氏豕産人一目
有尾萬曆元年夏會稽民馬杜家彘豕雙首行輒仆
其明年秋丐家産豕六足而兩爲人手 以上豕
唐懿宗咸通元年會稽有狗生而不能吠擊之無聲
（按狗職吠以守禦其不能者 象鎮守者不能禦寇之占也）元順帝至正間諸暨吳
銓家犬病臥于衢食啣之及死埋山下有花開如白
鳳仙人呼孝犬又名梔花犬（楊維禎詩昔梔花孝犬鬭天家今梔花生子在
吳家梔花子母病臥不起三子者累累苦悲啼奄一
子銜食哺母母食之始出馳一去復一來眠母左右
不一離吳老人壽期頤五葉孫斑斕衣門前荆樹不
分枝柱下並蒂生靈芝吳家孝慈及草木況爾梔花
爲有知喔喔梟獍兒泥塗我官室蕩裂我四維風俗
日壞壞不支歌梔花作家慶吳家兒當執政梔花牲
化
梟獍） 以上犬
元順帝至正十八年三月諸暨孝彥城家一鷄伏五
雛一雛有四足二足在翼下不數日死 皇明正德
十四年諸暨西門鄭煖家母鷄尾忽長二三尺如錦
綬冠羽俱異人聚觀縱之長山聽其所之是年八月
餘姚民言鷄爲妖盡殺之 以上鷄
鳥唐懿宗咸通元年會稽有異鳥極大四目三足自

呼曰羅（占者曰王國有兵人相食） 宋太宗至道元年會稽有白鸜
鵒 皇明景泰七年秋諸暨白鸜鵒止縣舍萬曆三
年新昌有錦鷄自南來止于儀門須臾飛入縣堂宿
題名碑上爲守者所獲知縣田琯縱之去
獸元成宗大德十一年諸暨虎暴入市三日死城隍
廟後 皇明正德六年八月虎入餘姚治城三山司
巡檢高寧射殺之嘉靖三十年秋虎暴入諸暨城隆
慶二年春有虎入郡城中宿蕺山徙明真觀道士曉
開戸攫傷之衆譁逐走千秋巷墮厠中爲諸丐所斃
里巷作謡曲以歌好事者從而删韻之曰市中虎墜

皂貿太平年辛未二月望猛虎入城從何方一解龍
跡大反泥上沒行人誰信虎腳迹蔵在此日何食偽
二十一面幸得郭翁晏客三家山鍘鼓振地火照天光古
避火下山去失所據明真觀咬道士驚千秋巧力里
跳過高墻攪街市撲行人直兩頭千秋巷裡少年三
十輩白棒鐵叉攢虎背攢得虎皮碎復碎與誰膽曰
誰必年扛虎送官府四下官府賞米七八斗就教少
年斫松下虎死魂上山去頭和皮送官府宰肉歸
家何妻與牙門解古人言市有虎信之者足恐曾今
若此云如何金波羅城中作窠瓦百事傷不似他劉
信一逸 以上虎
說爲

皇明宣德七年諸暨大部鄉民家狐爲祟白晝火嘗
自作狐震死始息嘉靖二十九年狐入諸暨縣衙變
人形能語言知縣王陳策捉而磔之以上狐

介爲晉武帝太康四年壬辰郡境內蟹化爲鼠食稻

幾盡

蟲　皇明成化四年新昌東門外何鑑家蠶鳴正德
十一年新昌俞應肅家蠶鳴隆慶三年諸暨珠嶺民
邵氏養蠶力不能餵棄之山中後皆成繭

草木唐中宗神龍二年諸暨治東五里木連理元時
醴泉鄉在於埜白巖山下生連理木　皇明成化三
年山陰村落間李生梔實是年冬諸暨梔李花十三
年春山陰村落李樹生梔是歲隆興橋范家杏樹開
花四種弘治十八年諸暨木氷正德二年冬諸暨桃
李花有實者嘉靖間新昌呂光遥光新揖雲在堂紫

荆與枝合理三十三年上虞李樹生黃瓜以上木

皇明景泰元年正月朔日新昌俞用貞庭前水上生
文成荷花數十朵枝葶亭亭青紅掩映久之乃糢糊
而散成化十二年丙申山陰芥生荷花以上花

唐玄宗天寶三載乙酉山陰移風鄉產瑞瓜後柳宗元因內
出瑞瓜為作頌曰臣某等今日內出浙東觀察使賈
全所進越州山陰縣移風鄉產瑞瓜二實同蒂圖示
百僚者賀作維新嘉瑞來應式彰聖化克表天心臣
某等誠歡誠抃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保全太和
緝熙丕度馨香上達淳化旁行嘉瓜發瑞來自俟服
質惟同蒂見事書之示均地則移風知化育之方始
雖七月而食嘗土歌王業之艱五色稱珍東陵詠嘉
瓜之會未聞感通若斯昭著者也臣某等遭逢聖運
親府亦圖忻蹈之誠倍
百恒品無任慶悅之至　以上瓜

唐玄宗天寶三載諸暨長山產靈芝五載諸暨張氏
墓側產芝二本各九莖五季晉高祖天福二年諸暨
治東南二十五里文殊巖產芝數本宋嘉定間新昌
俞時中家產芝草白玉蟾爲記　皇明永樂十年諸
暨學後小阜米山產芝一本七莖景泰七年春諸暨
長山產芝嘉靖九年冬新昌呂廷安墓產芝五莖以上
芝

宋真宗咸平二年三月山陰會稽諸暨竹生米如稻
民饑采之充食

政和五年十一月山陰承天寺瑞竹一竿七枝枝幹

相同其葉圓細生花結實　皇明成化九年竹生米

以上竹

〔金錢〕晉海西公太和三年山陰造縣倉得二大船船內並實以錢鑿者馳白官司暮遣人防守甚嚴旦發之船中竟空惟錢跡而已宋徽宗政和二年十一月會稽民拾生金

〔雜異〕唐中宗神龍二年天雨毛

皇明洪武二十八年發卒修陂塘山陰天樂瀛湖塘掘得一物類小兒臂紅潤如生無有識者遂棄之蓋云此肉芝也食之延年

正德元年山陰民間驚傳有恠物夜入人家爲妖彌月不止其實旱魃也

嘉靖三十四年會稽有物方長如一尺牘飛空中映日作金色數鷹逐之時繫獄者名劉朝忠見之祝曰如祥也則墮此已而漸近果墮獄中則吳之草鞋也禁卒持白於官知縣古文炳命祝褫之

〔訛言〕五季晉高祖天福中越地兒童聚戲率以趙字爲語助如言得曰趙得可曰趙可相語無不然晉末趙延壽貴人將謂其應讖延壽敗謠言輒盛及宋太祖代周人始悟焉宋高宗建炎三年秋餘姚民驚竄徙村落紹興元年十二月諸暨民訛言相驚月幾望當火樞密院以軍法禁之乃定寧宗嘉泰四年越人盛歌鐵彈子白塔湖曲冬果有盜金十一者號鐵彈子起爲亂相傳鬭死白塔湖中後獲於諸暨始就戮

皇明成化十九年山陰會稽諸暨民訛言有黑眚至閭里晝夜驚逾月乃息弘治十三年訛言越中詔選女子一時奔娶殆盡正德三年上虞民訛言黑眚出嘉靖初年諸暨童謠云雪落霏霏家家殺個年豬蓋卒歲豐富之詞也末年不復聞三十二年諸暨楓橋民訛言一夜走竄畧盡三十七年諸暨民閧訛

言有青男女戒備夜不敢寢隆慶二年正月越地民訛言　詔選女子婚配畧盡如弘治時

紹興府志卷之十四

田賦志

戶口　貢　賦上

戶口　嘉泰志云舊經具錄兩漢地理郡國志晉地道記太康地志及宋齊隋唐戶口然領縣多寡與今不同是則前代戶口之數不可用於今也惟唐志載開元二十三年戶部帳可以較登耗其目領縣七者新昌猶未置也今斷自唐始

唐開元二十三年越州戶九萬二百七十九口五十二萬九千五百八十九

宋大中祥符四年越州戶一十八萬七千一百八十丁三十二萬九千三百四十八

會稽戶三萬四千七十六丁三萬五千五百八十五

山陰戶二千一百七十一丁二千八百

剡戶三萬二千五百七十八丁五萬五千六

諸暨戶四萬九千六十二丁七萬七千五百六十七

蕭山戶二萬三千八十六丁三萬九千四百五十三

餘姚戶二萬一千六十三丁四萬一千九百一十三

上虞戶五千一百四十一丁二萬八千二百五十七

新昌戶二萬三丁四萬七千七百六十七

元豐九域志越州主戶一十五萬二千五百八十五客戶三百三十七

嘉泰元年紹興府主客戶二十七萬三千三百四十三丁三十三萬四千三十中小老幼殘疾不成丁一十萬七千七十二

會稽戶三萬五千四百六丁四萬一千七百八十一不成丁一萬四千三百四十八

山陰戶三萬六千六百五十二丁四萬六千二百二十七不成丁一萬五千七百六十七

嵊戶三萬九千七百九十二丁五萬三千五百七十七不成丁一萬七千四百七十八

諸暨戶四萬二千四百二十四丁五萬六千四百二十一不成丁一萬八千五百二十七

蕭山戶二萬九千六十丁三萬五千一百六十八不成丁九千四百七十五

餘姚戶三萬八百八十三丁三萬二千一百四十五不成丁一萬二百三十四

上虞戶三萬三百三丁三萬三千三百一十九不成丁四千四百五十八

新昌戶二萬八千八百二十丁三萬六千三百八十[illegible]

二不成丁一萬一千七百五十五
元至元籍紹興路戶三十萬一百四十八口八十五
萬四千八百四十七
泰定籍紹興路戶二十二萬二千六百五十七口五
十四萬八千八百六十九
皇明洪武籍紹興府戶二十六萬七千七十四口一
百三萬八千五十九
山陰戶五萬三千九百四十六口二十萬四千五百
三
會稽戶三萬九千八百七十九口五萬九千四百三

十九
蕭山戶二萬一千五百四十八口九萬八千一百七
十四
諸暨戶三萬一千三十七口一十七萬九千六百四
十四
餘姚戶五萬一千一百八十八口二十三萬六千五
十四
上虞戶三萬三十七口一十三萬一千七百三十四
嵊戶二萬八千七百六十五口九萬三千六百九十
二

新昌戶七千三百六十三口二萬五千六百六十二
永樂籍紹興府戶二十七萬三千七百七口九十二
萬五千六百九
山陰蕭山戶口與洪武籍同
會稽戶減七口減十
諸暨戶四萬一百四口一十六萬四千四百六十九
餘姚戶四萬四千口十四萬
上虞戶三萬四千一百一十九口八萬
嵊戶二萬二千三百八十五口七萬七
新昌戶增五百口同洪武

天順籍紹興府戶一十七萬九千八百八十七口六
十三萬二千二百五十八
山陰戶三萬三百六十四口一十一萬五千六百七
十四
會稽戶二萬三千四百一十八口七萬二千五百五
十九
蕭山戶一萬八千二百一十九口九萬一百四十二
諸暨缺
餘姚缺
上虞戶口同永樂籍

嵊戶一萬八百五口四萬九千五百三十九

新昌戶四千一百口一萬一千三

成化以後籍晉郡志不載各邑或具或不具缺有間矣今述萬曆籍者合郡戶共十六萬五千六百七十八口共五十七萬五千六百五十一

山陰戶二萬九千一百四十二民之戶二萬三千二百二十七軍之戶三千五百三十二匠之戶五百五十八竈之戶九百五十六儒之戶一百二十五生員之戶一百一十六校尉之戶二十二陰陽之戶二十五醫之戶一十五廚之戶三十二捕之戶九弓兵鋪兵皂隸之戶一百八十九水馬驛站蹶夫之戶二百八十六僧之戶二十五道之戶二十五

口一十一萬五千四百九男八萬二千二百九十九婦三萬三千一百一十

會稽戶一萬八千六百八民之戶一萬四千八十七軍之戶一千六百一十二匠之戶三百五十四竈之戶六百九十七官之戶一百九生員之戶二百七力士校尉之戶二十八陰陽之戶十醫之戶三十七廚之戶三十五捕之戶十五弓兵鋪兵皂隸之戶六十五水馬驛站蹶夫之戶二百六十七僧之戶二十八道之戶二十

口六萬二千四男四萬六百十三婦二萬一千三百九十一

蕭山戶一萬九千四百三十民之戶一萬五千七百九十五軍之戶一千三百八十一匠之戶二百八十五竈之戶一千二百七十九官之戶二十九生員之戶四十所由之戶一醫之戶五廚之戶五捕之戶四十七弓兵鋪兵皂隸之戶百七十四水馬驛站蹶夫之戶二百五十六外府縣寄籍之戶九十八僧之戶七十二道之戶三

口九萬三千一十四男六萬三千三百七十四婦二萬九千六百四十

諸暨戶一萬八千四百一十民之戶一萬一千一百三匠之戶六百五十二官之戶二十生員之戶一百六十醫之戶五臨之戶三鋪兵之戶一十五祗役之戶三百八十四僧之戶六十四道之戶五

口三萬八千六百八十四男二萬三千七百九十六婦一萬四千八百八十八

餘姚戶四萬一千八百四十七民之戶三千六百二十三軍之戶四千三百五十八匠之戶二千五十竈之戶一千五百七十六館之戶三十一生員之戶四十儒之戶五力士校尉之戶五陰陽之戶五醫之戶十一廚之戶四鋪之戶一百九弓兵鋪兵皂隸之戶一百一十八水馬驛站蹶夫之戶一百一十二紙槽之戶一百一十二匠冶之戶十五僧之戶三十一道之戶三

口一十五萬八千三百九十二男一十一萬二千六百一十六婦四萬五千七百七十六

上虞戶一萬九千三百一十一民之戶一萬七千八百八十軍之戶九百四十匠之戶三百一竈之戶一百九十陰陽之戶五鋪之戶三僧之戶二十五道之戶三

口三萬五千六百三十八男二萬三千二百五十九婦一萬二千三百七十八

嵊戶一萬一千六百五民之戶九千九百八十五軍之戶一千二百七十一匠之戶二百二十九官之戶二十二生員之戶二十九醫之戶一十三捕之戶四弓兵皂隸之戶三十三水馬夫之戶三十六驛站之戶三

口五萬八千七百一十七男四萬一千二百三婦一萬七千五百一十四

新昌戶七千三百四十五民之戶六千四百七軍之戶五百一十九匠之戶六十四官之戶三十三生員之戶二百三十四陰陽之戶五醫之戶五遞之戶二十水馬驛站之戶三十僧之戶一十六道人之戶一十二

口一萬三千三百一十六（【圖】八千八百【圖四】千五百一十六）
【貢】會稽於禹貢爲揚州貢金三品（金銀銅）瑤琨（石之美似玉者）
篠（竹中於竹中於樂之管 矢之可簜亦可爲符節）齒（象之齒）革（犀兕之革）羽毛（不知
幾種鳥獸）惟木（楩梓豫章之屬）島夷卉服（葛木綿之屬）厥篚織貝（錦名）厥
包橘柚錫貢周禮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竹箭古揚
州境兼今江浙福廣及南直隸淮安以南地所云金
玉犀象之屬似出交廣惟竹箭則會稽產而織貝間
亦有之漢書地理志及東京以後諸史土貢雜物無
登載建武時光武因陸閎所著越布單衣敕會稽郡
常獻此則所謂錫貢者也舊志載唐貢十二種 編

紋紗 輕容生縠花紗 寶花紋等羅 白編交梭
十樣花紋等綾 吳絹 丹砂 石 蜜橘 葛粉
瓷器 紙 筆 宋祥符圖經元豐九域志貢五
種 綾二十疋 排花紗十疋 輕容紗五疋 表
紙千張 瓷器五十事 南宋貢二種 輕容紗五
疋 越綾十疋 元貢有玉面貍 貉皮其餘不詳
皇明貢茶會稽三十斤（路費銀二十兩）每歲四月輪禮房
吏一人解京 嵊十八斤（貼路費銀陸兩）附會稽縣解 餘
姚茶先年亦有貢後以其味薄罷之
此外貢食味則有兔 鴈 鷓鴣 玉面貍 藥材
則有白朮 茯苓 半夏 芍藥 乾木瓜 器用
雜料則有雜色皮 弓 箭 弦 翎 絲類料畢備
曆日紙則有黃紙 白紙今食味久廢貢而藥材器
用等多類派入額辦銀內起解鮮以本色貢矣
櫻桃蕭山舊有貢正統八年中官來摘取重索斯知
縣蘇琳抗不與爲所訐 詔械繫至京琳辭直得宥
役任自後免貢
【賦】唐以前無所考錢氏有吳越時兩浙田稅畝三斗
宋太平興國中錢氏國除朝廷遣王贄均兩浙雜稅
贄悉令畝出一斗比還詔責其擅減稅額贄對曰畝

稅一斗者天下通法兩浙既爲王民豈當復循僞國
之法上從之自後畝稅一斗祥符籍土田山蕩合郡
共六百一十二萬二千九百五十二畝七分八釐八
毫而不載稅額施宿志成於嘉泰元年頗具稅額焉
夏戶人身丁錢舊管三萬六千七百六十五貫二百
六十九文足今催五萬三千五百八十二貫六百六
十八文省（【會稽】四千六百一貫四百三十文今催六千二百二十四貫八百八十文【山陰】五千
一百三十七貫八百一十三文今催六千三十八貫九百九十二文【剡】五千八百八十九貫八百五十文
今嵊催七千四百一十二貫七百二十八文【諸暨】八千四百三十七貫一百五十文今催一萬三百一十
四貫七百五十二文【蕭山】二千四百五十六貫六百六十六文今催二千九百三十三貫六百五十六文）

[餘姚]三千三百三十一貫八百六十文今催五千四十七貫六百八十九文[上虞]三千二百九十一貫二百文今催五千一百二十六貫七百二十文[新昌]三千六百一十二貫三百文今催一萬四百七十三貫一百五十一文

紬舊管九千一百六十四疋三丈八尺四寸三分今催八千六百一疋三丈三尺四寸六分六釐[會稽]一千四百六十九疋二丈二尺一寸五分今催一千三百八十八疋一丈一尺一寸五分[山陰]一千八百二十八疋一丈三尺七寸今催一千七百九十四疋七尺五寸五分五釐[剡]九百二十疋二丈六尺三寸今嵊催九百二十九疋一丈四尺四寸一分[諸暨]一千四百五疋三丈八尺三寸今催一千一百六十六疋一丈四尺四寸一分一釐[蕭山]九百八十七疋一丈八尺八寸今催一千四疋二丈六尺二寸三分[餘姚]九百二十九疋一丈二尺五寸八分今催九百七十疋三丈五尺三寸八分[上虞]一千三百二十五疋三丈七尺

今催一千八十六疋一丈一尺四寸三分[新昌]二百八十七疋二丈九尺六寸今催二百六十一疋三丈二尺九寸

絹舊管九萬八千二百四十六疋四尺五寸今催九萬九千八百九疋二尺一寸九分四釐六毫[會稽]一萬一千一百六十六疋二尺七分今催一萬三千七百一十八疋二尺一寸五分五釐[山陰]一萬七千六百九十四疋三丈八尺九寸今催一萬七千二百四十七疋一丈九尺四寸[剡]一萬一千三百六十七疋三丈二尺六寸今嵊催一萬三千二百二十四疋八尺四寸四分二釐[諸暨]二萬八百二十疋二丈二尺今催一萬八千六疋二丈八尺六寸三分六毫[蕭山]一萬三十八疋四尺一寸七分今催一萬四百八十八疋三尺九寸一分三釐[餘姚]一萬一千八百一十疋三丈七尺今催一萬二千四百二十三疋一丈七尺五寸五分[上虞]一萬三千九十九疋二丈一尺今催一萬二千四百四十九疋一丈八尺一寸三分三釐[新昌]二千二百四十八疋一丈六尺七寸六分今催二千二百五十二疋三丈三尺八寸七分

綿舊管五萬八千九百八十一屯四兩四錢八分九釐七毫五絲今催四十一萬二千二百五十二兩七錢二分七釐九毫五絲[會稽]七千七百四十二屯二兩五錢九釐七毫五絲今催五萬三千四百一十兩九錢二分九釐七毫五絲[山陰]九千一百二十二屯四兩三錢八分五釐今催六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兩一錢三分四釐七毫五絲[剡]五千九百七十七屯一兩六錢五分今嵊催四萬八千五百七十四兩五錢六分六釐二毫五絲[諸暨]一萬一千五百二十九屯三兩四錢八分今催八萬四千四百四十三兩一錢六分八釐七毫五絲[蕭山]五千九百二十九屯四兩二分今催四萬一千八百八十四兩四錢五分七釐八毫五絲[餘姚]六千六十八屯四兩今催五萬六千二百四十三兩七錢八分一釐二毫五絲[上虞]六千九百七十二屯二兩二錢五分五釐今催四萬六千一百九十七兩二錢五分五

釐三毫五絲[新昌]五千六百三十九屯一錢九分今催一萬三千九百六十二兩四錢二分三釐

秋苗米舊管二十四萬九千二百二十石五斗六升七合九勺今催二十五萬二百六十五石二升七合七勺[會稽]額管三萬七千九百五十石七斗八升七合四勺撥充職田學糧撥官買過田免納石五斗九升一合三勺圳江逃絕等九百一十石三斗三升今催三萬五千六百四十二石八斗六升六合一勺[山陰]額管四萬六千五百三十三石六斗六升五合二勺撥充職田等二百五十六石一斗六升五合九勺圳江逃絕七百四十五石八斗今催四萬五千五百三十一石六斗九升九合三勺[剡]額管二萬四百三十五石一斗五升一合九勺圳溪五百七石七斗三升今催一萬九千九百二十七石四斗一合九勺[諸暨]額管三萬六千一百七十[illegible]一斗九升三合一勺圳江逃絕等一千七百八十一石一斗三升今催三萬四千二百九十七石六升三合一勺[蕭山]額管三萬一千六百三十石五斗四升一合七勺撥

充職田學粮九百一十五石一斗一合垙江逃絶籍四百七石六斗一升合催三萬三百七石八斗三升一合七勺[餘姚]額管三萬二千五百七十五石五斗一升七合垙江海移漈瀞塘等九百三石五斗一升合催二萬一千六百七十二石七勺[上虞]額管三萬七千八百九十七石六斗六升一合五勺合零就整三百三十四石二斗三升垙江等三千四斗六石二斗四升合催三萬四千五百二十七石一斗九升二合五勺[新昌]額管七千六十三石五斗三升五合二勺合零就整等一百一十五石一斗七合七勺垙溪二百八十八石九十一升合催六千六百五十九石五十一升七合五勺

舊額之外創增和買寶慶續志云太宗時馬元方為三司判官建言方春民乏絶時預給官錢貸之至夏秋令輸絹於官故曰和買然在昔止是一時權宜措置至于一歲之間或行於一郡邑而已祥符中王旭

知潁州因歲饑出庫錢貸民約蠶熟人輸一縑其後李士衡行之陝西民以為便至熙寧新法之行乃施之天下示為準則是時會稽民蠶而貧所貸最多後來錢既乏支所買之額不除遂以等戶資產物力而科配焉然會稽為額獨重於他處大為民病建炎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御筆朕累下寬恤之詔而迫於經費未能悉如所懷今聞東南和預買絹其弊尤甚可下江浙減四分之一以寬民力紹興遂復減免如詔言紹興二年九月十七日守臣朱勝非又有請詔蠲免十分之一紹興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以此郡和買

太重又減一萬匹其累減如此其數尚一十四萬六千九百三十八匹淳熙中提點刑獄張詔乞用畝頭均科奏狀云浙東七州歲發和買二十八萬匹紹興一府獨當一路之半詔不知此是累減之數向來何止當一面之半耶淳熙八年閏三月一日指揮除豁德壽宮延祥莊泰寧寺并兩攢宮及諸縣耕牛賃牛所科二千六百五十三匹三尺三寸淳熙十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又特減四萬四千三百八十四匹三丈六尺七寸遂以十萬匹為額內本色七萬九千三百疋二萬六百二千八疋三丈六尺一寸[會稽]一萬三千一百四十三疋九尺二寸[山陰]一萬四千七百四

十三疋二丈七尺九寸[嵊]一萬七千九十八疋二丈二尺五寸[諸暨]一萬八千八百五十五疋二丈二尺四寸[蕭山]一萬四千二百六十一疋八寸[餘姚]七千七百疋七尺[上虞]七千二百九十七疋三丈五尺八寸[新昌]六千七百九十九疋三丈四尺四寸

役錢一十六萬七千九百二十八貫九百五十文[會稽]一萬八千七百四十三貫八十八文[山陰]二萬二千一十三貫九十八文[嵊]二萬一千九百七十貫七百三十文[諸暨]二萬六千三百七十八貫八十一文[蕭山]一萬三千九百一貫四百一十文[餘姚]三萬九千四十四貫五百七十七文[上虞]一萬三千九百五十一貫九百八十六文[新昌]一萬一千九百八十八貫九百八十文

水陸茶錢八千八貫二百三文[會稽]二千八百八十八貫六百五十八文[山陰]一千八百五十一貫三百一十六文[嵊]七百四十貫一百一十七文[諸暨]八百三十貫文[蕭山]三百

二十二貫三百三十三文餘姚二百九十二貫六百一十三文上虞八百五十二貫八百六十六文新昌二百三十一貫文

小綾二千五百疋折錢一萬五千四百二十二貫五百文會稽二百五十疋折一千五百四十二貫二百五十文山陰二百五十疋折一千五百四十二貫二百五十文嵊二百五十疋折一千五百四十二貫二百五十文諸暨六百疋折三千七百一貫四百文蕭山六百疋折三千七百一貫四百文餘姚二百疋折一千二百三十三貫八百文上虞二百疋折一千二百三十三貫八百文新昌一百五十疋折九百二十五貫三百五十文

湖田米六萬六千三百石七斗四升三合一勺會稽二萬六千二百六十四石九升山陰三萬二千六百八十九石五升三合一勺諸暨四千二百一十石三斗二升蕭山二千八百四十石三斗二升

職田米一萬五千九百九十九石五斗會稽四千六百二十一石九斗四升山陰四千二百八十四石九斗嵊三百三十三石七斗諸暨一千四百一十一石五斗八升蕭山二千八百八十六石九斗七升餘姚一千八十五石四斗七升上虞一千三百七十四石九斗四升

折變錢會稽免先是紹興三十二年本府奏會稽縣
十七十八十九都皆擯官所在請有以寬恤之詔會
稽三都人戶二稅不得支移折變常賦外免其他差
使至隆興二年本府又申浙東和買本府既重而會
稽視諸縣爲尤重欲乞用永安縣優卹舊例盡蠲一
縣支移折變詔從之

折帛錢三十三萬四百三十二貫六百二十八文係
將人戶鹽稅紬綿絹丁鹽和買絹數內科折每紬一
疋折納一丈三尺三寸綿一兩折納五錢丁鹽稅絹
一疋折納八尺和買一疋折納一丈和買每疋折錢
六貫五百文他絹若紬每疋並折七貫文綿每兩并
耗折四百六十文山陰六萬四千一十五貫一百八十文嵊五萬三千五百三十四貫五百三十五文諸暨七萬五千五百三十七貫一百二十六文蕭山四萬三千六百六十八貫四百八十四文餘姚二萬五千五百七十六貫六百五文上虞二萬九千三百一十三貫八百文新昌一萬八千七百八十六貫八百九十八文

折紬綿四萬一千五百三十一兩每紬一疋數目折
納一丈三尺三寸以綿一十七兩折紬一疋惟山陰

以折帛之餘盡折爲綿不輸本色盖會稽既免折變
當時折紬之綿無自出又不欲偏科他邑故盡以歸
山陰麥及糯米亦然故山陰折變視他邑爲重山陰一萬二百兩嵊五千二百一十九兩諸暨七千七百八十六兩蕭山五千七百四十六兩餘姚五千七百九十七兩上虞五千六百二十七兩新昌二千一百五十六兩

折稅絹麥六千六百九十九石三斗六升一合諸縣
科數等第不同然皆以二石四斗一升折絹一疋山陰一千六百三十三石三斗四升嵊二百九石五斗諸暨七百二十石蕭山一千一百四石九斗九升餘姚一千六百四十二石七斗九升六合上虞一千二百八十九石九斗五升新昌九十七石七斗八升五合

折苗糯米一萬九千六百六十二石八斗三升八合

諸縣科敷等第不同然皆以一石折苗二石一斗一升[山陰]五千一百石一斗八升[嵊]四百八十三石四斗[諸暨]三千九百一十石六斗一升[蕭山]二千九百四十八石二斗八升九合[餘姚]三千三百三十石八斗八升六合[上虞]三千六百三十五石四斗七升三合[新昌]二百五十四石

課利[都稅務]祖額五萬四千八百三貫二百一十四文遞年六萬二千二百五十六貫九百五十九文[嵊]祖額二千五百九十三貫七百二十一文遞年趁到三千五百五十一貫六百七十七文[諸暨]祖額八千六百八十一貫二百一十五文遞年趁到四千八百一十八貫三百七十八文[蕭山]祖額三千五百七十一貫三百一十文遞年趁到五千七百九十五貫七百一十八文[餘姚]祖額四千九百七十三貫四百九十九文遞年趁到三千四百七十六貫九十五文[上虞]祖額四千六十一貫四百九十一文遞年趁到二千八百八貫二十六文[新昌]祖額二千五十貫二百八十四文遞年趁到九百五十八貫四十四

文[錢清場]祖額七千六百六十九貫七百五十七文遞年趁到一千九百四十五貫五百三十八文[曹娥場]祖額五千六百七十三貫一百五十一文遞年趁到六千二百八十五貫五百一十六文[三界場]祖額三千四百八十六貫七百四十二文遞年趁到一千七五百四十四貫二百八十四文[蔡井場]祖額一千七百八十三貫一百二十六文遞年趁到一千七百四十三貫四百三十九文[楓橋場]祖額一千九百五十五貫六十七文遞年趁到三千九十貫五百六十九文[新林場]祖額一千三百一十九貫七十六文遞年趁到一千一百三十九貫一百二十六文[溪口場]祖額四百八十三貫六百三十八文遞年趁到九百八十一貫二百一十七文[漁浦務]祖額二千六百七十三貫五百八文遞年趁到四千九百一十九貫四百二十八文

鹽四場每歲買納[錢清]五千一百一十九石九斗八升[曹娥]一萬七千八十三石四斗一升[三江]二萬二千五百五十五石八斗二升[石堰]六萬三千四百二十三石六斗

八縣每歲住買[會稽]二千二百五十斤[山陰]二千一百五十斤[嵊]二萬四百斤[諸暨]八萬二千五百斤[蕭山]二千七百斤[餘姚]二千七百斤[上虞]八千七百斤[新昌]四千八百斤

茶八縣每歲批發住賣[會稽]批發二萬三千三百二十斤住賣九百二十斤[山陰]批發七千七百斤住賣六千四百一十斤[嵊]批發二百斤住賣五千四十斤[諸暨]批發無住賣六千一百三十斤[蕭山]批發一百斤住賣六千八百五十斤[餘姚]批發一萬四千六百斤住賣三百斤[上虞]批發六百斤住賣六百斤[新昌]批發無住賣四百五十斤

酒[都務]祖額二萬五千三百三十四貫七百八十七文[比較務]祖額一萬五百五十六貫一百六十一文[贍軍務]祖額二萬五百二十七貫八十文[都酒]西額六千三百三十三貫六百九十八文[嵊]祖額一萬二千七百七十四貫九百二十文遞年趁到四千九百八十六貫六百六十六文[諸暨]今屬戶部[蕭山]祖額一萬七千二百九十六貫五百一十九文遞年趁到九千五百四十一貫二百四十文[餘姚]祖額一萬九

千七百二十四貫七百二十文遞年趁到四千五百三十四貫七百五十文[上虞]祖額九千六十六貫三百七十文遞年趁到五千五貫五十三文[新昌]祖額六千五百二十一貫二百二十一文遞年趁到二千七十三貫八百三十九文[瀝海]祖額一萬五千二百九十五貫六百一十九文遞年趁到五千四百九十四貫四十九文

經總制錢始於宣和三年發運使經制兩浙東南財賦陳遘乞於東南諸州權添賣酒賣糟并典賣田宅稅契錢并添收樓店務白地三分錢官員添給頭子錢並充經制及建炎初總制使翁彥國乞將諸州酒稅并契官錢分隸入總制司而發運判官霍蠡請置一云戶部郎官王敦書請置未詳紹興十年詔委逐

州通判專一主管經總制錢如監司州縣擅行兌借拘截取撥侵移互用不以赦降原減

經總制立額之初一切趣辦所至困於太重淳熙十六年因言者有請上命臺諫及戶部長貳參詳減額且命諸路監司取十年增虧數聞申是年八月有旨紹興府經總制錢各減三萬貫（後額即其已減者）若總制則得十之四猶有可取名數經制雖多方科取僅得十之六歲入不能及此宮陵閟廟營繕等費及南班宗室忠順官等俸皆仰以給當以時辦至於起發降本七萬貫當不能足蓋高額責無所收而七萬餘貫獨減不盡雖歲以聞於朝未報也

經制錢一十九萬七千八百一十九貫一百文

總制錢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一十貫一十四文

添收頭子錢二萬七千二百六十四貫六百二十三文（先是正錢一貫收頭子錢一十五文并近綱頭子錢一十五文既而增收頭子錢一十二文凡四十三文以二十八文五釐爲經制錢七文爲總制錢五文五分爲移用錢一文九分五釐爲州公使錢五分爲提刑司公使錢乾道中又增頭子錢一十三文皆入總制此其所謂分隸之數也）

增收朱墨勘合錢四千九百二十七貫八百二十二文二項係乾道元年十月二年九月增添每年附總制帳起發

元至元籍田地山蕩紹興路共六百二十五萬七千七百四十畝五分四釐七毫

泰定籍夏稅鈔一萬九千六百七十貫九文五分九釐

秋糧米一十三萬四千六百三十一石三斗六升七合五勺

租鈔六百七十五貫六十五文三分九釐

酒醋課鈔二萬七千三十五貫五文七分九釐

稅課鈔四萬七千六十五貫三文二分七釐

茶課鈔四千一百四十貫三十四文一分一釐

曆日鈔四千一百九十貫八十三文五分

店地鈔一萬五千六百一十貫三十二文四分七釐

鹽課數缺

皇明洪武籍合府田地山蕩池塘溇共六萬五千一百七十一頃五十五畝四分三釐四毫

山陰田地山蕩池塘溇共一萬四千四百九十頃二十七畝二分三釐三絲一忽

田五千八百二十四頃六十畝七分四釐二毫四絲九忽

地八百四十五頃八畝五分七毫七絲三忽

山七千七百八十五頃九十九畝三分一氂一毫八
絲九忽
蕩二十頃八十一畝八分二氂四毫
池二頃二十八畝六分五氂五毫五絲
塘一十頃四十七畝九分九氂八毫七絲
溇一分九氂
夏稅麥一千七百九石二斗四升六合八勺鈔一千
六百五十一貫八百八十七文奘帛絹一疋
秋糧米一十一萬二千五百八十二石租鈔二萬三
千五十二貫五百八十九文官房賃鈔一百八貫四

百三十文
農桑七千一百五十七株該絲二十三斤一十四兩
每絲一斤二兩折絹一疋共絹二十一疋
會稽田地山蕩池塘溇共七千三百五十二頃五十
二畝二分二氂
析分畝數及兩稅農桑額數俱缺
蕭山田地山蕩浜瀝港溇共五千八百二十二頃九
十四畝五分九毫六絲
析分畝數缺
夏稅麥一千五百七十七石九斗九升八合六勺稅

鈔一千二百七十八貫四百九十四文
秋糧米三萬九千一百三十石九斗六升六勺
諸暨田地山蕩塘共一萬五百四十六頃五十一畝
六氂七毫
析分畝數缺
夏稅麥二千一百九石五斗一升一合五勺鈔六千
五百四十貫三十文一分荒絲五百三十四兩
秋糧米三萬三千二百七十二石七斗九升八合二
勺租鈔七百九十一貫九百二十六文賃錢三百八
十三貫三百三十文

餘姚田地山蕩共八千五百四頃四十一畝四分一
氂八毫六絲
田五千八百二十五頃七十七畝九分五氂七毫三
絲
地七百七十二頃一畝三分五氂一毫三絲
山一千九百四頃七十五畝一分八氂
池七十一畝七分二氂六毫
蕩一頃一十五畝二分四毫
夏稅麥二千九百四石九升二合八勺鈔五千九百
七十四貫五十七文

秋糧米五萬六千三百三十五石九斗一升四合二
勺鈔四千二百四十貫一百一十三文
上虞田地山蕩池塘共八千九百八項四分一釐
田三千九百一十九項二十一畝二分九釐一毫
地八百四十六項九十畝六釐二毫
山四千一百二十八項二十四畝四分七釐五毫
池九頃一十七畝一分五釐
蕩三項六十二畝九分二釐五毫
塘九十四畝五分七毫
夏稅麥五百四十三石四斗九升五合一勺鈔二千

四百二十四貫三百三十文麥茁一千二百七十五
石三斗五升六合九勺
秋糧米三萬九千六十四石六斗九升八合九勺租
鈔一萬二千四十九貫一十三文貨房鈔一百三十
七貫九百六十三文
嵊田地山塘共六千四百八十八項一十六畝五分
七毫
田四千一百一十六項五十二畝六分八釐六毫
地一千五百五十三項九十三畝六分六釐八毫
山九百六十一項七十三畝七分四毫

塘五十五項九十六畝四分四釐四毫
夏稅麥三百九十二石七斗六升九合四勺茁麥四
百二十八石六斗三升四合八勺鈔七百九十一貫
一百九十三文
秋糧米一萬七千七百八十石八升二合九勺租鈔
七千四百三十九貫五百一十九文貨房鈔一百一
十四貫三百二十五文
新昌田地山塘共二千九百九十九項六十八畝四
分二釐
田一千九百四十五項九十三畝四分三釐

地五百五十五項八十一畝零
山四百九十七項八十三畝零
塘一十一畝零
兩稅額數缺
以上田數稅額俱本舊郡邑志所具者條之條例頗
不一總數亦不甚合具大略使覩盈縮者有考云爾
永樂以後益參差多舛今畧不載載登萬曆之籍
者以十三年爲準
合府田地山蕩池塘溇浜瀝港共六萬七千二百六
十三項九十九畝九分三釐三毫九絲一忽

田三萬八千七百一十六項一十五畝六分八毫八絲六忽

地六千二百三十一項九十一畝六分四釐一絲九忽

山二萬一千二百二十項四十畝四分四釐九毫六忽

蕩六百一項二十二畝七分八釐六毫

池一百三十七項八十六畝六分三釐四毫三絲

溇六畝七分二釐四毫

塘三百一十六項一十一畝二分一釐二毫

浜二十項七十八畝九分六釐五毫

瀝一十八項三十六畝五分一釐四毫五絲

港一項九畝四分

山陰縣田地山蕩池共一萬五千七百十一項四十一畝三分八釐六毫

田六千二百一十七項四十七畝二分七釐四毫內萬曆十年丈出田三十七項二十四畝三分四釐清出田八十七畝四分三釐一毫夏稅麥每畝二升七合三抄〔秋鈔〕三文〔秋糧米〕鑑湖鄉田一千二百四十九項八十四畝六分八釐八毫每畝一斗五升六合中水鄉均田二千九百一項七十八畝四分二釐九毫每畝一斗二升七合八勺中水鄉下則均田三百五十二頃三十五畝三分五釐二毫每畝一斗二升六合沿山鄉田二百三十九項三十三畝四分二釐四毫每畝一斗二升四合江北鄉田九百二十七項一十七畝三分一釐一毫每畝九升六合天樂鄉田五百四十六項四十畝六釐九毫每畝六升六合內沿山鄉田派北折六升七合八勺一抄其餘田本色糧重折俱一槩均派〔兵餉〕每畝五釐不分腹鄉八縣俱同〔折丁〕鑑湖等鄉照田俱十畝一丁江北鄉十五畝天樂鄉二十畝又學田五十八畝每畝科麥七合八勺二抄鈔六百五十文七分米二升九合九勺八抄送學支用不入經費

地五百二十七項五十七畝五分九釐七毫內萬曆十年丈出地一十五項七十八畝六分四釐六毫清查出四項七十四畝一分三釐七毫〔秋糧米〕湖中鄉地三百三十八項七十六畝五分九釐九毫每畝一斗二升六合沿山鄉地七十項五十七畝一分三釐九毫每畝一斗一升四合江北鄉地四十九項九畝三分三釐三毫每畝九升一合天樂鄉地六十九項一十四畝五分二釐六毫每畝四升三合俱北折〔兵餉〕一釐八縣同〔折丁〕五十畝

山七千七百七十九項八十八畝六分九釐二毫內萬曆十年丈出一十二項七十三畝二分一釐乙毫外改正虛糧削去山一項三十五畝六分六釐六毫皆山一十二項六十畝八釐五毫秋糧鈔每畝三十五文二分〔兵餉〕一釐八縣同〔折丁〕百畝

蕩五百九項三畝九分五毫內萬曆十年丈出一十五項九十二畝三分三釐三毫清出二十八畝八分二釐八毫麗公池官蕩二十九畝一釐二毫〔照田秋糧鈔〕每畝四釐〔折丁〕百畝

池三十七項四十三畝九分一釐八毫內萬曆十年丈出池四項六十一畝七分二釐三毫一絲清出池一項七十三畝五釐九毫〔秋糧米〕湖中鄉池一十五項九十四畝七分七釐四毫每畝一斗二升六合沿山鄉池五十七畝四分六釐每畝一斗二升四合江北鄉池四項六十四畝八分一釐三毫每畝九升一合天樂鄉池一十六項二十六畝八分七釐一毫每畝四升三合俱北折〔兵餉〕〔折丁〕五十畝

會稽縣田地山蕩池塘溇共七千二十五頃四十五畝二分七釐三毫

田四千三百七十八頃七十九畝八分八釐五毫 内嘉靖二十六年十月六日知縣張鑑丈量田内取會稽田之在嵊界者歸於嵊凡九百九十六畝七分三釐四毫外取嵊田之在會稽界者歸於會稽凡五千畝視舊增四千三畝二分六釐六毫時為田四十萬一千四百二十八畝五分四釐七毫七絲一忽說量後於嵊界所歸田五千畝中得隱田七百一十一畝九分四釐於縣田中得隱田二萬六千二百九十九畝七分五釐一毫三絲九忽於墾地中得新田九千二百三十三畝一分四釐八毫九絲萬曆十年又丈出田一十八頃六十七畝八分八毫首出田一十九畝五分一釐淤出田一十七頃九十八畝七分四釐四毫外奉文劃去虛根田二十五頃二十七畝復還學田三十六畝劃復成地田一十七頃九十五畝二分八釐改蕩一頃二十六畝五分七釐九毫改池九十八

畝七分五釐三毫壅塞成山五畝九分九釐八毫 夏稅麥 二合二勺 稅鈔 三文七分 秋糧米 每畝均科一斗一升八合八勺內水田三千一百四十八頃八十一畝一分四釐俱徵本色二升比折田一百一十四頃八畝一分二釐一毫二升上比折田一十四頃二十一畝一分一釐三毫三升比折田一十三頃一十三畝八分六毫四升北折田八頃九十一畝五分一釐四升上北折田五十五頃三十五畝九分一釐五毫五升北折田九十八頃三十六畝四分二釐五毫七升北折田二十五頃七十八畝五分除合得準輕折之外共剩數俱照水田派徵本色及諸重折山鄉全折田七百四十五頃八十五畝三釐六毫海患全折田八十七頃六十三畝三分二釐一毫俱準輕折九湖山患全折田六十六頃七十五畝三分每畝三升二合亦準輕折 折丁 水田十畝二升等折并山鄉田俱十三畝湖患田二十畝海患田十五畝又學田九十六畝每畝科麥貳合貳勺鈔三文七分米一斗一升八合八勺

地二百八十七頃三十四畝七分四釐五毫 内嘉靖二十六年收歸嵊地二百五十八畝九分二釐二毫萬曆十年丈出地一十八頃一十二畝九分一釐七毫田劃復成地一十七頃九十五畝二分八釐首出地三十七畝五分八釐五毫淤出地三頃二十四畝九分九釐五毫外劃去虛糧地三頃八十六畝一分六釐三毫改山六十八畝三分一釐四毫改池二畝六分五釐 夏稅麥 每畝一合二勺六抄 稅鈔 七十五文 秋糧米 水地二百六頃二十四畝一分九釐四毫每畝六升七合五勺山地一百七十四頃三十六畝七分三釐一毫每畝一升三合二勺全荒地六頃九畝每畝二升三合五勺五抄 折丁 水地五十畝全荒地八十畝山地七十畝又開元寺等地六十四畝八分二釐 租鈔 每畝三百七十六文

山二千二百四十三頃五十七畝一釐五毫 内嘉靖四十四年丈出五頃一十畝田壅塞成山五畝九分九釐八毫地劃復成山六十八畝三分二釐四毫外劃去虛根山五頃三十八畝八分 租鈔 每畝三十九文二分三釐 折丁 百畝

蕩九頃八十五畝一分八釐四毫 内萬曆十年田劃復成蕩一頃二十六畝五分七釐九毫 秋糧米 每畝二升七合 稅鈔 五十六文 折丁 并池塘溇俱五十畝

池四頃五十七畝六分七釐七毫 内萬曆十二年丈出七十七畝六分六釐九毫田劃復成池九十八畝七分五釐三毫地劃復成池二畝六分五釐 秋糧米 并塘溇每畝俱二升一合 租鈔 頃五十六文

塘一頃二十四畝四釐四毫 内萬曆十年丈出塘六十八畝五分六釐一毫

溇六畝七分二釐四毫 内萬曆十年丈出四畝八分二釐七毫

蕭山田地山蕩池浜瀝港共五千九百七十頃八十五畝一分六釐六毫

田三千八百六十三頃九十一畝五釐四毫 内萬曆十年丈

出田一百三項六十八畝九釐五毫淤出田九十畝四分七釐六毫外剗復成地三項四十八畝二分五釐九毫[夏稅麥]每畝均科四合九抄[秋糧米]由化昭名等鄉田一千二百九十四項二畝四分八釐九毫新義鄉田一百三十項七十三畝一分一釐三毫每畝俱九升三合五勺六抄內由化等全徵本色新義折色三升五合等雖鄉田六十八項五十八畝二分八釐七毫九升二合六抄內折色三升五合安養鳳儀鄉田四百六十七項一十一畝三分一釐八毫里仁鄉田三百九十二項四十六畝八分三釐七毫俱九升五勺六抄內安養等全徵本色里仁折色二升六合七勺六抄塘外沙田一百二十項八十畝九分四釐八毫九升二勺五抄全徵本色許孝等鄉田三百七十七項六十一畝九分六釐四毫新等鄉田三百七十九項七十一畝九分九釐一毫桃源等鄉折色田四百四十三項九十三畝三分四釐四毫俱八升八合五勺六抄內許孝等全徵本色新等折色三升五合桃源等全折色長山鄉折田一百八十八項九十畝七分六釐三毫每畝六升二合五勺六抄全徵本色[折丁]各鄉田俱十畝桃源及塘外沙田十四

地二百八十六項八十二畝六分五釐五毫內萬曆十年丈出地七項六畝五分五釐淤出地四十七畝二分五釐八毫陞科自實地二項四十八畝一分六毫田剗復成地三項四十八畝二分五釐九毫[秋糧米]每畝科四升八合八勺二抄[折丁]并花山俱五十畝

山一千六百六十五項二十七畝六分五絲[夏稅鈔]每畝七文八分一釐八毫[秋糧鈔]二十文五分九毫

蕩四十一項三十畝九分三釐二毫內萬曆十年丈出三項六十四畝五分七釐自實陞科二十二畝二分七釐五毫[秋糧米]每畝折色三升二合八勺

池七十五項七十二畝四分八釐七毫內萬曆十年丈出一十一項五十二畝三分一釐九毫自實陞科三十八畝五分[秋糧米]每畝北折三升二合八勺

浜二十項七十八畝九分六釐五毫內萬曆十年丈出二項九十一畝六分四釐八毫[秋糧米]每畝北折三升二合八勺

瀝一十五項九十二畝七釐五毫內萬曆十年丈出二項四十六畝三分六釐[秋糧米]每畝北折三升二合八勺

港一項九畝四分[秋糧米]每畝折色三升二合八勺

諸暨田地山蕩塘瀝共一萬一千三百八十七頃七十畝八分六釐七毫

田七千九百九十頃九畝四分九釐內萬曆十年丈出開墾田一百一十七頃七十畝二分淤出田四百一十二頃七十五畝七釐五毫實出零星隱田四十四頃六十七畝一分一釐三毫[秋糧米]一則田七千五百七十七頃三十四畝四分一釐三毫每畝四升三合二勺八抄

沙湖上則田一百一十頃二十五畝三分三釐六毫每畝一升五合沙湖中則田一百九十五頃七十八畝一分三釐九毫每畝一升二合沙湖下則田一百六頃七十一畝六分每畝七合[折丁]一則田十畝沙湖田無

地一千四百三十頃二十二畝四釐八毫內萬曆十年丈出一頃五畝四分五釐[夏稅鈔]每畝一升四合七勺

山一千六百八十一頃四十九畝八分五釐六毫內經每畝三釐一毫

蕩三十二頃五十七畝四分[夏稅鈔]每畝二百二十八文八分[秋糧鈔]四十二文二分

塘二百五十頃九十二畝七分七釐五毫內萬曆十年丈出二

十六頃六十九畝五分九釐四毫夏稅鈔每畝二百二十八文八分秋租鈔四十二文二分

瀝二頃三十九畝三分夏稅鈔每畝二百二十八文八分秋租鈔四十二文二分

餘姚田地山蕩共八千六百七十頃七十四畝九分五釐九毫

田五千九百七十二頃一十六畝六分五釐三毫內萬曆十年丈出田三十頃四畝四分九釐八毫首出田二十畝五分一毫淤出田四十頃三畝九分三釐二毫外二次改正剗去雁糧田二十四頃九十一畝四釐八毫夏稅麥每畝四合二勺八抄秋稅鈔三文秋糧米每畝七升九合五勺三抄折丁併地俱十畝

地七百九十二頃六十五畝六分四釐五毫內萬曆十年丈出六十八畝九分首出地四畝一分淤出地三百二十七畝五分陞科人類地六畝五分八釐九毫夏稅麥每畝二合五勺一抄稅鈔六十二文七分秋糧米四升三合六勺八抄租鈔五文八分

山一千九百一頃四十八畝六分一釐內萬曆十年陞科山五畝七分三釐秋租鈔每畝二十四文二分又學田七十三畝六釐六毫每畝三升三合

蕩三頃七十畝九分八釐四毫內萬曆十年陞科蕩一頃八十二畝九釐九毫秋糧米每畝三升一合九抄

上虞田地山蕩池塘瀝共八千八百八十三頃六十四畝四分九釐八毫

田三千九百四十六頃二十六畝八分七釐二毫內萬曆十年丈出田一十六頃四十畝六分四釐四毫淤出田五頃五畝四分八釐四毫外剗復竈戶田八十七畝九分二釐九毫外剗去原根西溪古湖田一十六頃四十五畝四釐二毫熟田二千八百一頃四十一畝七釐二毫中患田七百三頃一十三畝六分五釐七毫上患田三百七十九頃四十四畝一分四釐俱均科夏稅麥每畝四合一勺稅鈔三文二分秋糧米八升九合二勺內中患田北折二合五勺上患田北折五合租鈔一十五文竇田六十二頃二十八畝七毫米麥同上均科但例不起耗折丁并蕩池塘瀝俱十畝

地七百七十七頃五十六畝九分九釐五毫外萬曆十年剗復竈戶起四十五頃九十五畝五分五釐夏稅麥每畝一合五勺六抄秋稅鈔三文一分秋糧米一升二合九勺三抄租鈔一十四文折丁五十畝

山四千一百二十九頃七十二畝五分三釐七毫夏稅鈔每畝二文二分租鈔一十三文七分折丁一百畝

蕩四頃七十四畝三分八釐一毫內萬曆十年丈出一頃二十七畝一

分四釐五毫夏稅鈔每畝三文七分秋糧米八升九合二勺租鈔一十二文八分

池二十頃一十二畝五分五釐二毫內萬曆十年丈出池九頃八十二畝五分一釐二毫外剗復竈戶池一十畝四分四釐一毫夏稅鈔每畝三文二分秋糧米八升九合二勺租鈔一十五文

塘五頃一十六畝二釐一毫內萬曆十年丈出塘四十二畝五分八毫夏稅鈔每畝三文二分秋糧米八升九合二勺租鈔一十五文

瀝五畝一分三釐九毫內萬曆十年丈出瀝四畝五分二釐一毫夏稅鈔每畝三文二分秋糧米八升九合二勺租鈔一十五文

熟池塘瀝一十七頃二畝二分四釐七毫

中患塘瀝四頃八十六畝三分六釐二毫

下忠池塘㴻三項四十五畝一分三釐五毫三項俱照前例內科內中忠北折米二合五勺下忠北折五勺

嵊田地山塘共七千一百六十項四十六畝五分四釐五毫

田四千三百八十三項三十七畝三分六釐五毫內萬曆十年丈出田一十一項七十三畝二分六釐一田二千三百七十二項八十三畝一分三釐三毫遊湖鄉田八十項九十四畝七分四釐五毫田一千七百七十五頃五十五畝七釐八毫遊謝長樂鄉田一百五十四頃四畝五分九毫秋糧米每畝俱均科四升四合一勺三抄但四田及遊謝一四升長樂鄉田北折二升一合九勺九抄折丁俱十畝

地一千四百三十七項一十五畝五分四釐六毫內萬

曆十年丈出地四項六十五畝二毫夏稅麥每畝六合七抄秋糧米一合二勺五抄折丁五十畝

山一千二百八十一項二十七畝二分五釐二毫夏秋鈔每畝六文七分秋租鈔六十五文三分折丁一百畝

塘五十八項六十六畝三分八釐二毫內萬曆十年丈出塘九十二畝二分五釐九毫秋租鈔每畝九文六分

新昌田地山塘共三千九十三項七十一畝二分三釐六毫

田一千九百七十四項七畝一釐七毫內萬曆十年丈出田三十五項二十一畝五分九釐五毫實田一千一百七十二項九十九畝六分四釐春田八百一項七畝三分七釐七毫夏稅麥每畝二合八勺九抄秋糧米每畝俱三升五合九勺二抄但各田俱折一升九合一勺三抄

地五百八十二項五十六畝四分九毫夏稅麥每畝八合四勺

山五百三十六項九十五畝八分二釐夏稅鈔每畝一十八文一分秋租鈔九文五分一

塘一十一畝九分九釐秋租鈔每畝六十文

嘉靖二十六年某月日會稽縣知縣張鑑申巡撫田糧課鈔水利鄉兵五事其均田糧一事竊以糧由田起未有無糧之田無田之糧也自國初任土作貢法至精詳柰何時久弊生名實混亂以會稽之田言之自當時抄沒佃種而言有官田或科九斗或九斗四

升二合或九斗三升六合或八斗或八斗一升九勺或七斗或七斗三升七合七勺或七斗五升七合或六斗或六斗一升三合或六斗三升八合或六斗四升或六斗六升或五斗或五斗二升或五斗二升三合或五斗三升或五斗四升或五斗六升或五斗九升或四斗或四斗三升八合或四斗四升或四斗八升或三斗或三斗三升或三斗五升或二斗或二斗三合或二斗三升或二斗五升或二斗七升或一斗八升或二斗九升或一斗或一斗九升或三升七合計官田九等凡三十七則自民家買受而言有民田

與坫田或三斗或二斗或名附餘田二斗三升或二
斗六升或名跂科田二斗七升或名湖田科二斗五
合五勺或二斗三升七合或二斗五升或二斗九升
或一斗或一斗九合或一斗二升三合或一斗三升
或一斗六升四合或一斗五合五勺或四升三合或
五升或五升二合或五升五合或六升二合或六升
五合或六升或六升八合或七升或七升八合山鄉
之田又有二升八合三升二合三升三合三勺計民
田凡四等凡二十七則共該六十四則則數繁多奸
弊易出賣田者隱重則以邀高價而摘糧在戶買田

者圖輕則以便收納而貽患他人事久人亡考究無
法摘粮遂號無挨之糧矣于是里書遇造册之年受
富戶之賄飛入貧戶受勢豪之囑加與愚善先界無
無挨之糧而今界忽有數斗今界止有數斗無挨之
糧而後界忽加數石有一戶而無挨田糧數十石有
一里一都而無挨田糧數百石者里長派之遞年遞
年派之甲首典妻鬻子傾產蕩業代與陪當產盡而
逃遂名絕戶一戶逃則九戶陪二戶逃則八戶陪絕
戶無証虛糧益添遂至槩縣無挨之田一萬四千三
十九畝七分五毫無挨之糧一千六百五石七斗五

升六合八勺而生民之害至此極矣故有田者或揑
為冊江海患名色或寄入竈匠患田拋方以冒優
免巧者種無糧之田而愚者納無田之糧究抑誠開
訐訴無已此皆等則之多以啓之也卑職自受任以
來每遇詞訟內告及前件者務與根究明白別置號
簿類編備開以俟後來查考然大江決隄寸土無益
竊以為田有高下勢所必然然一望之間未必遽分
為五六十等且此除彼收前免後換田土坐落已非
原處實既更改名亦難憑合無將前項等則盡行革
去止以山鄉水鄉海鄉三者定為三等坐落山鄉者

收成最薄納糧宜輕則查山鄉之田數并其糧數即
以山鄉之田均攤山鄉之糧每畝一槩若干斗升坐
落海鄉者收成畧厚則查海鄉之田數并其糧數即
以海鄉之田均攤海鄉之糧每畝一槩若干斗升坐
落水鄉者收成最豐則查水鄉之田數并其糧數即
以水鄉之田均攤水鄉之糧每畝一槩若干斗升三
處各分三樣字號以便稽查以槩縣之田受槩縣之
糧而無無挨之田以槩縣之糧撒入槩縣之田而無
無挨之糧奸巧者用計不行貧愚者生全有日絕戶
者當有承受而逃沉者或可回還矣此地方倒懸之

患而生靈之戶以延頸切望者也未知可否乞賜照
燕具申巡按察院下紹興府府議以爲田糧之弊莫
弊於紹興有田連阡陌而戶之輸者止於升斗之徵
地無立錐而糧之倍者反有十百之積問其田則曰
無挨田問其糧則曰無挨糧豈眞無挨者哉紹人立
此名以愚官府之不知者耳知縣張鑑謂糧由田起
未有無糧之田無田之糧端有見也即其爲獘之端
有四一則詭糧絕戶蓋其戶本無田無糧也奸人賄
書忽寄升斗於上明年倍之後年又倍之積至歲深
存者不下十百多則不知其所自來矣二則産去糧

存蓋賣田者利於重價將宜作民將湖作站摘糧代
辦故則不知其所去矣三則三轉一關如趙甲之田
本無賣出買入也冊特故爲推收一推於錢乙再推
於孫丙更轉於李丁而復還本戶或於孫丙而摘糧
改多改少或於李丁而摘糧收官改民去者無来而
來者無辨矣四則借名脫實如本戶田糧本無故也
忽捏坍毀積荒誣詞告官勘量遍借別處坍塌廢址
目認已業朦勘者捏數回官賄奸書推糧存里始則
朦倍終則規脫矣至於詭寄籠戶詭寄推貫巧避百
討皆飛詭爲之也弊極民困該縣討究其由而歸罪

於等則之繁瑣是以欲爲三則各以其糧山則攤山
海則攤海水則攤水以釐革其飛詭之多端不可不
謂救時之急計也但其間有未盡之意本府同是斯
民之責所關利害八縣相同豈止會稽敢不殫知盡
言以俟採擇照得均糧之法稽諸郡縣之已行者如
蘇州湖州廬陵等處皆嘗均之未有不謂斯民造福
而同聲稱善者但均一之法非徒總筭均攤可以集
其事而定其業也必須先之以清查夫所謂清查者
按圩圖流水以立其本參黃冊實徵以稽其弊有不
明者加之丈量以覈其實本職躬覩蘇州府知府王

嘗用是道建議於巡撫歐公畢一郡之糧而均之其
名曰均耗而不曰均糧蓋以成憲未敢更移也其登
黃冊之則其額如故而造實徵之數其糧則均分高
毕肥瘠山海川原通攤一則是以賦役均平萬世永
賴刊行文冊班可考也切今會稽欲均三則意非不
善以遏籌之若不清查究其飛詭之糧悉還本根之
土則前所謂無糧之田仍舊無糧無田之糧仍舊無
田況三等之則猶足以滋奸書之出入奸書之出入
既久則夫三則者猶夫六十四則云耳弊能免哉本
職竊謂均惟一則廼爲至當不易之規而後可以盡

革諸則之弊何也糧止一則愚夫愚婦有若干之田就可以知若干之糧書雖神奸無所容其出入之巧矣夫該縣之欲爲三則者特以山田海田不可與膏腴水田爲等也不知折色輕齎豈不可爲之劑量調停者乎如山陰天樂一鄉全以折色畀之法可推也又均糧之法豈獨會稽可行筭得各縣如山陰每畝得一斗二升六合零會稽得一斗三升三合零蕭山得九升九合零諸暨得四升六合七勺零餘姚得五升七合零上虞得九升二合零嵊縣得四升四合零新昌得三升六合零此則按其原額之數而通融積

筭應得其則如此其間新開新漲告佃者皆未與焉使將其告佃未科者盡行查出則其糧之均平多少不止於斯也近年以來本府通判葉山陰知縣劉因見本地並無堋江堋海積荒之田而虛糧日增者不可勝計百姓日以無挨糧田告擾備由申蒙督糧道批允丈量清查俱有端緒刪煩可稽惜其不從圩圖流水以立其本是以未得釐奸訂正之實而卒亦莫之行焉本職到任以來即爲致意每求其圖冊以爲之按先爲惡其妨已者所偷毀而今豈敢輕謂清查之易易也哉竊照會稽無挨田一萬四千三十九畝

零而無挨糧一千六百五石七斗零惟此田被奸人所朦隱故此糧無所歸者不免累倍於無辜之愚民其在山陰諸暨餘姚無挨之田無挨之糧比之會稽爲尤甚皆如是之飛詭耳非此田之外別有此糧也苟不清查改正而遽以三則均之不知此田此糧當復置之於何等之則也是以敢謂所議三則不如一則之公且易也如一則而不先之以清查則如前所陳山陰八縣照前數而均之無勞旦夕而可責成其就緒然但可以爲救偏補隙之圖而非所以爲拔本塞源之政也故愚曰必清查丈量而後可迂腐之見

未識時宜倘以清查之說爲可行其間稽察體要尚須序列條件以上陳磨勘工程亦須寬假歲月而後舉況事干衆始未必斯民之樂從所碍頗多難免權豪之聚怨若非主畫一之議者堅執而不撓總爾成之權者相信而無二則當局者期惟顧於及瓜勘事者心猶懼於投杼此本職所以未敢信其功之必可成也且一方之利害匪輕百年之因革甚大予奪之命合取上裁非本府所敢專擅也擬行逐款覆議開申轉詳巡按察院未批示其月日會稽縣第九都耆民李厭呈本縣麥糧弘治初年亦如今之稅糧輕重

均泒弊出不一隨冢一槩均平每畝二合三勺到今五十餘年里書纖毫不能生弊斯恩斯德萬古不朽伏望設立奇法若得挨都插旗丈量魚鱗字號爲數各鄉豪右無挨田土焉能藏隱擒糧逃絕事故不究自改且如本縣額米五萬三千石爲率每山每地一畝生薪出木不勞民力利倍於田止泒一升不爲重矣餘盡均在田每畝不滿一斗磽确之鄉許納全折每畝不過納銀二分如此豈有不舍下民咸額一則均平爲快庶使永久差無官民之弊糧無斗則之分窮民感戴吏生之福孤兒寡婦之戶易曉輸納之糧

孩童赤子之門亦免書筭之患爭田告糧之訟從此屏息而三代之隆豈外乎此呈會稽縣申糧儲道下紹興府府議以均耗一則端爲紹興一府民瘼之計將以利之非以害之也但事大而關國稅之稽筭者甚難情重而係民心之休戚者更切即今府縣所據止以鄉逵都民之言爲信似於民瘼頗切分釐竊念更革者大事也苟一毫之檢照者未盡適以啓他日爭價之端寸土之經理者未周反以貲八縣分更之費若不廣詢博採不無輕聽妄行此督糧道之所以必欲集衆思者誠體國恤民之至計也爲此合行刊布詳諭合郡士民各鄉耆舊即將所議前項均一之法公相計議各竭圖維果否有益於民是否不悖於法果何如而可以合郡受福果何如而可以百世常行有何摘弊釐奸有何訐謀遠見凡可以爲紹民裨益者幸勿深諱倘其間事有不便始或可舉終當阻撓小或有裨大捌流禍在我鄉逵咸里相關尤宜詳切開示其一應士民耆里人等限五日內各具應否事宜赴府縣呈遞以憑詳採酌議施行於是各縣遂寢畝清丈然均爲一則之說卒未行焉

呂光洵敘太守沈侯德政

吳越皆在大江之南其地相近也其風氣謠俗相通也耕稼畋漁之業相同也其不同者吳之地多水越

之地多山吳有三江百瀆之流具區金鼎之浸溥海際天皆水也其可田而畊者不過十三越東有會稽禹穴西有四明秦望天姥沃洲積石叢林皆山也其可田而耕者不過十二而纖儉瘠鹵越地爲尤甚上者不可以井授下者不可以遂分而其制賦之低昂與地力之厚薄寔又相懸至倍蓰十百糾錯叢脞而不可考唯吳越之人習知之其他莫能辨也姑蘇江村沈先生治越之明年民用誠和乃屬吳縣大夫宋侯而告之曰吾與子皆吳人幸知越之利病吾將與之更始唯清畝而平賦則治過半矣乃詢謀者獻爰諮舊章溯源旣得衆志用乎始定爲簡書稽察考驗之法悉有次第於是下縣承行之吾縣大夫受牒唯謹戒日警衆身與出入山林隰畝樹表引繩度而正之閱月乃盡得墾定之數已又按籍考賦調其輕重而均之俾協于中盡極意通變以盡時宜而槩於先生簡受之法毫髮無異焉以是復於先生先生以爲善下其法他縣他縣行之皆準不俟期月而吾鄉數十年深痼之敝祛洗盡矣非通乎謡俗思能神明若此哉雖然洵嘗吏於吳矣吳父老以洵越人也宜習知其故凡墾田水利賦役鹽米之事往往爲詢言其

便不便洶胥攪擾而聽之察其利害大者上言於郡郡下州縣行之曠月期歲竟無成績此洶之遞郡也諸父老皆遮道責洶言便事無驗洶惟唯唯下車慰謝而已夫以洶之不肖其無當於吏民無怪也吾越之士同事吳中者蓋數人焉皆一時之選也然卒未有功余者洶於是深感夫成事之難也而先生行之獨易先生之才蓋有大過人者矣豈獨謠俗之相近哉

太僕張公天復山陰量田記

明興籍山陰田爲畝億者五萬者八千者二百者四且奇山以爲田三倍於億而田之則多至百有十六稅輕重視其則山無則稅止視其畝初籍甚核也久之守者稍祖折貿因吏籍緣里行爲奸今田互其則詭其稅山則互其畝數以利黠者而病愿很甚或淺其數今盡利黠者至於今既二百年籍屢更機詐益白出[illegible]所沒田之畝爲千者四百者九且奇稅視之沒山之畝爲億者三萬者二千者七百者六且奇視田倍是過之莫可爲詰而弊極矣嘉靖癸亥泰興何侯墻始發畝簡則以括稅逆核黠者所沒田今盡復故額[illegible]倪之民揣使閱數年僕奴犯洶徵田若山盡摧僕給伐士田有秋輒辦山瘠而虛賦者多民嗷嗷不聊生吏亦謂謂擢嘉靖乙丑江寧楊令侯山陰遂採羣議遍履山數核黠者所沒盡今復故額饒如其數省舊千之五頃替視何爲甚乃山所核故數中尚缺千九百有奇又核民所新墾地若田當其數遂取以補山饒於是海上饒給而民不敝於供惟又行一條鞭法遂歲標示民雖童稚莫或欺焉

翁大立餘姚量田記

餘姚田一畝歲可入一鍾蓋稱沃土頃乃公家糴輸悉從田出貧者既券富人幸以田爲質久乃沒入之僧或田去糧存或故損其額貧者利其售去即以重糧書經券存糧在籍身從異鄉貽累他人不顧也乃富人有田糧出錢佐縣官故賂胥吏詭寄優復之家里胥互爲姦利則又增損糧額蠹患鄉賦者不得毁稽藏籍飛洒實田虛懸絕戶按籍者不得考鏡存亡或有墾山捍圩既成田矣初未陞科坍江塗沙徒存糧矣不以除額民始以田爲累往往走闕下自千餘佃南渠呂公會言官上書戶部覆議咸曰聚田爲急適邑侯伯谷周君領符出宰公曰祛蠹興利莫如丈田或謂官田糧重僧寺田次之民田糧輕不宜一則者然官田有折銀無力役民田有重役無鞭賚以此較之無甚差別不如一則便矣君至遂白[illegible]撫按守巡稱公並可之乃下令十有一條與民經始旣授其法田長里正矣復躬親覆覈風雨渴饑上下崎嶇凡再閱歲事始竣君又慮歲久爲姦立石縣庭登其賦額自爲彙記復屬予言之予聞周公經野晝邑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以均人掌力政後世曰均田曰均輸曰均徭者並以均名今君是舉蓋師周公之意以紓閭閻之急可謂均無貧矣若賦額簡明則輸委便田土辨役則徵徭平負剤無譌則獄訟息虛糧盡去則流徙歸四利興諸弊絕不朽之功其在是哉

萬曆十二年五月內山陰縣申據里老張琳等呈田畝懇同會蕭一則又據里遞麗訓呈五鄉糧折合仍舊則具申巡撫都察院批分守道覆議下府行縣拘里遞張琳麗訓王文禮等到府審據湖鄉中鄉相去不遠湖鄉固亦有下下者中鄉亦有上上者今以湖鄉爲上則而中鄉爲次所以不平諸具呈人各爲其

私勿論而交度剤量令其平均亦吾輩事也行縣審定隨據湖鄉里遞沈明吳綸賀春安等結稱本縣田土先年分爲五則其沿山碓硝江北邊海天樂低窪故輕糧稅宜矣惟中鄉俱上等肥田三十餘萬無磽确無低窪每畝止科糧一斗二升六合其湖鄉田自十九都至三十二都坐迎刑塘對里河塔項里雄山離渚婁公木柵西巫等埠賍輔山鄉稍旱則爲赤地下有秋湖湖沸石九里寺後等坂極係低窪小水即遭淹沒歷年減收每畝反科一斗五升六合獨此不均

懇將二鄉均爲一則又據中鄉里遞黃德昭袁汝用
徐壽松等呈稱洪武定則科土科糧湖鄉土厚每畝
科米一斗八升中鄉土瘠每畝止科五升六合準古
宜今萬世無弊嘉靖三十年何知縣因見摘糧責田
禍由官站致里賠敗傾家據申清理分作五鄉今纔
三十餘年詎意湖鄉狡猾又欲變亂成規且第三四
五六都坐近沿海亦爲中鄉先年潮患不可歷舉見
今萬曆三年風潮突入捲腐禾苗實一方之獨苦較
之湖鄉亘古安居粒食不啻天淵竊附江北鄉尚覬
困中求甦豈堪重上加重伏乞遵守成規以杜紛爭

又行准會稽縣關稱查得本縣田畝槩科一斗一升
七合九勺零內分山海田止派輕齎北備北折科米
九升七合六勺零備折米二升水田亦分高下低者
科北折二升又低者北折三升次者科北折四升及
有十六都康家謝愬等坂田科輕齎北折米五升及
至七升餘科南折存改等折知縣張鶴鳴議得本縣
田以五則起科遵行已久即今沿山江北天樂難以
更變所可通融者定惟湖鄉中鄉逓人互訟有詞及
查會稽縣雖係一則起科却中間以田土厚薄定北
折多寡尚不止於五則今若援彼爲例須槩縣創新

更定一番等則益多弊孔僉議欲以省事而反以援
事似不若仍舊徵輸法久咸知信從事熟瑣難作獘
申府訪得中鄉湖鄉攤爲一則中鄉所增每畝不過
數釐而湖鄉所減則多古人云害少利多則爲之民
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人情安能盡狥行縣細加
酌議縣查得丈實湖鄉田一十四萬一千四百五十
九畝七分二釐八毫每畝科米一斗五升六合共米
二萬二千六十七石七斗一升八合中鄉田三十萬
八千九百一十畝五分四釐三毫每畝科米一十二
升六合共米三萬八千九百二十二石七斗二升八

合湖中二鄉共田四十五萬三百七十畝二分七釐
一毫共米六萬九百九十石四斗四升六合今均爲
一則每畝該米一斗三升五合四勺二抄二撮九圭
內本色米三升一合五勺一抄一撮米折銀五分六
釐九毫九絲比之原派湖鄉田每畝減本色米五合
四勺六抄九撮減米折銀八釐九毫六絲中鄉田每
畝增本色米二合五勺四抄增米折銀四釐一毫一
絲丈實湖鄉地池一萬三百六十二畝六分五釐七
毫每畝科折色米一斗四升七合八勺共米一千五
百三十一石六斗七勺四撮六圭中鄉地池二萬五

千一百一十三畝六分六釐四毫每畝科折色米一
斗一升九合共米二千九百八十八石五斗二升六
合一抄六撮湖中二鄉共地池三萬五千四百七十
六畝三分二釐一毫共米四千五百二十石一斗二
升六合七勺三抄六圭今均爲一則每畝科折色米
一斗二升七合四勺一抄二撮五圭該銀三分一釐
八毫五絲三忽一微二塵五渺比之原派湖鄉地池
每畝減銀五釐九絲六忽八微七塵五渺中鄉地池
每畝增銀二釐一毫三忽一微二塵五渺爲照湖鄉
雖有山田實在中鄉之中中鄉田雖近城其城北一

帶近海彼時未有大閘緣多潮湧又地土稍較瘠薄
故糧則派湖鄉獨重中鄉稍輕今自建閘以來中鄉
悉成膏腴而湖鄉反有近山瘠薄者實可通融適均
但中鄉里遞人等又多告擾今再三酌量將此二鄉
均攤於中鄉既不加多而於湖鄉斯不偏重田土既
均是亦政事公平之體其沿山鄉江北鄉天樂鄉仍
照舊派公議協人情服申府具由轉申分守道下府
行縣拘集各鄉里老沈明騄元相并原呈里遞張琳
黃德昭等到府重復面審咸稱損益得宜人心允服
無詞申司道轉申巡撫都察院批司覆詳除江北等

三鄉照舊則其湖中二鄉田地均攤一則奉都院批
准照議各攤派行繳下府行縣均派徵收已具規則
十三年七月山陰中鄉里老王元徐等復呈巡撫部
院乞遵祖制以慰輿情批仰縣掌印官拘集湖中二
鄉父老并各原呈里遞人等親詣各鄉看驗如果仍
舊爲便不必從新若新則爲是亦要就中酌處妥當
作速議報下司道下府行縣該知縣張鶴鳴督率里
老張琳王元徐等遍歷各鄉都看驗等則明白議得
湖鄉中鄉誠各有上中下之等但以二鄉大勢較之
俱足相當故先酌議均爲一則及詳中鄉民所告緣

初時湖鄉之下者不甘心額重於中鄉今中鄉之下
者又不甘心均重於湖鄉故也今親歷鄉都再三詳
酌遵將湖鄉之上者與中鄉之下者各仍其舊止攤
湖鄉之稍下者今與中鄉同則總名爲中鄉役減湖
鄉之下者攤之中鄉今與中鄉之下者同則總名爲
中鄉下則計湖鄉下田每畝減銀一分三釐七絲零
米八合五勺四抄零稍下者每畝減銀一分二釐三
毫零米八合五抄零中鄉田每畝增銀七毫四絲零
米四勺八抄零額則仍舊高下適均彼此無不允服
再照田之肥瘠雖異至於各地則有造成房屋葺爲

圜圍原無收成分數者內中如天樂江北沿山偏在一隅似當仍舊其他地勢相望似無差別且中鄉係城郭市井所在豈容派糧及輕合將二鄉地池俱攤一則尤屬均平申府轉申司道批據詳減湖鄉之下田加中鄉之上田裒益合宜衆志恊矣第糧則可更鄉名難改若將下田總名中鄉恐疆界既殊不容遽變且以二鄉地池俱作一則是否民心稱便仰府覆議行縣查得本縣第十五等都計一十四里俱無湖中二鄉田地其各田坂原以字號分界並無混亂況鄉則分別原爲派徵今湖鄉稍下田既與中鄉同則

湖鄉下田既與中鄉下田同則派徵開款止曰湖鄉曰中鄉曰中鄉下則庶易於查筭今將湖鄉之下者改爲中鄉或改爲中鄉下則比照第十五等都各里似亦無碍其二鄉地池原應一則今告者止以田爲辭各地池並無異議申府轉申分守道呈撫按再行布政司覆議呈兩院七月奉撫院批十二月奉按縣批俱如議行繳（知府蕭良榦曰中鄉之田自來有之即古稱鑑湖所灌溉九千頃者也湖鄉則湖淤而成田者也以其廢湖所成多出自佃故其糧亟非以肥瘠定糧重輕也該縣原申尚未審所自迫後遍歷細訪乃始知之而未釐正耳）

國初山賦甚輕每畝科鈔五文而徭則以百畝僅準爲一丁故山常無定畝即私貿易者亦多不清核諺曰呼山喝水言但以目力具大約也歷百七十年有司丈量皆不及至嘉靖二十五年會稽知縣張鑑實始丈田因并及山沿海老人其乘此謂山利頗厚始請改五十畝爲一丁實則未經覈度也迨軍興用缺兵食歲增派田照丁派山照畝則一丁之山視田幾加二倍而山之不足畝者始重困矣嘉靖四十四年知縣張進思至復議核之令民自報則山額視舊減十四邑人季本移書爲陳核法且請復輕賦如舊而進思以擢去非國楨繼之亦將履山隱山者不利其

履覈以難阻時本已歿會有持畫草以白者國禎從之定制仍百畝準一丁而缺額則每畝槩增以取盈焉雖數未盡核徵未盡均然準丁一事民頗便之於時山陰知縣楊家相亦量山陰山其缺數亦以其地及償焉諸邑無量者（季本書伏聞查理境內匯山此百姓之至願也但逐畝丈量於勢難行恐無成功則只作一塲話說矣緣山深者險峻蒙叢雜以虎豹非人力可到而亦非弓尺可施故有千萬僅掛一二於籍者有以一二而冒十九者其利害爲大相懸絕耳凡以洪武初年各里坐都舊額爲主責令排年里長就於本都山內查合此數以都當都不逾月而可定矣自成化以前山畝有稅而無差故人戶中載山多者不以爲意至天順以後以山計丁始有飛詭隱匿之弊然猶以百畝當一丁也至張石洲丈量田畝慣科之並有十二都老人其者起分糧於山以輕田科之議）

因而需索有山之家不得則以山五十畝爲一丁以或官聽而誤從之故山差比舊加倍而遁者又增軍餉科派告與田同其困愈甚且各縣皆以百畝爲丁而獨會稽以五十畝此豈均平之政哉如其老人者誣上行私不顧後民膏血之流禍此古之所謂民賊也豈可容於堯舜之世哉況即一邑而言之有山之家多致隱瞞而額闕無山之戶或以飛詭而數增其不均抑又甚矣今遇賢明父母在上不早爲民釐正則小民之困若無休息之日矣飛詭之弊在近界者書其抵冊傳之子孫因有存者然亦或各去戶虛增之山而實山之九有歎隱者雖舊存底冊亦無可稽也必須按里清查乃始得實此去思廟食之所繫萬望留神不爲浮議所奪小民幸甚

[山陰]量山法山有高危險峻尖峯平岡凸凹深灣遠塢一槩量用以致奸弊易生隱缺無計今開示量山遁年將山分作金木水火土五形明立五般筭法則行筭無差弓步可核如全形山法當三不等量筭木形山法當橫直丈量水形山中廣幾處火形山一直量至山峯橫橫量山脚折筭積實見數土形山或量中廣或分二段半月形量筭或四不等亦可一彎一塢紋作一號者內仝一側一面一隴查照形式分量逐段塡寫弓步一號之內大約凸凹者務要中廣方得實數又着民趙德仁等呈量山不比量田俱是斜尖凹凸不等號大則弊多號小則弊少凡百畝以上定有彎隴不能盡量入冊務須分號方無遺漏或以三直三橫法量搜弊始盡今呈數法乞令遁年量山每號就註某山名某形某以某法量之如此開造冊報臨檣易知若山如船形者內有彎凹乾形者中起高隴如兩傍牽量便是作弊必須當心直量中凋處橫量以核形準之方爲無弊

紹興府志卷之十四

紹興府志卷之十五

田賦志二

賦下

農之賦四曰夏稅麥合府共一萬二千八百二十七石八斗二合五勺 內[山陰]一千六百九十七石六斗六升五合三勺[會稽]一千一十二石七斗二升一合[蕭山]一千五百七十八石四斗三升五合二勺[諸暨]二千一百九石四十六合四勺[餘姚]二千七百五十五石三斗五升一合二勺[上虞]一千七百三十九石八斗六升七合四勺[嵊]八百七十二石七斗四升四勺[新昌]一千六十石九十一升五合六勺 山陰蕭山徵於田會稽田地塘溇蕩徵餘姚上虞徵於田地諸暨嵊獨派於地新昌如餘上而兼有塘徵

曰秋糧米合府共三十一萬九千八百七十八石一斗六升四合七勺八抄 內[山陰]八萬二千七百六石五斗九升二勺[會稽]五萬三千二百七十七石二斗八升五合一勺[蕭山]三萬六千五百六十四石六斗五升[諸暨]三萬二千二百七十一石六斗九升七合七勺[餘姚]五萬九百七十二石九斗一升一合三勺[上虞]一萬六千四百七十四石四斗四升二合一勺八抄[嵊]一萬九千五百一十九石五斗四升四合七勺[新昌]七千九十一石四升二合六勺 山會蕭餘上五縣合田地蕩池塘浜瀝港派徵而多寡不等嵊惟田地有徵諸新盡徵於田

曰夏稅鈔合府共四千四百二十八錠一貫七百七十文九分 內[山陰]三百三十錠一貫七百九十五文[會稽]三百二十五錠二貫七百七十文[蕭山]二百六十錠一貫九百文[諸暨]一千三百八錠一貫二百二十三文[餘姚]一千三百五十三錠四十九文

上虞四百八十五錠四百四文嵊一百七十一錠三貫七百八十四文九分新昌一百九十五錠八文
山陰徵於田會稽兼徵田地塘漊上虞又兼及池瀝
蕩餘姚徵於田地蕭嵊新徵於山諸暨惟塘蕩瀝
曰秋租鈔合府共一萬三千七百五十七錠一貫五
百二十一文九分內山陰五千五百二十七錠一貫二百一十文會稽一千九百四十七錠八百二十九文蕭山六百八十三錠三百九十六文諸暨二百四十一錠二貫五百六十四文餘姚一千一十四錠一貫八百四十文上虞二千五百四十三錠三貫九十八文嵊一千六百九十七錠三貫一百一十二文二分新昌一百二錠三貫四百七十三文山蕭新俱獨徵於山會
稽兼及蕩池餘姚兼及地嵊兼及塘上虞田地塘瀝
蕩參酌派徵諸暨惟塘蕩瀝

派法每畝均科內派北折南折備折存折扣折改折
海折餘即係本色名存留而扣改海等折則有無不
一其他折若本色則多寡不同每歲布政司承戶部
府承司縣又承府之分坐而旋派以徵於民故難定
其數
輸例南北折以輸兩京扣備海等折以輸軍門或年
有年無而存留本色若存折備折則以供官吏軍伍
之係若饑年之賑輸府之如坻倉預備倉泰積庫山
陰之三江倉餘姚之常豐一倉二三倉四倉杭州之
廣豐各倉嘉興府之嘉興倉海鹽之常積二倉海寧之

永平倉寧波之廣盈倉定海之廣安倉各學倉
起運北折不論麥米每石俱折二錢五分路費每兩貼二分二釐五毫南京各衛倉米每石折七錢三分五釐一毫路費每兩八釐五毫派剩米每石折七錢路費每兩一分一釐五毫南折米每
石折銀六錢路費每兩一分一釐五毫以上俱解司轉解京存留存折麥府
倉一項每石折九錢一項折八錢各學倉俱折八錢
存折米府倉每石折五錢五分備折米每石折五錢
充餉扣折米每石折無定數改折米各倉每石俱折
五錢五分
夏秋鈔每貫折銀貳釐

桑之賦一曰農桑絲今惟諸暨山有荒絲五百三十五兩六錢每兩折銀六分二釐五毫共三十三兩四錢七分五釐餘縣俱類入三餉內
廛之賦一曰房租山陰官房賃鈔一千八十四貫諸暨房屋賃錢三百八十三貫三百三十文上虞官瓦房賃鈔二百四十八貫二百七十五文餘縣皆缺
傳之賦二曰馬價俱輸於河南北直隸等處餘冬錄洪武二十年命兵部籍杭嚴衢金寧紹及直隸徽州等七府市民富實者出貲市馬充鳳陽宿州泗河南鄭州馬戶令河南有市馬戶是也又寧波府志先是永樂間河南荒歉馬政無辨皆借浙中人戶丁糧近上之家編為馬頭到彼應直破家殞身者不可言正德二年浙江巡按御史車梁奏革馬頭於丁田內均派徵銀解布政司交納聽彼縣上司差官領回在役應當遂以為常浙民累有陳奏未得豁免合府共七千四百
六十一兩二錢八分七釐四毫內山陰二千四百三十九兩八錢四分奇

諸二千一百一十七兩一錢八分蕭山三百五十八兩八錢九分六釐諸暨四百六十五兩四錢七分五釐五毫餘姚一千一十九兩二錢七釐五毫上虞四百五十三兩一錢八分六釐四毫嵊四百五十六兩九錢七分新昌一百五十兩四錢六分二釐

曰驛夫各驛輸本府今類入均徭

兵之賦一曰兵餉銀合府共二萬二千九百二十兩二錢七分九毫內山陰四千一十七兩九錢七分二釐八毫會稽二千五百一十八兩六錢二分八釐二毫蕭山二千一百四十五兩二錢一分七釐九毫諸暨四千三百二十一兩五錢六分七釐八毫餘姚三千三百四十八兩七錢六分四釐六毫上虞二千六百二十六兩六錢八分四釐六毫嵊二千七百四十二兩六錢四分九釐四毫新昌一千一百九十七兩八錢九分二釐一毫

戶之賦二曰蕩價解鹽運司五縣共二千五百四十兩

七錢五分九釐六毫內山陰一千一百三十九兩六錢四分六釐六毫會稽三百八十七兩九錢七分二釐七毫蕭山七百八十四兩三分五釐五毫餘姚一百九十兩一錢二分四釐上虞四十二兩九錢八分八釐先俱責辦於竈戶今山會上三縣均派於田蕭餘二縣徵於得利人戶諸嵊新三縣無

曰諸鈔有商稅課鈔黃絡麻鈔茶株鈔油榨碓麻鈔窯竈鈔門攤契鈔茶引油契本工學鈔樹株果價鈔酒醋鈔漁課鈔每貫折銀二釐內解京貯府二項不同合府共七百二十四兩八錢九釐內山陰折鈔銀一百八十三兩九分五釐三毫二絲會稽一十五兩四錢九分四釐九毫蕭山一百七十五兩四錢九分八釐七毫諸暨餘姚三百四兩三錢八分七釐四毫上虞一十兩二錢一分六釐四毫嵊一十三兩四錢四分六釐七毫新昌二十二兩七錢五釐五毫遇閏如月數加增分派於漁茶油沿等戶今開

武均派於田蕩

口之賦二曰鹽糧米內分三項顏料解京者每石折六錢解各學者折八錢解各倉者折五錢常本折半合府除新昌不徵米外共九百三十四石二斗二升七合七勺內山陰一十五石三斗六升會稽四十六石三斗二升八合八勺蕭山三百一十六石八斗五升五合八勺諸暨二百一十六石餘姚七十七石四斗六升四合一勺上虞十一九石六斗六升六勺嵊二百四十二石五斗五升三合新昌池鹽鈔共折銀二百五十四兩二錢三分五釐八毫俱責辦於鄉都成丁之人惟新昌不分鄉市兼徵米鈔山陰每丁六勺三抄會稽三合七勺五抄蕭山一升三合一勺諸暨五合六勺餘姚一合四勺四抄上虞七勺四撮嵊一升四合七勺新昌折銀二分一釐九毫遇閏增加

曰鹽鈔每貫折銀一釐輸京庫及本府庫合府連新昌折米銀共四

千一百五兩五錢三分一釐七毫內山陰七百一十九兩六錢二釐五毫會稽四百五兩七錢五釐七毫蕭山四百八十一兩二錢七分三釐諸暨七百二十五兩三錢五分六釐六毫餘姚七百七十一兩七分七釐一毫上虞二百二十二兩五錢一分二釐嵊五百二十五兩六錢六分九釐新昌連鹽米共二百五十四兩二錢三分五釐八毫俱責辦於城市成丁之人山陰每丁九釐五毫六絲會稽六釐九毫蕭山八釐八毫諸暨二毫四絲餘姚五釐五毫二絲上虞一釐五毫嵊五釐二毫新昌二釐五毫遇閏增加

里之賦三今二辦謂之曰額辦銀有桐油銀白硝鹿皮狐狸皮銀弓箭弦條銀川椒銀藥材銀農桑絹銀俱解京合府共二千一百五十五兩六錢五分三毫內山陰三百九十兩八錢五分八釐九毫會稽二百三十二兩七錢一分九釐蕭山二百四十一兩二錢四分五釐六毫諸暨二百三十九兩一錢六分三毫餘姚四百八十二兩

四錢四分五釐〔上虞〕二百六十三兩五錢六分三釐
〔嵊〕三百一十二兩六錢五分八釐九毫〔新昌〕九十二
兩九錢九分
八釐八毫

曰坐辦銀有水牛等皮料銀　曆日紙銀　軍器料
銀、淺船料銀　段疋銀　淶木料銀
四司工料銀　果品銀　牲口
銀　螺茶銀　菉笋銀俱解京　合府連閏共一萬五
千四百三十九兩七錢二分七釐七毫內〔山陰〕二千
七百九十二兩一錢二分六釐六毫〔會稽〕一千六百三十七兩五
錢八分八釐三毫〔蕭山〕一千八百一十九兩六錢五
分三釐六毫〔諸暨〕二千三百三十九兩八錢五釐二
毫〔餘姚〕三千三百三十二兩三分八釐一毫〔上虞〕一
千八百五十九兩四錢四釐一毫〔嵊〕一千三百八兩
八錢六分五釐九毫〔新昌〕三百五十兩一錢四分五
釐六
毫

曰雜辦銀有科舉禮幣進士舉人牌坊銀　預備上
司各衙門書手工食銀　軍器路費銀

上司各衙門新官到任隨衙下道家火祭祀倫羊品
物等項銀　修理各衛所城垣民七料銀　武舉銀
戰船民六料銀　文廟啓聖祠名宦鄉賢祠社稷
山川壇厲祭銀　各祠廟祭銀　鄉飲酒禮銀　孤
老布花米柴銀　表箋綾函紙劄工食銀　表箋
官齋捧盤費銀　拜進香燭銀　拜賀萬壽冬至
正旦令節習儀銀　香燭銀　迎春芒神土牛春花春鞭
三牲酒席銀　門神桃符銀　三察院按臨門廚米
菜銀　三察院考試生員試卷果餅花紅紙劄筆墨
府學銀　恤刑按臨心紅紙劄油燭柴炭門皂廚役
工食米菜銀　各上司及查盤委官心紅紙劄油燭
柴炭并門皂工食米菜銀　上司按臨并本府朔望
行香講書紙劄筆墨銀　府送使客下程銀　縣送
油燭柴炭銀　兵巡道駐劄士夫交際下程酒席銀
水利道坊夫工食銀　提學道按臨考試生員試
卷果餅花紅紙劄筆墨銀　季考生員試卷果餅花
紅紙劄府學銀　歲貢生員正倍路費花紅旗匾酒
禮銀　起送科舉生員路費花紅酒席銀　迎宴新
舉人旗匾花紅彩段酒席銀　起送會試舉人路費
卷資酒席銀　賀新進士旗匾彩段酒禮銀　兵巡
道新任祭門倫羊三牲香燭銀　府縣新宦到任繇
門倫羊酒果香燭銀　府縣新宦到任修理衙宇銀
府縣應朝起程復任酒席銀　府縣陞遷給由酒
席銀　府縣修理各察院分司公館銀　修理府縣廳堂
公廨監房教場及養濟院等處工料銀　城垣書圖
紙劄類料銀　優恤節婦養贍米布銀　上司幷府
縣卷箱架杠鎖索棕單銀　察院分司公館置備家
火銀　府縣心紅紙劄等項銀　府縣皂隸工食銀
皂府縣官船水手銀　短遞夫工食銀　經過使客
隸工食銀　水馬匹草料幷馬夫工食銀　大小河
船價幷稍水工食銀　預備雜用銀俱留府縣庫　合府共二萬七千六百七
十兩六錢八分六釐五毫內〔山陰〕四千六百七十二
兩五分七毫〔會稽〕三千八
百三十二兩八錢六分一釐五毫〔蕭山〕三千六百五
十一兩五錢四分六釐三毫〔諸暨〕二千一百兩八錢
二分〔餘姚〕五千三百七兩六錢二分九釐一毫〔上虞〕
三千六百四十五兩一錢八分七釐三毫〔嵊〕二千四
百七十兩二分二釐〔新昌〕一千九
百九十兩五錢六分九釐三毫

均平法嘉靖四十五年某月日巡按浙江監察御史
龐尚鵬奏兩浙自兵興以來公家之賦役日繁閭閻
之困苦已極積弊萬端有難縷舉惟里甲爲甚有一
日用銀二三十兩者貪官遂因緣乾沒吏胥亦乘機
銖求在在有之臣今擬通行會計各府州縣每年合
用一應起存額坐雜三辦錢糧數目仍量編備用銀
兩以給不虞之費俱於丁田內一體派徵名曰均平
銀其所議數目固有盈於此而縮於彼未必事事皆
中若損有餘補不足裁酌通融自足供周歲之用臣
巡歷所至質之父老萬口同辭率多稱便乞下該部

覆議著爲成法　詔下戶部如所議上請得　旨依擬行案行司道再斟酌損益刊刻書冊題曰欽依兩浙均平錄永爲遵守

一審編均平丁田俱分守道每年預計合屬州縣里甲未出役三箇月之前定委廉幹官員不拘本衙門及府佐州州縣正官親行拘集該年里甲人戶與實徵丁糧手冊黃冊逐戶弔審明實通計合用本年額坐雜三辦一應銀數共該若干除官員舉監生員吏承軍匠灶等項照例優免并逃絕人戶免編外其餘均平科派折田爲丁每丁該銀若干某戶該銀若干

一歲應納之數盡在其內完日將審派人戶花名銀兩細數給示曉諭以便輸納及造冊繳道以備查考

一凡委官審編丁田揭榜之後即照式刊刻由帖每里甲分給一紙使各家輸戶曉知丁田銀兩數目不致欺隱遺漏增減如有前弊許諸人告首即問作弊之罪凡賞首人各州縣仍置空白簿三扇每扇以百篇爲率送分守道用印一扇發回本縣收掌仍置一大櫃于公堂但遇里甲執由帖赴納均平銀兩就令當堂投櫃封鎖記簿存照仍將由帖註納數目日期掌印官親批完納給還備照不得加取稱頭火耗一扇發領辦吏一扇發該吏大事先期一月其餘先一二日照依原議給銀買辦各登記支應數目季終循去環來繳該道查考以防侵尅其收頭及坊里班頭名色悉行革除

一庶務既不役里長支值各須得人每年各州縣輪委各該實參及候缺吏役以總理買辦亢夫馬頭以總理夫馬仍量事勢緩急查撥民壯幫同各役使用其夫馬頭給工食以酬其勞掌印官仍不時查理若有剋減即拿問招詳仍令各置印信簿發與吏役及夫馬頭收執如某官經臨該送某號下程該撥某則

夫馬各照本縣發出刊刻小票依數買辦撥送隨將用過銀兩挨日登記見有不收不用者明白註扣還官以備查覈其或上司取辦物件亦令承行該吏領銀照依時直兩平易買送用不許給票指稱官價虧損鋪行

一均平銀兩苟輸納逾時未免支應告匱凡審編丁田之後即坐委管糧官追徵勒限三箇月以裏完五分半年以裏盡數完納本官仍依期赴分守道報數以憑稽考如限中不完及不親赴該道報數參提問罪仍候完日開支如里甲倚頑不納枷號究治

一額坐雜三辦一應錢糧將原額并近年加增應該起存等項成規開載相同無容更議者開列于前次將本縣一應支費逐款各開銀數備列于後其間多寡損益俱載本條項下猶恐別有意外之費各照縣分大小酌量另派俻用銀兩總名曰均平銀每年一體徵完應起解者給批解納責限獲批繳照應支銷者收貯縣庫聽候支用其里長止令勾攝公務甲首悉放歸業此外并不許分毫重派以滋別弊

一里甲供應通行裁革

一人夫馬匹有議徵銀在官照差計日支給者有計程遠近支給者有議徵給一年工食與人夫并養馬之家有餘不足聽其走差答應者有稱州縣偏僻用馬不多照舊令糧里暫雇爲便不派均平者爲照各州縣地方衝僻水陸險易原俱不同程途遠近差撥繁簡亦自有異是以規則不能畫一但俯從其便庶可宜於民情各開具於府縣項下

一夫馬頭只令雇覔夫馬其應給工價各掌印官酌定數目先期包封用印鈐蓋取木箱收貯臨期照原封當面散給受覔之人不許落夫馬頭及該吏之手致有扣剋之弊

一每年用過船銀若干就於均平內派徵貯庫若取船應用即照民間雇覔定價一體等給不許出票差人致有虧累小民

一雜辦款目煩多必須分別包封另箱收貯如遇某項應用即於原款包內動支仍於原登簿內前件下開寫於某日支取若干作爲某用明白註銷以備查考庶免影射侵欺捏開小民拖欠後累該年里長如或官遷吏滿各要一一交盤申請守巡道清查無弊各批詳允方許離任起送若支有餘剩俱聽申明以抵別項公費支銷

一議定規則蓋欲永爲遵守但時有變遷事有損益各項之中用或羨餘聽其截長補短貯候湊支間有意外之費有司或難於開報及一切士夫交際等項果係禮不可廢義不容已者許於備用銀內動支倘有不敷就於該州縣自理贓罰銀兩一面請詳支應若有復派里甲者官以不職論吏究贓重治

力之賦二曰銀差曰力差嘉靖四十三年餘姚縣知縣周鳴塤始議將銀力二差一槩徵銀雇募其後山陰等縣里遞吳相等各具呈三院下府縣覆議一體遵行 有各驛館夫 各倉斗級 巡鹽應捕 鋪兵 解戶 獄卒 弓兵 傘夫 皂隸 分守

温處甲首　看守各館門子　各學庫子　祠夫
開夫　各場工脚　巡攔　南京直堂皂隸　柴薪
三院座船水手　布政司廣濟庫庫子　縣耳房庫
子　各學庫子　布政司首領　都司　運司　府縣衛首
領柴薪　府縣馬夫　各學齋夫　各學膳夫　會
同館長夫　府縣及儒學公堂家火　包陪富戶
各渡稍夫　民壯　捕兵　健步　預備紙造　坊
夫　短送夫　惟巡鹽應捕一項先議免僉役徵銀
抵課止用民壯弓兵巡綱巡鹽察院批再議紹興府
議仍照額名數選募勤實之人充役分布行鹽地方
巡獲鹽船人犯不許縱放
九分七釐三毫合府共三萬五千三百五十一兩九錢
内山陰七千三錢八分九釐八毫會
稽四千七百九十八兩三錢九分七
釐一毫蕭山二千六百三十三兩九錢一分四毫諸
暨三千七百七十四兩一錢八分一釐餘姚五千八
百七十七兩六錢二分二毫上虞五千三百八十六
兩九錢一分五釐五毫嵊三千五百三十五兩三錢
一分八釐八毫新昌二千三百四十五兩二錢六分
四釐五毫窮大丘均徭或問少傅南渠呂公讀禮宗

居聞賦役不均民間甚苦以役法質于少司空笑齋
龔公謂必弛其力差悉用雇直庶幾均平無偏累遂
白當路下其議邑侯周君君乃通計官民田額凡五
千八百四十二項八畝有奇除免灶田二百九十六
項三十一畝外每畝科銀入釐地額除蕩鹽蕩地外
官民地凡七百八十五項一十二畝有奇每畝科銀
四釐人丁除優免外約該差四萬一千丁每丁科銀
五分共徵銀六千六百九十二兩九錢九分零以待
一歲雇直議既定或有難之問於予曰均徭戶分三
等計丁驗糧行之既久今欲改之何君子曰有國有
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吾邑科第之家以百計雜流
舉監生員吏承以千計其丁計一萬四千有奇優免
日衆則詭寄日多良民守法者編徭日重此患在不
均一也北方門丁亦差四者兼論每以門銀為上產
銀最下地土猶致拋荒吾邑有驛役者始登版籍無
驛役者每多隱丁故編徭則專重田產其他海防兵
貲雜辦均輸皆從田出遂致田日賤而民日貧此患
在不均二也輸編甲分優免者少則差徭稍輕優免
者多則苦徭愈重在歲額不可增減而役銀則歲輕
歲重此患在不均三也海防輸委不編弓兵皂隸

驛夫之類摠銀以助軍興而積年攬役者額數難減
役銀倍索故官司有濫之名徭戶受啗之害此患在
不均四也館夫庫子斗級隨一撥向為重差役銀實少
軍興以來浮冗百出有役銀一兩而支銀數十兩既
破其家矣一經查盤軍徒雜坐徒貽累其子孫此患
在不均五也有此五者閭閻日悴故相公倡議衆廢
翁從始一槩徵銀公帑以至吏承照例免丁不免田
產此吾輩指已利以患窮閻相時宜以救弊法豈以
厲民乎哉曰若然民則受惠矣士夫之族免田有差
蓋令甲也今不免無乃非制乎曰否考諸會典隨
朝官免雜泛差役此洪武十三年令也在京文武官
員家除里甲正差役外一應雜泛差役俱免此正統元
年令也其六優免蓋專指人丁如曰其人既為京朝
官矣其父兄子弟俱從並得免差初無免田之說是
時在方面猶且未及況雜流吏承乎其後優免日濫
以田准丁遂滋詭寄之弊至嘉靖乙巳該科申明始
定免田等差與丁均配聊以救弊云爾豈初制哉若
生員僅免家丁尤有考據國初免廩膳宣德三年
始免增廣皆云免其家差徭二丁也北方生員僅免
供丁可為申證今之免田及以田准丁者亦豈初制

哉曰灶戶每一子丁十年免田二十畝蓋為國初
灶戶日夜辦鹽候商領支如商人後期則鹽耗銷
役辦賠納最為劬苦自彭惠安公議徵鹽價而引鹽
則今商人自買遂使灶戶無煎辦之勞有蕩地之利
故其利既數倍於齊民而其丁亦數倍於舊額觀版
籍之內軍匠日絕灶丁日增灶戶田多民戶田少蓋
不惟詭田而又詭丁也不免疲絕詭弊況士夫不免
灶戶豈得免乎曰士夫不能世官灶戶乃其世業今
仍每丁每年免田二畝積之十年正合原免之數所
以處灶戶者善矣曰然則巡鹽應捕何可發也曰
國家既通鹽法專為濟邊苟國課無虧而民情甚
便則善之善者也吾邑三面濱海並產鹺鹽一面阻
山不通舟楫引鹽不到民間無食淡之理舟楫不通
自來無越境之販今若存挑者勿禁而徑於徵銀內
徵抵應捕鹽船銀兩以辦運司如戶口食鹽之例於
民不甚便乎若曰如此恐廢法則今之灶戶不徵本
色而徵折銀法亦廢矣何彭惠安之惠至今存也曰
庫子斗級錢穀重寄今令在役可乎曰予嘗讀律矣
庫秤斗級催役侵欺並以監守自盜論如其不許言
也律文何以該載況今在京各部在外兩司庫子莫

贍耗一入手則浪費無存其弊一也及僉審收頭則
人人窺伺有利者百計謀收有害者千方規避公庭
之請託無休吏胥之賄賂雜進其弊二也凡遇比併
錢糧必有收頭數十人各執一簿虎視於邑堂而毎
里長一人皆俯伏於下一一登答竟數十人而後已
一有失錯即以收作欠以多報少懦弱者銜恨陪償
傜利者紛紛告擾其弊三也收頭收銀入手或置產
娶妻或白身納吏甚或挾妓酣歌為樂輕用官錢
而莫能償竟死刑獄其弊四也若官府不知民隱則
任其開數變賣一准其詞即視為奇貨無產稱為有
產賣過混開重賣巧攀豐家硬指愚弱借名還官復
半肥已奸起於一人而殃流於萬衆其弊五也有此
五弊則通變宜民之法似不容緩就經做效直隷等
處見行事宜將各色額稅併為一主徵收名曰一條
鞭在派徵則攢為一總在起解則照舊分項盡除贍
耗革去收頭各里長領小戶自行投入縣櫃准起解
錢糧於糧長中鬮選數人逐項領解議行未幾衆皆
稱便後恐久後或有窒礙再日夜思之其有便官利
民之益也往歲各折及三辦名色多端額數不等縣
官逐項徵之收頭逐項收之日無虛刻煩苦不勝所

收銀俱在收頭之手甲固未足其額乙亦未滿其數
皆難截解及限期促迫必令收頭貼解收頭無從措
辦則哀懇於官以乙抵甲起此挪階乘風滋弊以那
移借貸為常事而半未完者乘機效尤併將已徵收
者恣為侵欺錢糧之逋負有自來矣即今併派類徵
則零星科刻之弊固已頓革而侵欺變賣之禍亦已
潛消且閭閻一有輸納官府即有此銀司府行文催
取即可完解更不苦於挪借之難矣頑革弊之要有
當申明者往歲界非之官吏代不一收頭與吏胥交
通雙印號簿兩填收數及至吊查即抽換影射由是
有公私底簿之名賣緣種種莫可究詰今議於起徵
之候預置空白文簿將各糧長挨都里逐名開填人
丁田地山蕩總數留空半葉申請本府印鈐發本縣
輪撥謹厚吏農管簿看完知數令各糧長將完封銀
兩於本名下親筆填註以備稽考則府印終為難得
而挪侵之弊永絕也隨該縣糧長朱檇等呈稱錢
糧不能自運解人不應獨苦若量途遠近議定路費
幾何一條鞭隨糧徵貯縣櫃臨解給發庶官民兩便
卑職酌議切恐類徵在官將來適資貪墨不若起解
時立刻追完對手支給自無虧累仍每歲將各項數

目於總攢明白之日刊刻木榜樹立縣前後印刷告示頒布鄉村使蠢民稚子知悉如續奉派徵則以在官稍緩官銀明開借辦下年總派追抵庶不煩瑣更免擾民伏乞採擇施行具申上官三院下司道司道下紹興府六月十三日府申一條鞭之法該縣所議甚便至於類派辦貨一節朱橋等所呈似協輿情相應俯從申糧儲清軍兩道看得正項錢糧既以類徵而辦扛路費又復零派似不免又有頭緒多端臨期催迫之病今該覆議良是具呈巡撫都察院批既經覆詳妥准照行繳

派徵之法各縣將該徵夏稅秋糧鹽米等攢爲一總內除本色米麥某項某價照舊上納外其折色某項某項各若干每石該折銀若干通計銀若干該縣田地若干每畝該實徵銀若干共該銀若干共均徭里甲三辦均平等亦攢爲一總共某項各該銀若干通計共銀若干然後通查該縣田地山若干人丁除例該應免外見在若干每丁該銀若干田地山各若干每畝該徵銀若干共該銀若干二總應徵銀兩冊筭每田地山一畝該銀若干每丁該銀若干連前項正銀通該若干編派已定即行照數備細造冊一本開寫榜文一道申送各分守道查覈明白果無差錯關防印記發回一面將榜文張掛曉諭百姓通知一面查造冊籍逐戶填給由帖用印鈐蓋着各該里遞分給各甲人戶照帖承辦依期赴納

收納之法預先查照由帖造收納文冊一本用印鈐蓋置立大木櫃一箇上開一孔可入而不可出者仍酌量縣分大小都啚多寡縣小者止一簿一櫃大者作二簿二櫃或三四隨宜曲處每櫃即選擇實歷吏中之勤慎者一名糧長中之殷實者一名相兼經收每次印給收票一百張私記小木印一箇木櫃立於

縣堂上聽令各該里遞帶領納戶親赴交納先是吏與糧長公同查對簿內及由帖納戶本名下丁糧及折銀數目實該若干相同無差隨即驗銀足色兌銀足數眼同包封上寫某里某甲納戶某人銀若干仍着納戶將簿內本名下填寫某月某日交納足數訖下註花字爲照吏同糧長將納完銀數填入收票內某月某日吏某人糧長某人公同驗納訖亦註花字爲照銀令納戶自行投入櫃中並不許吏與糧長經手如有加收重稱刁難勒索者許即時稟告究治每十日掌印官同管糧官及經收吏役糧長開櫃清查

一次照簿對封照封驗銀如果無差總筭該銀若干
拆放一處每百兩攙作一封暫寄官庫以待臨解傾
錠另貯一匣另置印簿一扇登記每次清查銀數又
行另選吏一名糧長一名如前經收十日清查
起解之法如遇某項錢糧應解將前庫寄銀兩照簿
內收過日期挨次順支若干應貼路費若干當堂傾
錠封付解人凡銀至五百兩以上差佐貳首領官三
百兩以上差殷實候缺吏一百兩以下差殷實糧里
仍查照貼解銀數給與使費解送至府轉文呈司交
納責限納獲批收銷繳俱不許再僉收頭解戶等項

名色
是年某月日山陰等縣申乞比照餘姚舉行一條鞭
法三院下兩司各道議呈俱允行又某月日布政司
議貼解路費解兩京者如舊議徵給解司府者通行
裁革呈兩院如議通行合省永遵守
二年某月日會稽縣知縣傅良諫申一條鞭立法詳
悉無容再議但本縣優免繁碎名項劇多比之他縣
甚於霄壤蓋如秋糧額數無論山海水鄉都分槩縣
一則均派每畝科米一斗一升七合九勺及派徵米
折則又因厥土之上下而有輕重之分本縣額設三
十三都內自第一都起至二十都止及在城兩隅名
曰水都本色糧米及南存改俗等項重折盡派於此
內及第七第八十二十三十四等共五都因逼海荒
坵田土每畝派於北折二三四五七升者共二十一
都起至三十三都止名曰山海鄉都分每畝止納輕
賚北折米九升七合九勺備折米二升全不派徵本
色又如南本每石徵銀七錢各縣無分民灶一槩派
徵惟獨本縣灶戶緫不承納又且田不加耗又如水
鄉蕩價內外職官及各灶戶俱優免止派於民又如
水夫工食遞驛馬價止京省職官查照品級優免而

灶戶原與民間一體派徵內又第七第八十三十四
十七三十一三十二等共七都灶田每畝免銀四釐
比之各都灶田又異又如二十四都民戶患田六千
六百餘畝水鄉水夫馬價三項俱免不派自此頭緒
煩瑣遞難畫一竊議前項錢糧若照舊規派徵則輕
重不一安能類總若計畝科銀又似非條鞭之意今
反覆酌量參諸人情除將均平均差每年官吏生監
優免增減兵餉各年奉文派徵多寡不同俱難派於
條鞭之內合無另為一則其夏稅秋糧照田通派此
乃一定之法不分官民與灶求之各縣皆然本縣官

民無間而惟獨竈異以此民竈輕重懸絕竈田日增
民田日減而冒籍詭寄之弊其流不可遏矣合將稅
糧一體派徵查出山海都分原額田地照舊派以北
折若干倫折若干每田一畝計銀若干每地一畝計
銀若干其水都田地照舊派以本色糧米若干南存
改備等折若干每田一畝計銀若干計米若干每地
一畝計銀若干計米若干各揭一總銀入條鞭米照
常規派運其水鄉水夫馬價三項總計每田一畝不
過七釐亦不分官民竈戶及減免竈田俱徵不免與
前稅糧合為一則每田一畝共計該銀若干設立官

簿官票責令依限投櫃收解及查本縣竈戶優免原
無定例查得水鄉蕩價先因裁革水夫竈戶所遺蕩
地俱竈管業所該鹽課無分民竈派於概縣田內自
嘉靖十九年以來竈戶方行告免及查秋糧米折嘉
靖三十七年以前並不分別民竈一槩派徵俱各行
之未久即令通派雖少有所增而反覆挨算每畝計
銀不過釐數况又有例優免與民不類今將本縣竈
戶弁患田及官吏生監於均平均差二項之內照各
例優免外仍量與加免丁田例免十丁者再免一丁
族人皆相安法可永守再照解運路費起解司府者

一切裁革屢蒙須示嚴禁多方體念但錢糧關係匪
小多懷畏心若不立有成規誰不臨時推調議將每
年見役糧里計若干名解司解府銀兩各照本年下
田糧多寡挨次照數領解何能辭責領解解少者亦
聽其相附自行幇帖大約一百兩以上者定解一名
二百兩以上者定解二名責令輪流聽撥則收頭不
立而管解有人路費不徵而勞逸適均矣伏乞照詳
施行具呈三院下紹興府府議以一條鞭之法原合
均平均差稅糧為一今該縣將均平均差兵餉另為
一則將稅糧另為一則此乃兩條鞭矣又於稅糧之

內將山海都分派以北折備折將水都分派以本色
糧米南存改備等折是稅糧又另分為兩條鞭矣但
立法貴通人情為政須宜土俗該縣前項均平均差
每年有官吏生監優免之不同兵餉銀兩每年有增
減派徵之不一委難強入於稅糧之內其水都分厥
土為上山海都分厥土為下賦斂輕重亦難強而齊
也再三查訪俱稱前項派徵皆已停妥並無異論且
一條鞭之設原以革去收頭包攬為主今該縣派徵
雖勢不能合一然派額一定家喻戶曉設櫃聽投再
無收頭侵攬之弊其與一條鞭之法亦小異而大同

新田米一升七合二勺銀六分八釐三毫[亭新鄉]田米二升六合二勺銀六分六釐九毫[明白鄉]田米一升八合八勺銀六分一釐七毫[梁源鄉]田米麥五勺六抄銀五分八釐一毫[地]銀二分二毫[池]銀八釐四毫[花山]銀五釐

（小字續）升六合一勺銀七分三釐二毫[長山鄉]田米一升六抄合八勺銀六分一釐七毫[梁源鄉]田米麥五勺六抄四分九釐二毫[塘外鄉]田米二升六合八勺銀六分五釐二毫[吉成鄉]折田米麥五勺六抄銀五分八[兒山]銀一釐一毫人田丁每丁共銀一錢二分六釐九毫

諸暨本色米共二千七百五斗二升六合二勺條折銀共二萬二千六百三十七兩三錢二分三釐[一則田]每畝米二合三抄銀三分八釐二毫[泌湖上則田]米九勺銀七釐三毫[中則田]米七勺三抄銀五釐九毫[下則田]米五勺銀三釐四毫[地]銀一分一釐一毫[山]銀釐三毫[湯浦]銀六毫五絲人田丁每丁共銀一錢一釐七毫

餘姚本色米共一萬二千二百一石五斗三升四合七勺五抄條折銀共四萬一千七百八十兩七錢七分四釐七毫[一則田]每畝米一升九合三勺銀六分七釐五毫[屯列忠嘉田]米一升九合三勺銀三分七釐一毫[灶田]米一升七合五勺銀六分七釐五毫[地]米九合七勺銀二分四釐八毫[地]米七合三勺銀一分三釐四毫[山]銀一釐五絲[學田]米七合銀一分三釐[人田丁]共銀一錢一分

上虞本色米共七千六百六石四斗五升六合六勺條折銀共三萬一千三百四十六兩一錢八分四釐六毫[甌田]每畝米二升一勺六抄銀六分七釐六毫[上悲田]米一升五合三勺銀六分七釐七毫[中悲田]米一升七合六勺銀六分七釐六毫[州田]米一升八合三勺四抄銀四分八釐六毫[地]銀一分五毫[山]銀二釐九毫五絲[湯]銀三分五釐七毫[瀝池塘瀝]米一升一合二勺銀四分五毫五絲[上悲池塘瀝]米一升八勺五抄銀四分四毫一絲[中悲池塘瀝]米一升九勺五抄銀四分五毫[人田丁]共銀一錢五分九釐九毫

嵊本色米共四千九百七十二石九斗五升二合六勺條折銀共二萬四百六十六兩七錢三分九毫[田]每畝米一升四合六勺銀三分九釐五毫[遊鄉一名鄉四田]米八合二勺銀三分六釐八毫[長樂遊鄉四田]銀三分三釐一毫[地]銀八釐三毫[山]銀二釐四毫[湖]銀四絲[人田丁]共銀一錢二分一釐二毫

新昌本色米共二百九十石條折銀共一萬一百三十四兩八錢四分二釐七毫[附田]每畝米一合四勺七抄銀三分七釐一毫五絲[版田]米一合四勺七抄銀四分三釐三毫五絲[地]銀一分一釐六毫[山]銀三釐一毫[湖]銀一毫二絲[人田丁]共銀一錢七分四釐八毫

此外不入條鞭者惟鹽糧米數見前鹽鈔銀數見前

蕩價山會上俱入條鞭惟[蘭山]派栽菱人戶出辦[餘姚]竈戶收花出辦數見前

油榨鈔共十二兩四錢八分二釐三毫六絲[山陰]五兩七分二釐六毫二絲[會稽]二兩一錢四分一釐八毫四絲[上虞]二兩八錢六分八釐五毫[嵊]一兩二錢七分六釐俱油車戶出辦[新昌]一兩一錢二分三釐四毫水碓磨抵辦

門攤鈔共三百六十五兩九錢五分四釐一毫二絲[山陰會稽]共一百八十四兩一錢九分八釐八毫山陰縣設[諸暨]六十七兩八錢一分四毫七絲[餘姚]八十七兩九分一釐五毫[嵊]十九兩八分一釐三毫三絲俱舖戶出辦[新昌]七兩七錢七分二釐二絲巡攔役銀內徵辦

茶株鈔八錢九分五釐止[會稽]有山都出辦

窰竈鈔四錢三分二釐二毫止會稽有窰冶戶出辦

商稅鈔一百三十八兩五分五釐九毫止蕭山有巡攔出辦

黃絲絲鈔二十九兩二分六釐四毫二絲止餘姚有蕭山門攤價見前

漁課鈔共二十五兩一錢四分六釐四毫四絲止餘姚十四兩三錢二分四釐上虞十兩八錢二分二釐四毫四絲俱漁戶出辦

萬曆十一年某月日餘姚縣民嚴命呈詞巡按察院批分守道行紹興府審得該縣立法每里定解銀二百兩亦甚均平但里遞貧富不等難以一例發銀零星未免傾銷折耗申道復行府下餘姚縣議得本縣多士夫應納折銀委有幾千兩者五六百兩者少則三四百兩者納戶多不過一二百兩每石該年扭定解銀二百兩則此糧之解餘者勢必籍別里之不足者爲之代解賠賊此里中不平乘上年七月定圖時攢撒田地丁冊不許開寫其人姓名止攏冊內田地人丁酌量多寡挈當里役則里役適均田糧頗相類通計該年里內田丁多寡權其貧富分爲上中下三等其里內饒而該年富者分爲上等點運點櫃或解頭限銀糧如北折京庫米麥其該年富而里內貧者分爲中等解二限錢糧如荒絲蠟茶等項里內該年不至消乏者分爲下等或量撥相似一名朋役解三限錢糧如南折兵餉等項里內該年委果消乏不堪任與豁免於該年內擇其田糧俱多家道殷富者免其解役僉爲櫃頭四名各管一季官給印信簿一扇給散該年令該年亦置印信流水簿一扇與櫃頭相同每日收銀不拘多寡令納戶自兌足數足色該年驗訖眼同納戶自入官給銀封內仍令納戶照依銀封號數挨次親筆登記簿上如銀封爲天字幾號即令書天字幾號某都某里某人納銀若干足色足數該年給與官票一紙付照櫃頭在傍掛號登簿每晚親查櫃頭總簿并該年收簿與銀封號數相同總計若干封共銀若干兩親筆填註仍將散封併作一大封令該年手押其上另貯庫內俱以天平爲準每日只用該年一人不拘某都某里同赴一處魚貫投納如其名該年應解二百收二百完又輪一名該年監收挨次不紊納戶知從如收一項完足即令該年當堂親拆差官押傾起解比限批廻附卷如此則自收自解彼亦不言多寡不言高低度該年納戶兩無偏累可垂長久申府轉申道呈巡按察院照詳即如議行

會稽縣志曰聞諸長老云徭賦之法蓋莫善於今之一條鞭矣第慮其不終耳其意大約謂均平之始行也丁諸縣長吏自為議縣長吏以上方崇儉杀何令已獨損者之嫗乃悉取其疑於侈者一切裁罷之以報而今者毋一舉動或承上片檄則往往額索匣而踊蹐掌槖之吏與鋪肆之人且愁見及矣至於在役之繁且苦若倉傳者亦往往直不稱勞莫肯應募故長老相與言曰誠能更派數百金於縣邑不過畝貲一毫攤不然行見千百年之大利坐變矣何者圖覉丁者將乘其隙而陰壞之也始正統間御史朱英創為十年一役議當時便之今僅百餘年乃更之如反掌志民瘼者慎毋為畝惜一毫釐使圖覉者得乘之以變此良法則幸甚矣

海之賦一曰鹽俱都轉運鹽使司主之不隸府縣合府本色折鹽共七萬三千五百六十引一千八百六十五觔九兩有奇內本色鹽三萬四千一百四引七百一十六觔十一兩有奇折色鹽三萬九千四百六十四引一千一百四十八觔十四兩有奇仁和場二十四團一萬一千三百八十五丁濱海本色鹽八千五百五十六引一百四十七斤十一兩有奇折色鹽一萬四千四十四引一百三十斤水鄉折色鹽七十五引一百六十三斤西興場十三團二千四百九十九丁濱海本色鹽四千八百七十三引一百九十四觔十三兩有奇折色鹽一百五十二引二十五觔十三兩有奇水鄉折色鹽三千一百五十一引一十八觔四兩有奇俱於蕭山縣帶徵錢清場一十一團三千七百五十九丁濱海本色鹽八千四百一引六觔六兩有奇折色鹽四百三十六引七十二觔十一兩有奇水鄉折色鹽二千四百五十五引二十觔六兩有奇於蕭山山陰縣帶徵三江場三十五團四千五百三十七丁濱海本色鹽六千六百四十四引一百四十六觔十一兩有奇折色鹽七千七百三十五引六十九觔七兩有奇水鄉折色鹽四千七百八十四引一百七十六觔二兩有奇於山陰會稽縣帶徵曹娥場十四團二千九百二十三丁濱海本色鹽二千六百七十四引五十四觔二兩有奇折色鹽二千五百七十引九十七觔二兩有奇水鄉折色鹽二百十四引一百八十觔十三兩有奇於上虞縣帶徵石堰場六十七團一萬五百九十九丁濱海本色鹽一萬二千九百五十六引一百六十八觔六兩有奇折色鹽七千七百四十五引七十一觔水鄉折色鹽九百五十引一百二十四觔十二兩有奇於餘姚縣帶徵本色分二曰存積四分常股六分折色每引徵銀肆錢

浙江通志曰浙濱海而鹽筴興漢初吳王濞置司鹽校尉于馬嗥城以煮海富武帝時始置鹽官法毋得私鬻孫吳置司法都尉榷其利唐置鹽鐵使設場監于湖越杭州歲得錢累十萬緡宋置都大發運使及提舉官設鹽場于杭秀明溫台五州令商人輸芻粟得鹽南渡後屬漕司元置兩浙都轉運鹽使至元十四年置司杭州大德三年置鹽場于浙東西至正二年置檢校批驗所四于杭嘉紹溫台　國朝仍置都運司專掌鹽政增置嘉興松江寧紹溫台四分司督

鹽課又置寧波批驗所而分溫台批驗所爲二掌掣掣又置鹽課司于鹽場隸都運司者二曰仁和許村隸嘉興分司者五曰西路鮑郎蘆瀝海沙橫浦隸松江分司者五曰浦東袁浦青村下沙青浦隸寧紹分司者十五曰西興錢清三江曹娥石堰鳴鶴龍頭清泉長山穿山大嵩玉泉昌國岱山蘆花隸溫台分司者八曰長亭杜瀆黃巖長林永嘉雙穗天富南監天富北監場立官一人大者二人關立總催十人凡爲場三十五爲團五百有一爲丁七萬四千四百四十有六丁皆給灘蕩授煮器率辦鹽一引官給工本米石引四百觔歲得鹽二十二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引三百四十九觔二兩洪武十七年易工本米以鈔引二貫五百文二十三年改辦小引丁歲十六引鹽工丁八引餘工丁四引引二百觔歲得鹽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一百四十九觔二兩邊商中鹽者每大引輸銀八分官給引目支鹽于場率小引二而當大引一引耗五觔各爲袋場截其引角一而歸之已告驗于運司截引角一已掣掣于批驗所又截引角一鹽過二百有五觔者沒其餘已鬻於限地而止溫處西止徽信北止鎮江西北止廣德其地之吏又

截引角一乃反引於官官司詰禁如律二十七年從竈戶雜役有差永樂初改令邊商每大引輸米二斗五升或粟四斗邊量米粟貴賤道理近遠險易以爲引目正統二年併岱山蘆花場于大嵩場三年遣御史巡督鹽課改令邊商兼中淮浙鹽淮鹽十八浙十二淮鹽輸米麥浙鹽得輸雜糧又用侍郎周忱議以竈去場三十里者爲水鄉竈戶不及三十里者爲濱海滷丁水鄉丁歲出米六石給濱海丁代煎四年從竈戶稅糧免遠運工本鈔自此罷給五年併昌國場于穿山添設下沙二場三場置場官歲辦鹽課率以十八給商之守支者曰常股二貯場倉候邊乏召中曰存積價存積重常股輕十四年增存積鹽爲十四景泰元年遣侍郎清理鹽法改令水鄉竈丁歲輸米六石貯場倉官爲給濱海竈又增存積鹽爲十六二年令商報中引目到場違一年以上者即於常股鹽內挨支三年罷巡鹽御史尋復遣六年運司同知黃彪疏罷水鄉輸米仍煎鹽成化元年戶部疏令水鄉竈丁歲辦鹽二引以上者輸米四石三引以上者米六石併故所得草場仍給濱海竈代煎七年定存積爲十四常股十六至今因之十年巡撫右副都御史劉敷以濱海

道課累水鄉疏改水鄉鹽引折銀三錢五分場各輸
于其長運司會而輸諸戶部備邊用此水鄉輸銀之始十二
年詔罷水鄉蕩價解運司此草蕩徵銀之始十八年增置天
錫滸墅場官二十年御史林誠以厫鹽多耗疏令
濱海竈鹽分許輸半價浙西引三錢五分浙東引二
錢五分歲十月輸京師此濱海本折色鹽之始二十一年增邊
商浙鹽價多大引輸銀一錢六分松江府知府樊瑩
疏請以蕩價抵水鄉課鹽之半立蕩戶收之餘半於
各縣秋糧加耗餘米帶徵而丁盡歸有司應民役此州
縣包補水鄉額鹽之始弘治元年侍郎彭韶疏減濱海折半鹽

價浙西引輸銀三錢浙東引一錢七分五釐二年疏
鬻兩浙餘鹽引價一錢四分此本處賣鹽之始又疏減水鄉
歲課引輸銀三錢濱海歲課常股引輸銀一錢五分
存積輸鹽如故三年御史張文疏令濱海竈丁去場
三十里內者煎辦三十里外者輸銀視水鄉浙西引
三錢浙東引二錢十二年廢寧台二批驗所御史藍
章增餘鹽價引一錢八分都御史王璦御史刑昭繼
增之引價二錢正德六年增邊商浙鹽價多大引輸
銀一錢八分八年減餘鹽價引仍一錢八分九年御
史師存智疏請以本色引鹽即于兩浙開中引價三

錢鹽貴則稍昂其直批驗所割沒餘鹽亦遂與商聽
輸價嘉興批驗所引五錢溫州二錢紹興四錢杭州
四錢五分歲輸于戶部凡商鹽餘鹽及包束不得過
三百觔逆者沒入之嘉靖六年增邊商浙鹽價多大
引輸銀四錢引價於是極重七年御史王朝用疏令濱海折
色鹽水鄉竈鹽引輸銀二錢三分七釐貯運司而以
二錢給商買鹽曰買補三分七釐暨諸割沒餘鹽價
銀仍輸于京師此給商買補之始十一年戶部疏減山蕭浙
鹽價多大引輸銀三錢御史李磐疏均兩浙給商買
補鹽數東西各九萬九千三十引其在溫台者悉丈

二萬六千八十五引派如故今爲鹽場仍三十有五
團仍五百有一丁一十六萬五千五百七十有四率
三人而輸一人之課濱海本色鹽歲二十一萬三千
二十二引七十九觔二兩有奇中爲存積鹽八萬五
千二百八引一百九十一觔十兩有奇常股鹽一十
二萬七千八百一十二引二百八十七觔七兩有奇
折色鹽歲一十二萬七千三百四引一百八十三觔
十五兩有奇爲銀三萬一千七百六十六兩七錢有
奇中爲給商銀二萬九千四百七十兩一錢三分有
奇解京銀六千二百九十六兩五錢七分有奇水鄉

折色鹽歲十萬四千四百四十二引八十五觔十五兩有奇為銀二萬九千一百八十三兩二錢九分有奇中為給商銀二萬八百八十八兩四錢八分有奇觧京銀八千二百九十四兩八錢一分有奇茚蕩價銀歲八千八百七十七兩六錢九分有奇餘鹽銀以稱挈多寡為算無定額嘗謂義以生利利以和義故為政上者利民其次不與民爭毫末之利以攸大利下者務自利予讀漢食貨志觀所稱太公立圜法管仲權輕重周景王更鑄大錢退而考鹽法之顛末未嘗不用憮然也夫鹽之為利固王者所與百姓共也

謀國者以為加賦於畝畝不若取材於川澤是故不得已專之顧其始也一引之直為粟數斗而其後或三倍焉夫直廉則市者衆市者衆則粟常積故官無轉輸之勞無寇掠之虞而諸邊富強直高則趨利者不赴趨利者不赴則粟常乏故金帛積于內帑而塞下不得食轉輸寇掠官以為任而商不與其憂其在緣海鹽積而不售竊販鬻以自給則私鹽之盜起夫此豈非與民爭毫末之利遂以失大利哉是故王者不言利非惡利也知害之有甚於利也商利之臣其言非不可聽也其在目前非不足以為快也然而其究未有能利者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嗚呼可與語仁義者斯能明利害之實也夫

會稽縣志曰兩浙運司三十五場竈丁十六萬五千五百七十有四歲辦額鹽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一百四十九觔二兩而甘肅寧夏固原延綏大同宣府榆林代州等九邊邊各置鎮鎮兵多寡所在不同姑以夠鎮萬人論之必七千為主三千為客而鎮臺召商中納如淮千引必派七分為常股三分為存積甘肅險遠引輸銀三錢其他八鎮引輸銀三錢五分即前七百引為銀二百四十五兩又分而三之

中取二分貿米一分貿草豆實之邊倉以給主兵而商則賫引到場挨次守支常股之鹽尚餘存積三百引則與守支異目矣必臨調官兵然後召商中納其價獨重易糧給兵如前而賫引到場得越次先支此

國初法也成化以後漸亦難行如商引合支常股而本場獨有存積合支存積而本場獨有常股既不得通融後不許更煮又或鹽積而商久不至則耗鹽商至而鹽久不出則病商於是當事者疏請合計全浙竈丁與九邊報中引目不論常股存積悉議徵銀於竈丁引二錢三分七釐總輸於運司商至引給銀

二錢一分八釐隨得返邊報中環轉不休而引目仍聽其轉貿徽浙內商令內商得以自貿竈鹽初法盡改矣

紹興府志卷之十六

水利志一

湖　溪　河　江

越澤國也禹治水終於會稽蓋地勢最卑下云孔子稱禹盡力溝洫其迄功當必有畎澮經畧而往籍絕無考至句踐文種時極力生聚四境內蓋勤勤矣然水利竟鮮聞焉蓋曰事常則不談豈習知之遂漫不識邪今可徵者蓋自鏡湖始馬太守至今血食功德甚盛無窮以興湖故也今八邑自嵊新昌外其六邑俱以湖爲水庫農夫望之爲命盛夏時爭水或至鬬相殺然上下歷代則田日增湖日損至今侵湖者猶日未已地狹人稠固其勢也邇來丈田之議起湖中熟田率多起科鄉長老云湖中不宜有田有田妨水利起科非便而或者又謂不起科止損縣官糧田固在近湖應蔭田亦不緣遂患旱家爲一說莫知然否總之湖爲遠利今侵者雖莫能禁然要爲干法若以起科召之則田湖者乃爲公家增賦豪戶競爭先矣舊侵者斟酌半存之嚴禁將來因時爲師亦中策也水自溪入湖洩于河注于江達于海防其泄則堤塘堰壩時其啓閉則閘水門分引水則砩灌田通舟

魚蝦菱芡利害盡矣湖之夏蓋湘牟山餘支燭溪河
之運溪之剡堤之後游塘之西江壩之梁湖曹娥開
之三江硃之孝行皆其最著者云
[湖]按水利者湖經及諸邑志諸鄉湖各有應蔭田田
皆有畝甚纖悉頗歷歲久不無少變或難以爲據今
不具載載諸湖存者名廢湖附焉稍摘其關利害者
具大畧焉餘見山川志
山陰天照湖在東鄉狹猺湖白水湖在北鄉黄垞湖
黄湖在西北鄉青田湖芝塘湖感聖湖牛頭湖西湖
石湖容山湖秋湖前瓜渚湖後瓜渚湖在西鄉廢湖

鑑湖錢家湖楊家湖馬安湖上盈湖芝之塘狹猺二
十下盈湖纂石湖撞石湖確山湖相湖
湖稍有侵爲田者聞之長老云湖中故有蕩稅其先
豪家稍因蕩爲田久之乃益侵不已或贏故畝近更
有無蕩而擅侵者矣
會稽李家湖小官湖大官湖丁家湖在二十一都淳
湖黄豆湖湯湖在二十二都長湖捨珠湖嫦湖招福
湖石浦湖丁家湖鵓鳩湖在二十三都舒屈湖瀝上
湖瀝下湖白蕩湖洗馬湖白馬湖車家湖姚家湖范
洋湖杜家湖離家湖沈家湖在二十四都橋亭湖在
三十都西湖賈家湖在三十一都

[附曾鞏鑑湖圖序] 鑑湖一日南湖南並山北屬州城
漕渠東西江漢順帝永和五年會
稽太守馬臻之所爲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
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於東南者皆委之州
之東自城至于東江其北隄石楗二陰溝十有九通
民田田之南屬漕渠北東西屬江者皆溉之州之東
六十里自東城至于東江其南隄陰溝十有四通民
田田之北抵漕渠南並山西並隄東屬江者皆溉之
州之西三十里日柯山斗門通民田田之東並城南
並隄之北濱漕渠西屬江者皆溉之總之溉山陰會稽
兩縣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溉田九千頃而已
蓋田之至江者盡於九千頃也其東曰曹娥斗門日
蒿口斗門水之循南隄而東者由之以入于東江其
西曰廣陵斗門曰新逕斗門水之循北隄而西者由
之以入于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遠蓋因三
江之上兩山之間疏爲二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
溢則縱其一大溢則盡縱之使入于三江之口所謂
湖高於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溉田水
多則泄田中水入海無荒廢之田水旱之歲者此也
繇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廢也宋興民始有盜湖

爲田者祥符之間二十七戶慶曆之間二戶爲田四
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責州縣使復田爲
湖然自此益慢法而奸民浸起至于治平之間盜湖
爲田者凡八千餘戶爲田七百餘頃而湖廢幾盡矣
其僅存者東爲漕渠自州至于東城六十里南通若
耶溪自樵風涇至于桐塢十里皆水廣不能十餘丈
每歲少雨田未病而湖蓋已先涸矣自此以來人爭
爲計說蔣堂則謂宜有罰以禁侵耕有賞以開告者
杜杞則謂盜湖爲田者利在縱湖水一雨則放聲以
動州縣而斗門輙發故爲之立石則水一在五雲橋
水深八尺有五寸會稽主之一在跨湖橋水深四尺
有五寸山陰主之而斗門之鑰使皆納于州水溢則
遣官視則而謹其閉縱又以謂宜益理防隄斗門其
敢田者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猶以爲未
也又以謂宜加兩縣之長以提舉之名課其督察而
爲之殿最吳奎則謂每歲農隙當僦人濬湖積其泥
塗以爲丘阜使縣主其役而州與轉運使提點刑獄
督賞罰之張次山則謂湖廢僅有存者難卒復宜
益廣漕路及他便利處使可漕及注民田里置石柱
以識之柱之內禁敢田者刁約則謂宜斥湖三之一與

民爲田而盜隄使高一丈則湖可不開而其利自復范師道施元長則謂重侵耕之禁猶不能使民無犯而斥湖與民則侵者孰禦又以湖水較之高於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而盜隄壅水使高則水之敗城郭廬舍可必也張伯玉則謂日役五千人濬湖使至五尺當十五歲畢至三尺當九歲畢然恐工起之日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雖有智者猶不能必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盜隄使高八尺當一歲畢其竹木之費凡九十二萬有三千計越之戶二十萬有六千賦之而復其租其勢易足如此則利可坐收而人不煩弊陳宗言趙誠復以水勢高下難之又以謂宜修吳奎之議以歲月復湖當是時都水善其言又以謂宜增賞罰之令其爲說如此可謂博矣朝廷未嘗不聽用而著之於法故罰有自錢三百至于千又至于五萬刑有自杖者至徒二年其文可謂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湖不加濬而日愈廢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也昔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爲田太守孟顗不聽又求休崲湖爲田顗又不聽靈運至以語詆之則利於請湖爲田越之風俗舊矣然南湖由漢歷吳晉以來接于唐

又接于錢鏐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嘗廢者彼或以區區之地當天下或以數州爲鎮或以一國自王內有供養祿廩之須外有貢輸問遺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強水土之政以力本利農亦皆有數而錢鏐之法最詳至今尚多傳於人者則其利之不廢有以也近世則不然天下爲一而安於承平之故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而請諸湖爲田者其語言氣力往往足以動人至於修水土之利則又費財動衆從古所難故鄭國之役以爲足以疲秦而西門豹之治鄴渠人亦以爲煩苦其故如此則吾之吏孰肯任難當之怨來易至之責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說雖悖而未嘗行法雖密而未嘗舉田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廢率繇是而已故以爲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者豈非然哉夫千歲之湖廢興利害較然易見然自慶曆以來三十餘年遭吏治之因循至於既廢而世猶莫寤其所以然況於事之隱微難得而考者繇苟簡之故而弛壞於冥冥之中又可知其所以然乎今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既饒矣此游說之士爲利於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盡廢則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衆人之所睹也使湖盡廢則湖之爲田亦旱矣此將來之害而衆人之所未覩也故曰此游說之士爲利於侵耕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謂湖不必濬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此好辯之士爲樂聞苟簡者之言也夫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必敗城郭此議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勢較之濬湖使下然後不失其舊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其宜此議者之所未言也又山陰之石則爲四尺有五寸會稽之石則幾於倍之壅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窪隆不並則益隄未爲有補也故曰此好辯之士爲樂聞苟簡者言之而又非實知利害者也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欲謹水之蓄泄則有閉縱之法矣欲痛絕敢田者則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責於州縣與轉運使提點刑獄或欲以每歲農隙濬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內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濬湖之淺深用工若干爲日幾何知增隄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欲知濬湖之泥塗積之何所又已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不可以必其成又已論之矣誠能收衆說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潤澤之令言必行法必舉則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

可復哉鞏初蒙恩通判此州問湖之廢興於人未有能言利害之實者及到官然後問圖於兩縣問書於州與河渠司至於參覈之而圖成熟究之而書具然後利害之實明故爲論次庶夫計議者有考焉

王十朋鑑湖說

其上篇曰越之有鑑湖如人之有腸胃閉則不可以生自東漢太守馬臻開是湖以來千有餘年民受其利國朝興始有盜湖爲田者至于治平熙寧間盜田蓋七百餘頃而湖廢矣然官亦未嘗不禁而民亦未敢公然盜之也政和末有小人爲州內交權幸專務爲應奉之計遂建議廢湖爲田而輸其所入于京師自是奸民豪族公侵強據無忌憚所謂鑑湖者僅存其名而水旱災傷之患無歲無之矣今占湖爲田蓋二千三百餘頃歲得租米六萬餘石爲官吏者徒見夫六萬石之利於公家也而不知九千頃之被其害也知九千頃之歲被其害而已而不知廢湖爲田其害不止于九千頃已也蓋湖之開有三大利廢湖爲田有三大害山陰會稽昔無水旱之患者鑑湖之利也今則無歲無災傷蓋天之大水旱不常有也至若小水旱何歲無之自廢湖而爲田每歲雨稍多則川已溢沒晴未久而湖已

稍竭矣說者以爲水旱之患雖及于九千頃之田而公家實受湖田六萬石之入嗚呼其亦未之思也夫災必訴訴必檢檢必放得湖田之租失常賦之入所得所失相去幾何官失常賦而以湖田補折之猶可也九千頃之民田其所失者不可計其何以補折之耶工者以天下爲家其常賦所入亦廣矣豈利夫六萬石之入而以病民耶況湖田之入在今日雖饒而他日亦將同九千頃而病矣使湖之盡廢而爲田則湖之爲田者其可耕乎今之告水旱之病者不獲九千頃之田也雖湖田亦告病也況他日無鑑湖則九千頃之脊腴與六萬石所入之湖田皆化爲黃茅白葦之場矣越人何以爲生耶此其爲大害一也鑑湖三百五十八里之中蓄諸山三十六源之水歲無大澇而水不能病越者以湖能受之也今湖廢而爲田三十六源之水無吞納之地萬一遇積雨浸淫平原出水湖不能納水無所歸則必有漂廬舍敗城郛魚人民之患嘗聞紹興十有八年越大水五雲門都泗堰水高一丈城之不壞者幸也假令他日湖廢不止於今而大水甚於往歲則其爲害當如何此廢湖爲田其爲大害二也自越之有鑑湖也歲無水旱而民

足於衣食故其俗號爲易治自東都以來守會稽令山陰者多以循吏稱見於史傳者不可一二舉非昔之守令皆賢也蓋繇歲之中室家溫飽民之爲善也易爾比年以來獄訟繁興人民流亡盜賊多有皆起於無年去秋災傷之訟山陰會稽尤多非昔之民皆善良今之民皆頑鄙也蓋禮義生於飽煖盜賊起於饑寒其勢不得不然耳其爲大害三也自祥符慶曆至今建復湖之議者多矣而湖卒不能復非湖之不可復也蓋興議者有以援之也曰九千頃雖被水災之害而常賦不盡失以湖爲田而官又得湖田之利爲多湖雖廢而何害且多爲興說以援之此建議者之言卒奪於浮議者之口使建議者灼然知夫大利害之所在以折夫異議者之云云則復田爲湖有不可得而已也其下篇曰夫廢湖固不可以不復然亦有三難援於異議一難也工多費廣二難也卽守數易二難也今之占湖爲田者皆權勢之家豪強之族也役訴訟種爲日已久一且欲奪而復之彼必游說聚義妄陳利害曰勞民也費財也失官租也有科率之擾也無積上之地也爭爲興說以沮害之官吏方墮於因循苟且之習復爲氣力多口舌者之所動移

而欲冀成功於歲月之久可乎此援于興議一難也昔人嘗計濬湖之工矣曰役五千人濬至五尺當十五歲而畢至三尺當九歲而畢夫用工如此之多歷年如此之久其爲費如何今越不濬湖而財用猶不給況興至大之役有不貲之費耶此工多用廣二難也守令之於郡邑久任則可以立事數易則不能成功況鑑湖之開非一歲一時之所能畢今之爲守者或一歲而遂遷或半歲而遷易湖之利害不暇問焉能知不能知遑暇治其間慨然有志於開復者功未及施而去計已迫矣後來者所見不同復變前議以數易之守而欲興浩大悠久之役可乎此郡守數易三難也湖有三不可不開而厄於三難開是終無策以開之也切謂欲遏浮議則不可不白利害於朝廷朝廷主之雖興議紛然但莫之恤可也彼興議者不過曰勞民費財耳夫勞民費財與無用不急之務則不可如鑑湖之利害如此謂之無用不急可乎自湖之費也歲多災傷細民艱食今於農事之隙募民濬治官出財民出力兩有所利民雖勞而不憚財雖廢而不虛矣彼不過曰官失湖田之租民有科率之擾夫鑑湖之開千有餘歲矣昔無湖田之租有國者不

以不足爲病豈今日獨少此耶況湖既復而民利興災傷不作而常賦不失民無凶荒之訴官無檢放之患較其所得與今孰多至若錢米之費當一出於官而不取於民竹木之具雖資之於民而盡酬其直胥吏都正從而擾民者則嚴法令以治之尚何科率之憂耶越人多謂湖可開也而土無所歸是不難積其泥塗以爲丘阜昔吳長文常論之矣今湖之側曠地固多擇其利便隨其遠近而丘阜之土非所患也欲沮濬湖之計者不過數者之說而皆有以處之尚何浮議之恤耶謂日役五千人濬之五尺十五歲而畢者蓋通三百五十里之間而計之也今之濬湖固未能舉三百五十里之內而盡復之也湖自熙寧以來建議者立兩存之說有牌內牌外之限今牌尚存而牌內亦盜而爲田矣爲今日計者當先復牌內之湖其用工固有間自牌之外當以漸治之可也所費之財自本府經畫外又當請於朝乞每歲湖田所入之米以爲佐工興役之費朝廷捐六萬石之米不足以爲多寡越得此以辦事則沛然有餘矣欲復舊爲湖必當遲以歲月之久有久興之役無久任之守以主之則興議一提而事必中輟是又當請於朝置開湖

一司於越命守倅帶提舉主管之職如勸農學事之類又命二知縣分董之守既職其事則必任其責雖遷易不常而後來者不得不繼非正術司也蓋職使然也又有倅終任以管其事令終任以董其役則責有所歸又命監司督察賞罰之俟湖成之日凡主其事董其役者皆次第加賞如是則湖不患其不復也昔論復湖之利害者多矣莫如曾子固子固昔嘗守越知鑑湖之利害爲詳而其言有足取者有能率行子固之言而不棄某之兩說則湖庶乎其可復不然姑存其說以俟馬太守再生可也

復湖議　徐次鐸

次鐸竊見會稽山陰兩縣之形勢大抵東南高西北低其東南皆至山而北抵于海故凡水源所出多自西東南今衆流所聚者曰平水溪曰上竈溪曰攢宮溪曰龍瑞宮溪皆在會稽曰蘭亭溪曰南池溪曰離渚溪皆在山陰其他一派一坑所出總之三十六源當其未有湖之時三十六源之水蓋西北流入于江以達于海自東漢永和五年太守馬公臻始築大堤潴三十六源之水名曰鏡湖堤之在會稽者自五雲門東至于曹娥江凡七十二里在山陰者自常禧門西至于西小江凡四十五里故湖之形勢亦分爲二而隸兩縣隸會稽曰東湖隸山陰曰西湖東西二湖由稽山門驛路爲界出稽山門一百步有橋曰三橋橋下有水門以限兩湖湖雖分爲二其實相通凡三百五十有八里灌溉民田九十餘頃湖之勢高於民田田高於江海故水多則泄民田之水入于江海水少則泄湖之水以溉民田而兩縣及湖下之水啓閉又有石牌以則之一在五雲門外小凌橋之東令春夏水則深一尺有七寸秋冬水則深一尺有二寸會稽主之一在常禧門外跨湖橋之南令春夏水則高三尺有五寸秋冬水則高二尺有九寸山陰主之會稽地形高於山陰故曾南豐述杜杞之說以爲會稽之石水深八尺有五寸山陰之石水深四尺有五寸是會稽水則幾倍山陰今石牌淺深乃相反蓋今立石之地與昔不同今會稽石立於瀕湖水淺之處山陰石乃立湖中水深之處是以水則淺深異於曩時其實會稽之水常高於山陰二三尺於三橋閘見之城外之水亦高於城中二三尺於都泗閘見之乃若湖下石牌立於都泗門東會稽山陰後壞之際春季水則高三尺有二寸夏則三尺有六寸秋冬季皆二尺凡水如則乃固斗門以蓄之其或

過則然後開斗門以泄之自永和迄我宋幾千年民蒙其利祥符以來並湖之民始或侵耕以爲田熙寧中朝廷興水利有盧州觀察推官江衍者被遣至越訪利害衍無遠識不能建議復湖乃立石牌以分內外牌內者爲田牌外者爲湖凡牌內之田始皆履畝許民租之號曰湖田政和末郡守方侈進奉始廢牌外之湖以爲田輸所入於少府自是環湖之民不復顧忌湖之不爲田者無幾矣隆興改元十一月知府事吳公芾因歲饑請于朝取江衍所立石牌之外盜爲田者盡復之凡二百七十七頃四十四畝二角二十二步計工度盧先從禹廟後唐賀知章放生池開濬有餘日訖工每歲期以農隙用工至農務興而罷然次鐸出入阡陌詢父老而形勢度高卑始知吳公未得復湖之要須大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豈有作陂湖不因高下之勢而徒欲資畚鍤以爲功哉馬公惟知地勢之所趨橫築隄塘障捍三十六源之水故湖不勞而自成歷歲滋久淤泥填塞之處誠或有之然湖所以廢爲田者非直以此也蓋以歲月彌遠湖塘既淺壞斗門堰閘諸私小溝固護不時縱閉無節湖水盡入江海而瀕湖之民始得增高益埤盜以爲田使其隄塘固堰閘堅斗門啓閉及時暗溝禁窒不通則湖可坐復民雖欲盜耕爲尺寸田不可得也紹興五年冬孝宗皇帝靈駕之行府縣懼漕河淺涸盡塞諸斗門固護諸堰閘雖當霖降水涸之時不雨者踰月而湖水僅減一二寸湖田被浸者久之訖事決隄開堰放斗門水乃得去是則復湖之要又較然可見者也夫斗門堰閘陰溝之爲泄水均也然泄水最多者曰斗門其次曰諸堰若諸陰溝則又次焉今兩湖之爲斗門堰閘陰溝之類不可一一舉姑以其著者言之其在會稽者爲斗門凡四所一曰瓜山斗門二曰少微斗門三曰曹娥斗門四曰蒿口斗門爲閘者凡四所一曰都泗門閘二曰東郭閘三曰三橋閘四曰小凌橋閘爲堰者凡十有五所在城內者有二一曰都泗堰二曰東郭堰在官塘者十有三一曰石堰二曰大埭堰三曰皋步堰四曰樊江堰五曰正平堰六曰茶洋堰七曰陶家堰八曰夏家堰九曰王家堰十曰彭家堰十有一曰曹娥堰十有二曰許家堰十有三曰樊家堰其在山陰者爲斗門凡有三所一曰廣陵斗門二曰新逕斗門三曰西墟斗門爲閘者凡三所一曰白樓閘二曰三山閘三曰柯山閘

爲堰者凡十有三所一曰陶家堰二曰南堰皆在城內三曰白樓堰四曰中堰五曰石堰六曰胡桑堰七曰沉壤堰八曰蔡家堰九曰葉家堰十曰新堰十有一曰童家堰十有二曰賓舍堰十有三曰抱姑堰皆在官塘兩縣之北又有王山斗門八間曾南豐所謂朱儲斗門是也去湖最遠去海最近地勢斗下泄水最速其三間隸會稽五間隸山陰若其他民各於田首就擗隄增爲諸小溝洫古諸暗溝及他缺穴之處難徧以跡舉大抵皆走泄湖水處也吳公釋此不察很弊弊從事於閘瀦之末誤矣故吳公所開湖才數年皆復爲田豎于今或歲輸於官或爲慈福宮莊田及蕩地歲輸所入於莊或爲縣公田及蕩地歲輸貲直於縣爲應辦用度錢或爲告成天長千秋大禹等寺觀因佃吳給事積土之山而包佃爲田及蕩地故湖廢塞殆盡而水所流行僅有從橫支港可通舟行而已舟歲用未告病而湖港已先涸矣昔之湖本爲民田之利而今之湖反爲民田之害蓋春水泛漲之時民田無所用水而耕湖者懼其害已輒請於官以放斗門官不從相與什伯爲群決隄縱水入於民田之內是以民常於春時重被水潦之害至夏秋

之間雨或愆期又無瀦蓄之水爲灌溉之利於是兩縣無歲無水旱監司府縣亦無歲無賑濟利害曉然甚易知也然則湖其可不復乎道聽塗說者方以闢土供失民業爲說是不然夫湖田之上供歲不過五萬餘石兩縣歲一水旱其所損所放賑濟勸分殆不啻十餘萬石其得失多寡蓋已相絕矣湖之爲田若蕩地者不過餘二千頃耕湖之民多亦不過數千家以二千頃數千家之小利而使兩縣湖下之田九千頃民數萬家歲受水旱饑饉而弗之恤其利害輕重亦甚相遠況湖未爲田之時其民豈皆無以自業乎使湖果復舊水常瀰滿則魚鱉蝦蟹之類不可勝食茭荷菱芡之實不可勝用鄉民採捕其中其利自博何失業之足慮哉次鐔論栽既畢又有援執舊說而詰之曰從子之說不必濬湖使深必須增隄使高且懼隄高壅水萬一決潰必敗城郭子將爲之柰何是又未知形勢利害者也夫水之湍急者其地或低不能容於是有衝激決溢之患今湖之水源不過三十六所而湖之廣餘三百里以其地容其水裕如也況自水源所出北抵于隄及城遠者四五十里近猶一二十里其水勢固已平緩於衝隄也何有且隄之去

湖如此其久是必有虧無增今誠築隄於高者二三尺計其勢方與昔同昔不慮其決而今顧慮之何哉宋元怍日怍按曾王徐三公之議非不槩槩可聽然在當時已窒礙不可行至於今又數百年矣無論二千頃之膏腴民命所賴即廬舍墳墓於其上者無慮千萬家若盡鏟而爲湖是激洪水於平世也且昔之爲湖者將以蓄水耳今既有海塘有三江所謹修築時啓閉可永無患而又蓄此二千頃之水徒以魚鱉茲土將安用之哉如此而猶存三公之議者姑以備舊制云爾詳在兩邑志

蕭山童湖牧馬湖滂湖皆在縣東淨林湖女陂湖厲市湖通濟湖清森湖周家湖楊家湖大小湖皆在縣南湘湖洛星湖白馬湖徐安正湖詹家湖梓湖鉏湖戚家湖皆在縣西滂湖灘淺不甚蓄水廢湖一瓜瀝湖郎

臨江

湖

宋淳熙十一年邑令錢塘顧沖湘湖均水利約束記

謹按圖經湘湖周圍八十里溉田千餘頃水之所至者九鄉紹興二十八載縣丞趙善濟以旱歲多訟乃集塘長暨諸上戶與之定議相高低以分先後計毫釐以約多寡限尺寸以制洩放立爲成規人皆悅之八鄉既均有未及者若許賢居其旁不預後有告於上者雖得開穴以通其利卒用舊約垂二十有餘年莫之更定淳熙九年沖涖邑適丁旱傷之餘知其湖有利於民甚博條去其弊爲田者徙謀於衆取舊約以損八鄉以益許賢利始均矣九鄉管田一十四

萬六千八百六十八畝二角㫖以十分爲準每畝各
得六絲八忽二抄積而計之以地勢高低之異故放
水有先後之次分爲六等柳塘最高故先黄家霪最
低故後其間高低相若同等者同放此先後之序不
可易者去水穴一十有八每穴闊五尺自水面掘深
三尺並渠尺其旁柱以石底亦如之非石則衝洗滿
淵去水無限矣水已放畎澮皆盈方得取之先者有
罰私置穴中夜盜水者其罰宜倍昔召信臣爲南陽
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後人敬慕之
茲以放水穴次時刻開列于後第一柳塘 溉夏孝鄉范巷村二

百二十四畝一角四十步得水一 周婆湫 溉夏孝鄉杜湖村六
釐三毫七絲七忽放四時一刻止
百五十畝得水四毫四 歷山南 溉安養鄉孫茂村一
絲二忽放一時三刻止 千四百九十七畝三
角得水一釐一絲 歷山北 溉安養鄉孫茂村一千四
九忽放三時止 百九十七畝三角得水一
釐一絲九忽 第二黄家湫 溉夏孝鄉斜橋村一千七
放三時止 百五十五畝杜湖村六百
五十畝共得水一釐六毫 金二穴 溉夏孝鄉寺莊村
三絲七忽放四時九刻止 一千五百一十六
畝二角四十步得水一釐 楊岐山穴 溉新義鄉前後
三毫二忽放三時一刻止 峽村二千三百
五十六畝一角三十步得水一 河墅堰 溉安養鄉三百
釐六毫五忽放四時八刻止 戶村二千三百
百四十二畝三十步長興鄉河墅村一千六十四畝
二角黄山村五千八百三十七畝三角山北村九百
三十六畝一角夏孝鄉許村一千九百五十三畝三
角二步共得水八釐二毫六絲三忽放二十四時八
刻止第三東斗門 溉昭名鄉縣東村一千二百八十五畝由化鄉滂湖村二千四百三十畝

北幹村六百四十二畝去虎村一千九百八十三畝
安射村一千六百三十六畝長豐村一千六百二十
六畝共得水七釐二毫一絲 石家湫 溉由化鄉北幹
一忽放二十一時六刻止 村六百四十二
畝長豐村一千六百二十六畝安射村一千六百三
十六畝滂湖村二千四百三十畝去虎村一千九百
八十三畝共得水四釐三毫 划船港 溉夏孝鄉寺莊
四絲五忽放一十九時止 村一千五百二十一
十六畝得水一釐三絲 亭子頭 溉新義鄉前峽村三
二忽放三時一刻止 千三百五十六畝一
角三十步共得水一釐六 許賢霪 溉許賢鄉羅村六
毫四忽放四時九刻止 千三百三十七畝
三角二十步荷村三千三十七畝二步朱村三千四
百六畝一角六步共得水八釐七毫三忽放二十六
時一第四黄家湫 溉崇化鄉黄村七千一十畝百步
刻止 村二千八百五十四畝徐潭村八
百三十一畝未蘇鄉孔湖村三千八百二十一畝共
得水九釐八毫八絲四忽放二十九時六刻止 第
五鳳林穴 溉新義鄉莫湖村三千八百畝前豪村三千八百二十九畝何由村七千二百四十

一畝次村五千一百七十三畝共得水一 横塘 溉夏孝鄉
分三釐六毫四絲九忽放四十時九刻止
斜橋村一千七百五十五畝杜湖村六百五十五畝
范巷村二千二十畝一角共得水四釐五毫一絲三
忽放十三 石巖斗門 溉崇化鄉史村三千三十三畝
時五刻止 徐潭村八百一十三畝社壇村
一千三百一十七畝二角趙村二千二百五十三畝
陳村三千八十二畝二角昭名鄉龔墅村三千四百
一十二畝五十步縣南村七十六畝二角杜頭村一
千五十四畝二十步南江村三千一百六十四畝二
角一十步由化鄉五里村七千七百一畝一角四十
步趙上村一千四百六畝二角濱浦村二千一百二
十九畝共得水一分五釐三 第六黄家霪 溉崇化鄉
毫三絲一忽放四十二時止 趙村二千
二百五十三畝史村三千三十畝徐潭村八百三十
一畝社壇村一千三百一十七畝二角陳村二千八
十畝二角昭名鄉龔墅村三千四百一十一畝二角
社壇村一千五十七畝二角縣南村七十六畝二角
由化鄉五里村一千九百六十畝二角四十步濱浦
村二千一百二十九畝趙上村一千四百六十畝二

危一十步共得水一分五釐三
毫三絲一忽放四十六時止

諸暨泌湖在五十九都㶊湖七十二縣湖放生湖五湖鯉湖洋湖楮家湖佛家湖柑家湖王四湖柘樹湖章家新湖東陶湖高公湖大呂湖横塘湖咸家湖朱家湖姜湖落星湖上下竹川湖東湖鏡子湖沈家湖道士湖新亭湖馬湖苔湖梟湖黄湖張麻湖和尚湖山後湖橋裡湖觀莊湖朱公湖泥湖京市湖王家湖大湖木陳湖紅蘆湖家東湖草湖馬坊湖西陶湖杜黄湖畢湖道湖絲鯉湖西施湖黄潭湖魯家湖江西湖蓮塘湖歷山瀦浦朱湖神堂湖忽覩湖湄池湖白塔湖峯山湖里亭湖石湯湖前村湖蔣湖横山湖下湖吳湖金湖二湖名闕

泌湖舊以畜水不田故不陞科無居民故無圖里後沿湖居民漸據爲田日復一日致有獲大利者官司惡其不法每案奪之黠猾者復以他糧飛灑其中爲

影射計官司清査不能得反以額田爲湖於是十三處之說興焉十三處者四十三處也民以爲田而官以爲湖大率未必皆田未必皆湖也上下相持告訐盈庭紛紛者三十餘年嘉靖甲寅知縣徐公檄勘之曰除十三處尚足畜水與其奪民之田以爲湖孰與以湖爲田乎民賴以寧未幾有議廳民佃湖爲田以其值造城而十三處復在佃賞之中民復譁然曰田則佃矣吾糧焉往縣因爲丈量槩縣田土曰衛縱有糧患無往乎民不得已聽之而價值又或不能盡當檢小因之投獻豪右始多事矣後又遂豪右意爲每

畝賦米一升而不役得田者皆視爲世業築塘圩球網其中悉成膏腴而時或霖潦水無所洩泛濫良田反憂魚鼈其甚則泌亦不能自保而近又議編他祢民爲圖里不知何說諸暨新志曰舊說暨水每爲蕭山害元時因以泌湖畜水而賁其稅於蕭山夫泌皆湖也從何而稅之如果有之既爲湖則必落其籍縱責稅於彼　國初則壞成賦必有大體而乃承一時之頗制或未然與而蕭山新志則曰往日浦陽江水從麻溪入小江有妨十六十七十八都之農因此泌湖遂借以瀦水農乃利因此代納泌湖之糧近年戴公琥開磧堰江分爲二水入江不類泌湖而代納如故識者有遺恨焉二說未知孰是閱黄鐘泌湖議諸暨之湖七十有二諸湖丈量陞科俱辦糧差惟獨此湖因宋元及我　國家俱沿爲湖而下以爲田者此必有説職常相度其地溶視水勢諏咨舉議則此湖斷然但可爲湖而不可以爲田也何則縣東之水發嵊縣會稽山陰諸界無慮十餘

條皆注此湖而流江發源浦江義烏分派東西兩江而又會流於三港口三港水道陜小旱乾之時兩江之水由三港舒徐順流入於錢塘若有霖雨崇朝則兩江之水暴漲壅於三港而其水反從東倒逆注於此湖則此湖誠爲衆水聚畜囊貯之所若漲以爲田則必有壅塞懷襄之患而暨之爲縣大受其害矣歷代以來中更老成定慮者不知其幾率棄膏腴以爲官湖而不以爲田者非其見事之晚利害較然勢有所不可也

餘姚牟山湖一名新湖汝仇湖余支湖俱在東山鄉黄山湖淅湖烏戎湖俱在燭溪鄉獨姥湖附子湖勞家湖在雲柯鄉千金湖在蘭風鄉湖下湖穴湖在治山鄉樂安湖減墅湖蒲陽湖前溪湖吳家湖趙蘭湖鳴湯湖慮湖俱在雲樓鄉上林湖上澳湖俱在上林鄉東

泉湖西泉湖在雙鴈鄉鯉子湖在梅川鄉燭溪湖桐
樹湖在龍泉鄉廢湖二松陽湖 寺湖
汝仇湖嘉靖間豪民稍佃爲業屢經奮官踏勘分已
升科未升科量追銀若干兩准占種子粒作每年修
閘之費免其佃價以後不許肝侵占
牟山湖始於嘉靖九年復教場以王宿潯竹山西岸
高阜處一百三十畝給償倪王二姓民後築江南城
其基地皆民房或熟田償無所出復議以牟山湖田
償之由是告佃湖者相接起其實非盡酬城基者也
今三十餘年侵湖幾半矣猶未已

燭溪湖斗門二由梅川鄉東界于匡堰閘西界于横
河閘姚家堰小樣山堰張瀟堰北界于羅樹橋閘者
爲上原東門之水灌之其龍泉之横河以西石堰閘
西鵬堰南湫閘以東及燭溪一都之茅山堰黄山堰
冶山一都之方清堰者爲下原西門之水灌之宋熹
和以前毎決湖必並啓東西門上原地高卬水難猝
行而其所灌田多至九萬五千六十畝下原傾卑易
流而江湖又日浸之其灌田則止二萬二千五百畝
以故上原坐受旱苦世與下原諸豪家爭宣和初縣
令江思溫乃改作湖西門隘之儿三尺又於下原作
樣堰陳堰馬堰及焦家斗門節水使毋下流而上原
之水猶不應慶元五年縣令施宿乃令鑄廣東門石
底凡三尺又決湖先決東門一日夜乃決西門於是
水利適均下原人乃皆郤比盜決諸所節水堰閘放
之于江故旱上原之田　明成化十三年湖溢西門
壞復東其改作閘思溫所築凡五尺上原人訟之于
縣于府于司于臺久不決於是梅川胡禮上其事于
延比各以爲莫如丈計二原之多寡築塘於湖而分
其水報日可於是行浙江按察司發治之而副使文
貴委來視水勢核水東西所灌田數中築塘分湖爲

兩自梅塢湖航渡西山以東俱屬上原塘以西屬下
原自是利均訟息垂數十年新湖塘漸壞嘉靖十四
年禮之孫東皐視事都察院復以言令有司率民修
之利今如故云上林上澳湖亦有上中下原縣新志
又言上林水一決而周所灌之地不分上中原各君
上林鄉人其說應有據
上虞大查湖小查湖在一都夏蓋湖在三都白馬湖
上妃湖皁李湖在十都破岡湖在二都西洋湖在大
都張湖在九都隱領湖高公湖洪山湖金石湖孔家
湖汝湖俱在十都錢家湖小湖江淹湖圓湖光嚴湖

高銑湖章汀湖潸湖俱在十一都尚湖金家湖圓湖
茭湖姥山湖臺墅湖坯埕湖伶仃湖馬家湖靈芝湖
雙湖上湖旱湖韓湖鍾湖江湖大湖俱在十二都淞
湖椿湖在十三都黃灣湖郎家湖池湖竹衙湖法華
湖雙恭湖後竈湖赤蜆湖鄭家湖鳳翎湖俱在十四
都沐慤湖在十五都前厲湖蚌湖分家湖在十六都
鋼湖王山湖俱在十七都周家湖李家湖俱在十八
都西溪湖在二十一都唇子湖黃婆湖在鎮都東明
湖在水東精舍後廢湖四大康湖葛家湖田家湖廟門湖
夏蓋湖最大宋政和中廢為田紹興二年縣令趙不

摇言於朝吏部侍郎李光又力為奏乃得復為湖宋陳
橐上傅崧卿太守書古人設陂湖以備旱歲王仲嶷
建請以為田乃引鑑湖自然淤澱已成田陸為說又
有不妨民間水利之語其欺罔甚矣然佃戶占請之
初各有畝數不敢侵冒當時湖之為田者才十二三
佃戶止於高卬處作塍未敢湖以自優民田尚被
其利但滀水不如曩日之多故諸鄉之田歲歲有旱
處比年以來冒占不已今則湖盡為田矣以夏蓋湖
推之諸處可以類見橐所知者止上虞餘姚其他四
邑皆不及知新昌嵊縣無上虞餘姚所管陂湖三十
餘所而夏蓋湖最大週圍一百五里自來蔭注上虞
縣新興等五鄉及餘姚縣蘭風鄉此六鄉皆瀕海土
平而水易泄則以畝計無慮數十萬惟藉一湖灌溉
之利今既湖之為田若雨不時降則拱手以視禾稼
之焦枯耳其他諸湖所灌注皆不下數百頃以在餘姚
者汝仇午山燭溪上林蘭支千金漁浦黃山樂安等
湖所灌田動以數百頃捨利人戶倚以為命而乃盡
奪之一遇旱暵非惟赤子饑餓僵踣道路而計司常
賦動失尤多雖盡得湖田租課十不補其三四又況

每遇旱歲湖田亦隨例申訴官中檢放與民田等昨
見上虞丞言曾蒙上司差委相度湖田利害因點對
靖康元年建炎元年湖田租課除檢放外兩年共納
五千四百餘石而民田緣失陂湖之利無處不旱兩
年計檢放秋米二萬二千五百餘石只上虞一縣如
此以此論之其得失豈不較然民間所損又可見矣
但當時以湖田租課歸御前與省計自分兩家雖得
湖田百斛而常賦虧萬斛髮倖之臣猶將曰此百斛
者御前所得也不朔湖田何以有此省計虧羨我何
知哉今湖田租課既充經費則漕臺郡守固當計其
得失之多寡而辦其利害夫公上之與民一體也有
損於公有益於民猶當為之況公私俱受其害可不
思所以革之邪橐得之父老云本州之湖其自然可
以為田者惟有鑑湖高卬去處蓋不失水利兼與民
田亦無相妨其他皆隨湖廣狹以定植利之頃畝尋
常湖水平堤旱歲常憂不足頃見李宣州言此利害
甚詳而明必嘗與執事熟論況執事越人也想前已
洞達於胸中君子懷濟民利物之志毋恨不得行耳
然則解斯人之倒懸顧不在今日乎橐愚意欲望執
事斷以不疑除鑑湖外諸縣湖田悉罷之以便民誠

不貲之利也然儻侯奏報則湖田皆在四月上旬插
種之後若行罷廢似非人情不廢則失今夏滀水之
利故橐必冀左右以權宜即日施行一面具利害聞
奏仍上章待罪如四聰嘉納則粒米糧戾之慶可坐
而致或俞音尚閟則湖以滀水今歲不得為田足以
寬嗷嗷之衆秋間果得一稔則疲民可蘇此事惟在
斷而行之失此機會歲事或虧湖田之租常賦之額
兩無所得元元艱食流離道路強者為盜弱者為丐
嘯聚弄兵豈不由此執事當自見之知橐不為過論
也建炎二年春邑民常訴湖田之害於撫諭使者使
者下其狀於州縣上虞令陳休錫遂悉罷境內之湖
田翟帥以未得朝廷旨揮數窘之陳不為變是歲越
境大旱如諸暨新嵊赤地數百里農夫無事於鉏芟
獨上虞大熟餘姚次之其冬新嵊之民糴於上虞餘
姚者絡路不絕向使陳令行之不果則邑民救死不
暇況他境乎夫以一縣令尚能為之橐之所望於左
右宜如何又曰此事如蒙采擇須在二月盡文字到
縣設或遲緩不可過四月初二三也蓋此時湖田插
種者尚少兼植利人戶須於梅雨前修築隄塘雨作
之後難以施工也橐三月念一日舟行湖中詢田夫

云巳種二十之一至月末可種十之一若罷湖田所
揷之秧當爲棄物一興大利不可恤小害也左右果欲
施行不可先使衆人知之恐刻木得以爲市湖田有
請數畝爲名而侵佔蔓延至百十畝此湖之所以盡
爲田也前此累有論訴官中差人打量只是刻木及
牙人乞覔租課只仍原額未嘗增挖擅湖利者皆鄉
村豪強之人中間上司體量利害此輩行賄至千餘
緡今來或罷田當有訴諜紛然並至必以巳種爲詞
亦有乞俟收成罷廢者此乃緩官申行遣至期官吏
移易又復寖矣惟在台嚴必加懲戒毋爲浮言所惑
幸甚上虞陂湖之爲田者其一十四所其西溪湖等
十三所共納租米二千餘石而夏蓋湖獨管納二千
餘石可以見此湖之所關係上虞餘姚兩縣六鄉一
萬餘戶植利所係非輕蓋六鄉皆邊海瀰望盡足平
陸非如衢婺諸郡間有池塘可以蔭注自興湖田無
歲不旱大旱之歲至檢放秋米一萬餘石逮建炎二
年陳令罷湖田獨此一鄉無一戶訴旱其利害甚明
恐台意以爲方朝廷多故又總鄉邦帥權慮事涉太
草卒未欲盡罷不識可先罷夏蓋湖田否蓋其他諸湖
比之爲狹雖州郡行遣不當分彼此然一時權宜救

民之所甚急於理無礙此亦侯雍齒之意民間曉然
知惠之將及我也此巳涉第二義恐思其上者而不
得故設及之褱所言儻不鄙斥更當咨詢利害條呈
以備回鑒時論列即恐事巳迫期不暇草奏乞只以
褱今所言錄白繳進苟
利於民褱雖死不恨　其水灌上虞之新興等五鄉
之田而陳倉堰閘之水則灌餘姚之蘭風一都四保
五保七保九保十保之田其七九十保更與上虞之
第五都聯瀦共港每歲上虞放水六次餘姚放水三
次二縣之人世守之其後上虞之豪陳富之傑奸挾
私不肯與吾姚同利乃謀廢革往蹟蘭風人胡炫輩
訟之洪武六年知府唐鐸革爲剖曲直悉復古規仍
令府教授王儼作記于本府及二縣之廳事本湖之

陳倉閘各樹一碑志其本末俾世守毋改焉其後永
樂間上虞修邑志乃於本湖疏曰秋後三日於陳倉
閘放水四箇時辰每遇決湖其圩甲諸色人指此藉
口不得應時放水灌溉蘭風一鄉之民重遭其困復
訴於郡宣德初郡守陳公耘手批云波及蘭風古規
可准湖專虞邑新志難憑蔭灌適其旱時瀦蓄庶乎
有利必於秋後三日纔放水漿若或夏至高晴豈不
赤地復與餘姚均利云〔王儼記〕越之屬邑曰上虞去
邑東北四十里有湖曰夏蓋
周圍一百里有奇相傳邑人捐田瀦水以灌其五鄉
之田隣壤餘姚蘭風之田均賴以瀦郡志所謂夏蓋
湖一百五里蔭注上虞縣新興等五鄉及餘姚蘭風
鄉是也昔人作渠引水俱有定規歷世既遠或廢湖

爲田或徙田爲湖變置不一舊規湮廢虞邑之人曰
湖水我土地所有於姚江何與故各而弗與姚江之
人則曰水宜通利無往不達豈虞人所可專故爭而
不解自其情而論之虞邑之地高姚江之地下水誠
一洩勢若建瓴虞邑將有旱暵之虞於茲水不得不
蓄蘭風他無所瀦不得是水其田亦不能有成於茲
水不得不爭向自前宋以迄于元訟無巳時二邑之
人既各有所欲而不通彼我之情長二邑者又往往
各私其民而不能平此湖之訟此其爭之所弗息也
既版圖歸化姚江氏胡炫輩白其事憲府憲府撤部
守唐公鐸考其實相其宜均其利於是移判府吳公
敬視諸湖所會二邑之長與其耆老考索往誌尋求
故蹟咨詢輿論僉謂蘭風一都田爲茹謙七九十保
並與上虞接境素藉茲湖之水炫輩所言四五保田
爲畝者六千亦宜蒙以茲水餘皆去湖遠勢不相及
彼有堰名陳倉搆於二邑之間作閘其上通水以蔭
蘭風之田甃之以石閘之以版錮之以鎖戒近民守
之閘上鑰于郡遇亢陽二邑同給鑰請陳倉集乃父
老啟閘疏水適可而亟鎖之即上鑰焉旗杜過求之
私消相爭之患議定躬協于一郡守盡召其耆民集

于庭親諭之者三言允情協乃復於憲府命二邑輿作渠已而渠成且期不變所議也俾記其事而勸諸石嗟夫民匪水不生活樹百穀粒烝民匪水馬資不得而爭固其所也閱時歷世莫或平之逮夫聖神啓運化洽為邦數十百年不決之訟一日而息其與虞芮之質厥成者何以異哉惟永不渝易此規均茲水利俾斯渠世世弗壞將隣壤協和民德歸厚矣人心誠和於下天心將和於上兩暘時若豐年屢應復何爭乎茲水請以是為記

西溪湖自元時廢　明萬曆十二年知縣朱維藩銳意復之懲前之疑阻者議曰檢諸額冊西溪湖田計一千六百二十六畝而量出夏蓋白馬上妃三湖諸逸田五百餘畝又十二都隱地九百餘畝既補且償適足其數況湖田之價貴不過三金而有湖溉田旱潦有備皆成膏腴歲可常稔價當倍蓰於昔即酌宜分派人情無不樂從者官無缺額之賦民無不償之價可謂兩利矣請於上官皆允之乃諏日舉事做築城例先築塘每里遞計一丈二尺相地以定序不旬月功成

［溪］越中稱萬壑爭流山間溪甚多不可勝載著名者見山川志然大率注于湖或瀉于江會于河惟嵊之剡溪及新昌諸溪其流闊且長居民皆引以灌田而會稽上竈溪嘉靖初知府南大吉嘗濬之沿溪田甚獲其利［説］弘道紀南公濬上竈溪本末蓋萬峯之瀑交注于上竈之川既瀉而為石堰又瀉而環

禹穴其渚則皆稼穡之地又其濱則皆荒阻崖壑薪芻老樹叢篁交蔭之境故歐冶以之而淬劒鄭弘以之而泛舟不有秀川何以來此佳客哉然而龍蛇發穴水怪肆妖沙塞岸圮已不可殫記歲月矣故舟楫莫通而行人悉勞枯槔無功而農人載病正德間耆民趙澄聞于上廟廊許其濬也獨有司者不能為民隱憂毋輒不為嘉靖三載太守南侯周覽吁曰越川病痼矣吾何惜一耶食耶乃浚城河浚運渠浚堰浚浦遂濬我川首尾二百餘里勤勞甚矣方我川未濬也司寇韓公封君汪公暨予咸白于侯方命楊判簿陳河泊優民塘役濬之人或告我曰人惡勞好逸今請斯役民怨汝詈汝凡增侯謗矣予應之曰天下未有不順人情而能成事者亦未有不暫拂人情而能立事者顧在順其公而拂其私所順者大而所拂者小也太守之所見良在是也役畢川通民果欣然快矣石橋之間獨橋危未治民薛懐氏願請載石新之太守曰汝梁是川汝陰德也懐遂欣然召匠鑿石僑遂與時予覽川功之既畢懼其後將復湮塞焉乃請立累年修理之規且勒石垂之經久嗚呼修川者其尚公厥心勠厥力無虛動歛鋤竭汗血也

［河］詳見山川志大旱始放湖常時灌田率賴河水鄉間支河甚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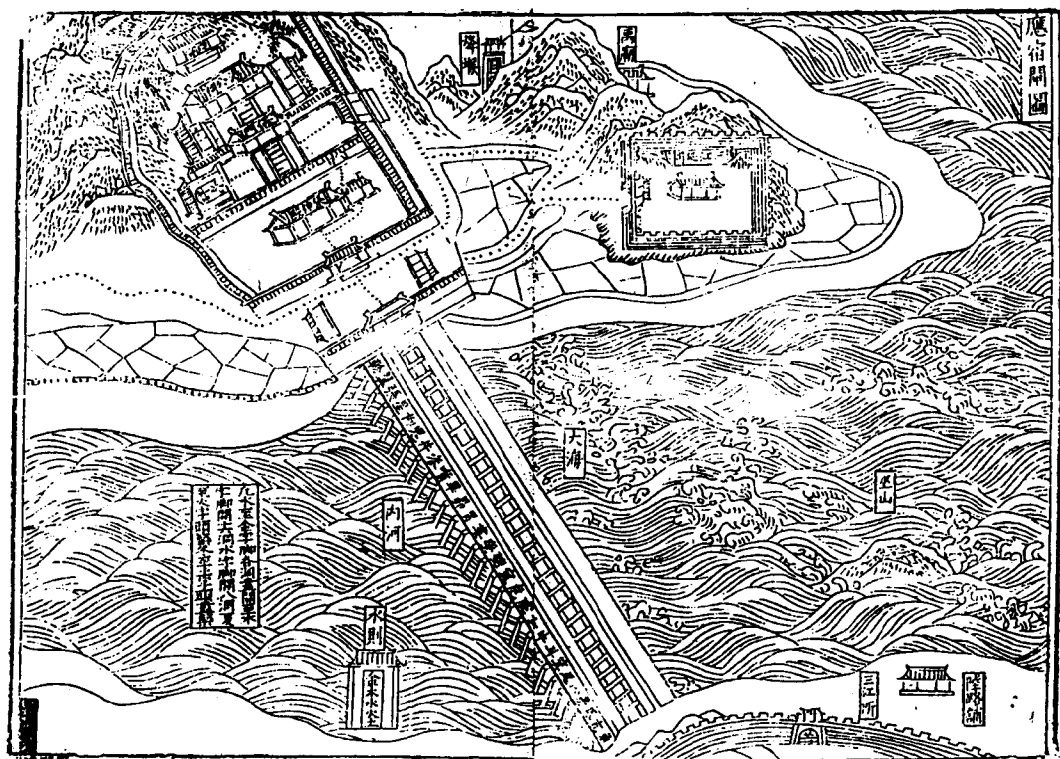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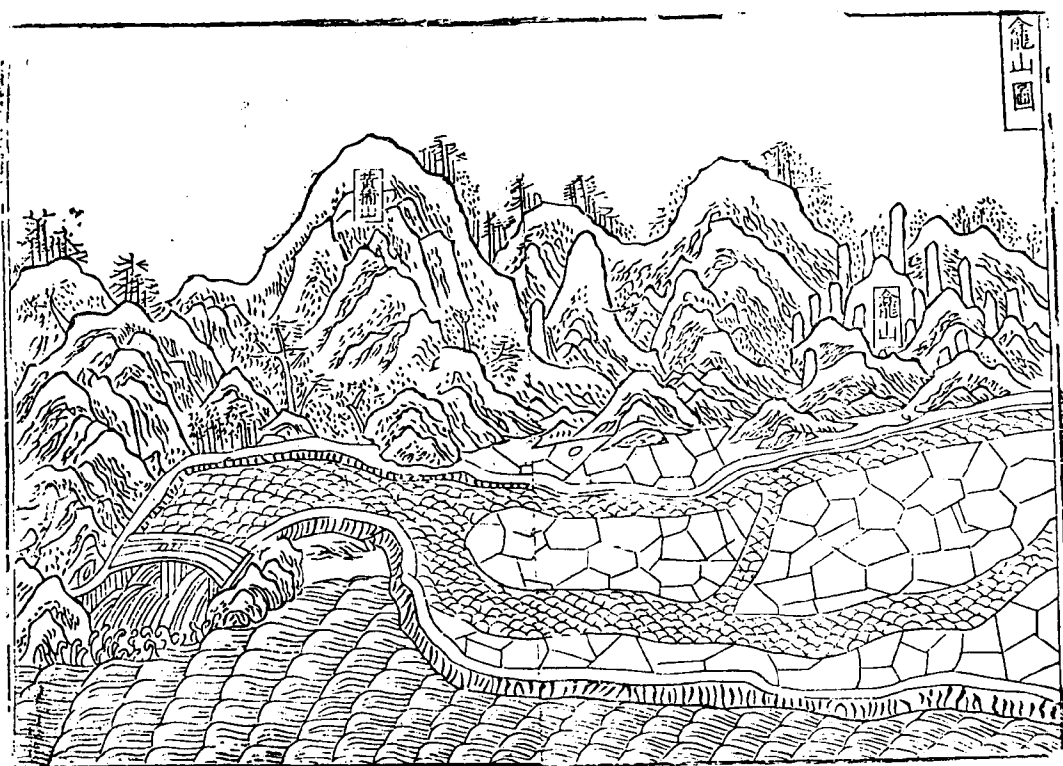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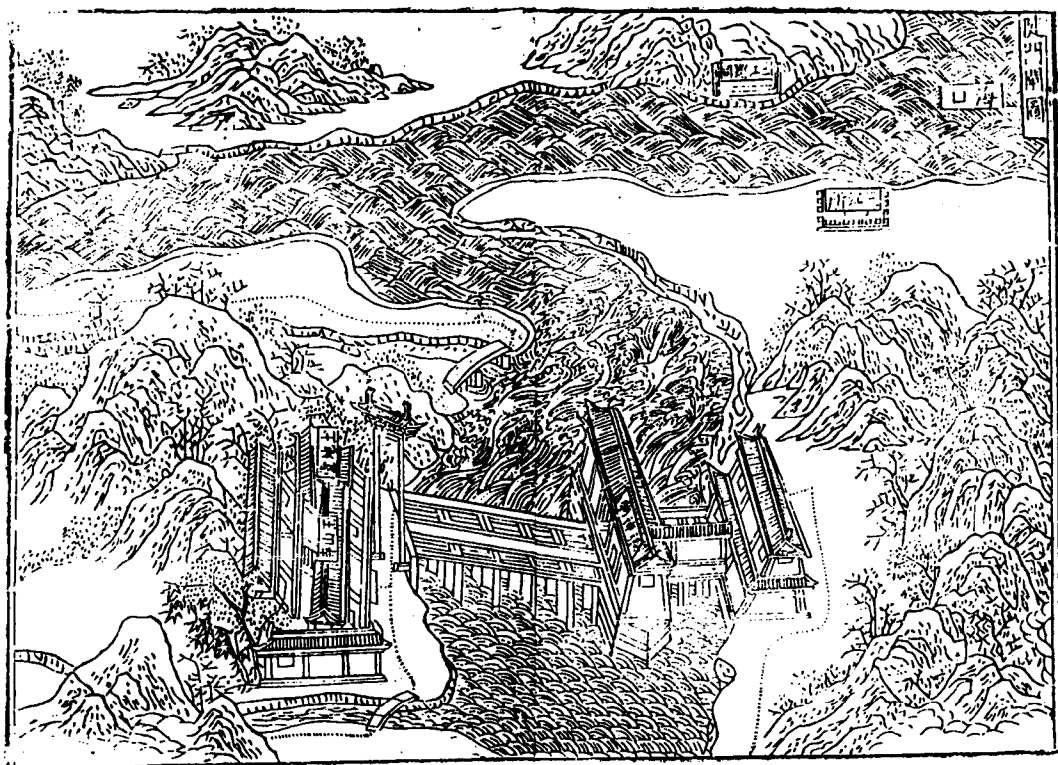
［江］錢塘曹娥二江潮勢甚洶湧築巨堤猶恐其壞無由為畎澮灌田也山陰舊有錢清江西小江會稽有東小江今皆為河

蕭山新江宋乾道八年諸暨水泛溢詔開紀家匯浚蕭山新江以殺水勢邑令張暉以地形水勢列䟽上之謂諸暨地高而蕭山地低山陰則沿江皆山故有小江以導諸暨之水欲浚新江其底石堅不可鑿若開紀家匯則水逕衝蕭山桃源苧蘿許賢新義來蘇

崇化昭明七鄉田廬俱成巨浸時安撫丞相蔣公子
諸暨之請暉力爭有頭可斷匯不可之言議遂寢
諸暨上下東江上下西江浣江受諸溪之水皆可灌
田
餘姚江故閼衍城東西水道咽喉狹處亦可百五十
尺濆江田皆賴以灌溉若滂則諸鄉之水咸放而直
趨于江溥哉其利也今民多填江塞渠而屋之其廣
皆不及昔之半焉小利大利之殘殆此類乎海潮自
慈谿東來由大江流注于縣城東北後橫瀆又東至
于石堰又至于東橫河過匡堰又東至于雙河其西
北注于後清江又至于洑
小里堰又至于菱池堰
河其南流一會于餘

應宿閘圖
內河
水則
三江所

羊石山
大山

龕山圖
龕山

紹興府志卷之十七

水利志二

隄塘　壩　閘斗門　堰　砩　水碓

[隄塘]海塘最長而工力大起蕭山之長山抵餘姚之
上林接慈谿至定海逶迤五百餘里中更七縣而五
爲紹興境

蕭山北海塘在縣東北新林自鶴兩舖之間長二十
里西自長山之尾東接龕山之首爲海水出沒之衝
邑之汚鄉屢被患焉宋咸淳中塘爲風潮所齧盡圮
于海越帥劉良貴移入田內築之植栁萬餘株名萬

栁塘　明洪武初又頽于風潮知縣王國器疏聞命
下合鄉府諸縣夫力築之於切患處易土以石三十
二年復壞主簿師整增築四千餘丈弘治八年潮又
齧隄幾圮太守游興以聞事下叅政韓鎬議屬同知
羅璞督工築爲石堤今其石已蕩然漂沒無復存矣
而洪武初所築塘水落時猶或見其樁石之跡焉萬
曆十四年海潮大作漸洗入西興進舊址數十丈漂
民居數百家民爭毀屋以避知府蕭良榦大發樁石
築之通判卜鐘董其役長三百餘丈高一丈六尺二
寸用石板十八層每層石高九寸其費請於　朝取

諸倉穀及庫羨幷派蕭山田畝八釐山會田畝三釐
兩院復捐贖金數百兩之總約費二萬金云[宋黄震記]咸淳
六年庚午秋海溢浙東新林被害爲甚岸址蕩無存
矣太守劉公具以其狀聞朝廷亟爲遣吏經度議改
築新塘計費用石當緡錢三百萬用土費十之一公
以力未及石請用土而故地莽爲一壑潮汛翕忽上
立輙漲去公親臨按視禱之神曰此朝廷所加念者
願神相之未幾沙果漲派始得立巨松數萬加樁
爲外捍吏民驩躍各鎭宮與四閱月而工役就其高
踰丈其廣六丈其長千九十丈横亘彌望屹若天成
公率僚吏行塘上臨酒相賀曰非朝廷之賜不及此
而川后效靈其忠亦不可忘也命立之祠且植栁萬
林扁曰萬栁塘以冀歲久根蟠塘以益固既而念不
可忘日葺也復請之朝籍新林寨兵屬之[illegible]都巡
檢使任責焉[明魏驥築堤記]天吳肆作孽坊[illegible]長江
堤沃壞變斥鹵平地成深池況值天雨雪政及農興
時西年轉豊歲須在人維持顧此長提壞不葺害無
涯鄉老訴縣官縣官惟囑囑至委十大戶大戶不敢

違大戶雖竭力十家豈能支樁石且不備夫匠尤甚
斲茸寸反懷尺可奈心不齊欲求官總督總督刑泌
施刑施先姦頑姦頑生怨咨于是果何若只願天哥
慈山水勿涸湃江潮忽奔馳移沙與換港扶桑出晴
曦天吳速悔禍
庶免民流離

山陰後海塘在府城北四十里亘清風安昌兩鄉實
瀕大海宋嘉定六年潰決五千餘丈田廬漂沒轉徙
者二萬餘戶斥鹵漸壞者七萬餘畝守趙彥倓請于
朝須降緡錢殆十萬米萬六千餘石又益以留州錢
千餘萬倉司被旨督辦役致功焉亚築兼修補者共
六千一百二十丈砌以石者三之一起湯灣迄王家
浦彥倓又請買諸暨民杜思齊沒入田五百七十八

畝山園水塘三百七十二畝置碑古博嶺委官掌之
備將來修築費役請行下吏部今後差注山陰尉職
添帶巡修海塘刻碑郡庠後汪綱復加修護　明萬
曆二年白洋口塘稍圮知縣徐貞明又修築之
會稽海塘在府城東北四十里東自曹娥上虞界西
抵宋家漊山陰界延亘百餘里以蓄水溉田宋隆興
中給事中吳芾重加浚疊李益謙記云自李俊之皇
甫政李左次躬修之莫原所始　明弘治間易以石
費巨萬正德七年七月風潮壞之復易以土嘉靖十

二年郡民復有以石請者知縣王教議曰塘臨大海
下皆浮沙每遇風潮水齧沙崩石豈能自住每一修
築則石費百倍於土因詢父老莫如計算丁田仍築
土塘但令高濶堅緻遍植榆柳茭蘆以護之專設圩
長看守督令水利官府徃省視即有塌潰隨缺隨補
如此則財無妄費而事可永遵矣
後海塘在府城東北八十里周延德鄉纂風鎮凡三
千七百二十一丈舊時發該縣丁夫修築近年以來
止令本鄉居民照丁派修以抵一應差役
上虞海塘在縣西北寧遠新興二鄉東自餘姚蘭風
鄉而抵會稽延德鄉元大德間風濤大作漂沒寧遠

鄉田廬縣役閭境之民植楗畚土以捍之費錢數千
緡完而復壞後至元六年六月潮復作遂成海口蹈
毀官民田三千餘畝餘姚州判葉恒相視言海高於
田非石不能捍禦府委恒督治適湍代去縣尹千嗣
宗募民出粟築之至正七年六月復潰府檄吏王永
築之永勸民田出粟一斗以相其役伐石於夏蓋山
其法塘一丈用松木徑尺長八尺者三十二列為四
行參差排定深入土內然後以石長五尺濶半之者
平置木上復以四石縱橫錯置于平石上者五重犬
牙相銜使不動搖外沙窊窞者疊置八重其高逾丈

上復以側石鈐壓之內則填以碎石厚過一尺塹土
為塘附之趾廣二丈上殺四之一高視石復加三尺
今潮不得滲漉入塘內塘成凡一千九百四十四丈
二十二年秋颶風大作土塘衝齧殆盡府檄斷事官
王芳以督制兼縣尹治之乃度夏蓋所瀦之田畝出
米一升於西偏竭子村作石塘二百三十二丈　明
洪武四年秋土塘潰太守唐鐸與知縣趙允文築之
以石三十三年其西又潰臨山把總以聞于　朝府
檄縣主簿李彬典史陳仕再修築之
餘姚海塘在縣北四十里縣之北壤東起上林西盡

蘭風七鄉十八都之地悉瀕於海作堤禦海所從來久遠文字缺蕪莫可考宋慶曆七年縣令謝景初自雲柯達于上林爲隄二萬八千尺其後有牛秘丞者又嘗爲石隄已乃潰決於是歲起六千夫夫役二十日費緡錢萬有五千修之民疲而害日甚慶元二年縣令施宿乃自上林而蘭風又爲堤四萬二千尺其中石堤五千七百尺歲令令丞簿尉分季臨視之廟山三山寨官月各遣士兵與鄉豪邏察有缺敗輒治仍請于朝建海隄倉歲刮上林沙田及汝仇桐木等湖瘠地總二千畝課其入備修隄費至寶慶及元大

德以來復潰決海壖內移八鄉之地悉漸於海至正元年州判葉恒乃作石隄二萬一千二百十一尺下廣九十尺上半之高十有五尺故土堤及石堤缺敗者盡易以石蓋沿海壖之南自慈谿西抵上虞袤一百四十里初名蓮花塘今俗呼爲後海塘云宋時分東西部自雲柯以東者號東部塘始築於景祐〔[illegible]〕五行交相陵海水不[illegible]處處壞隄防白浪高於馬鞍聚室築塞跋緩幸[illegible]使人安其生茲不羨民社其雲柯以西者號西部塘西部之內曰謝家塘王家塘和尚塘皆前人覘水勢抵止便宜分部築之長短皆不與焉至葉恒所築則包山限海綿亘爲一無復

部分矣　明興百餘年來所以海無大害者多恒之功德然民皆習安利排海壖居之堤日削不完成化七年海溢民多溺死正德七年海又大溢溺死者至無算於是始興入徙築之成化時知縣劉規主簿張勛董役正德時巡撫都御史陶琰檄縣丞楊昌延及崇德縣典史李滋董役堤僅完久之隄又多毁缺每三秋植大汛潮天嘗連雨東北風張甚海鷗咻咻夜鳴瀕海而居者多憂海溢考之史傳海溢或山大地之變又非盡以巨風而溢農書有之冬至後七日逢壬主海翻騰其言頗驗有司重民命歲治堤防則可

繼前人之績生生民矣先是海塘未完築土堤於內地以防潮汐溢決其制隨地形上下散漫不一曰散塘今皆不治及海塘漸固潮復卻沙壖日墳起可藝永樂初始於舊海塘之北築塘以遮斥地曰新塘以別於舊塘云已而沙壖益起海水北卻十許里其中俱可耕牧成化間風張潮洶稍蕩決壖際水利僉事胡　復於海口築塘以禦潮曰新禦潮塘自是斥地之利歲發而　國家重鹽法亭民苦煮海天順間寧紹分司胡琳請以新塘至海口之地盡給竈承爲鹽課根業毋令軍民侵漁之　詔可乃豪強罔利者告

訐撫巳弘治初元　詔侍郎彭韶整理鹽法議非竈
戸敢有侵地者毎畝歳科銀八分謂之蕩價給竈補
課而豪強愈益爭不解群竈苦之其明年紹興府推
官周進隆察民竈之情相地淺深於新塘之下築塘
界之塘以南與竈民共利其北惟竈戸是業爭緣是
得息以其周姓因稱周塘云

宋王安石記

自雲柯而西有隄二萬八千尺截
然令海水之潮汐不得冒其旁田者知縣事謝君為
之也始隄之成謝君以書屬予記其成之始曰使來
者有考焉得卒任完之以不廢謝君者陽夏人也字
師厚景初其名也其先以文學稱天下而連世為貴
人至君遂以文學世其家其為縣能不以材自負而
忽其民之急方作隄時歲丁亥十一月也能親以身
當風霜氛霧之毒以勉民作而除其苗又能令其民
翕然皆驩趨之而忘其役之勞遂不踰時以有成功

其仁民之心效見於事如此亦可以已而猶自以為
未也又思有以告後之人令嗣續而完之以永其存
善夫仁人長慮卻顧圖民之菑如此其至其不可以
無傳而後之君子考其傳得其所以為其亦不可以
無思而興時予嘗以事至餘姚而君過予與余從容
言天下之事君曰道之閟大隱畜聖人之所獨鼓萬
物以然而皆莫知其所以然者蓋有所難知也其治
政教令施為之詳凡與人共而尤丁寧以急者其易
知較然者也通塗川治田桑為之隄防溝澮渠川以
槃水旱之災而興學校屬其民人相與習禮樂其中
以化服之此其尤丁寧以急而較然易知者也今世
史者其愚也固不如所為而其所謂能者務出奇為
皆威以驚世震俗至或盡其力以事刀筆簿書之間
而已而反以為古所為丁寧以急者吾不暇以為吾
當為之而曾不足以為之當有一人為之上不足以
名於世而見謂材嘆其可嘆也大為天下國家且百
年而勝殘去殺之效則有未也其不出於當時于良
以其言為然既而問君之為縣其至則為橋於江治
學者以教養縣人之子弟既而又有隄之役於是又
信其言之行而不予欺也已為之書其隄事因并書

其言終始而有之以告後之人

樓鑰記

餘姚為紹興
北縣岸大海者八鄉分東西二部綿地一百四十餘
里昔有長隄蔽遮民田孝義龍泉雲柯三鄉沙派土
高無風潮衝決之患開原東山蘭風梅川上林五鄉
間有缺壞眞為民憂慶元七年縣令謝景初自雲柯
至于上林為隄二萬八千尺王文公記之後百五十
年為慶元二年縣令施君宿又自上林而蘭風為隄
四萬二千尺其中石隄四所為尺五千七百又其創
建者也邑人求記於予予曰文公之文不可及姑記
其實則可爾余外祖汪公思溫宣和中嘗為是邑修
堤築之胡建承宣之亭後伯父琚從兄錄皆嘗為之
婦家王氏自尚書侯而下四世寓邑中熟知海隄之
為害而近世尤甚大率歲起六千夫役二十日計工
一十二萬貫緡錢萬有五千民力不堪曾不足支一
歲焉施君始至詢究利害得乃要領選鄉豪公直強
幹人所信附者十五人分地而共圖之尉曹趙君伯
威復協力佽助務為久計以蘇民瘼蓋在承平時提
刑羅公適知縣秘書丞牛君嘗伐石為堤今既百年
蕩在海塗乃按迹取之得其故石創業二千七百尺
用工二十萬三百六十而東部之田始有蔽障其西

部之謝家塘玉家塘和尚塘悉為紹熙五年秋濤所
決於是復度為石堤三千尺繪民趙明擇子行俅董
其役約費甚重縣不足供列于府監司提舉常平劉
公誠之首助穀三百斛勉為之凡所陳請率應如響
適守王公介幹辦公事王君柄左右尤力今得緡布
而隄用告成其高一丈有厚一尺為一層用石三萬
尺縣出緡錢四千三百有奇縣之士大夫與其鄉人
助工三百萬貫尤未足也然則茲役亦甚重且大矣
思其重大而慎於守護縣之官分季臨視潮山三山
兩寨官月遣十兵巡之鄉豪仍伺察焉稍損缺即白
諸邑補治之後歲刮上林海沙田二百三十餘畝及
汝仇湖外之地六百八十三畝桐木廢湖七百四十
五畝凡為田一千六十八畝又將益求贍士以足二
千畝之數築倉於縣酒務之西儲其歲入以備修隄
之用歲省重費民遂息肩而劉公復請諸朝乞以其
田隸常平法一毋他用仍禁官民戸之請天子俯報
可吏民祗拜明命刻之堅珉

元葉恆記

當宋為縣時
慶曆七年知縣事謝景初自雲柯至上林為隄二萬
八千尺慶元二年知縣事施宿自上林至蘭風為隄
四萬二千餘尺中右堤四計五千七百尺餘盡累土

邗旃令以三累者易敗當歲勤民糜財乃請於其
上之人買堤田二千畝以得於朝者時其敗而治之
而寶慶中呂淪於海者殆百家土堤雖修治不足恃
也海壖自是內移大德以來復齧衝潰今壖去舊涯
之墊海中者十有六里歲挑木籠竹納土石湖輒齧
去之謝家塘南爲汝仇湖大將千頃餘支湖連之其
大強半州西北田悉受灌注海既迫湖奪爲廣斥而
湖勢卬於平地瀕流入港遂達內江田失其溉故連
歲非饑而殫民力殫農功與風濤抗而卒不勝蓋四
十年矣至元再元之四年四月方成堤六月復大壞
紹興路總管府檄委州判葉君恒治之君視壞堤自
開原至蘭風見凡上爲者皆闕怒然曰是唯爲民
禍也有窮已乎遂與其鄉老人議爲石堤則又曰攻
石費鉅出役人衆當須文書遲歲月比得請則其沼
矣若等能爲我共爲之乎今費雖鉅常歲之費則省
而若與子孫奠居無虞也聞者咸曰民志則然自於
府府亦聽民所爲於是有田者頗計畝出粟或輸其
直以力至者亦喜於服役君屬民高年與正於里者
掌出納以率作又請於府免民他科徭以悉力是役
宣閫亦下書毋以他事使葉判官輒去州君先使人

浚河渠復廢防蓄湖水伐石于山以舟致之分衆作
爲十有五所所有程督君往來蒞之其法布代爲址
前後參錯杙長八尺盡入土中當其前行陷寢木以
承側石石與杙平乃以大石衡縱積疊而厚密其表
築之上側置衡石若比櫛然又以碎石傅其裏而加土
堤之堤高下視海地淺深深則高丈餘淺則僅七尺
長則爲尺二萬一千二百十又一也其中舊石塘之
危圮闕者亦皆治完之[國浙記]餘姚濱海之田歲墊
潮汐斥官禁君恒作石堤以捍之爲尺二萬一千二
百闕有一既告成而他土堤之差可緩而未甃以石
者則所未暇也則宋公文璟等紹興葉君之功而
習其將代請於江浙行省丞相及部使者俾得終其
後而葉君謝事矣未幾完者都來代宋公因督完者
都成之繼宋公之後者爲泰不華公其督成是役亦
竊究心焉乃又作石堤三千一十有四尺總爲尺二
萬四千二百二十有五自是以往民不病海而歲入
倍地壤[楊]維楨詩天吳蜚精衛啣娥江之北蛟門之
西大禹東來朔會稽九河一瀉錫玄圭寥寥三千載
桑田幾淪海洚水日橫流我思訴真宰相門子葉大
夫蒞政三月初海如瓠子決鯨濱遡紅濤黑浪爭吞

召元光白馬有祭璧羽山黃熊無玉書蛟眼赤射日
蜚民不寧居葉大夫海砥柱驅鬼鞭運神斧五丁一
力萬夫一語新甫取栢崑山取石金椎築土手鎮陽
侯之胭脚踏支祈之股玉繩永貢三萬六千尺陳公
堤自公渠無足數石人夜語魚以仙河泊血面上訴
天葉大夫皿狂瀾障百川海不波石不穿河清海晏
三千
年

官塘跨山會二縣在山陰者又謂之南塘西自廣陵
斗門東抵曹娥亘一百六十里即故鏡湖塘也東漢
永和五年太守馬臻所築以蓄水水高於田田高於
海各丈餘旱則泄湖之水以溉田潦則泄田之水以
入海沿塘置斗門堰閘以時啓閉有十一堰五閘然
今堰閘或通或塞或爲橋徃徃爲居民填佔　明嘉

靖十七年知府湯紹恩改築水滸東西橫亘百餘里
遂爲通衢

山陰官塘即運道塘在府城西十里自迎恩門起至
蕭山唐觀察使孟簡所築　明弘治中知縣李良重
修甃以石

界塘在府城西五十里唐垂拱二年築與蕭山分[界]

昌安塘在昌安門外直抵三江海口三十里洪武二
十年築三江城因爲堤置鋪舍焉

西小江塘在府城西北三十里宋嘉定間太守趙彥
倓築以禦小江潮汐

大江堤在府城西南二百餘里每遇江水漲漫則溢入爲山會蕭三縣之患或者謂宜帖堤內可椿閣木砌巨石而高築之

蕭山西江塘在縣西南三十里邑之盡處也塘外爲富陽江受金衢嚴徽四府之水其上源高勢若建瓴蕭山在其下流獨賴此一帶之塘捍之嘉靖十八年六月水大發塘壞山會爲巨浸無論蕭山三邑大困延及山會邑人黃進士九皋以書上巡按御史傅鳳翔傅爲感動移文藩臬行府縣大興塘役山會二邑協力築之基濶七丈收頂三丈身高二丈有奇南起

傅家山嘴北盡四都半爿山橫亘二十餘里自是邑人始免水患黃九皋書　切覩蕭山地方紹興府之西北瀕錢塘江之東南濱也傍江爲縣堤東南是桃源十四都臨浦而至四都諸家墳南北四十里所以防上江之水在縣之西謂之西江塘江至四都則折而東矣故自四都而至龕山東西六十餘里所以禦大江之潮在縣之北謂之北海塘皆沿浙江爲之也浙江上流蓋自三衢之水東流龍游經蘭谿嚴州桐廬富陽直抵蕭之地名漁浦而匯于錢塘此上江之經流也其所受支流尤多金華溫處之水自蘭谿入徽州之水自嚴州入新城分水之水自桐廬入皆東注之漁浦之南則槩浦江也受諸暨浦江義烏之水經臨浦磧堰而北注之漁浦受江經流又合諸府山水曲折而北經四都西北十餘里則又自北而東匯於錢塘是謂浙江蕭人呼爲大江蕭山正在其東南轉屈之間此江流之曲逆水勢所必衝其害一也大江兩涯相去一十八里江面汪洋水有休息則左右游波寛緩而不迫上江之面不盈一里則停蓄而不容泛溢而難洩此上江之不寛水勢所以必溢其害二也蕭山在江東南地頗低窪杭嚴徽寕金衢溫處八府在江之西崇山峻嶺凡遇霪雨山水背騰而東俯視蕭山若建瓴然此地形窊高卑水勢所必趨其害三也方山水之初漲也西江塘面去水無幾杌揑之勢惟恐不支然山水自上而下海潮自下而上朝潮夕汐應時而至勢如排山逆於奔掣東風駕濤一息千里時方小信猶有落水之候若遇大信潮水有升而無降山水有加而無已上下衝激彼此怒號頃刻之間沸湧尋丈塘土幾何而能當此此際既無洞庭彭蠡之匯則必有潰決橫出之勢此潮信之加漲江塘之反甲其害四也　國初上江洪流在漁浦西北十餘里東北入大江若大築浦江之水經臨浦麻溪是謂小江東至三江入海大江在縣西北小江在縣東南縣以二江爲界泰不相浹成化年間浮梁戴公琥來守紹興見山陰會稽蕭山三縣之田歲被小江之害且小江兩涯皆斥鹵之地崔蕭之墩可以田而耕也相度臨浦之北漁浦之南各有小港小舟可通其中惟有磧堰小山爲限因鑿通磧堰之山引槩浦江而北使自漁浦而入大江山是築浦江與大江合而爲一乃大築臨浦之麻溪壩使累浦

江之水不得由小江而下以爲山會西北蕭山東南之害又于濱海之地修築三江栝林夾蓮扁掩西所附門節湖水之上下由是附近小江之民反箬小江爲利而兩涯之斥鹵者今民居矣萑葦者今桑田矣蕺公之功也小江居民實受其福而西江水患從此滋甚考工記曰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盖謂上水湍流峻急則自然下水沙泥齧去矣戴公之防心惟恐漁浦磧壞之沙不能一朝齧去以通繁浦江之水而潴滌之尤拳拳焉豈知數十年來日[illegible]月沈決齧流移漁浦江塘壓被衝壞日徙而東擴[illegible][illegible]決里畝之環江不知凡幾貧民之陪米了無紀極戴公豈知自今日哉漁浦受累盖亦久矣是以上江洪流亦徙而南混爲一區以漁浦爲滙　國初洪流之在北者漲爲高沙乃在錢塘縣之境今之所謂新橋閘俗呼爲米貴沙即此地也此磧堰之既開江流日剝而東南其害五也受此五害蕭民日以西江爲患蓄嘗訪之江濱西江之塘從古有之不知其始自門部至漁浦十五里古塘也古塘之式崇高二丈基濶方丈其面半之間有內外瀟港抵塘之處甃以巨石補之木栝樹之榆柳聯之民居歷代蝕久向有存者皆

花嶴

上虞江塘自十都百官抵七都會稽延德鄉橫亘一

萬五千六百丈利害與海塘同

横塘二一在白馬湖東一在十八都溪水注焉

上塘在十四都水經注白馬湖之南即江津也江南

有上塘陽中二里隔在湖南常有水患太守孔靈符

遏蜂山前湖爲埭埭下開瀆直指南津又作水楗二

所以合此江得無淹潰之患

新昌東堤在縣東袤延三里初溪水直通邑聚民常

患水宋知縣林安宅始築堤以捍水勢後知縣趙時

佺吳均佐趙師同樂經相繼修之　明正統間水決

虎豚嶺壞民田成化時淹沒縣治毀學宮門廡爲患

尤甚知縣李楫謀修未果弘治間知縣唐變築大堤

起自龍山按舊堤高廣視昔爲倍而邑尚書何鑑時

爲御史實持其議未幾復壞於水知縣楊琛累石壅

之增築于堤高廣視昔且三倍而尚書何鑑又與方

伯雍某相贊成之嘉靖間水復決邑給事中俞朝安

署印通判江軾白於上官委推官陳讓知縣吳希孟

董其役因舊址增築未竟知縣萬鵬成之後少壞知

縣蕭敏道捐俸金二十兩鳩工修築而邑尚書呂光

洵浦晟亦協贊焉

後溪堤在縣西十里近爲洪水所衝知縣田琯修築

之

【壩】蕭山臨浦大壩小壩在縣南三十里乃西江之內

障正德以來商舟欲取便乃開壩建閘甚爲邑害嘉

靖十三年知縣王聘奏之十五年蕭敬德繼王因建

民造亭作記勒石【民造亭記】民造亭何重民造而作

亭也重民造而作亭何亭據要害

之地作亭民造闢焉鈞蜡於蕭莫匪地也而獨作亭

之地爲要害何蕭湖遭阽海北築塘禦[illegible]于門之潮

令剝床以膚矣西築塘禦臨浦捍湍雨溢洪漲金衢

嚴上流之水灌臨浦港襄陵而入挾海之鹹潮彭湃

演溢漭民居盪穡場民用昏墊穡事弗登壯者散老

者轉死民之造閼水之害厥惟甚哉故築黃棲以捍

河流而彭城之民奠厥攸居若今臨浦之小壩是已

壩廣不踰三尋外通港港通大江內防浜浜通合境

故壩塞則洪漲暨鹹湖俱不能爲之害民用安焉曰

塞壩持百人之力一勞永逸而詹怨其事何曰蕭人

之壩徽人之利也故錢之泉勝於海之患蕭咒於浙

東魚鹽木植與夫諸貨之貿遷必繇於蕭西來自西

興而達運河東來自東關而達運河舞弗四通矣蕭

人弗必障而厲之也商人取捷徑必欲繇江入臨浦

港繇港決壩衝旗心以直逸雖蕭人胥溺僅利厥載

亦忽爲之矣曰是鈞商人也而必曰徽人何曰魚鹽

木植之大賈十九爲徽人徽人培厚貨錢本神徽人

又神其術故牧民者不暇計大禹胥溺之心而惟通

徽人恐緩曰臨浦之人亦若是恝乎曰臨浦之人衣

食於徽人且樂爲之姻婣曰吏茲土者豈無蘇東坡

之憂勞者乎曰有之而念未皇耳東皐王子以司諫

貴判太倉遷蕭令涖任即數日蕭之利害莫有大於

海潮者北巨塘西臨浦其要害之最者乎遂峻禁商

人百計壞之而申請於總臣者益懇誠有如已溺之

之心因得允命立亭勒碑以爲永禁事未成而東皐

遷南京地官正郎去任蕭子以承乏至歎曰予毋過

彭城登黃樓而美東坡曰茲殆非禹之徒與東皐茲一
皐雖謂之延續民命可也爰爲之立亭勒石以濟實
焉因名其亭曰民造使人知重民造必不至於毀亭
矣不毀亭則灦吾知其無恙矣堋無恙民造其有永
哉漁人雖有呂不辞之知
之貲不復於此君其貨焉

會稽曹娥堋在曹娥江西岸舊有閘又有斗門宋曾
公亮䇿邑時所置曾南豐鑑湖序云湖有斗門六曹
娥其一也舊時縣之水東流入江今斗門廢而爲堋
水遂却行入官河同諸堰北注之水達諸鄉滙玉山
放應宿閘而朝宗于海

上虞梁湖堋在曹娥江東岸風潮衝損移置不常元
後至元間怒濤嚙潰邑簿馬合麻重建　明嘉靖年

間江潮西徙漲沙約七里知縣鄭芸浚爲河移堋江
邊仍舊名

蒿壩在十一都近蒿山長十丈紹興台州二府往來
必經之地知縣朱維藩日記云天下無難事又云天
下有治人然兩言者余竊惑焉蒿壩界會
嵊二縣之中爲紹台往來之所一切送迎隸之上虞
夫役何讓第此地孤懸去縣治四十里每遇上司往
來夫馬至彼交割相計百里往回共計二百里夫馬
之力焉能不疲通往則必候日未可期夫馬之食其
誰能給且迎送用官各役隨之佐貳出候正官間往
焉甚至海邊並至則東西夯命縣邑空虛庫獄奚守
介初補茲邑曾建議欲津貼會嵊二縣然彼亦以道
路遼遠爲辭大都惡勞畏難人有同情去難就易策
難兩利事之難處無踰比者必也有經濟
夫方斯爲處人去此患乎姑存其議以俟

橫涇壩在南門外稍西舊有壩萬曆五年縣丞濮陽

傳重修甃以石附郭水利之最要者也

中壩在縣東十里石湫壩也宋時在急遞鋪側名通
明北堰　明洪武初鄞人刻度建言開浚移鄭監山
下又名鄭監山堰嘉靖初有奸民私置幽窪泄水知
縣楊紹芳燕知之遂鳩工堅塞焉張文淵賛吾邑有
河亘四十里貢賦
山茲川嶹賴此東土奸民每竊斯水午夜決潴一洩
兒底萬頃蕩蕪頻年饑饉恒訟于官官弗爲理印閭
興嗟顴天不已偹矣楊侯侯也君于群囂弗從獨斷
於巳發摘幽窪畚釘樁址上廣簷盈下廣基址悟此
有滿亦前之比侯命更張遂離河泆實土昂昂釘
椿齒齒絕此弊源頌聲潮耳紀德千碑用垂千祀王

稱登容越志夜過中壩水高一丈雨晴微月積聲怒
激若千雷殷作石樞爲水衝落壩人烈炬築栈數十

裝轆轤易以新絙又益添舟人邪許沸地夜分乃上
信矣如升天也王穉登詩月裏輕舟上急灘空中瀑
布捲簾看無風自覺衣裳薄始信瞿
塘六月寒

通明壩在縣東三里宋嘉泰元年置海潮自定海歷
慶元南抵慈溪西越餘姚至北堰幾四百里地勢高
仰潮至輙回如傾注監船經此必需大汛若重載當
徙則百舟坐困旬日不得前於是增此壩分導堰過
通官民之舟而北堰專通鹽運宋蔡舍人肇明州謝
上表云三江重複百怪垂涎七堰相望萬牛回首蓋
日浙江抵鄞有七壩茲乃第五壩也

餘姚下壩一名新壩亦石甃西去中壩十八里東至縣四十里左江右河河高於江丈有五尺明越舟航往來所必經然壩高舟難狎上又候夜潮乃行率夜半始登至壩下至則各登涯爭先繩纜每相持或竟夜不車一舟遇雨雪之夕衣服濡濕饑寒傴縮股慄不禁盡死力爭之嘗有鬭而死者王稺登客越志灘聲下儘怒如驚濤船從枯堤而下木皮如削爲之毛髮森聳何必瞿塘峽方知蜀道難也

閘斗門 山陰三江應宿閘在三江所城西門外嘉靖十六年知府湯紹恩建凡二十八洞亘堤百餘丈蓄

山會蕭三縣之水三縣歲共額徵銀若干兩爲啓閉費其上有張侯祠祠後爲湯侯生祠歲久閘稍壞萬曆十二年知府蕭良榦增石修之改其近岸傍四洞爲常平閘用洩漲水又置沙田九十二畝草蕩一區徵其租銀於府備異日修治 閣建閘記 紹興屬邑惟山陰會稽蕭山土田最下霖雨浸霪則陸地成淵民苦之昔之明守置玉山扁拖二閘以泄其水水遂盛昌又權宜設策決捍海塘岸數道以障其流其爲永慮悉矣然二閘之口不廣如壅水却行自渚且浸數百里而田卒汙萊決岸則激湍漂駃決隘流移而田亦淪沒其功未全也嘉靖丙申蜀篤齋湯公紹恩由德安更守茲土下詢民隱寔惟水患於是相厥地形循走三江之滸山常突然下有石磯然其西北山之址亦有石隱然起者公圖其狀以歸議諸寮屬皆狃俗視之掘地取驗下及數尺餘果有石如削道橫亘數十丈公曰兩

山對峙石脈中聯則閘可基矣遂毅然排衆論而身任之白於巡按御史周公汝員暨諸藩臬長貳僉曰俞如議公於是祭告海瀆諸神又書土方屬賦役規堰務授之吏而訪諸同寅孫君全周君表朱君侃陳君讓而周莅事實嚴役命三邑尹方廷璽牛斗暨丞尉等悉以川簡大數屬功義民百餘十人畢事期彻厚薄陳脅搞分任効勞命石工伐石於山若重如役尸授以方界使用巨石牡牝相銜煑秫和灰固之其石激水則剡其首使不與水爭其下有檻其上有梁中受障水之板板橫側捽之石刻水平之准使啓閉維時堤築以上其岸莫測先沒以鐵繼用箇簍發北山石投之兩旁甃石彌縫峭各堤施堤厚且堅水不得復循故道其近閘旁折參伍之使水循涯以行其財用出於田畝每畝科四釐許計三邑得貲六千餘兩其丁夫起於編氓更番事事部序既定乃聞工工方始月夕向暝有神燈數十往來於堤若爲指示區畫之狀既役工見可潰決復有豚魚百餘比次上浮衆戾且懼奔告於公適拾遺錢公煥在坐曰是易之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之義也閘其殆成矣乎閘經始於丙申秋七月六易朔而告成洞凡二十有八以

應天之宿塘始於丁酉春三月五易朔而告成以丈計長四百丈有奇廣四十丈有奇仍立廟以祀玄冥計其費數千餘兩其贏羨又於塘閘之內置數小閘曰經溇曰撞塘曰平水以節水流以備旱乾嗚呼偉哉維是水無復却行之患民無復決塘築堤之苦矣閘之內去海漸遠潮汐爲閘所遏不得止漸可得良田萬餘畝堤之外復有山翼之淤爲浮壤可稽田數百頃其沮洳可蒲葦其瀉滷可鹽其澤可漁其羸可桑其途可通商旅噫公之舉誰直水患是除而利之遺民者溥矣 張文淵湯侯治水利碑 稽陰蕭山地勢卑積霖不用旬所只一夕百萬膏腴須臾沒溺舉目望洋徒興嘆息白屋啼饑朱門告糴郡伯湯公此隱惻生建遠謀立畫長策鑿山開雲截土作石開三江廿有八隙旱則蓄儲潦則放逸耕始有秋饑始得食行始貼舡眠始貼席此勞此功永自開闢此德此恩垂於罔極 季本詩八首 水防用盡幾年心只爲生民陷溺深二十八門傾復起幾多怨謗一身任 又 苗田水漲勢洶洶開閘須籌閉閘衞三世驗從先脩直不勞百姓自春春 又 罷役無錢力尚勞重科誰念竭脂膏東巡若肯求民隱先把脩錢問水曹 又 閘

上庸金十百餘自行收貯自開除年分借方多佗從
文案分明總是處㐫三江水發昔嘗排啓閘推看則
水所今日開成一翻久閉汗萊已及莫嬰懷㐫橋下開
關任水流水流一去勢難收漁人日欲張魚網不到
乾時不使休㐫戒石青脂舊有名欲令當面一留情
底支俸米非常白忍見農功歲不成㐫只道逢梅春
事新如何掛謝竟無春共看今日無生意應恨當時
始種人知府蕭良幹二江閘見行事宜一一開之啓閉
以中田爲準定立水則于三江平潮處以金木水火
土爲則如水至金字都各洞盡開至木字開十六
洞至水字腳開八洞夏至火字頭築秋至土字頭築
閘夫照則啓閉不許稽延時刻仍建水則于府治東
佑聖觀前老則水牌上下相同以防欺蔽一閘俱
爲三江總撿帶管遇水消長即驗則督令閘夫以期
啓閉一閘兩旁二洞向來設不開蓋二十四洞自足
泄水近岸舍壞故也今築爲常平閘兩邊各二洞
水常蓄處爲在水過則任其流庶有雨而水不漲一
閘夫山陰八名會稽三名每名工食三兩遇閏加銀
二錢五分水泄後閉閘用土築塞每築一洞工食銀
入錢凡放閘務到底不許留板凡築閘務堅密不許
滲漏違者扣其工食仍究治一漁戶往時率通同閘
夫暗起閘板致洩水利及爭執洞口致有磕損今定
漁戶籍名在官止許於大閘裏河扳罾不許近閘口
磕損及暗開作弊違者漁戶閘夫並治罪仍責令修
理漁戶定有名籍每名輸銀一錢五分貯司以備整
修盒板之用一附閘沙田一百二十畝二分三釐九毫
坐落山陰四十四都二圖才字號除撥十畝與湯祠
僧種收食用外餘俱與閘夫佃種每年納租二十五
兩三錢七分五釐三毫於內納糧差八兩外淨銀一
十七兩三錢七分五釐三毫又草蕩一所每年納租
五兩共銀二十二兩三錢七分五釐三毫徵收府庫
另貯一應以備異日修閘之費積有多餘止供塘閘
水利取用不得别支 張元忭修閘記 前太守富順湯
侯紹恩之閘三江也蓋舉三邑之水而節宣之其爲
利甚大語具陶莊敏記中至於今幾五十年無以告
涂告者膠石以灰秫久而剥水日夜震盪不漸沏水
益走鋒中勢岌岌且就圮民始歲歲以若旱告矣萬
曆癸未同年蕭陵蕭侯良幹以戶部郎來守越凡諸
興革先所大後所小故忭得以閘告侯亟往視悉得
所當舉狀白所牽報可遂以通判楊君𣁽董其事而
佐以縣丞鄭日輝千戶陶邦彂銀千三百兩有奇徙
夫若干人始築堰以障水乃視舊甃所罅泐沃以錫
今固其內已又發巨石凹凸其兩傾凸以當上流今
發水怒凹以銜舊甃令水不得內攻石旬方丈自下
而上以次衰之又竅石及其底悉爲牝牡相鉤連今
水不得外撼又覆石其上令可行可馳蓋倪湯侯所
建如車益輔如齒益脣倍非且久總其費於築堰
者十之六於石若工者十之四侯時犖小毀性督
勞凡于直毫髮必躬吏不得有所侵牟衆從而勸時
值久不雨工且夕訖凡三閱月而事成成而記爲
者山陰令張君鶴鳴會稽令楷君繼孝也余同顗
說也蓋聞父老言湯侯時以民苦涂甚故役三江
及役而民又爭以病告此猶可諉曰初不知其利若
此也而今則知之矣彼可諉又不過曰湯資則深畝
役則緊發丁民未睹其利先嘗其害也而今蕭侯費
則括於羨役則民日予直三分役兵兵已受直則予
二不課一畝發一民丁矣而尚有以不急議蕭侯者然
則居室者一椽已撓矣必待其盡頹而後葺之其可乎
甚哉下之難諭也如醫衆繼衰而姑病楮伍縱矣誇
灌盡自昔然矣閘涂而啓不時則海畝者竊決塘竊

則罪故海民謗無閘則海漁入潮河魚出汐閘則否
故內外漁通閘者謗宅則宅是者謂閘沮潮汐吐吞
改水順逆闊廢與故宅是者亦謗非是三者而謗則
又或以私臆揣其象而無意於民獲者也夫誠有意
乎民獲即百口謗且不避況異日必爲戶頌也大謗
安足言也而或者謂閘啓閉故有準乃爲不可奐奐
有徵甚則畝害亦視之此其敝在掌啓閉者或斯新
與私則然其致涸以害畝則外漁路掌閘者乘公啓
以滞閉則然茲二者誠有之則非謗之類矣然斯亦
可謂下之難調耶夫造物之生人也勞矣生而病則
資醫無醫猶無生也故醫之勞與造者等令閘造者
誰湯侯也醫者誰蕭侯也病雖已不可廢醫繼蕭侯
而醫者知爲誰勞則等也醫之術凡幾室滑於瓷一
也斬而滞啓賄而滞閘者痛從之二也凡記者爲須
而已矣蕭侯曰吾太守視民所疾苦而時療之奚須
焉其已之辭然醫者既已療疾必有案以詔來者余
之記是也直
須也歟哉

戴知府原定水則種高田水宜至中則種中高田水

宜至中則下五寸種低田亦宜至下則稍上五寸亦無傷低田秧已旺及常時及菜麥未收時宜在中則下五寸決不可令過中則也收稻時宜在下則上五寸再下恐妨舟楫矣水在中則上各閘俱用閘至中則下五寸只開玉山斗門匾拖龕山閘至下則上五寸各閘俱用閉正二三四五八九十月不用土築餘月及久旱用土築其水旱非常時月又當臨時按視以為開閉不在此例也

玉山斗門在府城東北三十三里唐貞元元年觀察使皇甫政建計八門北五門隸山陰南二門屬會稽

泄三縣之水出三江入巨海

扁拖閘在府城北三十里小江之北其閘有二北閘三洞成化十三年知府戴琥建南閘五洞正德六年知縣張煥建推官蔣誼記山陰會稽蕭山良田千萬頃一遇霪雨則溪水橫流遂成巨浸形浮梁戴君廷節以御史出守茲土深恤民患以為小江決不可復開磧堰決不可再築故於山陰新竈柘林各置一閘以泄江南之水又於扁拖甲蓬各置一閘以泄江北之水復於蕭山之龕山山陰之新河各置一閘以泄二湖及府溪之水而後水有所歸無復向日之漫漶矣二縣之田可以望秋成矣其有利於民豈淺淺哉王鑨之記山陰面山而負海四鄉之田視水之盈縮以為豐凶正德戊辰泰和張侯圭奎出宰吾邑卹農重穀於水利恒切究心以三邑之水皆宗於玉山扁拖二閘旱則儲之以資灌溉潦則決之以防淹浸然環郡之地亘數百里溪壑暴漲二閘豈能速退故於歷濱之區倚玉山為固增置水閘以分泄玉山斗門之水則三江之至柘林患可除矣復於扁拖故閘左右增置斗門六洞以泄小江南北暴漲而三邑居民亦可均受其利矣

涇溇閘在玉山閘之北正德六年知縣張煥建

撞塘閘在玉山閘之東北嘉靖十七年建

平水閘在三江城西門之南嘉靖十七年建

會稽舊口斗門在曹娥江西五里今廢為堰

蕭山鳳堰閘在縣東百步許閘水舊自鳳堰徑入廟橋河築城後水由運河出東門南經城濠始入廟橋河又經東塘河至徐家閘東流以達螺山閘並入于江

林家閘在縣西百步許西受夏孝長興諸鄉之水南受新義苧蘿諸鄉之水會于西河達于運渠東經于錢清又東入于江

長山閘在縣東北二十里東北禦海西南節由化由夏二鄉之水龕山閘在縣東北三十里東北禦海西南節鳳儀里仁二鄉之水歲澇並以出諸鄉之水東北入于海二閘並成化間知府戴琥建今歲久築塞不力漸就廢吳寬龕山閘記紹興地介於江海之間潮至則海沙漸壅而水不通故雨霪則江流暴漲而田皆淹其患豈無自而致者嘗考之郡志有漁浦有磧堰凡水自山陰天樂慈姑麻溪而來與金華義烏諸暨之水合流於江者足以障之入海而不使分投其勢則沙澗不能湍悍矣夫水道無阻

則澇易泄而旱有濟其爲利也莫大於是自堰之廢
喪人始以爲病久之莫有爲民慮者浮梁戴侯廷節
以監察御史出守紹興之三年政既有成益留意水
利既相山陰境內置五閘以洩江南北之水矣他日
行蕭山問民所苦縣令陳君珏亦以苦水對侯遂與
之行水循龕山斷處曰是獨不可置閘乎乃以委縣
君陳君召父老沈珪輩經度材用而命司稅凌禎宿
義郎汪雷督工工既訖因名之曰龕山閘仍設卒守
之相時旱澇以爲啓閉自是水有節宜田無污萊農
人復以爲利閘之制爲門二中施橫木深若干尺廣
若干尺傍列石柱上架石梁各四爲楗三百有爲
丈六百灰爲緡三萬五千其工四千五百六十
湝頭閘在縣北十五里節由化鄉之水北注于運河
村口閘在縣西五里清水閘涸水閘在縣西八里資
福閘在縣西十里並以豬湘湖之水防夏孝長興二
鄉凡歲秋三日則謹守之

徐家閘在縣東南十二里元邑人戴成之建景泰間
縣丞王璉重修螺山閘在縣東南二十里天順間知
縣梁昉重建並以禦小江之水防昭名崇化二鄉凡
旱南引江水澇北決渠行之於江
新河閘在縣東三里澇湖閘在縣東十里昭名崇化
由夏諸鄉之水會焉一入于澇湖一入于山北河會
于長山閘又北入于海
麻車閘在縣東三十里節鳳儀鄉之水南注于運河
許家閘在縣東三十五里捍北海之水南溢于里仁
鄉

餘姚李家閘在通得鄉之三都慈谿石門三十六嶴
之水會焉一分於慈谿之長溝一分於楊溪宋建隆
三年置閘于楊谿西北以節水
石堰閘在龍泉鄉之一都西南受姚江之潮灌于龍
泉諸鄉其東受橫河游涇之水注于江實餘姚東北
水道之咽喉而水門窄隘潮水無大出入司閘者或
射利啓閉不時鄉縉紳嘗言於司河渠者乞闢廣之
縣已計核利諸鄉田畝科銀入公矣而役不興近日
鄉民慮無奈盜洩者何乃以木爲戶作樞關於下向
上捲潮至自開退則水推之閉百人力不能啓也亦

可謂巧矣
南湫閘節燭谿湖下源之水使不傾于江東橫河閘
節燭谿湖上源之水使不傾于下源俱在龍泉鄉一
都
匡堰閘在梅川鄉之二都節游涇及上林湖之水水
門亦頗隘不能洩游源諸澗暴水又有水窰閘今廢
白石堰閘在上林鄉一都節上林上嶴二湖之水
雙河閘洋浦閘在上林之二都東界于慈谿之鳴鶴
鄉水自上林西南行六十里經四堰四閘始達于江
東注鳴鶴地界易泄不十五里已趨于海唐景隆元

年乃創二閘於樣塘之南曰雙河北曰洋浦渙上林
縣水宋乾道間廢開元天歷間皆修治之以故上林
諸鄉無水患　明永樂初奸民開雙河下土石皿鹽
商規利然水即决之已而西廢上林之岑家埭宋時置
北埭以絕梅川游涇之水東廢鳴鶴之黃泥埭置松浦閘水東行
鹽利慈谿之奸利者輒不肯决雙河之土石栫霖雨
水縣至盡渰上林諸鄉田廬正德十一年上林人毛
鳳何明孫俊始白其事于御史臺慈谿人忿爭之積
歲不解更巡按御史成英劉廷簡檄台郡守顧璘杭
郡同知丁儀臨治之於是觀地形考便宜咸謂雙河

置閘有利餘姚無妨慈谿其踵唐宋以來之蹟復爲
石閘餘姚人世守之且與慈谿併力疏浚洋浦使永
無填淤及壞之害隆慶間二邑人復興訟久之會官
勘明仍舊

上虞清水閘孟宅閘俱在縣城東泄運河之水于江
清水閘圮宋嘉泰元年尉錢續修建厥後二閘頹圮
尤甚縣白于府府檄築海塘府史王永修之永視舊
閘小且窄不足防水儀就故址更加深廣顧工費浩
繁莫能舉永與諸邑俠烈圍尹張叔温簿列占沙脊
爲各寺僧出三年助役之貲得中統鈔六百餘錠命
等慈慶善寺僧大違質直司之俾邑人管壽等於大
違處支價買灰、石樁木委耆民張德潤董役先清水
次孟宅不數月迄工至今不圮

陡門閘在梁湖南

孔涇閘先年新橋游有河半里許久雨則泄水注曹
娥江由是大小坂之田無水患自水道堙塞近境多
游新橋後衛淤猶存浚治甚易也

四水閘在縣東南宋令袁君儒分殺王帶溪水

永濟閘在四明西港計五洞每洞潤一丈五尺

[堰]各邑堰甚多不可勝載大率用以蓄水

[碶]會稽亦有碶而嵊新昌在萬山中尤多用碶渠引
水舊置一長領之水利官親董其事農隙時督田戶
通力修濬灌溉賴焉邇來碶頗壞水道多淤而豪強
之徒率曲防裝碓以專利焉

新昌孝行碶在縣南一里宋知縣林安宅所開自虎
隊嶺導流入東洞門遶南門而西由大碶橋達于二、
溪碶長十餘里溉田一萬三千餘畝附郭居民咸仰
給焉　明正德嘉靖中水决虎隊長渠或淤或壞知
縣徐相宋賢相繼修之然水利不均民莫肯修築碶
日就崩頹農夫惟仰賴雨澤萬曆二年歲旱知縣田

璐乃諭民協力修濬且爲之均分其利五年復相度砩源溪水比砩爲低因教民採木石築長砩堰溪水入砩又延砩加上堅築甃以石板於大佛橋洩水之處設巨閘建竇洞立流水牌以時旱潦均灌溉由是水利溥矣

水碓　諸暨嵊山家多有之藉水之力以舂有三制平流則以輪鼓水而轉峻流則以水注輪而轉又有木杓碓碓榦之末刳爲杓以注水水滿則傾而碓舂之唐白居易詩雲碓無人水自舂是也又水磨以水轉輪以輪轉磨又水車置流水中輪隨水轉周輪置人

入中則筒皆滿及轉而上筒中水乃下傾用以溉稻樺制皆機巧韻書水碓曰轓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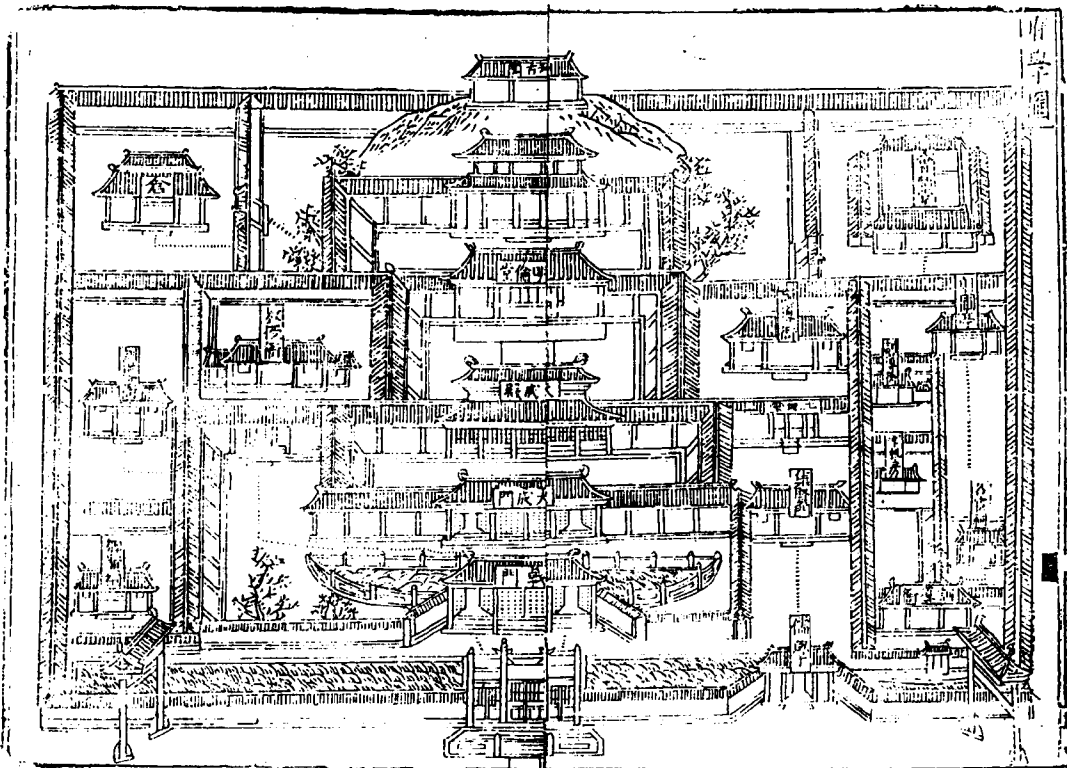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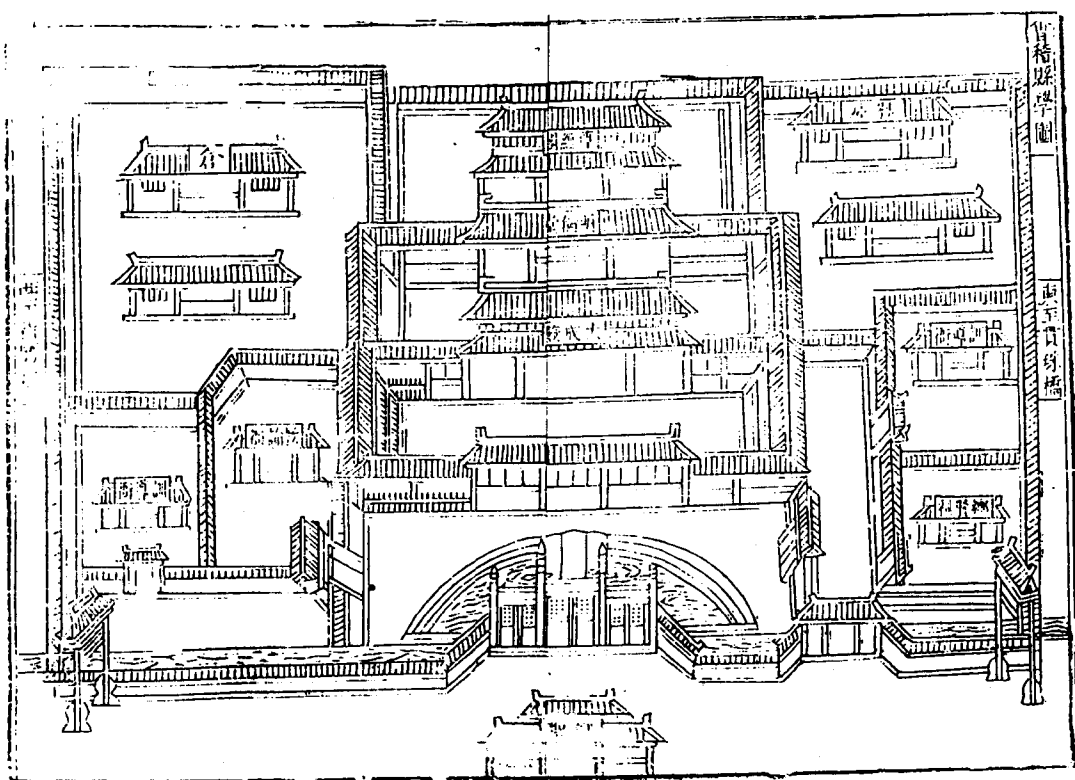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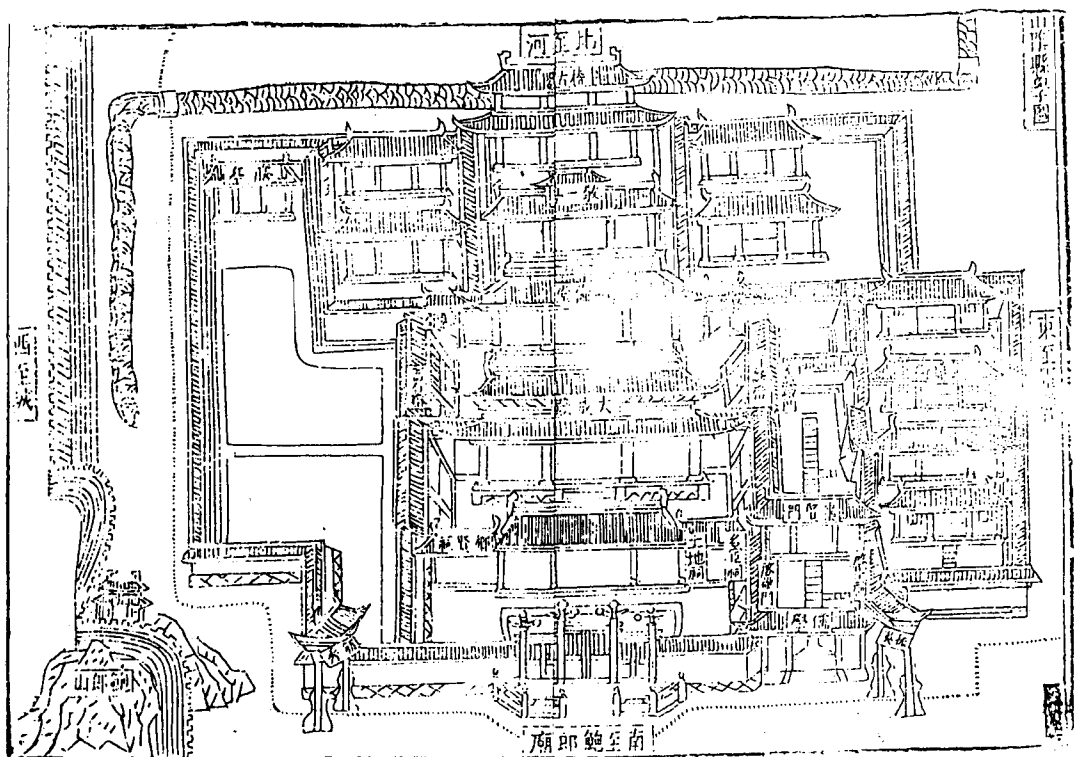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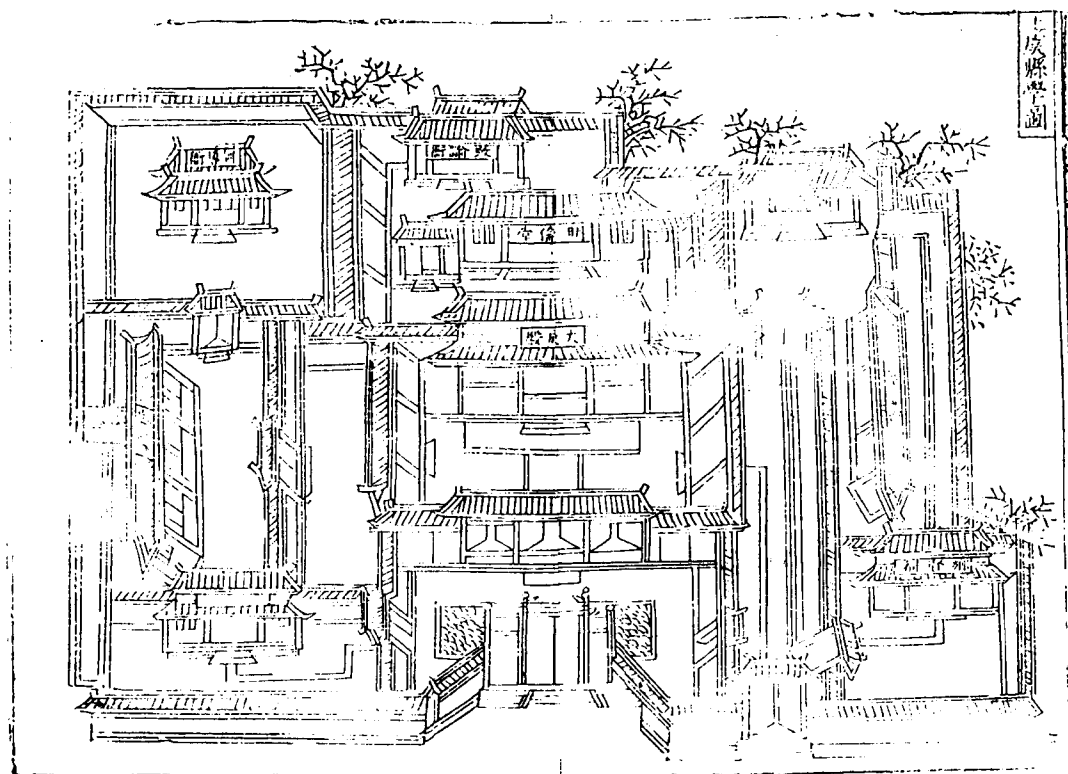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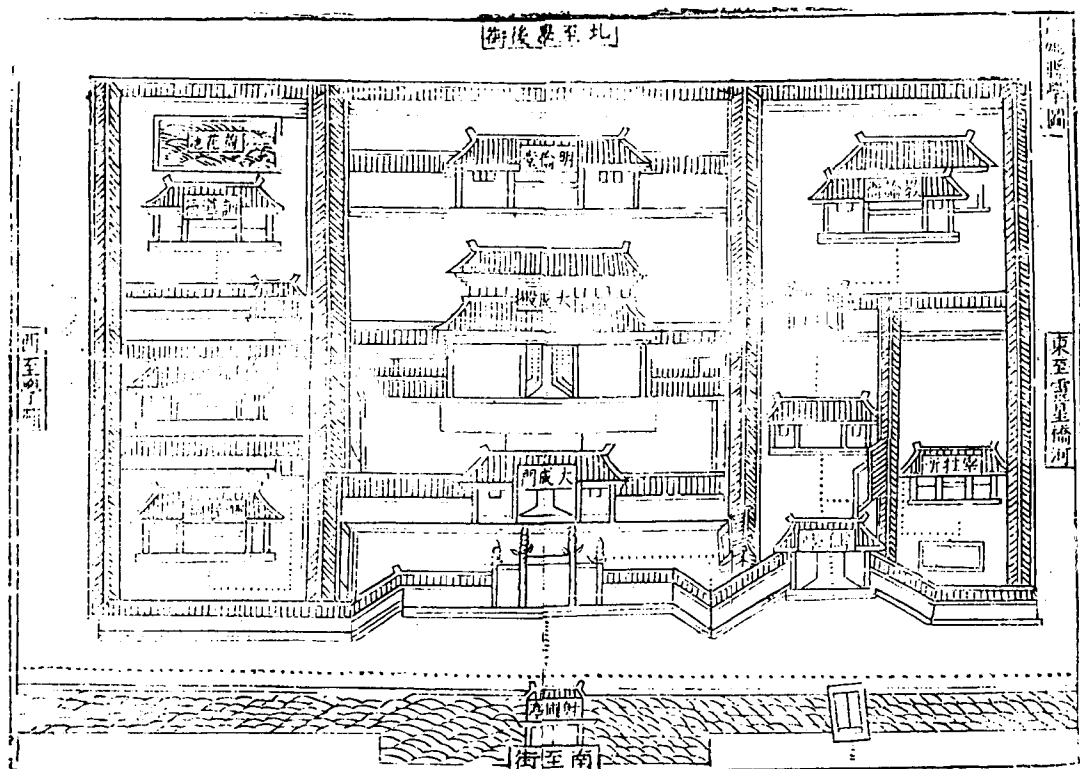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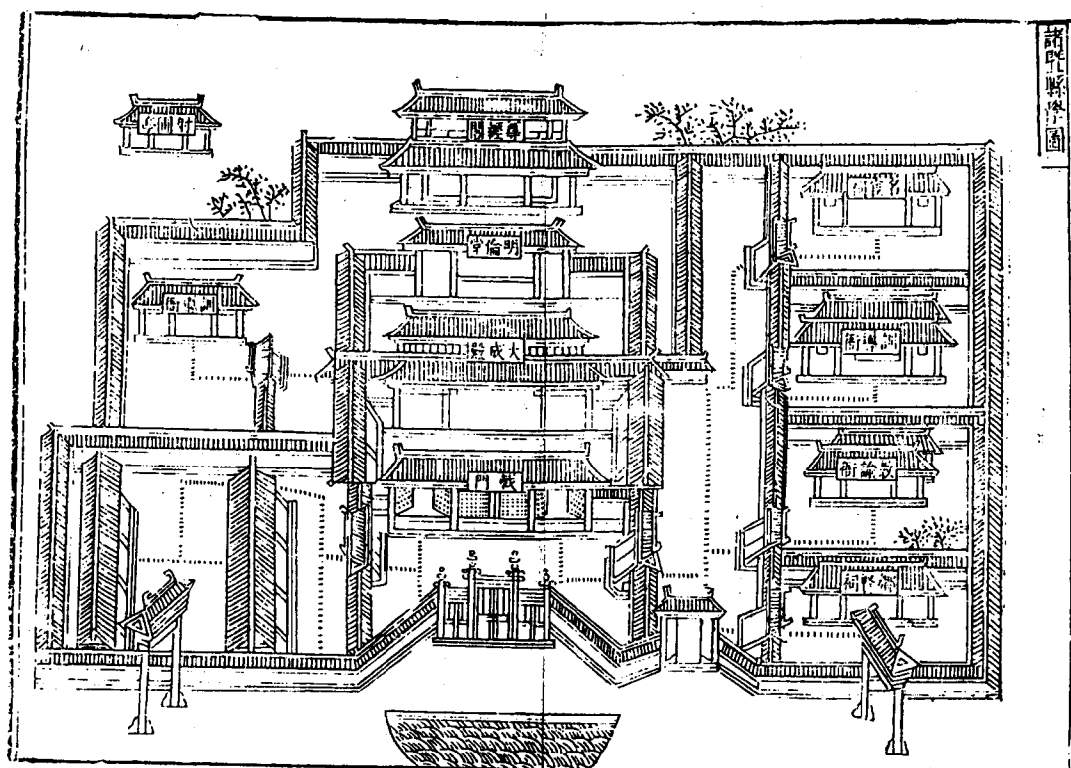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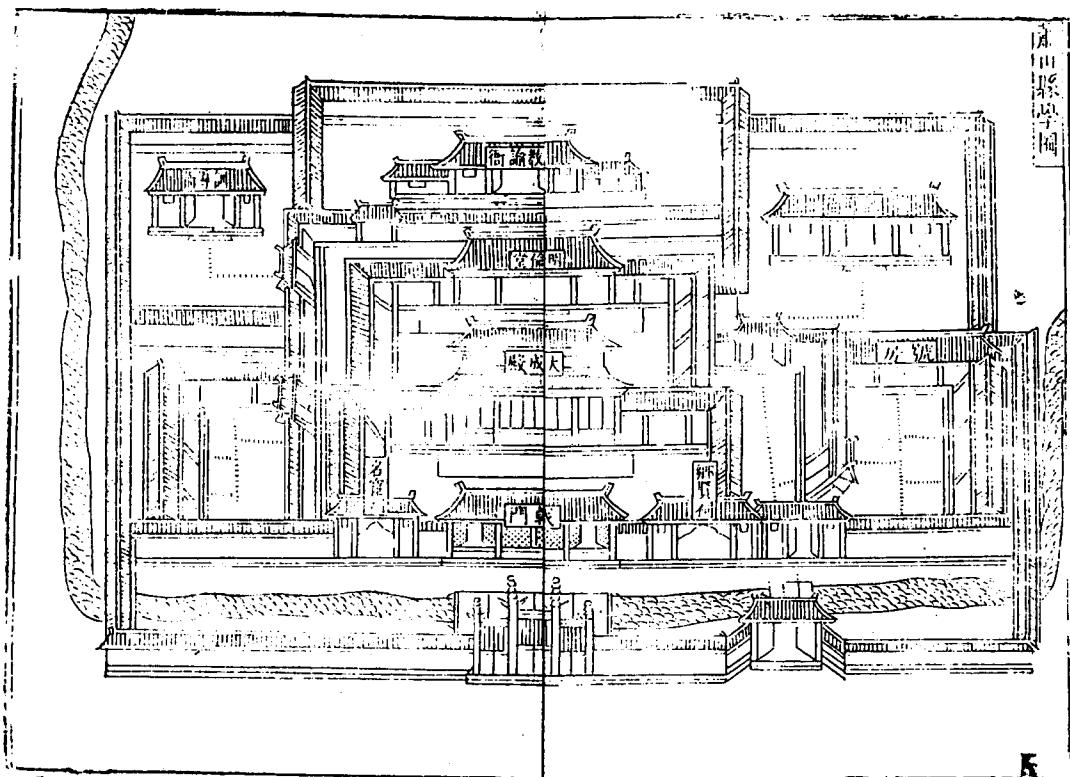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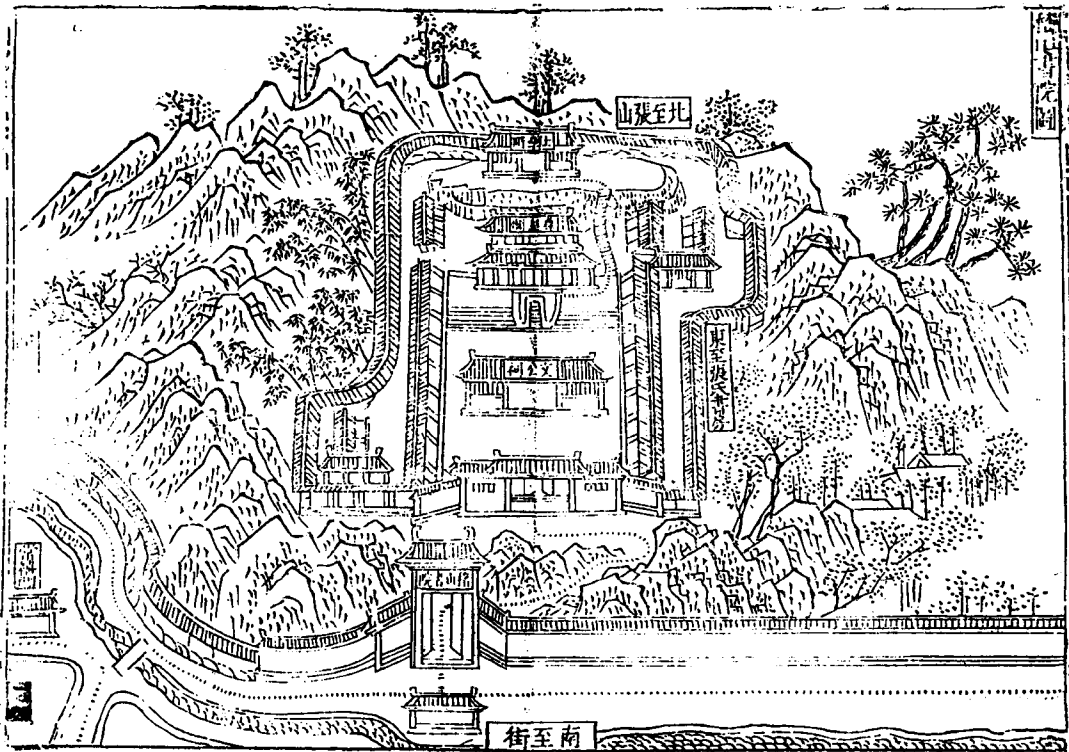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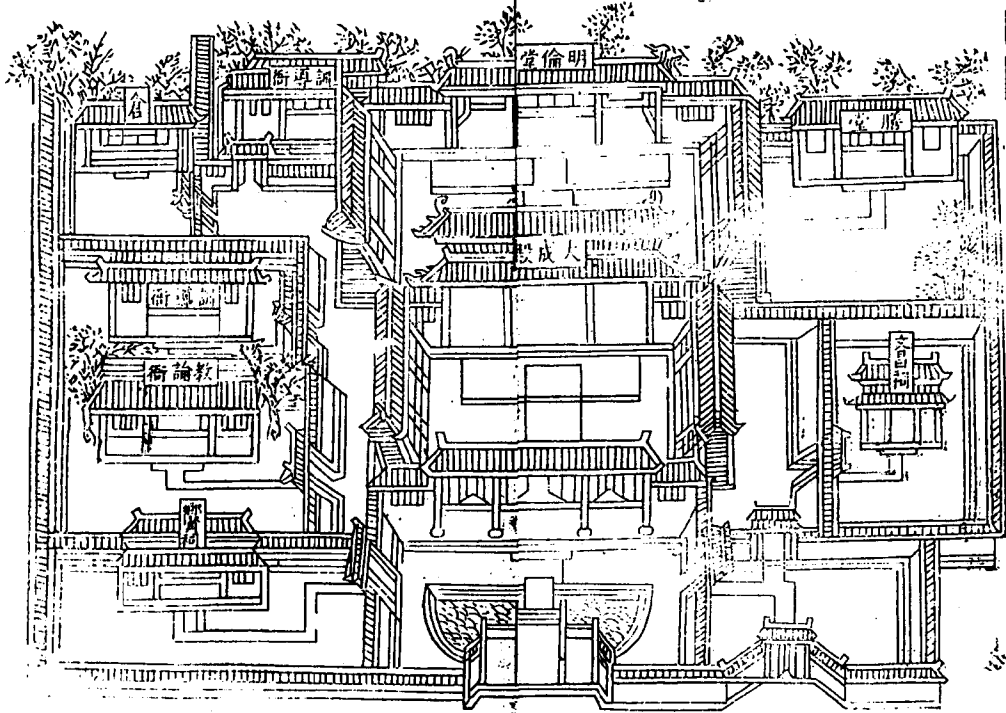
山陰縣學圖
北至河
南至鮑郎廟
西至河

會稽縣學圖
東至貫珠橋

蕭山縣學圖
教諭衙
明倫堂
大成殿
名宦
鄉賢
戟門

諸暨縣學圖
尊經閣
射圃
明倫堂
名宦祠
訓導衙
大成殿
訓導衙
教諭衙
戟門
鄉賢祠

新昌縣學圖
明倫堂
訓導衙
大成殿
教諭衙

北至張山
文公祠
南至街

紹興府志卷之十八

學校志

府學　縣學　學田　社學　鄉學　義學

書院

府學嘉泰志云越州學舊址未詳齊賢良唐上成庚支書云東南方國禹會為大歲籍貢舉僅百餘人學校不修生徒挑闥比年二千石未遑斯制誠因農隙考制度庀工徒新先儒之宮東南士子豈不佩執事訓以風鄉黨乎以時攷之成度支悅守越天聖六年以汔九年也賢良前以進士起家首率其里人裒緡

錢得二十餘萬欲市書入學以講肄之所未完故以此書諷之方是時學貢雖不廢其陋已甚慶曆四年詔諸路州府軍監各立學越大州其奉承詔令宜也今驗諸故府載籍文書則無所見按沈少卿紳撰越帥沈公生祠記云嘉祐六年吳興沈公大興學教新其宮居而尊勸之又張侍郎伯玉撰新學記云始州將渤海刁侯擇地卜築繼以紫微吳興沭侯勇為之又易地于杭凡三年君侯至而成之今以題名參訂渤海刁侯乃景純也以嘉祐五年至吳興沈侯乃文通也以嘉祐六年至君侯乃章伯鎮也以治平二年至伯玉踵文通後以嘉祐八年至明年徙郡去而伯鎮繼之蓋伯玉二年於此經理繕造亦有勞焉第落成不及其在官之日爾又按吳監簿事實云監簿名孜嘉祐治平間捨宅為學君子以為賢於賀監一等今學相傳乃監簿之故居也然則章伯鎮所成之學官即監簿所捨宅爾以歲月較之正合伯玉記不自書其功謙也然不及監簿捨宅則闕文爾

孔子殿嘉祐六年建先乎此者未詳沈遘撰永福寺大像贊嘉祐六年長興公來治是州大治學宮取寶積舊殿為孔子殿按太守題名碑長興公即沈文通

也教授直舍在學之東

戴新志云府學自唐時置於城北隅至五代而廢宋嘉祐中始遷南隅望花橋

今學即舊址正統成化間知府白玉吉惠重修葺之移教授及一訓導宅於西北其後以學倉移膳堂射圃於東即舊倉址建鄉賢祠廟堂齋舍為之一新而舊制亦變易盡矣弘治中參政周木知府游興復更加營構萬曆九年知府侍龍移名宦祠入焉前為儒學門與欞星門並入為集賢門右為戟門戟門後為泮池為廟門又後為大成殿東為土地祠明倫堂直

大成殿後傍列曰新時習興賢達道四齋後爲稽古閣其東爲啓聖祠又爲膳堂直稽古閣後北山巔上爲敬一亭明倫堂之西爲教授宅文廟東西廡後爲號舍五十餘間教授宅前門與土地祠東西相直出前門即爲西號舍俱在集賢門內集賢門之東爲名宦祠過戟門西爲鄉賢祠隔泮池遥相並焉訓導宅四一在鄉賢祠後一在名宦祠東一在名宦祠後二又在後而前爲綠鶩池又前爲宰牲房適隔二宅之中其東爲射圃有亭曰射圃亭倉在教授宅西北久廢

縣學　山陰學宋崇寧中建在縣南柴場坊　明弘治正德間知府戴琥知縣李良顧鐸相繼買民居拓之戟門前舊有紹府君祠嘉靖十八年知府湯紹恩移置他所

會稽學宋崇寧中建在縣南一里竹園坊久漸爲民所侵　明天順八年知府彭誼以城中隙地易還之仍出俸餘爲遷徙費弘治五年知縣陳堯𤦺又通神道自欞星門南抵馬梧橋嘉靖中知府洪珠知縣王教復買旁地拓之教諭宅有綠竹堂

蕭山學宋初在霄壤東距縣東南一里許今芹泮橋存焉紹興間縣令陳南始移於今南門內地若隘而後尤卑下邑人新安太守張稱孫捐地數畝益之復築崇岡於後以壯形勢　明嘉靖十八年御史張元德買民田增拓之崇岡久廢三十八年提學副使畢鏘建尊經閣於後增高其地八尺萬曆十三年知縣劉會又建三元閣於學東

諸暨學唐初在縣西天寶中令郭密之遷於長山下唐末學廢惟孔子廟存五代天福中縣令趙諟移於縣東宋景祐四年劉述乃重建學慶曆四年寇仲温因增拓之淳熙間李文鑄以有水患乃遷於縣西百

步提刑王厚之又以緡錢易民居廣之跨湖築堤作橋達於官道元末兵燬洪武初知縣田賦重建城中地位惟學得其正石山蹲其後湖水環其前

餘姚學唐時在縣西二百步宋元豐元年邑人將仕郎莫當出私貲市爽塏之地在縣城外江之南稍東一里許縣令黄鑄遷廟建學莫當仍開四衢於左右前後曰其以來四方學者紹興中尉史浩買學前地作射圃　明永樂七年教諭林槻奏新之縣新志曰漢書黄昌居近學宮而昌故址在今黄橋之旁則學久疑嘗在江南矣今江南建新城學在城中萬曆十

一年知縣丁懋遜復新之

上虞學在縣東南六十五步宋慶曆中建紹興中令葉顒斥而大之　明景泰四年知縣唐肇重修

嵊學舊在縣西一百步而文宣王廟在縣東南一百步宋慶曆中令丁寶臣遷于縣西南五十步嘉定中令史安之病其湫隘又遷西南二百步繼錦坊剡山之麓今因之　明洪武暨弘治嘉靖中次第增建教諭陳炬編蒲為南園有孔氏梟陳公石鳳尾竹虎鬚蒲胭脂桃翠絲柳王帶水寶塔鈴八詠訓導王洪構書房前為竹林蘭砌甚幽雅

新昌學舊在縣之東與縣廨連亘宋紹興十四年知縣林安宅遷縣東南一里面書案山　明洪武宣德成化間知縣周文祥鍾慮毛鐩先後修之

學田　嘉泰志云故丞相魏國史公鎮越之明年實乾道戊子始捐己帑置良田歲取其贏給助鄉里賢士大夫之後貧無以喪葬嫁遣者附于學而以義名之為規畫十許條劉諸石凡有請而應給與給而舉事多寡遲速皆有程眾實委之鄉官錢糧屬之縣主簿不斂散則隨鄉俗錢出納則均省計歲稔及給助有餘則就復增置教授學職亦與其事然雖養士不許移用府帥前後繼而成之蓋非一人所以久而不廢也總之會稽山陰餘姚三縣共湖水田二千七十一畝有奇地三十六畝有奇山篠地一百一十六畝有奇殯岡六十四畝有奇蕩一畝二角五十一步屋二十六間

府學田嘉靖十五年陶侍郎諧學記云太守楊公鑒田一區以贍諸生後復增置今共田一百八十二畝六分二釐一毫（內山陰田三十五畝二分七釐會稽田一十二畝八分一釐四毫諸暨田一百三十五畝六分）

山陰田三十四畝四分七釐一毫

會稽舊田一十七畝七分八釐弘治五年知縣陳堯[illegible]置其後漸失六畝二分八釐嘉靖九年知府洪珠教諭陳驥盡鬻之用以買拓櫺星門外地二十六年知縣王教復置田七十九畝二分九釐二毫四絲地六分三釐七毫立石以記近復增置共田一百三十三畝四分五釐七毫

蕭山自嘉靖十九年知縣林策創置學田以山為之凡二百五十五畝未幾還之於民隆慶四年教諭雷渊率諸生醵金五十兩置田五畝九分立有碑記知縣許承周復給入官田二十畝萬曆三年教諭黃時

濟朶工開田一畝一分四年知縣王一乾又給七畝
九分六釐共三十五畝
諸曁田九十三畝五分一釐四毫山一百畝
餘姚山七十三畝六釐三毫六絲
上虞田七畝五分又朱文公祭田七畝零亦屬學萬
曆十二年知縣朱維藩復泳澤書院乃以沒入滄照
寺田五十畝給學供書院祭祀修理戢費兼贍諸生舊
又有山三千八十五畝久爲人所侵嘉靖二十三年
教諭嚴潮清理還學立石碑記之無何奸民賄囑管
山人復沒

嵊舊田六畝三分嘉靖四十年庠生尹紹元以易官
山若干畝隆慶元年耆民鄭廷諾捐田十畝
新昌舊田六畝嘉靖中紹興推官陳讓給金庭觀田
九十畝又邑民俞則時捐田十六畝
社學 府城內社學一在如坻倉西嘉靖四年知府南
大吉即倉之隙地爲之其後知府洪珠創古小學於
捨子橋下乃更其地爲射圃今爲察院一在謝公橋
南亦洪所建即越王廟故址一在西光相坊越王廟
西
蕭山在風堰市舊申明亭址嘉靖中知縣林策建
諸曁在南門內舊紫陽祠址今廢
餘姚社學久廢不得其址
上虞在縣前西偏舊爲惠民藥局弘治中邑人韓日
誠請佃之嘉靖三年知縣楊紹芳諭令還官其族監
生沉淞等仍不受價遂建社學十四年火重建今福
日古小學
嵊舊新志俱無載
新昌社學惟基址存縣志云成化十年知府戴琥令
庠生張琰爲師選民生俞鑾等集石佛寺訓誨提調
官毋月考督嗣後或舉或止

鄉學 國初縣隅都各有置今皆湮沒舊志或載或
否大抵即今蒙師寓館耳
義學 山陰湖門義塾在府城西北五十里元至正初
邑人孫敏中建
周氏義學在錢清鎮邑人周廷澤捌嘉靖十四年其
子給事中祚復聯廢驛地廣之有屋八間田三十畝
諸曁白門義塾在白門元方鑑立延金華吳萊爲師
宋濂王禕俱受業焉
餘姚呂氏義學在城內東北隅宋呂次姚建禮致名
儒湛若爲師遠近就學者常數百人次姚曰饒之紹

興中其裔仲應重建有屋五十間田五百畝有奇李
光有碑今學乂廢碑剥落不可讀
新昌石溪義塾在石溪鄉宋石待旦教授之處中爲
三區號上中下書堂使學者迭升之人以此勉勵成
名者甚衆傍又設藏書閣占山水之勝又有萬卷堂傳
心閣
稽山書院府城內稽山書院在卧龍山西岡山陰地宋朱
晦菴氏嘗司本郡常平事講學倡多士三衢馬天驥
建祠祀之其後九江吳革因請爲稽山書院歲久湮
廢 明正德間知縣張煥改建於故址之西嘉靖三

年知府南大吉增建明德堂尊經閣後爲瑞泉精舍
齋廬庖湢咸備時試八邑諸生選其尤者升于書院
月給廩餼王守仁尊經閣記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
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
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
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
也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
見於事也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
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
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
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
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或變者也是常道也以言其
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
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
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
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辨焉則謂之
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於誠僞邪正之辨也
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

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
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
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
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
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
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君子之
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
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
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
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
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
僞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昔者聖人之扶人
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
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
以自全也乃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
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
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
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
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
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

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
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爲窶人丐夫而猶
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
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
故也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
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詞競
詭辯飾奸心盜行逐勢壟斷而猶自以爲通經是謂
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
寧復知所以爲尊經也乎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卧
龍西岡而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元善既敷政於
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
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爲尊經之閣於
其後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
予一言以諗多士予既不獲辭則爲記之若是嗚呼
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
其亦庶乎知所以爲尊經也矣 萬曆七年奉例毀
書院遂爲吳氏所佃頹尚書名存之不遽毀十年知
府蕭良幹來始復而修之改名朱文公祠又即瑞泉

精舍址建一堂題曰仕學所

張元忭朱文公祠記

宋朱文公先生以常平使者至吾越僅數月而講學敷政士若民交德之始爲祠祀於稽山既又爲紫陽書院元人吳衍記之詳已歲久且圮嘉靖初太守渭南南侯重新之祠之後爲尊經閣則文成王先生記之海內之所傳誦者也頃年挽政以新法罷諸書院盡墮斥其所有於是稽山祠亦在罷中承所者爲邑人吳伯氏其弟大司馬時爲侍郎數過余牍頓曰他祠可毀文公祠可毀邪第主者方銳甚不可撓吾已報伯氏令完屋與像待之矣久之忭以使行而同年友戶部郎中蕭侯出知吾郡侯潭產也嘗學於水西而卓然有聲者司馬公曰可矣遂以爲侯侯既至會司馬公亦謝事歸而忭又還自楚得參相從史乃以狀白兩臺兩臺謂司馬衛道義甚高又謂侯初視郡能知所先馬亟嘉可之侯復以原直歸司馬侯遂舉首新文公祠次尊經閣又以其餘屋五楹仕學所將以政暇日集諸生講肄其中工既竟謂忭與聞始末宜有記且曰頫則不復以書院以祠矣忭喟然嘆曰嗟乎道之廢興果盡係於天哉方其將廢也苟有其人調護於其間則不

至於大壞而不可振及其將興也苟無其人焉亟爲之圖拘攣於己事坑惕於歲時既易失跡蓋易泯然則以其人之所係蓋甚重矣雖然祠之興也匪直崇賢抑以倡學也夫興祠易興學難興學易學而會于一難祠興矣儒學於其地者周孔其譚而蹈跖其行又或出口入耳漫焉無當於身心辭之百工日居其肆而呰窳不事事其若王人之意何且祠以祀文公也而文成之記尊經乃其措別世之論者日文公之學篤於行不知外心無以爲行文成之學求諸心不知外行無以爲心是惟善學者即日用而著察本妙悟以修持則爲朱爲王雖途徑不同其至於道也一而已矣不然百工各挾其勢務以相前而不務相濟又豈王人之心哉忭既幸道之將興而又懼學者之意且惑故申告之若此

蕭良幹仕學所記

越故有稽山書院王文成所記尊經閣在焉頃中廢予守越復修葺之語具張太史記中予時以朔望集諸生其間相與究文成之緒頗集且衆弗克容也已行視閣後歷級而上有地一區業爲蔬圃矣亢爽夷曠四顧豁然詢之則前守南公大吉所建瑞泉精舍遺址也亟命工庀材爲堂五楹於其上前爲軒脩廡禮堂函秘諸生卒業焉扁之曰仕學所諸生請曰今之名堂也何居君子無一息不學學無時也無一日虛非學無所也今之名堂也何居無亦取諸子夏氏仕優則學之義與夫必仕優而後學是仕與學爲二也是學爲有間也非學之旨矣予曰否否子夏氏之言未爲失也夫子夏氏固謂學與仕非二也學而優焉卽仕也所謂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是也仕而優焉卽學也所謂裁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是也斯仕學合一之旨也乃予則固有取爾焉始吾之學於家也嚴憚有師切磨有友日寘其身於聖賢載籍之間而世故無所入其胸臆然且佇焉悠焉若或恣焉今之仕也肆於民上所願指而氣使皆畏我也者所奔走而趨承皆順我也者利祿榮名之私日眩乎其中而讚毀譏謗榮辱得喪之故又時時相尋于其外吾於此其能無忽心乎能無羨心乎能不惡怒而動搖矣乎吾雖時覺之而倏忽與仕莫能自必者豈少也吾茲進而與諸生聚講於斯也吾心惕焉若寐之醒焉鄙焉若滯之決焉向之忽者羨者惡怒者動搖者不俟規誨不煩言說毛豎骨竦與汗而俱出也已一會聚則一警策愈警策則愈凝定慎斯以往而無間可幾也

故吾葺進諸生而會也若將以化導諸生而豈知吾實藉諸生以爲鞭影哉溯於斯望於斯舍政事而趨會之恐後若以爲迂緩而不切於事情而豈知吾之不可一日缺哉吾之名堂也蓋以自況也諸生曰其然哉聞諸文成雖軍旅倥勤中不廢講學日吾於諸生猶魚之有水也斯固其學之緒也夫是所也恍生以仕學吾嘗以學仕一也無寧仕實藉斯而學焉者可獨綴乎吾知勗矣請書其語以爲記

五雲書院後改雲衢書院在東雙橋東會稽地亦萬曆七年廢十二年知府蕭良幹重修改名五雲館

山陰蘭亭書院在府城南二十五里本晉內史王逸少修禊之所元時置書院設山長今廢

陸太傅書院宋陸軫也在府城西六十里牛峯寺側歲久廢　明正德間郎中周初重建

會稽和靖書院在王笥山元置山長今廢

蕭山道南書院在德惠祠右成化二年知縣賓昱建

諸暨紫山書院在西門內嘉靖十四年本府推官陳讓建有廢寺田一百七十四畝供費四十二年掌教事者與一二生盡鬻之圖以遷儒學而學不果遷田則亡矣

餘姚高節書院在客星山南嚴子陵墓左宋咸淳七年劉黻爲沿海制置使邑人何林請建有夫子祠義悅思賢二堂絲風亭嘉定十七年郡守汪綱建高風閣宋暨元並置山長生徒甚盛養贍田至八百餘畝

明興罷山長書院如故洪武中有千戶劉巧住取其廢材營三山所演武廳遂湮廢天順成化以來監司屢行府縣興復皆不果劉熙安記高節書院奉子陵嚴先生之祠在餘姚州東北十五里重山環合絡飛峰羅遠林豐草蒼翠耽目書院乘山巔隨地勢前低後崇葺理嚴潔門堂四楹中建大成殿兩廡翼殿後爲子陵祠塑衣冠像祠東西室列秋等賢祠下左右爲門齋講堂四楹居祠後漢書逸民傳稱先生會稽餘姚人耕於富春釣於嚴瀨年八十終於家今其墓在書院右嵩書院因墓而立以祀先生也登墓道上東望山凹處如吻仰張天日昭朗凹外隱隱見海初余以職在長教奉祠欲即書院齋居誦徒上類咸謂山谷荒寂不可居時老儒趙君埠與圖智長老來識舟善勸掃一室留余有法桂寺住持悅白雲者穎慧能文章每訪余聽談易未幾浙東西學者踵至僧舍隘不能容遷姚江北官舍每朔望向晨行與赴書院率士子拜謁具饌而退春上丁前期詣祠下行事余身往書院則出郭循田間小路行十里許有石梁跨溪水溪陰有絲風亭以先生嘗釣游焉故名循溪緣山有石磴闊三尺而修曲邐三里當路有石基方可入丈嶙峰斑昔人建亭稱雲山蒼蒼之歌名蒼雲亭又二里石路盡遂登山由土徑崎嶇盤折抵書院陰雨徑輒泥淖或阻潦水行者告病明新甫直學潘國寶者年少好學與其二弟咸來從遊以錢五百緡脩贄余拒不受因諷其楚士徑浦生慨然出錢買石隆填於徑而甃之下接石路上徹院門環舍茂樹尤多楊梅學產歲利供朔望丁祀敦官得祿強半余始視事當癸巳九月二日所與交者前守郭彥達省掾李元中判官程邦民學正劉中可及士人仕者劉彥質鄭學可李文衍楊季常暨其弟元度趙維翰宋無逸維翰君埠子也文士則鄭元秉趙養直帥史王國臣濟史高仲寶方外則四明山宮王茅石田餘所識不悉載

怡思書院在四明鄉宋脩職郎孫一元建別有文會之所曰爐溪文社今廢

上虞古靈書院在縣北屯山之陽今廢

月林書院在清風峽是朱子講學之所宋潘時建

泳澤書院元至正間溯于西溪湖之濱方樞客移金罍山東以朱文公弭節講學於此立院祠之前橋曰來學橋歲久廢　明萬曆十二年知縣朱維藩既復西溪湖併復書院

嵊二戴書院在縣北一里元元貞二年浙東僉事完顏貞縣尹余洪建二戴者晉戴安道及其子顒也

淵源堂在東曦門外宋周瑜建別有細論堂蘊秀軒

同襟館蘭馨室永嘉王十朋居師席台溫秀士多在

館塾

新昌石鼓書院在西石鼓山宋太傅石亞之建後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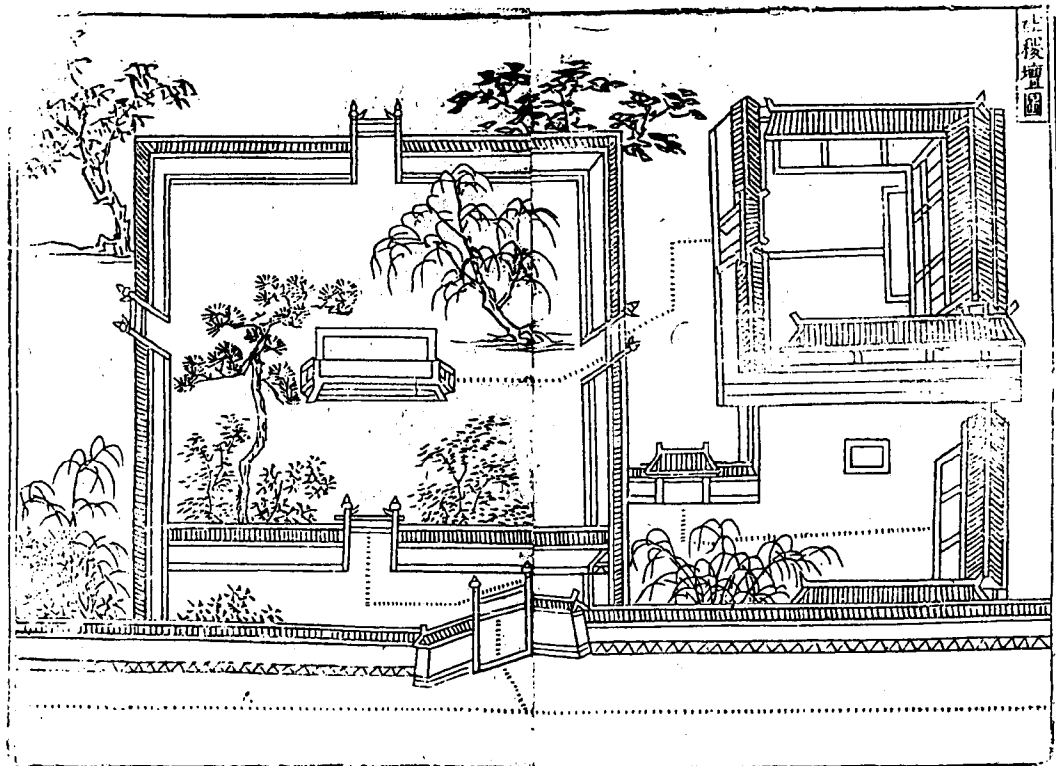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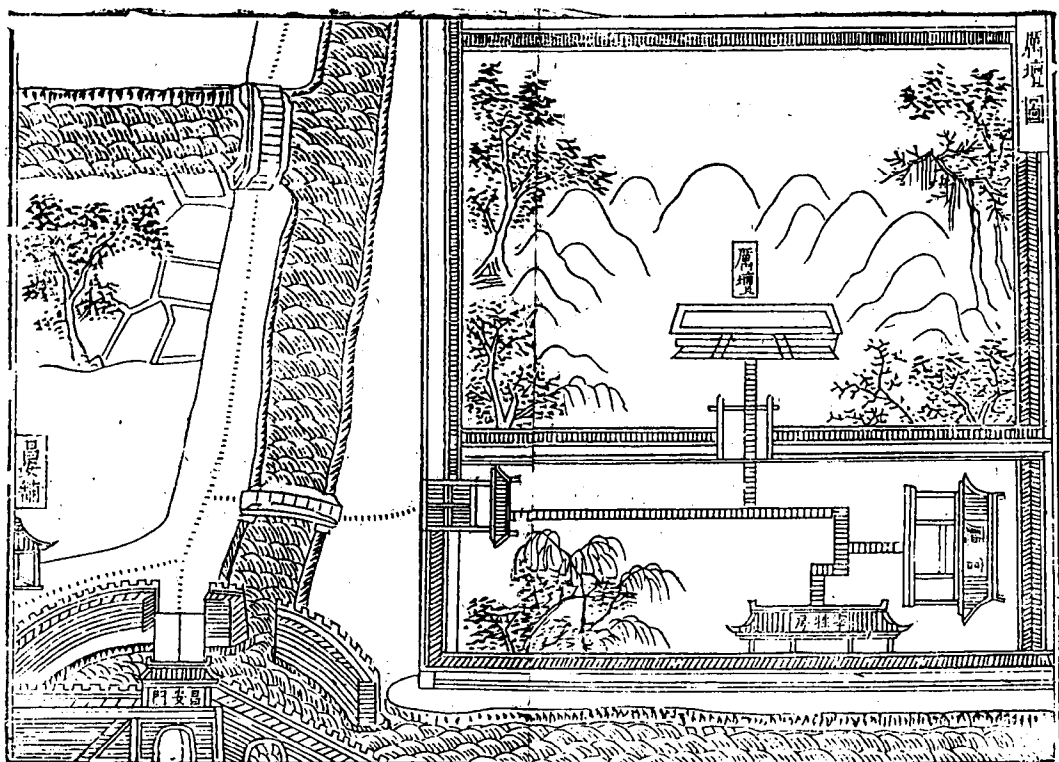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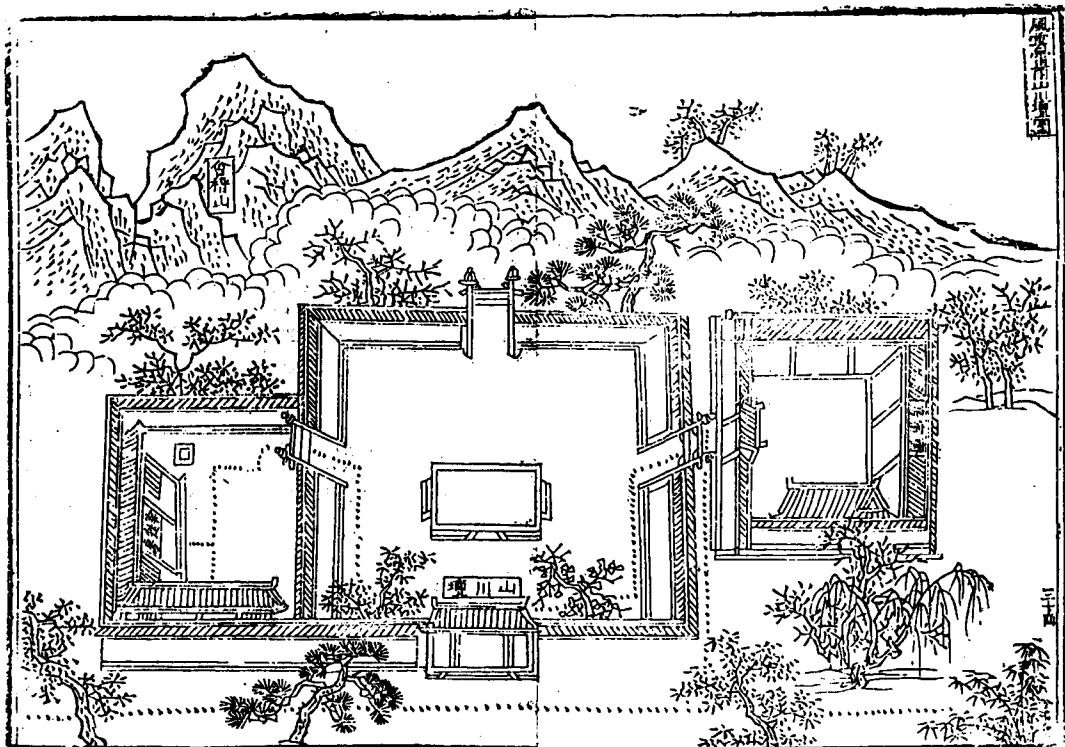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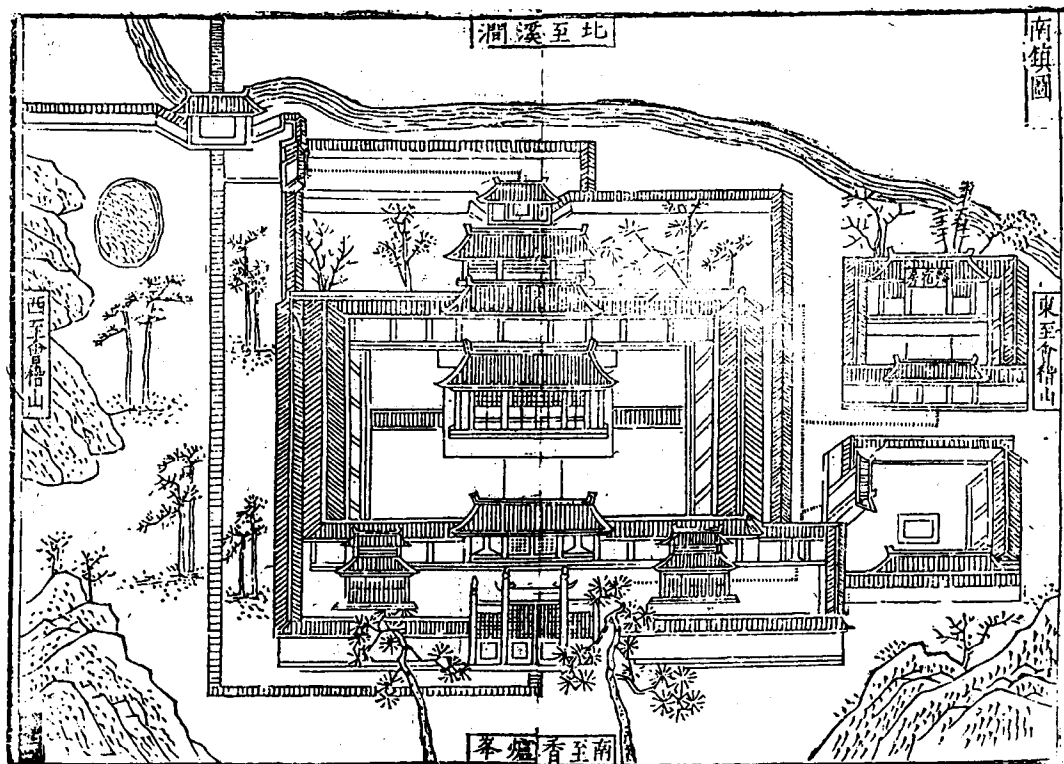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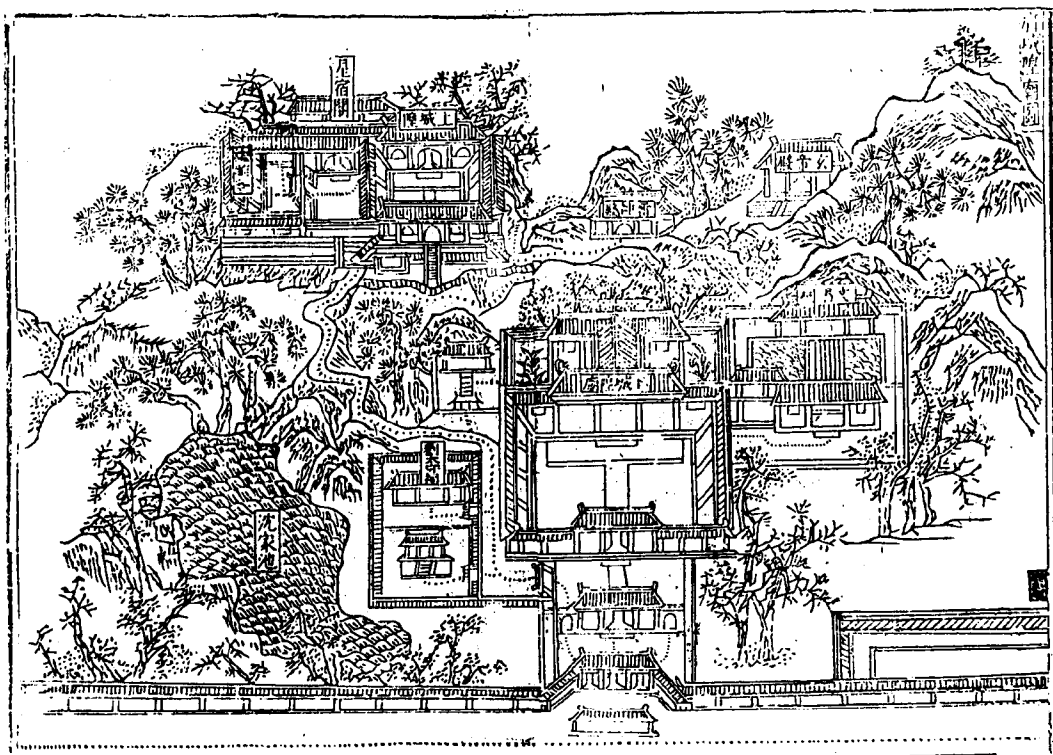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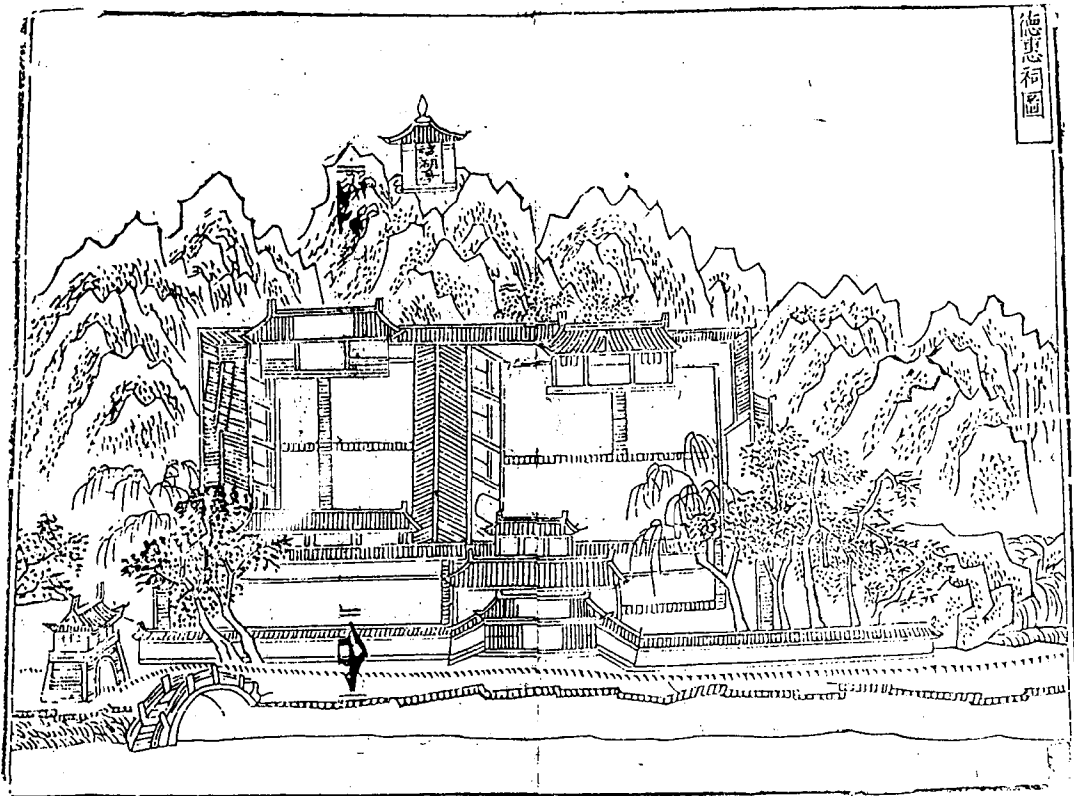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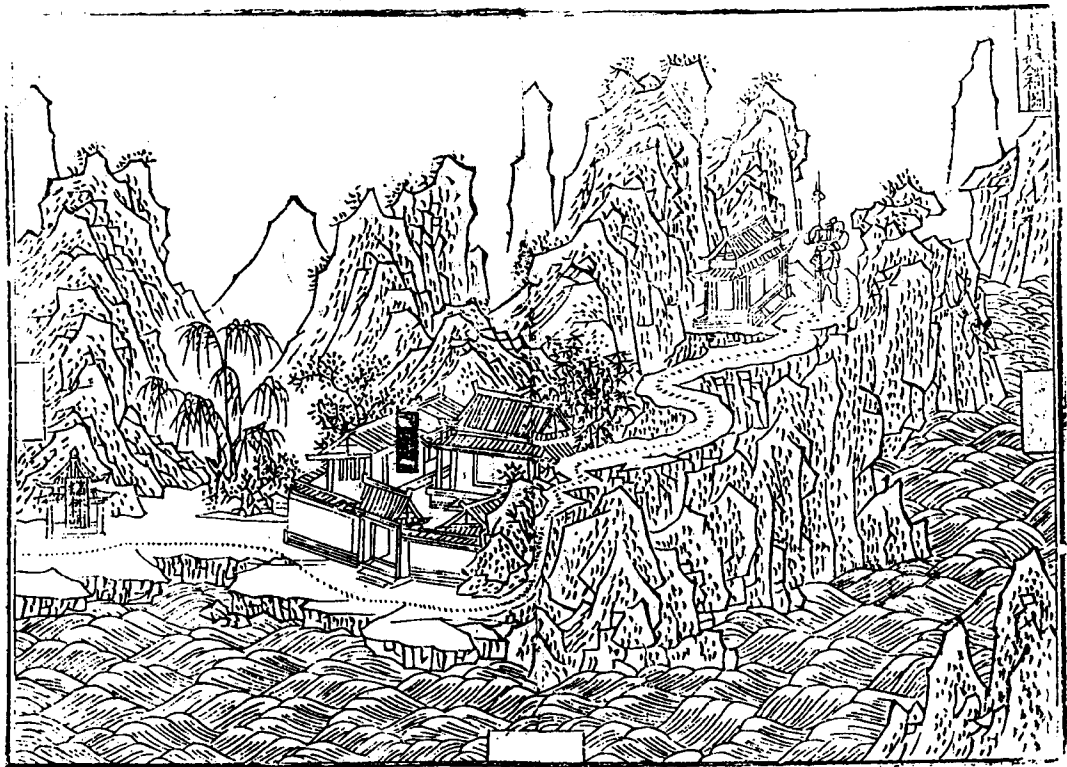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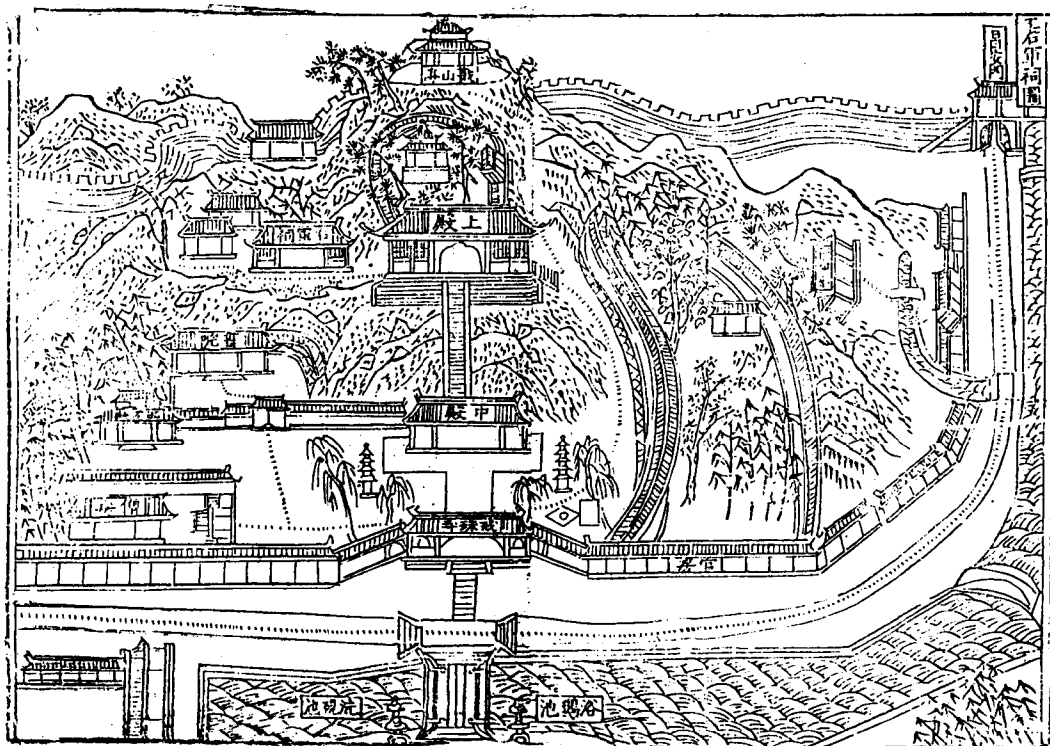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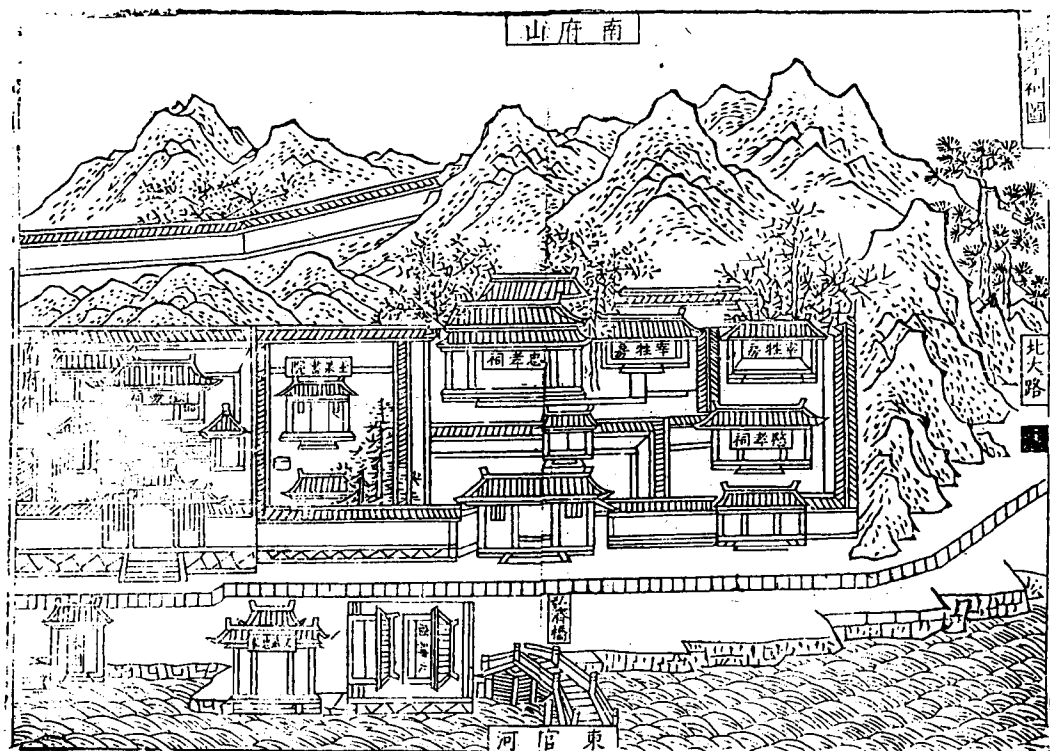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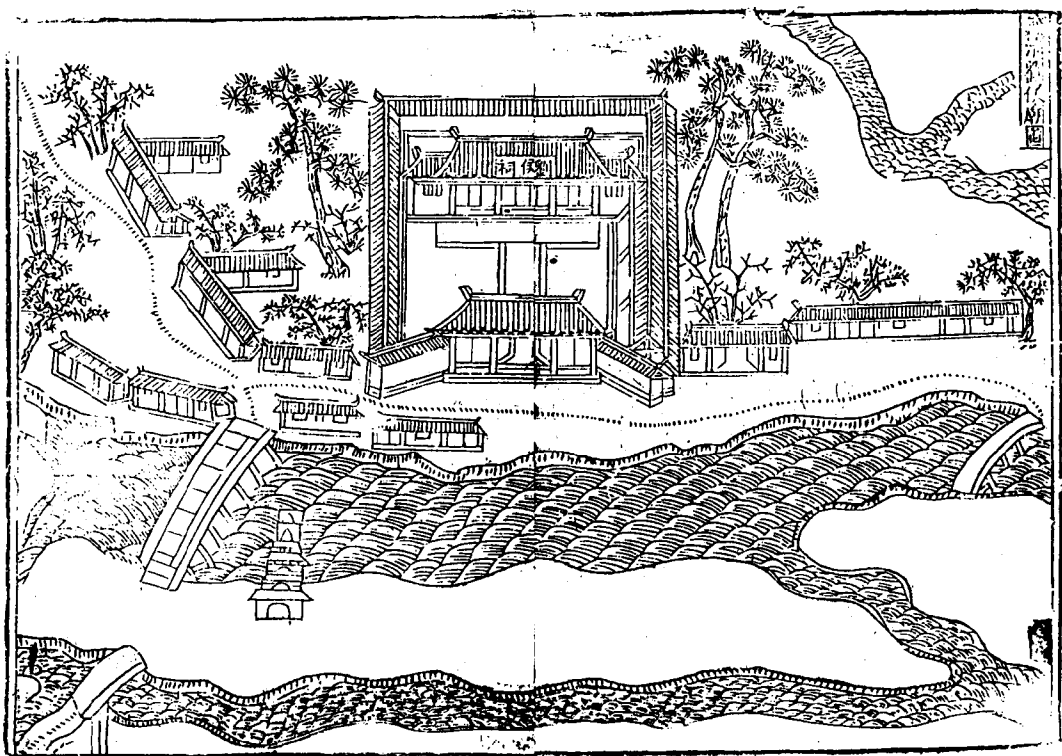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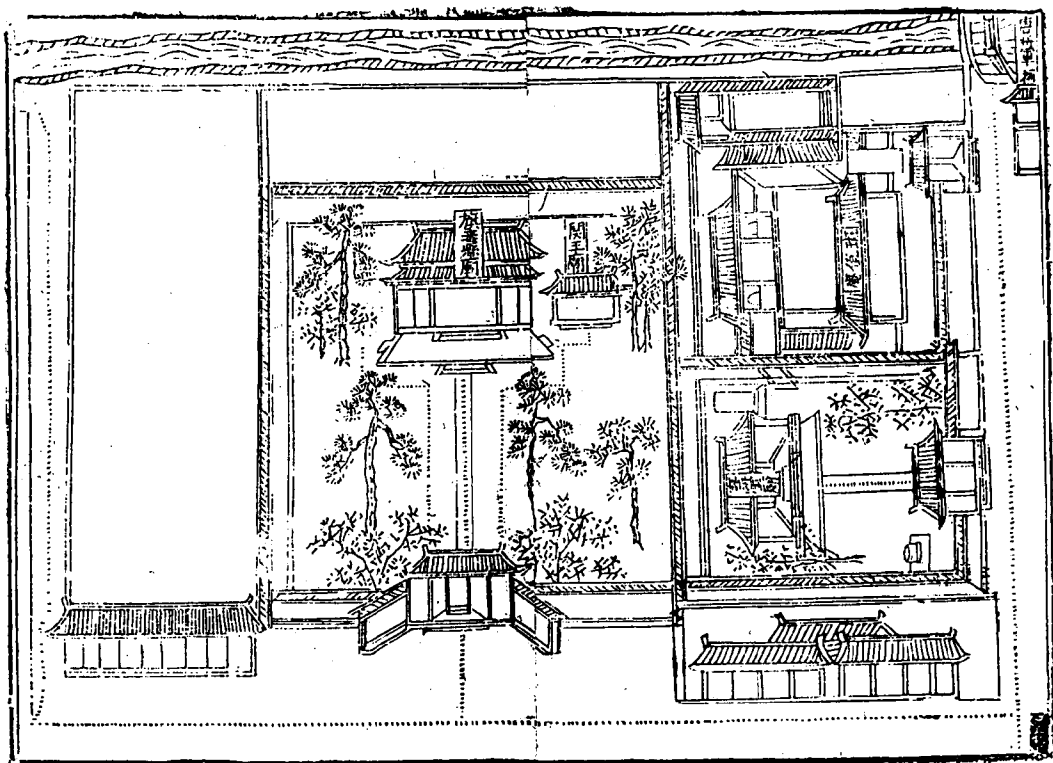
明嘉靖中知府洪珠復建〔宋樓鑰序〕書堂舊蔓百年聆太傅之絃歌洞竈永成尤樽服仙人之藥餌

…壇圖

北至溪澗
南鎮圖
西至會稽山
東至會稽山
南至香爐峯

德惠祠圖

南府山
忠孝祠
宰牲房
北大路
東官河

上殿
中殿

祠祀志一

壇 廟 祠 堂 亭

壇府社稷壇五季以前不可考宋時在城南二百九十步元遷昌安門外今在迎恩門外數百步運河之南山陰會稽之祭附焉其規式儀注則天下郡邑所同不列也地隷山陰

縣社稷壇宋志山陰在柴場坊會稽在禮禋坊今制凡縣附郡者俱附祀於府壇舊壇廢宋陸游會稽縣重建社壇記古者侯國地之別三爵之等五皆有宗廟社稷泰黜封建罷郡守縣令於是古之命祀惟社稷尚存陵夷千

餘載士不知學古吏不知習禮其祀社稷徒以法令從事儀封壇壝服器牲幣一切苟且坂便於事無所考法宋典文物浸盛自朝廷達于下州羣邑社稷之祀畧皆復古不幸中更大戎之旣兵氣南被吳楚中典七十年郡縣之吏往往惟餉軍弭盜簿書訟獄為急及吏以期告漫應曰如今至期又或移疾弗至雖朝廷所班今式或未嘗一視況三代之舊典禮乎會稽之為邑寔奉陵寢且在安撫使提點刑獄提舉常平治所有將迎造請之役有符檄期會之煩救使內家及宗室近屬一歲屢至亭傳道路舟車徒役一有不治責在會稽者十居七八故令於祀事尤不遑暇縣社在禮禋坊曰社曰稷曰風師曰雨師曰雷神凡五壇皆廢不治祀則茇舍以為次凡祀之費一出於吏雨則寓於吳越王祠之門承議郎四明王君時會之來為令始至周視壇所喟然歎曰幸為政于此得有人民社稷事孰大於是者乃即其地為垣八十丈築室四楹有門以時其啓閉有庫以儲其器物凡宋之樸豐之枌榆故事執松五十又稽令制度粢秸完席幣篚樽俎豆籩簠簋勺冪莫不如式粢盛酒醴牲牢莫不共給獻有次祝有位齊有禁省饌食爵奠幣飲福望燎望瘞有儀祝事各以其日王君祇敬齊戒與其僚從事禮成而退無違者會稽歲比不登及是雨暘時若歲以大豐民歌于途農抃于野皆曰吾令致力於神神實饗答吾其可忘於是父老子弟相與告予請記其事予曰為政之道無他知先後緩急之序而已王君設施知所先急如此雖欲不治得乎雖然是朝廷以班郡縣者王君特能舉之爾後來者顧獨不能耶故予並記始末所以告無窮也慶元二年五月二十日中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陸游記　蕭山在縣西二里諸暨在縣北三里餘姚在西門外一百五十步上虞在縣西一里嵊在繼錦門外西嶺之上新昌在縣西北一里

風雲雷雨山川城隍壇府祀在會稽山之陰山會附焉蕭山在縣東三里諸暨在縣南四里餘姚舊在江之南一百五十步今新城內嘉靖三十四年移於新

城南門外一里上虞在縣西南二里嵊在縣南五里新昌在縣南百步

厲壇及山會共祀者在昌安門外蕭山在縣北一里諸暨在縣北二里餘姚在武勝門外十步上虞在縣東北二里嵊在縣北二里新昌在縣東北一里以上各壇俱有司春秋祭惟新昌厲壇清明中元下元三祭

里社壇鄉厲壇洪武禮制每里立一所今或存或廢南知府大吉曰昔予在總角時日從鄉里諸小兒遊明星後月之夕弗夜分弗歸寢也外戶不閉而牛羊

亦偃游以休矣當是時春祈秋報之禮里皆以時而
舉焉品物儀文甚修飾也而人未嘗言貧既而從我
先大夫宦遊宛鄧宛鄧之俗猶夫吾鄉也後七年歸
至鄉里則見夫閭巷蕭條已非昔日矣既乃登仕版
遊四方者又九年再歸鄉里則見夫景象寥落少壯
者傑傑然老弱者奴奴然昔日祈報之禮蕩然盡廢
里社之壇悉就荒穢而莫之或跽矣是故三尺之童
皆就農務而貧不能免日未及入戶已堅閉而猶致
夫冠也回首昔時每撫心一太息焉乃今又分符來
守茲土茲土之俗其不如昔時者亦猶夫吾鄉也是
故里社鄉厲之壇荒廢過半而莫之有考是又可爲
一長太息者也夫守一邑則以一邑爲一家守一郡
則以一郡爲一家吾家日就衰頹而吾子弟之貧也
乃至是焉惻然而傷惕然而警焦然而思吾不能已
於懷
矣

廟　府城隍廟舊在卧龍山西南之顛自昔紀載皆云
神姓龐諱玉爲越總管惠澤在民既卒郡人追懷之

祠以爲城隍神梁開平二年吳越王錢鏐奏封爲崇
福侯宋紹興元年詔以駐蹕會稽踰年妖祲不作賜
額顯寧封昭祐公三十年顯仁皇后靈駕渡江無虞
加號忠順乾道五年加號孚應八年加號顯惠淳熙
三年封忠應王後又加號昭順靈濟孚祐元時增置
下殿於山之麓　皇明洪武三年詔去前代封號稱
紹興府城隍之神專祀於山麓下其上存爲古勝蹟
焉下廟殿之東有思敬堂今改爲文昌祠其前有凝
碧池池上爲石橋上廟前大門下臨絕壁右有星宿
閣下有池池之前有堂今爲佛巖右又有會景堂今
易名豁然堂坐攬諸勝爲卧龍山奇絕處萬曆十一
年下廟殿災知府蕭良榦重新之視舊加壯麗焉又
府城西三十里柯亭北有城隍行祠按唐書忠義傳神龐堅四世祖
也京兆涇陽人魁梧有力明兵法仕隋爲監門直閤
李密據洛口寇逼東都王以關中銳兵屬王世充擊
之百戰不衄煬帝崩乃率萬騎歸唐時唐室新造諸
將起於行伍高祖以王隋之舊臣久宿衛習朝廷制
度拜領軍武衛二大將軍俾爲諸將模矱秦王尤所
親倚常從征伐薛舉寇涇州拔高墌舉死子仁杲勢
益張秦王命梁實營淺水原賊將宗羅睺攻之甚力
王於是命擊士卒殊死戰秦王以勁兵擣其背羅睺
大敗遂擒仁杲平隴西尋爲越州總管威望甚著盜
不敢犯其境武德二年召還巴山獠叛除梁州都督
悉討平之仍爲監門大將軍卒太宗爲輟朝贈工部
尚書幽州都督錢鏐記若夫冥陽共理之規人神相
資之道傳於史冊今昔同符切以浙東地號奧區右
之越國當舟車輻湊之會是江湖衝要之津自隋末

移築子城因遷公署據卧龍之高阜雉堞穹崇對鏡
水之清波風煙爽朗緬惟深固宜叶冥扶故唐右衛
將軍總管龐君諱玉頃握圭符首臨戎政披榛建府
吐哺綏民仁施則冬日均和威肅則秋霜布冷堵墻
愛戴黔庶謳謠尋而罷郡興嗟餘芳不泯衆情追仰
共立嚴祠鎮都雉之岡巒宰軍民之禍福殷堂隆邃
儀衛精嚴式修如在之儀仰托儲靈之應往歲寰生
劉氏妖起羅平予躬稟睿謀恭行天討數年擐甲兩
度越墻皆資冥贊之功以就戡平之業特爲重增儀
像嚴絜牲牢邇來四野無塵重門罷柝丁卯歲揚旌
東渡巡撫軍民躬奠板築目瞻靈像每暢吳風越俗
共欲道泰人安昔爲兩鎮之疆今作一家之慶遂馳
牋表請降封崇所獲朝恩與漢牧齊標美稱共泰緣
對發尋蒙天澤果賜允俞須崇福立嘉名昇五等之
尊爵其所奉勅命具列如左嗚呼人惟神祐神實人
依爰自始定金湯鹵陳祠宇眞茲中興三百年來雉
享非肇木發列爵令則値予佐國運統蕃維啓吳越
之嘍封爲東南之野士光遇金星應籙梁德克昌道
既恭於君臣澤遂加於幽顯獲中奏薦邇降微章今
則象軸煥新龍綸遂至表勲名於萬代昭靈感於千

秋固當承祐皇私長垂幽贊保我藩宣之地遐清妖氛
沴之源北泰斯民永安吾土垣矣赤矣永作輝華令
嘗吳越變革一王理事亦仗土地陰騭冥力護持神
既助今日之光榮予亦報幽靈之煩穢但恐久凉改
易星歲征遷不記修崇莫源事始聊刊貞珉以示後
來梁開平初鎮東軍牆隍神龐王前刺名將剖郡良
材頃因剖竹之辰實有披榛之績撤修府署葺緝吏
民豈獨遺愛在人抑亦垂名終古況錢鏐位隆三鎮
功顯十從能求福而不回致効靈而必應頒加謚號
以表冥符宜旌茂業之功用顯優隆之澤宜賜號崇
福侯仍付所司宋紹興初朕展義東南駐蹕都會宮
室城郛之必葺殄殲之閒氛祲妖孽之弗興緊神之
祐是用錫上公之尊爵加二字之榮名不顯其光肅
示無窮之報自今以始常儲有美之祥宜特封昭祐
公明王祖詩懸崖峻轉路如梯闌楯憑虛俯澗滔高
閣迥臨飛鳥上層城半逆卧龍西雲籠疊嶂修蛾儷
煙寫遙空匹練低無限夕陽憑遠景重來看我何年
題謝遷詩迤邐岡巒隔市塵嵯峨臺殿集高真天低
象緯先分野地接蓬壺獨貯春大府建牙森紫戟仙
壇奏石足荊榛潤前多景真奇絕老眼于今又一新

蕭良幹重建城隍廟記今制郡邑皆有城隍廟云越
城隍神者相傳唐龐王鎮越有惠政卒祀以為神最
靈應而其廟枕龍山之麓尤據形勝為浙東冠歲甲
申九月守者不戒廟胥以燼越之民皇感奔走若弗
克莫厥居也守憂焉圖所以新之吏白工大費鉅當
請諸公帑守曰公帑方詘即用之將必取盈焉吾何
請為然則當括諸民財守曰民財方匱吾不欲以煩
公而顧忍於剝民乎第興工毋徐計而銖累之耳於
是首捐其俸之餘五十金以屬山陰丞市材僦事而
以次第營度之蓋十閱月而工告竣前堂後寢庭臺
翼然其高廣視舊倍三之一而閎壯堅固遠過之左
右為兩廡前為重門最前為大門以堪輿家忌縮八
十餘武外為屏垣堵庖舍咸與維新諸凡煥然備矣
僉謂宜有記守惟自昔有國家者莫不以事神治民
為首務我 太祖於守令尤拳拳告戒若曰慢神虐
民國有常典夫民則吾所治也神道幽遠而並舉之
何也易不云乎聖人以神道設教事神亦所以為民
也守之蒞斯土也貪者得而賞之不貪者得而罰之
而陽拂其賞罰之權於明祭神之相之也貪者得而
福之不貪者得而禍之而於持其禍福之柄於幽民
之情於其明而可見者常玩而於其幽而不可測者
常若有所畏而不敢肆故夫神也者所以濟守之所
不及也越俗狡徙易玩法顧獨敬事神祠宇鼎比在
在皆是其於城隍神尤崇祀惟謹蓋猶有懼心焉是
亦可與為善之機君子所為因民而利之者其將在
斯也茲廟之作所不容已與是役也費凡若干緡出
於守之助者十之一出於各邑之助者十之二出於
民之助者十之一出於守之所注措者十之六其工
則罰諸遊民之不事生業者其所注措閒取諸罪民
之麗於法而不可解者使之自結於神而勸其遷善
改過之念亦所以因以為教也郡與事者為同知桂
林張君延熙通判桂林徐君耍史君著勳推官汾陽
陳君汝璧邑同事者山陰知縣張君鶴鳴會稽知縣
曹君繼孝督工則山陰丞鄭日輝耆民薛部陳繪王
元泰俞紀為守而紀其
事者宛陵蕭良幹也

縣城隍廟山陰舊在縣東五步靈承坊久廢嘉靖二
十一年知府張明道知縣許東望新建於太清宮側

與鎮東閣對會稽在縣東二十餘步按城隍神者以城及隍而立今兩京有都城隍廟其府若縣不聞別有祀也山會二縣既係附郭則與府同一城隍乃復有此二廟殊不可曉蕭山在縣南一百五十步諸暨在城西北隅餘姚
舊在縣西二百步許宋末移今處在縣東北可二十
步上虞在縣東一百步剡自後漢嵊在縣西五十步
神舊稱陳長官新昌在縣西一百步蕭山新昌宋時俱祀崇福侯謚即府城隍神也後改立今廟云

先師廟九在府縣學有司春秋祭

府城內崇善王廟在卧龍山西麓

火神廟在寶珠橋側嘉靖四十四年府城多火災知

楊兆建又一在會稽縣東、

鮑府君廟舊在陽堂山輿地志鮑郎名蓋後漢鄮人為縣吏縣嘗俾捧牒入京留家酣飲踰月不行縣方詰責也而得報章果上審究貿然既死葬三十年忽夢謂妻曰吾當更生盍開吾塚妻疑不信再夢如初乃發棺其尸儼然如生第無氣息耳其器皆完潔若日用者冢之四旁燈然不滅膏亦不銷郡人聚觀咸神怪之立祠以祀號永泰王嘉靖十六年知府湯紹恩改建於能仁寺西

都土地廟在如坻倉東又一在戒珠寺前

龍口廟在鎮東閣側

祠山大帝廟在府橋東神張姓名渤漢神雀中人禮斗橫山有禦災捍患功或云佐禹治水有功其賽禱盛於廣德州常以二九月降至日必風雨有請客風送客雨之說不知何時流衍於越以上隷山陰

紹興衛旗纛廟洪武初征南副將軍廖永忠建在衛西南廢後民人錢阿金移於會稽縣東南法濟里臨山衛則在衛西北八字橋側觀海衛在後堂東俱衛官以霜降日祭

徐相公廟在會稽縣學西弘治中有老人自禹廟舁

言遇神事甚異知縣陳堯澍為立碑於廟而神少時嘗從於獄獄亦祀神明徐渭碑神姓徐名能佛世鳳陽人宋端平三年三月十三日生當父官會稽學時嘗從道上拾鷄外賊之得白鷄以聞莫有敵者父母憎其俠遂去家為縣獄長未幾改行讀書歸事其父母以孝聞殁而為神至動人士咸淳三年詔封神白衣頂聖入明人爭奉之天順成化間再拓其居於候所稱學西闘鷄塲所至弘治初乃有沈潤王世咸事潤曰我嘗夜半膠丹淺水鬼火熒逆忽失楢我迷禱號神忽闘空鷄遂從程以歸世咸曰我為老人隨參南鎮夜歸忽一白衣告虎至已而果亦虎至我楢不能號自衣詭虎虎云異我以歸及別問為誰曰老夫會稽學西徐姓者也於是皆趙信始請鄉先生陸建寧記於石而徐有衆以祠神神之蹟顧漫不知也其繫之六年始刪次建寧記後碑於此而樂其義曰今世之祠神若因以神神也顧問其所以神神若何則徒知門不神胡獲封於人上又安能援二男子於鬼瘵虎口巾以余按建寧記神之得為神與其得封壺云相傳耳而二男子事亦僅

出其口有無不足據又鳥足以證神之神不神哉獨闘鷄有塲則直非無據者闘鷄而出於邪腋不腋而從直道上無故獲之此則真神者事耳京當其時用博用獄以自撤弄必有詭呼東纔於闘塲中絕前特異可以動天而幸幽者端平成淳終神之世僅三十年正南渡時宜典籍之不備也今獄既祠神不宜絕無所識又不宜以無據者充也故余取於神邪而腋且捨者以存信

金家廟在府學東以上隷會稽

山陰大禹廟在塗山南麓宋元以來咸祀禹於此

國朝始即會稽山陵廟致祭茲廟遂廢又一在三江巡檢司北一在餘姚東山宋王十朋詩蓋日英雄吞四海血祀初湖千萬載稽山木係稟尼江逆逆波濤鬼其腹鳥喙存勃十九年平湖霸越世稱賢故國無人念遺烈山間廟貌何寂然馬守開湖利源適歲沃黃雲九千頃年來遺跡半湮蕪廟領湖邊荒煙冷吳越國王三節還嘗將錦繡

褭江山自從王氣息牛斗廟北昭王居一間廼知流
光由德厚祀典誰能如夏后九年洪水滔天流下四
氏墊飛心憂帝懼萬國生魚頭錫禹黃鉞定九州功
成執玉朝冕旒奔走謳歌歸謳有迹會稽朝諸侯
書藏魁穴千丈幽蟬蛻塵寰不肯留千古靈廟依松
楸吾皇盛德與禹侔菲食卑宮惡衣裘思禹舊績祀
事修小臣效職躬薦羞仰瞻黼冕懷遠猷退惜分陰
慙惰偷嗟乎越山萬兮可堙而疇惟有禹貢蔡名長
不朽告成世禮無時休禹廟詩甚多茲
似宋茲廟皆故附焉餘俱載禹陵廟下

朱太守廟在昌安門外文應橋西漢太守朱買臣守
郡有破甌越闢境土之功民立廟祀之

梅福廟在梅里尖之麓久廢嘉靖間知府張明道即
梅山寺立像祀之[唐張喬詩二首]梅真從羽化爲吏
是須臾此地名空在西山雲亦孤
井痕平野水壇級上春蕪縱有雙飛鶴多年松已枯
[又]一自白雲去千秋壇月明我來思往事誰更得同
生雅韻藹遙遠真風梅殿清
今來爲尉者天下有仙名

靈惠侯廟在秦望山之麓

樧姑廟在府城西十里胡桑埭之東前臨鑑湖盖湖
山勝絕處也[宋陸游詩]客路風塵化素衣閑愁出
鬢成絲平生不負月明處神女廟前
竹枝[明王埜詩]樧姑廟前楊柳青樧姑廟下
春水生漁郎放舟入湖去斜日短歌無限情

靈功侯廟在錢清鎮

葛玄廟在靈芝鄉大葛村

昭澤侯廟在府城西南七十里温泉鄉神姓朱富門
巨族生有神靈成化間温泉鄉多虎患因建

謝尚書廟在府城西南三十五里龍渚埠

虞山廟在府城西七十里夏履橋

項羽廟在項里溪上

景氏廟在府城西九里三山之東山石堰上又有一
景氏廟在縣西七里吉宅村俚俗傳以爲二景本伯
仲死而爲神能福其民故至今四時祀之吉宅之景
氏廟叢木陰翳居大澤中四絕不通或云舊毋爲立
廟輒爲崇故至今但露祭而已

會稽南鎮廟在會稽山之陰周禮職方氏揚州之鎮
山曰會稽秦併天下以會稽山爲名山祭用牲犢圭
璧晉成帝咸和八年會稽山從祀北郊北齊祀地祇

以方澤其神則會稽鎮諸山隋開皇十四年詔就山
立祀且命其旁巫一人主洒掃多蒔松栢于祠下唐
天寶十年封永興公歲以南郊迎氣之日祭宋乾德
六年以會稽在吳越國乃下其國行祭事淳化二年
從秘書少監李至言以立夏日祀南鎮會稽山永興
公於越州後加永濟王元大德三年改封昭德順應
王　皇明洪武三年詔去前代所封爵號止稱會稽
山之神每三歲一傳制遣道士齋香帛致祭登極則
遣官告祭災眚則以祈禱祭每歲則有司以春秋二
仲月祭後禹陵一日田一百二十九畝七分三毫地

六十四畝一釐陸毫山三百三十二畝六分五釐二
毫總之凡五百一十六畝四分二釐

皇明勅祀記

洪武二年命某官張本致祭本作記曰洪武二年春正月群臣來朝
皇帝若曰朕自起義臨濠率衆渡江宅于金陵每獲
城池必祭其境內山川罔敢或怠邇者命將出師中
原抵平嶽瀆海鎮悉在封域朕托天地宗祖之靈
武功之成雖藉人力然山川之神實默相予況自古
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祀秩尊崇朕曷敢違於是親選
敦朴廉潔之臣賜以衣冠俾齊沐端𥨊以俟遂以正
月十五日受祝幣而遣焉臣本承詔將事惟謹正月
二十八日祭于祠下咸靈歆格祀事孔明磬石鏞文
用崇悠久惟神豐㠗磅礴靜主炎方典禮孔崇綱維
斯在尚期保安境土福澤生民是我 聖天子之
望于神明者而亦神明作我邦家之靈驗也臣張本
記

三年詔

自有元失馭群英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
同朕膺起布衣以安民爲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
統以正彝倫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
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

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
地開闢以至于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于
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
此爲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
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
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
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
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
去其孔子朝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
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
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爲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
故茲詔示咸使聞之

登極文

洪武四年 皇帝御名
遣臣致祭于南鎮會稽山之神惟神來正南土奠安
民物參贊之功國有顯應茲于嗣位之初特用祭告
神其歆格尚饗

宣德元年

惟神毓秀鍾靈鎮茲南土
奠安之功民物允賴茲予復正大統祇嚴祀典惟神
歆格永祐家邦尚饗

正統元年

惟神奠茲南土民物
育生允賴神化予嗣承大統祇謹祀禮惟神歆格永
祐群生尚饗 景泰文同

成化元年

惟神功參造化永
鎮南土奠安民物爲世永賴茲承大統謹用祭告神
其歆鑒佑我國家尚饗 弘治正德嘉靖元年文並同

災眚祈禱文

宣德十年

予新嗣祖宗大位統理下民
夙夜惓惓養民爲務尚祈神靈陰隲相雨暘時順
災沴不生百穀用成民用康濟國家治泰永賴神休
謹以香帛遣于至誠惟神鑒格尚饗

正統二年

朕祗
御天下民永懷保惜百穀長育惟茲厥時顧冀明靈時
隆敷佑無災無沴時雨時暘作歲豐穰以裕黎庶尚
饗

正統九年

予恭天育民懷京于德致茲久旱災及
群生夙夜省愆中心惓切神司方鎮憂憫茄同雨農
以時冝任其責肆茲祭禱尚冀感通弘布甘霖用蘇
豊稔眤予之忠將乃尚饗

正統十年

國家崇重方鎮
歲嚴秩祀所期默運神化庇祐生民邇者浙江台州
寧波紹興府縣沴氣爲災時疫大作死者相枕病者
無已聞之惻然深於於衷惟神表奠茲上民所倚賴
凡茲災沴能不究心茲特遣官賫香帛以告于神尚
冀體上帝好生之心鑒朕憫元元之意弘闡威靈禦
災捍患民物獲生全之福神亦享無窮之祀尚饗

景泰六年

恭承大命重付眇躬民社所依災祥攸係志
但內省政無外華或寒燠愆期或雨暘踰度田疇失
利麥穀不登饑切民心妨及國計水旱疾疫疊見此

方饑饉流亡困瘁累歲究惟所自良有在茲因咎致
災固朕躬罔避而轉殃爲福功贊與鈞特用懇所幸
副懇望謹告

成化十三年

國家敬奉神明聿嚴祠祀
所期默運化機庇祐民庶乃近歲以來或天時不順
故道不寧或雷雹失常雨暘爽候或妖孽間作疾癘
交行遠近人民頻遭饑饉流離困苦痛何可言邇者
山陰又有雨血之類惕然於衷罔知攸措惟神奠鎮
一方民所恃賴覩此災沴能不究心是用特具香帛
遣官祭告尚冀體上帝好生之心軫予憂憫元元之
意斡旋造化弘闡威靈捍災禦患轉禍爲福庶幾宗
生獲遂享報無窮惟神鑒之謹告

成化二十年

朕承
祖宗大統餘二十年而於奉神子民之道未嘗敢忽
何去年至冬雨雪全無方今春首京師地震此乃無
救成之望士民懷艱窘之憂惟神有秀鍾靈表鎮南
土覩此災沴能無究心今特遣人敬賫香帛虔告于
神尚期默運神機參贊化育俾陰陽順序風雨以時
坤維寧靜黎庶安康神之享祀亦無窮矣尚饗

弘治六年

伏自去冬無雪今春少雨田禾不能播種黎庶
實切憂惶予躬競惕因自側身修省虔致祈禱惟神
矜憫下民斡旋大旱造沛甘霖以滋禾稼以濟民艱

庚我有豐稔之休神亦享無窮之報謹告正德六年去歲以來寧夏作孽命官致討逆黨就擒內變肅清中外底定匪承洪祐曷克臻茲因循至今未申告謝屬者四方多事水旱相仍饑莩載塗人民困苦盜賊嘯聚勦捕未平循省咎由良深兢惕伏望神慈照鑒幽贊化機災沴潛消休祥協應佑我家國永庇生民

謹

告

虞舜廟在府城東南七十里太平鄉舜山之陽述異記會稽山有虞舜巡守臺下有望陵祠又一在餘姚歷山一在上虞百官市一在梁湖堰北稱爲行宮宋陸游詩雲斷蒼梧竟不歸江邊古廟鎖朱扉山川不爲興亡改風月應憐感慨非孤枕有時鶯喚夢斜風無賴客添衣千年回首消磨盡輸與漁舟送落暉

鄭太尉廟在樵風涇宋華鎮詩有序鄭相起樵風用郡守第五倫之薦致位三公與倫並列可謂盛矣祠宇之下至今猶有風朝南暮北鳴玉鏘金漢上公當年榮與舊君同故山廟食千秋後來往猶乘旦暮風

馬太守廟在府城南二里太守名臻築鏡湖遺利於越唐開元中刺史張楚始立祠湖旁元和九年觀察使孟簡復恢大之一在廣陵陡門隸山陰宋王十朋詩會稽疏鑿自東都太守功從禹後無能使越人懷舊德至今湖食賀家湖徐天祐詩澄湖昔在鏡中行總是當時畚插成莫訝靈祠荒蘚合煙波萬頃已春耕

曹娥廟初屬上虞後改隸會稽在府城東九十二里漢元嘉元年上虞長度尚爲石碑屬魏朗作碑文久之未就時尚弟子邯鄲淳年二十聰明才贍而未知名乃令作之揮筆輒就碑曰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與周同祖末冑荒落爰茲適居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以漢安二年五月迎伍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不得其屍時娥年十四號慕思盱哀吟澤畔旬有七日遂投江死經五日抱父屍出以漢安迄于元嘉元年青龍辛卯莫之有表度尚設祭以誄之辭曰伊惟孝女曄曄之姿偏其反而令色孔儀窈窕淑女巧笑倩兮宜其室家在洽之陽大禮未施嗟喪慈父彼蒼伊何無父孰怙訴神告哀赴江永號視死如歸是以眇然輕絕投入沙泥翩翩孝女載沉載浮或在洲渚或在中流或趨湍瀨或逐波濤千夫失聲悼痛萬餘觀者填道雲集路衢泣淚掩涕驚動國都是以哀姜哭市杞崩城隅或有剋面引鏡剺耳用刀坐臺待水抱樹而燒於乎孝女德茂此儔何者大國防禮自修豈況庶賤露屋草茅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越梁過宋比之有殊哀此貞厲千載不渝於乎哀哉亂曰名勒金石質之乾坤歲數歷祀立廟起墳光于后土顯昭夫人生賤死貴利之義門何悵華落飄零早分葩艷窈窕永世配神若堯二女爲湘夫人自效髣髴以昭後昆朗至尚以示之朗大嘆服蔡邕聞之來觀值夜以手摸其文而讀之題曰黃絹幼婦外孫齏臼又曰三百年後碑當墮欲墮不墮遇王叵後

魏武帝見之謂楊修曰解否曰已解曰卿未可言試我思之行三十里而論乃令修解之修曰黃絹色絲也幼婦少女也外孫女之子也齏臼受辛也蓋曰絕妙好辭帝曰吾亦意此但有智無智較三十里碑有王右軍所書小字新定吳茂先嘗刻於廟中後爲好事者持去宋熙寧十年著在祀典大觀四年封靈孝夫人政和五年高麗人來貢借潮而應加封昭順淳熙中皇子魏王判明州亦借潮而應淳祐六年復加封純懿且封其父爲和應侯母爲慶善夫人墓在廟旁其上雙檜挺古前有亭扁曰雙檜後毀於風嘉定十七年郡守汪綱復建亭且疊石廟前爲堤七十丈又建娥父曹盱祠及朱娥祠娥亦上虞人事見人物志俗呼爲救娥廟建熙十年會

稽令董稽以娥配享曹娥共一廟有司春秋祭　明
與因之不改嘉靖四年知府南大吉廓之以合郡烈
女從祀于東西兩廡宋政和詔勅越州上虞縣靈孝夫人爾以女子能達孝節踊水求父覩死如歸精貫金石人稱至今麗人來享有禱覩下義能體國響應甚明王人有言肆加封號仍葺廟宇用嘉忠勤嗟爾有靈稱該休顯可特封靈孝昭順夫人

諸閻詩　曹娥廟前秋草平曾祭鄮裏秋月明扁舟一夜潮無寐近聽江聲似哭聲

宋明詩　一川紅日漲晴波黃絹碑文浸碧蘿不止但爭三十里曹娥元不識中貴

王十朋詩　慟哭無尋處長江咒得屍風高列女身名重外孫碑荒草沒孤塚洪濤春古祠懷沙猶自光翊媿見男兒

元□□詩　表識曹娥孝當王如度尚首前度增舊築文字已新鐫朱范誠宜配

明□□詩　樓許共蒼江上送行客露來定依然求荃橈兮桂舟海靈旗兮中流望四山兮何所挾朝騶兮上浮玉笄兮雙珥驂青虬兮雲之外采杜若兮江臯芳菲菲兮未沫渾不極兮海門餞夕景兮江濱吹參差兮夔舞驅王軑兮繽紛雷填填兮拊鼓檜陰陰兮靈兩波沸涌兮安流神樂康兮終古

楊維楨辭　昔湘纍之徇國兮甘以死而傷生身雖殞而心不德兮同楚塋爲國殞夫何娥之恥軀兮亦前修之允蹈彼忘死以爲貞兮茲捐軀以爲孝惟娥之烈烈兮曾稚年之未并當吾父之善泅兮甘婆娑以藏陽侯忽其不亡兮哀層波之墊溺娥吠呱以哀鳴兮旬七日而閉食扣龍之宮不得其屍兮化精衛而莫爲力偃見父於重淵兮奮輕身於踊躍於乎推仁足以殘肌兮剛尼以固志誠足以開金石兮孝足以動天地風濤爲之折裂兮蛟鼉爲之四奔抱父屍以卬出兮偃肩髮之猶存詳江頭之之長老兮泣孤舟之過客抱道骸刃孜告兮其蛆生之刻木蠹完父於傷探兮娟代父於辭津綴焚氏之上言兮除肉州於特恩日予中人之可企兮匪拔俗而絕倫嗟娥之爲教兮習織葛以爲紀豈師傅之夙詔兮誦烈女之遺風推純誠之天出兮奮百代而獨立宜廟祝之永存兮表雙所於江邑迫元嘉之元祀兮得賢長於八厨屬卿郡以秉華兮樹穹石於龜趺追古猶以述作兮比西京以莫踰探石坐之雄語兮信贊美其非濫失何後宗人之孟德兮

過靈祠以駐馬摩道傍之殘碑兮感外孫與幼婦三十里之較智兮曾何足以爲再味綱常之大節兮繫長短之廖辭彼小兒之舐犢兮又何尤於德祖酌大江以爲酒兮攬江花以爲脯此英英之孝娥兮及皇皇之嫡南彼主將其可奪兮勁吾粟其莫禦顯激清流于東江兮洗遺汚於鄞土嗚呼銅雀麋鹿兮西陵狐鼠耿孝魂之長存兮照江月於千古

明楊基詩　孝娥有廟臨江側我一登臨倍感傷詩卷尚存唐翰墨斷碑猶刻漢文章日移檜影當階落風撼松聲入座涼黃絹只今遺古跡今人翻憶蔡中郎

江東廟在府城東北三里神石姓諱固秦時贛人廟于贛江之東漢陳嬰討南越神以捷報此廟祀之始越有廟不知自何時宋賜額曰嘉濟又一在諸暨縣東

孔府君廟在府城南二十五里又稱孔郎廟晉孔愉也世說孔車騎少有嘉遁意常獨寢高歌自箴誨自稱孔郎遊散名山百姓謂有道術爲生立廟今猶有孔郎廟舊志又云愉隱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爲事信著鄉里後忽舍去皆謂爲神人又一在故宅畔

陳朝公主廟在府城東八十五里

嚴司徒廟在府城東三十五里陶家堰相傳云漢司徒助也按嚴助未嘗爲司徒似誤

與翁將軍廟在縣東四十里白塔吳越忠懿王建

的耳潭龍王廟在府城東北十里

防風廟在府城東北二十里馬山相傳禹戮防風氏於會稽其後越築城得專車之骨徙葬於此

樊將軍廟在府城東三十里

青山廟舊名伏虎大王廟在青山下今遷攢宮神路側

顯應廟在攢宮 明李本記按祭法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祀典不載謂之淫祠然山谷側夫食貧守正後已急人義乎鄉里雖名姓不登於史冊行能不表於有司而生爲善士死爲明神民有禱祈無不響應此其生正氣凜凜如存而鄉人追思安得不歲時崇祀耶况後世鄉社禮廢鄉先生無復有沒而可祭者則其不壇而廟豈非義起之禮哉先王以此教民敬畏亦必順其俗而不拂其情矣會稽上亭鄉上許里爲攢宮攢

宮之西路泰寧橋爲湯泥山舊有郭太尉廟予祖世家攢宮少宰族里中故老猶有存者嘗詢得其由矣公諱紹以行稱紹一父顯本陰牛頭山人贅攢宮包翁之女生公及震而包無後遂以震承包宗震生子夏公無子復以夏爲嗣後亦尋絕公生于元至元六年四月八日卒于永樂二年七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初葬永陵宮基之側後以地在禁內遷於今所即公所居包氏舊址也公性質直有義氣鄉閭有急毋以身先之不求其報家貧以樵爲生蓬髮不苟取毋至深山窮谷穿虎豹之群而無恐怖或遍歷二十四岡時憩息焉輒夢與神會既覺質所見聞無不符合及卒常依人言禍福歷歷皆有明徵鄉人異之故水旱疾疫必致禱焉禱即有應正統間鄧茂七之反沙尤也浙帥蕭公華領杭越諸郡兵從往征討師次山嶺澗水絕公至自言報效日汲供炊軍無告渴問其名則曰我攢宮郭紹一也及事平歸詢始知爲神蕭乃移檄紹興欲爲奏請加封號事不果行民間聞之則皆謂傳公已勅封矣爭先踴躍立廟而太尉者古掌兵之職也神具有威靈因尊稱爲郭太尉云然太尉尊官自秦漢及元皆列于三公非衆人所得僭稱者况猶假以爲勅封乎以故仕茲上者率指爲淫祠欲按狄梁公故事時則或假夢以曜靈或驅虎以驚衆父老具言其神異廟因得不毀嘉靖丙午之冬予人欲新公廟而予適至謂勅封太尉之稱於禮非宜乃議易爲佑民顯應之廟鄉人上和率請卜於公公吉之吉可以見其心安於正矣夫公一鄉之耆士也禦災捍患之功雖未能及天下而一鄉皆賴公捍禦實多宜鄉人之不忘報祀也况其神未盡則其廟宜存此理之不可誣者故予備述公之行實與夫立廟之由而繫之詩曰會稽之東爰有攢宮靈氣所鍾寔生郭公郭公之生其心正直朝撫暮歸惟以食力義先人急不私其身人亦有言直者爲神凡民所憂水旱疾疫有禱於神立昭禍福或顯於迹或降于言厥靈孔應民以弗諼祭則孝人廟則依某雖無子孫庶幾永慕

蕭山寧濟廟在西興鎭浙江潮神也宋政和二年賜今額六年高麗入貢而潮不應有司請禱潮即大至

詔封順應侯淳熙末高宗靈駕來太守張杓躬視漲沙沿御舟入浦處盡護以紅竹詰朝方集萬夫迎潮落沙已蕩盡水去所揷之竹纔尺許及虞祭畢沙復漲塞先是已加武濟公於是又加忠應翊順靈祐公慶元四年賜爵孚祐王有司以八月十五日祭

護堤侯廟在縣東北十里之長山縣志曰宋時建不詳其年神爲張行六五漕運官也咸淳間賜額祈禱甚應尤有功於海堤或云神蓋諱夏宋景祐中浙江塘壞神時爲工部郎中受命護堤置捍江五指揮各率兵士四百人採石修塘隨損隨築人賴以安郡人

為之立祠朝廷嘉其功封寧夏侯二說微不同然槪廟額護堤字謂工部近是五六者其行第乎俗謂之長山廟又云張老相公廟有司春秋祭後又別建廟於新林鋪之北謂之行宮今有司即祭於其所又一廟在山陰三江閘上稱英濟侯王廟不知何代所錫封號其他沿水要害處各立有廟府城中諸坊里民私祠亦甚多土人競為戲劇以賽神殆無虛夕云神蓋好觀戲舞籤投筊以命戲目有疾病災患則以戲禱於神祈福祐謂之賦文廟有司屢禁之不能止也

西殿寧邦保慶王廟在縣西三十五里府大業中有

孔大夫者為陳果仁裨將討東陽賊婁世幹降之立廟黄山唐光化二年錢王鏐上其事封忠人侯後加今額

南殿保國資化威勝王廟在縣南五十里漢乾祐元年吳越王建

武佑廟在北幹山舊號北嶺將軍廟宋方臘陷錢塘欲東犯會稽其衆見將軍擐金甲陳兵於西興江岸張大旗有北嶺字遂不敢渡郡守劉公韐上其事賜今額輟耕錄至正丙申大旱方士陳希微禱雨于廟累日俄降筆云吾秦人屬狄也與項羽起山陰雖功不覺而死然有德於民父老不忘我俾血食於此世代雲變湮我姓名故以相告至今人遂呼為厲將軍廟

白龍王廟在航烏山宋紹興中建

社頭廟在昭明鄉 明張經記廟代祀陳氏歷年遐永莫原其由始然以神之像服驗之弗越乎唐宋之世其王號詔婦妄冀意皆出于世俗之為因循已久卒不可革適貽神羞非所謂所崇也考之鄉鄰別里神兄弟四人伯氏廟于崇化之[illegible]耶仲氏廟于崇化社壇里其叔氏季氏則廟食於斯惠澤之浮於所祀之地而致報享者雖失傳聞其如在之秋靈係民之祈仰亦足以昭神之貺矣昔里有鄉叟戴姓誠之者肖建斯宇于元至大間一時經營之需俱出已有又南築水閘于徐家壩以防旱澇西造石梁于道源里以濟徒涉鄉民懷之歲時侑享于神焉

諸暨范相廟在縣東南五里祀越相范蠡

文應廟在陶朱鄉之松山祀漢朱買臣

孟子廟在縣西三十里夫槩鄉說者曰南宋初有孟載者孟子四十七世孫扈從渡江封爵諸暨流寓夫槩鄉因家焉嘉定中建孟子廟肖像其中　明萬曆四年知縣陳正誼新之

秦始皇廟在縣西一里會稽記云始皇崩邑人刻木為像祀之配食夏禹後漢大守王朗棄其像江中像乃泝流而上人以為異復立廟唐葉天師焚之開元十九年縣尉吳勵之再建宋慶曆五年知縣寇中舍

毀之改作廻車院今院側仍有小廟存
烏帶廟在縣東北四十五里烏帶山夏侯曾先地志云梁武帝遣烏笪採石英於此山而卒後人立廟帶笪之誤也
俞梆仙判官廟在縣東南孝義鄉父老傳有姓俞者久寓村媪家病革語媪曰死以兩大甕合以葬我扛折則窆鄉人如其説後夢俞曰今爲天曹雨雪部判官會野火且至烈日中雨雪冢上遠近異之即其地立祠宋紹興初久旱迎神至大雄寺禱雨立應歲以大稔相傳神喜梆枝邑人致禱必持梆枝以獻因號梆仙云

梆鮑仙姑廟在縣東南孝義鄉廟負山帶溪景趣勝絶父老以溪聲高下卜雨暘甚驗人皆異之
餘姚緒山廟在龍泉山 宋李沐記祀典始於東晉咸康中本朝崇寧間徼廟一夕夢禁中火有神人撲滅已而致恭曰臣越之餘姚緒山神也黎明有司不遣秋及内庭得暴雨乃已上驚異有旨下本道搜求靈跡究然邑上其事勅加咸康應夢之號宣和方臘之叛二浙搖動綠林數千起剽中推致郝將及境人情洶洶有異雲截道若不可進衆睨雲中累神兵幟可駭皆譟遁去
東嶽廟在大黄山宋政和四年通直郎顧復幾捨址知縣廖天覺建延炎間燬市舶使史應炎捨今址復建嶽廟在郡中各邑往往有之而餘姚獨盛春二三月間每初昏無風雨時遠望有火光數點自廟中出燦爛如星已而跨江南北散漫數十百點若飛若墜參差不定久之至夜分漸隱隱向白山沒謂之神燈如此者幾一月俗諺傳三月既望爲嶽神誕辰此其下降之徵殆近誣然神燈則實有殊不得所以於是時禱謁紛紛轎動遠近有自數十里外且行且拜望廟門則拜愈數入至神坐前極其虔禮乃去鄉村婦女皆出絡繹不絶一邑殆空豪貴因之爲縱遊彩鷁蔽於江
漢高帝廟在白山山形類虵又産白虵故祀以厭之或云盖信國公建用以斬虵山王氣

南雷瑞應王廟在雙鴈鄉晉咸寧間建舊在大小雷山溪流漂之徙于今所旁有木特大葉繁且數種人莫能名有竅穴容數人旁有小竅龍神居之宋熙寧間歲旱知縣林迪具酒與神對酌禱之有虵見木杪甘澍隨至後歲旱輒禱虵輒見即雨邑人請賜廟額曰孚應
干將廟在冶山鄉
西石頭廟在西石山初山嘴大江有石入江流多爲舟楫之害故邑人立廟於其所後邑士莫若冲鑿去

其后今不復爲害

蕭帝廟在竹山又有梁武帝廟在上林湖俱不知始何時

謝太傅廟在東山祀晉謝安

永澤廟舊在儒學傍元州判官葉恒築堤捍海民思其功請于朝廟祀之至我　朝廢謝文正公遷議復之皆徵貲於官中罷後鄉人私祀於開原鄉之龍王堂

助海侯廟在縣西北二百三十步地名鄧家嶼莫詳何人蓋傳云有功海上

石孝子廟在四明山祀石明三

上虞遺德廟一在五夫鎮一在法界　神周氏諱鵬舉東晉時宰上虞後守鴈門念昔上虞曾遊漁浦湖遂乘白駒泛舟全家没於水自是數示靈響民立祠奉之號仙官廟血食甚盛唐天寶間僧曇德導以慈力自是祭奠唯用蔬茹且願以廟庭爲僧廬鄉人孔澤趙瑗請禱願遷于他所忽大風四起朱紱及香爐皆隨風而去二人視其爐紱所止處聞之於官爲奏得旨建梵宇祠堂賜額利濟宋宣和中睦寇犯境有紫旗之異者乃五夫祠也祠中藏錢王所賜紫袍犀帶及鐵鞭之屬邑人遺德廟記原夫太極肇分三才定位陶冶之化育題自神祇保區宇之月寧率由典儀是知神人一致幽顯殊途生則負業負才功名冠世歿則至靈至聖禍福及人代有可稱永存典祀而神周氏諱鵬舉字承天東晉時會稽人姬氏分支汝洲啟祚軒裳集慶冠蓋傳芳奕靈乳無匹之資挺天馬不羈之質文戈耀彩早符月旦之能智勇騰光自濟次雲之利宏詞登第維後成名初宰上虞愛分百里布絲桐之政無水蘗之操民仰如神物資厚利趨朝龍閣出牧鴈門幾興庶務之謠已顯孟珠之移人安俗阜歲稔時清繼隆竹帛之功適循神貨之實自後心思退讓志務幽閒俄辭建牙之榮遂獸利魚之貲念昔會稽東上虞北曾遊漁浦湖遇春景韶光訪物外之靈蹤尋湖中之勝槩益見澄瀾湛湛分下鏡之清光翠峭峩峩列雲屏之秀色松篁掩映花嶼幽奇所賞貴耽之情頻愜嬉遊之趣舟泛青蘋車乘白駒全家忽隱於靈源闔邑但驚其神化俄而潛通聘響迴布威靈凡爲水府之仙超然陰司之職則府聞奏以陛辛建嚴祠敬之者福必生焉犯之者禍當立至牲牢互進籩豆交陳遠近居民

無不畏俾時有明州天童寺僧曇德禪師道高康惠德重圓澄感太白之真星下爲童子登招提之果位即造諸天禪師聞神血食生人由是大吾慈力俾歸正覺徑造靈祠禪定身心結跏趺坐隱靈通萬狀變見無方禪師寂若無人湛然不動神乃尋知悔過忽顯真身與三人禮拜歸依受五戒三皈之法祭奠不茹葷血廟庭願託祇園昔本在湖壖地形窄隘鄉人孔澤趙瑗以謂非立伽藍之所竭誠祈禱咸願遷移啟告纔終狂飈忽起朱紱飛停之處香爐飄落之中民乃上聞於官敕奏於帝續降勅命建置殿宇精崇梵剎安處祠堂院與廟成咸爲利濟會昌五年天下廟庭例行停廢惟此廟宇獨與重存後佛教再興一切仍舊民間祈求應若答響可謂奉天之令安國之諸咸叶庶民乃爲贊曰神道往兮杳冥人神應兮有靈爽一生兮丈夫欽萬古兮留名處光震兮赫奕紛氣上兮衝星鄉如在兮享祀感神理兮精誠焚香火兮不絕永表敬兮典經利濟侯因天賜仙官咸勅民稱

崔長官廟在縣西七里唐縣令崔協值歲旱田租無

徵乃傾巳囊代輸之其卒也邑人爲立廟其基本莫氏地稱莫家廟前有樟當官道名九枝樟甚古

朱侍中廟在破岡湖北廟南二十步有學堂橋西有洗硯池邑人謂買臣遺跡非也縣志曰蓋漢朱儁歟儁上虞人近是又一廟在驛亭

朱娥廟在縣南八里娥既配曹娥廟其後上虞邑人復爲立祠

靈惠廟在仙姑洞側即鳳鳴洞主廟宋乾道中禱雨有應知縣錢似之聞于朝賜今額

握登聖母廟在縣西南四十里握登山祀舜母

嵩城大王廟在縣西北六十里晉隆安中海寇亂袁山松築城禦寇而死鄉人祀之

赤石夫人廟在縣北五里山腰有石夕陽反照其色正赤狀如緋衣婦人鄉人異之爲立祠又一祠在東門

蕭將軍廟在縣東南十四里將軍秦人諱闓與谷闓領兵東之上虞植金鞭於地而自誓曰化爲黃竹吾當血食於此已而黃竹生焉黃竹嶺由此得名嶺去廟甚近廟有斷碑云吳太元二年縣令灌陽與立

嵊東白巖廟在縣東簟山世稱陳長官祠

西響王廟在縣西剡源鄉

南天嶽廟在縣南昇平鄉世傳於兵事有功

北嶀浦廟在縣北靈芝鄉以上四廟俗稱四柱神水經注嶀浦廟甚靈行人及樵伐者皆致敬焉若有盜竊必爲蛇虎所傷額曰上善利物侯廟宋樓鑰記剡壯縣也兩火一刀自古記之晉宋名勝遺迹至多地以谿名以谿上之山水俱秀也邑城之北山圍平野谿行其中至四十里所兩山相向愈近剡之水易於暴漲者以此然水口氣聚所以爲壯縣也西曰嶀山巨石突路水上其下曰嶀浦岩壑奇聳尤爲勝絕溪多積沙深淺不等惟此數里間淵渟澄澈不知爲幾尋丈潭在石下爲群魚淵藪相傳中有神物無敢觸犯亦險絕之地也上善濟物侯廟貌像嚴毅夙著威靈據山瞰谿稱其爲神明之居谿通曹娥大江山爲台越孔道舟車所經無不致敬吉凶響荅求夢尤應遠近以雨暘

祈禱蒙賜爲深時節報謝者相踵畫像以祠于家者皆是也駱氏世爲廟史有吳越時公牒稱陳長官祠嘉祐七年鄉貢進士何滝爲給事郎太子中舍知縣高安世作記云侯姓陳氏爲台之仙居今始過此陰有卜居之志秋瀧舟覆于下拯之復溺死焉自爾靈題民遂祠之天福初有神兵之助而受此封然酈道元之注水經出於後魏已言嶀山北有嶀浦浦口有廟甚靈驗行人及樵伐者皆先敬焉若相盜竊必爲蛇虎所傷則廟以古矣况台州樂安縣五代時改爲永安至皇朝景德四年始改爲仙居不應居晉之前已有此名豈侯實爲永安縣今後人誤承仙居之名耶至如磁州崔府君國家奉之甚嚴會要以爲後漢之崔子玉孝宗皇帝聖德事迹謂賜名從王蓋以始生符瑞默契其名而昭陵實錄乃爲唐貞觀中滏陽一縣令也幽冥之事不可究知傳記亦有謂靈祠間有以剛方之士代之者惟其血食有素授職于朝故封爵之報與臣子不殊也建炎虜騎入越而叛兵欲犯邑境以神之威不戰而退乾道嘗賜吾若之額令丞相大觀文劉公布衣時由府丘越南宮神已告之富貴之期是舉登科作尉此邑事之尤謹公既登樞

莞修職魏君必大率邑人以加封爲請慶元改元賜
廟額曰顯應公之力也魏君年及八十爲一鄉之老
既募衆力新其祠而俞之子瀟適爲丞介以請記惟
神之姓字勳績著聞久已瀟又能道祠宇所當之詳
且將捐私財刻石俾爲記之修廟之役劉令君渠先
以十萬錢市材魏君以卒未功之周令君悅取以足
竣事始于慶元四年十一月成
於六年六月而經始者魏君也

東石鼓廟在縣東七十里西石鼓廟在縣西二十里
大抵剡多石鼓廟村聚往往有之歲常以春秋祭皆
能福其民

黄姥岑廟在縣東二里

顯應廟在縣西四十里永富鄉建於吳赤烏二年按
圖經神嘗爲此邑令有惠政廟食歲久失其名宋宣

和中睦寇起蔓延旁境剡縣尤被焚戮一夕四山旗
幟車蓋出入雲間見者咸疑神游而廟不存矣觀之
廟果燬盡未幾又復見如前日之異若返旆而來賊
衆驚呼曰天兵至矣遂自相攻殺官軍未至賊已殲
盡鄉人復築廟紹興十一年詔賜額顯應封靈祐侯

阮仙翁廟在縣南十里阮肇故宅也

新昌止水廟一名捍患祠舊在東堤上宋紹興中知
縣林安宅寶祐中知縣趙府仝俱築東堤有功民爲
立祠　明成化間侍郎俞欽征川貴山賊勢甚猖獗
夢二八語曰明午當助風次日交戰果反風克勝大
捷之歸即崇飾廟貌以報其功嘉靖二十三年知縣
萬鵬築城改遷城內易其額曰東鎮

吳府君廟在二十一都神名玄之仕唐守越後居剡
西今爲永福鄉既歿葬于上黄阮　斷碑惟公有大臣之量君子之風鎮地山河助天星象雲飛雨水空散月珠

保應廟在十四都宋寶慶二年鄉民楊大春等具狀
稱隋諸王避難沒葬其地水旱疾疫祈禱輒應民立
廟祠之詔賜今額　宋劉太祝詩廟食空山八百年衣冠猶是李唐前汴河十里垂楊柳何似松陰數畝田　陳敬之詩故迹空山計已非江都消息亂來稀祠前幾種春香草錯怪王孫去不歸

司馬廟在十九都祀司馬承禎

劉阮廟在十一都採藥徑祀劉晨阮肇　宋王十朋詩澗水桃花路易迷不同人世下成溪自從重入山中去烟雨深深鎖舊溪

祠　名宦祠九在府縣學有司春秋祭府名宦祠舊在
紫金街弓張局之右山陰附焉會稽祀於五雲書院
隆慶元年知縣莊國禎始移會稽名宦入縣學萬曆
九年知府衛寵又移府及山陰名宦入府縣學山陰
九祠皆在學

府祀四十五人　漢會稽郡都尉任公延　漢會稽郡太守第五公倫　漢會稽郡太守張公霸　漢會稽郡太守牟平劉公寵　晉會稽郡內史諸葛公恢　晉撫軍將軍會稽郡內史王公羲之　晉散騎常侍左將軍會稽郡內史謝公玄　[illegible]　宋領東將軍會稽郡太守加都督蔡公興宗　[illegible]

朝 宋會稽郡太守褚公淡之 唐越州刺史姚公元
之 唐浙東觀察使楊公於陵 唐浙東觀察使王
公式 宋吏部員外郎知越州將公堂 宋吏部員
外郎知越州吳縣范公仲淹 宋資政殿學士右諫
議大夫知越州趙公抃 宋給事中充集賢殿修撰
知越州程公師孟 宋太中大夫充徽猷閣待制知
越州劉公韐 宋顯謨閣學士中奉大夫知越州翟
公汝文 宋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知紹興府張公
守 宋朝奉郎直龍圖閣知越州傅公崧卿 宋寶
文殿學士左奉大夫知紹興府綦公崈禮 宋檢校
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知紹
興府趙公[illegible] 宋左朝奉大夫充集英殿修撰知紹
興府吳公芾 宋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知紹興府丘
公崈 宋宣教郎直秘閣提舉浙東常平事朱公熹
宋龍圖閣學士太中大夫知紹興府王公希呂
宋煥章閣學士宣奉大夫知紹興府洪公邁 宋朝
議大夫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王公信 宋直龍圖
閣知紹興府沈公作賓 宋朝奉大夫直秘閣兩浙
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寶謨閣待制知紹興府汪公綱
宋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魏公了翁

宋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知紹興府吳公潛 宋
浙東安撫使常公楙 宋通判越州曾公肇 宋僉
書越州判官陳公璀 宋僉書紹興府王公十朋
宋通判紹興府黃公震 皇明紹興府知府唐公鐸
皇明紹興府知府李公慶 皇明紹興府知府羅
公以禮 皇明紹興府知府彭公誼 皇明紹興府
同知黃公璧 皇明紹興府知府戴公琥 皇明紹
興府知府南公大吉 皇明紹興府知府湯公紹恩

山陰祀二人 皇明山陰令金公爵 皇明山陰令王
公倬 ○按他邑名宦尚多而山陰止二
人莫知其故意者山陰名宦舊附于府而祠在通衢
居民闤入下禁木主撤逃亡稽耶謂宜覈舊籍而補
入之亦當今
一急務也

會稽祀四人 唐會稽令李公俊之 宋知會稽令曾
公亮 皇明會稽縣知縣王公宗仁
皇明會稽縣
知縣戴公應

蕭山祀五人 宋龍圖閣學士前知蕭山縣將樂楊文
靖公諱時 宋知蕭山縣郭公諱淵明
宋蕭山縣尉游公諱酢 元蕭山縣主簿趙
公誠 皇明監察御史前知蕭山縣事朱公栻

諸暨祀二十八人 漢諸暨縣令張公敦 吳左丞相
前諸暨長陸公凱 唐諸暨令郭
公密之 宋尚書員外郎秘閣丁公寶臣 宋諸暨
縣知縣錢公厚之 宋諸暨知縣劉公炳 宋劉公
伯號 宋諸暨知縣熊公克 宋諸暨知縣家公坤
翁 元西臺御史前知諸暨州爲公翼 元知諸暨
州單公慶 元判官諸暨州柯公謙 元侍講學士
前諸暨州判謚文獻黃公溍 元寧國路教授前諸
暨州學正俞公長孺 元諸暨州于公九思 皇明
諸暨州知州欒公卿 皇明諸暨州知州田公賦
皇明諸暨縣知縣吳公亨 皇明諸暨縣知縣張公
鉞 皇明諸暨縣知縣熊公禮 皇明諸暨縣知縣
張公真 皇明諸暨縣儒學訓導李公永 皇明監
察御史前諸暨縣學教諭寗公欽 皇明諸暨縣學
訓導郭公日孜 皇明大同守前諸暨州判魏公忠
皇明諸暨主簿史公子晴 皇明刑部侍郎前知
諸暨縣潘公珍 皇明
諸暨縣知縣許公璽

餘姚祀二十一人 吳縣令朱公然 吳縣令朱公桓
梁縣令劉公杳 陳縣令沈公
璃 宋縣令謝公景初 宋縣令汪公思溫 宋縣
令趙公子潚 宋縣令施公宿 元知州脫脫公
元知州李公恭 元州同知宇公文蔚 元知州汪
公文璟 元知州郭公文煥 元州同知劉公輝
元州判官葉公恒 元高節書院山長陶公安 皇
明縣令劉公規 皇明縣令胡公瀛 皇明縣令張
公瓚 皇明教諭譚公璋
皇明縣令丘公養浩

上虞祀八人 漢荊州刺史前上虞令度公尚 唐上
虞令崔公協 宋少師前上虞令陳公
休錫 宋尚書左僕射前上虞令葉公顒 宋太學
錄前上虞尉沈公渙 元上虞尹林公希元 皇明
上虞知縣汪公度 皇
明上虞知縣陳公祥

嵊祀二人 齊剡邑令張公稷
宋嵊邑令楊公簡

新昌祀一十五人 宋知新昌縣張公珦 宋知新昌
縣林公安宅 宋知新昌縣丁公

畸　宋知新昌縣王公世傑　元新昌縣達魯花赤火魯公思容　元新昌縣尹李公拱辰　元浙東宣尉陳公恬　皇明新昌縣知縣賈公驥　皇明新昌縣知縣周公文祥　皇明主新昌縣簿曾公衍　皇明知新昌縣事修公應龍　皇明知新昌縣曹公天憲　皇明知新昌縣宋公賢　皇明知新昌縣萬公鵬　皇明新昌縣儒學訓導石鼓山幫呂公不用

鄉賢祠九亦在府縣學有司春秋祭

府祀八十工人

漢處士嚴公光　漢合浦太守孟公嘗　漢太尉朱公儁　漢河內郡太守魏公朗　漢尚書太尉鄭公弘　漢光祿主事戴公就　晉光祿大夫賀公循　晉處士虞公喜　晉著作郎虞公預　晉吳國內史張公茂　晉散騎常侍尚書孔公坦　晉中書太保謝公安　晉右光祿大夫內史王公羲之　晉右光祿大夫會稽內史虞公譚　南宋孝子郭公原平　晉會稽內史孔公愉　宋太子太師祁國公杜公衍　宋吏部侍郎顧公臨　宋監簿吳公孜　宋兵部尚書石公弼　宋徵

猷閣待詔尹公焞　宋徵猷閣待制姚公舜明　宋資政殿學士李公光　宋知婺州陳公橐　宋禮部尚書兼侍讀胡公沂　宋直寶文閣待詔陸公游　宋浙東提點刑獄李公孟傳　宋禮部尚書與章閣學士知隆興州黃公度　宋戶部侍郎劉公漢弼　宋太常少卿知臨安府孫公子秀　宋刑部侍郎徐公希　宋司農丞溫州通判曾公惪　皇明國子監博士錢公宰　皇明都察院左都御史韓公宜可　皇明河南按察使朱公仲安　皇明南京吏部尚書魏公驥　皇明吏部左侍郎章公敞　皇明廣西布政司左布政使胡公智　皇明通政司通政使謝公澤　皇明國子監祭酒贈禮部侍郎司馬公恂　皇明廣東布政司右參政胡公謐　皇明江西布政司左參議張公以弘　皇明貴州布政司左布政使唐公彬　皇明寧國府知府沈公性　皇明河南布政司右布政使陸公淵之　皇明河南按察司副使陳公壯　皇明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謝公遷　皇明雲南府知府封翰林院學士董公復　皇明刑部尚書韓公邦問　皇明南京吏部尚書封新建伯王公華　皇明資政大夫刑部尚書王公錯之　皇明桂林知府張公景琦　皇明貴州按察司副使王公經　皇明巡撫江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公燧　皇明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王公守仁　皇明光祿寺少卿前裕州同知郁公采　皇明處士羅頎　皇明山西布政司參政葛公木　皇明典府長史張公景明　皇明吏科給事中吳公舜　皇明處士徐文彪　皇明廣東按察司提學副使蕭公鳴鳳　皇明江西按察司僉事汪公應軫　皇明前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孫公堪　皇明尚寶司卿孫公墀　皇明工科左給事中周公祚　皇明兵部侍郎劉公棟　皇明南京禮部尚書孫公陞　皇明刑部尚書何公鰲　皇明雲南按察司副使吳公便　皇明工部右侍郎龔公輝　皇明贈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呂公政　皇明翰林院侍讀唐公之淳　皇明興化府知府朱公袞　皇明吏部侍郎諸公大綬　皇明吏部右侍郎陶公大臨　皇明贈工部郎中隱士王公碩　皇明泰州知州朱公公節　皇明京衛武學訓導陶公廷奎　皇明江西巡撫都御史周公如斗　皇明南京通政司參議徐公學詩　皇明南京通政司右通政沈公束

山陰祀二十五人

漢太中大夫陳公囂　漢尚書僕射鍾離公意　晉吳興太守孔公嚴　晉光祿大夫丁公譚　晉徵士戴公逵　梁廣州刺史王公琳　宋中大夫知亳州陸公佃　宋國子監祭酒姚公勔　宋資政殿大學士陳公過庭　宋戶部尚書王公佐　宋隱士唐珏　宋知池州錢公勰　宋秘書郎唐公閱　元隱士韓公性　皇明大理寺少卿呂公升　皇明都察院右都御史王公進　皇明河東運鹽司使周公鈍　皇明雲南布政司左布政許公綱　皇明禮部左侍郎陳公復　皇明贈光祿少卿監察御史朱公節　皇明處士鎦公績　皇明處士王公文轅　皇明南京工部尚書贈少保何公詔　皇明四川成都知府貴公愬　皇明南京刑部主事茅公宰

會稽祀一十二人

宋海虞令何公子平　宋知饒州唐公震　皇明江西餘千縣儒學敎諭鄧公旝　皇明廣東布政司左參議陶公懌　皇明廣東布政司參議胡公恩　皇明大理寺卿徐公杓　皇明遼東行太僕寺少卿章公逭　皇明廣東高州府知府曹公謐　皇明兵部左侍郎贈兵

部尚書陶公諧　皇明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陶
公大臨　皇明湖廣長沙府知季公本　皇明隱士
范公瑆

蕭山祀一十三人

晉孝子高山令夏公方　前南宋
孝子處士郭公原平　唐孝子衢
陽博士許公伯會　宋參知政事兼觀文殿大學士
張公叔椿　宋寶章閣待制太師祁國公張公稱孫
皇明大理寺評事顧公觀　皇明交趾等處提刑
按察司副使殷公旦　皇明南京吏部尚書南齋魏
文靖公驥　皇明河南等處按察司按察使梅軒朱
仲安　皇明太常寺卿姚公友直　皇明南京工部
尚書楓丘張公瑄　皇明河南府學訓導王峯翁公
文　皇明福建福州府知府前河南道監察御史湘
湖翁公
伍倫

諸暨祀二十六人

春秋越大夫范公蠡　唐孝子張
公萬和　南北朝孝子賈公恩
宋元祐發解張公堅　宋徽猷閣待制贈太師姚公
舜明　宋處士黃公汝楫　宋崇安令黃公開　宋
秘書郎進寶文閣王公厚之　宋朝請大夫知衢州
王公琰　宋處士楊公文修　宋處士朱公光　元
淮東宣慰使王公艮　元旌表孝子丁公祥一　元
江西提舉鐵崖楊公維禎　元處士王公冕　元碧
崖先生吳公雄　元處士俞公漢　皇明監察御史
黃公鄉　皇明翰林院修撰江西提學僉事王公玨
皇明孝子趙公紳　皇明處士駱公象賢　皇明
沛縣知縣馮公謙　皇明崖州知州轉通州徐公琦
皇明澧州知州鄭公欽　皇明大理寺左少卿呂
少卿呂公昇　皇明政和縣典史郭公斯璽

餘姚祀六十二人

漢徵士嚴公光　晉左光祿大夫
開封侍中虞公潭　晉徵士虞公
喜　晉散騎常侍著作郎虞公預　晉廷尉祭酒虞
公愿　唐弘文館學士文懿虞公伯施先生　宋太
常寺少卿知臨安府孫公子秀　宋知縉雲縣事莫
公當　宋冢宰金紫光祿大夫莫文清公叔光　宋
知婺源州陳公棨　宋文華閣直學士趙公彥械
宋禮部尚書兼侍讀胡公沂　宋狀元右文殿修撰
貝公子純　宋知饒州府諡忠愍史公霖　宋通判
邵武軍孫公應時　宋國子監司業王公遂　元孝

丁石明三　皇明瓊山縣學教諭考古先生趙公撝
諒　皇明南京太僕寺卿支湖胡公鐸　皇明中憲
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方岡胡公東皐　皇明巡
撫鄖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宋公晃　皇明工部郎
中揚公榮　皇明刑科給事中張公逵　皇明湖廣
按察司副使黃公萠　皇明山東布政司左參議徐
公守誠　皇明南雄府知府倪公宗正　皇明廣東
德慶州知州陳塘　皇明旌表太醫院吏目黃公濟
之　皇明都察院右都御史魏公有本　皇明誥封
刑部員外郎于公震　皇明光祿寺卿陳公煥　皇
明南京工部尚書陳公雍　皇明南京工部侍郎嚴
公時泰　皇明陝西按察司副使邵公蕃　皇明湖
廣布政司左參議錢公古訓　皇明刑部左侍郎劉
公季篪　皇明泉州府學教授戚公顒　皇明江西
南安府知府許公南傑　皇明廣東按察司副使毛
公吉　皇明太子少保吏部尚書黃公恂　皇明太
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史公琳　皇明巡撫江西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公燧　皇明少傅兼太子太
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謝公遷　皇明南京吏
部尚書進封新建伯王公華　皇明兵科給事中牧

公相　皇明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
祿大夫柱國新建伯兵部尚書王公守仁　皇明工
部郎中徐公愛　皇明廬州府同知贈右副都御史
顧公蘭　皇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公克宅　皇
明湖廣按察司副使聞人公詮　皇明太僕寺少卿
周公如砥　皇明山東按察司副使韓公廉　皇明
前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莅孝行孫公岦　皇明尚寶
司卿孫公墀　皇明南京禮部尚書孫公陞　皇明
湖廣按察司副使陳公堦　皇明勅封兵部主事徐
公建　皇明廣東布政司右參政管公見　皇明工
部侍郎龔公輝　皇明禮部侍郎陳公陞　皇明贈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呂公改　皇明特部進
階朝列大夫錢公德洪

上虞祀三十五人

漢太尉錢塘朱公儁　漢河內太
守魏公朗　漢合浦太守孟公嘗
漢徵君王公充　晉太傅廬陵郡公謝公安　宋
少師龍圖閣學士趙公子潚　宋廸功郎夏公亭龍
宋左司郎中直顯謨閣諸公時　宋監簿趙公艮
坦　宋司農卿劉公漢傳　宋戶部侍郎劉公漢弼

司馬温公祠在府北五里公四世孫宋吏部侍郎伋
所建
史魏公祠在戒珠寺前宋史浩守越奏免湖田糧民
爲立祠額曰彰德
朱文公祠在府西南一里初稽山書院有公像萬曆
七年書院廢十年知府蕭良幹復之遂易今額有司
春秋祭
愍孝祠在寶珠橋趙宋太守王綱建祀孝子蔡定
明嘉靖中以曾通判懇祀改額曰忠孝今額復舊
而曾仍祔有司春秋祭 宋王十朋詩我昔嘗讀黃絹碑長嘆越國無男兒孰知種山山下水千載有此一段奇嗚呼哀哉蔡孝子風烈遠過酈與倪乃翁白首困縲絏半年不脫兒心悲請身荷械代父罪或甘黥涅居軍麾況遇軍興擊卒扳身先矢石死不辭當時非無賢太守孝子抱志終不施人間無路可赴愬投命河洎祈天知自爲銘誄及訟牒欲訴以魂贖以屍情哀意切語不怨孝與忠學俱天資臨河吏效結纓死頗沛於禮曾無蔚父脫縲囚子頭與身在九泉骨若節名聞九重獲旌表賜廟愍孝風華英胡爲祠宇乃如許兩楹破屋河之湄木間穢蕪有度尚絕妙更欠邯鄲詞我來贊慕欽孝烈頗瞻廟貌成吁嗟他年太史作佳傳願從紙尾書吾詩

劉太守生祠在府城隍廟西正德三年郡人王楚章
建祀知府劉麟 王華碑漢劉寵爲會稽太守及被徵去山陰有五六老叟自若耶山谷間出人賫百錢以送漢史傳其事不過曰簡除煩苛禁察非法又曰犬不夜吠民不見吏而已此外無稱之功今去漢千數百年復有劉侯食其土五年猶思不忘正德戊辰夏六月刑部郎中劉君元瑞擢守吾郡僅五十日輒罷官去百姓傍徨如失父母乃沮會聚於神祠佛宇祈禱十望詣所以留侯者而不可得則相與駢名列狀赴愬於部使者以求復侯之官不可得則又相與罷市易肆損已貲將不遠數千里走京師以聞于 天子以求復侯之官卒不可得則又相與扶携老稚塡郭溢衢追送至數十里外候激倖舟麾謝攀轅遏不忍舍去道路觀者莫不嘖嘖稱嘆以爲數百年來之所未見世嘗言今之人不古若耶侯之去任視寵之去會稽豈相遠耶或謂侯之在郡僅五十日而止即其五十日之所設施雖有良法美意亦豈能家至而戶到雖吾夫子妙綏來動和之化其相魯亦必誅少正卯却萊兵三月而民始歌誦之然在吾郡直廉恭儉約躬撥於民而已耳而吾民視侯乃有千百年圖報之愛使侯久於其任得以究其設施則民之愛戴思慕又不知何底極也且寵之去彼徼歸朝侯之去任被黜歸田其榮辱懸殊也而百姓之送侯者所至于百成群不止五六老叟謂今人之不古若豈其然耶侯既去郡百姓思之不置則又相與謀肖侯之像立祠于卧龍山麓蓋將尸祀而俎豆之祠既成予遂爲之記侯名麟南京人由弘治丙辰進士起家至今官百姓稱爲新劉云

陳侯生祠在城隍廟劉太守祠後嘉靖四十四年邑
之里老建祀知縣陳懋觀
忠烈祠在徵愛祠之左嘉靖二十一年知府沈啓揤
祀餘姚忠烈孫公諱燧并祀公三子都督旌表孝行
公諱堪尚寶卿公諱墀尚書文恪公諱陞又一在餘
姚縣龍泉山亦并祀三公而別爲三孝祠在祠右俱
有司春秋祭
新建伯祠在府北二里許嘉靖十六年御史周汝員
建祀新建伯王守仁一在餘姚縣龍泉山俱有司祭

秋祭

褒忠祠在新建伯祠西嘉靖三十四年紹興府知事何常明山陰庠生金應暘餘姚監生謝志望庠生胡夢雷禦倭死　詔贈官立祠有司春秋祭以上隸山陰

清涼母祠舊名捨子廟在卧龍山下祀唐清涼國師母傍有捨子橋

錢王祠在府東南五里唐長興七年吳越王錢鏐葬後二年嗣王建廟於越基址閎壯歲久傾圮宋末僅餘四楹元時則盡鞠爲蔬圃矣　明嘉靖十六年知

府湯紹恩重建內祀忠武肅王鏐文穆王元瓘忠獻王佐忠遜王倧忠懿王俶有司春秋祭［唐皮光業銘］崧高嶙峋是生哲人天上獅子出澤麒麟衣冠表裡文武經綸廣運將新大盜斯起紫蓋蒙塵黃巾多壘既斁憲章又裂文軌武肅英王提劍東方龍行雲雨虎變文章洗滌星紀整頓天常告功彤庭圖形麟閣三道犀幢八朝鳳握丹券家門錦衣城郭六瑞琢章三品鑄符尚父四履尚書萬樞蜿蜒高壽纘赫霸圖我王奉天爲時而出國士無雙鳳華第一削平戎夢禾授扶功既挺世德文動天襲封二冊嗣位三年忠無瑕類孝絕雕鍋來蔬墨續乃延清廟用龍之東會稽之要嵐界迴廊粉明周祿廣殿露開重門嶽峙瑞玉禮器香攢聖容尺之祀主我之神宗燃蕭燔膋宜幣輸琮於修祠宮嶼焉陰府五齊恒馨六佾常舞節薦芳烝歌隨露故令子懿孫光令顯古［宋徐天祐詩］不盡山前結駟遊故鄉霞錦徧林丘祗今東府空遺廟冷立烟翀老幽秋

尹和靖先生祠在捨子橋下古小學內蓋舊法華院址嘉靖間知府洪珠改建有司春秋祭

劉公祠在杏花寺側知縣唐時舉建以祀五忠劉公者按宋史劉領諡忠簡孫純諡忠烈從孫韐諡忠顯韐子子羽諡忠定子羽子珙諡忠肅當方寇之亂韐守會稽有捍禦功舊有祠而圮其後裔有爲山陰幕者因家於越乃合五忠祠祀之有司春秋祭

吳孜祠在府學內宋吳孜捨宅爲學因祀之［宋王十朋詩］有軍宅化空王寺促監家爲羽士宮惟有先生舊池碧春風長在杏壇中

旌忠祠在府東南五里宋太守傅崧卿建祀衛士唐

琦初崧卿既爲琦立廟未及請額以疾去後守陳汝錫請賜今額有司春秋祭［宋傅崧卿祭文］乙巳之冬金虜大入寇太上皇內禪幸浙明年正月虜兵竟犯京師議和於城下而還是冬再犯京師明年春二聖出狩朔漠五月今天子即位于宋又明年冬虜分兩道寇江浙其一由武昌渡江犯洪州六宮百司衛從隆祐后悉于虔以避之虜自洪進兵西南至劉陽西北至建昌其一由溧陽渡江破建康陷太平廣德進破杭渡錢塘江入越陷明天子前自越幸明自明航海幸温今年虜始自明越而西復陷秀陷平江達於鎮江並山蹙河涉道北歸夲以其衆若所掠吳越之人濟江而北徘徊下淮南至于今去否所不得知也嗚呼虜內侵六年國家之難生民之禍至此極矣前世未有也士大夫畏避至不敢誦言虜爲賊其能爲吾宋仗節死難者與有幾侯以衛士武人生不知書遇虜憤發頎能不愛其死徂擊虜酋慢罵降帥至死猶不絕口其義當顯今人之所稀見古書傳所載何以尚茲嗚呼偉哉崧卿節治兵在衢方道路梗絕旁郡縣行中往往不相聞押

惟侯之事評者爭相傳以爲美談至一日十許告冊
者相與嘆息有爲流涕者或恨不與之偕死已而松
卿守越凡在越之人類皆言之參考既眞咸以其事
聞天子悠嘉之詔議追褒而郡之人相與請建祠宇
以府侯之忠以勸來者乃作之廟方須其成請額於
朝且記其事於石未及而孫卿既以病免矣於其行
日始以不腆之酒禮於像貌之前而致告焉曰吁
詩國家往往艱難中搢紳節義掃地空靖康有一忠
毖公忠炎獨有唐侯忠唐侯爵位何曾踰身居行伍
儕輩能平生經史漫未通嚴霜烈日搵在衆憤然
奮不顧躬太尉奪笏嗟忽忽予房鐵椎計已窮張巡
就縛氣尚雄果卿鋸解罵未終忠血義肉塗地紅烈
氣英魂渤蒼穹事驚朝野聞帝聰立廟於忠浙江東
睢陽雙廟同高風名者史筆傳於當時關門誰納
戎遺臭千古如陳璐明告之浮詩宋臣有李鄴使虜
著英聲一朝會稽守虜至乃偷生唐琦木衛上有詔
留其行視鄴如視虜况與虜同盟擊虜欲及鄴吁嗟
功不成人心有忠義豈以貴賤更賤莫賤執戟貴莫
貴專城孰云二千不不及一步兵孰云生有尊不及
死有榮使人皆若琦宋社安能傾旌忠見遺烈足以

愧簪纓戴冠次韻唐琦一衛士初不聞名聲思欲報
主誓奮然竟捐生殺身雖易言幾人能果行琦志不
可奪口與心自盟事在義與否何計敗與成金石或
可華此心無變更死願爲厲鬼生願爲干城厲鬼殺
寇賊干城扞胡兵取我舍生義媿彼偷生榮中有
一腔血誓爲吾君傾安知死斷食但求生結纓

湯太守祠在開元寺內祀知府湯紹恩萬曆初建其
生祠在三江閘邊嘉靖中建有司春秋祭

吳通判祠亦在開元寺內祀通判吳成器萬曆初建

龐公生祠在府學西萬曆　年郡人合建祀巡按御
史龐尚鵬〔張元忭記〕天順間朱御史英所疏行兩役
法審縣民分爲十年而統於坊里之長每
一坊一里長率十人令民按丁若田五年而率錢與
長爲吏辦公私費坊里實里正領曰甲首錢又五年
而長率民詣縣庭當諸役曰均徭歲環通以爲常蓋
五年而一用民也時頗稱便其後吏肆而長饕所以
甲首錢有一貧男子出白金四五兩者即富者按
而率有如畝滿千金不數百不已於是貧者走徙
往以錢累其身富者不免詭其戶以逃役至若均徭
一不幸得餘庫或據臨諸役其在榜中額役直不過
七八金富民承之則誅擾百出不數百金亦不已又
不幸富者無得兩重役貧者或分得十之一二則身
家亦破碎平生構聚至百千朝若而暮空貧者予不
有其妻子與籠雞柵豕互牽引鬻市中相聚以咒邑
里部塵色惜惜若在冬秋於是每書榜則老胥黠吏
巧播弄以網賄與詭者相吝齒而民之苦甚矣今布
副都御史南海龐公尚鵬爲御史來按兩浙其革
奪予悉歸故常知前兩役爲病既大且久乃一破其
法一邑中調劑官百所需費若諸雜役不縮不盈與
民之丁土相壟合凡丁一田畝十率出若干錢與秋
租歲並輸於邑吏明年百所費與所役亦歲出庫中
錢擇其人掌之且買且顧又刻牒人給一紙令曉然
無所謂甲首錢長不得溫索無均徭富者亦不入節
庫役最重且苦若臨猾等者不得揩旨者募而且歲
輸每丁不踰二十分恥細易辨受謙者不得行書史
者無所用其播弄盍台詔下行之至今農始知貴

田而檐檐而食者亦重去其土閭閻熙熙略始蘇息
然既十餘年矣諸父老子弟乃始釀金構屋以祠公
而屬石上言于余何貺耶詰之則相顧以對曰公亦
知永州事乎昔大夫將奪蔣氏之役而復其賦蔣氏
出涕汪然者以蛇之毒人不若賦之毒人甚也今
龐公易兩役爲條鞭是出我水火加之衽席頃者聞
且將奪我衽席而復之水火其毒於蛇也倍幾予曰
誠若是則若等之言衆言也予言者一人之言也衆
言也者能致於聞者也予一人言也而又言於石是
不能致於聞者也諸父老更進曰急父母之病者醫
藥不已也而無事於禱甚則且褻服上內又安問禱
祠之不如醫藥哉噫是亦可哀也已予其奚辭於豚

景賢祠在禹跡寺西萬曆二年郡人建祀長沙知府
季本〔張元忭碑〕先生承聞新建致良知之旨既浸溢
惧後之學者日流而入於虛也乃欲身挽其瀾
著書數百萬言大都精考索務實踐以究新建未發
之緒四方之士從之遊者數百人自筮仕至于罷革
無一日不孳孳問學者亦且數十年而處心制行於
明夷迪老友忠信蓋上詰鬼神鬼神許之質諸先聖

兒童信之者矣嗣有稍疑之者謂先生嘗長沙職廢以湼爲人所彈詆罷罷而獨居律林著禮書一百所迎而希也嗟乎是惡知先生哉先生先人手憲爲大夫家世祿先生一大郡守罷歸不兩紀身死幾不能殮骨且未寒而三子已寄舍於他人湼者固如是乎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萑苻之盜教子大叔之不猛也芟稂莠植嘉禾治何病於嚴哉當長沙之不靚答當軸者以書畀先生先生疑其爲已也懷之逾年逮及罷啓書果然始推官建寧會寧藩變先生提書壁分水關院史以鄉試役檄郡守及先生先生移爲弁縮守令城守再三拒院檄勿往即得罪勿顧若批御史得請則以 慈壽太后及 肅皇帝兩宮故逆鱗即茲三事其所志不在榮進也亦明矣排之於顯然之章奏而顧迎且希於不可必達之故紙迎且希者固如是乎先生之學與行仕與處其懿矣不可殫舉其大約爲人所疑與信則如此噫一疑之一信之彼從其疑我從其信亦足稱賢矣乃不得與祭無可信者一食於校殆十有二年而先生存時往往語其徒曰吾子孫無顯者而顯者之先吾所知也吾死愼勿隨世俗爲鄉賢舉與聞者咸志之常怏怏一日

越中薦紳暨家大夫以先生即不槩於校未必不槩於社而祀於社又吾輩之力所易爲也議始倡和者響應郡穎上言遂撤已所居傍舍三楹徙置禹跡寺西林實先生舊著書所以祠先生陳憲僉與胡納言朝臣奔走督率盡力功貲者既衆祠所需用旬日告成門以二重垣徑畧備絜牲卜吉治主以升鼓吹道周國人喜躍以元忭職史也宜書忭始見先生時未知學也既稍從事於學而先生則已歿歿而嘗追師之竊比於聶司馬事新建之義於是舉也誠快之書其歿辭先生名本字明德別號彭山進士仕推官召拜御史以論逆謫縣佐今起爲禮部郎中再謫歷府佐止長沙知府

沈公祠在稽山里隆慶六年巡按御史謝廷傑建祀贈光祿寺少卿沈錬有司春秋祭以上隸會稽

山陰徐侯生祠在迎恩門外萬曆三年邑人建祀知縣徐貞明張元忭碑山陰徐侯以召入之三歲予偶過侯所築官塘新祠下有父老四五拜迎而前曰此爲前侯徐公祠也公惠政大夫所知具大史也祠而不碑可乎敢以請予曰諾其後民至柒周昇消僑真秀如曉輩請日至蓋某等侯所爲治若塘而有勞者塘成在官路者可五十里其在海者復是以並千里進有益于民甚大且久而民不知有其塘曰塘祠而碑之至論侯之全則在邑且不稔爲性是以其蓋侯生有至稟如騶虞鳳鳳然以不殺爲性是以其於治也恐恐然如良醫之於蠱瘵惟恐其傷之以鵠磨爲戒而以不復爲良方甫下車即振其積敝閭悉得民所疾苦若戶之富貧與人之強弱奸良及盜賊拷搏瑣至倚市之笄平常捕格百出所不禁者牒並設法爲之不用一鞭撫不立止息其時承簿不能如一蝟毛民如蝟餅至是撫一紙入其所驅一卒入鄉寬一字侁訟牒訟者亦不輸一錢與吏無一民爭曰卒勸租稅直與民約校篋最後者始出償者以轉輸校無敢逋稅他遣卒百逋如故者始皆門里者至坐矣我何用舟爲或捨舟而捆履出於邑其白訟者不復食衙中人矣我何用張爲或盡治其壹其吏或走家居閭月而至無一事可爲清戎使者至所司承吉搋索里中戎大震侯兆與使者怒亦不爲

勤更急之輒以病謝里中老稚賴以免者無算大吏播訟者於邑就聽斷即必先聽而類以書復或涉毛細則不遣其人大吏始甚銜之久之並諒侯非亢已也至於課校中士不徒以文舉公正爲民導善止惡使不輩面則蒸蒸欵欵如雨之於物令其自化而自化者訖者不敢造公庭言事如遊之在舌亦自春肇耳侯去之日送者萬人自邑門而達于江迨不得行者百里有渡江守數日而返者返而復往者涕濕襟者哭失聲者數酒悲悲而不得飲者亭驛而是其甚者則有舟子整篙楫卒與賈堪記酬而復者饋餉而復何壹且而已耳侯之去一也其悲者何人其悲者則人臆用是可以知侯矣侯之用召爲上計給事中以累左遷而碑之請爲詔也乃在三歲前時侯方在要路故需之今侯謫居且以憂歸論久而殆定方塗書侯名貞明字伯繼家江之貴溪

高瓊祠在府城西六十里祀宋太尉高瓊以其玄孫上則祔

忠節祠在府城西南五里正德時裕州同知郁采死
流賊之難嘉靖中僉事蔣舜民知縣劉昺即其墓立

祠祀之

會稽賀監祠在鏡湖上宋王十朋詩賀老祠堂枕鑑湖霓裳羽化宅荒蕪無人更問君王乞轉使高風千載孤

雙義祠舊在名宦祠側歲久而圮嘉靖間知縣張鑑
改建于横官明文徵明記嘉靖中有六年丁未十月會稽雙義祠成祀宋義士唐公珏林公德陽也宋社既屋蒙古氏盗有中國用夷教變我華夏首發故宮爲寺而宋諸陵之在會稽者悉發而夷之以翦王氣發僧楊璉真珈寔倡率之珠玉悉攫取而投骨榛莽極其慘璉方貴横莫敢傍睨二公先後以僞骨竄易而瘞之植冬青以志未幾璉衰遺骸雜枯骼築爲鎮南浮圖謂可以厭攘擢盡而不知雅

非殘王矣二公舉事之時履危探險艱阻百出而卒
汔於成其志亦烈矣顧正史不傳而其事雜出於元
儒紀事之書其言不皆同而皆有所徵要爲不誣也
夫開國之君往往以封植陵墓爲首事而元之君臣
乃首發諸陵以事厭勝於是乎有以知元祚之不永
也或謂此皆姦僧之爲非元君之意按世祖以丙子
下江南丁丑二月即詔璉爲江西總攝尋命以所發
宋陵金寶修天衣寺又以寧宗攢宮故地爲泰寧寺
其後以臺臣言其盗用官物及流毒江南請正典刑
而世祖竟赦不殺雖嘗沒入土田家口尋給還之其
委曲蔽覆蓋可見矣夷狄若僉闕固無足言獨怪當
時輔佐諸臣一時名碩亦有前宋遺老曾無一人與
懷而奮身抗義乃出於布衣之士其事有足慨者且
其時宋已殘亡時移運改二公者豈復有所覬乎說
者謂其無所爲而爲高義卓行比隆豫讓大讓嘗受
智伯國士之知以國士報之宜矣二公在宋曾不沾
一命之榮而慷慨從事至於變服爲丐鬻家具以啗
間關顛逆以圖厥功其艱且厚淳君子蓋能之矣
稽之前史漢唐易世後其陵寢亦多被發不知當是
時亦有高義之士及藥埋而掩之如二公者乎如公

是有以知宋養士之厚而獲報之無已也縣故有司
在名宦祀之左歲久且敝前尹張君鑑以甲辰之士
宋知縣事謂二公所爲得名在以陵寢之故時傍故
多蕪地依陵植祠於事爲宜歲癸有事六陵以次及
公祠與陵相爲終始亦族幾二公之志也於是告於
郡守吳江沈公啓公亟命其請相與成之以書屬徵
明記其事爲論次如此而二公事始
具於鄭元祐陶宗儀者不暇詳也

雙節祠在賀家湖口江家園止水墩弘治中里人所
建祀范氏二女嘉靖間知縣牛斗重新之

蕭山劉太守祠舊在山陰爲會鄉祀漢劉寵唐口靈
應廟宋改封靈功侯元至正間越帥周紹祖移建於
錢清北鎮有司春秋祭元王叔能詩劉寵清名舉世傳至今遺廟在江邊近來仕路多能者也學先生揀大錢

德惠祠在縣西二里據淨土寺之麓宋楊時爲縣令
開湘湖民感其惠　明成化元年立祠　勅賜今額
後縣人尚書魏驥亦有功於湖既歿有司請于朝以
配饗焉春秋祭

江丞相祠在江寺

楊郭二長官祠在湘湖之濱

劉李二相公祠在蒙山

施侯遺愛祠在倉橋祀知縣施堯臣

諸暨張公生祠在紫山隆慶間建祀知縣張子琦

餘姚嚴子陵祠舊在客星山歲久廢弘治中參[illegible]

木立祠於龍泉山顛嘉靖三年知縣丘養浩祀于
佛閣左有司春秋祭
三錫祠在龍泉山祀總督胡公宗憲公嘗為餘姚知
縣嘉靖中公為總督時建
趙考古祠在江南新城內嘉靖中知府湯紹恩建祀
瑱山教諭趙謙有司春秋祭
忠襄祠在汪姥橋東五十步舊天妃宮址祀忠襄公
毛吉有司春秋祭
謝文正祠在龍泉山忠烈祠東祀大學士謝遷有司
春秋祭前有褒忠祠祀公玄孫贈太僕寺丞志望
海日祠在新建祠東祀文成侯父尚書王華
大學士呂公生祠在三錫祠東
貞烈祠在新城內石覓橋西祀姜通判妾寶氏
上虞鄭公祠在等慈寺東祀知縣莆田鄭芸有司春
秋祭
羅公祠在城隍廟右嘉靖中本府推官羅尚德署縣
事卒於縣府移文立祠
嵊佑順侯胡侍郎祠在縣西五十里宋兵部侍郎胡
則婺之永康人嘗奏免衢婺身丁錢民被其[illegible]廟祀
於衢婺之間無慮數十所及于慶曆中廟初未[illegible]

爵永康之民因宣和中封方巖神爵為祐順侯竟公
為胡侍郎凡婺州境內皆以祐順名焉故嵊亦公承訛
焉
謝仙君祠在縣北十五里遊謝鄉仙君謂靈運也
白雲祠在縣東六十里祀昇仙太子晉
葛仙翁祠在太白山有丹井藥竈
靈濟侯祠舊在南門外嘉靖三十九年知縣吳三畏
築城徙祠東門外又一在縣西十五里清化鄉浦橋
名善應祠蓋侯所生之地宋俞浙記剡之浦橋有神曰陳侯諱賢者生于後道
戊子歿于紹定庚寅既歿顯炎捍患所在響答至端平甲午以水戰助王師擒金人于蔡州封靈濟侯淳
祐壬子以屢救浙東西大水浸淫加善應景定庚申借潮浙江漲貴人寵嬖加協惠此其事卓異載在祀
典人所共知也而評知又有甚異者人殁而爲神有之矣未有生能爲神從事幽冥以濟物也侯生前長
不問晝夜過假寐竅神遊江海間採護舟楫或爲人驚悟則覺曰壞一舟矣人每設祭潮神侯與焉宗則
啀所享牲肉是所謂生能爲神者錢塘行在所特堤岸以捍江潮嘉定庚辰潮怒齧堤由侯潮門抵新門
潰突不可遏漂廬舍泊城郭日益甚朝廷命有司起徒卒竭力奮錘隨築隨毀損願無措召侯問計侯呼
江神祭以三牲喻以關係利病手一竹植沙塗上誓之曰神有靈無使潮越吾竹以爲神羞潮至望竹佀
迹即勢伏遂迴折而東行未幾西岸擁沙成阜春鍤就緒而長堤屹若山就矣嘗欲傳其始末一日剡之
鄉丈人趙公奕來道侯之孫某將築亭墓上奉時祭求文爲記吾方遜謝若有物觸其衷者蓋吾少時舟
行浙江中流浪湧幾覆驚爲工仰天呼侯數四浪輒平舟幾齊吾時常有所禱之語久未克償今亡觸吾
衷者侯其速吾文以償其悉與遂爲侯記之侯丞去水百步而近弟某附焉子允人太弟三子無非神力加

物雅有父風又以見其靈瑰琦之神氣人間得之
天子間得之於父而非徒爲方術所可與能也正方
記且求質於
世之君子云

王烈婦祠在清風嶺烈婦臨海人宋末爲元師所掠
乃齧指血寫詩山石上投崖下死血漬入石至今天
陰雨則償起如新有司春秋祭額舊稱元烈婦萬曆
十二年推官陳汝璧過見之乃令去元字 無名氏詩 齧指崖上
書投身崖下死伊誰知妾心千古長江水 元楊維禎
詩 大荒地老妾隨兵天地無情妾有情猶血嚙開霞
嶠赤啼痕化作雪江清能從湘瑟聲中死全勝胡笳
拍裏生三月子規啼盡血春風無淚寫哀銘 張翥詩
清風嶺頭石色赤嶺下嵊江千丈黑數行血字尚斕
斑雨蕩霜摩消不得當時一死真勇烈身入波濤魂
入石至今苔蘚不敢生上與日月爭光晶千秋古石
化爲碧海風吹斷山雲腥可憐薄命良家子千金之

軀棄如土奴臣誤國合萬死夫獨胡爲妾遭虜古來
喪亂何處無誰肯將身事他主兵塵澒洞迷天台骨
肉散盡隨飛埃楓林影黑寒燐墮哭盡日暮空歸來
堂堂大節有如此正當廟食標崔嵬君看嵊江之畔
石上血直與湘江竹上淚痕俱不滅 明張羽詩赤城
曉擁青絲騎王鏡愁鸞落紅淚冰魂偷逐水仙歸綺
樓一夜靈犀碎六曲闌干不礙春羅帶盤風輕颺塵
越波不動越山碧青天影落桃花冥相思月照祠前
水離離芳樹流紅子無情桃李亂中開只有芙蓉抱
霜死 王暐詩 妖氛晴奪赤城霞一片風花滾香魂翠
怪它岡杜宇春叙鳳雙分鸞鏡雙啼痕漫點枯竹班
哀音不托琵琶絃天涯西來上佩嶺冰腸嘔出相思
聰春蕊入口纖纖碎紅噴金精泣腦魍翻一身躍出豺
虎群百丈深潭半空墜翠翹翩破青玻璃一泓冷浸
珊瑚枝江如水仙吊孤寂青天影爽開雙眉素質消
消淨於洗洗心不用清冷水波底難消精衛冤墓頭
去作鴛鴦鬼斷石上苔官道傍沉冥不復愁天崖歲
李春蘭與秋菊黃金隊古昔花落林幽夜靜今人歌
瑩角紗燈千明城隹事無根有故嫣兩岸青山千一明
月 陳汝璧詩 所敍蔚藍有王烈婦祠云至元十二

元兵南下烈婦死之語見記中余過剡父老爲余
烈婦題詩投水事余爲之愴然低徊者久之視六欲
乃乃烈婦之祠夫烈婦而臣元何以死哉舍乎
于元矣先生之言曰臣元而人者行禽也乃烈婦即
偉丈夫何加焉余改題而系以詩道傍遺碣自嵬然
灑血千秋尚可憐嶺上清風垂異代溪流嗚咽似當
年一詩色借蒼崖潤九死心同白日懸
知汝英魂原不散額題吾爲洗腥膻

新昌陳宣慰祠舊在城隍廟西元至元中建祀浙東
宣慰陳恬今廢 萬曆新志 公諱恬字慶甫河南府人至元十四年以浙東宣慰從征餘卒
來自福建是時婺之王山多盜夫先是有欲涅犁於
使者呵僞五百輩約便道爲邀害計適値公來邑
人白公少避之公曰吾宣皇靈慰民望以爲職不幸
遇寇殲寇可也避寇可乎縱可避百姓魚肉不士負
朝廷差使節邪况寇亦吾民也吾將導揚天子德意
昭示禍福使知向背即留止縣治翼日寇至公肩輿
招諭寇認爲前使者喧湧不復聽命擁衆直前公
遂死焉寇殊覺其誤驚駭鳥散邑人壯而祠之

李公祠在東門外祠 明紹興知府李慶
石公祠祀宋儒石墪
何鄉德祠在東城外祀 明尚書何鑑
宋公祠在縣西一里祀知縣宋賢
萬公祠在縣西一里祀知縣萬鵬
曹蕭德政祠在縣西二里祀知縣曹天憲蕭敏道
佟公祠在縣西二里祠知縣佟應龍以上七祠有司
俱春秋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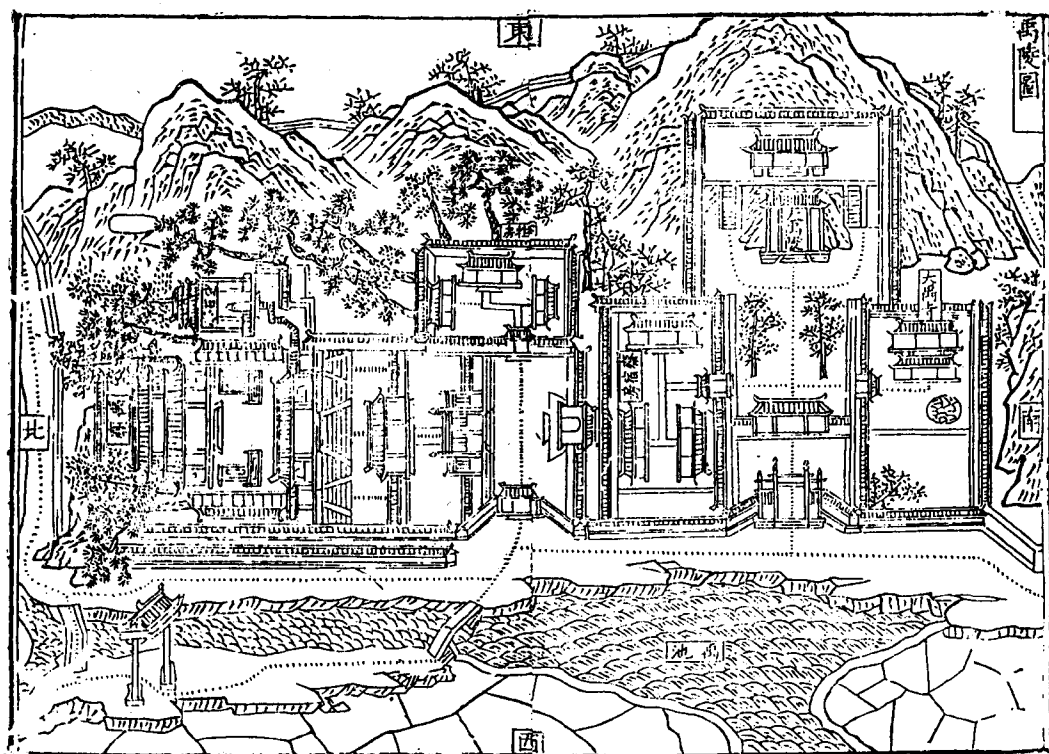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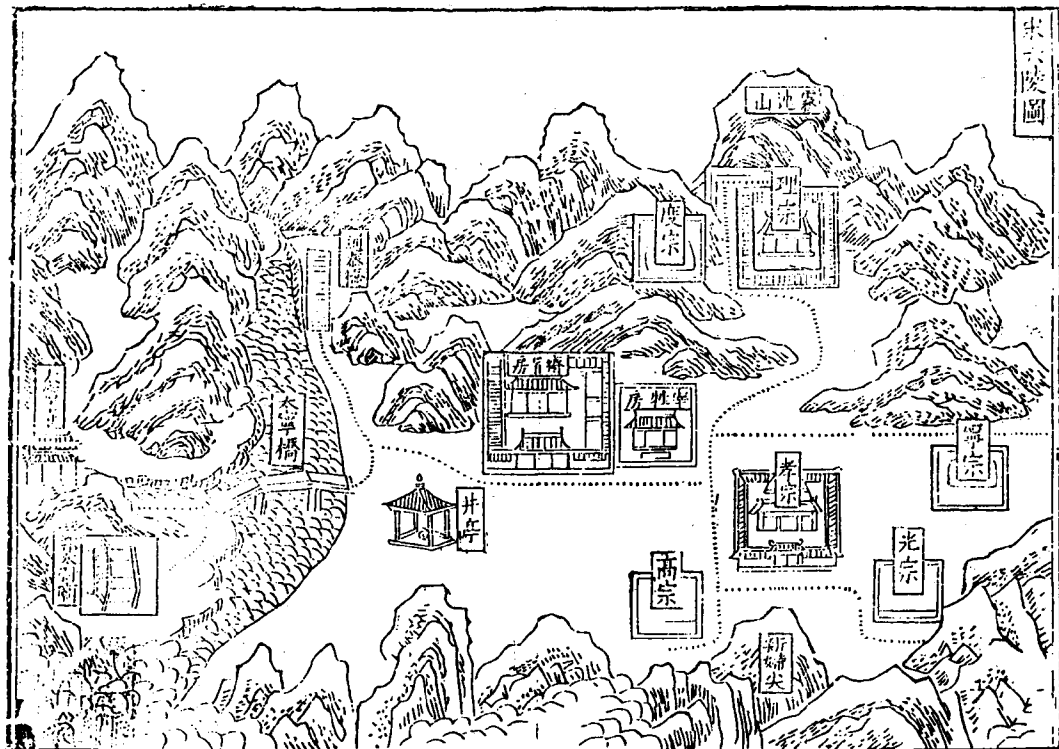
堂 諸暨五泄龍堂在五泄山三學院側

亭 新昌龍亭在高湖潭上俗稱白龍母所棲因名

奉之水旱禱應元至順中王綸為新昌尹將之任八

次楊子江夢一嫗來謁問之曰新昌高媍人姓白開

公遠來故相迎耳覺而恠之比至謁之果有高蟠潭

白龍母亭

紹興府志卷之二十

祠祀志二

陵 墓

【陵】會稽禹陵在會稽山西北五里越絕書禹始也憂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及其王也巡守大越因病亡死葬會稽嘉泰志云禹巡守江南死而葬焉猶舜陟方而死遂葬於稽聖人所以送終事最簡易非若漢世人主豫自起陵也劉向曰禹葬會稽不改其列謂不改林木百物之列也苗山自禹葬後更名會稽皇覽禹塚在會稽山自先秦古書帝王墓皆不

稱葬陵之名實自漢始吳越春秋禹命群臣曰吾百歲之後葬我會稽之山葦槨桐棺穿壙七尺下無及泉墳高三尺土階三等葬之後曰無改畝司馬遷自序曰上會稽探禹穴水經注亦云東游者多探其穴史記正義又引會稽舊記云禹葬茅山有聚土平壇人功所作故謂之千人壇獨懸空處不可億知嘉泰志是山之東有隴隱若劍脊西嚮而下下有窆石或云此正葬處疑未敢信窆石之左是爲禹廟背湖而南嚮然則古之宮廟固有依丘隴而立者近岳墳中闕人鄭善夫定在廟南可數十步許知府南大

之立石刻大禹陵三大字覆以亭恐亦未足據也
廟之建則似起於無餘祀禹之日吳越春秋無餘從
民所居春秋祠禹墓於會稽傳世十餘末君不能自
立轉爲編戸禹祀斷絶十有餘年有人生而言語其
語曰鳥禽呼嚥喋嚥喋指天向禹墓曰我無餘君之
苗末我方修前君祭復我禹墓之祀爲民請福於天
衆民悅喜皆助奉禹祭因共立以承越後復夏王之
祭宋建隆二年詔先代帝王陵寢令所屬州縣遣近
戸守視其陵墓有隳毀者亦加修葺乾德四年詔吳
越立禹廟於會稽置守陵五戸長吏春秋奉祀紹興

元年詔祀禹於越州紹興三年十月修大禹陵廟
皇明洪武三年遣官訪歷代帝王陵寢令各行省臣
同詣所在審視陵廟幷具圖以進浙江行省進大禹
陵廟圖九年令五百步之内禁人樵採設陵戸二人
有司督近陵人看守每三年傳制遣道士齎香帛致
祭登極遣官告祭每歲有司以春秋二仲月祭水經
注禹廟有聖姑像禮樂緯禹治水旱天賜神女聖姑
即其像也今廢 皇明傳制祭文洪武三年昔者奉天
明命相繼爲君代天理物撫育黔黎
彝倫攸敘井井繩繩至今承之生民多福思不忘報
特遣使齎香帛命有司詣陵致祭惟帝英靈來歆來
格上饗登極祭文洪武四年皇帝御名遣臣致祭大
禹夏后氏之陵曰咨者有元失馭天下紛紜群雄
衆平亂統一天下今已四年矣稽諸古典自古帝
天立極列聖相傳爲烝民主者陵各有存繼去□
百餘載時君當修祀之儀典有稽之懇故遣官齎牲
醴奠祭修陵君靈不昧尚惟歆饗 宣德元年惟王
崇王道寧濟生民偉烈鴻謨光垂萬世予嗣承大統
之初謹用祭告惟神照格祐我邦家尚饗 正統元年
惟王奠安海宇致治之功民用永賴予嗣承大統祇
嚴祭告用祈祐我家國永底隆平尚饗景泰元年 天
順元年惟王平治水土民物奠安功德之隆萬世永
賴茲予復正大位祗嚴祀事用祈祐我家邦永底康
文尚饗 成化元年惟王聲啓王業以家天下治水伸
功萬世賴焉茲予祗承天序式修明祀用祈鑒祐永
福我邦家尚饗 弘治正德嘉靖隆慶萬曆 文同泰昶
二祭文 雍王功加當時澤垂後世陵寢所在仰止益
虔宋謝惠連祭文咨聖繼天載誕英徽克明克哲知
章知微運此宏謨鄉彼民憂身勞五嶽形瘦九州咏
佩弗頋度虔是欽物貴尺璧寶分陰乃錫玄圭以
告成功虞數既改夏德乃隆臨朝總政巡國觀風淹
留稽嶺乃礼行宮恭司皇役敬屬聊神息界爲
昭其忠 唐宋之問謁禹廟詩 夏王乘四載茲地發金

符峻命終不易報功疇敢踰先驅總昌會後至伏靈
誅玉帛空天下衣冠照海隅旋聞厭黄屋便道出蒼
梧林表祠轉茂山阿井詎枯舟遷龍負壑田變鳥耘
蕪舊物森如在天威肅未殊玄夷佰瑶帝玉女侍清
都宴奕聞閶遂軒軒仗衛趨氣清連曙海雲白洗春
湖猿嘯有時答禽言常自呼靈歆異蒸猶至樂非笙
竽茅殿今不襲梅梁古製無運逢日崇麗業盛答昭
蘇伊昔力云盡而今功尚敷揆才非簡美精享愧生
芻郡職昧爲理拜空寧自誣□連霰已積攝事露行
濡人隱與多祐號難霈薄軀 杜甫詩 禹廟長藤蘿生
靈享祀多凡年兆禹力天下盡元河 嚴維詩 竹使羞
殷薦松龕拜禹祠爲魚歌聖德羿狩降神祠文衛瞻
如在精靈信有期夕陽陪廟上堂上鳥成違 李紳詩
削平水土窮滄海畚鍤東南盡會稽山擁翠屏朝玉
帛穴通金闕駕雲龍秘文鏤石藏玄壁窗檢封雲化
紫泥清廟萬年長血食始知明德與天齊 宋秦觀詩
陰陰古殿注修廊海伯川靈儼在傍一代衣冠埋窆
石千年風雨鎖梅梁碧雲暮合稽山暗紅芰秋開鑑
水香令我兒魚由帝力恨無歌舞薦椒漿 明劉基
詩 脫屣行探禹穴墟萬年鴻寶秘册府梅梁空

山裏想見虞廷舊與荆 周祚詩 禹廟千峯劍城回
亂生黃靡消水牝白日走山精滾滾江河下謾謾喝
石傾龍蛇萬里外群石仰垂成 馬明衡詩 夏王陵廟
留今古野客孤懷萬里開海上青氛迷玉帛山空白
日走風雷清時喜見神龜出絕代誰憐司馬才欲訪
藏書問何處千峰雨色送高杯 汪應軫詩 禹穴寘迷
惟有廟龍蛇古屋空山閉玉笥沉沉深歲月梅梁隱
隱動雲雷支祁不鎖千年足魚鱉曾興萬國哀海色
江聲作風雨蒼梧歸客共吟盃 陳鶴宴集禹廟詩十
年相望路猶迷一夜逢君鑑水西花下長歌燈屢換
簾前話久月初低稽山雨後晴雲出禹廟春深
暮草齊萬里為官向巴峽思家莫聽嶺猿啼

鳥田在禹廟下吳越春秋禹崩之後天美禹德而勞
其功使百鳥還為民田大小有差進退有行一盛一
衰往來有常地理志山上有禹井禹祠下有群鳥耘
田也水經注鳥為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是以縣
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鳥犯則刑無赦

梅梁在禹廟梁季修廟忽風雨大至湖中得一木取
以為梁乃梅梁也四明圖經鄞縣大梅山頂梅木伐
為會稽禹廟之梁張僧繇畫龍於上夜風雨飛入
鏡湖與龍鬬後人見梁上水草淋漓始駭之乃以鐵
索鎖于柱後為人取去今所存他木也猶絆以鐵索
者存故事耳 宋徐天祐詩 殿角枯梁水月身木龍誰信解成真休將金鎖牢縈絆靈物飛騰自有神

窆石在禹廟之左高丈許狀如秤錘舊經禹葬會稽
山取此石為窆上有古隸不可讀宋楊時有廟□□元

至正末兵燹為所燬折今覆以亭知府彭誼修□
按史記禹至江南會諸侯于塗山崩遂葬焉也窆石
者豈下棺之具耶或謂下棺之後以此石鎮之及考
禮弓註天子葬用四牌窆石與碑制類其數不同或
繇簡與冝或世代悠遠所存止此皆不可知焉石上
有遺字宋自寶文閣王順伯金石錄云是漢刻第以
歲久模糊難於考辨石之下即神禹所藏穴也故先
輩有一代衣冠埋窆石之句舊有亭覆其上柱皆以
木為之風漂雨摧迷成易朽天順戊寅余城彭公誼
來知府事謁陵之後覩亭傾覆即用工鑿山取
石為柱為楣而重建之不二年亭成勒石以記

禹碑亭在禹廟旁嘉靖中季本守長沙從嶽麓書院
搨碑文歸知府張明道刻入石字奇古難辨成都楊
慎譯之 禹碑文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岳泰衡宗疏事裒勞餘伸禋鬱塞昏徙南瀆衍亨永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

宋政和四年敕改禹廟為告成觀靖康初翟守汝文
作三清於正殿又作真武像尤極精緻說者謂得天
人粹溫之氣而陰威肅然翟忠惠家傳公妙於刻塑
受法工師於會稽告成觀刻三清玉帝真武像神氣
庶閑如與人接郡人謂之木寶嘉泰志云翟公命工
塑真武像既成熟視曰不似不似即日毀之別塑今
告成觀西廡小殿立象是也道士賀仲清在傍親見
之而不敢問 翟公設醮青詞臣聞昊天有日之所共覩尚絕形容上聖衆妙之所關成孰能擬象敢以凡情之見解妄摹浩劫之高明深慮忽冥自貽誅譴伏念臣叨蒙覆燾粗識薰修每嘆玄□

不傳莫慰群倫之望敬力求繪素御肖光儀用示
午陛成茲事今者南塵州瞭獲遂夙心竊惟高上玉
極之尊必示淵默無爲之相寫三清之番拱用仿威
神具萬德之莊嚴出臨霄極黨復上通帝所克簡聖
衷即乞須降諸天普同供養咸瞻晬表永有依歸臣
尚恐扮畏漫焚閟藏雲闕復命工師再刻崇建琳宮
流傳贊歎之姿安奉告成之宇庶存下土以廣真遊
臣誓願力劫始終歸誠道蔭生身嗣續祇命玄科非
敢萌纖毫僥福之心直以盡頂踵
報天之實自稱小兆臣翟汝文

宋攢宮諸陵俱在寶山今名攢宮山紹興元年四月
哲宗昭慈皇后孟氏崩遺誥欽以常服不得用金玉
寶貝權宜就近擇地攢殯候軍事寧息歸葬園陵所
製梓宮取周吾身勿拘舊制以爲他日遷奉之便朝
廷欲建山陵是時會稽以江東漕無攝二浙應辦議

曰帝后陵寢今存伊洛不日復中原即歸祔矣宜以
攢宮爲名遂從之攢宮之名實始於紹之請也是年
徽宗顯肅皇后鄭氏崩于五國城五年徽宗亦崩七
年何蘚還始聞帝后訃音先上陵名曰永固九年高
宗憲節皇后邢氏崩于五國城十二年八月金人以
三梓宮來還十月徽宗鄭后合攢于昭慈太后攢宮
西北改陵名永祐而邢后攢昭慈攢宮西二十九年
九月高宗母顯仁皇后韋氏崩攢永祐陵西三十一
年金人以欽宗訃聞遥上陵名曰永獻乾道中朝廷
遣使求陵寢地虜人乃以禮官葬于鞏縣欽宗皇后
朱氏從北去不知崩所歲月淳熙十四年十月高宗
崩攢會稽上陵名曰永思慶元三年十一月高宗慈
烈皇后吳氏崩祔永思陵紹熙五年六月孝宗崩攢
永思陵西上陵名曰永阜開禧三年五月孝宗成肅
皇后謝氏崩祔永阜陵慶元六年八月光宗崩攢會
稽上陵名曰永崇嘉定十七年閏八月寧宗崩其冬
命吏部侍郎楊燁爲按行使燁歸奏云獨泰寧寺之
山山岡伏特五峰在前直以上皇青山之雄翼以紫
金白鹿之秀層巒朝拱氣象尊崇有端門旌旗簇伏
之勢加以左右環抱顧視有情吉氣豐盈林木榮盛

以此知先帝弓劍之藏蓋在於此尋令太史局卜格
一起一伏至壬而後融結宜於此矣詔遷寺而以其
基定上上陵名曰永茂紹定五年十二月寧宗仁烈
皇后楊氏崩祔永茂陵其孝宗成穆皇后郭氏成恭
皇后夏氏光宗慈懿皇后李氏寧宗恭淑皇后韓氏
攢在山陵之前並不遷祔攢所亦無考景定五年十
月理宗崩攢會稽上陵名曰永穆咸淳十二年七月
度宗崩上陵名曰永紹元至元中西僧楊璉眞伽奏
發諸陵宋遺民山陰唐珏潛易以僞骨取眞者瘞之
山陰天章寺前六陵各爲一函獨理宗顱巨恐□之

事泄不敢易楊璉真珈遂築白塔于錢塘藉以示

以理宗顱爲飲器　皇明洪武二年詔于北平返理

宗顱歸舊陵三年遣官訪歷代帝王陵寢令各行省

臣同詣所在審視陵廟并圖以進浙江行省進宋諸

陵圖唯孝理二陵獻殿三間繚以周垣餘僅存封樹

九年令五百步之內禁人樵採設陵戶二人有司督

近陵之人看守三年一傳制遣道士齎香帛致祭于

孝宗理宗二陵登極則遣官祭告理宗陵有頂骨碑

亭共有爲義士祠內外禁山三千七百三十五畝四

三十八畝九分歲久爲居民所侵正統間趙伯泰奏

復弘治元年復帖縣典史張弘檢勘具冊以覈其後

或以山無守者雖有厲禁侵盜無巳時乃割禁山之

半佃爲民業其半亦令居民守之而入其租然樵採

之禁守衛之夫亦寢以踈矣中興小曆云先是有指陰陽家說欲廣攢宮禁域爲二十里有墓在其間者皆當徙去浙東帥臣王師心立言其不可時監察御史任文薦奉詔監掩攢宮就令按視於是獲免者七百六十有司會稽新志日按嘉泰志自祖宗時有廢攢起殯之名皆用殯字至顯仁太后祔永祐攢宮始易以攢字而祀文六字廷能暢蔽謂殯也蔽聚也聚木蔽攢而塗之也如此則當用蔽字今姑從俗本　明知府張侶皷記洪武元年正月戊午　皇帝御札相臣宣國公李善長索宋理宗頂骨于北平移北平大都督府及守臣吳勉西僧汝訥監藏浚忠以頂骨來獻詔付應天府守臣夏思忠四月癸酉瘞諸南門高座寺之西北明年五月壬辰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六月庚辰浙江以[illegible]

宋諸陵圖進復命禮部尚書臣崔亮奉勅以理宗

骨復諸舊穴嗚呼穆陵之發踰今八十有六年之藏

餘骸始克復歸于土豈非天耶雖我國家德澤前王

澤被幽壞是宜刻詞等碑昭示永世臣士敏適守是

邦承命惟謹敬述歲月俾後有考焉宋濂集有書穆

陵遺骸事與此同登極祭文洪武四年與禹同洪熙

元年惟皇德合天地治紹唐虞安民之功垂憲萬世

予嗣位之始率典章祗遣廷臣敬修陵寢尚頻神休

羽翼治平尚饗宣德元年惟帝統承先業保乂家邦

民頼以安功德惟茂予嗣位之初特用祭告尚饗正

統元年予嗣承大統追惟前代嗣君克紹先業用保

生民者心存景慕謹用祭告惟帝享之景泰文同天

順元年予祗承大統緬惟前代繼述之君克紹先

業以綏民生者心甚慕焉是用祭告惟帝享之成化

元年惟帝克守先業致治保民茲予嗣統景慕良深

謹用祭告尚饗弘治正德嘉靖隆慶萬曆文並同王

十朋詩并序某比緣職事朝拜攢宮瞻望松栢愴然

悲涕遂成小詩崇觀升平主神遊在九宵稽山密葬

禹家海痛思堯天上仙宮別人間

寶祚遙微臣望松栢魂思黯然銷

冬青穴在府城西南二十里天章寺前宋唐林二義

士埋宋陵骸骨處六陵各爲穴上植冬青樹六株元羅

靈鄉撫唐義士傳唐君名珏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營滫瀡以養其母歲戊寅有總江南浮屠者楊璉真珈怙恩橫肆勢焰爍人窮驕極淫不可具狀十二月十有二日帥徒役屯蕭山發趙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攫珠襦玉柙焚其骨棄草莽間唐時年三十二歲聞之痛憤盡貨家具得白金百許執券行貸得白金又百星許乃具酒殽市人家遊里中少年若干輩任坐轟飲酒且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爲焉唐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中有一少年曰發丘中郎將耽耽餓虎事露奈何唐曰余固籌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復知之乃斷文木爲匣復黃絹爲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散遣之窾地以藏爲文而告諸且事訖來集出白金錢餘酬戒勿泄越七日總浮屠下令裒陵骨雜置牛馬枯骼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杭民悲戚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illegible]

傳京師上達四聰六怒赫赫飛風雷號令嚴首例
北馬山陰人始有藉藉傳唐事者由是唐之義風震
動吳越聲生勢長若晉江撼入月之濤名水高圍困
自若明年巳外後上元兩日唐出宮燈歸忽坐辟息
奄奄若將絕者良久始蘇曰吾見黃衣吏持文書來
告曰王召君導我往觀闕巍峩宮宇靚邃殆非人間
有一冕旒坐殿上敷黃衣貴人降揖曰藉君掩骸其
有以報唐乃陛謁造王前王謂曰汝受命姿且貧無
無妻若子今忠義動天帝命錫汝伉儷子三人田二
頃拜謝降山遂覺罔不知其何也踰時越有汴中衰
俊者至始下車爲子求師有以唐薦者一見署賓館
一日問曰吾渡江聞有唐氏瘞宋諸陵骨子豈其宗
耶左右指君曰此是已衰大駭拱手曰君此舉孰讓
不能抗也曳之坐北面而納拜焉禮敬特加情好益
篤叩知家徙四壁惻然嗟矜語左右曰吾先生家甚
寒吾當料理使有田以給左右逢迎是深愛之不數
月二事俱愜聘婦偶故國之公女貧鄉食故國之公
田所費一一自表出人固奇唐之節而又奇唐之遇
兩高之曰二公眞義士義士云後獲三丈夫子門立
順順凡夢中神所許稽其數無一不合咄咄怪事乃

知此唐葬骨後又於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於所函
土堆上作冬青行二首馬箠問髐形南面欲起語野
麕尚純束何物敢盜取餘花拾飄蕩白日哀后土六
合忽怪事蛻龍挂茅宇老天鑒區區千載護風雨又
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凉積香雪遥遥翠蓋萬年枝
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霹靂一聲
天地裂復有夢中詩四首珠亡忽震蛟龍睡軒敝一字
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又一
坏自築珠丘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
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
暮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眞帖落誰家又珠鳧飛
騧又成埃班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年時寒食節天家
一騎捧香來張孟兼撰唐玨傳大約與羅傳同未云
有謝翱者文丞相客也與玨友嘗感玨事爲作冬
青樹引語甚悽苦時讀者莫不灑泣翱字皐羽閩人
亦奇士云鄭元祐書林義士事則宋太學生林德暘
字景曦號霽山當楊總統發掘諸陵寢時林故爲杭
丐者背竹籮手持竹夾遇物即以夾投籮中林鑄銀
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取賄西番僧曰余不敢望
收其骨得高家孝宗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

朝骨爲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十
一坏未築朱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
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空山急雨洗巖花金粟堆寒
起暮鴉水到蘭亭更嗚咽不知眞帖落誰家又橋山
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
家一騎捧香來餘七首尤悽怨則忘之矣非後林於
宋常朝殿掘冬青一株植於所函土堆上又有冬青
花二首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
五月深山護微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螻蟻不敢
穴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蜀魂飛繞百
鳥臣夜半一聲山竹裂又君不見羊之年馬之月霹
靂一聲山石裂宋謝翱別唐玨冬青樹引冬青樹山
南陲九日靈禽居上枝知君種年星在尾根到九泉
護龍髓恒星晝隕夜不見七度山南與鬼戰願君此
心無所移此樹終有開華時山南金粟見離離白衣
人拜樹下起靈禽啄粟枝上飛冬青樹引跋二條予
既注皐羽西臺慟哭記又以此詩讀者未易通其詞
古故爲之疏以便參考而自質焉適文獻黃先生之
門人傳深氏以書來謂聞之文獻者曰楊總統利
官全王時越中王修竹出金帛與衆惡少謂曰爾輩

皆宋人也吾不忍陵寢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
一字爲號自思陵以下欲隨號收瘞爾衆皆諾遂夜
往守貯遺骨葬之上種冬青樹爲識此歌詩之所爲
作也其說如此予以舊注頗有異同未即以舊聞非
是姑錄一通寄傳且書來言于此以問該洽者庶幾
或可再正也丙午正月十日張丁識又浦陽張君孟
兼取謝翱爲宋丞相文公所作西臺慟哭記詳疏其
文復取其至越中所作冬青樹引併疏之于卷末且
以芝宋遺辭事爲唐玨王修竹而疑其異同予諱彼
郡先生霽山林君當宋亡忠義耿耿有南山有嘉樹
及商婦怨等詩見所著集中嘗與唐玨收宋遺骸於
山陰種冬青樹其上刻誌有丙之年子之月冬青花
不可說之句蓋先生乃王修竹門客先生與玨所爲
王孟兼知之矣夫謝翱在文公之門非張君孰述予
泯滅不傳今以書玨之事而林君不與焉豈非闕予
因併識其事以釋君之疑且以副君好古之盛心云
洪武四年二月十日孔希善識山陰新志曰按輟耕
錄所收存并林景熙收宋諸陵骨事年月事實前後
不同有和事四絕句唐之傳林之集中各有載其詞
則大同而小異陶九成謂唐所收者諸陵骨林所

者但高孝兩朝詩不書雙匣字得非林之詩而傳
誤入於唐傳中者乎故今載於林之名下其冬青
歌附于唐傳者二載于林集中者一詞皆不同今附
各附于二公名下俾觀者有所辨也會稽新志張元
忭曰忭按唐林二義士事所樹冬青與所傳詩四首
並同而甚惑之竊疑當時二人本協謀而傳者失其
實耳季長沙公本乃以收骨事爲唐珏非林景熙
註謝翺詩云是在戊寅年也元史曆志按時曆經
賁道十二次宿度尾三度一分一十五秒入析木之
次戊寅謝翺以布衣杖策參文天祥軍事天祥死
丁亥翺獨徬徨山澤遇處即哭卒窮以死其忠憤如此
故謂收骨爲唐珏事且知爲戊寅年者以翺詩爲証
耳然以冬青樹引二跋觀之則如余前所疑庶幾近
之而王修竹名英孫嘗延致景熙要亦與聞其謀者
也又嘗覽霽山集載冬青花諸詩甚明中與唐玉潛
王修竹往還詩不一多激烈語其答謝皐羽又有夜
夢繞勾越等句冬青枝之句謂非與聞其事者可乎
詩收骨隱事其秘故姓字互傳若此始識此以俟博
古者辨之〔宋〕遺民錄無名氏詩 六陵草沒迷東西冬
青花落陵上泥黑龍斷首作飲器風雨空山魂夜啼

當時直恐金棺腐鑿石通泉下深錮一函自厲虞江
來寶氣竟逐妖僧去金屋猶思宮女侍玉衣無復祠
官護可憐持比月氏王寧飼烏鳶及狐兎真人欻見
起江東鐵馬九月蹄崆峒百年枯骨都南返雨花臺
下開幽宮流螢夜飛石虎殿江頭白塔今不見人間
萬事安可知杜宇聲中淚如霰〔明〕高啓詩 樓船載國
沉海水金椎晝入三泉裡空中玉馬不聞嘶日落寢
園秋色起魚燈夜寂隧戶開弓劍已出空幽臺鬼風
暗識寶氣盡六陵松柏悲風來王顱深注酏酥酒誤
比戎王月支首百年帝鬼泣穹廬醉骨飲究愁不朽
幸逢中國真龍飛一函雨露江南歸璟珮重遊故山
月冬青樹色遺民非千秋誰解鍾南山世運興亡反
掌間起輦谷前馬蹄散白草無人荒麥飯〔李〕東陽冬
青行 高宗陵孝宗陵鱗骨盡與龍無靈傳穢土林義
士野史傳疑定誰是玉魚金粟俱塵沙何須更問冬
青花徽宗不返梓宮後二百年來空朽木穆陵遺骼
君莫悲得葬江南一杯足〔孫〕紀詩 海門三日無潮汐
天塹徒誇壯南國龍舟載姬竟不還祗見銅駝在荆
棘鳳凰山前樓閣遁妖髡擁作羅蟇宮誰言枯骨有
王氣六陵伐盡山烏蕫風雨黃昏寒食節杜宇

淚成血壺瓶塔倚夕陽低冬青樹老秋風折四十
年有道君發後穿知切火焚玉顱酒深窮鬼斷風事
痛切誰堪聞狂胡突據九土擾天命真人焉
除掃一函仍返舊山河更得千秋薦蘋藻
〔墓〕府城內文種墓在卧龍山北麓輿地志潮水至越
山失其尸今缺處是也水經注文種城於越而伏劍
於山陰越人哀之葬於重山文種既葬一年子胥從
海上負種俱去游夫江海故海水之前揚水者伍子
胥後重水者大夫種〔宋〕徐天祐詩 越種吳胥總可憐 傷心賜劍兩忠賢浮江無地埋
良骨都送潮 頭嚙墓山
謝夷吾墓在府署儀門下初夷吾將死囑其家曰漢
末當亂必有發掘露骸之禍宜懸棺下葬府門下其

家從之故墓獨存
〔道〕里古思墓在蕺山古思以紹興錄事司官掌總督
越兵爲御史拜住所殺溺其首溷中未死前三日有
星大於盃盤墜鎮越門化爲石〔明〕吳驥詩 鎮越城邊 將星墮蘭臺忽起蕭
墻禍殘軍不領戰衣歸屍首那將草裹裹傍無石獸 表無文至今不識誰家壠棠梨花開曉無踪壙頭高
處羊成群憶昔孤城臨大敵保全竟賴斯人力當時 不見起祁連向後誰能擁陰宅百年陵谷儘如斯汝
老于今有口碑玄堂陰深 土花碧萇弘冤血應淋漓
向人太守墓在卧龍山之陰太守名王漢中人正統中
合家病卒無所歸因葬焉嘉靖二十一年知府張明
道因永福寺故址立祠有司春秋祭以上隸山陰

山陰越王允常墓在木客山水經注句踐都琅琊欲[illegible]
常塚塚中生分風飛沙射人人不能近句踐謂不欲遂止
越王句踐墓在府城南九里越絕書獨山大冢者句踐自治以
爲冢徙琅琊冢不成去縣九里今獨山乃在城西三十五里
句踐子墓在夫山越絕書夫山大冢句踐庶子塚也
去縣十五里
陳音墓在陳音山
灼龜公墓在府城南一里越絕書民西大冢者句踐客秦
伊善灼龜者塚也因名冢爲秦伊山十道志在龜山下
薄父墓漢薄太后父吳人死山陰因葬焉後文帝即位

追尊爲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長丞以下使奉
守寢廟上食祠如法史記索隱云顧氏按冢墓記薄父
墓在會稽縣西北禖山上今猶有兆域正義云括地志
樴山在會稽西北三里一名稷山唐時省山陰縣也據
西北是今山陰境樴山想即蕺山然不在西北稷山則
更在東會稽境十道志稷山一名禖山恐西字誤
馬太守墓在府城南二里鑑湖鋪西即漢守馬臻
孔愉墓在府城西二十九里即孔車騎
郗愔墓在府城西南二十五里愔以會稽內史老因居於此
謝輶墓在府城西南三十三里晉會稽內史

謝靈運墓在府城西南三十三里靈運死廣州[illegible]
於此
徐浩墓在府城南二十一里
賀知章墓在府城南九里其地因名九里墓在山顛
鄉人呼爲賀墓
康希詵墓在蘭亭傍舊有墓碑顏魯公撰并書宋郡
守吳奎撈去又康德言墓在離渚灝石湖傍湖之人得
名以其墓碑石灝
魏惠憲王愷墓在法華山天衣寺法堂故址王諱愷
宋孝宗第二子也王嘗領雄州牧既薨命厝紹興會

地遣使輟祭且視窆焉
杜太師祁公衍墓在永呂鄉苦竹村
孫威敏公沔墓在承務鄉
陳中書過庭墓在府城西南三十里黃茆嶺上
王特進俊乂墓在府城西六十里栖山西尚書佐墓
附焉地名西山村有王佐祠
胡墨卿墓在承務鄉
曾文清公幾墓在鳳凰山
陸太保昭墓在承務鄉左丞之祖四世葬于此墓碑
尚存

趙太師墓在承務鄉清憲公之祖與陸氏墓正相對墓碑亦存

唐運史閎墓在府城西南三十里蘭亭相近

李太尉顯忠墓在府城東南三十里秦望山之北翁仲俱在

唐少卿翊墓在蘭亭西

會稽若耶大塚越絕何踐葬先君夫鐔冢也

晉八僊塚在白塔山舊志晉嵇康會琴過白塔宿傳舍遇古伶官之鬼而得廣陵散曲曲終指其葬處至今竅穴猶在宋徐天祐詩廣陵莫惜世無傳遺恨聲聲第二絃伶鬼何關興廢事渡京一曲光南遷

塚斜在平水上三十餘里接嵊界相傳越之墳墓多在所謂斜者如唐宮人斜之類耳

曹娥墓在曹娥廟東

丁固墓十道志在會稽又名司徒冢今不知何所

吳越忠遜王墓在昌源宋史錢俶疾死東府以王禮葬焉宋林景熙詩牛頭一星化爲石千仞稜層香鐵春隆隆隱隱佳氣藏列峰環拱效主璽玉棺何代埋衣冠三朝萬乘子復孫典册煇煌照九土歲時閟廟嚴駿奔輪雲自古幾消歇山靈不守松楸禿雞豚蕪草兒火青麥飯無人澆林麓我來弔古欲雪天荒宮金碧杪寒煙殘僧相對語寂寞苔檄隔嶺青仟年

太傅信王趙璩墓在昌源石傘峰宋宗室璩以八行恩平郡王判大宗正始賜府於紹興後罷大宗正進少傅王甍贈太保信王以葬至慶元六年加贈太傅

榮王趙希瓐墓在昌源理宗父

錢內翰易墓在天柱峰下子集賢彥遠伊孫伯言祔

陸諫議軫墓在五雲鄉焦塢

齊賢良唐墓在昌源石傘峰

顧內翰臨墓在昌源石傘峰

陸左丞佃墓在陶宴嶺支峰下

胡尚書直孺墓在秦望山

韓左司膺冑樞密肖冑運使髦墓並在日鑄嶺

傅編修堯咨墓在石旗山給事中崧卿左藏檜並祔

尹和靖先生焞墓在龍瑞宮前峰石帆山下明季本詩有序尹和靖墓在會稽龍瑞山嘉靖中爲里豪所發得其誌石人有見者聞於官時莆田洪玉方知府事使人訪求則石既毀矣乃即城南揞子橋下爲祠以祀和靖其祠蓋舍法寺廢址云一從南渡術遊魂龍瑞山前日色昏宋代寢園銷已盡程門衣鉢瘞無存空增特廟荒新壤不及幽銘認舊墳弔古尚多遺恨在休將往事論揚先

梁司諫仲敏墓在秦望山

蔡孝子定墓在觀嶺下

王尚書定肅公希呂墓在三都之破塘里

陸太師游墓在雲門廬家塡
莫侍郎叔光墓在平水
元韓先生性墓在木石岡
呂副樞珍墓在府城東南七十里湯浦獅山之麓
蕭山朱僑墓在洛思山
曹亮墓在昭明鄉
郭璞墓在孝儀鄉或云郭母
許敢墓詢之父在鳳儀鄉
夏靖墓在鏁山
山遐墓簡之子濤之孫晉東陽太守在由化鄉

羊太守玄保墓在長興鄉
陳休墓在鳳儀鄉
勞沅墓在鳳儀鄉
徐鴻墓在長山鄉
羅隱墓在許賢鄉
張尚書光墓在北幹山下
許珪墓在鳳儀鄉
沈職方衡墓在鳳儀鄉
厲大資墓在郭墓山石獸俱存
張待制稱孫墓在湘湖龜山石獸俱存

華郡王墓在長興鄉
王侍郎綵墓在硎牌領
諸曁王右軍墓孔曄記曰在苧羅山孫綽作碑王獻之書碑亡已久或云在嵊金庭山或云在會稽雲門山智永傳云欲近祖墓便拜掃移居雲門寺則在雲門者近是然雲門今無迹也永師爲右軍七代孫雲門或其別祖墓耳
劉龍子母墓晉時劉姓一男子釣於五泄溪得驪珠呑之化龍飛去人號劉龍子其母墓在掩江石山每清明龍子來展墓必風雨晦冥墓上松二株至今奇

古可愛相傳龍子所植云
姚待制舜明墓在長寧鄉子樞密憲墓亦在旁
欒知州鳳墓在苧羅山
吳知縣亨墓在龍華山
餘姚嚴子陵墓在客星山華清泉之左數十百步又躡而上登復數百步岡夷壠合左顧石旋東望山四處如吻仰張狀四入隱隱見湖是先生墓所故有題石曰漢嚴光墓唐人筆也今莫存正德八年府同知屈銓復立石鐫曰漢徵士嚴光之墓輿地志光墓有石卓爲衛宋乾道四年史浩領越作客星菴置其墓田

即墓建書院今並廢

虞國墓在雙鴈鄉國守日南雙鴈隨還餘姚國死鴈棲墓不去死乃瘞之墓旁名之曰鴈塚

劉綱墓在四明鄉綱上虞令與其妻樊夫人並昇仙其蛻骨皆合葬云

虞翻墓在鳳亭鄉羅壁山下

汪亮墓在四明鄉石井山

趙秀王墓在從山秀王者孝宗本生之父名伯圭家餘姚而葬焉元陳綱詩秀王陵墓此山巔古寺荒涼隧道邊花碳蛟龍蹲夜月蘇碑麒麟鳳泣秋煙切灰不泯三千界香火今餘二百年頭白老僧言歷歷逢人揮淚佛燈前

陳侍郎槖墓在化安山

莫殿撰子純墓在烏戎山

莫將仕當墓在菁江

李莊簡光墓在姜山

倪侍郎思墓在賀溪

史巖之墓在梅梁山石柱及石門石香亭尚存石柱遠在山外臨溪水

于家大墓縣志云在縣西五南隅山川壇之石于肅愍公祖墓也肅愍之先家餘姚父老猶能指識其處後自姚徙杭姚之里正歲科督之厲甚不能堪乃籍于錢塘正統初始除餘姚之籍自是以姚爲諱而墓尚存焉其說如此而余考肅愍公碑志家傳絶無餘姚字公一代名臣不應忘祖且云爲諱何解傳疑可也

上虞黄塚會稽十城志上虞縣東南古塚二十餘墳永嘉之初潮水壞其大塚所壞一塚磚題文云居在本土厥姓黄卜葬于此大富強易卦吉龜卦凶

孟嘗墓在縣東南

魏朗墓在縣西北四十里

蔡墓在五龍山世傳爲蔡邕父母之墓旁有石室爲邕妻守墓之所蓋傅會

謝安墓舊志云在始寧鄉史稱安墓在建康梅岡此云安墓未詳

謝玄墓在東山南史謝靈運父祖並葬始寧

包孝女墓在羅巖山

楊威母墓水經注縣東北上亦有孝子楊威母墓今不知何所

葛仙翁墓在嵩公山有石室丈餘如塚神仙傳葛玄居會稽語弟子張恭曰今當解去遂入石室而臥三晝夜大風折木良久而止然燭視之但有衣在豈即此地而名墓耶

魏道微墓在縣西北四十四里

吳越公主墓在小越伏龍山

朱娥墓在縣南六里

劉漢翔墓在瑞象寺前

趙龍圖墓在漢翔墓北斷碑猶存今不知何所

林希元墓在瑞象寺東元至正間希元為上虞令卒于官貧不能歸民相地葬之

陳阮裕墓在縣東九里裕以疾築室剡山徵金紫光祿大夫不就卒

戴顒墓在縣北一里王僧達吳郡記曰顒死葬剡山今石表猶存嘉定三年婁鑰為書本傳立碑于道左今俱不存

山桐公墓在縣東故港有高塚世傳以為謝氏祖墓

許玄度墓在孝嘉鄉濟度村蓋玄度居濟度卒

褚伯玉墓在縣西白石山今名西白山南史本傳云齊高帝於此山立館居之伯玉常居一樓及卒葬焉

朱侯墓在桃源鄉烏榆山齊朱士明官至吏部尚書梁封漢昌侯

姚參政墓在靈芝鄉按舊志姚太師舜明墓在諸暨今曰參政墓者疑即為祖墓耳

陳靈濟侯墓在縣西十里許浦橋之上去冢一百步侯之孫其築亭墓上奉時祀

縣令蔣志行墓

新昌支遁墓在南明山載安道嘗過之歎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積冀神理緜緜不與氣運俱盡耳 墓下詩序「余以寧康二年命駕之剡石城山即法師之丘也高墳鬱為荒楚丘隴化為宿莽遺跡未滅而其人已遠感想平生觸物悽懷

石氏墓黃堅志新昌石氏之祖本山東人因過越愛家徙居焉時有紹國師善地理術經從石必迎佇致敬其妻嘗出拜曰夫婦皆年老欲從師求一藏骨地師許之與往近山得一處左茶如逆花溪流平過其下回抱環拱指示之且繪識窆穴而去翁媼葬焉後數十年孫曾登科相仍至以百數宜和以後蟬聯越五舉累無齒鄉書者而里中一民家産寔豊生四子容質如玉或告石氏是人竊以父骨埋於君祖塋之上故致此容引石往發土得木桶藏枯骸其中棄之民家自此遂微四子相繼夭逝先是石塋有棠梨一本每抽新枝則族系一人必策名若敗秋或一枝萎折則有當貢名者民忌報俗夜往伐其樹自是科級視昔年弗逮云又石氏宗譜新昌石助墓前有栢木生而內向復斫如蓋然守塚者言每有登科者則栢有枝特生一枝一人或二三枝則二三人縣志云石氏始祖太保元遂葬沃洲平頂山節度使助葬盤林

棠梨疑即靈祐洪公以祖墓有名訛爲一耳
棨王墓隋棨王白避隋亂亡入彩烟鄉葬歷岡三渡之原民爲立白王及韓妃廟
漏澤園嘉泰志云崇寧三年二月有詔收葬枯骨凡寺觀旅櫬二十年無親屬及死人之不知姓名及乞丐或遺骸暴露者令州縣命僧主之擇高原不毛之土收葬名漏澤園周以墻栅庇以土地所宜易生之木人給地八尺方塼二刻元寄之所知月日鄉里姓名者併刻之以元寄者官給轄葬日給寓錢及祭奠酒食墓上立峯有子孫親屬而願葬園中者許之給地九尺已葬而願改葬他所者亦聽禁無故輙入及畜牧者又立法郡縣官違戾者弛慢者失檢察者皆置之法久之有司奉行頗過至有分爲三園良賤有別又葬日及歲時設齋醮置吏卒護視守園僧以所葬多爲最得度牒及紫衣遂有折骸以應數者久之始詔裁損自軍興多故遂益弛中興以來郡縣或自以意廣朝廷惠澤云云今爲利建炎初翟公汝文爲守時亦收四郊暴骨葬園中知山陰縣王朝議餚主之得骸千計內有異骨一皆相鈎連自頂至踵無分寸殆若釋氏所謂之鎖子骨是也亦可異矣

又云紹熙五年少監李公大性來爲提舉浙東常平於會稽鎮塢山陰洄涌塘各置義塚（會稽尉徐次鐸記越之流風凡民有喪即議僑寄棺柩所積夙號墓園連歲不登饑以癘疫而民不免於死亡公奉命東來一意全活饑者振之以粟病者起之以藥死者遺之以棺荒政畢行畢力無倦復有志於埋骨掩骼之舉命次鐸走近郊枚數寄棺凡三千餘下令申飭庭告使人人知有送死之義且曰其有胸浮圖大化者助之緡錢姑從其私乃若無力歸葬請于官給所費規畫已定復命次鐸度地得二所其一鎮塢廣四十畝又其一洄湧塘傍十餘畝由是義塚之規立矣兩隅分畤男女以辨線以溝壠封其四圍畫圖傳籍錄分藏閭里姓氏次第刻著申命緇黃以視墓室五封廣列尚爲役圖廢幾有以雜于此也自慶元改元夏迄于冬十月野處之棺官爲發藏者凡千二百九十有三據籍可考至是澤及枯骨矣自今不焚於原不淪於川不暴於野是則公拳拳之志也）

今山會漏澤園二縣共二所在府城南七里即宋舊址
蕭山義塚在北幹山麓嘉靖十一年改置於淨土山麓周繚以垣上覆以石北置門初置守塚一人今廢
今又有張氏義塚
諸暨義塚二一在縣西門外長山之麓一在楓橋鎮黃土山嘉靖中知縣朱廷立置土山里人陳元壁所輸也
餘姚漏澤園宋元在龍泉山　國朝移于小黃山已復移大黃山

上虞義阡在縣北後山下邑士劉漢誼地也廣二十
五畝因令張志立有意惠民遂舉地以葬死無歸者
繚以土墻建門軒巖扁額又縣西門外有地僅四畝
亦其類也丐者葬焉今皆廢
嵊義塚在東門外新河之左往年以造塔餘貲建惜
未繚以墻垣不免芻牧
新昌義塚在西郊
附宋宋諸葛興九頌 興世家會稽俯仰巘壑惟禹陵所在自少康建祠今數千載比
年時和歲豐邦人奉祀惟謹益虔因感昔人九歌之
作自禹暨嗣君二相與夫英賢牧守高人孝女顯有
祠宇者輒爲九頌效楚詞作今昔擬騷之典蓋出於
感憤而記以規諷後之倣者如九詠九愁之類往

往皆然興方賠詠明時又其意主乎景仰先哲固無
所謂感諷也直曰頌云爾間獨妄論古人不能不發
其一二而其歌吟嗟歎因寓之以擬騷之聲云 驕
越山兮鏡之東鬱喬木兮岑叢蒨青霞兮笠石抗碧
流兮賓官端徽見兮穆穆列俎豆兮雍雍梅爲梁兮
挾風雨倏而來兮忽而去芝產殿兮間見橋垂庭兮
猶古壁騰輝兮珪薦瑞書金簡兮緘石匱朝萬王兮
可想探靈文兮何從嗟洚水兮橫流民昏墊兮隱憂
運大智兮無事錫鴻範兮敘疇身勞兮五嶽迹書兮
九州亶王心兮不矜迄四海兮歌謳徜聖宋兮中興
駐翠蹕兮稽城獨懷勤兮曠代黎奎文兮日星揚舲
兮拊鼓吳歈兮鄭舞奠桂酒兮蘭肴庶幾髣兮髴兮非
食卑宮之遺矩 右八禹陵 肇三望兮薛一中建
人極兮終洪濛元 上錫兮汝績昭華歸兮汝躬大道
公兮均嬪繼家天下兮孫奴氏嵩石兮發祥謳歌兮
與子誓甘野兮扈叛養國老兮貴薦臑不望兮味不
貳琴瑟兮笙鏞鼓靈思皇訓兮克儉心敬承兮致墜
祀四百兮綿景祚兆大橫兮垂與世越山兮撫兮慨鏡
水兮漪漣葵祠宮兮屹峙肅靡花兮翛然端冕兮龍
章執珪兮拱垠想規重兮矩疊沈部奏兮鏗鏘 左

闕王 拔竹簡兮興謨聖手斷兮唐虞登群龍兮博
翊萃一堂兮都俞知人兮帝之哲動天兮帝之德兮
像兮民不犯舞干兮苗已格迨一旅兮中興嚴府縠
兮稽陵感會遇兮風雲裳像飾兮股肱憤爽楚兮陂
上國忽庭堅兮祀俄息浙麟筆兮特書胄爽吾兮在
力何汲汲兮詭延謂明良兮相賊姦雄託兮自文慨
齊東兮毋惑仰而覘焉兆禮秩俯而察焉草木植功
之遠兮難名民之兒兮無斁 右二相 將禹陵兮
巋然蓮珍節兮蟬蛸敝別室兮遺像崇英霸兮千年
諗越民兮非贖祀推世家兮自遷史肇無餘兮開國
傳後裔兮奮起稱夫椒兮深阨同國人兮勞欲采戢
兮食何味嘗膽兮志彌篤封以內兮種所司閫以外
兮蠡所知羨厲志兮深恥迄乘時兮決機盟上國兮
王致胙按山南兮抵上宇陟鑑臺兮睨東海矩天門
兮摸地戶惜規圖兮不弘幾弓藏兮犬烹騫七術兮
遺恨悵五湖兮退征尚彈嫣兮復續終與卒於鼻祖
之庭 右越王 書界奴兮力溝洫民奠居兮勤稼
穡降贏劉兮言水利嘉鄞渠兮奪鄭國慨元光兮瓠
子決彼鯽封兮河之北悼一言兮貽時害誘天事兮
非人力昔越守兮得賢候廬遠久兮爲民謀鏡一湖

兮陂萬頃備瀦泄兮歲有秋寧殺身兮利人抑洙泗
兮稱仁嗟後夾兮私已田吾湖兮寖湮湖之復兮疇
繼 侯之心兮萬世酌清流兮擷蘭芷奉明薦兮非昵
祀 右馬太守廟 典午西兮金谷輩渡而東兮藹
多士嘉內史兮屏浮華談物累兮願天粹升治城兮
遐想友東山兮雅志修禊事兮蘭亭觴曲水兮群英
追雩風兮涵泳淑萬化兮均平紀清遊兮感慨刻形
志兮神詣蔚翔鳳兮一札寶連城兮千祀太傅起兮
爲蒼生扶晉鼎兮蹶符秦內史歸兮樂山水師萬石
兮飭孫子出與處兮兩賢意亦地兮皆然 右王右
軍祠 山簇簇兮環湖水淼淼兮縈紆人何遊兮明
鏡鳥何飛兮畫圖懷賀老兮今昔想逸致兮林廬老
之謀兮天潤老之神兮秋月飛翰兮龍鸞吐詞兮冰
雪之際黙運兮開元之繹典兮春官淩王翩兮倚華蓋
驂驂馭兮升幽上低清夢兮綿綿恍乘雲兮登仙覲
紫皇兮玉宸聆九奏兮鈞天戒天公兮遂志鼓千櫂
兮錦里吾明兮鷗鷺吾賓兮煙水野服兮蹁躚班衣
兮娛戲緬高賢兮非苟於去就其庶幾兮東門之傳
蚪爽之子 右賀監祠 虬蜂起兮龍翔猥兵咸兮
八方決[illegible]林兮嚴禁衛握紛陳兮拂撥搶攘視諸將兮

會等伍洊舊臣兮忠且武登萬目兮矩鑊衛九重兮
心膂維東南兮都會孱吾王兮填撫揚威惠兮千載
賢禎祥兮茲土瞻衮服兮煌煌薦蕙肴兮葵觴匪震
攝兮羅池置愛恩兮桐鄉王之澤兮流後裔更累葉
兮奮忠義兮旌表兮陪廟祀顯一門兮歷斯世　布
城隍龍王　叢祠兮江之湄懍予心兮蕭祗表　陣
行兮尚之祀垂以辭兮淳之俾嗟窮寃兮踐天性一
念列兮萬古鎮山□兮蒼蒼江練兮洋洋江之水兮
可竭娥之靈兮不
可歇　右曹娥

紹興府志卷之二十一

祠祀志三

寺　院　庵　塔

[寺]府城内大能仁寺在府南二里許晉許詢捨宅建號祇園寺後廢吳越王時觀察使錢儀復建號圓覺寺宋咸平六年從知州事兵部員外郎康戩之請用承天節名改賜承天寺政和七年上后土號曰承天効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詔天下承天僧寺皆改爲能仁寺蓋避后土號也是歲詔建神霄玉清萬壽宮以僧寺壯麗者改建而越以能仁爲之建炎中典命神霄復爲僧寺能仁寺復故州又有能仁院郡人謂茲寺爲大能仁寺元初燬至正間重刱　明嘉靖三十年後倭患作有司議鬻諸寺院以助軍興於是舊名刹多廢能仁蓋亦以是時廢云宋僧宗昂住會稽能仁寺有故相寓寺中已而復相宗昂被勑住持郎官馬子約題詩法堂壁上曰十年衰病卧林泉鴻鷺群飛藐刺天黃紙除書猶到汝固知清世不遺賢

小能仁寺在府西六二里宋開寶六年觀察使錢儀建大平興國三年吳越給地藏院額後改今額　明萬曆四年道人李明性净桂如曉重修城中諸寺獨小能仁習禪持戒旦夕爲饭接衆凡渡海詣普陀者

往反必一飽當春時日以百十計鄉人見其如此爭擔米助之亦未嘗缺也小能仁救衆之名遂聞於四方叢林矣僧学之贊蓋即其口食餘資云張元忭有重修寺記

寶林寺宋元徽元年與法華經維摩經疏僧道教等與法師惠基於寶林山下建寺名寶林寺時有支道與捨宅連山造寺山之麓有石岫岫有靈鷲旁有巨人跡錫杖痕初晉末沙門曇彥與許詢玄度同造甎木二塔未成詢亡久之至梁天監中岳陽王將至彥預告門人曰許玄度來也岳陽亦早承誌公密示至州即入寺尋訪彥望而曰許玄度來何暮昔日浮圖

令如故王曰弟子姓蕭名詧彥曰未達宿命焉得知之遂握手命入室席地王忽悟前身造塔之事死若今日由是復修塔塔加壯麗唐會昌中廢乾符元年重建改題爲應天寺宋乾德初僧皓仁建塔九層高二百二十丈號應天塔崇寧三年八月詔改崇寧萬壽禪寺三月八日又改崇寧爲天寧既成天寧節郡祭祝聖於此紹興七年改報恩廣孝禪寺俄又改廣孝爲光孝與泰、徽宗皇帝蓋以本天寧祝聖之地也時有長老岩須者有高行會改當十錢爲當五郡守密告之且曰聞二寺方大興造有未還死木工匠之直倘蓄當十錢可急償之明日文字一出皆大折閱矣二人既歸能仁呼知事僧告以將赴他郡之説凡有負者皆即日償之於是出千餘緡與之抵夜乃畢行者皆喜明旦遣侍僧問天寧則曰長老歸自郡齋即以疾告閉方丈門熟睡至今猶未起也及令下須始以當五之數償負能仁乃大媿服乾道末藻繪尤盛置田五千餘畝後經幾燬今梵宇則我　明永樂十一年僧善忠所構構時尚未有塔嘉靖三年郡人蕭副使鳴鳳言于郡召僧鐵死復建塔隆慶來塔復將圮萬曆六年寺僧真理募緣修

之又改其前殿加高敞焉寺舊有聖母閣今廢寺田亦罕存塔前近建許玄度祠唐李紳詩寂深城郭在人烟疑借寺中到梵天巖樹桂花開月殿石樓風鐸繞金仙地無塵滓多靈草室鑒真空有定泉應是法官傳覺路便消煩惱見青蓮宋王十朋詩二首山捧亭臺郭繞山遥遥盤蒼翠到山巔巖中古井雖通海窟裏陰雲不上天羅列衆星依木末周迴萬室在簷前我來可要歸禪老一十寒灰巳達禪又中天坐臥見崖巘峭壁垂藤不易攀晴捲風雷歸故壑夜和猿鳥鎖寒山勢横緑野蒼茫外影落平湖瀲灔間師在西巖最高處路尋雲裏見玄關趙撫詩二首佳辰何處泛花遊永相從開水上頭雙引旆攀山雨霽一聲歌動寺雲秋林光靜帶高城晚湖色寒分半檻流共賀萬家逢此節可憐風物似荊州又已到朱門誰復容晚烟蹤跡入長松初收上界半軒雨緑畫尚秋繞寺峯巒處客塵隨夜靜望中寒水向身重愧言自愧崇山下內史旌旗久未逢眼嬾詩四面湖光絶路岐鵁鶄飛起暮鍾時漁舟不用懸帆席歸去乘風插柳枝錢選王修詩有時風擊浪聲

到半夜月排山影來宋杜衍詩中懷無絆外緣閒深
掩禪扉客到難勝境可曾飛錫去好山多祇捲簾看論
畫升講座天花落夜步吟軒海月殘今日逢師堪論
道歸心愁叩一時寬王安石詩飛來頂上千尋塔聞
說鷄鳴見日升不畏浮雲遮望眼秖緣身在最高層
齊唐詩竜鞭揮斷冠鰲峯飛下千巖秀色中掩映翠
微開寺舍參差碧樹捲簾籠塔閒燈火晴霞閃井底
波濤漲海通幾檣縈塵到禪室瀟花吹散午天風齊
廓詩寶勢聳如龜鱗聲牙照錦翠路盤危磴出僧觸斷
雲歸萬井分塵界千巖列錦圖浮生任多事到此合
忘機張翙詩城郭鎖山林日無塵土侵一峯來海上
高眼起天心世道有盈縮靈泉無淺深使君今老矣
閒處得閒吟斜陽謝青燈映獨宿世事忽如遺一欄
寒無夢高齋靜見詩長空消海氣遠塔淡烟姿欲問
無生意高人不可期王英孫詩飛來幾千載臺殿壓
岩棲蒼蒼日飛仙鼠秋風下從鵰山腰危露不游眼暗
通潮堪嘆玄英後詩名竟寂寥王易簡詩元度存遺
跡玄英有舊詩城中獨高處雲後最佳時拂壁書行
記逢僧談故祠闌干頻徙倚不奈朔風吹王昌符詩
何事詩家稱勇湛踏虎相繼有樓臺水涵春碧雨初

霽山露曉青雲半開寶塔禮終僧舍靜粉壽題罷使
車回北時欲結香蓮社抵爲陶潛醉不來元昕干樞
詩越國龜峯寺樓臺雖錦翠許詢初有造徐浩久相
依開戶琅玕裂登山峯堵危昔開禪扳少今見講花
飛禱雨靈鰻躍看雲老鶴歸童烹羅漢菜客禮國師
衣白足三千指蒼松四十圍星河上界近烟火下方
微浮世自榮辱深林無是非
天台玉臺遠何必更騰騑

大善寺在府東一里中有七層浮屠梁天監三年民
黄元寳捨地有錢氏女未嫁而死遺言以奩貲建寺
僧潛貫主其役未期年而成賜名大善層棟有題字
云天監三年歲次甲申十二月庚子朔八日丁未建
宋建炎中大駕巡幸以州治爲行宮而守臣假治于
大善及移蹕臨安乃復以行宮賜守臣爲治所歲時
內人及使命朝攢陵猶館於大善乾道中蓬萊館成
乃止慶元三年寺塔俱燬於火發塔中地得石刻乃
越州龍興寺宋太始元年唐太平元年造塔宋淳化
三年復燬景德元年重建石刻中多斷闕不可盡詣
龍興寺與龍興橋相近或謂提舉廨舍是也　明永
樂元年寺僧重修寺塔復煥然

光相寺在府西北三里許後漢太守沈勳公宅晉義
熙二年宅有瑞光遂捨爲寺安帝賜光相額世說許
掾年少時人以比王苟子許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林
法師並在會稽西寺講王亦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

寺與王論理共決優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許復執
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疏王復屈許謂支法師曰弟
子向語何似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邪
豈是求理中之談哉相傳此即西寺　明嘉靖初寺
尚存十一年改爲越王祠

至大寺在府北二里元至大四年僧本立購石氏故
宅建殿壁刻宋高宗御書詩尚存

戒珠寺在蕺山南晉右軍王羲之故宅或曰其別業
也其剏始年莫考陳大建二年有僧定光來寓寺中
耳過其頂擎銀像長立不卧又有天竺僧辯博神異

及死瘞山上其形數現後夢語其門人曰必爲同僚
塔以厭之我則不現僧定光乃立臥佛像果不復現
而所構華北嶽潔帶於郛內其臥佛殿今尚存有所
謂十大弟子者哀泣其旁或候氣或捫足而佛之父
母亦在焉故又名臥佛寺有竹堂雲軒秦宇閣皆一
郡登覽之勝宋紹興中爲士子肄業之地策名者常
十餘人歲計按跡蓋山川之秀有以相之宋熙寧中郡守程師孟與僧重葺遊于寺僧立成句行到寺中寺更幽山外山寧郡學樹詩四山環繞翠巖幽想見凌晨雪未消四萬八千偈月手不知何處琢瓊瑤王十朋詩九日重登古戢山勞生又得片時閑菊花今歲殊不惡蓬鬢去年猶未斑蘆水楚山詩興裹鑑湖秦望酒盃閒酧中同訪右軍蹟題扇橋邊踏月還

天王寺在戢山東麓寺後山壁刻字有曰唐景德元
年歲在壬子准敕建節度使相國隴西公生祠堂其
年十二月十六日開山建立蓋董昌生祠也後唐天
成四年吳越王錢鏐夢神人求祠宇或言祠本古天
王院有魚池因建天王院建炎末與開元寺同時燬
于火紹興中院僧惠廸再建佛殿西北隅山壁舊有
陸少師題名石刻云虞駮元王源之吳延瞻曹季明
沈永道孫元禮陳志行陸元鈞自戒珠寺雲軒過草
堂登上方尋徑到此政和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元鈞
頌今刻落不存宋楊維楨詩遊山如讀書深淺皆可樂道傍小精舍亦自一丘壑凄凉四十
年始復看若卿老僧逝已久講堂塵沈沈崩掛童子華案影亦蕭索掃壁觀舊題歲月真電電文章卑不傳永食窮如昨出門意惆然遠海渺孤鶴以上隸山陰

開元寺在府東南二里五代節度使董昌故宅也後
唐長興元年吳越武肅王建寺蓋處一城之中四旁
遠近適均重甍危簷修廊傑閣大鐘重數千觔聲聞
浙江之滸佛大士應真之像皆雄麗工緻冠絕他刹
歲正月幾望爲燈市傍十數郡及海外商賈皆集于
帛珠犀名香珍藥組繡髹藤之器山積雲委眩耀人
目法書名畫鐘鼎彝器玩好奇物亦間出焉士大夫
以爲可配成都藥市宋咸平中僧曉原立戒壇遇聖

節則開以傳度其徒建炎庚戌虜騎侵犯既退群盜
投隙而至遂焚不遺一椽後雖興葺然未能如初今
以爲習儀祝釐之所前門內西近建湯太守祠殿東
建吳通判祠萬曆十三年僧真秀募緣重修大殿易
石柱

長慶寺在府東南一里宋永徽二年建名竹園寺

杏花寺在府東南四里周顯德二年建永齊建號法
華懺院後改旌教院宋時植杏甚茂至今俗呼杏花寺

大中禹跡寺在府東南四里許晉義熙十二年驃騎
郭將軍偉捨宅建唐會昌中例廢大中五年僧居玄

詔闕請僧契真復興此寺并置禪院於北巖賜名大中禹跡寺門爲大樓奉五百阿羅漢甚壯麗初釋氏自達摩至慧能以來傳禪宗然禪院皆寓律寺至百丈山懷海始創爲禪居乃不復寓律寺契真亦懷海弟子是時禪寺雖創尚未盛行故猶寓禹跡北巖爲禪院宋紹興末曾文清公幾寓居於越得寺之東偏空舍十許間居之手種竹盈庭日讀書賦詩其中公平生清約不營尺寸之産所至寓僧舍蕭然不蔽風雨惟食奉祠之祿假二三老兵給使令而已〔曾幾詩〕手自栽培千箇竹身常枕藉一牀書

延慶寺在府東南五里許唐大中十二年台州刺史羅昭權捨宅建〔宋徐鉉祖先生墓志序云門生彭汭登第補本郡司倉掾嘗與社祭齋于郡之延慶院獨處一室既寢而精爽不寧展轉至四鼓乃得寐夢一白衣書生入戶謂汭曰某嘗述少文詞在此室司倉當見之也汭辭以未見書生曰試爲誦之言訖而去及寤猶四鼓因呼僕秉燭周視牆壁間意謂有留題者而都無所見雅戶扇下有石方尺餘塵土蒙之視彷彿有賀監字乃知此是也祀事罷移置廳前以水滌之文字依然即進士許卿所撰祖先生墓誌也閱之備云十年前院側數十步官置瓦窯掘地得之而掌役者軍吏也不曉其所自但見有文因惜不毁而置此按賀監以天寶二年始得還鄉既而天下多事遂與世絕止於吳越故老亦不能知其所終徵彭子之夢則賀監輕舉之迹與祖君高尚之節皆泯沒矣其誌云通和先生祖君名貫字子元世爲吳人性覺平州里莫見其喜怒長洎顧覽書尤工詩句天才默識少有論似蓋修黃老之術初賀監得兩生之妙近數百年不死術笈貞藥契誠康仙近任天台山升遐徧於人聽元和己亥年先生遇之謂曰子宿中柔外可以語至道也俟十歲遇爾於小有乃授斷穀丹經先盟而授之忝一粟則十年不飢一日謂門人曰賀公之期至矣沐浴委化〕

隆教寺在府東三里宋太平興國元年觀察使錢儀建號無礙浴院大中祥符元年改賜今額

龍華寺在都泗門內即陳江總避難所憩也俗呼龍王堂〔江總修心賦并序太清四年秋七月避地於會稽龍華寺此伽藍者余六世祖宋尚書右僕射州陵侯元嘉二十四年之所構也侯之王父晉護軍將軍彪昔莅此邦卜居山陰都陽里貽厥子孫有終焉之志寺域則宅之舊基左江右湖面山背壑東西連跨南北紆縈聊與苦節名僧同銷日用曉修經戒夕覽圖書寢處風雲憑棲水月不意華戎莫辨朝市傾淪以此傷情可知矣啜泣濡翰豈攄鬱結庶後生君子閔余此槩焉嘉南斗之分次牽東越之靈秘表檜風於韓什著鎮山於周紀蘊大禹之金書鐫暴秦

之狂字太史來而探穴鍾離去而開笥信竹箭之爲珍何珷玞之罕植秦盛德之鴻祠寓安然之古寺實豫章之舊圃成黃金之勝地漾寂默之幽心若鏡中而遠尋面層阜之超忽邇平湖之迴深山條偃蹇水葉淺澄掛猿朝落鐵飃夜吟菓叢藥苑桃溪橘林捎雲拂日結暗生陰保自然之雅趣鄙人間之荒雜望島嶼之邅迴面江源之重沓泛流月之夜迥曳光烟之曉匝風引蜩而嘶誤雨鳴林而儵颯鳥稍狎而知來雲無情而自合邇乃野開靈塔地築禪居喜園迢遞樂樹扶疎經行藉草宴坐臨渠持戒振錫度影甘蔬堅固之林可喻寂滅之鄉可契異出終而愁起非木落而悲始豈降志而辱身不露才而揚己終風雨之如晦倦鷄鳴而聒耳卒避地而高棲憑調御之遺旨折四辯之微言悟三乘之妙理遣十纏之繫縛祛五惑之塵滓久遨遊於勢利庶忘累於妻子感意氣於時日寄知言於來哲何遠客之可悲知自憐而可已〕

華嚴寺在府東五里舊去七十里〔唐嚴維和皇甫大夫夏日遊華嚴寺〕

詩 福地華嚴會王家少長行到宮龍節駐禮塔爲行成蓮界千峯靜梅天一雨清禪廡未可戀聖主寄蒼生 宋陸游記 會稽五雲鄉有山曰黃塚山之麓原野曠水泉洌岡巒地負嵓嶂森立而地荒不治者不知幾何年矣或謂古嘗立精舍以待天衣雲門遊僧之至者有石刻具其事其後寺廢石亡慶元三年馬君正卿崧卿以餘貲買地築室擇僧守之乃告于府牧丞相葛公以華嚴院額徙置焉

以上隷會稽

山陰天章寺在蘭渚山今蘭亭曲水在其側舊有右軍畫像及書堂宋至道二年仁宗降御書天章之寺四字額或謂仁宗書此額時本書真宗御集閣天章之閣四字既成聖意未愜再書之前本遂不用有內侍奏章獻太后言越州天章寺天下名山今欲乞皇帝更書一寺字易閣字以賜太后與帝欣然許之此四字是也紹興八年高宗降御書蘭亭序石刻元季寺燬于火碑像猶在舊有供應田千畝今則蝕於豪右久矣

天衣寺在法華山前有十峯雙澗晉義熙十三年高僧曇翼結庵誦法華經多靈異內使孟覬請置法華寺至梁惠舉禪師亦隱此山武帝徵之不至昭明太子遺以金縷木蘭袈裟遂以天衣名寺宋嘉泰中異公所頂戴紫檀十二面觀音及梁太子遺舉公金縷木蘭袈裟紅銀藻瓶紅瑠璃鉢猶具在寺又有化身普賢及飛來銅像化身普賢即曇翼所立飛來銅像乃浙南維衛無量壽佛像云是西域阿育王第四女以姿貌寢陋冀其端嚴捨金銅冶鑄斯像四十九軀首飾火焰足飾蓮花布散天下爲衆生植福之本浮海而至梁武以施山中奉於西序寺多杜鵑花每歲盛開觀者競集寺後有十峯堂堂之前有唐李邕撰碑斷石尚存元末寺燬于火佛像碑悉煨燼 明洪武中再建寺嘉靖初僧亦稍修之田產尚盛三十五年召佃爲民業寺遂廢

唐李邕碑 昔者法王道開蠁山相現信是大事職非小緣顯驗非多證入彌遠故以三界爲宅孔濁爲家四生爲子六度爲門轉致熱惱之衆延集清涼之都念茲在茲廣矣大矣法華寺者晉義熙十三年釋曇翼法師之所建也師初依廬山遠公後詣關中羅什早入禪慧尤深佛乘與沙門曇學俱遊會稽觀秦望西北山其峯五連其溪雙帶氣象靈勝林壑瓌閟晉上蘭若專精法華感普賢菩薩爲下里優婆提稀子於竹筐寄釋種於蓬室及杲日初上相光忽臨乘喬上漢師想望太息沈吟永懷葉公好龍已遇真物羅漢渕佛獲了聖心太守孟覬以狀奏聞因以爲寺則知妙法者真如之正體蓮華者淨道之微名是故宗賦經署厥榜了無量義成不住因至若高僧慧基邑人陳載皆踵武宗跡傳燈襲明或五竹堂或七寶規殿立普賢座進蓮佛龕因足以發慧中啓玄門入位畢臻出家備應慧舉以徵或照明畫造或簡文瑞像或武帝香爐寶扇吟風珠幡交露蘇墨遺書長享之妙光宮女纖功織大身之寶相百寶盈於九隅群經備於三藏所以神鍾警夜保賢聖之大君祥烏晝賓迅軒蓋之雲集登山而野嫌心空茶水而垢除意淨性通七非戒總八關金杖五分優劣等論絲四色功德豈殊頃者亳州刺史前此那州乘太原王公名法海實大慧去煩惱之外棟德慈悲之內實起普

賢瑩一級寫法華經千部廣化人吏大啓律途即普
賢臺立法華社地效其靈山呈其秀夫名者事之華
碑者物之表其或表不亡則聽仰失容名不興則纘
述無地願言刻石是川彌山其詞曰會稽南山秦望
北寺高僧選住聖跡標寄者開北峯法華取義群佛
護持歷國擬施陸賓大來海珍總萃懸影連珠象光
發瑞臺壓龍首殿開烏翅松巖蕭跡竹澗蒼翠綱紀
有光禪律不墜掾曹正直別乘仁智作爲碑板贊述
者字宋之問遊法華寺詩高岫擬耆闍真乘引妙車
空中結樓殿意表出雲霞後果纏三足前因感六牙
文林黃寶樹水滴滴金沙寒谷梅猶淺溫庭菊未華
臺香紅葉亂苔影綠筵遮果漸輪王族緣超梵帝家
晨行踏忍草夜誦得靈花江郡將何匹天都亦未加
朝來沿泛所應是逐仙槎又薄遊京都日還羨稽山
名分判江海郡想來微素情松露洗心眷象筵敷念
誠薄雲界青嶂皎日寒朱鸞芳淵深不測竹房開且
清感真六象見垂兆二鶴鳴古今信靈跡中州莫與
京林嶽永棲業豈伊佐一生浮悟雖已久事試去來
成觀念李相續庶幾最後明嚴維宿法華寺詩一夕
兩沉沉宋孫禹木吟陰龍常護法長老客看心魚梵

空山靜紗燈古殿深無生久已學白髮浪相侵皇甫
冉奉和獨孤中丞遊法華寺詩謝君臨郡府越國舊
山川訪道三千界當仁五百年巖空騶馭響樹密旆
旌連閣影凌空壁松聲助亂泉開門得初地伏檻接
諸天向背春光滿樓臺古製全群峯爭彩翠百谷會
風烟香像隨僧久祥烏報客先清心乘暇日稽首慕
良緣法證無僧留詩成大雅篇蒼生望已久迴駕獨
依然劉長卿題靈祐上人法華院木蘭花詩庭種南
中樹年華幾度新已依初地長獨發舊園春映日成
華蓋搖風散錦茵色空榮落處香醉往來人菡萏千
燈遍芳非一雨均高歌爲儀度海有良因于良史
春山夜月詩春來多勝事賞翫夜忘歸掬水月在手
弄花香滿衣興來無遠近欲去惜芳菲南望鐘鳴處
樓臺深翠微方干詩別下松巔有鶴樓孤猿亦在鶴
邊嶠臥聞雷雨歸巖早坐見星辰去地低一徑穿緣
應就郭千花掩映似無溪是非生死多憂惱此日蒙
師爲破迷吳融詩寺近十峯陰穿緣一徑尋雲藏古
殿暗石護小房深宿鳥連僧定寒猿應客吟上方應
見海月出試登臨僧敬然法華寺望高峯贈加猷上
人詩嵐色秋天見松聲靜夜聞影孤長不在行道入

深雲冬日延和處使君幼平恭毋居士遊法華寺高
頂臨湖亭仁芳標絕境廉守躡高蹤天見幾分刹風
傳欲盡鐘城中歸路遠湖上碧山重水照千化界雲
開七葉峯寒空艾綬瀟晴翠白綸濃逸韻知難繼佳
遊恨不逢仍聞撫禪石爲我久從容宿法華寺心與
空林共杳冥孤燈寒竹自青熒不知何處小乘客一
夜風前誦佛經江上人禪居路入松蘿迷更奇山光
水色共參差中峯禪寂一僧在坐對梁朝老杜枝宋
王十朋詩稽山高入雲鑑湖浮空再秦有餘跡晉
宋多鉅公我來歲及周夢寐懷清風茲欣天氣佳扶
桑欲撞驪駕言天衣遊盍簪盡鵷鴻經夕戒行李如
則集仙宮隧騎出城有行行指秦峯千巖競吐秀興
界清無窮招提在何許十里松陰濃林端忽鐘聲與
客爲先容群峯擁花界雙塬鳴寒空試將此天台大
累如恩豐首蒼邑浩碑妙理開昏蒙細觀元白詩丘
壑羅胸中蕭壁尚堪面梁詩幾經烜慈雲現有相禪
客談無同朝陽最嶄絕白雲林其背杜鵑天下無至
今快山江翼僧始如開山立闢清泉惠梁不起高
價傾江東賀裘綬黃金作丈自鈎工昭明親抱送禮
意何太恭白馬忽渡江臺城喪英雄國破遺衣在冊

青蓮塵容我昔皆書生意氣飄如虹蟠屈共尋幽窟
求香火功覲酒擬賀老招隱思戴顒詠詩效吹臺一
飯敢不忠況我賢使君德宇尤疎通楚醴餉百榼白
衣走山中賢余何爲者天資愧侏倜謬與酒中仙偶
同戴山松同年妙詞章況有山水供古詩如古琴山
高水溶溶昔囊小奚奴拂硯長鬚僮勝遊與佳作二
美今具遂品題徧群英波瀾及孫蹤掬水弄花句比
擬何凡庸茲會如蘭亭同行類尚龍威事在詩史奚
用呼畫工劉基詩三首城上餘寒曉氣凝湖邊春
樹綠層層三山獨表秦皇望衆水皆朝夏后陵白眼
嗣宗終嗜酒青鞋杜子浪尋僧仙都石室烟霞裏早
晚相攜策瘦藤又即看梅萼發江南漸見柔桑可浴
蠶日鑄雨餘峯似髻雲門烟合樹如藍青猿不避遊
人過碧澗能消宿酒酣况有山僧頻解事何妨聊駐
使君驂又可愛寒潭似鏡清清光寒氣襲軒楹草根
流水冷冷出石上潛魚箇箇橫翠靄鶩風和露滿白
沙伴雨照人明故鄉近報
猶豺虎愁對滄浪詠濯纓

法雲寺在府城西北八里本名王舍城寺久廢吳越

時有大校巡邏見其地有光景乃復興葺宋時陸中
允諸公又捨園地益之建炎初金虜入寇有三騎至
寺主僧道亨閉寺擊殺之尸諸門虜後騎至遂焚寺
道亨後營葺不少挫未成而卒其後自修契奘繼之
乃成往時有重喜者不知何郡人爲童子時擁篲掃廊忽涣然有省遂能詩有傑句元豐中居法雲
寺會作詩規儷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捨得漸麻纏破衲不知身在寂寥中
本覺寺在梅山後唐清泰三年節度副使謝思恭捨
宅建初號靜明寺有雲峯堂以曾文清詩得名亦有
公手書行記後有道南亭可以望海又有子真泉宋趙抃詩上方金碧冠諸峯知是蓬萊第幾宮畫舫去尋湖面濶危亭登望海門通梅山舊說爲真隱佛子新
傳倡祖風却憶前春曾遍覽至今來往夢魂中

融光寺在府城西三十里舊傳柯亭即其地也宋時
接待院　明正統十二年　詔從侍郎王佑言賜經
一藏構重屋貯之賜今額俗呼爲柯橋寺佑山陰人
柯山寺在柯山下唐僧皎然詩江郡當秋景期將道者同跡高憐竹寺夜靜賞蓮宮古磬清霜下寒山曉月中詩情緣景發法性寄筌空翻譯推南本何人繼謝公
臨江寺在牛頭山一名牛峯寺晉天福中建上有石
室傍有陸太傅書院嘉泰志無臨江寺而有延福院
云在山陰縣西六十里牛頭山之麓晉天福三年置
建炎中燬於火紹興五年重建乾道五年始畢工有
石庵是禪師安禪之地其德初陸太傅軫與鄉士數
人習業於此嘗遇大雪絕食累日陸公禱山神明日
獲二麂焉聞者嘆異及陸公直集賢院來守鄉郡遣
衙校致祭書堂在寺之西北隅今寺僧猶能識其處
縣新志并臨江寺兩載之按兩寺俱在牛頭山同年
建又同有陸太傅及石室遺跡疑是一寺明劉基詩天下干戈
靖未能遇山佳處且須登日供灌木啼幽鳥風動殘
花落紫藤埋迹自非逃世士息心也愛坐禪僧一笑
長嘯雲霞裡頭上蒼崖似欲崩上是詩山靈本是愛
山擬元是登臨重復重海水浮來多怪石雲霄上接
有高松志情淺茂深中鳥不雨深深洞底龍帶甲如
今満天地烟霞合此奇高蹤飨績詩地日上高林千
嵓散生色同胸忽相命力疾振輕策行覘林表峯過
想松嶺石蘿逕互迴復草烟半明滅時遇樁猿翁復

傭逃禪客君然合真賞談笑務相悅写沾幽磴雲旋
煮陰崖雪念因靈境迷興爲故人發此地可逍遥云
胡成遽別鎦斷邪詩近水山開處中林客到時風高
松子落露濕菊花香陶令自號酒謝公仍愛詩相隨
小童子休
道揣還期
安昌寺在清風鄉唐孫逖立秋日題安昌寺北亭詩樓觀倚長霄登攀及霽朝高如石
門頂勝擬赤城標天路雲虹近人寰氣象遥山圍伯
禹廟江落伍胥潮徂暑迎秋薄京風是日飄果林推
苦李荇水覆井蕉覧古嗟茨及陵尖
愛穴寥更聞金刹下鐘磬晚蕭蕭
福安寺在楚山東麓地名西余後唐長興元年建明羅
頎詩客路松篁覆右阡入林方見寺懷懸樓臨潮汐
三江近山引滄洲七寺連樓鵑枝頭催粥鼓眠牛溪
上起爐烟老僧盡日嵗
扉底迎客惟供雨井泉
上方寺在上方山晉天福二年建明周作詩正逍霖氣聚孤寺發山隈

剪竹御春暮群花入霧開飛閣移假雁遠眺接樓甚
一水毫茫見千峯隙杳冰峥嵘雲川出湯漾湖風廻
白日扶天表紅宮逼上台更疑金作地香訝繡成堆
物色傷朝代虛無數劫灰陰房金筆刈古瓦玉芝栽
披豁當荒野淹留對酒杯依然興不淺作賦擬鄒枚
魏直詩聞來須到上方遊興盡還乘月下舟百里湖
光烟樹晩萬家燈火水城秋世途自覺韶華促杯酒
何妨逆旅謀更憶高人共登眺不勝烟景滿滄洲

花徑寺在花徑山元大曆中建明僧懷讓詩畫壁暗塵凝龕冷佛燈壞
垣欹老樹古塔擁殘僧齋斷禽長散樓傾客罷登生
涯同幻泡興廢總難憑像設不知何地人嘗遊會稽

諸寺題詩甚多

大慶尼寺在府城南三里晉永康元年有諸葛姥日
投錢井中一月錢溢井外遂置靈寶寺唐會昌中毀
廢大中復建常選名行尼主焉頗習經學勵行業今

又廢

會稽石佛妙相寺在府城東五里唐太和九年建號
南崇寺會昌廢晉天福中僧行欽於廢寺前水中得
石佛遂重建宋治平三年賜今額石佛高財二尺餘
背有銘曰齊永明六年大歲戊辰於吳郡敬造維衛
尊像凡十有八字錐法亦工嘉泰志曰會稽未嘗號吳郡隋嘗名吳州然在此後百餘年此佛既得之水中又一人可負之而趨者安知非吳郡所造而遷移在會稽耶

大禹寺在禹陵之左梁大同十一年建自唐以來爲
名刹唐孟浩然義公禪房詩義公習禪寂結宇依空林戶外一峯秀階前衆壑深夕陽連雨足空翠落庭陰看取蓮花淨方知不染心

靈峯寺在府城東南二十二里宋開寶九年觀察使
錢儀建初號三峯院治平元年賜今額明劉基活水源記靈峯之山其上曰金鷄之峯其草多竹其木多楓櫧多松其鳥多竹鷄其狀如鷄而小有文采善鳴寺居山中四面環之其前山曰陶山華陽外史弘景之所隱居其東南山曰日鑄之峯歐冶子之所鑄劍也寺之後薄崖石有閣曰松風閣上人居之有泉焉其始出石罅涓涓然冬溫而夏冽浸爲小渠冬夏不枯乃瀰而西南流乃伏行沙土中旁出爲四小池東至山麓瀦爲大池又東注于若耶之溪又東北入于湖其初爲渠時深不踰尺而澄澈可鑒俯視則崖上松竹草木皆在水底故秘書少監白野公恒來遊終日坐水傍名之曰活水源其中有石蟹大如錢有小鱗魚色正黑居石穴中有水鼠常來食之其草多水松菖蒲有鳥大如鴝鵒黑色而赤觜恒鳴其上音如竹鷄而滑有三鵝鴒恒從竹中下立石上浴飲畢鳴而去寻早春來時方甚寒諸水族皆隱而不出至是悉出又有蟲四五枚皆大如小指狀如半蓮子終日旋轉行水面

日照其背色若紫水晶不知其何蟲也子既愛玆水之清又愛其出之不窮而能使群動咸來依有君子之德焉上人又曰屬歲旱時水所出能溉田數頃其澤又能及物宜乎白野公之深愛之也詩二首靈峯寺閣倚松風風細松高閣更空何處流泉生石上有人鳴玉下雲中花飄霧露春香滿影動龍蛇曉日融安得身如列禦寇翩翩高舉共冥鴻又靈峯之中樓倚山山雲日夕棲其間九霄雲露隨高下六月風雷逆往還背嶂曉光浮瀲灧銀河夜氣濕松關天台向上無多路蕩嶺烟霞此可攀

雲門廣孝寺在雲門山晉義熙三年建寺有彌陀道
場杭僧元照書額門外有橋亭名麗句亭刻唐以來
名士詩最多先唐時雲門止有此一寺後乃裂而爲
四雍熙者懺堂也顯聖者看經院也壽聖者老宿所
棲菴也或謂雲門寺本面東主秦望而對陶晏等山

如列屏障會昌廢寺後止存一小殿面南未毀遂附益以爲寺非復舊址而舊址乃多犂以爲田宋紹興中淮僧廣勤爲雍熙副院嘗因牛足陷得小銅維衛佛像於田中蓋古雲門寺地也寺沿革詳虞集所撰記中今去義熙千餘年猶爲勝刹有宋高宗御書傳忠廣孝之寺六字碑寺之前有辨才塔[唐宋之問遊雲門寺詩]維舟探靜域作禮事尊經投迹一蕭散爲心自杳冥龕依大禹穴樓倚少微星沓嶂圍蘭若廻溪抱竹庭覺花塗砌白甘露洗山青鴈塔寒金地虹橋轉翠屏人天宵現景神鬼晝潛形理勝常虛寂緣空自感靈入禪從鴿繞說法有龍聽劫累終期滅塵躬且未寧提不安寐待月詠巖扃[又宿雲門寺]雲門若耶裡泛溢路繞通夤緣綠篠岸遂得青蓮宮天香衆壑滿夜梵前山空漾漾潭際月飄飄杉上風茲焉多嘉遯數

子今莫同風歸慨處士鹿化聞仙公樵路鄭州北舉井阿巖東永夜豈云寐曙華忽葱蘢谷鳥轉尚澁源桃驚未紅再詠期春暮當造林端窮庶幾蹤謝客開山投剡中[孟浩然遊雲門寺寄越府包戶曹徐起居詩]我行適諸越夢寐懷所歡久負獨往願今來恣遊盤台嶺踐磴石耶溪泝林湍捨舟入香界登閣憩旃檀晴山秦望近春水鏡湖寬遠懷佇應接卑位徒勞安白雲去久滯滄海場來視故國恥天未良朋在朝端遲爾同攜手何時方掛冠[又雲門寺西六七里聞符公蘭若最幽與薛八同往]謂余獨迷方逢子亦在野結交指松柏問法尋蘭若小溪劣容舟怪石屢驚馬所居最幽絕所住皆靜者密篠夾路傍清泉流舍下上人亦何閑塵念俱已捨四禪合真如一切是虛假願承甘露潤喜得惠風灑依止此山門誰能效丘也[孫逖和崔司馬遊雲門寺詩]繫馬清溪樹禪門春氣濃香臺花下出講坐竹間逢覺路山童引經行谷鳥從更言窮寂滅廻策上南峯[又酬萬八賀九雲門下歸溪中作]晚從靈境出林壑曙雲飛稍覺清溪盡廻瞻峯刹微翳國餘興在孤棹宿心違更憶登攀處天香盈袖歸[王維宿雲門上方道一上人院詩]一

公棲太白高頂出雲烟梵流諸洞徧花雨一峯偏跡爲無心隱名因立教傳烏來還請法客去更安禪書涉松溪盡夏投蘭若邊洞旁隱深竹靜夜聞遙泉向是雲霞裡今成枕簟前豈惟暫留宿服事將窮年[劉長卿雲門寺訪靈一上人詩]所思勞日夕惆悵去西東禪客知何在春山到處同獨行殘雪裡相見白雲中請近東林寺窮年事遠公[又寄靈一上人初還雲門]寒霜白雲裏法侶自相携竹徑通城下松風隔水西方同沃洲去不作武陵迷髣髴知心處高峯是會稽[又和靈一上人新泉]東林一泉出復與遠公期石淺寒流處山空夜落時夢聞細響慮滌對清漪動靜皆無意唯應達者知[皇甫曾送著公歸越詩]誰能愁此別到越會相逢長憶雲門寺門前千萬峯石牀埋積雪山路倒枯松莫學白道士無人知去蹤[錢起奉陪使君十四叔晚憩大雲門寺詩]野寺千家外閑行曉暫過炎氛臨水盡夕照傍林多境對知心妄人安覺政和繩床摇塵尾佳趣滿滄波[嚴維同韓翃員外宿雲門寺詩]中今灌宗在仙郎此夕過潭空觀月定澗靜見雲多竹翠烟深色松聲雨點和萬緣俱不有對境自森羅[又奉和獨孤中丞遊雲門寺作]絕壑

開花界耶溪極上源光輝三石座登陟五雲門深木鳴騶馭晴山耀武賁亂泉觀坐因跡磬發朝昏蒼翠新秋色蒼苔積雨痕上方看度鳥後殿聽吟猿異跡焚香對新詩酌茗論歸來還撫俗諸老莫攀援[又聯句]嚴維喜從林下會還憶府中賢[謝良弼]石路雲門裏花宮玉笥前[裴冕]風搖侵岸竹溪引出山泉[呂渭]猿飲無人處琴鳴淺溜邊[鄭槩]黃梁誰共飯香茗憶同煎[陳元初]暫與真僧對遙知靜者便[崔泌]清言皆亹亹佳句又翩翩竟日懷君子沉吟對暮天[又謝良弼]山中秋賞罷溪上晚歸時[呂渭]出谷徐人望經湖謝客期[鄭槩]日斜愁路遠風横畏舟遲[嚴維]章句慎文友途程問樹師[裴冕]淺沙浮蚌蛤危石起鵁鶄[陳元初]敗葉孤飛絮橫堂向右祠[崔泌]初和行行都逸興無處不相思[秦系宿雲門上方詩]禪室遙看峯頂頭白雲東去水長流松間倘許幽人住不更將錢買沃洲[姚合詩二首]千重山嵦裏樓閣影參差未暇尋僧院先看置寺碑竹深行漸暗石隱坐多時古塔龍蛇蒼陰廊鳥雀痴雲開上界近泉落下方遲爲愛青標翠因題滿樹詩[又]長松落落勝天台佛殿經窓半領開郭裏鐘聲山裏去上方流水下方來[喩鳧詩]幽深

詛㨿關清泝自多閑一雨收衆稀孤雲還遠
綠苔上鴿乳翠樓間嵐靄焚香夕客聽半偈
作詩上方僧又起清磬出林初吟若晚登
草跡舊山多夢到流水送愁餘寄寺欲經歲
故書李嘉祐同皇甫冉赴官留別靈一上人詩
瘦山遠詩佛休上人獨歸雙樹宿靜與百花親對切
雖留興觀空已悟身能今折腰客還想行房春草斯
詩松葉重重覆翠微黃昏溪上見人歸月明古寺客
初到風度閉門僧未歸山果經霜多自落水螢穿竹
不停飛中宵能得幾時睡又被鐘聲催著衣羅鄴詩
千峯白露後石壁掛殘燈曙色海邊日經聲松下僧
意閑門不閉年去水空澄稽首如何問森羅盡一乘
僧皎然詩越山千萬雲門絕西僧貌古還明月清朝
掃石行道歸松下眠禪看松雪僧靈一與皇甫冉詩
湖南通古寺來往意無涯欲識雲門路千峯到若耶
春山子猷宅古木謝敷家自可長偕隱那云相去賒
僧德圓詩若耶溪邊寺幽勝絕塵囂一澗花將發千
巖雪未消依陰生徑竹野色映溪橋漸賞登高處鐘
聲聽寂寥宋錢惟演詩精舍依巖巘香林結薜蘿崇
臺含夕靄危閣架春波淨飯供蒲塞真詮譯貝多幾

時輝畫錦松下駐鳴珂蘇舜欽詩翠嶂環合封白雲
中有蕭寺三爲隣老松偃蹇若傲世飛泉濺薄如避
人蒼猿驚斷夜月古無花開落陽崖春盤桓幾日不
忍去舟出耶溪猶慘神王銍詩二首慘慘楓林叫竹
雞冥冥山路曉光微花間宿霧侵衣重石上春泉帶
雨飛境好不妨俱入眼心閒到處是忘機天涯依舊
生芳草何事王孫去不歸又青山春又到白髮策烏
藤已是他鄉客還同寄住僧瘦松黏凍雪流水帶寒
冰更覺蒼崖路雲深不可登陸游詩七首蕭寺久不
到偶來幽興長螳穿珠九曲蜂釀蜜千房雨過山橫
翠霜新橘弄黃年衰道不進珍重一爐香又花過木
陰合溪雲生暮涼牛行響白水鷺下點青秋古寺究
如昔羇松森已行者年不下搦童子爲燒香又小住
初爲旬日期二年流滯未應非尋碑野寺雲生屨送
客溪橋雪滿衣親孫硯池餘墨漬附看爐面散烟霏
他年游宦應無此早買漁蓑未老歸又下行春野眼
增明漸減春衣體倍輕人賣山花先穀雨鴉隨墻祭
過清明掠水雙飛稻隴泥深一犢行晚到三
橋泛舟去掩關不復長重遊又經行猶記髮初所
至渾如過故遊橋廢夕陽空鶴表碑亡春草沒龜趺

荒郊渺渺牛羊下叢木蕭蕭鳥雀呼可恨一衰今至
此右携節杖左人扶又度嶺穿林一徑斜旋篝新火
試新茶箬包粉餌祠寒食雨濕青鞋上若耶石鋪微
泉來滴瀝溪崖老木卧槎牙不須苦覓東柯谷是處
雲山可寄家又總角來遊老未忘背人歲月去堂堂
禪扉看到偃松蓋廢寺憶曾開寶坊佛几古燈寒焰
短齋厨新粟午炊香興闌未忍登車去更倚溪橋立
夕陽釋如蘭詩谿閣重重翠擁遮無時雲氣濕袈裟
千峯樹色藏朝雨六寺鐘聲送晚鴉筆塚天寒收措
葉茶壚風細掃松花倦遊每憶清閑地早晚扁舟向
若耶元虞集雲門寺記今天下名山爲佛氏之奧區
者有五臺峩嵋廬阜衡岳天台之屬皆雄高奇偉非
堅志強力忘年歷險者不足以窮其勝也其在國都
會府貴近遊覽閱遊者以勝望爲歎而一至一堅昔人
遺跡之所存其細大盛衰又不可一槩論也然則以
風攷言之其惟會稽雲門乎爰有斷江衲僧恩公往
吳郡之開元則韋太守賦詩之地于適吳興之道未
嘗不道雲門也蓋會稽有剡溪鏡湖蘭亭東山禹穴
六朝以來幽人勝士之所經歷好事者家傳之且其
爲郡地偏而安俗醇而秀非有靈怪瑰異以蕩人心

而故家遺俗流風餘韻接千歲而不泯良田沃澤可
以自給無風塵隆梁之虞干戈不及士大夫尚文而
好靜樂仕是邦者或不復思去有餘不至於侈不足
不至於陋海內未有能過之者也予先世自永興公
始仕於唐陪葬昭陵遂封其郡爲雍人永興公之父
太傅公墓猶在定水院後也後遷蜀而至於予蓋二
十世矣故聞恩公之說悠然故鄉之思也且雲門之
爲寺在秦望山之麓寬衍紆徐無捫歷之勞十仞可
以騁至其人不厭賓客終年忘歸精舍靜居環數十
里絕凡俗勢利之紛紜秦望之高藐杯分江海一頃
盻而盡得之古人所謂山川景物應接不暇者東峯
西嶺不出於徙倚之從容而茂林脩竹崇山峻嶺之
內又詎可一言而盡乎自與恩公別二十有五年雖
隔存歿而雲門常往來於懷也於是雲門僧住深本
之開福者曰清昱使其徒前龍潛侍者法堅來請雲
門寺記則猶有恩公之遺意也其言曰寺本中書令
王獻之之舊宅東晉安帝義熙三年有五色雲現其上
事聞安帝是以有雲門之號也高僧帛道猷始居之
道有法曠之幽棲中有竺道一從徵之招而至後支
遁道林講經於茲山焉逮至梁代受業雲門者則有

洪復避兵緇雲歸菲廬舍結衆願業智永名法極石
軍七世孫書有家法其兄子惠欣亦出家能書與永
齊名武帝重之改號永欣寺智果其弟子智[illegible]其兄
師也皆以善書聞辯才永師之孫世傳寶藏右軍蘭
亭修禊序唐太宗使御史蕭翼以計取之其人也六
祖慧能禪師說法曹溪時秦望山有善現在弟子之
目代宗時茂亮以法師教內庭不自安而歸其學者
雲一律師與之終老山中弘明法師誦法華經而瓶
水自滿靈一靈澈兩律師皆有盛名於是時徹通禪
觀詩文藏秘府數百年來與地相接因而聞者則有
任公釣石陶隱君書堂葛玄井何偃恭謝敷宅鄭弘
泉唐人之與寺僧游而見諸吟詠者則有王維杜牧
之宋之問顏況錢長卿元微之嚴維鄭士元皇甫冉
之流也會昌唐武宗沙汰寺毀宣宗大中六年觀察
使李褒奏請重建賜號拯迷寺五代之亂淨侶散去
海晏居之爲石霜諸弟子則青原石頭藥山道吾之
緒也度人傳派以甲乙主之然門人去而爲禪爲教
爲律不一也晉高祖天福中子蒙作上庵宋建隆壬
戌希晏作看經院開寶壬申重曜作永興懺院曜從
天台韶國師學淳化五年又改曰淳化寺天禧中清

外藴言志智圓知端皆以其淨行願力大修其寺慶
曆七年國子博士齊某造山門殿棟有皇祐元年之
識焉彥強仲殷有詩名禪照大師者楊文公億錢太
傅惟演王學士隨皆賦詩送其歸雲門焉是時明教
嵩禪師嘗過之北至剡還有詩賦其懷慕之意諸方
誦之咸淳中宋且亡廢劫居之勢家奏爲墳寺更曰
傳忠廣孝之寺云寺舊有地可山三百餘畝郡於南
宋爲畿甸將相家若韓若陸若賈等多所施與爲師
者求弟子極愼重祝髮於寺者多衣冠子孫是以至
於皇元而月加盛也其寺凡十二房曰紫霞丹井凝
翀朝陽長春雲壑西巖東隱東院東谷東巖寂照寺
常推尊宿以爲之主收租賦供給寺事每四房每歲
擇一人以相之豐則分其羸儉則助其不給又築三
庵於勝處曰雉山紫霞之曇密曰慶雲東巖之普川
曰深若則丹井之允若也僧皆修潔樂其幽暇不事
馳騖是以能久安山川之勝焉力相與謀曰前代之
可書者多矣而湮沒無文其可慨乎各錄其所知於
書者允若清昱也潛也其叅伍不齊則稽諸法堅而
門之數人者又皆能詩善書其所由來遠哉今雲門
有寺六廣孝顯聖諸公所居也上庵曰廣福看經院

曰顯聖永興懺院曰雍熙西曰普濟南曰明覺各有
勝地歲月可書茲不盡記云明劉基詩若耶溪頭爲
新雨雲門寺前芳草長好將薜荔紉衣帶更取辛夷
結佩纕綠鬢朱顏非昔日茂林脩竹是他鄉東風吹
莫吹花盡遠客傷春易斷腸毛欽詩積雪藏招提空
虛夜生白開門不見人鳥棲山正寂蹤星帶長汀淡
月照幽壑遠樹看欲無近水聞更滴傍觀雲
外峯忽現青蓮色此境足安禪何爲逃所適
雍熙院在雲門寺南一里十步初僧重曜於拯迷寺
之西建懺堂號淨名庵宋開寶五年觀察使錢儀度
之爲大乘永興禪院懺堂在佛殿後法堂前當時觀
音像猶在雍熙二年改賜今額紹興元年賜尚書陸
佃爲功德院院額錢惟治書院前橋亭曰好泉亭取
范文正巖有好泉來之句又有收菴朝陽亭及范丞

相純仁兄弟章樞密楶資政舍人葦鼎侍讀說之江少
卿綽康博士布題名今廢吳越忠懿王遺重曜第一
重曜令差人齎到白乳茶三十斤後瓷香爐一隻銜
香五斤金花合盛重五十兩仍支見錢一百千文足
陌可親入懺保安遣此示諭不具押字付弟二書報
越國雲門山淨名庵長老重曜昨綵節度使錢儀申
所請爲官中入懺保安事具悉師心鏡絕塵衣珠無
類脩釋氏務三之訓得淨名不二之宗宜拱錫寶坊
棲真玉筍節使素欽於景行遂有奏聞國家因甓於
精誠遂可其請況奇峯正發炎景斯熾非坐非行頗
勞精進傾心引領尤媿忠勤今則再賜到乳茶三十
斤乳香三十斤至可領也夏熱想得平安好故茲告
諭想宜知之不具押字付長
老重曜二書俱勒石存院
顯聖院周顯德二年於拯迷寺石壁峯前建號看經
院宋乾德六年賜號雲門寺至道二年改今額院後

有王子敬筆倉有經藏甚靈異院昔無十僧都狀

毀其法堂以脩閣館然經藏如故已復小葺僧童無

產業賴經藏以給今廢

壽聖院晉天福六年建初名上菴宋熙寧三年賜壽

聖額隆興元年改廣福今廢嘉泰志云雲門四寺相

比廣福最在其上小而秀邃可喜傍又有雲泉雲峯

菴皆幽勝而虞記則云雲門寺六有普濟明覺要之

二寺相去遠只四寺爲是宋陸游雲門壽聖院記雲門寺自晉唐以來名天下父老

言昔盛時繚山並溪樓塔重複依巖跨壑金碧飛踊

遊觀者累日乃遍雖寺中人有不相覿也入寺稍

西石壁峯爲看經院又西爲藥師院又西緣而北爲

上方已而少衰於是看經別爲寺曰顯聖藥師別爲

寺曰雍熙最後上方亦別曰壽聖而古雲門寺更曰

淳化一山凡四寺壽聖最小不得與三寺班然山尤

勝絕遊山者自淳化歷顯聖雍熙始躡丹泉觀筆倉

追葛稚川王子敬之遺風行聽灘聲而坐蔭木影徘

徊好泉亭上山水之樂饜飫極矣而壽聖之傍始得支

徑逶迤如綫脩竹老木怪藤醜石交覆而前立破崖

絕澗奔泉迅流喊呀而噴薄方暑凜然以寒正晝仰

視不見日景如此行百餘步始至寺寺僧斬然孤絕老

僧四五人引水種蔬見客不知拱揖客無所主而去

僧亦竟不知辭謝好奇者或更以此喜之今年予來

南而四五人者相與送予至新路且曰吾寺舊無記

願得君之文歷刻崖石予與其樸野而能知此也遂

與爲記然憶爲兒時往來寺中今三十年至益右竹

益蒼老而物色益幽奇予亦有白髮久矣頗未知

予之文辭亦能少加老否寺得額以治平某年某月

後九十餘年紹興丁丑歲十一月十七日吳興陸游

記

普濟寺在府城東四十里宋乾德元年盧文朗建即

晉鴻明禪師誦經之地何充累請聽經故又號何山

院今廢明劉基詩偶從靈峯來遂作雙峯遊雙峯何巖巖俯仰耶溪流炎天正埃鬱欲往安所投

喜見農事成秔稻滿中丘步入古寺門信美無與儔

深地對山路永木自深幽飛蘿冒松栝上有猿與猴

登樓散煩熱坐挹山綢繆更愛山下泉冷冷洩陰溝

青苔閟脩竹竟日涼風留披斬眺西崖煥若丹霞浮

神劍去安之起望空斗牛

沉思終永夜月白銀漢秋

明覺寺在刺涪山唐開元十八年建會昌廢晉天福

八年復建有千歲和尚塔亦有碑而其說荒怪不可

考質然院頗幽絕可愛門外諸峯如郴州所謂林

立四野者入門石礎屹立氣象爽然如秋今廢宋王銍詩

中見閣簷詩逶迤山大際斂眉峯清淺溪邊淡粉容紫

日寺橋人獨坐一燈明滅數聲鐘陸游詩細路盤青

壁層軒倚碧空天香散塵外僧梵起雲中藤絡特頹

石風霆不斷松尤憐扶杖處直下數飛鴻元韓性塔

寺記沿耶溪而南十里許是爲雲門溪回路轉蒼崖

壁立佛燈僧梵危出山半稍上舉武數十步俯視飛

鴻遠數衆峯紛然山門橫陳是爲明覺寺寺右蒼石磊磊

是爲燕坐巖循廡而西有小浮屠是爲寶掌師塔按

舊碑師西印土人生周威烈王丁卯年魏晉間至中

國唐貞觀中築庵浦江使人爲真像像成語其徒曰

吾始願住世千年加七十二表世壽也吾滅後六十

年有僧取吾骨塔於他山慎勿止之言訖而寂乃堅

顯二年丁巳正月初九日也其徒爲浮屠以塟五十

四年當唐永隆二年有僧自雲門至刺涪諸塔作禮

祝曰吾與塔有緣塔當自移幾而塔户頓開僧携靈

骨於此土因塔建寺寺毀於火塔巍然獨存僧因舊

地稍營葺之寺完請記吾聞異境必有異人居之異

境不越寰宇之外而異人固無間之雖佛祖亦人耳

上壽一百二十人之所同師顧千歲而加世壽焉誠

異於人矣其果然耶是昧無生之源而揭然乎貪

生之未蒼也故或以爲疑嗟夫佛祖壽命無窮常人

壽命亦無窮小知自私忘失真我成住壞空之相詩

認一偈爲演淨三壽之埛亦人間意也佛祖惆焉故
世雄以無生爲至而有無量壽之名師住世千歲有
餘而卒顯泥洹之相示人生滅以破顛倒之見耳緣
實而言千歲之遠與彈指何異予觀於此山水流花
開霜飛葉落師之妙用無一日而不在也夫法身常
住伽梨常住典章一時可以記可以無記雖然世
間諸相不離實際記之是也遂書其歲月使刻之石
塔之建以唐永隆二年寺之建以開元十八年賜明
覺額於治平二年毀於至元二
十年後三十餘年而寺復完

泰寧寺在府城東南四十里周世宗時建宋陸佃請
爲功德院賜名證慈米芾書額外築亭曰慶顯紹興
初以其地爲昭慈孟太后攢宮遷寺于山南二里白
鹿峯下賜名泰寧而徙證慈額于曹娥其後宋六陵
皆在此地故寺益加崇葺　明永樂中災正統中遣

北京僧德顯重建　明戴冠詩寺門斜掩獨鳴驂山色
逸歸鳥背晴嵐龍函經古神呵護骨塔年深鬼嘯談
雅有道人星月下焚香猶自禮蘿龕　虞淳詩不須鶴
駕與鸞驂布襪青鞋到處堪霽景遠分千里樹秋陰
清鎖一溪嵐漁翁放棹緣溪入釋子携經對石談回
首城南塵百尺可能飛到白雲龕　劉棟詩繚繞烟花
又十年青苔白石尚依然穿雲再放登山屐好事兼
携載酒船石谷聽鶯春雨歇野田飛雉麥
苗鮮五峯白鹿天台路不是乘槎牛渚邊

東山壽寧寺在府城東二十五里宋宣和五年陸祠
部傅所建初蔡京爲黨禁凡故二府臣寮名在元祐
黨者皆奪墳刹例更其名爲壽寧陸左丞證慈院其
一也政和中詔皆復賜之額亦復其故祠部適以家
貲建東山院成遂請於州以壽寧名之方建寺時祠
部年逾六十方手植檜松人或哄之及歿年九十松
皆爲喬木云

寶山證慈寺在曹娥鎮本陸佃寶山功德院額以攢
宮在彼改名泰寧乃徙額于此

稱心資德寺在稱山下梁大同三年建唐會昌中廢
大中五年觀察使李褒重建寺前有馬跑井嘉泰志
云稱心在唐爲名山與雲門天衣埒宋考功之問守
會稽時有遊稱心寺詩考功詩名冠見一代李適以
爲自康樂以後殆爲絶唱此詩尤高絶信乎其似康
樂也又有唐律一篇見集中雲門天衣至今遊會稽

山水者必至焉惟稱心在海隅獨以僻遠寺又蕪茀
故詩人騷客有終不一到者名亦晦而不彰豈獨人
材有不遇哉　唐宋之問詩步陟招提宮北極山海觀
千巖遞縈迭萬壑殊悠漫喬木傳夕陽
文軒劃清溴泄雲多表裏驚湖舞暨日閃于金門客
何事滄洲畔謗以三署者資來刺百城半人隱尚未祈
歲華豈兼玩東山芝桂芳明發坐盈嘆　又釋氏懷三
隱清襟謁四禪江鴻潮未落林曉日初懸寶葉交香
雨金沙吐細泉望諧舟客趣思發海人顏握仍留
馬乘槎久棄船未憂龜負岳且識鳥耘田理契都無
象心冥不倚筌安期庶可揖天地得齊年　其一首闕
孫逖和崔司馬登稱心山寺詩郡衙來休日王城
訪道初覺花迎步履香草藉行車倚洞說無際尋山
盡太虛巖空迷禹跡海靜望秦餘翠幕蛛網鵲巢
開綺跡地靈資淨土水若護真如寶閣琴禪雲
自捲舒晴分五湖勢烟合九夷居生滅紛無象窺臨
已得魚當開寶刀瞞今日奉璃瑤磬下詩水本深不
孤似將星漢連中州惟此地上界別無天雪折停猿

樹花藏谷鶴泉師爲彩老意日日復年年

白塔寺在白塔山唐獨孤及詩寶監湖東嶺當浮塢形平庭有禪關塔高聳勢門前水茶熟香飄院後山山谷鳥啼青檜老上方僧作白雲閒有人若問房陵散叔夜曾經到此間

天華寺在府城東六十里周廣順三年建亦號無礙院宋呂溱篇詩賀家湖上天華寺一一軒窗向水開不用閉門防俗客愛閑能有幾人來

福慶寺在府城東南七十里晉將軍何充宅也世傳充嘗設大會有一僧形容甚醜齋畢擲鉢騰空而去且曰此當爲寺號靈嘉充遂捨爲靈嘉寺寺有于闐鐘大中祥符六年改今額

方廣寺在府城東南八十里偃塘宋時華嚴寺之子院也

延安寺在黄龍山宋建隆元年建號護國保安院治平三年改今額舊有樵雲樓今燬于火明僧懷讓題樵雲樓詩天峯結小樓旭日隔林丘拂檻石雲重捲簾花雨浮鶴分雙樹蔭龍借半潭秋忽動九江興尋詩來上頭讓僧不知何地人嘗遊會稽諸寺題詩甚衆

清修寺在府城東南八十里晉開運二年建明劉基詩華池浸船月高下共清瑩燭如長明燈飛入大圓鏡又疑鉛汞爐伏火發霄耿耿軒開九秋霽象出曉月來洗池色動月去池色定類臨足遊適玩味見心性珎重無生侶於焉托清淨宜人坐六塵空頂戚從往今

蕭山祇園寺在縣西二百步晉咸和六年許詢捨二宅建寺山陰者曰祇園此曰崇化唐會昌中廢宋建隆元年重建有閣藏仁宗御書後歸寶文閣治平三年改今額今爲習儀之所唐丘丹詩東晉許徵君西方彥上人生時猶定見悟後了前因靈塔多年古高僧苦行頻碑存繞記日滕老豈知乘車騎歸蕭眷雲林識許詢千秋不相見悟定是吾身綦毋潛詩寶坊求往跡神理駐沿洄鴈塔酬前願王身更後來加持將寞合朗悟豁然開所世分明見餘生復幾哉僧淨方詩問寺何名許當年捨宅基兩生玄度塔千古嶽陽祠樹老梁朝檜苔封晉代碑自嗟生太晚不識彥禪師宋沈作相感應塔記昔者瞿曇氏之化天竺也將弘妙法式振薪才既滅陽於堀山俄湧現于靈塔乂君多寶契乎宿因純化之瑞斯可見矣洎無憂王之治閻浮也冥搜舍利遐構佛陀括囊於八國之中經營于一日之内被乎世界烟若星羅鬼國之憂斯可見矣由是教傳東國法仰西方伊塔廟之聿興遂支提而浸廣徽諸善者可得言之晉義熙二年隱士許詢字玄度拂衣俗態脫屣浮名捨第宅兩區建茄藍二所其一則營于鏡水號曰祇洹其一則立彼蕭山目之崇化迺於餘衍

樹以浮圖唯之相輪未全香刹旋於中夜忽爾飛來既道俗而式瞻且規矩而暗合未幾有胡僧遊近繞塔踟躕或問其來非無所以乃言國爲天竺寺實菩提遷失相輪遍搜印度遂杖錫跋履尋光現貞衆後詰之奚以爲證訴以七寶營構諒匪五金作爲驗之不誣信矣何爽玄度載發弘願當真來生果克爲王重建是塔浮世空見於閻水善根有若於移山逝夫梁武受圖蕭氏命族至嶽陽王登除會稽郡守將欲理棹訪于志公歷彼川塗訣之休咎乃曰今之分命蓋還舊居請詢曇彥上人在彼香嚴精舍無何法眼早已經心遂約緇徒佇迎玄度數日嶽陽適至晝隼爰來夫彼彥師已伺門首乃謂曰許玄度來何暮昔日浮圖今如故嶽陽王應之曰弟子姓蕭名詧豈許玄度耶彥師既知宿命未逼豈造次能喻于時延入靡室遞焚名香乃以定慧加之於是斯須恍若豁開疑罔鎮悟前生洞究因緣了在心耳俄命同載適彼蕭山受止舊廬遂禮遺像既現塔中舍利兼騰基上神光仍於龕室之間採山斧鑿之類且悲且喜于載十三年剏依金別營鴈塔不日而就異世合符稽彼感通有如影響迺後年祀奠遠世故推遷緬層構之

真有餘悲祝之空在累代而下一貫不留遐考厥由宜乎有待吳越監軍節度使湖海公文武傑出忠孝關生實惟霸王之心厥父居元舊之爵位中立無倚出言有章多重寶綠水紅蓮得爽吾春風夏雨緑衣炳焕弟萼芬芳履舜養堂莫能比興陸凱侯族才足矜誇而能屬意貞筌靈衿道樹閒門往事截動信心遂與屬國夫人數琴瑟之情表金石之固同發誠願結彼勝緣務捨珍財再崇瑞相而乃潛鶴文石陶埏磚瓦起自戊午年秋訖于己未歲冬首發成雙塔並建五層其制超今其高邁古事符感徹妙盡雕鎪東則璀璨琅玕樹嶽陽之善本西則晶熒赫表玄度之良因其第一層則釋天人師列大石像其第二層已上則湧起千佛面于四方殊寶莊嚴五綵繪素發鏤輪而崒漢懸金鐸以鳴風基類湧瀾狀倚何育晉代之高蹤不泯梁朝之餘烈重光思切思之信可徵矣若非公讚許詢前誌應蕭詧後身則何得契彼三生成茲蔚善夫如是亦何必志公復出曇彦重來舉而論之固其宜矣樹德之感積善彼歸雖道微猷稱乎琰琰仁秉才疏魯頌學媿淅梁摛藻騰芳徒慚鳥鳳激波飛譽易比魚鷗誰謂飾揚闕遺荒墜退讓

弗克俛俛何多雖然竊意於祇園必貽譏於畫虎其詞日粵靈塔之窮崇兮肇多寶之踊現粵阿育王之鬼功兮示闍浮之神變禮一念之勤奉闢萬善之關鍵由感應之不誣遂祖道之斯薦有許詢之曠達樂蕭山之葱蒨指爽塏之華居莘莊嚴於秘殿脊窣漢之俄成雖相輪之未建忽中夜而飛來寶衆目之咸見冀後世之再逢偶真風之重扇造梁朝於帝旅封蕭詧於禹甸問所適於誌公通宿命於曇彦果弘誓於曠昔襲兆因於周遍泊年代之屢遷念頹毀之誰援誕明公於海嶽列群辟於方面鼓琴瑟之克諧捨金王之靡倦樹雙標之聳拔表三生之明徒燦燁燁之金容累層層之王現振象教之圖繪開龍華之方便標不退之法輪正無漏之高選

惟天上兮人間受豐報之弘願

覺苑寺在夢筆橋北齊建元二年江淹之子昭玄捨宅建唐會昌中毀大中二年重建賜名昭玄祥符中避國諱改今額寺有大悲閣熙寧元年沈遼爲之記又作八分書寺額四字筆意極簡古閣後壁有昆陵戚舜臣水戲以畫水名家此壁尤爲識者所貴并沈遼文及書謂之三絶　明嘉靖十三年寺毀於風雨二十一年僧懷恩重建大雄殿今畫壁慢滅張即之書江寺二字扁於山門

宋沈遼大悲閣記浙江南越之間者橫流而濟望錢塘與蕭山相爲歸焉方其人蹈風波不測之虞怵生死一時之命必有動乎中者於是大雄之尊能仁之道皆以勝焉覺苑寺大悲閣者沙門智源之所造也源爲其像工未半而入滅慧嚴繼之復爲像矣以其事死非命大源王承滄乃與緣盧謀其閣焉閣未就而廣與承滄皆卒於是中廢者三年人不敢復視而聖像委什在地其閣爲墟矣天台敎主榮上人早以其道爲人勸鄉一日慨然將興之使門弟子允中尸其事且募工而中又不幸說者莫不以其像爲不偶而上人獨拳拳不懈決信

不疑熙寧元年秋八月既往遂克終事大啓法席以落其成善哉紫金之相巍巍堂堂千手應現千眼光明其崇三丈六尺重構外周寶華相鮮歌容于其於是人人知是爲吉祥善事也其始小基近教院之法堂而上人之道場也大衆圍繞成相摽贊曰聖像多難師既成之則是師道場傳于後以殖以熏其有能嗣師以教導人者則爲主不能嗣師者斥毋以私爲累自今爲始大衆曰善於是其徒走錢塘爲余言其始卒之致特刻之余欲以倡贊功德之盛會病未果始叙其大方以俟他日云

明化寺在西興鎮後唐長興三年吳越文穆王建名化度院宋景德三年改賜今額

宋陳瓘公重建明化禪院記本院乃唐安國禪師道場實兩浙往來一都會風濤阻者於茲憩焉接中更兵焰乾道三年雪僧德休相廢基而興之寂然實老揮衣鉢募衆緣獲田七百餘畝然土壤窪瘠歲人僅了科役繼若交病相率趣上堂恢鞠草香積無烟僧不遑安於人奚望嘉定十四年慈覺大師宗明來自劍津探尚穴偶經斯寺發慈悲心作根

罔力發巳裂橐爲法棟梁增至高田餘六百畝越二
年今丞相魯國公聞之曰嘻吾志也爾其爲山主人
因大出餘金俾竟其事度土栽基鳩工代木門廡廊
觀不日而成獨正殿巨棟尚缺其二工師旁午茫然
無措忽寺旁潭水開現起屑寸視之則木引而栽之
二棟天成經圍尺度不爽毫末叶亦大異矣殿既成
復建坊于前曰施水宗明詭于衆曰斯寺創于唐燬
燼於兵華與於休與日中又泉絕及是復新揆厥所
元皆今大丞相國成之力也衆曰善請以寺爲史官
國公府功德寺求誌其實余謂佛雖接身割肉以餧
餓餓有所不靳矧與康植個獨令丞相現宰官身正
法眼藏分粟布金了此大因緣宗明心領意會既
然承當踐遺規而增大焉勝果於將來寺成之後遂
舉明化什超僧淨連界□碩惜如孤雲出岫來非有
意去亦何心
可書也已

廣恩寺在臣峯山梁大同三年建名安禪寺隋大業
十二年燬晉天福七年重建改保安院宋景德二年

改廣惠禪院寺多勝槩名人皆留題其中寺西有會
景亭【宋】楊永詩分得天一角織成山四圍【吳】履厚詩
坐禪庵遶雲爲崖會景亭高石作層【范】仲俺詩
越中山水絕纖塵溪口風光步步新求取會稽藏拙
去白雲深處亦行春【葉】清臣詩雲中老樹冷蕭蕭溪
上僧歸倚畫橈誰爲秋風乘興去松窗先聽富陽潮
【元】辭詩雲外軒窗切斗牛儵然山路亦生秋青山屈
曲無重數拘束溪光放放流【錢】彥逵詩寺跨長溪山
四圍松杉微徑畫苔門前漸上不須看常恐塵埃
隨水來【刁】約過寺題躬歸舊題詩二首賞遍林泉
去未能却來溪口訪巖僧爲觀遠景尤奇處更陟危
亭最上層【又】雲吐前峯疑霽雨泉飛別澗旋凝冰酒
容憔悴煩躬筆待結錢塘九老盟溪淌題廣慈躬上
人房【詩】溪口相傳地最靈其間風物與人清鍾聲夜
到江頭盡雲氣朝從檻外生幾幅野綃供畫筆一林
脩竹寄閒情閒門終日無
塵事卧看南窗自曉明

淨土寺在淨土山唐開寶五年即傳普名寺遺址建
名彌陀院宋太平興國七年改號淨土寺後山有塔
每夜令行者募油錢燃燈至曉不滅江海道途之人
望以爲號紹興中塔上燈至二更忽滅寺僧疑行者
乾沒油錢問之左右答曰每夜至更盡時則有如人
形一群飛自西來啾啾呼喚集塔上燈即滅寺僧疑
其言次夜自登塔伺之至更餘果見一群約千餘人
來塔上各蘸油傅瘡僧直前問之衆叩首曰某等乃
淮上陣亡卒也見三寶慧光乞油傅刀箭瘡痕即愈
便可托生僧問此番托生何道衆軍作四隊前後應
答後世當生爲富貴人只得此燈油瘡痕平愈便超

度矣僧由是多買油更益燈滿塔上每夜鬼衆仍集
取油傅瘡半年漸少久之不復來矣　明永樂初寺
塔俱廢

惠濟寺在鳳堰橋北俗謂曰竹林寺晉天福八年梧
真師即古崇寺址建名資國看經院宋太平興國七
年改賜惠通院宋理宗朝醫僧淨暹有功掖庭改賜
今額其術至今傳之【明】朱天球詩問訊竹林宜避暑
與客登之真可人一觴一詠動
高興且眠且坐方怡神紫竹成林色弄晚黃楊㿥地
陰如春淵明不作虎溪咲千載踪跡俱成塵【王】守詩
停車古寺竹林幽石壁烟霞漈素秋
趺坐觀心禪榻靜紫薇花上月華浮

諸暨大雄寺在城中實長山麓也吳赤烏年間建梁

通普開改名法樂寺唐會昌五年廢大中二年復改
報國後改今額寺中舊有琉璃井琉璃軒先照樓閣
潔詩翠雨倦行役依稅得稍閑空堂納清風生見香霏遠積水共天遠高僧與雲閒傳聞有舟人宿昔廬
茲山建立風千載諸峯尚雲鬟當時大功成止在談笑間今豈無國士震遊一何難馮高望行朝小雨借
斑班娴寶詩扁榻無凝塵雲房悄幽寂清寒薄余袂微涼散庭戶帶破流水聲鈎簾有山雨時與靜者宿
爲擬湯休句元黃溍先照樓詩初日隱回山海東陵晨先照最高峯不知今日華嚴界樓閣先開第幾重
翠峯寺在大雄寺左亦長山麓唐天祐元年建初名
淨觀院宋乾德三年改今額今廢相傳舊有藏經之
殿四字唐皮日休所書殿後墨竹宋劉叔懷所畫又
有范蠡祠鴟夷非俗云范蠡故宅也

永壽寺在金鷄山之北梁大同二年建名延壽寺唐
會昌中廢咸通十五年重建名長壽後改今額相傳
晉咸和中丹陽人高理浦中獲一金像後有西域五
僧至理家云昔遊天竺得阿育王像至鄴藏河濱夢
感謂吾東遊爲公所獲理驚出像五僧見之放光及
寺立勑送像藏於寺宋王十朋詩一林春色自啼鳥兩岸夕陽空釣舟
寶壽寺在寶聚山唐大中間建初名壽聖後改今額
舊有來青閣涵碧亭又藏經之殿四字唐柳公權書
明錢淵詩山徑青蘿遠禪房翠壁深洞門春寂寂花木晝陰陰看竹頻移局臨泉細聽琴平生幽興極況
復對珠林錢德洪詩微雨山徑深連岡倚危壁登頻山雲岑邐迤懸蘿薜古寺松檜陰山房擁霓側嘉朋
叟麗來聽言見良覿結念屬清樽情深動歡趣坎坎鼓聲淵蹲蹲舞衣窄清觴發孤峯芳塵寄瑤席再投
不知還班荊坐月夕宿知後來者相尋繼此迹
正覺寺在菩提山中柯公尖之南晉開運元年建初
名菩提院後改今額寺局圍皆山惟前一徑屈曲過
山麓水從峽中出跨峽一小橋橋傍有一指石一拈
輒之即動以手力推則屹然峽內又有噣開石相傳
舊有菩提樹生子必一百八顆宋陳平章詩六月泉聲戛玉寒周圍環境畫圖間一橋鎖斷無窮景不放浮雲過別山
永福寺在光山中初名應國禪院唐會昌間廢晉天
福七年重建內有梁武帝讀書臺硯水井

崇勝寺在寶掌山是千歲和尚結茅處唐貞觀十五
年建
五洩寺在五洩山中唐元和三年靈默禪師建名三
學禪院咸通六年賜名五洩永安禪寺天祐三年改
應乾禪院後改今額
青蓮寺在縣西十五里群山中晉天福四年建初名
碧泉院宋至道二年改今額後漸燬　明嘉靖中僧
道林復建之隆慶六年駱給諫問禮僑其中修縣志
後山名金輿側有一峯尚留名獄峯寺前三池名伏
龍池山下小溪名漱雲溪

餘姚龍泉寺在龍泉山晉咸康二年建唐會昌五年
廢大中五年重建咸通二年賜今額宋建炎間燬高
宗南狩幸龍山賜金重建元至元十三年燬元貞改
元重建有彌陀閣千佛閣蟠龍閣羅漢院上方寺中
天院東禪院西禪院鎮國院與仙亭更好亭龍泉亭
自山麓至絕頂殿閣儼然背山面水爲一邑佳處寺
額三字作歐陽率更體或云卽歐書未知然否虞世
南王安石華皆棲遲於此宋天子幸之今漸蕪廢所
存者惟山門大雄殿中天院而已大雄殿爲習儀之
所殿後近構觀音閣虞世南碑昔軒轅之臺表於大荒之野靈光之殿存乎曲阜

之鄕然皆起滅不停若空無我遺風餘跡尚或可覩
况乎佛刹淨居金剛福地百靈之所扶持宜其踰億
刧以未存歷三災而彌固者也龍泉寺者晉咸康二
年縣民王陽及虞弘賓等之所建立二人以宿植之
良因脩未來之勝果爰舍淨財興斯福事雖宏壯未
極而嚴淨有餘其地勢則憑峻嶺以爲墉縈長江其
如帶乃於形勝之所式建方墳背巘面流亭然孤立
譬崑峯之聳均澤若圓嶠之沉滄溟棲真之致莫與
爲儔道場之建于茲二百年矣值梁室版蕩大盜滔
移四海沸騰九夷交亂其壯麗之所悉陵戎馬之所
糟糠燎原蕪草邑無雞遺玉堂金穴餘構莫存甲第
高門尺椽皆盡浙河之左尤鍾其弊下時禹川殷阜
舉袂成帷雲棟風櫺彫甍綺閣昔共浸淪湯萬不一
存潤屋爲廛暴骸如莽宗廟餘□無行跡唯此伽
藍巋然不動清梵夜響和鈴旦□行人要黑風塵無
警或有嶽峯介士學孤劍客莫不猝戈免胄望崖頂
禮豈非慈悲幽贊功德名符能伏魔戎者和怨敵斯
固三寶之力不可思議但自新立以來多歷年所時
經理亂道或汙隆冬室夏堂亟多頹毀蒋思或擾八
鄕罕周乃有清信士女咸撤布帛隨將喜捨步影□

捷資待無闕有仁慈焉有淨衆焉藉四部之護持
十方之迴向低頭合掌並趣菩提彈指散花皆成妙
道然佛法難逢人身易失傳火交謝念念不留閱水
成川滔滔皆逝寧可宴安巢幕共寝積薪沉溺蓋纏
不求解脫宜其出愛網同護法城修福不崩至誠
必感大悲汲引義非虛說庶憑願力俱證道場是用
鐫之金石咸題姓字叙諸不朽乃作銘云正教既隱
像法斯備柰苑祇林香城金地鳥跂連屬鴻飛相次
像設聞安斯爲佛事乃建靈塔儀江之涘棟宇旣脩
扉龕斯列員嶺面參棲雲俯景澄爾智留據馬仁靖
方丈淨室四柱寶基廻遷時謝日往月來桂棟或朽
蘭橑將摧珠幡絶色寶網凝埃篤以淸信共弘利益
或捨衣裘或傾粟帛迺新葺故呈材獻石地擬金繩
供同香積世譏虛假色相非真棲托慈樹迴環苦輪
惟我淨域出要良津勝業可久暉光日新維大周天
授三載壬辰八月壬午虞南撰布衣董壽書嘉泰志
云世南止曰虞蓋避太宗諱右碑卒哭乃諱世南卒
於太宗時未嘗單名南此碑蓋書者追去之也紹元
中天地日月字從武氏所製宋紹興更建碑刻字俱
從舊獨篆額不存用進士虞時憲等定永興公之裔

云唐盧肇從兄疾急過龍泉寺呈易業二上人詩停午
聞山鍾起行徹愁寂尋林採芝去谷轉松蘿密旁見
精舍開長廊飯僧畢石渠流雪水金子曜霜橘竹房
思舊遊過憩終永日入洞窺石髓傍崖採蜂蜜日瞑
辭遠公虎溪相送出方千詩牛斗正齊群木末鳥行
橫截衆山腰路盤砌下兼穿竹井在巖頭亦統潮海
岸四更看日出石房三月任花燒未能割得繁華去
難向此中甘寂寥陸龜蒙龍泉洞摩上人詩八十
山僧眼未昏獨尋流水到窮源自然共得龍神語擬
作茅菴住洞門酒醒丘爲寄白雲師詩自從相約問寒
溫吟得詩成欲共論山犬自驚行客過幾迴風雨閉
開門又占得荒唯半畝餘一犁春雨自耕鋤偶然吟
得梅花句旋折松枝畫地書元黃溍贈□□七人詩辭
江東下縣官船幾隱潮聲往復還老去未加更到日
夢中誰識舊遊山秋風飛錫來天外滄海遺珠出世
間爲問兒童強健否龍門高絕許誰攀明倪宗正
翠微亭詩雙髮蒼蒼風亂雪迷白雲深處覓丹梯路經
絕嶽長松立門掩寒山翠竹低古洞沃泉懸杳靄清
江日落鳳凰棲山僧報我梅花發相引□□過磵西
徐渭詩龍山蟠踞幾千年半屬人家半屬禪兩過千

〔年能有幾肯留一榻與僧眠又青山無上頂法誰宗題得寬閒要種茶來此題詩便煎吃到頭依舊與僧家〕

白雲寺在四明鄉唐開中高僧獻雲披荆結廬誦經〔白雲人〕

白雲時時入戶晉開運間錫是名〔宋丁闓詩幽人何處住古寺白雲高問路不知遠到山方覺勞宇窗看竹石一枕聽松濤我亦清幽者烹茶讀梵騷〕

普濟寺在上林湖山之西麓俗謂之西山寺山勢廻抱地師多稱之以爲可亞四明之天童唐大中元年普光法師建號上林院宋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普濟〔院宋韓亦詩一山遠峯峯碧林壑深宗葉紛觀闘對僧話如在畫圖中明岑徽詩毋僮龍山上寺白雲深處布袍行長松萬箇似人立秋水一泓如鐵平抱子黃條垂渦飲啣雛蒼隼護巢鳴千年故舊唯公在林下相逢恨倍明〕

普明寺在從山〔元黃溍記餘姚江支流由州署之西支爲兩又北行五里所有山隆然突起兩水間拔立志是曰松山或曰是蓋名從山從山者言衆峯奔木外東西拱揖其勢如相從山之南麓普明寺在焉僧法迦爲予言山之末有寺也里人陳氏居之有以身爲僧而以家爲寺者是爲文通法師山之祖也寺建于唐天祐惟吾浮圖氏廟塔在人間與蘇相尋如漚起電滅茲山之香燈灶閱幾成壞而不與劫俱化蓋吾祖之紫袈其肖貌者深且厚也然其言行於僧傳無所登載所度五弟子亦莫之有聞馬獨近代麥庵華禪師爲山陰陸公游方外交又率陰不耀顯有述碑後之人如吾徒所懸秘顯子始至其處見其池深而水寒秀倚戶蹟際顯烟際畫以爲此仙聖之宅必有化佛靈像竊跡其間而渠言如此飛鴻印雪爪趾宛然固無俟予之擬諸形容也〕

積慶寺在燭溪湖之梅沅山宋史嵩之功德院也清流當門景物頗幽勝寺前石碑宋理宗御書積慶教寺四大字上又作行書賜史嵩之四字鈐以玉璽今後殿已廢惟正殿在四壁亦不完僧房十餘間別在溪邊而山十餘頃田三百餘畝僧猶享其利御書碑今折爲兩段半埋草中〔嵩之碑銘延推南大嶽有師思大傳智者師捷得三昧妙法云何凡象蓮華圓頂深入真淨不瑕燕于姚江象教流澢疑對鷲山西遊龍藏聚以成佛合掌入聖一念玄關十方圓鏡相維燭洲巖壑分秀赤城在東天姥發布童青現前太白東吳三乘八部翕習聖徒梅幹龍根飛躍天禦風雨悲鳴復其本處儼若未曉陰遨失道慧鑑慈鐙佛日霄杲神光絢發玉璞金精山中夜枕惕然震驚旃檀之林曰惟爾陟夜夢大士現室宦身臨昧昌師惟慧惟覺盡契圓宗得原極樂知惟九峯飛雲相望睇言此山我渭之陽悠兮如存昔式斯藏相彼越人昔我攸牧梅在于谿梔在于陳珠瓔效異毫相絢曜瑤璣承佩銀黃拂揚夕翳晨香祝我曆明皇心載嘉昭回下飾錫爾多慶徧于萬國法卉〕

〔曇華三千大千臣拜稽首天子萬年天龍拔部以引以翼沙數有盡金堅無極寶祐四年四月吉日記張即之書〕

明真寺在靈源山東晉支遁許詢講道之所後唐長興元年建號四明院宋治平改賜今額元元貞至元間再新之〔宋樓扶記越多名山水經晉人遊覽處又君里里有古道場道林訪許時書講經地二家金闓所逮今謂尚木雪坐靈源而鳴猶一峯高人雲表作航海者指南舊號四明治平中賜今額家參數千載跡昭人昏危而不持鐘鼓幾於泯響嘉熙三年春白雲堂僉舉妙錄主斯席始至撫然曰晉甞縱遠台宗其可墜乎廢與有時吾惟圖其新首倡以躬聞之者咸用勸助願力宏固不數載化蕪碳爲寶所內外整整凡教肆所當有者種種畫完闢門授徒決音演暢余善潜山僧文珦道所以然相與歎嘉余未識錄盍歸而語諸室廬宏矣器用備矣學者萃止聰其英而懿〕

青之冊徒爲觀美人傑地靈今無異昔安知不有國
朝高尭之士如林公者才藻新奇花爛映發卜地頻
悟三乘炳然神駿不混梵擺尖霄青竹近玩試譯厥
古鼎乎與時蘇梓問徑蒼松鮒泉清風朗朗悠悠我
思又安知玄度輩不在人間耶明宋玄脩序吾邑靈
秘山物元上人所管有軒曰書峯曰逍遙有室曰觀
樹有篷曰雪篷有閣曰怡雲曰西閣西閣之前有隙
地植茶曰碧茶原植薇曰紫薇坡曰離卉木曰芭蕉
亭閣之右偏有大沼瀦山泉而益廣垣下入溝溝廣
四尺泉流洪而潔經閣前不絕通溝植蓮有小木梁
跨其上曰白蓮港港之前有地可遊息曰與玗塢塢
之左偏有小丘可宴坐曰桐陰舍其流循舍下注石
竇以出而豬于垣外曰鷺池其曲曰滄洲鸞殿閣池
錦皆幽其妙將海內兵典與梓鼓之發迹于境內明真
宮萬山之秀而物元營構之勝又可賞翫故一時文
人名士多避地于茲物元者名如阜循修梵行洪武
四年以高僧徵至京師
于天界寺無疾而逝

上虞等慈寺在城內梁天監二年邑人王圭捨宅建

日化民院尋廢唐咸通元年復興後唐長興四年吳
越王錢鏐更院爲寺宋大中祥符改今額今爲習儀
之所　明萬曆十三年縣令朱維藩重修

國慶寺在東山相傳謝氏故宅唐元和四年安禪師
重建咸通九年賜今額有白雲明月二軒及無塵閣
明嘉靖中俱燬于火餘姚謝氏捐貲再建寺後爲
謝氏家廟　宋李光詩　丞夜金莖下九天娟娟風物正婁然百年寶地空瀟瑟十里清天自接連荷上笑談棋易勝坐中奇險句難聯定回老衲應相問淨社何時到白蓮　陸游詩　豈少名山宇宙間地因人勝說東山江拖銀練秋波淺峯削芙蓉翠蟀環別墅有棋沙穉綠斷碑無字蘚班班幾更梵宇勳名在不與苔微一保殘

奉國報恩寺在縣西南三十里唐光啓二年寺僧清
永建其址在衆山中頗稱形勝或曰有龍穴焉寺之
田山十九爲人所佔　明萬曆十三年知縣朱維藩
以僧詞往勘之見寺址尚存老僧依草麥間因斷復
其田六十畝地六畝山八十畝仍許葺其寺

智果寺在縣東北十餘里後唐清泰初建名建福院
宋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額　宋陳堯佐詩　蒼巖山下寺靜境絕過從芳草二三月碧雲千萬峯窗門鳴落日樓迥響跡跡却恐垂來曉庭前記偃松

瑞象寺在縣西南十五里舊爲古源院唐時燬于火
晉天福六年吳越王復剏開運四年吳越給額瑞象

院宋紹定中華度陳文貴改建爲寺　明陳絳詩　竹徑連松圃山門近水濱野雲隨鶴影落日轉牛群石乳蒼崖墜巖泉碧澗分潛夫空有論姓字與誰聞

大嶽廣福寺在縣南六十里爲晉白道猷結庵之地
唐清泰元年陳恩㳡等改建爲寺

廣教寺在縣西南四十里昔置官寺三十六所於此
有官院故址在焉

嵊惠安寺在城中坐剡山南向不審創始初號般若
臺寺唐會昌中廢咸通八年重建改法華臺寺天祐
四年吳越武肅王改興邑寺宋大中祥符元年改今
額舊傳有僦士陳惠度射鹿此山鹿孕而傷產子死

猶以舌舐之鹿母亦死惠度因棄弓矢投寺爲僧鹿死之處生草號鹿胎草神僧錄云晉義熙二年西天竺國有高僧一人入金華師道深弟子竺法友授阿毘曇論一百二十卷甫一宿而誦通道深遂讚法友釋迦重興金光授記遂往剡東岇山復於剡山立般若臺寺是則始建寺者道深也高僧傳有竺潛法深嘗居剡山岇山即其人歟十道志曰西臺寺今法臺寺是也陳惠度所立未審孰是舊有應天塔灌頂壇增勝堂幽遠庵元至元中寺廢　明宣德中僧永寧重建景泰中僧巨源修應天塔并建山門寺有棲雲宿雲

房弘治二年僧廣達建翠寒亭唐張繼題灌頂壇詩九燈傳象法七夜會龍華月靜金田廣幡摧鐵漢斜香壇分地位寶印拱根牙試問因緣者清溪無數沙趙嘏早發法臺詩暫息勞生樹色間平明塵事又相關吟辭宿處烟霞去心負秋來水石閑竹戶半開鐘未絕松枝靜霽鶴初還明朝一倍堪惆悵回首座中見此山宋王銍題增勝堂詩心是華嚴境圓機更善提一塵猶可見十勝不爲煩放鶴歸松徑呼猿開竹門妙高松頂住客到亦忘言明張性寓惠安寺詩溽暑蒸人勢莫禁偶來山寺豁煩襟長松連三樹秀竹當簷恰半林斷續香烟凝佛座氤氳清氣透禪心老僧更喜能留客煮茗論情到夜深

寶性寺在縣西三百步剡山之麓唐乾元中建號泰清院會昌中廢晉天福七年重建宋太中祥符元年改今額後歸併下鹿死寺　明永樂十一年復建弘治三年再修嘉靖初縣令呂章廢之周通判震遂佃爲宅已而悔焉萬曆二年復捐爲寺知府彭富寶性寺興復記一統志載嵊寶性寺以邑之官師於此習儀說禮者也寺創自唐年有賜田號甚嘉靖中邑令呂章以私憲毀寺徙萬歲龍牌伽藍神像於下院三寮並僧亦寄棲以供額稅然寺之名卒不可泯爾寺之隙地爲鄉進士周君震佃而得焉遂治爲宅蓋買傍近地廣之居三十年矣則君後爲衡州別駕歸忽悔恨不樂謂其子庠生夢秀曰吾人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也且晉唐名賢如王內史陸宣公皆捨宅爲寺予乃佃寺爲宅負不義之名吾寧填死溝壑弗忍居於是矣汝必復之而平湖陸司寇省峯公與周君同年厚善聞而義之數移書勸決會子今大理卿五臺先生自南容寄歸奉金以與其直公前捐金以助贖寺之廢田而歸之僧萬曆二年又周君寢疾會其族父兄子弟而屬之曰吾恨不及見寺之復也吾待而瞑矣於是周生立以其宅并益買傍近地請復爲寺以狀來上余慨然嘉嘆判而復之邑令朱

君一栢即召寺僧法彰等還寺如故有異議者守邀諸上官皆繼之周生既捨宅乃從若他令徹敢酬人所不堪周生惟以克成父志爲榮已而周陸二公皆即世大理公啓其父橐得向所遺本金三十餘兩盡捐以贖寺田諸先佃田者聞大理公父子之義或受價或不受價或半價不決辰而得田二十畝地四十五畝僧於是乎始有香燈饘粥之資事且分守參政朱公寀中余惟弘德以前士大夫無發寺爲業者國憲而謹儒行也近世始有借口興端之闢以恣其利便之私周別駕君少年佃寺晚獨知非毅然改決於晚殆之頃有曾子易簀之義陸司寇公成人之美視邁大夫班獨爲君子君合一轍二公之行事古之人哉大理公善承父志感動群情周生夢秀不忘父命自其因皆是皆足以敦厲末俗而障頹流者也乃詳記之屬新嵊令譚君礱勒之石

下鹿死寺在剡源鄉宋元嘉二十一年建號靈鷲寺唐會昌中廢咸通十四年重建宋治平元年改下鹿死寺

山有龍潭潭浪水下為飛瀑對瀑水亭為王虹亭有

天閉宋盧天驥登玉虹亭詩纖羅愁護號窮冬層巒秀壁擁晴空闌楯小藤借餘力來看霜巖飛怒虹小溪催呼老數段滄灣箭火烹團龍餘甘人口齒頰爽兩腋便欲生清風悠然千里蓬萊界金篦刮眼開雙瞳乃知足力不到處別有天地生壺中因思欲報已華髮征車未去先晨鍾玉川乘雲紫星家謫仙騎鯨河泊宮聊追二子歸禹穴碧空轉首山重重

圓超寺在剡山之巔奉觀音大士號靈鷲庵宋大中祥符間改今額久廢　明永樂十一年僧會法濟復建之半嶺有挾溪亭嶺側有俯山堂宋任銘詩松間清月佛前燈庵上危峯更上層犬吠一山秋夜靜敲門知有夜歸僧明釋懷讓詩香閣俯孤城登臨敞竹扃水煮霧潤白烟散萬家清華雨迷蓮坐松陰護石屏何當來借住重著息心銘

悟空寺在崇仁鄉周廣順元年建今廢宋盧天驥詩山在江城欲盡頭招提無處著清幽寒沉水底長留月冷入天圍不剩秋村靜面遺滑鷀戶溪漢只受釣魚舢眼前住事能如許恨不常為隱地游

龍藏寺在靈芝鄉梁天監二年建號龍宮院有巨井深浚水色紺寒疑有蛟龍居焉又有老松如龍數百年物也唐李紳少嘗經游後領郡因新之復為作文刻石以記今廢李紳詩序此寺撒毀積歲貞元十八年予為布衣來遊有僧日修真自言居龍宮寺謂予言異日必當鎮此為修此寺時以爲狂易之言不之應至元和三年予以前進士為故薛平常侍招至越中此僧已臥疾使門人相告曩日所言必當鎮此修寺之托幸勿見忘僧言寺有靈秖相告爾予問疾已不能對及後特其言而詢其存殁則僧及門人悉殂謝召僧會真以俸錢爲崋之累且而畢以成其往願也圖詩鏡地溪邊遇衲師咲拈花雨昔潛知定觀玄度生前事不道靈山別後期真相有無四色界化成興滅在蓮甚奴今滄海龍官子長護金人舊谷池宋僧擇璘詩呆右有心懷匈李拂塵無力看豐碑李碑今不復存

新昌寶相寺在南明之陽東晉曇光開山齊永明中僧護嘗隱於此設始到夜聞鐘聲伎樂之音又時現佛像煒燁可駭由是啓願鑿百尺彌勒像像成端嚴偉特名聞中外其取異者像自石中鑿出今佛身之後石壁之上有自然圓暈如大車輪正當佛首而四方闊狹一同無毫釐差佛身高廣則減平僧端辯嘗記之云按劉勰舊記齊永明四年有浮屠氏厥號僧

護嘗茲矢誓期三生鑿造彌勒之像梁天監十二年二月始經營開鑿之洎畢龕高一十一丈廣七丈深五丈佛身通高十丈座廣五丈有六尺其面自髮際至頤長一丈八尺廣亦如之目長六尺三寸眉長七尺五寸耳長一丈二尺鼻長五尺三寸口廣六尺二寸從髮際至頂高一丈三尺指掌通長一丈二尺五寸廣六尺五寸足亦如之兩膝加趺相去四丈五尺壯麗殊特四八之相罔弗畢具諒嘉陵弁郡石像外至於斯天下鮮可比擬者後梁開平中吳越王鏐賜錢八千萬貫造閣三層東西七間高一十五丈又出

珍寶鉅萬建屋三百餘楹後鏐之孫俶又列二菩薩
夾侍閣前身高七丈宋景德間邑人石湛鑄銅鐘一
口董遂良等捨錢百萬粧飾金像又詣闕請經一藏
石氏又起轉經藏并寶殿以安之賜額寶相厥後侍
像亦壞元元統二年僧普光更爲坐像二高六丈五
尺又以銅絲爲網護于其前　明永樂九年住持僧
裔重建三門毘盧閣几三層五楹高十三丈五尺正
統中悉燬于火今惟僧房十數間而已宋胡嵩老石城春晚詩世亂英雄已逐鹿不聞欽錫爲民福嗟嗟百年吳越國祇爲緇流營土木石城寺甲浙之東塡坑跨谷塗青紅華椽碧棟相晶熒觀者如賦阿房宮年年二月春風裏遊人拔宅來如蟻誰知五代亂離間乃祖當家

愁似鬼典兒猶于若徂輸笞榜斗粟無日處而今雲仍醉歌舞當時膏血脰王府

興善寺在十都晉太康十一年西域僧幽閒建宋陶綸興善寺後池詩隔窓横白鳥似與鏡湖隣月照何年樹花逢幾世人岸沙青有路苔徑絕無塵願得依僧住山中老此身

天姥寺在天姥山中周廣順元年僧德韶建傍有棲
台館上官及使客往來俱宿於此寺舊有額田二百
六十畝後漸爲豪强所侵　明嘉靖十九年知縣何
孟倫核正還寺三十年知縣阜爾鑄之石

府城內圓通妙智院在府東南三里大會稽地宋開
寶八年度少卿文燦捨地建先是吳越王鏐患目疾
醫禱兆效一夕夢美人以藥饋之愈鏐以爲神無何
有東人在海上以所得沉香觀音來獻鏐泫然曰此
即前夕之美人也及文燦建寺因置觀音于其中號
觀音院熙寧中太守趙抃奏爲祈禱之地賜額圓通
宋高宗駐蹕宣賜御書金剛經板初有興福院併入
圓通或云圓通本興福之觀音懺堂後浸廣別爲院
而興福日衰至無一僧乃併有之事之興廢有如此
今院已久廢

會稽淨勝院在府城南二十里唐中和三年裔孫以
其祖丞相杭旨堂建號水雲塔院宋治平二年改今

額按齊唐集有景聖壽寺詩唐自注云祈遠祖相
國以所居石傘書堂建是院中間嘗爲聖壽寺矣今
廢齊唐詩建中天子寄彌綸築隱商巖舊業存麟筆有文藏冊府曬車流慶屬衡門金羅寶構新空界劍樹真游接九原巍矣諸孫愧前躅脫身仍謝北山猿

餘姚長慶院在梅川鄉唐長慶四年建號柯城道場
院會昌間廢大中二年重建天祐六年吳越王改前
額明宋玄僖詩古寺歷塵刼空山見青秋木葉日夜落海氣東北浮滌煩憇微迹望遠[illegible]吟厖磯間威觀焉可求草露豈常濕凝[illegible]思學仙者脫身事長游在世易日昔[illegible]

隆慶院在上林僊居山梁大同元年建號上林院唐
文德元年改僊居院宋大中祥符元年改賜前額裕

謂之東山寺宋亡邑之縉紳群至寺中哀麻哭臨元季兵興衣冠亦多避難於此元岑安卿詩東山景物浩州移蓮宮畢宋浮春揮過湖人騎白雪馬待客僧立青苔磯花邊舉杯酒千石上解衣松十圍最愛東風老禪伯夜深爲我談玄機

新昌千佛院在石城山齊永明中建佛塔上有宋咸淳九年邑中鄉薦題名[謝在杭佛塔題名記]癸酉紹歲會稽八邑魁鄉薦登賢書者莫有明盛臈月三日掛髮僕熱鹿鳴是日也衣冠濟鏘頭角峥嶸髯彼公堂酌彼兕觥于以陳勸駕之章于以餞春官之裴既宴遂題名於古塔相與于華三題之美而近天子之光也時同賓陪集者嚴陵徐德榮賀山戴嘉橋李孫謀檇古杭俞懋翁南宫上客三十又四人書者各以齒序天合謝在杭記

[庵]府城內峨眉庵在縣東北一里峨眉山」

清涼庵在麗公池南以上隸山陰

五雲庵在都泗坊隸會稽

山陰渡船庵在南堰門外有二船渡往來若清流汪洋景頗佳

龍南庵在龜山南遼山東嘉靖中天池高僧王芝之來謁王文成問道相契遂留於此結庵而居之俗呼新庵[王芝]秋晚寓龍南山居詩小院閒松竹溪深幽自通遠峯闊夕翠高樹若霜紅江冷雁寒村都燈急夜春近聞滄海報尤喜息狼烽冥驛錫千峯下高齋足燕居溪光搖霽席葉響墮寒烟作供都分米銷閒客借書心空本無深淨復計寞初

龍潭庵在泰望山北俗呼龍王堂有龍潭禱雨輒應萬曆中僧圓朗重修境極幽勝

普濟庵在雷門鄉當山陰蕭山之衝萬曆中小能仁僧如曉建有義井茶亭供往來茶

會稽仙姑庵在稱山巔土人以祀鮑姑二仙姑者其來久矣庵側惟石疊疊後臨大海前揖攢宮諸峯最奇勝山阿舊有尼姑庵今廢山下爲稱心寺

蕭山先照庵在石巖山上宋紹興中建[明魏驥詩]蘭若巖石巔凌虛倚寥泬陽烏忽東升流光先得就知照無私須臾徧寰極

陸墳庵在西山宋紹興中建[明沈璟詩]鶺鴒互啼楊柳翻翻海棠競吐紅參差白頭老翁學年少爲花來赴花朝期琵琶新翻王連傾醽醁滿斟金屈卮安得長繩繫西日盡懽盡醉歸遲遲

曹林庵在湘湖南宋咸淳中建[明興鐘詩]逶迤小徑入林間對寺蕭蕭抗碧山與客登臨且乘興浮生能得幾時閒[徐渭]詩花近清湘咫尺間半生今日始登山夕陽野寺題詩去未識何時再得閒[王守仁]詩好山兼在水雲間如此湖須如此山賽有卜居陽羨興此身爭是未能閒[徐子熙]詩自種長松老獨坐幽房草深幾點白雲幽夢一池明月霽心[又]兩何山中行偶與山僧識相綠入精舍爲我供香積談玄日未竟虛室漸生白油川與天雲往來無遺迹[陳鶴詩]尋幽湖上扣禪扃路遠青山入畫屏騷客有詩多刻竹老僧無事只看經青容落翠香薪蕈綠樹園陰冷越瓶頼有支郎能愛客咲談不覺日西明

施水庵在西興鎮宋寶慶中建[明僧姚廣孝詩]築廬臨古渡結社擬東林花雨飄閒徑香雲被遠岑蘭紅秋燭燦蓮漏夜沉沉集衆人如玉經行地布金長齋神自衛深定佛難侵

顧我精三業從師淨一心

新昌清虛庵在桃源觀西宋乾道間珊庵先生遊水濂還訪梁平叔同宿于庵梁平叔詩幽齋共坐論功夫借問先生識此無借得此中真妙訣人間始信有仙壺嘯庵溯水月明詩夜吟帷覺月來遲正憶先生獨坐時錦繡幾多無著處不堪清氣入詩脾

半嶺庵在陳公嶺連嵊界　明訓導呂華捨田四畝又孫唐石三姓捨田十五畝烹茶供往來者

法通庵在嶺頭嵊界道人金覺渭置田五畝亦為茶費

[塔]上虞起鳳塔在縣東五里山上山是縣之巽峯萬曆五年知縣林廷植建傍有庵三間

奎文塔在縣東二里縣東撫山水在下而無砥柱士民請為塔以障之萬曆二十年知縣林廷植始構兩層十二年朱維藩成之